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四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四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四二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稗史彙編一百七十五卷

（四）

〔明〕王圻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稗史彙編一百七十五卷》提要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八　　海右間民王圻纂集

飲食門

食類上

食原

太古茹毛而飲血有巢始教民食果燧人始作火制截以炮神農始耕作炒米軒轅造粥飯羹炙膾公劉作饔糕麻團周公造湯團魯敬姜作不托汝類作粽秦昭王作蒸餅漢高祖作漢餅金日磾作胡餅劉安作荳腐諸葛亮作饅頭夾飲石崇造餛飩

梁武帝造麵筋

豆粥

漢光武在蔞亭時得馮異奉豆粥至久且不忘報況山居可無此乎用砂鍋爛煮赤豆以米粉調和少沸同煮既熟可食東坡詩曰豈知江頭千頃雪茆簷出沒晨烟孤地碓舂秔光似玉砂鍋煮豆軟如酥老我此身無着處賣書來問東家住臥聽鷄鳴粥熟時蓬頭曳杖君家去此豆粥之法也若夫金谷之會徒咄嗟以誇客孰若山舍清談徜徉以候其熟也

餻

周禮籩人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康成云二物皆粉稻黍米所爲合蒸曰餌餅之曰餈蓋餌即餻也玉燭寶典曰秋食餌者其時黍秫並收因以黏米佳味觸類嘗新遂成積習禮月令有嘗新之事疑周制也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宮內九月九日食餌令人長壽故今人以爲俗方言曰餌餻或謂之餈續事始引千寶注曰糗餌者或屑而蒸之以棗豆之味同食

麥餻

鄴中記曰并州之俗冬至一百五日爲介子推冷食作乾粥食之故謂之寒食乾粥即今之麥餻是也世俗每至清明熟湯餅即是其物出於漢魏之間

軟棗餻

宣慈寺僧每求化人先嘗食軟棗餻柳尚書方食糕袖疏欲出柳急解緋袍腰帶鏁子魚袋施之海墨微言

青白團子

古人寒食用桐楊葉染飯青色以祭資陽氣也今變爲青白團子

射團

中每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於金盤中以小角造弓子纖妙可愛架箭射盤中粉團中者得食蓋粉團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作此戲

黃兒

唐五行志曰黃巢未入京時都人以黃米及黑豆屑蒸食之謂之黃賊打黑賊唐都長安今陝西以黃米爲粉團棗蒸之曰黃兒其蕎麥麵者曰黑兒蓋出于此

寒具

晉桓玄喜陳書畫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帙者偶汚之後不設寒具東坡題古畫上有桓玄寒具跡此必用油蜜者要術并食經皆曰環餅世疑饊

子也干寶司徒儀曰祭用麰䴵亦是寒具或巧夕以酥蜜作食也杜甫十月一日乃有粔籹作人情之句廣記則載寒食事中三者俱可疑及考之朱氏注楚詞粔籹蜜餌有餦餭些謂以米麵煎熬作寒食之具也以是知楚辭一句自是三品粔籹乃蜜麵之乾者十月開爐餅也蜜餌乃蜜麵少潤者七夕蜜食也餦餭乃寒食之具無可疑者閩人會嬭名煎餔以糯粉和麵油煎沃以餹食之不濯手

則能汚物且可留月餘宜禁烟用也和靖先生山中寒食詩云方塘波緑杜蘅青布谷提壺已足聽有客初嘗寒具罷據梧坦腹散函經信乎此爲寒食之具矣又劉禹錫寒具詩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黄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匾家人纏臂金蓋以寒具爲饊子也並存之以俟博古者

餳

唐人作寒食詩欲押餳字以無出處不用不知周禮小師掌教簫注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

餳枝

俗以油煠粉餌綴之米糝名蓼花取其近似也放翁詩云新煠餳枝綴紅糝二字頗新

不托

束晳餅賦曰朝事之籩煮麥爲麵則麵之名蓋自此而出也魏世食湯餅晉以來有不托之號意不托之作緣湯餅而務簡矣今訛爲餺飥亦直曰麵也

饅頭薄特

束晳賦有饅頭薄特起溲牢九今惟饅頭而起溲牢九疑是餛飩薄特荀氏云薄夜今京師餅鋪有一等餅名薄脆者恐是也饅亦作糫

麪食異品

今人呼煮麪爲湯餅唐人呼饅頭爲籠餅豈非水瀹而食者皆可呼湯餅籠蒸而食者皆可呼籠餅市井有粥胡餅者不知名之所謂得非熟於爐而食者呼爲爐餅宜矣

五般餛飩

續釋常談引資暇録云餛飩以象渾沌不正書混沌從食不載故事物紀原并無此名件唐逸史載李宗回客預知人飲饌將同謁華陰令客曰與公吃五般餛飩及見果然酉陽雜俎云今衣冠家有蕭家餛飩漉去湯肥可以瀹茗是舊有此名本草載艾葉療一切鬼氣炒作餛飩吞三五枚以飯壓之取混沌之義信矣俱從食旁

鬻餅歌

刑部侍郎劉伯芻嘗言其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未嘗不聞謳歌而當爐興甚早一旦召之與語貧窘可怜因與萬錢令多其本資取餅以償欣然持鏹而去後過其戶則寂然不聞謳歌聲及呼至謂曰爾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矣吾思官徒亦然因成大噱

餅拭手

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之士及佯為不悟更徐拭而啗之

食名

蒸浮萍為茹曰蓱虀食菜曰莱茹粗具曰草蔬草食曰毛食迭食曰遞食四時膳食曰好羞薄粥曰薄糜甘餳曰膏餳乾魚曰枯魚蟹醬曰蟹胥醋曰華池左味餕飲食傳舍曰廚傳中廚曰內廚仙廚曰行廚佛饌曰伊蒲有風傳削曰吹削哺哺當作柿音饅頭曰累蒸粽子類曰水食卷生麵曰溲生麵又曰水引麵餛飩餺飥曰湯餅亦曰牢丸賣餅者曰餅師作于伏日曰辟惡餅開爐餅曰秬粄蜜食曰蜜餌寒食寒具曰餦餭饊子曰環餅飱糕曰粉餈

僧家食名

僧謂酒為般若湯謂魚為水梭花雞為鑽籬菜竟無所益人有為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

點心

世俗例以早晨小食為點心自唐時已有此言按唐鄭傪為江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妝未畢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其弟舉甌已罄俄而女僕請飯庫鑰匙備夫人點心傪詬曰適已給何得又請

諸王修事

翰林學士賜食有物若畢羅大而味美曰諸王修事

八珍

八珍者淳熬也淳毋也炮也擣珍也漬也熬也糝也肝膋也先儒不攷而分炮豚炮為二皆非也

賜夾子

楚公使虜時館中有小胡執事甚謹亦能華言因食夾子以食不盡者與之拜謝而不食問其故曰將以遺父母公喜更多與之且問識此何物也曰人言是石榴意其言食留也又虜人負載隨行物不用兵夫但遇道上行者即驅役之耳一日將就馬一擔夫訴曰某是燕京進士不能負擔公笑遣之

蒸豚詩

王中令既平蜀飢甚入一村寺主僧醉甚箕踞公欲斬之僧應對不懼公奇之公求蔬食云有肉無蔬饋蒸猪頭甚美公喜問止能飯酒肉耶尚有他技也僧云能詩公令賦蒸豚立成云嘴長毛短淺含

一作臙久向山中食藥苗蒸處已將蕉葉裹熟時
兼用杏漿澆紅鮮雅稱金盤飣熟軟眞堪玉筯挑
莫把甌根來比並甌根自合喫藤條公大喜與紫
衣師號

廿心氏

僞唐陳喬蒸肫曰此糟糠氏面目殊乖而風味不淺
呼茶甚急徑進一巨甌題詩曰未見甘心氏先迎
苦口師

炙獐

本草秋後其味勝羊道家羞爲白脯其骨可爲酒今
作大臠用鹽酒香料淹少頃取羊脂包裹猛火炙

熟去脂擘食其鹿麂同法

兎　本草兎肉補中益氣不可同雞食相反

向游武夷六曲訪止止師偶雪天得之兎無庖人可
製師云山間只有薄批酒醤椒料沃之以風爐安
座上用水少半銚候湯响一盃後各分以筯令自
筴入湯擺熟啖之乃隨宜各以汁供因用其法不
獨易行且有團欒暖熟之樂越五六年來京師乃
復於楊泳齋伯岩席上見此恍然去武夷如隔一
世楊勲家嗜古學而清苦者宜安此山家之趣因
作詩云浪湧晴江雪風翻晚照霞曰憶山中味[illegible]
忘貴客家

牛尾狸

本草云班如虎者最如猫者次之肉療痔病法去皮
取腸脯用㕞楷净以清酒洗之椒葱茴蘿於其内
縫䆮蒸熟去料物壓隔宿薄切如玉雪天爐畔論
詩把酒眞奇物也故東坡有雪天牛尾之句或紙
裹糟一宿尤佳楊誠齋詩云狐公韻勝氷玉肌字
則未聞名季狸誤隨齊相燧牛尾策勲封作糟丘
子南人或以爲鱠形如黄狗鼻尖而尾大者狐也
其性亦温可去風補劳臘月取膽凡暴亡者以温

水調灌之即甦

煑羊

羊作臠眞砂鍋内除葱椒外有一秘法只用搥眞杏
仁數枚活水煑之至骨亦糜爛每惜此法若逢晉
時一關内侯何足道哉

殺羊食士

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大棘斟爲政遂
敗劉毅東堂之射叓悅厨饌甚盛不及毅毅曰身
今年未得子鵞豈能以殘炙見惠悅不荅及後毅

貴表解悅官深相挫辱悅不得志卒于豫章

虛飣玲瓏石鎮羊

游士藻為晉王記室予過其居知昨夜會客問食品曰第一虛裝玲瓏石鎮羊予曰好改裝作飣字便是一句詩士藻令取夜來食目對面塗注云吾平生以順人性為福獨一字遠學士可乎

鴛鴦炙

有弋人携雙鴛至得之燖以油爁下酒醬香料熟飲餘吟倦得此甚適詩云盤中一筯休嫌瘦入骨相思定不肥不減錦帶矣靜言思之吐綬鴛鴦雖各

以文彩烹然吐綬又能反哺烹之忍哉（雉不可與胡桃木耳蕈同食能韮血）

咼卦雉膏

咼卦雉膏乃食之美者山谷詩云數面欣羊胛論詩喜雉膏乃借用美食之意唐張演先有詩云雉膏美景在藜陰紅藍丹尉次第尋夷狄傳曰入烹羊胛熟東方日已明說文曰戴角曰脂無角曰脾

錦綬雞

蜀有雞嗉中藏綬如錦遇晴則向陽擺之出二角寸許李文饒詩云葳蕤散綬輕風裏若銜若垂何可

[illegible]安石詩云天日清明聊一吐兒童初見互猜[illegible]

猜生而反哺亦名孝雉

土肉

土肉正黑如小兒臂大長五寸有腹無口目可炙食

黃金雞

李白詩云亭上十分綠醑酒盤中一味黃金雞其法燖雞淨洗用麻油鹽水煮入葱椒候熟劈釘以元汁別供或薦以酒則白酒初熟黃雞正肥之樂得矣

蝦助

蝦助海錯也一名水母又云海蜇吳人方言云[illegible]其形一片如輪菌無目凡行蝦必附之故云[illegible]凡食以椒醯製之可以醒酒元薩天錫有詩云[illegible]濤濡沫綴蝦行水母含秋孕地靈海氣凍成紅玉脆天風寒結紫雲腥霞衣褪色腥流消瑣縷烹香酒力醒疑是楚江萍實老誤隨潮汐落滄溟觀此不獨蝦助之風味可想薩詩亦膾炙人口多矣

持螯供（有風蟲者不可同柿食）

蟹生於江者黃而腥生於河者紺而馨生於溪者蒼而清辛卯有錢君謙齋處祖惟觀存復歸於吳[illegible]

秋偶過之把酒論文啗旬餘每旦市蟹必取其元
烹以酒醋襍以葱芹仰之以臍少俟其凝人各占
其一痛飲大嚼何異乎柏浮於湖海之濱庸庖俗
飣非曰不文味恐失眞此物風韻但以橙醋自足
以發揮其所蘊也且曰貝臍膏尖臍螯秋風高團
者豪請用手不必刀羡以萬尤可饕因舉山谷詩
云一腹金相玉質兩螯明月秋江眞可謂詩中騷
舉以手不以刀尤見錢君之豪也或曰蟹所惡晨
朝霧實築筐噀以醋雖千里無所誤因筆之爲蟹
助

蓮房魚包 漁父三鮮蓮菊菱湯虀也

蓮花中嫩房去柄截底剜穰留其孔以酒醬香料加
魚塊實其中仍以底坐甑內蒸熟或中外塗以蜜
出楪用漁父三鮮供之向在李春坊席上曾享此
供得詩云錦辦金簑織幾重問魚何用得相容湧
身既入花房去好度華池獨化龍李大喜送端硯
一方龍墨五笏

魚菜

鄱江士友命飲供以酒煮菜非菜也純以酒煮鯽魚
也且云鯽稷所化以酒煮之甚有益以魚名菜私

淹凝之及觀趙與時賓退録所載靖州風俗居喪
不飲酒肉惟以魚爲蔬湖北謂之魚菜杜少陵詩
亦云細凝沾水族風俗當魚蔬始信魚即菜也

好羞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
之膳食若荊州之鮺楊州之蟹胥陸德明音釋云
蟹醬也山谷詩云蟹胥與竹萌乃亦美羊腔

河鈍鴨卵

成化丁未本府隸卒馮順盜庫署印毛二守怒其累
已捶楚枷首爛圖總王五監囚之欲致于死王以

鴨卵貿生河鈍子于內令順食之竟無害後聞海
鄉人云河鈍與鴨卵同食則不能殺人

貒貍

陸楚公諱佃字農師使虜歸携所得貒貍至京師先君言
猶記其狀如大鼠而極肥腯甚畏日偶爲隙光所
射輒死性能糜肉一臠之肉以此物一大臠投鼎
中旋即糜爛虜人亦不以此貴之但謂其味珍耳

黃鼠

宣府大同之墟產黃鼠秋高時肥美土人以爲珍饌
守臣歲以貢獻及餽送朝貴則下令軍中捕之價

購貲一鼠可值銀一錢頗爲地方貽害凡捕鼠必畜鬆尾鼠數隻名夜猴兒能嗅黃鼠穴知其有無有則入齧其鼻而出蓋物各有所制如蜀人養烏鬼以捕魚也

謝比酥敀

沈約謝比酥敀曰曠阻陰山之外眇絶蒲海之東自非神力所引莫或輕至按西河舊事曰祁連山冬夏寒凉宜牧牛羊充肥乳酪好當是此類

辯牛乳食

浙間以牛乳爲素食佛以爲葷常食嘉定間黃子佛

大諫言向在廣中見韶陽屬邑乳源民訟于漕司與民爭乳田親引而問之何謂乳田民田鄉中有地種乳掘地成窖以粳米粉鋪于窖内以草蓋之常以水澆壅之俟雨過氣出則發開而米粉已化成蛹如蠐螬狀取蛹作汁以米粉漬而蒸成乳食之韶陽乃六祖禪師顯化道場而作此名爲乳餅潔凈之物方可供佛齋僧而今之愚人不知其故反以牛乳爲齋物謬矣

食卵

瑞應圖曰有虞氏剔百禽夏后之世始食卵鳳凰乃去此蓋食卵之始

醎杬子法

齊民要術有醎杬子法用杬木皮搗碎漬鹽團雞卵脉如金色今吳地用虎杖根打碎水漬和灰鹽以上半月團者心正中如下半月團者心已偏矣亦古遺法即今之醎卵也

青精飯

青精飯首以此重穀也按本草南燭木今名黑飯草即青精也採枝葉搗汁浸米蒸飯暴乾堅而碧色久服益顏延壽仙方又有青精石飯世未知石何

爲也按本草用赤石脂三斤青粱米一斗水浸越三日搗爲丸如李大日服一二丸可不飢是知石即石脂也二法皆有據第以山居供客則當用前法如欲效子房辟穀當用後法

蟠桃飯

採山桃用米泔煑熟漉寘水中去核候飯湧同煑頃之如盦飯法

雕菰飯

雕菰葉似蘆其米黑故杜有波翻菰米沉雲黑之句今胡穄是也暴乾礱洗造飯既香而滑杜詩又云

爲雕菰飯又會稽人顧翺事毋孝毋嗜雕菰翺常自採擷家瀕太湖後湖中皆生雕菰無復餘草此孝感如孟筍王魚豈偶然哉

玉井飯

章藝齋鑑宰德清時喜延客一日往訪之留晚酌數杯命左右造玉井飯甚香美其法削藕截作塊採新蓮去皮候飯少沸投之如盦飯法盖取太華峯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之句

金飯

危巽齋云梅以白爲正菊以黃爲正過此恐淵明和

靖三公不取也今世有七十二種菊正如本草所謂今無眞甘菊不可煎者法採紫莖黃色正菊英以甘草湯和硝少許焯過候飯少熟投之同煑久食可以明目延齡苟得南陽甘谷水煎之尤佳

愛菊詩

昔之愛菊者莫如楚屈平晉陶潛然孰知今之愛者有劉石澗元茂焉雖一行一坐未嘗不在於菊有繙帙得菊葉詩云何年霜後黃花葉色蠹尤存舊卷詩曾是往來籬下讀一枝閒弄被風吹觀此詩不惟知其愛菊抑且爲人清介可知矣

洞庭饐

舊遊東嘉時在水心先生席上適淨居僧送饐至如小錢大各合以橘葉清香靄然如在洞庭左右先生詩曰不待歸來霜後熟蒸來便作洞庭香因謁寺僧曰採蓬與橘葉搗汁加蜜和米粉作饐各合以葉蒸之市亦有賣者特差大耳

梅粥

掃落英梅蕋淨洗用雪水煑白粥候熟同煑楊誠齋詩曰才看臘後得春饒愁見風前作雪飄脫蕋收將熬粥吃落英仍好當香燒

荼蘼粥 木香葉附

舊辱趙東嵓子岩雲貫夫寄客詩中款友一詩云好春虛度三之一滿架荼蘼取次開有客相看無可設數枝帶雨剪將來始謂非可食者一日過靈鷲訪僧蘋洲德修午留粥甚香美詢之乃荼蘼花也其法採花片用甘草湯焯候粥熟同煑又採木香嫩葉就原湯焯以姜油鹽醯爲菜茹僧苦嗜吟宜乎知此味之清且知岩雲之詩不誣也

眞君粥

杏子煑爛去核候粥熟同煑可謂眞君粥向游廬山

閒董真君未仙時多種杏歲稔則以杏易穀歲歉則以穀賤糶時得活者甚衆後白日升仙世有詩云爭似蓮花峯下客種成紅杏亦升仙豈必專於煉丹服氣苟有功德於人雖未死而以仙名矣因名之

河祇粥

記魚乾曰藁古詩有酌醴焚枯魚之句南人謂之鯗多恨食罕有造粥者比游天台山有取乾魚浸洗細截同米煮入醬料加胡椒言能愈頭風過於陳琳之檄亦有穛豆腐爲之者雞跖集云武夷君食

河祇脯乃乾魚也因名之

廣寒糕

採桂英去青蒂洒以甘草水舂粉炊作糕大比歲士友咸作餅子相饋取廣寒高甲之讖又有採花畧蒸暴乾作香者吟邊酒所以古鼎燃之尤有清意

大耐糕

向杭雲公袞云夏日命飲作大耐糕意必粉麪爲之及出乃用大李子生者去皮剜核以白梅甘草湯焯過用蜜和松子欖仁塡之入小甑蒸熟謂大耐糕也非熟則損脾且取先公大耐官職之意以此見向有意於文簡之衣鉢也夫天下之士苟知耐之一字以節義自守豈患事業之不遠到哉因賦之曰既知大耐爲家學看取淸名自此高

蓬糕

採白蓬嫩者熟煮細搗和米粉蒸熟以香爲度世之貴介第知鹿茸鍾乳爲重而不知食此實大有補

紅綾餅

唐御食紅綾餅餤爲上光化中放進士裴格盧延孫等二十八人燕於曲江敕大官賜餅餤止二十八枚而巳延孫後入蜀頗爲蜀人所易有詩云莫欺

零落殘牙齒曾吃紅綾餅餤來酉陽雜俎載今衣冠家有蕭家餛飩庾家粽子韓約櫻桃饆饠又有胡突繪鱠皮索餅之類號爲右食

松黃餅

暇日過大理寺訪秋岩陳評事介留飲出二童歌淵明歸去來辭以松黃餅供酒陳方中年美髯有超俗之標飲邊味此使人洒然起山林之興覺駝峯熊掌皆下風矣春末松花黃和蜜模作餅如古龍涎狀不惟香味淸甘亦自有所益也

黃精果

作者湯採根九蒸九曝搗如飴可作果實食之又可細切一石水二石五升煮去苦味漉入絹袋壓汁澄之再煎如膏以炒黑豆黄爲末作餅約二寸大客至可供二枚又採苗可爲菜茹修羊公服法芝草之精也一名仙人餘糧其補益可知矣

酥瓊葉

宿蒸餅薄切塗以蜜或以油就以火上炙鋪𥻆上散火氣甚鬆脆且止痰化食楊誠齋詩云削成瓊葉片嚼作雪花聲形容善矣

神仙餅

煮朮與菖蒲曝乾爲末每一斤用蒸山藥末三斤煉蜜水調入麵作餅暴乾收候客至蒸食切條亦可作羹章簡公詩云朮薦神仙餅菖蒲富貴花

梅花湯餅

泉之紫帽山有高人嘗作此供初浸白梅檀香末水和麵作餛飩皮每一疊用五出鐵鑿如梅花樣者鑿取之候煮熟乃過於雞汁内每客止百餘花後留玉堂元剛有詩云恍如孤山下飛玉浮西湖

萊菔麪

王醫師承宣常搗萊菔汁搜麵作餅謂能去麵毒本草地黄與萊菔同食能白人鬚髮水心先生酷嗜萊菔甚於服玉謂誠齋云萊菔便是辣底玉僕與靖逸葉賢良紹翁過從二十年每飯必索萊菔與皮生啗乃快心肺所欲靖逸平生讀書不減水心而所嗜略同或曰能通心氣故文人嗜之然靖逸未老而髮已皤豈地黄之故與

百合麪

春秋仲月採根暴乾搗篩和麪作湯餅最益血氣又蒸熟可以佐酒歲時廣記二月種法宜雞糞化書山蚯化爲百合乃宜雞糞豈物類之相感耶

玉涎

山藥名薯蕷秦楚間名玉涎花白細如棗葉青銳於牽牛夏月溉以黄土壤則蕃冬採根白者爲上以水浸入礬少許經宿淨洗去涎焙乾磨篩爲麪宜作湯餅用如作索餅則熟研濾爲粉入竹筒微溜於淺醋盆内出之於水浸去酸味如煮湯餅法如煮食宜刮去皮蘸鹽蜜皆可其味温無毒且有補益故陳簡齋有玉涎賦陸放翁亦有詩云久緑多病踈雲液近爲長齋進玉涎比於杭都多見如[illegible]者名佛手山藥其味尤佳

地黃不托

崔元亮海上方治心痛去積追蟲取地黃大者洗淨搗汁和細麵作餺飥食之出蟲尺許即愈正元間通事舍人崔杭女作淘食之出蟲如蟇狀自是心患除矣本草浮為天黃半沉為人黃惟沉者佳入鹽則不可食或淨細截和米煑粥良有益也

筍蕨餛飩

採筍蕨嫩者各用湯瀹以香油和之酒醬香料累作餛飩供向客江西梅少魯家屢作此品後坐古香亭下採芎菊苗薦茶對玉茗花眞佳適也玉茗似

茶少異高約五尺許今獨林氏有之林乃金石臺山房之子清可想矣

椿根餛飩

劉禹錫煑椿根餛飩皮法立秋前後謂世多痢及腰痛取椿根一大握搗篩和麵捻餛飩如皂莢子大清水煑每日空腹服十枚並無禁忌山家早有客至先供之十數不惟有益亦可少延早食椿實而香樗踈而臭惟椿根可也

槐葉淘

杜甫詩云青青高槐葉採掇付中廚新麵來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資過熟加餐愁欲無即此見其法於夏採槐葉之高秀者入湯少瀹研細濾清和麵作淘乃以醯醬為熟虀簇細茵以盤盛之取其碧鮮可愛也末句云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不惟見詩人一食未嘗忘君且知貴為君王亦用此山林之味

鳧茨粉

鳧茨可作粉食甚甘滑異於他粉鳧茨卽荸薺也採以暴乾磨而澄濾之如菉豆粉法詩云南山有蹲鴟春田多鳧茨何必泌之水可以樂我飢

栝蔞粉

孫思邈法深掘大根厚削至白寸切水浸一日一易五日取出搗之幹以絹囊濾為玉液候其乾矣可為粉食　雜粳為糜翻匙雪色加以乳酪食之補益

罌乳魚

罌中粟淨洗磨乳先以小粉置缸底用絹囊濾乳下之去清入釜稍沸亟灑淡醋收聚仍入囊壓成塊乃以小粉皮鋪甑內下乳蒸熟略以紅麴水灑之少蒸取出起作魚片名罌乳魚

爽團

爲瀛王爽團法美色金杏新水浸沒生姜甘草丁香蜀椒硇砂仁白荳蔻鹽花沉檀龍腦射香取末如麵攪拌日晒乾候水盡味透更以香藥鋪糝其功成矣宿醒未解一枚可以盡消

雲英麨

鄭文寶雲英麨予得食酷嗜之文寶贈方藕蓮菱芋雞頭荸薺慈菰百合並擇淨肉爛蒸風前吹晒少時石臼中搗極細入川糖蜜蒸熟再搗令相得取出作一團停冷性堅以淨刀隨意切食糖多爲佳

蜜須宜少過則希薄不稠也

盤遊飯谷董羹

江南人好作盤遊飯鮓脯膾炙無不有埋在飯中里諺曰掘得窖子羅浮頴老取凡飲食雜烹之名谷董羹詩云投醪谷董羹鍋內掘窖盤遊飯盌中

錦帶羹

錦帶又名文官花條生如錦葉始生柔脆可羹杜甫詩有香聞錦帶羹之句或謂蓴之縈紆如帶蓴與菰同生水澨昔張翰臨風必思蓴鱸以下氣按本草蓴鱸同羹可以下氣止嘔以是知張翰在當世意氣抑鬱隨事嘔逆故有此思耳非蓴鱸而何杜甫臥病江閣恐同此意謂錦帶爲花或未必然僕居山時見有此花調羹香美注謂吐錦雞則遠矣

太守羹

梁蔡遵爲吳興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莧紫茄以爲常餌世之醉醲飽鮮而怠於事者視此得無愧乎然茄莧性俱冷必加芼姜爲和始佳

碧澗羹

芹楚葵也又名水英有二種荻芹取根赤芹取葉與莖俱可食二月三月作英時採之入湯取出以苦

酒研芥子入鹽與茴香漬之可菹惟瀹而羹之者既清而馨猶碧澗然故杜甫有香芹碧澗羹之句或曰芹微草也杜甫何取焉而誦詠之不暇不思野人持此猶欲以獻於君乎

驪塘羹

曾客驪塘書院每食後必出菜湯淸白極可愛飯後得之醍醐甘露未易及此止用菜與蘆菔細切以井水煮之爛爲度初無他法後讀坡詩亦只用蔓菁萊菔而已詩云誰知南岳老解作東坡羹中有蘆菔根尙含曉露淸勿語貴公子從渠嗜羶腥

玉帶羹

春坊趙蒓湖璧茅竹渾論詩把酒及夜無可供者湖曰吾有鏡湖之蒓渾曰吾有稽山之笋僕笑曰可有一盃羹矣乃命庖作玉帶羹以笋似玉蒓似帶也是夜甚適今猶喜其清高而愛客也每誦忠簡公躍馬食肉付公等浮家泛宅真吾徒之句有此兒孫宜矣

玉糝羹　或用山芋

東坡一夕與子由飲酣甚搥蘆菔爛煑不用他料只研白米為糝食之忽放箸撫几曰若非天竺酥酡

人間決無此味

鴨脚羹

葵似今蜀葵叢短而葉大以傾陽故性溫其法與羮菜同豳風七月所烹者是也采之不傷其根則又復生古詩故有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之句昔公儀休相魯其妻植葵見而拔之曰食君之祿而與民爭利可乎今之賣餅貨醬貫錢市藥皆食祿者又不止植葵小民豈可活哉白居易詩云祿米麞牙稻園蔬鴨脚葵

沆瀣漿

雪夜張一齋飲客酣簿書何君時舉出沆瀣漿一瓢與客分飲不覺酒爽其法止用甘蔗萊菔各切作方塊以水爛煑而已蓋蔗能化酒及萊菔能化食也酒後得此其益可知楚辭有蔗漿恐只此也

冰壺珍

太宗問蘇易簡曰食品珍者何物為最對曰食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齏汁美太宗笑問其故曰臣一夕酷寒擁爐燒酒痛飲大醉擁以重衾忽醒渴甚乘月中庭見殘雪中覆一齏盎不暇呼童掬雪盥手滿引數缶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厨鸞脯鳳

腊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記其事未暇也太宗笑而然之後有問其方者荅曰用清麫湯浸以菜並解醉渴惟一味耳

山海兜

春采笋蕨之嫩者以湯瀹之取魚蝦之鮮者同切作塊子用湯泡裹蒸熟入香油醬料研胡椒拌和以粉皮乘覆各合於二盞內蒸熟今後苑多進此名蝦魚笋蕨兜今以所出不同而得同於俎豆間亦一良遇也名山海兜或即羹以笋蕨亦佳許梅屋棐詩云趂得山家笋蕨春借厨烹煑自炊薪倩誰

分我盃羹去寄與中朝食肉人

木乃尹

回回地面有年老自願捨身濟衆者乃澡身絕食日啖蜂蜜而已數月便溺皆蜜矣既死國人殮以石槨仍以滿蜜浸之鐫志年月俟百年啟視之則已成蜜劑名曰木乃尹人有損折肢體者食少許立效輟耕錄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八終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九

海石閒民王圻纂集

飲食門

食類下

山家三脆

嫩笋小蕈枸杞菜油炒作羹加胡椒尤佳趙竹溪密夫酷嗜此味或作湯餅以奉親名三脆麪常有詩云笋蕈初萌枸菜纖燃松自煮供親嚴人間肉食何曾鄙自是山林滋味甜蕈亦名菰

玉灌肺

眞粉油餅芝蔴松子胡桃蒔蘿六者爲末拌和入甑蒸熟切作肺樣塊用辣汁供今後苑名曰御愛玉灌肺要之不過一素供耳然此見九重崇儉之意居山者豈宜多乎

石榴粉銀絲羹附

藕截細塊砂器内擦稍圓用梅水同胭脂染色調菉豆粉拌之入清汁煮宛如石榴子狀又用熟笋細絲亦和以粉煮名銀絲羹此二法恐相因而成者故併存之

牡丹生菜

憲聖清儉不嗜殺每令後苑進生菜必採牡丹花瓣和之或用微麵裹煠之以酥又時收楊花爲鞦韆褥之屬姪恭僖每治生菜必於梅下取落花英蘂以襍之甚香美

滿山香

陳習菴塤學圃詩曰只教人種菜莫慢客看花可謂重本而知山林味矣僕春日渡湖訪薛獨菴遂留飲供春盤偶得詩云教童收拾春盤去城市如今菜色多非薄菜也以其所感而不忍下箸也薛曰昔人贊菜有云可使士大夫知此味不可使斯民

有此色詩與文雖不同而憂時之意則無以異一日煮姜油菜羹自以爲佳品偶鄭渭濱師呂至供之乃曰予有一方爲獻只用茴香姜椒爲末貯以葫蘆候煮菜少沸乃與熟油醬同下急覆之而滿山已香矣試之果然名滿山香比聞湯將軍孝信嗜盦菜不用水只以油炒候得汁出和以醬料盦熟自謂香品過於禁臠湯武士也而不嗜殺異哉

考亭蕈

考亭先生每飲後則以蕈菜供蕈一出於盱江分於建陽一生於嚴灘石上公所供蓋建陽種集有蕈可考山谷孫崿以沙卧蕈食其苗云生於臨汀者尤佳

脆琅玕

萵苣去葉皮寸切瀹以沸湯搗姜椒熟油醋拌漬之頗甘脆杜甫種此二旬不甲拆且嘆君子晚得微祿轗軻不進猶芝蘭困荊杞以是知詩人非爲口腹之奉實有感而作也又名萵筍

元修菜

東坡有故人巢元修菜詩每讀豆莢員而小槐芽細而豐之句未嘗不冥搜畦壟間必求其是時詢諸

老圃亦罕能道者一日永嘉鄭文干歸自蜀過梅邊首叩之答曰蠶豆即彎豆也蜀人謂之巢菜苗葉嫩時可採以爲茹擇洗用真麻油熟炒下鹽醬煮之春盡苗葉老則不可食坡所謂點酒下鹽豉縷橙芼姜蔥者正庖法也君子恥一物不知必游歷久遠而後見聞博讀坡詩二十年一日得之喜可知矣

鵞黃豆生

温陵人前中元數日以水浸黑豆暴之及芽以糠皮寘盆內鋪沙植豆用板壓及長則覆以桶曉則晒

之欲其齊而不爲風日損也中元則陳於祖宗之
前越三日出之洗焯漬以油鹽苦酒香料可爲茹
卷以麻餅尤佳色淺黃名鵞黃豆生

當團參 北人名鵲豆

白匾豆溫無毒和中下氣爛炊其味甘今取葛天民
爛炊白匾豆便當紫團參之句因名之

菌譜

芝菌皆氣茁也靈華三秀稱瑞尚矣朝菌晦朔莊生
訕之至若傳其食品古則未聞自商山茹芝而五
臺山天花亦甲群彙仙居介台括叢山入天仙靈

所宮爰產異菌林居巖棲者左右芼之固藜莧之
至腴蕈葵之上瑞比或以羞王公登玉食自有此
山即有此菌未有此遇也遇不遇無預菌事繄欲
盡菌之性而究其用第其品作菌譜

合蕈

邑西韋羌山高夐秀異寒極雪收林木堅瘦春氣微
欲動而土鬆芽活此菌候也菌質外褐色肌理玉
白芳薌韵味發釜聞百步外蓋菌多種例柔美
皆無香獨合蕈香與味稱雖靈芝天花無比也即
宜特尊之以冠諸菌合蕈始名舊傳昔嘗進上標
以台蕈上見誤讀因承誤云合十年來既充庖
山獠得善賈率暴乾以售罕獲生致邑孟溪山中
亦同時產惟蕈柄高無香氣土人以是別於韋羌
山焉

酒煮玉蕈

鮮蕈淨洗約水煮少熟乃以好酒煮或佐以臨漳綠
竹笋尤佳施芸隱樞王簟詩云幸從腐木出敢被
齒牙私真是山林味難教世俗知香痕浮玉葉生
意滿瓊枝饕餮何多幸相酧獨有詩今後苑多用
斲炙其風味尤不淺也

鵞膏蕈

生於高山狀類鵞子久乃繖開味殊甘滑不謝稠膏
然與杜蕈相亂杜蕈者生土中俗言毒蜇氣所成
食之殺人宜在所黜如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
味也凡中其毒者必笑解之宜以苦茗雜白礬勺
新水併咽之無不立愈因著之俾山居者享其美
而遠其害此譜外之意也

稠膏蕈

邑西北孟溪山窅邃深莫測秋中山氣重霏雨零露
浸釀山膏木腴蓓爲菌花戢戢多生山上絕頂高

嶺之梢初如蓋珠員瑩類輕酥滴乳淺黃白色味
尤甘勝已乃傘張大幾掌味頓渝矣春時亦間生
不能多稠膏得名土人謂稠木膏液所生耳合蕈
它邦尤或有之此菌獨此山所產故尤可貴煮法
當徐徐下鼎灊伺沸漉起慎勿七撓撓則涎醒不
可食性參和衆味而獨宜於酒烹劑既調温厚甘
滑雖蓴絲不足道也或欲致遠則復以沸湯蒸熟
貯之瓶罌然其味不耗

蔄蔞菜

舊𥙷江西林山房書院春時多食此菜嫩莖去葉湯

焯用油鹽苦酒沃之爲茹或加以肉燥香脆良可
愛也後歸京師春輙思之偶問李竹埜云廣雅名
蔄蔞生下田中江西用作魚羹陸機疏云葉似艾
白色可蒸爲茹即漢廣言刈其蔞之蔞山谷詩云
蔞蒿數筋玉簪橫及証以詩注果然李乃怡軒之
子嘗從西山問宏詞法多識草木宜矣

進賢菜 蒼耳飯

蒼耳枲耳也江東名常枲幽州名爵耳形如鼠耳陸
機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花細莖蔓生採嫩葉
洗焯以姜鹽苦酒拌爲茹可療風疾詩之卷耳首
章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酒醴婦人之職臣下勤
勞君必勞之因採此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用以
此見古者后妃欲以進賢之道諷其上因名進賢
菜其子亦可雜米粉爲糗故古詩有碧澗水淘蒼
耳飯之句

如薺菜

劉彝學士宴集間必欲主人設苦藚狄武襄公青帥
邊時邊郡難以時置一日集彝與韓魏公對坐偶
此菜不設謾罵狄公爲黥卒狄聲色不動仍以先
生呼之魏公知狄真將相器也詩云誰謂荼苦劉

可謂甘之如薺者其法用醯醬獨拌生菜然作羹
則加姜鹽而已禮記孟夏苦菜秀是也本草一名
荼安心益氣隱居作屑飲可不寐今交廣多種之

酥黃獨

雪夜芋正熟有仇從簡載酒來叩門就供之乃曰煮
芋有數法惟有酥黃獨世罕得之熟芋截片研榧
子杏仁和醬拖麵煎之且自侈爲甚妙詩云雪翻
夜鉢裁成玉春化寒酥剪作金

土芝丹 小者 栗黃

芋名土芝大者裹以濕紙用煮酒和糟塗其外以糠

皮火煨之候香熟取出安搦地內去皮溫食冷則
破血用鹽則泄精取其溫補名土芝丹昔嬾殘師
正煨此牛糞火中有召者卻之曰尚無情緒收寒
涕那得工夫伴俗人又山人詩曰深夜一爐火渾
家團欒坐煨得芋頭熟天子不如我其嗜好可知
矣小者暴乾入甕候寒月用稻草盦熟香色如栗
名土栗雅宜山舍擁爐之夜供趙兩山詩云煮芋
雲生鉢燒茆雪上眉

翰林虀

右補闕崔後授予翰林虀法每用時菜五七種擇去

老梗細長破之以湯播去其堅待軟作汁量淺深
慎啓閉時檢察待其玉潔而芳香則熟矣若飲食
先煉雍州酥次下乾虀及鹽花冬春用熟筍夏春
用生藕以刀破令形與虀同既熟攪於虀中極清
美盧質學士在翰林時爲之

雀餳

翰林侍講學士杜鎬博學有識都城外有墳庄一所
一日若有甘露降布于林木子姪輩驚喜白于鎬
鎬味之慘然不懌子姪啓請鎬曰此非甘露乃雀
餳也大非佳兆吾門衰矣踰年鎬薨連有八喪

柳葉韭

杜詩夜雨剪春韭世多誤爲剪之於畦不知剪字極
有理蓋於煠時必先齊其本如烹薤眉齊玉筋頭
之意乃以左手持其末以其本監湯內少煎其末
棄其觸也只煠其本帶性投於冷水中出之甚脆
然必以竹刀截之或云採嫩柳葉少許同煠尤佳
故曰柳葉韭然柳葉恐言其葉之似耳非同煠也

鬆玉

文惠太子問周顒曰何菜爲最顒曰春初早韭秋末
晚菘然菘有三種惟白於玉者甚鬆脆如色稍青

者絕無風味因侈其白者曰鬆玉亦欲世人知有
所取擇也

苜蓿盤

開元中東宮官寮清淡薛令之爲左庶子以詩自悼
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
闌干飯澀匙難滑羹稀筯易寬以此謝朝夕何由
保歲寒上幸東宮因題其旁云若嫌松桂寒任逐
桑榆煖令之惶恐謝病歸每誦此未知爲何物偶
同宋雪崗伯仁訪鄭墅鑰見所種者因得其種葉
綠紫色而尖長或丈餘採用湯焯油炒姜鹽如意

蔬如皆可風味本不惡令之何爲厭苦如此[illegible]
官寮當極一時之選而唐世諸賢見於篇什皆爲
左遷令之寄興恐不在此上人乃諷以去薄矣

傍林鮮

夏初林筍盛時掃葉就竹邊取筍尖去殼煨熟其味
甚鮮名曰傍林鮮文與可守臨川正與家人煨筍
午飲忽得東坡詩云想見淸貧饞太守渭川千畝
在胸中不覺噴飯滿案想作此供也大凡筍貴甘
鮮勝食魚肉令俗庖多雜以肉不思才有小人便
壞君子也若對此君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崔東

坡之言微矣

摶金煮玉

筍取鮮嫩者以加料物和薄麵拖油煎摶如黃金色
甘脆可愛舊游吳于訪翟如菴正夫早供以筍切
作片和白米煮粥甚佳濟顛筍疏云拖油盤內摶
黃金和米鐺中煮白玉二句兼得之矣

藍田玉

用瓠一二枚去皮毛截作二寸方片爛蒸以醬食之
不須燒煉之功但除一切煩惱妄想久而自然神
清氣爽故名法製藍田玉

小壘山

吳越外戚孫氏治第侈異常用龍腦煎酥製小樣壘
山水竹房室人物林木橋道纖悉備具周而方丈
許

忘憂韲

嵇康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則曰丹棘
又名鹿葱春採苗湯瀹同醬作爲韲或燥以肉何
處順宰六合時多食此毋乃以邊事未寧耶因賦
之曰春日載陽採萱於堂天下樂兮憂乃忘

蜜漬梅花

楊誠齋詩云甕澄雪水釀春寒蜜點梅花帶露餐句

裏畧無煙火氣更教誰上少陵壇剝白梅肉少許
浸雪水以梅花醞釀之露一宿取出蜜漬之可薦
酒校之掃雪煎茶風味不殊也

菊苗

春游西馬塍會張將使元耕軒留飲命予草菊田賦
詩作墨蘭元甚喜數盃後出菊煎其法採菊苗湯
瀹用甘草水調山藥粉煎之以油爽然有楚畹之
風張深於藥者亦謂菊以紫莖爲正云

紫英菊

名治蘠本草名節花陶注云菊有二種莖紫氣
香而味甘其葉乃可爲羹莖青而大氣似蒿而苦
名苦薏苡非也今法春採苗略炒煮熟下姜鹽羹
之可清心明目加枸杞葉尤妙天隨子杞菊賦云
爾杞未棘爾菊未莎其如予何本草葉似榴而軟
者能輕身益氣子員而有刺者名枸棘不可用

薝蔔煎

舊訪劉漫塘宰酉午酌出此供清芳極可愛詢之乃
梔子花也採大者以湯焯過少乾用甘草水稀稀
麪拖油煎之名薝蔔煎杜詩云於聲色有用與道
氣相和今既製之清和之風備矣

櫻桃煎（雨聚則解毒）

櫻桃經雨則蟲自內生人莫之見用水一碗浸之良
久其蟲皆蟄蟄而出乃可食也楊誠齋詩云何人
弄好手萬顆搗虛脆印成花鈿薄染作冰澌紫甘
果非不多此味良獨美要之其法不過煮以梅水
去核搗印爲餅而加以蜜耳

雪梨

雪梨大者碎截搗橙入醋少許鹽醬拌供可佐酒興
葛天民嘗吟北梨詩云每到年頭感物華新嘗梨
到野人家甘酸尚帶中原味腸斷春風不見花
非咏梨然每愛其寓物有黍離之嘆故及之如咏
雪梨則無如張斗埜蘊云蔽身三寸褐貯腹一團
冰之句被褐懷玉者蓋有取焉

石蜜

太平御覽異物志曰交趾甘蔗大者數寸煎之凝如
冰破如棋謂之石蜜涼州異物志曰石蜜之滋味
甜於浮萍非石之類假石之名實而甘柘變而凝
輕注云甘柘似竹煮而曬之則凝如石甜而輕魏
文帝詔曰南方龍眼荔枝寧比西域蒲萄石蜜合

此數說觀之既曰柘漿所凝其狀如冰而名又爲
石則今之糖霜是也又有崖蜜者蜂之釀蜜即峻
崖懸置其窠使人不可扳取也而人有智者伺其
窠蜜成熟用長竿繫木桶度可相及則以竿刺窠
窠破蜜注桶中是名崖蜜也

木蜜

木蜜生南方合體皆甜嫩枝及葉皆可生噉味如蜜
解悶止渴其老枝及根幹堅不可食細破煮之煎
以爲蜜味倍甜濃糯棗葉如柳實似柿而小味亦
甘美

鹽豉

廣雅曰苦李作豉廣志曰苦李苦豉則豉自一物兩三輔決錄曰南陽舊語曰南陽太守范仲公鹽豉蒜菓共一器史記貨殖傳曰蘗麴鹽豉千荅蓋四物也今京俗謂豉曰鹽豉或因此云然晉世已爲此名世說武子云千里蓴羮未下鹽豉

油

油通四方可食與然者惟胡麻爲上俗呼脂麻言其性有八拗謂雨時薄收旱方大熟開花向下結子向上炒焦壓榨才得生油膏車則滑鑽針乃澁也

河東食大麻油氣臭與荏子油皆堪作雨衣陝西又食杏仁紅藍花子蔓菁子油亦以作燈祖珽以蔓菁子薰目致失明今不聞爲患山東亦以蒼耳子作油此當治風有益江湖少胡麻多以桐油爲燈但煙濃汙物畫像之類忌用之沾衣不可洗以冬瓜滌之乃可去色青而味苦悞食之令人吐利飲酒或茶皆能蕩滌蓋南方酒中多有灰爾嘗有婦人悞以膏髮粘結如椎百治不能解竟髠去之又有旁毗子油其根即烏藥村落人家以作膏火其煙尤臭故城市罕用烏桕子油如脂可灌燭南皆用處婺等州有隷州亦食魚油頗腥氣宣和中京西大儉人相食煉脂爲油以食販於四方莫能辯也

五色鹽

鹽有五色青黃赤黑白又有紫鹽或曰戎鹽道書所謂戎鹽纍卵者是也按都監錄鹽池賦云爛然之溪明晃霞赤則是赤鹽者李太白詩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秪有水晶鹽又東坡水晶鹽瀣爲誰甜金樓子曰胡中有鹽瑩如水晶謂之玉華鹽又南史月氏恒水下有鹽色正白朝取暮生非煮海也

東坡紛紛青子落紅鹽則恩州有鹽如絳雪或謂煎染而成者又琹湖池中有桃花鹽色如桃花又有青鹽蝗蜘頭鹽入藥可用也蔡邕投羊鉞書云幸得無恙遂至徙所自城以西惟有紫鹽也續漢書云天竺國出黑鹽黃鹽安西城北澗中則有鹽之所産及在外夷惟眞青詞云吳鹽勝雪今四明諸場多有之獨此中國産白鹽耳

鹽池

鹽本煮海而成然有不盡出於海者有井山池木石種類匪一井則劒南西川井凡八百二十二隴西

有西河縣塩井潼縣塩井及今鎮南井二十餘山
則永康軍之崖沈括筆談謂塩生於土崖之間池
則巽之河有塩池長五里廣六里周一百一十四
里又安邑一池東西二十五里西南北二十里晋
雲中雁門渤海俱有塩池靈州有七池慶陽有大
小二池會州一池寧夏衛有二大塩池一小塩池
東牟有塩泉池五原有四池而石與木則皆胡地
女真國塩生木枝上渟泥蘇禄彭亨暹羅亦有塩
海西方地堅鹹即出石塩湯口域有石鬻以爲塩
水晶塩成井水有石塩

煑塩

世本曰宿沙氏煑海爲塩宋衷曰宿沙齊靈公臣齊
負海故有魚塩之利或曰宿沙氏炎帝時諸侯台
州杜瀆塩場日以蓮子試滷重者用之滷浮三蓮
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蓮直
或一直一横即味差薄若滷更薄即蓮沉於底而
煎塩不成閩中之法以雞子桃仁試之滷味重則
正浮在上鹹淡相半則二物俱沉淋下滷水或以
他水雜之但識其舊痕以飯甑蓋之於中掠去面
上水至舊痕元滷盡在所去者皆他水或[illegible]偶

之亦可以他物則不分矣此理未曉孔融論云弊
簟不能救塩池之滷即此事也鍊化術云飲食過
鹹以飯箄竹數條炙之着其中則汁便淡

戒食殺牲

經曰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至於王者
郊祀然後用犧牲此禮制然也所以別尊卑之分
也後世壞法棄禮雖庶人而竊食牛牲矧於豕羊
乎以庶人而食祀天之品物非惟有罪縱有福福
亦消矣葢彼有不可食者二祀天之物不敢食之
有功于民不忍食之若釋道之流論食牛罪業之
重報應之速乎不復舉

食品宜戒

食品有妨生養者並宜戒之凡辛辣熱毒之物如胡
椒等類啗之極能助火而發痼疾炙煿油膩之物
如肥甘等類啗之極易生痰而發癰疽生冷鮮利
之物如瓜菓等類啗之極易壞脾而傷胃氣酒可
以和血而開鬱若過醉則元神易耗或醉而行房
則五臟俱損鱉可以補陰而去積而中有頭足不
縮者腹有黃紋者足不全者俱大毒誤食則能殺
人河豘可以去溼而殺虫頤中有大毒如肝子去

盡洗血稍未潔灰塵或少沾食之即能殺人犬
肉極補陽虛而不宜於血虛發熱之人鰻魚極殺
勞虫而獨防於腸滑泄瀉之輩牛肉健脾養胃而
時溫當戒牛乳潤腸補胃而寒泄非宜蠏能耗血
而孕婦尤爲不宜糟能發嗽而脾積尤爲當忌菱
茵白菜利氣利痰而甜菜滑腸啖之頗毒荳粉麻
腐清腸清胃而茄子耗精食亦宜寡韭菜是白濁
痰血之要藥而瘧疾有禁烏梅是久嗽宿痰之刼
劑而渴痢偏神胡椒尅食積且止腰疼而痰喘反
爲孽障生梨利痰火更消酒渴而寒泄竟是仇家

呈於隨時撙節尤不可以不知時值清晨當使胃
氣常清苟多飲食漿而茹葷腥則神昏而脾有積
滯時方暮夜當令胃氣有餘恐恣食物件而縱飲
酒則精耗而脾有疑積酷暑而多食生冷則伏陰
在內者愈增寒溼至秋必發爲瘧痢嚴寒而多食
辛辣則伏陽在內者愈釀熱毒至春必發爲大病
此當因時而知戒者也

食物已疾

黃鳥食之止妬鯗魚食之止驕鶋居食之不饑酸魚
食之不酔鮨魚食之已狂人魚食之已癡

月生宜忌

生于寅正月食鷄者奪美豕生于卯鴨生于辰魚
生于巳蟮生于午蝦生于未鱉生于申鵞生于酉
牛生于戌蟹生于亥羊生于子當其月食之俱不
利昔邗子已成丹不能出神有仙童來告曰月生
之月君之親族猶有不禁者陰德未遠上帝疑之
故遲君成仙之期耳邗子于是作家書一紙示之
明年蜀人大疫邗子親族無一人染者道蕃

食用製法

磁石引針蠏黃解漆物相生制有不期然而然者予

嘗讀之傳記聞之長老或自已經驗者錄之於左
以俟欲爲其事者之便也鷄豆煮者以防風水浸
之經月不壞生者一斗用防風四兩換水浸之可
以度年鸕鷀之膏塗刀永不銹杉木炭畫路則蝂
蟻不敢過矣盞酒蟹一每器十隻用皂莢半挺置
中則經歲不壞好鹽中用皂莢于中雞籠盛之
無滷矣衣帛爲漆所汚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
盡却以少水溶開水膠洗麻油須刻可盡蓋膠性
與油相着即如米泔桐油亦然油汚衣服用滑石
末糝於上隔紙用火熨之血則用蘿蔔嚼細旋揩

即去絹紙畫上墨跡用燈草漬水洗可去山查子和水浮炭同盛過時色不變而肉不壞犀角羚羊角先鎊為片復以紙裹置人懷中久之出碾即為末也乳香先置壁隙中半日又取指甲三二片置鉢中擂之不粘而易成末矣碾兔絲子撚紙條數枚置其間則馴帖成粉香附子先去皮毛炒之焦熟而後投於水內候浸透漉出暴日中微燥入擣臼應手糜碎艾葉柔軟不可着力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碾則即時為末衣服梅黴烏花處用梅樹老葉同擦洗即落銅器舊黑用香餅末和醋塗過夜

明日水草一洗即新矣好香油浸生鰣魚雖盛暑中經月不變又蒸過乾冬菜同肉炒亦然不出氣煮酒脚塗壁石其黑如漆洗之不脫缸裂縫先用穢定置於烈日中仍用炭燒縫處極熱却用好瀝清末摻於縫處令其溶液入縫待滿更用火烘塗開永不漏矣近用塩生補亦妙橙橘藏綠豆中不損收臘月氷雪水浸諸般青瓜菓可久酸酒每缸用鉛一二斤燒極熱投酒則酸氣盡去墨污衣用杏仁半夏生白果隨一味擣爛揉少時水洗則去垢膩者用碁蓮灰或蕎蘿蔔豆楷灰汁洗即去畏

雞鳴以土硫黃研細拌食即肥鷄下卵時食肉夾麻子喂之則常下卵不抱矣肥皂溜鐵索過時可斷荸薺淹銅過夜則爛用染坊淋退灰晒乾埋藏黃瓜茄子冬月可用用好錫打罐子裝揀好完橄欖入罐重紙封蓋縫可至夏也木槿葉採汁浸絲絡則不亂清水揉梅葉洗蕉葛衣經夏不脆以艾葉投燕巢不復來猫不可過楊子金山過不捕鼠矣蛙鳴聒耳以芝蔴楷磨碎順風撒去則禁驢糞烟可殺蚊虫壁虱槐樹生虫擂皷於下則盡落青石不可以蘆束置上築之必碎蘆蓆蓋碑經露必

有痕珠子不宜近鐵器栢木尸氣故婦人帶以吊夜多爆碎牛骨置池中水不涸也晒乾荸薺為末炒猪腸不宜蓋鍋摻末少烹白酒則其味脆美

善啖

文知州善啖宋太祖賜饋食盡腰有聲疑其腹裂明日問之云臣苦饑以帛束之昨賜飽不覺帛斷按癸辛雜志趙丞相溫叔健啖致仕日召二十人同食各啗若干臨別士人腰間有聲疑其腹斷明日無恙問之云平生苦饑以帶束之昨蒙賜飽不覺帶斷非有他也

公記張齊賢嘗與賓客會食廚吏置一金漆大桶於廳側竊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物積漲溢滿桶公尚未已也食豈亦有別腸耶如此飲食亦間世而一見者

五厨

五厨之說本出於釋氏今之士大夫家華筵盛饌廣殺牲命以爲享福不知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孔子釣不綱弋不宿是寓愛物之意於以禮用物之中即此便是盡物之性之一事五厨之目一曰戒厨二曰禮厨三曰福厨四曰侈厨五曰寃厨王者

有郊社有禘嘗公卿大夫各主所犯七日戒三日齋不飲酒不茹葷與玄壇佛戒之中厨名香積一毫腥穢之物不入其間此戒厨也以此明德以此交神故第一聖人烹以享上帝而大烹以養聖賢若國人以時田獵祭祀養老宴賓客之外不爲自身口腹殺一牲命不爲孩提呱泣殺一牲命即孔子獵較釣弋丈人止子路宿殺鷄爲黍之意蘇子瞻被逮就獄中作詩云魂飛湯火命如鷄自是不殺牲只吃三淨肉今吳中一二士大夫家凡宴賓客惟嚐烟味自死之物未嘗血厨不得已而殺牲亦僅取成禮即此意也故曰禮厨在六道亦居人福故第二今人生於王侯公卿富貴之家其先世有大功德於天下貽肉食之福於其奕世之子孫又今之縉紳各敬事後食而享常秩之燕樂則農工商賈各勤所事而居積之厚皆能因分循禮以自享一切食功食德食力之家自有不用命當充其庖厨但多寡厚薄自有命數常能樽節全活牲命自可延壽福德無窮若恃先世自身應得如是厚饗殃必及身故宋仁宗中夜忍饑羊却燒蛤蜊邵堯夫詩云可口味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

意亦如此是曰福厨故第三豪家華筵一日宴會既殺牛殺豬殺羊烹鷄烹鵞烹鴨矣乃更宰鷄鵞鴨以燒之又數日前殺而煙之糟之魚而有鮮足矣又更取而煎之煙之糟之鮓之又曰此常味也乃羅野雀獵野獸取蝦蟹鰻蚌蛙蛤螺鱉鱉鱔之類無不入金鼎而登犀筯焉嗟嗟一切有氣血皆畏刀杖皆愛壽命不能不殺牲以供庖厨乃廣殺牲命一至此極甚者乞鷄肋之黃漬蟹眼之漿燃鼎大賓之前牽牲而過之庖丁以其芒刃割肉旋炒旋獻以將敬焉彼折肉之牲淋血哀號楚楚於

堂下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而寫主偃然如是眼前業報必有疽瘡惡疾窮乏不給饑餓羞辱而死身後果報必墮畜生受刀杖而死以償殺業是曰俢厨故第四十家之市必有屠宰以供所聚之肉味閙約所聚宰猪宰羊分割鬻給又或網魚賣食皆是常品人道所需其鷄鵝鴨聽人家自養自宰以舉禮焉亦無甚罪業獨有惡趣之人不務生理專一窩殺賊牛繼織家犬斬蛙截蟮褎蛤樵螺射宿擻雛搖巢剔孕往在市肆見一人一時殺鵞殺鴨殺鷄各數百隻分鬻其肉利其所退羽毛稱鬻田

家磔其五內另價以賣嗟嗟一切如是之厨哀噞觳觫千態萬狀不求爲不殺之術而求爲屠不求爲常味之屠而求爲寃有寃根者必有寃花有寃花者必有寃果柰何以一時之射利而借無間之寃債哉必墮無間地獄是曰寃厨故第五衢州有宋定光佛肉身其生常與趙清獻公遊且厚善旣坐化清獻公記曰和尚往來吾三衢有年日募猪頭一[illegible]悅攜入室不見人號猪頭和尚忽有偵之者但見一餓鬼立燈前和尚以所募猪頭與之餓鬼輙盡食偵者笑之和尚乃出堂作偈曰猪頭千個不把片嘗人來問我我是定光現遂坐化肉身至今存焉夫定光現市上宰猪者不爲定光亦不爲餓鬼只緣餓鬼有服事之業不能斷肉味日募猪頭一個以與之此淨肉也若趙清獻公不妄語者碑至今在詎不信夫

厨娘

中都中下之戸不重生男每生女則愛護如捧璧擎珠甫長成則隨其姿質教以藝業用備士大夫採拾娛侍名目不一有所謂身邊人本事人供過人針線人堂前人雜劇人拆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

級截乎不紊就中厨娘最爲下色然非極富貴之家必不可用予以寶祐丁巳參閫寓江陵嘗聞時官中有舉似其族人置厨娘事首末甚悉謾書之以發一笑其族人名某者奮身寒素已歷二倅一守然受用淡泊不改儒家之風偶奉祀居里便覺不足使令飲饌且大粗率守念昔留某官處庖膳出京都厨娘調羮極可適口有便介如京謾作承受人書托以物色費不屑較未幾承受人復書曰得之矣其人年可二十餘近回自府第有容藝能筭能書旦夕遣以詣直不旬月果至初憩五里時

遣脚夫先申狀來乃其親筆也字畫端楷歷亭慶幸即日伏侍左右未乞以四轎接取庶成體面辭甚委曲殆非庸碌女子所可及守一見爲之破顏及入門容止循雅翠襖紅裙參視左右乃退守大過所望少選親朋執謦攀以爲賀廚娘亦遽致誠廚之請守曰未可展會明日且具常食廚娘請食品菜品資次守書以示之食品第一爲羊頭簽菜品第一爲葱虀餘皆易辨者廚娘謹奉旨數舉筆研具物料內羊頭簽五分各用羊首十箇葱虀五楪合用葱五斤他物稱是守固疑其妄然未欲遽

示以儉鄙姑從之而密覘其所用翌旦廚師取物料廚娘發行奩取鍋銚盂杓湯盤之屬令小婢先捧以行爛燦耀目皆黃金白銀所爲大約已該五七十兩至如刀砧雜器亦一一精緻旁觀者嘖然廚娘更圍襖圍裙銀索板膊掉臂而入據坐胡牀徐起切抹批臠方正慣熟條理精通真有運斤成風之勢其治羊頭灑置几上剔留臉肉餘悉擲之地衆問其故廚娘曰此皆非貴人所食矣衆爲拾頓他所廚娘笑曰汝輩真狗子也衆雖怒無語以答其治葱虀取葱輒微過湯沸悉去鬚葉視楪之

大小分寸而裁截之又除其外數重取心條之細似韭之黃者以淡酒醯浸漬餘弃不惜凡所供備馨香脆美濟楚細膩難以盡其形容食者舉筯無餘俱各相顧稱好既撤席廚娘整襟再拜曰此日試廚幸中台意後須照例支犒守方撿例廚娘曰豈非待檢例耶探囊取數幅帋以呈上曰是昨在某官處所得支賜判單也守視之其例每展會支賜或至三二百千無虛拋者守破慳免強私竊喟歎曰吾輩事力單薄此等筵宴不宜常舉此等廚娘不宜常用不兩月託以他事善遣以還其可笑如此

脯掾

何敬洙帥武昌時司倉彭相傑習知膳味就中脯腊尤殊敬洙撫掌公廚郡中號爲脯掾

杏李柰味

玄宴先生曰衛倫過予言及於味稱魏故侍中劉子揚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予曰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揚食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僕取糧糗以進予嘗之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也不同子焉得兼之倫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士安

之識過劉氏吾麥杏時將發故採以杏汁李柰時
將發又採以李柰汁故兼三味 玄晏春秋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九 終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

海右朋氏王圻纂集

衣服門

冠服類

冕

說文曰黃帝初曰冕世本曰黃帝作旃冕宋衷云冠之垂旒者通典曰黃帝作冕垂旒目不邪視也充纊耳不聽讒言也應邵曰周始垂旒杜佑云宋更名平天冕牛亭問稱冕又以爲繁露者附假玉而下垂如露而繁也

弁

世本曰魯昭公作弁而禮記稱三王共皮弁素幘然則弁蓋三代之制非昭公所作也宋均謂作素弁是則始以素爲弁矣孔子謂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孔子之時冕已用純則冕弁之以絲自魯昭公始也

幞頭

幞頭起于周武帝以幅巾裹首故曰幞頭幞字音伏與襆被之襆同今訛爲幞唐人幞頭初以皂紗爲之後以其軟遂斫桐木山子在前襯起名曰軍容

以爲起襯五代相承用之至宋乃易爲藤織[illegible]
仍冐以紗後又易以藤絲作襯周武所製不過加
今之結巾就垂兩肩初無帶唐人添四帶以兩脚
垂前兩脚垂後宋又添兩脚以鐵線張之庶免朝
見之時偶語轉轉省添故其様古今不同如此

幞頭四脚

二儀實録曰上古被髪服皮自三代制冠皆列品命
黔首以皂絹三尺裹髪亦爲軍戎服後周武帝裁
爲四脚名曰幞頭唐馬周請左右各三襵以三寸
重繫前脚法二儀評從之

唐初女子不戴幞帽而戴皂羅方五尺亦謂之幞頭
至今婦人凶服亦戴之以布兩幅爲之齊衰加絰
於上五服外至輕者以紗爲之俗謂盖頭帛

朝天幞頭

廣順初薄閲太廟襆物其間有珠絡平金朝天幞頭
一事

小幞雲

士人暑天不欲露髻時頂矩冠清泰間都下星鋪賣
一冠子[illegible]爲之[illegible]雲作三層安置貨賣[illegible]
梁朝物[illegible]近[illegible]雲求售

李家寛

清泰燕服凡二品幞頭謂之李家寛者添地加金線
秩架四脚差細

歴代幞頭制

古之幞頭自隋以前即是皂縵幂其首唐馬周始製
二脚繫於上二脚垂於後又加巾子制度不一武
后賜臣下巾子謂之武家様又有馬頭巾子明皇
賜臣下内巾子又裴冕嘗自製巾子謂之僕射巾
自唐中葉巳後爲諸帝改製其垂二脚或圓或闊
用絲絃爲骨稍翹矣臣庶多效之然亦不妨就枕

予家有陳宏畫明皇裹頭坦腹仰卧吹玉笛圖又
鄭谷詩云玉堦春冷未催班暫解烏袍就笏眠其
便如此唐末喪亂自乾符後宮娥宦官皆用木圍
頭以紵絹爲襯脚用銅鐵爲骨就其製成而戴之
取其緩急之便不暇如平時對照繫裹也僖宗愛
之遂製成而進御五代帝王多裹朝天幞頭二脚
上翹四方僭位之主各創新様或翹上而反折於
下或如團扇蕉葉之狀合抱於前僞孟蜀始以漆
紗爲之湖南馬希範二角左右長尺餘謂之龍角
人或觸之則終日頭疼至劉漢祖始仕晉爲弁

州衙校裹幞頭脚左右長尺餘横直之不復上翹迄今不改其制予㓜年嘗見先相文簡公舊物中有幞頭羅一段織出花額花界道又是臨時裁剪而為之文簡公畏涼紗應舉時猶裹羅幞頭其後服紗紗者須闊年製下乃可戴今時以垂角素紗者為纏裹不知起於恁時

冠

燧人始以絲束髮為髻伏犧作皮冠軒轅加以冕旒充纊堯加纓緌周公作幅巾皂帽公始以絹素為弁趙武靈王作貂蟬秦孝公作武幘漢高祖作竹

皮冠王莽制頭巾後漢始效北蕃制氊帽周武帝作幞頭唐太宗始作紗帽其後始效南蕃制馬尾帽

緇布冠

三禮圖曰緇布冠冠之始也太古冠布然則冠之興其始自太古乎通典曰上古衣毛帽皮後代聖人見鳥獸冠角乃作冠緌黄帝始用布帛或曰黄帝已前用皮羽也六帖曰孔子作緇布冠誤矣

通天冠

蔡邕獨斷曰通天冠漢制秦禮無文漢作皮冠

武弁

戰國策曰昔趙武靈王好胡服貂蟬冠秦皇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一曰武弁大冕侍中冠之金璫左貂

貂蟬冠

胡服曰貂者取其文而不煥炳外柔易而內剛勁也蟬者清虛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

長冠

漢書高祖紀帝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

治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漢以來曰長冠通典曰漢高祖採楚制制長冠形如板以竹為裏亦名齊冠以高帝所制曰劉氏冠

高山冠

後漢志胡廣曰齊王冠秦滅齊以賜謁者服之董巴志曰一曰側注傳子曰魏明帝以似通天乃毀變其形除去卷筩令如介幘上加物以象山峰

法冠

後漢輿服志曰法冠一名柱後惠文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常獲之故以為冠楚執

法者服之御史是也淮南子曰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汪云獬豸冠也當是楚文王所制

進賢冠

古緇布冠之遺象也董巴以爲文儒之服漢官曰平帝元始五年令公卿列侯冠三梁二千石兩梁千石以下一梁梁別貴賤八等

文武冠

文武進賢冠古緌貌之遺像也武官緇布冠緇布冠上古之法武人質直故須法焉

法冠楚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冠高五寸以纚裹鐵柱

卷秦制執法服之今御史廷尉監平服之謂之獬豸獬豸獸名蓋一角今冠兩角以獬豸爲名非也太傅胡公說曰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國語曰南冠以如夏姬是知南冠蓋楚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武冠或曰繁冠今謂之大冠武官服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附貂蟬以飾之太傅胡公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始施貂蟬之飾秦滅趙以其冠賜侍中齋冠或曰長冠竹裹以纚高七寸廣三寸形制如板

鶡尾冠

社冠以竹皮爲之謂之劉氏冠楚制禮無文鄙人不識謂之鵲尾冠

聚鷸冠

建華冠以鐵爲柱卷貫大珠九枚今以銅爲珠形制似縷簏記曰知天文者服之左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前圓一作以爲此制是也天地五行明堂月令舞者服之

方山冠

方山冠以五采縠爲之漢祀宗廟大享八佾樂五行舞人服之衣冠各從其行之色如其方色而舞焉

頭巾

古以皂羅裹頭號頭巾蔡邕獨斷曰古幘無巾王莽頭禿乃始施巾之始也筆談曰今庶人所帶頭巾唐亦謂之四脚二繫腦後二繫領下取牢不脫繫于頂上今人不復繫領下兩帶遂爲虛說後又有兩帶四帶之異蓋自本朝始

幅巾

古庶人幅巾士則冠矣傳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素則幅巾古賤者服也漢始爲士人之服袁紹戰敗幅巾渡河是也

實錄曰隋大業十年左丞相牛弘上議請着巾子以桐木爲之唐武德初置平頭小樣巾子武后內宴賜宰相內樣巾子漢書梁冀改易其制爲埤幘狹冠折上巾袁紹崔均雖在軍皆着縑巾又郭林宗遇雨巾一角墊號曰折角巾晉陶潛葛巾漉酒後人因置漉酒巾

順暴巾

鄆王鳳曆之叛別置幞頭都如唐巾但更雙脚爲仙騰耳其後號爲順暴巾

聖逍遥安樂

同光既即位犹襲故態身預俳優尚方進御巾名品日新今伶人所有尚有合其遺製者曰聖逍遥安樂巾珠龍便巾清凉寳山交龍太守六合舍人二儀幞頭鳥程樣人瓏高常侍小朝天玄虛令漆相公自在冠鳳翼三千月華輕利巾九葉雲黑三郎慶雲仙聖天宜卿凡二十品

衣船

襟紐爲衣船

吹綸

用修謂漢書注齊三服官有吹綸方空之目吹綸不知何物梁費昶詩金輝起遥步紅彩發吹綸據詩意想是婦人所執之物如㬉扇之類沈約詩畫扇迎初暑紅輪映早寒庾肩吾詩粉白映紅輪元歐陽玄詞十月都人供暖箑可以互證梁簡文柳詩枝間通粉色葉裡映吹綸用修説如此竊疑費昶詩未見是説所執之物以紅輪暖箑證吹綸尤似牽强按漢章帝建初二年詔齊相省氷紈方空縠吹綸絮註紈素也氷言鮮絜如氷也釋名曰縠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或曰空孔也即今之方目紗也綸如絮而細吹者言吹嘘可成亦紗也據此

則吹綸乃三服官所供之紗耳周公謹曰紗之至輕者有所謂輕容唐類苑云輕容無花薄紗也王建宮詞嫌羅不着愛輕容元微之寄白樂天白輕容樂天製爲衣而詩中容字爲人妄改爲庸又作庸榕益不知其所出越州歲貢輕容紗五疋是也又有所謂方空者漢元帝紀罷齊三服官註云春獻冠幘縰爲春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凡三師古曰縰與纚同音山爾反即今之方目紗也荆公詩云春衫猶未着方空者是也輕容方空吹綸三紗名俱美

結帶巾

宣和初于在上庠時有旨令士人繫結帶巾否則以違制論當時有謡詞云頭巾帶難理會三千貫賞錢新行條例不得向後長垂胡服相類法甚嚴人甚畏硬縫闊大帶向前面繫和我太學先輩被人呼爲保義保義宋江字

化巾

萊維翰服蟬翼紗大夫帽庶表四方名爲化巾

蜀民皆冠白巾

山谷間民皆冠白巾以爲蜀人爲諸葛孔明服所居

深遠者後遂不除

四方平定巾

皇明士庶所戴方頂大巾相傳　太祖皇帝召會稽楊維禎戴此見　上問所戴何巾維禎對曰四方平定巾　上悅遂令士庶依其製戴或謂有司初進樣方直其頂　上以手按偃落後儼如民字形遂爲定制按洪武二十四年再申明整理禮部右侍郎張智乃奏行先爲軟巾制度已嘗欽定而小民往往成造破爛不堪紗羅用紙粘裱竹絲漆布混同造賣有乖禮制合行申禁仍前違制者賣人買人同罪如此則當時巾制乃　太祖自定恐非緣維禎與手按也

網巾

太祖一日微行至神樂觀有道士於燈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也對曰網巾用以裹頭則萬髮俱齊明日有　旨召道士命爲道官取巾十三頂頒於天下使人無貴賤皆裹之至今永爲定制前世所無

幘

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孝武帝幸館陶公主家召見董偃偃傅青韝綠幘主贊曰館陶公主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謁上爲之起乃賜衣冠

引上殿董仲舒武帝時人其上兩書曰執事者皆赤幘知皆不冠者之所服也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羣臣皆隨焉然尚無巾如今半幘而已王莽無髮乃施巾故語曰王莽禿幘施屋冠進賢者宜長耳冠惠文者宜短耳各隨所宜

幘制

隋禮儀志曰幘按董巴云起於秦人施于武將初爲絳帕以表貴賤漢文帝時加以高顏東觀記云賜段熲赤幘故知自上下通服之皆幘也廚人綠幘

人赤輿輦人黃駕五輅人逐車色其承遠遊[illegible]
者施以箄道謂之介幘承武弁者施以笄道謂之
平巾

帽

通典曰上古衣毛帽皮則帽名之始也周成王問周
公曰舜之冠何如曰古之人帽皮頷或云義取覆
其本纚也古者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世施幘于
冠因裁纚爲帽上下通服之五代梁姑嬌爲今樣
吳處厚青箱雜記曰天聖已前烏帽惟用光紗自
後始用南紗迨熈寧中復稍稍用光紗矣實録曰

漢文帝時鄧通以櫂船爲黃頭郎蓋染絹帛爲之
漢以前未聞其制晉書王濛少美容姿常破帽入
市買之群嫗悅争遺其帽子未詳誰人所制 續事始

蒲帽

吳處厚青箱雜記王衍在蜀好私行恐人識之令民
戴大帽則世俗之戴蒲帽始于王衍也實録曰本
羌人之首服以羊毛爲之謂之毡帽至秦漢中華
競服之後以故蒲爲骨而鞔之謂之蒲帽女人戴
者其四緣垂下網子飾以珠翠謂有障蔽之狀隋
煬帝幸江都每御紫微樓觀市欲見女人姿容詔
令夫人絹子珠翠文按唐實錄曰高宗朝以國初宮
人騎馬者依齊隋舊制多着冪䍦雖發自戎夷而
全身障蔽王公之家亦用之永徽以後復用帷帽
拖裙到腦漸爲淺露至幃帽大行冪䍦遂廢

皁白

漢官吏着皁其給使賤役着白按谷永曰擢之皁衣
之吏張敞曰敞備皁衣二十餘年注云雖有四時
服至朝皆着皁衣兩龔傳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
注白衣給使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內
之屬晉陶淵明謂白衣送酒是也又觀戰國策左

師公謂臣有賤息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知
官吏着皁舊矣 野客叢書

繡䯼

後漢書光武紀諸子繡䯼注云繡䯼半臂也又云字
書無䯼字當作襹又按酉陽雜俎盗俠類有單練
䯼之說練䯼與繡䯼同一類也䯼疑半臂狹衣故
字從彡漢書作𩮜酉陽雜俎作髟䯼焉有繁省也古
有此字字書偶遺之爾何必强改爲襹字又薛安
都臨陣着絳衲兩當衫亦半臂也 [illegible]

大帽

又曰大帽野老之服也今重戴是本野夫岩叟之服唐以皂縠爲之以隔風塵李氏資暇曰大裁帽也談苑曰後魏孝文帝自雲中製以賜百僚五代以來唯御史服之宋朝淳化初宰相學士御史北省官尚書省五品已上皆令服之今唯郎中臺諫服之自後魏始

幞帽

唐車服志曰幞帽創于隋代永徽中始用之施裙及頸今世士人往往用皂紗若青金幅連綴于油帽或氊笠以障風塵爲遠行之服葢本此又有面衣

前後皆用紫羅爲幅下垂雜他色四帶垂於背爲女子遠行乘馬之用亦曰面帽按西京雜記趙飛燕皇后女弟昭儀上襚三十五條有金花紫羅面衣則漢已有面衣也

安豐頂輕格

南漢僭創小國乃作平頂帽自冠之由是風俗亦變皆以安豐頂爲尚又韓熙載在江南造輕帽匠作謂爲韓君輕格

太監帽

國初時高麗未服上乃遣使覘其虛實并圖其王之冠服而歸遂命諸內侍皆依式冠之因其使者來換諸臣內侍之冠而謂之曰汝王自以爲尊貴乃其章服僅得與此曹同耳今此曹日供使令之役於朕汝王顧欲崛强不服朕耶使者歸言之於王王從其遂舉國降

女飾類

帛拜

實錄曰三代無名制即香纓以五綵爲之婦廟見後叅舅姑即令人持香纓諮曰許見則出不許即收之晉永嘉中尚用北齊魏廢隋大業五年宰相牛

弘建議古禮婦執香纓以爲請訊未爲永當自今後請以素絹八尺中辮名曰帛拜以代香纓詔從之

女髻

實錄曰自燧人氏而婦人束髮爲髻髻者繼也言女必有繼於人也但以髮相繼而無物繫縛至女媧氏以羊毛爲繩子向後繫之以荊梭及竹爲笄用貫其髻髮而未有梳至詰胥氏造梳以木爲之二十四齒至黃帝有棟宇而去穴處皮毛之弊堯以桐爲笄横貫其髻後聖易之以絲及五色絹名曰頭

原缺第十七葉

頒舜加女人首飾釵雜以牙玳瑁爲之周文王於髻上加珠翠翹花傅之鉛粉其髻高名曰鳳髻又有雲髻步步而搖故曰步搖始皇宮中悉好神仙之術及梳神仙髻皆紅妝翠眉漢宮尚之後有迎春髻垂雲髻漢武就李夫人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多用玉時王母下降從者皆飛仙髻大環髻遂貫以鳳頭釵孔雀搔頭雲頭篦以玳瑁爲之漢明帝令宮人梳首合分髾髻音綃髮尾也同心髻魏武帝令宮人梳反綰髻插雲頭篦中晉惠令宮人梳芙蓉髻插通草五色花及陳宮中梳隨雲髻即暈妝隋

文宮中梳無真髻紅妝謂之桃花面插翠翹桃蘇搔頭帖五色花子煬帝令宮人梳迎唐八鬟髻異哉陳宮而梳隨雲髻隋宮復梳迎唐髻皆預應入隋居唐之徵也插翡翠釵子作日妝又令梳翻荷髻作啼妝坐愁髻作紅妝至唐武德中宮中梳半翻髻又梳反綰髻樂遊髻即水精殿名也開元中梳雙鬟望仙髻及迴鶻髻貞元中梳歸順髻帖五色花子又令古注云長安作盤桓髻驚鵠髻復作上音安下音墜髻一云梁冀妻隋馬髻之遺狀也

冠纓

不自唐明皇楊貴妃作之以爲飾貴妃私安祿山以後頗無禮因狂悖指爪傷貴妃胸乳間遂作訶子之飾以蔽之事見唐宋遺史

曲領

隋禮儀志曰曲領按釋名在單衣內襟領上横以壅領按歷代衣服之制其物無文隋志于梁陳已來始載之又據釋名爲劉熙所作當是曲領所起亦漢儀也

葢頭

唐初宮人着羃䍦雖發自戎夷而全身障蔽王公之

家亦用之永徽之後用幃帽後又戴皂羅方五尺亦謂之幞頭今曰葢頭凶服者以三幅布爲之或曰白碧絹若羅也

冠子

二儀實錄曰爰自黄帝制爲冠冕而婦人之首服無文至周始有不過副笄而已漢宮掖承恩者賜碧芙蓉冠或緋芙蓉冠子則其物自漢始矣古今註曰魏文帝有絶寵四人莫瓊樹制蟬鬢縹緲如蟬翼段巧笑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陳尚衣能歌舞薛夜來善爲衣裳一時冠絕

假髻

中興書曰徵祥記曰太元中公王婦女緩鬢傾髻以爲盛飾豐多可恒戴乃先於籠上裹之名曰假髻續事始

髲髢

周禮王后夫人之服有以髲髢爲首飾者故詩鬒髮如雲不屑髢也蓋周制云馮鑑後事云晉永嘉中以髮爲步搖之狀名曰鬟以爲禮容即今纏髮特髻乃其遺象

玉釵

郭憲洞冥記曰漢武帝元鼎元年有神女留玉釵與帝故宮人作玉釵古今註曰梁冀婦所製

篦

說文曰櫛梳篦總名也梳言其齒疏也篦言其細相比也禮男女不同巾櫛是篦因梳而制也今作篦

粧

周文王時女人始傳鉛粉秦始皇宮中悉紅粧翠眉此粧之始也宋武效壽陽落梅之異作梅花粧隋文宮中紅粧謂之桃花面

首飾

錄曰燧人之始婦人束髻舜加首飾文王又加翠翹步搖也

畫眉

秦始皇宮中悉紅粧翠眉此婦人畫眉之初也實錄曰漢武爲宮人面色故名臙脂後人效之以紅花染絳爲之非彼所謂臙脂也秦宮中悉紅粧當是其物自秦始也一曰燕支實錄曰漢武帝令宮人掃八字眉魏武令宮人掃青黛眉連頭眉一畫連心細長謂之仙蛾妝齊梁間多效之唐貞元中又令宮人青黛畫蛾眉古今註云梁冀妻改翠眉爲

愁眉魏宮人畫長眉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妻文君眉色如望遠山時人效之畫遠山眉

臙脂

崔豹古今註云臙脂出西方似紫蘇花似茜工人以染粉爲婦人面色一名臙脂一名紅藍後人效之以紅花染絳爲臙脂

面脂

廣志曰面脂自魏與巳來始有之殷周以降即塗鉛粉謂之胡粉乃[illegible]所造者二儀實錄曰秦弄玉善吹簫感蕭史[illegible]穆公鍊飛雲丹第一轉與弄玉

塗之名曰粉即水銀輕粉也

刷

陸雲與兄機書曰按行曹公舊物有刷賦處尚可識又別有剔齒籤綖疑自秦漢已來也

春幡

續漢書曰禮儀志立春之日京都立春幡後漢書曰立春皆青幡幘今世或用綵錯緝爲幡勝雖朝廷之制亦縷金銀或繒絹爲之戴於首亦因此相承設之或於歲旦刻青繒爲小幡樣重累凡十餘連綴以簪之亦皆漢之遺事也俗間因又曰年幡後

亦其誤也

瑞綵

初學記云起於晉代賈充夫人所作瑞綵圖之形又曰取似王母戴勝也董勛問禮曰俗人日以七種菜爲羹剪綵爲人勝或縷金薄爲人以帖屏風尔

綵燕

荊楚歲時記曰立春日悉剪綵爲燕以戴之貼宜春字傳咸燕賦有其說

綵花

實錄曰晉惠帝令宮人插五色通草花漢王符潛夫論已譏花采之費晉新野君傳家以[illegible]絹爲芙蓉捻蠟爲菱藕剪梅若生之事按[illegible]花朶起於漢剪綵起於晉矣歲時記則云今新[illegible]謝靈運所制疑綵花也唐中宗景龍中立春日剪綵花又四年正月八日立春令侍臣迎春內出綵花人賜一枝董勛問禮俗人日造花勝相遺不言立春則立春之賜花自唐中宗始也

偏髾髻

北齊后宮之服制女官八品偏髾髻注云髾所交切髮覆目也蓋夷中少女之飾其四垂短髮僅覆眉

目而頂心長髮繞爲臥髻宋詞所謂髾鬟偏荷葉也今世猶有之髾字玉篇不收而獨出此佛書亦有之玄應音音不識而强以爲鬘字之省非也

菩薩鬘

西域諸國婦女編髮垂髻飾以雜華如中國塑佛像瓔珞之飾曰菩薩鬘曲名取此

羃䍦考

古者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後世宮人騎馬多著羃䍦全身障之蓋是古意又首有圍帽謂之帷帽垂絲網之[illegible]欲見女子之容認

去席帽戴皂羅巾幗而以席帽油御雨云闕二
宫人馬上着胡帽靚粧露面古制蕩盡矣今山西
蒲州婦人出又錦帕覆面至老猶然雲南鄉中婦
女戴次工大帽亦古制之遺也

蓋頭坦子

齊隋婦人施羃䍦全身障蔽也唐永徽以後皆用帷
帽拖裙到頸漸爲淺露若今之蓋頭矣先是婦人
猶乘車輿唐乾元以來乃用兜籠若今之坦子矣
唐志載咸亨中勅云多着帷帽遂屏幎䍦曾不乘
車別坐坦子

龍蕊簪

吳越孫妃嘗以一物施與龍寺形如朽木筯僧不以
爲珍偶出示舶上胡人曰此日本國龍蕊簪僧問
曰其價高低胡人曰價值二千緡不易得也

玉龍膏

禮部王員外言今謂面油爲玉龍膏太宗皇帝始合
此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

婦人印面

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
黥跡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者婢妾少不如
意輒印面故有月黥錢班之痕

的子

釋名曰以丹注面曰的的本天子諸侯有群妾以次
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難于口陳故注此於面的
然而識也王粲神女賦曰施玄的結羽釵傅玄鏡
賦曰珥明璫之雙照點雙的以發姿張景陽扇賦
皎質皦鮮玄的點絳漢律姅變亦謂月事也

花子

花子結事如面光眉翠月黃星靨其來尚矣結事之
相類者見拾遺孫和悅鄧夫人傷頰流血染袴和

自舐瘡太醫曰獺髓雜玉及琥珀屑當滅痕和乃
作膏琥珀太多痕未滅而頰有赤點細視之更益
其妍諸嬖要寵者以丹青點頰而後進幸一說上
官昭容自製花子以掩黥處

冠梳不度

錢明逸知開封府都下婦人白角冠闊四尺梳一尺
餘諫官上疏禁之重其罰告者有賞

象牙五色梳

洛陽少年崔楡卿嘗爲娼女玉閨子造象牙五色梳
費錢近二十萬

北妝

江南李建陽進茶盐油花餅子大小形製各別宮嬪縷金于面皆淡妝以此花餅施於額上時號北苑妝今呼爲寶鈿也指珠翠一窠團者爲妙

條脫

唐盧氏雜說文宗問宰臣條脫爲何物宰臣未對上曰眞誥言安妃有條脫爲臂飾即今釧也又眞誥萼綠華贈羊權金玉條脫一枚予按周處風土記曰仲夏造百索繫臂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唐徐堅撰初學記引古詩云繞臂雙條達則

條達之爲釧久矣第以達爲脫不知又何謂也徐堅所引古詩乃後漢繁欽定情篇云何以致契闊繞腕雙跳脫但腕脫兩字不同

朱腕繩

王符潛夫論或紡絲縷而縻斷截以繞臂此蓋絲絲之類樂府雙行纏云朱絲繫繩眞如白雪凝梁昭明烏栖曲云江南稚女朱腕繩

禮衣釵鈿髻

實錄曰自殷周之代內外命婦朝賀宴會服諸翟戴步搖以髮爲之如今髮㡇迴插以鈿釵翠朵子垂於面尋常頭髻彷彿其樣前後插小花朶子釵梳以爲容飾其狀不一其步搖之制不改晉永嘉以髮爲步搖之狀名鬢以爲禮容至隋及唐尚用之服裾襦大袖謂之禮衣其上背飾以翟即今之翟衣婦之正服至開元中婦見舅姑即戴步搖插釵翠今通俗即戴髮而無釵及裾襦大袖也西京雜記漢趙飛燕爲后其女弟遺其姊黃金步搖織成上襦同心七寶釵又崔豹古今註曰魏宮人莫瓊樹始作蟬髻望之縹緲如蟬翼

衣原第十一

伏羲作衣軒轅臣胡曹作衣伯余爲裳因染采以表貴賤舜始制衮及黼深衣禹作襦褲伊尹作夾襖傳說作袍唐高祖作半臂馬周作襴衫宋太祖始學制南蕃海青襖褶

古制度

辯驗古之衣冠制度多於古畫中見之不可不詳加審正漢魏晉時皆冠服未嘗有袍笏帽帶自五胡亂華夷狄雜處至元魏時始有袍帽蓋胡服也唐世亦自北而南所以襲其服制今有携舊畫唐明皇游州像來示予者絳袍黑鞋玉帶又嘗見李贊

像亦是黑鞓金帶咸謂未嘗有黑鞓而爲玉帶者殊不詳攷唐朝惟有黑鞓至五代方有紅鞓是以知前代衣冠制度不可不詳審焉

衣裳

通典曰上古衣毛後代以麻易之先知爲上以制衣後知爲下以制裳易曰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世本曰胡曹作衣宋衷曰黄帝臣呂氏春秋亦云淮南子曰伯余初作衣許慎註云黄帝臣也孟詵錦帶前書曰十紀合雄紀四始教人食鳥獸衣其皮

御袍

二儀實錄曰唐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黄袍及衫後漸用赤黄遂禁止士庶不得服其事自唐神堯始後又曰赭黄王建宮詞曰日色赭黄相似謂赤黄也今俗又以天子常服淺黄爲赭黄 事物紀原

服御

唐會要曰天寶七年正月二十八日韋縚奏御案床褥望去紫用赤黄制可然則天子服御之以黄自韋縚請也 事物紀原

衮衣

事始曰黄帝作畫日月星辰于衣以象天故有衮龍之頌黄帝内傳曰帝伐蚩尤乃服衮冕至舜始備十二章書稱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是也

袍

二儀實錄曰殷周以來貴賤通服至後周晉公宇文護始令袍加襴煬帝詔丞相牛弘憲章古制衣冠皆有差等三品四品通着紫紵袍五品[illegible]品以下用緑官吏以青庶人服白商用[illegible]之制殺士卒以黄

五采

董巴輿服志曰上古衣毛而冒皮後聖易之以絲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效之始作五采成以作服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取諸乾坤

錦

拾遺曰員嶠環丘有冰蚕霜覆之然後成繭長一尺五其色五采唐堯之時海人織錦以獻後代效之染五色絲織以爲錦丹陽記曰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步妙盖始于蜀記也蜀自秦昭王時通中國而三代已有錦見於禮多矣王嘉所記爲近

之

繝

事始曰錦繡西施造非也虞書舜命禹作服 正義云舜令禹制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制作衣服則自舜始也

纈

事始曰夾纈徵子造二儀實録曰秦漢間始有之不知何人造陳梁間貴賤通服之滿氏記聞譚曰唐代宗實應二年吳皇后將合祔肅宗陵啓舊堂衣服繒綵如撮染成花鳥之狀玄宗柳婕妤妹適趙

氏性巧因使工鏤板為雜花打為夾纈初獻皇后一疋代宗賞之勑宮中依樣製造當時甚秘後漸出徧天下此似始為夾纈之制也

褒衣

董巴漢輿服志曰周公抱成王晏居故施褒衣

中單

實録曰古者朝宴衮服之中有白紗中單百官朝饗服之中有明衣皆汗衫之狀至漢高祖與項羽戰爭之際汗透中衣單遂改名汗衫貴賤皆通服也

半臂

實録曰隋大業中內官多服半除即今之長袖也唐高祖減其袖謂之半臂今背子也江淮間謂之綽子

朝服

晉書輿服志云漢制五郊天子與執事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服常服絳衣以從魏秦靜曰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無官絳衣而已魏以來名朝服

公服

筆談曰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唐武德貞觀時猶爾開元之後稍褒博矣通典

曰宇文護始袍加下襴遂為後制即今公服之制也此蓋原矣

襴衫

二儀實録曰三代皆係數而服冕服後至以枲紵為衫以為上服貴女功之始也初命以黃至五命以紫士服短褐庶人以白唐馬周上議曰臣尋究禮經無衫服之文三代以布為深衣今請於深衣之下添襴及裙即今四袴衫也蓋自馬周始云

披衫

實録曰披衫為制蓋因褕翟而來但取其紅紫一色

而無花綵長與人齊大袖下其領即暑月之服自漢宮有之宮掖承恩者賜紫披衫後漢書百官端午各賜一對魏晉以爲故事永嘉中貴賤通服之

襖子

傳唐書輿服志曰燕服古褻服也亦謂之長服江南以巾褐裙襦北朝雜以戎夷之制至北齊有長帽短靴合袴襖子朱紫青黃各任所好若非元正大會一切通用蓋取于便事則今代襖子之始自齊起也

披襖子

實錄曰蓋士幃衣遺状也尚黑色而無花綵秦漢以五色魏文帝詔令春正月婦獻上舅姑披襖子毡履

綬

禮玉藻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山玄玉而朱組綬則綬蓋貫佩玉而相承受者也董巴輿服志曰戰國解去紱佩留其絲襚以采組相連結於襚轉相受令之帶綬蓋起於七國而名之自三代也

韍

五經要義曰韍綬所制禮明堂位曰有虞氏韍夏后氏龍章鄭康成注曰韍綬所作也以尊祭服三代增以畫文蓋冕服之韍也周諸臣所服又有緼赤之別蘇氏演義曰昔先王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韍字遂從韋皮也春秋正義云戰國以韍非兵飾去之漢復周制用赤魏晉以還易以絳紗字遂有從糸者蓋太古蔽膝之法象冕服謂之韍朝服謂之韠也

雜服類

涼衫

輟耕錄曰近歲京師士人朝服乘馬以衫冡之謂之涼衫亦古遺法儀禮曰朝服加景但不知古人制度何如耳

織

黃帝內傳曰帝既斬蚩尤蠶神獻絲稱織紝之功因之廣織此言廣明其前有黃帝廣之尔一云淮南子曰伯余之初作衣絲麻索縷手經指縐蓋織之始也

禁銷金

真宗禁銷金自東封回杜婕妤者昭憲太后姪女迎駕服之真宗見之怒送太和宮令出家爲道士是

以天下無敢犯禁

火蠶綿

此綿出火洲絮衣一襲止用一两稍過則蒸熱不可柰

鶻鵃字

後周皇后服制受繭則服鶖衣聽女教則服鶻衣音卓歸寧則服鳺衣音秩鶻鳺字惟見此盖蘇綽所制也

閒居野服

朱晦菴晚年居考亭便於野服榜一帖於客位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為禮而歎外[illegible]或不能然其旨深矣某衰朽無

狀雖幸叨誤恩許致其仕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大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在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凉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纏繞之煩脫着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至於筋骸攣[illegible]艱難迎候不時拳送不及區區之意亦非敢[illegible]寬有以容之為大幸也

素積

古之素積今之細摺布衫也荀子云皮弁素積楊倞注云素積為裳十五升而為之蹙其腰中故謂之素積一升八十縷十五升千二百縷盖細布也

織絲

玉藻云士不衣織鄭氏注云織染絲織之釋文云織音志今訛為注遂稱織絲注聲相近也或寫為紵絲則轉訛矣紵音宁非注也

子毻

北方毛段細軟者曰毻子謂毛之細者毻柔毛虞書

堯典云鳥獸毻毛是也今訛為紫茸

蒙衫

今之蒙衫即古之毳衣蒙謂毛之細軟貌如絲所謂狐裘蒙茸之蒙俗作𣰽音模其實即是毛衫毛訛為蒙蒙又轉而為𣰽

帔子帔帛

實錄曰三代無帔子之說秦有帔帛以縑帛為之漢以羅晉永嘉中制絳暈帔子開元中令王妃以下通服之是帔帛始于秦帔子始于晉矣今代有五等霞帔非上賜不得服為婦人之命服而直帔遍

于民間也唐制士庶女子在室披帔出適入則披帔子以別出處之義今仕族亦有循用者

背子

實録曰秦二世詔衫子上朝服加背子袖短於衫以金銀絹繡爲之上服宴會朝賀悉令服之其袖在背子下身與衫子齊而大袖以爲禮服

二儀實録曰古者女子衣與裳連下有裙隨衣色而下有緣自堯舜以降或有六破及着直縫皆去緣殷周以女人衣服太質稍加之花繡令裙上綴五色花以羅縠爲之梁天監中武帝造五色絲裙加朱繩真珠爲飾至隋帝作長裙十二段名曰仙裙上綴五色翠花唐初馬周上疏女人裙請交解裁之而去朱繩其餘從舊

實録云古女子衣與裳連狀如披衫而制之短長與體相似秦始皇方令作短衫子長袖獨至於腰陳時宮中尚短裙窄小衫子繞用八尺物爲衫顏色不同隋文帝用丈物爲之即有印擬纈衫子唐宮人亦以一丈爲之

豁袖

近歲衣制有一種如旋襖長不過腰兩袖僅掩肘以最厚之帛爲之仍用夾裡或其中用綿者以紫色名曰豁袖鬧起於御馬院圉人短前後襟者坐於鞍馬上不妨脫着短袖者以其便於控馭而古所謂狐貉之厚以居褻長短右袂制皆如此今以所謂豁袖者有襲於衣上男女皆然三代衣冠常至於伏誅今士大夫亦服此而不知恠

刻絲等

定州出刻絲不用大機以熟色經布於木棦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狀以小梭織緯時先留其處方以雜色線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相連不空視之

如雕鏤之象故曰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歲方就雖作百花使不相類亦可蓋緯線非通梭所織也單州城武縣織薄縑條廣合於官度而重才百銖空之如露者故浣之亦不紕疎鄢陵有一種絹幅甚狹而光密蔡出獨早舊嘗端午充貢涇州雖遠而皆能撚茸毛爲線織方勝花一疋重十四兩者宣和間一疋鐵錢至四百千又出嵌鍮石鐵石之類甚工巧一對至五六千涿鑷子每枚兩貫卯寧出線細鳳翔出鞍韉其天生曲材者亦值數十緡原州善造鐵御鐙水繩隱花皮作鞍之華好者用七

寶鈿廁飾以馬價珠多者貴直千緡西夏興州出
良弓中國購得之每張數百千時邊將有以千數
獻童貫者河間善造鮀刀子以水精美玉爲靶鈒
鏤如絲髮陳起宇爲詹度機宜罷官至有數百副
儋州開化山僻人龐質而製茶籠鉄鎖亦佳蘇州
以黃草心織布色白而細幾若羅段越州尼皆善
織謂之光綾者乃北方隱織耳名著天下婺州紅
邊貢羅東陽花羅皆不減東北但絲縷終細不可
與無極臨棣等比也

雨仙

張崇帥廬在鎮不法酷於聚斂從者數千人出遇雨
雪皆頂蓮花帽琥珀衫所費細絹不知紀極世人
稱曰雨仙

小太清

臨川上饒之民以心志新栁作省骨紗用純絲蕉骨
相兼撚織夏月衣之輕涼適體陳鳳閣喬始以爲
外衫號太清氅又爲四襟肉衫子呼爲小太清

拂嬌

同光年上因暇日晚霽登長興閣見彩霞光爍可人
命染院作霞光樣紗作千褶裙分賜宮嬪是後民
間尚之競爲衫裙號爲拂嬌

氅裘

男子出家學佛始用拳暈染衫謂之墨氅裘

闌單帶疊幄衫

諺曰闌單帶疊幄衫肥人也覺瘦岩岩闌单者破裂
狀疊㙛補衲盖掩之多耳

鳳尾袍

鳳尾袍者相國桑維翰未仕時緼衣也謂其藍縷穿
結類乎鳳尾

蒸黃綉襖子

明宗天姿恭儉嘗因苦寒左右進蒸黃綉襖子不肯
服索托羅毡襖衣之

抱玉綵

武帝服金丹毒發躁亂內侍童膺福希旨進抱玉綵
用綉作虛帶實以氷裸腹繫之心腹俱涼移時氷
消溶復別更替

偏後衣

古者衣服短而齊不至於地後漢書梁冀始製狐尾
單衣[illegible]裾曳地若狐尾至今婦人裙衫皆偏
裁其後俗呼曰偏後

後宮服色

中宮常服初疑與士大夫之家異後見乾道邸報臨安府浙漕司所進誠恭后御衣之目乃知與家人等耳其目真紅羅大袖（真紅羅生色領子）真紅羅長裙真紅霞帔（金玉墜子）真紅羅背子（真紅生色領子）黃紗衫子明黃生色領子粉紅紗衫子（粉紅生色領子）熟白紗襠褲白絹襯衣明黃紗裙子粉紅紗抹胸真紅羅裹肚粉紅紗短裙子嘗記賈生言倡優被后服不知至今猶然

單衣短袖

哀帝尚淫奢多進諂佞幸愛之臣競以裝飾妖麗巧言取容董賢衣霧綃單衣飄若蟬翼帝入晏息之房命賢易輕衣小袖不用奢帶修裙故使宛轉便易也宮人皆效其斷袖又曰割袖恐驚其眠

衩衣

舊唐書王武傳武衩衣坐胡牀運氣受參修真之士用者

遵制服曳撒

予休致家居時卽喜褻衣接賓客訪親友則具冠帶盛服爲禮其餘燕居則冠小帽或東坡學士巾而多服曳撒或有請服深衣幅巾者予應之曰昔叨侍　憲宗皇帝觀鮮于後苑伏覩所御青花紵絲窄簷大帽大紅織金龍紗曳撒寶裝鉤條又侍孝宗皇帝講讀於青宮早則翼善冠衮綉圓領食後則服曳撒玉鉤條而予蒙賜衣內亦有曳撒一件此　時王之制所宜遵也宋司馬溫公好服深衣幅巾一日問邵康節先生曰何不服此康節對曰某爲今世之人當服今人之衣溫公嘆服杜祁公因門人請服此服則荅曰某一生叨服仕者之服豈敢復竊高士之名門人爲之敬羨予今服曳

撒不惟遵　時王之制亦且得康節祁公之意非簡褻也

石絨

元史奸臣阿合馬傳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火不能然請遣官採取漢書梁冀傳冀有火浣布帨羨污冀佯怒投烈焰中火振之色愈鮮潔又魏武帝不信世有此布既而方物有致貢者予聞姑蘇張諭建義有之艤舟求觀得見如宋崇寧大錢者色白瑩試之果然豈石絨歟東方朔十洲記以爲火穴鼠毛千斤一丈者妄也

繫臂

杜牧之宮人詩云絳縷猶封繫臂紗晉武帝選士庶女子有姿者以絳紗繫其臂大將軍胡奮女泣叫不伏繫臂左右掩其口今定親之家亦有繫臂者續故事也

雨衣

事始曰凡雨具周已有之左傳云陳成子衣製杖戈杜預註曰製雨衣也是矣家戴子曰絹油之製及油帽陳始有之馮鑑又引左傳楚子次于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以證雨衣按虞荀父爲周陶正

註曰陶白氏取爲尚衣之職杜預又以復陶爲油衣蓋昔晉武所焚雉頭裘唐太平公主所服百鳥毛裙今世驃褐之類也不得爲雨衣

退紅

唐有一種色謂之退紅王建牡丹詩云粉光深紫膩肉色退紅嬌王貞白倡樓行云龍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花間集樂府云床小上薰籠韶州新退紅蓋退紅若今之粉紅而髹器亦有作此色者今無之矣紹興末縑帛有一等似皂而淡者謂之不皂亦退紅類耶

偏衫

僧尼之上服比史略曰後魏宮中見僧自恣偏袒右肩乃施一邊衣號偏衫全其兩肩衿袖失祇支之體此疑其始也

服妖

晉傳玄奏議云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身內外不殊王制失序此服妖也又按史謝尚好著刺文袴周弘正少日錦髻紅裩蓋東晉南朝之人病不特服妖而已王俊作解散髻斜插簪亦服妖

煮浣油衣

淳化中有一司言油衣帟幙損弊者萬數欲毀棄詔令煮而浣之命尚方染局染以雜色刺爲旗幟焉

裘

黃帝出軍決曰帝伐蚩尤未克夢西王母遣道人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然則彼時已有裘之名說文曰裘皮衣蓋上古衣毛冒皮之遺像也

吉光裘

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服此裘以聽朝玄宗與貴妃避暑于興慶宮飲宴于雲陽樹下寒

玄宗命進碧芬之裘碧芬出林氏國騶吾與
豹交而生此獸大如犬毛碧於黛香聞數里國人
裘褥俱用其皮太宗時國人致貢上謂妙于貂鼠
不啻天壤名曰鮮渠上沮鮮渠華言碧上沮華言
芬芳也鷄籠山[illegible]錄

布帛

禮運曰昔先王食鳥獸之肉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
羽皮後聖有作然後治其絲麻以爲布帛漢王逸
機賦曰帝軒龍躍桑葉是創仰覽三光悟彼織女
爰制布帛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

諸乾坤孔頴達疏曰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絲
麻布帛所作衣裳長大故云垂衣裳此則布帛自黃
帝制也

吉貝

閩嶺已南多木緜土人競植之有至數千株者採其
花爲布號吉貝布予後因讀南史海南諸國傳言
林邑等國出吉貝木其花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
之以作布與苧布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爲班布正
此種也蓋俗呼古爲吉耳

火浣布

南海商人齎火浣布三端杰公遥識曰一是緝木
皮所作一是績鼠毛所作以詰商人具如杰公所
説因問木鼠之異公曰木堅毛柔是其別也以陽
燧火山陰柘木爇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

腰帶始末

古革帶也自三代以來降至秦漢皆庶人服之而
貴賤通以銅爲銙以韋爲鞓六品以上用銀爲銙
九品以上及庶人以鍮爲銙服皆向下垂頭而取
順合呼撻尾漢中興每以端午賜百寮烏犀腰帶
魏武帝賜宮人金隱起獅子銙腰帶以助將軍之

勇也太宗貞觀中端午日賜文官黑玳瑁腰帶武
官黑革腰帶示色不改更故也

九環帶

唐革隋政天下用九環帶百官士庶皆同

腰帶品格

實錄曰自古皆有革帶反插垂頭至秦二世始名腰
帶唐高祖令向下插垂頭取順下之義名鉈尾上
元年自三品官至庶人各有等制以金玉犀銀鍮
石銅鐵爲飾自十三銙至六銙筆談曰北齊全用
胡服鞢𩋾帶所垂蓋欲以佩帶弓劍帉帨筭囊刀

帶稱一圍

古謂帶爲一腰亦爲一圍今謂衣爲一領周武帝賜李賢御所服十三環金帶一腰是也近世乃謂帶爲一條語頗鄙不若從古爲腰

天子乘輿赤綬

天子乘輿之制赤綬四彩黃赤縹紺黃色爲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諸侯赤綬四采赤黃縹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

公侯大將軍紫綬

紫綬二彩白淳紫圭長一丈七尺一百八十首公主

封君綬紫服九卿中二千石綵綬三彩青白紅青圭長一丈七尺一百二十首一千石六百石黑綬二彩青紺淳青圭長一丈六尺八十首四百五百石之長同前制也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淳黃一彩圭長一丈五尺六十首一百石青綬青紺綸一彩婉轉繚織長一丈二尺自青綬以上皆長二尺二寸綵綬同彩而首半之縌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受古曰縌紫綬已上縌綬之間施玉環玦墨綬已下縌皆長三尺黃綬同彩而首半之凡先合單方爲一絲四絲爲一扶五扶爲一首

樞之類後去鞢鞍猶存其循環所銜以鞢鞍如馬鞦根即金帶銙也天子必以十三環爲節唐開元之後帶向芽帶本爲孔本朝加順折也

實録曰腰帶之制蓋自古皆有革帶皆反揷垂頭至秦二世始名腰帶至唐高祖詔腰帶向下揷垂頭上元元年勅文官並帶手巾魚袋刀子礪石武官亦聽帶文武三品以上金帶玉帶十三銙四品金帶十二銙五品十銙六品犀帶九銙七品銀帶八品九品鍮石並八銙庶人六銙銅鐵帶

金帶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珠澤之人獻白玉天子賜黃金六環三五珠此即金帶之起也至唐令爲四品服宋太祖又以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金也作金紋裹方團帶賜政府御仙花帶賜侍臣今世謂笏頭笏枝者此其始也

犀帶

江西鍾氏既滅第二十子臣範同母氏遂歸於國錢武肅王優禮居通越驛範獻雲霍通天水犀帶賜錢二萬緡因登碧波亭命許彥方繫行水開七尺許至瑞石山上岸大爲驚賞

笏

唐會要曰笏周制也周禮諸侯象大夫魚鬚文竹晉宋以來謂之手板西魏以後五品以上通用象牙武德四年七月六日詔五品以上象笏六品以上竹木笏舊制三品以上前挫後直五品以上前挫後屈武德以來一例上圓下方也淮南子曰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恐後世鬬爭不已對曰王欲久持則塞民于兌于是解其劍而帶笏此蓋周人制笏之始也樂記曰武王克商祖免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

笏袋

唐明皇雜記曰故事皆搢笏于袋然後乘馬張九齡體羸不服因設笏囊使人持之馬前遂以爲常制梁職義曰入座尚書以紫花紗褁手垂白絲于手如笏通志曰今僕射尚書以紫囊之又似笏此設囊之始

笏帛

酉陽雜俎曰陝希烈不便搢笏騎馬以帛囊之左右持之笏設帛自此始

笏者記其忽忘之心禮云天子以玉諸侯以球大夫以魚須一品至五品以象爲之六品至九品以木爲之禮云端畢紳搢笏唐德宗朝太尉段秀實以笏擊逆臣朱泚不中反遭其禍

佩

董巴輿服志曰古者君臣皆佩玉盖起于夏后氏至周始制其等禮玉藻所記天子佩白玉公侯山玄大夫蒼世子瑜玉士瑞玖是也

玉佩

玉佩之法漢末喪亂而不傳至魏侍中王粲識古佩之法更制焉

右珥筆之遺像也腰帶劍珥筆示君子有文武之備也

魚袋

實錄曰三代以韋爲之謂之算袋盛算子及置小刀子磨石等至魏易之爲龜袋　唐高祖給隨身魚三品以上其飾金五品以上其飾銀故名魚袋後改爲龜後復曰魚神龍初賜紫則給金魚賜緋則給銀魚不限品也唐會要曰唐初卿大夫歿追取魚袋永徽五年勅五品以上薨歿隨身魚袋不用追取

景雲三年四月二十四日敕文魚袋着紫者金裝緋
者銀裝宋朝神宗元豐末親王又賜玉魚以副金帶金魚以副玉帶以崇禮也韓文公之詩曰不知官高卑玉帶懸
金魚是也

布囊

邵康公美公劉之厚於民也其詩曰乃裹餱糧于槖
于囊毛詩曰大曰槖小曰囊御覽云古行者之食
以布囊貯糧則是布囊爲裹糧之用自公劉之世
已然矣

兜鍪

胄也黃帝內傳所述蓋玄女請帝製之以備[illegible]也淮
南子紀論訓曰有鍪頭而綣領以王天下者也許
慎注曰盖三皇所以[illegible]頭者兜鍪帽也　則是黃帝
之制胄亦以古鍪頭之事耳故自古以兜鍪爲首
飾之名

兜鍪及甲身內外悉朱地間黃黑漆作百花蟲獸之
紋如世所用犀毗器極工妙又以小白貝累絡甲
縫及裝兜鍪疑左傳古貝胄朱綅遺製云藤兜鍪
海南黎人所用以藤織爲之

衣甲

世本曰杼作甲杼或作輿少康子也墨子亦云太白
陰經曰蚩尤割革爲甲管子亦云玄女請帝制甲
胄以備身

蠻甲

蠻甲惟大理國最工甲胄皆用象皮胸背各一大片
如龜殼堅厚與鐵等又聯綴小皮片爲披髆護項
之屬製如中國鐵甲葉皆朱之

鎧

管子曰葛盧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之制以爲鎧說
文曰甲也

袴褶定制

晉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
嚴則服之唐制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之上緋褶通
用紬綾七品以上綠褶九品以上碧褶通用小綾
玉藻云單爲絅引急也[illegible]爲褶褶袷也鄭云單爲
絅有衣裳而裹者也帛爲褶有表裡而無著者也
周遷輿服雜事云趙武靈王緩胡之戎服有袴褶
之制始自漢武近世服以從戎隋制纘嚴文武百
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使不舒散皇朝導駕
官袴褶盖馬上之服也

唐書歸崇敬傳曰德宗時百官朝朔望皆服袴褶崇
敬非之建言三代逮漢無其制隋已來始有服者
于寶搜神記亦或言其物蓋隋已來有其制也通
典晉衣服制有之云袴

武臣鈹袴襖子

隋煬帝征遼召武臣服鐵袴襖子其三品以上皆紫
至武德元年高祖召諸衛將軍每至十月一日皆
服鐵袴襖子織成紫端獸襖子左右武將軍服豹
文襖子左右翊衛將軍服鷹文襖子其七品以上
倍位官員等皆服綠無文綾襖子至今不易其制

又侍中馬周請給汗衫等服立冬日加服小缺及
鐵袴襖子詔從之永以爲式

芭蕉袴

予在翰林以油衣漸故遣吏市新者回云馬行油作
鋪目録入朝避雨衫芭蕉袴一副三貫

佛光袴

潞王從珂出馳獵從者皆輕零衫佛光袴蓋以襍色
横合爲之

袴

史記屠岸賈滅趙氏趙朔之妻有遺腹生男賈索之
[illegible]人置其袴中稱始見此實録曰上古食肉衣皮
遂以爲袴褶今武士大口袴褶是魏文上馬袴也

褌

實録曰西戎以皮爲之夏后氏以來用絹長至于膝
漢晉名犢鼻北齊則與袴長短相似而省犢鼻之
名

實録曰上古以皮爲袴名曰褶至今朝祭之服及鹵
簿中武士皆服緋衫大口袴褶至魏文帝止名曰
袴

裙

古制已有裙八幅直縫乘騎至唐初馬周以五幅爲
衣交解裁之寬於八幅者

馬尾裙

馬尾裙始於朝鮮國流入京師人買服之未有能織
者初服者惟富商貴公子歌妓而已後武臣多服
之京師始有織賣者於是無貴無賤服者日盛至
成化末年朝官多服之者矣大抵服者下體虛奓
取觀美耳閣老萬公安冬夏不脫宗伯周公洪謨
重服二腰年幼侯伯駙馬至有以弓絃貫其腰者
大臣不服者惟[illegible]一人而已此服妖也弘

治袮始有槩例

履舄

世本曰于則作扉履宋衷曰黄帝臣草曰扉皮曰履

實録曰三代皆以皮爲之單底曰履重底曰舄古

今註舄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乃履之不帶者

蓋祭服謂之舄朝服謂之屨燕服謂之扉周禮屨

人有赤屨二舄素葛今炎等四履亦通名耳

始皇二年以皮爲之西晋永嘉元年始用黄葦爲之

宮内妃御皆着之始有鳩頭鳳頭履齊高祖令宮

人紫皮履梁天監中武帝以絲爲之名解脫履唐

天曆中進五朶履古注舄色似裳履也

履者屨之不帶也不借單履也一也其輕賤易得故

人自有不假借也　漢文帝履不借以視朝是也

舄者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也天子赤舄几

凡舄色皆象裳也禮云解履不敢當堦就履跪而

舉之春申君客三千皆珠履漢制功臣賜入朝不

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肩輿入宮淳于髡諫楚王

曰昔堂上燭滅男女雜坐履舄交錯臣當此之時

一飲一石晏子諫齊景公今之履賤而踊貴

尊王履

宣宗性儒雅令有司倣孔子履製進名魯風鞵宰相

諸王效而制之微殺其式後又别改作尊王履

半月履

趙廷芝安定人作半月履裁千紋布爲之托以精銀

縯以絳臈唐輔明過之奪取以貯酒已乃自飲趣

芝問之荅曰公器皿太微此履有滄海之積耳

飛雲履

白樂天燒丹于廬山草堂作飛雲履玄綾爲質四面

以素綃作雲朶染以四選香振履則如烟霧樂天

着示山中道友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升朱府

美　雅人直說

不借

昔有仙人鳳子者欲有所度隱于農夫之中一日大

雨有鄰人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則可借我

之草履乃不借者也其人怒詈之鳳子即以草履

擲與化爲鶴飛去故後世名草履爲不借　致虚閣雜俎

白雲履

晁采痛夫遠行解足下青絲白雲履一鞲贈之曰如

妾踵君而行也履下置木出于采手極爲精巧至

京遇博物君子窺見之曰此謂白雲靑舄王母御

之會穆王于赤水之上者也故中國傳其制天子
赤舄凡舄色皆象裳婦人之舄飾以白雲口綴雙
珠越兩月歸試問釆曰此履于古有制乎對曰此
西王母御以降赤水其夫益敬重焉內觀日疏

鞾

實録曰胡履也趙武靈王好胡衣常服短靿鞾黄皮
爲之漸以長靴靿軍戎通服之故事胡虜之服不
許服着入殿省至唐舄以蘇爲之殺其靿加以靴
鞾氈入殿省又唐初天子服六合靴未知其制開
元初裴叔通以羊皮爲之謂之隱麖

麻鞵

麻鞵實録曰自夏殷皆以草爲之左氏謂菲履也至
周以麻爲之謂之麻鞵貴賤通着之晉永嘉中以
絲爲之宮禁內貴妃以下皆着之

鞁鞾舄

鞁鞾舄實録曰三代皆以皮爲之鞁鞾禮曰單底曰
履重底曰舄朝祭之服多服之自始皇二年遂以
蒲爲之名曰鞁鞾至二世加以鳳首尚以蒲爲之
西晉永嘉元年始尚用黄草爲之宮內妃御皆着
之始有伏鳩頭履子梁天監中武帝以絲爲之名

解脱履至陳隋間吳越大行而模樣差多及唐
曆中進五朵草履子至建中元年進百合草履子
至今其樣轉多差異

鞋

古草謂之屨皮謂之履實録曰鞋夏商皆以草爲之
周以麻晉永嘉中以絲或云馬周始以麻爲之名
鞋也古今註曰魏文帝絶寵段巧笑始製絲履則
非晉永嘉中始以絲爲鞋矣按禮少儀二國雖靡
敝君子不服絲履則周人已用絲爲履也

屐

異苑曰介子推抱木燒死晉文公伐以制屐肅子顯
齊書曰襄陽有發楚王塚獲玉屐論語隱義曰孔
子至蔡有取孔子屐屐之爲物春秋之間已見于
世矣至司馬晉遂爲常服古今註曰屐即舄之制
而木底有齒者

靴

靴者蓋出西胡也昔趙武靈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
短靿黄皮閑居之服至馬周改制長靿以殺之加
之氈及錦穿入殿省敷奏取便乘騎輕捷爲文武
百寮盛服至貞觀三年西安國進緋韋短靿靴詔

內侍省分給諸司至大曆二年宮人穿錦靿靴侍於左右軒轅臣于則作履制襪周公造舄屐履舄晉文公造屐趙武靈王始效北畨造靴

襪

文子曰文王代崇韈係解則其物已見于商代實錄曰自三代以來有之角韈前後兩相承中心繫之以帶洎魏文帝吳妃乃始裁縫爲之即今樣也以綾羅爲之洛神賦羅韈生塵是也

神錦衾

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神錦衾靈蠶絲所織方二尺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其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其間及長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驚風疾吹不能揺大者可闊三四尺而蠶經十五日即跳入荷中以成其繭形如方斗自然五色國人繅之以織神錦亦謂之靈蠶絲上始覽錦衾與嬪御大笑曰此不足以爲嬰兒繃褯曷能爲朕被耶使者曰此錦之絲水蠶也得水即舒水火相反遇火則縮遂於上前令四官張之以水一噴即方二丈五色煥爛逾於向時上歎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不亦然哉則却令以火逼之須臾如故 出杜陽編

被

召南小星之詩曰抱衾與裯注云被也裯單被也論語鄉黨篇孔子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此二者商周之事也疑三代之制西京雜記趙飛燕爲皇后女弟昭儀上襚三十五條有鴛鴦被則漢始名被也

合歡被

文選古詩曰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着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注被中着綿綿之長相思綿綿之意緣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之意予得一古被四邊有緣眞此意也着謂克以絮問俗云或問今以臥氊着裡緣池者何以呼爲池氊几荅曰禮云魚躍拂池池者緣飾之名謂其形象水池耳左太冲嬌女詩云衣被皆重池即其証也今人被頭別施帛爲緣者猶呼爲被池此氊亦爲有緣故得名池耳俗間不知根本競爲異說當時已少有知者況比來士大夫耶獨宋子京博學嘗用作詩云曉日侵簾壓春寒到被池予得一古被吳唐物四幅紅錦外緣以青花錦與此說正合

鵞毛被

三毛被前道之酋豪多選鵞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爲被復縱横納之其温柔不下於挾纊也俗云鵞被柔軟而性偏温宜覆嬰兒兼辟驚癎

六合被

莊宗命蜀匠旋織十幅無縫錦爲被被成賜名六合被

起紋秋水席

顯德中書堂設起紋秋水席色如蒲萄紫而柔薄類綿不識其何物爲之

席

淮南子曰席先雀蓆注云席之先所從生出于雀與蓆也拾遺記曰軒皇使群臣列圭玉于蘭蒲席上以蘭蒲爲席而薦圭玉之重器不嫌其陋故有物故也韓子曰禹爲蔣席頼緣此彌侈矣盖至禹始加純緣之飾也至周司几筵掌五席有莞藻次蒲熊之名其純有粉畫黼綴玄之別

簟

詩斯干曰下莞上簟注云竹葦曰簟說文簟竹席也以竹爲席謂之簟則是因席遂爲簟也故周成王之顧命曰敷重篾席注謂篾桃竹也其物雖已于周礽而猶以竹名號席則簟之名當出于周之中葉故宣王之雅始見簟名焉

大同簟

李文饒家藏會昌所賜大同簟其體白竹也閏磨平密了無罅隙

左宮枕

左宮枕青玉爲之冬温夏涼醉者破醒夢者仙游云是左宮王夫人以授杜光庭進之蜀主而與明皇帳爲二寳

楊花枕

盧文紀有玉枕骨故凡枕之堅實者悉不可用親舊間作楊花枕贈之

褥

黄帝内傳曰王母爲帝列七寳登眞之床敷華茸淨光之褥疑二物此其起爾趙昭儀上皇后褥三十五條有鴛鴦褥

氈

周官掌皮供毳毛爲氈則周制也或曰黄帝作旃古氈字也

氈毯異名

氈之異名曰毛席毯之異名曰毛褥猶竹笠呼爲竹巾東漢西域傳注氈曰毛席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氈氍毹服虔通俗文云織毛褥謂之氍毹細者謂之毾㲪施大床之前小床之上塌而登床者

手巾

禮浴用二巾上絺下綌雖上下異用而無異名此三代之制也漢王莽之斥逐王閎也閎伏泣元后親以手巾拭之於是始見手巾之目事雖出于三代而制名當自漢世

瑞英簾

人家啇一簾赤紫色入在簾內自外望之繞身有光云得於天寶之亂蓋宮禁物也有貴臣識之曰此瑞英簾耳

尊重纈帳

顯德中創行尊重纈帳淡墨體花深黃陳昌達好緣飾貨琴劍作纈帳一具

明皇帳

明皇帳色淺紅如紋綃之類於波紋中有十州三島像施之大小床皆稱

青城幄

又曰天聖二年三月太常禮院按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注云王出宮則有是事在傍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若幄中坐上承塵皆繒爲之綬組所以繫帷也又掌次云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注曰次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次既接祭退俟之處聖朝自太祖以來每行禮皆管青城幄殿即周禮大次也又于東壝門外設更衣殿即小次也是則宋朝之設青城自周制也

梅花紙帳

凡賢人君子養身之要獨宿爲最床旁四黑漆柱各挂以半錫瓶插梅數枝後設黑漆板約二尺自地及頂欲靠以靜坐左右設横木一可挂衣班竹書貯一藏書三四挂承白塵一上作大方木頂用細白楮衾作帳罩之前安小踏床於左植綠漆小荷葉一寘香鼎燃紫藤香中只用單布楮衾菊枕蒲褥乃相稱道人還了鴛鴦債紙帳梅花醉夢間之意古語云千朝服藥不如一夜獨宿倘未能以此

爲戒宜亟移去梅花毋汚之又云菊枕松几資
體梅花紙帳保天眞此一聯可揭於牎牖之左右

幄

周官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注云四合象宮室曰
幄王所居帳也則幄當周制也左傳有子我在幄
又衛侯爲虎幄皆周事云又所寢之幄謂之帳黄
帝内傳曰王母爲帝設九眞十絶妙帳此疑帳之
起也漢武帝作甲乙武帳盖因此耳

甲乙帳

漢武故事上以琉璃珠夜光珠雜天下珍寶爲甲帳

其次爲乙甲者居神乙者自居

流蘇

倦游録述流蘇文制但云五綵同心而下垂者莫能
言其始黄公詔書林亦止引晉書劉流蘇爲馬帳
皆後世幃帳間所懸耳古者流蘇乃樂器之飾前
漢書禮樂志薛瓚注作流遡周禮金錞節鼓鄭玄
注云後世合宮懸用之而有流蘇之飾樂器而用
以爲幃帳之懸則自晉以後始也

帳

歸藏曰女媧張雲幕而占神明即幕之始也說文曰
在上曰幕在旁曰帷幕帳也又周禮幕人掌王之
帷幙也左傳曰子我在幄注幄帳也又衛侯爲虎
幄於籍國注云新造帷帳幄幙相類也

幔

六韜曰天將雨不張幔盖拾遺記曰周穆王有鸞章
錦幔盖周時有其物也

拂廬

唐書吐蕃處于大氊帳名拂廬高宗永徽五年獻之
高五丈廣袤各二十七步其後豪貴稍以青絹布
爲之此盖其始也

水晶金胍屏風

成德節度王鎔求長生不死自在平生遂字映水晶
金胍屏風吏民莫不竊笑

玉羅漢屏

宮中北庫孫氏有小石屏石色赤緑中有正白形如
蒙頭坐眞人京中人相沿號爲玉羅漢屏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一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祠祭門

郊禘類 五祀附

祭原

王子年拾遺記曰義使鬼物以致群祠以犧牲祭薦百神則祭祀之始也黄帝内傳黄帝始祠天祭鬼所以明天道

郊社禘嘗

天地之祭莫大於郊舉郊則后土之祀六宗之禋皆在中矣百神之祀莫先於社舉社則山川之望群神之徧皆在中矣故中庸言郊社之禮而承以祀上帝之言蓋舉天帝之尊以統其餘也五年之祭莫殷于禘舉禘則比年小祫三年大祫皆包之矣四時之祭莫備于嘗舉嘗則春夏禴祠歲終祫烝皆可推矣故中庸言禘嘗之禮而承以祀先之言蓋舉廟祭之盛以該其餘也

郊祀之始

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帝而宗堯則茲禮始于虞舜

伏犧始享神祇創爲圓丘方澤二郊神農始創蜡[illegible]軒轅始祭社稷山川少昊始祭先農先蠶顓頊始爲表禡之祭帝嚳始祭日月星辰寒暑四時風雲雷雨舜始類祀上帝及釋奠釋菜五嶽四瀆四方百物之祭禹始大旅上帝及祭司寒冰神商湯始祭五祀周公始祭司命秦厲秦德公始祀伏秦始皇變古制始行封禪王莽始合祭天地唐玄宗始祭九宮神

伏犧始郊祀皇天后土神農始大享五天之祭於明堂堯始以五人帝及五神配享舜始置五郊迎氣各祭其方之天帝湯始置雩以四月總祭五帝於南郊周公始以建寅之月祭感生帝於南郊建申之月祭神地祇於北郊

伏犧始祭天於郊神農加明堂祀舜始以嚳配郊殷湯始以始祖配郊周公始以禰配明堂

后土

按西漢祭天于甘泉泰畤祭地于汾陰后土後漢始定南北郊然則汾陰后土本漢祀地祇之所

合祀

祀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古今之通義也通典曰虞

平帝立王莽頗改祭禮云天地有合有別有[illegible]
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于南郊[illegible]
是始同祀于圜丘今南郊之合祀自王莽始也黃
圖載元始四年宰衡莽孟春親郊祭天南郊以地
配望秩山川徧于群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

祀典

郊壇天地合祀自唐宋已如此而制度有不同耳唐
合祭非定制宋南郊北郊各有壇壝每歲祭天凡
四季如祈穀大雩之類皆不祭惟冬至各祭天地
三年一舉耳　本朝無北郊每歲孟春天地合祭

于南郊名天地壇壇上又有大祀殿以為行禮之
處聞議禮之初　高皇以義起之儒臣莫能奪也
宋朝最多名臣碩儒而其制禮亦多難曉如祭天
於圜丘而從以五方之帝則凡本乎天者無不在
矣又有所謂感生帝之祭感生謂如以火德王則
祀赤帝也祭地於方澤而從以岳鎮海瀆則凡麗
乎地者無不在矣又有所謂神州地祇之祭神州
地祇即京畿土地也程子常言既祭社則城隍不
當祭不知於此等大處何獨無議論至　世宗臨
御夏言考古而四郊之制始定

警報不廢禮

正德中季冬朔　駕當出郊壇視牲先是一夕傳[illegible]
將復至覇州時日已暝京城各門已閉兵部尚書
何鑑令人傳於郭外巡視官軍差人遠探宮內宣
召內閣兵部議省牲事舉行否內閣曰省牲重事
聖駕不出示人以怯其關於　國體不細宜嚴
加禦備仍舊出郊太監張永深以為然請自披戴
清道　駕以巳刻出未刻入人心始安

配天

有虞為禘郊之禮以配昊天上帝始有配食之事祭

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是也虞以上尚德用有
德者夏商稍用其姓代之至周始以父配天故孝
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周公郊祀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注謂以
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蓋配享侑食肇于有虞而
明堂之嚴父配帝則自周公始也

壽星

通典曰周立壽星祠在下杜亳時奉焉宋朝會要曰
景德三年七月王欽若言禮記月令命有司秋分
享壽星于南郊唐開元二十四年七月勅所司[illegible]

壽星壇祭老人星及角亢七星今百神咸秩而獨畧壽星望俾崇祀禮院言壽星南極老人星也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云唐開元中上封事者言月令八月日會于壽星居列宿之長請八月社日配壽星于大社壇享之當時遂敕特置壽星壇

周伯

宋朝會要曰大中祥符二年九月邢中和言景德三年周伯星出角亢之下角亢爲太山之根果符上封之應望于親郊日置周伯星于角亢間禮院言

司天元奏周伯星出氐三度與亢相去不遠並壽星之次乃設位于氐星之間

大火

康定元年十月胡宿言按春秋士弱對晉侯曰古之火正或食于木陶唐火正曰閼伯居南丘祀大火焉說文曰火正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後世以爲火祖相土契之曾孫代閼伯宋其後也商丘今南京則閼伯之神主祀大火顧列祀官祭大火禮官議曰閼伯爲高辛火正實居商丘主祀大火以閼伯配然則大火之祀始于帝嚳而宋朝仁宗復其典也

靈星

漢有天下高祖詔令天下立靈星祠盖祈穀也時與八年矣通典曰周制仲秋祭靈星于國之東南則非漢始祀之也

九宮

景德三年九月王欽若言九宮貴神天寶立祀咸平四年三月杜鎬言唐明皇天寶中建九宮貴神次昊天上帝明皇肅宗皆常親祀

社稷

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歲再祭何春求穀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用王社稷神契曰仲秋穫禾報祭社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禮記三正曰王者二社爲天下立社曰太社自爲立社曰王社太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太社尊爲王社王者諸侯必有誡社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

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言與天地絕也社稷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以為報功也禮祭法曰大夫成群立社曰置社封土為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衆土也社無屋以達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太社稷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王者自親祭

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其壇大何如春秋文義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大社焉東方青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南方赤色上冒以黃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謹敬潔清也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如之何孔子曰廢臣子哀痛之至不敢終於禮也

社

禮記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左氏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實始為社漢書高祖十年春有司奏令縣道常以春二月祀社稷以羊彘蓋自三代以來社稷為諸侯命祀秦罷侯置守故諸侯之職歸守令漢始以郡縣祠社稷

蜡祭

天子大蜡八一主先嗇以農事始於神農氏故為諸神之主也二祭司嗇為其教民樹藝也三祭百種為其祭生稼穡也四饗古田畯為其稼穡有功也五饗郵表畷為其戒令所出也六迎猫虎而祭之為其食田鼠與田豕也七祭坊為其足以障水也

八祭水庸謂其可備旱潦也無祭昆虫之文集說去百種而增之不知何故

八蜡戲禮

八蜡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蓋有尸也猫虎之尸誰當為之置鹿與女誰當為之非倡優而誰葛帶榛杖以喪老物黃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戲之道也子貢觀蜡而不悅孔子譬之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蓋為是也

神州

王者所居卜吉土五千里內之地名也通典于周制方丘篇始錄之則是神州之祭自周人始

封禪

史記封禪書曰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無懷氏爲之始蓋在太昊之前也管子亦云遁甲開山記則太昊之後自女媧至無懷凡十五代乃在太昊後炎帝前也

高禖

五經要義曰高禖先王子孫之祀也注云高辛妃簡

狄吞燕卵而生契後王以爲禖官故後世因而祀之事始

六神別名

風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風雨師神畢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雨明星神一曰靈星其象在天舊說曰靈星火星也一曰龍星火爲天曰厲山氏之子柱死后稷能殖百穀以利天下總祠此三神以報其功也漢書稱高帝五年初置靈星祠后土祠位在壬地社神蓋共工氏之子勾龍也能平水土帝顓頊之世舉以爲土正天下賴其功尭祠以爲社

凡樹社者欲令萬民加肅敬也各以其野所宜之木以名其社及其野位在未地稷神蓋厲山氏之子柱也柱能殖百穀帝顓頊之世舉以爲田正天下賴其功用棄亦播殖百穀以稷五穀之長也因以稷名其神社稷之神功同故同堂別壇俱在未位土地廣博不可偏覆故封社稷先農神先農者蓋神農之神神農作耒耜教民耕農至少昊之世置九農之官

五祀

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人之所處出入飲食故爲

神而祭之祭五祀歲一遍何順五行也故春祭戶戶者人所出入亦春萬物始觸戶而出也夏祭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夏亦火王長養萬物秋祭門門以閉藏自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守也冬祭井井者水之生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六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

五祀歲

門秋爲少陰其氣收成祀之於門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戶春爲少陽其氣始出生養祀之於

祀户之禮南面設主於門内之西行冬爲太陰
盛寒爲水祀之於行在廟門外之西拔壤厚二尺
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拔上一作沃壤竈夏
爲太陽其氣長養祀之於竈祀竈之禮在廟門外
之東先席於門奧西東設主於竈陘也中霤季夏
之月土氣始盛其祀中霤霤神在室祀中霤設主
于牖下也

五祀沿革

湯以户竈中霤門行路爲五祀周公加厲户司命爲
七祀漢高祖始廢户而祭井

五祀品級

國初以禮部尚書崔亮議周官五祀止於歲終臘祭
朝廷祭門户竈中霤井四品以上竈中霤門三神五品
以下門竈二神　命爲令又詔以司中司命司民
司禄壽星五神爲中祀　命翰林院撰文

井神

少昊毋皇娥璇宫之側有井曰盤靈白帝之子與皇
娥宴于宫帝子命江妃歌冲景旋歸之曲盤靈之
神吹簫以和之故至今號井神曰吹簫女子

竈神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
忌有六女皆名察祭一作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
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筭筭一百日故爲
天帝督使下爲地精巳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中
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
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兒硎上童子突上紫宫軍太
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竈神名壤子

祭竈

禮竈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注老婦先爨器
也祭竈以祭先爨也今俗祭竈必屏婦女不知何

據范至能祭竈詞男兒獻酌女兒避蓋昔人已知
此鄭玄云竈神祝融是老婦按祝融主火化莫大
於養祀祝融爲竈神則宜乎有老婦之稱

從祀類

釋奠釋菜

釋奠釋菜古禮僅存而行於學歐公記襄州穀城縣
夫子之廟有云釋奠釋菜祭之畧者也古之見師
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祭其先師其學
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
其祭又畧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荐饌

[illegible]奠而已故曰祭之畧者予讀其文因考之禮記
學官春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
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必有
合也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師見文王世子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獻馘告見王制皆吉
釋奠而釋奠必於學春官太祝大會同造于廟宜
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及行舍奠甸祝掌四時
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於祖禰亦如之師甸致禽
於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於祖禰乃斂禽則
在祖禰亦云舍奠也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

釋菜見文王世子仲春上丁命樂必習舞釋菜見
月令大學始教皮弁祭菜見學記大胥春入學舍
菜合舞見春官凡皆言釋奠也而亦莫不于學士
昏禮舅姑既沒後則婦人三日乃奠菜士喪禮君
釋菜入門喪大記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釋菜于
門內春官喪人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注謂猶
釋菜萌菜始生則凡祭禮皆有釋菜也鄭人以釋
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又以見
釋菜奠幣孔氏以爲直奠置於物方氏以爲釋其
所執之物而祭之故其字或作舍奠言物就可存

祭則特用菜而已儀禮疏奠之爲言停也停饌
具而已又按周禮注鄭司農云舍菜謂舞者皆持
馨香之菜或曰古者士見於君以雉爲贄見於師
以菜爲贄菜謂疏食美者或曰學者皆人君卿大
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
師也玄謂舍即釋也采讀爲菜乃蘋菜之屬呂氏
春秋注舍猶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采帛於
前以贄神采菜兩音而異義議禮之家當有所折
衷矣

鄒國公廟

宋元豐以孟子爲國公廟在兗州之鄒縣政和五年
春乃詔以樂正子克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加封
爵焉樂正子克利國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
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
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
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陽伯咸丘蒙須城伯
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
陽伯子叔平陽伯自渡江以後鄒魯隔絕而孟子
無廟其配食從祀學者罕知後有機緣舉而行之

兗鄒位次

宗寧中以王荊公配先聖亞兖公而居鄒公之上
故遷于兖之次靖康初詔黜荊公但昇塑像不復
移鄒公于舊位至今天下庠序未正兖鄒並列而
虚右雖後來重建者舉而沿襲而竟不能革也

從祀

儒先從祀孔廟起唐太宗朝唐以左丘明等二十二
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故于太學祀之漢有醇儒
如董仲舒而不及馬何子容曰子書儒家有公孫
尼子者漢志以爲七十子之弟子隋志以爲孔子
弟子史記云樂記公孫尼子次撰李善文選註載

沈約云樂記取公孫尼子馬總意林引劉獻曰緇
衣公孫尼子所作公孫尼子盖不啻公穀比而親
受業於孔子之門人其言可補六藝之文非有功
於聖經者耶忽立言之人弗祀而祀諸傳會訓解
其言之人事理不倒置乎我　太祖高皇帝祀仲
舒而黜楊雄　英宗朝旋舉胡安國蔡沉眞德秀
吳澄之祀弘治九年復進楊時嘉靖九年去公伯
寮等二十人或罷祀或祀于其鄉則吳澄復黜而
進后蒼王通等五人隆慶五年進本朝薛瑄萬曆
十二年進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眞合天下萬世

之公論矣何子容又以公孫尼子之封祀未行於
今日爲歎闡幽發潛意甚勤矣其論之當否尚有
待于議禮君子

孔廟從祀

洪武癸酉崇仁縣令羅恢上言孔子廟庭從祀如論
語稱有若者四責宰我者二宜以有若居十哲而
以宰予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人不宜從祀蘧伯
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未嘗奏
不報恢字師聖永豐人仕至國子博士見周叙撰
恢墓誌

配享失次

三代已來學宮皆釋菜先聖先師非以尚功盖崇德
也夫德莫大於明倫倫莫大於父子莫先於長幼
唐列先賢配饗從祀是時人惟尚藝士鮮希賢進
淵以先無繇而父子之性紊子參以詘季路而長
少之叙乖延於有宋回參與伋高享廟堂咸先父
食　聖明釐正大祀革去濫封别祭晳鯀使共啓
聖厚倫敦典莫此爲宜所惜諸君當制作之時鮮
將順之美不惟明崇德象賢之義去四配十哲之
稱次食堂階惟長其少孔子六歲者顏路季路者

君伯魚以次就列而淵輿思孟敘啇後從父子無
先食之嫌侑饗有家庭之樂則啓聖之祀自在孔
林可以無建矣夫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
乃於明倫敷敎之區顧嚴以朝廷列爵之制是唐
人不學之故後代因而蹈故襲常耳今其長幼失
倫皆由釐正未盡回參坐先於父執伋軻班越於
先賢俎豆有多寡之殊牲牢致羊豕之異逝者苟
作必不馨香萬一執禮之人重爲建白睿謨聖鑒
一覽曉然世教人心固有補也

祈禳類

誦經持呪

世人不思積善積惡殃禍各以類至惟託緇黃誦經
持呪或謂保扶或謂攘灾或謂薦亡如此則有貲
財者皆可免禍矣昔寒山見人家懸幡因作頌曰
半作幡身半作脚挂在空中驚鳥雀行立坐臥思
量着不如把與窮漢做衣者達哉斯言也

以身代犧

武后有疾詔遍祭神廟以祈福消灾閻朝隱詣少室
山時爲給事中因親撰祝文以身代犧沐浴伏於
俎盤令僧道迎至神所觀者如堵會后疾愈特加
賞賚左司郎中張元一畫代犧圖以進后大笑雖
厚賜然亦鄙其爲人 易齋笑林

施絹得男

唐代國公主適榮陽鄭萬鈞數年無子時有僧和和
者如狂如愚衆號爲聖言事多中主大安寺修營
殿閣和和嘗至公主家萬鈞請曰吾無嗣願得一
子惟師降恩可得乎師曰遺我三千疋絹主當誕
兩男鈞如言施之和和取絹付寺云修功德乃謂
鈞曰主有娠矣吾令二天人下爲公主作兒又曰
公主腹小能併娠二男乎吾當使同年而前後耳

公主遂娠年初歲終各誕一子長曰潛曜少曰晦
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識 紀聞

泥人祈晴

玄宗天寶十三載自八月連雨十餘日京城市垣頹
壞勅令人家門前作泥人長三尺左手指天右手
指地以祈晴也 事始 前漢書董仲舒推陰陽術用多
則閉北門旱則閉南門即坊市門也 事始

禱河獲詔

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召浮陽兵北渡黃河
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氷進舟水瀰冊冊覆

大詔彥佐驚憂不寢食者六日乃令津吏不得計
盡死吏懼請公一禱于河冀憑肸蠁彥佐乃令具
爵酒及祝傳語詰河祠卒忽有聲如雷河氷中斷
可三十丈乃沉鈞卽隨鈞而出封角如舊惟篆印
微濕耳

朱熊

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曰昔
共工之卿曰浮游敗於顓頊自沉於淮其色赤其
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爲天王祟見之堂則
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

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
頊共工乎從其言而病間右太平御覽引汲冢瑣
語之文

朝獻

筆談曰唐制有事於上帝則百神皆預祭告惟太淸
宮太廟則上親行謂之奏告止南郊爲正祠天寶
九載詔以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淸宮宜稱朝
獻太廟宜稱朝饗自此失奏告之名又皆爲正祠
其禮自唐始也

牙盤

牙乾德六年和峴言唐天寶中享太廟禮料外每室
加常食一牙盤五代遂廢詔自今親享廟別設牙
盤食禘祫時享皆同之按唐會要曰天寶五載四
月十六日詔享太廟禮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盤
則享廟之設牙盤自唐明皇始

獻菓

叔孫通傳孝惠曾春出遊離宮通曰古者有春嘗菓
今櫻桃熟可獻願因出取獻宗廟帝從之諸菓之
獻由此興也按禮記有天子羞含桃薦之寢廟又
似周制非始于通也

祀神類

破散

五代會要曰奉先之道無寒食野祭之禮近代莊宗
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散則令人有破散之語自
後唐莊宗始

水陸齋

今釋氏教中有水陸大齋儀按其事始於梁武帝初
常居法雲殿一夕夢僧教設水陸齋覺而求其儀
而世無其說因自撰集銓次旣成設之於金山寺
天監七年也大抵取救焰口經事云爾

先壟

人子之於親苟虧生事之禮雖墓與祭致其力何足以言孝故日祭之厚不如養之薄吾鄉多於至節歲節清明節詣墳所約有半載餘寘其親於荒坵靑草滿地已爲非禮況祭之日大率與兄弟妻子親戚契交放情游覽盡歡而歸至節歲節非掃松也祇賞梅耳淸明非省墓也祇踏靑耳然則人子何以處此當揆之於心平日稍能孝養雖祭後舉添酌酒亦未害若孝養有虧即當收歛酒饌返舍嘗喜一前輩作初入仕啓二句云祿不及親飽妻

孥而何益忠未報國對師友以多慚於此可見其不惟能孝於親又能忠於君矣

墓祭

南軒云古不墓祭非畧也知鬼神之情狀不可以墓祭也神主在廟墓以藏體魄而祭之於義何居文豹以爲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父母之所植尤致敬焉況體魄之所藏乎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孔子塟泗上子貢廬於冢六年魯世世以時祀孔冢禮儀甚厚聖門許之蔡邕曰古不祭墓始詣上陵之禮可省今覩威儀則知明帝至孝出於天性不可奪也晉武帝欲詣文帝陵群臣以秋暑恐帝感動傷摧帝曰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耳今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而游宦他州至有樂其風土而遂家焉如歐蘇諸公皆然是固未敢輕議要之父母之邦墳墓所在豈容恝然周公反塟於周孔子遲遲而去魯鍾儀在晉而操南音高祖都關中而惓惓於豐沛皆仁厚之意宣和間中書侍郎馮熙載與宰相王黼不協言者以熙載不省墳墓黜之

人靈依墓

近與吳原明提學論墓祭非禮之說原明言其鄉一路傍皆古墓嘗因開拓城池損墓頗多日落後每聞悲哭怨嘆聲陰雨尤甚人畏不敢行有司聞之遂爲封築久之始息以此知人之靈不離魄猶依其墓墓祭之禮似不可無

廣濟王

在永康軍導江縣李冰廟也秦孝文王時冰爲蜀郡守自汶山壅江灌溉三郡開稻田歷代以來蜀人之饗祀不絕魏蜀封大安王孟昶又號應聖靈感

王開寶七年改號廣濟王

英顯王

廟在梓州梓潼縣本神也舊記曰神本張惡子仕晉戰死而廟存唐明皇狩蜀神迎於萬里橋追封左丞相僖宗播遷封濟順王咸平中益卒爲亂王師討之忽以狀聞故命追封英顯王

順濟王

筆談曰彭蠡小龍顯異人人能道之熙寧中王師南征有軍仗數十船泛江而南龍卽伏其中乘風日數百里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爲順濟王遣禮官林

希致詔祠下

英烈王

太中祥符五年詔杭州吳山廟神宜特封英烈王神卽伍子胥時新葺廟故也

炳靈公

五代會要曰後唐長興四年七月封泰山三郎爲威雄大將軍時上不豫泰山僧進藥小康僧請封之宋朝會要曰廟在兖州泰山下卽泰山神也後唐詔封威雄將軍爲炳靈公

嘉應侯

[illegible]百姓共立東岳張太尉祠國城之外東南隅俗傳神姓張氏淮陰人死隸岳神主陰府要職京東州郡往往有祠世謂張舍人者是也至此號太尉元豐中光獻太皇太后祈有感始封嘉應侯

神祇

北溪陳先生言鬼神一節說話甚長當以聖經說鬼神本意作一項論又以古人祭祀作一項論又以後世淫祀作一項論又以後世妖怪作一項論吉哉斯言苟不先述古人所爲鬼神祭祀之說則其理不明不述後世淫祀妖怪之說則又何以解世

俗之疑耶若釋氏道家之論鬼神可笑之尤者予生長吳楚間每見邑里之人歲時烝嘗非然食飲而已至於山川鬼神妄言徼福動致大牲以祀享之問之則曰名山大川禮所當祭其亦不思之甚矣夫祀禮莫大於分分今以一夫之微而欲僭王侯公卿之祭其越分踰禮爲何如哉若是者不獲戾於鬼神幸也况求福乎

一　神不能禍福人

世之謂神者以其有靈可以禍福於人也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精誠祈禱牲玉禋祀亦至矣然神未

嘗福於人未嘗禍於人世之興衰人之窮達皆有命也且漢文景之間有不禱于神者歟而吳犯關東虜冠塞上仲尼之聖賈生之賢有不敬於神者歟而見逐於魯不行於漢故知神不能禍福於人若能禍福於人王莽僣而何不殺之董卓亂而何不殺之堯舜將崩而何不生之桀紂欲狂而何不死之柳下惠之屈何不伸之董仲舒之出何不止之以是言之神之於人也世之將興則福於人世之將亂則禍於人神人之道與時升降焉者昔蔣子文敗苻堅是晉之未亡也及劉裕之取晉室豈

無蔣子文是晉之亡也子文不能救則知人之憧憧然禱於神妄也夫神者聰明正直豈其享而人不見其吐謂之享乎然則謂之人所神非神自神也

神靈盛衰

廟食之神有至靈者先正謂其浸久亦散豈亦有氣數歟宇內氣數神實為之鬼神雖無形固不能逃其外也今民間神廟靈者只是人心誠歸向人心一移靈響隨息所謂致生則神死之不神其在村鄉廟占山水最惡處神多靈而在平地反是有同是廟同一神名相去里所而靈不靈異者此地氣所致地之氣固又不能無盛衰時也朱子語錄先生每見世俗神廟可怪事必問其處形勢如何可見地土關係如此耳

馬神

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其文甚明今北方府州縣官凡有馬政者每歲祭馬神廟而主祭者皆不知所祭之神常在定州適知州送祭馬廟胙問所祭馬神何稱云稱馬明王之神及師生入揖問之亦然蓋此禮不講已久但不知太僕寺致祭如何未及問也

帝神女

山海經洞庭之中帝之二女居之郭璞註云天帝之二女處江為神列仙傳所謂江妃二女也離騷所謂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是也河圖玉板云堯之二女為舜之妃死葬於此塚在縣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

神名

筆神曰佩阿硯神曰淬妃墨神曰回氏紙神曰尚卿筆神又曰昌化致虛閣雜俎

膏神曰凞瀵黛神曰天軼粉神曰子占脂神曰輿鰲

首飾神曰妙好衣服神曰厭多昔楊太眞粧束每件呼之人謂之神粧 林蘭雜志

刑天

洪內翰謂靖節詩形夭無千歲當作刑天舞干戚字之誤也周益公辯其不然按段成式雜俎天山有神名刑天黃帝時與帝爭神帝斷其首乃曰吾以乳爲目臍爲口操干戚而舞不止則知洪說爲是

五大夫

武王伐紂都洛邑明年陰寒雨雪深丈餘甲子平旦不知何五大夫乘馬車從兩騎止王門外欲謁武

王武王將不出見太公曰不可雪深丈餘而車騎無迹恐是聖人王使尚父謝五大夫曰幸賓臨之失不先問方修法服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進五車兩騎曰大夫在內方對天子未有出時天寒故進熱粥以禦寒未知長幼從何起兩騎曰先進南海君次河伯風伯雨師粥既畢使者具以告尚父尚父告武王曰客可見矣武王曰諸神各有名乎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神名玄冥東海神名勾芒西海神名蓐收河伯名馮夷風伯雨師請使謁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于殿上謁者于殿下門外引祝融進五神皆驚相視而嘆祝融拜武王王曰天陰乃遠來何以教之神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勑風伯雨師各奉其職武王曰予歲時亦無廢禮 太公伏符陰謀金匱

梓潼神

梓潼神祠在處有之而學官事之尤謹按梓潼爲四川屬縣四川上直參宿參有忠良孝謹之象其土水深厚爲神明之所宅或謂斗魁爲文昌六府主賞功進爵故擢科之士往事之或謂神爲張宿之精詩所謂張仲孝友是也其說不可深考

神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一終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祠祭門

百神類中

扁鵲

扁鵲墓在河間任丘縣其祠名藥王祠祠前有地數畂病者禱神乃以珓卜之許則云從某方取藥如言掘土果得藥服之無弗愈者其色味不一四方來者日掘千窟越宿俱平壤矣

女夷

淮南子云女夷鼓吹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艸木注云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郭璞江賦云水夷倚浪以傲睨注云水仙名也李善本爲氷夷山海經曰氷夷即馮夷也

河伯姓字

唐河伯新祠頌秦宗撰云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潼鄉華陰人也章懷博注引聖賢冢墓記云馮夷弘農華陽潼鄉隄道里人服食得水仙爲河伯又引龍魚河圖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二說雖異其無稽據則同

神女廟

[illegible]山神女廟其像坐帳中秘不可覩馮況學士之幼子秀美如玉年十五隨況知夔州日戲于郡圃入廟必拍手褰帳見神女目動歸時頭疼三日卒

周宣靈王

衢州周宣靈王者故市里細民死而屍浮於水亭灘流去復來土人異之祝曰果神也香三日臭三日吾則奉事汝已而滿城皆聞異香自屍出三日臭亦如之乃泥其屍爲像其母聞而往拜像回其頭至今頭不正顯異百出嘗作一長年操舟載杭商

入閩他舟發其舟故不行商尤之乃曰汝欲即到乎閉目勿動一夕開目已到清湖去杭七百里矣每年四月八日爲其生辰必有巨蛙三五出於廟下色正綠文如列星或揖升坐牀吸酒一盃旬餘不見今往來者禱謝無虛盌

上帝賜孫久中

張元素字君飾從事荊南府其同事孫久中一日忽遇天帝許其室前有鸞鶴鳳鳥祥雲先至帝有隨身宮殿光彩煥耀一室之間望之不窮遂錫久中號曰廉正君其妻及子皆有名號論初外庫皆非

世人所知語世間事大小無不驗復置蒼枝數莖
於亭前即生根株於盆中隨四時開落結實皆不
盈尺而根株盤結與常木無異病者取着盆中水
飲之即愈久中後爲朝奉郎七十餘卒于睦州其
妻子奉事今如故

神避食豨

廣德祠山神曰張避食豨按祠山事要云王始自長
興縣疏淫瀆欲通津廣德化身爲豨役使陰兵後
爲夫人李氏所覘其工遂輟食之避豨蓋以此淮
南子載禹治水時自化爲熊以通轘轅之道塗山
氏見之慙而化爲石二事實相類

爵廟神音

衡山九疑皆有爵廟太守至官常遣戶曹致祀則如
聞絃歌之聲

女靈神

汝州魯山縣西六十里小山間有祠曰女靈觀其像
獨一女子低鬟頻蛾艶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後
平地怪石圍數畝上列三峰皆十餘丈森然肖太
華也詢之老人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風驟雨襄丘
陵震屋瓦一夕而止遂有兹山其神見形於樵[illegible]
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鄉
里爲吾立祠於山前山名女靈吾所持來者無曠
春秋祭吾當福汝鄉人遂建祠官書祀典歷數世
矣咸通末予調補縣長吏實尸嘗祭與同舍生譙
國夏侯禎偕行祭畢與禎縱觀祠內禎獨拳拳不
能去乃索巵酒酹曰夏侯禎少年未有匹偶今者
仰覩靈姿願爲廟中掃除之隸神其鑒乎既舍爵
乃歸其夕夏侯生愴怳不寐若爲陰物所中其僕
來告予走視之則目瞪口噤不能言矣予謂曰得
非女靈乎禎頷焉余命吏載楮鏹挈尊席而禱曰

夫人岳鎮爰奠疆埸明秖致禾黍豐登戢虎狼暴
殄斯神之任也今日之祭乃郡縣常祀恭聝其事
敢不嚴恭豈謂友生不勝戢觕之餘至有慢言黷
於神聽今疾作矣豈降之罰耶抑果其請耶若降
之罰是以一言而斃一國士違好生之德當專戮
之辜宜豈不降鑒而使神祇虐於下乎若果其請
是以一言舍貞靜之道播淫泆之風緣張頎而動
雲軿顧交甫而解明佩若九閽一叫必貽憭箭不
脩之責況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神其聽之言
訖夏侯生康豫如故

二十八宿名義

朱晦菴云真武非是有一个神人被髪者蓋玄武之稱所謂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亦非是有四个物也以角星爲角心星爲心尾星爲尾是爲青龍虛爲星如龜騰蛇在虛危之下故爲玄武真宗時諱玄字故改爲真參星有四角如虎故爲白虎翼星爲翼軫星如項下喙井星如冠爲朱雀盧仝詩頭戴井冠楊子雲言龜蛇正是如此乃真武之所勝也玄武即龜之異名水族也水屬北方色黑故曰玄有甲能捍禦故曰武其實只是龜之一物耳非方七宿如龜形其下有蛇星蛇火屬也丹家借此以喻身中水火相交遂繪爲龜蛇蟠虬之狀世俗不知其故乃以玄武有龜蛇二將耳

伍子胥

伍子胥累諫吳王賜屬鏤劍死臨終戒其子曰懸我首於南門以觀越兵來以鮧魚皮裹吾尸投於江中吾當朝暮乘潮以觀吳之敗自是自海門山潮頭洶高數百尺越錢塘漁浦方漸低小朝暮再來其聲震怒雷奔電走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焉廬州城内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廟毎朝暮潮時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廟前高一二尺廣十餘丈食頃乃定俗云與錢塘潮水相應

屈原

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水而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以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曲白日忽見一士人自云三閭大夫謂曲曰聞君當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恒爲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葉塞其上以彩絲纏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曲依其言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帶楝葉及五色絲皆汨羅水之遺風出續齊諧記

李冰

李冰爲蜀郡守有蛟歲暴漂墊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已爲牛形江神龍躍冰不勝及出選卒之勇者數百持強弓大箭約曰吾前者爲牛今江神必亦爲牛矣我以太白練爲束以辨汝當殺其無記者遂吼呼而入須臾雷風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鬬於上公練甚長白武士乃齊射其神遂斃從此蜀人不復爲水所病至今大浪衝濤欲及公之祠皆瀰瀰而去唐太和五年洪水驚潰冰神爲龍復

與龍鬥於淮中猶以白練爲誌水遂漂下左綿梓潼胥浮川溢峽唯西蜀無害 出成都記

張璞

張璞字公直不知何許人也爲吳郡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于祠室婢使指像人以戲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夢廬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采擇用致微意妻覺問故婢言其情於是妻懼催璞速發中流舟不爲行闔船震恐乃皆投物於水船如故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滅一門柰何璞曰吾不忍見之乃上飛廬卧使妻沉女于水妻因

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璞見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於當世乃復投已女及得度遥見二女在上有吏立于岸側曰吾廬君主簿也廬君謝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義故悉還二女問女言但見好屋吏卒不覺在水中也 出搜神記

橋成神助

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時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行不速神人輒鞭之皆流血至今悉爲赤陽城十一岩盡起東傾如相隨狀至今猶尓秦皇於海中作石橋或云非人力所建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神欲求相見神云我形醜恶不敢相見若不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乃以石橋入海三十里與神相見左右巧者潛以腳画神形神怒而速去即轉馬前腳猶立後腳隨崩僅得登岸

老姥

漢何比干夢有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子未已門首有老姥年可八十餘求避雨雨甚盛而衣不沾濕比干延入禮待之乃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至

晉有陰功今天賜君策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之曰子孫能佩者富貴言訖出門不復見 出幽明錄

道逢書生告葬地

袁安父亡道逢三書生告安葬地云葬此地世世爲貴公安因葬其地遂登司徒子孫昌盛四世五公

蔣侯

搜神記曰蔣子文者廣陵人嗜酒好色自謂骨青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爲賊擊傷有項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子文於道乘

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謂吏曰我當主此土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爲立祠孫權聞之於是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弟緒爲長水校尉

陽雍

魏陽雍河南洛陽人兄弟六人以傭賣爲業公少修孝敬達於遐邇父母歿葬禮畢長慕追思不勝心目乃賣田宅北徙絶水漿處大道峻坂下爲居晨夜輦水漿給行旅兼補履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爲書生問曰何故不種菜以給答曰無種乃與子数升公大喜種之其本化爲白璧餘爲

錢書生復曰何不求婦答曰年老無肯者書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有徐氏右北平著姓女有名行乃試求之徐氏笑以爲狂然聞其好善戲答媒曰得白璧一雙錢百萬與婚公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令德俊異位至卿相今右北平諸陽其後也出孝德傳

鍾山神

晉書苻堅傳堅入寇會稽王道子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至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若神有力焉嘗觀爲善陰隲書亦載求助之事而通鑑綱目止有艸木皆兵之說餘不及馬蓋嫌於語怪也

蘇峻反祈鍾山神許盡朱鬃紫蹄馬碧蓋朱絡車後郄鑒入援亦祈鍾山神神謂鑒曰蘇峻爲逆人神共憤當與蔣子文共誅鋤之峻亦祈我豈可助之爲虐今以疏相示及紮收而疏見金陵志

陶侃

陶侃字士行曾如廁見数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单衣平上幘自稱後帝云君長者故出見三載勿言富貴至極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

穢所禝五行書曰廁神曰後帝也出異苑

宜陽女子

晉永嘉之亂郡縣無定主強弱相暴宜陽縣有女子姓彭名娥父母昆弟十餘口爲長沙賊所殺時娥負器出汲於溪聞賊至走還正見墻壁已破不勝其哀與賊相格賊縛娥驅出溪邊將殺之溪際有大山石壁高数十丈仰呼曰皇天寧有神否我爲何罪而當如此因奔走向山山立開廣数丈平路如砥群賊亦逐娥入山山遂崩合泯然如初賊皆壓死娥遂隱不復出娥所捨汲器化爲石形似鷄

士人因號曰石雞山女娥潭（出幽明錄）

王猛

王猛者北海人少貧賤曾至洛陽貨畚有一人於市貴買其畚而云無直家近在此可隨我取猛隨去行不覺遠忽至深山中此人語猛且住樹下當先啟道君來須臾猛進見一公據胡床頭鬚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因拜老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售畚價遣人送猛出顧視乃嵩山也（出中興書）

臨汝侯猷

宗室臨汝侯猷為吳興太守性倜儻與楚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而神影亦有酒容所禱必應後為益州刺史時江陵人齊狗兒反衆十餘萬攻州城猷兵粮已盡人有二心乃遥禱請救是日州界田父逢一騎絡鉄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里日已晡騎語父曰後人來可令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仍請飲田父問為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日猷大破狗兒及猷卒謚曰靈與神交故也（出南史）

洛神

後魏孝昌中有洛子淵自云洛中人戍於彭城同營人樊元寶還子淵附書至洛書上題云宅上靈臺南延洛水既至洛忽逢一老翁曰吾兒書也引入門館甚盛呼坐命酒酒至色赤甚香美寳告退老翁出送但見高岍對水無復人家及還彭城子淵已失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水神也

豬母佛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一小佛屋俗謂之豬母佛云百年前有牝豬伏於此化為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豬龍也蜀人謂牝豬為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青神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鑿而負琴者邀至室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劫賊所殺人赫然未冷也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

詰汾遇天女

後魏聖武帝拓拔氏名詰汾常獵山澤間見美婦人乘輜軿自天而下既至出曰我天女也受命而來與君相偶且曰謂帝曰比與君合今已有娠約以

明季再會於此言終而別明年帝如期而往天女
果至以所生男子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
王言訖辭去帝名其子曰力微即神元帝也是為
魏之始祖時人為之語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
皇帝無舅家 出魏史

張秉遇仙女

張秉武陵人一日行山澤間遇仙女詣秉曰帝以君
功在吳分故遣相配生子以木德王其地且約踰
年再會秉如期往果見前女以襁褓子歸秉曰當
世世相承血食吳楚後名子曰渤為祠山神 一統志

木馬

段暉字長祚姑臧人漢太尉熲後也師事歐陽湯湯
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
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
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
報德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為好言終乘
木馬騰空而去乞伏熾盤時歷御史大夫海西侯 後魏書

神像卜世數

周隋間有術士鎔金為神像天后朝命置宮中扃其
扃字甚嚴玄宗常幸其殿啟而觀焉時肅宗在東
宮代宗尚稚俱幸侍上上問力士此神像何所異
乎亦有說耶力士曰此可以占王者在位之年數
其法當厲而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搖震亦久不
然徒一撼而止上即厲聲叱之其像若有懼震移
時仆於地上喜笑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
皇孫叱之亦搖動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宗
在位五十年肅宗在位六年代宗在位十有九年
盡契其占

青山靈燈

青山觀前有靈燈齋日必見或五或十亦無定數常
因玄宗勑道士王仙卿就黃帝壇修醮其燈徧山
僖宗幸蜀之年山中修靈寶道場周天大醮神燈
千餘煇灼林表

韋秀莊

開元中滑州刺史韋秀莊暇日來城樓望黃河樓中
忽見一人長三尺許紫衣朱冠通名參謁秀莊知
非人類問是何神荅曰即城隍之主又問何來荅
云黃河之神欲毀我城以端河路我固不許尅後
五日大戰於河湄恐力不禁故來求救于使君爾

若得二千人持弓弩物色相助必當克捷君之
也惟君圖之秀莊許諾神乃不見至其日秀莊帥
勁卒二千人登城河中忽爾晦冥須臾有白氣直
上十餘丈樓上有青氣出相縈繞秀莊命弓弩亂
射白氣氣形漸小至滅唯青氣獨存逶迤如雲峰
之狀還入樓中初時黃河俯近城下此後漸退至
今五六里（出廣異記）

頳鯉示靈

開元中瑯琊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
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雨之

安昌齡乃命使賫酒脯紙馬獻于大王兼有一輛
艸履子上之又詩一首詩曰青騣一疋崑崙牽奉
上大王不取錢直為猛風波浪驟莫怪昌齡不下
船讀畢而過當時市艸履子時兼市錯刀一副貯
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
不能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
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
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錯刀子
是誤送廟中者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昭然明驗
嘗聞葛仙翁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門

事亦頗同

柳神

李固言未第時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
曰吾柳神九烈君也已用柳汁染子衣矣科第
疑得藍袍當以棗餻祀我固言許之未幾狀元及
第（出三峰集）

文星典吏

杜子美十載餘夢人令采文於康水覺而問人此水
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見峩冠童子告曰汝本文
星典吏天使汝下謫為唐世文章海九雲誥已降

于豆隴下可取用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詩王
本在陳芳國九夜門之麟篆熟聲振扶桑享天福
後因佩入葱市歸而飛火滿室有聲曰解后穢吾
令汝文而不貴（出文昭記）

子儀拾女

郭子儀鎮河中日河甚為患子儀禱河伯曰水患止
息當以女奉為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
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于廟至今祀之惜乎此事
不見於史

巫支祁

曆永泰中有漁人夜釣於龜山之下其釣因物所制不復出漁者疾沉於下五十丈見大鐵鏁盤繞山足尋不知極逐告刺史李湯湯命漁人能水者數十獲其鏁力莫能挈加以牛五十餘頭鏁乃稍稍就岸鏁之末見一獸狀如猿白首長鬐雪牙金爪高五丈許目若電顧視人欲發狂怒觀者奔走獸亦徐徐引鏁拽牛入水去竟不復出莫知其由元和九年李公佐得古岳瀆經讀之知禹所囚淮渦水神名巫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力踰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禹鎖之淮

陰龜山足下淮水始永安流注海

白衣老人

穆宗有事於南郊將謁太清宮長安縣主簿鄭翦主役於御院之西序見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值皇帝過路必速實之不然罪在不測翦惶遽使修之其處已陷數尺發之則古井也驚顧之際已失老人所在功德使護軍中尉劉弘規奏之帝至宮朝獻畢赴南郊于宮門駐馬宰臣及供奉官稱賀遂命翰林院學士韋處厚撰記令起居郎柳公權書於實井之上名曰聖瑞感應紀仍賜鄭翦緋衣

出唐統紀

王審知

福州海口黃碕岸橫石巉峭常為舟楫之患王審知為福建觀察使思欲制置憚於役力乾寧中因夢金甲神自稱吳安王許助開鑿及覺言於賓寮因命判官劉山甫往設祭祭未終海內靈怪俱見山甫憩於僧院憑高觀之風雷暴興見一物非魚非龍鱗黃鬣赤凡三日風雷乃霽已別開一港甚便行旅驛表以聞賜號甘棠港閩從事劉山甫乃中朝舊族也著金溪閑談十二卷具載其事出北夢瑣言

一妃九龍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只一妃土人謂馮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仲才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配九龍過客讀之無不一笑

婦女不宜入神祠

許州長葛令嚴郜衣冠族也夫人河東裴氏有三女長適滎陽鄭氏次適京兆杜氏幼曰阿珊特端麗妍白光啓乙巳歲年十五矣時遇清明節嚴公盡室登陘山山西岑有鄭大王祠乃於祠中薦酒饌令諸女縱觀日晚方歸降及山之半旋風忽起乎

道左塵坌晦冥衆皆驚懼而阿珊獨仆地變色不能言鬢上又失雙金翹乃扶持而歸召巫者視之巫譯神言曰我鄭大王也今聘爾女爲第三子婦其家遽使賫酒肴紙錢令巫者詣祠祈之既至得金翹於神座上巫者再三請禱神終不可明日阿珊殞便憑巫言以逵祠所嚴氏遂令送服玩設禮筵於祠内厥後每有所須必托巫言告其家嚴公夫人即予室之諸姑也故得其實而傳之

紅裳女

宋真宗封泰山武臣楊六郎者見一紅裳女子自靈

岩山洞中出頂香迎駕而前楊抽矢射之而隱取香以呈帝帝嘉其異命六郎爲守土巡檢有司立精理寺以表神迹有松一株大数抱本朝弘治中知府遣老人薪之老人尋爲虎所傷家亦被焚今其山下有楊六郎墓

昭陵返真

歲三月二十八日四方之人集于泰山東嶽祠下謂之朝拜嘉祐八年是日風寒如深冬時至明日地皆結氷寒甚幾欲裂面墮指人皆閉戶道無行迹日欲入忽聞傳呼之聲自南而北儀衛雄甚近道

人家有自戶牖潛窺者見馬高数尺甲士皆不類常人繖扇車乘皆如今乘輿行至廟門而入廟之重門洞開異香載路有丈夫絳袍幞頭坐黃幡之下微聞蹕之聲亦有言去朝真君回來又有言真君已歸皆相傾合掌中夜方不聞人語又明日天氣復温皆揮扇而行後数日方聞昭陵其日升遐

祠寺傳訛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爲甚今成都城西崇化坊顯聖寺者本名蒲池寺周顯德中増廣之更名顯聖

而俚俗多遵其舊名今傳爲菩提寺矣江南有大小孤山在江水中嶷然獨立而世俗傳孤爲姑江側有一大石皖謂之澎浪磯遂傳爲彭郎磯云彭郎小姑壻也予常至小孤山廟像乃一婦人而勑額爲聖母廟豈止俚俗之謬共西京龍門山夾伊水上自端闕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闕塞而山口有廟曰闕口廟予常見其廟像甚勇手持屠刀尖鋭按膝而坐問之云此乃豁口大王也此尤可笑

復祀萊公

寇萊公常知鄧州鄧人至今廟祀之熙寧中侍讀學

士陳和叔知州下令閉廟不得修祀一日陳方食
夾子就袢失之已乃見在萊公祠外土偶手中陳
大怖駭立牓示百姓依舊祭享

太白山封爵

太白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傅師少師爲
守奏封山神爲濟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
偶取唐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
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得詔封山神爲
靈應公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即告太守遣使
禱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水歸郡水未

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髣髴若有所見遂大雨三
日歲大熟因作奏具言其狀詔封明應公復爲文
記之且脩其廟祀之月有白鼠長尺餘歷酒饌上
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

岳侯神降

岳侯死後臨安西溪寨將軍子弟因請紫姑神而岳
侯降之大書其名衆已驚愕請其花押則宛然如
平日真迹也復書一絕云經畧中原二十秋功多
過少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誰辨空自游魂徧九州
丞相秦聞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者數人多有死
者

范之綱妻

會稽士人范之綱居於城中壯歲下世有二子能謹
畏治生日以給足其母早夜焚香敬禱天地百神
旦誦經五十遍凡十餘年未嘗少輟淳熙元年下
元日設三官位供事甚勤燭下一神人出現語之
曰婆婆年來家道長進兩个兒子留意産業孫男
女五人仍有奴僕又已身安強無疾病居于塵世
真不易得此外更復何求而朝朝暮暮香火臻至
願聞所欲母謝曰老妾感謝天地護祐一家百無

所望只願安然得飽飯吃神曰衣食定不缺若欲
安然得之恐難耳語罷而沒予謂世之人無功無
德坐享富貴使聞范姥之事宜知所警

蕪湖龍祠

紹熙五年春江西安撫司將官林應趾部豫章米綱
往金陵抵蕪湖內一舟最大所載千斛中夜忽漏
水入如湧舟中之人惶窘無計林具衣冠向龍祠
拜禱舟有七倉輒用甲乙次叙書七鬮以卜所向
遂得第二鬮未及搬運而漏自止於是安寢至旦
後三日晚至采石舟復漏乃集綱衆如神告之證

空第二倉見底板正脫一節一小魚當漏處帖伏如遮護然已腐矣蓋前者漏止正以魚故神之賜佑大矣哉

李侯托夢

潘丙潘壬太學生也就湖州倅時謀立濟王爲帝事事業不成理宗賜濟王鴆酒而殂丙壬各梟其首改湖州爲安吉州史彌遠取旨差文統制領軍勦洗湖州一城人民彌遠夢中見李侯太尉求免遂追回文統制一城生靈均拜李侯更生之賜至今歲與人民敬祀以報其靈感

潭州都監

潭州兵馬都監某府帥使押米萬石至鄂渚因挈家行道過青艸洞庭河泊舟鄂王廟當具牲牢禮謁其人素倔強且憚費薦供菲薄祝史白曰神靈意頗不懌宜每事加謹某殊不畏時夏夜月明生於船艎上望大金沙堆光如撒星熀熀聚散稍成五色炫轉滿川問於舟人曰此諸神嬉遊也其人笑曰是乃鬼火耳何神之爲取弾弓射之纔一弾落光采霍然而滅明旦詣廟審視則風神土偶捨故處偏側而立遍体有坼裂紋昨夕弾圓正在袋中以告都監使謝過亦但再拜而退至暮風敗未一舟失米数百斛罄二年俸子僅能償直全家震怖幸不葬魚腹大抵鬼神多驕故尤畏弾也

陽武四將軍

黃河之南陽武下堤在汴京西北数爲湍潦所敗每一修築至用丁夫数千萬工賡皇統中嘗以溢發卒塞之朝成夕潰汴守募能溺者探水底一漁叟自言能潛伏一晝夜曰下有長虵爲害非殺之不可須得寶劍乃濟蛟方寢于百丈之淵斬之易也守取鎮庫古劍付之將入又言曰願集衆舟於岸

滸以相俟至午水變赤色則令至中流及期水赤漁携蛟首奮而登舟洪流陡落即時掃寧守欲奏與武爵辭不受多與金帛亦辭不旋踵而死守爲立祠於其處請於朝封爲四將軍以龍女三娘之子塑像立於傍靈應甚著訪漁之家無有知之者亦不曾詢其姓識者疑爲神云

宋中正

魏人王貞外以納粟得州助教家富而性狠戾自暴出過神祠未嘗加敬或指而詈侮屢亮正隆初有士人通謁[illegible]宋中正[illegible]遇見爲縱陳禍福其言似

逆亂戒王曰天生德於予禍福其如予何客曰予特为復諫匪朝伊夕熒惑真君將不日降臨速禳之尚可免戾王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亦可禱而來乎客咄咄不已王叱遣之經旬又一客緋衣亦稱姓宋與王語如中正之詞王復叱之其人出外仰天大呼即有塊火從空飛下衆爭赴救王猶踴張大言曰此不過能爇吾廬舍耳俄頃火焰旋轉散爲数十炬王室邸無遠近一切蕩然金玉堅白俱成煨燼其屋之側故有火星廟畧無所損

淑明殿馬

金完顏亮時泰安守不窒里始到郡謁東岳廟遍禮群祠至淑明寢殿地有流血大犢躬率從吏周行檢視見後塑像一指折血淋漉弗止而首飾臂釧及供床黃白器皆亡失即捕典者繫獄訊治不得其實後因月旦詣禱曰獄久不決必累無辜惟神聰明願顯示誅殛以快民意明日閽卒走報殿西廊素壁間舊繪馬四匹早忽不見久之各啣一人至一僧一童行兩胡奴不窒里急策馬往驗問四囚辦械廡下如有物執持者是時有千戶曰阿失打虐歛所部誅求貨賄其二人無以應命與竹林[illegible]同謀自殿屋山翼鑽尾斷椽竊去諸物並藏於僧所童行與聞之於是具奏虜廷亮令杖殺千戶所奴放爲良黜竄僧童於遠裔

紫姑詩

紹興斜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觴爲題詩云寒岩雪壓松枝折班班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舸春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駕神舟探仙穴碧雲不動曉山横数聲搖落江天月齊東野語

曹娥始末

宋朝崇信道教當時宮觀寺院少有不賜名額鬼神

少有不封爵號者如上虞曹娥廟大觀四年八月封爲靈孝夫人政和五年十一月封爲靈孝昭順夫人淳祐六年六月封爲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又封娥父爲和應侯母爲慶善夫人各有封勑尚存予常謂當時中書省官一半歲月與鬼神幹事其代言之臣尤爲孟浪如漢碑言娥父盱能按節歌舞婆娑樂神婆娑舞貌其於和應侯封勑乃云爾迎婆娑之神至於溺死其命矣夫不亦可笑乎本朝著令有司春秋致祭神主曰漢孝女曹娥之神[illegible]名正言順[illegible]可爲萬世法矣弘

治壬子四月曾謁此祠守祠者出宋敕觀之且得蔡卞所書邯鄲淳碑榻本然娥之孝豈待爵號顯哉今其江其鎮其館驛監場壩堰急遞鋪之類皆以曹娥爲名蓋將歷萬世而不泯矣

爐下山

慈人劉平江諱志業中嘉靖乙丑進士生平敬事漢壽亭侯及守漳州怪無壽亭廟偶涖演武場視其地曠奔捐俸立廟廟成乏一巨爐衆報其山有一石可爲爐令工琢之而石大山峻數千人不能下公方禱躕越宿衆報石已在山足矣關公之靈感

類如此

人姓訛傳

溫州府土地杜十姨無夫五髭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髭鬚合爲一廟杜拾遺訛爲杜十姨也伍子胥訛爲五髭鬚也少陵有靈必對子胥笑曰爾尚有相公之稱我乃爲十姨豈不雌我耶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三

海右開氏王圻纂集

祠祭門

百神類下

鄭氏忠孝鬼

義門鄭氏有天神主之每祭必於中夜家長率子姓男女以次序列神常現形云吾天地間忠孝鬼昔主江州陳氏今奉帝命爲女家依表毋得爲非義以取禍言訖而隱鄭氏建神光閣奉安其所以累葉同居者神有助焉

鮑君

汝南有人於田中設繩罝以捕麞而得者其主未覺有行人見之因竊取麞去猶念取之不俟其主有鮑魚乃以一頭置罝中而去本主來於罝中得鮑魚怪之以爲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因共置屋立廟號爲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楹藻梲鐘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祠積七八年鮑魚主復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爲說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出抱朴子

着餌石人

汝陽有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餌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餌暫著石人頭上及去忘取之後來者見石人頭上有餌求而問之或人調云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餌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還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具雞豚後用牛羊為立帷帳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前忘餌母聞之乃為人說無復往者 出抱朴子

殤神

九歌國殤非閔雲長輩不足當所謂生為人傑死為鬼雄也江鄉淫祠有馬披大王為盜者多祀之亦能出為靈響俗呼殤神必是小人死聞忿怒之氣不泯而為厲者有老媼言十六七時避盜山間與其婦女處於屋後小室內忽覺蓬間有聲如蝙蝠其家媼女倉皇出門仰視之扣齒而言曰待去吽丈夫漢歸老媼亦隨之到門外仰視但彷彿見空中有黑影如蝴蝶狀散去問婦人何故如此應曰神道也亦不知何異數日後盜息婦家以告長上方知其家亦祀此神非良民也俚俗傳之其聲作於前則吉而勝作於後則凶而負楚俗有此

斗神書藏經

元時遣使徵能書者寫佛經五千四十八卷藏諸名山句容觀音寺方事延請而七道人求見曰我能書觀主許之扃閉一室中至明有七鴿飛去而藏經已完墨蹟如出一手乃悟北斗神顯化建齋以謝至今藏寺中近得覩一卷於雞鳴山字體如蘇子瞻云

真武

太和山真武像披髮跣足相傳 永樂時塑像不識

其貌請之文皇帝時 成祖正披髮去幘云當如我然真仙通鑑載宋道君問林靈素願見真武聖像靈素曰容臣同淨虛天師奏請乃宿殿致齋於正午時黑雲蔽日大雷霹靂火光中見蒼龜巨蛇塞於殿下帝祝香再拜告曰願見真君幸垂降鑒霹靂一聲龜蛇不見但見一巨足塞於殿下帝又上香再拜云伏願玄元聖祖應化慈悲既沐降臨得見一小身不勝慶幸須臾遂見身長丈餘端嚴妙相披髮皂袍垂地金甲大袖玉帶腕劍跣足頂有圓光結帶飛繞立一時久帝自能寫真寫成忽

不見次日安奉醮謝蔡京奏云竊恐真君未易屈
於人間昔日太宗皇帝曾命張守真請降亦有畫
本藏於閣下乞取對之可見真僞乃宣取展看與
見本無殊帝愈悅則真武本像如是非取像於
成祖皇帝

顯佑王

皇明
太祖皇帝征僞漢在鄱陽湖中數日風不利一夕夢
一神啓云某即此湖主者也公當克此寇爲天下
主所乏者順風耳來日某謹獻一陣以爲助翌日

風果利遂克之 上封爲顯佑王

黎山靈異

黎山神本唐建州刺史李頻當咸通兵擾之際能保
障郡民民德之歿而奉其像於其所遊地至宋元
豐中因禱雨有驗降勑褒祀乃信郡官之誤以爲
宰相李回紹興中洪邁知郡始正其繆靈蹟累著
眞賽無虛日元末陳友諒遣賊帥鄧友龍來攻見
神兵驅逐兩敗而去洪武元年 上命大將軍胡
廷瑞副將軍何道南征道屯兵水西寺夜夢一人
偉貌唐衣冠來呼曰何左丞我以一城生靈付女
慎勿枉害一人言畢而覺問之土人云黎王最靈
乃身往謁廟諭令早降總管達也先送款胡廷瑞
初在友諒軍中至是怒言蠻子向不降今降何也
父老曰向天命未定今 眞主已出故降左丞然
之因賜酒廷瑞怒欲縱軍士搜掠乃以牙木銅爲
三牌默令曰得牙者免得木者掠得銅者夷其民
道密諭達也先即抽其牙牌廷瑞乃已正統中郡
人康朧黎乘沙尤之亂率衆攻城人見空中神兵
因乘勢奮擊敗去城以獲全今土人圖其感應之
狀於壁予乞夢於神如驗當續書之

徐眞人

男子曾甲世居閩縣金鰲峰下灌園爲業園中有破
祠其神嘗栖箕自稱兄弟二人南唐徐知誥之弟
知證知諤也晉開運二年率師入閩秋毫無犯閩
人祀我于此自是書符療病驗若影響永樂間
成祖皇帝北征弗豫詔曾甲入侍運箕有驗遂封
知證清微洞玄眞人知諤弘靜高明眞人勅有司
建廟金鰲峰下歲遣龍虎山張眞人齎賜衣袍久
之張弗堪其役致命畢按劍坐殿上召之須臾二
金鰲自帳中出[illegible]於前張叱之曰何等小畜敢

煩乃翁明歲復來當斬汝矣先是每歲賜袍明日二真人親至雲頭謝恩至是奏免張真人今但遣官而已

蕭公

蕭公者清江市里人平生朴直不妄言笑年八十二無疾坐亡家人以桶盛其屍置中堂祀之其家瀕江累為水蝕傾圮一日隣人舟行者見蕭公寄一錢猶曰此吾家物煩君附載至蕭灘下其人辭以重公舉手携至舟輕如一葉其人受之珍重而別亦不知其死也至灘以告其家乃大驚置於水大

遂不復圮蕭公之生也嘗與鄉人飲座間隱几少瞑須臾起顧座客曰適江中有覆舟者吾往救之凡幾人生矣好事者亟往江濱物色之其言信然能分身四出或一時為人招邀處處赴之暨會語及各有一蕭公也歿遂為神 太祖伐偽漢鄱陽之役敵人言正見空中有數萬甲兵皆衣紅以助戰幟上大書蕭公字由是 太祖加以封爵各軍衛廟祀之其家至今族屬蕃盛子孫家人死者亦多隸公部下為陰官陰兵亦專以拯溺為事往往降鸞箕判禍福人有受福欲報以咨于神神或判云要銀若干或金錢粟米之屬判其數今送其家或運箕作家書道及家事又云今遣人送可某物若干每歲恒有數百金寄回家賴以給凡長年黃帽事之最謹而兵衛將士及漕運官軍尤極誠篤閫外夷之人亦奉祀之

歸叔度崑山人洪武初避事挈妻子之蜀至某州暮抵一民舍寓宿坐定一老翁笠而來翁顧叔度曰子南來良苦叔度疑其為邏者蹤跡至此意頗恐翁曰子無怖吾故此土民也叔度始以入蜀告翁曰此去蜀甚遠况道非所由子將焉往叔度顧妻

子歎且泣翁曰姑就寢明日吾為子先導吾每十步束草為識子行第視所結草盡處問蕭公家吾其遲子矣叔度俛首謝詰旦趣妻子起就道果見束草皆不出十步外視有草處行皆間然幽絕之境然路徑皆平坦不覺有跋涉之艱叔度心異之日未夕抵山下相與憩一巨石回顧向所涉處巖險峯嵂若在天上而所結草至是亦無有矣叔度自詫蕭公其神乎頃之髣髴聞雞犬声俯瞰石下見居民十數家趨往就之民皆驚問所自來語以老翁先導之意且問孰為蕭公家衆詰其狀貌曰

得非長身而荷笠者乎曰然衆賀曰公大有福人得神相遂指一小丘謂曰此即蕭公家矣叔度趨進見有廟巍然入門像設儼如昨暮所見者叔度稽首再拜衆相率具雞黍留之數日各致餽遺而別別未三日即抵成都叔度居成都二十餘年始還鄉後年九十餘尚强力善飯每與人追叙舊事輒欷歔泣下叔度為人敦厚謹恪故得全於患難如此蕺冠筆記

晏公神

勅江岸常崩蓋猪婆龍於下搜抉故也有老漁教

以炙猪為餌釣之釣之而力不能起老漁又曰四足爬土石為力耳當以甕通其底貫鈞緡而下之甕罩其項必用前二足推拒從而併力掣之則足浮而起矣已而果然老漁曰告天子江岸可成矣衆問姓曰晏姓倏爾不見後岸成　太祖悟曰昔嘗收我於覆舟山遂封晏公都督大元帥廟而祀之以爾雅考之有翼曰鼉狀如守宮長一二丈背尾有鱗如鎧力最酋健善攻碕岸

城隍神

州縣城隍廟莫詳事始前輩謂既有社不應復有城隍故唐李陽冰謂城隍神祀典無之惟吳越有之然京城中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李白作韋鄂州碑謂大水浸淫城郭抗辭正色言于城隍其應如响杜牧為黃州刺史有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它日如韓文公於潮州鞫信陵之於舒皆有祭文而許遠亦有鴛井鵶翔危堞神護之語則不獨吳越為然蕪湖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南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于史則又不獨唐而已開成中睦州刺史呂述以為合於禮之八蜡祭坊與水墉者今按禮記注水墉溝也正義云

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障水水墉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則坊蓋今之隄防水墉蓋今之溝澮方之城隍義殊不類今其祀幾遍天下朝家或賜廟額或頒封爵至於神之姓名則又遷就附會各指一人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襄陽興元復州江陰以為周勃真州六合以為黥布和州為范增襄陽與穀城為蕭何興國軍為姚弋仲紹興府為龐玉實龐堅四世祖事具在唐書忠義傳蓋嘗歷越州揔管鄂州為焦明南史焦度之父也台州為屈坦吳尚書僕射晃之子也台州之治蓋其故居筠州為項州

時祀刺史南豐游茂洪開元間知縣鎮郡時祀李
白唐縣令也惟筠之祈昌祀西晉邑宰盧姓者紹
興之嵊祀陳長官慶元昌化因祀邑人茹侯三者
不得其名爾耳目所不接者尚缺如也嘉佑襍志
載吳春卿爲藍安宰聞故老言錢尚父方睡湯餅
沸一小童以水注之錢曰吾方欲以水注餅此童
先知吾意不可赦遂殺之後見其爲厲鬼乃封爲
屬國侯使來爲臨安土地故塑像爲十餘歲小兒
今不知塑像如何而土地之稱已轉爲城隍矣太
平廣記載宣州司户死而復生云見城隍神自言

晉桓彝也與所傳不同然彝今別廟食於紹興辛
未潼川守沈諺將新城隍祠夢人賫文書來稱新
差土地閱其姓名盖史監辱事愈涉怪誕然間李
異守龍舒有德於民法郡人遂相傳必爲城隍神
矣尤淺妄不經

姑蘇城隍廟神乃春申君也按史記春申君初相楚
後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因城故吳墟以爲都
邑吳地志云春申君嘗造姑門以禦越軍其廟食
於此地固宜

城隍祀典

城隍之在祀典古無之後世以高城深池捍外衛
必有神主之始有祠事惑於理者衣冠而肖之加
以爵號前代因襲其來久矣洪武元年各處城隍
神皆有監察司封府曰公州曰侯縣曰伯且有制
詞盖其時　皇祖尚未有定制三年乃正祀典詔
天下城隍神主止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前時爵
號一切革去未幾又令各處城隍廟内屏去閒雜
神道城隍神舊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
在正中壁上却画雲山圖神像在兩廊者泥在兩
廊壁上此令一行千古之陋習爲之一新惜乎今

之有司多不達此往往塑爲衣冠之像甚者又爲
夫人以配之遂使　皇祖明訓託之空言可罪也

陰道守

洪武中知府李公之官見一巨艦同行問之云蘇州
太守也驚而訪之曰我陰道守公陽道守也並行
至城隍廟乃不見按玄怪錄云有人授同州督郵
道遇貴人陰道督郵也隨之州見其妻被縛在廨
問拙室何以至此荅以被罪行而免之及見妻具
如神語

浙江城隍

杭州府城隍之神宜稱浙江城隍之神神粤之南海人名周新字志新國初以郡學生入太學授大理寺評事永樂二年轉監察御史弾劾不避權要貴戚皆憚之目爲冷面寒鐵人因稱冷面寒鐵公擢雲南按察使尋改浙江浙有冤民聞命下喜相告曰吾生矣冷面寒鐵公來也公至果直其冤發姦摘伏如神苞苴不入妻挐荆布而已郡縣望風股栗莫敢觸法然矜恤小民嘗濬西湖以備旱潦民賴之後竟以峭直忤權姦排擠誣死臨危呼曰某生得爲直臣死當作直鬼　文皇尋悟其枉他日

御殿若有人披朱袍立廷中者問爲誰曰臣周新也上帝以臣剛直命爲浙江城隍爲　陛下治姦臣貪吏言已不見五月十七日實公生辰杭人祀之凡祈禱皆驗云

龔弘遇神

嘉定龔公弘由郎署擢兖州知府將之任舟阻北河旁近艤有官艦詢之答曰兖州新知府赴任也公驚曰豈有一府除兩知府者使人通問艦中冠袍貴人郎造公舟拜謁公怪之答曰知府雖同幽明則異公曰得非城隍之神乎曰然以公正直故相見耳公曰到任後可許再見乎曰公入廟時第止謁從於門外公獨登堂則相見矣他日公謁廟畢如教輒相見一日公問神所司可使見乎曰公第閉目即見矣公因閉目果見堂下囚徒紛紜哀苦百狀有一婦人乃公同寮推官妻也以鐵釘釘一指望見公哀鳴乞救公詢于神且爲營救神曰此婦妬悍殺妾子三四人致推官絕嗣故受此報奉公教稍寬指釘但死則不可免也又見府中工房某吏兩手俱釘公問神神曰此人先爲刑房舞法殺人今當抵罪已而公還府入問疾推官曰頃者

指瘡少寛方熟睡也又使人問吏吏方兩掌瘡甚公諭推官當預後具令吏外徙甫三日推官妻與吏俱死公在郡數年有疑事輒請於神以是人不敢欺云

張太子神詩

浮梁東隅有昭烈廟祀唐張巡像旁設張太子位永樂戊子士人王英卜秋舉降箕曰玉霄一點墮雲端難失佳人一不全敲斷鳳釵支不就貴人頭上請君看皆隱語寓王英高中四字也又士人袖芭蕉葉問曰我[illegible]第言袖中何物詩云兩手

懷來一葉青知君無意問功名可憐昨夜三更雨減却窓前數點聲又士人得異草問其名詩云蘇武當年膽氣雄匈奴一箭射飛鴻至今血染階前草一度秋來一度紅盖名雁來紅也如是驗者甚多或謂時有旅櫬寓廟中必其所為後櫬移而神不顯

禱雨文

景泰五年七月寧德旱甚禱雨龍湫疏文未善須臾浮出片紙取視之乃至正間禱雨文也其詞云某等俯陳曦悃仰瀆龍顏乞鑒凡心願紓聖眼言念

[illegible]居在世治本於農蒙天地覆載之恩感雨露滋濡之德春耕夏耨敢辭塗足之勤秋穫冬藏實切資身之望不期茲歲忽值恒暘爰從九夏之初逮及三秋之始已經六旬不雨忍見千里揚塵石燕停飛商羊絕舞致泉源之既竭慨旱魃之為凶知作孽自我蒸民故降災實由上帝敢深循省特申禱詞虔擇某時恭詣龍湫恪求聖水願施甘雨稍救枯苗伏望龍顏大悅賜涓滴於金瓶龜坼全消霈霶沱於隴畝庸賦實栗之詠預占大有之祥垂佑我民迓續乃命云云 般為誦之須臾大雨如注

張昺遇神

張昺字仲明寧波人登成化壬辰進士知鉛山縣初縣有賣薪者嗜鱔一日從市歸乗飢恣啖頃之腹痛而死隣保疑其妻毒殺之執送官掠訊無他狀械繫踰年昺初蒞任白晝坐堂上忽有綠袍黑幘者自門外冉冉入左右俱不覺及案前長揖曰吾乃邑某鄉土神也鄉有寃獄未白願公雪之昺問故神曰某以中鱔毒死非妻殺也公試置群鱔於水盎中有昂首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人烹以啖狗狗必死矣言訖不見昺如其言試之果驗遂釋其妻 寧波志

張翰林

臨江有寺獨設一殿以祀伽藍関王之神嘉靖間翰林張公春未達時肄業其地一夕夢神告曰吾適病耳君能治之當有以報張覺見蜂巢於像耳為剔去之次夜夢神來謝且曰君讀春秋未知奧義乃為講解數章極有理趣自是每夕皆然張以所得質之人無不欽服及赴省試復夢神曰君但行我當輔君三場張未嘗搆思覺筆陣有神滔滔不竭時廣東霍某渭崖公子也以麟經擅長且家多

秘書閱張經義出人意表策皆秘書鄭夾漈中語大奇之力呈此卷丁未會試亦然殿試及第張官翰苑遇請文者紛沓即懸筆禱神神必代作古雅博洽時輩罕及張與姜金和公同官親言其事

神船

陽山惠瑤說其鄰居一小民以事之京師還至張家灣附船時方黎明見河中一船甚大貴人冠服坐其中侍衛者十數民趨拜船所言欲往蘇州求附載貴人即命載之船尾良久覺困倦乃脫所着草履置身畔以衣囊爲枕暫睡不覺沉鼾既寤開目

乃見身臥草野中囊藉首如故而草履不見驚起視日猶未晡行出官道問人此何處曰楓橋也盖大駭循途走至閶門入一廟中少憇舉首見神像儼如舟中貴人屋偏掛一船與向所見粧飾不少異探其尾則草履在焉竦慄下拜問之巫祝云宋相公廟也

劉節使

蔣給事魯因公差泊舟江滸有一官船繼至相並即過船共奕適有一女子至江邊洗圊桶官遣隸人縛之此女甫到家即聞岸上有哭聲蔣謂是此女畏責而哭耳不知其已死矣再三勸解尋命[illegible]俄而此女復甦臨別語給事曰明日我先去公且未可行次日侵晨見一舟陵風而去上有旗號曰江湖劉節使公遂不敢解維是日開舡者皆覆没盖公之素行通於神明故此神來告之耳

清樂難得

有士人貧至夜則露香祈天盖久不懈一夕方正焚香忽聞空中神人語曰帝憫汝誠使我問汝何所欲士荅曰某之所欲甚微非敢過望但願此生衣食粗足逍遥山間水濱足矣神人大笑曰此上

界神仙之樂汝何以得之若求富貴則可矣因歷數古人極貴思歸而終不能遂志者比比皆是盖天之所靳惜清樂百倍於功名爵祿也

夢神施藥

湖州隆報寺故中書侍郎林彥振功德院也林父子繼亡無後族人拆屋伐木蕩無一椽所遺神像一切暴露善人一軀仆地上圬者吳大和泥補葺且舁施圓證寺久之吳大結屋墜梯折腰傷勢甚急夢神來云汝昔嘗救我我不敢忘報以乳香飲方其法用酒浸虎骨敗龜黃芪牛膝萆薢續斷乳香

七品覺即喚子買藥敬服之一旬而愈

柳王祠

都勻有柳王祠其像獰惡深目廣顙喙尖而長人享之盛羅牲醴拜祝畢出而闔户從隙處窺之見青貝蛇從神口躍出食盡仍入口少不虔輒得禍祀者接踵吉安陳僉憲過而聞之曰吾當爲一方除祟命具饗又設麵包中藏寸刀公齋文自禱神亦闔户窺之蛇食如前未幾有饗神者蛇不復出公令毀像蛇數神腹祟遂滅

玉女

兩傳漢時聖帝座下有石琢金童玉女至五胡亂華之際殿圮石像亦仆至唐而金童沕盡玉女淪沒於池宋真宗封泰山還至御帳滌手池內見一石人頭出水面出而滌之命有司建小廟安奉其後殿轉加廣而香火日盛遂號爲聖帝之女封爲天仙玉女碧霞元君自鄒魯齊秦以至晉冀家尸而人祝焉今香錢歲數萬各王府及三司廩給咸[illegible]此出云

張翼德廟

蜀車騎將軍張翼德廟在遂寧之涪江紹興初元北虜振搖閬帥張魏公宣撫處置秦蜀移屯閬中秋八月夜卒有更生者轉傳戒語欲助順誅逆已而虜酋兀术妻室連犯漢中皆折角而退魏公以神安國用便宜進封爲忠顯王又有廟在長州縣長灘鎮火烽山之下邦人張氏創爲之至獻可者老而無子詣涪州樂温謁王別廟再拜以禱是夕夢神告曰汝實吾裔當有子名司明日與婦飲見五色光氣如綫投婦盃中飲散而孕明年生男曰述於是獻可捨已田以爲廟移樂温之楓歸植於門兼西偏示不忘本且志異也述長而擢進士第終

職方員外郎其亡也外人皆見車馬鼓吹坌入廟中聲達遠邇祝史起視無所覩踰旬訃至考其時日當符合耳後旱乾淋溢蝗蝻疾癘有請輒應兩楓至高十餘丈其大合抱蔭芘數畝及職方之孫義方又增大廊宇跨門爲樓而屬王均㘅叔爲之記此皆采記中語也

阿紫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是人妾爲大婦所嫉妒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厠間或猪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

是其壻名也曹姑亦歸去郎其大婦也小姑可以
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
色即跳躞不住占衆事卜行年蠶桑又善射鈎好
則大儛惡便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試往捉便
自躍穿屋失所在（異苑）

女妻河伯

河南師友談紀載東坡云郭子儀鎮河中河甚爲患
子儀禱於河伯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焉已而河
復故道其女一日無疾而卒子儀乃以其骨塑於
廟祀之至今猶存惜乎事不見於史也

廁神

台州有民姓王常祭廁神一日見黃衣女子自云廁
神也感君敬我今來相報乃曰君聞螻蟻言否民
謝自古無之神遂懷中取小盒子以指頭點少膏
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耳聆之
必有所得民明日見柱礎下群蟻紛紜憶其言乃
聽之果聞相語云移穴去暖處傍有問何故云其
下有寶任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鋌

諸葛一鳴

諸葛一鳴山陰士人也庚午元旦未曉有所適遇唱

騶者爲貴人而前驅鼓吹若有所擁漸近貴人乃
金甲神也士迎問前驅擁者何物曰今科舉子榜
也曰吾固秀才有名否神曰君名在下科榜中士
曰我貧甚其何能需神能移置今榜實大造我神
曰請爲公圖之公見名在移置中是我力第多焚
冥錢爲購耳不然我且得罪榜登士喜甚竟忘焚
錢宴歸見鬼披髮馬前哭曰我爲受禍矣士亦自
恚曰尚可焚錢救否曰不可然亦有少助士因多
焚錢及上春官鬼來曰我能助公登第初試七題
皆能預報士喜不自勝次試直待入闈而報始至
士曰不及矣曰公第以文置巾內吾護持不滅也
士從之一見朱衣而巾中文墜受大械削籍蓋鬼
故相揶揄報前怨也

興善神異

台州城中委巷有興善廟神頗顯應有趙小一者游
其中遇商人攜囊金息肩廡下入夜小一殺商人
取其金祝神曰神道切莫說方下拜神語曰我到
不說只怕爾自說小一驚起隔數歲小一同友人
過廟門詫曰此廟神極靈友人問故小一曰吾往
歲殺商人取金祝神莫說神曰云云此其顯靈也

友人嘆異後小一與友人交惡友人以其事訴二
官小一坐死

林九姑

閩古田有喬松松下祠神曰林九姑禱祈者雲集靈
應如響毛秉義者自福清來貧不能歸求濟於神
或詭之曰汝能償神貸汝義曰可即書券置案上
翌日松枝上有羅絹裹懸金數九十義得大喜過
望持歸數年息千倍饒裕矣而忘償姑以聲至其
家見索起居飲噉皆如人義但盛供具爲枝詞軟
語而無償意姑曰不償吾金恐貽禍在胤子義有

子九歲即潛匿其師家戒毋出姑曰兒安所匿顧
兒無罪也吾但焚而居義復戒室子甚爲之備數
日火起義有叔曰孔墀亦來救焚姑告之曰相公
貴人也公家安得有負財人如義曾不念貧所自
來而久負至宅索又不與我非欲奪其所有還其
所本無耳自是義貧如洗孔墀成化戊戌進士副戶
部尚書郎莊靜甫談

胡朝散夢

華亭胡朝散置夜雨納涼因踞胡床而睡夢一偉丈
夫着白道服撼之使起曰君家有不恰好一事宜
急起理會胡驚悟亟出戶果見一人自縊于廊下
往視之其子婦房中使妾也婦者同邑張氏女賦
性慘妬此妾小有過杖之百不勝楚毒乃就死胡
即解縊移時復醒胡氏供事應使張王甚嚴敬舉
家不食猪肉故蒙神力云然張婦之惡猶不少悛

戲神獲疾

常熟福山東嶽行宮士人胡子文乘醉入廟望善惡
判官對立戲掣惡者筆歸至舟次見一使來曰判
官拘君子文甚懼沿路默誦金剛經至廟見兩人
對坐西向者怒甚東向者觧之曰此子一時酒失

其情可恕子文叩頭曰某能誦金剛經若賜更生
當日誦七卷以報怒者曰若爾亦宜少懲以筆點
其背曰去遂瘡背生一疽百日方愈自是日持經
不輟

楊尚書

歐陽氏廬陵之富室也得一沉香辛天君像于水中
奉之甚謹他日召仙天君忽降筆云感汝一家敬
事之勤當錫予汝福庸有求乎主人言惟欲得吉
壤安塋荅云問雷部楊尚書問尚書爲誰曰唐末
楊筠松也頃之筠松至云君家地安在吾爲君相

之歷示諸處乃曰此地塑之出官一斗芝蔴之數遂依言而塑之今果大發舉進士者二十餘人貢例小官不可勝紀

戚編脩

豐文莊公濬初與戚編脩瀾字文漪同館友善戚公以母喪歸所居在餘姚縣長亭港服闋將入都夜過嶠山嶠塔子嶺前遥見燈燭人馬夾岸而至戚公方醉寢舟中人告之戚公起推篷謂之曰君等爲迎我來者即當前驅不爲迎我來者宜自散去一時所見恍惚皆前行既遠漸不見戚公至錢塘

病作歿杭有神降自稱戚編脩死爲錢塘潮神人敬祠之弘治甲寅瓊山夫人吳氏至京師道出鄱陽夜夢戚見之且告以來日將有風波之阨戒勿行比明天極晴朗夫人故以他事緩之同艤數十舟行無何皆遇暴風雨漂歿獨夫人舟無恙至京以告公公爲詩文遣官齎御酒香帛至浙江屬布政使李贇於錢塘祭之其詩曰幽顯殊途隔死生九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真作蓉城主太白常留翰苑名念我明明來入夢哀君惻惻每吞聲朝回坐對黃封酒悵恨雞壇負舊盟明年公薨夫人扶柩歸經錢塘時贇猶在任仍詣祭江滸以戚公配享

城隍鞭背

潮有王郎中者初在鄉校夜坐于書室中燈影下若見兩朱衣吏者回顧乃在背後一吏舉鐵鞭鞭其背者三曰王秀才城隍以汝今秋奏捷而怠惰不學故令責汝汝好自力言訖不見背痛不可忍呼妻解衣燭之紅瘇阜起且疑且喜明日易衣賫脯奠于城隍祠且告以夜來所見曰果神之命今秋之中有憑則得一勝兆舉杯珓擲之陽也有欲再擲其一轉而爲陰則成勝兆心未信曰果神不誣

再求一勝又擲純陰其一翻而爲陽又勝也大喜百拜而出遂閉門力學至秋果中式繼舉進士

木居士

木居士當時以枯木類人形因以乞靈在今衡州之耒陽縣北泓流三十里鼇口寺至今人祀之元豐初年旱暵縣令禱之不應爲令析而焚之主僧道符乃更刻木爲形而事之張芸叟南遷郴州過而見之題詩于壁而去予每憤南方淫祠之多所至有之陸龜蒙所謂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晳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

曰姥有婦而容者則曰姑而三吳尤甚所至之村

不一或曰太尉或曰相公或曰夫人或曰娘子

求家有疾病不服藥劑惟神是恃事必先禱之謂

之問神凡禱必許以牲牢祀謝封剌物命所費不

貲禱而不驗病者已殂猶償所許之祭曰弗償其

禍必甚無知之俗以神之禦灾捍患爲可倚惴惴

然不敢少懈也豈獨若曹乎

天妃救厄

嘉靖壬辰　上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

人司行人高澄齎捧　詔勅前往琉球八月侃等

渚裝戒行飛航萬里風濤叵測用閩人故事禱于

天妃之神將至其國逆風蕩舟鑄縫皆開以數十

轆轤引水水莫能禦齊呼天妃而號餓頃風定尋

鑄塞之舟乃得達及還解纜越一日中夜風大作

桅折舵毀舟中哭声震天大呼天妃求救俄有紅

光若燭籠自空來舟人皆喜舟果少寧

大士救馬石渚

石渚馬公初任河南左方伯時於碣山河次覆舟家

眷皆沒舟底之下公皆必死忽見一婦人提魚籃

來救少時舟人呼匠鑿開船底一隙正值馬公頭

上遂得出活其趙夫人并第六子俱不得出至今

子孫供奉觀音像云

三官神

湖湘間事三官神甚謹多獲徵報郴州阮君以教官

登第仕爲王事患目疾雙瞽醫藥無效素奉此神

日夕焚誦願賜濟拔一夕夢三神來呼問所苦以

手揭其目皮曰吾爲汝治不日當愈覺而自喜四

日抱小女子于膝適有人餽桃阮取一枚食之未

入口爲小女所攫爪入其目流血沾襟則其翳爲

爪所破無纖毫瑕纇始知神明示化建醮虔謝云

聖像

禮書丘公世史正綱有云佛氏入中國始鑄金爲像

以後又爲土木之偶後世祀先師亦以塑像不知

始何時考史開元八年改顏子等十哲爲坐像則

前此固有爲塑像者矣但宣聖坐而諸賢皆立至

是乃改立爲坐耳按晦菴先生跪坐拜說聞成都

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猶是文翁

當時琢石所爲尤足據信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

府因信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倣文翁石像爲

木土偶以此覩之則先聖先師之置像蓋自漢

來已有此矣丘公在翰林最號該慱不知何以云
嘗見此而云然也

王弼鬼案

宋學士景濂作秦州王弼傳其略云廬陵巫王萬里
以妖術行延安龍沙市見辱於弼夜遣鬼物害之
弼方讀金縢篇聞牕外悲嘯聲啟視莫有所見翌
日晝復哭於門弼詰之曰汝鬼耶豈我與汝有宿
寃將報復歟抑別有寃事亦當為汝白焉鬼曰我
周氏女名月惜居大同豐州之黑河年卄六母疾
父召王萬里卜因識其人毋焱百有五日當重紀

元年秋九月丙申萬里一日瞰兒父兄皆他出以
兒所生年月日禁架昏迷不能語負至柳林反接
手于樹先髠兒髮次乃穴見心肝暨眼舌耳鼻之
屬粉之為塊呪刼精魂使附于紙形為奴稍怠則
以針刺不勝苦痛昨因君少拂其意故遣兒來相
害兒心不忍也君其為兒白諸語訖嗚咽時在弼
坐者十人聯署姓名具白于縣急捕萬里與月惜
反覆辯鞫仍錄其行槖得有符印長針短釘既伏
辜後有二鬼泣言曰我為耿頑童我為李延奴其
寃與月惜類望君亦白之按其事逮頑童之父德

實延奴之父福保詳驗無異第其為巫者一姓劉
一姓鄭失其籍貫莫之獲也三鬼遂終依於弼洪
武四年冬十二月有司誤謂弼有異術貢于朝
太祖賜以衣物遣還 博物志補

周翁仲

汝南周翁仲婦產一女會屠者妻產一男翁仲妻密
以錢易屠者之男後翁仲作北海相使見鬼主簿
周光與兒同祭先塋主簿回謂翁仲曰祭所但見
屠兒獘衣繿縷持刀割肉別有人帶青綬彷徨東
廂不進何也翁仲乃持劍問妻妻具陳其事翁仲

曰凡有子欲承先祖先祖不享何用遂以車馬送
還屠家并迎其女此出於風俗通因知祭享誠不
可妄古云神不歆非類信矣

鬼哭毋嫁

顧彥輝吳郡人成化庚子往湖州營幹舟至平望驛
南會昏夜晦黑遥見前處隱隱有光即投之其室
中孤燈懸壁翁嫗二人織履為業一小兒扶床號
泣彥輝問之嫗曰此吾孫也以早孤母欲改嫁故
耳彥輝勉寄一宿明旦謝去始放舟忽不見此室
乃一荒墓松栢森茂幽僻殊甚彥輝異之遇一婦

入乘舟而至語曰此地素無人至客何從而出爹
輝告以是事婦慟曰吾夫早世惟有此兒不壽瘞
於此今特辭墓改嫁而不意若此因哽噎至塚號
泣遂不復嫁

羅源女神

羅源紫霄巖有二女神號石真妃靈顯頗著永樂初
出海軍張元誨等載星過嶺遇篙二乘侍女數輩
執燭籠前導元誨等疑爲于歸之婦弛擔候之忽
然不見知爲二妃叩謝而過二妃者羅源徐公里
石氏女也姊曰月華妹曰雪英皆有姿色涉書史

五季末處州青巾賊作亂二女被擄義不受辱相
繼投河死衆時林孝子顥孫入山採樵遇二女明
妝儼然肅入其家延茶久之吟詠閑雅月華有百
尺潺湲探禹穴寸心皎潔付陶泓雪英有肉芝勝
比蓮花鮓甘露何如竹葉釀之句謂顥孫曰吾石
氏女遭難而死上帝憫吾貞烈勑吾爲火部曜靈
真妃吾妹爲水部風毒真妃封此巖爲紫霄巖命
吾主之俗呼曰石八娘巖是也君以孝聞今雖貧
不久當貴已而相別送出顥孫回望無復人宇矣
涉異志

箕仙

宋慶子寓永嘉時適逢七夕學徒醵飲有僧法辨善
五星每以八煞爲說酒邊一士致仙扣試事忽箕
動大書文章伯降宋怪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
夕新詞即以八煞爲韻意欲困之忽運箕如飛大
書鵲橋仙一闋云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
咿軋尤雲殢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番綵
幔月明銀鵲馥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
審是甚時結煞齊東野語

仙女

董無益嘗記女仙三絶句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
墻邊道韞家燕子未來春寂寞小窓和雨夢梨花
松影侵壇琳館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
蝴蝶人倚危樓第幾闌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香
淡水滴滴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齊東
野語

神號

採訪號

筆談曰廬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
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陶智山門入陳若拙發地

青錢有應元保運四字至四年有詔進號九天
訪使者爲應元保運真君遣内侍廖維持御書殿
額賜之乃與錢文同符

五鎮號

隋書開皇十四年立冀鎮霍山祠開元禮惟祭四鎮
開寶後益霍山爲五唐天寶十載正月二十三日
始封東鎮沂山爲東安公南鎮會稽山爲永興公
西鎮吳山爲成德公中鎮霍山爲應聖公北鎮醫
巫閭山爲廣寧公

封爵

宋大中祥符以來東封旣崇封爵遂濫凡天下神祇
古今義烈咸降勑進封或奉冊尊號延於南渡歲
日無虛及至前元濫觴益甚岳代皆帝川瀆同王
如楚之三閭大夫屈原漢之漢壽亭侯關羽商之
夷齊趙之嬰杵各號王公瀆典褻眞此爲極
高皇旣一天下悉令革去山川仍其本土之號賢
達用其當時之官五岳四瀆并各城隍土偶俱令
毀壞今之岳廟及郡縣城隍多有像在不知自何
時重塑抑當時庸儒有司奉行未盡耶屈祠在湘
潭湖泖者今已多稱本封惟雲長之廟布滿中原
尚仍義勇武安王之號固皆洪武已後所建祠也
昨過夷齊祠亦有塑像怨容蹙額形神慘怛二子
積餓本其素懷斷案已經孔子明其無所悔尤矣
其牌位左曰昭義清惠公右曰崇讓仁惠公且端
冕垂旒比肩南面濫名淫祀明德不馨二子有靈
萬無陟降永守張子將新其宇吾謂宜改題曰孤
竹長子伯夷孤竹少子叔齊以禮殿爲祠堂易冠
冕爲殷冔雲車風馬庶二子之來嘗乎張曰諾吾
固將易之也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四

海右門民王圻纂集

祠祭門

鬼物類上

王主簿

張氏援蘇日胥門有王主簿者故元官也平日所積俸貲頗厚主簿感傷寒七日死既葬二子析産求其貲不得疑毋匿之以咎毋毋無以自明終日喧競主簿對門有徐姓者商於遠方歸至金山泊舟五聖廟下黎明時起見一舟上五人冠帶坐皆衣白中一人則主簿也徐故與王通家未知其死揖問之何緣至此主簿曰吾在此數日矣來時匆遽不及處分家事吾有薄貲若干藏卧榻中板下分書一紙藏匣中置房門簾楹上君爲我語之又寄謂曰君歸告吾家早晚有大兵到吳城城中人當大半死宜移居杭州可免也徐唯唯怳然登舟而別歸到主簿家具道所以二子發地板果得白金八百兩視簾楹匣子亦如所言家人神之因與徐挈家遷於杭未數日而大兵圍城矣

卞壼墓

洪武中　上嘗微行至朝天宮前一婦人衣縗[illegible]大笑問之曰爾被服若是而大笑何也曰吾夫爲國而死爲忠臣子爲父而死爲孝子然則天下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吾者矣此吾所以喜而笑也　上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之曰去此數十步是吾夫埋玉之所也言訖忽不見上因識其處明日　命有司往視之則黄土一坏艸木蓊鬱掘地數尺有誌石焉視之晋卞壼墓也面如生色兩手皆拳其指甲爪出手背六七寸是時城中墳墓有禁　上以其忠臣也遂命掩之仍爲立廟　命有司春秋祀之

軆玄逍遥翁

卓敬字惟恭温州瑞安人幼警悟絶人讀書十行俱下過目終身不忘七歲時從群兒遊有異人過而見之曰此兒骨法非常後日當爲名公卿惜血不華色恐不能善其終耳年十五讀書寶香山中嘗夜歸遇暴風雨避大樹下聯冥中竟迷歸路遥見林外有火光急趨赴之乃一小院落門有讀書聲敬扣其門首有一童子應聲而出仰視其門大書軆玄二字爲扁遂相携而入見一老翁坐長明[illegible]

卜問童子翁爲誰童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其姓字
向人自称逍遥翁又問汝何名曰吾名少孤敬因
懇乞還家翁謂敬郎君既不肯待且吾有一牛可
騎而歸即命少孤牽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曰汝
可將吾舊籠及僧帽爲贈敬遥窺籠中諸物悉箍
桶工匠所用及僧家衣鉢耳兩童送至門外敬乘
牛牛行甚駛已及門牛忽咆哮化爲一黒虎而去
比明尋訪體玄山居不可得数日後乃在縣西四
十里陶弘景丹室故墓旁有一古廟彷彿是雨夜
所經行者其壁有潘閬夏日宿西禪院詩即東坡
少日所見夜凉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之筆也筆墨
猶新循其路歸見虎踪歴歴尚存　按潘閬字逍
遥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爲王繼恩所薦
太宗召見賜進士第尋察其狂妄追詔罷之又出
入盧相多遜門下多遜嘗遣吏趙白交通秦王閬
預有謀焉多遜敗宅隨毀廢閬時方在講堂巷藥
肆中聞之知事將連逮即奔入多遜鄰家其鄰匿
之墻中事稍解髡髮入中條山朝廷圖形下諸路
捕之不得潜居一寺中題詩鐘楼上縣令見之曰
此必潘逍遥句也命召之又逃去故人阮道時爲

恭理椽諷秦師曹武惠上言太宗赦其罪以四門
助教招之乃出真宗朝王繼恩敗籍其家其中緘
題往來詩頌多閬者閬自疑將逃去京兆尹先收
繫獄上聞之詔中外臣僚與王繼恩交識及通書
尺者一切不問釋閬罪以爲滁州叅軍卒泗上
按敬登洪武壬辰進士除給事中遷宗人府經歴
建文君登極上疏言　燕藩宜遷徙内地以消其
萌　上不聽靖難師起悔之陛戸部侍郎　文廟
繼統執敬数其罪繫獄將赦之卒以姚廣孝之言
不得免禍私謚忠貞

鬼狀

正統間徐武功治水張秋[illegible]有一鉄匠役罷而歸過
岳王廟側遇一故識匠[illegible]其以唾罵之鬼大怒與
之相撲久不解忽公前驅至鬼挽之同匿河濵曰
我何敢見徐相公但可見三司官耳已而三司官
隨至匠乃大呼三司駐節視之鬼作聲云此人負
我錢六百三十文今必還我有劉僉事者問匠有
諸乎匠曰有之劉乃謂鬼吾爲汝追還汝可急釋
之鬼即聽命而滅劉復諭匠多焚鏹以酬鬼已而
平安　志怪錄

蘇小小賓對

蘇小小南齊錢塘名娼也宋時司馬槱初在洛陽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後五年以蘇子瞻薦應制舉中遂爲錢塘幕官後夢美姝迎笑曰夙願諧矣遂與同寢贈以詩槱曰吾少年登第何勸吾退曰如命何自是每夕必來才仲爲同寮談之咸曰公廨後有蘇小小墓得無妖乎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遊舫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即前喏之聲斷火起舟尾倉忙走報其家則才仲歿矣至我　朝弘治初于景瞻自都歸杭邀馬

浩瀾同游西湖泊舟第三橋景瞻曰不到西湖二十年矣山川如故風景不殊子當賦之浩瀾乃作詩翌日召箕仙問曰捧瑤觴南國佳人一雙玉手此句久未有對即書云趺寶座西方大佛六丈金身箕運如飛復成一律後書云錢塘蘇小小和馬先生作曰湖橋首倡二公相顧若失莫測所以

鬼妾生子

尚郵張指揮以無子屢求美妾弗獲弘治中出湖上見救船板坐一女子與麗浮波而來詢知爲覆溺之餘也挾以歸愛之豪甚洽踰年生一子其女每旦櫛沐必掩戶無使見者偶一婢從隙中覘之[illegible]見取頭置膝上簪珥畢仍加於頭婢駭異以告主母母往覘之如婢言急排戶逐之女已不見唯有敝船板耳時其子已數歲後襲父職人號爲鬼張至今猶存近峰聞略及西樵野記

許巡檢女

上官守弘治壬戌雲南巡按使者宿其駟明燭獨坐忽聞窗外有爲女人聲者吟曰夜月懸金鏡春風颺錦帆江花如有意飛點綉衣衫又曰旭日轉洪鈞園林萬樹新畫屏朝弄色彩檻夜移春巢雀俱

堪托人家盡不貧獨憐雲谷底黄葉尚凝塵公大詫曰有是哉女乎何以至此女曰妾非人有沉冤欲訴耳公令前女踧蹬下泣曰妾欽州許巡檢女也五年前從父赴任至此驛驛夫悦妾貌毒殺父犯妾妾固不從羅巾縊死屍猶瘞園中淺土纔覆面耳惟大人憐察忽不見明發公集驛夫庭下曰五年前有許巡檢負重罪逃至此有能捕獲者厚賞一卒曰曾有人殺之矣公大怒曰殺者即汝也一訊即吐實發女屍園中面如生命具棺殮葬之而械囚具奏斬於市

程學士降筆

弘治已未篁墩程先生主考會試以言者去國未幾發背疽卒是年有雪夜祈仙者先生降筆云夜借東坡遊聞有請仙者予亦謫仙之流也事之不偶殆有甚焉詩以紀之因書一絶云江山何日許重來白骨青林事可哀吾黨莫憐清夢遠海東東去是蓬萊又二律云紫閣勛名近已休文章空自壓儒流孤忠敢許懸天日浩氣還應射斗牛蘇子謫龍遭衆謗杜陵荒艸喚窮愁乾坤不盡江流意回首青山一故丘斯文今古亦堪哀道學真傳已作

灰鴻鴈未罹羅網合麒麟偶見信時猜迅雷不起金縢策紫殿誰知武庫才此氣那同芳草合渾淪來往共盈虧讀者哀之玩其氣格蓋侶先生平昔云

王綸念故

王綸字演文慶陽人弘治末進士至江西參政以受宸濠偽命伏誅後二日友人聞扣門聲啟之則綸也問君見囚何因至綸曰吾非人也向憶得罪在獄不知何由軆飄飄任其所之今日偶念故人如君者不可不一面身即馳赴千里頃刻吾亦不自知問何所需曰無也得一靜室容我避[illegible]想已絶毋用他物爲友如其言亦爲設酒食[illegible]之而已仕途聞者多來問訊相與對語談辨其奕發不異生時或及江西事則黯然泣下居數日其形漸小踰月大纔如嬰兒問何以然答云不自覺歷兩月縮至數寸而滅

鬼兵

崑容居吳之婁門外正德丙寅春一日游暮倚門獨立聞隔岸洶洶若有兵甲聲已而有數千百人自腰以上不可見腰以下見皆花縚緻股其行甚疾

容大驚呼其家男女老幼畢出皆見之踰時過始盡是歲崇明海寇鈕東山作亂奏調京軍及諸衛討之歲餘乃罷官兵爲之一空容所見蓋兵象也

出庚巳編

馮電報德

上海朱辟馮電二人少同筆硯甚相親電以賣酒爲業一人時賒其酒後以其貧無行不與賒之及犯盜誣電爲淵藪下獄時辟爲刑房吏一見異曰子無辜至此我當周旋日供其酒肉且養其妻子於家正德末辟當解蘇州辟亦隨之電泣曰吾[illegible]

息炎必有以報辟目其就縛爲之雪涕不已電亦
瞖目視之不能盲及刑即市梋爲綴首于項而殯
之才入舟即殁狂大言我馮電也受兄山海之恩
令隨兄至家爲奴兄其勿惧以四塊冥楮寘盒中
有使令吾力爲之不敢怠也自是受人賄送必來
告曰此可此否得預爲之計無一敗者如欲買物
即於盒視之曰馮公買某物來少選得其物於盒
內坐此家日豐阜一日入蘇城鬼請隨行一遊至
閶門大哭曰宋相公收去作奴與兄永別矣竟寂
然無聲

王半山附箕

荊州士子多信紫姑嘉靖壬午春鄭天祐與徐岳李
完李中孚四人夜箕問前程事至則云我王安石
也天佑方秉誠致詞神遽書李完笑我當年事新
法于今我自愳堪咲史官皆太貶晦翁方是半相
知不答所請而去子謂是詩鄙下決非半山翁特
下鬼假其名以集英爽耳

箕詩

嚴州建德縣俞憲副夔嘉靖戊子兵備四川云川之
筰都閭有曹將軍家久舍一仙自稱宋狀元何對
或題筆空書或箕頭染翰談詩論文評書作詩
往有出人處雖二司亦與之唱酬如和俞之不寐
詩云兆簾忘俗慮觸景動幽思踈嬾真如夢繁華
易過時鶯隨喬木老燕挽落花悲惟有琴書趣閑
庭晝覺遲又如和宿蒗藻詩云春逼踈簾醉午風
客懷吟思幾叢叢化機自運無言外生意都涵有
象中日月東西成磨蟻人生南北任飄蓬折衝樽
俎男兒事何媿青山歛碧筒皆有佳聯有一僉憲
自幼無父欲求其父像於仙仙曰待子探之明日
画一像送其衙家人識者無不曰儼然也又同時

浙省平湖縣鄉中亦有一仙禱事有驗鄉人遂爲
立祠亦能作詩寫字欲求其作者不拘多少置卷
于廟過日則墨遍遝之也自稱爲洞宥斾天民常
見贈老年得子者詩云爭美孤梅得遇春煖風殘
雪越精神西湖昨夜多奇瑞點破紅蕖露十分似
亦可取

詩鬼降箕

崑山蓮坡周翁子和之父也嘉靖辛卯秋召仙叩子
和秋闈消息有降箕者曰我巡檢也正德中竊升
斗於石浦司捕盜吳淞江上賊勢猖獗反爲所殺

姓氏湮沒不顯人間遂賦詩曰幾番西浦又黃昏
千古難消劍戟痕惟有吳淞江上月清光夜夜照
孤魂賦畢不答翁所問而逝然予和竟以是疑捷
噫官秩雖微亦死王事其靈爽未散以翁居近吳
淞故憑箕而降也監司既不能表其貞懿於前翁
又不能叩其姓氏於後惜哉

侯元報仇

葛三者嘉定人評事鏞之子嘗以小民侯氏田在宅
左欲得之而侯不從乃嗾海盜誣指為同劫斃之
獄數年其子婦忽為鬼憑徵索食飲跳擲上下顧

語家人曰為我召某甲來某甲至欷歔謂曰我非
邪祟乃故老儒侯元吾孫為葛三所害使吾家老
母下堂生妻去室痛恨之懷何可言諭今日始得
報此賊矣其家惧秘不洩於外而婦嗥叫不已遂
延一道士治之初見即拱手云我與而翁交好久
不見若矣而弁邪良久道士握劍往擊因奮怒曰
狂兒敢爾起握巨柴痛毆之哀號乞命乃舍之一
日語曰老賊害吾孫吾昨亦擊其長孫首令不得
活其孫果頭痛死數日又曰賊幼孫苦病疹其母
抱以采桑被我以泥塗其中面今亦將死是日幼
孫隨母至桑下中面紫漲而斃久之大言云老賊
不久矣昨吾擊其背心若干下葛三果病背創號
呼殆絕特李千戶者夕以妖術游吳下家人邀之
入祈其祛祟李取巨瓮至勅將吏押鬼入瓮叱問
為誰答曰我侯元也具述葛三害孫狀且曰法官
何欠聰明也夫鬼之禍人因衰而至如葛三者枉
殺我兒延至今日是葛三命盡之期也彼既合盡
法官安能續其大數我固可執閻羅老子亦可拒
邪李咲曰汝言有理碎其瓮而去鬼仍附其婦云
適來李法官見吾理直碎瓮放我葛三今定死明

日果絕婦亦平復

戴尚書

浮梁戴尚書珊家食時課業於水次之小樓夜聞二
鬼相與言吾得代矣明日有婦投水者即是也明
旦伺之果有少婦蓬首泣於水濱若將自溺者公
下樓呼問之答曰兒里中某甲妻也某甲不肖罄
吾嫁貲為飲博今勒吾為娼兒本良家子甘心死
庶免為父母辱公止之良久狂夫披髮而至公召
而責之因出其妻并銀一笏與之曰以此謀生毋
作鄉邦羞夫婦泣拜而去是夕聞二鬼歎息曰三

年待得替身又被戴尚書救却後公哭至郗御史
進尚書致仕

鬼知方伯

雁蕩章公玄應出南雍訪友晚過珍珠橋微月影中見二三人長可二尺許漸近則大如人公心異之問曰爾非鬼耶曰然有一對于即傍對若不祟之否則甘心子矣二月春分八月秋分晝夜無長無短公即應曰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歲月無過無差鬼即拜公曰戲公耳前程遠大仕至方伯今年南畿試名列在第二名然為人妬即當舍去下科浙

省又中第二名則連登矣因泣下曰我黄州某人以貢來此七口俱疫死長子為生員在家因無音信故其柩停橋下乞差一人往泰州某場官處託一信感戴不勝矣公允之遂送去往洪武門而別既而遣一人去果其人為場官蓋連襟也因召其子來始得送其柩歸公是年南畿中第二名科道以他故欲論之公隨手裂公據而歸遂以次科歸浙登解一如鬼言後至方伯

亡妻復合

陝西王文獻貢士喪其妻美而賢哭之數月不止一夕其妻至曰感君悼念來了宿緣文獻逡巡欲避曰無害也登榻求宿文獻甚懼妻強之[illegible][illegible]而去宵則復來荏苒旬日殊忘其死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奴婢紉飾衣衾亦不異生時親戚[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文獻以舊愛故不忍舍往復歲餘乃持夫鳩鳴曰已託生某地遂去而文獻益追思之久乃悟曰吾生人與鬼交殆非佳兆乎明年舉進士授給事中迄無他患

白鷳女

浙江陳生隨父官泉州出行見一女子哭於麓問何

人曰我姓白隨父之官為盜掠殺一家吾僅免無歸是以傷痛生艷其美遂置之密室父母使人窺之乃見一白鷳至門化為女子而入父母語生早加斥絕生謂女曰卿是白鷳精何為誤我謝曰我非妖精乃前任林知縣之女無罪為父逼死槀葬城外故託白鷳以見君他日前程遠大位至御史能念舊者為葬朽尸且恤吾母則終天之感永切泉壤矣生許之女因謝去後生果貴仕至御史巡按廣東道出泉州求女尸葬之吉壤以千金周其母生泉馬

劉福死孝

劉福蘇衛人所居值石塔營西貧甚恒稱貸以薪以給日日以所贏歸貸主滿一券則易券復貸一日貸券滿劉病作力疾賫券復往貸貸主羅洪然慮劉以病費所貸錢無所取償而拒劉憤恨病劇死後三日貸主暮從石塔醉歸忽見劉捽衣索券羅昏憒仆地舁至家以拳擊墻若相搏狀指爪流血日吝三百文不貸致我死何忍也家人知為劉羅拜乞免焚以楮幣祀以牲牢終不釋良久曰喚吾父來厚贈之家人匍匐强其父往以青蚨千章為

贐羅忽避嗟夫若劉者可謂孝矣既死猶顧其親世之有親而不肯顧者媿於劉多矣書以勸之

伏屍作祟

休寧縣中有萬安街所居吳士勇家常日空中拋擲瓦礫其家延法師厭禁皆無驗異日客有識者謂曰此地下必有伏屍因人居其上而蹂其陽氣致有此祟乃命人發之果有水櫬二十餘因令遷於隙地設祭以奠之其後投擲始息每見人家患此者或謂之五通神為祟者蓋未然也又先大夫嘗言湖州閔公簽憲京都時得一棄宅人不敢居閔曰此宅幽瘠故陰氣盛也乃揭瓦推壁使暴烈日守久之方修葺居之竟無恙蓋其陰氣已散故也

鬼代試卷

中州有一少年得與科舉臨場不欲去其父強之至及入場僅能成書義三篇經義全不曉閣筆茫然忽一生至其號舍問少年何所苦少年以實告其生曰君勿憂吾當口授於君少年遂得完場因詢其所寓其生曰吾所寓在城外僻遠難尋惟舍弟某見寓布政司前某家君三場畢可去訪之既見舍弟即知我所在也少年 如其言其弟問君何由

與家兄相知少年具告場中事乃云家兄某本中州名士上科入場在此號舍病熱死因撫膺大慟嗟嘆不已少年此科遂登第至家置神主于家廟祀之

暴死入場

前輩有一縉紳為諸生時應秋試臨入場之時三鼓食畢忽所隨一僕暴死黙以蘆席覆之及士人三鼓出場則見暴死之僕在貢院門首來迎士人驚問應曰某非死也乃場中取入監號如陽世之監軍耳吾在號時見主人筆墜於地吾為拾之起

見王人面前樹紅旗一黄旗一其右紅旗無貴㒵其有鬼使以釘釘其胸某有鬼使以[illegible]其眼于人忽憶果有墜筆忽不知筆復在硯[illegible]至二場三場皆死一日方蘇所云釘胸者忽暴心疼麫糊眼者目不能視竟扶出其年此公果登科遂登甲榜其云樹紅旗者則終於乙榜矣

放生見録

周八尺兩臂度長八尺故得名漁于閶門城濠忽一夜有青衣散髮者從木篺下起謂周曰某溺死於此有年矣君肯遺一飯并紙錢當有以報周如其所須鬼飯

訖裹紙錢云詰朝于某處張網則獲魚若干果然是後鬼常起篺下得所須則預告捕魚数無爽又云下塘两周秀才甲科貴人也一夕欣欣然有喜色曰明日午時替身來矣周問爲誰曰挾鷄者及明果有一人爲鷄矢穤濯諸水濱然竟無恙鬼言彼有老親吾故舍之某月某夕有婦人來吾可取而代也至期方某某氏與夫爭鬪投水家人奔救得免周叩其故曰此婦有娠何忍害其兩命邪久之鬼來告云吾本下鬼以兩次放生之仁見録於上帝勑我爲無錫北門土地從此逝矣某日廟[illegible]

塑像成衆共賽社即吾到任之期也君可不爽相賀乎周問已之生業曰母棲栖於此無錫東門乃爾發跡地也是後無復影響周如期携麫酒至廟果像成建會男女雜遝見此鬼冠帶而出與之對飲傾壺而别他人不見也此景泰末事及天順甲申两周秀才瑄現同舉進士周到無錫東門傭於寡婦之家遂與爲偶經營産業漸致殷富與婦生一子鬼之言悉驗

鬼訴倒形

嘉興師文元質侍郎知利州一日晝寢書室𢥞然而典

呼吏問曰適有人投訟牒自稱吳伴姑吏白無有斯須復夢如初既覺復呼吏曰倅廳庖舍在何所其戶牖何向吏具白之即命駕至彼幸倅同覩指一隅命鍤發之不数尺得一婦人尸倒植土中衣履未敗蓋前倅子舍之婢因捶死瘞於此人莫有知之因命具棺衾薦以佛事復夢婦人云今免倒形以就安宅且將訴於陰府矣感激而去高郵人徐伯通與有時爲館客親見此事

鬼厭託生

陝人有召詩仙箕者因問其仙書一鬼字又問阨[illegible]

鬼如何不求托生乃書一詩云一夢悠悠四十秋也無煩惱也無愁人皆勸我歸塵世只恐人間不到頭書畢請問名復書一鬼字而去○謂此鬼不妄托神仙之名可謂奇矣然知鬼之不必復爲人其亦賢哉

無頭鬼

諸葛景江浦人嘗伸紙賦詩方思索未及得已有詩書紙上矣景怪之不以告人他日屢試之皆然日焚香禮之凡有詩文必求代筆常求一見乃期與身會景俱坐其友伺候之至夜聞戶外彈指聲開門出迎乃一無頭人景遂驚仆自是求代筆不應矣

深山厲鬼

周宗伯洪謨之父常爲長陽訓導作妖魅說言門生何瓚與其弟欽民家貧醉歸失弟所在捜於山累日得之木上問其故云一人引至此今見尔輩來遁去矣蓋山鬼也又門生之父鄭老者入深山采藤遇木有大菌乃取之行數里有人追問曰何以割吾耳當見還鄭老巫者有禳鬼術其人不能加害而去然精思恍惚迷其歸路後數日家人尋得之邀使歸固不肯乃執以歸藥之而醒備言其[illegible]如一夢也大抵深山幽谷中前代避兵而死者故多餓鬼又雜以木石鳥獸之怪人不知戒故有獨行遇害者書以示人使凡入深山者知所警耳

淫鬼

吳中有鬼善淫凡懷春之女多被其污與之善者金帛首飾皆爲盜致崑山真義民家一女將被污女曰涇西某家女貌美何不往彼而來此鬼云彼女心正女怒曰吾心獨不正邪遂去更不復來乃知邪不干正之說良有以也

渡河負鬼

里人曾孟源常夜行有水當涉遇一舊識云吾負汝過孟源喜從之及上其身忽悟云此人已死安得在此必鬼欲逮我耳乃堅附其背既登岸負者云可以下矣孟源附之益堅忽變爲一板抱至民家叩門乞火燭之火焦棺板也

江鬼

有人憫溺江人召黃冠立醮壇於江陽第一山作祭江科儀誦經三宿用飯米二十石江燈數百施食冥衣遍薦九州亡鬼當夜江東之人遥見燈影中

有人爲移燈搬物之狀明早果西岍捌燈多處
並於東岍沙地又有來逬而不得超拔之鬼遂作
祟於江干或擲沙石或附人體或空中擲物或夜
半叫冤居民不安其生於是羣至家中訴擾復壇
如前始獲寧叔

髑髏怪

御用監奉御來定五月間差往南海子公幹從五六
騎出城昇殺酒爲路食日午至羊房南大柳樹下
脫衣卸鞍坐樹根上以柳瓢盛酒擣蒜汁濡肉自
啖四顧一髑髏在旁來夾肉濡蒜戲納髑髏口中

問之曰辣否髑髏即應之曰辣終食之頃呼辣不
已來驚悸令人去其肉呼亦不止遂啓行至海子
畢事而回呼辣之聲隨其後逐入城始絶來至家
得病數日而殁

唐濵

侯官唐濵微時泊舟永福溪夜聞二鬼共語忽一鬼
吟詩曰隨波逐浪滯孤魂白骨沉沙漾水痕幾寸
柔腸魚嚙斷不聞今夜聽啼猿又有吟者曰飢烏
送我棠梨道雨打風吹梨樹老寒食何人奠一巵
髑髏戴土生春艸後吟者謂前吟者曰明日鉄帽
生至矣子當得代遂脫沉淪因相與慨吁而散明
日濵停舟候之至日中果有戴鉄帽于首者將涉濵
告之故得無恙其夜前鬼至甚哀啼之一鬼來謂
曰鉄帽生未至乎曰至矣爲唐參政所救濵聞之
大喜自負必貴且日親作奏章告於上帝度此二
鬼越數日坐於舟中有二人拜謝於前曰蒙公保
奏今得生善地矣語畢忽然不見明年濵遂登第
官至山東參政

姒妾乳子

浙中一上舍有嬖妾懷娠欲產妾臨產時上舍以事

往錢塘妾產難昏死其妻不待其絶而遂殯之及
上舍歸但以產死言不復窮問上舍偶一日過宅
邊賣餅家見其篋中有銀簪一隻乃其妾所常簪
者詢其從來賣餅人曰一婦人稱說所產兒乏乳
留此質炊餅飼兒黃昏輒來來得餅即去問其去
路則妾所瘞之處也上舍大駭夜潛至其墓伏而
竊聽果有兒啼乃開墓啓棺則死妾之上有生兒
伏焉抱之以歸及長以貲入監爲縣簿昔晉干寶
死其家以寶所寵三婢殉葬伏於棺上又二十年
寶妻死其子開棺欲合塚則其婢尚活詢其所以

生曰干郎飲食我一如生前也其子將婢婦嫁人更活數年以上舍之奔覩之尤信

鬼役

劉進士庭蘭閩人住京邸子十餘歲忽頴敏特發異之而蒼頭適於門外見群丐中一兒呼蒼頭名曰我某哥也可送我歸蒼頭愕不顧歸以語其主人主人曰安有是乎倘再見可拉之來數日至其舊行處兒呼語如前蒼頭挽得將之反及門而家兒狂噪入廁不見洗沐來兒乃真子曰某日有送喪者過門我出觀之不知何由入其中蓋兒爲鬼役

而家兒鬼也孫給舍鵬初語係近年事人皆知之進士亦尋卒

湯泰將鬼詩

湯胤勣爲叅將守邊一日胡冦突至胤勣領兵出戰爲冦所害後數月ㄇ外某驛天將暝忽兵官至騶從甚盛坐中堂令免供具第索筆研燈燭閉戶而寢明早驛卒候其起開戶寂無所見但壁間有詩云手持長劍斬渠魁一箭那知中兩腮胡馬踐來頭似粉烏鴉啄處骨如柴交游有義空揮淚弟姪無情不舉哀血污游魂歸未得幽冥空築望鄉臺人始知其爲胤勣云

范文遇鬼隸

少叅臨海范公文初下第歸自杭急欲抵家馳至[illegible]山時巳四鼓稍憩嶺上遇隸兵曰君何爲破曉[illegible]此公曰不才落第白日無顏過此故也隸兵曰佗日登甲第仕爲郡終叅藩何慮也公謝曰安得有此因詰曰汝安得至此荅曰我奉官差至新昌拘押人聞其人在此山下故來此今同君下山也至山麓公曰餓[illegible]隸兵走入田家取粥一盂食爲食訖隸兵送盂還田家嘱曰君宜少候山下有虎

不宜獨往隸兵出偕行至一人家門隸兵曰我入此家若聞哭聲我走君即走少頃果有猛虎咆哮而過隸兵於門內拘一人踰墻出則聞哭聲公遂驚走平明乃止始悟隸兵爲陰司攝人之鬼也公後登景泰甲戌進士官悉如所言 涉異志

馬姬迎婿

紹興董元瑞之子聘同邑馬氏女爲室以馬之女未二十不爲之婚男女各懷怨懟同日得瘵疾旣二年並患在亟一日董氏村人見大官艦泊河下一皂隸上問何處董宅人指示之忽不見數日又至

村人怪而窺之見舟中端坐一女子盛飾美容光彩奪目左右媵侍十餘人或問誰家女曰此馬氏姊也來迎女婿或報董氏使老嫗往視其容儼與馮姬無二又明日董生死馬姬亦亡其官艦中坐者疑姬之魂魄先赴云

異鬼

嘗聞宦客云某地某都司家晨起見廳壁画有王者一人軍騎数件男女侍衛者又数十人晃晃動躍少頃下坐列于廳奔走應答真人物也主人驚出且疑且告曰尊官何來下顧於余王曰吾非祟也

暫過借宿不擾不侵無喧無恐吾當有益于汝一時婦女進于內侍從爨于廚或易于市或役于庭除車馬行李各置其所遂主一家于空室柴米家具與之共往來冠蓋皆不識之人踰半月謂主人曰某人積負汝財吾爲汝追之批帖令人召曰三日內不來償王焚某處屋其人恐疑間某地之屋焚矣辦值急付其主明日別主人冉冉自室而去初以宦客欺巳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寧波府象山縣梁家忽至一老嫗四媳二女口云借宿其家俱不見獨一幼婦見而迎之答以尊客暫咊居它

何處嫗曰世爲宅戚也婦走白翁姑翁姑疑爲祟急辦牲醴賽之嫗怒曰我非爲禍祟者何爲生食我令婦熟而進之飲啖言笑起卧如生人婦女皆國色嫗雖老而容儀亦修潔半月始去以此證彼信實有也然鬼無形與聲倏忽變化則有之雖五行之妖亦不如是至於始皇之時素車白馬持璧與客之異王莽時池陽小人無数或乘馬或步持時劉歆以爲人變皆屬皇之不極今又非其時也豈幽怪錄所謂世間人鬼雜半之說耶

巫覡類

投巫

西門豹爲鄴令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豹曰至時幸來告我及告豹往會河上見巫女数十人立大巫後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爲報河伯更求好女使吏卒抱大巫嫗投之河有頃曰何久也令弟子趣之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女子不能自白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良久欲使廷掾等入趣之皆扣頭流血乃免自是不復言河伯娶婦矣

巫術

沈氏筆談載山陽有女巫極靈數自異棊握手中問其數莫不符合更漫取棊不數而問之則不能知其數矣又元人小說載江州有卜者問無不驗一人以錢置盒中曰欲知其數言不復驗其人曰是㪅人神術也我知之彼即知之錢數既不自知彼又安能知邪二事偶類足以破巫術之妄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正此謂耳

巫祝殺人

江東村落間有叢祠其始巫祝附託以興妖里民信之相與營葺土木寖盛有惡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廟肆言詆辱巫駭愕不知所出謀詣少年告之曰汝質明復入廟詈辱如前凡廟中所有酒肴舉啖之斯須則為受械祈哀之狀庶不敗吾事今先賂汝錢五萬少年許諾受金翌日果復來廟廷袒裼喧嘑極口醜詆傷民大驚觀者如堵少年徐舉所祀酒肴盡飲啗之亡何俯躬如受縶者叩頭謝過忽黑血自口湧出七竅皆流即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即日喧傳傍郡祈禳者雲集巫所得不勝計越數月其黨以分財不平詣郡首告乃捕治引伏魁坐死分隸諸郡靈響遂息

巫覡致妖

吉贛地近甌粵其俗信鬼父老言巫覡挾邪一登門妖怪隨至當斥絕之因觀漢武惑栾大之術至封侯賜弟土大夜祠於家將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乃信父老之言不誣

俗巫不足恃

南人信巫有癘不召醫惟命巫使行呪禁辛巳年臨汀大疫群巫盡死餘人不治多自差然則俗巫豈足恃乎

女樂本巫覡

女樂之興本于巫覡周禮所謂以神仕者楚詞九歌所言巫以歌舞悅神其衣被情態與今倡優何異伊尹書云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巫山神女之事流傳至今蓋有以也晉夏統傳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妝服雅麗歌舞輕佪其鮮佩褫紳不待低帷昵枕矣其惑人又豈下於陽阿北里哉

六祝

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遠罪病也

闞王幞頭

潼州闞雲長廟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謹偶[illegible]數十軀其一黃衣急足面怒而多鬚髯狀可畏[illegible]都駛卒王雲至府巫祝偸天祐見之以爲與廟中黃衣絶相似乃招至其家飲之酒賂以銀且附錢五千幷大幞頭範樣語之曰煩於耿舖製造一頂須寛與日期冀得精巧雲不解其意以意外有獲即從其戒至耿肆耿默念安得有頭圍如是大者約爲施工俟其來取而杳不至後數月因出郊入闞王祠見黃衣塑像大駭曰此是去年以錢五千令造大幞頭者也陰以索度其首還較視不差分寸悚然謂爲神立捧獻之事寖淫傳一府爭先瞻敬天祐籍此鼓唱抄注民俗錢帛凡得萬緡歷十年雲復來潼人見者多指點笑語怪而問其故或以告之雲因詣天祐天祐恐敗其事了不接識雲恨怒訴於官天祐坐黥竄盡籍其貲

何婆

唐浮休子張鷟曾於江南洪州停數日聞土人何婆善琵琶卜與同行郭司法共質何婆士女塡門餉遺滿道郭再拜下錢問其品秩何婆乃調絃[illegible]抑氣曰箇丈夫當貴今年得一品明年得[illegible]年得三品更後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錯品少[illegible]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減一品明年減二品後三年減三品更後年減四品忽更得五六年總沒品郭大罵而起 出朝野僉載

阿馬婆

唐玄宗東封次華陰見岳神數里迎謁帝問左右莫見遂召諸巫問神安在獨老巫阿馬婆奏云在路左朱髮紫衣迎候陛下帝顧笑之仍勅阿馬婆敕先歸帝至廟見神櫜鞬俯伏殿庭東南大栢下又召阿馬婆問之對如帝所見帝加禮敬命阿馬婆致意而旋尋詔先諸嶽封爲金天王帝自製碑文以寵異之其碑高五十餘尺闊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大也其陰刻扈從太子王公巳下官名制作壯麗鐫琢精巧無比倫 出開天傳信記

韋覲

唐太僕卿韋覲欲求夏州節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詣韋曰某善禱祝星辰凡求官職者必能應之韋不知其詐令擇日夜深於中庭備酒果香[illegible]巫者巫者乘醉而至請韋自書官階一道處所於

酣席既得手書官銜仰天大叫曰韋覲有異志令我祭天韋合族拜乞無爲此言凡所玩用財物盡與之一里胥詰其衣裝忽異巫情窘乃云太僕卿韋覲曾令我祭天我欲陳告而以家財求我非竊盜也旣當申奏宣宗究狀復召宰臣論曰韋覲城南上族軒蓋承家昨爲求官遂招誣謗無令酷吏加之罪其師巫便付京兆處死韋貶撫州司馬

二祝世傳

東京城北有祆廟（呼烟切）祆神本出西域蓋胡神也京師人畏其威靈甚重之其廟祝姓史名世爽自云

家世爲祝累代矣藏先世補受之牒凡三有曰懷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宣武節度使令狐給令狐者丞相綯也有曰溫者周顯德三年端明殿學士權知開封府王所給王乃朴也有曰貴者其牒亦周顯德五年樞密使權知開封府王所給亦朴也自唐以來踰二百年而其祝乃能世繼其職斯亦異矣今池州郭西英濟王祠乃祀梁昭明太子者其祠祝周氏亦自唐開成年守祠事至今其子孫今分爲八家悉爲祝噫世祿之家能箕裘其業奕世而相繼者蓋亦甚鮮曾二祝之不若也

聖七娘

建炎初車駕駐蹕揚州中原士大夫避地來南多不暇挈家淄川姜近言到行在參選以母夫人與弟爲念日夕憂惱邦人盛稱女巫聖七娘者法通靈能預知未來事乃造其家焚香默禱才入門見巫蓋盛年女子已跣足立於通紅火磚之上首戴熱神將方降即云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姜跪問母與弟消息更十日當知又三日可相見聞語敬拜積憂稍釋恰旬日果得書又三日家人皆至姜悲喜交集厚致錢往謝一切弗受唯留香燭幡花而巳姜後爲工部侍郎每爲客道此

廖氏魚塘

紹熙四年六月呂德卿以石城宰詣府道經雩都縣曲陽舖東暫泊於居民廖少大旅舍因言有親弟少四好使酒尚氣向時每每相凌置不與校所居有兩塘各廣袤二十畝田疇素薄只仰魚利以資生弟忽起分析之議至取魚之時弟倩村巫書符于瓮上沉於東塘洎舉網不獲一鱗徐知其然亦召此巫如前法於是西塘亦然其後巫來相告曰汝兩人親弟兄自不相容而使我以邪術干正廣

貽譴罰各宜悔初心復同居共業吾當爲爾解[illegible]之兄弟皆奉其戒巫乃別画二符投之魚塘遂如故今每歲獲直不下数百緡巫能不爲利誘使人和協爲可嘉尚惜不問其姓名

喪葬類

玉匣

漢帝送葬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武帝匣上皆鏤爲蛟龍鸞鳳龜麟之象世謂爲蛟龍玉匣

永息菴

右補闕正已四十四致仕預製一棺題曰永息菴置

諸寢室人勸移之僻處曰吾欲日日見之常運死想滅除貪婪憎愛耳壽至七十八無疾而逝

漆宅

嘗臨外氏之喪正見漆工髹裹凶器因言棺槨何必用此堅法漆工曰此即随身富貴一生爲人止贏得一座漆宅豈可令人家子孫鹵莽

壽安土棺

壽安之南有土峯甚峻乾寧初因雨而𡏖（圮）午壁銜土棺棺下有木横亘之木見風成塵而土形尚固滌之泥汩於水粉膩而蠟黄剖其腹依稀骸骨因[illegible]

近代無以土爲周身之器者戴記云[illegible]

蓋其時也出唐闕史

布漆山

天成開運已來俗尚巨棺有停之中堂兩邉不相見者號曰布漆山

漆宮沙府

蘇司空禹珪薨百官致祭御史何登撰板文曰漆宮永閟沙府告成予問沙府之説曰自隧道至窆棺之穸皆鋪沙以防陰雨泥滑唐人常用之

大小脫空

長安人物繁習俗侈喪葬陳拽寓象其表以綾綃金銀者曰大脫空楮外設色者曰小脫空

泉臺上賓

周顯徳六年世宗慶陵發引之日百司設祭于道翰林院楮泉大若盞口雕印字文黄曰泉臺上賓白曰冥游亞賓

祖載

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曰寧設表門乎公曰不也夫表門起于禹禹治洪水故表其門以紀其功吾父無功何用焉寧設蓑盧乎公曰[illegible]

出奔聞古公薨還赴喪故作菰廬以障其尸吾父無泰伯之罪何用此爲寧設五穀囊乎公曰五穀囊者伯夷叔齊餓死首陽恐其魂之飢也故設穀囊吾父食味含哺而死何用此爲寧設掛樹乎公曰掛樹者晉文公有内難出亡介子推從行割肉以續軍糧後文公歸國忽亡子推子推奏唱而歌文公始悟當受爵祿子推奔介山抱木燒死國人恐其魂魄質於地故作掛樹吾父生于宮殿死于枕席何掛樹爲寧設魂衣乎公曰魂衣起宛荆宛荆于山下道逢寒死羊角哀迎其尸恐神之寒故

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繡死于衣被何用此爲寧設桐人乎公曰齊人虞卿遇惡繼母不得養父死不能葬自知有過故作桐人吾父生得供養何桐人爲寧設三桃湯乎公曰桃湯起于衛靈公有女嫁楚乳母送之道聞夫死欲得新婦還婦曰女有三從今屬于人死當卒哀因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吾父無所恨何用桃湯爲王肅表服要記

古人薄葬

古人云仲尼孝子延陵慈父其葬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德彌厚者葬愈薄知愈深葬愈微丘壟彌高發掘必速此古人之炯戒也

假葬

胡楷世行嘗言先世由徽來雲買屋廣化寺側修理夾壁得故櫝堂一尸僵卧如生觸之輒應手灰滅遂白有司遷瘞之始聞疑信相半後閱通典有假葬三年除服議鄭訛母亡不致喪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衛瓘以其不應除服而議之訛以此方下濕惟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求之晉史亦然始

印胡言之信

寓錢

今楮錢也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稍以紙寓錢爲鬼事法苑珠林云紙錢起於殷長史

石羊虎

羊虎襍錄云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麟石象辟邪石馬之屬人臣墓前石虎石羊石人石柱之類皆以飾墳壠如生前之儀衛耳太宗葬九嵕山闕前立石馬陵後司馬門内又有蕃酋一十四人石像皆刻其官名

封樹

後漢太尉楊震葬日令方相入壙驅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腦人家不能令方相立于墓側而罔象畏虎與柏故墓上樹柏墓前立虎或說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獻之道逢二童子謂此名為媪常在地中食亡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東南枝揷其首由是墓前皆樹以柏二說各異未知孰是禮云大夫樹桑士楊按禮經云古之葬者不封不樹後代封墓而又樹焉左傳云爾墓之木拱矣又云樹吾墓檟仲尼卒弟子各自他方持其異木樹之墓側蓋殷周以來尊卑之制未必專以罔象之故盧思道西征記云新鄉城西有漢桂陽太守趙越墓墓有碑碑有石柱東南有亭因以石柱為名則石人石獸石柱自漢代有之矣

魌頭

宋朝喪葬令有魌頭之別皆是其品所當用而世以四目為方相兩目為魌頭按漢世逐疫用魌頭亦周禮方相之北方相氏蒙熊皮黄金四目以索室歐疫鄭注云如今魌頭是也[illegible]仲尼之面如蒙魌子虛賦蒙公先驅慎子云毛[illegible]

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倛則見之者皆走若[illegible]倛音欺韵略無此字

嫁殤

曹操幼子蒼舒死求邴厚死女合葬史以為譏周禮地官禁嫁殤者注謂生時非夫婦死而葬相從嫁殤死人則此俗古已有之今民間猶有行者

碑碣類

神道

李廣傳丞相李蔡得賜冢地盜取三頃賣之又盜取神道外堧地一畝葬其中世之言神道始於此又霍光塋起三土闕築神道神道言神行之道也

安志

碑碣

前漢碑極少漢蔡邕崔瑗之徒多為人立碑魏晉之後其流浸盛碣亦碑之類也周禮凡金玉錫石楬杙也椓杙于瘞處而書死者之姓名如立楬然則物有標榜皆謂之楬郭景純江賦云峨嵋為泉陽之楬玉壘作東別之標其字本從木[illegible]以石為墓碣因而從石說文曰碣特立石也[illegible]則從木從石两体皆通隋氏之制五品以上碣螭首[illegible]

上不得過四尺近代碑碣稍衆有力者多聳今
以祈作者之諛蔡邕則云吾於人作碑多矣獨於
郭有道無愧詞隋文帝子齊王攸薨僚佐請立碑
帝曰欲求名只一卷史書足矣不然徒爲後人作
鎮石爾唐則甚盛李北海以此得潤筆金帛駢羅
皆是諛墓之物韓退之亦不免焉本朝惟東坡獨
能守之所作止司馬公范蜀公等六碑

古碑

古碑有三種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禮記祭
義曰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麗者猶繫也以之
繫牲則必有穿矣檀弓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
楹說者曰斵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
樹之穿中間爲轆轤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繞四碑
諸侯四繞二碑大夫二繂無碑蓋古葬惟王者有
隧諸侯皆懸棺而下晉文公請隧弗許曰王章也
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所惡也自周衰戰國
秦漢皆以碑懸棺或以木或以石既葬碑留壙中
不復出矣其後稍書姓名爵里其上至後漢遂作
文字款識矣今人掘地得古碑或文字而有竅
非麗牲之碑則下棺之碑也

晉古冢碑

□華人發古冢得碑有刻字曰晉升平四年三月四
日太學博士陳留郡雍丘縣都鄉州周闡字道舒
妻活晉尋陽太守譙國龍堈縣桓逸字茂長小女
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諱蟠字永時皆鐫成文按
此周闡之妻桓逸之女墓也父晉安成太守鷹揚
男諱蟠者蓋闡之父故獨稱諱但不知妻名活何
義字畫極分明無訛其中無他物惟得銅銚一二
足螭柄面闊四寸餘深半之制作不甚工野人來
求售適得之云尚有一石臺高二尺許有花文先
爲漢南人取去升平四年至今紹興十六年正七
百八十七年自有道視之殆朝暮爾今吾復居于
此未知後七百八十七年來者復誰亦可以一笑
也

唐陵無碑 宋張師正倦游錄

唐陵皆無碑記惟乾陵西南隅有大碑高三十餘尺
螭首龜趺巋然表裏無一字亦不知其其何謂而
立

墓碑不書姓名

歐陽永叔爲尹師魯作墓銘與尹材書曰刻石時□

尾更不要書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刻字人等姓名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久遠自知篆蓋祇著尹師魯墓四字其告之詳如此近世士夫有不肯與人銘墓者問之云吾不欲以生人姓名埋地下伴死人耳彼殆未見歐公不著姓名之說也東坡常云某從來不作不書銘誌近與溫公作行狀書墓銘者報其嘗爲先妣墓誌之故其他決不爲也今考坡集自代張方平爲趙康靖神道碑外有趙清獻司馬溫公富鄭公三神道碑坡所謂獨銘三人皆盛德故也坡爲僧懷璉撰

宸奎閣碑與之書曰碑上別作二碑首如唐以前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爲寫題目古制如此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不用著立石人及在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不典也不爲龜趺承之云云他日爲潮守王滌撰韓文公廟碑與之書曰碑首既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碑中既有太守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須拘流俗之意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欄界之類只於淨石上摸字不着一物爲佳云云嘗怪今時[illegible]欲從簡素又見名家多有然者自以考古不[illegible]敢輒議及觀歐蘇手書乃知流俗染習耳目久矣不然二公何於一片石叨叨如此其書可爲後世鐫刻者式故備錄之

太湖石碑 本朝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鑿碑陰鋸紋朗朗而歎閒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葬父鋸其半爲神道碑鋸且盡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黃問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黃默然松江錢尚書治第時多役鄉人而磚瓦亦取給于彼一

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翰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故某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塚中無足怪者此事與高絕相類可以爲戒 琅琊漫抄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祠祭門

鬼物類下

鬼物畏白

天下無處非鬼兒塞無間獨互人國白王城自女墻至城下俱以白玉為之鬼不敢入蓋鬼陰物喜黑而畏白耳玄俗至此城得其故歸以白石繞屋為墻是時河間多疫癘獨玄俗家無染者至今除夕人家用白堊繞門畫城池列干戈之類亦遺意也異聞志

以夢喻鬼

人睡有有夢者有無夢者嘗以譬人死有有鬼者有無鬼者先儒謂人死無鬼是不信有夢者若僧因聞見謂人死有鬼是不信無夢者也釋氏地水火風之說以魂爲火風魄爲地水朱子亦嘗取之云人死火風先散則不能爲祟蓋魂先散故也地水先散而火風去尚遲則能爲祟蓋魂氣猶存故也然則魂氣猶存能爲祟則不能無鬼魂先散爲祟則不能有鬼所謂鬼與祟者豈常理之所有者哉

辟鬼法

夜臥以所睡上草抽一莖出長三寸許鬼魅不敢壓人田野中見遊光者鬼火也其名曰燐或人死血久漬地爲野火遊然不常或出或沒來逼人奪人氣精以鞍兩鐙相叩作聲其火即滅

鬼不足畏

一人畏鬼夜忌野行應元曉之曰天下之可見處則人物不可見處則鬼也故有幽明之別使鬼神而無乎則雖曠野更深亦何必有使鬼神而有乎則身之左右前後白晝之中無非鬼神也汝不見所謂其仙者乎此亦鬼也甫焚符誦咒隨感而至豈擇野外乎故君子不懈惰于闇屋不矯飾于廣坐莊生有云無人非無鬼責正謂是也子苟正心修行則鬼神方敬畏子且不暇其敢犯子而予顧畏之乎其人大悟自後恒丙夜野外獨行至不必燈火妙觀野語

鬼衣

阮宣子著無鬼論謂今人或見死人爲鬼其衣服與生時相似人死有鬼衣服亦有鬼耶吳志少帝時

金主詔殺其妹宋主埋於石子岡後主欲改葬之冢衆相亞不可識別而宫人頗有識主亡時衣服乃使兩巫各待一處以伺其靈使人監之不得相近久之二巫各言見一女年可三十許上着青錦衣頭紫白袷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止徘徊奄然不見遂開冢衣服與所言同金陵志江南李後主之不朝宋其臣陳喬預其謀宋師問罪誓以固守及城陷喬自縊於視事廳内從吏撤扉瘞之明年朝廷嘉其忠詔改葬其屍命求屍不得人或見一

丈夫衣黃半臂舉手障影自南廊過就掘得屍如所覩者然則衣服亦有鬼也邵康節語程伊川先生世間有一般不有不無底人馬程云戢響之類何處得來朱子謂邵意則是以爲有鬼春按程之所難者則亦是阮宣子衣服之疑雖大儒不能決朱嘗有言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釋家所云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理會可也係今序録

鬼物附語

東坡佐池筆記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耳雖皆數止皆有死者宜其有鬼有如此耶昔有人遠行者取金釵藏壁中忘以語其妻既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其妻開篋中欲覓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爲不信金釵在某所取得之遂發喪其夫歸反以爲鬼程氏遺書鬼神之説只是道人心有感通耳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部杜甫詩却有此理天地間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即有無即無如杜甫詩是世上實有者故人之心病及其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人心在此托夢在彼只是心感通耳

死者託夢亦容有此理有人過江其妻墮水意必死矣過金山寺爲作佛事方追薦次其婢子通傳墮水之妻在某處作其事以爲誠死及至三二月有漁人撑舟以其妻還之乃未嘗死也蓋疑於急流中救活之然則其婢子之通傳是何也亦是心相感通既是心有感通更説甚生死古今別二事可以會看

疫鬼

緗雲樞密曾師仁爲士人時正旦夙興出門遇大鬼數革形狀獰惡叱問之對曰我疫鬼也歲旦當行

疫於人家嘗曰我家有平日無也凡三世積德門戶方興或不食牛肉三者有一皆不敢犯言畢遂不見

驅儺

禮緯曰高陽有三子生而亡爲疫鬼一居江水中爲瘧一居人宮室區隅中善驚小兒於是以正歲十一月命祠官時儺以索室中而驅疫鬼軒轅本紀曰東海度索山有神荼鬱壘之神以禦凶鬼爲民除害因制驅儺之神按周禮有大儺漢官儀有侲子要之雖原始于黃帝而周官歲終命方相氏率

百隷索室驅疫以逐之則固周之舊制也

書鬼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蠹魚不生　致虛閣雜俎

山臊

西方深山中有人焉長丈餘袒身捕蝦蟹性不畏人見人止宿暮依其火以炙蝦蟹伺人不在而盜人鹽以食蝦蟹名曰山臊其音自叫人嘗以竹著火爆山臊皆驚憚犯之令人寒熱此雖人形而變化然亦鬼魅之類今所在山中皆有之又神異經

獠永嘉郡記作山魅一名山駱一名蛟一名一名熱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鳥巢大如五斗器飾以堊土赤白相間狀如射侯犯者能役火害人燒人廬舍俗言山蕭

鬼喜隱容

道士王太初受天心法治鬼神有功于人常謂爲室當使戶牖踈達若四壁隱容終爲鬼所據耳

鬼市

海邊有鬼市半夜而合鷄鳴而散人從之多得異物

鬼母

南海小虞山中有鬼母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蟒目蛟眉

寃鬼

杜國之伯名曰恒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恒竊與妾交宣王信之用杜伯于焦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即爲人見王曰恒之罪何哉王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之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杜伯

殺傷人而至言其無罪司工錡又為人而不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皇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告所殺者又皆為人而見當柰何乎皇甫曰殺祝以謝之宣王乃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為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柰何以此為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衣司工錡為左祝為後朱衣朱冠起於道左執朱弓朱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伏弢而死（出冤魂志）

委蛇

齊桓公遊於澤管仲御公見鬼焉公反誒詒為病皇

子告敖曰澤有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朱冠惡聞雷車之音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公囅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

蘇娥

漢何敞為交阯刺史行部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鵲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本廣信縣修理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車牛一乘直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已暮行人斷絕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傍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勞問之壽因捉臂欲汙妾不從壽即以刀刺脇妾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杠及牛骨投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告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為驗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

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於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為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自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誅上報聽之（出還冤錄）

鬼婚

盧充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一日出家西獵見一麞舉弓而射即中之麞倒而復起充逐之不覺去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門中一鈴下有唱客充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充曰我衣惡那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襆新衣迎之充著盡同

牘便進見少府屈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為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充充父亡時雖小然已識父手迹便歔欷無辭崔即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充就東廊充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為婚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充便上車去如電逝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悲喜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追思懊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

既上岸充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充見之忻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在可即見少府充往問訊女抱兒還充又與金鋺為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耀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余親金鋺可顧兒愛恩從此別腸斷傷肝脾充取兒鋺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投充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歎死生之玄通也充詣市賣鋺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欻有一老婢問得鋺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遣視之果是謂充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鋺著棺中今視卿鋺甚似得鋺本末可得聞不充以事對即詣充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充貌盖幽婚也兒遂成為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其後生植字子幹有名天下

項羽廟

鬼物之於人但侮其命之當死及衰者爾苟人未當

死命或未衰則亦無如之何　如吳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為憤王甚有靈驗郡廳事安床幔為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下再拜祠以軛下牛既祭避居他室南史孔琇為守居之無害太始初蕭惠明亦守是郡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因發背旬日卒其從子琛後亦為守既至著屐登廳事閉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以脯代肉羽竟不能害以是觀之魑魅魍魎假朔名以興禍福何獨貽害

於乎悲明而李恭彥尚若無聞焉此無他出門之
死期偶至而二人者禍未艾耳蕭孔靖字季恭琛字彥瑜

鬼訟

帝時段孝直舉孝廉爲長安長有所乘騧駁馬日行五百里雍州刺史梁纘與帝連婚恃勢索之直辭以亡考所乘不敢輙奉纘因致恨密搆孝直受贓事乃敕下獄不令家下通徃直知不免使告妻曰刺史陰謀欲奪我馬私捉人訴意欲殺我我必死矣汝等幼冲未能申雪可將紙筆安我墓中當自申理直死獄中家人收瘞如其言置之不五十

日景帝大宴群臣孝直於殿前上表訴寃併以纘不法事二十一條條奏別狀帝覽表訖直忽不見帝甚異之詔收纘付獄勘之事皆不虛帝勑將纘於直墓所斬而祭之故語云莫言鬼無身杜伯射宣王莫言鬼無形孝直訟生人搜神記

女鬼潰墨

漢時王朗爲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住東齋中夜有女子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歡曉別贈墨一九肅方欲注周易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女鬼訴寃

後漢王忳字少林廣漢新都人也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忳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寃之聲忳祝曰有何枉狀不可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忳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忳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樓下游徼者也忳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寃客輙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忳曰

當爲汝理此寃勿復殺良善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使送其喪歸葬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鬼變桃人

魏常英卒妻梁氏嫁向氏子集嫁日英歸至庭呼曰阿梁卿忘我耶子集驚張弓射之即變爲桃人

鷩兎鬼

吳景帝有疾召巫視之得一人欲試之乃殺鷩而埋於苑中架小屋施床几以婦人屐鞋服物著其上乃使巫視之告曰若能視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

加賞而即信矣竟日無言帝排門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鵞立墓上所以不即言然則鵞死亦有鬼也稽神録云楊遵嘗田獵放鷹於野見草中一兎搏之無有如是者三即其草而求之得兎骨一具則兎亦有鬼也

曹公船

濡須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長老云是曹公船常有漁人夜宿其旁以船繫之但聞竽笛絃歌之音又香氣非常漁人始得眠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傳云曹公載妓船覆于此至今在焉

出廣古今五行記

于吉

吳孫策殺于吉後被創方差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因撲鏡大叫創裂而死

嵇康

嵇康字叔夜譙國人少嘗晝寢夢人身長丈餘自稱黃帝伶人骸骨在公舍東三里林中爲人發露乞爲葬埋當厚相報康至其處果有白骨脛長三尺遂收葬之其夜復夢長人來授以廣陵散曲及覺撫琴而作其聲甚妙都不遺忘

郭長生

永嘉中太山巢氏居晉陵家婢採薪何忽見一人隨婢還家不使人見與婢飲酒輒吹笛而歌歌曰閑夜寂以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長生

杜靈之

鎮南劉弘以王矩爲廣州矩至長沙見一人長大着布單衣自持奏在岸上矩省奏云京兆杜靈之仍入船共語稱叙希闊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荅曰朝發矩怪問京兆去此數千里那得朝發即到杜曰天上京兆身是鬼見使來詣君耳矩大懼因

求紙筆曰君必不解天上書乃更作從矩求一小箱盛之封付矩曰君今無開比到廣州可視耳矩到數悁悒乃開視書云今召王矩爲左司命主簿矩意大惡因疾卒 王隱晉書 幽明録

王弼冢

陸士衡初入洛次河南偃師時近夕結陰望道左若有民居因往投宿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士衡言玄妙有辭致士衡心服其能無以酬抗士衡提緯古今總驗名實此少年亦不甚欣解既撫辭去士衡脫驂逆旅嫗曰此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

王家墓耳十餘怪狀逆呼此路都無居民惟空野
霧雲拱木蔽日卽所遇者信王輔嗣也士衡由此
妙達玄理或云是士龍

史萬歲

長安待賢坊隋北領軍大將軍史萬歲宅其宅初常
有鬼怪居者輒死萬歲不信因卽居之夜見人衣
冠甚偉來就萬歲萬歲問其由鬼曰我漢將軍樊
噲墓近君居厠常苦穢惡幸移他所必當厚報萬
歲許諾因責殺人所由鬼曰各自怖而死非我殺
也及掘得骸柩因爲改葬後夜又來謝曰君當爲

將吾必助君後萬歲爲隋將每遇賊便覺鬼兵助
已戰必大捷出兩京記

神兵助陣

唐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時九月領大使擊龍門賊
州端兒夜過端津口明月方出白霧初澄小橋上
有二人語言明日毋大郎死我輩勤亦不少矣神
堯停馬問二人再拜起泣曰某二人漢兵也昨奉
東岳命岳神管押七十二穴付龍門助將軍討賊
某二人埋骨在此少甦亦自感傷無欲先知於將
軍耳神堯詶其言詢其姓氏但笑謝言將軍貴人
[illegible]辛之[illegible]分不當適[illegible]皇辭去神堯駭
喜明日破賊信知聖王所向至靈亦先爲左右

裴武公鬼詩

開元末裴武公軍營夜宿武林帳前見一介胄者擲
一紙書而去武公取視乃一詩詩曰層巒纍驟歷
亂峭叢巖映日疊如粟長橋駕險浮天漢危棧通
岐觸岫雲却念淮陰還得計又嗟忠武不堪聞廢
興盡係前生定休衒英雄勇冠軍武公得詩大不
悅紙隨手落爲燼出師大不利武公射中臆下病
月餘卒

幽州衙將

開元中有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而卒後
娶妻李氏悍妬狠戾遇五子日鞭捶之五子不
堪其苦哭母墓前母忽于家中出撫其子悲慟久
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
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粧粉留將
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作冢中塵有意懷男女無
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
呈其父慟哭訴于連帥帥上聞勅李氏決一百流
嶺南張停所職出本事詩

鍾馗

開元中明皇病痁居小殿夢二鬼一鬼大一鬼小小者犢一足懸一履於腰間竊太眞紫香囊及詰玉笛吹之顚喧擾已而大者捕臣武舉所擠鍾馗也將爲陛下煞之遂擒小者以右手大指擿其目食之覺而疾愈因命吳生如夢圖之一云開元中明皇晝寢夢一小兒盜上玉笛吹上叱之曰臣虛耗也上怒欲呼武士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束角帶徑捉小兒先刳其臂而啖之上問爲誰對曰臣終南進士鍾馗也因應舉不捷觸殿堦而死奉旨

賜綠袍而葬誓除天下虛耗妖孽言訖夢覺乃召吳道子圖之上賞其神妙賜以百金是以今人書其形象施於門蓋亦有所取也

宋參軍

唐坊州宋參軍少持金剛經及之官權於司士宅住舊知宅凶每夕恒誦經忽見婦人立於戶外良久宋問汝非鬼耶曰然又問得非有枉事乎婦人便悲泣言身是前司士之妻其弟見逼拒而不從因此被殺以毯裹屍投於堂西北角溷廁中不勝穢積人來多欲陳訴見形必懼所以幽憤不達驟聞執事以持念爲功豈不惻之宋云當爲上白府君其鬼乃去及明具白掘地及溷獲之甎內但餘骨在再爲洗濯移於別所其夕又來拜謝謂曰君有二子大者難養小者必能有後且有榮位兼言宋後數改官祿宋兄府君具敘所論府君令問已更何官至夕婦人又至因傳使君意云一月改官然不稱意當遷桂州別駕宋具白其事皆有驗初宋問身既爲人所殺何以不報云前人今尚爲官命未合死所以未復 出廣異記

鬼詩

李道昌大曆十三年爲燕州觀察使一日郡城外虎丘山有鬼題詩二首隱於石壁之上云青松多悲風蕭蕭聲且哀南山接幽壠幽壠空崔嵬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寃鬼安能迴況復念所親慟哭心肝摧慟哭更何言哀哉復哀哉又曰神仙不可學形化空遊寃白日非我朝青松爲我門雖復隔生死猶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惋萬物歸其根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罇莊生問枯骨王樂成虛言道昌異其事遂具奏聞勑令致祭道昌爲之文曰嗚呼萬古丘陵化無再出君若何人能

三月平何代而下詩人千任留作何言是誰仙宗
宋寞夜臺悲乎白日不同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
月深草垂楊黃鶯百囀猿聲斷腸不題姓字罕辨
賢良嗚呼哀哉嘆昔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還青
松嶺上嵯峨碧山大唐正柔已記詩言痛復痛兮
何處賓悲復悲兮葬古墳能作詩兮動天地聲悲
怨兮淚濕巾感我皇兮列清酌願當生兮事明君
祭後經數日再有詩一絕千石云幽冥雖異路平
昔忝攻文欲知潛瘞處山北兩孤墳于寺後山之
地果有二墳極高大荆榛蕪茂詢諸耆艾竟不知
何姓氏至今猶存 出宋遺文通幽記

鬼書壁

唐張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壯麗計用數百萬紅粉泥
壁文栢帖柱琉璃沉香為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
得幾時易之令削去明日復書之前後六七削易
之乃題其下曰一月即令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
年易之籍没入官 出朝野僉載

鬼書

段成式與温庭筠親善咸通四年六月卒庭筠閒居
輦下是歲冬至大雪凌晨有叩門者僕夫視之乃
段府授一竹筒云段少常送書來庭筠謂其所之
乃成式手札也解曰慟發幽門哀斷短數平生已
矣後世何云況復男紫悲黃女青懼綠杜陵分絕
武子成卷樹自是井障流鸎庭鍾舞鵠交昆之依永
斷私情慨慷所深刀筆難盡不具荆州牧段成式
頓首自後寂無所聞書云卷樹字字書所無以意讀
之當作郡守耳温段二家皆傳其本子安節前沂
王傅乃庭筠壻也自說之 出南楚新聞

掠剩使

杜陵韋元方外兄裴璞任新平縣尉既卒于官長慶

初元方客隴右出關數十里逢武吏躍馬而來車
從甚盛元方窺見似璞也曰兄去人間復效武職
何從吏之赳赳乎璞曰吾為陰官隴右二州掠剩
使元方曰何為典耶裴曰人間所得踰外之財即
謂之剩故掠之韋曰焉知其剩而掠之裴曰人生
一飲一酌莫非前定陰司所籍俱有限數陰吏狀
來即掠之耳韋曰將奪之乎曰非也或令虛耗或
令他事以竭士農工商所得各有分限不令過也
子之逢我亦分也合得白金二十斤因曰寻以公
事欲還解署不得久延因取白金二十斤贈之以

别非亦復躍馬行去數里不復見顧其所遺乃真白金也

鄭顏兒事

唐鄭畋之父亞未達時旅遊諸處與妻與卿在一觀中將產忽聞空中語曰汝出觀外毋汙吾清境不然殺汝妻竟不遷及五鼓免娠而殞道衆乃瘞於墻外亞夜夢妻曰余命未盡爲神殺也北去十里有寺僧可五十能活之當再三哀祈亞趁寺果見此僧亞告之初不顧亞懇再三僧乃許曰從吾入定尋訪夜半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曙先歸吾當送

來歸三鼓聞戶外人語即引妻來曰身已壞此即覓耳善相保嚱之而去其妻婉如生平但惡明處數年妻乃别去曰數盡矣故世傳畋爲鬼生（出中朝故事）

顏含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不療遂死於醫家家屬迎喪旐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今當復活愼無葬也其兄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其母及家人又夢之含乃發棺果有生驗然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含乃絶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節晉書顏含傳）

劉軻

唐侍御劉軻者韶右人也居廬嶽東林寺獨處一室數夢一人衣短褐曰我書生也頃因遊逝於此室因瘞牖下屍骸踢促君能遷瘞必有酬謝乃訪于緇屬果然劉解所著之衣覆其骸胳具棺改塟於虎溪之上是夜夢書生來謝將三雞子勸軻立食軻嚼而吞焉後乃精於儒學善屬文章因策名上第歷任史館

盧僕射

盧從史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澤潞因鎮維揚既而誅逆賜死康州寶曆元年容州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聞端溪縣女巫者知未來之事維舟召焉巫曰某知未來之事乃召鬼者然鬼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貧賤之鬼福德之鬼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之鬼氣劣神悴假某以言廣前秋林下有一人衣紫佩者自稱澤潞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林而拜女巫曰僕射已荅拜湘遂揖上階問曰湘遠官歸朝憂疑日極乞賜一言以示其榮悴空中曰此去有人接引到城一月當賜

梧州湘又聞終更不言乃去湘到舉下以奇貨才
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竟終於
梧州廬所以不復言者其後事也

鬼虎

清源人陳褒隱居別業臨窓夜坐忽聞人馬聲視之
見一婦人騎虎自窓下過往之屋西室內壁下先
有一婢臥婦即取細竹杖從壁隙中刺之婢忽肚
痛開戶如廁褒方愕駭未及言婢出已爲虎所搏
遽前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謂鬼虎
也見酉陽雜俎

黃巢稱手殺人

湖州自李師悅甍後高彥爲牧天祐丙寅卒武肅王
以其子澧嗣之性麤暴括諸縣民戶三丁抽一立
都額爲三丁軍思鄉圖反澧召聚一時斬戮初州
南有漁人採捕至一高塘蘆葦夾道漁者舍舟行
百餘步見一大古宅登堂見一人頭荷鐵爐炎炎
火起呼漁人曰汝勿奔走寄語澧吾是黃巢天遣
吾誅戮天下入湖州藉汝手速殺人耳

戮臣見祟

元宗誅戮大臣之後暮年於禁中往往見宋齊丘陳
覺李徵古如生叱之不去甚惡之因謀南幸太
冀既病數見太弟遂爲祟於昭慶宮中

鬼爭

趙普退居洛陽太宗疾之後以太后金縢事密奏太
宗大喜秦王廷美魏王德昭岐王德芳皆由普以
死後普病見廷美坐于床側與之忿爭而卒李燾普別
傳見元元豪文清公集

燕太尉樓

燕建太尉元祐初以殿前都指揮使終于京師家有
樓甚宏麗其孫祐年十三歲頗剛果一夕見吏士

數十輩擁一男子着淺黃衫裳青衍巾執白羽扇
徑登樓歌童舞女繼至男子正中坐左姬以次奏
伎酒行正洽祐自隙窺之喚僕妾執器仗欲上緣
至梯半閴空中人厲聲曰漢王子在此不可無禮
逮到樓間無所覩而酒炙果實在焉所用樽罍匕
著悉燕氏物也高明鬼瞰其語誠然

冥官

楊緖字文叔濟州任城人以明經中第累任州縣皆
有能稱後爲廣州觀察推官元祐二年正月以疾
卒于官道遠喪未還鄉其侄珣一日晡時恍然如

醉夢中見其叔騶從甚都來其家珣亟拜之問叔今代湍耶曰我今爲忠孝節義司判官矣其職甚高而閑逸故來別汝珣久而言曰適廣州叔來其言如是衆方悲駭知耕死矣又曰叔臨去有紫衣吏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可即臺立祠以祀之後呼工爲像一塑遂肖其容

記鬼

黍太虛言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竟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將赴水者主人急持之客曰婦人以詩招我其辭云長橋直下有蘭舟

破月衝烟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倉皇就之不知其爲水也然客竟亦無他夜會說鬼忝寀舉此聊爲之記

焚屍妖絶

緗雲英華死唐李陽冰之女陽冰知緗雲未卒前一女英華死遂瘞縣後山中地靈至宋能爲祟與邑人陳生爲夫婦引之遊禹湖唱和之詩號英華集人欲害之者輒得禍後一知縣掘其墓得屍如生焚之而絶

亡妻復來

政和初冀州客次中或言其官之家有異事語未畢而其官者至因自言其妻生一男一女而死既再娶矣一日亡妻忽空中有聲如小兒吹吁子狀二三日輒一至某問之曰君亦有形乎即見形如平生存舊感泣然近人輒引去常相距十許步起執其手則堅冷如冰鋏妻勃然掣手去後五日復來愠曰前日遽驚我何耶某再三謝之竟不可近久之後妻忽夢其先祖云汝夫前妻爲怪乃陰府失收耳今已召捕且獲後數日果絶

鬼書

宣和末有題字數行於寶籙宮瑤仙殿左扉云家中木蛀盡南方火不明吉人歸塞漠亘木又摧傾始不可辯後方知金賊之變家中木宋也南方火乃火德吉人亘木乃二帝御名又有鬼書一卷其紙薄如蟬翼日中無影紙長四尺高二尺乃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圍城四日時有一黄衣人自稱鬼郎中送書於寶籙宮黄衣人忽然不知所在其書上題云寶籙宮徐知宮下云玄都領袖大部郎中行北齊採運事鬼仲微封其中大率言金人變盟兆亂之事其末有一項不曉今記于後云

汞中西祖六化四失能以千尺綵繋之必可逆三
樵而補三極也北宴閘南海興能康濟天下者眞
人出焉太華雖崩衡岷特起魚龍燕厭在在於人
可記乎凡六十字其書徐知宮徒弟周太安收之
弓嘗見之非人世物也近不知存否

郭節士

浮梁縣令宅堂柱廊作橋三間紹興丁丑歳永嘉薛
季益朋爲令以夏日覩吏牘於橋上據胡床倦臥
恍惚見朱衣人立其前訴曰某姓郭氏二十年前
承乏邑宰不幸草寇犯境悉力拒敵盡室皆死既

沒之後冥官録其忠義仰之爲神而朽骨猶埋後
圃願尚書掩之爲惠實大薛曰吾爲邑長安得以
尚書見稱曰在冥間聞公當居此職非敢爲佞也
許之遂不見翼日命數卒訪其尸果得於花檻之
側乃具棺斂而甃諸原處其後趙善著宰邑亦感
夢不肯與人言但求其當官政跡書之碑版而塑
厥像於崇聖寺以其抱忠節隕命故目曰郭節士
薛令果至權吏部尚書

吳山井鬼

紹興間吳山下有大井每年有溺者董德之太尉率
衆作大方木以石板蓋合井口裁可行汲述無猶
人之患有人夜行鬪井中呌出錢者云你幾個柎
壞了活人我幾個幾時托生

三古中式

淳熙中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將就道約一布衣
友會于富陽蕭寺中與之對榻密謂曰其此行得
與貢舉其省試易義程文帽中用三古字爲驗其
人感且喜而去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用三
古字者竟置前列比拆卷非也私恠之未幾得中
者來謁玉山問曰老兄易義帽中用三古字何也

其人對曰此事甚怪某來就試時假宿富陽蕭寺
中與僧同步見一棺停于廡下僧指曰此官員女
也殯且十年無人來問甃是夕夢一女子謂某曰
官人省試頭場帽中可用三古字必中中幸安厝
妾骨爲感某用其言果叨前列令往甃此女夫

張栿

宋孫九鼎七夕日由汴岸□　忽遇已死張栿邀與
同飲久之悟其爲鬼懼　兩死久我得無不利乎
張曰君福頗大無害也行至麗景門鬼曰至此切
勿傾顧即死夫君今已爲陰氣所侵來日必暴下

切勿服他藥只平胃散足矣蒼朮厚朴陳皮甘草
爲末姜棗煎湯調服孫同人訪其面黃沃之以酒
暮大瀉十餘次如其言服平胃散而愈後爲秘書
少監

鬼方愈疾

寶祐間龍興富家子患頭痛百藥不愈設齋之夕有
漁卅聞傍人云其人病乃壁虱入耳晝伏夜動治
之稻稈燒灰淬汁伺夜靜投數勺於耳即愈卅人
四顧寂然明日往告如法治之越一日便覺清醒
逾數日虱皮出於耳者盈掬遂愈

眠屍遺跡

福州鄭丞相府所居清風堂石堦墀上有眠屍形跡
天陰雨時其迹尤著鄭在宋末眷年登科尋躋相
位當爲相時家人侵奪小民廬舍以廣其居民爲
逼抑者遂自殺於堂堦下宵游閣中親至其堂取
水噀石上其迹果見今所居竟爲官家所據子孫
不絕如綫書脉遂斬然矣可爲世之強梗鑑

湖北稜睜鬼

故人祭鬼之姦湖北最盛其鬼名曰稜睜神得官員
士秀謂之聰明人一可當三師僧道士謂之修行
人一可當二此外婦人一小兒一而已建安洲忠
恭云福州一士少年登科未娶鄉人爲湖北憲使
齋持金帛就臨安爲擇婿士之父以貨茶筅爲生
聞之大喜即從之界車乘已至乃迎而西入境之
日午炊於村店愛其山水之美因縱步游行見古
木陰森之下元設片石若以憩行人者即坐其上
飯已熟急趣之已失所在因挽店主人以俱主人
變色撫首急往其搜得諸深山灌莽之間既剖其
肝矣人卒兼程報憲憲驚痛下令捕盜杳無蹤跡
由是店主人及鄰里皆送獄訊掠獄未竟未忍自

其父母累月後始知之同日自縊死此風浸淫被
於江西撫州村居人遣妻歸寧以所饋微薄不欲
偕行而相去不過百步道深山然後出田間則望
見婦家矣夫俟久不出疾走物色見支徑新殺一
婦人斷其頭去其肝衣服皆非所着者又趨而進
過兩婦人面色蒼怛正着已妻之衣執而索之得
妻頭於籠內告於官遂窮其黨悉伏誅此類不勝
紀今湖北鬼區官司盡已除蕩不容有廟食木陰
石片蓋其祀所也

殃煞

於虎子少壯有材力常習無鬼神毋死俗不戒之二三
某日晚煞當還重有所殺宜出避之合家細弱悉
出逃隱虎子獨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門入至東西
屋覓人不得次入廬室中虎子惶懼無計床頭先
有一甕便入其中以板蓋頭覺母在板上有人問
板下無人耶云無遂相率而去　幽明錄

呼祁孔賓

祁嘉字孔賓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窻中有聲呼
曰祁孔賓隱去來修飾人間事甚苦不可諧所得
未毫銖所喪如山崖

繼子

白希鄧中人為徵仕郎無子抱屠家子子之後希死
數年仲冬偶客過訪留宿側室東方未明聞有奔
走聲客起視見男婦數十或仕服或儒服或青服
徘徊顧盼若有飢色又一人賤服腰插一刀長尺
許踉蹌而進竟入室後少頃喝陽鼓腹而出數人
頓足嘆曰若夫休矣又不得飧矣淒然而退客驚
愕與解備審之伊家老者頷頭云是夜以長至令作
祖考祀其持刀者主人生父也頓足去者其白氏
宗也

鬼責虐子

建人有再娶虐前妻之子不能制忽見亡妻入門責
後妻曰誰無死誰無子毋之情乃虐我子如是訴
於地下吾千日誨汝汝不改必殺汝夫妻再拜為
具酒食滿十日將去責戒甚切舉家送入栢林中
乃不見

李德裕幽獄

學士馮浩有女適呂氏子有女厲嘯其室曰爾前身
某甲之妻我乃妾也苦妬而害我我訴於帝十年
始許復仇又尋若十年不知再生為呂氏婦今相

與歸陰府對辯耳自玆日夕與家人權處忽不聞
其聲者踰旬已復至詢其所適乃曰往看斷李德
裕公事耳或問李德裕唐朝人遠今二百餘年獄
事何以至今方決曰陰司之獄以人生死往來之
不常獄繫多二百年而決者問其得罪者多與唐
史同亦有史中無者

妖女吟詩

番禺鄭僕射嘗游湘中宿於驛樓夜遇女子誦詩曰
紅樹醉秋色碧溪彈夜弦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
年頃刻不見

文正爲閻羅

都官員外郎龔公損節至五七日其夫人前一夕夢還家急取新裳而去因問何匆促如此答曰來日當見范文正公衣冠不可不早正也又問范公何爲尚在冥閒曰公本天人也見司生死之權既覺因思釋氏書謂人死五七則見閻羅王豈文正公聰明正直故爲此官耶

入鬼互叱

劉輝侍郎有別第在襄陽輝卒長子庫部又卒乃術其第爲荸處士所得夜聞呼曰庫部來俄一人頂

髆從數鬼叱荸曰我第爾何敢據速出無貽禍也凡三夕至其聲愈厲荸叱曰爾昔爲人今爲鬼矣尚敢爾邪爾子不肖不能保有售貨於我何遂我爲言訖反叱令速出鬼遂遁去

鬼婦咏詩

進士曹唐以能詩名世嘗得句云水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忽見二素衣婦人徐步吟賞此句數日唐卒

商仲堪

商仲堪任丹夢一人曰君有濟物之心能移我在高燥處則恩及枯骨矣明日果有一棺逐水仲堪取而葬之於高岡酹酒以奠其夕夢見其人來拜謝出夢雋

空舟血痕

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晚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止公疑之遣視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於舟尾得皂絲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顧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船主殺顧舟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伏於法豈冤物銜冤

而訴乎

枯骸行酒

姜楚公常游禪定寺京兆辦局甚盛及飲酒座上一妓絕色獻盃整鬟未嘗見手衆怪之有客被酒戲曰非六指乎乃強牽視之妓隨牽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禍

倰兒子

有軍人早出月色朗然見一獨足者於橋欄上臥軍人少無畏懼乃抱之其鬼即云舍我當有酬軍人曰得何物曰有一銀盞少間來送軍人遂舍之其

妻見一少年扣門云賢夫令將盞歸授其妻而去至晚軍人回將盞示之夫具說早事且日適有其盞有似我家者妻亦疑之往取果失之矣夫妻愕然日大是俊鬼子

清燕堂

張澤民死七月復生自云至一處若瓊瑤世界有堂高隆上扁曰五伯清燕之堂澤民問其守閽吏曰五相可得聞乎曰呂相夷簡劉相沆龐相籍富相弼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蓋作善之人黯應氣合芝蘭必以叢也語云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信哉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五終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器用門

五明扇

崔豹古今注曰舜廣視聽求賢人以自輔作五明扇而黃帝內傳亦有五明扇扇之起以五明而製也陸機扇賦曰昔武王玄覽造扇於前然則今以招凉者周武王所作云故傳有武王扇暍之事一曰夏禹也

雉尾扇

起於殷世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為王后夫人之車服輦車有翣即緝雉羽為扇翣以障翳風塵也漢朝乘輿服制有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以來帝及諸王皆得用之

障扇

長扇也漢世多豪俠象雉尾而制長扇

輪扇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丁緩以七輪相連一人運之滿堂寒顫及禁中宗戚貴室亦多為此物蓋起自漢丁緩云

羽扇

傅元羽扇賦曰吳人取鷰鳥翼摇之滅吳之後翕然貴重似爲羽扇之起而裴啓語林言諸葛亮持白羽扇指麾三軍又在晉武滅吳之前矣按王嘉拾遺記曰周昭王時修塗國獻丹鵲一雌一雄孟夏取鵲翅以爲扇一名條融一名反景此疑羽扇之始

莫難扇

石季龍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画列仙奇鳥異獸隨扇大小雲母帖其中

細縷縫其際釆色明徹看之如可取故名莫難季龍出以扇挾乘輿

朱團扇

宋朝會要曰本漢世長柄扇宋孝武時詔王侯鄣扇不得用雉尾故王公以下有朱團扇疑自此始也

摺扇

摺疊扇一名撒扇盖收則摺疊用則撒開或寫作翣者非是翣即團扇也團扇可以遮面故又謂之便面覩前人題咏及圖画中可見巳開撒扇始永樂中因朝鮮國進　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爲之南方女人皆用團扇惟妓女用撒扇近來良家女婦亦有用撒扇者此亦可見風俗日趨于薄也

風流箭

寶曆中帝造紙箭竹皮弓紙間密貯龍麝香末每宮嬪群聚帝射之中有濃香觸體了無楚痛宮中名風流箭爲之語曰風流箭中的人人願也

香器

凡帳中香器多有臭鈕鏁之長吉詩屈膝銅鋪鏁阿甄又七星挂城聞漏版多是器也義山詩金蟾嚙鏁燒香入玉獸牽絲汲井回又鏁香金屈戌帶酒玉崑崙戌即膝耳今釘鉸亦其類二季好使僻事

乃近於瑣褻非夫猗頡誰知碧侶何等

簾箔

莊子曰有張毅者高門懸箔無不走也而談藪有户下懸簾明知是箔則懸箔即簾矣荀子有局室蘆簾之文由此推之疑三代物禮曰天子外屏諸侯内屏大夫以簾士以幃

銀蒜

歐陽六一做玉臺體詩銀蒜鈎簾宛地垂東坡哨遍詞睡起画堂銀蒜珠幀雲垂地蔣捷白苧詞早是

東風作惡旋安排一雙蒜鎮羅幃釘嵌蓋鑄銀
蒜形以押簾也元經世大典親王納妃公主下降
皆有銀蒜簾押幾百雙

紅藤簟

瓊州出紅簟一呼爲笙或謂之蘧篨亦謂之行唐其
色殷紅瑩而不垢又不如溪鵝紅席竿散卧簟椰
子坐席蒲褥箭席花紈卧簟月支毛席流黃簟象
牙席爲侵

象簟

安南鄧上舍說其祖初入朝時貢金枕象簟者凡象

齒之中悉是逐條縱横於内用法煮軟逐條抽出
之柔韌如線以織爲席令橫截牙心有花紋即是
也縱時可抽

桃笙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
知桃笙爲何物因閲方言宋魏之間簟謂之笙乃
悟桃笙以桃竹爲簟也

覯雪菴

覯雪菴長九尺濶八尺高六尺以輕木爲格紙糊之
三面如枕屏風上以一格覆之一面前施夾幔帘門
可容小座牀四面不妨設火及飲具隨處移行
風可展之迥地即就雪中卓之比之氈帳輕而
闊不碍瞻眺施之别用皆可不獨覯雪也

湯鎗

湯鎗溫酒爲鉄銅鎗深三寸平底可貯二寸湯以酒
杯排湯上温酒即取飲冬時擁爐静話免使僮僕
紛紛然殊亦幽致

剔齒籤

陸雲與兄機書曰有剔齒籤一枚以寄兄酉陽襍俎
曰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拔

虎鬚及熱插于齒間即愈更拔幾莖與之所謂籤
者當是此類若以金絲類爲之無足奇者何必寄

却老先生

王僧虔晚年惡白髮一日對客左右進銅鑷僧虔曰
却老先生至矣南康記

西皮

髹器稱西皮者世人誤以爲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
馬韉自黑而丹自丹而黄時復改易五色相疊繇
鐙磨擦有凹處粲然成文遂以髹器效爲之

西毘

漆器有所謂犀皮者出西毘國訛而爲犀皮桂漿名
出桂漿國訛而爲桂漿以此推之氈毤恐即是漆
搜國名音同而字不同耳西毘亦即是犀皮名訛
而爲西毘也漆搜織皮出禹貢書　今之黑朱漆
而刻畫爲文以作罷皿名曰犀皮意海犀之皮必
不如是匈奴傳文帝遺單于黃金犀毘一注云帶
鉤也

郎當

郎當淨櫛䰄也

比疎

古者尚沐故治髮之具櫛而已玉藻曰沐稷而靧粱
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如比然櫛已有比之義詩
云其比如櫛箋謂相近迫也至漢書所言比疎則
視樿櫛爲加密矣然尤非今之比疎也注以爲編
髮之飾則今女子首飾所着金翠珍異之梳耳後
世憚數沐而櫛用所以爲去垢之具則與漢之所
言比疎名雖同而實又異也

木齒丹

脩養術家謂梳爲木齒丹法用奴婢細膩者執梳輕
便自無斷損梳之愈多則精血通流一身舒暢

盤盂

禮大學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又
世已有盤制而湯始銘之也或曰盤盂黃帝臣孔
甲造此蓋二物之所起也

十二時盤

唐內庫有一盤色正黃圍三尺四周有物象遂時更
變且如辰時花草間皆見戲龍轉側爲蛇矣故編
十二時盤流傳至朱梁尤在

仙臺秘府小中白

郭從義營洛第穿池得一罌受可五升餘體如綠玉
形正方其中可用杵物旁有篆文曰仙臺秘府小
中白按杜陽雜記仙臺秘府乃武宗修合藥餌之
所

水錐

盧綝曰晉惠帝征成都軍敗帝渴帳下齎五升銅錐
取水就飲之後人因有水錐之制晉東宮舊事曰
太子初拜有塗金澡錐一并青絲三合繩即此也

小海甌

燿州陶匠創造平底深盌狀簡古號爲小海甌　許
慎說文曰𥁕音盈小甌揚雄方言曰甌甂音邊雄慎皆

淺人乃所記非載圖即春[illegible]說三代飲器也

具俱俎豆之類故也

抵鵲盆

抵鵲盆房州刺史元自誠之物類珉而色淺黃因夏月浸桃李與水果俱水齒發冷貯水則竟夕不氷可為異也

占景盆

郭江州有巧思多創物見遺占景盆古銅為之花唇平底深可四寸許底上出細筒殆數十每用時滿貯清水擇繁花插筒中可留十餘日不衰

盆

盎謂之缶注云今盆也呂氏春秋曰堯命質以麋鞈置缶而鼓之則缶已用於堯世矣周官牛人祭祀共其禮器孔子曰奥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此又二物之名出於周代也

五位餅

五位餅自同光至開運盛行以銀銅為之高三尺圍八九寸上下直如筒樣安嵌蓋其口有微窪處可以傾酒春日郊行家家用之

木瓜桶

假文昌以木瓜益脚漆銀稜木瓜胡樣桶用之濯足

避秦

雲水人以小竹揉為方逸上為方蓋還之中實衣衾之屬蓋之下藏藥物之屬負之於背以行名曰避秦此二字班馬書皆載於四皓事處罷物因事以名其源流有如此者

二儀刀

上饒葛溪鉄精而工細余中表以剪刀二遺贈遇物如風一上有鏨字曰二儀刀

惺惺三十六

博陵隱語以骰子呼為惺惺三十六又曰象六謂六隻成一副

小三山

吳越孫揔監承祐富傾覇朝用千金市得石碌一塊天質嵯峨如山命匠治為博山香爐峰尖止一竅出烟一穗親朋效之呼為小三山

三雲鳳

李煜僞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王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互字金鳳口罌玉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金玉為之

平一公

博學記云度量衡有虞所不敢廢舜典同律度量衡孔安國注謂丈尺斗斛斤兩丈具俱備名曰平一公

猷子

貴䫟家褻器有所謂猷子其製以銅形鬣尾皆具而背爲大穴用踞之以溺猷子爲馬形蓋取登踞時如跨馬之狀意以便於坐備雅觀也今世名肥桶曰馬子者乃沿乎此

夜渚

溺曰房中若水見於道書溺器曰夜渚見唐人文集

虎子

虎子即溺器也出漢書周禮王府掌王之燕衣褻器注謂清䙓虎子之屬

客問瑶卿曰溺䙓而曰虎子何也荅曰神鳥之山去中國二十五萬里有獸焉名曰麟王服衆獸而却百邪此獸欲溺則虎伏地仰首麟王于是垂其背而溺其口故中國制溺器名虎子也 出雲窗私志

燈檠

黄帝内傳曰王母授帝九華燈檠于是燈有檠注膏油以爲燈明其前也

法燭

漢淮南王招致方術之士延八公等撰鴻寶方法燭是其一也以非民所急故不行于世然則法燭之起自劉安始也

光濟叟

武宗同光年高麗行人至副使朴岩叟文雅如中朝賢士既行吏掃除其館舍得餘燭半挺其末紅印篆文曰光濟叟盖以命燭也

烏臼金奴

江南烈祖素儉寢殿燭不用脂臈灌以烏臼子油但呼烏臼案上捧燭鐵一鉄人高丈五云是楊氏時馬廐中物一日黄昏急須燭喚小黄門掇過我烏臼金奴來左右竊相謂曰烏臼金奴正好作對

宋時官燭

趙寶文以紅羅命匠作燭心匠以納易之召詰之伏罪羅燒則灰飛絹則餘燼而已 出揮麈録 宋代官燭以龍涎香貫其中而以紅羅纏炷燒燭則灰飛而香散又有令香烟成五彩樓閣龍鳳文者不知何藥物也

仙音燭

同昌公主薨帝傷悼不已以仙音燭賜安國寺冀追冥福其狀如高層露臺爲之花鳥皆玲瓏臺上安燭既燃點則玲瓏者皆動丁當清妙燭盡響絕莫測其理

小摩尼数珠

漢隱帝之禍手中猶持小摩尼数珠凡百八枚蓋介浦珠也

百八丸

和尚市以念珠爲一百八丸

還元竹

自紙行於世間編之制遂絕予曾與所親言當取江湖大竹火上出汗候色變白磨瑩破之闊半寸長七寸厚三分兩两膠固白圈在外細線爲繩三道編聯使卷舒快利毎片書字一行辭則倍之不欲人見者加囊封宜號還元竹終以身未至南山但成漫語

方侯

明皇因對寧王問御近日棋神威力何如王奏臣憑托陛下聖神庶或可取上喜呼將方亭侯來二宮人以玉界局進之遂與王對手

方便囊

唐季王侯競作方便囊重錦爲之每出行雜置衣巾篦鑑香藥調丹之物

金頭黃綱山品

針之爲物甚微問諸女流醫工則詳言利病如吾儒之用筆也朱湯匠氏諳熟精好四方所推金頭金綱山品毉工用之以砭刺者

金剛炭

金剛炭有司以進御爐圓徑欲及盃口自唐宋末五代時皆然方燒造時置式以受柴稍劣者必退之爐一爐可以終日

黑金社

廬山白鹿洞遊士輻湊每冬寒醵金市烏薪爲御寒之備號爲黑金社

星子炭

唐玄宗命方士作丹餌之病中熱不敢衣帛擁爐冬月冷坐殿中宮人以金盤置桴炭火以進御止手而已禁闈因呼桴炭火爲星子炭

黑太陽

法出韋郇公家用精炭搗冶作末研細煎湯投和[illegible]
勻預辨員鐵範滿內炭末運鐵面搥實擊五七十
下出範陰乾巨細若盞口厚如兩餅餌于寒爐下
熾十數枚烘燃徹夜晋人以爲獸炭只此類耶

廬州火甲正

空既密爐既深火正舉其熾香若非運七冶灰則淺
深緩急將焉托哉乜之爲功奮矣命之曰廬州火
甲正

鋏了事

杜岐公悰以剜耳匙子呼爲鋏了事

辥醜刀

里人有辥姓者善栽植常持厚脊利刀芟洗繁穢遂
名爲辥醜刀

淨君

商山館中窗額上有八句詩云淨君掃浮塵凉王招
清風是帚與扇也

珠龍九五鞍

劉張自結龍九五鞍獻於闕下旗著勳勞

巧先生

石中信掌庫奴蕭雲夜開庫私取錢將愴惶失鎖不
敢明言但云不見又手鋏龍周顧戲曰何不問巧
先生求之意以鎖口尚咖鑰也

眉匠

筐識瑣絲物也然丈夫整鬚婦人作眉舍此無以代
之予名之曰鬚師眉匠

漆方士

王丞相溥還政閒居四方書牘荅報皆手筆然不過
百字捲以紙札封固自造赤漆小版書其上僕吏
以帕蒙傳去雖一時間可發數十公自爲本牋後
加類匣安抽面以啓閉字湿則能護之故又有漆

方士之名

火寸

夜宮中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有智者披杉木條染硫
黄置之待用一與火遇得燄爍然既神之呼引光
如今遂有貨者易名火寸

逍遙座

胡床施轉關于足轉縮須臾重不数斤明皇遊幸頗
多從臣或待詔野頓扈駕登山不能跋立欲息則
無以安身遂創爲逍遙座

青沙連二梳

訂雅作青砂連二枕滿貯茶蘼木犀瑞香散蘂一座
游香可愛

褉緯一盤

五代時五十年間易姓更代如翻餅然官爵益濫小人乘君子之器富貴出於非意視國家安危如秦越不相關故將相大臣得意竊其以安筵具更相尚侈水陸珍異畢集于前至于方丈所列朱花玉果辣筍鮓醢糖品香劑參差數百品謂之褉緯一盤

印章

銀印金印曰銀黃公侯印龜紐綬紫曰傳龜服紫印紐曰印鼓鍪草所涤綬曰盭綟此草似艾又曰艾綬

機杼

淮南子曰伯余之初作衣也絲麻素縷手經指緯後世爲之機杼體服以辦此機杼之始也注伯余黃帝臣一曰伯余黃帝也

隨麈尾

釋藏指歸云鹿之大者曰麈羣鹿隨之皆看麈所往隨麈尾所轉爲準今講僧執麈尾拂子盖象彼有所指麾故耳

隱囊

晋以後士大夫尚清談喜宴佚始作麈尾隱囊之製今不可見而其名後學亦罕知顏氏家訓云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王右丞詩不學城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談棊

懸鈴

翰林院有懸鈴以備中夜警急文書出入則引索以代傳呼長慶中贊皇爲學士時河北用兵鈴數有

聲終不見人聲急則軍事急聲緩則軍事慢曾無之差元相時亦在院元詩有神撼條是也 戎幕閒談

鐵馬

元帝時臨池觀竹既枯後每思其響夜不能寢帝爲作薄玉龍數十枚以綫線懸于簷外夜中因風相繫聽之與竹無異民間效之不敢用龍以什駿代今之鐵馬是其遺制 雲窓私志

熨

帝王世紀曰紂欲作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火爇之使人舉手輙爛與妲己爲戲笑今人以伸帛者其

遺意也

羅

世本曰庖羲臣勾芒作羅羅鳥罟也

網

古史考曰伏羲氏觀蒙面而作網世本曰勾芒作易繫辭曰庖羲結繩爲網罟抱朴子曰太昊師蜘蛛而結網

車子釣

張志和漁父曲車子釣撇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唐諺用之詩云碧玉蜉蝣迎客酒黄金轂轆釣魚車

又云翩翻蠶櫳薰晴浦轂轆魚車響釣舟是其事也宋史洞庭湖賊楊么四輪激水船行如飛今失其制

針

禮記內則有紉針請縫之事由此考之當是自始制衣裳則宜有針線矣帝王世記曰太昊制九針出此始也

繩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書序曰伏羲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則是繩出于太昊之前高氏小史曰燧人氏時結繩刻木以記事則繩自燧人始也

欹器

周公作欹器石虎始置木鳳啣赦西魏文帝造二欹器其一爲二仙人共持一鉢同處一盤蓋有山山有香氣別有一仙人持一金餅以臨器上以水灌山則出於餅而注於器烟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欹器其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芙蓉下垂器上以水注芙蓉而盈于器又爲鳧鴈蟾蜍以飾之謂之水芝欹器二盤各有一牀鉢圓而牀方中有人焉言三才之象也器如觥形滿則平溢

則傾置之前殿以警滿盈焉

撲滿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元狩五年爲國所推上爲賢良國人鄒長倩贈以撲滿一枚云撲滿以土爲器以畜錢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粗物錢重貨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歟故以贈君然則漢武帝時已爲此器出於畜聚之厚也

匱

國語曰夏之衰也褒之神化爲二龍夏后布幣而策

咎之下藏其孫吉飛云而發在櫝韋昭曰櫝匱也
書武王有疾周公作册納之金縢之匱中盖櫝匱
一緺也夏后謂之櫝周始謂之匱然則三代之制
也

櫝食

國老閑談曰真宗問杜鎬櫝食原于何代鎬對曰漢
景爲太子文帝鍾愛既居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
之食料必差殊乃命大官每日具兩檐櫝以賜之
此其始也

碓

桓譚新論曰伏羲制杵臼之利後世加巧因以身踐
碓而利十倍則碓蓋起于杵臼之遺法也

磑

世本曰公輸般作磑今以礱穀山東謂之磑江浙之
間或曰礱編木附泥爲之所以破穀出米

磨

方言曰磑謂之䃺錯碓切說文曰䃺石碓也方言磑
以䃺爲磨則磨以磑而作也蓋起於公輸作磑之
後碓古磨字

碾

後漢書云翟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爲八磨嘉其
有濟時用遂教民爲碾此疑碾之始也

舂堂

舂堂以渾木刳而爲槽一槽兩邊約排十杵男女間
立以舂稻粱敲磕舩皆使遍槽聲若鼓聞于數里
雖思婦之巧弄秋砧不能比其劉亮也

杵臼

桓譚新論曰伏羲制杵臼世本乃云雍父作舂杵臼
呂氏春秋曰赤冀作杵臼皆非也黃帝內傳曰帝
既斬蚩尤因㓾杵臼易繫辭曰神農氏末黃帝堯

舜氏作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
蓋取諸小過此疑杵臼之始也

鉄鑊文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舊有二大鉄鑊梁天監中鑄東
坡遊寺詩云蕭翁古鉄鑊相對空團團坡陀受百
斛積雨生微瀾是也予往來數見之然未嘗稽考
本何物爲何用也近復遊于寺因熟觀之盖有文
可讀云天監十八年太歲乙亥十二月丙午朔十
日乙卯皇帝親造鉄鑊於解脫佛殿前貯滿甘泉
種以荷蕖供養十方一切諸物以佛神力遍至十

方盡虛空界窮未來際今地獄苦鑊變爲七珍寶
池地獄沸湯化爲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脫衆苦
如蓮花在泥清淨無染同得安樂到涅槃城斯鉢
之用本給氣鮮八珍典染五味生纏我皇淨照慈
被無邊法喜禪悅何取腥羶爰造斯器回成妙緣
勝如碧水生發紅蓮道場供養永永無遷又一行
云九十石鑊始知二鑊乃當時植蓮供佛之器耳

箕箒

世本曰少康作箕箒許慎云陳留以飯箒爲筲今人
亦呼飯箕慎漢人所記疑皆秦漢時事耳

釜甑

古史考曰黄帝始造釜甑火食之道成矣詩疏引禮
運云中古未有釜甑而中古謂神農時也易兌曰
甑坤爲釜

題匕

方言曰匕謂之匙說文曰匙所以取飯文王之贊易
至震曰不喪匕鬯大東之詩曰有捄棘匕注云匕
所以載鼎實則匕三王之制也

箸

禮記曰飯黍無以箸韓子曰紂爲象箸則前已有之
非商紂始也特以象爲之耳即今之[illegible]
達趙達吳國人也善將一箸而筭無不徵應

齊眉大士

合浦有書生張奉世貧苦飄泊詣登有位之門獵取
酒食一日酒半士友各言其能或私謂曰張君亦
有藝彼多差使齊眉大士功力如神聞者莫不大
噱蓋謂運筯敏速盤無留味也

鳴鞭

又曰唐及五代有之周官條狼氏執鞭趨辟之遺法
也則鳴鞭雖始于唐亦本周事

鞭

說文所爲驅遲者也古用革以騎馬左傳曰雖鞭之
長不及馬腹是也後世易之以竹故或謂之箠蓋
策之以進馬太王杖馬箠去邠是也虞書曰鞭作
官刑則得名于堯舜之代始爲薄刑之用

鞍轡

桓寬鹽鐵論云古者繩鞚艸鞮皮薦而已後代以革
鞍而不飾六韜曰車騎之將軍馬不具鞍勒不[illegible]
者誅推此當是三代之制蓋黄帝始服牛乘馬[illegible]
未騎也

鬼功毬

嘗有象牙員毬中直通一竅內車二重皆可轉動故謂之鬼功毬或云宋內院作者

鬼功石

嘗有戒指嵌馬腦一塊面上碾成十二支生屬其紋細如髮似非人功故謂之鬼功石又名鬼國石

笛

楊廉夫有玄鐵笛字曰鐵龍楊孟載爲歌顧仲英有蒼玉簫號曰玉鸞孟載爲之引二詩語奇頗復有孫至如楊咏春艸云六朝舊恨斜楊裡南浦新愁

細雨中跡其音律何不佳者終未若白傳詩更自灼然

相風

黃帝傳有相風烏疑黃帝作拾遺記曰少昊母曰皇娥遊窮桑之浦有神童稱爲帝子與皇娥讌戲泛于海以桂枝爲表結芳茅爲旌刻玉爲鳩置于表端言知四時之候今之相風烏亦其遺象古今注曰相風爲夏禹所作周遷輿服雜事曰相風周公所造即鳴鳶之象禮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後代改爲烏沈約輿服志曰相風秦制

紙鳶

係謂之風箏古今相傳云韓信所作高祖征陳豨信謀從中起故作紙鳶放之以量未央宮遠近欲以穿地隧入宮中也蓋昔傳如此理或然矣梁太清中侯景攻臺城內外斷絶羊侃教小兒作紙鳶藏於中間文帝出太極殿前因西北風放之冀得達援軍賊謂是厭勝又射下之見馬聰通曆云然其事初一見於此知其審爲韓信造矣

叫子

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爲叫子吹之能作人言嘗有

瘖瘂者爲人所苦煩冤無以自言聽訟試取叫子令頌之作聲如傀儡子其冤獲伸亦可記也

指南針石

陰陽家以磁石引針定向每有戊午丙午之異按本草演義磁石磨針則能指南然常偏東不全南也其法新纊中獨縷以半分子蠟綴于針腰無風處垂之則針常指南以針橫貫燈草心浮水上亦指南然常偏丙位蓋丙爲火庚辛金受其制故如是物類相感耳

養和

程氏蕃露載李泌訪隱者選異菜怪木蟠枝以贈隱者曰養和人至今效之予按皮日休以五物送毘陵處士魏不琢其一曰烏龍養和皮陸皆有詩皮詩云壽木養敧尺天然形狀幽把疑傷虺節用恐破蚍瘤置于合月觀貫須雲肆頭料君携去處烟雨太湖舟龜蒙詩養和名字好偏寄道情深所以親逋客兼能助五禽倚看滄浪望釣勝白雲吟不是逍遥侶誰知物外心

執氷而踞

左傳執氷而踞杜預以氷為器初疑其不然及觀詩

大叔于田抑釋掤忌注掤氷所以覆矢曾弓師古釋文掤音氷所以覆矢也馬氏云櫝貝蓋也今韵畧注云箭房之蓋蓋棚通作氷乃知預之說為有據也

鞦韆

古今蕤術圖云北方戎狄愛習輕趫之能每至寒食為之中國女子學之乃以綵繩懸樹立架謂之鞦韆

大儺面具

政和中大儺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計其少及見乃是八百枚為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

戲具

宋朝王韶開熙河之後亦以舞延鼓使諸羌出觀遂破鬼章此兩得以為策也今元宵舞者是其遺制然舞者乃樂之容有大垂手小垂手字舞花舞馬舞或象驚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曼延舞綴也有健舞舞曲有緑腰蘇合香屈柘湖渭州圓乳泉甘州等字舞以身亞地布成字也今慶壽錫燕排

作天下太平字者是也花舞者着緑衣偃身合成花即今柘枝舞有花心者是也馬舞者以攏馬人着彩彩執鞭於床上舞蹀躞皆應節奏唐宴吐蕃蹀馬之戲皆五色彩絲金具裝於鞍上加麟首鳳翅樂作馬皆隨音蹀足宛轉中節胡人大駭明皇之舞馬亦其遺意爾

雙陸

長行局魏時曹植字子建始造雙陸局取兄弟之義雙陸盤中彼此內外各有六梁故名雙陸雙陸最近古號為雅戲始於西竺流於曹魏盛於梁陳平行魏

齊閑嘗聞宋太宗摘於竿詩紀于李文饒陸有光焉

竿詩

近參聞竿戰詩人皆歡喜上高竿上去難時下亦難若到上頭須把捉幾多人在下頭看此即宋人諷賈相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意齊東野語趙南仲赴鎮日曹西士賦詩又被鑼聲送上竿這番難似舊時難勸君着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似略雅

竿鼓戲

靖康初民間以竹徑二寸長五尺許冒皮於首鼓成節奏取其聲似曰通同詐又其製作之法曰㬅上不㬅下通衞用以爲戲云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七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器用門

度量衡類

三器序

序曰天地肇判陰陽攸分六位時成萬物形者是故體有長短所以起度也類有多寡所以生量也物有重輕所以用權也是器也皆準之上黨羊頭山之秬黍焉以之測幽隱之情以之達精微之理推三光之運則不失其度通八音之變則可召其和

以辨上下則有品以分隆殺則有節凡朝廷之出治生民之日用未有頃刻不資焉者也歷考往古如虞舜愼重華之典周公作太平之書孔子欲行政於四方孟軻欲援序於萬類舍是則何以我嘗見有司須禮既謬誤而莫知先儒談經亦闕畧而未講於是采歷代之制考載籍之文而述度量衡三器之圖義焉淳熙十年閏十一月丁酉序

總論三器

古人以度定量以量定權必參相得然後黃鍾之作可求八音五聲從之而應也宋皇祐中阮逸胡瑗

累黍定尺既大於周尺姑欲合其量也然竟於
不合乃謂黍稱二兩已得官秤一兩反疑史書之
誤及韓忠獻公丁文簡公詳定知阮胡之失亦莫
能以三器參相考也先是范蜀公上封事曰樂者
和氣也發和氣者音聲也音聲生於無形故古人
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有形者秬黍
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筭數也權稱也鍾也
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而後爲得也乃謂
以黍定三器則十者無不該三者尺爲之本周尺
也者先儒考其制脗合者不一至宋景文公取隋

書大業中歷代尺十五等獨以周尺爲之本以考
諸尺頃司馬倫刻石存此尺樣苟以是定尺又以
是參定權量以合諸器如挈裘而振其領庶乎其
可矣

歷代尺

一周尺漢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荀勗所定晉
前尺祖冲之銅尺並同近年司馬倫刻周尺漢劉
歆尺晉前尺今圖于後倫又云高敏之以漢錢五
物參校尺同

二晉田父玉尺梁法尺實比周尺一尺七釐

三梁表尺實比周尺一尺二分二厘一毫有奇隋時
始用木尺而定律呂大業中吏部用梁表律調八
音之器

四漢官尺晉時始平掘得古銅尺實比周尺一尺三
分七釐晉荀勗既定晉前尺阮咸譏其聲高則悲
非興國之音必古今尺有長短所致也後始平掘
地得古銅尺不知所出何代果長勗尺四分時人
咸服其妙而莫能措意焉宋景文公謂時人掘地
得尺乃破周漢之二器亦近夫貴耳賤目者也

五魏尺實比周尺一尺四分七釐杜夔所用者

六晉後尺實比周尺一尺二寸一分二釐晉氏江東
所用者

七後魏前尺實比周尺一尺二寸七釐

八中尺實比周尺一尺二寸一分一釐

九後尺實比周尺一尺一寸八分一釐即隋開皇官
尺謂鐵尺及後周市尺

十東後魏尺實比周尺一尺三分八毫

十一蔡邕銅籥尺後周玉尺同實比周尺一尺一寸
五分八釐

十二宋氏尺錢樂之渾天儀尺後周鐵尺同實比周

尺一尺六分四釐後周時達奚震等議今勘司
古錢大小有合宋氏渾儀尺度無舛古者[illegible]
寸重一斤今鑄金校驗鉄尺爲近司馬倚刻[illegible]
後周尺又云大常寺樂律尺少府監祭器景圭派
儀尺皆同實比周尺一尺五分
十三隋萬寶常水尺實比周尺一尺一寸八分六釐
十四襍尺實比周尺一尺五分趙劉曜渾天儀土圭
所用者
十五梁朝俗簡尺實比周尺一尺七分二釐
十六五代周王朴律准尺比周尺一尺二分有奇

十七宋朝和峴景表尺比周尺一尺　分有奇
十八阮逸胡瑗皇祐樂書黍尺比周尺一尺七分
韓丁校定
宋韓忠獻公丁文簡公校阮胡尺令尺匠石素等丹
累黍制尺二條其一比周尺一尺三分五釐
三司布帛尺
宋司馬倚刻三司布帛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五分
禮器尺
宋禮部頒祭祀儀式造禮器尺比周尺一尺三寸二
分

度

古者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
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歷代度制

蔡邕鄭康成荀勗所論尺有增損始勗當武帝泰始
中校大樂八音不和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尺乃
與劉公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以古尺更鑄銅
律調叶聲韵後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古
周時玉律及鐘磬與新聲暗同于時郡國或得漢
時故鐘勗吹律以合之其聲皆應時人稱爲精密

武帝以勗律與周漢器合遂施用之勗去千載之
下推百代之法度數既合聲韵又諧亦可謂密切
而有證也

論量

量用一千二百黍爲龠（謂十二銖）十龠爲合（謂二十四銖）十合
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
考工記㮚氏爲量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
注云六斗四升爲鬴考工記鬴法積百萬分乘[illegible]
布算則龠爲七百八十一分二釐五毫實黍[illegible]二
百合爲千五百六十二分五釐實黍二千四[illegible]

爲萬五千二百六十七分實黍二萬四千萮爲百
萬分實黍百五十三萬六千大元數曰凡七十有
八萬黃鍾之數立焉正與此合於是見阮胡侖今
升斗皆大而鄧保信林僖等皆小

斛石之辨

名生於實凡物皆然以斛爲石不知起何時自漢以
來始見之石本五權之名漢制重百二十斤爲石
非量名也以之取民賦祿如二千石之類若酒言
石從其味之醋醨如以一斗米釀酒醋者止七斗或
六斗而醨者多至于十五六斗未嘗有定數也至

于麵言斛石麪亦未必止爲麥百二十斤而麥之
實又小大虛實然沿襲至于今莫知爲非殊可笑也
如弓弩校力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折硾以斤爲別
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實何常之有

論權

權以百黍之重爲銖二十銖爲兩謂兩黃鍾之律十六兩爲
斤謂三百八十四銖准易爻三十斤爲鈞重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當二篇之策數
四鈞爲石准四營之數

秒忽

元元本本數始於一產氣黃鍾造計秒忽秒禾芒也
忽蜘蛛網細者也

銖秤

皇祐新樂圖有銖秤其圖幹十分二十四銖爲一兩
止一面有星一繫一盤如民間金銀等子者其錘
形如環

什物類

總序

史記舜世紀曰生生之具曰什器軍法曰五人爲伍
十人爲什其器具什物故云又作役者十人爲火
則火伴家火皆當從火從夥者非

器物總論

武士陳列殿下曰陛戟其宮中出入者本官封有衣
戟傳審印信然後受之曰棨信王公已下用棨戟
前驅曰油戟天子乘舟曰鷁首一曰文鷁吳船曰
艅艎水中簰筏曰枋簰帛飾闌檻曰帛闌船縫皮
爲船曰華船人在內檝在外曰露橈肅宗賜尚書
劍手署其名曰韓棱劍首以玉作鹿盧形曰檻具
小刀曰韋子刀曾寶刀曰孟勞角端似牛角爲弓
曰角端弓弩名曰大黃亦曰谿子又曰黃門窓合
曰白間雨曰鋘斧鋘音華大斧曰関斧椎曰終葵

大鼓曰咎鼓植鼓曰建鼓掌鼓貢曰剛別附勳名于鐘曰景襄鐘作獣蒲牢形于鐘上曰蒲牢鐘以鯨魚杵擊之輒大鳴蓋以獣素畏鯨也伯牙琴名曰遞鐘大鼎曰甶牛鼎夏后氏尊画山曰山罍其足下附有侶堂房曰房俎西域毛席曰氍毹其細曰毾㲪烏桓罽曰氀毲上力于反下胡瓮反又曰毼布褐曰毛布匈奴所以受酒酪者曰服匿㭰帳曰穹廬乳酪曰北酥藤紙曰三韓紙氈曰毛席無茵席曰簀床踞床邉曰踞廁桃枝竹席曰桃笙扇曰便面曰屏面王毋騎雲毋屏面以其地産木名

杖曰靈壽杖書囊曰方底東篋曰緘縢小紙曰赫蹏設機車引水上曰翻車渴烏水碓曰水舂布袋曰排囊長鎖曰琅當馬胸前以韋爲蔽曰馬當胸繫㲼帶曰鏤膺甲馬曰介馬馬額鏡曰月題小棺曰櫎櫝（櫎音） 載棺曰載木朱飾棺曰朱壽之器賜木曰東園秘器柏爲題頭曰黃腸以頭内向曰題湊廁中便坐曰便房墓前明堂曰券臺楮錢曰瘞錢燭曰脂炬大燭曰猛燭大炬曰猛炬懸火曰墳燭簾曰妓衣卧視書欹案曰倚書牀鑷白具曰却老先生

漆器

韓子曰舜作食器黑漆其上禹作祭器黑漆其外朱畫其内唐太宗曰舜作漆器而諫者十七人則器之布漆自舜始也蓋堯啜土鉶飯土簋故爾

陶器

陶器自舜時便有三代迄于秦漢所謂甓器是也今土中得者其質渾厚不務色澤末俗尚靡不貴金玉而貴銅甕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錢氏有窑越州燒進爲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陸龜蒙詩云九秋風露越窑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好向

中宵盛沆瀣共稽中散鬪遺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於錢氏宋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窑爲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窑質頗粗厚宣政間京師自置窑燒造名曰官窑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京遺制置窑于内司脩造青器名内窑澄泥爲範極有精微油色瑩徹爲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窑亦曰官窑比之舊窑大不侔矣餘如烏泥窑餘姚窑續窑皆此類若謂舊窑[illegible]不復見矣

磁器

江浙官窑燒造供上磁器其始搏作塗飾求其精致一也開窑之日反覆比量而美惡辨矣其中有同是質而遂成異質有同是色而特爲異色者水土所合人力之巧不復能與是之謂窑變蓋數十窑中千萬品而一遇焉然監窑官見則必毁之窑變實珍奇而不敢以進御以非可歲供物也供上之磁石惟取其端正合制瑩無疵瑕色澤如一者耳噫物苦㷀不足道也物亦奚用珍奇爲民間燒磁嘗聞有一二變者大者亦毁之盞斝小者藏去齎

諸富室價與金玉等夫金玉物産之英華聖人貴之彼磁雖奇出於所變者上之不得用於宗廟朝廷而下之使人不敢用不免毁裂竟同瓦礫而瑣瑣者以供富室私翫奚以變爲哉願質于司甄陶者其亦致惜是物否乎或曰是造化之責吾不得而知也

二窑

哥窑與龍泉窑皆出處州龍泉縣南宋時有章生一生二弟兄各主一窑生一所陶者爲哥窑以兄故也生二所陶爲龍泉以地名也其色皆青濃一其足皆鐵色亦濃淡不一舊聞紫足今少見焉惟土脉細薄油水純粹者最貴哥窑則多斷文號曰百圾破龍泉窑至今温處人稱爲章窑閩國初先正章溢乃其裔云

瀝青補缸

酒醋缸有裂破縫者可先用竹篾箍定却於烈日中晒令十分乾仍用炭燒縫上令極熱却以好瀝青末糝縫處令融液入縫内令滿更用火畧烘塗開永不滲漏勝於油灰多矣

瓌

鏤音漏以鏤金飾馬首又曰鐵貨金文曰鏤也西京

賦金鏤鏤錫馬融廣成頌金鏤玉瓌詩云鉤膺鏤錫國語曰懷纓挾瓌皆指此今名馬鞍曰鏤鞮事件當用此鏤字或作鑁非（佛經呪有娑怛鑁[illegible]飾之語他書罕用此[illegible]）曰瓌嵌生活當用此瓌字俗作廂非

鈿金

張懷瓘書錄云徃翰林見古鍾二枚高二尺許有古文三百餘字記夏禹功績皆紫金鈿以大篆神彩驚人蓋三代鈿金爲篆其精類如此又李伯時得彤戈蟲鳥書黄金文銘六字曰王周父作彤戈鈿

金法今亦不傳唐六典有十四種金曰銷金曰拍金曰鍍金曰織金曰砑金曰披金曰泥金曰鏤金曰撚金曰戧金曰圈金曰貼金曰嵌金曰裹金而鈿金不在其中今併其名亦不知矣

金鈿器

續漢書桓帝祠老子用純金鈿器揚雄蜀都賦曰雕鏤鈿器百伎千工

蒜汁描金

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調金描畫然後再入窑燒永不復脫凡碾工描玉上用石榴皮汁則見水不脫

銅器

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午前稍淡午後感陰氣翠潤如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或有斧鑿痕則偽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者為古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能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為水土蒸淘易盡故有鋤擊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徹骨或其中有線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入水土惟傳流人間色紫褐如有硃砂斑甚者其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撈湯煮之良久斑愈見偽者以漆調硃砂為之易辨也

古器辟祟

古銅器多能辟祟人家宜畜之蓋山精木魅之能為祟以歷年多耳三代鍾鼎彝器歷年又過之所以能辟諸祟

銅腥

上等古器並無腥氣惟土古新出土尚帶土氣久則否若偽作者熱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可畏

歷代識文不同

夏禹鳥迹篆商則虫魚周以虫魚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晋宋以來皆用楷書唐宋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偃囊字其字凹入也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易為決非三代物也

古器欵文不一

欵識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鍾鼎欵乃花紋以易飾古器欵居外而凸識居内而凹夏周器有欵有識商器多無欵有識

欵識真僞

古人作事必精緻工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故古器欵必細如髮而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識文筆畫宛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淺如一亦無纖毫模糊此蓋用銅之精者並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明淨分曉二也不吝工夫非一朝一夕所爲三也今設有古器欵稍或模糊必是僞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

蠟模

古者鑄器必先用蠟爲模如此器樣又加欵識刻畫

然後以小桶加大而畧寬入模于桶中其桶底之縫劄令有絲線漏處以澄泥和水如薄糜日一澆之候乾再澆必令周足遮護訖解桶縛去桶板急以細黃土多用鹽并紙筋固濟于元澄泥之外更加黃土二寸留竅中以銅汁寫入然一鑄未必便成此所以爲貴也

句容器

句容器非古物蓋自唐天寶至南唐后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場官花押其輕薄漆黑欵細雖可愛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

青色者世所希見天寶時有鳳環瓶此亦極品也

僞古銅器

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即今磨鏡藥是也先上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釅醋調細硇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臈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即成臈茶色候如漆急入新水浸成漆色浸之稍緩即變色矣若不入水則成純翠色三者並以新布揩令光瑩其銅腥爲水銀所匱並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鬨不能逃識者之見

古器無識文

古人惟鐘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盂寓戒則有識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爲非古但辨其体質文顏色臭味足矣

古器不知名

餘姚一達官家有古銅器盆大如火爐而周圍有十二環婺州馬鋪嶺人家掘得古銅盆有兩環在腹之下足之上此二器文字所不載或以環低者爲之欹罷

辨追蠡

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以追蠡趙岐注以追爲鐘鈕於

苁杸如杏追琢也詩云追琢其章今畫家溜粉令凸起謂之追粉所謂追蠡蓋古銅器欵文追起處漫滅也趙氏釋蠡爲絶亦非蓋剥蝕也今人以器約用久而剥蝕者爲蠡

鐘筳說

甲問於乙曰鑄銅爲鐘削木爲筳叩鐘　則鏗然而鳴然則聲在木乎在銅乎乙曰以筳叩埴墻則不鳴叩鐘則鳴是聲在銅中甲曰以筳叩錢積則不鳴聲果在銅乎乙曰錢積實鐘虛中是聲在虛器之中甲曰以木泥爲鐘則無聲聲果在虛中之器乎

擊迷

擊迷駁馬無當於車按樝材可以爲車樝與擊迷相似又似駁馬故里語曰所樝不諦得擊迷擊迷尚可得駁馬梓榆擊迷一名挈榼

刁斗鐎斗

字書曰刁斗以行軍晝炊夕擊今世所見古刁斗柄長尺四五寸其斗僅可容勺合如此則恐非炊具擊之則可此物乃王莽時莽鑄威斗厭勝家所用耳或於上刻二師將軍字及其它官號尤表其爲大抵刁斗如世所用有柄銚子可炊一人食耳古之刁斗世訛刁字爲銚字耳字書以銚爲田器不言可炊也若鐎斗亦如今有柄銚子而加三足予曾見之辨其質與色真三代物蓋刁鐎皆有柄故皆謂之斗銚無足而鐎有足耳又字書以鐎爲溫器蓋古以鼎烹大鼎則卒難至熟故溫以烹冷物一二人食則用鐎予所見者正然

古劒欵識

予常至南内于戊字庫見古銅器一事如劍而無刃平直片微稜下有靶長可二尺闊及寸背嵌銀作

童子捧牌舞牌上有古弁聶家四字面嵌銀題模棱難斷佞臣頭碎腦翻成百倍憂假使英雄生胆氣從今不用佩吳鈎詩直似元宋人作然不可考矣

古銅甁鉢

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或謝則就甁結實若水秀傳世古則否陶器入土千年亦然

鉢銚

本天竺國器故語謂之鉢多羅漢云應器省畧彼

土言故名鉢西國有佛鉢是也宋廬江王以
餉祖祈則是晋宋之閒始為中夏所用也廣雅曰
絠謂之銚說文云溫器也曹操上獻帝表曰臣祖
騰有順帝賜純銀粉銚疑漢人始為之也

魚鑰

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有守夜之義

爐

周禮天官冢宰之屬宮人九寢中共爐炭則爐三代
之制也

香爐

古以蕭艾達神明而不焚香故無香爐今所用香爐
皆以古人宗廟祭器為之爵爐則古之爵狻猊爐
則古之踽足豆香毬則古之鬵其等不一或有新
鑄而象古為之者惟博山爐乃漢太子宮所用香
爐之制始於此亦有偽者當以物色辨之

晋冢古器

或傳嵊縣僧舍治池得一磚上有永和二字及掘得
銅器卯今之香爐有蓋蓋上有三足如小竹筒空
而透上筒端各有一飛鵠爐下亦三足另有銅盤
承之

便身器 枕

西京雜記曰李廣與兄遊獵冥山北見猛虎一矢斃
之斷其頭為枕示服猛也此為虎枕之始魏咸熙
中得梁冀王虎枕廐下有題曰帝辛九年帝辛即
紂也是則商紂之時已有其制矣

山房三益

秋采山甘菊貯以紅綦布囊作枕用能清頭目去邪
穢采蘆花如柳絮者熟鞭貯以方青囊作坐褥甚
溫煖雖木綿不可及也采松樹枝作曲几以靠背
古名養和

鷄鳴枕

武崗有一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
起擂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闘鷄鳴
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其人以為怪乃碎之及
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乃諸葛武侯鷄鳴枕也

牀

孟子曰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黃帝內傳有七寶登
真之牀則牀疑始於有熊氏

胡牀

搜神記曰胡牀戎狄之器也風俗通曰武靈王好胡

服作胡床此蓋其始也今交椅是

節目翁

陸龜蒙談諧有一竹禅牀常用偃息時天已寒童志鋪毡袍龜蒙已坐凜然急起呼曰此節目翁須是與它些衣服不然 寒我也寒

欹牀

如今之欹牀但兩向施檔齊高令曲尺上平僧家亦偏禅倚亦有不當然高低不等雖爲玄倚 若皆倚坐檔乃右可几臂倚右檔乃左可几臂倚左左右几互倚令人不倦仍可左右蟠足蟠膝或枕檔角欹眠無不便適其度座

可方二尺高一尺八寸檔高一尺五寸從至檔其高俺三尺以木製藤綳或竹爲之

醉床之制

床七尺廣三尺高一尺八寸自半以上別爲子面欹大床中間子面廣二尺五寸長三尺皆木製韋綜之韋下壼二寸床底以板鋪之勿令通風子面欹下與大床平一頭施轉軸子面底設一拐撑分爲五刻子面首挂一枕若欲危坐即撑起令子面直上便可靠背以枕承腦欲稍偃則退一刻即與大床平矣凡飲酒飫後不宜便臥當倚床而坐稍偃則稍偃之困則放平而臥使一童移撑高下如意不須移身可以盡四体之適大床兩椽有二尺餘前後鑿三竅孔爲直几二其下爲筍欲倚手則欹几于竅孔中

案

有虞三代有俎而無案戰國始有其稱燕太子丹與荆軻等同案而食是也案蓋俎之遺當作盌孟光舉案亦有俗直謂几案耳呂少衞語林云案乃古盌謂舉盌眉齊耳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

案謂青玉盌

几

漢李尤几銘叙曰黃帝軒轅仁智恐事有闕作輿几之法則几創始自黃帝也

嬾架

陸法言切韵曰曹公作欹案臥視書今嬾架即古制也則是此器起自魏武帝

鏡

玄中記曰尹壽堯臣也作鏡黃帝內傳曰既與王母會於王屋乃鑄大鏡十二面隨月用之則鏡蓋肇

於軒轅非尹氏始作也

咸陽宮鏡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金玉珍寶不可勝言其尤驚異者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人有病疾則掩心而照之即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并將以東後不知所在 西京雜記

鏡臺

魏武襍物記曰鏡臺出魏宮中有參帶鏡臺七子貴人公主鏡臺

玉平脫雙葡萄鏡

開運既私寵馮夫人以其事尤秘會高祖御器之用有玉平脫雙葡萄鏡乃高祖所愛帝初即位舉以賜馮夫人咸訝之未久冊為皇后

古鏡

范文正公家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棋每至此時則博棋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又有市人蔣家十二鐘能應時自鳴非古器之靈異乎

碧金仙

有才蕭者攜一鏡色碧體瑩背有字曰碧金仙大中元年十二月銅坊長老自九峰鑄造予以俸粒五石換之置于文瑞堂呼為銅坊君

光音王

光叔之賢會昌微忌之帝因引照戲令宮嬪離合鏡字湞吏以光音王奏帝曰鏡予封王耶不懌而罷距宣宗即位止三四年

寶鏡銘

姚子真字歆孟陳郡人有寶鏡背銘云鏡焉作自尚

方銅焉產自丹陽觀其藏延年益壽樂且康芳名寶鏡俱未央 子真古鏡記

鐘樣鏡

近見一鏡如鐘樣鼻有大環有隸字云一生有十口前午無角後走有口十三字下有一虎其字恐是干字也

春陵古鏡

道州民於春陵侯家得一古鏡于背上作花四朵極精巧其鏡面皆用水銀即今所謂磨鏡藥也鏡色畧昏而不黑並無青綠色及剝蝕處此乃西漢

時物入土千年三代無此物其質並未變信知古
銅器有青綠剝蝕者非三代時物亦無此也

光明藏

出行如居家一物不可缺缺則不便於我畢集焉惟
荷者僱其害尋取小薄鏡入奩糊紙左右室白牌
題曰光明藏

鏡臍不可懸玉簽

俗以鏡臍懸玉簽但知爲美觀至銅滑綠處兩強不
能相下以致千載傳世出土之物古色一旦磨盪
壞之有餘

七寶鏡臺

胡太后使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室別有一
婦人手各執鏁綖下一關三十六戶一時自閉若
抽出關諸門咸啓婦人各出戶前 出皇覽

爪杖

釋藏音義指歸云如意者古之爪杖也或用竹木削
作人手指爪柄可長三尺許或背脊有癢手所不
到用以搔爬如人之意

如意

如意者昔有貧士多玄善陰德旁及鳥獸[illegible]
瞻忽遇一道士遺以一物謂之如意曰汝陰功感
神故以相與勿輕用也凡心有所欲一舉之頃即
如意雖冬雷夏雪起死延年皆可得之今商之世
有十四年大旱天運自然孰敢有違汝欲救之當
解其半耳商世果大旱至七年湯乃齋戒翦髮斷
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爲犧牲禱於桑林天忽
大雨又數千里其人方私隱元元爲之一舉耳後
人倣其制號如意云 采蘭雜志

玉如意

吳時秣陵有掘得銅匣開之有白玉如意所執處皆

刻龍虎及蟬形胡綜謂秦始皇東遊埋寶以當王
氣此蓋是也則如意之始非周之舊當戰國事[illegible]

犀如意

晉王廣南以犀如意爬癢久之歎曰妨吾聲律半工[illegible]
[illegible]

杖

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爭走道死棄其杖化爲鄧林
已見杖矣蓋起於此乎大戴禮武王有杖銘[illegible]
有神農睩然放杖之文

毬杖

宋朝會要曰毬杖非古蓋唐世尚之以資玩好

驕龍杖

天師杜光庭驕龍杖紅如猩血重若玉石似非藤竹所爲相傳是仙人留賜

酒器

樽

禮運曰禮之初始諸飲食汙樽而抔飲注云鑿地爲樽此樽名始也後世或以瓦木爲之取諸此或以有虞始又以泰名樽

三彝

又曰灌尊夏后氏以鷄彝商以斝周以黄此三彝之始也

銅樽

蘄王元嘉有一銅樽背上府酒而一足欹滿則正立不滿則傾又爲銅鳩毡上摩之熱則鳴如真鳩之聲 出朝野僉載

杯

禮玉藻曰毋沒則杯圈不能飲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王母獻常滿杯盂杯三代之制也紂爲[illegible]矣

椰杯

椰杯産於交廣相傳林邑王與越王有怨遣刺客得其首因梟於樹已而化爲椰子林邑王憤之乃命剖爲飲器越當刺時方大醉故今椰漿味尚如酒飲之可醉然予嘗記烏孫國有青田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宋有劉章者得二枚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豈亦椰子類耶但椰漿素所醖而核之酒則臨時所釀此爲特異竟亦莫知爲何木也

三雅杯

劉表有三雅池出滑述紀聞譚云昔有人修此池得三銅爵其狀如杯而上各有二篆字一曰伯雅二曰仲雅三曰季雅不知所由乃名此池爲三雅池予嘗覽魏文典云靈帝末斗酒直萬金劉表一子好飲乃制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仲雅小曰季雅今三雅池所得乃劉氏酒器也大注一斗中注七升小注五升

紫霞盃

會稽鄧經有紫霞盃其造法傳自宜和徽宗常賜名太乙盃飲酒可療弱疾唐愚士學士爲之賛曰剖

丹砂割乳石杵玄金白白璧陽燧輝方諸盜離化
精坎戍質規其形運乾則虛其中涵太極假靈氣
膚瓊液丹田滋玉池濡九虫遁三尸匿齊日月壽
罔息商厥功疇敢匹羽觴潛大白斥宋大觀求所
憚錫以字曰太乙越之邑鄧氏逸器斯製垂無斁
愛其文之古雅故筆之以時觀焉

牙盃

趙德麟云恐是盛酒器非飲器也余以問曾存之存
之言古人軀體大升合小仲景傷寒證治論湯劑
豈古方三兩當今一兩三升當今一升然則存之

言信矣余按廣韻盃字云酒器牙雅同音則雅字
盡借用三雅乃酒盃也無可疑者

九曲螺盃

以螺為盃亦無甚奇惟藪穴極灣曲則可以藏酒漲
為九曲螺盃

金蓮盃

楊鐵崖耽好聲色毎於筵間見舞女有纏足纖小者
則脫其鞋載盞以行酒謂之金蓮盃余竊恠其可
厭後讀張邦基墨莊漫錄載王深輔道雙鳧詩云
時時行地羅裙掩兩兩更鶵春瀲灧傍人都道不
須辭儘做十分觥幾點春柔淺醮葡萄暖和笑勸
人教引滿洛塵忽浥不勝嬌划踏金蓮行款款觀
此詩則老子疎狂有自來矣輟耕錄

一散

禮經載酒器如曰斝尊爵觶角觥觚至後世有伯雅
仲雅季雅大白鑿尾觴等號人皆知之詩簡兮簡
兮公言錫爵注惠下不過一散散酒爵也受五升
此二字亦奇

金叵羅

侯鯖錄曰東坡詩歸來笛聲滿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羅

韓子蒼詩亦曰勸我春風金叵羅入詩中用已見
李太白矣不但蘇韓二公也雖知金叵羅為酒器
然觀史云祖珽盜金叵羅置髻上髻豈可以置酒
器乎黃朝英亦有是疑

燕羽觴

江南中書省宰相飲器有燕羽觴一似常盃而狹長
兩邊作羽形塗以佳漆云省有宰相因惡五色耗
明凡器用類攺令黑

盤盞

周官司尊彝之職六彝皆有舟鄭司農云舟尊下臺

若今承盤盞今世所用盤盞之象其事已略見於
漢世則盤盞之起亦法周人舟彝之制而爲漢世
承盤之遺事也

神童盞

文宗時宦豎專横頗以酣飲爲娛嬪御厭患之爭賂
内執事造金盞以金蓮荷葉菱芡爲玦束盤其實
中空盞滿則潛引入盤中人初不知也遂有神童
盞之名

水晶不落

白樂天送春詩云銀花不落從君勸不落酒器也馮

玉家有水晶不落一枚

托子

建中初崔寧女以金盞無儲病其熨指取楪子承之
既啜而盃傾乃以蠟環楪子盃遂定即遣匠以
環易蠟寧奇之製名托子遂行於代後傳者更
其底

勺杓

禮明堂位曰勺夏古以龍勺商以疏勺周以蒲勺藻
龍疏蒲勺飾也後王加文耳然則勺之具當有虞
始創之故無飾也至夏后加以飾杓即勺也祭祀
曰勺民用曰杓其實一也或以勺之所容不過升
而杓則加廣其所受皆取酌焉遂異其名制也

注子

事始曰唐元和初酌酒用樽勺雖十数人一樽一杓
了無遺滴無幾改用注子雖起自元和時而失其
所造之人

偏提

形如罌而蓋嘴柄皆具元和中宦者仇士良惡注子
名同鄭注乃去其柄安系着瓶而小異之目曰偏
提

酒具

山徑既以蹇驢載酒詎容無具舊有偏提猶今之酒
鱉長可尺五而匾容斗餘上置竅入出如小錢大
長可五分用塞設兩環帶以革惟漆爲之和靖公
送李山人詩有身上孤衣粗直掇馬前長帶古偏
提之句今世又有大漆葫蘆隔以三酒下果中皿
上以青絲絡負之或付書篋可作一担加以酒具
及琴書皆可較之沈存中游山具差勝惟酒杯當
依沈制用細篾絲編者漆之又輕不損不必戶
銀瓦缶之物也

遊山食具

竹爲之二槅并底盖爲四食盤楪子三四每盤果子楪十矮酒樽一可容數升以備沽酒甌一杯三漆合子貯脯脩乾果佳蔬各數品餅餌少許以備飲食不時猝應惟三食盤相重爲一槅其餘分任之暑月亦可備冷肴鮮果熏魚臈肉不畏大暑之物一肩竹槅二下爲匱上爲虛槅左槅上層書廂一隔筆墨硯剪刀韻畧襍書冊匱中食椀楪箸各六七各備生果數物亦要削果小刀右槅上層琴一竹匱貯之展摺棋局一匱中棊子茶碾一品臈茶

聊燃者盞各托三四及盂瓢等及附帶雜物小斧子斫刀劚藥鉏子腊燭二拄杖釘鞋靴木屐棕鞋雨衣油衫箬笠棕帽氊笠油披肩食銚虎子急須子油筒

五色藤

瓊州出五色藤合子書囊之類細於錦綺亦藤工之妙手也新州作五色藤箋臺皆一時之精絕昔梁劉孝儀謝太子藤箋蹄一枚云炎州采藤麗窮綺縟得非箋臺與蹄語訛歟

常筆

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與其祖求筆帖[illegible]柳公權求筆於宣城先與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退還即可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不入用別求遂與之常筆陳云先與者二筆非右軍不能用也柳信與之遠矣文房四寶類苑作宣州諸葛氏

彤管

古今注牛亨問彤管何也荅曰彤赤漆史官載事用赤管言可赤心記事

拂

周公謹曰今農家打稻之連枷古之所謂拂也王莽傳東巡載耒南載耨注鉏也耨去草西載銍北載拂注音拂以擊治禾今謂之桲慶曆初知并州楊偕伏所製鐵連枷鐵簡藏秘府狄武襄以鐵連枷破儂智高非特治禾也按天官書棓亦作桲及棒又連枷也見玉篇此棓杖之棓其字從木本非止於擊禾又以鐵爲之短兵之利便也

笭箵

大唐新語曰漁具摠曰笭箵漁肰摠曰枝杇唐書元結傳載自釋語曰能帶笭箵全獨而保生能學

訴保宗而全家風也如此漫乎非耶語皆協韻[illegible]
篬音平聲與生相協今唐書音釋乃作[illegible]
矣故蘇子美松江觀魚詩曰鳴榔莫動蛟[illegible]
網時聞魚鱉腥我實宦遊無況者擬來隨尔[illegible]篬
篬皆作平音今韵畧不收此字

鞭賈

楊用修云栁宗元鞭賈云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價五千必曰五萬復以五十則伏而笑之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至五萬而後可此雖寓言亦必因當時鞭價而立説也又顧況有露青竹鞭歌

鮮于仲通正當年章仇兼瓊在蜀川約束蜀兒采馬鞭聰灰者煮蠟光爛然章仇兼瓊持上天忽見楊州北邸前秖有人還千一錢蓋言其物貴而價賤也然一鞭之直何至五萬而千一之錢猶以為少當時好尚如此又唐人進士絲鞭工緻為最洪武中江南富家猶有藏之者見高啓詩集予讀杜陽襍編天寶中異國獻玉鞭鞭末有文曰歎玉鞭光可鑑物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代宗於典慶宮複壁間寶匣中得之嘆為異物命[illegible]綉為囊碧玉絲為鞘又貞元中中常侍自蜀[illegible]進瑞鞭一其文節高有麟鳳龜龍之形體質微而鱗甲毛羽無不畢具其色照爛有類琥珀暗中揮之則如電光上雖不好寶貨及覽此鞭頗甚称旨遂置之明珠匣云此二鞭者不知當時價又何如也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七

原缺第二、三葉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八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器用門

兵器類

五兵

兵者戈戟矛劍之總名也太白陰經曰神農以石爲兵黃帝以玉爲兵蚩尤乃鑠金爲兵割革爲甲始制五兵呂氏春秋曰蚩尤作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

始本蚩尤以金作兵器然則兵蓋始于炎帝而鑄金爲刃自蚩尤始

斧鉞

輿服志曰黃帝置內傳曰帝將伐蚩尤玄女授帝金鉞以主殺此其始也以銅爲之省御刀事物紀原

金斧

金斧黃斧也鏤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爲戒漢制諸公建玄鉞以太公秉之助武王斬妲巳故爲諸公之飾焉大將出征特加黃鉞者以銅爲之黃金塗兩刃及柄不得純金也得賜黃鉞者則爲特賜名爲特斬郎

公王建鍠

名偏架無槽箭偏架而射也

魯金僕姑

魯人有僕忽不見旬日而返主欲笞之僕曰臣之姑脩玄女術得道白日上昇昨降于泰山召臣飲極歡不覺遂旬日臨別贈臣以金矢一乘曰此矢不必善射宛轉中人而復歸于笮主人試之果然讀而寶焉因以金僕姑名之自後魯之良矢皆以此名勝覽

鳴鏑

匈奴傳曰冒頓作鳴鏑應邵曰髐箭也射殺頭曼單于者

弩甲

蠻箭化外諸蠻所用弩雖小弱而以毒藥濡箭幹中者立死藥以毒虺草爲之蠻中惟大理國最工甲冑皆用象皮胸背各一大片似龜殼堅厚與鐵等又聯綴小皮片爲被膊護項之屬製如中國鐵甲葉皆朱之兜鍪及甲身內外悉朱地間黃黑漆作百花虫獸之紋

器仗

三儀實錄曰器仗皆自有虞氏始羇鹿箭箭箙

通謂之三伏蓋將備儀也左傳曰左櫜鞬右屬
是也禮樂記曰武王克商倒載干戈包以虎
之曰建櫜王建讀爲𢂇卬之衣曰櫜周禮有矢服
是也

射的

虞書曰侯以明之注云作射侯之禮以明善惡則射
侯始見于堯舜矣至周有熊虎麋豻三五正侯後
世就簡但爲射的蓋侯之遺意也射以量計之亦
三正五正之遺事也俗亦曰射帖

礮石

漢書甘延壽投石絕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
十二斤爲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
今邊城有礮蓋出于范蠡飛石之制因事增廣遂
爲今法蓋其始也唐書李密令行田氏造廣雲礮三
百具以機石爲攻城械號將軍礮

鐵砲

西安城上舊貯鐵砲曰震天雷狀如合碗頂一孔僅
容指軍中久不用此金人守汴之物也史載其
盛藥以火點之砲舉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
爇圍半畝以上火點着鐵甲皆透又其

龍泉太阿皆見之經史著人耳目不可缺也以至
列子之三劍含光承影宵練孫權之六劍白虵紫電辟邪流星青龍玄蛟
唐武庫之四刀儀刀鄣刀長刀陌刀紛紛種種豈特過半哉
噫學之不博書之難作也按范甯註曰孟勞寶刀
名夫孟勞爲寶刀在傳已註矣註當言所以名意
爲是而顧畧之楊士勛疏不復申說觀吳越春秋
載干將莫邪夫妻二人皆善鑄劍干將莫耶即二
人名知干將莫邪爲作劍之人因以名劍則知孟
勞爲作刀之人因以名刀矣緣此知古人以所爲
器爲名者多矣是也器以所爲人爲名者孟勞干
將莫耶是也

匕首

漢王莽傳曰莽避火坐宣室前殿持虞帝匕首則匕
首之制舜時已有然兵械之原多出于黃帝亦其
時事耶按左氏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

歷代刀名

思召刀袁紹在黎陽夢有一神授一寶刀及覺果在
臥所名曰思召紹解之曰召紹字也
吳刀張飛初拜新亭侯自命匠煉赤朱山鐵爲一刀
名曰吳刀後被范強所殺強將此刀入於吳

剌山刀諸葛亮定黔中人馬俱從青石祠過抽刀□
山投刀不拔而去行人莫測
赤血刀黄忠爲漢先主定南郡得一刀赤於血於漢
中擊夏侯軍一日之中手刃百数
宜爲將刀姜維於太原得一刀文曰宜爲將後遂爲
將軍及爲蜀將戰敗失此刀
王雙刀王雙曾於市中買一刀賣者曰得之者貴言
訖忽不見後雙佩之果爲魏將
太乙刀鍾會克蜀於成都土中得一刀文曰太乙會
敗入帳下王伯升伯升後渡江刀遂飛入水中不

見
碑下刀鄧艾年十二曾讀陳太丘碑碑下掘得一刀
黑如漆長三尺刀柄上常有氣凄凄然時人以爲
神物
項羽刀董卓少時畊野得一刀無文字四面隱氣作
山雲又斸玉如泥及卓貴示五官中郎將蔡邕邕
曰此項羽之刀也
五色刀少帝義符景平元年造一刀名曰五色刀小
篆書
上血刀宋順帝準昇明元年掘得一刀名曰上血□□

刀照一室帝奇之至二年七月帝使楊玉候織女
玉候女不得懼必用以弑帝果如其名知凶吉之
徵先見矣
定業刀齊高帝蕭道成以建元二年造一刀名曰定
業長五尺篆書自制之
朝儀刀明帝鸞以建武二年造一刀名曰朝儀長四
尺小篆書
梁武帝神劒
梁武帝蕭衍天監二年即位至普通中命弘景造神
劍十三口用金銀銅鐵錫五色合爲之長短各依

劍術法文曰服之者永治四方並小隸書
貞白二刀陶貞白二刀一名善勝一名寳勝往往飛
騰如青蛇
滅賊刀前趙劉淵元熙二年造一刀長三尺九寸文
曰滅賊隸書
建平刀趙石勒建平元年造一刀用五百金工用萬
人頭尖長三尺六寸名曰建平隸書勒未貴時畊
地得一刀名曰石氏後昌篆書
皇帝石氏刀石季龍建武十四年造一刀長五尺名
曰皇帝石氏隸書

騰馬刀後蜀劉雄晏平元年造刀五百口文曰騰馬
隸書
霸刀前涼張寔造刀百口無故刀遺失文曰霸刀
赤冶刀魏道武帝拓拔珪建國元年於赤冶城鑄刺
刀十口金鏤赤冶二字
鎮山刀趙武帝琰登國元年於嵩河鑄一刀名曰鎮
山隸書
吳大帝寶刀吳大帝有寶刀三一曰百錬二曰清犢
三曰漏影
白鹿刀宣武帝恪景明元年於白鹿山造刀文曰白

鹿隸書
神衛刀前秦苻堅甘露四年造一刀五千工名曰神
衛隸書
二十八將刀前燕慕容儁元璽元年造二十八口刀
名以二十八將隸書
雌雄刀後燕慕容垂建興元年造二刀長七尺一雌
一雄若居一處安靜若分二處則鳴
中山刀後秦姚萇建初元年造刀名曰中山長三尺
七十隸書
建義刀西秦乞伏國仁建義三年造一刀名曰建義

隸書

劍

管子曰昔葛盧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爲
劍鎧矛戟此劍甲之始也

歷代劍名

帝啓銅劍夏帝啓庚戌八年鑄一銅劍長三尺九寸
藏於秦望山腹刻二十八宿面文爲星辰背記山
川日月
太康劍夏太康辛卯春鑄銅爲劍有八卦長三尺二
寸頭方

夾劍孔甲九年甲辰採牛首山鐵鑄一劍名曰夾古
文篆書長四尺一寸
定光劍殷太甲甲子鑄一劍長二尺文曰定光古文
篆書
照膽劍武丁元年戊午鑄一劍長三尺名曰照膽古
文篆書
鎮岳劍周昭王瑕二年壬午鑄五劍令投五岳銘曰
鎮岳尚方古文篆書長五尺
駿劍周簡王夷元年癸酉鑄一劍長三尺名曰駿古
篆書

誠劍秦昭王稷元年丙午鑄一劍長三尺名曰誠
篆書
定秦劍始皇三年丁巳採北祇銅鑄二劍名定秦小
篆書李斯刻一埋阿房宮閣下一在觀臺下長三
尺六寸
赤霄劍始皇三十四年漢高祖於南山得一鐵劍長
三尺名曰赤霄大篆書及貴常服之即斬蛇劍晉元康時武庫火有孔子履智伯頭斬蛇劍二物皆煨燼劍獨存飛上天而去
韓信劍吳赤烏年中有人得淮陰侯韓信劍帝以賜
周瑜

神龜劍漢文帝恒元稱十六年庚午鑄二劍長一尺
六寸名曰神龜象龜形以應大横之兆帝崩命
入玄武宮
八服劍漢武帝徹元光五年乙巳鑄八劍長三尺六
寸名曰八服小篆書嵩恒霍華太山五岳皆埋之
辟邪劍漢武帝七夕幸開襟樓忽見戲北方絳雲縹
緲有美女騎一物䍧䍦而下即以所騎物上帝曰
此蔡東之劍羣仙寶之能辟諸邪妄乘之而來頃
刻百里矣後入吳宮大帝號曰辟邪亦曰百里
毛貴劍漢宣帝詢本始四年鑄二劍長三尺一曰毛
二曰貴以足下有毛故為之皆小篆書
衍劍漢平帝衍元始元年掘得一劍有帝名因服之
大篆書
威斗劍王莽建國五年庚午造威斗及神劍皆鍊五
色石為之名曰神券萬里伏小篆書長三尺六寸
更國劍更始自造一劍名曰更國小篆書
秀霸劍後漢光武秀未貴時在南陽鄂山得一劍文
曰秀霸小篆書帝常服之
龍形劍漢明帝莊永平元年戊午鑄一劍上作龍形
沉之於洛水清時常有見之者

金劍漢章帝炟建初八年鑄一金劍令投於伊水中
以厭人膝之怪弘景按水經云伊水有一物如人
膝頭有爪入洛之輒沒不復出想疑此為怪
安帝劍漢安帝祜元初元年鑄一劍藏峨嵋山
安漢劍漢順帝保末建元時鑄一劍長三尺四寸名
曰安漢小篆書後改年號
中興四劍漢靈帝宏建寧三年鑄四劍文曰中興一
劍無故自失並小篆書
孟德劍魏武帝建元二十年於幽谷得一劍長三尺
六寸上有金字名曰孟德常服之

齊王失劍齊王芳正始六年鑄一劍常服之□
失但有空匣如故後有禪代之事兆始於此
章武八劍蜀先主章武元年辛丑採金牛山鐵鑄八
劍各長三尺六寸一備自服一與太子禪一與梁
王理一與魯王永一與諸葛亮一與關羽一與張
飛一與趙雲並是亮書唐人尚書郎李章武本名
師古貞元季年因理第掘得一劍上有章武字師
古奏請改名蓋八劍之一也又博物志張茂先亦
曰蜀相諸葛亮所佩劍也
鎮山劍漢後主禪延熙二年造一大劍長一丈二尺

鎮劉口山往往人見光輝後人求之不獲
大吳刀劍吳主孫權以黃武五年採武昌銅鐵作千
口劍萬口刀各長三尺九寸刀頭皆是南銅越炭
作之曰大吳小篆書
流光劍孫亮以建元二年鑄一劍文曰流光小篆書
昊天皇帝劍孫皓以建衡元年鑄一劍文曰昊天皇
帝小篆書
司馬晉劍晉武帝咸寧元年造八十口劍名曰司馬
晉劍時牛斗間常有紫色張華知是劍氣乃以雷
煥爲豐城令煥到縣乃掘縣獄約深丈餘得劍二
枚一送張華一煥自佩後華卒子韙佩過延平劍
躍入津水化爲龍而去
步光劍晉懷帝熾永嘉元年造一劍長五尺名曰步
光小篆書
興國劍晉成帝衍咸和元年造十二口劍名曰興國
五方劍晉穆帝聃永和五年於房山造五劍名曰五
方單符小篆書
神劍孝武帝昌明太元元年於華山埋一劍名神劍
隸書
班劍開元儀纂曰漢制朝服帶劍取五色班爛之義

晉代之以木謂之班劍宋齊謂之象劍
定國劍宋武帝永初元年鑄一劍曰定國小篆書長
四尺後入於梁
斬馬劍漢成帝時朱雲請上方斬馬劍斷張禹頭以
厲其餘則斬馬劍之名已見于漢代矣宋朝神宗
熙寧中又製斬馬刀其犀利莫比蓋亦取漢氏舊
名爲稱也
太常劍元帝嗣以太常元年造一劍長四尺名曰太
常至真元元年有道士繼天師曰爲帝造劍長三
尺六寸隸書因改元真君

永昌劍後廢帝昱元徽二年於蔣山頂造劍名永昌

小篆書

青蛇劍干將墓今匠門城東數里有人䀎其旁忽見
青蛇一條騰盤草上其人遽以刀誅之上半節躍
入草中不可尋視下半節乃劍也至暮欲持歸則
不見矣方子通詩已載其事

薛燭劍東美有古劍其子得之甚奇上有篆書十六
字極古不可辨太白見之曰是薛燭劍也其文曰
終歸之野鑿鉄鍊精薛燭是造百日斯成 採蘭雜志

堅剛侯安祿山得飛剛寶劍欲奏上乞封劍爲堅利

侯儀爲以無此例力止之

玉柄龍

胡方裨將其父常夢人曰吾開陽長史天命以玉柄
龍授君若遇槖籥翁宜付之汾陽王誕日裨將以
奉得夢六日買是劍後藏四年歸汾陽王

護聖將軍之舘

貞明末帝夜擒刺客自戮之造雲母匣貯所用劍名
匣曰護聖將軍之舘

木劍

附弱從所佩假劍以木爲之人號曰木劍隋禮
儀志漢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刀蔡謨議云大
臣優禮皆劍履上殿非侍臣解之盖防刃也近代
以來未詳所起東齊著令謂爲象劍言象於劍又
南史陳始興王叔陵傳左右取朝服所佩木劍以
進此皆假劍之始然施於佩服而已不知何時遂
爲輿衛之飾

戟

呂氏春秋曰蚩尤作五兵戟其一也又管子黃帝問
于伯高伯高曰雍狐之山發水出金受而制之以
爲雍狐之戟此戟之始也龍魚河圖曰蚩尤造戟

續事始曰魏武加蝦蟇頭幡實錄曰自夏后氏有
之如鎗兩岐置刃謂之戟今爲門戟親王加朱戟
棨之謂之棨 續事始

立戟

開元禮大廟社宮殿各施二十四戟一品十六戟郡
王以下十四戟至十戟蝦蟇幡帶凡戟帶毋副二
十條以五色物充玄宗廟始有戟制度也 續事始

闟戟

史記趙良謂衛鞅曰君之出也操檝戟者旁車而趨
續輿服志曰漢大駕前驅有鳳凰闟戟疑秦制也

原缺第十八葉

云蚩尤作五兵有酋矛夷矛則矛蓋蚩尤所作也

馬槊

梁簡文帝馬槊譜序馬槊爲用雖非遠法近代相傳稍以成藝按曹操父子橫槊賦詩于鞍馬之間則馬槊之事已見于此矣豈其事所起乎

兵械隱語

王建初起軍中愿語代械器之名以犯者爲不祥至孟氏時尤有能道其畧者劍曰奪命龍刀曰小逡巡槍曰肩一斧曰鉄鐮糜甲曰千金使弓曰蹣尚請弩曰百步王箭曰飛郎鼓曰聖牛兒鑼曰响八

族曰愁倉錦鉄蒺藜曰吟尖

急就章

宣武驅子都尤勇悍其弩張一大機則十二小機皆用連珠大箭無遠不及者晉人極畏此文士戲呼爲急就章

火龍標

梁祖初起每令左右持大赤旗緩急之際用以揮軍因目爲火龍標

玉跨兒腰器

唐劍具稍短常施於脇下名爲腰器隴西人苦景珍衣玉篆袍佩玉跨兒腰器修飾若神人李太白亦識之見感遇詩

金翅將軍

爲從周有水堂鎖甲遇箭鎗戟不入甚堅妙周常以候尅敵其驗若神日以香酒奉之設位于中寢曰金翅將軍之位

銅虎符

半金銅虎漢兵制也背刻篆云某處發兵符腹上皆戊癸字

金牌

宋制金字牌用木爲之朱漆黃金字光明眩目過如飛電望之無不避路日行五百里軍中有機速處分直自御前發下三省樞密院皆不得與被之者莫敢遲延猶唐之朱書御札也 朝野雜記

盾

山海經曰羿與鑿齒戰于華疇之野羿持弓矢鑿齒持楯春秋元命包曰帝嚳戴干宋衷曰干楯也王子年拾遺記曰庖犧造干此則楯之起也

傍牌

二儀實錄曰自夷牟始也步卒用八尺牛肋牌馬軍

用朱漆畫牌近世兵杖中有標牌蓋出溪洞懸密中王師征交阯得其法乃盛傳于中國至神宗詔于行陣令諸軍習之宋朝會要曰太宗開寶方以標槍傍牌爲兵令蕭廷皓取廣德軍習之軍士之用標牌此其始也

鋸

古史考曰孟莊子作鋸管子曰軍中必有一斧一鋸

鉄蒺藜鉄菱角

事始云鉄蒺藜菱角等起于隋煬帝征遼東置之要路水中以刺人馬非也按諸葛亮與司馬懿相持

於武功五丈原亮卒懿追之亮長史楊儀多布鉄蒺藜則三國之際已有其物非自隋煬帝始也漢文帝時晁錯言守邊議云具藺石布渠荅注云渠荅鐵蒺藜也此又漢初事爾雖然非三代仁義之守也

軍容抹額

昔禹王集諸侯於塗山忽大風雷震雲中甲馬甚盛及千餘人中有服金甲及鉄甲者又有不披甲者或以紅絹抹其首額禹王問之對曰此抹額蓋武士之首服皆佩刀劍以爲衞從乃是海神來朝詔也一云風伯雨師自此以後秦始皇巡狩至海濱亦有海神來朝皆戴抹額緋衫大口袴以爲軍容至今不易其制

等杖

建隆二年五月太祖以六師老壯不等乃簡揀强勇士謂之兵樣散降諸道令依樣招收其後募兵之制爲木杖差以尺寸高下謂之等杖設旗及賞募之法此其始也

棒

棒者崔正能注車輪漢朝枷棒晋金吾亦用棒以銅

爲之黄金塗兩足故謂之金吾御史大夫司隷校尉兵卒亦得執焉用以夾車謂之車輻一曰形似輻故曰車輻魏曹操洛陽北部尉乃懸五色棒於門以滅豪猾

狸頭白首

昔秦始皇東巡狩有猛獸哭於帝前見武士戴狸皮白首獸畏而遁遂以爲軍仗儀服皆作狸頭白首以威不虞

柝

易繫辭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說文㯽夜

行令擊木爲聲以持更籌者是俗曰蝦蟇頭人
柝乃古今字耳

木驢　雉尾炬

梁侯景爲安頂木驢攻城矢石不能制羊侃作雉尾
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木驢上俄頃而盡[illegible]

農器

耒

易繫辭曰庖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
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諸益禮含文嘉亦曰神
農作耒耜古史亦云而世本則曰倕作又以爲咎

繇作非也白虎通云人食禽獸肉神農時人多禽
獸不足神農乃因天時地利制耒耜教人農作高
氏小史亦云炎帝種五谷爲耒耜以利百姓

犁

山海經曰稷降百穀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叔
均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又曰后稷之孫曰
叔均是始作耕汪云用牛犁也是則耕之用牛自
叔均始矣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曰趙過始爲牛耕
實勝耒耜之利崔寔正論曰漢武帝以趙過爲搜
粟都尉教民耕植其法三犂一牛一人將之下種

則牛耕始自趙過也崔賈之論爲有所由爾

樓耕

魏略曰皇甫隆爲燉煌太守民不曉耕隆乃教民作
樓犁省力過半

鉏

周書曰神農時天雨粟帝種之作鉏耨以墾草莽然
後五穀興則鉏盖神農造也詩曰庤乃錢鎛汪鉏
也世本曰倕作耨釋名曰鋤類爾雅釋器所斸廣
雅曰鋤謂之耨然則耨即鋤矣

鐮

[illegible]曰孔子閭吾丘子振鐮帶而哭然則三代之田
器也

水車

魏略曰馬鈞居京都城內有地可爲園無水以灌溉
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灌水自覆今田家有水車
天旱特引水以溉田者即此器也詳此則其制起
自魏馬鈞而漢靈帝使畢嵐作翻車設機東以引
水洒南北郊路又自畢嵐所制矣未知孰是

楔槔

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隧而入

井抱甕而出灌子貢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
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槹則今之水車即其遺

桔槹

邊方備警急作高臺臺上作桔槹桔槹頭有兜零以薪蒿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望其烟曰燧唐詩桔槹烽上暮烟飛

車拂

戽水之車拂也楊倞以為連枷之拂乃打穀之器非車拂也

水輪灌禾

嚴州山中灌禾之法有水輪其制約水面至岸高若干尺如其度為輪輪之輻以軸大幹為之每軸出柄處繫一竹筒但微繫其腰使兩頭活動可以俯仰置軸半岸貫輪其上岸上近輪處置木槽以承水溪水散緩則以石約歸輪下使水急水急則輪轉如飛每筒得水則底重口仰及轉至上則筒口向下水瀉木槽分流田中不勞人力而水自足蓋利器也夫桔槹隨處有之或運以手或運以足或運以牛機器之巧無踰此矣山中深溪高岸桔槹之巧莫能施矣於是乎有水輪之制焉蓋備器利

用苟有益於斯世則君子取焉漢陰抱甕之說
憤世疾邪之所為耳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八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九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器用門

鼎彝類

鼎

史記黄帝内傳鍾繇䟽皆云黄帝採首山之銅鑄鼎于荆山此鼎之始也後至夏禹復鑄以象物白孔六帖黄帝作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以鑄九鼎

鼎彝

三代彝器具存至今者人皆寶為奇玩然自春秋以來固重之矣經傳所記取郜大鼎於宋魯以吳壽夢之鼎賄荀偃晉賜子產莒之二方鼎齊賂晉以紀甗玉磬徐賂齊以甲父之鼎鄭賂晉以襄鍾衞欲以文之舒鼎定之鞶鑑納魯侯樂毅為燕破齊祭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是也

辯古鍾鼎彝器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予嘗見夏雕戈于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髪夏器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陽竅以其刻畫處成凹也相嵌今俗謂為商嵌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樗里鼎

秦丞相樗里子作一鼎文曰智囊獨足古文大篆書荀況在蘭溪作一鼎大如五石甕表裏皆紀兵法大篆書四足

漢鼎

漢官儀曰開陽門夜直樓上帝因作一鼎其文曰杜鼎一足如馬蹄

鼎大小

漢館陶侯鼎可容三斗則三代可知然近世所存古鼎或有容一升半升者攷其欵識則真古物也亦謂之鼎鼎乃大烹之器豈爾耶此盖古之祭物名曰從彝曰從則其器不一蓋以貯已熟之物以祭宗廟象鼎之器形而實非鼎也猶今之食器亦有象鉦釜者凡曰罍曰匜曰甗曰尊其形有甚小者皆然故小尊或識曰寶尊彝

張陵鼎

張陵在雲臺山得仙作一鼎寫丹經埋於雲臺山下

孔光門

孔光拜丞相鑄一鼎文曰丞相博山侯大篆書

胡廣鼎

胡廣鑄一鼎其文曰孝子鼎八分書

蔡邕鼎

蔡伯喈爲侍中封高陽侯作一鼎記漢家曆數邕自書藏于泰山

龍敦

宣和中予在唐州外氏吳家[illegible]襄陽府光化縣村人耕穴一冢得一器類鼎而有蓋蓋及鼎腹皆雷紋

中有龍形而耳爲饕餮足爲蚩尤制作甚精表舅唐懿端仲以數千得之以予舅氏順閣好古博雅乃以歸之而名曰龍鼎且作歌以記之予得熟視焉予以謂古之鼎彝皆無蓋而足皆圓直無作獸形者此乃敦耳兩舅皆以予言爲然乃名曰龍敦極寶惜之時京西轉運使陳聞有此器諷太守王往來取之舅氏秘而不出後欲自携往京師并以關中侯金印獻之上方未幾而復擾外門避地湘源平時玩好書畫寶玉悉爲賊有不知此器存亡何所惜哉

祭器類

簠簋瑚璉

墨子曰堯飯土簋禮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商之六瑚周之八簋皆黍稷之器也始本於陶唐之土簋

簠簋豆鋪

博古圖簠簋豆鋪同爲一類簠盛稻粱簋盛黍稷豆盛水土之品實濡物之器也禮必從豆以禮之不可廢也豐必從豆以時之不可緩也戲必從豆以交際之不可忘也鋪亦古器名有公劉鋪有天君

鋪形亦如簠但簠方而鋪圓耳漢門有鋪首正象其形乃鋪陳之義又按鋪字從金宮門銅環所謂金鋪也其制不始于漢三代以來有之或以蕭索或以螺蚌或以金銅各隨其所王之德今俗歲飾以蕭索門亦古意也佛經金摩竭魚裝飾門柱亦金鋪之象

簠簋飾

鼎而飾以饕餮貪之戒也呂氏春秋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簠簋而龜飾之廉之勸也孔子家語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而退放之者則曰簠簋不飾注簠簋盖以龜形飾之龜之不食廉也人莫不飲食也可省

於是乎

俎豆

明堂位曰有虞氏以梡俎注云斷木爲四足而已然則斷木而爲之足不致文飾剏始爲之故也唐太宗曰禹雕其俎至夏乃用雕文則俎自虞帝始也又曰夏后以揭豆注云揭無異物之飾凡造物之初未始不本於樸素後王以爲未足致誠敬故因之加文焉則豆無異飾初爲其器也豆疑始於夏后氏禮記曰俎豆有虞氏以梡夏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

籩登

爾雅曰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盖二物取法於豆而製也疑出有夏氏之後

更漏類

漏點

夜漏五五相遞爲二十五唐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韓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是也至宋世國祚長短識有寒在五更頭之忌宮掖及州縣更漏[illegible]五更後二點又并初更去其二以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非古也至今不改焉

更點擊鉦

今之更點擊鉦唐六典皆擊鍾也太史門有典鍾二百八十人掌擊編鍾

鍾鼓

天下晨昏鍾聲固一百零八而聲之緩急節奏紛然不同自吳浙杭州歌曰前發三十六後發三十六中發三十六聲急通共一百八乃息越州歌曰緊十八慢十八六遍湊成一百八台州歌曰前擊七後擊八中間十八徐徐發更兼臨後擊三聲三通湊成一百八又禁鼓一千二百三十聲爲一通三

千六百九十聲爲三通在外更鼓三百三十撾爲一通千撾爲三通

旂盖類

建旗

沈約輿服志曰車服以庸著在唐虞夏建旌旗辨其尊卑通典曰夏后氏俾車正奚仲建旌旟尊卑上下各有等級則車輅之建旗常始于此也

太常

周禮巾車玉輅建太常疏曰按司馬法夏以日月上明商以虎上威周以龍上文釋名曰日月爲常畫

日月于旗端言常明也云自夏后始掌仲爲車正
加以旗常於是斿旒有差用明尊卑之别

豹尾

古今注曰豹尾周禮也所以象君子之豹變尾言謙也古軍正建之今惟乘輿得建謂胥代也通典曰漢制大駕法駕出于車最後一乘懸豹尾宋志按徐廣淮南子軍正執豹皮以正其衆禮記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乘輿宋朝會要曰唐貞觀後始加此車於鹵簿内

旌旃

世本曰黄帝作旃說文曰旃曲柄也旌以表賢人之德旃以彰善人之德旌類旗之象旃類白旄之制

麾旄

麾者所以指麾也武王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黄旄三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

旌節

呂氏春秋曰墨者田鳩見楚王王悦之得將軍之節將軍賜節戰國已然周禮六節道路用旌節孟說錦帶前書云以竹爲之使人執之又周使節其二一也隋書禮儀志曰後周制有旌節畫白獸而析羽於其首宋車服志曰高祖初大將出賜旌以顓賞賜節以專殺旌以絳帛五丈粉畫虎銅龍一首纏緋幡紫縑複袋油囊爲表節髹畫木盤三相去數寸隅垂赤麻餘與旌同此蓋唐制也

信幡

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謂之信幡乘輿則畫爲白虎取其信而有威也魏朝有青龍幡朱雀幡玄武幡白虎幡而五色以昭東方郡國以青龍信南方郡國以朱雀信西方郡國以白虎信北方郡國以玄武信朝廷畿内則以黄龍信亦

以麒麟幡高貴鄉公封晉文王自秉黄龍幡以麾之後晉朝惟用白幡書信幡二字或畫爲取其飛騰輕疾也一曰以鴻鴈取其有去來之信也

牙旗

黄帝出軍訣曰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一軍之形候也即知牙旗之製始自置軍之時有征伐則置五彩牙旗今五方旗是孫權因之作黄龍大牙旗

六纛

二儀實錄曰商有纛皂絲爲之似蚩尤首五百八匹

一纛黃帝内傳曰玄女爲帝制玄纛十二以主兵
是則纛自黃帝始天子作六軍六纛唐初置二十
四纛每歲一祭之軍發處祭纛用人及白馬牲所
祭蚩尤主也

旗幟

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以鵰鶡鷹鳶爲旗幟故今旗
物或綵錯爲鵰鶡取諸此也太白陰經曰蚩尤建
旗幟黃帝内傳曰玄女請帝制旗幟以象雲物此
蓋旗幟之始也

五方旗

通典曰黃帝振兵設五方旗黃帝内傳曰帝制五彩
旗指顧向背黃帝出軍訣曰攻伐五彩牙旗青引
東赤南白西黑北中黃是也亦自黃帝制之

鸞旗

通典曰鸞旗車漢制編羽旄列繫幢傍胡廣曰以銅
作鸞鳥于車衡上宋朝會要曰漢制爲前驅上載
赤旗繡鸞皇祐大饗明堂記曰景祐五年重制此
旗赤質繡鸞載以車也

合璧旗

漢書律曆志曰武帝選治曆者造太初曆復使淳于
渠陵覆曆晦朔弦望最密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
至七政周起牽牛初度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
大饗明堂記曰宋朝取此義制二旗并以禮物謂
日月合璧一五星連珠一俱祥雲二夾之

五嶽旗

大饗明堂記曰五嶽五方神五龍五鳳四瀆神等旗
宋朝新制

引駕旗

皇祐大饗明堂記曰引駕旗唐禮今無文開寶通禮
新加謂十二辰天王二等旗也

龍墀旗

龍墀旗唐禮今無文開寶通禮新加謂天下太平與
五方各一君王萬歲一日月各一

攝提旗

建隆四年將郊祀禮儀使陶穀建議取天文北角攝
提之所作攝提旗及北斗二十八宿十二辰五嶽
五方神四瀆旗也

白兎旗

乾德六年太祖親郊有司請以國初以來祥異著旗
章遂作金鸚鵡玉兎馴象三旗注云建隆二[illegible]

州楊勳獻鸜鵒鄆州姚光輔獻白兎及馴象[illegible]

爲二旗也

龍旗

開寶通禮新加則自宋朝新制謂風伯雨師雷公電母各一五星左右攝提二北斗一也

負圖旗

宋朝會要曰建隆中將郊祀太祖詔別造大黃龍負圖旗一大神旗六日旗一月旗一君王萬歲一天下太平一獅子二金鸞金鳳各一五龍五鳳凡二十一旗皆有架南郊用之大黃龍負圖旗陳于端

門前餘二十旗悉立於宿頓宮前朝會冊禮亦陳于殿庭

華蓋

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花蓋焉

曲蓋

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以制曲蓋焉戰國時常以賜將帥漢朝爲乘輿之用謂曰[illegible]輗

傾蓋

卸帽謂之傾蓋家語曰孔子之郯遇程子於途傾而語終日甚悅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傾蓋駐車也

張蓋

戴席帽謂之張蓋春秋後語曰商君問趙良曰吾相秦何如五羖大夫良曰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及其斃也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君不如也

雨傘

六韜曰天雨不張蓋幔周初事也通俗文曰張帛避雨謂之繖蓋即雨傘之用三代巳有之繖傘字通

傘

通典曰北齊庶姓王儀同巳下翟尾扇傘皇宗三品巳上青朱裏其青傘碧裏達於士人按晉代諸臣皆乘車有蓋無傘元魏自代北有中國北俗便於騎則傘蓋施於騎耳疑是後魏時制亦古張帛爲繖之遺事也高齊始爲之等差云今天子用紅黃二等而庶僚通用青其天子以黃蓋倣秦漢黃屋左纛之制也

方繖

宋朝會要曰方繖古張帛避雨之制今有方繖大繖則是繖之制始於古張帛也

泥金五簷傘

晉少主北遷至孟津界遺下所張紫羅傘五層者疊垛深簷仍泥金作盤花

高密侯

江南周則少賤制造雨傘爲業其後戚連椒闈后主戲問之言臣急於米鹽日造二傘貨之得雨霖連月則道大亨後生理微溫至於遭遇盛明遂舍舊業后主曰非我用卿而富貴乃高密侯提携起家也明年當封汝爲高密侯其實謂之

舟車類

舟楫

淮南子曰見竅木浮而知爲舟呂氏春秋曰虞姁諳作物理論曰化狐作墨子曰工倕作山海經曰番禺作東晳發蒙記曰伯益作世本曰鼓貨狄作注云並黃帝臣釋名曰黃帝造拾遺記曰軒皇變乘桴以造舟楫黃帝內傳曰帝既斬蚩尤乃作舟楫易繫辭曰黃帝氏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蓋以

爲是故曰燧人以匏濟水伏犧始乘桴軒轅作楫顓頊作篙𣛦帝嚳作櫓堯作維牽夏禹作舵加以蓬碇帆檣伍員作樓船

武王蜂舟

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諸侯皆濟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畫於旗上翼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類也事出太公六韜上陸字公書武王使畫其像於幡旗以爲吉兆今幡旗皆爲蜂畫則遺像也

戰舟

墨子曰公輸般自魯之楚爲舟戰之具謂之鉤拒此戰舟之始也太白陰經曰水戰之具始于伍員製之以船爲車以櫓爲馬云

腰舟

莊子言魏王大瓠濩落無所用何不以爲大尊而浮之水上司馬云尊如酒器縛於人身浮於江海所謂腰舟也亦鶡冠子云中流失船一瓠千金者也

樓船

漢武帝欲征昆明開池以習水戰造樓船戈船後湯

僕爲樓船將軍始（續事）

月臺四船

武帝於鵲臺西起俯月臺下穿影娥池池中有游月船鵲月船鴻毛船遠見船或以青桂之枝爲棹或木蘭之心爲楫練實之竹爲篙紉石之絲爲縄纜

赤馬

孫權時名舸爲赤馬言如馬之走陸也又以舟名馳馬權命工人潘芳造船夜夢一老父謂曰船將下水矣第楫徽之入水處宜更殺其角柁福柁離水處曰福宜更殺其頭福上曲處曰頭則日行千里矣言畢化赤龍飛去如法果然（笑囊 樵抽）

百丈

南史朱超石傳宋武北伐超石前鋒入河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杜詩上蜀百言百丈也

水龍

昔人謂戰艦曰水龍隋梁睿請伐陳文帝荅詔曰輿國來朝未盡藩節如公大畧誠須責罪必[illegible]君命水龍終當相屈水龍字甚奇

造舟賜號

元豐元年春命安燾陳陸二學士使高麗敕明州[illegible]萬斛船二隻仍賜號一爲凌虛致遠安濟神舟一爲虛飛順濟神舟令御書院勒字明州造牌

夜航船

夜船惟浙西有之然其名舊矣古樂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荅陸天隨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攜酒三瓶寄夜航

筏

拾遺記曰軒皇變乘桴以造舟楫則是未爲舟前第乘桴以濟矣筏即桴也盖其事出自黃帝之前今竹木之簰謂之筏是也

馬門

舟之設屋開門而入其門者謂之馬門必先闖首而後能入因其字義析而稱之也

相風烏

古今注曰夏禹置炙轂子曰舟船於檣上刻木作烏啣幡以候四方之風名五兩竿軍行以鵞毛爲之亦曰相風烏

舟名

采石戰艦曰蒙衝曰海鰌紹興辛巳逆亮至江[illegible]

民船欲濟虜乞文伏舟於七寶山後令曰旗舉則出伺其半渡阜旗於山人在舟中踏車以行船但見船行而不見人虜以爲紙船也舟中忽發一霹靂礮蓋以紙爲之而實以石灰硫黃礮自空而下墜水中硫黃得水而火自水跳出其聲如雷紙裂而石灰散爲烟霧眯其人馬之目遂壓虜舟人馬皆溺大敗之 楊誠齋海鰌賦序

木蘭舟

洞庭春水綠於雲日日征帆送遠人曾向木蘭舟上過不知舟是此花身 一小說唐宋館閣散公泛舟

以木蘭爲題忽一貧士登舟作此詩公覽詩大驚物色之乃李義山之鬼時義山下世久矣又嵐齋集載此詩陸龜蒙於蘇守張搏坐上賦木蘭堂詩未知孰是

車

通典曰上古聖人覩蓬轉而爲輪輪行可載因物智生復爲之輿輿輪相承流運罔極任重致遠以利天下此車之始也後世聖人觀於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於是曲其輈也春秋曆命序曰人皇駕六羽乘雲車出谷口記曰三皇乘祇車出谷口呂氏春秋曰奚仲作車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其後少昊時駕牛禹時奚仲駕馬通典又以堯乘彤車白馬爲駕馬之始世本又曰黃帝之臣臣胲作服牛相土作駕馬未知孰是釋名曰黃帝造舟車黃帝內傳曰帝既斬蚩尤因乘車輅又云帝令邑夷造車以便民因話錄裴諫議問東津先生先生曰軒轅制車服按易繫九事言黃帝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蓋取諸隨則車非奚仲造黃帝造也

車輦鞭杖

[illegible]犧始乘牛馬而制羈縻鞭杖軒轅作輓輅造鞍的

[illegible]勒駕六馬建旗旌斿旒以別尊卑等級夏禹制[illegible]周公制進賢四望二車秦始皇作輦漢高祖作竹[illegible]漢武帝作羊車芝之車宋周穀制大輦小輿眞宗始置大安輦

駕六馬

書人皇駕六羽史記曰秦并天下自以水德故始駕六馬按夏書五子之歌曰若朽索之御六馬則駕六之制夏后已然非自秦始皇起也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二士庶人一易京房春秋公羊說皆云天子駕六許慎亦云而周禮四

馬爲乘詩天子至大夫同駕書顧命諸侯皆布
黃朱後漢輿服志劉熈補注云今帝者駕六自漢
制與古異爾

車輅總序

象輅曰鏤象駕六馬曰六玉虯曰騁六飛法當從曰
法從毛羽幢在乘輿左曰左纛羽林先驅曰旄頭
騎羽葆曰葆車親耕所乘曰芝車蘭輿輕車曰軨
獵車併駕曰驪駕朝會陳法物于庭者曰充庭車
大駕相屬曰屬車駕行曰騎吹水行曰雲吹陸曰
樓車公卿侍從曰奉引大旌曰旌夏畫旗曰靈旗

前驅旌旗曰九斿雲罕山出瑞車曰重載車飾鳳
凰曰鳳轄后法駕曰金根車后乘輜軿衣車曰軿
車皇孫所乘曰綠車二千石車曰皂蓋朱轓小使
車曰赤車小車傳曰軺傳置驛曰疾置虎皮爲軒
曰皮軒編竹爲輿曰篌輿曰籃輿綣容一庇曰庇
車編茅曰茅車編蒿曰蒿車行澤者曰下澤車戰
車有巾有蓋曰武剛車喪車飾柳翣曰轀輬車曰
廣柳車象生時容飾曰容車

指南車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氏迷四方
于是乃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位
說云周公所作也周公致治太平越裳氏重譯
來獻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
錫以文錦二疋軿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使越裳
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得至國使
大夫晏將送至國而還始制車轄臺具皆以鐵環
堅制巾車氏攻而載之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
四方尚方故事有車法漢末喪亂其法中絕馬先
生鈞紹而作焉今之指南車馬先生遺法也

鸞車　鈎車

禮記曰鸞車有虞氏之輅也鈎車夏后氏之輅也

戎車

司馬法曰戎車夏曰鈎車商曰寅車周曰元戎則
戎車出于夏后之前至夏后始名也

雲梯

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左傳曰楚子使解楊登
樓車文王之雅曰臨衝閑閑注云臨車即左氏所
謂樓車也盖雲梯當是三代之制而公輸加巧焉
爾續事始曰魯人公輸般造以攻宋城可以凌空
立之太白陰經謂之飛梯

屬車

周末諸侯有二車九乘二車即屬車也亦周制所有

秦滅六國兼其車服故八十一乘

副車

禮記有二車鄭康成云副車又有佐車然則副車亦周事也通典曰秦平天下以諸侯之車爲副又周禮戎車五倅有戎輅及廣闕苹經等車之倅副則輅車有副周制然也

金根

古今註曰秦制也秦并天下閱三代之輿服於商得瑞山車一曰金根故作金根之車乃增飾爲乘輿漢因而不改董巴輿服志曰商瑞山車金根之色商人以爲大輅于是秦始皇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爲乘輿孔子所謂乘商之輅也然則金根之制蓋出于商人大輅之法大戴禮曰昔成湯郊祀因有山車之瑞亦謂桑根秦謂金根也

辟惡車

秦制也桃弓葦矢所以攘除不祥也春秋云桃弓矢以除其灾所謂辟惡車也

皮軒

通典曰皮軒車漢制以虎皮爲軒宋朝會要曰漢制前驅車也取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之義

耕根

通典曰漢制如副車有三蓋一曰芝車置車輻耒耜之服上親耕所乘晉駕四馬隋以青質羽葆雕裝軾青蓋乘耜而加之也

羊車

宋綏儀引後漢劉熙釋名曰羸車羊車各以其駕名之隋禮義曰漢氏或以人牽或以駕果下馬此乃漢代已有晉武偶取乘于後宮非特爲掖庭制也

然則羊車漢儀非晉始有也宋朝會要曰古輦車也亦爲畫輪車駕以牛隋駕果下馬今亦駕以二馬景德五年九月賈昌期上言羊車本漢晉二代乘于後宮隋大業中增金寶之飾駕以小駟自是以來遂爲法從

黃鉞車

宋朝會要曰黃鉞車漢制唐貞觀後始加此車於鹵簿內

牛車

漢初馬少故日自天子不能具純駟將相或乘牛車

言惟天子之車然後有馬然亦不能純具一色至將相則時或駕牛也自吳楚誅後諸侯惟是食租衣稅無有橫入故貧者或乘牛車則此之以牛而駕自緣貧寠無貲可具非有禁約也漢常玄成以列侯侍祠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削爵則舍車而騎漢已有禁矣東晉惟許乘車其或騎者御史彈之則漢法仍在也至其駕車遂改用牛晉王導短轅犢車犢牛犢也王濟之八百里駮駮亦牛也言其色駁而行速日可行八百里也石崇之牛疾奔人不能追此其所以獨異也

南史吳興太守之官皆殺轅下牛以祭項羽知駕車用牛也豈通三晉之制皆不得駕馬耶予於是考按上古駕車則皆駕牛無用馬者故易曰服牛乘馬又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則牛服之謂也至古之畊却不用牛孔子弟子中有冉畊字伯牛豈前此未以牛畊耶詩十千爲耦長沮桀溺耦而耕沮溺二人相對自挽犁也丼皆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詩曰四牡騑騑蕭蕭馬鳴有車轔轔有馬白顛則車皆馬駕也然則此時牛既不畊又不駕車則將何用也至於馬既駕車車重而鈍又未有人知用馬爲騎直至六國方著騎兵詩書中元未之有此制殆難攷也

象車

西京雜記漢朝輿駕有象車鼓吹十三人前導晉輿服志曰象車漢鹵簿最在前通典曰晉武太康中平吳南越獻馴象詔作大車駕之使越人騎之大駕鹵簿行則試橋梁國朝象亦居先設木蓮花坐金蕉然則象之先導自晉始也

小車

蜀相諸葛亮之出征始造木牛流馬以運餉蓋巴蜀

道阻便於登陟故耳木牛即今小車之有前轅者流馬即今獨推者是而民間謂之江州車子按後漢郡國志巴郡有江州縣疑亮始作之於江州縣故後人以爲名也

衝車

魏書云蜀諸葛亮圍陳倉時將軍郝昭築陳倉城亮進攻起雲梯衝車昭以火箭逆射梯又以繩連石磨擊其衝車車折亮更爲井欄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築重墻障之亮又鑿城突以攻昭又於城中穿地橫截之

霹靂車

魏書太祖與袁紹戰起土山射營中太祖乃為發石車擊紹號霹靂車 始續事

鼓吹車

通典曰隋置一名鼓吹車車上施層樓樓上有翔鸞棲馬宋朝會要曰隋所制也柱杪刻木為鸞啣鵞毛

鐘鼓與行漏車

宋朝會要曰隋大駕鐘車鼓車也隋大業雜記曰大駕羽衛有行漏車鐘車鼓車今為輿

檐子

舊唐書輿服志曰開成末定制宰相三公諸司官及致仕官疾病官許乘檐子如漢魏載輿之制按唐乾元以來始用兜籠代車輿疑此為檐子之制也亦漢魏載輿步輿之遺事云然則今大臣朝廷所崇敬而老疾則賜以肩輿蓋倣開成之制也

兜子

又曰兜子巴蜀婦人所用乾元以來蕃將多著勳於朝兜籠易於擔負京師始用兜籠代車輿矣兜籠即今之兜子蓋其制起於巴蜀而用於中朝自唐乾元以來也

腰輿

通典曰唐有腰輿大駕先五輅行

十二辰車

則天如意中海州進一匠造十二辰車廻轅正南則午門開馬頭人出四方廻轉不爽毫釐

進賢車

通典曰周致仕之老及后乘之漢有五時安車各以方色宋朝會要曰進賢古安車也乾德元年八月改今名

明遠車

宋朝會要曰古四望車也駕以牛乾德元年八月改仍駕四馬制如屋上層四面垂簾通典曰齊四望車亦曰皂輪車以嘉貴臣按齊已上無文便爲齊制明矣又曰唐始駕四馬

崇德車

宋朝會要曰崇德車本秦辟惡車上有桃弧棘矢所以禳却不祥乾德元年八月改今名中載皇旗太上令在車執旗

十二神輿

宋朝會要曰開寶新定禮所增大饗明堂記曰十二
神輿載十二月之神象自鉦鼓漏鍾及神輿舊禮
今無文

小輿

又通典曰按小輿今犢車輧車之流宋制小輿形如
軺車小行幸則乘之

文武車耳

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重較在車藩上
重起如牛角故曰重較

記里鼓車賦

古有記里鼓車其制載晉書輿服志楊鐵崖嘗本之
作賦其語云虎輪暈軫橫轅倚輗平廂層搆低高
間施木鑴象以正立手潛奮而有携列鼓鐲於上
下各抑擊以司時始越里以一發繼逢逢而遞覩
途倍五以至十鏗金聲以應期縱征行之徐疾咸
適節而合宜雖亭候之旁羅已默測而先知此葢
制之大槩也嘗記本　朝曾以命題試士俱莫准
其說因筆之以示學者

肩輿之便

古稱肩輿腰輿版輿兜子即今轎也洪武永樂[illegible]

臣無乘轎者觀南京諸司儀門外各有上[illegible]
知矣或云乘轎始於宣德成化間始有禁例文武
三品以上得乘四品以下乘馬宋儒謂乘轎以人
代畜於理不宜固是正論然南中亦有無驢馬賴
騎處縱有之山嶺陡峻局促處非馬驢所能行而
人肩一轎便捷之甚此又當從民便不可執一論
也

腊轄

遊行者謂之腊轄詩曰巾車腊轄行在何日

五輅

隋書禮樂志曰輅虞氏謂之鸞車夏后謂之車輅[illegible]
謂之大輅周謂乘輅按此則謂之輅自商人始也
周人初制五輅金玉象革以飾木輅無飾後[illegible]
據文晉特加鵰翅亦謂之鵰車注于旂左加[illegible]

鑾輅

鑾者所謂和鑾也禮云行前朱雀謂朱鳥也鑾[illegible]
上金爵者朱鳥口銜鈴故謂之鑾或謂爲鸞字一
而異義也

五牛輅

通典曰東晉過江副車遺缺有事權以馬車代之進

旗其上後制五色木牛象五時車立旗于背行[illegible]
使人挽之晉書輿服志曰五牛輅平吳後所造[illegible]
建旗車設五牛青赤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周遷
輿服雜事亦云晉平吳後造作非過江始為也

輦

通典曰夏后制輦商曰胡奴車周曰輜車秦制輦而
不施輪以人荷之注云人牽為輦正義曰秦始皇
去其輪而輿之漢代遂為人君之乘

芳亭

通典唐制輦七其五曰芳亭輦蓋始以為大駕羽衛

輦一曰大鳳輦前世無文疑唐所造今止曰鳳輦

流星輦

蜀主衍荒於遊幸乃造平地木車設二十四輪牽以
駿馬其去如飛謂之流星輦

大輦

宋朝會要曰周官巾車氏有輦車以人組挽之宮中
從容所乘建隆四年南郊陶穀為禮儀使創意造
為大輦也

大安輦

宋朝會要曰乾興元年九月禮儀院奏周守忠[illegible]

聖旨製皇太后御座擔子乞詳定制度所稱名目
詔以大安輦為名

安車之制

安車輪不欲高高則搖車身止長六尺可以臥其旁
合轍軔以蒲索纒之索如錢大車上設四柱蓋密
簟為之紙糊黑漆廂高尺四寸設蔺轎車後為門
前設扶板加于廂上在前可凭在後可倚臨時移
徙以鋏距子簪于兩廂之上板可闊尺餘令可容
書策及肴樽之類廂下以板鋪之臥則可蔽風雨
近後為窓戶以備側臥可觀山景車後施油幰幰

兩頭有軸雨則展之傅於前柱欲障風則半展或
偏展一邊臨時以鐵距子簪于車蓋梁及廂下無
用則卷之立於車後車前為納陛令可垂足而坐
要臥則以板架之令平

山轎

夏禹山行乘欙漢南粵王輿轎過嶺顏師古北人固
不知南人乘轎度嶺而洪景盧亦為山行之車車
只可平地而行孰若今轎為便若山轎則無如今
廬山建昌高下輪轉之制或施以青皁用肩扛[illegible]
繩低輿之今貴介郊行者甚便遊賞有如謝康上

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非不爲雅致若今釘
屐亦爲便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三十九終

海右陽民王圻纂集

珍寶門

珠玉類

珠池

廉州邊海中有洲島島上有大池謂之珠池每年刺史修貢自監珠戶入池采以充貢賦耆舊傳云人皆采老蚌剖而取珠池在海上疑其底與海通又池水極深莫測也珠如豌豆大或有如彈丸者亦時有得徑寸照室之珠但有其說不可遇也又取

小蚌肉貫之以篾曬乾謂之珠毋容桂率將脯燒之以薦酒肉中有細珠如粱粟乃知珠池之蚌隨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 出嶺表異錄

珠池

珠出合浦海中有珠池蜑人没水採蚌取之歲有豐耗多得謂之珠熟相傳海底有處所如城郭大蚌居其中有怪物守之不可得蚌之細碎蔓延於外者始得而采

取珠法

採池居海中蜑人没而得蚌剖珠蓋蜑丁皆居海艇

中采珠以大舶環池以石懸大絙别以小繩繫諸蜑腰没水取珠氣迫則撼繩繩動舶人覺乃絞取人緣大絙上前志所載如此聞永樂初尚没水取人多葬沙魚腹或止繩繫手足存耳因議以鐵爲杷取之所得尚少最後得今法木柱板口兩脚墜石用本池山麻繩絞傾兜如囊狀繩繫船兩傍惟乘風行舟兜重則蚌滿取法無踰此也

珠品

越志珠品一寸以上謂之大品珠而底平如覆釜謂之璫珠次曰走珠又次曰骨珠又次曰磥砢珠其

又次曰珖珠

鯨魚目

南海有珠即鯨目瞳夜可以鑑謂之夜光凡珠有龍珠龍所吐也蚍珠蚍所吐也南海俗云蚍珠千枚不及一玫瑰言蚍珠賤也玫瑰亦珠名越人俗云種千畝木奴不如一龍珠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謂之珠娘生男名珠兒吳越間俗說明珠一斛貴如玉者合浦有珠市述異記

雲澤珠

西王母獻穆王以雲澤之珠又名却病設有人病在心則東向合之肝北腎西脾南肺則俯身向下無不應時而愈

清凉珠

拾遺記黑蚌珠千年一生燕昭王常懐此珠當盛暑之月體自輕凉號消暑招凉之珠

莫難珠

莫難珠其色黄生東夷又有明珠又有夜光大珠皆徑寸或圓二寸已上出黄支形至圓置之平地終日轉動不停

記事珠

舊傳張説有記事珠紺色事之忘者玩珠則復能記洪武初撒馬兒罕附馬帖木兒遣使奉表來朝有欽仰聖心如照世杯之語照世杯者或曰其國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然則世誠有此杯與此珠乎秦皇照膽之鏡亦必有然者矣

青泥珠

則天時西國獻毗婁博義天王下頷骨及辟支佛舌并青泥珠一枚則天懸頷及舌以示百姓頷大如胡床舌青色大如牛舌珠類拇指微青后不知貴以施西明寺僧布金剛額中後有講席胡人來聽

講見珠縱視目不瞚捨如是積十餘日但于珠下
諦視而意不在講僧知其故因問胡欲買珠耶胡
云必若見賣當致重價僧初索千貫漸至萬貫胡
悉不斬遂定至十萬貫賣之胡得珠納腿肉中還
西國僧尋聞奏則天敕求此胡数日得之使者問
珠所在胡云以吞入腹使者欲刳其腹胡不得已
於腿中取出則天召問重價市此焉所用之胡云
西國有青泥泊多珠珍寶但苦泥深不可得若以
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寶可得則天因寳持之
至玄宗時猶在出廣異記

水珠

唐大安國寺睿宗爲相王時舊邸也即尊位乃建道
場焉王嘗施一寶珠令鎮常住庫云直億萬寺僧
納之匱中殊不爲貴也開元十年寺僧造功德開
匱用寳物將貨之見函封曰此珠直億萬僧共開
之狀如片石赤色夜則微光光高数寸寺僧議曰
此凡物耳何得值億萬也試賣之於市中令一寺
僧監賣且試其驗直居数日貴人或有問者及觀
之則曰此凡石耳瓦礫不殊何妄索直皆嗤笑而
去僧亦耻之十日後或有問者知其夜光或疇價
数千價益重矣月餘有西域胡人閱寺求寶見珠
大喜偕頂戴於首胡人貴者也使譯問曰珠價值
幾何僧曰一億萬胡人撫弄遲迴而去明日又至
譯謂僧曰珠價誠直億萬然胡客久止有四千萬
求市可乎僧喜與之謁寺主寺主許諾明日納錢
四千萬貫市之而去仍謂僧曰有虧珠價誠多不
貽責也僧問胡從何而來而此珠復何能也胡人
曰吾大食國人也王貞觀初通好來貢此珠後吾
國常念之募有得之者當授相位求之七八十歲
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軍行休時掘地二尺埋珠

於其中水泉立出可給数千人故軍行常不渴自
亡珠後行軍每苦渴乏僧不信胡人命掘土藏珠
有傾泉湧其色清冷泛泛而出僧取飲之方悟靈
異胡人乃持珠去不知所之出紀聞

傳國寶珠

司徒李勉開元初作浚儀尉秩滿將還廣陵行及雎
陽忽有波斯胡老疾杖策詣勉曰異鄉子抱恙甚
殆思歸江都知公長者願托仁蔭勉哀之因命登
艫仍給饘粥胡人極懷慚愧因曰我本國王貴種
也商販於此已逾二十年家有三子計必有求我

來者不日舟至泗上其人疾亟因屏人告勉曰吾國內頃亡傳國寶珠募能獲者世家公相因是去鄉而來尋迺已得之歸即富貴矣其珠價當百萬懼懐寶越鄉因剖肉而藏焉不幸遇疾將死感公恩義敬以相奉即抽刀決股珠出而絕勉遂資其衣衾瘞於淮上掩坎之際因密以珠含之而去即抵維陽寓目旗亭忽與羣胡左右依隨因得言語相接傍有胡雛質貌肖逝者勉即詢訪果與逝者所敘契合勉即究問事迹乃亡胡之子告以瘞所胡雛號泣發墓而去 出集異記

胡人珠

李灌者不知何許人性孤靜常次洪州建昌縣倚舟於岸岸有小蓬室下有一病波斯灌憫其將盡以湯粥給之數日而卒臨絕指所臥黑氈曰中有一珠可徑寸將醻其惠及死氈有微光溢耀灌取視得珠買棺瘞之密以珠內胡口中植木誌墓其後十年復過舊邑時楊憑為觀察使有外國符牒以胡人死於建昌逆旅其粥食之家皆被詰訊經年灌因具言本末告縣寮偕往郭墦伐樹已合拱矣發棺視死胡貌如生乃於口探得一珠還之其夕棹舟而去不知所往 出獨異志

上清珠

肅宗為兒時常為玄宗所器每坐於前熟視其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吾家一有福天子因命取上清玉珠以絳紗裹之繫於頸是開元中罽賓國所貢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形搖動於其中及即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日掌庫者具以事告帝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因流涕示近臣曰此我為兒時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之以翠玉函置之於卧內四方忽有水旱兵革之災則虔懇祝之無

不應驗也 出酉陽雜俎

南珠

出南海蚌中南番者好廣西者易黃若身負及色白而精光者價高

北珠

出北海亦論大小分兩定價其身分圓轉青色披肩結頂者價高

九曲珠

小說云孔子得九曲珠欲穿不得遇二女教以塗脂

於線使蟻通焉此與列子兩兒辨日事相侶言人亦有所不知也珠孔本人所鑽世豈有九曲珠乎東坡祥符九曲觀燈詩金鳴轉丹光吐夜寶珠穿蟻鬧連宵陳簡齋瀑布泉詩九孔穿針可得過氷蚕映日吐寒波皆用此事

馬價珠

青珠兒出西番諸國色青如翠道地有指面大轉身青者多做骨索兒用亦有當三折二錢大者顏色好直價如馬故謂之馬價珠

夜光珠

廣東老媪江邊得巨蚌剖之得大珠歸而藏之絮中夜輒飛去及曉復還媪俱失去以大釜煮之至夜有光燭天鄰里驚起以為火也競往赴之光自釜出乃珠也明日納於官府今在韶州軍資庫予嘗見之其大如弾狀如水晶非蚌珠也其中有北斗七星隱然而見煮之半枯矣故郡不敢貢于朝

蜈蚣珠

栁州種甘堂頃年夜有光出柱上蠹穴中滿堂如月太守知異物集吏卒持斧鋸刺之有聲磬然破柱乃大蜈蚣長竟柱破腦得珠如鴉卵圓瑩光彩無價寶也

蛇珠

欽州村婦黄氏屋木内有一巨蛇蟠屈口吐一物圓潤光耀奪目蛇躍出婦拾視之乃一大珠懷歸是夜滿室光耀鄰佑聞于官追索稍緊婦驚懼以飯甑內蒸過遂晦而不明後遇識者曰此蛇珠也若不蒸過價無限矣

黄蛇珠

有人歳乘黄蛇入水得黄珠一枚故名蛇珠亦曰銷疾珠語曰寧失千里駒勿失黄蛇珠

力珠

力珠如龍眼大含之多力可以挽象尾使之倒行劉男得一顆于寗封能伏虎豹蛟龍嘗提虎尾立雉城虓之虎怒號蹯聞数里又以中指無名指夾生牛皮一條帝使力士奪之自一人益至十人皮断而終不去手

徑寸珠

松江華亭縣有陸四官廟元和初有鹽船数十泊于廟前夜中雨過守船者忽見廟前光明如火乃窺之見一物長数丈大如屋梁口弄一團火或吞或

吐船人不知何物乃以竹篙遥擲之此物艣入光遺在地前視之乃一珠徑寸光燿射目此人得之恐光明爲人所見以衣裹之光透出因思寶物怕穢乃脫褻衣裹之光遂不出後無人知者至揚州胡店賣之獲数千緡問胡曰此何珠也胡人不告而去原化錄

養珠法

禮部侍郎謝公言有一養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圓潤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之頻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月華如此經兩秋即成真珠矣

禺氏玉

管子曰玉起于禺[illegible]氏金起于沙漢珠起于赤野

玉品

玉出藍田昆岡本艸亦云好玉出藍田及南陽徐善亭部界日南盧容水中外國于闐疎勒諸處皆善今藍田南陽日南不聞有玉國朝禮器及乘輿服御多是于闐之玉晉天福中平君誨從使于闐爲判官作記紀其珠玉處云玉河在國城外源出崑山西流千三百至國界牛頭山分爲三曰白玉河在城東三十里曰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曰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源雖一玉隨河變故色不同每歲五六月水暴漲玉隨流至多寡由水大小水退乃可取方言曰撈玉國主未采禁人至河濱大觀中添創八寶從使于闐國求大玉一日忽有國使奉表至故事下學士院譯表語而後荅詔其表云日出東方赫赫大光照見天下西方五百國五百條頭生師子黑汗王表上日晴出東方赤赤大光照見四天下四天下條頭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時要玉自家甚是用心力只爲難得似稱尺寸底自家已令人兩河尋訪絶得以稱尺寸底便奉上

也當時傳以爲笑後果得之厚大踰三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大抵今世所寶多出西方部落西夏玉毫山于闐國玉分五色白如截肪黃如烝栗黑如黳漆紅如雞冠緋若胭脂惟有青碧二色高下最多端帶白色者名漿水又分九色上之上上之中上之下中之上中之中中之下下之上下之中下之下宣和殿有玉等子以諸色同異玉次第排定凡玉至則以此等之高下自見今內府有金等子亦此法

玉之所產

白玉美者可以照面出交州青玉出倭國赤玉出扶南餘瑜玉玄玉水蒼玉皆佩用

玉五色

玉出西域于闐國有五色利刀刮不動温潤而澤摸之靈泉應手而生凡看器物白色爲上黃金碧色亦貴更碾琢奇巧敦厚者尤佳有瑕玷散動夾石及色不正欠温潤者價低白玉其色如酥者最貴但冷色即飯湯色油色及有雪花者皆次之黃玉如栗者爲貴謂之甘黃玉焦黃者又次之碧玉其色青藍黯者爲貴或有細墨星者色淡者皆次之黑玉其色黑如漆又謂之墨玉價低西蜀亦有赤玉其色紅如雞冠者好人間絕少綠玉深玉色者爲佳色淡者次之甘青玉其色淡青而帶黃菜玉非青非綠色如菜葉玉之最低者

玉器物

古玉器物白玉上有紅如血謂之血古又謂之屍古最佳青玉上有黑漆古有渠古有甑古者價低嘗見菜玉聯環上儼然黃土一重並洗不去此土古也

沙子玉

此玉罕得比之白玉則粉紅潤澤多作刀靶環子之類少有大者

鏵子玉

雪白鏵子玉係北方用藥于鏵子內燒成者若無氣眼者與真玉相似但比真玉則微有蠅脚久遠不潤抑且脆甚

真玉

今世真玉甚少雖金鐵不可近須沙碾而後成者世以爲真玉矣然猶未也特珉之精者真玉須定州磁芒所不能傷者乃是云問後死老玉工亦莫知其信否

辨真玉

李淳風論辨真玉云其色温潤常如肥物所涂敲之其聲清引若金磬之餘響絕而復起殘聲遠沉徐徐方盡此真玉也予項在唐州見任布叅政之孫喻孚義可收一璧凝滑如脂無有蟯缺惟有两米大赤點蓋尸沁也以綿繩掛而擊之其清越之聲餘韻悠揚正如淳風之說與所見水蒼玉不可同日而語後聞爲一中都貴人取去自是不復再見

火玉

會昌元年扶餘國貢三寶曰火玉曰澄明酒及風松石火玉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照數十步積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內冬則不復須挾纊宮人常用澄明酒亦異方所貢也色紫如膏飲之令人骨香風松石方一丈瑩澈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焉而涼飈生於其間至盛夏上令置於殿內覺秋氣飀飀即令徹去 宣室志

觀日玉

觀日玉大如鏡方圓尺餘明徹如琉璃映日以觀見日中宮殿皎然分明

古玉

宋曉伯博識奇古昔在蜀中曾見玉麟符如今香囊白玉為質臺碾麒麟又有片玉長可八寸濶二三指如刀有靶名抹衣石帝王既御袍帶以此抹腰使無摺皺又片石甚薄上銳下闊多壓舌殉葬含玉也又塊如玉笏名代指講筵用以點呈經籍漢唐遺物

食玉

白氏國人白如玉國中無五穀惟種玉食之玉成惟為屑采近地樹葉同食之玉得葉即柔軟味甘而肥若宴客則以膏露浸玉屑少選便成美酒飲一升醉三年始醒人有活千歲者 異聞志

玉龍

梁大同八年戍主楊光欣獲玉龍一枚長一尺二寸高五寸雕鏤精妙不似人作腹中容斗餘頸亦空曲置水中令水滿倒之水從口出聲如琴瑟水盡乃止 出酉陽雜俎

玉龍子

唐天后嘗召諸皇孫坐殿上觀其嬉戲因出西國所

貢玉環釧盃盤列於前後縱令自取以觀其志莫不奔競厚有所獲獨玄宗端坐略不為動后大奇之撫其背曰此兒當為太平天子因命取玉龍子以賜玉龍子太宗於晉陽宮得之文德皇后嘗置之衣箱中及帝載誕之三日后以珠絡衣褓并玉龍子賜焉其後常藏之內府雖其廣不數寸而溫潤精巧非人間所有及玄宗即位每京師愆雨必虔誠祈禱將有霖注逼而視之若奮鱗鬣開元中三輔大旱玄宗復祈禱而涉旬無雨帝密投南內之龍池俄而雲物暴起風雨隨作及幸西蜀車駕

次渭水將渡駐蹕於水濱左右侍御或有臨流濯耒者於沙中得之上聞驚喜視之泫然流泣曰此吾昔時所寳玉龍子也自後每夜中光彩輝燭一室上既還京爲小黄門擭竊以遺李輔國李輔國常置于櫃中輔國將敗夜聞櫃中有聲開視之已亡其所在 出明皇雜錄

金剛石海馬骨

唐貞觀中有婆羅門言得佛齒所擊無堅物太史傅奕謂其子曰吾聞金剛石至堅惟羚羊角能破之其子往擊應手而碎徐鉉仕江南日嘗至飛虹橋

馬不進以問杭僧賛寧寧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毁惟漚以腐糟隨毁鉉試之果然夫二物之爲體堅矣而不能不有所制亦理之自然耳物未有一成而不毁者鉄碪鍛金銀百十兩不毁以椎皂角則一夕破碎鞭捶馬愈久愈潤以擊犬隨即折裂人其可不究物理哉 圖經本草云黔蜀中有獠土人求鬥斧多爲所食其齒骨極堅以刀斧椎鍛鉄皆碎落火不能燒人得之詐作佛骨以誑里俗然春未聞畢竟何物可制之也

玉馬

沈傳師爲宣武節度使堂前忽馬嘶其聲甚近求之不得他日愈近似在堂下掘之深丈餘遇小空洞其間得一玉馬高三二寸長四五寸嘶則如壯馬之聲其前置碎硃砂貯以金槽糞如菉豆而赤如金色沈公恒以硃砂餵之 出聞奇錄

玉龜

南京紫金山即古之鍾山蔣山也 高皇陵寢在焉葬之時掘土數尺見一玉龜頭頸長數寸口目足尾儼然皆真今藏太廟久晴而腹下有水則雨久雨而腹下燥則晴其異如此予于萬曆庚子秋謁陵請之守者得覩膚理細澤類墨玉然又聞土人

原有九玉龜掘時飛逸其八衆人急掩之僅得一龜存焉記此以俟考證

烽火樹

漢宮積翠池中有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曰烽火樹夜有光常欲然 出西京雜組

珊瑚市

又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珊瑚碧色一株數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尤小者尺餘交人云海上有珊瑚宮

又拂林國海去都城二千里有飛橋渡海而西至且蘭國自且蘭有積石積石南有大海海中珊瑚生於水底大船載鐵網下海中初生時肌理軟膩似菌經一年挺出網目間變作黃色見風則硬變紅色者爲貴支條交錯高者三尺次者尺餘三年色青似鐵鈔𦶜其根於舶上爲絞車舉鐵網而出之故名其所爲珊瑚洲久而不采却蠹爛糜朽出洽聞記

珊瑚婦人

光武時南海獻珊瑚婦人帝令植於殿前謂之女珊瑚一旦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爲漢室將

亡之光述異記

瑪瑙

瑪瑙品類多不同出產有南北其實一石卵爾大者如斗其體質堅硬碾造費工若南瑪瑙產大食等國色正紅而無瑕可作盃斝器其生西北者色青黑謂之鬼面青亦湏間以紅色如硃砂者爲妙若靈夏瓜沙羌地砂磧中間得之者尤奇有柏枝瑪瑙質如氷玉上有枝葉儼如柏枝又有節子瑪瑙黑白相間大不過一二寸又有令子瑪瑙質理純黑中間白綠者可作数珠又有夾胎瑪瑙正視之則瑩白光彩倒視之則若凝血蓋一物而有两色也出西羌砂磧中世不多見又有紫雲瑪瑙者今和州產大者可作屏障卓面等用實石爾金陵雨花臺下有小瑪瑙子但可充盆盎水石之玩均不足第品類也

瑪瑙多出北方南番西番亦有非石非玉堅而且脆快刀刮切不動凡看碗盞器皿要樣範好碾得薄不夾石者爲佳其中有人物鳥獸形者最貴

玻璃

玻璃與琉璃同類亦分五色比之琉璃其質頗厚亦

石汁銷冶而成多出西域諸番之國爲最但異於琉璃張見齋惠卿家有軟玻璃盞通天犀火浣布三物得之廣舶近好事家亦有軟玻璃墜見吳五代時大秦國來獻盖彼中能造亦是銷冶而成見火則烊冷則凝結世不多見李賀詩云羲和敲月玻璃聲乃形容耳非真成聲也

白光琉璃

西京襍記載漢武帝以白光琉璃爲鞍韉室照十餘丈如晝此琉璃乃自然之物幽深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常乃真琉璃也佛書謂硨磲琉璃用以布

地言其廣大恐未必然今世者率以石汁銷冶衆藥灌成之盖始於月氏國元魏時未有今北方有者不多見惟大食高麗有之青白紫緑皆金以金翠輝絢燦爛綵京嘗以大食琉璃酒器獻淵聖時在東宮却而不受盖已盛於宣政矣予得一瓶以銅爲胚胎傳之以華外爲觚稜彩繪外國之人竒形偉狀却以琉璃隱之極其工巧不知何物聞是罽賓國之物更當質于博識者

水晶

舊云千年氷化爲水晶其性堅而脆刀刮不動色白如氷清明而瑩無纖毫瑕玷擊痕者爲佳倭國水晶第一南方水晶白北方水晶黒信州水晶濁鞫獄家取水晶千数種備用人初不論既出乃知紫犢故闇者水晶承日照之乃見

琥珀

出西番乃楓木之精液多年化爲琥珀其色黄而明瑩潤澤其性若松香色紅而且黄者謂之明珀有香者謂之香珀黄色者謂之蠟珀紅者謂之血珀

假珀

神農本草云鷄卵可作琥珀其法鷄卵取黄白渾雜者煮及尚軟隨意刻作物以苦酒漬数宿既堅內若粉中佳者乃亂真矣此世所恒用作無不成者

硨磲

硨磲似大蚌海人磨治其殼爲諸玩物色白有紋理不甚貴

貝

古今人言三代交易皆曰以有易無不曰抱布貿絲則曰粟易械器然而塩鉄論錯幣曰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則知三代之時亦有用使之物矣今吴中大江以北則兼用錢兩都亦用錢尤便於細民滇中則用肥大如指頂其色文肥字從貝即貝之屬也故古人謂之寳貝但民間用之其数浮於錢数倍上人習巳安之近有議欲行錢法於滇中者夫以彼中之所生濟彼中之交易則海南之貝將安置乎民告不便矣夫通變不倦神化宜民不宜於民弗談可也若貴竹則間用之耳此論錢穀者所當知

相貝經

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于河海水涯仲學于高而得其法又獻珠於漢武帝去不知所之

為會稽太守仲又出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書
於助曰皇帝唐堯受夏禹三代之貞瑞靈奇之秘
寶其有次此者且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
素質紅黑謂之朱貝青地綠綬謂之綬貝黑綬黃
畫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消氣障霞伏蛆虫
雖不能延齡增壽其除害一也後有下此者鷔蠓
蟬脊以逐濕去水無奇功夏大者如輪文王得大
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于昭觀秦穆公以遺
燕龜貝可明目遠察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礫或
白駁其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寡欲無以近

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鷩無以親童子
黃唇點齒有赤駮是也嚼貝使人胎消勿以近孕
婦赤帶通脊者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
熾內殼赤絡者是也醬貝使童子愚女人淫青唇
赤鼻者是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句唇是也
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人志強夜行伏迷鬼魅狼
豹百獸赤中員者是也雨則輕霽則重然則爾雅
曰大者魧小者鰿餘貾黃文餘白黃文蜬大而險
蹟小而橢亦其畧也舘閣書目載云

丹砂

丹砂本草以辰砂為上宜砂次之今宜山人云出砂
處與湖北大牙山北為辰砂南為宜砂地脉不殊
無甚分別宜砂老者白色有墻壁如鏡生白石床
上可入煉無讓辰砂本草圖經乃云宜砂出土石
間非白床所生即是未識宜砂也別有一種色紅
質嫩者名土坑砂乃是出土石間者不甚耐火邕
州亦有砂大者數十百兩作塊黑闇少墻碎嚼之
紫黯不堪入藥彼人惟以燒取水銀圖經又云融
州亦有砂今融元無砂邕融聲相近盖似悞耳

真如八寶

開元中有李氏者嫁於賀若氏賀若氏卒乃捨俗為
尼號曰真如家於鞏縣孝義橋其行高潔遠近宗
推之天寶元年七月七日真如於精舍戶外盥濯
之間忽有五色雲氣自東而來雲中引手不見其
形徐以囊授真如曰寶之慎勿言也真如謹守不
敢失墜天寶末祿山作亂中原咈沸衣冠南走真
如展轉流寓於楚州安宜縣肅宗元年建子月十
八日夜真如所居忽見二人衣皂衣引真如東南
而行可五六十步值一城樓觀嚴飾兵衛整肅皂
衣者指之曰化城也城有大殿一人衣紫衣戴寶

冠蹺爲天帝復有二十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爲
天諸天坐命真如進既而諸天相謂曰下界喪亂
時久殺戮過多腥穢之氣達於諸天不知何以救
之一天曰莫若以神寶壓之又一天曰當用第二
寶又一天曰今厲氣方盛穢毒凝固第三寶不足
以勝之須以第二寶則兵可息亂世可清也天帝
曰然因出寶授真如曰汝往令刺史崔侁進達於
天子復謂真如曰前所授汝小囊有寶五段人臣
可得見之今者八寶唯王者所宜見之汝慎勿易
也乃具以寶名及所用之法授真如已而復令皂

衣者送之翌日真如詣縣攝令王滔之以狀聞州
州得滔之狀會刺史將行以縣狀示從事盧恒曰
安宜縣有妖尼之事怪之甚也亟往訊之恒至縣
召真如欲以王法加之真如曰上帝有命誰敢廢
墜且寶非人力所致又何疑焉乃以囊中五寶示
恒其一曰玄黃天符形如笏長可八寸餘闊三寸
上圓下方近圓有孔黃玉也色比蒸粟澤若凝脂
辟人間兵疫邪厲其二曰玉雞毛文悉備白玉也
王者以孝理天下則見其三曰穀璧白玉也徑五寸
六寸其文粟粒自生無異雕鐫之狀王者得之則

五穀豐稔其四曰王母玉環二枚亦白玉也徑六
寸好倍於肉王者得之能令外國歸服其玉色光
彩溢發特異於常盧恒曰玉信美矣安知寶乎真
如乃恐出寶盤向空照之其光皆射日仰望不知
光之所極也恒與縣吏同視咸異之翼日侁至恒
白於侁曰寶蓋天授非人事也侁覆驗無異歎駭
久之即具事白報節度使崔圓圓異之徵真如詣
府欲歷觀之真如曰不可固強之真如不得已又
出八寶一曰如意寶珠其形正圓大如雞卵光色
瑩徹置之堂中明如滿月其二曰紅靺鞨大如巨

栗赤爛若朱櫻視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重不
可破也其三曰琅玕珠其形如環四分缺一徑可
五六寸其四曰玉印大如半手其文如鹿陷之印
中着物則形見其五曰皇后採桑鉤二枚長五六
寸其細如筯屈其末似金又似銀又類熟銅其六
曰雷公石二枚斧形長可四寸闊一寸許無孔膩
如青玉八寶置之日中則白氣連天措諸陰室則
燭耀如月其所歷勝之法真如皆秘不可得而知
也圓爲錄表奏之真如曰天命崔侁自爲若何圓
懼而止侁乃遣盧恒隨真如上獻時史朝義方圍

宋州又南陷申州淮河道絕遂取江路而上抵商山入關以建巳月十二日達京時肅宗寢疾方甚視寶促召代宗謂曰汝自楚王爲皇太子今上天賜寶獲於楚州天許汝也宜保愛之代宗再拜受賜得寶之故即日改爲寶應元年上既登位乃昇楚州爲上州縣爲望縣改縣名安宜爲寶應焉刺史及進寶官皆有超擢號真如爲寶和大師寵錫有加自後兵革漸偃年穀豐登封域之內幾至小康寶應之符驗也真如所居之地得寶河壖高厰境物盛茂遺址後爲六合縣尉崔理所居西堂之間相傳云西域胡人過其傍者至今莫不望其處而瞻禮焉出杜陽編

于闐玉印

天禧中秦州言瀘州軍士王貴至州自云得于闐國玉印一以獻初太平興國中王貴晝日忽見使者至門急召偕行至河橋馹馬已具即命乘之俄覺騰空而去須臾駐馬但見屋宇宏麗使者令貴入其内容衛制度悉如王者之所王冠冕端嚴倚龍床謂貴曰汝年五十八當往于闐國北通聖山取一異寶以奉皇帝宜志之遂復乘馬凌雲而旋軍中失貴已數日矣驗所乘即營卒之馬也知州宋煦以聞奏太宗釋之至是貴自陳年已五十八願遵前戒西至于闐尋寶許其行貴至神州以道遠悔懼俄而市中遇一道士引貴至州城登高原問所欲具以實對即命貴閉目少頃令開目視見山川殊異道士曰此于闐國北境通聖山也復引貴至一池池中有仙童出一物授之謂曰持此奉皇帝又令瞑目俄頃復至道士曰此秦州之地道士已失所在發其物乃玉印也文曰國王萬年永寶

玉璽

紹聖五年春永興軍農夫段義斸得玉璽上于禮部尚書以爲秦之傳國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詔與禮部翰林秘書御史太常官驗定集議方圓二寸半印文深琢如碑字背白而地紅字畫乃蟲篆

殿玉鉞

宣和殿所藏殿玉鉞長三尺餘一段美玉文藻精甚三代之寶也後歸于金後又入于元每大朝會必設之外廷

蟾蜍噴香

姑蘇士人家有玉蟾蜍一枚腦腹中空每焚香置爐邊煙盡歸腹中久之冉冉復自蟾口噴出

玉辟邪

肅宗賜李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工巧殆非人力其玉之香可聞数百步雖鎖於金函石櫃中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悮拂芬馥經年縱澣濯数四亦不消歇輔國常置之坐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一則大笑一則悲號輔國遂碎之爲粉不周歲而輔國死始碎辟邪時輔國嬖奴慕容官知異常物隱屑二合魚朝恩以錢二十萬買之朝恩將伏誅其香化爲白蝶冲天而去輔國家藏珍玩皆非世人所識又有迎凉草其色類碧而幹似苦竹葉雖若乾枯未常凋落盛暑懸之窓戶間凉氣自至又有鳳首木高一尺而雕刻如鸑鳳形其木頗似枯槁毛羽秃落不甚盡雖嚴凝時置於大廈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別名曰常春木縱以烈火焚之終不燋黒凉草鳳木或出於薛王宅十洲記云火林國出 杜陽編

軟玉鞭

德宗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寶匣中獲玉鞭其末有文曰軟玉鞭即天寶中異國所獻也光明可鑒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首尾相就舒之則徑直如繩雖以斧鑕鍛研終不傷缺德宗歎爲神物遂命聯蟬綉爲囊碧蚕絲爲鞘碧蚕絲即永泰元年東海彌羅國所貢也云其國有桑枝幹盤屈覆地而生大者至連延十数里小者亦蔭百畝其上有蚕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亦謂之金蚕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及撚爲鞘表裏通瑩如貫瑟雖併十夫之力挽之不斷爲琹絃鬼神愁爲弩絃則箭出一千步爲弓絃則箭出五百步上令藏於内府至朱泚犯禁闕其鞭不知所在

玉如意

吳孫權時有掘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又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莫能識其由使人問薛綜綜博物者也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撿諸山阜處處埋寶以當王氣此蓋是乎 出酉陽雜俎

玉枕成妖

咸熈二年宮中夜異獸白色光潔遶宮而行閹官見之以聞於帝帝曰宮闈幽密若有異獸皆非祥也

使官者伺之果見白虎徧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
即中在目比往取視惟見血在地不復見虎搜諸
宮内及諸池井不見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虎
頭枕眼傷血痕尚溫帝駭甚古傳云漢誅梁冀得
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其頷下有篆書字云
帝辛之枕常與妲已同枕之是殷時遺寶也又按
五帝本紀云帝辛殷代之末至咸熙多歷年所代
代相傳凡珍寶久則生精靈必神物憑之也

玉精盌

馬侍中常寶一玉精盌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不

耗或目痛含之立愈

玉導

南齊高祖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上曰留此正長弊
源即命擊碎之玉導未知何物又按晉書馮遷追
及桓玄玄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敢殺天子以
此例之則玉導者玉簪或冠筂之類耳導擇也篆
取擇髮然自唐以後不聞其名

祿山獻玉罷

梨園弟子皆居宜春北院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
智洞知律度安祿山獻白玉簫管數百事中官自

暨回得琵琶以獻其槽以邏沙檀為之光潤如玉
有金縷紅紋蹙成雙鳳

冷煖玉

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罷音樂上設百戲珍
饌以禮焉王子善圍棊上勅待詔顧師言對手王
子出楸玉棊局冷煖玉棊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
有集真島島上有凝神臺臺上有手譚池池中出
玉子不由製度自然黒白分明冬溫夏冷故謂之
冷煖玉更産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為棊局光潔可
鑑及師言與之敵手至三十三下勝負未決師言

懼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子即謂之鎮神頭
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迴詰
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也師
言實稱國手王子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方
得見第二勝第二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
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第一不如大國之
第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下鎮神
頭圖　出杜陽編

珠襦玉柙

珠襦玉柙東園祕罷此漢世侯王之甃具也董賢甃

哀帝賜之陳德公一日以片玉示予方正而狹長五六寸中有負竅古而潤叩予曰何物予曰恐是漢之玉柙爾盖玉柙以玉琢方片中貫以鏃排戢于棺用以籍尸者德公首肯予後得方玉無竅上有古篆四字不可識四角有四小孔是亦玉柙之一也

魚腹古鏡

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常秋夕登黄鶴楼遥望大江之湄有光若残星焉乃令親信往覘之遂棹小舟直至光所乃釣船也詢彼漁者漁者云適獲一鯉光

則無之親信乃携鯉而來既登楼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雖小鱗鬣爪角悉具既磨瑩一則常有光耀公寶之置納巾箱中及相國薨遂亦亡去

玉脂燈臺

正德八年琉球進玉脂燈臺油一兩可照十夜光焰鑑人毛髮風雨塵埃皆所不能侵御用必將之駕幸香山寺權璫瑾竊以自照燈忽發花作人面耳目口鼻俱有瑾畜逆謀以爲已祥暗祝曰我成大事封汝作天下光明大元帥花忽凋萎仍作詑噫聲越数尺飛濺瑾衣袍成油暈数處氣腥如血滿室闇晦瑾大怒拔金如意碎之逆謀因之遅囬竟以誅滅屈軼指佞神羊觸邪猶是生類玉脂臺能然則尤異矣豈古神劒騰空之類耶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一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珍寶門

寶器類

龍角釵

代宗大曆中鷄林國獻龍角釵因其國有海東北四萬里國西怪石方数百里光明澄澈可鍳人五臓六腑亦謂之仙人鏡國人有疾輙照之便知起於某臓某腑即自採神草餌之無不愈焉釵類玉紺色上刻蚊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所製帝賜獨孤妃子與帝同汎舟於龍池有紫雲自釵上而生俄頃滿於舟中帝由是命置之於堂内以水噴之化爲一龍騰空東去 出杜陽編

火齊

予舊見有婦人耳環色紫而光艷照映若紫玻璃其質甚薄不識是何物也或稱爲紫棘子近觀韓昌黎永貞行云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蓋指言環也又陸務觀詩云火齊堆盤滿珊瑚列庫裝中天竺國有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甚有光輝照之則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王子年拾遺記曰董偃常邀我延清堂上設火齊屏風光耀一室今世不多見惟見耳環必火齊也

瓅子

出南番西番性堅有紅水瓅紫瓅亦有酒色者俱明瑩有大如指面者亦有小者多儘貴古云瓅重一錢價直十萬可厢嵌釧鐲梳畨戒指

猫睛

南番白胡山出猫睛極多且佳他處不及也古時此山有胡人徧身俱白素無生業惟畜一猫猫死埋于山中久之猫忽見夢曰我已得活矣不信者可掘觀之及掘猫身已化惟得二睛堅滑如珠中間一道白横搭轉側分明驗十二時無誤與生不異胡人驚之夜又見夢云埋此于山之陰可以変化無窮中一顆赤色有光者吞之得仙胡掘得遂集山人置酒食爲别及吞即有一猫如獅子負之騰空而去至今此山最多猫睛猫睛一名獅負仙女上玄宗獅負二枚即此玄宗藏于牡丹鈿合中以

驗時

碧靛子

碧石出南畨青緑色好者頗與馬價珠相類有黒綠

色者最低皆不甚宜錢又謂之黑靛子宜相嵌用

石榴子

出南番瑪瑙類色紅而明瑩如石榴相似故名石榴子宜厢嵌用

鋪絨綠

此石顏色純綠明瑩與鋪絨之綠色相似宜厢嵌絛環等用不甚貴

金星石

出金坑色青如頭瀫無金星不夾石者好有金星蜨色者不中

硝子

假水晶用藥燒成者色暗青有氣眼或有青黄色者亦有白者但不潔白明瑩

玻璃

出南番有酒色紫色白色者與水晶相似

犀角

出南番西番雲南亦有成株肥大花兒好及正透者價高成株瘦小分兩輕重花兒不好者但可入藥用

毛犀

其色與花班類山犀而無粟紋其紋理似竹故謂之犛犀此非犀也不爲奇

影犀淚珠

吠勒國貢文犀四頭角表有光因名明犀置暗中有光影亦曰影犀織以爲簟如錦綺之文此國去長安九千里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象入海底取寶宿於鮫人之舍得淚珠則蛟所泣之珠也亦曰泣珠

辟暑犀

提要錄唐文宗夏月延學士講易賜辟暑犀章簡公端午帖子云已持犀辟暑更聞草迎凉

辟寒犀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黄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温温然有暖氣襲人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之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悦厚賜之

玳瑁

出南番大海中白多黑少價高黑斑多者不爲奇有移斑者用龜筒夾玳瑁黑點兒宜細驗之

鶴頂

出南番大海中有魚頂中鮲紅如血故名鶴魚今用
龜筒夾鶴魚鮲為梳故名鶴頂梳

象牙

出南番西番及廣西交趾皆有南番者長大廣西交
趾者短小新鋸開粉紅色者佳

江豬牙

出南番如棗色紋理爪粗細與象牙相似世傳多年
龍牙多作刀靶扇柄假者以白象牙用藥煮成

花羊角

出北地黑色白花者高白色黑花者低作刀靶滌
潤不滑所以刀靶鸂鶒木為最花羊角次之

馬肝石

漢元鼎五年郅支國貢馬肝石舂碎以和九轉之丹
服之弥年不飢渴鬚髮白者皆黑是時公卿語曰
不用作方伯惟須馬肝石

龜寶

淮太尉孫若赴廣南將渡小海有隨軍將於海淺瀨
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拳內有一小龜
子長可一寸往來旋轉其間略無暫已瓶項極小
不知所入之由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船一舷壓
重乃起視之即有衆龜昏疊就船而上其人大懼
以將涉海慮致不虞因取瓶祝而投諸海衆龜遂
散既而語于海船有胡人曰此所謂龜寶也希世
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有蓋薄福之人不能勝也
苟或得而藏家何處寶藏之不豐哉悵歎不已

鞠通

孫鳳有一琴名吐綬弹之不甚佳獨有人唱曲則琴
絃自相屬和因改名曰自鳴但琴背有一孔若蛀
者一日有一道人乞食因見曰此中有蛀不除之
則將壞乃袖中出一小竹筒倒黑藥少許孔側即

有一綠色虫走出背上隱隱有金綫文道人納虫
竹筒中竟去自後唱曲琴絃不復鳴矣鳳怪之有
博物君子說及此事歎曰此異寶也謂之鞠通有
耳聾人置耳邊少時即愈亨食枯桐尤愛古墨凡
始悟道人竹筒中藥蓋古墨屑也 賈子說林

續絃膠

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地方一千五百里洲四面有
弱水繞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多鳳麟數萬
各為群又有山川池澤及神藥百種亦多仙家煮
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膏名之為續絃膠或名連金

泥此膠能續弓弩已斷之弦刀劍斷折之金更以膠連續之使力士掣之他處乃斷所續之際終無斷也武帝天漢三年帝幸北海祠恒山四月西國王使至獻此膠四兩吉光毛裘武帝受以付外庫不知二物之妙以爲西國雖遠而上貢者無奇稽留使者未遣又時武帝幸華林園射虎而弓絃斷使者時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濡以續弩絃帝驚曰異物也乃使武士數人共對掣引之終日不脫如未續時也膠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裘黃色盖神馬之類也裘入水數日不沉入火不燃帝於是乃

悟厚謝使者而遣去賜以牡桂乾姜等諸物是西方國之所無者又益思東方朔之遠見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杯刀長一尺杯受三升刀切玉如切泥盃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盃於中庭以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於盃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明之器秦始皇時西胡獻切玉刀無復常滿杯耳如此膠之所出從鳳麟洲來劍之所出必從流洲來並在西海中

都膚

武帝以金彈彈鳥破其白光琉璃馬鞍甚悔恨之李少君取續骨和稀膏接之映日而視初無損處續骨一名都膚形色如櫻桃言出于鞠陵之東以其能接人骨故以爲名婦人傳之膚色都麗故又曰都膚也宮人指甲破損輙用接之故宮中語曰枯容悴軀有都膚折爪落髮有續骨記事珠

金膏水碧

唐世詩人多用金膏水碧字但知爲竒寳之屬莫究其出也穆天子傳示汝黃金之膏東晳曰金膏可以續骨崔寔政論呼吸吐納非續骨之膏水碧水玉也山海經助山多水碧墨子火藥有水脂碧唐

詩絕頂水底花開謝向淵腹攬之不可得滴瀝空在掬又採碧時逢姿女船

秦寶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勝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九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槃龍以口啣燈燈燃則鱗甲皆動爛炳若列星盈室復鑄銅人十二枚高三尺列于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點綴華彩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一人吹管一人約繩則琴筑笙竽[illegible]如真樂不

殊有琴長六尺按十三弦二十六徽用七寶飾之
名曰湿璵之樂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車
馬山林隱嶙相次吹息則不復見名曰昭華之管

北虜鎮國

劉通判云曩在江陵見淮甸一客因話世間異物言
紹興辛巳之冬虜亮戕滅隨行帑藏舟車多爲王
師所掠吾亦從而奪獲一生首將揮之以劍其人
哀鳴乞命曰舟中有寶當取獻以自贖乃釋其縛
遣三卒從之以往少頃携一匣來啓視皆金玉裝
飾第三匣內一石三稜上尖而下大色微黃石之

腰有玉龍旋繞抑首左爪攫一玉珠爪牙鱗鬣奮
雄驍然視如生不與世間繪畫者類其人云虜主以
此寶爲鎮國尋常欲觀其變化則用净盆貯水候
夜半置於水中須臾間黑雲氣濛其上必急收之
稍緩恐或飛去如所言試之果然遂爾珍藏到今
劉曰物今在此否曰常以隨行因從借觀明日出
示留之至夜亦一試之悉然又明日復歸之不知
其後存與亡也

龍皮扇

元載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宴客即以此
扇子置於坐前使新水洒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
間客有寒色遂命徹去明皇亦嘗差中使去取看
愛而不受帝曰此龍皮扇子也

白龍皮

李德裕在文宗武宗朝方秉相權威勢與恩澤無比
每好搜掇殊異朝野歸附者多求寶玩獻之常因
暇日休澣邀同列宰輔及朝士晏語時畏景爞爞
咸有鬱蒸之苦軒蓋侯門已及亭午縉紳名士交
扇不暇時共思憩息於清涼之所既延入小齋不
覺寬敞四壁施設皆有古書名畫而炎鑠之患未

已及列坐開罇煩暑都盡良久覺清風凜冽如涉
高秋備設酒肴及昏而罷出戶則火雲烈日熇然
焦灼有好事者求親信察問之云此日以金盆貯
水浸白龍皮置於坐末（龍皮有新羅僧得自海中海旁居者得自魚戶有老人見而識之僧知李好奇因以金帛贖之又贈金帶辟塵簪皆希世之寶）

漬龍皮

夏英公伏日供帳溫室戒客具夾衣客皆笑之既坐
體寒生粟乃以漆斛漬龍皮也酒半取厖礫蘸藥
水爲黃金以娛客

澄水帛

杜陽編同昌公主一日大會暑氣特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挂于高軒滿座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

冰絲裀

樂府雜錄康老子本長安富家子生計蕩盡遇老嫗持舊裀以半千獲之有波斯人見之乃曰此是冰蠶絲所織暑月置于座滿室清涼即酬千萬

水寶

弘治中有回回入貢道山西某地經行山下見居民

男女競汲山下一池回回駐行謂伴者吾欲買此泉可惜與居人商評伴者漫往語民言烏有此買水何庸且何以攜去回回言汝毋計我事第請言價民笑漫言須十金回回曰諾立與之衆曰戲耳須二十金回回曰諾即益之民曰戲耳烏有賣理回回怒將相擊民懼乃聞於縣縣令亦令紿之曰是須三千金回回曰諾即益之令又反復言四千以至五千回回亦益之令亦懼以白於府守令語之此直戲耳回回大怒言此豈戲事汝官府皆許我故以此逗遛数日今悉以貢物充價汝尚拒我

我當與汝戰即挺兵相向守不得已許之回回即取椎鑿循泉破山入深穴得泉源乃天生一石泓水從中出即舁出將去守令問事既成無番變試問此何物耶回回言若等知天下寶有幾衆曰不知回回曰金貝珠玉萬寶皆虛天下唯二寶耳水火是假令無二寶人能活耶二寶自有之火寶猶易惟水寶不可得此是也凡用汲者竭而復盈雖三軍萬衆城邑國都只用以給終無竭時語畢欣欣持之以往

聚寶盆

舊傳沈萬三家有聚寶盆事云盆在沈氏貯少物物經宿輙滿百物皆然他人試之不驗事聞我　太祖取入試不驗遂還沈氏後沈氏籍沒乃復歸禁中嘗疑世豈有此物物安有是理比見宋初人吳淑秘閣閒談云巴東下岩院主僧水際得一青磁碗攜歸折花供佛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碗錢及金銀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田懷中取碗擲於中流徒弟驚愕師曰吾死爾等寧能謹飭自守弃之不欲使爾增罪戾也然則昔人亦嘗傳此世果有此物乎院主

之識高矣

張氏傳鈎

京兆長安有張氏者獨處空室有鳩自外入止于床張氏披懐而祝之曰爲我禍耶飛上承塵爲我福耶來入吾懐鳩飛入懐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帶鈎焉遂寳之自此之後子孫昌盛有爲必偶貲財萬倍蜀客至長安中聞之乃厚賂内婢竊鈎與之張既失鈎漸漸衰耗而蜀客亦数罹窮厄不爲已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賫鈎反張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鈎云

訶黎勒

高仙芝伐大食得訶黎勒長五六寸初置抹肚中便覺腹痛因快痢十餘行初謂訶黎勒爲祟因欲棄之以問大食長老長老云此物人帶一切病消痢者出悪物耳仙芝甚寳惜之天寳末被誅遂失所在出廣異記

驅山鐸

宜春界鍾山有硤数十里其水即宜春江也廻環澄澈深不可測曽有漁人垂釣得一金鏁引之数百尺而獲一鐘又如鐸形漁人擧之有聲如霹靂天晝晦山川振動鍾山一面崩摧五百餘丈漁人皆沈舟落水其山摧處如削至今存焉或有識者云此即秦始皇驅山之鐸也出玉堂閒話

犀導

晋東海蔣潜嘗至不其縣見林下踣一屍已臭爛鳥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許來驅鳥鳥乃起如此非一潜異之乃試看之見死人頭上着通天犀導價数萬錢乃拔取之既去衆鳥爭集無復驅者潜後以此導上晋武陵王王薨後落褚太宰處褚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死後内人江夫人遂斷

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繞床頭啼叫云何爲見屠割必當相報終不得受枉酷江夫人悪之月餘遂薨出述異記

開州銅銚

天台陳逵善淳熙中自監左藏庫出知開州得一銅銚不知其爲異物闊徑剛三寸下列三足上有盖其薄如紙或告之曰投食物於中以紙炬燎之少項即熟陳試取稭石一雙使庖人如常法批切漬以塩酒仍注水焉自持一炬燎其底俄聞銚中汩汨有聲及炬盡擧盖石子已糜熟自是[illegible]

用此法食畢乃出視事後爲湖杜轉運使兒過[illegible]
渚聞其說

郴圃銅盆

郴州支邑村落中有小民圃蓋昔之達官故宅基其
畔有小池水泓澄可愛常見雙鯽出遊比翼而嬉
豈不暫捨離雖經二年三歲亦無他鱗而其小大
只如此民懷貪意投網欲取之訖不可得後因淮
澈竭澤於泥内獲一銅盆中鑄兩魚形狀與向者
不異滌淨持歸挹水注滿魚擬刺去來如前事聞
於縣縣令將奪之閱租籍視其逋賦擬加因責乃

出以献酧之錢五千復爲郡守閔吏部所有

警惡刀

貴妃父楊玄琰少時嘗有一刀每出入於道途間多
佩此刀或前有惡獸盜賊則所佩之刀鏗然有聲
似警於人也玄琰寶之

馬蹶得刀

莊浪恭將隨爰兒士人也嘗馬蹶視土中有物得一
刀甚異每地方將有事則自出鞘者寸餘鞘當刀
口常自劃壞識者云此靈物也宜時以羊血塗其
口爰兒賴其靈每祭見出鞘則預爲之備以是守
邊有年卒無敗事太監劉馬兒還自求此刀不與
以是掩其功不得陞

王子喬劍

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有人盜發之都無見惟有
一劍懸在壙中欲取而劍作龍虎之聲遂不敢近
俄而徑飛上天神仙經云真人去世多以劍代五
百年後屢見靈化此其驗也出世說

昆吾山劍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兵于
此地掘深百丈猶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地中多

丹鍊石爲銅銅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艸木皆勁利
土亦剛而精至越王勾踐使工人以白牛馬祀昆
吾之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劍一名掩日以之指日
則光晝暗金陰物也陰盛則陽滅二名斷水以之
劃水開而不即合三名轉魄以之指月則蟾兎爲
之側轉四名懸剪飛鳥遊虫偶觸其刃如斬截焉
五名驚鯢以之泛海則鯨鯢爲之深入六名滅魂
挾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却邪有妖魅者見之[illegible]
止八名真剛以之切玉斷金如刻削不知所[illegible]
記

王度古鏡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遶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辰外又置二十四氣字周遶輪郭文体似隸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内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絶侯生又云昔者吾聞黄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数

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也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快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於後數千載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受寄一婢頗甚端麗　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遙見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之由度疑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敘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府君捕逐於河渭之間爲下邽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无傲所執无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鸚鵡游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願緘鏡於匣許盡醉而終度登時爲匣鏡又爲

致酒悉召雄家鄰里與宴謔婢頃大醉再拜化爲老狸而死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卧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照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歎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數丈俠持之

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正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眺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嘆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常照數丈若月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國史欲為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

傳畧解屬文見度傳艸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藏寶鏡來自蘇公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著筮一卦在河汾之間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故度為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論蘇公著筮絕倫默而獨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朔日有一胡僧行乞至度家弟勣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更邀入室為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勣曰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可得見耶

勣曰法師何以得知僧曰貧道受明錄秘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今擇良日欲一觀勣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勣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

皆祀謁此樹否則殃禍立及度以為妖由人興淫祀宜絕乃密懸此鏡於樹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其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瘡死於樹度復收鏡妖怪遂絕其年冬以持史帯芮城令持使節河北道開倉粮賑給陝東時天下大飢百姓疾病蒲陝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為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賫此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云見

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蔭所及如冰着体冷徹腑臟即時熱定至晚悉愈以為無害於鏡而有濟於衆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於匣中冷然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即鏡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為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為我苦度感其靈怪因此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大業十年度弟勣自六合丞官婦又將遍遊山水以為長往之

策度不得已與之訣別勣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勣將抗志雲路棲蹤烟霞欲兄以此為贈度曰吾何惜於汝即以與之勣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真寶物也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岩勣棲息焉月夜一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闊白鬚眉長黑而矮稱毛生謂勣曰何人私居也勣曰何人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勣談久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潛開匣

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矮者化為龜胡者化為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即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觀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閭每八節祭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闕即池水出黑雲大雹浸堤壞阜勣引鏡照之池水沸涌有雷如震忽尓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龍形蛇角觜尖狀如鱘魚動而有光在于泥水困而不能遠去勣謂蛟也失水而無能為耳刃而

為炙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勣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床下有大雄雞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遊江南將渡廣陵揚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涌波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勣携鏡上舟照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歛波濤遂息須臾之間達濟或攀絕頂或入深洞群鳥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既近未可渡南若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

勣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黿鼉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数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覽洞[illegible]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勣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呪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更言豐城縣倉督李敬慎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秘療之無効勣故人趙丹任豐城縣尉勣因過之

停宿倉督李敬慎家敬慎曰三女同居堂內閣子每日至晚即靚粧衒服黃昏後即歸所居閣子滅燈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即欲自縊投井無柰之何勣謂敬慎曰引示閣子之處其閣東有窗恐其門閉固而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窗櫺四條却以物支柱之如舊至日暮敬慎報勣曰粧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若勣拔窗櫺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婿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長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已上尾頭一寸白色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後尋奇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松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山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下幸速歸家鄉也勣然其言即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勣曰我蒙卿兄厚礼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兄

請早歸長安勣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即時西首秦路今既見兄勣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勣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即失鏡矣集異聞

鏡湖大鏡

會稽鏡湖在唐曰廣袤三百里後來貧民盜占為田今之視昔不及十分之一也崇寧間漁人夜引網罟覺其甚重強加挽拽竟不能舉乃召集同輩合力久而方升乃一大古鏡方五六尺厚五寸形[illegible]奇

怪或持以鑑形於昏暗中腸胃肝鬲皆洞見之嘗
之舟內欲明日貨諸越府貨于市忽鏗然有聲光
采炫晃湖水如晝俄頃復躍于波心風激浪涌移
時始定湖濱父老今尚有及見者

萊州陸安寶鏡

萊州呂壯集張氏築土垣掘得一鏡徑可二尺光明
不蝕照之四方各見百五十里市井人物歷歷具
休衆爭欲得之不覺墮地而碎陸安州有湖介于
無爲之間漁手日以千計一日有漁父網得鏡如
盤照見衆漁大半牛馬異形或脅或翼若虎若螭

其狀不一而足懼投于水鏡躍四五丈乃沒更求
之不復可得識者云三生鏡也已上並宋易子陳
邦禮記

天壇玉鏡

玉屋天壇道書云黃帝礼天處也壇之方隅陳八玉
鏡而儒者疑焉元豐中有登天壇得方玉如鏡濮
陽杜敬王王屋簿親見之

照病鏡

葉法善有一鐵鏡鑑物如水人每有疾病以鏡照之
盡見臟腑中所滯之物後以藥療之竟至痊瘥

任中宣鏡

長安任中宣家素畜寶鏡謂之飛精識者謂是三代
物後有八字僅可曉然近篆籀云水銀陰精百煉
成鏡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得之後中宣詣南
度洞庭風浪洶然因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詣
中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矣
中宣因問姓字乃笑而不荅持鏡而去夢回亟視
篋中已失所在

秦淮寶鏡

衛公長慶中在浙右會有漁人于秦淮磯網下深處

忽覺力舉異于常時得古銅鏡尺餘光浮于波際
漁人驚取照之歷歷盡見臟腑絡脈既竦駭神魄
因脫戰而墜問之於公萬計窮索水底終不復得

眼鏡

少嘗聞貴人有眼鏡老年覩書小字看大出西海中
虜人得而製之以遺中國爲世寶也予意恐即文
選中所謂玉珧海月及讀臨海異物誌載海月如
鏡白色正圓有腹無口月可炙食又緯畧引郭璞
江賦晉安海物異名記侯鯖等錄明玉珧屬俱不
言製鏡之事後與霍都司子麟言霍送予一枚質

如白瑠璃大可如錢用骨鏤成二片若圓燈剪然可開合而折疊問其所來則曰舊任甘肅吏人貢至而得者予喜甚置之眉間未君人言也毋疑而問入豐萬曰乃刮大車渠之珠囊側之常養露中勿令乾死然後可照字予意西番所來是矣然西番少車渠露養亦未必然得巳廿年寶之無用不猶鼠之藏金乎

透光鏡

透光鏡日中映之背上文字花樣盡存影中纖悉無失宋沈存中筆談載以爲竒金麻知幾賦透光鏡詩見中州集而皆莫能明其理豈古亦罕有製法

無傳故邪元吾子行云鏡對日射影於壁鏡背文漾於影中一一皆見磨之愈明蓋是銅有清濁之故假如鏡背鑄作盤龍亦於鏡面窾刻作龍如背所狀復以稍濁之銅填補鑄入削平鏡面加鉛其上舉以向日影光相射隨銅清濁分明暗也吾自云親見人有碎此鏡者如其言云歐陽公記呂文穆公爲相時有朝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因弟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二公相去時不甚遠其事所載必真當時必真有此物又不知何以能照二百里也西京雜記高祖入咸陽得方鏡表裏有明照人腸胃五臟皆歷歷無碍元遺山集陽曲劉氏家大寶鏡能照天地四方以前知休咎此又最奇怪者鑄造之器與天產異其理誠有不可臆推者矣

遊仙枕

龜茲國進奉枕一枚其色如瑪瑙溫潤如玉其製作甚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所見帝因立名爲遊仙枕後賜與楊國忠

夜明枕

虢國夫人有夜明枕設於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燈燭

重明枕

有海外國貢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類於水精中有樓臺之形四面有十道士持香執簡循環無巳謂之行道真人其鏤木丹青真人之首簪帔無不悉具仍通瑩焉（出廣德神異錄）

水晶枕環

邵氏聞見錄載洛陽楚氏所寶水精枕其間有半開杏花一枝自北方携之來南建炎中胡騎犯淮[illegible]委於山澤今不知所在錢塘関子東博士家[illegible]

州其孫出乃祖所藏水晶絛環表裏瑩徹中有生竹葉一片二者皆異物也

雞鳴枕

偶武孟吳之太倉人也有詩名嘗爲武岡州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鳴鼓起擂一更至五更鼓聲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雞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孟以爲鬼恠令碎之及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爲諸葛武侯鷄鳴枕也夫鼓聲刻漏不差既奇異鷄鳴之聲何自乎此殆不可曉

方瓦餅

張文定公齊賢裔孫名廣卿者居西京伊陽縣水鎮得古瓦餅于土中色甚黑頗愛之置書室養花方冬極寒一夕忘去水意爲凍裂明日視之凡物有水者皆凍獨此餅不然異之試注以湯終日不冷張或與客出郊置餅於篋傾水瀹茗皆如新沸者自是始知珍惜不意爲醉僕觸碎視其中與常陶器等但夾厚二寸有鬼執火以燎刻畫甚精無人識其爲何時物

自暖盃

内府有一酒盃背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紙於盃足上有綫金字名曰自煖盃上令取酒注之温温然有氣相次如沸湯遂收於内藏

七寶硯鑪

内庫中有七寶硯鑪一所曲盡其巧每至冬寒硯凍置於鑪上水自消不勞置火冬月常常用之

夜明杖

隱士郭休有一拄杖色如朱染叩之則有聲每出處遇夜則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内登危陟險未嘗足失蓋杖之力焉

永樂茶盃

楚湘陰夏忠靖元吉爲童子時讀書一廟中失墨怒書神背曰發酆都其夜廟祝夢神語云云師令公洗去鄰有富室女爲祟所乘溺亂欲死公偶過其家祟畏避去女得安其家因以女聘公公書女腕曰夏元吉妻祟遂永絶後以鄉薦登朝相　文皇寵遇隆盛常在　上前嘗賜茶盃是白磁甓其異爲一注目　上曰以賜卿令卿子孫世世見朕今盃猶藏其家内有永樂二字所謂世世見朕蓋以二字而公始覺其異今果爲世寶知天語不偶然也

金銀類

生金

生金出西南州峒生山谷田野沙土中不由礦出民以淘砂爲生淋土出之自有融結成顆大者如麥粒小者如麩片便作煆金作服用但色差淡耳欲令精好則重煉取足色耗去十二三既煉則是熟金丹砂所須生金故錄其所出

透骨金

李少君有透骨之金大如弾丸凡物近之便成金色帝試以檀香屑共聚一處置李夫人枕傍詰旦視

之皆化爲金屑銷之不更變視其枕亦微有金光遂號爲金光枕 道篇

辟寒金

古今詩話暾金鳥出崑明國形如雀色黄魏明帝時其國來獻飼以真珠及兎腦常吐金屑如粟宮人爭取爲釵鈿謂之辟寒金此鳥不畏寒也宮人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不服辟寒鈿那得帝王憐古樂府云誰似辟寒金聊借與空床煖

黄金

黄金生天下爭黄金土天下古

屖金

金寶經在丘冢及爲釵釧溲罷陶隱居謂之屖金不可合鍊

金犀

西方日宫之外有山焉其長十餘里廣二三里高百餘丈皆大黄之金其色殊美不雜石土不生草木上有金人高五丈餘皆純金名曰金犀入山下一丈餘即銀又入一丈有錫又入一丈有鉛又入一丈有丹陽銅丹陽銅似金可鍛以作錯塗之器故淮南子有曰餌丹陽之僞金即此也 出神異記

論金鹽

王莽敗時省中黄金二十萬斤陳平用四萬斤間楚董卓眉塢金亦多其餘賜三五十斤者不可勝數近世金不以斤計雖人主亦未有以百金予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盤山披沙無處曰金爲何往哉頗疑寶貨神變不可知或復歸山澤耶嘗聞鹽亦然峽中大寧監煎鹽日有定數若大商覆舟則鹽泉頓增乃知尋常便液之出不拘遠近皆歸本原也

金鳳皇

漢宣帝嘗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鮫飾之每夜車轄上有金鳳皇飛去莫知所至曉乃還守市人亦見之南郡黃君仲於北山羅鳥得一小鳳子入手便化成紫金毛羽翙𣂏然其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云車轄上鳳皇常夜飛去曉則俱還今曉不還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金鳳皇子帝聞而疑之以置承露盤倏然飛去帝使人尋之直入光家至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輒乘之故嵇康遊仙詩云翩翩鳳轄逢此網羅是也續齊諧記

翁仲孺

漢時翁仲孺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於其家於是與王侯爭富今秦中有兩翁世世具富

童氏金鴨

南城童夢弼宗說教授自其上祖因浴於水濱忽見一物如飛蛾從座而下試引手撲之而獲形狀全似鴨不能動時已近暮歸而燭之黃金所爲也大如人拇指而羽翮纖悉畢俻神采偪真混然天成略無彫刻人功亟緘于笥寶藏之寘諸枕席之上越三日啟視其尻乃有金屑蓋遺糞也大異之自是數日輒一掃取積之益久持貨於肆皆紫金上色得價多於常品家貲賴以衍盛至錢流地上傳之累代及子孫分析一位拈得之偶子婦半夜生男感熱疾毉者急欲生金煎湯下藥姑喜於得孫謂釵釧金不潔不可用於是煮金鴨挹其湯既一經煑不復有糞其家亦浸以衰削今飲湯之兒猶在貧無置錐矣鴨亦失所在

李氏獲金

李杲字明之其祖貧時夜坐讀書有一女子從室西地中出與杲祖坐談甚美少頃漸以身親杲祖杲祖屹然不動時告去杲祖問曰汝是何神何鬼耶女子取筆書于几上曰許身愧比雙南遂復入地中已而閱子美詩始悟其爲金也掘之得金一笥笥上壓一石石面刻云金一笥畀李氏孫以暨名於世後杲果從張元素學毉術盡傳其業號東垣先生嘉蓮燕記

金罍化銅

前秦苻堅建元五年長安樵人于城南見金罍走白堅堅遣載取到城化爲銅罍出異苑

唾化爲金

南康雩都縣跨江南出去縣三里名夢口有穴狀如石室舊傳常有神雞色如好金出此穴中奮翼迴翔長鳴響徹見之輒走入穴中因號此石爲雞石昔有人耕此山側望見雞出遊戲有一長人操彈彈之雞遥見便飛入穴彈丸正着穴上石徑六尺許下垂蔽穴猶有間隙不復容人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数里有一人通身黄衣擔兩籠黄瓜求寄載之黄衣人乞食船主與之盤酒食訖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與乃唾盤内徑上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入石始知神異取

向食器視之見盤上唾悉是黄金 出列異記

宅中藏金

張奮者家巨富後暴衰遂賣宅與黎陽程家程入居死病相繼轉賣與鄴人何文文日暮乃持刀上北堂中梁上坐至二更竟忽見一人長丈餘高冠黄衣升堂呼問細腰舍中何以有生人氣也荅曰無之須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問答並如前及將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問曰黄衣者誰也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誰也曰錢也在堂前井邊五步白衣者誰也曰銀也在墻東北角柱下汝誰也曰我杵也在竈下及曉文按次掘之得金銀五百斤錢千餘萬仍取杵焚之宅遂清安 出列異傳

石化爲金

隋開皇初廣都孝廉侯遹入蜀至劍門外忽見四黄石皆大如斗遹愛之收藏於書籠負之以驢因歇鞍取看皆化爲金遹至城貨之得錢百萬沽美妾十餘人大開第宅又近甸置良田別墅後乘春景出遊盡載妓妾隨從下車陳設酒肴忽有一老翁負大笈至於席末遹怒而詬之命蒼頭扶出叟

不動亦不嗔恚但引滿啖炙而笑云吾此來求君償債耳君等取我金去不記憶乎盡取遹妓妾十餘人投之書笈亦不覺笈中之窄負之而趨走若飛鳥遹令蒼頭馳逐之斯須已失所在自後遹家日貧十餘年却歸蜀到劍門又見前者老翁攜所將之妾遊行僕從極多見遹皆大笑問之不言逼之又失所在訪劍門前後並無此人竟不能測也 出玄怪錄

禁金

宋太宗詔花用通草不得用縑帛又詔自中宮以下

衣服並不得以金爲飾銷金貼金縷金間金戧

圈金解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

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皆不許造然上之所好終

不可得而絕也至仁宗以儉朴躬行於慶曆二年

申嚴其禁上自宮掖悉皆屏絕臣庶之家犯者必

置于法然議者猶以爲有未至焉自是而後此意

泯矣王株談錄按此糜金之名可謂悉矣徐明善天

南行紀載安南國王陳日烜入貢品物有所謂楞

金犀斋粧金真珠者其制當亦不出前数件其名

則異因筆之

成弼金

隋末有道者居於太白山煉丹砂合大還成因得道

居山数十年有成弼者給侍之道者與居十餘歲

而不告以道弼後以家艱辭去道者曰子從我久

今復有憂吾無以遺子遺子丹十粒一粒丹化十

斤赤銅則黃金矣足以辦葬事弼乃還如言化黃

金以足用辦葬訖弼有異志復入山見之更求還

丹道者不與弼乃持白刃刼之既不得丹則斷道

者两手又不得則刖其足道者顏色不變弼滋怒

則斬其頭及解衣肘後有赤囊開之則丹也弼喜

持丹山下忽聞呼弼聲回顧乃道者也弼大驚而

謂弼曰吾不期汝至此無德受丹神必誅汝終如

吾矣曰不見弼既得丹多變黃金金色稍赤優於

常金可以服餌家既殷富則爲人所告云弼有奸

捕得弼自列能成黃金非有他故也唐太宗聞之

召令造黃金金成帝悅授以五品官敕令造金要

盡天下之銅乃已弼造金凡数萬斤而丹盡其金

所謂大唐金也百煉益精甚貴之弼既藝窮而請

去太宗令列其方弼實不知方詐之帝謂其詐怒

脅之以兵弼猶自列遂爲武士斷其手又不言則

刖其足弼窘急且述其本末亦不信遂斬之而大

唐金遂流用矣後有婆羅門號爲別寶帝令入庫遍

閱婆羅門指金及大毯曰唯此二寶耳問毯有何

奇異而謂之寶婆羅門令舒毯於地以水濡之水

皆流去毯竟不濕至今外國傳成弼金以爲寶貨

也出廣異記

玄金

太宗時汾州言青龍白虎吐物在空中有光如火墜

地隱入二尺掘之得玄金廣尺餘高七尺出酉陽雜俎

鄒駱駞

鄒駱駝長安人先貧嘗以小車推蒸餅賣之毎勝業
坊角有伏磚車觸之即翻躓土涴其餅駝苦之乃
將鑁斸去十餘磚下有瓷甕容五斛許開看有金
数斗於是巨富其子昉與蕭佺駙馬交好時人語
曰蕭佺駙馬子鄒昉駱駝兒非関道德合只為錢
相知

裴談

裴談為懐州刺史有樵者入太行山見山穴開有黄
金焉可数間屋樵者喜入穴取金得五鋌皆長尺
餘因以石窒穴且志之又数日往則迷其處樵者

頗諳山谷即於洛城懐州造開石物鎚鑿数車州
有崔司戸知而助之將往開而談妻有疾請道家
奏章請命奏章道士忽傳天帝詔曰帝詔裴談令
吾太行山天藏開北有樵夫見之吾已遺金五鋌
命其閉塞而愚人貪得重求不獲乃與悪念將開
吾藏已造鎚鑿数車若開不休或中吾伏藏令若
州且死盡深無所益此州崔司戸與其同心但諳
崔驗之自當有見急止之汝妻疾自當瘳矣談大
異之即召崔子問故果符所言乃没其開石具尚
禁止之妻尋有間　出紀聞

牛氏僮

牛肅曾祖太父皆葬河内出家僮二戸守之開元二
十八年家僮以男小安質於裴氏齒牙為疾晝[illegible]
瘝中若有告之者曰小安汝何不起但取仙人杖
根煮湯含之可以愈疾小安驚顧不見人而又寝
未久告之如初安曰此豈神告我乎乃行求仙人
杖得大叢掘其根根轉壯入地三尺忽得大磚有
銘焉揭磚已下有銅鈢斗於其中盡黄金鋌丹砂
等小安不知書既藏金則以磚銘示村人楊之侃
侃留銘示人而不告之銘曰磚下黄金五百両至

開元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有下賊胡人年二十
二姓史者得之澤州城北二十二里白浮圖之南
亦二十五里有金五百両亦此人得之諸人既見
銘道路誼聞於裴氏子問小安且諱執鞭之終不
言於是考訊萬端不對拘而閉諸室會有画工來
訪小安市丹砂焉裴氏子誘問之画工具言其得
金所以又曰吾昨於人處用錢一百市砂一斤砂
既精好故來更市裴氏益信得金召小安以画工
示之安曰掘得銘後下得数斤丹砂今無遺矣金
買不得則又加箠笞治之卒不言夜中亡去會裴

氏蒼頭自太原赴河内遇小安於澤州小安邀市酒飲酣而去意者小安更取澤之金乎及蒼頭至裴言之方悟出紀聞

宇文進

夏縣令宇文泰猶子進嘗於田間得一崑崙子洗拭之乃黄金也因寳持之数載後財貨充溢家族蕃昌後一夕失之而產業耗敗矣

蘇遏

天寶中長安永樂里有一凶宅居者皆破後無復人住暫至亦不過宿而卒遂至廢破其舍宇唯堂廳

存因生艸樹甚多有扶風蘇遏苦貧知之乃以賤價於本主質之但立契書未有一錢歸主至夕乃自携一榻當堂鋪設而寢一更已後未寢出於堂徬徨而行忽見東墻下有一赤物如人形無手足表裏通徹光明而叫曰咄遏視之不動良久又按聲呼曰爛木咄西墻下有物應曰諾問曰甚麽人曰不知又曰大硬鉾爛木對曰可畏良久乃失赤物所在遏下階中即呼爛木曰金精合屬我緣何敢叫喚對曰不知遏又問曰前殺害人者在何處爛木曰更無別物只是金精人福自薄不合居之遂喪逝亦不曾殺傷至明更無事遏乃自假鍬鏵之徒先於西墻下掘入地三尺見一朽柈當心木如血色其堅如石後又于東墻下掘兩日至一丈方見一方石闊一丈四寸長一尺八寸上以篆書曰夏天子紫金三十斤賜有德者遏乃自思我何以為德又自為討曰我得此寳然後修德亦可禳之沉吟未决至夜又歎息不定其爛木忽語曰何不改名為有德即可矣遏曰善遂稱有德爛木曰君子倘能送某於昆明池中自是不復撓居人矣有德許之明辰更掘丈餘得一鉄甕開之得紫

金三十斤有徳乃還宅價修葺送爛木於昆明池遂閉戶讀書三年為范陽請入幕七年乃獲冀州刺史其宅更無事出博異志

韋思玄

寳應中有京兆韋思玄僑居洛陽性尚奇嘗慕神仙之術後遊嵩山有道士教曰夫餌金液者可以延壽吾子當先學煉金如是則可以追赤松駕廣成矣思玄於是求煉金之術積十年遇術士数百終不能得其妙後一日有居士辛鋭者貌甚清瘦然有寒色衣敝裘叩思玄門謁思玄曰吾病又窮

無所歸聞先生好古尚奇集天下異人方士我故來謁耳願先生納之思玄即止居士於舍其後居士身疾瘦盡遺血且甚韋氏一家盡惡之思玄常請術士数人會食而居士不得預既具膳居士突至客前溺于筵席上盡溼客怒皆起韋氏家僮亦競來罵之居士遂告去行至庭忽亡所見思玄與諸客甚異之因視其溺乃紫金也奇光璨然真曠代之寶思玄且驚且歎有解者曰居士紫金精也徵其名氏信矣且辛者盖西方庚辛金也而鈗字從金兊兊亦西方之正位推其義則吾之解若合符然 出宣室志

李貞

進士李貞河東人也居長安延壽里元和初夏一夕貞獨處其室方偃于榻寐未熟忽聞室之西隅有微聲纖而遠鏘然若韵金石樂如是久不絶俄而有歌者其音極清越泠泠然又久不已貞竊誌其歌詞曰色分藍葉青聲比磬中鳴七月初七日吾當示汝形歌竟其音閴貞且驚且異翊日命家僮窮其跡不能得焉是夕貞方獨處又聞其聲悽遠且久亦歌如前詞竟貞心知為怪也默然異之如是凡数夕常聞焉後至秋始七日夜有甚雨隤其堂之北垣明日垣北又聞其聲貞驚而視之於北垣下得一缶僅尺餘制用金成形状奇古與今之缶甚異者發其光炅然有文視不可見盖千百年之器也叩之則其韻極長即命滌去塵蘚方可讀之字皆小篆書乃倕于玉座右銘也貞得而異之然竟不知何代所製也 出宣室志

虞鄉道士

虞鄉有山觀甚幽寂有滌陽道士居焉太和中道士嘗一夕獨登壇望見庭忽有異光自井泉中發俄

有一物狀若兔其色若精金隨光而出環繞醮壇久之復入于井自是每夕輙見道士異其事不敢告于人後因淘井得一金兔甚小奇光爛然即置于巾箱中時御史李戎職於蒲津與道士友善道士因以遺之其後戎自奉先縣令爲沂州刺史其金兔忽亡去後月餘而戎卒

趙懷正

汴州百姓趙懷正住光德坊太和三年妻賀常以女工教一日有人携石枕求售賀一環獲焉趙夜就中如風雨聲因令妻及子各枕一夕則無所覺趙

枕輙復嗜或喧㝉不得眠其子請碎視之趙言脆
碎之無所見是棄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後爾必破
之經歲餘趙病死妻令毀視之中有金銀各一鋌
如模鑄者所函鋌處其模似預留勘入無絲髮隙
不知從何而入也鋌各長三寸餘濶如巨指遂貨
之辦其殮及償債不餘一錢賀前任洛恵節坊段
成式家人雇其紉針親見其說 出酉陽雜俎

金蛇

開成初宮中有黃色蛇夜則自寶庫中出遊於階陛
開光明照燿不可擒獲宮人擲珊瑚玦以擊之遂
并玦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命遍搜庫内得黃
金蛇而玦貫其首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爲晉王
時以黃金虵贈陳夫人吾今不知此蛇得自何處
左右因視頷下有阿麽字上蹙然曰果不失朕所
疑阿麽即煬帝小字也上之愽學敏悟率多此類
遂命取玻璃連環係蛇於玉㲃之前足其後竟不
復有所見以㲃食蛇也 出杜陽編

銀井

桂陽郡有銀井鑿之轉深漢有村人焦先於中[illegible]見
三老人徧身皓白云逐我太苦今徃他所先知[illegible]

督以刀斫之三翁各以杖受刀忽不見視其斷
是銀其井後遂不生銀

張拱之銀

江陵人張拱之世以富雄州里政和中夢白衣人二
十餘輩拜揖於床下問其何人皆不荅旋沒于地
心雖怪之亦不以爲絕異已而每夕皆然於是命
僕掘所沒處方深三尺得大銀二十枚各重五十
兩樣製甚古料爲千歲前物一一書花而藏于篋
笥不爲子弟言亦未嘗非時閱視也他日又夢來
別云欲徃長沙助趙官人宅造屋恨不得久從君
遊然終當復來張疑焉旦而發笥空無所見矣始
大駭欲窮其驗專詣長沙訪之果于善化縣傍有
趙宅方興工創大第治廳事張老納謁趙宿聞其
名亟出迎坐少定張起白曰君家治地曾于土中
獲何物趙不復隱告以得白金千兩張曰乃我家
故所蓄每錠有花書取視之信然張乃話前夢願
以他銀換易趙欣然許之張携與銀匠鎔爲一巨
毬嘗中穿竅用鐵索維繋寘于床脚使不可復動
入夜常聞泣聲後經兵盜不知所在矣俗云張循
王在日家多銀每以千兩鑄一毬目爲沒柰何止

此類也

莫旦藏銀

吳江莫旦以文學推重一時弘治間領鄉薦出仕爲學職將之官有銀数鋌密與其子荷鍤瘞于床之側他日有鄉人以田求售子欲之啓瘞銀爲用直無所得因議中止父歸問所藏銀子曰無矣父未之信後發之則銀宛然在以是觀之天地間物各有所主雖子亦不可倖於父况他人乎

造窖得盃

金閶民有周木香者家富釀酒爲業一日造窖作酒

其酒傭方掘土間忽自言腹疼告婦主母令家人畢其工得銀盃数枚於土中隨報主母曰酒傭非疾乃得藏銀耳亟追之見傭鋤田固無恙也家僮詰其得藏銀之故傭不能諱告曰初得銀盃十二納於懷歸至中途懷中忽動即視之皆水蛙也怒擲於水拉僮踪跡之十二銀盃宛在也遂懷之而歸

上清童子

岑文本避暑山亭有叩門來見曰上清童子元寳後驗之乃一古錢

藏物變怪

州民有宅一區多出變怪無有售之者林顏大卿獨買之既徙入中夜據廳事獨坐以示其不恐忽見一白衣婦人縱其所如俄至一所潛伏不見詰朝使人穿其地得銀百餘錠其上皆鐫一林字此無異尉遲敬德事也

水銀

水銀以邕州溪洞朱砂未入爐燒取極易成以百兩爲一銚制之以猪胞爲骨外糊厚紙数重貯之不漏

水銀海

元延祐間佛林國使來朝備言其城當日没之處地有水銀海周圍可四五十里國人取之之法先於近海十里掘坑井数十然後使其駿馬皆貼以金薄迤運行近海日照金光晃耀則水銀滚沸如潮而來勢若粘裹其人即廻馬疾馳水銀隨後趕至若行稍緩則人馬俱爲水銀撲没人馬既廻遠於是水銀勢漸遠力漸微却復奔回遇坑井則水銀溜積其中然後旋取之用香艸同煎則花銀矣水銀中國亦產固非奇物術士輩往往煉之爲藥銀

然畢竟是假若彼國煎而爲花銀是殆其草藥之靈異也

黄銀

唐太宗賜房玄齡黄銀帶欲及杜如晦而如晦已不在帝曰世傳黄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遣玄齡送其家夫不賜黄銀而別賜金帶則改賜之帶必爲黄金無疑矣然則先賜帶名爲黄銀者果何物也世有鍮石者質實爲銅而色如黄金特差淡耳則太宗之謂黄銀者其殆鍮石也鍮金屬也而附以石者爲其不皆天然自生亦用蘆甘石煮煉而成

者故兼舉二物而合爲之名也説文無鍮字玉篇唐音集韵皆有之豈前乎漢者未知以石煮銅故其名不附石耶諺云真鍮不博金甚言其可貴也夫天然自生者既名真鍮則蘆甘石所煮决爲假鍮矣元和郡縣志曰太原出赤銅不是直言出銅而特言赤銅似是鍮石矣而史無明據不敢堅斷隋高祖時辛公義守并州常大水流出黄銀以上于朝此之黄銀即太宗用以飾帶而槩賜房杜者矣今世之言鍮石者太原所産爲最而太原即并州也則公義并州所得蓋自然之鍮不經蘆甘石煮煉者也故公義所上不云赤銅而云黄銀也黄銀云者其貴重可以比銀而色特又黄也是故兼黄銀兩名而命其美也且又有可驗者鬼神畏銅古有其傳矣佩玉之音其中商律也皆去之不用而廟樂之聲爲商者亦闕之不奏即是太宗鬼畏之論所從出也然則黄銀之不爲銀而爲銅此尤可證也

按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黄銀當是瑞物北史辛公義爲并州刺史冬霖雨自陳汝至于滄海皆患水災境内犬牙獨無所損山澤黄銀獲之以獻

藝苑以爲異物虞世南書夫子廟堂碑太宗賜之蓋謂之黄銀印一枚有表以謝若以黄銀爲鍮是恐不然按唐書高宗上元元年詔九品服淺碧並鍮石帶八胯唐固有鍮石帶也又按唐慎微證類本草載青霞子曰丹砂伏火化爲黄銀能重能輕能神能靈唐田華子論曰銀凡十七種水銀白錫銀曾青銀工碌銀生鉄銀生銅銀砒霜銀雄黄銀鍮石銀又有至藥銀山澤銀艸砂銀丹砂銀黒鉛銀五者爲真餘則假也本艸曰丹砂雄黄雌黄皆殺精魅所謂黄銀者非丹砂銀則雄黄雌黄銀也

太宗賜帶之時如晦已死故帝不賜黄銀以鬼神畏之也顯慶中監門衛長史蘇恭撰唐書本艸其中稱黄銀作器辟惡亦知黄銀爲瑞物也方勺泊宅編曰黄銀蜀中人罕識朝散郎顏京監在京抵當庫有以十釵質銀者其色與上金無異試之則正白此說尤明

百煉純鋼

世傳鍛鍊所謂鋼鐵者用柔鐵屈盤之乃以生鐵陷其中泥封煉之煅令相入謂之團鋼亦謂之灌鋼此乃僞鋼耳暫假生鐵以爲堅二三煉則生鐵自

熟仍是柔鐵然而天下莫以爲非者蓋未識真鋼耳予出使至磁州鍛坊觀煉鐵方知真鋼凡鐵之有鋼者如麵中有筋濯盡柔麵則麵筋乃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鐵煅之百餘火每煅稱之一煅一輕至累煅而斤两不減則純鋼也雖百煉不耗矣此乃鐵之精純者其色清明磨瑩之則黯黯然青黑與常鐵迥異亦有煉之至盡而全無鋼者皆係地之所産如此也

金鋼鑽

出西番深山之高頂人不可到乃作鷹巢俯瞰在上用肉吃于腹中却于野地鷹糞中獲得看大小定價如辨真僞于烞火中燒紅入釅醋中浸之假者踈而易碎真者仍硬而可用如失去和灰土掃在乳鉢中擂之响者是也

錢幣類

錢原

軒轅臣伯陵始造錢刀夏禹始造龜貝銀玉之貨

軒轅臣伯陵始以布帛爲楮幣漢武帝改制皮幣唐憲宗始置閧子時呼爲飛錢宋孝宗改制會子元世祖始造交鈔

錢文

軒轅造錢而無文周景王改鑄大錢始爲有文公孫述始鑄鉄錢魏孝武始以年號鑄錢

錢貨之興尚矣周太公立九府圜法其文無見景王鑄大錢班固云文曰寶貨秦漢則半两五銖王莽則貨泉貨布　魏孝文太和十九年公鑄粗倫文曰太和五銖又李莊用楊福計永安二年福建鑄文曰永安五銖自是始以年號鑄于錢文唐會要曰武德四年七月十日廢五銖鑄錢行開元通寶自此又以通元爲文高宗乾封泉寶肅宗乾元時則

曰乾元重寶五代會要曰晉天福三年十一月詔鐵錢以天福元寶爲文及僞蜀之制有光天咸康通正天漢乾德之號皆曰元寶至于宋朝每改元又更鑄其號于錢文矣盖錢文之以年自後魏孝文太和始也以寳者自周景王大錢始也以通者自高祖武德始也以重者自肅宗乾元始也以元者自晉高祖天福始也

錢文有寳字

宋開寳中錢文曰宋通元寳至寳元中則曰皇宋通寳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

有元字寳字故也

草書錢文

錢文前世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爲之既成賜近臣崇寧大觀御書盖襲故事也

古錢

漢有厭勝錢耦心錢狀如千盾長且方不圓盖古之布之変也與近世花蕊夫人封綬及穿鑰錢類以見封演及李孝美錢譜

鐵錢

通典曰王莽改革漢錢百姓皆不便之公孫述廢銅錢置鐵官鑄鐵爲錢始于公孫述之據蜀也後僞蜀乾德二年復行鐵錢以十當銅錢之一是歲納國

錢銖

唐志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寳錢積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蘇冕曰今錢爲古秤七銖以上比古五銖錢則加重二銖以上通謂一大兩爲七十二銖即一錢爲七銖畸十分銖之二則所謂三兩爲一大兩者可無疑矣

飛錢

唐食貨志曰憲宗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每千增給百令大府給公據以字號兑便如盧坦請曰鈔錢盖唐飛錢之舊也起于憲宗之世

青蚨

青蚨本蟲也今以喻錢按搜神記漢時南方有蟲其形蠶其子着艸葉如蠶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血塗八十一文又以其子塗八十一文凡市物或先母子皆復飛歸循環無已故淮南子循以之還錢名曰青蚨唐人詩云君臣藥在寧

憂病子毋錢成豈患貧蓋本此也

錢陌

自古用錢貫皆以千陌皆以足梁武帝時自破嶺以東八十爲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陌名西錢京師以九十爲陌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而人不從　錢陌益少末年遂以三十五爲陌錢以八十爲陌蓋自梁始也其事見通典唐昭宗時京師用錢八十五十爲貫河南府以八百爲貫筆談曰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以七十七爲陌謂之省陌蓋自五代漢始也今市井交易又尅其五謂之依除

錢神論

尼言云作錢神論人知有魯褒而不知有綦毋民成公綏今觀類文民之論略曰黃金爲父白銀爲母鉛爲長男錫爲少婦庚辛分土諸國皆有長沙越嶲僕之所守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君世大錢茲也貪人見我如病得醫飢享大牢未足爲錢之論略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惟我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執我之手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鬼可使豈虛也哉幽求子云可以貨爲者錢可以使人者權也蓋亦同時之語

清水銅車

荆之清水口旁義熙十二年有兒群浴此水　忽見岸側有錢出于流沙因競取之手滿置地隨復流去乃以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銅牛牽車勢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脚徑可五寸許諸鼻轂有六幅通体青色轂內黃銳時沈敞守南陽求得車脚錢行時貫草輙便停破竟不知所終出酉陽雜俎

跣墊

又曰憲宗朝吳元濟王承宗拒命經費盡竭皇甫鎛建議內外用錢每緡墊二十民間墊陌至七十穆宗即位米塩每陌錢墊七八所在用錢墊不一詔從風俗所宜則跣之起自唐皇甫鎛也今俗謂明除者爲跣暗者爲墊

甲跡

今開元通寶錢繯上有文如初月者譚賓錄曰武德初行開元通寶錢初進樣日文德皇后掐一甲因不復改唐要曰武德四年七月十日行開元通寶錢歐陽詢制詞及書字含八分篆隸三體回環讀

之亦謂之開通元寳鄭虔會粹云詢初進蠟樣月
文德皇后掐一甲跡故錢上有掐文慇宣中劉斧
撰青瑣集則謂事由明皇楊貴妃而天下謂之曰
兒錢謬矣彼徒見錢文有開元字便謂明皇開元
事不亦不攷實之過也

諫用錢

元世皇嘗以錢幣問太保劉文貞公秉忠公曰錢用
於陽楮用於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今
陛下龍興朔漠君臨中夏宜用楮幣俾子孫世守
之若用錢四海且將不靖遂絕不用錢迨武宗頗

用之不久輒罷此雖術數讖緯之學然驗之於今
果如所言

貫索

雲南用海貝小者以貿易以一爲莊以四爲手二十
則爲索謂之索者其數至是可貫以一索南部新
書載京兆尹曹月俸一百八索蓋亦謂錢之貫千
索者一百有八耳今北以千錢爲一吊以百錢爲
一串曰吊曰串亦是索之義也

課簿造鈔

國初造鈔屢不就一夕 高皇帝夢神告曰當用秀
才心肝爲之寤思之未得曰豈將殺士爲之耶
高后曰不然士君子苦心程業其文課即心肝也
上命取太學所積課簿擣而爲之遂成自是令歲
輸上方以備鈔料

鈔制

鈔字韵書平去二聲皆爲略寫錄之義無以爲楮幣
之名者今之鈔即古之布詩云抱布貿絲周禮宅
不毛者有里布是也但古以皮故曰皮幣今以楮
故曰楮幣耳夫有交子會子關子錢引度牒公據
等名皆所以權變錢貨以趨便皆不言其制惟今

中鹽有鹽鈔鈔之名始見宋史蓋即今鹽引也今
文移中有關子僧道簪剃有度牒鄉試舉人投禮
部有公據茶鹽等貨俱有引皆公文耳今又記交
鈔之制外爲闌作花紋其橫貫例外書禁條闌下
備書經由行換之法及其印章花押一貫至五十
貫名大鈔一百文至七百文名小鈔以七年兩限
新舊易跡元史記鈔之文云以十記者四曰一十
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以一百記者三曰一百
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記者二曰一貫文二貫文
然皆不詳其尺寸之制今之鈔蓋始於金而元承

其制　本朝沿襲之聞洪熙宣德間猶有百文鈔今但有貫文者毎貫值銀三厘錢二文非復國初之直矣今鈔之制以桑楮皮為之堅長一官尺横八寸額上横作楷書云大明通行寶鈔中作楷書一貫二字字下圖一貫錢形左右作篆文各四字云大明寶鈔天下通行其下楷書鈔法禁例上下鈐戶部印四圍花文闌

錢疏

仙游鄭戶書紀嘗進疏通錢法疏中有曰鑄錢之法毎鑄料一百斤內用薄餅南銅七十五斤黑鉛二

十五斤加番錫三四斤下爐鎔化傾出鑄錢一百斤君所鑄之錢只重一錢則一百斤之料該錢一萬六千文計鑄料資本該值銀七兩拆炭火油麻等項覔計作銀一兩鑄造刮磨至于精緻可用錢錢一千文該工食銀六分一萬六千該工食銀九錢六分通計物料工食該一萬六千錢截長補短共用銀九兩其錢依時價毎七十文值銀一錢則一萬六千文該值銀二十二兩一本將及二息矣近日私造之錢毎文只重六分而銅鉛相半者一本將五息矣豈能禁其不為耶又曰洪武之錢最小而重一錢永樂之錢稍大而重八分輕重大小殊無定制今鑄錢若以一錢六分為則比之永樂之錢乎大一圍每鑄料一百斤止該錢一萬文仍要鑄匠刮磨光潔如是則本息相去不遠而人自不為此立法之深機也

錢詠　出明皇雜咏　唐鄭處誨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希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古人詠錢如此以予觀之錢之為錢人所共愛勢所必爭骨肉親知以之而搆慫慫憂公卿大夫以之而敗名壞節勞商遠賈以

之而損軀殞命市井交易以之而鬪毆戮辱乍來乍去倏貧倏富其籠絡乎一世者大抵福於人少而禍於人多常熟視其形象模範金旁着两戈字真殺人之物而世人莫之悟也吁錢乎錢乎以我之貧求尒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柰汝何以我之不貪汝欲殺我而不可得汝亦無柰我何

大錢村

湖州城外十八里曰大錢村乾道十年春農民朱七為人傭耕一日天氣陰晦見一青物自東北飛鳳飛過狀若蘧篨墜下散錢如雨俯拾之得七百餘

救俗所謂錢龍者疑此是也

羽客錢庫

金陵雨花臺居民甄氏牧牛於野值兩人東西相逢迎如今羽客衣冠揫拳對揖其一曰錢庫後門久已隤壞宜急倩一夫甃之其一曰諾遂散去良久甄獨行至山側峻嵓下見崖傍一穴大如斗中有散錢溢出即解衣包之欲還家報父兄併力來取且慮他人得見乃摶泥控塞穿處回至中途復濁前二客其一又問錢庫門已葺未其一曰方用錢三百倩雇一牧童塡補訖甄時年十七八歲曉其語歸爲父言之数其錢正得二百三十一文洎家人集元處穴不復可尋矣

貨財沿革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湯以莊山禹以歷山之金並鑄幣以救人之用也至周始以金銀爲錢太公立九府圜法始爲錢之形外圓內方輕重以銖國語云古曰泉後轉而曰錢食貨志曰禹湯始用金鑄錢周立九府圜法貨寶於金利於刀流于泉布于布言錢之流布通于泉流秦鑄半兩錢漢高祖鑄八銖錢文帝鑄四銖錢武帝鑄五銖錢又鑄半兩錢又鑄赤側錢一當五漢興有榆莢錢以錢重難用更鑄榆莢小錢以當百狀如榆莢王莽鑄貨泉徑六分重一銖曰小錢一當十五銖曰幺錢一當二十七銖曰中錢一當三十九銖曰壯錢一當四十并大錢一當五十文爲九品漢公孫述鑄鐵錢梁末鑄鵝眼錢食貨志曰貯藏曰泉流行曰布

古文錢

半兩漢志曰秦始皇鑄質如周錢重如之其文曰半兩漢呂后鑄重八銖文帝鑄重四銖應劭曰今民

間半兩中最小輕者是四銖錢也漢武帝建元元年鑄重三銖錢文曰三銖封演曰三銖又有別種穿下有三豎文恐以此三畫爲銖之別錢重三銖漢文曰半兩今有折二小錢共六様皆篆文五銖漢武帝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王莽廢光武復行之三國魏帝黃初二年鑄南北朝宋武帝梁武帝亦鑄有小五銖錢謂之堆錢陳文帝後魏宣帝西魏文帝又有鷄目五銖錢隋文帝鑄小五銖其制輕小八九萬纔滿半斛唐高祖武德四年廢五銖錢行開元錢今以篆文推之有七様大五銖

錢今有内郭者小五銖錢亦有内郭者而錢之背
有點兩星大五銖無内郭者錢之背有點四星董
逌錢譜引張合曰五銖又有川上一星五字上下
各一星南朝梁宋名两柱錢鏝面旁一星至三星
者五字之内上下各一星上或有小星字或有五
字穿上横文穿下横文外四角缺文有郭無郭闊
緣不可窮盡疑皆當時工人之意非有别於年代
今考於古四角缺文有郭無郭自是一種殆未嘗
考也又封演曰別有最小五銖文字輕薄未見晋
志因吳與沈充又鑄小五銖錢謂之沈郎錢是也

四道五銖錢

後漢靈帝鑄錢背内郭四角有路抵于外輪

四出文錢

漢書云靈帝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流布四海

角錢

錢譜曰五銖有四出道於緣俗謂之角錢或謂豈非
此錢成京師將壞而四出流布四海乎至董卓焚
宮乃刼鑾輿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矣

傅形五銖錢

封演曰傅形五銖劉備所鑄文字輕重大小與五銖
無別但以五字在左銖字在右謂之傅形今者
古蜀嘗鑄矣但不言傅形耳

貨錢

王莽新鑄徑一寸重五銖今又有内郭者有無郭者
後光武起舂陵泉紃文成白水真人是驗其讖也

大泉

五十國語注云王莽鑄大泉一當五十徑一寸二分
重十二銖直如其文今有折二錢又有小錢亦不
多見今見錢有十劎龜蛇之文者未之考也

大泉五百

吳主孫權嘉禾五年鑄一當五百錢又一當二千又
赤烏元年鑄一當千又太平百錢未詳所鑄年代
一當百又南朝梁武帝鑄一當百錢又南朝宋文
帝鑄又宋世祖鑄重比四銖

布泉

陳文帝天嘉二年鑄錢文曰布泉一當百與五銖并
行後周武帝寶定元年亦鑄布泉以一當五今有
玉箸篆者有柳葉篆者又有重郭者董逌錢譜云
藏曰泉流曰布又引石氏曰錢徑一寸重四銖然
針書者自梁武帝以來有之文曰布泉世謂之男

錢梁書布泉徑一寸重四銖半、婦人佩之即生男
也天子頻下詔非勅鑄之錢並不用敦素疑王莽
時鑄亦無所據後周布泉字皆玉筯與此甚異、

大貨六銖

陳書宣帝紀曰天建十一年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
銖隋志曰陳宣帝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
與五銖並行、後復當一人皆不從乃相與謡言六
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徐氏曰、謡言大貨六銖有
類人叉腰哭未幾宣帝崩、竟至陳亡、嶺南諸州多
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此錢矣、

五行大布

後周武帝紀曰建德三年六月壬子、更鑄五行大布
錢以一當十、收商賈之利、與布帛並行、四年七月
又以邊境之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錢不得出入
四關張合曰小者重徑八分舊錢之文上五下行、
又有上大下布者、皆古篆文、

永通萬國

後周宣帝紀曰大象元年十一月、初鑄文曰永通萬
國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背面肉好、又有徑一寸
二分半、重八銖皆一當十、

永通泉貨

後周宣帝鑄以一當十、南唐李璟亦鑄大錢以一當
十大定錄曰顯德五年七月、江南李氏亦鑄永通
泉貨、

永安五銖

後魏敬宗永安年鑄徑九分重五銖、北齊神武皇帝
亦鑄永安五銖

太和五銖

後魏獻文帝皇興年中鑄、其文曰太和五銖徑一寸
重五銖

常平五銖

北齊文帝天保三年改鑄其文曰常平五銖徑八分
重五銖皆篆文、

已上古錢計二十一樣、自秦至隋所鑄之錢銖
之大小、文之篆籀、郭之有無、計之共五十三樣
董逌曰、又有所謂異錢、雖不見于傳紀、然制之近古
者今錄之、如李唐鑄撤帳錢其文有曰長命富貴
金玉滿堂、又有忠孝傳家五男二女、天下太平封
侯拜相之類、又博戲之錢有皆字鏝者不及錄

平錢

開元通寶唐會要曰唐高祖武德四年七月十[日]鑄開元通寶歐陽詢制詞及書字含篆隸二体[從]謂之開元通寶其錢徑八分重五十銖積十錢重一两得輕重大小之中又有左挑開元錢雙挑開元錢篆文開元錢封演曰武宗會昌五年鑄開元錢時廢天下佛寺宰相李德裕請以廢寺銅鐘佛像及僧尼瓶碗等物命所在鑄錢楊州節度使李紳乃以所廢寺名鑄錢背加昌字以表年號又有勅令鑄錢所各加本郡州號名爲背文

京 京兆　洛 河南　泰 廓州

梁 汴州　荊 江陵　桂 廣西

潭 河南　廣 廣東　福 福建

越 浙東　洪 江西　潤 鎮江

蜀 成都　鄂 湖廣　兗 兗州

梓 東川　襄 襄州　丹 河北

益 西川　宣 宣州　平 燕山

楊 楊州　藍 藍田 共二十二監

乾封泉寶唐會要曰高祖祀昊天上帝於泰山改元乾封以是年鑄故名乾封泉寶徑一寸重十二[銖]六分以一當十其年舊錢皆廢明年又因[穀價][illegible]貴商賈不行又明年詔罷之仍行開元錢

乾元重寶唐肅宗乾元二年第五琦請鑄小錢徑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

重輪錢第五錡復爲相命鑄重輪乾元錢徑一寸四分重十二銖其文篆曰重輪背之外郭謂之重輪又謂之重稜每緡十二斤以一當五十法既屢易物貨騰涌米斗錢至七千餓死者滿道上元元年減重輪錢一當三十開元舊錢與乾元錢皆以一當十

重稜錢代宗即位乾元小錢一當二重輪大錢一當

三元載作相凡大小錢皆以一當一唐書謂之重稜今有當三折二小錢

大曆元寶唐代宗鑄

建中通寶唐德宗鑄

天成元寶後唐明宗年號至德午間安慶緒亦改元天成未知鑄錢否

天福鎮寶晉氏旧史以爲趙石勒所鑄

漢元通寶後漢劉知遠年號

周元通寶後周世宗毀天下銅佛鑄

已上平錢係大唐至于五代末所鑄之錢共六四

十二樣惟開元至今猶行

僭僞錢

得一元寶　唐史思明僭鑄

保天元寶　江南王李璟鑄

唐國通寶

大唐通寶　南唐世家鑄五代史不載

天感元寶　未詳所鑄之地

壽昌元寶　遼道宗壽昌年鑄

大興平寶　錢之鏝存丁字疑五代僭僞錢也

大德重寶　僞殷王延政所鑄錢之鏝有殷字

乾亨重寶　僞漢劉儼所鑄

永平元寶　前僞蜀王建鑄

通正元寶　前僞蜀王建鑄

天漢元寶　前僞蜀王建鑄

光天元寶　前僞蜀王建鑄

乾德元寶　前僞蜀王衍鑄

咸康元寶　前僞蜀王衍鑄

廣政通寶　後僞蜀孟昶鑄

已上係唐末并五代間僭僞所鑄共二十四樣

北地錢

乾亨通寶　宋太平興國七年遼王耶律隆緒鑄

統和元寶　宋太平興國八年耶律隆緒鑄

太和元寶　宋天禧五年耶律隆緒鑄

清寧通寶　宋至和二年耶律隆緒鑄

咸雍通寶　宋治平二年耶律洪基鑄

大康元寶　宋熙寧七年耶律洪基鑄

大康通寶　宋熙寧七年耶律洪基鑄

大安元寶　宋神宗元豐七年耶律洪基鑄

乾統元寶　宋徽宗崇寧元年耶律洪基鑄

天慶元寶　宋政和二年契丹國主在燕山府鑄

阜昌重寶　高宗建炎四年僞齊劉豫僭號改元阜昌其時鑄

大定元寶　金世宗鑄鏝有申酉字

正隆元寶　金海陵王鑄于太原府

已上係北地錢共一十三樣

番錢

三韓重寶 楷書一樣　東國通寶 楷書篆二樣

東國重寶　海東通寶

海東重寶　朝鮮通寶 真書

已上是海東番錢共六樣董逌錢譜引徐氏曰

又有重駄國錢徑七分厚薄内外不異中夏教
素曰字文若梵書凡十樣

宋朝錢

[illegible]宋元寶　宋太祖鑄
宋元通寶　宋太祖鑄
太平通寶　宋太宗鑄
至道元寶　宋真宗鑄
淳化元寶　咸平元寶
景德元寶　大中通寶
祥符通寶　天禧通寶鑄以上宋真宗

天聖元寶　景祐元寶
皇宋通寶　慶曆重寶
明道元寶　至和元寶
至和通寶　至和重寶
嘉祐元寶　嘉祐通寶鑄以上宋仁宗
治平元寶　治平通寶英宗鑄
熙寧元寶　熙寧重寶
元豐通寶　元祐通寶
元符通寶　紹聖通寶
紹聖元寶以上宋神宗鑄　崇寧重寶

崇寧通寶　大觀通寶
政和通寶　宣和通寶鑄以上宋徽宗
靖康元寶　靖康通寶鑄以上宋欽宗
建炎通寶　建炎元寶
建炎重寶　紹興元寶
紹興通寶以上宋高宗鑄　隆興元寶
乾道元寶　淳熙元寶
紹熙元寶以上宋孝宗鑄　慶元通寶
嘉泰元寶　開禧元寶
開禧通寶　嘉定通寶鑄以上宋寧宗

大宋通寶　紹定通寶
端平元寶　端平通寶
嘉禧元寶　淳祐元寶
寶祐元寶　開慶元寶
景定元寶以上宋理宗鑄　咸淳元寶度宗鑄
德祐元寶幼主

以上宋朝錢共一百三十五樣

元錢鈔

中統元寶交鈔世祖造
[illegible]元中行寶　至大銀鈔武宗造

至大通寶 武宗　皇慶通寶 仁宗
至治通寶 英宗　至和通寶 文宗
至正通寶 英宗
以上元朝鈔三樣錢一十四様
國朝錢鈔
洪武通寶 洪武年鑄　大年皇寶 洪武年
大明通行寶鈔　永樂通寶 永樂年開鑄
宣德通寶　弘治通寶
嘉靖通寶　隆慶通寶
萬曆通寶

以上國鈔二樣錢七様
博戲中私鑄錢
合門清吉　秦將散騎 鏝有騎馬將軍
稱心遂意 鏝有豚　出入通寶 鏝有馬數
長生不老 鏝有雲日花草團圓二字　八卦錢 面有八卦文
命錢 面有十二生肖　龍鳳文錢

甕錢

建安有村人乘小舟往來建溪中賣薪爲業嘗泊舟登岸將伐薪忽見山上有數錢流下稍上尋之累獲數十可及山半大樹下有大甕高五六尺錢滿其中而甕小㰱故錢流出於是推而正之以石楮之以衣襟貯五百餘而歸盡率家人復往將盡取既至得舊路見大樹而亡其甕村人徘徊數日不能去夜夢人告之曰此錢有主向爲甕㰱以五百願尔正之餘不可妄想也 稽神錄

雨錢

汀洲有林氏其先嘗爲郡守雖任家居一日天忽雨錢充積其家林氏乃整衣冠仰天而祝曰非常之事必將爲禍於此速止林氏之福也應聲而止所收已鉅萬至今爲福富人 稽神錄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二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音樂門

樂律類

樂原

伏羲始作樂而辨五音其臣葛天制歌陰康制舞軒
轅臣伶倫始作律呂

樂始

山海經曰祝融生長琴是處搖山始作樂風注云創
樂風曲也通典曰伏羲樂名扶徠亦曰立基神農
樂名扶持亦曰下謀隋樂記曰伏羲有網罟之詠
伊耆有葦籥之音葛天氏歌八闋神農五弦其來
尚矣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捉歌八闋則非長
琴始為樂也世本曰伏羲造琴瑟是始為樂至黃
帝命伶倫考八音調和八風則其事于是乎備

帝王樂名

黃帝曰雲門顓頊曰六莖帝嚳曰五英堯曰咸池舜
曰大韶一曰大招夏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

女樂

列女傳曰夏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四方美女積

之後宮作爛熳之樂晉獻公欲伐虞遺以女樂二
八左傳鄭賂晉以女樂論語齊人歸女樂自周末
皆有而桀為之始

鼓吹

唐樂志曰黃帝使岐伯作鼓吹以揚德建武唐紹傳
曰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為警衛

凱歌

蔡邕禮志曰黃帝使岐伯作軍樂凱歌今廻軍有樂
即其遺意

孟嘉論樂

晉孟嘉論樂云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或問其故曰漸
近自然此語殊有鑒別古者登歌下管與絲聲在
上貴人聲也謂之登歌匏竹在下謂之下管即是
此意晉人清曠高爽故其語意暗與古合

教坊

唐明皇開元二年蓬萊宮側始立教坊以隸散樂倡
優曼衍

樂營將

開元二年玄宗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樂
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左右驍衛[illegible]

及爲之使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
皇帝梨園弟子至今謂優女爲弟子命伶魁爲樂
營將者此其始也

鈞容

宋朝會要曰鈞容軍樂也太平興國中詔籍軍之善
樂者命曰引龍直每巡省遊幸則騎導車駕而奏
樂端拱二年又選捧日等軍曉暢音律者增多其
數潘臣以樂工進亦隷之淳化三年改名鈞容直
取鈞天之義

雲部

雲部部者黄門樂也開寶中平嶺表擇内臣之聰警
者得八十人令于教坊習樂賜名簫韶部雍熙初
改名雲韶舊唐志曰武德以來置内教坊于禁中
則天改曰雲韶府會要曰如意元年五月二十八
日也則雲韶之名已見于是矣

雞唱

光黄人二三月羣聚謳歌不中音律宛轉如雞鳴與
宮人唱漏微相似但極鄙野漢官儀宮中不畜雞
汝南出長鳴鷄衞士候於朱雀門外專傳雞唱又
應劭曰今雞鳴歌晉太康地道記曰後漢衞士習
此曲於關下歌之今雞唱是也顔師古不考本古
妄破此說豈雞唱之遺音乎今土人謂之山歌云

散樂

散樂出周禮注云野人之能樂舞者今乃謂之路岐
人

雜劇名目 出夢遊錄

尨者野合易散之意也散樂傳學教坊十三部惟以
襍劇爲正色舊教坊有篳篥部大鼓部杖鼓部法
部胡部拍板色笛色琵琶色箏色方響色笙色舞
旋色歌板色襍劇色參軍色色有色長部有部頭
上有教坊使副鈐轄都管掌儀範者皆是命官紹

興十一年省廢教坊之後每遇大宴則差撥臨安
府衙前樂等人充應屬脩内司教樂所掌管雜劇
中末泥爲首每四人或五人爲一塲先做尋常熟
事一段名曰艷段次做正襍劇通名爲兩段末
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
又或添一人裝孤老其次曲破斷送者謂把色
諸宮調本京師孔三傳撰傳奇靈怪入曲說唱
細樂以簫管笙纂稽琴方響之類合動 小樂器只一二人合動
清樂比馬後樂加方響笙笛用小提鼓

唱叫　小唱謂執板唱慢曲破大率重起輕殺嘌唱謂
上鼓面唱令曲小詞驅駕虚聲縱弄宮調與叫果
子唱耍曲兒爲一體叫聲自京師起撰因市井諸
色歌吟賣物之聲採合宮調而成也
唱賺在京師只有纏令纏達中興後張五牛大夫遂
撰賺賺者悞賺之意也
雜扮或名雜班又名紐元子又名抜和乃雜劇之散
段在京師時村人罕得入城遂撰　百戲　相撲
踢弄　雜手藝　弄懸絲傀儡　影戲
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

奇說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發跡變態之事說鉄
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叅請
謂叅禪說史書謂說前代興廢戰爭之事
商謎舊用鼓板吹賀聖朝聚人猜詩謎字謎戾謎社
謎本是隱語有道謎（來客念引語說又名打謎）正猜（來客索猜）下套（商者以物類相似者譏文又曰對智）貼套（貼智思索）調爽（假作難猜以定其智）走智（改物類以困猜者）横下（許旁人猜）問句（商者喝問句頭）

魁儡琵琶

窟礧子云魁儡子作偶人以戲婼歌舞本喪樂也漢
末始用之於嘉會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亦有
之見唐音律志今字作傀儡漢武帝樂工丘仲所
作云其源出於羌中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者琵
琶四弦漢樂也初秦城之役有弦鼗而鼓之者及
漢武帝嫁宗女於烏孫製琴爲馬上樂以慰其鄉
國之思推而遠之曰琵引而近之曰琶以其便於
事也

胡部

唐禮樂志曰自陳以上雅鄭淆雜而無別隋文始分
雅俗二部令俗樂二十八調是也又有俗部四本
寫樂形類雅音而曲出于胡部此名胡部之始也

復有銀字中管之別皆前代應律之器後人失其
傳而更異名故俗部諸曲悉源于雅樂筆談曰外
國之聲前自別爲四夷樂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
曲與胡部合奏自此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爲雅
樂新聲爲清樂合胡部爲宴樂

四夷樂名

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以定天下之歡心祭神明和而
歌之以管樂爲之聲　東方曰韎　南方曰任
西方曰朱離　北方曰禁

鼓盤爲樂

越俗飲宴即以鼓盤爲樂取大素圓盤廣尺六者抱着腹以右手五指更彈之以爲節舞者應節而舞

律呂

呂氏春秋曰黄帝命伶倫自大夏之西取竹于嶰谷以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閒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十二筒聽鳳鳴以爲十二律雄鳴六爲律雌鳴六爲呂月令章句曰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氣乃截竹爲管謂之律

二變七律

通典曰商以前但有五音宫商角徵羽自周加文武

二聲謂之二變孟誥錦帶前書曰變宫变徵自商以前皆用五聲配十二辰至周文武克商之時從午至子天有七助故加文武二变聲是爲七音五聲爲體二变爲和依此相生迭爲之宫尚書大傳七始爲七律其五聲爲正二聲爲变然則变宫变徵乃始于周也按國語周景王問七律伶州鳩曰武王伐紂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星在天黿姬氏出自天黿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七同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爲數而律和其聲故有七律此盖其始也

諸調

筆談曰宫商角爲正聲徵羽爲變聲加變徵則徵之變聲已瀆矣隋鄭譯始調具之均展轉相生爲八十四調清濁溷流紛亂無統並流爲新聲自後有聲側聲煞斉煞偏字傍字雙半字之法然則今胡部諸調皆始于鄭譯

樂府律調

古人所作有同名而異調者有異名而同辭者又有名同而句字可以增損者莫知謂何後見元人周德清有作詞起例一書然後知當同當異者自有

數調句字可以增損者亦有數調惜此書已少又雜記於衆詞名中一時檢閲亦難今特録出以便觀覽

黄鍾水仙子　雙調水仙子　黄鍾寒兒令　越調寒兒令　仙呂端正好
正宫端正好　仙呂袄神急　雙調袄神急　仙呂上京馬　商調上京馬
中呂鬬鵪鶉　越調鬬鵪鶉　中呂紅芍藥　南呂紅芍藥　中呂醉春風
雙調醉春風

已上名同而音律不同者

黄鍾計三　紅錦袍即紅衲袄　綵樓春即抛毬樂　雙鳳翅即女冠子　正
宫計四　靈壽杖即呆骨朵　伴讀書即倫秀才　黑漆弩即學士吟

曲六么遍(即柳稍青)大石調(調計四)歸塞北(即望江南)卜金錢問(即初問口)催花樂(即擂鼓休)蒙童兒(即憨郭郎)小石調(調計一)青杏兒(即青杏子亦入大石調)仙呂(詞計一)金盞兒(即醉金錢)中呂(詞計五)紅繡鞋(即朱履曲)喜春來朝天子(即謁金門)蘇武持節(即山坡羊)賣花聲(即昇平樂亦作煞)南宮(詞計六)一枝花(即占春魁)玄鶴鳴(即哭皇天)採茶歌(即楚江秋)草池春(即鬬鵪鶉)閱金經(即金字經)翠盤秋(即乾荷葉亦入中宮)雙調(詞計十二)步步嬌(即潘妃曲)銀漢浮槎(即喬木查)落梅風(即壽陽曲)雁兒落(即平沙落雁)德勝令(即凱歌回陣陣贏)水仙子(即凌波仙湘妃怨馮夷曲)殿前歡(即小婦孩兒鳳將雛)滴滴金(即甜水令)折桂令(即秋風第一枝大春引蟾宮曲步蟾宮)漢江秋(即荊襄怨)荊山

玉(即側磚兒)搗練子(即胡搗練)沽美酒(即瓊林宴)駙馬還朝(即相公愛)掛玉鉤(即掛搭沽)醉娘子(即醉也摩挲)小拜門(即不拜門)慢金盞(即金盞兒)攪不斷(即續斷絃)也不羅(即野落索)越調(詞計四)調笑令(即含笑花)禿廝兒(即小沙門)寨兒令(即柳營曲)三臺印(即鬼婆子)急調(詞計一)梧葉兒(即知秋令)般涉調(詞計三)臉兒紅(即麻婆子)急曲子(即促拍令)耍孩兒(即魔合羅)

已上名異而詞調同者

正宮(詞計六)端正好貨郎兒煞尾混江龍後庭花青歌兒南呂(詞計三)草池春鵪鶉兒黃鍾尾雙調(詞計四)新水令折桂令梅花酒尾聲

已上句字不拘可以增損者

論五聲

樂緯動聲儀曰宮爲君君者當寬大容衆故其聲弘以舒其和清以柔動脾也商爲臣臣者當發明君之號令其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動肺也角爲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方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徵爲事事者君子之功當急就之故其聲貶以疾其和平以切動心也羽爲物物者不齊委聚故其聲散以虚其和斷以散動腎也又曰宮唱而商和是謂喜太平之樂角從宮是謂哀衰國之樂羽從宮往而不返是謂悲亡國之樂相生應即爲和不相應則爲亂

五音解

宋白曰合口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吐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脣謂之角其音喔喔確確然齒含脣開謂之徵其音倚倚巇巇然齒開脣聚謂之羽其音詡詡吁吁然

善歌

古之善歌者云當使聲中有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脣齒舌

不同當使字字高舉末皆輕圓悉融入声中令轉換處無磊塊此謂聲中有字古人謂之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声則能轉宮爲商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謌者謂之内裏声不善謌者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

淫聲

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過於節曰淫雨声濫於樂曰淫聲一也鄭声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爲淫詩謬矣樂記曰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與逖同逖成言樂之一終甚長淫泆之意也若古之曼声後世之花字今俗所謂劳病腔之類耳（考工記善場者水淫左傳星在歲紀而淫於玄枵）

雅部俗部

用樂皆苟簡錯亂其初歌曲絲竹大率金元之舊略存十七宮調亦且不備只十一調中塡輳而已雖曰不敢以望雅部然俗部大槩高於雅部不啻數律今之俗部尤極高而就其律中一時高下隨工任意移易（此病歌與絲音爲最）蓋視金元之時又失之矣自國初來公私尚用優伶年來所謂南戲盛行更爲無端於是聲樂大亂出於宣和之後南渡之際謂之温州雜劇予見徃牒其時有趙閎夫榜禁頗述名目如趙貞女蔡中郎等亦不甚多以後日增今遍滿四方轉轉改益又不如舊而歌唱愈繆極厭觀聽蓋已略無音律腔調（音者七音律者十二律呂腔者章句字數長短高下疾徐抑揚之節各有部位調者舊八十四調後十七宮調今十一調正宮不可爲中呂之類此四者無一不具）愚人蠢工徇意更變妄名餘姚腔海塩腔弋陽腔崑山腔之類變易喉舌趂逐抑揚杜撰百端若以被之管絃必至失笑而昧士傾喜之互爲自謾耳

樂府類上

樂府沿革

古人初不定聲律因所發感爲歌而聲律從之唐虞三代以來是也餘波至西漢末始絶西漢時今之所謂古樂府者漸興晋魏爲盛隋氏取漢以來樂器歌章古調併入隋樂餘波至李唐始絶中葉雖有古樂府而播在聲律則尠矣士大夫作者不過以詩一體自名耳盖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古歌变為古樂府古樂府變爲今曲子其本一也後世風俗益

不及古故相懸耳而士大夫亦不知歌詞之變

舊曲

漢時雅鄭叅用而鄭爲多魏平荆州獲漢雅樂古曲音調存者四曰鹿鳴騶虞伐檀文王而班佐李延年之徒以歌聲被寵復改易音辭止存鹿鳴一曲晋初亦除之又漢代短簫鐃歌樂曲三國時存者有朱鷺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之類凡二十二曲魏吳稱號始各改其十二曲晋興又盡改之獨玄雲釣竿二曲名存而已漢代鼙舞三國能存者有殿前生桂樹五曲其辭則亡漢代

胡角摩訶兜勒一曲張騫得自西域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晋時亦亡晋以來新曲頗衆隋初盡歸清樂至唐武后時舊曲存者如白雪公莫巴渝白苧子夜團扇懊儂石城莫愁楊叛烏夜啼玉樹后庭花等止六十三曲唐中葉聲詞存者又止三十七有聲無詞者七今不復見矣唐歌曲比前世益多聲行於今辭見於今者皆十之三四世代差近爾

涼州

樂府所傳大曲惟涼州最先出會聚曰自晋播遷內地古樂遂分散苻堅滅凉始得漢魏清商之樂傳于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收之入於江南隋平陳獲之隋文曰此華夏之正聲也乃置清商署謂之清樂煬帝乃立清樂西涼等九部武后朝猶有六十三曲如公莫巴渝明君子夜等皆是也後遂訛爲梁州

亡國之音

後庭花亡陳之曲也恩越人亡吳之曲也柳枝歌亡隋之曲也

塩

玄怪錄載籧篨三娘唱阿鵲塩曲又有突厥塩黄帝塩白鴿塩神雀塩疏勒塩滿坐塩歸國塩唐詩媚賴吳娘唱是塩更奏新聲刮骨塩謂之塩者吟行曲引之類樂府解題謂之杖鼓曲

搭皷

樂有搭皷即腰皷也昔有人父爲虎傷上山尋屍山有八折故曲八叠

樂府題解

雉朝飛操者衛女傳母所作也衛侯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傳母曰何如傳母曰且往當喪

夜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illegible]
於塚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雌雉[illegible]
女果爲雉耶言未卒俱飛而起忽然不見傅母悲
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飛出揚雄琴清英

雉朝飛者牧犢子所作也齊處士湣宣時人年五十
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
作雉朝飛之操以自傷焉其聲中絶魏武帝宮人
有盧女者故冠軍將軍陰叔之妹年七歲入漢宮
學鼓琴琴特異於諸妓善爲新聲能傳此曲盧女
至明帝崩後放出嫁爲尹更生之妻

別崔操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將
爲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户而悲嘯牧子聞之
愴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
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餐後人因爲樂章焉

走馬引樗里牧恭所作也爲父報冤殺人而亡藏於
山谷之下有天馬夜降圍其室而鳴恭覺聞其聲
以爲吏追乃犇而亡去明視之馬跡也乃惕然大
悟曰豈吾所居之處將危乎遂荷衣糧而去入于
斥澤援琴鼓之爲天馬之聲號曰走馬引

淮南王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服食求仙遍禮方
士遂與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在小山之徒思戀
不已乃作淮南王之曲

武溪深乃馬援南征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
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
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臨嗟哉武溪多毒淫

吳趨曲吳人以歌其地也

箜篌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
起刺船而櫂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
其妻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箜篌而
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歌聲甚悽愴曲終自投河而

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玉傷之乃引箜
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聲
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

平陵東翟義門人所作也王莽殺義義門人作歌以
怨之

薤露蒿里並喪歌也出田横門人横自殺門人傷之
爲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
死魂魄歸乎蒿里故有二章一章曰薤上朝露何
易晞露晞明朝還復滋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
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

人命不得少踟蹰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爲挽歌

長歌短歌言人生壽命長短定分不可妄求

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歌以自明

杞梁妻杞植妻之妹所作也杞植戰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生人之難至矣乃抗聲

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姊之貞操乃爲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植字也

釣竿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濱爲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側作釣竿之歌後司馬相如作釣竿之詩今傳爲古曲

董逃歌後漢游童所作也後漢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以爲歌章樂府奏之以爲烱戒

短簫鐃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所作所以建武威揚德風勸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者也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群臣短簫鐃鼓吹之一章耳亦以賜有功諸侯

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兄不字其孤弟者隣人爲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故曰上留田

日重光月重輪群臣爲漢明帝所作也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輪其三曰星重輝其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後其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霑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爾

江南曲度關山古詩云魏武所作

鷄唱曲對酒古辭魏武所賦

烏生八九子燕歌行晉國爲樂章

秋胡行胡妻死後人思而賦之

苦寒行魏武賦晉用爲樂

塘上行一曰塘上辛苦行魏文帝甄后作

善哉行　東門行　西門行　皇皇京洛行　艷歌何常行一曰飛鵠行　步出下東門行一曰隴西行　滿歌行　櫂歌行　雁門太守行　已上樂府相和歌按相和歌並漢世街陌謳謠之詞絲竹更相和爲執節者歌之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部

遊夜宿始十七曲後合爲十三曲今所載之外
有氣出唱精列東光引等三篇自短歌行以下晉
荀勗采撰
殿前生桂樹樂府鞞舞歌漢代燕享用之不詳所起
其歌又有關東賢女章帝所造章和三年中樂久
長四方望等五曲其辭皆亡近史云鞞舞本漢巴
渝舞也高祖造
白鳩篇按晉楊泓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云
白鳧鳩察其詞吳人患孫皓之虐政思從晉也碣
石篇晉樂魏武帝辭已上樂府拂舞篇按拂舞前史
云出自江左復有濟濟獨祿等五篇今讀其詞惟

白鳩一篇余並非吳歌未詳所起
白紵歌按舊史說吳地所出白紵舞也梁武帝使沈
約改其辭爲四時之歌若蘭葉參差桃半紅即春
歌也周處風土記云孫權征公孫淵浮海乘船船
白也時和歌者猶云行行白紵蓋出於此久載子
曰白紵細白生紵布也今湖州者最上按左傳吳
季札上獻縞帶於子產贈之以紵布
上之回　巫山高　君馬黃　芳樹　有所思　雉
子班　臨高臺　已上樂府鐃歌皆漢曲又有朱

鷺艾如張將進酒聖人出共十八曲字皆訛
可曉解
隴頭吟　黃雀吟　望行人　折楊柳　關山月
洛陽道　長安道　橫行　梅花　紫騮馬　驄
馬　雨雪　劉生　已上樂府橫吹曲按此曲有
鼓角周禮以鼖鼓鼓角舊說蚩尤氏率魑魅與黃
帝戰于涿鹿之野帝始命吹角作龍吟以禦之及
魏武征烏丸越沙漠軍士聞之悲思於是減爲中
鳴尤更悲矣又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又橫吹者
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

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變之更造新声
二十八解其法乘輿以爲武樂東漢以給邊將和
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
具在世用者止有出關入關出塞入塞黃華子赤
之揚黃雀吟隴頭吟折楊柳望行人等十曲皆無
辭若關山月以下十八曲後代所加也
王昭君漢人憐昭君遠嫁爲作歌　子夜晉有女子
名子夜所作又前漢車騎將軍沈玩所作　烏夜
啼宋臨川王義慶石城宋臧質所作　莫愁襄陽
城宋隨王誕所作　已上樂府清商曲南朝舊樂

也故蔡邕云清商曲其辭不足采其曲名有出郭西門陸地行車俠鍾朱堂寢奉法五曲非止王昭君等永嘉之亂中朝舊曲散亂江左兼復宋梁新聲後魏孝文纂緒收其所獲南音謂之清商樂即此隋平陳因置清商巴渝白紵辭皆在焉

相逢狹路間行亦曰長安有狹斜行　艷歌行　怨歌行　飲馬長城窟或云此蔡邕之詞　君子行　鞠歌行　豫章行　門有車馬客行　猛虎行　齊驅行　會吟行　出自薊北行　結客少年場行　東虎吟行或云無行字　苦熱行　放歌行　西

上長安行　怨歌行　昇天行　鳳將雛舊說漢世樂曲名　白馬篇　空城雀　半渡溪　起夜來　獨不見　携手曲　陽春曲　新城亦曰長樂宮行　大垂手　小垂手　獨搖手　行路難　蜀道難　秦王卷衣行　輕薄篇　苦哉行　悲哉行

已上樂府雜題皆不知所起今攄後人所擬采其意而注之如曹植鴛鴦種葛明君箜篌滿吾生行晏樂無少年東海人生坐玉殿閶闔日與月日月既逝隻翼太極白馬名都盤古驅車東嶽妍歌結客大垂手等擬氣出唱爲喉乾酒行爲於穆精列行爲兩儀陌上桑爲望雲有所思爲嗟佳人善哉行爲苦日短長歌行爲鰕䱇墨出尺蠖出東門爲推賢苦寒行爲吁嗟飲馬長城窟爲扶桑嗟生豫章行爲窮逢薤露爲天地秋胡行爲在昔妾薄命爲日月齊吟行爲美女太山梁父吟爲八方等篇雖大禹以上行亦多是擬古所作後繼之故不錄如傅休奕有女秋蘭車搖搖美人謝會郄東西晨風前有尊酒陳歌越謡等行緩聲伐後等歌諸家集復有城上麻携手雍臺送歸夾樹渡易水胡無人相栢山華陰山近代吳均輩多擬此等並自爲

樂府皆闕古辭亦不書以俟知者

思歸引一曰離拘操衛女作　水仙操伯牙作　公無渡河本曰箜篌引　走馬引　雉朝飛　別寉操　已上樂府琴曲皆出琴操記事與本傳相違今並存之以廣異聞

長門怨　婕妤怨　銅雀臺一曰銅雀妓　四愁、同聲詩皆張平子所作

定情詩漢繁欽所作　合歡詩晉陽方所作

反招隱晉王康琚所作　聯句起漢武栢梁

自君之去也出徐幹室思詩等三[illegible]燕人作

離合詩起漢孔融離合其字以成文
盤屈詩盤屈書之是竇滔妻蘇氏廻文詩也廻復讀之皆韻而成章
百年歌每十歲爲一首陸士衡作
步虛辭道觀所唱　道里名詩　草木鳥獸名八音　六府　建除　風人詩梁簡文帝作陳江總謂之吳歌其文盡鄙褻上句述一詩用下句釋之以成云圍棋斑敗襯着子故依然是此類也
巳上古題及後代雜題按古題多起漢代雜題多起齊梁又有古歌詩數十篇亦兩漢之什大行於

世而題目又如兩頭纖纖五雜俎桓敬道子詩等體復不類並不載之炙轂子曰此部全出樂府□辭余加以古今注附之義有關者採經史以補之

雉噫

楊子五百篇論孔子因女樂去魯曰不聽政諫不用作雉噫注雉噫猶歌嘆之聲梁爲五噫之類也琴操曰季桓子受齊女樂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師已送之曰夫子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此即雉噫之歌也衝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季桓子語魯君爲周道游觀孔子乃行覩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爲雉噫之歌楊子所云雉噫者指此唐人學宮碑文云聆鳳衰於南楚歌雉噫於東魯亦用楊子語也

青溪五曲

琴書曰蔡邕嘉平初入青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有五曲曲製一弄山之東曲常有仙人遊故作遊春南曲有澗冬夏常淥故作淥水中曲即鬼谷先生

舊所居也深邃岑寂故作幽居北曲高巖猿鳥所集感物愁坐故作生愁西曲灌水吟秋故作秋思三年曲成出示馬融甚異之

踏謡娘

北齊有人姓蘇鮑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着婦人衣隨步入場每一疊傍人齊聲和之云踏謡娘苦和來踏謡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謡以其稱寃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鬬之狀以爲笑樂今則婦人爲之遂不呼郎中但云

阿叔子調弄又加典庫全失舊旨或呼爲談客娘又非

烏夜啼

烏夜啼宋彭城王義康衡陽王義季帝囚之潯陽後宥之使未達衡陽王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烏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故有此曲亦入琴操

安公子

安公子隋大業末煬帝將幸揚州樂人王令言以年老不去其子從駕方在家時彈琵琶令言驚問此曲何名其子曰内裏新番曲子名安公子令言流

涕悲愴曰爾不須扈從大駕必不回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爲君吾是以知之

春鶯囀

春鶯囀高宗曉聲律晨坐聞鶯聲命樂工白明達寫之遂有此曲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二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三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音樂門

樂府類中

歌曲所起　碧鷄漫志

或問歌曲所起曰人生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記曰詩言其志歌詠其聲

舞動其容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故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樂歌詠言即詩也非於詩外求歌也今先定音節乃製詞從之倒置矣而士大夫又分詩與樂府作兩外古詩或名樂府詩之可歌也故樂府中有歌有謠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以古樂府特指爲詩之流而以詩就音始名樂府非古也舜命夔教胄子詩歌聲律率有次第又語禹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其君臣賡歌九功南風卿雲之歌必聲律應古者采詩命太師爲樂章

祭祀宴射鄉飲皆用之故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易俗詩至於動天地感鬼神移風俗何也正謂播諸樂歌有此效耳然中世亦有因管弦金石造歌以被之若漢文帝使愼夫人鼓琴自倚其瑟而歌漢魏作三調歌辭終非古法

樂工非庸人

子語魯太師樂知樂深矣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故摯適齊干適楚繚適蔡缺適秦方叔入河武入漢陽襄入海孔子錄之八人中其一又見於家語

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子貢問師乙賜宜何歌答曰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師乙賤工也學識乃至此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稿木倨中矩勾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歌之妙不越此也今有遇鈞容班教坊者問曰某宜何歌必曰汝宜唱田中行曹元寵小令

漢之歌

劉項皆善作歌西漢諸帝如武宣類能之趙王幽死諸王負罪臨絕之音曲折深迫廣川王通經好文辭爲諸姬作歌猶奇古而高祖之戚夫人燕王旦之華夫人兩歌又不在諸王下蓋漢初古俗猶在也東京以來非無作者大槩文采有餘情性不足高歡玉壁之役士卒死者七萬人慚憤發疾歸使斛律金作勅勒歌其辭畧云山蒼蒼天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歡自和之哀感流涕金不知書能發揮自然之妙如此當時徐庾輩不能也吾謂西漢後獨勅勒歌暨韓退之十琴操近古

晉之歌

石崇以明君曲教其妾綠珠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綠珠亦自慨恨歌曰絲布澀難縫桓伊侍孝武飲謳撫弦而歌怨詩曰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熊甫見王敦委任錢鳳將有異圖進說不納因告歸臨與敦別歌曰祖風飈起蓋山陵氣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旣去可長嘆念別惆悵會復難陳安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

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蹋驄叉馬銕鍜鞍七尺大刀奮如端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然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蹋驄竄岩幽爲我外援而縣頭西河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劉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晉以來歌曲見於史者盖如是耳

唐之歌

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陶沙拋毬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爲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詞三章皆絕句元白諸詩亦爲知音者協律作歌白樂天

守杭元微之贈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辭自注云樂人高玲瓏能歌余數十詩樂天亦醉戲諸妓云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又聞歌妓唱前郡守嚴郎中詩云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艷歌元微之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戲贈云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沈亞之送人序云故友李賀善撰南北朝樂府歌詞其所賦尤多怨鬱悽艷之巧誠足盖古排今使爲詞者莫得偶矣惜乎其終亦不被聲弦唱然唐史稱李賀樂府數十篇雲韶詩工皆合之弦管又稱李益詩名與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播樂府舊史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弦又舊說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詣旗亭飲梨園伶官亦與妓聚燕三人私約曰我輩擅詩名未第甲乙試觀諸伶歌詩分優劣一伶唱昌齡二絕句一伶唱適絕句渙之曰任妓所唱如非我詩終身不敢與子爭衡不然子等列拜床下須臾妓唱渙之詩渙之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以此知唐伶妓取當時名士諸詩句入歌曲盖常事也蜀

王衍召嘉王宗壽飲宣華苑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宮詞五代猶有此風今亡矣近有取陶淵明歸去來李太白把酒問月李長吉將進酒大蘇公赤壁前後賦協入聲律此暗合孫吳耳

涼州辨

涼州曲唐史及傳載稱天寶樂曲皆以邊地爲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曲遍聲繁名入破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涼伊甘皆陷吐蕃開元傳記亦云西涼州獻此曲寧王憲曰音始於宮散於商成於角徵羽斯曲也宮離而不

屬商亂而加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臣恐一日有
播遷之禍及安史亂世頗思憲審音而楊妃外傳
乃謂上皇居南内與妃侍者紅桃歌妃所製凉州
詞明皇雜錄亦云上初自巴蜀回夜乘月登樓命
妃侍者紅桃歌凉州即妃所製上親御笛爲倚樓
曲曲罷無不感泣因廣其曲傳於人間予謂皆非
也梁州在天寶時已盛行上皇巴蜀回居南内乃
謂肅宗那得始廣此曲或曰因妃所製詞而廣其
曲者亦詞也則流傳者抑豈加于詞乎舊史及諸
家小說謂妃善歌舞邃音律不稱善製詞今妃外

傳及明皇雜錄誇誕無實獨帝御玉笛爲倚樓曲
因廣傳人間似可信但非凉州耳唐史又云其聲
本宮調今凉州見於世者凡七宮曲曰黄鍾宮無
射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高宮不知西凉所獻
何宮也然七曲宮知其三是唐曲黄鍾羽調高宮
者是也脞說云西凉州本在正宮正元初康崑崙
翻入琵琶玉宸宮調初進在玉宸殿故以名命合
衆樂即黄鍾也予謂黄鍾即俗呼正宮崑崙豈能
捨正宮外別製黄鍾梁州乎因玉宸殿奏琵琶就
易美名此樂工誇大之常態而脞說便謂翻入琵

琶玉宸宮調新史雖取其正云康崑崙寓其聲於
琵琶奏於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合諸樂則用黄
鍾宮得之矣張祜詩云春風南内百花時道調梁
州急徧吹揭手便拈金碗舞上皇驚笑悖拏兒又
幽閑鼓吹云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
寄樂妓數十人使者半歲不得通窺伺門下有琵
琶康崑崙出入乃厚遺求通伯和一試盡付崑崙
段和尚者自製羽調凉州崑崙求譜不許以樂之
半爲贈乃傳據張祜詩上皇已有此曲特幽閑鼓
吹謂段師自製未知孰是白樂天秋夜聽歌高調

凉州詩云樓上金風聲漸緊月中銀宇韻初調促
張絃柱吹高管一曲凉州入泬寥大呂宮俗呼高
宮其商爲高大石其羽爲高般涉所謂高調乃高
宮也史及脞說有云凉州有大遍非也凡大曲有
散序及排遍攧正攧入破虚催實催袞拍遍歇殺
袞始成一曲此謂大遍而凉州排遍予曾見一本
有二十四段後世就大曲製詞者類以簡省而管
弦家又不肯從首至尾吹彈甚者學不能盡元微
之詩云逡巡大遍梁州徹又云梁州大遍最豪嘈
史及脞說謂有大遍小遍其誤識此乎

伊州調

伊州見於世者凡七商曲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拍林鍾商越調第不知天寶所製七商中何調耳王建宮詞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林鍾商今夷則商也管色譜以凡字殺若側商則借尺字殺

霓裳羽衣曲

霓裳羽衣曲說者多異予斷之曰西涼創作明皇潤色又爲易美名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唐史云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凡二十遍白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由來能事各有主楊氏

創聲君造譜自注云開元中西涼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亦稱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又考唐史突厥傳開元間涼州都督楊敬述爲暾欲谷所敗白衣檢校涼州事鄭愚之說是也劉夢得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年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仙人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隨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忽有秋風詞李肱霓裳羽衣曲詩云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進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送參差霞衣競搖曳元微之法曲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浸淫易沉着赤白桃李取名花霓裳羽衣號天落而樂天亦云法曲法曲歌霓裳政和世理音洋洋開元之人樂且康又知爲法曲一數也夫西涼既獻此曲而三人者又謂明皇製作予以是知西涼創作明皇潤色也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樂名使輔璆琳宣進止令於太常寺刊石內黃鍾婆羅門曲改爲霓裳羽衣曲津陽門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描寫其半會西涼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聲調脗合遂以月宮所聞爲散序敬述所進爲其腔製霓裳羽衣月宮事

荒誕惟西涼進婆羅門曲明皇潤色又爲易美名最明白無疑異人錄云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中秋夜同遊月中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兵衛守門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躍起烟霧中下視玉城仙人道士乘雲駕隺往來其間素娥十餘人舞笑於廣庭桂樹之下樂音清麗上皇歸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曲逸史云羅公遠中秋侍明皇宮中翫月以拄杖向空擲之化爲銀橋與帝升橋寒氣侵人遂至月宮女仙數百練素霓裳舞于廣庭上問曲名曰霓裳羽衣上記其音歸作霓裳曲

鹿華事類云八月望夜葉法善與明皇遊月宮聆月中天樂問曲名曰紫雲回默記其聲歸傳之名曰霓裳羽衣此三家者大同小異要皆荒誕無可稽者王建詩云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歐陽永叔詩話以不曉聽風聽水爲恨蔡絛詩話云出唐人西域記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湖間聽風水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甘州涼州皆自龜茲至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按唐史及唐人詩集諸公家小說楊太眞進見之日奏此曲導之妃亦善此舞帝常以趙飛燕身輕成

帝爲置七寶避風臺事戲妃曰爾則任吹多少妃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而宮妓佩七寶纓絡舞此曲曲終珠翠可掃故詩人云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飄錦袍暖春風蕩蕩霓裳翻又云天閤沉沉夜未央碧雲仙曲舞霓裳一聲玉笛向空奏月滿驪山宮漏長又云霓裳一曲千峯上舞破中原始下來又云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云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千戈是此中又云雲雨馬嵬飛散後驪山無復舞霓裳又云霓裳滿天月粉骨幾春風帝爲太上皇就養

南宮遷于西宮梨園子弟王琯發音闔此曲一聲則天顏不怡左右歔欷其後憲宗時每大宴間作此舞文宗時詔太常卿馮定求開元雅樂制雲韶雅樂及霓裳羽衣曲是時四方大都邑及士大夫家已多按習而文宗乃令馮定製舞曲者疑曲存而舞節非舊故就加整頓焉按明皇改婆羅門爲霓裳羽衣屬黃鍾商云時號越調即今之越調是也白樂天嵩陽觀夜奏霓裳詩云開元遺曲自凄涼況近秋天調是商又知其爲黃鍾商無疑歐陽永叔云人間有瀛洲獻仙音二曲此其遺聲瀛洲屬黃鍾宮獻仙音屬小石調了不相干永叔知霓

裳羽衣爲法曲而瀛洲獻仙音爲法曲中遺聲今合兩箇宮調作霓裳羽衣一曲遺聲亦太疏矣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磬簫箏笛遞相攙擊擫吹彈聲邐迤注云凡法曲之初衆樂不齊惟金石絲竹次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復如此又云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雲慵不飛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氷拆注云散序六遍不拍故不舞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又云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翔鸞舞了卻收翅唳鶴曲終長引

聲淫霓裳十二遍而曲終凡曲將終皆聲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長引一聲筆談云霓裳曲凡十二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筆談沈存中撰沈指霓裳羽衣爲道調法曲則是未嘗見舊譜今所云豈亦得之樂乎世有般涉調拂霓裳曲因石曼卿取作傳播述開元天寶舊事曼卿云本是月宮之音翻作人間之曲近夔師曾端伯增損其辭爲白遺隊口號亦開寶遺音蓋二公不知此曲自屬黃鍾商而拂霓裳則般涉調也宣和初普州守山東人王平詞學華贍自言

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取陳鳴白樂天長恨歌傳并樂天寄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又雜取唐人小詩長句及明皇太眞事終以微之連昌宮詞補綴成曲刻版流傳曲十一段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攧入破虛催袞實袞歇拍殺袞音律節奏與白紵歌注大異則知唐曲今世決不復見亦可恨也

胡渭州

胡渭州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弟兄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製渭州曲特承顧遇唐史吐蕃傳亦云奏京州胡渭錄要雜曲今小石調胡渭州是也然世所行伊州胡渭州六么皆非大遍全曲

六么

六么亦名錄腰一名樂世一名錄要元微之琵琶歌云錄要散序多攏撚又云管兒還爲彈錄要錄要依舊聲迢迢又云逡巡彈得六么徹霜刀破竹無殘節沈亞之歌者葉記云合韻奏綠腰又誌盧金蘭墓云爲綠腰玉樹之舞吐蕃傳云奏凉州胡渭錄要雜曲段安節琵琶錄云錄腰本錄要也樂工進曲上令錄要者白樂天楊柳枝詞云六么水調

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又聽歌六絕句內樂世一遍云管急弦繁拍漸稠綠腰宛轉曲終頭誠如樂世聲聲樂老病人軀未免愁注云樂世名六么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抹六么頭故知唐人以么作腰惟樂天與王建耳或云此曲拍無過六字者故曰六么至樂天又獨謂之樂世他書不見也青箱雜記云曲有六么者錄霓裳羽衣曲之要拍霓裳羽衣曲乃宮調與此曲了不相関琵琶錄又云正元中康崑崙琵琶第一手蒲市折關聲樂崑崙登東綵樓彈新翻羽調綠腰自謂無敵曲罷市西樓

上出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弹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下撥聲如雷絶妙入神崑崙拜請爲師女郎更衣出乃僧善本俗姓段歐陽永叔云貪看六么花十八此曲内一疊名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三拍樂家者流謂花拍盖非正也曲節抑揚可喜舞亦隨之而舞筵毬六么至花十八益奇

西河長命女

西河長命女崔元範自越州幕府拜侍御史李納尚書餞於鑑湖命盛小叢歌坐客各賦詩送之有云

爲公唱作西河調日暮偏傷去住人理道要訣長命女在林鍾羽時號平調今俗呼高平調也脞說云張紅紅者大曆初隨父歌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清納爲姬自傳其藝頴悟絶倫有樂工取古西河長命女加減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歌於清清令紅紅潛聽以小豆數合記其拍詒云女弟子久歌此非新曲也隔屏奏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請與相見嘆伏不已兼云有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小娘尋爲才人按此曲起開元以前大曆間樂工加減節奏紅紅又正一聲而已花間集和凝有長命女曲偽蜀李珣瓊瑶集亦有之句讀各異然皆今曲不知孰爲古製林鍾羽併大曆加減者

楊柳枝

楊柳枝録或曰楊柳枝歌云隋之曲前輩詩云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又云樂罷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皆指汴梁事而張祜折楊柳枝兩絶句其一云莫折宮前楊柳枝玄宗曾向笛中吹傷心日暮煙霞起無限春愁生翠眉則知隋有此曲傳

至開元樂府雜録云白太傅作楊柳枝考樂天晩年與劉夢得唱和此曲詞云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又作楊柳枝二十韻云樂童翻怨調才子與妍詞注云洛下新聲也劉夢得亦云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前朝楊柳枝盖後來始變新聲而所謂樂天作楊柳枝者稱其别創詞也

喝馱子

喝馱子洞微志云屯田員外郎馮敢景德三年爲開封府界檢潫户田宿有胡店曰怱落忽見三婦人過店前入西畔古佛堂敢料其鬼也攜僕王侃詣

之延半飲酒稱二十六舅毋者請王侃歌莚酒三女側聽十四姨者曰何名也侃對曰唱駄子十四姨曰非也此曲單州營妓教頭葛大姐所撰新聲梁祖作四鎮時駐兵魚臺值十月二十一生日大姨獻之梁祖令李振填詞付後騎唱之以押馬隊因謂之葛大姨及戰得勝始流傳河北軍中競唱以押馬隊故訛曰唱駄子莊皇入洛亦徵此曲謂左右曰此亦古曲葛氏但更六七聲耳李珣瓊瑤集有鳳臺曲注云俗謂之唱駄子不載何宮

蘭陵王

蘭陵王北齊史及隋唐嘉話稱齊文襄之子長恭封蘭陵王與周師戰嘗着假面對敵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武士共歌之曰蘭陵王入陳曲今越調蘭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遺聲也此曲聲犯正宮色用大凡字故亦名大犯又有大石調蘭陵王慢殊非舊曲

虞美人

虞美人脞說稱起於項籍虞兮之歌予謂世以此命名可也曲起於當時非也曾宣子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有云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

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斂眉又云當年遺事久成空慷慨尊前為誰舞亦有就曲誌其事者世以為工其詞云帳前草草軍情變月下旌旗亂褫衣推枕愴離情遠風吹下楚歌聲正三更撫騅欲上重相顧艷態花無主湖中蓮蔓凛秋霜九泉歸去是仙鄉恨茫茫黃載萬和追之壓倒前輩矣其詞云世間離恨何時了不為英雄少楚歌聲起霸圖休野蔓荒蓁老蕪城暮玉貌知何處至今芳草解婆娑只有當時魂魄未消磨按益州草木記雅州名山出虞美人草歌此曲應拍而舞他曲則否賈氏談錄褒斜山谷有虞美人草上如鷄冠大葉相對或唱虞美人則兩葉如人拊掌之狀頗中節拍酉陽雜俎云舞草出三雅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葉動如舞益州方物圖贊改虞作娛今世所傳虞美人曲下音俚調非楚虞姬作意其草纖柔為歌氣所動故其莖至小者或若動搖美人以為娛耳筆談云高郵桑景舒性知音舊聞虞美人草遇人作虞美人曲枝葉皆動他曲不然試之如所傳

詳其曲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蔌之枝葉皆動乃目曰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舊曲始末不相近而草輒應之者律法同管也今盛行江湖間人亦莫知其誰何爲吳音東齋記事云虞美人草唱他曲亦動傳者過矣

水調歌

水調歌理道要訣所載唐樂曲南呂商時號水調予數見唐人說水調各有不同因疑水調非曲名乃俗呼音調之異名矣按隋唐嘉話煬帝鑿汴河自製水調只非水調中製歌也世以今水調歌爲煬

帝自製今曲乃中呂調而唐所謂南宮商則今俗呼中管林鍾商也脞說云水調歌煬帝將幸江都時所製聲韻悲切帝喜之樂工王令言謂其弟子曰不返矣水調歌傳但有去聲此說與安公子事相類蓋水調中河傳也明皇雜錄云祿山犯順議欲遷幸帝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上問誰爲此曲曰李嶠上曰真才子不終飲而罷此水調中一句七字曲也樂天聽水調詩云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情多

因不會當時翻曲意此聲腸斷爲何人脞說亦云水調第五遍五言調聲最愁苦此水調中一句五字曲又有多遍似是大曲也樂天詩又云時唱一聲新水調謾人道是采菱歌此水調中新腔也南唐近事云元宗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無虛日嘗令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惟唱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數回上悟覆杯賜金帛此又一句七字然既曰命奏水調詞則是今楊花飛水調中撰詞也外史檮杌云王衍泛舟閬中舟子皆衣錦偶自製水調銀漢曲此水調中製銀漢曲也今

世所唱中呂調歌乃是以俗呼音調異名者名曲雖首尾亦各有五言兩句決非樂天所聞之曲河傳唐詞存者二其一屬南呂宮凡前段平韻其一乃今怨王孫曲屬無射宮以此知煬帝所製河傳不傳已久然歐陽永叔所集詞內河傳附越調亦怨王孫曲今世河傳乃仙呂調皆今也

萬歲樂

萬歲樂唐史云明皇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六曲而鳥歌萬歲居其四鳥歌者武后作也有鳥能人言萬歲

制樂通典云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時宮中養
鳥能人言常稱萬歲爲樂以其之聲三人緋大袖
並画鸜鵒冠作鳥象又云今嶺南有鳥似鸜鵒能
言名吉了料音異哉武后也其爲昭儀至簒奪殺一
后一妃又殺王侯將相中外士大夫不可勝計肉
忍之極又殺諸武僅有免者又最甚則親生四子
殺其二廢徙其一獨睿宗幾危得脫視他人性命
如糞土至聞鳥歌萬歲欲集慶厥躬在衆人則欲
速死在一身則欲久長世無是理也按理道要訣
唐時太簇商樂曲有萬歲樂或曰即鳥歌萬歲樂

也又唐舊史元和八年十月汴州劉弘撰聖朝萬
歲樂譜三百首以進而黃鍾宮亦有萬歲樂不知
起前曲後曲

夜半樂

夜半樂唐史云民間以明皇自潞州還京師夜半舉
兵誅韋皇后製夜半還京樂二曲樂府雜録云
皇自潞州入平内難半夜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宮
後撰夜半樂曲今黃鍾宮有三臺夜半樂中管有
有慢有近拍有序不知何者爲正

何滿子

何滿子白樂天詩云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
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自注云
開元中滄州歌者姓名臨刑進此曲以贖死上竟
不免元微之何滿子歌云何滿張歌能宛轉天寶
年中始稱罕嬰刑繫在囹圄間不調哀音歌憤懣
梨園子弟奏玄宗一唱承恩羈網緩便將何滿爲
曲名御府親提樂府纂甚矣帝王不可妄有嗜好
也明皇好音律而罪人遂欲進曲贖死然元白平
生交友聞見率同獨紀此事少異盧氏雜說云甘
露事後文宗便殿觀牡丹誦舒元輿牡丹賦歎息

泣下命樂適情宮人沈翹翹舞何滿子詞云浮雲
蔽白日上曰汝知書耶乃賜金臂環又薛逢何滿
子詞云繫馬宮槐老持杯店菊黃故交今不見流
恨滿川光五字四句樂天所謂一曲四詞庶幾是
也歌八疊疑有和聲如漁父小秦王之類今詞屬
雙調兩段各六句内五句各六字一句七字五代
時尹鶚李珣亦同此其他諸公所作往往只一段
而六句各六字皆無五字者字何既異即知非舊
曲張祜作孟才人詩云偶因歌態詠嬌嚬傳唱宮
中十二春卻爲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其

序稱武宗疾篤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左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惻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泄憤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脉尚温而腸已絶上崩將徙柩舉之愈重議者曰非俟才人乎命其櫬至乃舉僞蜀孫光憲云冠劍不隨君去江湖還共恩深似爲孟才人發祜又有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

凌波神

凌波神開元天寶遺事云帝在東都夢一女子高髻廣裳拜而言曰妾凌波池中龍女久護宮苑陛下知音乞賜一曲爲作凌波曲奏之神出波間楊妃外傳云上夢艷女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實有功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夢中爲皷胡琴作凌波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有神出池心乃夢中所見女子因立廟池上歲祀之明皇雜錄云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出入宮中及諸姨宅妃子待之甚厚賜以金粟妝臂環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曲名有凌波神二曲其一在林鍾宮云時號道調宮然今之林鍾即時號南呂宮而道調宮即古之仲呂宮也其一在南呂商云時號水調今南呂商則俗呼中管林宮商也皆不傳予問諸樂工云時號水調今南呂商舊見凌波曲譜不記何宮調也世傳用之歌吹能招來鬼神因是久厤豈以龍女見形之故相承爲能招來鬼神乎

荔枝香

荔枝香唐史禮樂志云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每

歲涪州置急遞上進五日至都天寶四年夏荔枝滋甚比開籠時香滿一室供奉李龜年撰此曲進之宣賜甚厚楊妃外傳云明皇在驪山命小部作音樂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三說雖小異要是明皇時曲然史及楊妃外傳皆謂帝在驪山故杜牧之華清絶句云長安回望綉城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遯齋閒覽非之曰明皇每歲十月幸驪山至春乃還未嘗用六月詞意雖好而失事實其後歐陽永叔詞亦云一從魄散馬嵬間

只有紅塵無驛使今歆拍大石兩調皆有近拍不知何者爲本曲

阿濫堆

阿濫堆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御玉笛採其聲翻爲曲子名左右皆傳唱之播於遠近人競以笛效吹故張祜詩云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賀方回朝天子曲云待月上潮波灎灎塞管孤吹新阿濫即謂阿濫堆江湖尚有此聲予未之聞也嘗以問老樂工云屬夾鍾商按理道要訣天

寶諸樂名堆作追屬黃鍾羽夾鍾商俗呼雙調而黃鍾羽則俗呼般涉調然理道要訣稱黃鍾羽時號黃鍾商調皆不可曉也

念奴嬌

念奴嬌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自注云念奴天寶中名娼善歌毎歲樓下酺宴萬衆喧隘嚴安之韋黃裳輩辟易不能禁衆樂爲之罷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樓上曰欲遣念奴唱歌仰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能聽否皆悄然奉詔歳幸溫湯時巡東洛有司潛遣從行而已天寶遺事云念奴有色善歌宮妓中第一帝嘗曰此女眼色媚人又云念奴毎執板當席聲出朝霞之上今大石調念奴嬌世以爲天寶間所製曲予固疑之然唐中葉漸有念體慢曲子而近世有填連昌辭入此曲者後復轉此曲入道調宮又轉入高宮大石調

清平樂

清平樂松窗錄云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以步輦從李龜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焉用

舊詞爲命龜年宣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上命梨園子弟約格調撫絲竹促龜年歌太真妃笑領歌意甚厚張均房胜說指此爲清平樂曲按明皇宣白進清平調辭乃是令白於清平調中製詞蓋古樂取聲律高下合爲三曰清調平調側調此謂三調明皇止令就擇上兩調偶不樂側調故也況白詞七字絶句與今曲不類而尊前集亦載此三絶句止目曰清平調然唐人不深考妄指此三絶句耳此曲在越調至今盛行于世今又有黃鍾宮黃鍾商兩音者歐陽炯稱白有應制清

平樂四首往往是也

雨淋鈴

雨淋鈴明皇雜錄及楊妃外傳云帝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彌旬棧道中聞鈴聲帝方悼念貴妃采其聲作雨淋鈴曲以寄恨時梨園弟子惟張野狐一人善篳篥因吹之遂傳於世予攷史及諸家說明皇自陳倉入散關出河池初不由斜谷路今劍州梓潼縣地名上亭有古今詩刻記明皇聞鈴之地庶幾是也羅隱詩云細雨霏微宿上亭雨中因感雨淋鈴貴爲天子猶魂斷窮着荷衣好涕零劍水多

端何處去巴猿無賴不堪聽少年辛苦今飄蕩深媿先生教聚螢世傳明皇宿上亭雨中聞牛鐸聲悵然而起問黃幡綽作何語曰謂陛下特郎當特郎當俗稱不整治也明皇一笑遂作此曲楊妃外傳又載上皇還京後復幸華清從官嬪御多非舊人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淋鈴曲上回顧悽然自是聖懷耿耿但吟云刻木牽絲老作翁鷄皮鶴髮與真同須史夭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夢中杜牧之詩云行雲不下朝元閣一曲淋鈴淚數行張祜詩云雨淋鈴夜却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張徽即張野狐也或謂祜詩言上皇出蜀時曲與明皇雜錄楊妃外傳不同祜意明皇入蜀時作此曲至雨淋鈴夜却又歸秦猶是張野狐向來新曲非異說也元微之琵琶歌云淚垂捍撥朱絃濕水泉嗚咽鸎聲澁因兹絃作雨淋鈴風雨蕭條鬼神泣今雙調雨淋鈴慢頗極哀怨真本曲遺聲

春光好

春光好羯鼓錄云唐明皇尤愛羯鼓玉笛云此八音之領袖時春雨始晴景色明麗帝曰對此豈可不

判斷命取羯鼓臨軒縱擊曲名春光好回顧柳杏皆已微坼上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公乎今夾鍾宮春光好唐以來多有此曲或曰夾鍾宮屬二月之律明皇依月用律故能判斷如神予曰二月柳杏坼久矣此必正月用二月律催之也春光好近世或易名愁倚闌

菩薩蠻

菩薩蠻南部新書及杜陽編云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危髻金冠纓珞被體號菩薩蠻隊遂製此曲當時倡優李可及作菩薩隊舞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八

中宣宗紀號也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令狐相國假温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温詞十四首載花間集今曲是也李可及所製蓋止此則其舞隊不過如近世傳踏之數耳

望江南

望江南樂府雜錄云李衛公為亡妓謝秋娘撰望江南亦云夢江南白樂天作憶江南三首第一江南好第二第三江南憶亦自注云此曲亦名謝秋娘每首五句予考此曲自唐至今皆南呂宮字句亦

同止是今曲兩段蓋近世曲子無單遍者然衛公為秋娘作此曲已出兩名樂天又名以憶江南又名以謝秋娘近世又取樂天首句名以江南好

麥秀兩岐

麥秀兩岐文酒清話云唐封舜臣性輕佻德宗時使湖南道經金州守張樂燕之執盃索麥秀兩岐曲樂工不能封謂樂工曰汝山民亦合聞大朝音律守為杖樂工復行酒封又索此曲樂工前乞侍郎舉一遍封為唱徹衆已盡記於是終席動此曲封既行守密寫曲譜言封燕席事郵筒中送與潭州牧封至潭牧亦張樂燕之倡優作青樓妓婦人抱男女筐筥歌麥秀兩岐之詞叙其拾麥勤苦由封面如死灰復過金州不復言矣世所傳麥秀兩岐今在黃鍾宮唐尊前集載和凝一曲與今曲不同

文溆子

文溆子盧氏雜說云文宗善吹小管僧文溆為入內大德得罪流之弟子收拾院中藏入家具猶作師講聲上采其聲製曲曰文溆子予考資治通鑑敬宗寶曆二年六月己卯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溆俗

講敬文相繼年祀極近豈有二文溆哉至所謂俗講則不可曉意此僧以俗談侮聖言誘聚群小至使人主臨觀為一笑之樂死尚晚矣是黃鍾宮大石調林鍾商歇拍調皆有十拍不知孰是而溆字或誤作序者

後庭花

後庭花南史云陳後主每引賓客對張貴妃等游宴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為曲調其曲有玉樹後庭花[illegible]玉樹後庭花堂上黃鸝留金釵兩臂垂[illegible]

造恒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為詩大樂令何胥採其尤輕艷者為此曲予因知後主詩胥以配聲律遂取一句為曲名故前輩詩云玉樹歌殘王氣終景陽鍾動戍樓空又云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又云萬户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又云綵牋曾擘欺江總綺閣塵銷玉樹空又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又云玉樹歌殘海雲黑庭花忽作青蕪國又云後庭餘唱落船窗又云後庭新聲嘆樵牧又云不知即入宮前井猶自聽吹玉樹花吳蜀雞冠花有一種小者高不過五

六寸或紅或淺紅或白或淺白曰後庭花又按國史纂異雲陽縣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雄甘泉賦玉樹青葱左思以為假稱珍怪者寔非也似之而已予謂雲陽既有玉樹即甘泉賦中未必假稱陳後主玉樹後庭花或者疑是兩曲謂詩家或稱玉樹或稱後庭花少有連稱者偽蜀時孫光憲毛熙震李珣有後庭花曲皆賦後主故事不著宮調兩段各四句是令也今曲在兩段各六句亦令也

盍角兒

盍角兒嘉祐雜志云梅聖俞說始教坊人家市盍於紙角中得一曲譜翻之遂以名今雙調盍角兒令是也歐陽永叔嘗製詞

朱鷺

古樂府有朱鷺曲解云因飾鼓以鷺而名曲焉又云朱鷺奏鼓飛於雲末徐陵詩有鳧鍾鷺鼓之句宋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尚識紫騮驕皆用此事蓋鷺色本白漢初有朱鷺之瑞故以鷺形飾鼓又以朱鷺名鼓吹曲也梁元帝放生池碑云玄龜夜夢終見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張羅於漢后與朱鷺飛

雲末事相叶可以互證補樂府解題之缺

踏春歌

異聞錄邢鳳之子夢數美人歌踏陽春之曲曰踏陽春人間二月雨和塵陽春踏盡秋風起腸斷人間白髮人又酉陽雜俎云元和初有士人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悉于床前踏歌歌曰長安少女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又歌曰流水涓涓芹長芽野鳥雙飛客還家荒村無處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其中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曰首髻及地腰勢如弓

也士人驚叱之忽皆上屏東坡詩云城上湖光煖
欲波美人唱我踏春歌又詹克爱春睡詩云覺後
不知身是幻耳根猶聽踏歌聲

黄驄疊急

太宗定中原所乘戰馬也後遇征遼馬斃上嘆息乃
命樂工撰此曲

大郎神

天后朝一士人陷冤獄其妻配入掖庭善吹觱栗撰
此曲以寄哀情始名大郎神蓋取大郎行第也畏
人知遂易名悲切子終號怨回鶻

得寶子

康老長安富家子落魄不事生計常與國樂遊處一
旦家產蕩盡偶一老嫗持舊錦褥貨粥乃以半千
獲之尋有波斯見大驚謂康曰何處得此至寶此
是氷蚕絲所織暑日陳於座可致一室清凉即酬
千萬康得之還與國樂追歡不經年復盡康卒樂
人嘆之遂製此曲亦名得至寶明皇初納太真喜
謂後宫曰得楊氏女如得至寶亦製曲名得寶子

傾盃樂

宣宗善吹蘆管自製此曲有數聲不均上初捻管命

俳兒辛骨𩨋拍不中上瞋目䁆之骨𩨋憂懼一日
而殞

道調子

懿宗命樂工史敬納吹觱栗初弄道調上謂是曲乃
誤拍之敬納乃隨拍撰成此曲

三臺

劉公嘉話錄曰三臺送酒盖因北齊文宣王毁銅雀
臺宫人拍促呼上三臺因以送酒資暇云三十拍
促曲名昔鄴中有三臺石季倫遊宴之地近樂工
造此曲促飲也又一說蔡邕自治書御史累遷尚

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樂府製此曲以悅邕三說
未知孰是

明君曲

謝希逸琴論曰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
八拍清調明君十三拍間絃明君十九拍蜀調明
君十二拍吳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
凡有七曲

天寶樂名

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樂名太簇
宫時號婆陁調太簇商時號大石調太簇羽時號

般涉調中呂商時號雙調神鵲盐有此四曲

衡山樂曲

張芸叟南遷錄云元豐中至衡山謁嶽祠有樂工六十四人隸祠下毎歲立夏之日致祠潭州通判與縣官備三獻奏曲侑神初曰蘇合香次曰皇帝監終曰四朶子三曲皆開元中所降至今不廢器服音調與今不同然其曲甚長自四更始奏至旦方罷祠官頗以爲劳多從殺減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三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音樂門

樂府類下

古今樂府

古樂府題目多不可解余故畧存其名上自唐虞下逮陳隋凡有篇題者悉志之至唐宋元樂工所歌亦具録左端盖古今樂辭止此矣

歌謡二十七曲　擊壤歌　康衢謡　卿雲歌　南風歌　夏人歌　結襪子　黄澤辭　白澤謡

穆天子謡　南山歌　庚癸歌　越人歌　成人歌　徐人歌　若之何歌　杞梁妻　紫玉歌　彈鋏歌　垓下歌　大風歌　楚歌　雞鳴歌　平城歌　秋風辭　瓠子歌　天馬歌　李夫人歌

琴歌二十二曲　思親操　襄陵操　箕子操　拘幽操　文王操　克商操　傷殷操　採薇操　越裳操　神鳳操　履霜操　猗蘭操　將歸操　龜山操　雉朝飛操　別鶴操　處女吟　黄鵠歌　渡易水　采芝操　八公操　走馬引

漢七十曲　朱鷺　思悲翁　艾如張　上之回
翁離　戰城南　巫山高　上陵　將進酒　君
馬黃　芳樹　有所思　雉子班　聖人出　上
邪　臨高臺　遠如期　石流十八曲以上鐃歌　箜篌
引　江南曲　東光　薤露歌　蒿里曲　雞鳴
烏生　平陵東　陌上桑　白頭吟　王昭君
怨歌行　怨詩行　王子喬　長歌行　猛虎
行　君子行　董逃行　五噫歌　相逢行　長
安有狹斜行　隴西行　步出夏門行　折楊柳
行　西門行　東門行　飲馬長城窟行　上留

田行　孤兒行　雁門太守行　艷歌何嘗行
艷歌行　墻上難為趨　日重光　月重輪
梁甫吟　蒲歌行　蛺蝶行　驅車上東門行
傷歌行　悲歌　羽林郎　前緩聲歌　東飛伯
勞歌　董嬌嬈　枯魚過河　冉冉孤生竹　武
溪深行　同聲歌　定情篇　焦仲卿妻　善哉
行
魏四十七曲　精列　釣竿歌　度關山　淮漢行
挽歌　封酒　鰕䱇篇　短歌行　燕歌行　從
軍行　苦寒行　塘上行　蒲生行　浮萍篇

當來日大難　却東西門行　野田黃雀行　煌
煌京洛行　門有萬里客　櫂歌行　泰山梁甫
行　俞兒舞　碣石篇　觀滄海　冬十月　土
不同　龜雖壽　桂之樹行　秦女休行　駕出
北郭門行　妾薄命　齊瑟行　名都篇　美女
篇　白馬篇　升天行　五游　七哀　遠遊篇
仙人篇　飛龍篇　丹霞蔽日行　種瓜東井
上　鬬雞篇　當墻欲高行　苦思行　種葛篇
晉五十九曲　淮南王篇　鐸舞雲門篇　拂舞白
鳩篇　獨漉篇　濟濟篇　日出東南隅行　君

子有所思行　大雅吟　楚妃歎　何當行　鞠
歌行　齊謳行　豫章行　悲哉行　苦相篇
西長安行　麗列婦行　順東西門行　吳趨行
門有車馬客行　東武吟行　輕薄篇　大道
曲　班婕妤　胡姬年十五　子夜歌　子夜四
時歌　大子夜歌　子夜警歌　子夜變歌　上
聲歌　歡聞歌　歡聞變歌　前溪歌　阿子歌
團扇郎　七日夜女歌　長史變歌　黃鵠曲
桃葉歌　長樂佳　懊儂歌　黃竹子歌　宿
阿曲　道君曲　聖郎曲　嬌女詩　白石郎曲

青溪小姑曲　湖就姑曲　姑恩曲　採蓮童
曲　明下童曲　同生曲已上十一曲並神弦歌　江陵女
歌　白紵舞歌　合歡詩　出塞　入塞
宋五十一曲　曾吟行　結客少年場　鳴雁　梅
花落　江南思　丁都護歌　碧玉歌　華山畿
讀曲歌　石城樂　烏夜啼　莫愁樂　襄陽
樂　西烏夜飛　青陽度　青驄白馬　共戲樂
安東平　女兒子　來羅　那呵灘　孟珠
翳樂夜黃　夜度娘　雙行纏　黃督　平西樂
白浮鳩　拔蒲　壽陽樂　作蠶絲　月節折

楊柳歌十二月及閏月凡十三曲　自君之出矣　長相思
行路難　北風行　空城雀　苦熱行
齊十二曲　邯鄲才人嫁爲厮養卒婦　銅雀妓
玉階怨　估客樂　仙人攬　六著篇　永明樂
邯鄲行　憂且吟　江皐曲　蘇小小歌　蒲
坂行　伴侶曲
梁九十二曲　閶闔篇　隴頭水　入關　折楊柳
關山月　洛陽道　長安道　紫騮馬　驄馬
驅　劉生　企喻歌　瑯琊王歌　鉅鹿公主歌
紫騮馬歌　黃淡思歌　地驅樂歌　雀勞利

歌　慕容垂歌　隴頭流水歌　隔谷歌　淳于
王歌　東平劉生歌　捉搦歌　折楊柳歌　幽
州馬客吟歌　高陽樂人歌　白鼻騧　木蘭辭
已上十八曲並梁橫吹曲　楊白華　燉煌樂　阿那瓌　雞
鳴高樹顛又曰鷄鳴篇　烏生八九子　城上烏
昭君辭　雙桐生空井　泛舟橫大江　新城
安樂宮行　蜀道難　長門怨　襄陽蹋銅鞮
採桑度　江陵樂　江南弄已上九十七曲　龍笛曲
採蓮曲　鳳笙曲　採菱曲　遊女曲　朝雲曲
鳳臺曲　桐栢曲　方諸曲　玉龜曲　金丹

曲　金陵曲　趙瑟曲　秦箏曲　陽春曲　四
時白紵歌凡四曲　當壚曲　游獵篇　晨風行
古別離　西洲曲　長干曲　秦王捲衣　愛妾
換馬　棗下何纂纂　半渡溪　半路溪　陵臺
曲　採荷調　起夜來　獨不見　携手曲　大
垂手　小垂手　夜夜曲　寒夜怨　獨處愁
春江行　映水曲　登樓曲　越城曲　樹中草
河中之水歌　走馬行
陳十二曲　銅雀臺　從軍五更轉　三洲歌　應
龍篇　大堤　荆軻歌　舞媚娘　玉樹後庭花

堂堂曲　雜曲　日出行　步虛詞
隋十三曲　紀遼東　泛龍舟　水調河傳　春江
花月夜　浮游花　喜春游歌　錦石擣流黃
江都夏　東宮春　長安秋　十索　昔昔鹽
東征歌
唐三百二十七曲　獻天花　和風柳一作　美唐
風　透壁空砂小　平山女　慶春江　衆仙樂平正
大定樂　龍飛樂石小　慶雲樂大人制小石李　繞殿樂
〡泛舟樂　傾盃樂　拋毬樂　太平樂　長慶
樂　黃鐘樂　清平樂　放鷹樂　夜半樂即還

京樂　放鶻樂　鎮西樂　大明樂　破陣樂觀貞
制　金殿樂　回波樂　賀聖樂　天下樂　同
心樂　千秋樂　千春樂　奉聖樂　龜茲樂
賀聖朝　泛龍舟　泛玉池　春光好一名愁倚
闌　秋風高　迎春花　黃驄疊　鳳樓春　負
陽春　帝臺春　繞池春　蒲園春　長命女
離別難即大郎神亦名切子又名愁迴鶻　武媚
娘　如意娘制武后　杜韋娘　柳青娘　踏謡娘
一作談容娘非　楊柳枝　柳含烟　贊楊柳　倒番柳
浣溪沙　浪淘沙　撒金沙　紗窗恨　金簑

嶺　隔簾聽　恨無媒　望梅花　望江南本名
謝秋娘一名夢江南又名江南好亦名憶江南李德裕懷白居易作
好郎君　想夫憐即相府蓮　別趙十
憶趙十　念家山　紅羅襖　大面　墻頭花
摘得新　北門西　煮羊頭　河瀆神　二郎神
醉鄉遊　醉花間　燈下見　醉思鄉　大遼
鄭　太白星　剪春羅　會佳賓　當庭月　思
帝鄉平正　歸國遙　戀皇恩　皇帝感　戀情深
調並宮　憶漢月　憶先王　聖無憂　定風波
木蘭花　更漏長　菩薩蠻　破南蠻　八拍蠻

芳草洞　守陵宮即感皇恩　臨江仙　虞
美人　映山紅　獻忠心　臥沙堆　怨黃沙
遐方怨　怨胡天　送征衣　送行人　望梅愁
阮郎迷　牧羊怨　掃市舞　鳳歸雲　羅裙
帶　同心結　一捻鹽　阿也黃　劫家雞　綠
頭鴨　下水船　留客住　喜長新　羌心怨
女王國　繞踏歌　天外聞　賀皇化　五雲仙
滿堂花　南天竺　定西番　荷葉杯　感庭
秋　月遮樓　感恩多　長相思　西江月　拜
新月　上行杯　團亂旋　喜春鶯　大獻壽

鵲踏枝　萬年歡　曲玉管　謁金門　巫山一
段雲　望月波羅門　西河劍器　怨陵三臺
儒士謁金門　武士朝金闕　拶士不下　麥秀
兩岐　金雀兒　漉水吟　玉樓頭　鸚鵡杯
路逢花　初漏滿　相見歡　蘇幕遮　遊春苑
訴衷情　折紅蓮　征步郎　洞仙歌　喜圍
鑾　漁父引　喜秋天　胡渭州李龜年作　涼州楊貴
妃制　伊州商調　甘州　濮陽女　靜戎煙　三臺
上韻　中韻　下韻　普恩光　戀情歡　楊下
採桑　大酺樂　合羅縫　蘇合香　山鷓鴣

七星管　朝天　木笪　看月宮　宮人怨　歎
疆場　拂霓裳　駐征遊　泛濤溪　胡相問
廣陵散　帝歸京　喜還京　遊春夢　柘枝引
蜀諸錯　黃羊兒　蘭陵王亦名大犯又有蘭
陵王慢　小秦王　花正發　望遠行　思友人
唐四姐　醉公子　南歌子　八拍子　魚歌
子　七夕子　十拍子　措大子　風流子　吳
吟子　生查子　胡醉子　山花子　木仙子即
凌波神又名馮夷曲一名湘妃怨明皇制　綠鈿子
金錢子　竹枝子　天仙子　赤棗子　千秋

子　心事子　胡蝶子　沙磧子　酒泉子　迷
神子　得蓬子　剉碓子　麻婆子　紅娘子
甘州子　歷刺子　鎮西子　北庭子　采蓮子
破陣子　劍器子　獅子　女冠子　仙鶴子
穆護子　贊普子　蕃將子　回戈子　帶竿
子　摸魚子　南鄉子　大呂子　南浦子　撥
棹子　何滿子開元滄州歌者作　曹大子　引角子
隊踏子　水沽子　化生子　金娥子　拾麥子
多利子　映沙子　上元子　西溪子　劍閣
子　稱琴子　莫壁子　胡攢子　唧唧子　訖
花子　寒雁子　傀儡子　道調子俶納作　文淑

子文宗制　康老子　得寶子　四會子　西國朝
天　大曲名　踏金蓮　綠腰一名六么遍亦名
錄要又名急樂總名安世　薄媚　泛龍舟　采
桑　霓裳　伴侶　阿濫堆明皇制　水調歌李嶠作
雨霖鈴張野狐作　柘枝　胡僧破　平翻　相馳逼
呂太后　突厥三臺　大寶　一斗鹽　羊頭
神　大姊　舞大姊　念奴嬌　千秋歲　荔枝
香明皇制　急月記　斷弓弦　碧霄吟　穿心蠻
羅步底　醉渾脫　映山鷄　晨破　舞春風

迎春風　看江波　又中春　翫中秋　迎仙
客
宋詞小令凡五十二曲　搗練子　憶王孫　如夢
令　長相思　生查子　點絳唇　浣溪紗一名
山花子　菩薩蠻一名重疊金又名子夜歌亦與
醉公子相近　訴衷情　醜奴兒令一名羅敷令
亦名采桑子　卜算子平韻即巫山一段雲　好
事近　憶秦娥一名秦樓月　謁金門　清平樂
更漏子　阮郎歸　畫堂春　武陵春　青衫
濕　海棠春　浪淘沙　錦堂春　朝中措　眼

兒媚一名秋波媚・賀聖朝　柳梢青　西江月
桃源憶故人　探春令　少年遊　青門引
醉花陰　南柯子即南歌子　怨王孫　鷓鴣天
玉樓春一名木蘭花　木蘭花令　鵲橋仙
虞美人　南鄉子　雨中花　醉落魄　梅花引
踏莎行　小重山一名小冲山　相見歡一名
秋夜月又名上西樓　攤破浣沙溪　撼亭月
鳳孤飛　憶悶令　愁倚闌令
宋詞中調凡五十有五曲　一剪梅　臨江仙　蝶
戀花一名鳳棲梧又名鵲踏枝　唐多令　蘇幕

遮　漁家傲　擷芳詞政和間妓作　醉春風　品令
竹香子　聲聲令　錦纏道　風中柳　鳳凰
閣　青玉案　天仙子　江城子即江神子　千
秋歲　風入松　隔浦蓮　何滿子　傳言玉女
解蹀躞　訴衷情近　祝英臺近　側犯　四
園竹　武陵春　御街行　過澗歇　陽關引
紅林擒近　金人捧露盤　鬬百花　新荷葉
瓜茉莉　驀山溪　千秋歲引　早梅芳　滿路
花　蕙蘭芳引　華胥引　洞仙歌　江城梅花
引　八六子　魚遊春水　一落索　惜雙雙

慶金枝　勸金船　山亭柳　于飛樂　好女兒
碧牡丹　西地錦
宋詞長調凡一百有四曲　東風齊着力　法曲獻
仙音　意難忘　塞翁吟　滿江紅　尾犯一名
碧芙蓉　六么令　掃地花　天香　燕臺春
滿庭芳　鳳凰臺上憶吹簫　水調歌頭　燭影
搖紅　塞垣春　倦尋芳　黃鶯兒一名金衣公
子　漢宮春　聲聲慢　醉蓬萊　帝臺春　八
聲甘州　夏初臨　慶清朝慢　玲瓏四犯　雙
雙燕　孤鸞　瑣窗寒　高陽臺　金菊對芙蓉

玉蝴蝶　波江雲　絳都春　念奴嬌一名酹
江月又名大江東去亦名百字令總名赤壁詞
遶佛閣　解語花　慶春澤　萬年歡　玉燭新
木蘭花慢　桂枝香一名疎簾淡月　憶舊游
水龍吟　瑞鶴仙　慶春宮　拜星月慢　石州
慢　晝錦堂　南浦　宴清都　齊天樂　花犯
喜遷鶯　春雲怨　春從天上來　綺羅香
雨霖鈴　永遇樂　送入我門來　歸朝歡　花
心動　瀟湘逢故人慢　應天長　尉遲杯　西
河　春霽　秋霽　解連環　二郎神　望遠行

望梅　傾盃樂　望湘人　望海潮　夜飛鵲
薄倖　大聖樂　風流子一名內家嬌　霜葉
飛　女冠子　過秦樓　惜餘春慢　丹鳳吟
沁園春　摸魚兒　賀新郎　金明池　白苧
十二時　蘭陵王　瑞龍吟　大酺浪淘沙慢
玉女搖仙珮　多麗　六醜　寶鼎現　三臺
哨遍　迷仙引關詠作　選冠子楊太尉作　青門飲
元曲北黃鍾凡二十八章　推金索　金殿樂　三
臺　塞雁兒　醉花陰　喜遷鶯　出隊子　刮
地風　四門子　水仙子雙調出入　寨兒令　神仗

兒煞亦作　節節高一名接接高　者刺古　願成
雙　賀聖朝　紅錦袍即紅衲襖　侍香金童
降黃龍衮　雙鳳翹即女冠子　傾盃序　文如
錦　九條龍　興隆引隆一作龍　晝夜樂　人月圓
綵樓春即拋毬樂　尾聲
元曲正宮凡三十五章　朝天紫　十二月　快活
三　堯民歌　剔銀燈　道和　柳青娘　撒破
蒲庭芳　端正好不拘句字　滾繡毬亦作子母調　倘秀
才亦作子母調　靈壽杖即呆骨朶　叨叨令　塞鴻
秋　脫布衫　小梁州　醉太平　律讀書即村

裏秀才　笑和尚　白鶴子中呂出入　雙鴛鴦　貨
郎兒入南呂轉調　蠻姑兒　䧟河西　芙蓉花　菩
薩蠻中呂出入　黑漆弩即學士吟　鸚鵡曲　月照
庭　六么遍即柳梢青　卄草子　三煞　啄木
兒煞亦入中呂　煞尾　收尾
元曲太石調凡二十四章　女冠子　林裏雞近
鷓鴣天　六國朝　歸塞北即望江南　卜金錢
即初問口　怨別離　雁過南樓　催花樂即擂
鼓催　淨瓶兒　念奴嬌　喜秋風　好觀音亦作
煞　青杏子　蒙童兒即憨郭郎　還京樂　茶

蘗香 催拍子 陽關三疊 驀山溪 初生月
兒 百字令 玉翼蟬亦作煞 隨煞
元曲仙呂凡四十六章 江西後庭花此曲八字起句兒撰 撒
破天下樂 得勝樂 六么遍 端正好 賞
花時 八聲甘州 點絳唇 混江龍 油葫蘆
天下樂 那吒令 鵲踏枝 寄生草 六么
序 醉中天 金錢兒即醉金球 醉扶歸 憶
王孫 一半兒 瑞鶴仙 憶帝京 村裏迓鼓
元和令 上馬嬌 遊四門 勝葫蘆 後庭
花亦作煞商調出入 柳葉兒 青哥兒 翠裙腰 六

公令 上京馬 祆神急 大安樂 綠窗愁
穿窗月 四季花 雁兒 玉花秋 三番玉樓
人亦入越調 錦橙梅 雙燕子 太常引 柳外樓
賺煞尾
元曲中呂凡四十五章 般涉哨遍 雙鴛鴦 窮
河西 乾荷葉 菩薩蠻 牆頭花 鵲打兔
酥棗兒 鎮江回 鶻鶉兒 鴛鴦兒 風流體
雙調出入 粉蝶兒 叫聲 醉春風 迎仙客 紅
繡鞋即朱履曲 普天樂 醉高歌 喜春來即
陽春曲 石榴花 鬪鵪鶉 上小樓 滿庭芳

正宮出入 十二月 堯民歌 快活三正宮出入 鮑老
兒一作鮑老袞 古鮑老 紅芍藥 剔銀燈
蔓菁菜 柳青娘正宮出入 道和 朝天子即謁金
門 四邊靜 齊天樂 紅衫兒 蘇武持節即
山坡羊 賣花聲即昇平樂亦作煞 四換頭 撒
破喜春來 喬捉蛇 煞尾 要孩兒收尾
元曲南宮凡二十四章 哭皇天 攤破茶歌 一
枝花即占春魁 梁州第七 隔尾 牧羊關
菩薩梁州 玄鶴鳴即哭皇天 烏夜啼 罵玉
郎 感皇恩 採茶歌即楚江秋 賀新郎一作京

梧桐樹雙調出入 紅芍藥 四塊玉 草池春即
鬪蝦蟆 鵪鶉兒 閱金經即金字經 翠盤秋
即乾荷葉亦入宮 玉交枝 三煞 隨煞尾 黃
鐘尾句字可增損
元曲雙調凡一百八章 落梅花 梧桐樹 太平
歌 小婦孩兒 挂柯燈 蝶戀花 棗鄉詞
鵪鴝刺 新水令可增損 駐馬聽即應天長 喬
牌兒 沉醉東風 步步嬌即潘妃曲 夜行船
銀漢浮槎即喬木查 慶宣和 五供養 月
上海棠 慶東原 撥不斷即續斷弦 攪箏琶

落梅風即壽陽曲　風入松　萬花方三臺
雁兒落即平沙落雁　得勝令即陣陣樂　凱歌回
水仙子即凌波仙　大德歌　鎮江迴　殿前
歡即鳳將雛　滴滴金即甜水令　折桂令即秋
風第一枝　天香引　蟾宮曲　步蟾宮亦可增損　清江引
春歸怨　牡丹春　漢江秋即荊襄怨　小將
軍　慶豐年　太清歌　小陽關　搗練子即胡
搗練　秋蓮曲　掛玉鉤序　荊山玉即側磚兒
竹枝歌　沽美酒即瓊林宴　太平令　快活
年　亂柳葉　豆葉黃　川撥棹　七弟兄　梅

花酒句字不拘　收江南　挂玉鉤即挂搭佸　早鄉
詞　石竹子一作石竹兒　山石榴　醉娘子即醉也
摩沙可　駙馬還朝即相公愛　胡十八　一錠
銀　阿納忽　小拜門即不拜門　慢金盞即金
盞兒　大拜門　也不羅即野落索　小喜人心
風流體　古多白一作忽都白　唐兀歹一作兀歹仙
河西水仙子　華嚴讚　行香子　錦上花　碧
玉簫　伕神急　驟雨打新荷　駐馬聽近　金
娥神曲　神曲纏　得勝樂　大德樂　楚天遙
天仙令　新時令　阿忽令　[illegible]花　十棒

鼓　殿前喜　播海令　大喜人心　醉春風
鬪金四塊玉　減字木蘭兒　高歌金盞兒　對
玉環　青玉案　魚遊春水　秋江送　枳郎兒
河西六娘子　皂旗兒　本調煞　鴛鴦兒煞
尾　離亭宴帶歇拍煞　收尾
元曲越調凡三十四章　鬪鵪鶉　紫花兒序　金
蕉葉　小桃紅　踏陣馬　天淨沙　調笑令即
谷笑花　禿厮兒即小沙門　聖樂王　麻郎兒
東原樂　絡絲娘　送遠行　綿搭絮　拙魯
速　雪裏梅　古竹馬　鄆州春　眉兒彎　酒

旗兒　青山口　寨兒令即柳營曲　黃薔薇
慶元貞　三臺印即鬼三台　凭闌人　耍三台
梅花引　看花回　南鄉子　糖多令　雪中
梅　小絡絲娘煞尾　收尾
元曲商調凡二十四章　後庭花此曲五字起句　青哥兒
柳葉兒仙宮出入　黃鶯兒　踏莎行　垂絲鉤
蓋天旗　集賢賓　逍遙樂　上京馬　梧葉兒
即知秋令　金菊香　醋葫蘆　掛金索此曲別入番鐘
未許　浪來裏亦作煞　雙雁兒　望遠行　鳳鸞吟
玉抱肚亦入雙調　秦樓月　桃花娘　高平煞

隨調煞　尾聲

樂府解題備矣凡諸詞曲未知其始末者具列于後

沁園春【後漢書】竇憲女弟立爲皇后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崔湜詩沁園東郭外鸞駕一來游李適詩歌舞平陽地園亭沁水林李乂詩平陽外館有仙家沁水園中好物華呂岩有沁園春詞　菊花新【齊東野語】思陵朝掖庭有菊夫人者善歌舞妙音律爲仙韶院之冠宮中號菊部頭因演爲曲名曰菊花新教坊都督王公謹所作也　金錢花【酉陽雜俎】此花本出外國梁大

同二年進中土時荊州掾屬雙陸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弘謂之花勝得錢　六州歌頭【演繁露】本朝鼓吹止有四曲十二時導引降仙臺并六州爲曲每大禮宿齋或行幸遇夜每更三奏名爲警場　黃鶯兒【天寶遺事】明皇每於禁苑中見黃鶯常呼之爲金衣公子　喜遷鶯【劉賓客佳話】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毛詩伐木篇鳥鳴嚶嚶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豈非誤歟　梁州序【隨筆】樂府所傳大曲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渭也涼州今傳爲梁州唐人已言誤用其實從西涼府來也凡此諸曲唯伊涼最著唐詩詞稱之極多老去將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來守管絃聲欸逐側商調裏唱伊州細蟬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公子邀歡月滿樓雙成揭調唱伊州賺殺唱歌樓上女伊州誤作石州聲胡部笙歌西部頭梨園弟子和涼州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空數米嘉榮霓裳奏罷唱涼州紅袖斜翻翠黛愁行人夜上西城宿聽唱涼州雙管逐丞相新裁別離曲聲聲飛出舊梁州春

風南內百花時道調梁州急遍吹促張弦柱吹高管一曲涼州入泬寥只愁拍盡涼州杖畫出風雷是撥聲一曲涼州今不清邊風蕭颯動江城蕭眼由來是舊人那堪更奏涼州曲昨夜喧傳報國讐沙州都護破梁州邊將皆承主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皆王昌齡王建張籍張祜劉禹錫白居易高駢溫庭筠諸人詩也　滿江紅【冥音錄】曲名有上江虹即蒲江紅　紅牕影即紅牕過　玉女行觴神仙留客皆煬帝造曲　阿那紇那李郢上元詩謝公留賞山公喚知入笙歌阿那朋劉禹錫夔州

詞今朝坮客思歸去回入紇那披緑羅皆當時[illegible]調笑挑打[芥隱子]白樂天詩打嫌調笑易飲訝卷波邊　鷓鴣天唐鄭谷詩春遊鷄鹿塞家在鷓鴣天　聲聲慢鈕滔毋埜篌賦哀曼則晨花朝滅曼與慢通如石州慢之類　如夢令金剛經如夢幻泡影[東坡志林]此曲本唐莊宗制一名憶仙姿其詞云如夢如夢和淚出門相送　狀元紅[復雅詞]劉幾在神宗時與范蜀公重定大樂洛陽花品曰狀元紅爲一時之冠樂工花日新能爲新聲汴妓鵲懿以色著秘監致仕劉伯壽尤精音律熙寧

中同幾花日新就鵲懿懽詠仍填詞以贈之　桂枝香[摭言]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宿于里中詰旦賦詩曰銀釭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又袁皓贈妓詩得意東歸過岳陽桂枝香惹蕊珠香又岑參詩桂折一枝香　二郎神[蜀雜録]二郎神蜀漢孟杲像藝祖平蜀得花蕊夫人奉杲小像於宮中藝祖怪問對曰此灌口二郎神也因名　江神子[復齋漫録]施肩吾及第後過楊子江詩江神也世情爲我風色好遂以曲名　魚

遊春水政和中中貴人使越得詞于古碑陰録以進御命大晟府塡腔因詞中語賜名　一封書白樂天寄徐州兄弟絶句云今日因君訪兄弟數行鄉淚一封書　西江月唐李白詩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高適詩同舟南楚下望月西江裏張祐詩西江江上月遠遠照征衣　玉山頹本世說稽康玉山將頹語元稹九日詩未報亂離今日後且謀歡洽玉山頹又裴倫然詩金吾出供問俱道玉山頹又鄭審詩何曾斟酌處不使玉山頹　風光好戴叔倫詩年年日日春光好今日風

光好更新　上小樓王績詩望氣登重閣占星上小樓　義陽子[國史補]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反目觸死申叔推爲樂曲　瑶臺第一層[後山詩話]武才人出興慶宮色最後庭裕陵得之會教坊獻新聲爲作此詞　雙鸂鶒[劇談録]伊闕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朝者即水中先有石灘漲出牛相國爲縣尉一旦忽報灘出翼日邑宰與同僚列筵亭上觀之有老吏曰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雙鸂鶒相國舉杯祝曰既能有灘何惜有雙鸂鶒宴未終俄有飛下者不旬日拜西臺御史又杜甫詩一雙

鸂鶒對沉浮　武媚娘樂苑永徽末天下唱武媚娘未幾立武氏爲后然陳後主巳有此歌恭羽調曲　解語花天寶遺事帝與妃子共賞太液池千葉蓮指妃子謂左右曰何如此解語花　春鶯轉樂苑大春鶯轉虞世南恭亮作又有小春鶯轉並羽調曲　太平樂樂苑商調曲白居易作　撲燈蛾洞微志京邸上元節畢徽樂教坊伶人戲爲撲燈蛾　浪陶沙劉禹錫有浪陶沙九首皆絶句　入破唐曲凡十一疊前五疊爲歌後六疊爲入破岑參歌翻入破如有神　晝錦堂項羽傳富貴不

歸故鄉如衣綉夜行歐陽修有晝錦堂記　夏雲峯顧愷之詩夏雲多奇峯　清都宴沈約詩夜宴清都闕　萬年歡武平一詩願持栢葉酒朝奏萬年歡　霜葉飛杜甫詩清霜洞庭葉故欲別時飛　玉樓春白居易詩玉樓宴罷醉和春　丁香結古詩丁香結眼新　風流子文選註風流言其風美之聲流于天下子者男子通稱　玉燭新爾雅四時調曰玉燭　華胥引列子黄帝晝寢遊華胥氏之國　解連環莊子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　塞垣春後漢鮮卑傳有塞垣語　蘭陵王朝野僉載蘭陵王有巧思爲舞胡子王意所欲動則胡子捧杯以揖之故以名詞　花心動田不伐莊語輙不佳嘗執一扇書句其上云玉蝴蝶戀花心動語人曰此聯三曲名也並右陳隋唐宋詞名　傾盃序序一作樂宣宗喜吹蘆管自制此曲　拋毬樂劉禹錫所作絶句名　小梁州賈逵曰梁米出于蜀漢香美愈于諸梁號竹根黄梁州得名以此秦地之西燉煌間亦産梁米[illegible]類蜀故號小梁州　快活三鶴林玉露魏鶴山詩弄成晩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小説載明皇自蜀

還京聞駝馬鈴聲謂黄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曰似言三郎郎當郎當三郎明皇愧且笑　滿庭芳柳子厚詩滿庭芳草積　朝天紫陸游牡丹譜蜀牡丹花色正紫如金紫大夫服色故名朝天紫今曲紫作子非　靈壽杖漢平帝賜孔光靈壽杖杖出靈壽地者佳　呆骨朶關中人謂腹大者爲胍肫音孤都後訛爲骨朶耳今世名之　點絳唇江淹美人春游詩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唇　油葫蘆按食經有油葫蘆醋葫蘆故名　八聲甘州青樓集李定奴歌喉宛轉善雜劇勾闌中曾

唱耳州喝釆八聲遂名　那吒令佛氏有那吒太
子拆骨還父拆肉還母　三番玉樓人宋人詞玉
樓人醉杏花天　醉扶歸張滇詩家家扶得醉人
歸　寄生草法藏碎金嘗見公舘壁上題詩云猛
風拔大樹其樹根巳露上有寄生草青青猶未悟
鵲踏枝曹操詩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
匝無枝可依　十二月樂詞凡十二首見樂府詩
集又載李賀歌中　四換頭唐醉公子詞云門外
狗兒吠知是蕭郎至剗韈下香堦寃家今夜醉扶
得入羅幃不肯脫羅衣醉則從他醉猶勝獨睡時

韓子蒼曰此八句而四轉換也　一枝花唐公乘
億詩翠擯千片葉金剪一枝花　賀新涼古今詞
話蘇子瞻守錢塘有官妓秀蘭善應對湖中有宴
群妓畢至唯秀蘭不來子瞻問其故則以髮結沐
浴云坐中倅屬意于蘭見其晚來恚恨未巳子瞻
作賀新凉以解之取其沐浴新凉也後誤為賀新
郎　草池春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　新水令猗
覺寮雜記大曲新水歌一名新水令樂昌公主與
徐德言破鏡復合事為中元日故名本事詩作上
元非　沽美酒李白寄王明府詩莫惜連船沽美

酒千金一擲買春芳又廣陵贈別詩玉壺沽美酒
數甲送君還　青玉案張衡四愁詩何以贈之青
玉案　風入松琹集本晉嵇康所作釋皎然歌名
之　落梅花古笛中有落梅花曲唐郭利正詩吏
逢清管發處處落梅花李白詩黃鶴樓中吹玉笛
江城五月落梅花　步步嬌即潘妃步步生蓮事
鳳將雛古樂府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故名
蝶戀花梁簡文詩翻堦蛺蝶戀花情　竹枝歌
劉禹錫有竹枝詞　山丹花何仙姑曲每尾句着
山丹花開也那　看花回劉禹錫詩無人不道看

花回　酒旗兒杜牧詩水村山郭酒旗風　聖藥
王佛書有藥王藥上　踏莎行韓翃詩踏莎行草
過春溪　逍遙樂莊子有逍遙遊篇　秦樓月李
白詞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　陽關三疊王摩
詰詩勸君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後人因
歌之近又歌入小秦王名陽關引蘭畹集寇萊
公此詞送別曲當為第一　右並元北九宮曲名

審音類

曹紹夔

樂工曹紹夔天下莫能以聲欺者與衛道弼皆[illegible]樂

洛陽有僧房中磬子夜輙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夔與僧善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爲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冀其或効乃具饌以待之夔食訖出懐中錯鑢磬數處而去其聲遂絶僧苦問其所以夔云此磬與鐘律合擊彼此應僧大喜其疾亦愈 出國史纂要

裴知古

裴知古直太常路逢乘者聞其聲竊言曰此人即當墮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驚墮死又嘗

觀太迎婦聞婦珮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亡開元十二年年百歲而卒 出國史纂異

宋沇

宋沇爲太常丞嘗一日早於光宅佛寺待漏聞塔上風鐸聲傾聽久之朝廻復止寺舍問寺主僧曰上人塔鈴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沇曰其間有一是古製其請一登塔循金索試歷扣以辨之可乎僧初難後許乃扣而辨焉在寺之人即言往往無風自揺洋洋有聞非此耶沇曰是耳必因祠祭考本懸鐘而應之因求摘取而觀曰此姑洗之編鐘耳詰旦獨揆於庭而歸太常令樂工與僧同臨之約其時彼叩本懸此果應遂購而獲焉又嘗送客出通化門逢度支運乘駐馬俄頃忽草草揖客別乃隨乘行認一鈴言亦編鐘也他人但覺鎔鑄獨工不與衆者埒莫知其餘及配懸音形皆合其度此亦識徵在金奏者與貞元中進樂書三卷德宗覧而嘉焉又知是璟之孫遂召賜對坐與論音樂喜數日又召至宣徽張樂使觀焉曰外誤乖濫悉可言之沇曰容臣與樂官商搉講論具狀條奏上使宣徽使教坊與樂官參議數日然後奏進樂工多

言沇不解聲律不審節拍兼又聵疾不可議樂上頗異之又宣召見對曰臣年老多疾耳實失聰上又使作樂曲罷問其得失承禀舒遲衆工多笑之沇顧笑忿怒作色奏曰曲雖妙其間有不可者上驚問之即指一琵琶云此人大逆戕恐不日間即抵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遊墟墓不可更令供奉上大駭焉令主者潛伺察之既而琵琶者爲同儕告訐稱其六七年前其父自縊不得端由即令按鞫遂伏罪笙者乃憂恐不食旬日而卒上轉加欽重面賜章服累召對每令察

原缺第二十八葉

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散敗於廣陵故名其曲爲廣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慘痛迫切之音盡在於是永嘉之亂是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禍所以託之鬼神也皐之於音可謂至矣出盧氏雜記

黃幡綽

黃幡綽亦知音上曾使人召之不時至上怒絡繹遣使尋捕之綽既至及殿側聞上理鼓固止謁者不令報俄頃上又問侍官奴來未綽又止之曲罷復改曲纔三數十聲綽即走入上問何處來曰有親故遠適送至城外上頷之鼓畢上謂曰賴稍遲我向來怒意至必禍適方思之長入供奉五十餘日暫一日出外不可不許他東西過徃綽拜謝畢內官有相偶笑者上詰之具言綽尋至聽鼓而候其時入上問綽綽言上方怒及解怒之際皆無少差誤上奇之復厲聲謂之曰我心脾骨下事安有侍官奴聽小鼓能料之耶今且謂我如何綽[illegible]

階面北鞠躬大聲曰奉敕監金鷄上大笑而止出羯鼓錄

胡二姊

有舉子白秀才寓京師偶值宮娃內弟子出民間白即納一妓馬跨驢之洛因夜風凄月朗是妓忽唱新聲白驚遂不復唱逾年因遊靈武李靈曜尚書廣場設筵白預坐末廣張妓樂至有唱何滿子者四坐傾聽俱稱絕妙白曰某有妓人聲調不異於此促召至短髩薄妝態度閑雅發問曰適唱何曲曰何滿子遂品調舉袂發聲淸響激越諸樂不能逐部中有一面琵琶聲音高下節拍無差遂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姊否妓熟視曰君豈梨園駱供奉耶二人相對泣瀾欷歔不已

康崑崙僧善本

建中有康崑崙稱第一手始遇長安大旱詔兩市祈雨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及鬭聲樂街東則有康崑崙琵琶最上必謂街西無敵也遂請崑崙登綵樓彈一曲新翻羽調錄要至街西豪俠閱樂東市稍誚之亦於綵樓上出女郎抱樂器先云我亦彈是曲兼移于風香調中及下撥聲如雷妙絕入

神崑崙驚愕乃拜爲師女郎遂更衣出見乃莊嚴寺僧善本（俗姓段）翌日德宗召入內令教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令彈師門本領何雜無帶邪聲崑崙驚曰師神人也臣少年初學藝時偶于鄰家女巫處授一品弦調後乃屢易數師之藝今段師精識如此玄妙段師奏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年忘其本態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盡段師之藝

曹綱裴興奴

元和中有王芬曹保之子善才其孫曹綱皆精此藝次有裴興奴與曹同時綱善運撥若風雨然不事

扣弦興奴則善於攏撚指撥稍軟時謂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

廉郊

武宗初朱崖李太尉有樂人廉郊者師于曹綱盡綱之能綱嘗謂其流云教授人多矣未嘗有此性靈弟子也郊嘗詣平原別墅於池上彈蕤賓調忽有片方鐵躍出有識者謂之蕤賓鐵也蓋是指撥精妙律呂相應耳

楊志善

安節門下有樂史楊志善能琵琶其姑尤更妙絕本宣徽弟子後出宮於永穆觀中住自惜其藝常畏人聞每至夜深乃彈志善懇求教授終不允且曰吾誓死不傳人楊乃賂其觀主求寄宿於觀竊聽姑彈弄仍以自繫脂皮鞓帶以脂畫帶記其節奏遂得一兩曲調明日請姑彈之姑大驚異楊即實陳其事姑意方回乃盡傳其能

鄭中丞

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中丞當時宮人官也）善胡琴內庫有琵琶二面號大忽雷小忽雷因爲匙頭脫損送在崇仁坊南趙家料理大約造樂器悉在此坊其中有

二趙家最妙時權相舊吏梁厚本有別墅在昭應縣之西南西臨渭河垂釣之際忽見一物流過且五七尺許上以錦纓之令家童接得就岸乃秘器也及發開視之乃一女郎妝飾儼然以羅巾繫其頸遂解其領巾視之口鼻之間尚有餘息即移內室中將養經旬方能言語云我內弟子鄭中丞也昨因忤旨令內人縊殺投于河中錦即是弟子刑相贈耳及如故垂流感謝厚本無妻即納爲室自言善琵琶其琵琶在南趙家修理恰值訓　此事人莫有知者厚本因賂其樂器匠購得之

分敢輕彈後位艮辰飲於花下酒酣不覺朗彈幾曲是時有黄門放鷂子過門私於牆外聽之曰此是鄭中丞琵琶也竊窺識之翌日達上聽文宗始常追悔至是驚喜遣中使宣召問其來乃捨厚本罪任從匹偶仍加賜賚焉

米和郎

咸通中有米和郎（郎米嘉榮弟也又善歌唱）田從道尤妙後有王連兒名金兩

賀申智杜彬

開元中有賀申智善琵琶以石爲槽以鵾雞觔作弦

用鋉撥彈至今傳以爲異不知宋仁宗時杜彬又過於賀以皮爲弦促節淸音響徹林木故歐陽有詩曰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弦自從彬死世無所傳

羅黑黑

太宗時西國進一胡善彈琵琶作一曲琵琶弦撥倍麁上每不欲番人勝中國乃置酒高會使羅黑黑隔帷聽之一遍而得謂胡人曰此曲吾宮人能之取大琵琶遂於帷下令黑黑彈之不遺一字胡人謂是宮女也驚歎辭去西國聞之降者數十國

寧王知音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新曲曰凉州開元中列上獻之上召諸王於便殿同觀焉曲江諸王拜賀蹈舞稱善獨寧王不拜上顧問之寧王進曰此曲雖佳臣有所聞焉夫音也始之於宮散之於商成之於角徵羽莫不根蔕而襲於宮商斯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宮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卑則逼下僭則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於詠歌見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

越之禍悖逼之患莫不兆於斯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史亂作華夏鼎沸始見寧王審音之妙（出開元傳信記）

許子和

開元中內人許子和吉州永新縣樂家女也入宮因名永新能變新聲高秋朗月喉轉一聲響傳九陌一日大酺於勤政樓萬衆諠譁莫能聞魚龍百戲之音永新乃撩鬢舉袂直奏曼聲廣場寂寂若無一人漁陽之亂六宮星散永新爲一士人所得後士人卒遂落風塵臨卒謂其母曰錢樹子倒矣

楊收

揚收博學強記他藝無不通解汝陽新得古鍾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劃拭有刻在兩欒果然嘗言琴通黃鍾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猶蔦蘿附灌木然特有安洗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洗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乎洗即以黃鍾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始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王安得武聲乎洗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祀地祇大呂黃鍾之合

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鍾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祭地者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一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滅圜鍾函鍾之說故自其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鍾一均章帝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其律爲宮其律爲商其律爲角其律爲徵其律爲羽其律少宮其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節此旋宮也乃取律大之以示洗洗時年七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未冠也

喬孟符

喬孟符該博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有法曰鳳頭豬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槩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可以言樂府矣此所謂樂府乃今樂府如折桂令水仙子之類　輟耕錄

姚金寶

姚金寶者南京織工子也　太祖微行聞其唱曲乃召而責之曰若何以不治生而習謳答曰臣業織造爲攀花手不有歌唱則欠伸思睡故藉此以自遣　上曰佳哉此兒命犧牲等物所倒死牛羊皆賜其家至今二百餘年日享天厨之犒其公文開云某牲某年月日死姚某領回金陵人傳

揚彬

顧東橋文譽藉甚喜設客每燕必用教坊樂工以箏琶佐觴有小樂工名揚彬者頗俊雅先生甚喜之常詫客曰蔣南泠詩所謂消得揚郎一曲歌者正

此子也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四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五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音樂門

樂舞類

舞之始

山海經曰刑天與地爭神帝斷其首乃以乳爲眼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又曰帝俊八子是始爲舞孟類引教坊記昔陰康氏次葛天氏元氣肇分災沴未弭民有臃尰之疾思所以通利關節是始制舞然則舞自陰康氏始也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始

陰多滯伏民多墮閼故爲作舞以宣導之誤矣孟詵錦帶前書則曰舞樂之興始於黃帝故周用六代之樂越取黃帝以爲始舞可遵也周禮六舞五曰人舞注無執以手袖爲威儀祀星辰舞之即今代之舞出于此也

回波樂春鶯囀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柘枝大渭州達摩支之屬謂之健舞

舞衣

尚書曰亂之舞衣孔安國曰亂舞衣中法度

嫙娟提謨

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謨並玉質凝體輕香馥郁綽約而窈窕絶古無倫王登重霞之臺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其舞一名縈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亦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旋懷言其支體纏蔓若入之懷袖也

傀儡子舞

傀儡子起于漢祖平城之圍陳平造木偶人運機関舞埤閒閼支望見謂是生人慮冒頓必納之遂退軍史家但云秘計鄙其策下耳本朝王韶開熙河

之役亦以舞迓鼓使諸羌出觀遂破鬼章此兩得以爲策也今元宵舞者是其遺製然舞者乃樂之容有大垂手小垂手字舞花舞馬舞或象驚鴻或如飛燕婆娑舞態也曼延舞綴也有提舞軟舞樂曲有綠腰蘇合香屈柘湖渭州圖乳旋甘州等字舞以身亞地布成字也今慶壽錫宴排場作天下太平字者是也花舞者着綠衣偃身合成花即今拓舞有花心者是也馬舞者以攏馬人着彩衫執鞭於床上舞蹀躞皆應節奏堂宴生蕃蹀馬之戲皆五色綵絲金具裝于鞍上如麟首鳳翅樂作馬皆隨音蹀足宛轉中節胡人大駭明皇之舞馬亦其遺意耳

垂手

張文昌詩六宮才人大垂手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麋暮飲酒古樂府大垂手小垂手獨搖手皆舞名也

柘枝

舞柘枝本出拓拔氏之國流傳誤爲柘枝也

郭郎

歌舞郭郎者髮正禿善優笑里閭呼爲郭郎凡戲場

在俳兒之首

左右教坊

唐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蓋相因習東京兩教坊俱在明義坊而右在南左在北也坊南西門外即苑之東也其間有頃餘水泊俗謂之月陂形似偃月故以名之

宮人搊彈家

樓下戲出隊宜春院人少即以雲韶添之雲韶謂之一宮人蓋賤隸也非直美惡殊貌居然易辨明內人帶魚宮人則否平人女以容色選入內者敎習琵

琶三絃箜篌箏等物者謂搊彈家

宜春院引隊

開元十一年初製聖壽樂令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日便堪上場惟搊彈家彌月不可成至戲日上令宜春院人爲首尾搊彈家在行間令學他舉首也宜春院亦有工拙必擇尤者爲首尾旣引隊衆所屬目故須能者樂相閒稍稍失隊餘二十許人舞曲終爲之合殺尤要快健所以更須能者

軟舞健舞服飾

聖壽樂舞花襟首各綉一大窠皆隨其衣本色製純縵衫下纔及帶若短汗衫者以籠之所以藏綉窠也舞人初出樂吹皆是縵衣舞至第二疊相聚場中即於衆中從領上抽去籠衫各內懷中觀者忽見衆女咸文綉炳煥莫不驚異凡欲出戲所司先進曲名上以墨點者即舞不點者即否謂之進點戲名目內伎出舞教坊人惟得舞伊州五天重來疊去不離此兩曲餘盡隸內人也垂手羅回波樂蘭陵王春鶯囀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麞拂林大渭州達摩之屬謂之健舞

幡綽摽弄

凡樓下兩院進雜婦女上必召內人姊妹入內賜食因謂之曰今日娘子不須唱歌且饒姊妹並兩院婦女於是內妓與兩院歌人更代上舞臺唱歌內妓歌則黃幡綽贊揚之兩院人歌則幡綽輒訾詬之有肥大年長者即呼爲屈突干阿姑貌稍胡者即云康太保阿妹隨類名之摽弄百端

散樂呼

散樂呼天子爲崖公以歡喜爲蜆斗以每日長在至

尊左右爲長入

歌舞曲名

獻天花　和風柳　美唐風　透碧空小石
巫山女　度汀春　衆仙樂正平　大定樂
龍飛樂小石　慶雲樂李大人製　繞殿樂　泛舟樂
拋毬樂　清平樂大石　放鷹樂　夜半樂
破陣樂貞觀特製　還京樂　天下樂正平　同心樂
賀聖朝南呂宮　奉聖樂　千秋樂　泛龍舟
泛玉池　春光好　迎春花　鳳樓春
負陽春　帝堂春　繞池春　滿園春

長命女 看媌娘 柳青娘 楊柳枝
柳含烟 賛楊柳 倒番柳 浪淘沙
撒金沙 紗窗恨 金蓑嶺 隔簾聽
望梅花 望江南 好郎君 想夫憐
別趙十 念家山 紅羅襖 烏夜啼
牆頭花 摘得新 煮羊頭 河瀆神
二郎神 醉鄉遊 醉花間 大遙郵
太白星 剪春羅 會佳賓 當庭月
杜韋娘 醉思鄉 歸國遙 感皇恩道調宮
戀皇恩 皇帝感 浣溪沙 恨無媒

憶趙十 北門西 燈下見 思帝鄉正平
戀情深 憶漢月 憶先皇 聖無憂
定風波 木蘭花 更漏長 菩薩蠻
破南蠻 八拍蠻 芳草洞 守陵宮
臨江仙 虞美人 映山紅 獻忠心
臥沙堆 怨黃沙 遐方怨 怨胡人
送征衣 送行人 望梅怨 阮郎迷
牧羊怨 掃市舞 鳳歸雲 羅裙帶
同心結 阿也黃 却家鷄 綠頭鴨
下水船 留客住 喜長新 羌心怨

女國王 繚踏歌 天外聞 五雲仙
滿堂紅 南天竺 定西番 荷葉杯
月遮樓 感恩多 長相思 西江月
拜新月 團亂旋 喜春鶯 大獻壽
鵲踏枝 萬年歡 一捻鹽 離別難
賀皇化 感庭秋 上行盃 曲玉管
傾盃樂 謁金門 金雀兒 淮水吟
玉搔頭 鸚鵡杯 路逢花 初漏滿
相見歡 蘇幕遮 遊春苑 黃鍾樂
訴衷情 折紅蓮 征部郎 洞仙歌

太平樂 長慶樂 喜回鑾 漁父引
喜秋天 大郎神 胡渭州 夢江南
漢陽女 靜戎煙 三臺 上韻
中韻 下韻 普恩光 戀情歡
大酺樂 金羅縫 蘇合香 山鷓鴣
七星管 醉公子 朝天子 木笪
看月宮 宮人怨 嘆疆場 拂霓裳
駐征遊 泛濤溪 胡相問 廣陵散
帝歸京 喜還京 遊春夢 柘枝引
留諸錯 如意娘 黃羊兒 蘭陵王

小秦王 花王發 大明樂 望遠行
思友人 唐四姐 放鶻樂 鎭西樂
金殿樂 南歌子 八拍子 魚歌子
七夕子 十拍子 措大子 風流子
吳吟子 生查子 醉胡子 山花子
綠鈿子 金錢子 竹枝子 天仙子
赤棗子 千秋子 心事子 蝴蝶子
沙磧子 酒泉子 甘州子 得蓬子
剉碓子 麻婆子 紅娘子 破陣子
歷刺子 鎭西子 北庭子 采蓮子

穆護子 劍舉子 獅子 女冠子
仙鶴子 模魚子 贊普子 蕃將子
回戈子 帶竿子 何滿子 南鄉子
大呂子 南浦子 撥棹子 化生子
曹大子 引角子 隊踏子 水沽子
上元子 金娥子 拾麥子 多利子
毗沙子 胡攢子 西溪子 劍閣子
恰琴子 莫壁子 唧唧子 散花子
踏金蓮 送神子 綠腰 凉州
薄媚 賀聖樂 伊州 采桑

巫山段雲 霓裳 樹庭花 伴侶
雨淋鈴 柘枝 胡僧破 平翻
相馳逐 呂太后 突厥臺 大寶
一斗鹽 羊頭神 大姊 舞大姊
急月記 斷弓絃 碧霄吟 穿心蠻
羅步匠 回波樂 千春樂 龜茲樂
醉渾脫 映山鷄 吳破 四會子
安公子 舞春風 迎春風 看江波
寒雁子 又中春 翫中秋 迎仙客
西河獅子 西河劍器 怨陵三臺 撩工不下

麥秀兩岐 楊下採桑 西國朝天 望月婆羅門
玉樹後庭花 儒士謁金門 武士朝金闕

假面

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若婦人自嫌不足以威敵乃刻木爲假面臨陣着之因爲此戲亦入歌曲

樂器類上

鐘

月令章句曰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声察清濁不可以文載口傳于是始鑄金作鐘以主十二月之声

山海經曰炎帝之孫伯岐因鼓遂為鐘又曰伯岐生鼓延是始為鐘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鐘世本曰黃帝工人倕所造皇圖要紀帝嚳造鐘聲禮曰倕之和鐘鄭康成云倕堯時鐘工也

鑄鐘

隋音樂志曰鎛鐘即黃帝所命伶倫鑄十二鐘和五音者也宋朝會要載為元等議曰昔黃帝命伶倫與營援鑄十二鐘以調律月令鎛鐘是也

黃帝鐘

太晟樂書黃帝有五鐘一曰景鐘景大也鐘四方之聲以象成功大者其鐘特大蓋黃鐘者樂之所自出景鐘者又黃鐘之本故景鐘為樂之祖

鐘毀

齊景公為大鐘將懸之仲尼伯常騫晏子三人俱來朝皆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公召三子問之晏子曰鐘大非禮是以曰將毀仲尼曰鐘大懸下其氣不得上薄是以曰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音莫勝於雷是以曰將毀晏子春秋

圓潭墜鐘

福州長溪縣境有圓潭者水深叵測紹興二年近居村民姚叟當秋夜聞鐘聲鏗訇響振山谷偕二十乘月往觀之正見一鐘墜于潭潭之側三寺環遶僧知其異明旦各持誦經呪投牒請禱冀得鐘左右二寺邈然弗應惟中寺纔擲牒水即湧高丈餘鐘隨而浮上僧具威儀梵唄迎以歸其重三千斤雙龍蟠結精巧特甚安奉於寺樓上繼此一潭怗然不復有異數歲寺遭火一空獨鐘摟屹然不動

鐸

鬻子曰禹治天下以五聲聽爲銘書于筍簴曰教寡人以事者振鐸禹世已有此

車鐸

太常缺黃鐘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章懷太子嘗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李嗣真謂道人劉槩輔儼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

鉦

黃帝內傳曰玄女請帝鑄鉦鐃以擬雷霆之聲今銅

鐸其遺事也

方響鐵

蜀將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堂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鍾而聲入蕤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蕤賓也直甚惑自意不祥隔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黃鍾也直因切調蕤賓夜復鳴於池上覺近岸波動有物擊水如魚跳及下絃則沒矣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泥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蕤賓鐵也 出酉陽雜俎

鈸

通典曰鈸亦名銅盤出西戎及南蠻其圓數寸隱起如浮漚貫之以韋相擊以和樂南蠻大者圓數寸或謂穆王時所造

銅鼓

銅鼓古所用南邊土中時有掘得者相傳爲馬伏波所遺其製如坐墩而空其下滿鼓皆細花紋極工緻四角有小蟾蜍兩人舁行以手拊之聲似鞞鼓

磬

說文曰毋句氏作磬世本亦云樂錄曰磬叔所造古史考曰堯時人也禮記曰叔之離磬黃帝使伶倫造磬尚書泗濱浮磬

銅磬

通典曰梁有銅磬則今方響也方響以鐵爲之以代磬唐書禮樂志方響體以應石審此則是出于編磬之制而梁始爲之者

閬州磬

閬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所造是歲餘月造磬者法月數有十三今闕其一宜於黃鍾九尺掘之必得焉勅州求之如言而得

擊甌

呂氏春秋曰堯使質以麋鞈魚缶而鼓之詩宛丘曰坎其擊缶史記秦趙會澠池秦王擊缶則古有擊缶爲樂者擊甌蓋擊缶之遺事也唐初郭道源善之用越甌邢甌十二旋加減水以筋擊之其音妙于方響音人于此紀其法疑道源始也

琴

伏羲時嬰礰頁梓帝命下相栢皇斵而爲琴一曰丹維二曰祖牀三曰委文四曰衡華文選西都賦曰伏羲作琴世本曰伏羲造琴琴操曰伏羲作琴長

三尺六寸六分琴書曰伏羲氏王天下削桐為琴
帝王世紀曰炎帝作五絃之琴桓譚新論曰神農
氏始削桐為琴繩絲為絃又曰周文王武王各加
一絃廣雅云神農琴三尺六寸六分止有五絃文
武增二絃隋音樂志曰琴神農製五絃周文王加
二絃為七者也高氏小史曰炎帝教人作五絃之
琴通禮儀纂曰堯使毋句作琴五絃揚雄琴清英
曰舜彈五絃琴堯加二絃山海經曰帝俊生宴龍
是始為琴禮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雖諸
家記所始長短增絃不同要之以太昊作之為是

趙惟暕又云琴始自伏羲爾雅曰大琴離二十絃
觀此則是伏羲所制
祝融取榣山之櫬作琴彈之有異聲能致五色鳥舞
于庭中琴之至寶者一曰皇來二曰鸞來三曰鳳
來故生長子即名曰琴
帝俊有琴曰電毋（一作鼓）毋夏月電光一照則絃自鳴
此與豐山之鐘謂之霜鳴皆異寶也
晏龍者帝俊之子也有良琴六一曰菌（一作菌）首二曰
義輔三曰蓬明四曰白民五曰箘開六曰垂滌
大戊三十一年伊涉作琴名曰國阿

左氏襄公二年穆姜擇美檟自為頌琴杜預曰琴名
也猶言雅琴按周禮有頌笙頌磬予嘗疑之若謂
此之二器以屬頌為名則大小雅亦嘗在數矣而
其器獨不記於周禮也因閱杜語乃悟頌云者其
笙磬之名也唐李勉所寶之琴有二名一名響泉
一名韻磬其義亦取此乎
祝牧入山樵採得異木其狀類琴因斲成之名曰太
古與妻偕隱嘗作歌鼓之曰天下有道我黻子佩
天下無道我負子戴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相樂以
終身楚王子無虧有琴曰青翻後質于秦不得歸

因撫琴歌曰洞庭兮木秋涔陽兮草衰去千里之
家國作咸陽之布衣
秦惠文有琴一曰宣和二曰閑邪故夏侯湛琴賦云
聊閑邪於五絃兮翼宣和于萬里
司馬相如作玉如意賦梁王悅之賜以綠綺之琴文
木之几扶餘之珠琴銘曰桐梓合精
張安世五歲能鼓琴讀書過目成誦後為成帝侍中
其所寶琴二一曰秋梧疏雨一說四字即琴銘也
二曰白鵠背有子野兩字
帝玄成有琴曰常滿玄成字少翁孟六代孫累官至

太常

崔駰涿郡人字亭伯有琴曰臥冰背銘云空桑之桐泗濱梓丁爰造琴于策底彈之福降壽靡已李斯小篆

桓驎字元龍有琴曰叢竹流風榮之孫也

建武十一年蓋國女王遣使獻五絃琴中國制也上有十六字皆鵠頭書惟首伊王二字可識故名曰伊王琴上寶之

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其爆聲曰此良材也因請之削以爲琴號曰焦尾

荀季和淑有琴曰龍脣一日大風雨失去三年後復大風雨有黑龍飛入李膺堂中膺諦視識之曰此荀季和舊物也即送還季和恐復飛去嵌金於背曰劉累以豢之改名曰飛龍

吳叔治脩夏日納涼門外時聞桐樹下有琴聲後一胡請以五百金買此樹叔治曰金欲得耳第吾自以口就食即見此樹今何忍伐之後叔治出爲北海王簿歸已爲族人賣去久之胡以二琴至示叔治一曰陰姬一曰陽娃不加少漆斲磨光亮其文宛然各有仙女弄琴之狀云涼天月夜不鼓而自鳴請留其一以相報叔治拒而不受

潘正叔尼有琴題曰抱寢八分書

穰陽令賀韜得吹臺之桐爲琴二一曰嘯魚二曰恒壽

呂安罹事嵇康詣獄以明之鍾會庭論康文王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弟親族咸與共別康顏色不變問其兄曰向以琴來不邪兄曰以來康取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矣 文士傳

嵇康臨死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惜固不與廣陵散於是絕矣 竹林七賢傳

應璩與劉劭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故傳玄琴賦云馬融譚思于止息嵇康琴賦云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夫德璉季長俱在康前而康賦有廣陵止息之語故知琴曲之名其來舊矣可云嵇所撰曲耶太平引廣陵散雅音之說互有不同伯通館月華亭畫夢之言各家並載又豈可謂散自廣陵託之神鬼耶韓皐詭辭以欺人而史氏載之于傳豈聆音察理者耶

宋太祖琴曰靡玉即命蕭思話彈於鍾山賜銀鍾者

幾遠有琴號曰罴鵠背刻讚云至人託玩道德宣情

微音虛遠感物悟靈皆小篆書後不應[illegible]
對使破之無不惋惜
戴仲若逵子也有琴曰躍魴兄勃有琴曰應谷作垂
露書
王敬伯琴曰感靈舊傳說敬伯一日泊江渚中是夜月
明露下敬伯悽然心動援琴微弄因感劉惠明亡
女之靈相就如平生敬伯復撫絃歌曰低露下深
幕垂月照孤琴空絃咽背淚誰憐此夜心女和之
曰歌宛轉琴復哀願爲烟與霧氤氳共此懷故成
此名

王韶之琴曰要晨風韶之字休泰偉子也
宣城王鸞有古琴傳是始元中物背銀嵌谷風二字
細古篆文王極愛重一日命謝朓爲詩詠之詩成
王擊節稱賞遂用爲驃騎朓字玄暉其詩曰洞庭
風雨幹龍門生虬枝雕刻分布護冲響鬱清危春
風揺蕙草秋月滿方池是時別寉吁浸淫客淚垂
何仲弘偃爲吏部尚書有琴曰霜空雁響
虞龢琴刻曰歷山夜雨虎爪材梅花斷紋
虞炎會稽人少時至秦望山見獵人得一鹿向炎悲
鳴炎買而放之後過山下遇一人贈以古琴怨不
見背有芝英書不可辨後示沈約約覽久之[illegible]
離塵曾獲貝遇文惠至驃騎十二字也是皆已爲
文惠太子所重官至驃騎將軍矣沈嘆異久之盖
士離塵鹿也曾獲貝贈也始悟其爲放鹿報也
梁武帝賜張士簡玉琴一張琴首金嵌漼木春鶯四
字道勁有法
柳文暢惲琴號曰春風徐脩仁勉琴銘曰貧士舊傳
即五柳先生無絃琴
錢塘僧淨暉字昭曠學琴於僧則全完仲遂造精妙
宣和間久居中都出入貴人門嘗得一舊琴脩治

之磨去舊漆三數重隱隱若有字痕重加磨礲得
古篆霜鏞二字黃金塡之字畫勁妙有法中官陳
彥和以七百千得之別以瑪價珠爲徽白玉爲軫
修成弾之清越聲壓數琴非雷氏未易臻此靖康
丁未辛道符趙方叛九月二十八日陷鎮江府時
彥和在京口挺身而走琴遂不携
吳琚節使蓄雷氏古琴號曰九霄環珮
趙碧瀾名由祚字佑之有古琴名爲雪夜氷
舜作五絃琴歌南風思長養之恩也後增以文武二
絃師曠一曲未終則大風雨隨之三年國大旱甚

哉正聲之作薄德者不可聽也其曲不過廣陵散風入松別寉怨十餘弄耳今好琴者雜以新聲世傳琴曲宮聲十小調皆隋賀若弼製最妙一不博金二不換玉三泛峽吟四越溪吟五越江吟六孤憤吟七清夜吟八葉下聞蟬九三清十亡其名太宗改不博金曰楚澤涵秋不換玉曰塞門積雪

銀絲供

張約齋鎡性喜延山林湖海之士一日午酌數盃後命左右作銀絲供且戒之曰調和教好又要有真味衆客謂必鱠也良久出琴一張請琴師弾離騷

一曲衆始知銀絲乃琴絃也調和教好調和也又要有真味蓋取淵明琴書中有真味之意也張本勳貴家也而能知此真味賢矣哉

一絃琴

通典曰一絃琴有十二柱柱如琵琶晉紀曰孫登居白鹿蘇門二山弾一絃琴按拾遺記云師延商樂工也商時總脩三皇五帝之樂一絃之琴或作瑟則地祇皆升是商代已有矣馬明王別傳曰明王入石室金床玉几弾琴有一弦五音奏今替有擬之通典曰擊琴柳惲所作惲嘗為文思有所屬遂

筆誤中琴因以管為琴文以竹片約而束之使絃琴而聲亮舉以擊之以節曲按南史柳惲傳初父世隆寫曲弾琴為士流第一惲每奏父曲哀感復變體備寫古曲常賦詩未就以筆插琴坐客過以筯扣之惲驚其韻哀乃制雅音後傳擊琴自此始今世俗有弾獨絃琴以竹扣擊之即此

藝以神遇

樂府解題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宿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刺船而

去旬時不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泊淜湃之聲林木宥冥群鳥悲號愴然而歎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為天下妙絕唐國史補趙壁弾五絃人問其術曰吾于五絃也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吾方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五絃也此莊子所謂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者歟藝而至是始可與語藝矣

孔子鼓琴

孔叢子孔子晝息鼓琴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

嚮聞夫子之音清微而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沉之聲幽則欲心之所爲發也沉則貪德之所爲施也夫子何感若斯乎於是同入問焉夫子曰然吾有之嚮見狸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是音汝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以閔子夫子曰可以聽音矣

韓詩外傳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子貢入夫子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之子曰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鼠循屋微行便覺厭目曲脊逆之色獲不得丘以瑟爲其音參以丘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琴有殺心

後漢蔡邕在陳留有彈琴於屏邕聽之曰以酒召我而有殺心何也彈琴者曰向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色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辨古琴

古琴以斷文爲證琴不歷五百年不斷愈久則斷愈多斷有數等有蛇腹斷其紋橫截琴面相去或一寸或二寸節節相似如蛇腹下紋細斷如髮千百條多在琴傍而近岳處則無之有面與底皆斷者又有梅花斷其紋如梅花頭此非千餘載不能有也盖漆器無斷紋而琴獨有之者以他器用布漆琴則不用他器安閑而琴日夜爲絃所激又兼歲久桐腐而漆相拈破則如斷紋隱隱然有紗處雖腐磨礪至再重加光漆其紋愈見然其斷紋如劍鋒僞則否

僞作斷紋

僞作斷紋者用信州薄連紙先漆一層于上加灰紙斷則有紋或於冬日以猛火烘琴極熱用雪罨之激烈或用小刀刻畫以上雖可眩俗眼然決無劍鋒亦自易辨

古琴樣制

古琴惟夫子列子二樣若太古琴或以一段木爲之並無肩腰惟加岳亦無焦尾安焦尾處則橫嵌堅木以承弦而夫子列子樣亦皆肩垂而濶非若今聳而狹也惟此二樣乃合古制近世雲和樣于岳之外刻作雲頭捲而下通身如凸瓶狀或以夫子樣周徧皆作竹節形名竹節樣其異樣不一皆非

古制又於第四弦下安徽以求異曰此外國琴在
可笑也

琹名玲瓏玉

南昌士家有古琴面上三穿孔然皆不當弦不碍聲
號曰玲瓏玉有達官以千緡定市之而去紹興諸
曁一士大夫家有一穿孔亦不當弦今已亡矣

琴材陰陽

古琴陰陽材者盖桐木面陽日照者為陽也日不照
者為陰也如不信取新舊桐木置于水上陽浮陰
沉雖反復之再三不易也更有一驗古琴上所未

嘗言陽材之琴旦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陰材琴
旦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此乃靈物與造化同機
緘非常物比

古材造琴

自昔論擇才者曰紙甑水槽木魚鼓腔敗棺古梁柱
榱桷然梁柱恐為重物壓損紋理敗棺少用桐木
紙甑水槽患其薄而受濕氣多惟木魚鼓腔晨夕
長近鍾鼓為金聲所入最為良材然有敲損之患
別有擇材徃鑒今陳述之昔吳越忠懿王能琹遣
使以廉訪為名而實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宿山
寺聞瀑布聲在簷外晨起視之瀑下淙石處正對
一屋柱而柱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柱則為良
琴在是矣以刀削之果桐也即賂寺僧易之取陽
面二琴材馳驛以聞乞更一年斵之既成獻忠懿
一曰洗凡二曰清絶遂為曠代之寶後錢氏納貢
太宗朝二琴歸御府南渡初流傳至雲川葉夢得
家此乃擇材之良法大抵桐材既堅而又歷千餘
年木液已盡復多得風吹日晒之金石水聲感入
之所處況在空曠清幽消散之地而不聞塵凡喧
雜之聲取以制琴烏得不與造化同妙以此觀之

藏琴之室亦當如是不宜近塵穢婦女喧囂之地

雷張琴

今人見琹池沼有雷文張越像便以為至寶殊不知
雷張皆開元天寶時人去今能幾何若得古材依
法留心斵雷張未必過也

造琴不可促辦

工人供斤削之役若繩墨尺寸厚薄方圓必善琴之
高士主之仍不得促辦每一事如槽腹琴面之類
一事畢方治一事必相度審思之既斵削去則不
復可增度造一琹升漆必三月或半年方辦合底

面必用膠漆如皮紙厚合訖置琴于卓上横厚木於鼻下夾卓以篾絞縛之依法匣訖候一月方解底必襍以金銅細屑或磁器屑薄如連紙候乾再上一次面灰用細極骨灰如薄紙止一層二層一月方乾面上糙漆僅取遮灰光漆糙底灰漆差厚無害又㮣者絕也準繩墨以定聲尤宜留意豈俗工所能哉製造之法諸琴書備載宜擇其善者參用之

古琴不可再漆

古琴漆色歷年既久漆光退盡惟黯黯如海舡所貨烏木此最奇古而或以其無光磨而再漆之不惟

頓失古意且亦沸琴之聲此大戒也

純陽琴聲

底面俱用桐謂之純陽琴古無此製近世爲之取其暮夜陰雨之際聲不沉然必不能達遠蓋聲不實也

琴底必須舊樟木

今人多擇面不擇底縱依法製之琴亦不清蓋面以取聲底以匱聲底木不堅聲必散逸法當取五七百年舊樟木鋸開以指甲掐之堅不可入者方是

琴材貴實紋直

桐木大鬆而理踈琴聲多泛宜擇緊實而紋理條條如絲綫之密條達而不邪曲者此十分良材也亦以掐不入爲奇其掐得入者疎粗柔脆多是花桐乃今用作漆器素胎者非梧桐也今人多誤用之

琴材出於自然

燻晒琴材古人以桐梓久浸水中又取以懸灶上或風吹日晒百種用意終不如自然者蓋萬物在天地間必歷多年然後受陰陽氣足而成材之後壯而衰衰而老老而死陰陽之氣去盡然後反本㝡

无復與太虛同體其奇妙處乃與造化同功豈人力所能致　吹晒所能成哉

桐木異種

有梧桐生子如簸箕有花桐春來開花如玉簪而微紅號折花桐有櫻桐其實堪以榨油有刺桐其木皆徧身生刺如釘堪作梁柱四種之中當用梧桐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書曰椅木梓實而桐皮即今花桐花桐之實正類梓實桐即今之梧桐也二者皆可以爲琴而梧桐理踈而堅花桐柔而不堅梧桐勝於花桐明矣今取舊材但知輕者爲桐

而不知堅而慤者爲梧桐毋怪乎滿天下無良琴
也俚諺曰新以桐舊爲銅盖指言梧桐也

琴底用梓漆

有楸梓鋸開色微紫黑色用以爲琴底者有黃心梓
其理正類楠木而極細可白不堪若作器亞用難
朽非琴材漆木亦類梓盖取其漆液堅凝古人亦
以爲琴底須不經取漆而老大者方可用

琴腹有法

製琴腹至安鳳足處須小挖之過足則復寬之盖聲
遇挖則不直達遇寬則復悠揚而去所以韵長乃
是唐雷文秘法此論琴腹横廣也面底皆然

琴足軫尾

琴足用棗心黃楊或烏木盖取其堅實足之下須令
平如鏡切忌尖與凹足之柄與琴之鑿必大小相
當毋差毫釐若柄小而以紙副之琴聲必泛岳軫
焦尾亦宜用此三等木切不可以金玉犀象爲飾
多招盜賊併爲琴害矣

雷張槽腹妙訣

雷張製槽腹有妙訣于琴底悉窪微令如仰瓦[illegible]
於龍池鳳沼之弦徵令有唇餘處悉窪之正[illegible]

銅錢之背穿眼處有絃凸起令聲有關閉既取其
面底者如尾相合而池沼之唇又關閉不直達故
聲有所匱而不散豈論琴腹堅深也予嘗見畢文
簡公張越琴於池沼削以指探之果如此

得古琴去土氣法

古之愛琴者殁則戒子孫藏之冢間或有用石匣者
復出而爲世用多是沉聲闇闇然盖以受土氣多
濕氣勝耳法當用大甑蒸之以去濕土氣一蒸未
透再多蒸之于風日處挂晾燥其聲則復
婺州浦江有一士大夫家敤地得琴長大有斷紋紹

興間獻之御府爲巨璫所沮曰此壙墓中物豈宜
進御遂給還其家至今寶之雖聲帶濁而以作廣
陵等大曲彈之愈久而聲方出此琴若用蒸晒去
土氣當無比矣

按琴之法

按琴須作維摩樣按脚不碍人膝連面高二尺八寸
可再三加灰漆亦令厚四脚令壯更平不假拈扱
則與石案無異永州石面案固佳然薄必須厚一
寸半許乃佳若用木面須二寸餘若得大栢大棗
木不用膠合以漆合之尤妙又今見人作琴卓惟

容一琴須闊可容三四琴長過琴三之一試以案較琴聲便可見琴案上切不可置香爐榛物於前吳自強雲山集於案面作小水槽不必爾也

琴室宜實

前輩或埋琴以瓮於地上鳴琴此說恐妄傳蓋彈琴之室宜實不宜虛最宜重樓之下蓋上有樓板則琴聲不散其下空曠清幽則聲透徹若高堂大廈則聲散小閣密室則聲歛園圃亭榭尤非所宜若幽人逸士于高林大木或岩洞石室之下清曠地幽境寂更有泉石之勝則琴聲愈清與廣寒月殿

何異

掛琴之法

掛琴不宜着壁有土氣惟紙糊格及漆格上當風處爲妙然須無人往來小兒婦女所不到處當掛時作一錦細之袋袋之以蔽塵埃或用匣匣之則去袋蓋袋能引濕氣梅月須早入匣周以厚紙糊縫安樓上或閣上陰凉處琴匣須低矮窄小僅可容琴蓋令容受手口仍用釘鈙銷若令童僕抱琴勿宜橫抱倘遇物觸損雲牙不若於袋上作帶攀豎背於肩後則無損矣然攀須繫緊不可寬也

陽材琴

霧下彈琴而聲不泛蓋陽材也若鐘鳴鷄唱霜清月皎以陽琴鼓之聲更清徹陰材則不然

彈琴必對清香花木

彈琴對花惟巖桂江梅茉莉荼蘼薝蔔等香清而色不艷者方妙若妖紅艷紫非所宜也

彈琴貴月明人靜

夜深人靜月明當軒香爇水沉曲彈古調此與羲皇上人何異但須在一更後三更前蓋初更人聲未寂三更則人倦欲眠矣

彈琴用蚌徽

昔人所以不用金玉而貴蚌徽者蓋蚌有光彩得月光相射則愈煥發了然分明此正爲對月及牕上橫琴設若金玉則否今人少知此理然當用海中産珠蚌也別蚌無光彩故不用

斲琴名手

斲琴名手唐雷霄雷威雷班郭亮皆蜀人沈鐐張鉞皆江南人蔡叡僧智仁衛中立慶曆末人馬希仁馬希先並宋崇寧間人

琴名

鳳歸林操（羨門先生制） 楚光明操（楚臣石光制） 楚妃歎操（[illegible]）

沉湘怨操（屈原妻作） 風入松操（雍門周制） 易水操

幽蘭

右並上古琴弄名

詠道德（始皇制） 秦浴日（同上） 秦琴姬（秦姬制）

刺韓王（聶政制） 梁娟怨（杞梁妻制） 大風起（漢祖制）

拔山操（項王制） 采芝操（四皓制） 昭君操（明妃制）

八公操（淮南王制） 文君操（相如制） 楚引操（龍丘高制）

將軍歌（霍去病制） 董逃歌（後漢人制） 五調弄（[illegible]）

長樂聲（胡宗制） 武溪深（馬援制） 雙燕離巢

處女吟 鵾鷄吟 遠游吟

招來吟 胡笳吟 千里吟

延壽吟 黃老吟 五香吟

飛龍引 走馬引 枯魚引

箜篌引 梁甫引 大雄引

東武引 白頭吟 青箱引

猛虎行 堂上引 燕歌行

君子引 妬娼行 秋胡行

豫章行 從軍行 長安行

洛陽道 平陵道 度隴曲

度峴山 飛天白雀

右並中古琴弄名

游春 淥水 幽居

坐愁 秋思（此五曲蔡邕訪鬼谷先生所居制）

廣陵散（嵇康制） 蜀明君（劉備制） 烏夜啼（王義慶爲）

武帝所縱家人大懼夜聞烏啼哀思而成此曲 失女怨（衡元高制）

十仙游 郢客歸思 楚歌行

楚客吟秋風 秋夜鬧猿 清宵秋竹悲

燕初歸 玄雀唳 仙雀舞

棄松操 仙人歡酒 歸山雀

醉老傾酒 嵇康索酒 羽客晳盃

草蟲子 登隴望秦 竹吟風

哀松露 悲漢月 長清

短清 長側 短側（此四曲謂之嵇氏四弄）

登高望引 幽人折芳桂 悲風吟

隴頭 鳳游春 神鳳操

望月操 雙飛操 霜鴻操

澗底松 嵒前桂 秋風落葉

怡神調 金丹熟 天女怨

華池燕 對竹吟 大胡笳（十八拍 黃鐘）

小胡笳十九拍並蔡琰制　別胡兒　憶胡兒
大沙場　小沙場　出塞
入塞　皇甫　竹林七賢
拜仙壇　碎玉斗　葉下聞蟬
明君　相如題橋　平戎操並黃鍾調
楚澤吟不博金也　塞門積雪不拯玉也　越江吟
越溪吟　清夜吟　孤猿吟
塞山吟　三清若賀　看花回
月落西窓　石磬吟　對秋月
猿渡碧澗　清江引　聖德頌

玉漏遲　泛虛舟　思寥吟
思友人　出山吟　楚歌
金崖操　曉角調並商　邊城聞曉角
卞和泣玉　出塞吟慢角調　思鄉吟徵調
聞杜鵑　丁生化雀　祥雲出洞
巫山神女　清風搖玉珮　伯牙憶子期
楚襄雲　離騷九拍陳康士撰　虞姬羽調
無射商九弄獨孤定撰　吊三閭　獨醒
雀舞松　鴻雁來賓　並淒涼調或云西

右並下古琴弄名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五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六

海右門氏王圻纂集

音樂門

樂器類下

瑟

世本曰伏羲造瑟王子年拾遺記曰庖羲氏絃桑爲瑟世本又曰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破爲二十五絃具二均聲帝王世紀曰伏羲作瑟三十六絃隋音樂志曰瑟二十七絃伏羲所作者也高氏小史曰太昊作二十弦之瑟西都賦曰神農作瑟

呂氏春秋曰朱襄氏之王天下爲陽氣畜積果實不成故王建作五絃之瑟高誘曰王建朱襄之臣瞽叟制爲十五絃舜益以八絃爲二十三絃山海經曰晏龍始爲瑟數説雖異以世本之説爲得集韻謂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悲不可禁命去其半定爲二十五絃至秦俗惡薄有父子爭瑟者又各入其半故當時名其器爲箏又曰箏纂二器今皆十三絃實瑟之餘製也呂氏鼓樂記乃曰瞽叟拌五弦之琴以爲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讓樂乃拌瞽叟之所爲瑟益之八絃以爲二十五絃之瑟然則瑟之在古其規製更蓋亦屢矣固審音者宜畧知也

琵琶

隋音樂志曰曲項琵琶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也事始云碎葉國所獻

大忽雷小忽雷乃內庫琵琶名冷閑記鰐魚名忽雷陳後主孔貴嬪琵琶名懷風

渾不似

琵琶又名鞾婆唐詩琵字皆作入聲音鄧如斷腸猶繫琵琶絃之類是也王昭君琵琶壞胡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爲胡撥

琵琶所始

琵琶法三才象四時風俗通云琵琶近代樂家作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五行四絃象四時釋名曰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因以爲名漢送烏孫公主入番念其行遠思慕本朝使知音者馬上奏琵琶以慰悅之琵琶有直項曲項者蓋便於關軸也樂録云琵琶本出於絃鼗而杜摯以爲秦之末世苦於長城之役百姓絃鼗而鼓之古曲陌上桑開范曄石苞謝奕孫

放孔偉阮咸皆善此樂東晉謝鎮西在大市樓上彈琵琶作大道之曲世說云謝仁祖在北牖下彈琵琶有天際之意又朱生善彈琵琶伯牙之妙無以加焉武德中白明遠竹伯夷皆以彈琵琶至大官貞觀中裴路兒彈琵琶始廢撥用手今所謂搊琵琶是也白秀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獻以逊邏檀爲槽其木溫潤如玉光采可鑒金縷紅文蹙之成雙鳳貴妃每奏於梨園音韻凄清飄若雲外開元中梨園即有駱供奉賀懷智雷海清其樂器或以石爲槽鵾鷄筋作絃用鐵撥彈之安史之亂流

落外夷

阮咸

樂器有似琵琶而圓者日阮咸大曆中恩之并從叔翁司徒汧公之鎮滑也因與賓客會琴話及斯樂曰往中宗朝元賓容行中爲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冢獲其銅鑄成者獻之元曰此阮仲容所造乃命工人以木爲之音韻清朗頗難爲名權以仲容姓名呼焉於今未蒙佳號況阮公昔賢豈可以名氏而號樂器乎其形象月其聲合琴目爲月琴宜矣自是知之者不以舊名呼今人以爲李崖州[illegible]相月所號非也

稽琴

杜摯賦序曰秦人苦長城之役絃鼗而鼓之紀以爲琵琶之始按鼗如鼓而小有柄長尺餘然則繫絃于鼓首而屬之于柄末與琵琶極不彷彿其狀則今稽琴也是稽琴爲絃鼗遺象明矣唐禮樂志曰琵琶躰圓修頸而小號秦漢子蓋絃鼗之遺製出于胡中傳爲秦漢所作今人又號稽琴稽康所製故名稽琴雖出于傳誦理或然也

箏

說文言切韻曰箏秦蒙恬所造風俗通曰箏秦聲也西五絃今十三絃不知誰作傅玄箏賦序曰或以謂蒙恬造去國之臣不能關思也隋音樂志曰箏十三絃所謂秦聲蒙恬所作傅子曰上圓象天下平象地空準六合絃柱準十二月乃仁智之器阮瑀箏賦曰長六尺應律數胥陶融妻陳氏云箏后夔創制于野考成也

筲箏

音簫都下所謂排簫是也今言簫管乃別器箏秦樂也乃瑟之流古瑟五十絃自黃帝令素女鼓瑟帝

悲不止破之自後瑟止二十五絃秦人鼓瑟兄爭
之又破為二箏之名自此始今之制十三絃而古
制亦有十二絃者謂之秦箏世俗有樂器而小用
七絃名軋箏今乃謂之箏如是則簫管以二物為
一名箏箏以一名為二物矣或云蒙恬分瑟為兩
則恐無爭之義

箜篌

釋名曰師涓所作靡靡之樂葢空國之侯所好也晉
應劭曰漢武命侯調始造此器史記封禪書漢武
禱祠太乙后土始用樂作箜篌杜佑曰或云侯暉

其聲坎坎應節故曰坎侯誤為空侯侯者因樂人
姓耳謂師涓非也宋㽔州守劉義慶空侯賦曰侯
牽化而始造通典說其形似瑟而小用撥彈之非
今器也又有云箜篌胡樂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
二十三絃抱于懷中兩齊奏之謂之擘正今物也
續漢書曰靈帝胡服作胡箜篌隋音樂志曰箜篌
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也

繞梁

列子韓娥歌音繞梁樂書繞梁樂器也與箜篌相似
宋武帝大明中懐遠謂之遶梁懐遠亡其器亦絶
矣又楚莊王琴名繞梁

篪

世本曰蘇成公造篪宋均曰周平王時侯也又曰蔡
公所造舊制一月管不知蔡公何代人然非舜前
明矣舜時西王母獻管則蔡公安得造也隋書音
樂志曰篪長尺四寸七孔蘇公所作者通典曰帝
嚳平共工之亂作鼗鼓搯控塤篪故樂記以為聖
人作此六者古史曰古有篪尚矣蘇成公善篪而
記者因以為作謬矣

籥

禮記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古
天子號籥葢伊耆氏所作

笛

馬融長笛賦序曰此器起于近代本出羌中風俗通
曰漢武帝時丘仲所造長尺四寸七孔京房曰丘
仲工其事不言所造廣雅曰籥謂之笛有七竅而
周官笙師教龡籥遂藝文類聚有宋玉笛賦則笛前
于丘仲遠矣隋書音樂志曰笛丘仲所作其併五
音在七孔以應七聲太平御覽曰皇帝使伶倫伐
竹於崑溪[illegible]而作笛吹之作鳳鳴筆談曰有雅笛

有羌笛其形制所始舊説皆不同後漢馬融所賦長笛空洞無底剡其上五孔出其背正似今尺八李善爲之注云七孔長一尺四寸乃今横笛耳鼓吹部謂之横吹非融所賦者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世所謂商聲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音周禮笙師注杜子春云篴乃今時所吹五孔竹篴亦横設而五孔不知出何典

簫

通禮儀纂曰伏羲作簫十六管事始云女媧造風俗

通曰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十管長尺二寸世本亦曰舜作長二尺隋音樂志曰簫十管長二尺與舜所造者不同而古今以爲舜作

尺八

簫管之制六孔旁一孔加所膜焉足黄鍾一均聲或謂之尺八管容齋隨筆引逸史及孫夷中仙隱傳呂才傳皆有尺八事又醉鄉日月唐人酒令云遠望漁舟不濶尺八憑闌一吐已覺空侯

玄宗開元末夢人云將手巾五百條袈裟五百領於廻向院布施及覺問之無知者乃遣募尋訪有狂僧自出應召賫持所夢物得人終南行兩日至極深峻處見半崖有朱柱粉壁玲瓏如畫視其額乃廻向也僧至聞鐘磬及禮佛之音守門者詰其所從來遂引入見一老僧令與入指廊屋房有施帷餘一分一房但空榻無人僧顧侍者曰彼房取尺八來乃玉尺八也問僧見彼胡僧否曰見僧曰此是權代汝主也國内當亂人死無數此名磨滅王其一室是汝主房也汝主在寺以愛吹尺八謫在人間此常吹者汝回可將尺八付之并手巾袈裟令自收也狂僧膜拜出門數步不復見寺所在矣

乃持尺八手巾等上進具述本末上持尺八吹之宛是先所御者後二十餘年遂有祿山之亂其狂僧所見胡僧即祿山也 逸史

竽

世本曰隋作竽注云女媧氏之臣也通禮儀纂曰漢武帝時丘仲作竽笙三十六管而韓子有齊宣王好吹竽之事則竽非丘仲所作明矣世本之説是

笙

禮記明堂位曰女媧之笙簧簧笙中之簧也世本曰女媧作笙簧高氏小史亦云曹植女媧贊曰造簧

作笙隋音樂志曰笙竽並女媧之所作也釋名曰
笙以匏爲之十二管有簧

壎

世本曰壎暴公所作宋均云周平王時諸侯通典曰
不知何代人周之畿内有暴國豈其人乎承謂世
本所記當是以諸侯有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作
何人斯以絶之其詩云伯氏吹壎仲氏吹篪以言
其俱爲王臣恩如兄弟故謂伯仲其相應和如壎
篪便爲暴公作壎蘇公造篪按樂記曰聖人作爲
鞉鼓控揭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隋音樂志曰
壎六孔暴公之所作非也通曆曰帝嚳作王子年
拾遺記乃云庖犧陶土爲壎也

鼓

禮記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帝王世紀
曰黄帝殺夔以其皮爲鼓黄帝内傳曰帝與蚩尤
戰玄女爲帝製夔鼓又請帝製鼓以當雷霆世本
曰夷作鼓蓋起于伊耆氏之土鼓也

鼓足

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鼓足鄭注云足是四足毛公詩
注曰夏后氏加四足謂之鼓足

建鼓

明堂位曰商楹鼓詩商頌曰置我鞉鼓毛公注云商
人置鼓鄭箋云湯改夏之制乃始植我商家之鼓
楹謂之柱以楹貫植之隋音樂志曰建鼓商人以
柱貫之謂之楹鼓近代相承植而貫之謂之建鼓
蓋商所作也又棲翔鵠于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
鵠取其聲揚而遠聞或曰鷺鼓越置大鼓于雷門
以壓見雙鷺從鼓而飛雲中或曰皆非也詩云振
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古之君子非周道之
衰頌聲輟飾以鷺存其流風未知孰是

懸鼓

明堂位曰周懸鼓按周頌有瞽之詩曰應田懸鼓周
禮雷靈路鼓鼖鼛鼓皆有簨簴以懸之隋音樂志
曰建鼓人懸之謂之懸鼓

鼗

呂氏春秋曰帝嚳使垂作鼓通曆曰帝嚳平共工之
亂作鼗鼓今不言播鼗而曰搖梢子世俗之陋
也又如擊鼓云超舞云征縮之類甚多

鞞

唐韻曰鼙騎上鼓鼙裨也裨助鼓節亦作鞞今軍行

馬上所擊是也黃帝內傳曰玄女請帝制鼓鼙以當雷霆是則黃帝制之以伐蚩尤也呂氏春秋曰帝嚳令倕作鼙鼓之樂又云倕作鞞以節鼓

鞀

呂氏春秋曰倕作鞀豫子禹爲銘書于簨虡語寡人以獄訟者搖鞀

雷門鼓

吳王夫差起蛇門以厭越人越爲雷門以禳之擊大鼓于雷門之下而蛇門開焉後移鼓于建昌宮之端門有雙鷺從鼓飛出或云鷺鼓精也劉歆云

街鼓

舊唐制京城內金吾衛軍昏曉傳呼以戒行者馬周請置六街之鼓號曰鼕鼕鼓防奸禦盜也

羯鼓

羯鼓錄曰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唐禮樂志曰蓋本戎羯之樂其音太簇一均明皇稱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方也

羯鼓錄唐南卓刺史羯鼓出外夷樂以戎羯之鼓其音主太簇一均龜茲部高昌部疏勒天竺部皆用之次在都曇鼓答臘鼓之下都曇鼓似帶鼓而小即指答臘鼓也鷄婁鼓之上蘇如漆桶山桑木爲之有小牙床承之擊用雙杖其聲焦殺鳴烈尤宜促曲急破戰杖連碎之聲又宜高樓晚景明月清風破空透空特異衆樂杖用黃檀木狗脊花楸等木須至乾濕氣而復柔賦乾收豁越嚮亮取戰褒健棗捲用鋼鐵當精鍊捲當至匀若不匀應候高下掬捩不得即鼓面緩急若琴徽之愆病諸曲調如太簇曲色但勝乞婆娑耀日光等九十二曲名玄宗所製其餘徵羽調曲皆與胡部同故不載上洞曉音律由於天縱凡是絲管必造其妙若制作

調曲皆與胡部隨意即成不立章度取適短長應指散聲皆中點拍至於清濁變轉律呂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雖古之夔曠不能過也尤愛羯鼓玉笛嘗遇二月初吉柳杏將吐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柳杏皆已發折及製秋風高至秋空迥徹纖雲不起則奏之必遠風方徐來夜葉下墜其曲絕妙入神例皆如此汝陽王璡寧王長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玄宗特鍾愛焉自傳授之又以其聰悟敏慧妙達音旨每隨遊幸頃刻不捨常戴砑絹帽抽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朵置於帽上簷處二

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
洛上大喜賜璡金器一廚因誇曰眞花奴（璡字花奴）
宋開府雖耿介不群亦深好聲樂尤善羯鼓（樂部行王詡日）
（南山起雲北山起雨即開府所爲也）始承恩顧與上論鼓事曰頭如
青山峯手如白雨點此即羯鼓之能事也山峯取
不動雨點取碎急即上與開府兼善兩鼓也而羯
鼓偏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開府之家悉傳之
其孫沉亦工之并有音律之學

廣德中蜀客前雙流縣丞李琬者調集長安僦居務
本里夜聞羯鼓聲頗妙於月下步尋至小宅門極

卑隘扣請羯鼓工曰君所擊者豈非耶婆色雞乎
雖至精而無尾何也工大異之曰君固知音者此
事無人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傳此藝尤能此曲
近張通儒入長安某家事流散父沒河西此曲遂
絕今但按舊譜數本守之竟無結尾聲故夜夜求
之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意盡則曲盡又
何索尾焉工曰奈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
不盡者須以他曲解之可盡其聲也夫耶婆色雞
當用掘柘急遍解之工如所教果相諧協而意皆
盡（如柘枝用渾脫解甘州用急了解之類是也）工泣而謝之即立言於寺

卿奏爲主簿後累轉至太常卿宰相杜鴻漸亦能
之永泰中爲三川副元帥西川節度使至成都因
言比有別墅近華陽每遇風景晴朗時或登閣
奏此初見群羊牧於山下忽數頭躑躅不已某不
謂以鼓然也及止群羊亦止某復鼓羊亦然遂以
疾徐高下而節之無不應之而變旋有二犬自其
家走而吠之及群羊側逐聲俯仰若有聽少選即
復宛頸搖尾亦從而變態士林中無習者唯僕射
韓皐善亦不甚露焉

柷敔

禮樂記曰聖人作爲控揭注云謂柷敔也通曆曰帝
嚳平共工之亂作柷敔

角

徐廣車服儀制曰角前書記所不載或云本出羌胡
一云出于越黃帝內傳曰玄女請帝製角一十四
以警像通禮儀纂曰蚩尤師魑魅與黃帝戰帝命
始吹角作龍鳴以禦之蓋角肇於黃帝氏也谷儉
角賦曰黃帝會群臣于泰山作淸角之音號令之
限度也軍中置之以司昏曉故角爲軍容也
大壁禹錫道州鼓角樓記云鼓角之制其來遠矣肇

帝之標宇戰蚩尤於涿野充壯乎虎旅取象乎龍
吟爾後始備于鹵簿稷嗣定于雅樂前征烏螢之
國遂寢于兇勒之曲後分熊軾之寄乃限于天騎
之奏故有屹襄湖之役雅敞雲構之飛譙三吹之
調切深七萃之師咸肅丕顯乎威武底寧乎邊鄙
則知聖人備物制用其利博哉近世胡笳酒儼云
畫角之曲曹子建所作其詞初弄云爲君難爲臣
難難又難再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
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角音烏烏皆難字
之聲其說甚新然不著出處諸書亦不見其事

陳氏樂書文獻通考事物紀原最爲博引亦不
載其事韋禹錫此記遍徵鼓角前事可謂無遺皆
植名人豈應遺漏胡氏此說似爲無稽恐出俗口
不載典冊未可據也

笳

杜摯笳賦序曰昔伯陽避亂入戎懷土遂建斯樂又
胡笳漢舊錄有其物不記所出本末云胡人卷蘆
葉吹之名曰胡笳亦云李伯陽入西戎所造
晉劉琨在晉陽爲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淸嘯賊聞
之皆淒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
土之思向曉復吹賊並解圍而走劉疇避亂塢壁
賈胡數百欲害之疇援笳吹爲出塞之聲以動其
遊客之思群胡皆垂泣而去二人得免于阨其妻
絶類狠心不可以言諭而可以音感不可以理化
而可以情動然則聖人之樂其能治人神和上下
也宜矣今樂之作者能動人乎哉人情物理非異
也音節不足相激發耳

觱栗

說文曰乃羌人所吹屠觱以驚馬樂錄曰笳管也何
承天纂文曰羌胡器出于胡中其聲悲本名悲栗

通典亦云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後乃以笳爲之
以竹爲管樂府雜錄曰本龜茲國樂唐編鹵簿爲
笳管用之雅樂以爲雅管六竅則爲鳳管令狐揆
樂要曰篳栗出胡中或云龜茲國徐景山曰本胡
人牧馬截骨爲筒用蘆貫首吹之以驚群馬因爲
竅以成音律今胡部在管音前故世亦云頭管

拍板

樂府雜錄曰明皇令黃幡綽撰拍板譜綽曰但有此
板則不失其節奏或曰幡綽於紙上畫兩此板曰
但有耳道即無失節奏通典有擊以代抃擊節也

因其聲以節奏是拍板蓋出于擊節也又晉魏之代有宋識善擊節以板拍而代擊節是則拍板之始也鄴城舊事曰華林園齊武成時穿池為北海中有一拍板則此器已見于北齊矣牛僧孺謂之樂句

簨虡

禮記曰夏后氏之龍簨虡蓋樂之制自造鍾磬則宜有簨虡而飾之以龍則自夏后氏始也虡虛呂切飛虡天上神獸鹿頭龍身即勾陳也說文鍾鼓之附飾為猛獸釋名橫曰簨縱曰虡

參撾

後漢禰衡傳云衡方為漁陽參撾蹀躞而前注云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撾自搨地來前躡鼓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復擊參撾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撾自衡始也按撾及撾並擊鼓杖也參撾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以參為曲奏之名則撾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撾而去是知參撾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按楊文公談苑載徐鍇仕江左中書舍人尤嗜學該博領集賢學士校書即校理詩書吳淑校古樂府中有參字者淑多改為操蓋章草之變鍇曰非可以一例若漁陽參者音七鑒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參撾古歌詞云邊城晏開漁陽慘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之予謂撾鼓一也故或用撾字然參字當如徐說音七鑒反三撾鼓也以其三撾故因謂之參唐李義山聽鼓詩云欲問漁陽時干戈未得平又口占詩云必投潘岳果誰參禰衡撾亦以去聲讀之也觀存中筆談論廣陵散乃曲名參如操

弄之類潘岳笙賦云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書云聽廣陵之清散則知散為曲名明矣所謂漁陽參者正如廣陵散也又云宋景公文僖詩云波生容浦揚舲遠潤逼漁陽作傪遲又逆李冀州詩云征鼙曲曲漁陽傪後乘人人鄴下才皆以去聲呼之但參字從人為異耳

哨笛砑鼓

政和三年六月尚書省言今已降新樂其舊來淫哇之聲如打斷哨笛砑鼓十般舞之類悉行禁止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六　終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花木門

花木總論

草木始生

盤古之君身後毛髮爲草木淮南子曰日馮生陽閼陽閼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于庶木根拔生若程若程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華皇華生庶草凡根茇草許慎注云日馮木之先也段成式酉陽雜俎曰日馮生陽閼

陽閼生麟胎麟胎生幹木幹木生庶木招揺生程若程君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應黃應黃生黃華黃華生庶草與淮南子小異此蓋草木之始也

山居草木記

園庭草木佳樹芳草或致自山人或得於樵客始則盈尺今已豐尋乃記所出山澤庶資博聞木之奇者有天台之金松琪樹稽山之海棠榧檜剡溪之紅桂厚朴海嶠之香檉木蘭天目之青神鳳集鍾山之月桂青颺之楊梅曲柯之山桂温樹金陵之株栢欒荆杜鵑茆山之山礬側栢南蜀宜春之柳栢紅豆山櫻藍田之栗梨龍眼其水物之美者有白蘋洲之重臺蓮芙蓉湖之白蓮茆山東溪之芳蓀復有日觀震巫嶺羅浮之桂木巖湍廬阜漏澤之石馬又得番禺之山茶宛陵之紫丁香會稽之白蕖木芙蓉百葉薔薇永嘉之紫桂簇𣔚天台之海石楠桂林之茆蘅台嶺山輿八公山之怪石巫峽巖湍琅臺之水石而布於青渠之側仙人迹鹿兎迹之石列於佛榻之前是歲又得鍾陵之同心木芙蓉剡中之真紅桂凱山之四時杜鵑相思紫

苑貞桐山茗重臺黃薔薇東陽之紅桂紫石楠九華山藥樹木蓼青櫪黃心梔子朱杉龍骨庚申歲後得宜春之金筆容蒙勾栗木其草藥又得山姜碧色百合焉

原物

邵康節曰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

草木別名

蕡曰曆莢朱草曰赤草琥珀曰江珠薏苡曰簳珠雲芝水芝土芝曰三芝白芝曰玉芝凡芝曰石菌崔

香曰管松香附子曰省頭香桑寄生曰寓木曰蔦
骨地筋曰青蒸或曰黃芝可理五臟菖蒲根曰昌
本天門冬曰顛棘又曰滿羊猪苓曰豕苓人參出
名山者曰紫團何首烏曰支藤交實曰鷄頭木曰
山精又曰山薑大棗曰壺棗火明曰英光芍藥曰
可離鹿葱花曰宜男亦曰丹棘又令草出常山能
夜叱戶盜曰護門草一曰靈草夜合花曰合昏櫻
桃曰麥英又曰荊桃亦曰含桃夢草曰懷夢白麻
曰瑤華蕎曰雀麥又曰燕麥舊麥曰宿麥胡麥名
曰指星可作餅曰菰子苔曰水衣曰石髮曰圓蘚

曰絲錢曰金苔曰夜明苔曰蕊蕺竹筍曰筍蕺又
曰竹胎凡竹皆曰明玕竹實曰練實廣錫曰石蜜
荔挺曰馬薤野蓼曰天蓼曰澤蓼稀曰水葵曰兎
葵蜀葵曰戎葵胡豆曰戎菽芋根曰芋魁又曰蹲
鴟生下田中似龍鬚而細根曰鳧茈可以染紫曰
茈草茈紫通用梧桐曰榮木烏桓草實如葵子曰
東𤅣菊始開曰落英櫻樹曰栟櫚櫟實曰橡實松
一叢五葉如釵曰五鬣松栢曰鬼廷石榴曰丹若
橄欖曰南威合歡樹曰青棠又曰蠲忿龍眼曰荔
枝奴檍木曰萬歲樹亦曰萬年枝種楸于道曰長
楸柳黃色曰魏塵畫合夜舒曰守宮槐夏月[illegible]
陰所傷曰樹刺以爪搏曰賭瓜以瓜食曰絲瓜出
空同曰靈瓜出崑崙曰玉瓜甜菜曰木蜜櫻桃曰
石蜜赤莧苗曰人莧青莧實曰馬莧

合樹花

信州弋陽縣海棠浦山村人至伐以爲薪廣南以根
唉猪處州龍泉竹筍亦然溫州四時有蘭各有一
種衡州耒陽縣有桃一株結子而褒不堪食廣州
有無核枇杷海南有無核荔枝嚴州通判廳下有
花數種而合爲一樹云見於唐杜牧詩中並和開

欲移取壓矣卒以盤根不可徙而止然其花終無
能名者

植物異種

京師有李實者牛心紅核必中斷云是王戎鑽核遺
跡湖湘間有湘妃竹斑痕點點云是舜妃洒淚有
舜哥麥其穟無芒熟時望之焦黑若火燎然云是
舜後母炒熟麥令其播種天祐之而生王莽竹每
竿者二三節必有剖裂痕云是莽將篡位藏銅人
於竹中以應符讖而然凡此固多附會之說然其
[illegible]亦造化之妙莫能測度

進花

洛陽至京六驛舊未嘗進花李文定公留守始以進歲差府校一人乘驛馬晝夜馳至京師止姚黃魏紫花三四朶用菜葉實籠中藉覆上下使馬不動搖亦所以禦日氣又以蠟封花蒂可數日不落

評花品

嘗評花以梅有林下之風杏有閨門之態桃如倚門市娼李如東鄰貧女

名果異實

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爲美名以標奇麗梨十紫梨青梨實大芳梨實小大谷梨細葉梨縹葉梨金葉梨出琅琊王野家太守王唐所獻東王梨出海中瀚海梨出瀚海北耐寒不枯紫條梨實大棗七弱枝棗玉門棗棠棗青華棗梬棗赤心棗西王棗出崑崙山栗三侯栗榛栗瑰栗嶧陽栗嶧陽都尉曹龍所獻大如拳桃十秦桃榹桃湘核桃金城桃綺葉桃紫文桃霜桃霜下可食胡桃出西域櫻桃含桃李十五紫核李綠李朱李黃李青綺李青房李同心李車下李含枝李金枝李顏淵李出魯羌李燕李蠻李侯李柰三白柰紫柰花紫色綠柰花綠色查三蠻查猴查羌查椑三青椑赤葉椑烏椑棠四

赤棠白棠青棠沙棠梅七朱梅紫葉梅紫華梅同心梅麗枝梅燕梅侯梅杏二文杏蓬萊杏東郡都尉于吉所獻一株花雜五色六出云是仙人所食桐三椅桐梧桐荊桐林檎十株枇杷十株橙十株安石榴十株白銀樹十株黃銀樹十株槐六百四十株千年長生樹十株萬年長生樹十株扶老木十株守宮槐十株金明樹二十株搖風樹十株琉璃樹十株池離樹十七株離婁樹十株白榆樹杜桂蜀漆樹十株柟四株樅六株楔四株楓四株栝十株

术序

紫薇夫人术序范攄撰和香方兩清事正其句子李賀詩練香薰宋鵲尋齋踏盧龍差爲不倫惟陸龜蒙詩曰白月半窗抄术序清泉一器授芝之圖討探芝术亦是人生仙福

贈花

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贈之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也欲蠲人之忿則贈之青棠青棠一名合懽則忘忿

花名尊貴

洛陽人謂牡丹爲花王成都人謂海棠爲花君尊貴
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
稱號然必其品格超絶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
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物性

凡物浮於水上者性多涼生於水中者性多熱生於
水底者性多溫草木如蓮實性涼芡實性熱藕在
池中性溫魚蝨如海鷘鳥㖷之屬性涼赤鯉河鮑
之屬性熱鯽魚鱔魚藏在土中性溫

草木同名

獨搖草名鬼督郵列仙蹤亦名鬼督郵䓈擿名兒草[illegible]
知母亦名兒草又芫花亦名兒草紫參名牡蒙王
孫亦名牡蒙禹葭名禹餘糧又赭魁亦名禹餘糧
童梁名守田半夏亦名守田枸杞名仙人杖[illegible]
山有葉自死筍亦名仙人杖石楠名鬼目而樗亦
名鬼目

花忌嫉

汝陽之楠西榮東枯庾嶺之梅南煖北寒析者或[illegible]
榮實者不先煖木之精液遞有所感而地之氣候
各有所在也是故事不能兩勝物不容並美[illegible]

洛陽花木記牡丹有瑞雲紅者其大類魏紫與魏[illegible]
迭爲盛衰魏多則瑞雲少瑞雲多則魏少意者[illegible]
木之妖亦相忌嫉而勢或不並立歟

物產異常

山深土厚之處物產之異蓋巨靈所鍾誠有足駭觀
者如天目山老檜其大可六七人抱蜀中之荔枝
樹椿樹大亦可數人抱比天目少差滇中之巨竹
叢生一堆非若南方之竹山與園林散漫其奇異
處僅數十株一叢根如亂龍蟠結出土上色如石
其大如斗若截之可以汲水又若天目山巔之仙

人解鋸石約一二里道傍林林無算或六七尺或
丈丈自上至下皆空一寸許直截如片虎丘試劍
石又不足言又若雁山之天柱峯平地突然隆起
週圍無所緣如湖南之雷峯塔然其高與大則又
數倍

黃花青子

花中黃者多矣而菊稱黃花菊品不皆黃然黃其正
色月令以桃桐井菊華志氣候而菊獨曰黃故目
黃花人知其爲菊也凡果之生皆青而橄欖稱青
子東坡詩有之蓋果及熟必變色青而黃或紅而

橄欖雖熟亦青故曰青子人知其爲橄欖也

評花

蔡皋常云欲令梅聘海棠橙子臣櫻桃及以芥嫁筍但恨時不同耳然牡丹酴醾楊梅枇杷卒爲執友

長卿簡子

蕭子雲賦有長卿晼翠簡子秋紅句長卿則草中徐長卿藥名也簡子不知何出近觀齊民要術云簡子藤生緣樹木實如李赤如鷄冠核如魚鱗取生食之淡泊甘苦乃知子雲引用必此物也王應鱗嘗言得一異事如獲一真珠船

花太醫

蘇直善治花瘠者腴之病者安之人稱爲花太醫

移栽

神農始種五穀軒轅始種桑麻蔬果草木漢張騫始移植大宛油麻大蒜大夏芫荽苜蓿葡萄安石榴西羌胡桃於中國唐太宗始移植占城早稻康王金桃波稜萊五代胡嶠始私種回鶻西瓜

接花木

凡花木之異多人力所爲種樹家謂樗樹上接梅則花如墨黃白二菊各去半幹而合之其開花黃白相半以蓮菂投靛甕中經年移種則發碧花芙蓉先一夕以靛水調蘸花蕊上用紙裹之來日開花亦成碧色此雖非本然能奪造化亦一奇也

炙樹

河南湖廣之俗樹衰將死以沸湯灌之令浹洽即復茂盛名曰炙樹竹林時車水灌之故其竹不衰

草木相似

魏文帝所記諸物相似亂眞碱砆石似美玉蛇床亂蘼蕪薺苨亂人參杜衡亂細辛百部似門冬房葵似狼毒鉤吻草似荇華拔葜似[illegible]一名狗脊

五穀類

后稷樹藝

后稷教民樹藝之法曰五穀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獲死又曰五穀生于五木汜勝之曰黍生于榆大豆生于槐小豆生于李麻生于楊大麥生于杏小麥生于桃稻生于柳五木自天生五穀待人生故五穀候于五木也故曰見生而樹生也靡草死而麥秋至草木黃落禾乃登故曰見死而獲死也

五穀貴稻

五穀以稻爲貴古人各以其類配之如以殺鷄配爲

黍謂野人之食也以翳菽配飲水謂貧者之食也以稷食對萊羹謂貶降之食也以麥飰對葱葉謂草草之食也惟食稻則對衣錦又祭祀則以稻爲嘉蔬公享大夫則以稻爲嘉膳

穀種

蘿越集云孟子言五穀周子言九穀尚書言百穀釋之者曰五穀稻黍稷梁秫也九穀則五穀加大小麥大小豆也百穀則于九穀分別各等種類舉其成數也

紅蓮稻

紅蓮早稻從古有之陸魯望詩云遥爲晩風吟白蘋近炊香稻識紅蓮

紫米

唐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碧麥紫米上異之翼日出示術士白元佐李元戢碧麥粒大於中華之麥表裏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令人體輕久則可以禦風紫米有類巨勝炊一升得飯一斗食之令人髭髮黑顏色好

占城稲

江淮之間有稻粒稍細耐水旱而成實早作飯差[illegible]眞宗常植于苑中始自占城國傳其種遂植南方粒尖謂之黃秈音仙

嘉禾應

成王時三苗貫葉而生同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獻上王問周公曰何也周公曰天下其和爲一乎三年越裳氏重譯來朝

胡麻

筆談曰胡麻即今油麻也中國之麻謂之大麻張騫始自大宛得油麻種亦謂之麻故以胡麻別之

黍

以大暑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以爲酒即今[illegible]米北方以之作酒者所謂黃米酒是也蓋小米有二種如稻有粳糯耳黍是小米之糯者稷者五穀之長五穀不可遍祭以長者該之故祭稷靈曜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一歲之中最先種者亦北方所有比黍稍大較穀則小紫黑色芒有毛關西呼糜冀州呼緊音[illegible]不甚珍貴農家種之以備穀之不熟即南方所謂烏山稻類稻粳糯揔名若詩書所稱當依文解之如論語食夫稻則是粳也月令秫稻必齊則是糯也但字林云糯黏稻也當屬糯[illegible]

即今之粟也古不以粟爲穀之名但粟厚孚殼故米之有孚殼者皆稱粱世有白粱黃粱之説爾雅云少種粱者以粱損地力而收穫少也

黍稷誤註

朱子註詩云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稷亦穀也一名穄似黍而小嘗與北人論辨黍之形狀乃知所謂苗似蘆高丈餘者即今南方名蘆粟北方名蜀秫其幹名秫稭者是也蓋自是一種非黍也其所謂一名穄似黍而小者此乃是黍非稷也今南人謂黍爲黃穄北人名黃米粘膩可釀

酒其註鶴云頂赤身白尾黑黑翅實生於翅非尾也此皆一時之誤

麥

諺云麥過不入口靖康元年麥高於人既熟大雨所損十八

延精麥

延精麥言延壽益氣有昆和麥調暢六腑有輕心麥食者體輕有淳和麥麪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不寒有含露麥穟中有露甘如飴出王子年拾遺記

璺光豆

璺光豆大小類中華之綠荳其色殷紅而光芒可長數尺亦謂之諸多珠和石菖蒲煮之即大如鵝卵其中純紫稱之可重一觔代宗嘗一丸其香美無比數日不復言飢渴

五穀耗地氣

五穀耗地氣爲最甚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斗漢光武元年野蠶成繭被於山澤至五年漸少而農事益修蓋土不生穀地氣無所耗蘊蓄日久發而爲野蠶旅穀其理甚明凡地不生草木者多產金錫亦其理也

米穀貴賤

前漢食貨志漢興接秦之敝民失其業大飢米石五千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又按高祖紀二年關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皆一時事所書米價不同恐稍先後亦未可知王莽末黃金一斤易粟一斗晉愍帝時米斗二金是乙斗粟易錢二十緡一石粟易錢二百緡也後漢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萬唐潼關失守曾靈郡中米斗五十千是一石爲錢五百緡也梁侯景入石頭米一斗七八萬錢是一石米爲錢七八百緡也自古米貴未

有如是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粟斛三十正與唐太宗米斗三錢之價同亦可爲至廉矣然北史東魏元象間穀斛九錢漢宣紀穀石五錢自古來米賤又無有如是之甚者

苗長兆凶

鄉人以苗之易長爲不熟之候成化辛丑苗插於田不數日皆勃然而興黖然而黑農甚憂之至八月朔風雨暴作水復横流苗皆縮而不實明年大飢弘治改元正月置閏五月初苗之插者殆遍易長復如辛丑祀苗祖者奔走不絕十八日早大風忽東南來須臾有拔山之勢大雨隨之半日水湧數尺屋壞樹倒者十之三四夜半方止苗被淹者大半

牡丹類

染牡丹花

唐韓文公愈有疎從子湘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爲凌辱韓知遂送街西僧院中令讀書經旬寺主綱復訴其狂率韓遽令歸且責曰市肆賤類營衣食尚有一事長處汝所爲如此竟作何物姪拜謝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黄赤唯命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曲箔盡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棵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人坐唯賫紫鑛輕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遂掩坑白其叔曰恨較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黄紅歷綠每朶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出關時詩頭一韻曰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遂乃辭歸江淮竟不願仕出酉陽雜俎

牡丹初盛

隋朝始傳牡丹唐人亦曰木芍藥開元時宫中及民間競尚之今品極多一說武后冬月遊後苑花俱開而牡丹獨遲遂貶于洛陽故今言牡丹者以西洛爲冠首劉公嘉話云世謂牡丹花近有蓋以前朝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禹錫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久矣酉陽雜俎曰前史中無說牡丹唯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段成式檢隋朝種植法初不記說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開元末裴士淹使幽冀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于長興私第爲都下奇賞至德中馬僕射又得紅紫二色移于

城中青瑣集有隋朝海記中載牡丹品多而前
賢所說如此

牡丹譜序

姚黃千葉黃花也色極鮮深精彩射人有深紫檀心
近青旋心一匝與瓣同色開頭可八九寸許其
花本出北印山下白司馬坡姚氏家今洛中名圃
中傳接雖多惟水北歲有開者大率間歲乃成千
葉餘皆單葉水南率數歲一開千葉然不及水北
之盛蓋本出山中宜高近市多糞壤非其性也其
開最晚在衆花彫零之後芍藥未開之前其色甚

鮮高潔之性敷榮之時特異於衆花故洛人貴之
號爲花王城中經歲不過開三數朶都人士女必
傾城往觀

姚黃爲王魏紅爲妃

姚黃以中色近萬乘之尊故爲王

縷金黃

洛陽牡丹之品見於花譜然未若陳州之盛且多也
園戶植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政和壬辰春予侍
親在郡時園戶牛氏家忽開一枝色如鵞雛而淡
其面一尺三四寸高尺許柔葩重疊約千百葉其
本姚黃也而於葩英之端有金粉一暈縷之其心
紫蕋亦金粉縷之牛氏乃以縷金黃名之以籧篨
作棚屋圍幛復張青帟護之於門首遣人約止遊
人人輸十錢乃得入觀十日間其家得數百千予
亦獲見之郡守聞之欲翦以進內府衆園戶皆言
不可曰此花之變易者不可爲常倘他時復來索
此品何以應之又欲移其根亦以此爲辭乃已明
年花開果如舊品

一捻紅

今牡丹中有一捻紅每一花葉端有深紅一點如半

指明皇時有以此花上者值妃子正作粧偶以粧
指捻之燕脂之痕染焉植之明年花開俱有迹見
明皇雜錄

樓子牡丹

江南自錢氏以來及宋元盛時習尚繁華富貴之家
於樓前種椿樹接各色牡丹于其杪花時登樓賞
翫近在闌檻間名樓子牡丹今人以花瓣多者名
樓子未知其實故也

冬月牡丹

唐宣宗十月中欲令牡丹發花衆莫敢承有一

自言能之但給所須詔令內侍院監其役羗櫃上
爲深池中置一墩叢植牡丹其上又於池外丈許
週淺池日夜以炭置外池中而覆以密篷令煖氣
融液至十二月牡丹果苗時值大雪　上率諸妃
嬪設宴共賞花氣芳郁紅紫交映與春和無少異
　上極喜厚賜其羗置以時藝號爲仙圃云然明
年牡丹皆死羗之此法益即用古之鬱養強熟遺
意而人不自知耳種牡丹必擇善地盡去舊土以
細土用白歛末一觔和之蓋其根甜多引蟲食白
歛能殺虫此種花之法也

養花天

花木譜云越中牡丹開時賞者不問疎親謂之看花
局澤國此月多有輕雲微雨謂之養花天詩云野
水短蕪調馬地淡雲微雨養花天又云中酒情懷
因小會養花天氣爲輕陰

藥培牡丹

洛中花工宜和中以藥壅培爲白牡丹如玉千葉又
培玉樓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淺碧色歲貢禁府價
在姚黃上嘗賜近臣外廷未識

牡丹別名

本草牡丹一名百兩金又名鼠姑

牡丹變化

唐穆宗嘗於殿前種千葉牡丹及花始開香氣襲人
一朶千葉大而且紅上每覩芳盛嘆人間未有自
是宮中每夜即有黃白蛺蝶萬數飛集於花間輝
光照耀達曙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
上令張網於宮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
以娛樂遲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爲
比而內人爭用絲縷絆其脚以爲首飾夜則光起
於粧奩中其夜開寶廚視金屑玉屑藏內將有化
爲蝶者宮中方覺焉出杜陽編

種藝

洛人宋單父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千種
紅白間色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不同賜
金千餘兩內人呼爲花師亦幻世之絕藝也

壅牡丹法

常以九月取角屑硫黃碾如麵拌細土粉挑動花根
壅覆入土一寸地脉既煖立春漸有花蕾即掐去
惟中心一蕋聚氣故花肥無侵至開時大如盆面
色亦艷

詠牡丹

歐陽公牡丹釋名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朶而已亦未云其美且異也然按白公集有牡丹一篇十四韵又秦中吟十篇內買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十戸人中賦而古樂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絕道花之妖艷至有遨使王公與卿士遊花冠蓋日相望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

皆若狂之句又寄微之百韵詩云唐昌玉蘂會崇敬牡丹期注云崇敬寺牡丹花多與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花詩云明朝風起吹應落夜惜衰紅把火看醉歸盩厔詩云數日非關王事繫牡丹花盡始歸來元微之有入永壽寺看牡丹詩八韵白樂天秋題牡丹叢三韵醉胡三詠牡丹一絕又有五言二絕句許渾亦有詩云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徐凝云三條九陌花時節萬馬千車看牡丹又有之人不愛牡丹花占斷城中好物華

芍藥類

花木有知

皇明南內有紅芍藥一本　仁宗爲太子監國時遇華開嘗設宴與　宣宗賞之後　宣宗嗣位移植京師禁中歷宣德正統兩朝無歲不華繁郁無比景泰改元復添植二本凡歷七年皆不華及　英宗復辟之春華忽盛開如故識者異之謂花木知有主也當時賞花諸學士計花開多寡合其同升之數亦淺之乎其爲言者矣然此豈草木之有知亦大化假此以示異也

婪尾春

胡嶠詩云缾內數枝婪尾春時人罔喻其意桑維翰曰唐末文人有謂芍藥爲婪尾春婪尾酒乃醉後之杯芍藥殿春亦得是名

贈婦人芍藥

詩溱洧曰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注曰芍藥香草也牡丹古謂之木芍藥有所謂牡丹皮者宜於婦人是猶視爾如荍貽我握椒椒聊之實蕃衍盈升也椒性温亦宜婦人應劭漢官儀曰所謂以椒塗屋者取其温暖也緗素雜記曰芍藥破血令人無子所以爲男淫女椒氣下達用以養陽所

以爲女湛男頗得詩人深意

揚州芍藥譜序

揚州芍藥名著天下仁宗朝魏公以副樞出鎮維陽初夏芍藥盛開忽於叢中得黃緣緞者四朶土人謂爲金腰帶云數十年閒或有一二朶不常見也魏公開宴召三人者同賞爲王禹玉作監郡王荆公爲幕官陳秀公初授衛尉寺丞爲過客其後四人者皆相繼登台輔蓋花瑞也

續序

維揚芍藥受天地之氣以生而小大淺深一隨人力之工拙而移故奇容異色間出以人而盜天地之功維揚大抵土壤肥腴於草木爲宜居人以治花相尚方九月十月時悉出其根滌以甘泉剝削老硬病腐之處調沙糞以培之易其故土凡花但約三年或二年一分不分則舊根老硬侵蝕新芽花不成就分之數則小而不舒花既萎落宜亟剪去其子屈盤枝條使不離披散亂脈理不肯上行皆歸於根明年新花繁茂而色潤花品舊傳龍興寺山中羅漢觀音彌陀四院冠於州其後民間稍稍厚賂以丐其本培壅事治遂過於龍興今以朱氏

之園爲冠南北二圃幾五六萬株意自古種花之盛未之有也朱氏當花之盛開飾亭宇以待遊者逾月不絕不下龍興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七終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八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花木門

海棠類

海棠譜

梅花占於春前牡丹殿於春後騷人墨客特注意焉獨海棠一種風姿艶質固不在二花之下自杜陵入蜀絶吟世因此薄之其後都官鄭谷巳爲舉似本朝列聖品題於雲章奎畫烜耀千古始得顯聞於詩最盛傳於世矣今採諸家襍録及彙次唐以來諸公詩句爲一篇目曰海棠譜

眞宗御製後苑襍花十題以海棠爲首章賜近臣倡和則知海棠足與牡丹抗衡而可獨步於西川唐相賈元靖耽著百花譜以海棠爲花中神仙近世名儒巨賢發於歌咏清辭麗句往往而得惟杜子美居蜀累年吟咏殆遍不及海棠何耶鄭谷詩云浣花溪上空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石延年云杜甫句何畧薛能詩未王錢易詩云子美無情甚都官着意頻李定詩云不沾工部風騷力尤占勾芒造化權獨王荆公詩用此作梅花詩最爲有意所謂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又云多謝許昌傳雅什蜀都曾未識詩人不道破爲尤工也（出韻語陽秋）

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燒銀燭照紅妝事見太真外傳曰上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醉未醒命力士侍兒扶掖而至妃子殘粧鬢亂釵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豈海棠睡未足耶（出冷齋夜話）

東坡謫黄州居於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獨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東坡爲作長篇云吾平生最得意之詩也（出古今詩話）

韓持國維剛果特立風節凛然而情致風流絶出時韓許昌崔相之

侍郎舊第廳後小亭僅丈餘有海棠二株持國於花時載酒日飲其下歳以爲常至今故吏尚能言之（出石井詩話）

少游在黄州飲於海棠橋橋之南北海棠甚多有一老書生家海棠叢開少游醉臥宿於花下明日題其柱曰喚起一聲人悄衾煖羅寒窗曉瘴雨過海棠開春色又添多少杜甕醸成微笑半破癭瓢共舀漸覓健倒急投牀醉鄉廣大人間小東坡甚愛之恨不得其腔（出冷齋夜話）

李丹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授昌州議者以去家遠乃攺授鄂州倅劉淵才聞之吐飯大步往謁李曰誰爲

大夫謀昌佳郡也奈何棄之李鷁曰供給豐予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才曰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爲笑（出墨客揮犀）　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陳俗哉山谷作茶蘼詩曰露溼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賢丈夫比之若將出類而吾序淵才作海棠詩又不然曰雨過温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出冷齋夜話）　閬中曹宗修貢堂海棠極盛三面共二十四叢長條脩榦眞所未見今江浙間

別有一種柔枝長蔕顔色淺紅垂英向下謂之垂絲海棠全與此不相類蓋強名耳（出游宦紀聞）　劉淵才曰平生無所恨惟有五事不甘耳人問其故淵才曰第一恨鰣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太酸第三恨蓴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曾子固不能詩聞者大笑（出冷齋夜話）　東坡謫居齊安時以文章游戲三昧齊安樂籍中李宜者色藝不同他妓因燕席中有得東坡詩曲者宜以語訥不能東坡半酣笑謂之曰東坡居士文名久何得無言及李宜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出詩話總龜）

徐檢樂道隱于藥肆中家植海棠結巢其上引客登木而飲（出紺珠集）

菊類

菊譜

洛陽風俗大抵好花菊品之數比它州爲盛劉元孫伯紹者隱居伊洛水之瀕萃諸菊而植之朝夕嘯詠其側蓋有意譜之而未暇也崇寧甲申九月予得爲龍門之游得至君居坐於楚嘯堂上顧玩而樂之于是相與訂論訪其居之未嘗有者因次第焉夫牡丹荔枝香笋茶竹研墨之類有名數者前

人皆譜錄今菊品之盛至于三十餘種可不類聚而記之故隨其名品論序于左以列諸譜之次

菊實

晉吳字太虛武林人也因慕淵明別字元亮性愛種菊至秋無種不備一日早起見大黄菊當心生一紅子漸大三十日若櫻桃焉人皆不識有鄰女周少夫者年十六姿甚淑月下同女伴來看竟摘食之食已忽乘風飛去吳鷁報其家父母姊妹向天號哭初不反顧自首及足漸沒于青天之中已有父向菊樹掌嘆息曰我無緣哉何至之（出[illegible]）

問故忽變一老狐馳去數日後諸菊盡死此地方
百里三年無菊昊始悟仙家所謂菊實者即此物
也出玄虛子仙志

黃巢詠菊

黃巢五歲時侍翁父為菊花聯句翁思索未至巢信
口應曰堪與百花為總首自然天賜赭黃衣父怪
欲擊巢乃翁曰孫能詩但未知輕重可令再賦一
篇巢應之曰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
他年我若為青帝把共桃花一處開巢後舉進士
不第遂聚衆為盜號衝天大將軍卒陷長安

金剛不壞王

懿宗賞花歌云長生日久視中黃共拜金剛不壞王
謂菊花也

菊品

玉毬玉玲之類則以瑰異而升焉至於順聖妃之類
轉紅受色不正故雖有芬香態度不得與諸花爭
也然獨以龍腦為諸花之冠是以君子貴其質焉
花總數有三十五品龍腦第一一名小銀臺出京
師開以九月末類金萬鈴而葉尖謂花上葉色類
人間染鬱金而外葉純白夫黃菊有深淺色兩樣
而是花獨得深淺之中又香氣芬烈絕似龍腦
花與香色俱可貴也新羅第二一名玉梅千葉純
白長短不次而花葉尖薄鮮明瑩徹花始放時中
有青黃細葉盛開之後細葉舒展乃始見其蕊蕊
芬為五出如人之有支趺也與花相映標韻高雅
似非尋常之比一枝一花雖有旁菊枝生亦少雙
頭並開者正潔素獨立之意都勝第三出陳州鵝
黃千葉形圓厚有雙紋花葉大者每葉上皆有雙
畫直紋而內外大小重疊相次凡花形千葉如金
鈴則太厚單葉如大金鈴則太薄惟都勝新羅御

愛棣棠頗得厚薄之中而都勝又其最美者也御
愛第四出京師一名笑靨一名喜容淡黃千葉葉
有雙紋齊短而闊葉端皆有兩缺內外鱗次但恨
枝梗差粗玉毬第五出陳州多葉白花近蕊微有
紅色花外大葉有雙紋瑩白齊長而蕊中小葉如
剪茸初開時有青殼久而退去盛開後小葉舒展
皆與花外長葉相似倒垂如玉毬玉萬鈴第六純
白千葉中有細鈴白花中如玉毬新羅形態高雅
出於其上而此菊與之爭勝故予特次二菊金萬
鈴第七深黃千葉正黃色而葉有鐸形大金鈴第

八深黃有鈴中皆五出細花下有黃葉承之每葉有雙紋銀臺第九深黃如萬鈴葉有五出而下有雙紋白葉開以初秋疑與龍腦菊一種但花形差大且不甚香棣棠第十出西京深黃雙紋多葉自中至外長短相次如千葉棣棠小萬鈴第十一千葉深黃花形圓小而中有鈴葉擁聚細視若蜂窠之狀鵝毛第十二淡黃纖色細如毛生於花萼上自內而外葉皆一等但長短上下有鬚毬子第十三深黃千葉尖細重疊皆有倫理一枝之梢叢生百餘花若小毬夏金鈴第十四夏金鈴出西京開

以六月深黃千葉類金萬鈴而花頭瘦小不甚鮮茂蓋以生非時故也秋金鈴第十五出西京深黃雙紋重葉花中細蕊皆出小鈴萼中亦如鈴葉但此花葉短硬而青金錢第十六出西京深黃雙紋重葉似大金菊而花形圓齊頗類滴滴金鄧州黃第十七單葉雙紋深於鵝黃而淺於鬱金中有細葉出鈴萼上薔薇第十八淡黃雙紋單葉有黃細蕊出小鈴萼中枝榦差細葉有枝股而圓今徽有紅黃千葉單葉二種而單葉者差淡問謂之野薔薇二色黃第十九如鵝黃雙紋多葉一花之間自

有深淡二色甚類薔薇惟形差小而近蕊多有亂葉甘菊第二十生雍州川澤深黃單葉酴醾第二十一出相州純白千葉自中至外長短相次玉盆第二十二出滑州多葉黃心內深外淡而下有闊白大葉連綴承之有如盆盂中盛花狀鄧州白第二十三單葉雙紋白花中有細蕊出鈴萼中香比諸菊甚烈正為藥中所用白菊第二十四單葉白莖與鄧州白相類銀盆第二十五出西京花皆細鈴比夏秋金萬鈴差疎而形色似之鈴葉之下別有雙紋白葉順聖淺紫第二十六出陳鄧州多葉

葉比諸菊最大一花不過六七葉而每葉盤疊凡三四重花葉空形處間有小葉輔之花枝榦類垂絲海棠但色紫花大尓夏萬鈴第二十七出鄜州開以五月紫色細鈴生於雙紋大葉之上以時別之者以有秋時紫花故也秋萬鈴第二十八千葉淺紫其中細葉盡為五出鐸形而下有雙紋大葉承之繡毬第二十九出西京千葉花二葉尖潤相合叢生如金鈴葉之狀荔枝第三十葉紫者出西京千葉紫花葉卷為筒大小相間上下左右攢聚而生垂絲粉紅第三十一出西京千葉其紅如紺

攢聚相次而花下亦無托葉以枝榦纖弱故名[illegible]絲楊妃第三十二粉紅千葉散如亂茸而枝葉細小嬌嬌有態合蟬第三十三粉紅筒葉盛開時筒之大者裂爲兩翅如飛舞狀二色紅第三十四出西京千葉深淡紅叢有二色而花葉中間生如筒葉大小相映方盛開時筒之大者裂爲二三與花葉相雜比茸茸然花心與筒葉中有青黃紅蕋桃花第三十五粉紅單葉中有黃蘂其色甚類桃花

又聞有麝香菊者黃花千葉以香得名有錦菊者粉紅碧花以色得名有孩兒菊者粉紅青萼以形得名有金絲菊者紫花黃心以蕋得名

史正志菊譜序

菊艸屬也以黃爲正所以槩稱黃花漢俗九日飲菊酒以祓除不祥蓋九月律中無射而數九俗尚九日而用時之艸也南陽郡縣有菊潭飲其水者皆壽神仙傳有康生常食其花而仙去攷其理菊性冷烈高潔不與百卉同其盛衰必待霜降草木黃落而花始開嶺南冬至始有微霜故也本草一名日精一名傅延年所宜貴者苗可以揉花食亦可藥囊之用亦可作枕臥釀酒可飲所以高人隱士籬落畦圃之間不可無此花也陶淵明植於三徑採於東籬裛露掇英泛以忘憂鍾會賦以五美謂圓華高懸準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植晚發君子德也冐霜吐頴象勁直也杯中体輕神仙食也其爲所重如此然品物有數十種白菊一二年多有變黃色者

菊之開也既黃白深淺之不同而花有落者不落者蓋花瓣結密者不落盛開之後淺黃有轉白而白色者漸轉紅枯於枝上花瓣扶踈者多落盛開之後漸覺離披遇風雨撼之則飄散滿地矣王介甫

武夷詩云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永叔見之戲介甫曰秋花不比春花落留與詩人仔細吟介甫聞之笑曰歐陽九不學之過也豈不見楚辭云夕飡秋菊之落英東坡乃歐公之門人也其詩亦有欲伴騷人賦落英之句與夫云却繞東籬嗅落英亦用楚辭語耳王彦賓言古人之言不必盡循者如楚辭言秋菊落英之語予謂詩人所以多識艸木之名蓋爲是也歐王二公文章擅專一世而左右佩劍彼此相笑豈非於草木之名尤未盡識而不知有落與不落者耶王彦賓之

徒又從而爲之贅疣蓋益遠矣夫可飡者乃菊之
初開芳馨可嗅耳若人衰謝而後落豈復有可飡
之味楚辭之過乃在于此或云詩之訪落以落訓
始也意落英之落蓋謂始開之花耳然則介甫之
引証殆亦未之思歟

蘭類

金漳蘭譜

余南康解印還里卜居築第引泉植竹因以爲亭曰
賛踏世界四峯轉向依山叠石盡植花木叢雜其
間繁陰之地環列蘭花映左右以爲游息即詢其

名默而識之自嘉定改元以後又有數品高出于
向時所植盡得其花之容質無失封培愛養之法
而品第之，㩀名曰金漳蘭譜續前人牡丹荔枝
譜之意

序蘭容質

陳夢良家蘭色深紫每幹十二萼花頭極大至若朝
暉微照曉露滋濕則灼然騰秀亭然挺[illegible][illegible]劍[illegible]
敷團欒四向婉媚嬌綽佇立凝思如不勝情花三
片尾如帶微青葉三尺頗覺弱黯然而綠[illegible][illegible]
劍脊至尾則軟薄而斜長爲[illegible]

吳氏蘭花色深紫有十五萼幹紫英紅得所養則岐
而生至有二十萼花頭差大色映人目如翔鸞翥
鳳千態萬狀葉則高大剛毅勁節蒼然可愛

潘氏蘭花深紫有十五萼幹紫貞而齊整疎密得宜
疏不露幹密不簇枝綽約作態窈窕逞姿眞所謂
艷中之艷花中之花也視之愈久愈見精神使人
不能舍花中近心㕟色如吳紫艷麗過於衆花葉
則差小於吳峭直雄健衆莫能及其色特深亦云
仙霞乃潘氏西山於仙霞嶺得之故人更以爲名

趙氏家之蘭色紫有十五萼始萌甚紅開時若晚霞

燦日色更精明葉色深綠宜於沙土則勁直肥聳
超出群品亦云趙師博蓋其名也

何氏之蘭色紫中紅有十四萼花頭倒壓亦不甚綠

品外之奇

金稜邊色深紫有十二萼出於長泰陳氏家色如吳
花片則差小幹亦如之葉亦如之且亦勁健所可
貴者葉自尖處二邊各一線許直下至葉中處色
映日如金線其家寶之猶未廣也

白蘭甲

濟老氏家有蘭十二萼標致不凡如淡妝西子素裳

縞衣不染一塵葉與施花近似更高一二寸得所
養則岐而生亦號一線紅

龜山有十五萼色碧玉花枝開体膚鬆美顒顒昂昂
雅秀特麗真蘭中之魁品也每生並榦花最碧葉
綠而瘦薄開花生子蔕如苦蕒葉相似俗呼爲綠
衣郎又號爲碧玉榦

施氏之蘭色微黃有十五萼並榦而生計二十五萼
或迸於根美則美矣每根有萎葉葉最綠肥厚花
頭似開不開榦雖高而實瘦葉雖勁而實柔亦是
花中之上品

李通判家有白蘭十五萼峭特雅淡追風浥露如泣
如訴人愛之咸謂類鄭花然減一頭地位葉小劍
脊最長亦花中之上品惜乎不甚勁

直惠知客家白蘭有十五萼賦質清癯團簇齊整或
向或背嬌柔瘦困花英淡紫片尾凝黃葉雖綠茂
細而觀之但亦柔弱又馬大同之蘭色碧而綠有
十二萼花頭微大開有向上者中多紅暈葉則高
聳蒼然肥厚花榦勁直在上品之下

鄭少舉家白色蘭有十四萼瑩然孤潔極爲可愛葉
則修長而瘦散亂所謂蓬頭少舉也亦有數種只
是花有多少葉有堅柔之別白花能生者無出於
此花其姿質可愛爲白花之翹楚

黃仝家白色花有十二萼並於抽榦頗似鄭花惜乎
榦弱不能支持葉綠而直

周染家白色花有十二萼與鄭花無異第榦短弱耳

夕陽紅色花有十八萼花片凝尖色則微紅如夕
陽照於物上故以爲名

觀音堂有白色花七萼花叢如簇葉不甚高可供女
人晚妝

青蒲色白有七萼挺肩露骨甚類龜山而花潔白葉

小而直且綠只高五六寸甚妙

名第色白有五六萼花似鄭葉最柔軟如長新葉則
舊葉隨萎人多不植

弱腳只是獨頭蘭也色綠花大如鷹爪一榦一花高
二三寸葉瘦長二三尺入臘月開其花稟馥可愛而
香有餘

魚魫蘭有十二萼花片澄徹宛如魚魫採而沈之水
中無影可指葉頗勁綠此白蘭之奇品也

玉峯幽蘭

高疎仙玉峯山四畔皆幽蘭日採數十花酌明水簽

離騷自謂靈均有知當領吾意

世愛君

南華封蘭爲世愛君

横蘭

横人好植蘭至蓄百十餘本者其品不一紫梗青花者爲上青梗青花次之紫梗紫花又次之餘不入品大率種時亦自有法將山土水和勻摶成茶甌大以猛火煆令紅取錘碎襍以皮屑納盆缶中二八月間分種時而溉之則一莖著三十餘花以火煆土者蓋其根甚甘恐蚯蚓螻蟻傷之耳花時列

數盆室中芳馥可愛門外數百步皆知其有蘭矣世傳閩蘭最勝若此横之蘭品亦未必居下

晁采題蘭

晁采閣中蘭花始發其父命目之應聲目曰隱于谷裏顯于澧潯貴比白玉重匹黄金旣入燕姬之夢還鳴宋玉之琴其慧敏如此（內觀日疏）

待女花

蘭得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待女花宜男草是絶對也（採蘭雜志）

香祖

蘭雖吐一花室中亦馥郁襲衣彌旬不歇故江南以蘭爲香祖又云蘭無偶稱爲第一香

馨烈侯

唐保大二年國主幸飲香亭賞新蘭詔沅令取滬溪美土爲馨烈侯擁培之具

羅勒

蘭本名羅勒後趙石勒以羅勒犯巳名改爲蘭香至今以爲名

王摩詰貯蘭

王摩詰貯蕙蘭用黄磁斗養以綺石累年彌盛

荷類

荷花凡十七種

單葉蓮　千葉紅蓮　玉骨朶蓮（白）　白楼子　紅楼子　碧蓮子（出曲池民及是果子有是也）　白蘋子　穿心蓮　草荇　水紅　瑞蓮（即米砂殼）　雙頭瑞蓮　佛頭蓮（千葉碧色）　千葉朱紫蓮　朝日蓮　鈒頭蓮　甘州蓮

夜舒荷

靈帝時有夜舒荷一莖四蓮其葉夜舒晝卷（出酉陽雜俎）

三朶瑞蓮

僞蜀王當僭位諸勳貴功臣競起甲第獨僞中令趙廷隱起南宅北宅千梁萬拱具諸奢靡莫之與儔後枕江瀆池中有三島嶼遂甃石循池四岍皆種垂楊或間雜木芙蓉池中種藕至秋夏花開魚躍柳陰之下有士子執卷者垂綸者執如意者執麈尾者譚詩論道者岍之隈有蓮一莖上分兩岐開二朶士女拖香肆艷看者甚衆趙廷隱畫圖以進蜀主歎賞無何禁苑中有蓮一莖岐分三朶蜀主開筵召羣臣賞之詞臣皆貢詩有好事者圖以繪事至今傳之

蓮花十丈

韓昌黎古意詩太華峯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始意退之自爲豪偉之辭後見真人關令尹喜傳老子曰真人游時各坐蓮花之上花莖十丈有返生靈香逆水聞三十里又北齊脩文御覽有返生香一門亦載此事諸家集注韓詩皆遺而不收特表出之

荷別名

爾雅云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蕖種藕以酒糟塗之則盛

睡蓮

南海有睡蓮葉如竹而大沉于水面其花布葉數重不房蕊凡五重色當晝開夜縮入水底晝復出與夢艸晝偃入地夜即復出何異

水蓮

花之美者有水蓮莖葉柔而無刺

水芝

白蓮花之最秀異者一名水芝一名水花有赤白紅紫青黄紅白二色花大者至百葉

芝類

芝

謝幼貞嗜菌庭中忽生一菌狀若飛鳥沈子玉曰此謂禽芝以處女中單覆之則活煮而食之可數百歲謝入取中單有鄰女乞火睇之翩然飛去謝但嘆恨而已內觀日疏

屋柱芝

屋柱無故生芝者白爲喪赤爲血黑爲賊黄爲喜其形如人面者亡財如牛馬者遠役如蚰龜類者田蚕耗

芝名

七名九光石芝也咸喜樊飛木芝名也獨搖牛角龍
仙皆艸芝名也

蒲蓮滿芝

蒲蓮王者有孝德則生於厨靈芝王者有仁德則生
於宫

科名艸

杜荀鶴舍前椿樹上生芝艸明年及第以漆彩飾之
貯于盆中擺于几上號曰科名艸

雜花類

平陽杜鵑

順伯爲溫州平陽尉嘗以九月詣村墅視旱田道
間見杜鵑花一本甚高花正開幾數千朵色如渥
丹照映人面皆頳訝其非時以詢土氓皆云此種
只出山谷一歲四番開於春秋爲盛順伯欲訪求
小者竟不可得疑亦但有其一云

耶悉茗

耶悉茗花又茉莉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于南海南
人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曰南越之境五穀無味
百花不香比得二花特芳香美甚緣自西胡國移
至植此不隨水土而變交冬則死或大熱大寒枝
葉焦枯亦死彼之女子以彩絲穿結花心以爲首
飾茉莉花似薔薇之白者愈香北戶錄云耶悉茗
即今素馨司空圖詩薝蔔謂茉莉花爲瀛州玉雨
閩廣多異花悉清芬郁烈而茉莉花爲衆花之冠嶺
外人或云抹麗謂能掩衆花也至暮則尤香今閩
人以陶盎種之轉海而來浙中人家以爲嘉玩然
性不耐寒極難愛護經霜雪則多死亦土地之異
宜也

小南強

南漢地狹力貧不自揣度有欺四方傲中國之志每

見北人盛誇海南之強世宗遣人於嶺南館接者
遣末利文其名曰小南強两本及鋹面縛稱臣到
闕見洛陽牡丹大駭有縉紳謂之曰此名大北勝

樫桐

道君嘗暇于禁中樫桐花盛開問左右曰何以名此
衆不知所對上曰可賜名珊瑚林

水仙

和氣芳薄陰陽得理則配玄榮于堂配玄即今水仙
花也一名儷蘭一名女星出三餘帖姚姓者住長離橋
十一月夜半大寒夢觀星墜于地化爲水仙花甚

香美摘食之覺而產一女長而令淑有文因以名焉觀星即女史星在天柱下故迄今水仙名女史花又名姚女兒內觀日疏

紅梔子

蜀主昇平間嘗理園苑異花芳艸畢集其間一日有青城山叟申迅入內進花子[illegible]臣知孰上理苑圃㗰進名花兩樹以[illegible]束帛至朝市散與貧人遂不知去處[illegible]于種之不覺成樹二載其葉婆娑則梔子花爛紅六出其香馥人蜀主甚愛重之或令圖寫于團扇或綉

入于衣服或以熟帛或以絹素鵝毛做作首飾謂之紅梔子及結實成梔則顆大于常者用染素則成赭紅色甚妍翠其時大爲貴重

梔子

梔子可染黃其花白而甚香五月開極茂凡花不過五出唯梔六出大者七出其實黃亦亦以七稜者爲良或曰此即西域之薝蔔花

瓊花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宋丞相撰亭其上扁曰無雙謂天下無別株也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中明春輒枯遂復載還廟中鬱茂如故揚州用修曰揚州瓊花即陳後主所謂玉樹後庭花也云瓊樹朝朝新是也其花後萎好奇者云瓊花無種過矣宋傅子容詩云比瑒如蘩總未嘉要須博物似張華因看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蕊花注云唐楊汝士云唐昌觀玉蕊以少故貴王汝玉名爲玉蕊王介甫名爲瑒花取其色白也山谷名曰山礬以其可以供染也即今之梔子花佛經名薝蔔花本艸名越桃劉禹錫詩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頻回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張籍

詩云五色雲中紫鳳車尋仙來到洞仙家飛輪回首無蹤跡惟見斑斑滿地花王建詩一樹瓏璁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注云唐元和中唐昌觀中玉蕊花盛開有仙女來遊取数枝飄然而去余謂此說未然蓋因劉張詩有玉女雲車飛輪回首之句遂傳會其說又因仙女取花飄然而去遂傳會天下無種之說不知詩人咏物托言也滇雲處處有之村姑採插盈路仙女抑何多乎

瑞香[illegible]

瑞香花種出江州廬山今長沙一枝有至百千花者最忌麝或佩麝觸之花輒萎死惟頻澮建茶灌其根則不爲虫所蝕　廬山一比丘晝夜寢一磐石上夢中常聞花香烈酷既覺尋香求之因名睡香四方奇之謂之花中祥遂以瑞香稱

酴醿詩

酴醿花或作荼蘼一名木香有二品一種花大而棘長條而紫心者爲酴醿一種花小而繁細枝而檀心者爲木香題詠者多有范無外韓持國張文潛黄魯直等作俱爲勝絶

金鳳花

金鳳花如鳳喙飛舞每種各具一色聚開則五色成花自夏至秋尤盛謂之金鳳花中都宮闈族語謂鳳兒花慈懿之生有鸞鶯儀于里邸名曰鳳娘造居坤極六宮避諱稱曰好兒女花至今猶依

金錢花

金錢花梁時荆州掾屬雙六賭金錢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弘謂得花勝得錢酉陽雜俎曰畎尸沙一名日中金錢花出外國梁大同二年始來中土

水葱花

水葱花葉皆如鹿葱花色有紅黄紫三種婦人懷姙佩其花生男者即此非今鹿葱也交廣人佩之極有驗然其土愛女不愛男故不常佩

素馨

素馨有白淡黄或日雙瓣者即茉莉單瓣者素馨以淅米漿日溉之則作花不絶可奈一夏花亦大且多六月六日又溉以魚腥水亦佳

石岩花

此花與杜鵑花本一種石岩先敷葉後着花其色丹杜鵑先着花後敷葉色差淡

朱槿花

朱槿花莖葉皆如桑葉光而且厚樹高四五尺而枝葉婆娑自五月開花至仲冬即歇其花深紅色五出大如蜀葵至仲冬葉上綴金屑日光所爍疑若焰生一叢之上日開數百朶朝開暮落插枝即活出高涼郡一名赤槿一名日及

紅裳女

南郡烟花録煬帝令袁寶兒持花號紅裳女續仙傳鶴林寺杜鵑花開有紅裳女子遊花下謂殷七七曰此花今爲有道者開之

指甲花

花細白絶芳香今番人重之但未詳其名劉賓國獻泥楼鉢羅花皆中國所無者又云指甲花樹高五六尺枝條柔弱葉如嫩榆與耶悉茉莉花相似雪白而香不相上下亦胡人自大秦國移植于南海而此花極繁細如米粒半許彼人多折置于襟袖間盖資其芬馥尒一名散沫花

優鉢羅花

佛家有優鉢羅花本草爾雅諸書所不載意爲幻言及見胡致堂云奉佛者每假樹木花艸爲佛之名

愚惑世道故以仙人柏爲羅漢松三春柳爲觀音柳獨脚蓮名觀音蓮慈菰子爲菩提子大林檎爲貧婆菓金蓮花爲優鉢羅花然又聞北京禮部儀制司後堂舊有千葉青蓮花開時四月初八至冬結如鬼蓮蓬脫去其衣中有金色佛一座因名爲此花昨讀岑嘉州集有優鉢羅花歌則又知其實有此花其歌之序云交河小吏有獻此花者云得之於天山之南其狀異於衆艸勢巃嵸如冠弁嶷然上聳生不傍引攢花中拆駢葉外包異香騰叢秀色媚景其歌云白山南赤山北其間有花人不識紛差碧葉好顏色葉六瓣花九房夜掩朝開多異香何不生彼中國兮生西方移根在庭媚我堂耻與衆艸之爲伍何亭亭而獨芳何不爲人之所賞兮深山窮谷委嚴霜吾竊悲陽關道路長曾不得獻於君王

蝴蝶花

予所居京師道院中有僮竪閉植艸花叢生滋多葉似竹葉花小而碧其蕊黃稍類飛蟲之狀俗謂之碧蝴蝶花其花至晚而斂縮將及夜而盡結視之不見暨乎晨朝則其花漸出日升弥高而花復盛

開因知物理陰慘陽舒自然有盛衰以其隨昏明而卷舒近乎智而强名之曰近智花

紫風流

廬山僧舍有射囊花一叢色正紫類丁香號紫風流江南后主詔取数十根植于移風殿賜名蓬萊紫

旌節花

后王侍中處固嘗于私第延接布素之士欲尋覓藥術神仙之道一旦有道士造謁王公從容置酒擲其談論清風洒然甚仰之曰弟子有志清閒思于青城山下置小道院居住道士曰未也因于山並

腰間取劍細點階前土廣尺餘囊中取花子種之
令以盆覆上逡巡開其盆花已生矣隨日長大形
長五尺層層有花爛然可愛道士曰此仙家旌節
花也王公命食不飡唯飲酒數盃而退曰珍重善
爲寶愛出門旋失所在後王公果除二節鎮方致
仕後往往有人收得其花種

獨立仙

孟昶時每臘月內官各獻羅体圈金花樹子梁守貞
獻忘憂花縷金于花上曰獨立仙

黃玉玦

錢俶以弟信鎮湖州芙蓉枝上穿一黃玉玦枝梢交
護不知從何而穿也信截榦取獻人謂真仙來游
留此以譬世耳

玉雞苗

東平城南許司馬後圃薔薇花繁大欲分植忽花下
掘一石如雞狀五色人呼薔薇爲玉鷄苗

㮾羅曆

劉鋹在國春深令宮人鬬花凌晨開後苑各任採擇
勑還宮鎖苑門膳後普集角勝負于殿中宦士把
關宮人出入皆搜懷袖置㮾羅曆以驗姓名法制
甚嚴時號花禁負者獻銀買宴

鬭文帳

許智老居長沙有木芙蓉二株庇可畝餘一日盛開
賓客盈座中有王子懷言花不踰萬若過之受罰
指所携妓賈三英以胡錦鬭文帳酧值智老命僕
群採凡一萬三千餘朶子懷褫帳納主人覥而默
遁

花九錫

鷟忘錄載羅虬撰花九錫以爲必須蘭蕙梅蓮乃可
披襟若芙蓉躑躅水仙石榴之類何錫之云

重頂帷障風　金錯刀剪折　甘泉浸　玉缸貯
雕文臺座安置　畫圖寫　艷曲翻　美醑賞
新詩詠

花五宜

對花焚香有風味相和其妙不可言者木犀宜龍腦
荼蘼宜沉水香蘭宜四絕含笑宜麝香薝蔔宜檀
此故韓熙載有花宜五香之說

花君子

溫風　細風　清露　暖月　微雲　沃壤　永晝
油幕　朱門　甘泉　淳酒　珍饌　新樂

名信

花小人

狂風　猛雨　赤日　苦寒　蜜蜂　蝴蝶　螻蟻

蚯蚓　白晝青蠅　黃昏蝙蝠　飛塵　妬芳

蠹　射香　桑螵蛸

花亨泰

閏三月　五風十雨　主人多喜事　婢能歌樂

妻奴不倦排宴　童僕勤幹　子弟醖藉　正開

花值生日　欲謝時待解醒　門下人解栽接

從貧處移入富家　借園亭排筵

花屯難

醜婦妬親鄰來　猥人愛與嫌　盛開時忌私摘

主人慳鄙　園僻有屠沽　三月內霜雹　賞處

氷雹狂風　債主臨門　破蘆簾遮蓋　官宦豪

奴打門進看　正飲遇醉人突入　剪時扣花眼

正歡賞酬酒　頭戴如厠穢　園吏澆溫糞　好

花落在寺觀內

花名二十客

花名十客世以為雅戲姚氏殘語演為三十客其中有未當者暇日易其一二且復得二十客併著之以寓猶賢之意

梅為清客　蘭為幽客（今改楚）　桃為夭客　杏為豔客　蓮為淨客（今作溪）　桂為岩客　海棠為蜀客　躑躅為山客　梨為淡客　瑞香為閨客　芙蓉為醉客　菊為壽客　荼蘼為才客　臘梅為寒客（今改久）　素馨為韵客　瓊花為仙客（今改尊）　丁香為情客　葵花為忠客　含笑為佞客　柳花為狂客　玫瑰為刺客　月季為痴客　木槿為時客（今改庄）　石榴為村客　鼓子花為田客　蔓陀羅花為衲客　金灯花為窮客　棠梨花為

鬼客　棣棠花為俗客　木筆花為文客（已上見姚氏）

芍藥花為嬌客　鳳仙花為羽客　紫薇花為詞客　水仙花為雅客　杜鵑花為仙客　萱草花為歡客　橘花為雋客　梔子為禪客　林檎花為靚客　山礬花為幽客　楝花為晚客　菖蒲花為隱客　枇杷花為粗客　繡毬花為弔客　茉莉花為狎客　李花為俗客　凌霄花為勢客　迎春花為僭客　山丹花為豪客　蓼花為水客

（已上新添）

花宜稱

凡花之宜稱二十有六一澹陰二曉日三薄寒四細雨五輕烟六佳月七夕陽八微雪九晚霞十珍禽十一孤鶴十二清溪十三小橋十四籬邊十五松下十六明窓十七疎籬十八蒼崖十九綠苔二十銅瓶二十一紙帳二十二林間吹笛二十三膝上横琴二十四石枰下棊二十五掃雪煎茶二十六美人淡粧簪戴

花憎嫉

花之憎嫉十有四一狂風二連雨三烈日四苦寒五醜婦六俗子七老鴉八惡詩九講時事十論差除十一花徑喝道十二對花張緋幙十三賞動鼓板十四梅詩用調羮驛使事

花榮寵

花之榮寵有二一主人好事二種富家園内

花屈辱

花之屈辱凡十一一主人慳鄙二與粗婢命名三蟠結作屏四賞命猥妓五庸僧窓下種六酒食店內插瓶七樹下有狗屎八枝下晒衣裳九青粉牆[illegible]生猥巷穢溝邊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八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九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花木門

草類

明莖草

天漢二年帝升蒼龍閣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方之事惟東方朔曰臣北游至鍾火之山有園圃池苑皆植異木異草有明莖草夜如金燈折枝爲炬照見鬼物之形亦名洞冥草亦名照魅草采以藉足履水不沉

懷夢草

懷夢草似蒲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亦名懷草懷其葉則知夢吉凶立驗也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果夢夫人因名懷夢草

鳳葵草

有鳳葵草色丹葉長四寸以食令人身輕赤松子服

萱草

按萱草名也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與萱同音諼之義爲忘故草名萱亦取其忘憂北堂謂之背婦洗在北堂見於婚禮之文而萱草忘憂出於嵇

叔夜之論後世相承以北堂謂毋而又有萱堂之稱盖不知其何所據若唐人堂階萱草之詩乃謂毋思其子有憂而無歡雖有忘憂之草如不見焉非以萱比毋也又按鹽書萱草一名宜男以萱喻毋意或本此

鹿活草

酉陽雜俎曰天名精也昔青州劉㦗宋元嘉中射鹿剖其臟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㦗怪而拔草復倒如此三度因密錄種之主傷折俗呼劉㦗草亦曰鹿活異苑所載正同

碧色茭

有文都翠水水中有茭碧色狀如鷄飛亦曰翔鷄茭食之骨輕兼身生毛羽

離地草

門無草藉足離地二尺不步而行行速于步東西南北上下罔有所礙無不如意欲止則抱定一物去草即止出兎床國人不用車馬草多便可負重幸摩至中國見梁武帝去來自如有此草也其葉如蘆故人傳達摩折蘆渡江甚誤一名離地草珠亂事

無畏草

無畏草本名乾先佩之虎豹施爪張牙不畏不畏不敢傷也出壽麻國戰國時仙人陸與進十莖于魏安釐王無忌既爲如姬報父仇如姬感之盜兵符臨行又贈以夜光之珠乾先之草無忌辭珠而受草至趙畀朱亥以助其威後朱亥入秦秦王命力士推入柙中虎與朱亥處之宴如虎亦相視如其類也秦王慚厚禮而遣之雲窓秘志

却睡草

有五味草食之使人不眠名曰却睡草末多國獻此草此國人長四寸織麟毛爲布以文石爲床人形

雖小而屋宇崇曠織鳳毛爲錦帷幙

蕥和膏

烏衣國有龍爪蕥煎之有膏以和紫桂爲丸服一粒千歲不飢語曰蕥和膏生身也

掌中芥

有掌中芥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一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于地上食之能空中獨立足不躡地亦名不躡地草

福德線

福德線謂吉祥草草師婆謂文也

蕉迷居士

南漢貴璫趙純節性喜芭蕉凡齋軒窗館臺宇咸種之時稱純節爲蕉迷居士

草帝

青城山叟謝調芭蕉歌畧云草中一種無倫比瑣屑蓬萊望帝尊

扇子仙

南海城中蘇氏園幽勝第一廣主常與幸姬李蟾妃微行至此憩酌綠蕉林廣主命筆大書蕉葉曰扇子仙蘇氏於廣主草宴之所建一亭曰扇子亭

綠天

懷素居零陵菴東郊植芭蕉根幾千取葉代紙而書號其所曰綠天菴後有通州刺史追作綠天銘楊嵩詩云野人無帳幄愛此綠參差

水蕉

水蕉如鹿葱或紫或黃吳永安中孫休嘗遣使取二花終不可致但圖畫以進

雪中芭蕉

王維雪中芭蕉圖或謂其情意寓於物不拘四時惟惠洪有雪裏芭蕉失寒暑者皆以芭蕉非雪中物夫新仲雜記云嶺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乃知前輩雖畫史亦不苟如此想惠洪未到嶺外故也陸安甫㮣殘錄云郭都督鉉近在廣西親見雪中芭蕉後亦不壞噫讀天下書未遍不得便妄下雌黃

甘蕉如樹

甘蕉望之如樹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七八尺花有如酒盃形色如芙蓉其花莖末百餘子小房相連累甜美亦可蜜藏根如芋魁大者如車轂實隨華每花一闔各有五六子先后相次子不俱生

華不俱落一名芭蕉或曰芭苴剝其子上皮色黃白味似葡萄甜而脆亦可療飢此有三種子大如拇指長而銳有類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種子大如鷄卵有類牛乳名牛乳蕉一種大如藕子長六七寸形正方少甘最下也其莖解散如絲以灰煉之可紡績爲絺綌謂之蕉葛雖脆而好黃白不如葛赤色也交廣俱有之三輔黃圖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有甘蕉二本

芭蕉治疾

南方寺觀及人家庭院中多種芭蕉或以代荷葉襯
蒸麵食然婦人有癥瘕及血氣病者感其氣則益
甚是不可用也聞猪瘟者以其根飼之魚泛者以
其幹挫削投池中則已未之試也

護階君子

常保衛呼麥門冬與鹿葱爲護階君子金虀玉膾爲
絲莊嚴

綠衲兒

花下苔蘚少助野景而經年不生乃曰時耐這綠衲
兒如何不肯賤耳一名地錢一名綠衣元寶

芸草

古人藏書之所謂之芸香閣採置書帙中即去蠹虫
置于席下去蚤虱臭虫栽園庭間香聞數十步極
可愛葉類豌豆微小叢生秋間葉上微白如粉南
人謂之七里香文潞公爲相日赴秘書省曝書令
堂吏視閣下芸草公乃曰守蜀日以此草寄植館
中因問辟蠹出何書一坐默然蘇子容對以魚豢
典畧公喜甚即借以歸

冶葛吉利良耀

毒草也蔓生葉如蘿大而厚一名胡蔓草毒人者多
襍以蔬進之悟者速以藥解不尔半月輒死山羊
食其苗即肥而大亦如鼠食巴豆其大如㹠盖物
類相制伏也吉利草其草如金釵股形類石斛根
類芍藥交廣俚俗多畜蠱毒惟此草解之極驗吳
黃武中江夏李侯以罪徙合浦始入境遇毒其奴
吉利者偶得是草與侯服之遂解吉利即遁去盖
徒非其罪或侯自有隱德神明遣吉利者救之耶
良耀草枝葉如麻黃秋結子如小粟煨而食之能
解毒功用亞於吉利始有得其藥者梁氏之子耀
故以爲名粲轉爲良尔[illegible]李（出南京傳）

葛三材

葛爲世用花入藥餌根參果蔬筋備絺織其上三材
之用亦草中之要物

睡草

桂林有睡草見之則令人睡一名醉草亦呼懶婦箴
（出南海地記）

吉財

新州郡境有藥土人呼爲吉財解諸毒及蠱神用無
比昔有人嘗至雷州途中遇毒面貌頓[illegible]
斃以吉財數寸飲之一吐而愈俗云昔人有[illegible]

其奴吉財得是藥因以奴名名之實草根也類芍
藥遇毒者夜中潛取二三寸或剉或磨少加甘草
詰旦煎飲之得吐即愈俗傳將服是藥不欲顯言
故云潛取而不詳其故或云昔有異媼病蠱其子
爲小胥邑宰命以吉財飲之暮乃具藥及旦其毋
謂曰吾夢人告我若飲是且死亟去之即仆於地
其子又告縣尹固令飲之果愈豈中蠱者亦有神
若二豎哉 出投荒錄

蕉毒草

蕉毒草如羊巵狀如雀頭置乾地則濶置溼地則乾

秋斂時種於瓮上比飯熟即着花結子人食之立
死 出感應經

攸麻草

攸麻草大毒風吹其氣所至則數里內稻皆即死李
淳風云其汁本清得水則稠見日則溼入膽即乾
在夏欲凉在冬欲溫 出感應經

金䔲草

晉武帝爲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異草三株莖
黃葉綠若惣金抽翠花條苒弱狀如金䔲時人未
知是何祥瑞也故隱蔽不聽外人窺眎有羌人姓
姚名馥字世芬充廄養馬妙解陰陽之術云此草
應金德之瑞後以府地賜張華猶有此草故茂先
金䔲賦云擢九莖于漢庭美二株于茲館貴表祥
乎金德名比類而相亂至惠帝咸熙元年三株草
化爲三樹條葉似楊樹高五尺以應楊瓊之事時
有楊雋弟瑤弟濟三楊之驗也 出拾遺錄

望舒草

晉太始十年立河橋之歲有扶支國獻望舒草其色
紅葉如荷近望則如卷荷遠望則如舒荷團團如
蓋亦云月出則葉舒月沒則葉卷植於宮內穿池

廣百步名曰望舒池愍帝之末胡人移其種於胡
中至今絕矣其池尋亦平地 出拾遺記

蘘荷

郭相奎甫偶問蘘荷能治蠱毒因引本草注蔣士先
中毒家人以蘘荷葉布席下忽大笑曰毒我者張
小也蘘荷是何物一時無以應因憶楊用修丘文
莊有說尋考之文莊群書抄方引柳子厚種白蘘
荷詩曰子厚在柳州種之其地必有此種仕于茲
土者其物色之是文莊亦不識爲何物也用修引
松江志載急就章注云即今甘露考之本草其形

性正同據柳詩注蘘荁苴也堪爲葅誠與甘露相似但甘露一名玉環隨處皆有文莊何遽不識陳藏器謂蘘荷有二種一白一紅今甘露未見有紅者子厚詩紛敷碧樹陰眄睞心所親大抵生于陸地而好陰之物周禮庶氏掌除蠱毒以嘉草攻之注藥物其狀未聞宗懍引以注本草曰蘘荷嘉草也是蘘荷一名嘉草一名蓴苴其爲甘露與否尚當考之

酒盃藤

酒盃藤出西域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如梧桐實其

堅固皆可以酌酒自有文章映徹可愛實大如杯味如豆蔻香美消酒土人提酒來至藤下摘花酌酒仍以實銷酲國人寶之不傳中土張騫出大宛得之事見張騫出關志

榼藤

依樹蔓生如通草藤其子紫黑色一名象頭三年方熟其殼貯藥物所用歷年不壞生于南海能解諸藥毒

瓔珞藤

終南山出瓔珞藤軟碧可愛葉甚細小有子累累然緇固其上真似瓔珞

重有皮

重有皮花白子黑置酒中歷二三十年亦不腐敗其埜截置烟中經時成紫香可以降神靈

蘆荻

說文云葦之未秀者曰蘆徐鉉曰未秀言尚小也又曰葦之未秀者曰葭又曰荻萑也古篆作薍淮南子作蔄易說卦萑葦注薍也今文作荻又曰葦大葭也爾雅葦抽芀言其葉皆有芀秀遇風則吹揚如雪其聚地如絮詩行葦注葦初生名葭稍大爲

蘆長成乃名爲葦說文解菼字云萑之初生一曰薍一曰騅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詩大車注菼騅也八月萑葦注初生爲菼長大爲薍成則名萑又名騅一物四名郭云菼似葦而小又云蒹似萑而細是蒹小於萑萑小於葦字說曰蘆謂之葭其小曰萑荻謂之蒹其小曰葦其始生白曰菼又謂之薍荻强而葦弱荻高而葭下荻中赤始生末黑已而赤故曰菼其根旁行牽揉盤互故曰薍陳承之本草圖經曰蘆葦也葦即蘆之成者蒹似萑而細長江東人呼爲蒹薍者謂菼爲薍似葦而小中實

江東人呼爲烏蓲音丘者或謂之荻至秋而成即謂之萑其花皆名苕其萌笋皆名蘿若然所謂蘆葦通一物也所謂蒹今作簾者是也所謂菼人以當薪爨者也又北人以葦與蘆爲二物水傍下濕所生者爲葦其細不及指人家池圃間所植者爲蘆其幹差大深碧色者謂之碧蘆亦難得

假節侯

蘆之爲物大類此君但霜雪侵凌跂素爲愧耳故好事君子號蘆爲蕭寒郡假節侯

沙箸

沙箸生於海岸沙中春吐苗其心若骨白而且勁可爲酒籌凡欲採者須輕步向前兩手急拔之不然聞行者聲遽縮入沙中掘尋之終不可得

蒠草

一名熏草葉如麻兩兩相對氣如蘼蕪可以止痢出南海志又云緑葉紫花魏武以爲香燒之

菖蒲

菖蒲番禺多有水澗中生者皆一寸有九節安期生採而服之以成仙去但留玉舄

菖九

宜春太守虞杲郡齋植菖蒲五莖杲子蒡號菖翁自言號菖九願賜保養

堯韭

梁元帝玄覽賦曰金鹽玉豉堯韭舜榮梁太子賚河南菜啓云堯韭未傳瑯歌非喻又以堯韭對姫歜典術曰聖王之仁功济天下者堯也天星降精于庭爲韭

芒茅

芒茅枯時瘴疫大作交廣皆尔土人呼曰黄茅瘴又曰茅瘴

羅漢條

嵠洞有草蔓結如帶長丈餘附木而生相傳謂之羅漢條畢田詩云五百移栖絶洞深空留轍迹杳難尋緑絲條帶何人施長到春來掛滿林

虞美人

益州草木記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如鷄冠花葉皆相對唱虞美人曲葉皆應拍而舞他曲則否曾氏談録褒斜山谷中有西陽雜俎云舞草出雅州

兎絲

兎絲無根或曰非無根也但不屬耳 其[illegible]下[illegible]屬地

也羊蹄燒爲灰種土生蘆菔羊蹄豈蘆菔之根乎陶隱居本草云羊角馬蹄燒作灰着下濕地遍踏之即生羅勒俗呼爲西王母菜

兎絲燕麥

古樂府云道傍兎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穫言虛名無用也葢兎絲非絲而有絲之名劉禹錫文作兎葵燕麥非也今按兎絲虛名是也燕麥滇南雲益一路有之土人以爲朝夕常食非虛名也或古雲南未通中國但有燕麥之名未見其實耳

始皇蒲

厭萬城東有蒲臺秦始皇所頓處時始皇在臺下縈

蒲繫馬至今蒲生猶縈俗謂之始皇蒲

鶴子草

鶴子草蔓花也當夏開南人云是媚草甚神可比懷草夢芝采之曝乾以代面靨形如飛鶴狀翅羽嘴距無不畢備亦草之奇者草蔓上春生有虫嘗食其葉土人收於奩粉間飼之如養蠶法虫老不食而蛻爲蝶女子佩之如細鳥皮號爲媚蝶鄭子橫記勒畢獻細鳥以方赤玉籠盛數百形大於蠅狀如鸚鵡聲聞數百里之間如黃鵠國人以此鳥候日晷亦曰候日虫帝得之旬日飛盡明年有細鳥集於帷帝或襲人衣袖因名蟬衣宮內嬪御有自集其衣者輙蒙愛幸至武帝末稍稍自死人服其皮者多爲丈夫所媚

因物占年

大戴禮師曠曰歲欲豐甘草先生謂薺也歲欲歎苦草先生謂葶藶也歲若惡惡草先生謂水藻也惡謂澇也歲若旱則旱草先生謂蒺藜也皆以孟春占之極驗

無名花

廣州之南數百里有蔓草生焉其莖吐一葉白莖片

大如掌初夏開偏問土人莫有知者

瓦松

博雅在屋曰昔耶在墻曰垣衣廣志謂之蘭香生於久屋之瓦梁簡文帝詠薔薇曰綠階覆餘綺依簷映昔耶大曆中脩含元殿有人投狀請瓦且言瓦工唯我所能衆工不服因曰若能瓦畢不生瓦松乎衆方服焉又有李阿黑者能布瓦如齒不通縱亦無瓦松本草瓦衣謂之屋遊酉陽雜俎有人離合爲四字曰一元水公

不死草

祖洲有不死之草草形如菰苗長三四尺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皆當時活服之令人長生昔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烏狀銜此草覆死人面當時起坐有司聞奏始皇遣使者賫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鬼谷云此草是東海祖洲不死之草生瓊田中或名爲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株可活一人始皇于是慨然使使者徐福發童男童女五百人率樓船等入海尋祖洲遂不返

神芝仙草

瀛洲在東海中地對會稽上生神芝仙草又有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爲玉醴泉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洲上多仙家風俗似吳人山川如中國也

薜荔

楚詞披薜荔兮帶女蘿注薜荔無根緣物而生不明言爲何物據本草絡石也在石曰石鯪在地曰地錦繞叢木曰常春藤又曰龍鱗薜荔又曰扶芳藤今京師人家假山上種巴山虎是也

轉蓬

蓬花枝葉相屬團圞于地遇風即轉即轉蓬也

龍芻

東海島龍川穆天子養八駿處島中有草名龍芻馬食之日行千里古詩云一秣龍芻化爲龍駒

護門草

梁王筠寓直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按贊寧物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北彼處人取置門戶上夜或有過其門此草必叱之爲盜者皆驚奔俗呼爲護門草一曰百靈草

醒醉草

興慶池南岸有草數叢葉紫而心殷紅有一人醉過於草傍不覺失去酒態後有醉者摘草嗅之立醒故叫爲醒醉草

宮人草

楚中宮人草狀如金登而甚芬氳花色紅翠俗說楚靈王時宮人數千皆多怨曠有因死於宮中者葬之墓上悉生此草 述異記

書帶草

鄭玄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避遣生徒崔琰王經諸賢于此揮涕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薤葉長尺餘堅韌異常土人呼爲康成書帶草 三齊略記

蕹菜

有蝮蛇之地必生鵕鳥有冶葛之地必生蕹菜天之生物不能無毒者而必有所以制毒者焉此天地之仁也草木疏冶葛有大毒以蕹菜汁滴其苗當時萎死蕹可蔬也而能制大毒如此山羊食冶葛苗即肥而大而人食山羊不害蓋物有相化伏也與夫蝮蛇鵕鳥之均毒者異矣

山花燕支

山花穊生端州山崦間多有之其葉類藍其花似蓼正月開土人采其含苞者賣之用為燕支粉或持

染絳帛其紅不下藍花又鄭公虔云石榴花堪作胭脂青微子服飾变古録云燕脂紂製以紅藍汁凝而為之常賜宮人塗之號為桃花粉藍池水清合之色鮮至唐頗進貢惟后妃得賜曰燕脂崔豹古今注云燕脂葉似薊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燕脂中國亦為紅藍以染粉為婦人色謂胭脂粉今人以重絳為燕脂非燕脂花所染也燕脂花自為紅藍耳舊謂赤白之間為紅即今所謂紅藍也西河舊事云失我祁連嶺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婦女無顔色

金鹽

五加皮蜀中名白刺顛陶隱居云釀酒主益人道家用此作灰亦以煮石東華真人煮石經曰舜帝登蒼梧之山曰厥金玉之香草朕用偃息正道此五加也又異名曰金鹽王屋山人王常曰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蓄金鹽又曰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又名文章草譙周巴蜀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近有士子作游女詩中一聯云不曾憐玉笋相競採金鹽近讀煮石經知是五加皮一名金鹽始知玉笋

金鹽對極妙而初不諳　謝氏詩源

苴草

廣西柳州產苴草如茅高二三尺食之多壽亦名不死草夏月採置几筵中則蚊蝇不近物亦不速腐

麋御

本草曰麋春日遊牝既多即瘦瘠食此物乃復肥盛因名麋御

羊負來

博物志曰洛中有人驅羊入蜀胡枲子著羊毛蜀人種之曰羊負來故今人亦以名枲耳陶弘景本草

注曰昔中國無此從外國逐羊毛中來因以名

苜蓿

樂游苑自生玫瑰樹下多苜蓿一名懷風時人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間常蕭蕭然日照其花有光采故名苜蓿爲懷風茂陵人謂之連枝草又云此草出自西域彼人以秣馬張騫使大夏得其種以歸與葡萄並種于離宮館傍極茂盛盖漢始至中國也

牛尾蒿

右丞相傳曰漢祖爲兒牧牛山野與群童戲殺牛以食之埋其尾偽報其家云牛忽陷地人共引之其

皮骨俱深入于地後其處生蒿作尾刷

青草赤草

胡地草皆白色惟王昭君塚處草青故名青塚朱温殺唐昭宗於椒蘭殿前血浸地處生赤草岳武穆墳樹枝皆南向前二事不可見岳墳嘗往拜謁南枝之樹乃親見焉

都管草

都管草一莖六葉辟蜈蚣蛇

蜀黍

莊子云地三年種蜀黍其後七年多蛇

獨脚蓮

鄱陽山間生一種草始萌芽時便似蓮房俗呼爲獨脚蓮移植于居宅隙地及園圃中蛇虺不敢過其下王季光宅後榛莽叢中有穴蛇常出爲人害乃種此草数本于穴外自是其患不作至暑月間穴内臭甚使園丁掘土訪求得死蛇十数盖爲草氣所薰漬也又一小蛇來到草傍立化爲水

和事草

葱和羮如衆藥劑必用甘草所以曰和事草

蒺藜精

[illegible]曹長協與駱賓王同省殊不相下時方嚴冽廳後石蒺藜長協曰可謂嶢然特立賓王曰誠如公言但恨黄髪之年変成蒺藜精耳協巳耳順聞而哂之

諸草穛用

南方冬無積藁瀕海郡邑多馬有草葉類梧桐而厚取以秣馬謂之肥馬草馬頗耆而食之果肥壯冬葉蕒葉也苞苴物交廣皆用之南方地煖物易腐敗惟冬葉藏之乃可特久　蒲葵如栟櫚而柔薄可爲葵笠出龍川

蔬類

千金菜

咼國使者來漢隋人求得菜種酧之甚厚故名千金菜今咼苣菜也

胡麻自然汁

臭韲寸斷連汁潔罌中煉置胡麻自然汁投之更入白塩搗姜攪勻潑湯淡餅此乃餘杭壽禪師之法非事佛者加煉熟葱韭益佳

百歳羹

臨呼虀爲百歳羹言至貧者亦可具雖百歳可嘗享

龍鬚菜

桃園中凡百毒悉能解之引蔓而生土人號龍鬚菜

一束金

杜頎食不可無韭人惡其噉穢傔僕市還潛取棄之怒罵曰奴狗奴狗安得去此一束金養生訣云韭性暖無毒利小水號草鍾乳

五禺芝

北方桑樹上生白耳名桑鵝貴有力者咸嗜之呼五禺芝

題頭菌

保大中村民於爛木上採菌幾一担狀如蓮葉而色赤黄因呼爲題頭菌

蕈毒

金溪士人丘岑就館于鄉豪家園傔居在傍朝暮供送飲饌僕嘗得大蕈煮作羹一家五口飽食之以一盃獻岑岑曰此珍味也不可徒食命學生歸求酒一升許滿飲然後啜蕈既而閧僕夫妻皆嘔血困仆往視之則兩子復然不移時四人盡死主人料岑必及禍畏其或隕于門内且爲累亟買酒三觴延之犢其東修之直遣輸昇之歸又餉以一尊

主家去岑舍三十里行半途與友生相遇因話其事遂留連共飲空其尊醉仆卧榻追醒晷無所苦識者謂酒能解蕈毒云

菌蕈有一種食之令人得乾笑疾士人戲呼笑矣乎湖湘習俗爲毒藥以中人其法取一大蛇斃之厚用茅草蓋罨幾旬則生菌蕈發根自蛇骨候肥盛採之令乾搗末糝於茶酒湯食之遇者無不赴泉壤世人鄙爲休休散

笋奴菌妾

江右多菘菜粥笋者惡之罵曰此是笋奴菌妾

金毛菜

石髮吳越亦有之新羅者爲上彼人呼爲金毛菜

射香草

隷五代時宮中呼名射香草

練雀一羹

君士李巍求道雪竇山中畦蔬自供有問巍曰日進何味荅曰以練雀一羹老禪云練得身形似雀形醉貓三餅蒔蘿以薄荷搗飯爲餅是菜羹薄荷餅也

纏齒草

[illegible]道不求聞達馬希範聞之迎入府希範病酒厭

膏腴居道曰大王今日始得富貴享纏齒草詢其故則蔬茹也

淨家槌

瓠少味無韵葷素俱不相宜俗呼淨家槌

天公掌

淇上薯蕷稱最大者爲天公掌次者爲骨柚芋又蜀孟昶月旦必素飡性喜薯藥左右呼爲月一盤即薯蕷唐避代宗嫌名故民間諱爲薯藥至宋朝嘉祐八年四月英宗即位人避嫌諱遂改曰山藥自此全失其本稱矣

菜玉

衢州蘿蔔最大味甘冬月尤美其魁如六斗斛人家得此不敢賣戚友以鼓樂導迎至家設酒謂之菜玉以爲一歲豐亨之作訪生王奭善營度予弟不許仕宦每年止種玉乳蘿蔔壺城馬面菘可致千緡

莕菨

陸機草木疏莕菨白莖葉紫赤色正員徑寸餘浮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莖大如釵股上青下白煮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供按酒

睡菜

睡菜五六月生於田塘中葉類茨菰根如藕稍土人採根爲鹹菹或云好睡郭子橫云五味草食之能使人不睡亦名却睡草

波稜

劉公嘉話錄曰波稜菜西國有僧將其子來韋絢云豈非頗陵國來語之訛爲波稜也唐會要曰尼婆羅國獻婆稜類紅藍實似蒺藜

三無比

鍾謨嗜波稜菜文其名曰雨花菜又以蔞蒿蘆菔波

稜詞之三無比

諸葛菜

劉禹錫嘉話曰諸葛所止令軍士種蔓菁韋絢云可
其纔出可生啗一也葉可煮食二也久居隨以滋
長三也棄去不可惜四也回則易尋而采五也冬
則有根可斸食六也此蔬其利不亦博乎蜀人呼
為諸葛菜

蕹菜

如落葵而小性冷味甘南人編葦為筏作小孔浮於
水上種子於水中則如萍根浮水面及長莖葉皆

出於葦筏孔中隨水上下南方之奇蔬也冶葛有
大毒以蕹汁滴其苗當時萎死世傳魏武帝能噉
冶葛至一尺殆先食此菜後食此汁其毒盡消矣

蕺

越中有蕺葉似蕎麥地肥亦能蔓生莖葉紫赤色多
生山谷陰處吳越春秋云越王嗜蕺嘗采於此山
故名本草云關中謂之菹菜齊民要術亦有蕺菹
法然生擷之有臭氣凶年民斸根食之諺曰豐年
惡爾臭荒年賴爾救今所謂魚腥草是爐火家謂
之天蕎麥能爛玉石作泥

巢菜

蜀蔬有兩巢大巢豌豆之不實者小巢生稻中東坡
所賦元脩菜也吳中絕多名標搖華一名野蠶豆

蒟醬

蒟醬蓽茇也生於番國者大而紫謂之蓽茇生于番
禺者小而青謂之蒟可以調食故謂醬焉交趾九
真人家多種蔓生

風藥忌芋

大凡服治風藥不可食芋嘗目擊之不惟無効甚有
所及江右楊萬里親語此嘗見人食之至于死

玉枕藷

嶺外多藷間有發深山邃谷而得者枝塊連屬有重
數十斤者味極甘香人多自食名玉枕藷

甘藷

甘藷或曰芋之類根葉亦如芋大如拳有大如甌者
皮紫而肉白蒸食之味如薯蕷性冷生於朱崖之
地海中之人皆不業耕稼惟掘地種甘藷秋熟收
之蒸曬切如米粒作飯食之貯之以充飢是名諸
粮北方人至者或盛具牛豕膾炙諸味以甘藷薦
之若粳粟然海中之人壽百餘歲者由食甘藷故

耳

蕪青

蕪青嶺嶠已南俱無之偶有士人因官携種就彼栽之出地則變為芥亦如橘種江北為枳實之義也至曲江有菘彼人謂之春菘

崑味

落蘇本名茄子煬帝緣飾為崑崙紫瓜亦名昆味

茄樹

交廣艸木經冬不衰故蔬圃之種茄宿根有三五年者漸長其幹乃成大樹毎夏秋成熟則梯倚樹摘

之至五年後樹老子希即伐去之別栽

綽菜

綽菜夏生于池沼間葉類茨菰根如藕條南海人食之云令人思唾呼為貞菜

益智子

益智子如筆毫長七八分二月花色若蓮著實五六月熟味辛雜五味中芬芳亦可用鹽曬乾可食出交阯合浦建安八年交州刺史張津嘗以益智子作粽獻於魏武帝帝以賜羣臣

葵

詩言烹葵及菽矣唐人云烹葵邀上客葵之可食久矣乃今無一烹之者嘗過西湖寺見千葉冊葵爛焉如錦恨不得作我清供然聞僧毎取而去其膚食其幹脆如萵苣特未之試耳他日以羣釜烹之當添一佳味

神史彙編卷之二百四十九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花木門

藥艸類

百藥

淮南子曰神農始嘗百艸之滋味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世本曰神農和藥濟人則百藥自神農始也史記云伏羲嘗百藥非也梁陶弘景本艸序曰神農氏王天下宣藥療疾以拯夭傷高氏小史曰神農嘗百藥以治病嘗藥之時百死百生

五天

藥有五天决明爲肝天紫菀爲肺天神麴爲脾天遠志爲心天蓯蓉爲腎天

神藥

枸杞神藥也修真之士服食多昇仙歲久者根如犬形夜鮀鳴吠羅浮山記云山中有枸杞樹大三四圍高二丈餘時有赤犬見于其下夜聞其吠今所至有之但鮮得枝幹大者唐州東南城隅上下枸杞甚茂枝幹有如盃盂者春時嫩條如指甘美無復苦味斷之深二三尺形如一犬頭足悉具唯一足差細其嫩皮厚寸許治其皮得數斤諸君爭取之而盡崔公度伯易所進枸杞詩序云臣嘗聞隱君子言枸杞數百歲根類生物得而食之定顏長年後閱仙書數有驗者常與道士宇文希真遊南岳朱陵洞天過古蘭若基留宿庵下有聲類狗吠希真謂此非人境安得有是客笑曰岩腹枸杞生而酷似此其音也臣憶舊說黎明祈客欲識其處未至百步皆曰彼婆娑出衆榮者是也臣與希真將前客急止曰此神物也其側常有蛇虎守護必待有道之士以歸臣等無得輒近自是每念之或

入仙山中遇樵蘇必訪焉隱云往往有見但若在深絕不可到之地

三清蔓

按清冷真君外訣枸杞號爲三清蔓其苗爲換骨菜

丁公藤

南史解叔謙雁門人毋有疾夜于庭中稽顙祈告聞空中云得丁公藤治即差訪醫及本艸無之至宜都山中見一老翁伐木曰此丁公藤可治風乃拜泣求得之及漬酒法受畢失翁所在毋疾遂愈本艸謂之南藤蓋本朝附之于經云

威靈仙

唐會要曰德宗正元二年九月鄧思齊獻威靈仙草能愈衆疾上于禁中試有驗今編附本草

威靈仙難得其真俗醫所用多槀本之細者其驗以味極苦而色紫黒如胡黄連狀且脆而不韌折之有細塵起向明視之斷處有黒白暈俗謂之鴝鵒眼此救者備然後爲真服之有奇驗腫痛拘攣皆可已

鈇脚梨

木瓜榩桃益下部若脚膝筋骨有疾者必用焉故方家號爲鈇脚梨

遠志江蘺

遠志苗曰小艸根曰逺志芎藭苗曰江蘺根曰芎藭

地脂

高展爲并州判官一日見砌間沫出以手撥之試塗一老吏面上皺皮頓改如少年之色展以謂必是神藥問承天道士荅曰此名地脂食之不死展乃發磚已無所覩 方鎮編年

迎年佩

正旦未明佩紫赤囊中盛人參木香如豆様時時嗅

出嚼吞之至日出乃止號迎年佩

大靈豆

華山陳摶有大靈豆服一粒四十九日不飢筋力如故顔色如嬰

扁鵲鈐

椒又名扁鵲鈐蜀産者上葉屬木故青皮本火故赤花應土故黄膜兆金故白子符水故黒五行全足艸中大丹服餌家重之

却老霜

却老霜九煉松脂爲之能辟穀長生

雲毋鍾乳

太清艸木方云服雲毋者成日面天賜餌鍾乳者登

福衢壽車

艸創刀圭

高麗博學記云酥名大刀圭醍醐爲小刀圭乳腐名艸創刀圭

乞力伽

朮有乞力伽木也瀕海所産一根有至數斤者劉涓子取以作煎劑今可丸餌之可以長生

蒙汗藥

小說家嘗言蒙汗藥人食之昏騰麻死後復有藥解活始以爲妄昨讀周艸窗癸辛雜志云回回國有藥名押不盧者土人采之每以少許磨酒飲人則通身麻痺而死至三日少以別藥投之即活御院中亦儲之以備不虞又齊東野語亦載草烏末同一艸食之即死三日後亦活又桂海虞衡志載曼陀羅花盜采爲末置人飲食中即皆醉據是則蒙汗藥非妄

三伏苦艸

山東有人家共爨五百餘口二百年不染疫癘其家

每年三伏日收苦草陰乾冬至日爲末正旦五更用蜜調每人用一匕此即古人屠蘇法也

人參

人參別名神草其花蕋世所未識王續詩家豊松葉酒罷貯參花客溫飛卿詩香風軟透人參蕊第不言何狀

阿魏

三佛齊志阿魏樹不甚高土人納竹筒于樹稍脂滿其中冬月破筒取脂即阿魏也或曰其脂最毒人不敢近每采時繫羊于樹下自遠射之脂毒着于羊羊斃即爲阿魏

沒藥

三佛齊沒藥樹高大如松皮厚一二寸採時掘樹下爲坎用斧伐其皮脂流于坎旬餘方取之

血竭

三佛齊血竭樹與沒藥相似采亦如之

草麴

草麴南海不用麴蘖但杵米粉雜以衆艸葉泊葛汁滌溲之大如卵置蓬蒿中蔭蔽之經月而成用此合糯米爲酒飲之既醒猶頭熱涔涔以艸中少有

毒故也南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既漉出候冬陂池竭時實酒罌中密固其上瘞陂中至春瀦水滿亦不復發及女將嫁乃取陂酒以供賀客謂之女酒其味絕美

梹榔

梹榔樹高十餘丈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本不大枝不小調直亭亭千萬若一森沓無椅端頂有葉葉似甘蕉條條派開破仰望眇眇如插叢蕉于風竹風至動搖似舉羽扇之狀大葉下繫數房房綴數十實實大如桃李天生棘重累其下所以禦衛其

實也味苦澀剖其皮鬻其膚熟如貫珠堅如乾棗以扶留藤石灰并食則滑美下氣消穀彼人遇貴婚族客必先進一名賓門藥餞

荳蔻花

荳蔻花其苗如蘆其葉似姜其花作穗嫩葉卷之而生花微紅穗頭深色葉漸舒花漸出舊云此花食之破氣消痰進酒增倍太康二年交州貢一篚上試之有驗以賜近臣

薟草

杜子美有除薟草一篇蜀中謂之毛薟毛芒可畏觸

之如蜂蠆治風疹以此草點之一身失去葉背紫者入藥杜詩注云薟音潛山簏也

紫霞丹

山谷在宜州服紫霞丹自云得力曾紆嘗以書規其多服山谷荅云卷疽根在傍乃不可服如僕服之殆是晴雲之在川谷安得霹靂火也

香薷

薷有所謂香薷者薷字不見於篇韻獨本草有此字北人呼為香茸南人呼為香猶其實皆音謁耳毉家亦不多識劉世延為孫君作覩緣圃記載其字

巴豆

衡陽試院中閧同官趙傳暴傳進食方用枳殼一枚切作兩片去穰內巴豆一粒以麻皮緊合不拘多少水煮令枳殼軟爛去巴豆焙乾枳殼為末麵糊丸如梧子大食後熟水下十丸老少皆可服

大黃

陝州山丹衛出錦紋大黃最佳回回入貢還輒滿載以歸總督楊一清閉絕貢疏云大黃不去則人畜受暑熱之災麝香不去則床榻盤廸虵之害蓋回回用大黃消暑麝香制虵極切日用故疏云云

番藥

西域回紇部將思干城產藥十餘種皆中國所無療疾甚效曰阿只兒狀如苦參治馬鼠瘡婦人損胎及打撲內傷用豆許嚥之自消曰阿息兒狀如地骨皮治婦人產後衣不下又治金瘡膿不出嚼碎傅瘡上即出曰奴哥撒兒形如桔梗治金瘡及腸與筋斷者嚼碎傅之自續回紇有虫如蛛毒中人則煩渴飲水立死惟過醉葡萄酒吐則解

獅子朮

潛山產善朮以其槃結醜怪有獸之形因號獅子朮

白术苗

淳熙中台州天台縣樵夫入山見小木堅直伐以爲拄其芬香異常樵不識也負薪出市賣有識者曰此白术苗也安得如許大殆必神物可更往取之樵夫復尋原處茫不可識信步入脚墜一穴中遥望竅隙光如當三錢大隨之以行了無窒礙約一日久聞頭上有鳴櫓聲又一日許乃從黄岩縣委羽洞出焉盖冥行幾三晝夜殊不覺飢渴其爲神仙境界可知矣

豕首

[illegible]豕首呂氏春秋云豨首生而麥無葉神農本[illegible]經云夏至之日豕首茱萸先生豕首圖經藥錄謂之天名精一名天蔓菁又名蟾蜍蘭今俗名豨薟是也又蠡實亦名豕首即月令所名荔挺也以冬至生與此同名而異物云

秋藏方

經霜冬瓜皮同朴硝煎湯洗翻花痔立愈又法以蘿蔔代瓜皮亦療痔白芷甘松三賴附子尖飛鹽皮硝輕粉少許肥皂共搗丸治雀子斑烏藥細磨冷濃茶治湯火用生白礬末半分入臍以一指甲水滴之治婦人小便不通積年坑厠上雞売煮湯服治乾霍亂用細辛白芷雄黄好酒研末入麝香少許服治毒虵風狗傷鹽和油敷上治蜘蛛咬遍身生絲亂髮灰吹入鼻治鼻衂欲死黄連一两酒浸晒吳茱萸一两滚湯泡七八次木香晒乾用真神麯爲糊作丸如梧子大食後荷葉湯送下三十丸治梅核膈密陀僧滑石等分生姜汁調敷治腎囊瘡（柳橋先生藏方）

益智

海南產益智花實作長穗而分爲三節觀其實熟否

以候歲之豐歉其下節以候早禾中上亦如之大凶之歲則皆不實盖罕有三節並熟者其爲藥治氣止水而無益于智智豈求于藥者乎其得此名殆以其知歲耶

史君子

唐潘州郭使君以此療小兒得其効時人因刺史所用治小兒故曰史君子

劉寄奴

金瘡藥也宋武帝劉裕微時伐荻新洲射傷大虵明日復往聞杵臼聲見數青衣童子擣藥問之答曰

我王爲劉寄奴所射今合藥傅之帝曰王神何不
殺之答曰寄奴王者不死叱之皆散收得藥時人
因此名其草曰劉寄奴寄奴帝小字也

何首烏

本艸曰夜合藤昔有姓何人見其葉夜交異于餘艸
意其有靈采服其根老而不衰頭髮愈黑因名之
曰何首烏一曰即其人姓名

鍾乳

鍾乳桂林宜融山中洞穴至多勝連州遠甚予游洞
親訪之仰視石脉湧起取即有乳床如玉雪石液

融結所爲也乳床下垂如倒數峯峯端漸銳且長
如冰柱柱端輕薄中空如鵝管乳水滴瀝未已且
凝此乳之最精者且滴以竹管仰承輒取之煉冶
家又以鵞管之端尤輕明如雲母爪甲者爲勝

磁石

錢乙言治病周髀者本艸磁石主周髀隨血脉上下
不能左右去謂之周髀乙以藥使癖氣歸肢體以
寬心腹之苦故手足牵而心腑無恙

熊膽

錢乙言熊膽奇藥家有小兒不可無此佳者𠮷…

如米粒用艸蓬點入水轉如飛惟性急者良餘膽
入水亦能轉但緩耳勇力所聚爲膽故也

茯苓

華山毛女峯有隸字曰茯苓下云諸山皆假惟此者
真一旦一九三斗三斤疑爲服茯苓法也今山下
人用三斗水煮藥三斤水盡爲度蜜和而蒸服而
不九道者趙翁云盖茯苓不蒸煮不能去陰氣余
謂不煮不能去皮梗

砒霜

砒霜舊不著所出今近銅山處有之惟信州者佳凡

用鍊片如細屑亦夾土石入藥爲害不淺誤中其
毒用冷水研緑豆漿飲之乃解

空青

圖經曰空青生益州山谷及越嶲山有銅處銅精熏
則生空青今信州亦時有之狀若楊梅故別名楊
梅青其腹中空破之有漿者絕難得亦有大者如
鷄子小者如豆子三月中旬采亦無時治眼翳障
爲最要之物又曾青所出與此同山療體頗相似
而色理亦無異但其形纍纍如聯珠相綴又有白
青出豫章山谷亦似空青圓如鐵珠色白而腹不

空亦謂之碧青以其研之色碧也亦謂魚目青
其形似魚目也無空青亦可用

石蠏

石蠏生于崖之榆林港港内半里許土極細膩最寒
但蠏入則不運動片時成石矣置之几案能明目

附子

東蜀楊天惠譔彰明縣附子記云緜州故漢地唐領
縣八惟彰明出附子彰明領鄉二十惟赤水廉水
會昌昌明宜附子總四鄉之地爲田五百二十頃
有竒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合四鄉之產得附子

一十六萬斤巳上然赤水爲多廉水次之而會昌
昌明所出微甚四鄉度用種千斛以上出龍安及
龍州齊歸木門青堤小平者良其酸野艾而澤其
葉類地麻而厚其花紫葉黃甤長苞而圓蓋其實
之美惡視功之勤竊以故冨室之家入常美貧者
雖接畛或不盡然此物畏惡猥多不能常熟或種
美而苗不茂或苗秀而不充或巳釀而腐或巳暴
而挛若有物焉陰爲之故園人將采常禱于神或
目爲藥妖云其釀法用醯醅安密室淹覆彌月乃
發以時暴晾久乃乾定方出釀其大時有如拳者
巳也輒不盈握故及兩者極難得蓋附子之品有
七實本同而未異其種之化者爲烏頭附烏頭而
旁生者爲附子又左右附而偶生者爲鬲子又附
而長者爲天雄又附而尖者爲天佳又附而上出
者爲側子又附而散者爲漏藍皆脈胳連貫如子
附母而附子爲貴故獨專名子其形以蹲坐正節
角少爲上有節多鼠乳者次之形不正而傷鈌風
浸者爲下附子之色以花白爲上鈌色次之青綠
爲下天雄烏頭天佳以豊實過握爲勝而漏藍側
子園人以乞役夫不足数也大率蜀人餌附子者

少惟陜輔閩浙宜之陜輔之賈纔市其下者閩浙
之賈纔市其中者上品則皆士大夫求之蓋貴人
今多喜竒故非得大者不厭然土人有知藥者云
小者固難用要之半兩以上者皆良五歳爲天雄

狗寶馬黑

今藥店醫人俱知牛黃羊哀狗寶三種之藥羊哀謂
治翻胃而牛黃狗寶治驚癇也然牛黃常用易識
羊哀形如濕茅紙時亦用之狗寶不特未用見者
亦罕余友人親得之乃生於狗胞中其形質如䳄
卵石而色至白碎之内有文理数十層考之本艸

未收不知何所用而何人傳也又見越𩛿叢集中云
馬有馬黒在脊此尤不特罕見亦罕聞者又不知
何用

獺爪

宣和間真州天慶觀一法師考召極精有婦人投狀
天樞院𥘉家病者爲祟所憑須臾追至附語云非
我爲禍別是一鬼亦因病人命衰所致祟今成形
爲虫在病者肺中食肺系故令吐血聲嘶師鞫曰
此虫畏何物久而不荅再拷之始云惟畏獺爪爲
末以酒服之則去矣如其言而愈此後方書治五

尸鬼疰變動至九十九種者取獺肝一具陰乾杵
末水服方寸七日三服蓋與此說相類

荆芥

瑞州楊䆠卿者有人求醫欲取藥殺仇人醫辭不與
恐求別處則傷人不得已以消風散與之其仇致
死楊怪消風散安得殺人往問死家服藥前後再
食何物曰其日飽黄顙魚食而後服此藥至夜無
病死楊乃悟荆芥反黄顙魚消風散有荆芥也

淡竹

淡竹對苦竹而言除苦竹則皆淡竹也後人不曉乎
本艸內別疏淡竹爲一物令人食笋有苦笋淡笋
即淡竹也

杏仁

翰林辛學士寅遜頃年居青城山側古仙道院在一
峰之頂內有塑像皇姑則唐玄宗女也一夕夢見
召寅遜謂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聰利老而堅壯心
力不倦亦資于年壽寅遜夢中拜請其法則與怡
神論中者同玄宗孫中天師元有怡神論二卷下
卷中有神仙秘方三十首則甘草丸爲首食杏仁
法次之杏仁七个去皮尖早晨盥漱了內于口中

久之則盡去其皮又于口中嚼之逡巡爛嚼和津
液如乳汁頓嚥但日日如法食之一年必補精血
令人輕健安泰寅遜日日食之至今老而輕健年
踰從心猶多著述

夢中得方

潞王府長史王庭任國子學正時病大便下血勢頗
危殆一日昏憒中聞有人云服藥誤矣吃小水好
庭信飲小水一椀頃甦遂日加消飲勢漸退易醫
而愈杭州府通判王某河間人病腹脹藥不愈夢
人語云鬼滚藕可治王尋取液飲之病不可忍俄

項洞泄迸出虫一條長丈餘腹尋愈此命不當死
或有陰德鬼神黙祐之耶

温茶

温茶即辟麝香艸酒煎服治毒瘡其功與一枝箭等
未知果否一枝箭出貴州同五味子根金銀藤共
煎能愈毒瘡

猫胎衣

猫生子胎衣陰乾燒灰存性酒調服之治噎塞病有
効聞猫生子後即食胎衣欲取之必候其生時急
取則得稍遲則入其口矣

班猫

栖霞先生有顛狗咬方隨試輒驗用班猫七个去翅
足爲末酒服溲于盆内有衣沫如狗形者爲妙如
無再服七次雖無亦不發（上池編）

蘿蔔

王文公安石爲相日奏事殿中忽患偏頭痛不可忍
遽奏上請歸治疾裕陵令且暫存中書偃臥已而
小黄門持一小金盃藥少許賜之云左痛即灌右
鼻右即反之左右俱痛並灌之卽時痛愈明日入
謝上曰禁中自太祖時有此数十方不傳人間此
其一也因并賜此方蘇軾自黄州歸過金陵安石
傳其方用之如神但目赤少時頭痛即愈法用新
蘿蔔取自然汁入生龍腦少許調勻昂頭使人滴
入鼻竅

薏珠

辛稼軒初自北方還朝官建康忽得癩疝之疾重墜
大如杯有道人教以取薏珠（即薏苡仁也）用東方壁土
炒黄色然後水煮爛入砂盆内研成膏毎用無灰
酒調下二錢即消沙隨先生晩年亦得此疾辛親
授此方服之亦消然城郭人患不能得薏珠只于

生藥鋪買薏苡仁亦佳按本草薏苡仁味甘微寒
無毒主拘攣不可屈伸除風湿痺下氣除筋骨寒
邪氣不仁利腸胃消水腫令人能食久服輕身益
氣其根下三蟲生真定平澤及田野八月采實采
根無時今在在有之

杜仲酒

饒之城中有宗子善平病腎虚腰痛沙随先生以其
尊人所傳宋誼叔方用杜仲酒浸透炙乾搗羅爲
末無灰酒調下趙如方製之三服而愈

呉茱萸

沙隨先生在泰興時有乳嫗因食冷肉心脾發痛不可堪忍知縣錢和老名壽之以藥與之一服痛止再服即無他其藥以陳茱萸五六十粒水一大盞煎取汁去滓入官局平胃散三錢再煎熱服錢云高宗常以賜近臣時有歸正官校尉添差縣尉後歸正人以是愈人疾甚多其妻弟王得中又以其藥歸昌國愈人疾真奇方也

蛛網作丸

孫紹先傳治暴吐血方急以竹子往屋簷頭取蜘蛛網搓成丸子用米湯飲下一服立止

芋梗治蜂螫

處士劉易隱居王屋山嘗于齋中見一大蜂罹于蛛網搏之爲蜂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裂徐徐行入艸中齧芋根微破以瘡就齧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健如故自後有人爲蜂螫者挼芋梗治之則愈

地漿治菌毒

四明溫台間山谷多産菌然種類不一食之間有中毒往往殺人者蓋蛇虺毒氣熏蒸也有僧教掘地以冷水攪之令濁少頃取飲皆得全活此方治乳本艸陶隱居注謂之地漿亦治楓樹菌食之笑不

止俗言笑菌者居山間不可不知此法

瓦壟子

治走馬疳方用瓦壟子連肉火煅存性置冷地用盞子覆蓋候冷取出碾爲末乾糝患處即消

沉檀香

瘡疹黑陷者用沉香檀香燃不拘多少於火盆內焚抱兒於烟上熏之即起

黃連

治破傷風用黃連五錢酒二盞煎至七分黃蠟二錢同煎和滓服

地骨皮

小兒耳後瘡腎甘也地骨皮一味爲末粗者煎湯洗細者香油調搽

石榴根皮

治金蠶蠱毒濃煎石榴根皮汁飲之吐出虫無不愈者李晦之云或以白礬芽茶搗末冷水飲之

紫粉治聾

知邛州事龔頴建溪人許漢卿真君遠孫真君升天之後漢常病耳聾龔曰恨蜀中無紫粉爲子脩藥餌之立差因以尋常紫粉獻之龔笑曰非是乃

林檎間自然虫糞也

蜣螂

猪脂二两蜣螂三枚同搗爛如泥塗疵瘡上立愈又野田中農人矢被鳥啄殘者去矢取其下土尺許傳瘡徹心寒冷無不愈者

巴豆

治喉閉倉卒之疾用巴豆以竹紙滲油令滿作撚點灯令着吹滅之以烟熏喉間即吐出悪血而消

栗

治金瘡及刀斧瘡用獨殼大栗焙爲乾末付之立止

或倉卒難尋則用生栗傳之亦得

黄瓜

暑中痱子用黄瓜摩之即消

香白芷

徑山寺主圃僧行菜畦間爲蛇傷足毒氣蔓延汲淨水洗腐膿敗肉悉去之易水数器瘡上白筋数見𢫫以軟帛取藥末均摻瘡中悪水泉涌良久乃止明日淨洗如初用香白芷爲末入鴨嘴胆礬麝香各少許臨期以意斟酌之

絲瓜

元時杭人宋會之善醫治水蠱法以乾絲瓜一枚去皮剪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黄爲度去巴豆用絲瓜炒陳倉米如絲瓜之多少米黄色去絲瓜研之爲末和清水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皆愈其言曰巴豆逐水者也絲瓜象人脉絡也去而不用籍其氣以引之也米投胃氣也觧于樞記

巴豆雲母

河間王病瘕醫莫能治一人合巴豆雲母賣于鄉井王買其藥服之下蛇数頭後人忽不見

獨活湯

婦人疾莫大於産蓐倉卒爲庸醫所殺者多矣舊嘗見杜任作醫準一卷其一記郝質子婦産四日瘈瘲戴眼弓背反張任以爲痓病以大紫豆湯獨活湯而愈政和間予妻經分娩犹在蓐中忽作此症頭足皆腫四肢無力語言蹇澁家人驚駭以数婢強拘之不直適記所云而藥裹有獨活乃急爲之召醫未至進三劑遂觧直醫至則愈矣更不復用大豆湯不可不廣告人二方皆在千金第三卷

鴨血

凡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即可活

斷腸艸

太白集妾薄命云昔日芙蓉花今成斷腸艸注引陶隱居云斷腸艸其花美好名芙蓉其根不可食食之斷腸（河上楮談）

煉骨湯

潜山老黃冠年一百一歲扈長官好修攝賂黃冠僕竊藥而來乃吳茱萸艾葉川椒杜仲乾木瓜木鱉肉瓦上松花扈信之名曰煉骨湯仙家謂之水炙

火靈庫

昌黎公愈晚年頗親脂粉飲食故事以硫黃末攪粥

啖鷄男不使交十日烹庖名火靈庫公間日進一隻始亦見功終致絕命

大道丸

食艸木方云黑豆一升杏仁去皮尖重一兩甘草如之茯苓蒼朮硇砂減半剉了用水五升同豆熬煮火須文武緊慢得中直至水盡揀去藥取豆搗如泥作雞頭實大用蓋甕瓶密封黃巢亂江淮人竄入山林多餓死于八公山有利帝利種文禪製此藥名大道丸嚼一丸則恣食苗葉可爲終日飽雖異花殊木素所不知識亦無毒甘甜與進飣粮同

獲濟者衆

救急藥

金絲荷葉艸搗汁服之查塗患處治虵毒用烏骨白鷄血少許抹唇上即活治小兒驚風卒死用甘草濃煎汁調地龍糞輕塗上治小兒陰囊虛腫熊胆塗患處治痔人中白火煅存性一錢銅綠三分麝香二分爲末每朝白湯下三五匙治痔舊棕燒灰又放在瓦上收火氣候晨温茶調服三四錢治婦人血山崩血海敗千年蓮蓬陰乾炭火燒存性酒送下治腦漏鷄子白和百艸霜搽治小兒赤瘤

治魘怪方

降香一錢麝香三分硃砂三分雄黃三分皂角二錢艾揉五錢另研細拌勻以𦶒用乾葛烏梅甘草各爲末在藥用艸紙包爲長筒用瓦二塊入內點火留一頭出烟放在床上床下則夢魘百怪俱除也

却邪婦人鷄犬四眼

揩齒烏髭藥

豬牙皂角及生姜西國良姜熟地黃木澤旱蓮槐角子細辛荷蒂（荷葉心也）要相當青塩等分同燒煅研細將來使最良揩齒牢牙髭鬢黑誰知世上有仙

方

辟時疾藥

孔平仲云邪氣亂氣未嘗無所以故宣聖軫念世人垂不忍之心設此術以濟生靈避凶趨吉不致夭横孔氏經今七十餘代用之未嘗有此患其法每遇臈月二十四日五更取井花水（平明第一汲者）盛淨器中量人口多少浸乳香至歲旦五更煖令温從小至大每人以乳香一小塊飲水三呷嚥下則一年不患時病

治癰疽瘡藥

癰疽瘡初痛起當歸黄柏皮羌活爲細末生烏藤擂汁調傅瘡之四圍自然收毒聚小頭則破切不可併瘡頭傅之恐毒氣四出不可收矣

生地黄

冀州士人徐璠因墜馬跌折手足痛甚命醫治之其方用一活龜既得夜夢龜言吾惟整痛不能整骨有奇方奉告勿害我命遂云取生地黄一斤生姜四兩搗碎入糟一斤同炒匀乘熱以布裹傷處冷即易之先能止痛大有神効璠用其法果驗

青蒿

東坡在王郎坡之下種稻爲田五十畝自牧一牛一日牛忽病幾死呼牛醫療之云不識證狀王夫人多智多經涉語坡曰此牛發豆斑瘡法當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効常舉似章子厚謂君婦云我自謂匹便作老農更無樂事豈知老妻猶能接黑牡丹也

治翻胃藥

天順間有周岐鳳者江陰人巧黠無比既死友人偶召箕問翻胃病周忽至運箕如飛頃刻数百言詩尾有云菊莊老人此老病翻胃實由胃寒枇杷葉

芎白豆蔻紫蘇子芎莫川楝良姜官桂用此三須厚朴陳皮爲功奏半夏檳榔白茯苓沉香丁皮皆用輕白芥藿香吐聖藥杵頭糠芎尋至誠三片生姜兩枚棗切切分明向君道人參乃是佐使藥食前一服沉痾好

藥艸製法

今醫家修製藥品往往遵古法如本艸炮炙及許學士方前所載亦已詳矣世南在蜀得数法頗出古人意表如麥門冬去心古法湯泡少時則易去今只以銀銚火上微炙隨手漸剥極易爲力又不爲

湯漬去其藥味如乳香没藥最難研者若作丸散則以乳鉢研畧細更入酒或水研須刻如泥更無滓腳若用酒糊爲丸則酒研若以入麪爲丸則入水研甚省力而易細且不飛走耗失分兩

造海石法

凡用苦瓜蔞擣汁用煆過蛤蔆粉拌勻作餅曬乾入藥用此藥最能破痰蓋蛤生海中得醎性多醎能軟堅而瓜蔞又去痰之藥也若以海中浮石爲海石非是

雷公炮炙論

雷公炮炙論載一藥而能治重疾者今醫家罕用之聊志於此其說云眉髮墮落塗半夏而立生目辟眼瞴有五花而自正腳生肉枕裩繫宕根囊便旋多夜煎竹木體寒腹大全賴鷓鴣血泛經過飲調瓜子咳逆數數酒服熟雄遍體瘾風冷調芷側腸虛泄利須假艸荅久渴心煩宜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仗硇䃇益食加觴須煎蘆朴强筋健骨酒丸菆鱓駐色延年精蒸神錦知瘡所在口點陰膠產後肌浮甘皮酒服腦痛鼻投硝末心痛速覓延胡凡十八項細開眉髮墮落者煉生半夏莖取涎塗髮落處立生五花者五加皮也葉有雌雄三葉爲雄五葉爲雌須使五葉者作末酒浸用之目瞴者正腳石肉枕者取莨宕根繫裩帶上永痊多小便者煎萆薢服之永不夜起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鷓鴣末服立枯如故血泛行者擣甜瓜子仁作末去油飲調服之立絕咳逆者天雄炮過以酒調一錢七服瘾風者側子附子旁生者作末冷酒服虛泄者擣五倍子末熟水下之癥塊若以硇砂硝石二味乳鉢中研作粉同煆好酒服神効不飲者并飲酒少者煎逆水蘆根并厚朴二味湯服之菆蓉并鱓魚作

末以黃清酒丸服之可力倍常十也黃精自然汁拌細研神錦于柳木甑中蒸七日以蜜丸服顏貌可如幼女之容色陰膠即是甑中氣垢點少許于口中即知臟腑所起直徹至住處知痛足可醫也產後肌浮酒服甘皮立枯頭痛者以硝石作末內鼻中立止心痛者以延胡索作散酒服 容齋四筆

蠱毒方

福建諸州大抵皆有蠱而古田長溪爲最其種有四一曰蛇蠱二曰金蠶蠱三曰蜈蚣蠱四曰蝦蟆蠱皆有雌雄其交合皆有定日近者數月遠者二年

至期主家偹禮迎降設盆水于前雌雄遂出于水
中交則毒浮于上乃以針眼刺取必于是月要毒
一人蓋陰陽変化之氣納諸人腹而托以孕育越
宿則不能生故當月咎至雖親戚宗室必施之凡
飲食藥餌皆可入特不置熱湯中過熱則消爛矣
或無外人至則推本家一人承之藥初入腹無所
覺積久則虫生藉人氣血以活益久則滋長啞食
五臟既久痛楚惟服百沸湯可暫息須臾甚則叫
呼巴刮床席臨絶之日眼耳口鼻涌出虫數百漬
於水曝乾久而得水復活人魂為祟所拘不能脫

化其死尸雖火化而心肺獨存殆若蜂窠淳熙二
年古田林紹先毋黄氏遭毒垂死凡中毒燒其床
簀照之必能自言黄氏遂云某年月日為黄谷妻
賴氏藏毒于某物内所中其所事之神見在谷房
裡厨中紹先告集都保入谷家搜厨得銀珂領子
五色線环玫及小木棋子兩面書五順五逆四字
盛以七孔合又針兩包各五十内十一枚無眼告
官捕谷鞫訊則佯死釋之則復甦類有鬼相助主
簿余靖用礪刃斷其首持送府府帥陳魏公請提
縣刑獄謝師稷究實謝與[illegible]到谷家一蜈蚣

甚大出現謝曰此明證也攝賴氏自臨考之[illegible]
論死所謂順逆棋子者用以卜順者客當之逆[illegible]
家當之針之無眼者用以承藥既用則去之五色
線者凡蠱喜食錦錦不可得乃以此代之其銀珂
領者欲嫁禍他處冀道旁見者取之也嘉祐中
范兵部師道為福州守揭方刻石云凡中蠱毒無
論年代遠近先煮一鷄卵插銀釵于内併含之約
食頃取視釵卵俱黑即中毒也其方用五倍子二
兩硫黄末一錢甘草三寸一半生一半炮出火毒
丁香木香麝香各十分輕粉三分糯米二十粒共

八味入小沙瓶内水十分煎取其七候藥面生皺
皮絹濾去其滓通口服病人平正仰卧令頭高覺
腹間有物衝心者三即不得動若吐出以桶盛之
如魚鰾之類乃是惡物吐罷飲茶一盞瀉亦無妨
旋煮白粥補忌生冷油膩酢醬十日後復服解毒
丸三兩丸又經旬日即平復

挑生

雲貴廣西有云挑生者妖術也以魚肉請人遂作術
於中人食之則此物遂活于胷腹害人至死而[illegible]
巳嘗見范石湖桂海虞衡志載當時李壽翁[illegible]

州推官得方甚妙云食在胸膈則服以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想即今之下蠱云耳虞衡志頗無而士宦常病此故揭出之

治蠱生毒藥

莆田人陳可大知肇慶府脇下忽腫如癰頃刻大如盌識者云此挑生毒也五更以菉豆嚼試若香甜是巳便擣川升麻細末取冷熟水調二大錢速服之遂洞下瀉出生葱數莖根鬚皆具腫即消續煎平胃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平復

福州民康財妻為蠻巫林公榮用鷄肉挑生值商人

楊一善醫治與藥服之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膜中生肉巳成鷄形頭尾嘴翅悉僃康即訴于州州即捕林置獄呼楊生治言其畧云凡食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毒覺胸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满十日則內物能動騰上則胸痛沉下則腹痛積以瘦悴此其候也在上膈則吐之其法用熱茶一甌投胆礬半錢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鷄翎探喉中即吐毒物在下膈則瀉之用米飲下鬱金末二錢毒即瀉下乃礙人参白术末半兩同無灰酒半升納缾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温服之

甘一杯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常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一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花木門

木類

樹肉

樹肉出五瑩山其形如尭其質如玉煮一滚以石壓去水食之可飽與熟猪無異地瘠食淡天以賜僧徒也其天花菜生七寶樹下以和肉夏不變味

交讓樹

黄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後年西邊榮東

邉枯年年如此張華云交讓樹也又魏記牂牁之郡安縣有交讓樹兩相對更互枯芽不俱盛

靈陰樹

靈陰樹出女床之山羅公遠取獻一枝于帝帝植于興慶宮雖三伏烈日之下近樹丈許寒氣凛然久之索衣晚視其下時有氷霜 雞籠山避暑錄

指星木

帝常見彗星東方朔折指星之木以授帝帝以木指彗星星尋滅

青田核

烏孫國有青田核莫測其樹實之形至中國者但得其核耳得清水則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核大如六升瓢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劉章得兩核集賓客設之常供二十人之飲

鷄桐

鷄桐葉如楝其葉煮湯療足膝之疾

嘉木

木同本異枝其君有慶鄰邑來附者吉木生于君屋上及朝廷其君有聖子木生而有實其國有慶木生于城脇一園以上長數丈此謂城強其君大昌

桂

南方奇木上藥也桂林以桂名地實不產而出于賓宜州凡木葉心皆成縱理獨桂有兩文形如圭製字者意或出此葉味辛甘與皮無別而加芳美人喜咀嚼之

桂出合浦生必以高山之巔冬夏常青其類自爲林更無襍樹交趾置桂園有三種葉如柏葉皮赤爲丹桂葉似柿葉者爲菌桂其葉似枇杷者爲牡桂

三輔黄圖曰甘泉宮南有昆明池池中有靈波殿以桂爲柱風來甚香

木犀

木犀花江浙多有之清芬馥鬱餘花所不及也一種色黃深苍大者香尤烈其白者次之清曉𩗗風香来真覯真天芬也湖南呼九里香江東曰岩桂浙人曰木犀以木紋理如犀也近人以花半開香正濃時就枝頭採擷以冬青樹子搗捩其汁微用拌其花入磁瓶中以厚紙羃之至無花時於密室中取置盤中其香裊裊中人如秋開時復入器藏可留久

桂花桐皮

嘗遊歸宗岩桂香夾道問僧何以不取花爲供僧去桂棄採花則落不然雖擊之千下不墜也又武夷村下見野梧桐叢生道士云其皮可作席經以代麻枲亦劒在福州見吳學官摘一綠枝如芭蕉幹削其皮纏之加蒜醋可食謂之六月雪皆創見也

巴東折桂

巴東有一折桂直高三丈大十圍傳云是公孫述楼桂破之血出枯而不朽

松下風

陶隱居好聽松聲所居庭院皆種松檜每聞其響欣然爲樂吾家玉澗道旁古松皆合抱每微風驟至清響琅然萬竅皆應若中音節或中夜遙且意亦喜之謝靈運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山水之音何但與絲竹爭美便作鈞天之樂有何不可晉人好爲人目目李元禮曰謖謖如勁松下風劉真長亦云人言王荆産住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荆産王微小字也微固非元禮之比然蕭瑟幽遠飄拂虛谷之間自是王微風致而力排雲雨撼摩半空此非元禮誰可比擬山居常患無勝士往來每行松間時作此想便覺二人相去不遠

淺色沉

同光中秦隴野人得柏樹解截爲板已成器物置密室中時有馨芳之氣稍類沉水香初得而焚之不甚香蓋性不宜火衆云此淺色沉耳

木仙

張薦明隱樂山林中有古松十餘株謂人曰予乃人中之仙松木亦是木中之仙

古柏

濟南神寶寺古柏本漢物其大三人圍之不盡相傳唐末時進香積寺僧夜於樹東作餅有一毛手求

食僧輒弖之凡数四不止一夕僧悟此安得有人
且手而毛乎以熱油灌其掌失聲而去明旦踪跡
共油淋漓樹間遂枯其一枝柏今腹枵可容三人
所見自茅山左紐常熟七星無慮十餘處未有及
玆老壽者

武侯栢

成都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柏樹圍數十尺唐相段文
昌有石刻詩在焉唐末漸枯瘁歷王蜀孟知祥二
僞國不復生然亦不敢伐至皇朝乾德丁卯夏五
月枯柯再生時人異之巨國至乾德初歷年一千

二百餘矣枯而復生逮皇祐初又八十年矣而新
枝聳雲卉舊枯榦並存若虬龍之形焉

梓樹更榮

豫章松陽門內有大梓樹大四十五圍舉樹盡枯歘
永嘉中一旦忽更榮茂大興中元皇帝果繼大業

柳樹

柳樹初栽用鹽一二斗先置根下則易發榦木至斗
大方結實五六月之交摘食去外皮其殼圓而黑
潤肉至白內有水至清且甜飲之可祛暑氣今行
商懸帶椰瓢是其殼也又有一種小者端圓堪作
酒盃出于文昌瓊山之境他處無

越王頭

柳樹葉如栟櫚高六七丈無枝條其實大如容瓜外
有粗皮次有殼圓而且堅剖之有白膚有半寸味
似胡桃而極肥美有漿飲之得醉俗謂之越王頭
云昔林邑王與越王有故怨遣俠客刺之得其首
懸之於樹化爲椰子林邑王憤之命剖以爲飲器
南人至今效之當刺時越王大醉故其漿猶如酒
云

榕

榕易生之木又易高大可覆数畝者甚多根出半身
附榦而下以入土故有榕木倒生根之語禽鳥銜
其子寄生他木上便蔚茂根下至地得土氣久則
過其所寄南海樹林多植之葉如木麻實如冬青
樹榦拳曲是不可以爲器也本甚稜理而深是不
可以爲材也燒之無焰是不可以爲薪也以其不
才故能久而無傷其蔭十畝故人以爲息焉而又
枝條既繁葉茂條細如藤垂下漸漸及地藤稍入
土即生枝節或一大株有根四五處而横枝纏樹
即南人以爲常木不謂之瑞木也

桄榔樹

桄榔樹似栟櫚實其皮可作綆得水則柔韌故人以此縣木爲舟皮中有屑如麪多者至數斛食之與常麪無異木性如竹紫黑色有紋理工人解之以製秤出九眞其心爲炙滋腴極美

訶棃勒樹

訶棃勒樹似木梡花白子形如橄欖六路肉相着可作飲變白髭髮令黑出九眞

棹樹

棹樹枝葉俱似椿以其葉擣汁漬果呼爲棹汁若以

棹汁襍熟肉食之即時爲雷震死棹出明州高凉郡棹一名披㮰合浦東二百里有棹一株漢安帝初平五年春葉落隨風飄入洛陽城其葉大如杉數十倍術士廉盛曰合浦杉葉也此休徵當出王者帝使使驗之信然乃以千人伐樹役夫多死者其後三百人坐斷株上食適足相容至今尤存

荊樹

荊寧浦有三種金荊可作枕紫荊堪作床白荊亦作履與他處杜荊蔓荊全異又彼境有杜荊指病自愈節不相當者月暈時刻之與病人身等置于床下雖危困自愈

荊根枕

賈人張弘者行至華岳廟前忽昏憒不能前進繫馬於一金荊樹而酣睡馬驚拽出樹根而走弘寤逐而及之樹根形如獅子毛爪眼耳足尾無不悉具乃于華陰縣求木工修之爲一枕獻於廟守廟者常以匱鏁之行人聞者賂守廟者百錢始獲一見

出聞奇錄

人面樹

人面子樹似含桃結子如桃實其核正如人面故以

爲名春華夏實秋熟味甘酸以蜜漬之稍可食核亦可玩於席間飣餖御客出南海志

水仙樹

杓樓國有水仙樹腹中有水謂之仙漿飲者七日醉

倒生樹

此木依山生根在上有人觸則葉翕人去則葉舒出東海

木綿樹

其實如酒盃皮薄中有如絲綿其色正白破一實得數錢廣州日南交趾合浦皆有之綿花紫白二種

不灰木

不灰木出上黨今澤潞山中皆有之蓋石類也其色青白如爛木燒之不燃或云滑石之根今處州山中出松石如松榦而實石即此類也然不能點燈後見格古要論云用石腦油蘸之方可點又開山圖云徐無山出不灰之木其木色似炭而黑無葉

人首花

大食國西南二千里山谷間有木生花如人首與語輒咲則落

扶桑

扶桑在碧海中地方萬里地多林木葉皆如桑又有椹樹之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爲扶桑仙人食其椹一体皆作金色有光飛翔空中其樹雖大而葉椹只如中國之桑但椹稀而赤色九千歲一生實味絶甘而香美

伽陀羅

南滇夷島產木有堅如石文橫銀屑者夷名曰伽陀羅子常愛其堅又貴其異遂用作琴

探寶

滄州今朱都巡往桂陽托趙守市杪板朱言產杪板地名沙甬洞羅扯洞羅浮江槳村龍查上坑夫村取板皆貧民下戶請財主出本裹粮入窮谷結茅舍宿食每日四散用鉄錐揷地探板謂之探寶或即采得或有空費粮食訖無所得者財主呼爲粮甲頭木有三等上等者價十倍常板次曰秋木次榦木但有鷺鷥荳鷓鴣斑者爲上板出下江道路之費倍於買價

杪板出處

湖南北杪板皆自地發多在人家迸出如笋長數十

丈大數十圍或一或二數株並生人家遭此者坼裂傾卸屋宇如掃然析之爲板其利甚博因此家道日進故俗以爲吉祥亦有掘地得板一窖至數百片土人往往以鉄爲長錐入山刺地有板處鉄不能入不知地中何以有此毛𦍑夫云往年平江大旱河水盡涸民有就河底掘得杪板者愈取愈多相去五里十里必有一處多至四百片亦有得沉香者滄州云洞板完全者最難得補綴精密雖巧目亦不能辨以沸湯沃之則敗矣

郴州以多木名其木櫧爲貴其爲樹四時無改柯易

華質性堅於檜柏伐而材之雖百歲雨淋日炙弗
蠹弗腐作屋可當風雨之衝梢在土與石棺敵歲
結子小如榛土人取爲果實小實者爲圓珠櫧大
者爲苦珠櫧以此分二種其材固無異也按山海
經前山其木多櫧音諸注謂其樹生子可食冬夏恒
青作柱難腐蓋豈即此櫧耶

太平木

僞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父破一木中有紫紋隸
太平两字時欲進蜀主以爲嘉瑞有識者解云不
應此時須至破了方見太平爾自聖朝弔伐之後

頻頒曠蕩之恩寬宥傷殘之俗後乃改太平興國
之號即知識者之言諒有証矣

木紋天尊

大中祥符六年綿州彰明縣崇仙觀柏樹上有木紋
如画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舃纖縷悉備知州
比部員外郎劉公宗言遂繪事奏聞奉聖旨令津
置赴闕送玉清昭應宮令州民皆圖供奉之

槐廳

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子前向有一巨槐素號槐廳
傳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抵徹
前人行李而强據之者爲學士時目覩其事

癭槐

華州三家店西北道邊有槐甚大葱鬱周廻可蔭數
畆槐有癭形如二猪相趂奔走其廻顧口耳頭足
如塑者出閑奇錄

音聲樹

都堂南門東道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
聲省中即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

兎目鼠耳

莊子槐生五日而兎目十日而鼠耳

不平生

崔鳳蹉跎失志洛南天慶觀頗幽雅常借友生夏月
招涼於古槐下戲曰予不登九品此槐不得爲手
版想亦助不平也是後朋從呼槐木爲不平生

道中槐

貞元中度支欲取两京道中槐樹爲薪更栽小樹先
下符牒華陰華陰尉張造判牒曰召伯所憩尚不
剪除先皇舊遊豈宜斬伐乃止出史補

錦心氏

懿宗時求老槐於城北筆頭谷李琢庄亦不下百[illegible]

矣樹腰刻小字一曰錦心氏一曰綉腹耶云殊之
祖愛其故刻記之

榧影

涿州某村有大榧樹無影其影乃在十里外隨日周
旋凡四十里或云雲南有富家倚此樹神爲主歲
必至以四更祀之人莫能見

鉄樹開花

吳前間嘗有俗諺見事難成則云須鉄樹花開于横
之駙馬衛般指揮貫家園中見一樹高可三四尺
榦葉皆紫黑色葉小類石楠樹葉細厚余問之般

云此鉄樹也每遇一周年乃花吾父丁卯生其年
花果開移置堂上置酒歡飲作詩稱慶其花四瓣
紫白色如瑞香瓣一開累月不凋嗅之乃有草氣
不到此地焉知真有是物耶

木葉花

公路南行歷懸藤峽維舟飲水覩岩側有一木五絲
初謂丹青之樹因命童僕采之頃獲一枝尚綴軟
蝶凡二十餘个有翠紺緞者金眼者丁香眼者紫
斑眼黑花者黄白者緋脉者大如蝙蝠者小如榆
莢者因登岈視乃知木葉化者是知蝶生江南柑
橘樹蠧變爲蛺蝶鳥足之葉爲蝴蝶皆造化始然
非虚語也又會要云大食國西郊大海常遣人乘
船經八年未極西岸中有一方石石上有樹幹赤
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咲動其手脚若
着樹枝使人摘取一枝小兒即死異苑大元中汝
南人入山伐木見竹中央虵形已成上枝葉如故
吳郡桐廬民嘗伐竹遺竹一宿見雉頭頸盡就身
猶未化此亦竹爲蛇虵爲雉也

石梅

石梅生海中一藂数枝横斜瘦硬形色真枯梅也維

巧工造作所不能及根所着如覆或云木是木質

無患木

拾櫨木一名無患昔有神巫名曰寶一作眊能符劾
百鬼得鬼則以此爲棒殺之世人相傳以此木爲
衆鬼所畏競取爲器用以却厭邪鬼故號曰無患

萬壽異木

汝陰學者多言萬壽之西潁水之上有林號桅子步
步之西有異木人莫能名相傳數百歲榮落不時
舊有碑云粉袋渠塗容金刹一樹予過之徃觀焉木
下有刹石石有像文有銘云曹公頌語諦[illegible]

敬造浮圖式崇妙理文詞闡相粉黛淦容金刹
永作樊籠開元十六年歳在執除首旬五日建
故佛氏道場石乃刹下銘也粉黛淦容謂建像也
金刹一樹謂建刹也讀者寡陋傳者喜爲緣飾苟
無此石亦足惑世

懸壺木

蔡州壷公觀有大木世亦莫能名也高數十尺其枝
垂入地有根復出爲木枝復下垂如是三四重圍
環列如子孫然世傳費長房遇仙處木即縣壷者
沈丘令張戣閩人常至蔡爲言乃榕木也嶺外多

有之其四垂旁出無足怪者柳子厚柳州詩云榕
葉滿庭鶯亂啼者是也

合離樹

終南山多合離樹葉似江蘺而紅綠相雜莖皆紫色
氣如羅勒其樹直上百尺無枝上結蘂條狀如車
蓋一丹一青斑駁如錦綉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
華蓋樹生熊耳山中 出西京雜記

玉樹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
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左思以爲假
稱珍異蓋未詳也 出國史異纂

酒樹

頓遜國有酒樹如安石榴華汁停杯中數日成酒美
而醉人博物志酒樹出典遜國名攄酒 出扶南記

木龍樹

徐之高冢城南有木龍寺寺有三層磚塔高丈餘塔
側生一大樹縈繞至塔頂枝榦交横上平容十餘
人坐枝杪四向下垂如百子帳莫有識此木者曽
呼爲龍木梁武遣人圖寫焉

古文柱

齊建元二年夏廬陵長溪水衝擊山麓崩長六七尺
下得柱千餘根皆十圍長者一丈短者八九尺頭
題古文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儉儉云江東不閑
隸書秦漢時柱也

楓人

江東西山中多楓人其樹生似人形長三四尺夜雷
雨即長與樹齊見人即縮依舊曽有人合以笠子
明日看笠子挂在樹頭上旱時欲雨以竹束其頭
禊之即雨人取以爲式盤極神驗 出朝野僉載

江木楓材

循海之間每構屋即命民踏木於江中短長細大
所収率松材也彼俗常用不知古何人斷絕埋泥
砂中既不朽蠹又多如是事可異也（出嶺南異物志）

花蝶樹

長安城禁苑內一大樹冬月雪中忽花葉茂盛及凋
落結實其子光明燦爛如火之明後數日皆化爲
紅蛺蝶飛去至明年唐高祖自唐國入長安此必
前兆也（出瀟湘錄）

端正樹

長安西端正樹去馬嵬一舍乃唐德宗皇帝幸奉天

覩其蔽芾錫以美名後有文士經過題詩逆旅不
顯姓名詩曰昔日偏霑雨露榮德皇西幸賜嘉名
馬嵬此去無多地合向楊妃冢上生（出村情詩）

燕檀

嵇含南方草木狀云蒟緣子浸以蜂蜜點以燕檀所
謂燕檀者蓋以燕脂合檀木也紫檀木出交趾性
堅新者色紅以水浸浸之色能染物又画家合色
有描子用銀朱潑入老黑臙脂合之故曰燕檀俗
曰紫檀色訛爲紫棠也

桑枝治病

治瘀傷用桑樹向南枝三條以刀輕刮去外面粗皮
用內青皮以鐵鎚鎚爛用井花水調敷患處即好

神桑

洛中願會寺魏中書侍郎王翊舍宅立也佛堂前生
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遶柯葉旁布形如羽
蓋復高五尺又爲五重每一重葉椹各異京師道
俗謂之神桑觀者甚衆帝聞而惡之以爲惑衆命
給事黃門侍郎元紀伐之其日雲霧晦瞑下斧處
流血至地見者莫不悲泣（出洛陽伽藍記）

登第皂莢

泉州先聖廟庭宇嚴峻庭中有皂莢樹每州人將登
第則生一莢以爲常梁貞明中忽生一莢有半人
莫諭其意乃其年州人陳逖進士及第黃仁穎學
究及第仁穎耻之欲登進士舉至同光中舊生半
莢之所復生全莢其年仁穎（進士及第）後數年廟爲火
焚其年閩自稱尊號不復貢士遂至于今（出稽神錄）

椰棪樹

椰棪樹直聳枝幹高數丈其子深秋方熟味雖苦澀
咀之芬馥勝含鷄舌香吳時歲貢以賜近侍

娑羅樹

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枝狀云此樹不庇凡草不止惡禽如得托根長樂擢穎建章布葉垂陰比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出西番海中每枝生葉七片有花穗甚長而黃如栗花秋後結實如栗可食正所謂七葉樹也晉永康元年巴陵顯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樹隨伐隨生如是非一樹生愈疾咸共異之置而不剪旬日之間植柯極棟移房避之多歷年稔人莫識也後外國僧見扳而流涕曰此娑羅樹也佛處其下涅槃吾思本事所以泣耳而花開細白不足觀宋元嘉十一年忽生花形色如芙蓉樹今在此亦一方之奇迹也荊南記

墓棘

唐魏鄭公狄梁公張燕公墓棘直而不岐世以爲異孔子林無枳棘

聰明樹

李正字弘卿學道見東王父教之十七年後正身死家人埋之於武陵冢上生花樹高七尺有人馬見此花皆聰明文章日盛出武陵十仙傳

相思木

戰國時魏國苦秦之難有以民從征戍秦不返妻思而卒既葬冢上生木葉皆向夫所在而傾因謂之相思木今秦趙間有相思草狀似石竹而節節相續一名斷腸草又名愁婦草亦名霜草人呼寮莎蓋相思之流也相思子有蔓生者與龍腦相宜令香不耗干寶搜神記云大夫韓憑妻美宋康王奪之憑自殺妻自投臺下死王怒令異冢相望宿昔有文梓木生冢端根交于下枝錯其上宋王哀之因號其木曰相思樹又聞之故老云昔人有北没于虜其妻追思之泣於樹下而卒因號相思樹黃梢鵲鴿詩云而今世上多離別莫向相思樹下啼盖采其意也

文章樹

張曲江第之側有古栢嘗因狂風拔其一根解爲器皿其紋甚奇人以公之手筆冠世目曰文章樹

靴鞋樹

金鄉路上老榆往來者就樹下易艸屨後以其舊懸而去之行人指爲靴鞋樹

三義樹

同州郃陽縣劉靖家兄弟不異居宅旁榆樹生素花

西廊梧桐生數枝明年家中生白楊檜亦茂盛
人號檜爲兼祖桐爲義孫白楊爲義曾孫分先後
也縣令出官錢爲建三義亭

人柳

漢苑中有柳狀如人形號曰人柳一日三起三眠

柳賜姓

煬帝開河成取吳越民間女年十五六者五百人謂
之殿脚女至於龍舟每綵纜一條女十人牽之間
以羊十口時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
柳栽于汴渠兩堤上一則樹根四出鞠護河堤二

則牽舟之女獲其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
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帝自
一株群臣次第種方及百姓謠曰天子先栽然
百姓栽栽畢帝御筆賜垂柳姓楊曰楊柳開河記

種柳

孟伯饒說宋用臣種柳詹思殺用常柳三株批開急
合爲一取圜直麻縷緊繫牛矢泥固濟深栽之一
年有三年力

漏春和尚

新栽柳樹必用糞泥固濟其末頗類比丘須相元伯
玉宅前衙柳初春吐芽伯玉曰且得漏春和尚今
巳無恙盖取子美洩漏春光有柳條之句

棧香樹

羅州多棧香樹身如柜柳皮堪搗紙土人號爲香皮
紙小不及桑根竹莫紙出睢州松皮紙出日本國側理紙
也又嘗讀謝康樂山賦云剝芨岩椒言芨皮可爲
紙未詳其木

抱木

抱木生於水中於水松之旁芽寄生然極柔弱不勝
刀鋸可乘濕時刳而爲屐易如削瓜既乾則堅不

可理也屐雖猥大而輕有若通脫木風至則随飄
而動夏月納之可禦蒸濕之氣出扶桑大秦諸國
太康六年扶南國貢百雙帝陋其制作之陋但置
外府以備方物而已按東方朔鎮語曰木屐起於
晉文公時介子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
之遂以爲屐每懷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屐曰悲乎
足下足下之稱亦自此始木產水中葉細如檜其
身堅類柏唯根軟不勝刀鋸今潮州新州多刳之
爲屧按翔法師書云抱一名水松生水中無枝形
如筍亦曰松抱今爲屧是也又陳州弘正謝賚添

松抱縣云蒙此慈賜便得輕舉

樟樹

吳先主時陸敬叔爲建安郡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不数斧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出搜神記）

白頭公樹

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字叔高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踈蓋数畝地不生穀遣客伐之有赤汁六七斗出客驚怖歸具白叔高叔高怒曰樹老赤

汁有何等血因自行斫之血大流洒叔高使先斫其枝有一空處見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抗叔高叔高乃逆格之如此凡数四顧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遂伐其木是歲司空辟叔高爲侍御史兗州刺史以居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祖考竟無他怪（出風俗通）

陽桐

陽桐葉細冬青臨水生者尤茂居人遇寒食采其葉染飯色青而有光食之資陽氣謂之陽桐飯道家所謂青精飯也鄭畋二十八宿詩云負明青精飯

光潤碧霞漿

櫟樹

櫟樹多生岡阜之上大則偃亞小則聳直疎廣而性直伐爲薪鍛爲炭其力倍於常木王政詩云未可輕樗櫟尤能濟雪霜

桐木（陳翥桐譜）

桐柔木也月令曰清明桐始華生葉故云始華詩大雅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書云嶧陽孤桐古詩云椅桐傾高鳳又曰井梧栖鳳皇故詩書或稱桐或云梧或曰梧桐一也自春徂夏乃結其實實乳尖而成

穗莊子所謂桐乳致巢是也乃受陜陜之淳氣故開春冬之二時其葉味苦微寒稍毒主惡蝕瘡瘻著陰皮亦主五痔殺三虫療猪豘氣病其花飼猪甚肥大三倍然其皮葉亦有效於人生於朝陽者茂盛是以鳳喜集之詩稱椅桐梓漆後人不別椅桐之異以爲是一木耳嵇叔夜琴賦云惟椅桐之所生椅梓屬也大類桐而小別也椅與桐非一木也夫桐之爲木其與于群類尚矣生則肌骨脆而嫩死則幹体堅而韌燥之所加而不坼裂濕之所漬而不敗腐故鄙諺云輕是桐重是桐雖欲亦是

桐此物不可作薪用堪為琴瑟書坐中

桐類

桐之類非一一種紋理粗而体性慢葉圓大而長尖光滑而毳稚者三角因子而出者一年可拔三四尺由根而出者可五七尺已伐而出於巨椿者或幾尺圍始小成條之時心葉皆茸毳而嫩皮体清白喜生于朝陽之地其先葉而後開白花心內凝紅其實樾光長而大可圍三四寸內有二三房中有肉上細白而有黑點者即其子也謂之白花桐一種紋理細而体性緊葉且堅而紋理薄亦有擎

葉柄者毳而亦然多生于夕陽之地其茂拔但不如白花之易長也其花先葉而後開紫色作樾有類同藤花也其實亦樾也如乳而微尖狀如訶子而粘者莊子所謂桐乳致巢正為此也紫花桐實而中亦有蔺房房中與白花實相似而差小謂之紫花桐其花亦有微紅而黃色者蓋亦與白花之小異者耳凡二桐皮色皆一類但花葉小異而体性緊慢不同耳至八月俱復有花至京脫蕊後消者作微黃色今山谷平原間多有白花者而紫花尤少又一種枝幹花葉與白桐花類其實大圓一

實中或四五子可取作油為用今山家多種成林蓋取其子以貨之也一種紋理細緊而性喜烈身体有巨刺其葉如楓多生於山谷中謂之刺桐晉安海物志云刺桐花其葉丹紅其枝有刺云凡二桐者雖多榮茂其材雖可入器用亦不為工匠所瞻顧也一種枝不入用身葉俱滑今人多植于階庭之下門墻之外亦名梧桐有子可啜一種身青葉圓大而長高三四尺便有花真紅色甚可愛玩花成朵而葉尤疎宜植于堦坫庭榭以為夏秋之榮觀厥名貞桐亦名為赬桐焉凡二種雖得桐之名而無工度之用且有近貴之色

桐出

夫桐之所出堪美材者嶧山之桐書曰嶧陽孤桐注云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龍門山周禮春官大司樂云龍門之琴瑟注云龍門山名也七發云龍門之桐可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扶疏以分梗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尺之溪湍流素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飛霰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撼也朝則黃鸝鳱鴠鳴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中鵾雞哀鳴翔乎其

下是言龍門所生之桐也雲和山周禮大司樂云
雲和之琴瑟以禮天神注云雲和山名也空桑山
又大司樂云空桑之琴瑟以禮天地神祇也張協
七命云寒山之桐出自大宴谷黃鍾以吐幹據蒼
岑而孤生又云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飈零
雪寫其根霜霰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艸未綠
而先調剪䉶篔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注云大冥
北方也

器用

夫桐之材采伐不時而無蛀虫漬濕所加而不腐敗

風吹日晒而不坼裂雨濺淤泥而不枯蘇乾濡相
兼而其質不變榛棒蜼類而其永不敵與夫世所
貴者卓矣故施之大厦可以棟梁桁柱莫比其固
又世之為棺椁其最堅者則以紫杉搽為貴以堅
而難朽不為乾濕所壞而不知桐木之尤愈于是
夫杉木鬻釘久而可脫桐木圳粘而不銹久而益
固凡用琴瑟之材雖皆用桐木而必須擇其可堪
者故禮記云龍門空桑桐為琴瑟陶隱居云惟用
桐與自桐堪作琴瑟書曰嶧陽孤桐風俗通云生
于岩石之上采東南孫枝以為琴足擇其泉石向
陽之材自然其聲清雅而可聽蔡伯喈聞聲音以
為佳號曰焦尾則知桐之材以為器燥濕偕而用
之則不裂紫花桐之材紋理如梓而性緊不可為
甑以其易坼故也今之僧舍有刻以為魚者亦白
花之桐也匠人之用尤喜于紫花者白花淤而難
光淨紫花緊而易光滑故也

桐雜說

桐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為
一月閏則以十三葉視葉小處則知閏何月也又看
何葉不生則九州異主論衡[illegible]子長為政欲知

囚情刻梧桐象囚形鑿地為坎臥木囚其中若正
木囚不動若有冤木囚動搖出人之情着木人也
瑞應圖曰王者任用賢良則梧生東廂秦記曰初
長安謠曰鳳皇止阿房符遂隱阿房二勇止於止
越入必淪亡城中植桐類千餘株以待之其後慕
容冲入阿房城而止焉冲小字鳳也晉書武帝時
臨平岸崩坍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張華曰蜀中桐
木刻作魚形扣之則鳴如其言果聲聞數里後漢
書蔡邕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聞火大烈聲知
其良木也因請裁為琴果有美音故時人名之曰

焦尾琴齋書曰王晏為員外郎父曜齋前時松樹忽
變成梧桐論者以梧桐雖栖鳳之美而失後凋之
節晏後果不終高僧傳曰僧瑜幼入釋門誓欲焚
身以報天地以宋孝建中集薪作龕請僧設齋禮
别而入火中經三日而瑜房門忽生梧桐樹其枝
豊葉茂翠欝非常道俗異之號為雙梧沙門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一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二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花木門

菓實類上

論物理

舒州醫人李惟熙善論物理云菱芡皆水物菱寒而
芡煖者菱花開背日芡花開向日故也又曰桃杏
雙仁輙殺人者草木花皆五出惟雪花六出此殆
陰陽之理今桃杏六出雙仁皆殺人者失常故也

荔枝

荔枝惟閩粤南巴蜀有之漢初南粤王尉佗以之備
方物於是始通中國司馬相如賦上林云荅遝離
支蓋誇言之無有是也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枝
一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奔騰有毒虵猛獸之害
臨武長唐羌上書言狀和帝詔大官省之魏文帝
有西域蒲萄之比世訊其謬論豈當時南北斷隔
所擬出於傳聞耶唐天寶中妃子猶愛嗜荔涪州
歲命驛使時致之詞人多所稱詠張九齡賦之以
託意白居易刺忠州既形於詩又圖而序之雖彷
彿顏色而𢍰滋之勝莫能著也洛陽取於嶺南長

安來於巴蜀雖曰獻鮮而傳置之速腐爛之餘色
香味之存者亡幾矣是生荔枝中國未始見之也
九齡居易雖見新實驗之今之廣南州郡與夔梓
之間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而甘酸其精好者僅
比東閩之下等是二人者亦未始遇夫真荔枝者
也閩中惟四郡有之福州最多而興化軍最爲奇
特泉漳亦知名列品最高而寂寥無紀
興化軍風俗園池勝處惟種荔枝尤重陳紫富室大
家歲不或嘗雖別品千計不爲滿意陳氏欲採摘
必先閉戶隔墻入錢與之得者自以爲幸不敢争

多少也今列陳紫之所長以例衆品其樹晚熟其
實廣上而員下大可徑寸有五分香氣清遠色澤
紫殼薄而平瓤厚而瑩膜如桃之紅核亦如丁香
母剥之凝如晶食之消釋如降雪霜其味至甚不
可得而狀荔枝以甘爲味百年之樹莫有同者過
於甘爾淡著失味之中惟陳紫之於色香也味自
其類此所爲天下第一也凡荔枝模形色一有類
陳則已爲中品也若夫厚皮尖刺肥黄色附亦食
有查及澁雖無酢味亦下等矣
福州種殖最多延迤原野洪塘水西尤盛一家之[illegible]

至有千株城中越山當州署之北爵爲林麓暑雨
初霽晚日照耀絳囊翠葉鮮明蔽映數里之間煙
如星火非明晝之可得而精思之可述觀覽之勝
無與爲比初着花時商人計林斷之以立券若後
豐寡商人知之不計美惡悉爲紅鹽者水浮陸轉
以入京師外至北戎西夏其東南舟行新羅日本
琉球大食之屬莫不好愛重利以酹之故商販益
廣而鄉人種者益多一歲之出不知幾千萬億而
鄉人得飫食者蓋鮮以其斷林鬻之也品目至衆
惟江家緑爲州之第乙

荔枝食之有益於人蠲渴補髓未必延年益壽能行
五藏清華調血補精或以其性熱人有啖千顆
未嘗爲疾即少覺熱以蜜漿水飲之稍解其熱堅
理難老今有三百歲者枝葉繁茂生結不息此亦
其驗也
陳紫因治居第平谷坎而樹之或云厥土肥沃故佳
今傳其種子者皆擇善壞終莫能及是亦賦生之
異也江緑大較類陳紫而差大獨香薄而味少淡
故次之其樹已賣蔡氏而民間尤以爲江家緑云
方家紅可徑二寸色味俱美言荔枝之大者皆莫

敢擬歲生一二百顆人罕得之游家紫出名十年
種自陳紫實大過之小陳紫其樹去陳紫數十步
初一家並種之及其成也差小又時有焦核者因
而得名其家別名二紫亦分屬東西陳焉宋公家
荔枝極高大實如陳紫而小甘美無異或云陳紫
種出宋氏世傳其樹已三百歲舊屬王氏有黃巢
兵過欲斧作薪王氏媼抱樹號泣求告拜免如此
樹死吾媼亦死賊憐之不伐宋公名誠年餘八旬
子孫皆仕宦　藍家紅乃泉州第乙藍氏兄弟珪
爲太常博士琢爲尚書都官員外郎　周家紅獨

立興化軍三十年後生益奇異聲名大聞乃塡然
亦不失爲上等　何家紅漳州何氏世爲牙校嘗
有郡中豪宦勢要將全樹買之樹在舍後將熟其
子日領卒數十人穿其堂屋及至樹所任採無時
舉家伏藏即欲去之而心不忍今尤存焉　法石
白出泉山石院色青白其大小次於藍家紅　綠
核頗類江綠色丹者如小荔枝皆紫核此以綠色
見異出福州園丁曰香荔枝皆旁蔕大而下銳此
種體周負與味皆勝虎皮者紅色絕大繞腹有青
紋正類虎斑嘗於福州泉山大業寺見之不知其

出處　牛心者以狀言之長二寸皮厚肉澁福州
惟有一株每歲貢乾荔枝常以牛心爲准民倍價
購之以充尋嘗黜而不用玳瑁紅荔枝上有黑點
疎密如玳瑁福州泉東城皆有之　硫黃顏色正
黃而刺微紅亦如小荔枝以色名之　朱柿色如
柿紅而扁小亦云朴柿出福州蒲萄荔枝穗生一
朶至二三百將熟多破裂凡荔枝每顆一梗長三寸
附於枝此等附枝而生樂天所謂朶朶如蒲萄者
正謂此也其品殊下　蚶殼者爲深渠如瓦屋焉
龍牙香荔枝之變怖者也其殼紅可長三四寸

彎曲如爪牙而無瓤核全樹忽變非常有也興化
軍轉運司廳事之西嘗見之　水荔核漿多而淡
食之蠲渴荔枝宜依山或平陸有近水田河潤者
淸泉流漑其味遂美亦出興化軍　蜜荔枝絕甘
如蜜是謂過甘失美之中耳　丁香荔枝核如小
丁香樹或有之亦謂穊核皆小實也大丁香生福
州天慶觀厚殼紫色瓤多而味微澁　雙髻小荔
枝每朶生數十皆並蔕雙頭因以目之　眞珠荔
枝剖之純瓤眞白荔枝之小者無過於此耳　十
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俚傳

閬中王氏有女第十八娘好啖此果因而得名其家今在城東報國院冢旁猶有此樹　將軍荔枝五代間有爲此官者種之後直以官號其樹而失其姓名之傳出福州　釵頭荔枝顆紅而小可間婦人女子簪翹之側故貴之　粉紅荔枝深而色淺者爲異謂如付粉之飾故曰粉紅中元紅荔枝將絕才熟似以熟晩重於時　火山本出廣南四月熟味甘酸而肉薄穗生梗如枇杷閬中近亦有之山在梧州

荔枝蜀廣俱有之今惟閬中者爲貴蓋他處實雖佳

而不可乾獨閬中者可乾漢西京雜記載尉陀獻高祖龍眼樹即今之荔枝也唐天寶中楊貴妃愛食之置驛傳送唐都長安閬廣甚遠其荔枝乃蜀中涪陵所貢實小而味酸與廣閬不同今荔枝已載蔡公之譜莆爲勝閬次之廣又次之而廣產甚多五月即有火山者先熟高梧州有無核荔枝

紅雲宴

南漢劉鋹每歲設紅雲宴則窓戶四壁悉皆荔枝望之如紅雲然宣和殿前亦有荔枝四株結實甚多

扶荔宮

荔枝樹高五六尺餘如桂樹綠葉蓬蓬冬夏榮茂青花朱實大如鷄子核黃黑似熟蓮實白如肪甘而多汁下子百斛三輔黃圖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蓋以荔枝得名也自交趾移百株植於庭無一生者連年不息後數歲偶一株稍茂然終無花實帝亦珍惜之一旦忽萎死守吏坐誅死者十數人遂不復茂其實則歲貢焉郵傳疲斃於道極爲生處之患

無核荔枝

南方果之美者有荔枝梧州火山者夏初先熟而味

小劣其高潘者最佳五六月方熟有無核類雞卵大者其肪瑩白不減水晶性熱液甘乃奇實也

側生

左思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枝故張九齡賦荔支云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杜子美絕句云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諱荔枝爲側生雖本之左思張九齡然以時事不欲直道也黃山谷題楊妃病齒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則特好奇爾

閬中玉女

閩士赴科臨川人赴調會京師旗亭各舉鄉產閩士曰我土荔枝子其壓枝天子釘坐真人天下安有花駕者無人不識荔枝之味故盛稱楊梅閩士忿忿遂成喧競旁有滑稽子徐爲一絶云閩中玉女含香雪吳會星郎駕火雲草木無情爭底事清明經對赤參軍

海珠叢

賈人自嶺外還得一枝龍眼以塩乾凡四十團共百枚至荊南獻高保勉因作小琅玕檻子立置之名曰海珠叢

龍眼

龍眼名綉球團川彈子按本草一名荔枝奴

洞庭柑

洞庭柑皮細而味美藏至來歲之春色如緋丹東坡洞庭春色賦有曰今黃頭之千枝卷震澤而與還翠勾銀罌紫絡青綸物固惟所用醞釀得宜真足以佐騷人之情興耳

金柑

金柑比他柑特小其大者如錢小者如圓眼色如金噉者不削去金衣尤佳歐陽文忠公歸田録載其香味甘美置之樽俎間光彩灼爍如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不甚貴其後因溫成皇后好食之由是貴重京師

木柑

木柑類洞庭膚理堅頑瓣大而乏膏液凡圃之所植柑比之橘纔十之一二大抵柑之植立甚難灌溉鉏治少有失時或歲寒霜雪風雨頻作柑之枝頭殆無生意橘則如故也得非瑰杯玉斝自昔易闕邪永嘉宰勾君燾有詩曰只須霜一顆壓盡橘千枝則黃柑位在陸吉上不待辨而知之也

貞柑

貞柑在品類中最貴可珍其柯木與花實皆異凡木本既婆娑葉則纖長茂密濃陰滿地花時韵特清遠逮結實顆皆貞正膚理如澤蠟始霜之旦園丁採以獻風味照座擘之則香霧噀人比有識者一見其爲貞矣一名孔柑謂其味甘似乳温四邑之柑惟泥山者爲最泥山地不彌一里所產之柑亦不大止七寸自皮薄而味珍脈不結瓣食不留滓一顆之核才有一二間有全無者南塘之柑比年尤盛太守燕賞爲盛事前太守泰畋李公賞柑之

詩曰忘機白鳥銜將過堆按黃柑巽手香侍郎嘗
公之辭曰蒲樹葉繁枝重綴青黃千百皆佳色
柑乃橘之屬滋味甘美特異有黃者頳者謂之壺柑
交趾人以席囊貯蟻鬻於市者其窠如薄絮囊皆
連枝窠蟻在其中並窠而賣蟻赤黃色大如常蟻
南方柑樹若無此蟻其實皆為群蠹所傷無復一
完者華林園有柑二株遇結實上命群臣宴飲於
旁以之分賜

變柑

新州出變柑有苞大於升者但皮薄如洞庭之橘他

柑之所弗及傳云本自高要移植不及百里形味
俱變因以為名亦如踰淮為枳乃水土異也

甜柑

甜柑類洞庭橘高大者每顆必八瓣不待霜雪而黃
比之他柑為甜柑林未熟之日是柑取先摘置之
席間青黃照人長者先嘗之子弟懷以歸為親慶
壽焉然雖種不多見治圃者植一株二株者故少
為貴

瑞聖奴

天寶中內苑柑結實帝以與貴妃宴賞呼為瑞聖奴

天寶柑子

天寶十年上謂宰臣曰近於宮內種柑子數株今秋
結實一百五十顆與江南蜀道所進不異宰臣賀
表曰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憑地氣
而潛通故得資江外之珍果為禁中之華實相傳
云玄宗幸蜀年羅浮甘子不實嶺南有蟻大於秦
中馬蟻結巢於甘樹實時常循其上故甘皮薄而
滑往往甘實在巢中冬深取之味數倍於常者

香貞

進有瓣如蓮子穿其中蓋接橘之始以枝之稍者為

之其體性終弱不可以犯霜雪不能耐久又名為
女兒橘

棖子

棖子木有刺似朱欒而小永嘉植之不若古栝之盛
比年亦競有之經霜早黃膚澤可愛狀微有似貞
柑但貞正細實非貞柑比香氣馥郁可以熏袖可
以芼鮮可以漬蜜嘉實若貞柑則無是二三者人
自珍之是非瞭然在人耳目者蓋貞柑之細耶

自然橘

自然橘謂以子下種時其長歷十年始開花結實味

甚美由其本性自然不襍之人爲故其味全蕤它
柑與橘必以柑淡子香貞木著土俟其婆娑作樹
以枝接之爲柑種或接爲橘種俱非天然故是橘
以自然名之乃十年之計種之以木令之闢闕者
多年歲間剔其膚以驗其枯榮糞壅其本以計其
久近誰能遲十年之久以取效耶是橘名之曰自
然當矣

緑橘

緑橘比它柑微小色紺碧可愛不待霜而食之味已
珍留之枝間色不盡變隆冬採之生意如新橫陽

人家有之時不常見

黄橘

黄橘狀比之柑差褊小而香霧多於柑歲時風雨時
若則肌充而味甘其圍四寸色方青黄風味尤勝
過是則香氣少減惟黄柑則避舍置之海紅生柑
之未以其先熟名之曰木奴眞屈稱也

塌橘

塌橘狀大而扁其南枝之向陽者甚好外緑而心紅
經春味極甘美瓣大而多液其種不常有將橘之
次也

洞庭橘

國子朱司業言南方橘雖多亦畏霜雪每霜時亦不
甚收惟洞庭霜雖多却不能損詢彼人云洞庭四
面皆水也水氣上騰尤能開霜所以洞庭橘最佳
歲收不耗

橘奴

後漢李衡好貨殖將死其妻憂貧衡曰吾洲上木奴
可了千匹絹妻素不聞其有也曰此當謂橘耳衡
嘗于洲上種橘千株故也後代緣有橘奴之語六
帖曰李衡種甘橘千樹號千頭木奴

凍橘

凍橘其顆如常橘之半歲八月人日爲小春枝頭時
作細白花既而橘已黄千株已盡乃始傲然氷雪
中著子甚繁春二三月始採之亦可愛前輩有詩
曰梅柳才先桃李晩東風元是一般春此詩不獨
咏桃李物理皆然

金香大丞相

莊宗小酌進新橘命諸伶咏之唐朝美詩先成曰金
香大丞相兄弟八九人剥皮去滓了若个是[illegible]身
帝大笑賜所御軟金盃

朱奕

朱奕顆實皮粗瓣堅味酸惡不可食其大有至尺三四寸圍者摘之置几按間久則臭如蘭蕙是品不足珍然取花絶香鄉人拾其英烝香取核為種析其皮入藥煎茶最有補於時其詳備於下橘

橘中二叟

有巴卭人不知其姓家有橘園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異之即令攀摘剖開每橘有二老叟鬚眉皤然肌體紅潤皆相對象戲決賭賭訖叟曰君輸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

黄十二枚紫綃帔一幅絳臺山霞實散二庾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態盈娘子躋虛龍縞襪八緉後日於王先生青城草堂還我耳又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蔕為摘下耳又一叟曰僕已矣須龍根脯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因削食之隨削隨滿食訖以水噀之化為一龍四叟共乘之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

古梅

去都二十里有古梅偃蹇十餘丈相傳唐初時有此謂之梅龍好事者載肴饌游之清江亦有大梅如數間屋旁枝四垂周遭可羅坐百人有運使任子嚴買得作亭風閣臨之

紅梅

紅梅粉紅色標格尤是梅而繁密則如杏香亦類杏詩人有北人全未識渾作杏花看之句與江梅同開紅白相映園林中初春之絶景也梅聖俞詩云認桃無緑葉辯杏有青枝當時以為題太着意東坡詩云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緑葉與青枝蓋謂

其不韻為紅梅解嘲云承平時此花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公移植於西岡圃中一日貴遊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云若更開時三二月比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耶晏笑曰傖父安得不然王琪君玉時守吳郡聞盜花種事以詩遺公曰館娃宮北發精神粉瘦瓊寒露蘂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當時罕得如此比年展轉移接殆不可勝數矣世傳吳下紅梅詩甚多惟方子通一篇絶倡有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之

句鴛鴦梅多葉紅梅也花輕葉重有數層凡雙[illegible]
必生並蔕惟此一蔕而結雙梅亦尤物也[illegible]
梅花比紅梅色微淡結實甚匾有斑爛色全似杏
味不及紅梅也臈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
色又相近甜似蜜脾故名臈梅凡三種花小香淡
其品最下俗謂之九英梅經接花踈雖盛開花常
半含磬口梅言似僧磬之口也最先開色深黄如
紫檀花蜜香濃名檀香梅此品最佳臈梅香極清
芳殆過梅香初不以形狀貴多宿葉結實如垂鈴
尤長寸餘

韻格

梅以韻勝以格高故以橫斜踈瘦與老枝奇怪者爲
貴其新接稚木一歲抽嫩枝直上或三四尺如荼
蘼薔薇輩者吳人謂之氣條此直宜取實規利無
所謂韻與格矣又有一種糞壤力勝者於條上茁
短橫枝狀如棘針花密綴之亦非高品近世始匠
墨梅江西有楊補之者尤有名其徒倣之者實繁
觀楊氏畫大畧皆氣條耳雖筆法奇峭去梅實遠
惟廉仲宣所作差有風致

烟姿玉骨

袁豐居宅後有六株梅開時爲鄰屋烟氣所爍[illegible]
貧人所寄豐即塗泥寒灶張幕蔽風久之折去[illegible]
屋歎曰烟姿玉骨世外佳人但恨無傾城一笑耳
妓秋蟾出見乃云可與並驅爭先然脂粉之徒正
當在後　張洞林

九川梅詩

紹興三十八年九月潮州揭陽縣右東齋梅花盛開
嶺外梅着花固早于江浙然亦須至冬時乃有之
邑人甚以爲異士子多賦詩大抵皆諂令尹時梁
鄭公正爲館客寓此齋亦作一篇曰老菊殘梧九

月霜誰將先煖入東堂不因造物於人厚肯與南
枝特地香九[illegible]縈調端有待百花羞澁敢言芳看
來水玉渾相映好眾龍吟播樂章語意不凡衆類
王沂公雖然未得和羹用且向百花頭上開之句
明年還泉州解試第一又明年遂魁天下致位上
宰

梅社

陳祥道曰後世宋有棋社漢有枌榆社棋古梅字也
梅社事惟見此亦可爲梅詩事料

插花法

插梅每旦當剌以湯插芙蓉當以沸湯閉其氣插薝
當先花而後水插梔子當削去枝而搥破根插牡
丹芍藥及蜀葵萱草之類皆當燒枝則盡開能依
此法則造化之不及者全矣

海右開民王圻纂集

花木門

菓實類下

李花

蕭瑀陳叔達論李花有九標謂香雅細淡潔密宜月夜宜綠鬢宜冷酒無異色

御李

魏武遷獻帝於武昌有小李色黃大如含桃帝常食至今號為御李

龍耳李

崔奉國家一種李肉厚而無核識者曰天罰乖龍必割其耳血墮地故生此李 張芷美李

嘉慶李

韋述西京記東都嘉慶坊有李樹其實甘鮮為京師之美故稱嘉慶李

紫花梨

唐武宗皇帝忽患心熱之疾有言青城山邢道士者妙於方藥帝即召見之道士以肘後綠囊中青丹兩粒及取梨數枚絞汁而進之帝即愈因從容問

其丹爲何物先生曰赤城山頂有青芝兩株太白南溪有紫花梨一樹臣昔歲嘗遊二山偶獲兩實合煉成丹五十年來服食殆盡唯餘兩粒幸逢陛下更欲此丹須求二物帝遂詔示天下有紫花梨即時奏上時恒州節度太尉公王達聞真定李令種梨數株其一紫花梨即遣寺人就加封檢當花發之時每以輕綃紗縠遠加籠罩是時有李遵來侍御任恒州記室作進梨表云紫花開處檀美春林縹蔕懸時迥光秋景離離玉潤落落珠圓其不得嘗脆難勝口表達闕下公卿見者多大笑之曰

常山公何用進殘梨於天府蓋以其表有脆難勝口之字明年武宗崩此梨自後以爲貢賦之常物

黎梨

黎梨實脆美北方者爲最所謂女兒梨鳳棲梨金鳳梨最佳者鵞梨昔楊吉老在泗以醫得名忽有人到門求診視者楊與按脈曰君來年當以疽毒死今氣血凝無可解者沉思久之曰惟有鵞梨爾可往京師多買鵞梨食若無生梨以梨乾煎汁飲并食其滓其人如敎至期再往診視曰病已去矣恐渴作若能更食則可安後果如其言

六斤梨

洛陽報德寺梨重六斤樹大有占數畝地者

梨作離

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間茅舍有老叟教村童公觴於其廬賓僚有曰梨號五臟刀斧不宜多食叟笑云鶡冠云五臟刀斧乃離別之離非梨也蓋離別傷人懷有若刀斧退就架取小帙振拂以呈丞相乃鶡冠子也公大歎服

蜜父蠟兄

建業人種梨者稱其味曰蜜父種枇杷者侍其色曰

蠟兄或曰蠟兒

桃大如甕

王黼盛時搜求四方瓌奇之物以充玩好有人以桃核半枚來獻中容米三四斗其間題詠之字甚多嘗觀洽聞記云吐谷渾桃大如六石甕豈非此耶又水部員外郎杜涉嘗見江淮市人桃核半扇量米可容一升言於九疑山溪中得（出集異記）

偏核桃

古罽國出偏核桃形如半月狀波斯人食之絶香美

綏山在峨眉西南諺曰得綏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豪故庾信詩經殘林慮李舊食綏山桃謂此

蟠桃賦

乙卯夏　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巨桃半核盎元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計其實大如斗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繪龜鶴雲氣之象　上因謂宋濂曰爾盍撰詞以垂後戒濂因進蟠桃核賦今尚收之內帑

爭春館

楊州太守圃中有杏花數十花開爛熳大設筵宴一

株下令一妓倚其傍站立館曰爭春開元中日日賞宴夜闌之後有人聞花有嘆聲 楊州遺迹

二花

阮文姬插髩用杏花陶傳公呼曰二花 河東備記

嫁杏

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議大夫李冠卿說楊州所居堂前有杏一株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笑語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携尊酒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于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汀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牛山多杏

嵩山東北有牛山多杏至五月爛然黃茂自中國喪亂百姓飢饉皆資此爲命人人充飽而杏不盡

橄欖詩

江南多果實橄欖爲最奇北人將就酒食之先顰眉皮肉苦且澀瀝口復棄遺良久有回味始覺甘如飴我食何所喻喻彼忠臣辭直道逆君耳斥退投天涯世亂思其言噬臍焉能追寄語采詩官毋輕橄欖詩 王之元

橄欖

橄欖爲舟撥魚則浮亦磁石引針琥珀起草之類

竹青棗

唐末羣方貢固物産不通有商歸自閩越以橄欖獻于蜀君明日分賜大臣禁軍帥郝惟慶曰此君狀類吾鄉竹青棗以蜂蔗二糖白塩藥物煎釀曝樣其味極佳郭宗翰家最善于此

波欖子

八九月熟其大如棗廣志云有大如雞子者有野生者高不可梯但刻其根方數寸許內塩於中一夕

子皆落矣今高凉有銀坑橄欖子細長多味美亦

諸郡産者其價亦貴

蟠桃黄中李

人知王母有蟠桃而不知有黄中李集真記王母居龍月城城中産黄中李花開則三影結實則九影花實上皆有黄中二字王母惜之過於蟠桃與紫陽真官博戲則以一二百枚邇分勝負然則此李者武帝所不得食方朔所不能偷真王母之所最惜者歟

紫柰

有紫柰大如斗研之有汁如漆可染衣其汁着衣不可煎浣亦名闇衣柰

聖柰

河州鳳林關有靈巖寺每七月十五日有柰從溪穴流出名聖柰大如盞以爲常 出洽聞記

青門瓜

漢咸陽宮第三門本名覇門民見門青色遂名青門邵平種瓜此門甚美名青門瓜

瓜名

瓜所出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爲美有魚瓜狸頭瓜蜜筒瓜女臂瓜羊骹瓜大如斛出凉州舊陽城御院有青登瓜大如三斗斛有桂枝瓜長二尺餘蜀地温瓜至冬熟

種辰瓜

齊民要術二月辰日最宜種瓜山谷詩云夏栽醉竹餘子個春糞辰瓜蒲百區

土麝香

嘗因會客食瓜言最惡麝香座客中有張延祖者專帶麝香云是大不然吾家以麝香種瓜爲鄉里冠但人不知制伏之術耳求麝一錢許懷去後旬日

以藥末攪麝見送每種瓜一窠根下用藥一捻既結實破之得麝香撲鼻次年種其子名曰土麝香然不用藥麝止微香耳

御蟬香

洛南會昌中瓜圃結五六實長幾尺餘而極香美其脆類甑緑其上皺文酷似蟬形圃中人連蔓移上檻貢上命之曰御蟬香抱腰緑

百子瓮

果中子繁者惟夏瓜冬石榴故嗜果者呼爲百子瓮

獨子青

遼東一處有瓜若澆沃則以酒代水實成破為十瓣每瓣中止有一子而長數寸食一顆可作一日之糧國人珍之名獨子青

瓜戰

吳越稱霅上瓜錢氏子弟避暑汝一瓜各言子之的數言定剖觀負者張宴謂之瓜戰

鼻選

瓜最盛者無踰齊趙車擔於市道路濃香故彼人云未至舌交先以鼻選

黃金顈

丘朋南嶺出甘蔗甜淡長大脆美朝友云黃金顈

功德漿

甘蔗盛於吳中亦有精粗如昆侖蔗青灰蔗皆可煉糖桃榔蔗月岩蔗乃次品糖坊中人盜米煎蔗液盈盆啜之名為功德漿

交趾蔗

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圍數寸長丈餘頗如竹食之甚甘笮其汁曬數月成飴入口消釋彼人謂之石蜜吳王亮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黃門先恨藏吏以鼠矢投餳中啓言吏不謹亮呼吏持餳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上無油膩覆汚何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汝吏叩頭曰嘗從臣求莞席臣以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訊之具服南人云甘蔗可消酒毒能養五臟司馬相如歌曰太尊蔗漿折朝醒是其義也太康六年扶南國貢蔗一丈三節

雞冠棗

睢陽多善棗如雞冠者宜作醍醐名為聖花兒

百益紅

百益一損者棗一益百損者梨故醫氏目棗為百益

紅梨為百損黃

胡蘆棗

光州七里外村媼家植棗兩株於門外秋日棗熟一道人過而求之媼曰兒子出田間無人打撲任先生隨意喫食我不較也道人摘食十餘枚所佩一葫蘆繫于木杪臨出顧語曰謝婆婆厚意明年當生此樣棗既是新品可以三倍得錢遂去後如其言今光州尚有茲種

鸎桃

櫻桃亦云鸎桃呂不韋春秋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

云含桃鶯所含食故言含桃

掌扇櫻

櫻桃素盛睢陽地名掌扇岡尤繁妙有一樹汝子至二三石者

櫻桃宴

唐時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四年劉鄴第三子覃及第時鄴以故相鎮淮南物郵吏曰以銀一錠資醵置而覃所費往往數倍郵吏以鄴命取足而已會時及薦新狀頭已下方議醵置覃潛遣人厚以金帛預購數十樹矣於是獨置是宴大會公卿

時京國櫻桃初出雖貴達未適口而覃山積鋪蓆又和以糖酪用享人各獻一小盤亦不啻數升以至參御輩靡不霑足出摭言

百二字

河東葡萄有極大者惟土人得啖之其至京師者百二字紫粉頭而已

賜紫櫻桃

温庭筠曰葡萄是賜紫櫻桃黄葵是鍍金木槿花

葡萄

俗言葡萄蔓延引於西南庾信謂魏使尉瑾曰我家得葡萄奇有滋味陳招曰作何形狀徐君房曰有類軟棗信曰君殊不體物何得不言似生荔枝魏肇師曰魏武有言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酒醉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酸而不酢道之固已流沫稱奇況親食之者瑾曰此物出自大宛張騫所致有黄白黑三種成熟之時子實逼側星編珠聚西域多釀以為酒每來歲貢在漢西京似亦不少杜陵田五十畝中有葡萄百樹今在京邑非直止禁林也

太原尹

煬炎食葡萄曰汝若不澁當以太原尹相授河東備錄

日精楊梅

陸展郎中見楊梅歎曰此果恐是日精若無蹊兒採香誰勝難和之味即以竹絲藍貯千枚并茶禮寄送衡山道士常袤貞湘潭記

羅浮楊梅

楊梅其子如彈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時似梅其味甜酸陸賈南越行記曰羅浮山頂有胡楊梅山桃繞其際南人時登採飽噉不得持下東方朔林邑記曰林邑山楊梅其大如杯青時極酸既紅味如崖蜜以醖酒香酎非貴人重客不得飲之

酸柿甜楳

番禺有酸柿甜楳李尤果賦生物之偏甜梅酸柿

柿七德

俗謂柿樹有七德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翫六嘉實七落葉肥大出酉陽雜俎

食柿之法

凡物相感者有出於自然非人知慮所及今唐鄧間多大柿其初生澁堅實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榿置其中[illegible]則紅熟爛如泥而可食土人謂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耳

如何實

顧凱之啓蒙記曰如何隨刀而改味神異經曰南方荒中有如何之樹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有核形如棗子長五尺金刀割之則飴非此則辛食之得地仙酉陽雜俎曰祁連山上有仙樹一名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割則苦以木刀割則酸以盧刀割則辛以金刀割則甘即此物也或曰此即仙經所謂火棗

鸚哥舌

鸚哥舌即紅藍草果之珍者實如結即擷取紅藍乾之則小如雞舌

裌寶

崔遠家墅在長安城南就中裌池產巨藕甚脆其美貴重一時相傳為裌寶又曰玉臂龍

玉角香

新羅使者每來多齎松子有數等名為玉角香以此賂公卿家又有龍牙子惟玉角香最奇亦自珍之

棋

曲禮曰婦人之贄椇榛脯修棗栗註云椇形似珊瑚噉之甘美如飴今俗謂之枅棋古今注云一名樹

蜜一名木錫今學士大夫少有知者按埤雅椇支卷曲生實着枝端大如指長數寸餘冬錄云以椇木為屋屋中酒輒味薄朱子語錄云椇味甘能解酒毒可知矣詩云南山有枸嚴粲引陸璣曰枸樹高大似白楊多枝而曲飛鳥喜巢其上生子着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能令酒薄名稱不同各書所載一也今貴州賣菜傭亦販之亦名曰枸子益音訛也

安石榴

石榴生自西域漢武時博望侯窮河源回得其[illegible]

傳中國陸機與弟書曰張騫爲漢使外國十八年
得塗林安石榴也
河東飯
晉王嘗窮追汴師糧運不繼蒸栗以食軍中遂呼栗
爲河東飯
餘甘尉
鄴中環桃特異後唐莊宗曰昔人以橘爲千頭木奴
此不爲餘甘尉乎
千歲子鈎緣子
千歲子有藤蔓出土子在根下鬚綠色交加如織其

子一苞有二百餘顆皮青黃色殼中有肉如栗味
亦如之乾者殼肉相離撼之有聲似肉豆蔻出交
趾五斂子大如木瓜黃色皮肉軟味酸上有五稜
如刻出南人呼稜為斂故以為斂以蜜漬之甘酸
而美出南海志 鈎緣子形如瓜皮似橙橊而金
色胡人重之極芬香肉甚厚白如脂玉胡女競雕
鏤花鳥漬以蜜點作燕脂巧麗妙絕無以爲比太
康五年大秦國貢十年帝以一年賜王愷助其珍
味誇示石崇
柚子
柚子南州名臭柚大如瓜人亦食之皮甚厚打碑者
捲皮蘸墨以代氈刷宜墨而不損紙極便于用此
法可傳但北州無許大柚耳
訶子
本出南海諸番國胡人謂之訶梨勒後趙時避名故
曰訶子今猶云然
般核娑
般核果出中印度伽那伐彈那國其樹最高葉如手
掌其果如冬瓜熟則黃赤剖之中有數十小果大
如鵝卵又更剖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或在樹枝

如眾果之結實或在樹根若茯苓之在土國人甚
貴重之大槩形像與嶺南椰子大同小異
摩勒
摩勒樹葉細似合昏花實似李青黃色核頁作六七
稜食之先苦後甘術士以藥餌淤白變黑鬚髮烏
滋出孔貞子集
石栗
石栗樹與栗但生於山石罅間花開三年方結實其
殼厚而肉少其味似胡桃熟時或爲羣鸚鵡至
啄食之略盡故彼人極珍貴之出南志

海梧桐海松

似梧桐子色白葉似青桐有子如大栗肥甘可食出林邑海松子樹與中國松同但結實絕大形如小栗三角肥甘香美亦樽俎間之佳果也出林邑志

白果

開化縣有一株極大白果樹云自唐朝遺種其果不生于枝上却于樹丫枝中生一瘦瘤大如數石甕將熟時即脹裂有白果數石可收云是神仙種又云一村皆然

銀杏

銀杏之得名以其實之白一名鴨脚取其葉之似其其木多歷歲年其大或至連抱可作棟梁又名公孫樹言其實久而後生公種而孫方食有雄雌雄者二稜雌者三稜須合種之二更開花三更結實或在池邊能結子而茂盛臨池照影亦生也又云不結子於雌樹鑿一孔入雄樹木一塊以泥塗之便生子

竹類

竹之異品

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古今記云對青竹黃而溝青故毎節若間出云此竹今浙中亦有之唯會稽頗多彼人呼為黃金間碧玉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絲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凡所以為竹無不具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具體即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整如削堅勁可以為杖湖湘間有以竹為桶者其徑幾二尺羅浮山紀云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葉若芭蕉謂之龍公竹松窓雜錄有異竹筏長二百餘尺玉篇云篛竹可為舟龍公竹及篛竹雖未親覩以前所見推之詎不信哉

竹譜

植物之中有物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山海經與爾雅皆以竹為草自經聖賢未有改易竹形類草既自乖殊但經中與說文又皆曰伐草又經云其草多族復云其草多葙又云雲山有桂竹竹若是草不應稱竹今既稱竹則非草可知矣竹是一族之總名一形之偏稱也植物之中有草木竹猶動品之中有魚鳥獸也

單竹

單竹大如椎虛細長爽嶺南夷人取其筍未成竹者

以灰罨煮績以爲布其精細者如縠焉

弓竹

弓竹出東垂諸山中長數十丈每節輙曲既長且軟不能自立若遇木乃可倚越高越長有紋須要膏塗火灼然後出之

般腸

般腸實中與笆相類於用寡宜爲笱洙味般腸竹生東郡緣海諸山其笋最美云與笆竹相似出閩中並見沈志其形未詳

筋竹

筋竹長三丈許圍數寸至堅利南土以爲矛其笋未成竹時堪爲弩弓弦弝見徐忠奏章云劉淵林夷人能以藥竹爲箭亦可爲矛萬夫不敢與鬪豈非一物而二名乎

百葉竹

百葉竹生於南垂界甚有毒傷人必死一枝有百葉因以爲名沈志劉淵林云篣竹有毒夷人以刺虎豹中之輙死或一物二名未詳其同異

簹與田衙

簹與田衙皆大竹也土人用爲梁柱簹竹安成以南有之其味苦俗號簹田衙竹交州廣志云生於永昌郡爲物叢生吳都賦所謂簹也簹音雹性柔弱見三蒼

箭竹

箭竹高者不過一丈節間有三尺堅勁中矢江南諸山皆有之會稽所生最精好故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箘簵

箘簵二竹亦皆中矢皆出雲夢之澤禹貢篇云出荆州書云底貢厥名言其美名故貢之也大較汶是

會稽箭耳皮特異爾以此爲異呂氏春秋云駱越之箘然則南越亦產不但荆也

箾

箾亦謂之箹竹山海經云其竹名箾生非一處江南山谷所饒也故是箭竹類一尺節葉大如履可以作篷亦中作矢其笋冬生廣志云魏時漢中太守王圖每獻筍俗謂之箹筍苦怪反

浮竹

浮竹亞節其笋未出時取以甜糟藏之南人甚貴之詩云我有旨畜亦以御冬是也

瑞竹

瑞竹又名合歡䆐地尺餘分爲兩竿　沙摩竹生桂
嶺一人止可擎一竿欲種則削其苗栽二尺許入
土不踰月而生根葉期年長芽笋不三載而爲林
篁竹葉踈而大一節相去五六尺南人取嫩竹
細細搥碎浸之纖而爲布一如蠶繭布亦希有

越王竹

嚴州産越王竹根於石上狀若荻枝高尺餘土人嘉
其色用代酒籌

涕竹

南方荒中有涕竹長數百丈圍三丈六尺厚八九寸
可以爲船其笋甚美煑食之可止瘡癘 出神異經

竹中二仙

幽怪錄云鄜延長吏有大竹凌雲可三尺圍伐剖之
內有二仙翁相對云平生深根勁節惜爲王人所
伐言畢乘雲而去

天青竹

秦惟言雙竹自是一種有成林者出三柱杖皆兩岐
後問浙人云此是天青竹有時出一番雙竹皆分
岐亦非年年生者盖難得之物

節氏

三友堂古柱礎有文曰虛中子生成紀姓節氏化龍
之後也隔數年爲茎簫令與壽髯叟堅文翁同志
又其後云子苗封耳鈫侯餘皆謏滅不存疑是昔
人種竹記髯是松文是栢也苗是筍也

員通居士

比丘海光住廬山石虎庵夜夢一人身長清瘦而斑
衣云久舍身爲庵中供養且餓而窓外竹生一笋白
花紫籜如夢中人之衣者既成竹約六尺餘無節
黃綠瑩淨江州太守聞之意將奪取此竹一夕自

倒太守尋罪去光乃用作柱杖目曰直兄夢者自
稱員通居士遂篆此四字于首漆之

思勞竹

南番思勞國産竹質澁甚可以礪指甲唐崔鶠詩云
時時出輕芒皚皚落微雪又李商隱詠魚曲云思
牢弩箭磨清石繡額蠻渠三虎力是知亦可作箭
今廣東新州有此種製琴様爲礪甲之具用之頗
久則微滑當以酸漿漬之過信則澁復初字書上六
豪韵筹字下注意筹竹名

蚱蜢竹

江湖間有一種竹其葉糾結如蟲狀曰蚱蜢竹

欝離

竹名欝離不知所出偶覩沈詩云緊陰上鬱鬱促節下離離佀出於此又云得生君户牖不願夾華池故南華封竹爲户牖君

慈毋山竹

江寧縣南三十里有慈毋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自伶倫采竹嶰谷其後惟此幹見珍故歷代常給樂府而俗呼鼓吹山今慈湖戍常禁采之王褒洞簫即稱此也其竹員緻異於他處

竹醉

岳州風土記五月十三日謂之龍生日栽竹多茂盛又前輩作眘筠傳云筠每歲惟五月十三日獨醉或爲人迎置他處不知也當時諺云此君經年常清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有時倒載過晉地茫然乘墜俱不知宋子京種竹詩云除地牆陰植翠筠蹊枝茂葉與時新賴逢醉日終無損正是德全於酒人晏元獻公詩云竹醉人還醉蘇眠我亦眠又云苒苒渭濵族蕭蕭塵外姿如能樂封植何必醉中移又東坡詩云竹是當年醉日栽

龍鍾竹

貞元五年番禺有海户犯鹽禁避羅浮山深入[illegible]十三嶺遇巨竹百千萬竿竹圍二十一尺有三十九節節長二丈海户因斫之爲篾會龍吏遂挈而歸時有軍人獲一篾以爲奇者後獻於刺史李復命陸子羽啇而記之漢許慎說文有長節竹謂之笭音鍾得非羅浮山龍鍾之義乎

蕭灑侯

陸龜蒙詩褒竹當封蕭灑侯

方竹

澄州產方竹體如削成勁徤堪爲杖亦不讓張騫邛竹杖也其融州亦出大者數丈又海晏地名出蘆堆拄杖高潘州出千歲蕨拄杖小類貝多更有蹀節竹一五六尺一節僧道多以爲杖又按會最云滁州通竹直上無節空心也

十二時竹

友人張堂宗朝以片紙録示奇竹事云同邑安福西鄉地名下庄有周後林者嘗得十二時竹一根于某州植之家庭以非土地所生風氣所宜也久不生筍及生筍又多憔悴不成竹歷十餘年筍成竹

者繞有二三竹繞節凸生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
酉戌亥十二字點畫可數

惜竹

吾山有竹數萬本初多手自移今所在森然成林有
筀竹斤竹哺雞竹斑竹紫竹數十種略備而生笋
鍜可食今歲自春不雨累月筍類不出顧頗念之
四月初一日雨筍忽裂地迸出亟取供庖而園人
靳之問其故云笋惟初出者盡成竹次出者多爲
蟲所傷十不得五六乃悟老杜詩云爪須辰日種
竹要上番成之意遂忻然許之王子猷聞人有竹

徑造而不問主人雖爲脫略無所繫然有時而還
則娛悅亦無幾李衛公童子寺竹日使人報平安
不惟不得見將不免累其胸中正使無恙亦何所
補此竹吾所巳有且自守之日往來其間所得過
二子遠矣

扶竹

武林山西舊有雙竹院中所産新篁嫩篠皆對抽並
支王子敬竹譜所謂扶竹譬猶海上之桑兩兩相
比謂之扶桑也扶竹之笋名曰合歡按律書注伶
倫取嶰谷之竹陽律六取雄竹吹之陰呂六取雌
竹吹之

相思竹

蜀涪州有相思崖昔有童子丱女相悅交贈今竹有
桃釵之形笋亦有柔麗之異崖名相思崖竹曰相
思竹孟郊詩云竹嬋嬋籠曉烟指此也又有苦竹
黃苦青苦白苦紫苦孟浩然詩歲月青松老風霜
苦竹餘

聚寶竹

溫州巨商張愿世爲海賈往來數千里未嘗失時紹
興七年涉大洋遭風漂其船不知所屆經五六日

得一山修竹戛雲彌望極目乃登岸伐十竿擬爲
篙棹之用方畢事見白衣翁云此是何世界非汝
所當留宜急回不可緩也船人拱手白曰某輩巳
迷失路將葬魚腹仙翁幸教如何可達鄉間翁指
東南方果得善還十竹巳雜用其九臨抵岸有倭
客及崑崙奴望桅檣拊膺大叫可惜者不絕口既
泊纜衆凝睇船内見一竹尚存爭欲買曰吾不論
價愿度其意必欲得試需二千緡衆齊聲答曰好
即就近取錢以償愿曰此至寶也我遣相戲耳若
五千緡勿復議崑崙尤喜如其數輦錢授之而從

立約約成願問之曰此竹既成交易不可番悔然我實不識是何寶物盍爲我言之對曰此乃寶珈山聚寶竹每立竹於巨浸中則諸寶不采而聚雖累千萬價亦所不惜願始嗟嘆而付之

江淮竹實

李畋該聞集云舊稱竹實爲鸞鳳所食今近道竹間時見花開如棗結實如麥江淮號爲竹米以爲荒年之兆其竹即死信非鸞鳳之食也近有餘干人來言彼有竹實大如雞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肺清凉生深竹林茂密處頃因得之雖日久枯乾而味尚存乃知鸞鳳所食必非常物也

隴西竹實

唐天復甲子歲自隴而西迨于褒梁之境數千里內亢陽民多流散自冬經春饑民啖食草木至有骨肉相食者甚多是年忽山中竹無巨細皆放花結子饑民採之舂米而食珎於粳糯其子粒顏色紅纖與金紅粳不殊其味尤更馨香數州之民皆挈累入山就食之至于溪山之內居人如市人力及者競置囷廩而貯之其竹自此千蹊萬谷并皆立枯十年之後復產此君可謂百萬圓顱活之於貞筠之下出玉堂閑話

中書廳竹實

酉陽雜俎云竹六十年一易根易根則結實枯死中書廳後有藂竹碧潤尤盛至大中祥符六年秋九月此竹結實如粳米粒其後竹乃枯裂又聞京中諸處竹皆如此因知前言不謬信乎物必有數也

湖湘竹實

慶元二年湖湘粒米翔貴郊郭間無不艱食湘潭境內有昌山周圍四十里中多篠簜環而居者千室

尋常於竹取給焉或搗爲紙或售其骨或作簟或造鞋其品不一而不留意耕稼先是乙卯歲連山之竹皆閞花花謝結實如麥粒而長人以長筒擊竹杪取米治之如稻谷每石可得米五斗或四斗其炊法和以粳米十之一沃以湯其香全與粳等民賴以濟至販糶於縣市遠近百里皆競取之穀價爲平昌山元有廟曰雷祖欲得米者先謁神盡敬則不勞而獲薄徒加慢戲者正得亦不多父老言家藏建隆二年上世祖鬮分析田產其中云某處莊竹米八十石每分當四十石則知昔日固有

之矣進士黃中具其事上臺府永賜雷祖廟額不
棶右七事皆得之衡山周漢卿説

竹祟

正德四年春袁州府治内竹生花結米衆皆異之偶一道人紫冠黃服謁守者曰此饑饉之兆是年果大旱餓死者無算及冬去其竹而嗣歲大熟人皆稱爲竹祟

竹德

竹結實如麥則見於晉元康之時如米則見於唐開成宋咸平之時然不言其色與味也嘉靖二十年

杭州昌化縣長亘五十里竹葉之間苞絡成穟而實焉採之而舂得黑色碎米炊之而食味少澁而飽人和飴爲餅餌最佳其地時遂就豐又見傳云竹實如雞子味食之清凉潲口故謂鳳凰食

竹刀

南中有以竹爲刀鋸者如刀鈍復以㵎水洗之如初廣州記云石林竹勁利削爲刀切截象皮如截芋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三 終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草木門

香品類

香澤

史記淳于髡傳羅襦襟解微聞香澤禮所謂容臭荀子云側載睪芷以養鼻注睪澤蘭也傳寫遺其水也賈誼新書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卽此崔寔四民月令有合香澤法清酒浸雞舌藿香苜蓿蘭香四種以新綿裹浸胡麻油和猪脂納

銅鐺中沸定下少許青蒿以緜綿冪鐺觜瓶口瀉之梁簡文帝樂府八月香油好煎澤元魏孝文帝詔煎御香澤須錢萬貫帝以軍旅在外停之

焚香招靈異

元封中起方山藂招諸靈異東方朔言其祕臭乃燒天下異香有沉光香精祇香明廷香金蟬香塗魂香外國所貢青檀之燈

土和香

梁武帝祀地用土和香杜佑注以地於人近宜加雜馥卽合諸香爲之言不止一香也梁武帝祭天始

用沉香古未用也

平等香

清大中荆南有僧貨平等香貧富不二價不見市香

和合疑是仙家之香

聞香會

中宗朝宗紀韋武間爲雅會各携名香比試優劣名

曰闘香會

尸圭第一香

昭宗嘗賜崔胤香一黄綾角約二兩御題曰尸圭第

一香酷烈清妙雖焚豆大亦終日旖旎盖咸通所

制賜同昌公主者

沉香鉢

後唐福慶公主下降孟知祥明宗晏駕唐亂莊宗諸

兒削髪爲苾蒭間道走蜀時知祥新稱帝公主賜

待猶子敕器用皆以沉香降真爲鉢木香爲匙筯

賜之常食堂展鉢衆僧私相謂曰我輩謂渠頂相

衣服均是金輪王孫但面前四奇家具有無不等

耳

陀利華

顯德末道士賈顒於九仙山遇靖長官拜而求道

能中所遺沉香焚之靖曰此香全類斜光下紫

尺天所種芬芳爲陀利華

香燕

李璟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内香燕凡中國外夷

所出皆以之和合煎飲佩帶粉囊共九十二種江

南素所無也

香藥草

坡公與張質夫帖云公會用香藥皆珍物極爲行商

坐賈之苦盖近造此例若奏罷之於陰德非小補

孚攷紹聖元年廣東舶出香藥時好事者創例焉

處未必然也

蔡京焚香有法

譚振言蔡京當國一日感寒振與數親客問疾見之

後堂東閤中京顧小鬟令焚香久之鬟白香已滿

聞近北卷簾聲其遂焞滿室如霧京謂客曰香須

如此燒乃無烟氣

焚香始漢

李相之賢已集謂焚香之始云本佛圖澄傳襄陽國

城塹水源暴竭石勒問澄澄曰今當勑龍下取水

乃至澄上坐繩床燒安息香呪數百言水大至彼

江表傳有道士于吉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又按漢武帝故事亦云是時胡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然則焚香自漢已然矣

沉香甑

有賈至林邑一翁家日食其飾濃香滿室偶見一甑則沉香所作也

山水香

道士譚紫霄有異術閩王曻奉之爲師月給山水香

焚之香用精沉火半熾則沃以蘇合油

伴月香

徐玄或遇月夜露坐庭中但焚佳香一炷其所親私號伴月香

雪香扇

孟夏月水調龍腦末塗白扇上用以揮風名雪香扇

龍腦小兒

以龍腦爲佛像者有矣未見着色者汴都龍興寺惠乘寶一龍腦小兒雕製極巧彩画可人

香與墨同關紐

硯庵與朱萬初帖云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佚久佳品乏絶入爲取老松柏之根枝葉實共搗治之斫楓肪羼和之每焚一丸亦足助清苦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置石鼎清晝焚香空齋蕭瑟遂爲一日之供良可喜也萬初本墨妙又兼香癖盖墨之與香同關紐亦猶書之與画

香事

宋范曄字蔚宗撰香序云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沉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慘虐詹糖粘溼甘松蘇合安息欝金並被於外國無取於中華又棗膏昏蒙甲

煎俗淺非惟無助於馨烈仍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景之棗膏昏蒙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

香尉

述異記曰漢惟仲子進南海香物拜涪陽尉時謂之香尉

懷香

漢尚書郎懷香握蘭趨走丹墀

香市

南海有香市以香交易亦有採香戶朱崖郡有香州

州中出諸異香

披香採香

漢宮有披香殿吳王闔閭起響屧廊採香徑

啗香

啗香杜陽雜編云元載寵姬薛瑤英母以香啗瑤英故肌肉皆香美

雞舌香

雞舌香生崑崙國及交廣樹有雌雄雄者皮葉並似栗其花如梅結實如棗核雌樹不入香用亦無子而花比雄樹無異

杜陽雜編云應劭為侍中年高口臭帝賜雞舌香含之

竊香

晉韓壽字德貞為賈充司空掾充女窺見壽而悅焉因與侍者通慇懃西域有奇香一着人身及衣中經月不散帝以賜充其女竊盗以遺之充聞其香知女與壽通遂祕之因以妻焉

香溪

吳王故宮有香溪乃西施之浴池又呼為脂粉池

香童

天寶遺事元載好賓客常於寢帳前立金童玉女二人捧七寶博山爐自暝至曉

靈芳國

後唐龍輝殿安假山水一鋪沉香為山阜薔薇水蘇合香油為江池零藿丁香為樹薰陸為城郭黃紫檀為屋宇白檀為人物方員一丈三尺城門小牌曰靈芳國或曰平蜀而得之者

旖旎香

高麗舶主王大世選沉水近千斤疊為旖旎山如衡岳七十二峯

乞兒香

林邑占城闍婆交趾以雜出異香劑和而範之氣韻不凡謂中國三勺四絕為乞兒香

粧嚴餅子

長安大興寺徐瑾男楚琳平生作神香稱粧嚴餅子以為供佛之品作峭兒為延賓之用旖旎丸以自奉檀那槪之曰楚琳和尚自作香丸餅子

六尺雪檀

南夷香茶到文登盡以易疋物同光中有舶上檀香色正雪白號為雪檀長六尺餘地人買捨僧房作

挂衣竿

握君

僧繼顒住五臺山手執香如意紫檀縷成劉繼元時在潛邸以金易致毋接僧賓則頂帽具三衣假比丘秉此揮談名爲握君

清閑處士

海舶來有乙沉香翁剜鏤若神鬼高尺餘舶酋以上吳王目爲清閑處士

龍腦

龍腦出波津國樹高八九丈大七八圍葉圓而背白

其樹有肥瘦形似松柏作杉木氣謂之龍腦香清脂謂之波津膏子似荳蔻淨如雪花者善如麥麩者不佳合糯米黑豆相思子貯之則不耗仍分生熟之異稱生龍腦則上之所載也其絕妙者謂之梅花腦子有以飛結成塊者謂之熟龍腦氣味差薄

作波津　作波斯

麝香

麝香食柏葉及蛇採者多以一子真香分揉三四子亂取至復襍以餘物或有夏天食蟲多至寒則香滿如春患病痛自以脚剔出人有得之者勝如入帶麝非但香亦辟惡以真香一子着頭間枕[illegible]惡夢及尸疰鬼氣今或傳有水麝其香尤爲佳美

沉水香

沉水香出天竺單于二國同是一樹葉似橘經冬不凋夏生白花而員細秋結實如檳榔色紫似椹而味辛皮青色木似巨柳重實黑色沉水者是也今復有黃色沉水者謂之蠟沉丁香相傳香之類有四曰沉曰箋曰生結曰熟黃其爲類也名有十三今得其八九焉曰文格土人以木爲格謂如烏文木也曰黃蠟曰牛眼曰牛角曰牛蹄曰雞頭曰雞

骨皆沉香也

檀香

白檀香出崑崙國又有紫檀人磨以酒服之能療風腫之疾雖不生於中華人間徧有之

蘇合香

蘇合香生中臺山俗傳是獅子糞外國說不然今皆從西域來真者紫赤色極堅實芬香重如石火之灰白者甚佳主辟邪瘧

欝金香

欝金香生大秦國其香十二葉

熏陸香

熏陸香出天竺及邯鄲似楓松脂黄白色天竺者

邯鄲者灰綠

詹糖香

詹糖香生晉安岑州及廣東交州難得佳者

丁香

丁香生廣州樹大丈餘葉似櫟而花圓細色黄子如釘長四五分紫色有粗大者長寸許呼爲母丁香擊之則順理而拆

波浮香

波浮香即波津膏也見龍腦門

乳香

乳香廣志云南海波斯國松樹脂有紫赤如櫻桃者名乳香盖熏陸之類也今以通明者爲勝目曰滴乳其次曰楝香又其次曰瓶香

雞骨香

雞骨香與沉水香同類以其枯燥輕浮故名之曰雞骨青桂香即沉水香有黒斑者

木香

木香一名蜜香從外國舶上來葉似薯蕷而根大花紫色如雞骨堅實齒之粘齒者良又有一種青

青木香亦云雲南香根也

降真香

降真香出交廣舶上帶來其香如蘇方木燃之初不甚香得諸香和之則美

艾納香

艾納香似細艾又有松樹綠皮亦名艾納可合諸香燒之能聚其烟青白不散

煎香

煎香亦沉水香同類肥而肌理有黒脈葉子香即煎

香之薄者尤勝於煎

芸香

芸香似邪蒿可食典畧云芸臺香辟蠹魚故稱爲芸臺香

芳香

芳香即白芷也道家用此以除去尸蟲

馬蹄香

馬蹄香即杜衡香也形如馬蹄惟道家多用服之令身及衣服皆香

蕙香

蕙香緑葉紫花魏武帝以爲焚香用之

都梁香

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

甲香

甲香出南海唐本草云蠡類大如拳青黄色長四五寸合香中用焉能發諸香聚烟高聳須酒蜜煮炙修製方可入用又有迷迭香廣志云出西域

蘼蕪香

蘼蕪香王子年拾遺記燕昭王二年廣延國進二舞人嘗以此香屑鋪地使舞其上而無足迹辟寒香

能辟邪氣又有瑞麟香金鳳香皆異國所獻自西漢至唐公主乘七香車四面綴五色玉香囊中貯此四香每一出游則芬香滿路

月氏香

月氏香瑞應圖云天漢二年月氏國貢神香後長安疫宮人得疾者焚之即瘥百里之間皆聞香氣每一焚之香數日不減

沉榆香

封禪記黄帝列珪玉於蘭圃席上燃沉榆之香

首犀香

首犀香靈帝初平三年西域所獻者煮爲湯與宮人沐浴經月香氣不散

石葉香

石葉香疊狀如雲母魏文帝時題腹國所獻

鳳腦香

鳳腦香穆宗常以此香於藏真島前焚之

紫木香

紫木香一名紅蘭香一名麝草香

百濯香

百濯香拾遺記孫亮寵姬四人合四香皆殊方異國

所獻經踐躡宴息之處香氣在衣袵中經月不散

蘅蕪香

漢武帝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夢覺香氣猶着衣久之

金磾香

洞冥記金日磾既入侍欲衣服香潔變胡虜之氣自合此香

沉水香

沉水香上品出海南黎峒亦名土沉香少大塊其次如栗角如附子如芝菌如茆竹葉者皆佳至輕薄

如帋者入水亦沉香之節因久蟄土中滋液下向
結而爲香采時香悉在下其背帶木性者乃出土
上瓊島四郡果皆有之悉冠諸蕃所出又云出萬
安香最勝說者謂萬安在島正東鍾朝陽之氣香
尤醞籍豐美大抵海南香氣皆清淑如花梅英鵝
梨蜜脾之類焚一爐氛翳彌堂翻之四面皆香至
煨燼氣不焦此海南香之辨也北人多不甚識蓋
海上自亦難得省民以牛博之於黎一牛博香一
担歸自差擇得沉水十不一二中州人士但用廣
州舶占城真臘等香近年又貴丁香眉束者予試

之乃不及海南中下品舶往往腥烈不堪腥者意
味又短帶木性尾烟必焦其出海北者生交趾及
交人得之海外蕃落而聚於欽州謂之欽香質重
實多大塊氣尤酷烈不復風味惟可入藥南人賤
之

蓬萊香

蓬萊香亦出海南即沉水香結未成者多成片如小
笠及大菌之狀有徑一二尺者極堅實色狀皆是
沉香惟入水則浮刳去其背帶木處亦皆沉水

鷓鴣斑香

鷓鴣斑香亦得之於海南沉水蓬萊及絕好箋香中
槎牙輕鬆色褐黑而有白斑點點如鷓鴣臆上毛
氣尤清婉似蓮花

箋香

箋香出海南香如蝟皮栗蓬及漁蓑狀蓋修治時彫
鏤費工去木留香棘刺森然香之精鍾於刺端芳
氣與它處箋香異別出海北者聚於欽州品極凡
與廣東舶上生熟速結等香相埒海南箋香之下
又有重漏生結等香皆下色

都夷香

都夷國香如棗核食一片則歷月不飢一粒如粟米
許投入水中俄頃滿似大盂

宣和異香

宣和間宮中重異香廣南貢有篤耨龍涎香悉金顏
之類篤耨有黑白二種黑者每貢數十斤白者止
一二斤以瓠壺盛之香性熏漬破之可燒號瓠香
白者每兩價直八十千黑者三十千外廷得之以
為珍異又貢異物圓如龍眼實色若綠葡萄號猫
兒眼睛能息火燃炭方熾投之即滅又云能辟蟲
毒之類

五名香

聚窟洲在西海中洲上有大樹與楓木相似而葉香聞數百里名此爲返魂樹樹亦能自聲聲如牛吼聞之者皆心振神駭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火煎之如黑飴可令丸名曰驚精香或名爲振靈凡或名爲返生香或名爲人鳥精香或名爲却死香一種五名斯靈物也香氣聞數百里死尸在地聞氣乃活（十洲記）

安息香

安息香樹出波斯國波斯呼爲辟邪樹長三丈皮色黃黑葉有四角經寒不凋二月開花黃色心微碧不結實刻其葉而其膠如飴名安息香六七月堅凝乃取之燒之通神明辟衆惡（出酉陽雜俎）

一木五香

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沉花雞舌葉藿膠薰陸（出酉陽雜俎）

穡齊香

穡齊香出波斯國拂林呼爲頂勃梨咃長一丈圍一尺許皮青色薄而極光淨葉似阿魏毎三葉生於條端無花實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至臘月更抽新條極滋茂若不剪除枯死七月斷其枝有黃汁其狀如蜜微有香氣入藥療百病（出酉陽雜俎）

薔薇水

西域薔薇花氣馨烈非常故大食國薔薇水雖貯琉璃缶中蠟密封固其外尤香透徹聞數十餘步洒着人衣袂經數十日香氣不散劝外國造香則不能得薔薇第取素馨茉莉花爲之亦足襲人鼻觀但視大食國真薔薇水猶奴婢耳

香木

香木初一種也膏脈貫溢則沉實此爲沉水香然沉水香有四熟結自然其間凝實者脫落因木朽而自解者生結人以刀斧傷之而後膏脈聚焉虫漏因蟲傷蠹而後膏脈亦聚焉自然脫落爲上以其氣和生結虫漏則氣烈斯爲下矣沉水香過四者外則有半結半不結爲弄水香番言名婆菜因其半結則實而色重半不結則不大實而色褐好事者謂之鷓鴣斑婆菜中則復有名水盤頭結實厚者亦近沉水凡香木被伐其根槃必有膏脈湧溢故亦結但數爲雨淫其氣頗腥烈故婆菜中水槃頭爲下餘雖有香氣不大凝實又一品號爲箋香大凡沉水婆菜箋香嘗出于一種而每自有高下

三者其產占城不若真臘國真臘不若海南黎峒海南諸黎洞又不若萬安吉陽兩軍之間黎母山至是爲冠絶天下之香無能及之矣又海北則有高化二郡亦產香然無是三者之别第爲一種類箋之上者海北香若沉水地號龍灶者高凉地號浪灘者官中時時擇其高勝試爇一炷其香味雖淺短乃更作花氣百和旖旎

百和香

古詩云博山爐中百和香鬱合及都梁又氍毹五木香迷迭艾納及都梁嘗按唐志都梁香出交廣形如霍迷迭出西域魏文帝又有迷迭賦

嶺南諸香

沉香木嶺南諸郡悉有之瀕海諸州尤多交幹連枝岡嶺相接數千里不絶葉如冬青大者合數人抱木性虚柔山民或以構茅廬或以爲橋梁或以爲飯甑尤善有香者百無一二蓋木得水方結多在折枝枯橋中或爲沉或爲煎或爲黄熟自枯死者謂之水槃香今思南高竇等州惟產結香蓋山民入山見香木之曲榦斜枝必以刀斫之成坎經年得雨水漬遂爲結香復以鋸來取之刮去白木其香結爲斑點亦名鷓鴣斑燔之甚佳沉之良者惟在瓊崖等州俗謂角沉乃生木中取者宜用熏衣黄沉乃枯木中得之宜入藥用依木皮而結者謂之青桂氣尤清香在土中歲久不待刓剔而精者謂之龍鱗亦有削之自卷咀之柔細者謂之黄蠟沉尤難得

飥饀齊

江南山谷間有一種奇木射香樹其老根焚之亦清烈可愛號爲飥饀齊

鷟鸑香

番禺牙僧徐審與一舶主何吉羅洽密不忍分判臨岐出如鳥頭尖者三枚贈審曰此鷟鸑香也價不可言當鬼疫者中夜焚一顆則舉家無恙後八年番禺大疫審焚香合門得免餘者供事之呼爲吉羅香

返魂香

太倉劉家河天妃宮永樂初建一日僧自外歸見鍋中湯沸揭視之二卵煮將熟言是行童取鸛巢中者僧命還納巢中曰卵已熟吾豈望其生但免鸛之悲鳴而已後數日忽出二雛僧異之令僕探其

巢見一木尺許五彩錯雜成錦紋香風馥郁持歸僧供佛前後倭人入寺拈香見木問僧買之僧給之曰此香是三寶太監捨供者豈敢賣錢有能造觀音閣者則與之倭碩酬價五百金僧遂與之去後數年倭人復來入貢訪僧僧已故其徒詢所取之香何物也倭曰此仙香也焚之則死魂復生當州所出返魂香是也

欖香

橄欖木脂也狀如黑膠飴江東人取黃連木及楓木脂以爲香欖香有清烈出塵之意品格在黃連楓

香之上不能多得以純脂不雜木皮者爲甚佳

楓香

樹似白楊葉員而岐分有脂而香其子如鴨卵二月花發乃著實八九月熟曬乾可燒九真郡皆有之

水松

水松葉如檜而細長出南海土產衆香而此不大香故彼人無佩服者嶺北人極愛之然其香殊勝在南方時不香於彼而香於此物理之難窮也

天仙椒

虜蘇割刺在呑暑之右大澤中高百尋然無草木石皆赭色山產椒椒大如彈丸燃之香徹數里每然椒則有鳥自雲際蹁躚五色名赭爾鳥蓋鳳凰種也昔漢武帝遣將軍趙破奴逐匈奴得其椒不能解詔問東方朔朔曰此天仙椒也塞外千里有之能致鳳武帝植之太液池至元帝時椒生果有異鳥翔集 徵信新錄

神精香草

波祇國亦名波弋國獻神精香草名荃蘼亦名春蕪一根百條其間如竹節柔軟其枝如弦可爲布所謂春蕪布亦名香荃布堅密如水紈每燒一片滿

室皆香女人帶之彌有芬馥

香品

瓊島四郡以萬安軍所採爲絕品或謂萬安在島之正東鍾朝陽之氣尤醞藉豐郁四面悉香番爇爐餘而氣不焦所產處價與銀等洪駒父香譜亦以沉香絕品瓊之黎洞南爲最橄欖香出廣海之北橄欖木之節因結成狀如膠飴而清烈無俗旖旎氣烟清味嚴宛有真馥生香惟此品如素馨茉莉柑柚爲蒸香皆以降香爲骨去其夙性而熏入焉各有製法而素馨之熏最佳高容雷化山間亦有

香但白如木不禁火力氣味極短疑亦無竒孔土
人貨賣不論錢也光香箋香黃熟香生速香結排
香蓬萊香皆出海外惟生結鷓斑脫売茄藥爲沉
之最藥沉不頂也大率沉水以萬安東洞爲第一
品在海外則登流眉片沉可與黎東之香相伯仲
登流眉有絶品乃千年枯木所結如石杵如拳如
肘如鳳如孔雀如龜蛇如雲氣如神仙人物焚一
片則盈室香霧越三日不散彼人自謂無價寶多
婦兩廣帥府及大貴勢之家

龍涎香品

香譜所載品類甚多獨龍涎龍腄于石上數月不起
起則涎覆其上土人候其去則取之涎沫凝積如
百藥煎而色白者良黑色者多雜以沙土不可用
以其能聚諸香氣不散故用之宣政間有西上貢
妃金香得名乃蜜劑者若今之安南香也光宗萬
機之暇留意香品合和奇香號東閣雲頭其次則
中興復古以占臘國沉香爲本雜以龍腦麝香栀
花之類香味氤氳極有清韵又有劉貴妃瑶英香
元總管勝古香韓鈐轄正德香韓御帶清觀香陳
司門木片香皆紹興乾淳間一時之盛耳慶元

平原製閎古堂香氣味不滅雲頭番禺有吴監税
菱角香乃不假印脫手捏而成當盛夏烈日中一
日而乾亦一時之絶品今好事之家有之泉南香
不及廣香之爲妙都城市肆有詹家香頗類廣香
今日多用全類辛辣之氣無復有清芬韵度也雖
御前宣揚號曰官香而香味亦淺薄非舊香之比
不可入品題矣

龍涎諸說

諸香中龍涎最貴重廣州市値每兩不下百千次等
亦五六十千係蕃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國近海旁

常有雲氣罩住山間即知有龍睡其下或半年或
二三年土人更相守候視雲氣散則知龍已去矣
往觀之必得龍涎或五七兩或十餘兩視所守人
之多寡均給之或不平更相仇殺或云龍多蟠於
洋中大石卧而吐涎亦有魚聚而潛食之土人惟
見沒處取焉又一說大洋海中有渦旋處龍在下
湧出其涎爲太陽所爍則成片爲風飄至岸人則
取之納於官府予嘗扣泉廣合香人云龍涎入香
能收斂腦射氣雖經數十年香味仍在嶺外雜記
所載龍涎出大食國西海多龍枕石一卧涎沫浮

水積而能堅斂人采之以為至寶新者色白稍久則紫甚久則黑又一說白者如百藥煎而膩理極細黑者亞之如五靈脂而光澤其氣近於臊似浮石而輕香本無損益但能聚烟耳和香而用真龍涎焚之則翠烟浮空結而不散坐客可用一剪以分烟縷所以然者如蜃氣樓臺之餘烈也又一說龍出没於海上吐出涎沫有三品一曰泛水二曰滲沙三曰魚食泛水輕浮水面善水者伺龍出没隨而取之滲沙乃被波浪飄泊洲嶼凝積多年風雨浸淫氣味盡滲於沙土中魚食乃因龍吐涎魚競食之復作糞散於沙磧其氣雖有腥臊而香尚存惟汎水香可入香用

龍涎香玻璃母

奉宸庫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攬權綱不欲付諸臣下因踵藝祖故事檢察大內諸司局於是乘輿御馬而從以二杖植於馬前大內諸司局大駭惧凡數日而止因是併奉宸庫入內藏庫馬時于奉宸庫中得龍涎香二琉璃缶玻璃母二大篚玻璃母者若今之銕滓然塊有大小猶兒拳大莫知其用又歲久無籍且不知所從來或云顯德間大食國所貢又謂真宗朝物也玻璃母諸璫常以意用彷彿而模寫之但能作珂子狀青紅黃白隨其色其香則多分賜大臣近侍其模製甚大而質古朴外視不大佳每以一豆大爇之輒作異花之氣芬郁滿室終日畧不歇于是太上奇之命籍被賜者隨數多寡復收取以歸禁中因號曰古龍涎當是時一餅可直百緡金玉易得而古龍涎不易得諸大璫又爭取一餅以青絲貫之佩于衣領中摩以相示由此遂作佩香今之佩香盖因古龍涎始

漆炭類

新羅漆

高麗黃漆生島上六月刺取瀋色若金日曝則乾本出百濟今浙人號新羅漆

石炭

石炭不知始於何時東坡作石炭行言其銕作兵器甚精亦不著起於何時也按前漢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為薪隋王劭論火事其中有石炭二字則知石炭用于世久矣今西北處處有之

竹炭

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西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爲之易燃亦無烟耐久真奇物也邛州出鐵烹煉利於竹炭皆用牛車載入城中

浮炭

謝景魚家有陳無已手簡一編内十餘帖皆與酒務官托買浮炭謂投之水中則浮故也樂天詩曰日暮半爐麩炭冷今人謂之麩炭

瑞炭

西凉國進炭百條各長尺餘其炭青色堅硬如鐵名之曰瑞炭燒於爐中無焰而光每條可燒十日其熱氣迫人而不可近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五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禽獸門

總論

羽毛之始

淮南子曰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于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于庶獸注云羽嘉飛蟲之先酉陽雜俎亦云此盖鳥獸之始也

鱗介之始

又曰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鯤生鰋鰋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于庶魚介墫生龍先龍先生玄黿玄黿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于庶龜注云介鱗鱗之先介墫龜之先也段成式以龜爲䲚此盖龜魚之始也

鳥虫别名

鳳曰長離龍翼馬身曰乘黃亦曰訾黃班犀曰駮犀通天犀曰駭雞瑇瑁曰文甲雉曰鸐息鷩雉曰游

徐整三五曆曰天地之初有三白鳥故生衆鳥

雉文曰澤雉白曰素雉喜鵲曰芻尼鵶曰仁烏烏
曰孝烏雞曰燭夜鶩威儀曰魚雅雁頸曰殊翁水
鳥似鴂鶻者曰屬玉野鳧膏可瑩劍曰鸊鷉搗善
食鴻曰鴻豹沒羽曰珍羽似鶴黃白色曰鶂聲韓
國所餵雞曰寒雞駕鵞曰野鵞四時鷙鳥曰四扈
水獸能覆船者曰倉光野羊曰完羝似麟無角曰
狩拔駁如馬食虎豹曰倨牙似豹無前足曰犳狂
熊曰羆熊文虎曰雕虎大虎曰斥虎奔虎曰虒虎
似虎而大能噬暴虎曰酋耳白𪊑曰銀𪊑豬曰龍
慮老豕曰艾豭牛脊上隆高曰封牛小犢曰繭栗

蛾曰大花又曰暮光蝌蚪曰玄針蚊曰豹腳蟻曰
玄駒螻蛄曰地蟥蝘音蚓蚯蚓曰蜿蟺大蚓曰巨
白螢曰熠燿曰耀夜曰景天曰宵燭鮓曰藏魚水
蛙曰蟚魚蟚蛙同蝙蝠曰蟣螺蜥蜴曰蝾螈大蛤
曰方諸游魚曰淫魚烏鰂魚曰涅墨鱠殘曰吳王
膾石蛣曰紫蛣魚虎曰虎鷹鱧屬大者曰王鮪小
者曰叔鮪魚不釣而來曰陽喬腹無鱗有殼曰鰒
魚福州謂魚脬曰佩羨槎以斷水曰緯蕭鼈三足
曰蟙䗩一曰水弩又曰射景亦曰含沙水族曰水
蓋蚒蛇曰吞鹿

呼虫為程

莊子云程生馬嘗觀文字注秦人謂豹曰程予至延
州人至今謂虎豹為程蓋言虫也方言如此抑亦
舊俗之傳不能改也

虫名之誤

蔡郎中以反舌為蝦蟇淮南子以蝨為蟣蝝詩義以
蝨為螻蛄高誘以乾雀為蟋蟀

蟻穴蠅營

人但厭蟻之忙而不厭我之忙甚于蟻也人但惡蠅
之穢而不惡我之穢甚于蠅也必以塞蟻穴之心

塞利穴則蟻鬪銷必以驅蠅聚之心驅名聚則蠅
營破

桂蠹蓼虫

桂之蠹不厭桂之辛而去之蔯蓼之虫不虞蓼之螫
而慕乎蜜性所宜也冰有蛆弗殭火有鼠弗熱吾
何疑

五官不全

嘗讀埤雅等書牛有耳而聽於鼻龍無耳以角為聽
蓋牛耳無竅也草木子又曰龜雖有鼻而息以耳
此古人未言

魚無耳而能聽蟬無口而能鳴蛇無足而能行蚓無筋而能縮兔絲無根而活皆自然天成也

龍無耳魚亦無耳柔魚無骨馬無胃蛤蜃無臟獐無膽鼠亦無膽或曰鼠膽在肝鱇鯡魚亦無膽又無顋猴無脾兔亦無脾又無腎蝌蚪無腸蝦蟆亦無腸鳥無肺鵜無舌又無後指蛇無足或云蛇皆有足五月五日取燒地令熱以酒沃之置中足出又云蛇以桑薪燒之則足出見豕無筋蚓亦無筋又無心蝦蛤無血飛者無胃走者無翼麞有牙不能噬鹿有角不能觸鷙有翼不能飛陳藏器本草引尸子云家鴨爲鶩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無足而飛者惟螣蛇又云蛞蟯無鼻

水母無目蠶無胃魚鱉無耳蛇眼聽

鳥趾

凡鳥三趾向前一向後鸚鵡兩趾向後

物有毒

雞之毒在心燕之毒在尾羊之毒在駁名橘栗羊者尤甚凡物之久者皆不可食

物有辨

雀糞名白丁香左旋爲雄右旋爲雌蝦蟇置地上凡東行者爲雄陽物受生氣也其皮硝入雞腹中同煮食之可消痞疾

吐生

獸吐生者兔鳥吐生者鸕鷀蒼鶂兔脣鴃鴣鶡胡大此其異也以類論胎卵亦不盡然

胎卵生

凡禽卵生卵繫於背此本乎天者親上故能飛凡獸胎生胎則在腹此本乎地者親下故能走耳

物有制化

治金以鹽攻玉以石濯錦以魚浣布以灰煮羊以鼩煮鼈以蚊飯麥腐青石貓糞腐錫火灼蛇足則出火燭黿肉則收魚食菽則死鼠食菽則肥蠶得漆

則散麻得漆則溷桂得葱則軟樹得桂則朽石得鵲髓則化銀得雉糞則枯金得伯勞血則昏鍮得鷿鷈膏則瑩鵜鶘厭火孔雀辟惡琥珀拾芥獺膽分杯戎鹽累卵穀膠團沙物之相制也

物孕

鶺鴒覩抱雀聒抱龜黿影抱蝦蟆聲抱鵝沫乳鶴跡履鵲枝纓鴛鴦頸交鸜鵒足交鶴聲生鷺望生鵁鵲睛生鷺目生雁影生魚思生蛭空生孔雀雷孕嗪蚍聽孕兔舐孕鸐鷄口孕諸蛇中惟蝮是胎產蝴蝶絡緯蟋蟀以化生負苓以須交凡鳥皆雌乘

嶋惟雀鶉鴽則嶋求雄

物忌

虎食狗鳩食桑椹猫食薄荷輙醉與燕避戊巳蝠伏庚申都有所忌耳虎名李耳凡虎食畜産不至耳諱其名也惟每食一人耳爲一缺乃食終不輟亦其性然耶

物占

狼倒地以占向鳩巫步以禁蚍鸛禹步以觧難鴻鶘敕水啄木畫符虎則舉爪坼地鸛奇偶而行今畫地卜者蓋虎卜耳又有羊卜牛蹄卜鳥卜及瓦卜

粟卜紫姑卜云

物精

郭景純鼉精杜元凱蛇精張果老蝠精安禄山猪精

物名

夫勢一也豕則曰獖牛則曰犗馬則曰扇人則曰閹蠹害一也木則曰生蝎石則曰生金魚龍爲孽曰魚孽龍孽豕馬爲禍曰豕禍馬禍鼓射爲妖曰鼓妖射妖蠱于作灾曰蝝灾牛畜作疫曰牛疫

梟鳥曰食母破鏡獸曰食父象州出獸曰嬾婦獸准南出魚曰嬾婦魚蚊曰白鳥螢曰丹鳥衘羽鳥曰

周周比肩獸曰蛩蛩

蟹曰無腸公子龜曰玄衣督郵鼈曰河伯從事鼉河伯使者鸕鷀曰綠衣使者白者曰雪衣娘猿曰臂參軍羊曰髯主簿燕曰天女鵲曰神女雀曰嘉賓蟬曰齊女鴿曰飛奴蚯蚓曰歌女皆以人與官名之

物化

故而新者龍易骨蛇易皮鹿易角象易牙蟹易螯皆終身一換惟鹿每歲一換龍象六十年骨全後換臭而神者朽木爲蟬積穀爲蠹壞裙爲蝶腐茵爲

螢

五靈配五方

漢世先儒說左氏皆以五靈配五方龍木也鳳火也麟土也白虎金也神龜水也其五行之序則木爇生火火灺生土土丱生金金滲生水水液生木五者修其母則致其子水官修則龍至木官修鳳至火官修麟至土官修白虎至金官修神龜至故曰視明禮修麒麟來湝思睿信立白虎馴擾言從文武而神龜在沼聽聰正知而名川出龍貌恭體仁鳳凰鳴桐

羽鱗皆獸

百獸率舞釋者謂羽鱗皆可謂之獸予謂凡獸亦可謂之禽後漢書華佗語吳譜曰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此虎鹿熊猨梟謂之禽亦百獸之例也

行屬鳴屬

考工記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為筍虡外骨内骨却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琢注雕琢刻鏤祭器

外骨龜屬内骨鼈屬却行螾延之屬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脰鳴鼃黽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蚣蝑動股屬胸鳴榮原屬易說卦離為鼈為蟹為龜注皆云外骨此以鼈有肉緣故稱内骨螾延曲蟮也能兩頭行是却行鼃黽卽蝦蟆也脰項也精列爾雅蟋蟀蛬注云今促織也一名精蛩發皇爾雅蛂蟥蛢郭云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七月詩斯螽動股陸機云幽州人謂之春箕長而青角長股股鳴者也楊雄云蛇醫或謂之榮原又虫與賦蜴以胃鳴蜥蜴以胸鳴蓋但此經之注胸鳴者賈馬作胃賈云靈蟀也一名又作骨云骸屁屬也骸屁不知何物

兔烏

舊傳兔無雄故望月而孕吐而生子博物志嘗言之王充論衡兔舐雄豪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古樂府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二獸逐地走安能知我是雄雌然則兔自有雌雄特雌雄難辨耳詩曰誰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是烏之雌雄亦難辨者古者日烏月兔相傳已久傳曰日無光則烏不現烏不現則飛烏隱竄漢元帝永光元年日中無

光其日長安無烏而今世卜兔之多少者以八月之望月明則兔多月暗則兔少故說者謂天下之兔皆雌而顧兔為雄然無謂天下之烏皆雌而三足為雄者

越賧駿

雲南越賧故地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療飲以米瀋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世稱越賧駿見唐書西域人殺羊而食埋其脛骨舉杵堅築久之羔從脛骨而生臍未斷時馬旁踏振之卽跳躍而起入餵肥腴最美其皮宜作書詩見吳萊

漏穎集廣中溫焆鴨卵輒出雛或以東廣火焙卵
對西域骨種羊予謂不如草馬之尤奇也（雙槐歲抄）

信天緣

陶九成云瀛莫二州之境塘濼之上有禽二種其一類鶻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一類鶩奔走水間腐草泥沙唼唼然盡索乃已無一息少休名曰漫畫信天緣若無能者乃與漫畫均度一日無饑色而反加壯大二禽禀性不同如此余按信天緣一名信天翁國朝蘭廷瑞有詩荷錢荇帶綠

江空唼鯉含鯊淺草中波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死信天翁此說可以諷世（群碎錄）

物靈

五月五日蝦蟆必伏水草不鳴七月七日烏鵲則集林木不飛丙日嘉魚出穴甲子庚申日瑇瑁輒閉口不食野雉知雷起處虎知衝破燕知避戊巳鵲巢知背太歲於此有以驗曆法與方位豈但雞獨司晨鶴能警夜而已（餘冬序錄）

物用

鳥獸昆虫飛者以翼而聆鼠以其尾䶂鳥以其足獨以其髯飛鳴者以口而蟬以其翼鳴行者以足而蟰蛸以其背砂椄子（一名倒行子）以其身倒行聽者以耳而龍以其角牛以其鼻聽取者以臂而象以其鼻取視者以目而水母（即鮓）浦又借蝦視走者以股而駏驉又借蛩蛩須借狼走（餘冬序錄）

人魚劍脊烏

乾道六年湖州市中弄蛇客養一魚於瓦盆狀似鮎而黑腹下出兩手若人狀者拾指皆具盖所謂人魚也又武康山間産一種蛇名曰劍脊烏大而善走逢人則昂首而立其尾着地不及寸須急趍避之乃免其害

止風息潦

群毛止風孤槌息潦取黑犬皮并白毛鷄左翼剪燒之搖鷄即風生揚犬即風止三寡婦七孤兒令各持研朱槌孤兒仰天號寡婦向地哭即雨止有大驗（張華感應志）

胡桃之劵

胡桃之劵令雞夜鳴甑瓦之契投梟自止以胡桃東南枝劈之書劵字記置之於雞栖下則夜鳴不止以故甑瓦書契字置於墻上如聞梟鳴取以投之

自不敢更鳴也 感應類從志

禽獸呼名

昔有鮮虵語如神速姑者更與○沈仲义曰人家呼雞則曰喌喌呼鶩則曰呴呴呼鴨呷呷呼猪囉囉呼猫喵喵呼羊咩咩然則不但人識畜音畜亦識人言矣喵咩等字似俗豈或有本

禽走異類

飛者棲木食木鷹鸇之毛猶木也走者棲草食草虎豹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斂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在水者不瞑在風者瞑走之類

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牛順物乘風而行則順馬從物遡逆風而行則從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蝨陰物行必北首蟹海族行必東首鳥之雄者以左翼掩右鳥之雌者以右翼掩左又燒毛納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非獨物也男生而伏女偃其軀陽氣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必伏陰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

九竅八竅

九竅者胎化八竅者卵生

鳥獸避患

玄勘異物志翠鳥先高作巢以避患及生子愛之恐墜稍下作巢子長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巢而人遂得而取之矣水經注猩猩知往而不知來封谿山谷間常有數十為群里人以酒并糟設於路側織草為屨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乃呼名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逮乎醉因取屐而着之乃為人所擒皆獲輒無遺者鳥獸含生非不知患害之當避而愛動于中欲牽於外始戒終忘竟以身斃人之智其賢於翠鳥與猩猩

者幾希

雄狐牝雞

周丞相與客閒步園中玩群鶴問曰此牝鶴耶牡鶴耶客從旁曰獸稱牝牡禽為雌雄丞相曰雄狐綏綏狐非獸乎牝雞之晨雞非禽乎客不能對雖然牝牡二字從牛旁雌雄二字從隹乃禽獸之別也自雄狐牝雞之外經史中亦不多見

火鼠雪蛆鐵虫

世間萬物無不生虫木水土之中生虫至多固其常也至于火中生虫則火鼠也極南方有之其毛則

爲火浣布陰山以北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蛆其大如瓠北人謂之雪蛆味極甘美張子和醫者著儒門事親書言見民家一鐵鍋底上起一鐵泡錘破有一紅虫其走如飛其嘴至硬是金鐵中亦有虫也

物類相制

礬石蠶食之則肥鼠食之則死巴豆人食之則死鼠食之則肥周禮蟈氏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烟被之則凡水虫無聲黽耿黽也尤怒鳴牡蘜蘜不花者以其烟被之者假令風從東方來則于水東面爲烟令烟西行被之水上則凡水虫無聲人家近水者此聲煩聒最爲可惱此法未之試也然物類相制有自然之理如琥珀拾芥磁石引鐵戎塩累卵獺膽分杯壞漆以蟹浣錦以魚散血以藕皮毀金以羊角至于蟹烟集鼠人肌粉犀諸如此類不可殫紀

物畏其天

潁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鵜鶘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怪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于汙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

蛇蟠棘下以次啖群蛙群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盖蜈蚣産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竹中蜘蛛不入但以足跨竹上揺腹數次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節斕斷如醬矣盖蜘蛛揺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啖群蛙自以爲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爲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于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于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爲強弱哉鶴林玉露

物性

夏月蚊虫有同里之處彼無而此有有一星中左有而右無栗子以毛䏶於眉上一抹後用火煨决不炮蠟燭散心時以線緊縛下段後即不散也[illegible]班鳩亦堪養馴但遇白露必然飛去[illegible]

日而轉故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熊之膽四時而轉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諸物之膽附肝獨此二物可異也

地不產獸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兔西蜀無鴿

嶺南水族

嶺南人好啖蛇易其名曰茆鱓草鰠曰茅蝦鼠曰家鹿蝦蟆曰蝌蛤皆常所食者海魚之異者黃魚化為鸚鵡泡魚（鯸夫）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為豪猪沙魚之斑者化為鹿

十玩

武宗為穎王時邸園畜禽獸之可人者以備賞玩繪十玩圖于今傳播九皋處士（鶴）玄素先生（鷴）長鳴都尉（雞）靈壽子（龜）惶惶奴（猴）守門使者（犬）長耳公（驢）鼠將（貓）茸客（鹿）辨哥（鸚鵡）

異類證果

廬州有坐化猫峽中有坐化胡孫李公擇家有坐化蛇唐有鸚鵡舍利

禽獸有義

淮安有義鶖孝狗義鴛即實應湖漁人得鴛烹之而雌鴛亦下死於釜孝狗即城中某氏犬烹其母三雛各銜其骨跑土埋之伏地鳴咽又孫辦事家有馬生駒甚奇令牡交其母以傳種子母俱不肯乃塗其身以泥而交馬及洗出本色母子皆跳躍以死人號為烈馬云

獸異

鄧艾征涪陵見猨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猨母其子為拔箭以葉塞瘡艾歎息投弩水中（華陽國志）周景式至孫安逢獵徒逐猴母負子投水中乃以戟穿其脇母隨其傍以手撈子而死見者慘焉（景式孝子傳）慈

孝根于天性物不異人也范蜀公載吉州有捕猿殺其母以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擲遂斃蕭氏子為作孝猿傳元周公謹癸辛雜志云武平素產金線猿大者難馴小者其母抱不少置先以藥矢斃其母母既中矢度不能自免則以乳汁遍灑林葉間以飲其子然後墮地死邑人取其母皮痛鞭之其子亟悲鳴而下束手就獲蓋每夕必寢其皮而後安不則不可育何取之者之不仁如是乎宣驗記廬陵人吳唐少好獵射發無不中後春月將兒出獵正值麀鹿將麑唐射麑

即死鹿母驚還悲鳴俯仰頓伏唐又射殺鹿母至
前逢一鹿上弩當發箭反激還中其子唐拋兒方
哭聞空中呼曰吳唐鹿之愛子與汝何異不仁之
毒感于神理殆非誣也

獸雜人形

朝野僉載唐先天中洛下人牽一牛左腋下有一人
手長尺餘巡方而乞或曰牛前身是人釋氏之所
謂業報者也豈其然哉北窻記異眞寗縣有牽羊
叫化者其羊胸前有一人手自右抱胸手有六指
甲如羊頗長見者皆言人前身為惡今生致此或

又曰不然蓋人與羊交耳彼牛安知其不然乎風
俗通云漢靈帝時司徒長史馮巡馬生胡子問養
馬胡蒼頭乃奸此馬以生子也朱子語錄或問人
死為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有子耳上
有猪毛及猪皮又見籍溪借事一兵胸前有猪毛
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即此究之世間禽
獸有雜人形者人有雜畜形者皆可以不疑矣

物忌

妊娠者不可啖兔肉不可見兔令兒唇缺又不可啖
生姜令兒多指

張華博物志人食鷰肉不可入水為蛟龍所吞陶隱
居本草亦言之何孟春曰蛟龍非潭淵不居食鷰為
之泅游清淺何畏于龍不幸而墜潭淵自無活理
誰見彼食鷰者獨遭佴耶蓋小說家事可笑如此
梁四公子記云龍畏蠟愛美玉及空青而嗜燒鷰
孟春又曰人所以不可食鷰者其以是耶曲說之
不通又如此

嗜好

塩食之死熊而飛鼠蘩食之死鼠而肥蟲豈惟物哉
人之嗜好亦有不可曉者曹公之野葛夏竦之鍾

乳硫黃是也

異物可信

嘗聞犀雞食棘刺野羊剞腹取脂復生近日甘肅西
產馨羊取脂復生聞之高陽李文及彼處奏事人
云然犀雞之食棘刺所親見者

龍虎異性

凡食斷腸草者死虎食之而百日不飢凡食砒霜者
死龍食之而肥物性之異有如此者客退紀談

牛羊食草

凡草木經牛啖之必茂經羊啖之多枯故諺曰牛食

如澆羊食如燒何相反如是静思牛土畜土能養物也故牛色蒼而龐厚有春生之象馬聞死而觳觫亦好生之意也羊金畜金主殺伐故羊色白而氣腥羶有秋殺之象馬見死而無惧亦喜殺性也二物禀生既異必其口中涎沫亦具是性故草之茂枯者生殺之氣致然耳

相物

相人之法古矣而物無不可相史云黃帝直陳君夫相犬留長叟相彘榮陽諸氏相牛吕賢又記古有善相馬者寒風氏相口齒麻相頰子女厲相目衛

忌相鬃許鄙相尻投代褐相胸脇管青相膹胸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君賁相後於歎相馬八可知矣昭德讀書志例伯樂相馬經浮丘伯相鶴經寗戚相牛經鄭氏通志又加以周穆王相鶴經諸葛頻徐成相馬經高堂隆相牛經淮南八公相鵠經相鴨經相雞經相鵞經抑皆古事耶不惟是也凡物皆然故自西都藝文之目已著相人相寶劍刀相六畜班孟堅謂相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要其術如是而已世代相傳當有存者陳氏書曰相貝經未詳何書

緯略云師曠有禽經浮丘伯有鶴經雖六畜亦有牛經馬經狗經下至虫魚有龜經魚經唯朱仲所傳其經怪奇豈即相貝經歟

獸類一

麒麟

詩麟趾孔穎達疏有曰幷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去麟謂此麟也然則漢唐宋所謂瑞麟者皆幷州麟之類耶

似麟

嘉靖六年四月舞陽之野麟生于牛其夜有火光雷

聲又見其角以爲妖擊之口吐火數頃又蘇瘞之土又自起雷擊碎首乃死見者謂麟也野人懼致之省城然誠麟也古謂麟一角然此則雙肉角麟馬蹄此則牛蹄古謂鶴胎生今鶴卵生豈記者有誤耶抑形有變耶此亦記之誤耶抑似麟非麟者耶古又謂牛馬交則生麟此牛馬交者耶龍與馬交則生千里馬汗血腹下麟果然耶

麟鳴

麒麟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助夏鳴曰養綏

騶虞

騶虞嚴氏作騶御乃虞人非獸也吕作獸

角仙

華清宫一鹿千年精俊不衰人呼曰角仙

玉署三牲

道家書言獐鹿麂是玉署三牲神仙所享故奉道者不忌兼薦天真上帝

京山鹿寨

江同祖過郢州京山晚抵村驛人言鹿在前結寨即出觀之彌望可數里巨鹿無數四環成圍以角外向而麑麀中處勃跳嬉戲民田相近者悉遭蹂踐禾苗爲之一空獵戶雜沓其傍云不可近近輙觸遭之者多死明旦引去獵人操弓矢戈矛而追隨之伺巨者前行稍遠乃敢搏射其穉弱亦各有所獲而還

鹿食九草

山谷有一帖云胡居士嘗言鹿性清烈多別糧草恒食九物餘則不嘗九草者一曰葛葉及花鹿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蓯苨也亨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故也凡餌藥者勿食鹿肉必不得力以鹿常吹解毒之草能散諸藥性也此可補本草及齊民要術之遺

仙鹿

明皇狩近郊射中鹿張果曰千年仙鹿也漢武帝時有生獲此鹿者帝活之且命以銅牌識其年月果于左角上得一小牌

蒼鹿

鹿千年化爲蒼鹿又五百年爲白鹿又五百年化爲玄鹿漢成帝時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視其骨皆黑色仙方云玄鹿爲脯食之壽至二千歲餘于縣有白鹿土人傳千歲矣晉成帝遣人捕得有銅牌鐫字在角後云寶鼎二年臨江所獻蒼鹿出述異記

鹿雜說

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率以淘河鳥脛骨爲管以鹿心上脂膜作簧吹作鹿聲有大號小號呦呦之異或作麀鹿聲則麚鹿畢集蓋爲牝聲所誘人得彀矢而注之南中多鹿每一牡管牝百頭至春羸瘦蓋游牝多也及夏則唯食菖蒲一味自肥當角解之時其茸甚痛獵人逢之其鹿不敢逸走伏而不動獵者以繩繫其茸截而取之先以其血來[illegible]

然後殺鹿何其苦也夫猇麝孔雀以有用賈禍良
可慇哉

獅服虎豹

後魏波斯國獻獅子永安末始達京師莊帝謂侍中李彧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于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送鞏縣山陽並送二虎一豹見獅子悉皆瞑目不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善帝令取試之虞人牽盲熊至聞獅子氣驚怖跳躍曳鎖而走帝大笑 出伽藍記

獅子筋尾

釋氏書言獅子筋爲弦鼓之衆絃皆絶集賢校理張希復言舊有獅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舊說蘇合香獅子糞也 出酉陽雜俎

吼

弘治己酉西番貢獅子其性怪險一番人長守之不離夜則同宿于大籠中欲其馴率故也少相離則獸眼忽變而作威矣一人因近視焉其舌畧餂而面皮已去半矣又畜二小獸名之曰吼形類兔兩耳尖長獅作威時即牽吼視之獅畏伏不敢動蓋吼作溺着其體肉即腐爛吼又畏雄鴻鴻引吭高鳴吼即畏伏又如象見獅子則奔且畏鼠飛蟲之一畏蜘蛛蜘蛛之畏蜂物各有所制有所畏不必強之而後馴也

獅子受制

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獅子使人格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常從健兒數百人擊之獅子哮吼奮迅左右咸驚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超上王車軛獅子將至此獸便跳于獅子頭上獅子即伏不敢起于是遂殺之得其一子以還未至洛陽三十里路中雞犬皆伏無鳴吠者 出博物志

西域進獅

成化辛丑歲西域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嘉峪關奏乞遣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時河間陳公鉞爲尚書必欲爲覆奏一司官草奏大畧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郊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驂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宜引珍禽異獸不入中國不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爲律力言當却之如或憫其重譯而來嘉其奉藩之誠則當聽其自至斯盡進貢之禮若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車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況以[illegible]

萬乘之尊而求物於外夷寧不貽笑于天下後世

陳公覧之恐怫　上意乃洛禮部時則四川周公爲尚書亦言不當遣官迎接事遂寢而遣中官迎至其狀只如黃狗但頭大尾長初無大異輟耕録所載皆妄也每一獅日食活羊一隻醋蜜酪一瓶養獅子人俱授以官光禄日給酒飯所費無筭在廷無一人悟者獅子在山藪時何人調蜜醋酪以飼之盖胡人故爲此以愚弄中國中國人惟知承

上意故甘受愚弄而不悟也

犀

犀牛大約似牛而猪頭脚似象蹄有三甲首有二角一在額上爲兕犀一在鼻上較小爲胡帽犀鼻上者皆窘束而花點少多有奇文牯犀亦有二角皆爲毛犀俱有柬文堪爲腰帶千百犀中或偶有通天者花點大小與奇固無常定有偏花路通者有頂花大而根花小者謂之倒插通此二種亦價直無筭矣若通處白黑分明花點奇異則價計巨萬亦希世之寳也又有墮羅犀犀中最大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牯牛犀額上者心花多是撒豆斑色深者堪爲銙具斑散而淺者即拍爲盤楪器皿之類又有駭雞犀（群雞見之驚散）辟塵犀（爲婦人簪梳塵不著也）水犀（此犀行于江海水爲分開置大霧之中不沾濕）明犀（置于暗室則有光明）此數犀但聞其說即不可得而見也（出嶺表異録）

通天犀

通天犀角有一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群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爲駭雞犀得真角一尺刻以爲魚（銜）入水中水常爲開方三尺可得息氣水中以其角爲釵者將煮毒藥爲湯以此釵攪之皆生白沫無復毒矣（出抱朴子）

犀角雜説

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當其溺時人趕不復移足角之理形似百物或理不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正插倒插腰鼓插倒插者一半已上不通正插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斷不通故波斯謂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段成式門下醫人吳士皐常職于南海郡見舶主說本國取犀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狙杙以犀前脚直常倚木而息木爛折則不能起又云犀角一名奴角有鴆處必有犀也犀三毛一孔劉孝標言犀墮角潛埋于地人欲得者以假角易之（出酉陽雜俎）

僞犀

犀以黑爲本其色黑而黄曰正透黄而有黑邉曰倒透正者世人貴之其形圓謂之通天犀南中有僞者磨之漸熱乃驗犀性凉磨之不熱

莫徭象牙

閬州莫徭以樵採爲事常於江邉刈蘆有小象奄至捲之上背行百餘里深入澤中澤有老象卧而喘息痛聲甚苦因舉其足見足中有竹丁莫徭曉其意以腰繩繫丁拔出膿血五六升許小象復鼻捲青艾欲令塞瘡莫徭摘艾熟挼以次塞之盡艾方

滿久之病象能起回顧小象以鼻指山呦呦有聲小象乃去須臾將一牙至病象見牙大吼意若嫌之小象持去復將一大牙至莫徭呼象爲將軍言未食患飢象徃折山栗數枝食之乃飽然後送人及大牙還行五十里仍還取其遺刀送至本處小象摇耳久之乃去其牙載至洪州有商胡求買議直至四十萬他胡見牙色動私白主人許酬百萬又以一萬爲主人紹介二胡交爭遂至相殿白于縣縣以白府府詰其由胡初不肯實言府君曰此牙會獻天子汝輩不言亦終無益固斬胡友白云牙中有二龍相躩而立可絶爲簡本國重此者以爲貨當值數十萬萬得之爲大商賈矣洪州乃以牙及牙主二胡並進之天后命剖牙果得龍簡謂牙主曰汝貌貧賤不可多受錢物賜敕閬州毎年給五十千盡而復取以終其身 出廣異記

獵夫救象

張景伯之爲和州淮南多象州有獵者常逐獸山中忽遇群象來圍獵夫令不得去有大象至鼻捲獵夫置之于背獵夫刀伏墜者象爲取還馱入深山五十里經大盤石石際無他物盡象之皮革血肉

存焉獵夫念曰得無于此啗我乎象負之又過石五十步有大松樹象以背依樹獵夫因得登木焉弓墜于地象又鼻取仰送之象馳去俄而有一青獸自松樹南細草中出鬣毛髮鬐爪牙可畏其大如屋電目雷音來止磐石若有所待有頃一次象自北而來遥見猛獸俯伏膝行既至磐石恐懼戦慄獸見之喜以足取之投于空中投已接取猶未食噉獵夫望之嘆曰畜獸之愚猶請救于人向來將予于山欲予斃此獸也于是引滿縱毒箭射之洞其左腋獸既中箭來趨獵夫又迎射貫心獸宛

轉而死小象乃馳還俄而諸象二百餘頭來至樹下皆長跪展轉獵夫下前所負象又以背負之出山諸象圍繞喧號又至一處以鼻破阜出所藏牙凡三百餘莖以示獵夫又負之至前所遇處象又皆跪謝恩而去獵夫乃取其牙貨得錢數萬（出紀聞）

象雜說

象鼻端有爪可拾針肉有十二般惟鼻是其本肉陶貞白言夏月合藥宜置牙于藥旁南人言象尤悪犬聲獵者裹粮登高樹構熊巢伺之有群象過則爲犬聲悉舉鼻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

倒則下潜刺殺之耳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胸前小横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没食其肉令人體重古訓言象孕五歳始生（出酉陽雜俎）

環玉國象

環玉國野象成群一牡管牝三十餘牝者牙纔二尺送供牡者水草卧則環守牝象死共穴地埋之號吼移時方散又國人養馴者可令代拱（出酉陽雜俎）

廣州象

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紅最堪作笏潮循人或捕得象爭食其鼻云肥脆偏堪作炙（出嶺表錄）

間象皆青黑唯西方拂林大食國即多白象樹間有親表曾奉使雲南彼中豪族各家養象負重致遠如中夏之畜牛馬也蠻王宴漢使于百花樓樓前入舞象曲動樂作優倡引入象以金羈絡首錦綉隨身隨拍騰踴動頭摇尾皆合節奏即天寶中舞馬之類也唐乾符四年占城國進馴象三頭當殿引對亦能拜舞後放還本國（出嶺表錄）

象孝

劉世用言見象母將死其子取草飼之已不能食則運鼻周拭其身雙淚如雨

識象胆

太宗一日閲後苑象死取胆不獲詔問徐鉉請於前左足求之果得象胆隨時在足上歎其博識

象肉

舊說象胆在足乎見寧陵簿田世程說象嘗死三象其二胆果在足其一不見或言胆隨四時在于四足未必然也皮骨齒皆輸内府香藥庫其肉拆賣肉理段段不相屬味各不同舊說象肉千味[illegible]耶

獨象

潼州潼浦縣地連潮陽素多象往往十數爲群然不爲害惟獨象遇之遂蹂踐至骨肉糜碎乃去蓋獨象乃衆象之最獷悍不爲群象所容者故遇之則忿而害人

象憤賊

唐明皇西幸蜀祿山以車輦樂器及歌舞衣服迫脅樂工牽引其犀象駈掠舞馬盡入洛陽復散于河北向時之盛掃地盡矣洎肅宗克復方散求于人間其後歸于京師者十無一二祿山至東都既懷僭逆大設聲樂祿山揣幽燕土蕃胡酋長多未之

見因誑之曰吾當有天下大象自南海奔走而至見吾必拜舞鳥獸尚知天命有所歸何況人乎四海安得不從我于是左右引象來至則瞪目憤怒略不舞拜祿山大慚怒命左右置檻穽中以烈火爇之以刀槊俾壯士乘高投之洞中胸臆血流數丈冐人樂工見者無不掩淚

象戰

海門縣上舍城仇池曾宦游西粵目擊交夷征戰毋象一隻上備板鞍一付三面有欄如床之半屏前後鞦肚帶俱以大鐵繩爲之象項一人執鐵鉤牽引鞍上立十人各披鎧甲執器械行動如飛戰無不利兵甚安逸此亦中土之所罕聞者

義象

元有馴象皇明 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殳下

蚩尾

蚩海獸也漢武作柏梁殿有言蚩尾水之精能却火灾因致其象於上今謂之鴟尾則非也 蘇氏演義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五 終

海右朋民王圻纂集

禽獸門

獸類二

說虎

凡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嘷聲震山谷須臾奮躍搏人人有勇者不爲之動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又虎雖咫尺淺草能伏身及其嘯然作聲則巍然大矣又虎不食小兒兒癡不知虎之可惧而不動故不能食又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

醒俟其懼也凡死於虎者衣服巾履皆別置於地非虎威能使自解是鬼之爲也凡食男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乳起惟不食婦人之陰或遇之者當作勢與敵而屢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虎不行曲路故也虎所值人不取須自遠作勢撲過人首而齧其衣領以去入但持苦竹鎗直立當之虎畏鎗礙腹不敢躍也入山勿鳴金鼓虎反尋聲而至無益也惟畏火器及織人以織張向之不敢犯虎所至張鬼爲先驅輒壞獵人機械當以烏梅楊梅布地蓋此鬼嗜酸而不役虎虎乃可擒虎將至則鵲噪或有腥風襲人義興山民能辨之虎交時其牝絕痛故不再交虎不入深林畏烏糞又不便跳躍也有見人而不搏者俗謂神虎非也此未食人不知其味耳若人血着齒無不搏噬者占城國虎黑色而小能化爲人雜市里間誘人食之土人有能識此類者見則擒殺能化形爲虎凡虎視只以一目放光一目着物獵人捕得記其頭藉之處須至月黑掘之尺餘方得如石子色琥珀狀此是虎目精魄淪入地而成琥珀之珍用此主療小兒驚癇疾凡虎鬚拔得者將剔蟲牙無復疼痛凡月暈虎

必交

虎生三子

虎生三子則一爲豹鷂生三子則一爲鴟賢子爲豹不肖子爲鴟

虎畏鼠蟲

偶宿民家犬爲虎齧去明日至寺問山中有虎乎曰無有問何以無有曰山中皆大林木虎安敢來復曰林木森森虎所隱庇何爲不來曰大木上多栗鼠虎過其下鼠必鳴噪自拔其毛投於虎身着處必生蟲久則遍身爛瘡以至於死故畏不敢至方

悟宜城包氏畫虎皆平原曠野茀蓄蒙薄中止有棘枝尋丈未嘗作林木者以此隋文帝云辟之猛虎人不能害反爲毛間蟣蝨損又可証也

李吹口

永康軍太平興國中虎暴失蹤誤入市市人千餘吽噪逐之虎爲人逼弭耳瞩目而坐忽一跳身半空咆哮市人皆顛沛仆倒長吏遣善捕獵者李吹口失其名衆云李吹口至矣虎聞忙然竄入市屋下匿身李遂以戟刺之仍以短刀刺虎心前取血升餘飲之云飲其血以壯吾志也又云虎有威如乙

字長三寸許在脇兩旁皮下取得佩之臨官而能威衆無官佩之無憎疾者

虎畏樂聲

紹興初岳少保制閫於荊襄是時墟落尤蕭條虎狼肆暴雖軍行結隊伍亦爲所害有士人言猛獸畏樂聲若簫鼓振作當自退避由是頗采其說乾道中王宣爲副都統制自襄陽往鄂渚途次荊郢間從馬直以百數日猶㣲山衆樂競奏候吏報一箪箕部爲虎於衆中馬上銜去正驚怖未已又報笛部頭一人亦然其處距宿驛幸不遠爭策馬赴之

解鞍良久箪箕者奔喘而至顏無人色少定始能言初爲虎所搏置之穴中復往取笛工至則咬食度已飽故未見傷害但與二雛弄作戲忽憶得腰間有所執器急取出大聲噴吹之巨虎駭震不暇挾其子踉蹡遠走不及顧望之極目乃敢歸兇不免虎口也

朱子論虎

東坡言人不怕虎者虎不柰得其人何朱子以爲有此理又聞鄉人云人先見虎即不怕虎虎先爲人所見即怕人也小兒不怕虎者由不識虎心不動

也朱子言有一鄉人賣文字遇虎更無避處曾開人言虎識字遂鋪開文字與虎看看畢虎自去虎寧有識文字理彼恃所聞亦自心能不動故也青瑣高議鄆州有追虎碑父老云昔張侍郎守鄆境內有虎害物公令直吏執符追虎不往且斬吏別其家痛飲而行果見巨虎致符於地虎熟視銜符隨吏至府階則謂虎識字亦誠有之邪

傳黄中

唐傳黄中爲越州諸暨縣令有部人飲大醉夜中山行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鼻

中遂噴嘯聲大震虎遂驚躍便落崖腰胯下遂爲人所得 出朝野僉載

种僮

种僮爲畿令常有虎害人僮令設檻得二虎僮曰害人者低頭一虎低頭抵罪其一虎放之自是猛獸皆出境吏目之爲神君 出獨異志

海門虎

淳熙二年八月通州海門縣下沙忽有虎暴民家牛羊猪狗遭食者多居人畏其來至暮輒出避陳老翁林舍窓户籬壁皆爲觸倒陳語妻子曰虎吃人

自係定數我一家人八口恐須有合受禍者我今出外自當之妻子挽勸不聽即開門見虎肋間帶一箭手爲之拔取虎騰身咆哮爲感悦之狀而去次夜擲一野彘以報自此絶跡

虎頭能致雨

東坡言太平廣記云以虎頭縋于龍湫潭中能致雨須以長綆繫之雨足乃取出不尒雨不止試之有驗愚謂東坡非欺人者今年江南旱甚惜未有以此術白於有司者故表著之氣類相感理或然耳

周錦

嘗聞丹徒縣民周錦善搏虎身無完膚嘉靖壬辰過丹徒而見焉覩其人乃無懼者也自言曾殺大小三十餘虎惟一虎常走而不鬭者不能搏焉問其虎威曰在頸下二肘間如一字三寸許虎鏡在當心皮裏膜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臨官則能威衆常人則無憎疾者虎帶在胷而通前左右二足乃大觔也可爲帶底故名前脛骨三稜後脛骨圓直色皆桃紅而不空虛有微眼以唾濕其一頭吹之少有沫焉其腸爲馬繮雖劣者可御

長沙亭長

長沙民作檻伺虎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坐民問君何以入此中亭長大怒曰昨被縣召夜避雨誤入此中急出我民曰君被縣召不當有文書耶亭長即出懷中縣召文書於是出之尋視之化爲虎 搜神記

李徵化虎

隴西李徵皇族子家於虢略少善屬文弱冠從州府貢號名士天寶十載春登楊汶榜進士第後調補江南尉徵性疎逸恃才倨傲不能屈跡卑僚嘗鬱鬱不樂謝秩歸閉門不與人通者歲餘後迫衣

乃具裝東遊吳楚以干郡國長吏吳楚人聞其聲
皆開館以俟之宴遊極懽將去悉厚遺以實其囊
橐微在吳楚且周歲所獲饋遺甚多西歸虢略十
里舍於汝墳逆旅忽被疾發狂鞭捶僕者僕者不
勝其苦旬餘疾益甚夜狂走一月不回於是僕者
驅其乘馬挈其囊橐遠遁明年陳郡李傪以監察
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至商於界晨行未一里有
一虎匿身草中作人言曰異乎哉幾傷我故人也
傪聆音似李微傪昔與同登進士契分極深遂問
曰李君何爲至是也虎曰向見君有二吏驅而前

驛隸挈印囊以導庸非爲御史而出使乎傪曰近
者幸得備御史之列今乃使嶺南虎曰吾子以文
學立身位登朝序憲甚清峻分糺百揆喜故人居
此地甚可賀傪曰往者吾與執事同年成名交契
深密今日獲君念舊之言何爲不我見而自匿于
草莽中虎曰我前身客吳楚去歲方還道次汝墳
忽嬰疾發狂走山谷中俄以左右手據地而步自
是覺心愈狠力愈倍及視其肱髀則有斑毛生焉
又見冕衣而行於道者負而奔者翼而翔者毳而
馳者則欲得而啗之既至漢陰南以饑腸所迫值

一人腯然其肥因擒以咀之立盡由此率以爲常
行負神祇化爲異獸有靦於人故分不欲見耳因
呼吟咨嗟繼之以泣傪且問曰君今既爲異類何
尚能人言耶虎曰我今形變而心甚悟然君自南
方回車我再值君必當昧其平生君亦宜嚴其警
從以備之無使成我之罪取笑于士君子又曰初
於逆旅中爲疾發狂既至荒山而僕者驅我乘馬
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尚在虢略豈念我化爲異須
乎君若自南回爲賫書訪妻子又吾於人世且無
資業有子尚稚念其孤弱時賑其乏無使殍死於

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又曰君銜命乘傳
當甚奔迫今久留驛隸兢悚萬端與君永訣異途
之恨何可言哉傪亦與之叙別久而方去傪自南
回遂專命傳書及賻贈之禮寄於微子月餘微子
自虢略來京詣傪門求先人之柩傪不得已具疏
其事後傪以己俸均給微妻子免饑凍焉傪後官
至兵部侍郎　出宣室志

白虎王君

陳留耆舊傳曰王業字子香漢和帝時爲荊州刺史
有德政天子徵之道卒於枝江有三白虎低頭曳

尾宿銜其側及喪去踰州境忽然不見百姓[illegible]
廿崇共立碑文號曰枝江白虎王君其子孫今猶
云白虎王（水經注）

虎化僧

昔有處士馬拯馬沾相會於南嶽衡山晚宿一庵見
一老僧古貌龎眉揖見甚喜僧乃倩馬之僕持錢
往山下市少鹽酪僧亦尾其後久而不歸須臾馬
沾至乃云在路逢一虎食人方畢既脫斑衣而衣
禪衲拯詰虎食之人服色乃知已之僕也沾指視
曰食僕之虎乃此僧也僧口吻尚有餘血二人相

顧駭懼夜不安枕極力撐持房門終夜默禱南嶽
之神忽空中有人吟詩曰寅人且入欄中水午子
須分艮畔金若教特進重張弩過後將軍必損心
次早啓户見外只一古井甚深乃佯設計謂井中
有一恠物拉僧看視極力推僧墮井尋以巨石壓
上回入庵中見佛案上有白金四錠二人相與分
攜急趍以歸至半山遇一獵者張機于道旁而居
于棚上謂二人曰山下尚遠群虎方暴且止于棚
毋自輕往二人方攀緣上棚忽見數十人或僧或
道或男或女歌吟戲舞而至機所號泣大[illegible]

上二賊害我禪師今又有人敢張機害我將軍[illegible]
發弩機而去二人嗟訝因問之曰彼衆何人也獵
人曰此倀鬼也昔爲虎食既已爲鬼遂爲虎之役
使其前道再問張弩人姓名則牛進也方悟詩中
特進重張弩之句遂令牛進再張伏弩方畢見一
大虎咆哮而至觸其機箭貫心而斃衆倀鬼奔走
却回俯伏虎前號哭甚哀曰誰人又殺我將軍也
二人者乃厲聲叱之曰汝等倀鬼無知生爲虎食
殞身喪命乃汝大仇今復受役以爲前導幸虎之
斃又從而號哭盡哀豈非大惑衆鬼大悟相與捨

去（夷堅續志）

封邵

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封
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不治
民喜食民（出述異記）

虎化人

安帝隆安元年五月涼州牧李暠微服出城逢一虎
在道遂因化爲人遥呼暠爲西涼君暠因彎弧待
之又遥呼暠曰汝無疑也暠知其異乃投弓於地
虎人乃前謂暠曰燉煌土虗不是福地君之子孫

王於西涼不如遷徙酒泉言訖乃失未幾[illegible]乃多都酒泉建國稱號西涼王（劉昞敦煌實錄）

仙岳觀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岳觀常有道士七十餘人皆精專修習法籙齋戒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獨寢得仙已有舊例至旦則具姓名申報以為常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至期乃令二勇士持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啣出一道士二人射之不中虎棄道士而去至明無人得仙者具以此白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于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有金簡玉籙洎冠帔人之髮骨甚多斯蓋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岳觀中漸無道士今並廢為陵使所居（出博異記）

裴越客

唐乾元初吏部尚書張鎬貶辰州司戶先是鎬之在京以次女德容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藍田尉越客結婚焉已剋迎日而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越客東裴南邁以畢嘉禮鎬知其將至深喜越客遵約而至因命家族宴於花園而德容亦隨姑姨姊妹遊焉山郡蕭條竹樹交密日暮衆將歸或後或先紛紜笑語忽有猛虎出自竹間背負德容跳入翳薈衆皆驚駭奔告于張夜色已昏舉家號哭莫知所為及曉則大發人徒求骸骨於山野間迥廻遠近曾無蹤跡是夕之前夜越客行舟去郡二三十里尚未知其妻之為虎暴乃召僕夫十數輩登岸徐行其船亦隨焉不二三里過水次板屋屋內有榻因掃拂即之憩焉僕從羅列於前後俄聞有物來自林木之間衆乃靜伺微月之下忽見猛虎負一物至衆皆惶懼共闘喝之仍大擊板屋其虎徐行尋俯於板屋側留下所負物竟入山間僕從窺看云是人也尚有餘喘越客即令舁之登舟因促使解纜然燭熟視乃是十六七美女也容貌衣服固非村間所有越客深異之則遣群婢看撫之雖髻披散衣服破裂而身膚無少損群婢漸灌以湯飲即能微微入口久之神氣安集俄復開目與之言語莫肯應夜久即有自郡至者皆云張尚書次女昨夜遊園為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殘骸未獲聞[illegible]以告於越客即遣群婢以此詢德容號啼不[illegible]所遂以其事列於鎬鎬凌

晨躍馬而至既悲且喜遂與同歸而婚媾果諧其期自是黔峽往往建立虎媒祠今尚有存者出集異記

虎媒

義興山陳氏溥暮有虎咆哮其門置一物而去乃肥羚也取而烹之懼其復來縶瘠羊於外以塞口及夕虎復啣一物至大嗥者再去陳趍視則一年少女子雖衣履沾敗而體貌絕姸扶入室久而息定乃言兒是江陰周商女隨毋上冢爲虎所搏自分死虎口矣不意得至此主人易衣飲以湯粥俾之縫紉殊有條理主媪諷之曰汝既無歸肯爲吾子

婦乎謝曰兒得主君援救出死入生敢不惟命是聽陳以配其季子女甚勤儉舉家愛重之浹辰其父毋求覓得之大喜言女未許人今願與君結婚好因張宴徵召親友相與往來如骨肉云時人謂之虎媒與玄怪録裴越客事相類

丁嵓

貞元十四年境中多虎暴白晝噬人時淮上阻兵因以武將王徵牧申州徵至則大脩擒虎具兵伏坑穽靡不備設又重懸購得一虎而酧十縑焉有老卒丁嵓者善爲陷穽遂列於太守請山間至路衝張設以圖之徵既許不數日而獲一虎焉虎在穽坑無施勇力嵓遂俯而下視加以侮誚虎則跳躑哮吼怒聲如雷而聚觀之徒千百其衆嵓衒其計得誇喜異常時方被酒因爲衣襟罥挂樹根而墜穽中衆共嗟駭謂靡粉於暴虎之爪牙矣及就窺嵓乃端坐而虎但瞪視耳嵓之親愛憂嵓乃共設計以轆轤下巨索伺嵓自縛當遽引上或希十一之全嵓得索纏縛腰胺揮手外人則共引之去地三二尺其虎則以前足捉其索而留焉意態極仁如此數四嵓因謂曰爾輩縱暴入郭犯人事須剪

除理宜及此頑爾之命且在頃刻吾因沉醉誤落此中衆所未便屠者蓋以我故也爾若損我固激怒衆人我氣未絕即當薪火亂投爾爲灰燼矣爾若從吾當啓白太守捨爾之命庶幾其與爾率領羣輩遠離此土斯亦渡河他適爾所知者矣我當貰之天日不渝此約其虎諦聽若有知解嵓則引繩衆共出之虎乃弭耳矚目不復留嵓既得出遂以其事白于刺伯曰今殺一虎不足禳羣輩之暴況與試約乞捨之冀其率侶四出管界獲寧耳徵許之嵓遂以太守之意丁寧告諭虎於陷中踡跼盤

旋如荷恩施㠯即積土坑側稍益淺犹深丈許[illegible]乃躍而出奮迅嘯騰嘯風而逝自是旬朔之內羣虎屏跡而山野晏然矣

械虎

襄梁間多鷙獸州有採捕將校設檻穽取之以爲職業忽一日報官曰昨夜檻發請主帥移厨命賓寮將校往臨之至則虎在深穽之中官寮宅院民間婦女皆設幄幙而看之其獵人先造一大枷仍具釘鎖四角系組施于穽中↑徐徐以土填之鷙獸將欲出穽即迤邐合其荷校虎頭纔出則壓而釘之四面以索趂之而行看者隨而笑之此物若不設機械困而取之則雖千夫之力曷以制之勢力竭而取之則如牽羊拽犬雖有纖牙利爪焉能害人出玉堂閒話

商山路

舊商山路多有鷙獸害其行旅遂有騾羣早行天未平曉群騾或驚駭俄有一虎自蒙薄中躍出攫一夫而去其同群者莫敢回頭迨至食時聞遭攫者却趕來相及衆人謂其已碎于齒牙莫不驚[illegible]問故云溪南有洞洞口有小虎子數枚列[illegible]忻忻然若有所待其虎置其崖側略不損傷而面其溪洞吽吼以呼諸子某因便潛伸脚於虎背盡力一蹋其虎失脚墮于深淵不復可登是以脫身而至此獸蓋欲生致此人敎演諸子是以不傷真可謂脫身於虎口危哉危哉出玉堂閒話

倀亡

人爲虎食魂從于虎字書謂之虎倀亡凡虎之出入則引導以避其穽故獵者捕虎先設湯飯衣鞋於前以爲使之少滯則虎不知以落機穽否則爲虎發機徒費獵心也及虎爲人所捕又哀號於其所在昏夜吽擲以爲無復從毛虎食人矣若爲其復讐然寧將信將疑昨見說郛所收東坡之老僧化虎事與昔所聞相符不覺嘆曰倀哉果死不認屍而不知所以致死哉夫生既被虎食矣死反爲虎之幾奉而虎斃又從而號哭之何其愚耶嗚呼市人竭財傾首以附權貴爲之鷹犬以備指揮却乃張皇其勢殘人害物一旦氷山既崩愴惶莫措無復有望反惜其死而悲痛不悟其非豈非虎之倀亡與

程雲南

宣德中尚寶少卿程雲南甚寵御嘗在禁中　上命左右引一虎蹲其所處廬旁室中而闔其門不令雲南知之乃遽召雲南起虎突出正與遇雲南驚跪呼久始定虎乃去牙爪不傷人　上大笑更有壓驚之賜葢用爲戲弄如此

義虎傳

弘治初年得義虎事爲作傳文曰荆溪有二人髫丱交好壯而貧富不同窶子以故晏安無他技獨微解書數妻且艷富子乃設謀謂言若困甚盍圖濟乎窶者以不能富子曰固知也某山家豐於賄矣

王討史寛之久矣若才正應此耳若欲吾爲若策之窶感謝富子助其舟費并載艷者以去抵山又謂吾固未嘗夙諳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乎一忤且不可得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與若先容爲討也窶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屢觸胝破碎血出被踝踵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鎌斫之窶買絕富子不審謂死矣哭下山謂艷者曰若夫君嚙於虎試同若往檢尸不見乃更造計耳婦亦從之又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剔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未答忽真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嚙富子去斃焉婦驚走心念彼旨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轉身而歸迷故途而哭倏見一人步於旁問故婦陳之人言尒勿哭當導之迺見舟而人滅葢神云婦登舟莫爲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遥察之乃夫也婦疑駭其夫鬼歟夫亦疑婦當爲賊收矣何尚獨存哉既相逼果夫果妻也相攜大慟而匙各道故夫曰彼圖淫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憾也婦曰吾謂若死若固不死吾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不可置哉於是更悲

而慰更哭而笑終歸完于鄉君子曰視賊始謀亦何義哉已乃以巧敗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報賊且有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酋耳

天后時涪州武龍界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日正午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殺之亦不食其肉自是縣界不復有虎矣録奏檢瑞圖乃酋耳也不食生物有虎暴則殺之　朝野僉載

虎生角

漢中山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蛻而生角

八駿

穆天子傳書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四曰輪蹄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驊騮八曰騄駬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翻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超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如此

馬名

絕地（足不踐土） 翻羽（行越飛禽） 奔霄（夜行萬里） 越影（逐日而行） 踰輝（毛色炳耀）

超光（一形十影） 騰霧（乘雲而趍） 挾翼（身有肉翅） 並周穆王者 渠黃 鷄斯 驌驦 驛奚 翠麟 乘黃 飛黃 駃騠 腰裹 驊騮 綠耳 赤驥 白犧 踰輪 盜驪 山子（並古良馬） 追風 白兎 躡景 犇雷 飛翮 銅雀 神凫（並秦始皇者） 浮雲 赤電 絕群 逸驃 紫燕 綠螭 龍子 麟駒 絕塵（並漢文者） 蒲梢 龍文 魚目 汗血（並漢武者） 的盧（先主者） 赤兎（關羽者） 飛兎（赤古良馬出禰衡傳） 驚帆（曹真者） 皎雪驄 凝露驄 懸光驄 決波騟 飛霞驃 騰霜白 發電赤 流星騧 翔麟紫 奔虹 青騅 颯露紫（乘平東都）

時勒驃（乘平金劉） 拳毛騧（乘平黑闥） 白蹄馬（乘平仁杲） 什伐赤（乘平世充皆唐太宗者） 如意騮（唐德宗者） 獅子驄（郭子儀者） 玉逍遙（唐太宗者） 紅玉 紫玉 平山 凌雲 飛香 百花輦（天寶中大宛所進汗血者） 自在將軍（劉[illegible]者） 飛越峯文名撞倒山（洪武間者）

魏王繼岌奉命伐蜀王衍苑馬數百皆逸足也繼岌尤比選之得二十許疋價不可言

射香騟 錦耳驄 絡十二 趁日驄 偏界玉 陷冰騟 長命騮 孩兒驄 龍驤白 八百哥 掠地雲 錦地龍 雪面娘 月影玉 玉尾騟

撒沙騮 天花騌 旋風白 翠地驕 六尺金

肉胡牀

吉祥座杜重威馬也肉胡床景延廣馬也

人稱千里駒

漢劉德 魏曹休 晉傅咸 劉曜 符朗 宋張敏 梁蕭映 王規 劉杳 王茂 任昉 齊丘仲孚 袁昻 北魏李孝伯 袁耀 北齊馮翊 王閏 崔昻 元文選 後周景杜 隋裴乾威 唐李暠 巳上皆稱千里駒

趙固活馬

將軍趙固良馬死惜之郭璞來謁云吾能活馬固出見之乃令三十人持竿東行三十里見丘林廟以竹打樹果得一物似獼持歸此物見死馬噓吸其鼻中頃之馬果活奮迅如故不復見前似獼之物其良馬之活魂與

九馬贊

馬之爲物最神駿故古之詩人畫工皆借之以寄其精工若杜工部蘇東坡諸詩極其形容殆無餘巧余又愛杜公作九馬贊云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群英何其雄偉也李壽長編載元祐

西域貢馬云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振鬣長鳴萬馬皆瘖句亦奇矣

龍户馬人

長安有龍户見水即知有龍或引出地如鰍魚退之云衙時龍户集上日馬人來當是用此而馬人不見於書傳更當詳考之且質於博古者志一統 又按程泰之曰退之上廣帥詩上日馬人來傳燈錄曰富那夜奢昔爲毗舍利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保露王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大士按中印度在西域西域地與廣近豈唐時嘗有中印度人來至廣境邪退之與佛異趣而此馬人出於佛典當是佛教已通中國馬人亦來同赴上日衙集邪故退之得而記之也荀子蠶賦曰此其身女子而頭馬首者歟周禮禁原蠶爲妨馬也今術家用姜蠶塗付馬齒馬輙不能齕草則蠶馬同類信矣傳燈之說固專尊佛而自周禮以及荀子皆在佛教未入中國之前其說已如此殆古來已有此傳矣

誕馬

宣和鹵簿圖有誕馬其制用色帛周一方氊蓋覆馬

脊馬不施鞍此其爲制必有古傳然名以爲誕則其義莫窮也蔡攸輩雖加辨論失中不協通典宋江夏王義恭爲孝武所忌夏奏革諸侯國制但馬不得過二其字則書爲但不爲誕也但者徒也徒馬者有馬無鞍如人裸袒之袒也迹其義類則古謂徒歌曰謠是其所謂徒者但有歌聲而無鐘鼓以將也然則謂之但馬蓋散馬備用而不施鞍轡者也通典三十一 王荆道逢太保廣平王自言馬疾王即以誕馬并乘具與之按此書但爲誕誤也所與者但馬而無鞍勒故以乘具與之又按酉陽雜俎

一卷北使迎南使王副各乘車但馬在車後鐵甲百餘人其亦書但馬而不曰誕馬又馬在車後而名但知無乘具以備闕也演繁露

馬齒

秣馬之法必視其齒歷勞逸而調息之馬四年而兩齒五年而四齒六年而六齒成矣七年而右一齒缺八年而上下兩邊各一齒缺九年而上下盡缺十年而下兩齒齯十一年而下四齒齯十二年盡齯十三年下二齒平十四年下四齒平十五年下盡平十六年上兩齒齯十七上四齒齯十八年上

盡齯十九年上兩齒平二十年上四齒平年之長少惟馬齒最準故人自謙曰犬馬之齒長矣

駒行前後

范丞相質常言驢馬駒子行有先後厩吏言上何生駒者行在毋前中何生者行在毋脇下何生者行在毋後每驗之皆所不謬質曰是含靈之類悉稟五行之氣至於魚龍異淵沼虎兕居藪穴分行列於鴻雁辨尊卑于蠭蟻蠢動尤然而況于人乎其有逆天之理矯性之分其大者則為亂臣賊子獸之不如

浴馬

浴馬港踈水流也漢時常有馬數百匹出其中馬形背小似巴滇馬遂名其孔為馬穴初得此馬乘出汚水上浴之遂名其處曰浴馬瀆汚頓宿今名騎亭三國時陸遜攻襄陽又值此穴中有馬十匹遜載還建業出洽聞記

龍馬

唐武德五年三月景谷縣治西水有龍馬身長八九尺龍形有鱗甲橫文五色龍身馬首頂有二角白色口銜一物長可三四尺凌波迴顧百餘步而沒出洽聞記

漢九逸

漢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一名浮雲二名赤電三名絕羣四名逸驃五名紫燕騮六名綠螭驄七名龍子八名麟駒九名絕塵總號九逸有來宣能御馬代王號為王良焉出西京雜記

獅子驄

隋文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騣曳地號獅子驄上置之馬羣陸梁人莫能制上令并羣驅來詔左右曰誰能馭之郎將裴仁基曰臣能制之遂攘袂向

前去十餘步踴身騰上一手撮耳一手摳目馬戰不敢動乃鞴乘之朝發西京暮至東洛後隋末不知所在唐文武聖皇帝勅天下訪之同州刺史宇文士及訪得其馬厄於朝邑市麵家挽磑騣尾焦禿皮肉穿穴及見之悲泣帝自出長樂坡馬到新豐向西鳴躍帝得之甚喜齒口並平飼以鐘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後不知所在（出朝野僉載）

九花虬

唐代宗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以賜郭子儀子儀固讓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

子儀身長六尺八寸九花虬即范陽節度使李懷仙所貢也額高九尺毛拳如麟頭頸鬃鬣真虬龍也每一嘶即羣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故號九花虬上往日東幸觀獵於田不覺日暮忽顧謂侍臣曰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里上令速鞭恐巇夜而九花虬緩緩然如三五里而已侍從奔驟無有及者（出杜陽編）

碧雲騢

碧雲騢者厩馬也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荊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留以備上閑遂爲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霞片故號之世以旋毛爲醜此以旋毛爲貴雖貴矣病可去乎

紫燕

呂后時冬十二月見未央宮前有一紫燕后以爲不祥使侍中陳當時逐之飛入厩內不得出值牝馬方仰首而嘶遂飛入其口中便有紫雲覆於馬首項之而娠當時奏於后異之詔有司專視此馬後生駒日馳數百里因號曰紫燕（漂粟手牘）

五花馬

唐詩朝騎五花馬又五花馬千金裘杜詩蕭蕭千里馬箇箇五花文隋丹元子步天歌五箇花文王良星馬鬃鬣剪爲五花或三花皆象天文王良星義也白樂天詩馬鬃鬣剪三花唐六典云外牧歲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鳳之字

叱撥

唐詩紫陌亂嘶紅叱撥叱撥馬名宋群牧判官王明上群牧故事六卷中載九龍十驥之名稱西河東門之骨法無不具焉其說馬之毛色凡十一種又云叱撥之別有八曰紅耳叱撥曰[illegible]叱撥曰桃

花叱撥曰丁香叱撥曰青叱撥曰騮叱撥曰楡叱
撥曰紫騮叱撥

大宛馬

馬謂之大宛漢書李廣爲貳師將軍領兵伐大宛國
得汗血馬武帝遂作天馬歌因號馬爲大宛

蠶馬同本

唐乘異集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馬頭娘
以祈蠶搜神記載女思父語所養馬若得父歸吾
將嫁女馬迎得父見女輒怒父殺馬曝皮於苞中
皮忽捲女飛去桑間俱爲蠶俗謂蠶神爲馬明菩

薩以此

陳璋馬

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于朝李昪時執政謂
璋曰吾將詣公賀且求一女壻於公家公其先歸
吾將至璋馳一赤馬而去中路馬蹶而墜頂之昪
至璋扶疾而出昪至少選即去璋召馬數之曰吾
以今日拜官又議親事爾乃以是而墜我畜生不
忍卽殺使牽去勿與芻秣餓殺之是夕圉人竊具
芻粟馬視之而已達旦不食如是累日圉人以告
張復召詰之曰爾旣知罪吾赦爾馬跳躍而去是
夕乃飲飼如故璋後出鎮宣城罷歸而斃旬月馬
亦悲鳴而死 出稽神錄

馬疋

顏回望吳門馬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後人號馬爲
一疋豈以此耶

馬歲稱齒

事始曰唐貞觀中有牝馬三千匹於隴西爲群牧使
開元初張萬歲紀其政恩信大行旣沒衆避張氏
諱因以馬歲爲齒

果下馬

果下馬土產小駟也以出德慶之瀧水者爲最高不
踰三尺駿者有兩脊骨故又號雙脊馬健而善行
漢書霍光傳云　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云漢廐有
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
乘之故號果下馬又魏志東夷傳云出果下馬裴
松之注云按果下馬高三尺見博物志魏都賦予
按顏氏家訓周弘正爲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
蓋亦東濊國所出也又北史尉景傳先是景有果
下馬文襄求之不與曰土相扶爲牆人相扶爲王
馬亦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

而杖之故舒王散愁詩云呼童羈我果下騮又任昉述異記云日南郡出果下牛高三尺漢樂浪郡出果下馬並高三尺又開元遺事云長安俠少每至春時結朋連黨各置矮馬飾以錦韉纓絡並轡於花樹下往來亦果下之類也

馬癖

晉王濟有馬癖濟有所乘馬甚愛之其叔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取養與巳馬等湛又曰此馬雖快任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蹪而郵馬如常濟益歎異

舞馬

世惟知唐玄宗之有舞馬而不知前巳有之非常馬也山海經述海外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舞九代馬宋大明五年河南國進赤龍駒能拜伏善舞唐中宗景龍間文舘記有舞馬又異物誌云大宛馬有解人語知音律者觀此自有種其來久矣讀唐史明皇教舞馬百駟分左右部因目為其家驕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雜以珠玉舞曲謂之傾杯樂畀平樂凡十數曲用樂工姿秀者數十人衣淡黄衫文玉帶立於馬之前後左右施板床三層或令壯士舉一榻樂作而馬舞床榻如飛俯仰騰躍皆合節奏每千秋節舞於勤政樓下故張說詩曰試聽紫騮歌樂府何如騏驥舞華陽杜詩云鬬雞初賜錦舞馬使登床徐積詩曰綉榻盡容騏驥足錦衣渾盖渥洼泥皆其證也（樂天詠謂舞馬若乃人舞床非也）

舞馬受笞

舞馬巳散在人間祿山常覩其舞而心愛之自是因以數匹寘於范陽其後轉為田承嗣所得不之知也雜之戰馬置之外棧忽一日軍中享士樂作馬

舞不能已廝養皆謂其為妖擁篲以擊之馬謂其舞不中節抑揚頓挫猶存故態廐吏遽以馬怪白承嗣命箠之甚酷馬舞甚整而鞭撻愈加竟斃於櫪下時人亦有知其舞馬者以暴而終不敢言

御霞馬

太宗馬鹿一號御霞馬口角有文如碧霞夾于雙勤閒闔人飼秣稍跛倚失恭則蹄齧吼噴怒不可解從太原上下峭坂其平如砥下則伸前而屈後登高則能反之太宗甚愛上尊餘瀝時或令飲則嘶鳴喜躍後聞宴駕悲鳴骨立真宗遣從皇轝於熈

陵數月遂斃詔以敝幃埋於桃花犬之旁

馬報仇

吉水王維禎判夔會石和尚流刼入夔是時王同知受牒捕賊性懦而滑托疾不敢出公忿叱之曰汝所主何事忍委赤子餓虎口耶時指揮曹用柴成與王素黨結避禍故詭辭激公曰公誠忿廟出力乎某等願以身仍翼公即日勒民兵與賊趣戰曹柴望走公陷圍中不得脫賊欲降公公大奮罵賊以刀斷其喉及右臂馬自死所奔至府凡三百里府門闔乃長鳴蹄其扁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

漓毛鬣盡赤後二十五日子廣始得公屍殮之然貧甚不能歸也因鬻馬於王同知王已得馬而不償值櫬既行一夜馬哀鳴不止王命秣者加芻豆亦不止王自起視櫪馬驟齧其頸不釋口復奮首擣其股仆之地翌日同知嘔血而死

劉承鄴馬

浙西人劉承鄴自贛州稅官回赴調寓家于贛但與一子一僕乘馬而東至信之貴溪午駐逆旅逢數賈客携廣香同坐和與問所從來欲買客香取視殊不佳劉曰吾所齎雖不富勝此物多矣出篋發示之中著錄可百兩客窺見會日暮皆留宿諸人乃盜也夜久操伏入劉室劉本從軍有膂力揮刃斷其一臂衆懼而散走主人蓋同謀者紿曰彼不得志必別邀黨侶來不可安寢不若未曉啓塗以避之劉不疑其詐促僕起具食即行至高岡下與盜遇雖與拒鬬而寡不敵衆并子僕死馬逸一鄉卒遇亦殺之投尸坎中分所獲而遁行乘馬躑躅於道遇王簿出按田馬迎之車前屈足如拜已退復進凡六七返王簿異之曰此必有冤訴遣數輩隨馬行到岡畔坡陀下馬跑土凝立沛地血點

腥觸人四尸在穴支體尚煖立督里正訪捕不終朝盡成擒並坐死

頻伽

支遁好乘馬其最愛者名曰頻伽嘗飲頻伽于橋下馬渡處忽生蓮花人異之故名橋曰飲馬（吳郡志）

赤將軍

哥舒翰有馬曰赤將軍翰愛之甚常以朝章加其背曰過吾北林兒遠矣此駿材也（馬政記）

四足仙人

魯人東野賓五遊吳至盱眙村店使僕夫糴米拾薪

俱未來而馬已卸鞍觧絡飽於芳秀矣賓王美之

緑驛汝爲四足仙人我是兩脚餓鬼

金鞍使者

王暴傾金錢市名馬凡得五疋各有位號曰金鞍使者千里將軍致遠侯渥洼郎驥國公

緑耳梯

江南后主同氣宜春王從謙嘗春日與妃侍游宮中後圃妃侍覩花爛開意欲折之條高不可取小黃門取梯以梯折獻時從謙正乘駿馬擊毬乃引鞍至花底覩採芳菲顧嬪嬖曰吾之緑耳梯何如

飛越峯

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王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四而其一毛色正白蓋得之羅施鬼國蒙龍坑札馬與龍交而生身長十有一尺首高八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有肉隱起項下約高五寸廣三寸餘貫於腹至尾閭而止精彩光晃振鬣一鳴萬馬辟易韉勒不可近近輒人立而吼　上謂天生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冊詔有司以牲醪祀於馬祖然後勑典牧副使高敬蒙沙四百斤壓之跨囊上使遊於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冬至癸夘　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淸凉山垓　上乘之而出躡雲而馳一塵弗驚　上情悅豫賜名飛越峰復　命御用監馬晉臣繪其真形藏焉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六終

海石關民王圻纂集

禽獸門

獸類三

浮游

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于子產對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于顓頊自沉于淮其色赤其顏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爲天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二百四九

項共工氏語頊

黃毛菩薩

陽翟庄舍左右有田老者不爲欺心事出言鯁直譚名撞倒墻尤不喜殺牛見村舍懸挂牛頭脚告妻子曰天下人所吃皆從此黃毛菩薩身上發生今要殺它欺天悖理吾豈敢爲

三足牛

周如意中洛下有牛三足

竹牛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斤角甚長而橫黑白相間[illegible]以製弓極健勁其近弝黒者謂之前離近稍者黒謂之後離近稍弝黒而弓面俱白者謂之玉腰夏人常雜犀角以市馬人鮮有知徃時鎮江裨將王詔人有持犀帶求售者無它文但峰巒高低繞人腰圍耳索價甚高人皆不能辨惟辛大尉道宗知此竹牛也爲弓則貴爲他則不足道

日及

玄中記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日及割取其肉明日瘡即愈故漢人有至其國者西胡以此牛示之漢人對曰吾國蟲名爲蠶食樹葉而吐絲爲人衣三百卅五

外國人復不信有蠶出金樓子

桓沖

桓沖鎮江陵正會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目中垂淚都督呪之曰汝若向我跪當啟活也牛應聲而拜衆皆異之都督復曰汝若要活須遍拜衆人牛涕淚如雨遂拜值沖醉不得啟遂殺牛沖聞大怒都督痛加鞭罰出渚宮故事

仲小小

臨洮之境有山民曰仲小小衆號仲野牛平生以[illegible]獵爲務臨洮以西至于疊宕嶓岷之境數郡良[illegible]

自祿山以來陷爲荒徼其間多産竹牛野牛一名其色純黑牛一可敵六七駱駝肉千萬斤者其角二壯夫可勝其一每飲齕之處則拱木叢竹踐之成塵獵人先縱火逐之俟其奔迸先毒其矢向便射之洎中鏃則挈鍋釜負粮糗躡其踪而逐之矢毒既發即斃踣之如山積肉如阜一牛致肉數千金新鮮者甚美纏如紅線乾寧中小小出獵遇牛群于石家山嗾犬逐之其牛驚擾奔一深谷谷盡南抵一懸崖犬逐既急牛相排蹙居其首者失脚墮崖居次者不知其險累累接跡而進三十六頭皆斃于崖下積肉不知紀極秦成階三州士民荷[illegible]之不盡出王堂閒話

鼻聽

予友人胡子震嘗謂予曰牛以鼻聽蓋聞之前輩餘論而莫知所本一日觀庖丁觧牛首剖至耳果見窒塞無孔始信其言之不妄焦竑易林曰牛龍耳聵蓋龍亦聾者也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楚子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黄衣婦人

安自強字行老紹興二十七年爲荆南安撫參議官其子勵令幹僕魏璋以十一月一日買黄牸牛并其犢既殺犢爲脯矣才數日又欲屠其母先一日勵夢一婦人着黄衣泣拜無數懇言曰女子已遭官人剮了乞恕妾命勵未及對其人相隨申訴不已遂寤爲表弟盛采話其異且扣魏璋乃知已縛牸牛方擬屠剥勵大悔悟弃死犢餘肉於江而牽牸付興化寺終身不食牛

鈍公子

天成長興中以牛者耕之本殺禁甚嚴有盜屠私販不敢顯其名宛稱曰格耳時李甘家號柑子爲金輪藏楊虞卿家號魚爲水花羊陸先家號牛豢爲

鈍公子李栖筠家號犀爲獨笋牛盖石虎時號虎爲王猛朱全忠時號鐘爲大聖銅俱以避諱故也

鳥獸有知

劉世用言鳳臺民家有欲殺一牯者牯直突入南城兵馬司逐之弗去遂獲屠者治之以罪牯爲人買送湧塘爲僧磨麥老死劉景亨亦言在淮陰見人屠牛其犢齧刃奔走而泣一僧見憐併其子母而贖之

銀牛

太原縣北有銀牛山漢建武中有人騎白牛蹊人

田父呼詰之乃田北海使將看天子登封遂乘
山上田父尋至山惟見牛迹遺糞皆銀也明年世
祖封禪

禽息

昔百里奚賢秦穆公欲干之穆公好牛因賃官以養
牛蹄上乘肉三寸公使禽息視牛息入言之公不
信怒息復言之公又怒吏曰再怒其主罪當刖使
守門公出禽息跪而請之曰夫養牛者碩君勿忽
也公乃問百里奚奚曰臣之長非養牛者也公視
牛察之則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謝禽息息曰所

以不死者君未知客也今已知之矣乃觸門而死
張溫自理表

好驢鳴

王粲好驢鳴將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游曰王好驢
鳴可各作一聲送之赴客各一作驢鳴噫此可為
今乎驢鳴本無可悅而王濛好孫子荊驢鳴張湛
渠亦好驢鳴亦何咄咄與人戴叔鸞丹好驢鳴叔
鸞每作驢鳴以悅之夫子以是悅母友以是悅朋
君以是悅臣皆不可曉鶴林

渾脫

北人殺小牛自脊上開一孔逐旋取去內頭骨肉外
皮皆完揉軟用以盛乳酪酒湩謂之渾脫草木子

牛虎鬭

廣德楊氏巨族也家有山苑三百畝古木森蔚百鳥
巢焉日得卵斛許周繚石垣畜豕羊雞鴨其中有
虎夜躍入苑欲攫取其畜中墮于垣垣厚四足憑
虛不能下一日夜忽死楊氏取而烹之又其家一
小童牧牛於山童睡其牛徹環衛之以嚙草虎三
四至牛必人立與鬬不能傷一日童睡偶絆牛鼻
於樹忘解其維虎至牛力不能展童為虎銜去牛

急斷其鼻追之而童已死乃奮身與虎鬬終以鼻
痛不能勝遂盡力觸虎支於石壁上半日許牛虎
俱斃亦義牛也虎牛說

牛搏虎

予聞古有黃犬能救主者又近聞人云水牛能搏虎
高皇帝文集中載天長縣群牧監奏本縣民人戴
其朝出其妻牧牛於野平昔豢犬隨之至是俄而
入草莽不出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
犬虎見人至棄犬趨人而妻為虎搏矣牛見主有
難忿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哮吼

弄爪牙牛側二角而奔擊不逾時而虎負牛勝入
難鮮因是　朝庭賜一牛以代前牛力耕聽其自
終據是則不惟牛乘可以敵虎而凡所畜之獸亦
或有仁心以爲主者古人豈欺我哉

白沙龍

馮翊産羊骨嫩第乙言飲食者惟馮翊白沙龍爲首
天后號爲珍郎好食冷修羊以賜張昌宗曰珍郎
殺身以奉國

粧點芳草

午橋庄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使數群白羊散于
坡上曰芳草多情賴此粧點也 鄗幽記

杜邠公食羊

中朝故事邠公杜琮福壽少倫匹飧一日之費皆至
萬錢西京李客見人牧羊遍滿山谷不知幾千萬
口詰之何自而來曰自鄜夏供相公食耳轉首恍
然並無所覩乃神靈所受也

饗羊

葉文莊盛水東日記莊浪有饗羊土人歲取其脂非
久復滿腹盖地接西蕃偏方氣使然爾文莊嘗官
陝西所記必其所見

一角羊

獬廌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皐陶治獄其罪疑者
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故皐陶敬羊起
坐視之 論衡

猪脬度淮

太祖以北兵渡淮時無一葦之楫有人于囊中取乾
猪脬十餘納氣其中環繫腰間浮水而南徑奪舟
以濟北軍猪脬盖預備之者也遠游者不可不知

彘血解術

御厨不登彘肉太祖常畜兩彘謂之神猪熙寧初罷
之後有妖人登太慶殿據鴟尾既獲索彘血不得
始悟太祖意使復畜之盖彘血解術云

兎

昔人有言逐麋之犬豈顧兎邪 上官桀傳 逐兎之犬終朝
尋兎不失其迹雖見麋鹿不暇顧 楊泉物理論 彼其才
力志識大小各有定也若逐麋而欲兎乎顧逐兎
而又欲得麋未有不兩失者也

菊道人

亳舍吉祥僧刹有僧誦華嚴大典忽一紫兎至馴伏
不去隨僧坐起聽經惟食菊花飲清泉僧呼菊道

兎鬼

司農卿楊邁少好畋獵自云在長安時放鷹于野逝見草中一兎跳躍鷹亦自見即奮往搏之既至無有收鷹上韝行數十步回顧其處復見兎走又搏之亦不獲如是者三即命芟草以求之得兎骨一具盖兎之鬼也 出稽神錄

鼍扶

后羿獵于巴山獲一兎大如驢異之置柙中中塗失去柙掩如故羿夜夢一人冠服如王者謂羿曰我

鼍扶君爲此土之神而何辱我我將假手于逢蒙是日逢蒙弑羿而奪之位兎曰鼍扶自此始也至今土人不敢獵取 雲窗私志

昆吾

昆吾山有獸如兎食銕吳武庫兵刃俱盡而識封如故檢得二兎殺之膽腎皆銕因鑄爲劍雌者曰干將雄者曰莫邪

黄奴

耒陽廖習之家生一黄犬識人喜怒顧指習之嘗作歌云吾之家事惟有黄奴知

楊生義犬

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者畜一犬憐惜甚至常以自隨後生飲醉卧於荒草之中時方冬燎原風勢極盛犬乃周匝嘷吠生都不覺犬乃就水自濡還即卧於草上如此數四周旋跬步草皆沾濕火至免焚爾後生因暗行墮井犬又嘷吠至曉有人經過路人怪其如是因就視之見生在焉遂求出已許以厚報其人欲請此犬爲酬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即不依命餘可任君所須也路人遲疑未答犬乃引領視井生知其意乃許焉既而出之繫之

而去却後五日犬夜走還 出記聞

章華犬

饒州樂平百姓章華元和初嘗養一犬每樵採入山必隨之比舍有王華同章上山林採柴犬亦隨之忽有一虎榛中跳出搏王華盤踞於地然猶未傷乃踞而坐章華叫喝且走虎又捨王華來逐章華既獲復坐之時犬潛在深草見章被擒奕出跳上虎頭咋虎之鼻虎不意其來驚懼而走二人皆僵仆在地如沉醉者其犬以鼻襲其主口取氣即吐出涎水如此數四其主稍蘇犬乃復以口襲王華

之口亦如前狀良久王華能行相引而起犬伏作醉狀一夕而斃矣（出原化記）

陸機犬

晉陸機少時頗好獵在吳有家客獻快犬曰黃耳機任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機羈官京師久無家問機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賫書馳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為書盛以竹筒繫犬頸犬出驛路走向吳飢則入草噬肉每經大水輒依渡者弭毛掉尾向之因得載渡到機家口銜筒作聲示之機家開筒取書看畢犬又向人

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荅書內筒復繫犬頸犬復馳還洛計人行五旬犬往還纔半後犬死還葬機家村南二百步聚土為墳村人呼之為黃耳塚（出述異記）

齊瓊

唐禁軍大校齊瓊者始以馳騁大承恩寵以是假御史銜至于劇憲家畜良犬四常畋迴廣囿輒飼以粱肉其一獨填茹咽喉齒牙間以出如隱叢薄然後食食已則復至齊竊異之一日令僕伺其所往則北垣枯竇有母存焉老瘠疥穢吐哺以飼齊乃命箠牝犬歸以敗茵薦之餘餠餌飽之犬則搖尾俛首若懷知感銜後擒奸逐狡指顧如飛將扈[illegible]駕前必獲豊賞逾年牝死犬加勤劾又更律琯齊亦殂落犬嗥吠終夕呱呱不輒及懸窆之夕犬獨來足踣土城坳首扣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致斃（出述異記）

犬怪不驚

漢汝南李叔堅少時從事其家犬忽人立而行家人咸請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見人行而效之何傷也後叔堅解冠榻上犬戴之以走家人大驚叔

堅亦無所怪犬尋又于竈前畜火家人益驚悸叔堅曰兒婢皆在田中犬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亦何惡也居旬日犬自死竟無纖介之灾而叔堅終享大位（出風俗通）

犬非怪

少時表繼謙郎中常說頃居青社假一第而處素多凶怪昏暄即不敢出戶庭合門驚懼莫遂安寢忽一夕聞吼聲若有呼于甕中者聲至濁舉家怖懼謂其必怪之尤者遂如窗隙中窺之是夕月晦見一物蒼黑色來往庭中似黃狗身而首不能舉遂

以銕撾擊其腦忽轟然一聲家犬驚吼而去蓋其
日莊上輸油至犬以首入油器中不能出故也舉
家大笑而安寢（出玉堂閒話）

詹材狗

德興詹材田舍民牝狗生子民至貧自無以食狗之
子母終日無所飼養皆瘦悴骨立相去半里鹿坡
王氏求其子歸飫於糟糠每食竟即掉尾返故處
嘔出所餐以哺母至莫復然雖風雨不輟彼鄉士
人爲賦孝犬歌屬和者盈卷軸其一篇云慈烏反
哺古所稱不聞乳狗能效顰鹿坡王氏世吉人乞

得乳狗於良鄰良鄰家貧并日食狗每長飢骨柴
立乳狗食竟掉尾歸嘔食喂母使母肥朝餐歸嘔
暮復續猷類之中頡考叔紛紛養志竟缺如慙愧
四足之韓盧空言語雖未工足以垂訓薄俗

社鼠國狗

齊景公問晏子爲人何患曰社鼠出竊於外入托於
社灌之恐壞墻熏之恐燒木今君之左右出則賣
君以効利入則托君以安身此社鼠之患也公曰
豈其然曰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署表甚長然至酒
酸而不售問里人曰公狗甚猛人持器欲沽者狗
輒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上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
皆迎而齧之亦國之惡狗也左右者爲社鼠用事
者爲惡狗此國之大惡也

犬歌

吳大皇時朱休之家犬歌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
花今年猶復可明年當奈何休遂殺其犬明年休
家人並死

犬告急

吳生素養一黑犬出則隨行嘗大醉夜行墮池水中
狗咬其裾不得起乃奔歸家向家人鳴鳴哀鳴且

以身而旋作請行之狀其子未悟隣叟曰此犬汝
父所愛今彷徨乃爾得非汝父有難犬來相告乎
可急隨之其子秉燭同往見父已死於池大慟犬
亦長嘷躍入池中而死其子并瘞其犬于父墓旁

犬姓

客有曰犬姓盧雞姓朱沈尚書曰雞旣姓朱則鴨姓
奚也坐上一人謂鴨姓奚至今傳之（採蘭雜志）

陸思俊犬

秀州呂氏老幹陸思俊家畜一犬甚馴凡七八年陸
夫婦繼亡遂空其室而扃之犬猶日臥戶下傫傫

然或從求它處已復歸常作聲烏烏若有所尋索而悽咽者鄰人不忍視或以糟糠呼飼之亦不食久之肉消骨立長號數聲而斃

張殿直犬

渭州髙店有巡檢廨宇卒命班行領卒數百戍馬慶曆中羌人入寇巡檢張殿直者應援於外其家悉爲番賊所俘虜既入賊境骨肉皆充賞口其妻分隸一番酋俾主汲爨之役每荷汲器至水次必南望大慟而後歸其家一犬亦擄掠而得者常隨妻出入屢齧其衣呦呦而吠摇尾前行十數步回顧

又鳴如此者半歲妻因泣謂犬曰汝能導我歸漢耶犬即躍鳴妻乃計曰往此不能生不若逃而死萬一或得達漢計遂決矣候夜隨犬南馳天將曉犬必擇草木茂欝之處令妻跧伏犬即登髙阜顧望意若候候者將捕雉兎嚙至妻前得以充飢凡旬日達漢境巡邏者以聞訪其夫尚存乃好合如故自此朝夕所食必分三器以一與犬斯事番人具知之評曰犬六畜也惟豢養之恩既陷夷狄之域尚申思漢之心又能導俘虜之婦間關西歸可謂獸面而人心者也有被衣冠而叛父母之國者斯犬之罪人也

全椒猫犬

紹興中樂平魏彦成安行爲滁州守全椒縣結正一死囚獄案云縣外二十里有山庵頗幽僻常時惟樵農往來一僧居之獨倩村僕供薪爨之役養一猫極馴每日在傍夜則宿于床下一犬尤可愛俗所謂獅狗者僧嘗遣僕買塩際暮未反凶盗乘虚抵其處殺僧而包裹鉢囊所有出宿於外明日入縣此犬竊隨以行遇有人相聚處則奮而前視盗嘷吠盗行又隨之至于四五乃洎縣市愈追逐哀

鳴市人多識庵中犬且訝其異共扣盗曰犬如有恨汝意得非去庵中作罪過乎盗雖強辨然數低首如怖伏狀即與俱還庵僧已死時已微暑猫守護其傍故鼠不加害執盗赴獄不能一詞抵𢙣遂受刑

狗不相食

衆說狗不相食者近人道矣鮑里有人將其肉飼一犬犬嗥徃草中跑地埋之嗚咽久而不去

沈氏義犬

吾鄉沈處士恒吉嘗蓄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慮

士日宴客犬必卧几下後三載處士病犬卽不食數日處士卒殮於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者期年犬日夜卧其側將葬遂一觸而斃物之義如此

鷹背狗

友人唐伯剛曰北方風俗瞷鵰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多寡若三枚必設置以守之及其出一乃狗也取而飼養之長則獻於朝廷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羽毛數根畋獵之際鵰則上飛狗則陸行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盖凡物生三子必有

一異惜人未有聞焉偶記于此

義犬冢

孫權時襄陽李信純有愛犬曰黑龍一日醉卧城外草中時太守鄭瑕出獵縱火爇草信純卧當順風犬入水濕身以救信純因斃於側信純覺而痛哭聞于太守太守命棺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冢髙十餘丈搜神記

姦婦狗報

會稽張然滯役在都經年不得歸家有少婦遂與奴私通然在都養一狗甚快名烏龍後假歸奴與婦謀欲殺然然及妻作飯食共坐下食未得噉奴戶倚張弓拈箭拔刀然以盤中肉飯與狗狗不食惟注睛舐唇視奴然亦覺之奴催食轉急然決計拍髀大喚曰烏龍狗狗應聲傷奴奴失刀伏倒地狗咋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

秦邦犬

永樂初淮安秦邦家業饒裕止生一子尚在襁褓然好貨殖四方時年四十將買舟貿易于京師卜之不利妻許氏苦諫不聽邦家畜一白犬經數年相隨出入甚有靈性是日觧纜開舟犬忽呼號躑躅

躍入舟內齗邦衣裾若有阻行之意邦不悟遂挈之偕行舟次張家灣夜邦與舟人醉卧于蓬底有寇王甲王乙者率兇徒各執利刃登舟俱被刺死于水惟白犬從後艙躍出王甲被齧右手幾殞王乙持刃逐犬犬赴水遁二賊悉擄舟貲埋邦屍于水滸而去犬潜尾二賊到家默認其處晝則乞食於外夜伏水次守邦屍如是數月人皆異之未幾巡河御史呂希望駐節忽見白犬號呼岸傍狀如泣訴希望異之曰此處必有寃令吏卒從犬足跡地處掘開果見邦屍犬悲號屍傍不去希望曰此

必故主被人謀害但不知兇身何在犬能指其人
乎犬搖首遂行命吏卒隨之里許至一室二賊方
與衆親會飲犬徑入先嚙王甲衣裾次嚙王乙足
履吏卒執縛二賊至御史案前考掠未服希望狐
疑之際忽一人啼哭而至訴曰其乃秦邦僕也吾
主貿易於此被二賊刼財殺主其亦被刺于水幸
而不死此屍即吾主也二賊遂伏罪希望問成案
牘奏部處斬尋追賍給主[illegible]之其僕扶舁主
柩還鄉白犬亦隨到家晝夜[illegible]柩側時或悲號
見者墮淚許氏卜宅兆安厝白犬隨柩至壙營葬

甫畢犬忽顛狂齧樹而死許氏義之令埋犬塚傍
遠近嘆異許氏一貞自守竭力教子遂成名儒家
業益厚許氏享年七十八而終亦受　旌表

犬報商冤

成化間有一富商寓在京齊化門一寺中寺僧見其
挾重貲因乞施馬商領之而未發也僧自度其寺
荒寂乃約衆徒先殺其僕二即以帛縊商死埋寺
後坑中以二僕屍壓其上實之以土盡取其所有
越二日有貴官因游賞過其寺寺犬鳴嗥不已使
人逐之去而復來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犬至[illegible]

所伏地悲嗥官使人發視之尸見矣起尸而下有
呻吟之聲乃商人復醒也以湯灌之少頃能言遂
聞于朝盡捕其僧寘於法是歲例該度僧因是而
止嗚呼僧不犬若也哉

猘狗

左氏傳曰國狗之瘈無不噬也杜預注云瘈狂也吉
世反宋書云張常為猘犬所傷食蝦蟆而愈猘居
例反亦云征例切狂犬也或有謂杏仁亦可以治
犬傷

尾君子

郭休隱居太山畜一猢猻甚董恪不渝規矩呼曰尾
君子

峻青宅

李道殷華山道士山栖谷飲有奇術攝伏鬼神畜一
黑猨兒呼為臂童道殷於庵側古松上以茅草岐
稍營一巢為臂童寢息之所名曰峻青宅

楊于度弄猴

蜀中有楊于度者善弄胡猻于闤闠中乞丐于人常
飼養胡猻大小十餘頭會人語或令騎犬作參軍
行李則呼殿前後其執鞭驅策戴帽穿靴亦可取

笑一時如弄醉人則必倒之卧于地上扶之久而不起于度唱曰街使來輒不起御史中丞來亦不起或微言侯侍中來胡猻即便起走眼目張惶佯作怕懼人皆笑之（侯侍中弘實巡撿內外主一嚴重人皆憚之故弄此戲）一日內廐胡猻絆絕走上殿閣蜀主令人射之以其蹻捷皆不之中竟不能捉獲者三日內豎奏楊于度善弄胡猻試令捉之遂以十餘頭入望殿上拜拱手作一行立內廐胡猻亦在舍上窺覘于度高聲唱言奉敕捉舍上胡猻來手下胡猻一皆上舍齊手把捉內廐胡猻立在殿上蜀主大悅因賜楊于

度緋衫錢帛收係教坊有內臣因問楊于度胡猻何以教之而會人言語對曰胡猻乃獸實不會人語于度緣飼之靈砂變其獸心然後可教內臣深訝其說則有好事者知之多以靈砂飼胡猻鸚鵡大鼠等以教之故知禽獸食靈砂尚變人心人食靈砂足變凡質（出野人閒話）

獼猴

獼猴見僧即必圍繞狀如供養戎瀘夷猴亦喈此物但于野外石上跏趺而坐以物蒙首有如坐禪則必相悅而來馴擾之逡巡衆去唯留一箇伴假僧偶坐僧以斧擊將歸充食他日更要亦如前法擊之然衆竟不之覺又被人以其害稼乃致酒糟盆盛措于野逕乃削木棒可長一二尺者三五十條于側邊其猴皆糟醉後拈棒相擊脚手損折由此併獲是知嗜酒者得不鑒斯獸之貫害乎（出北夢瑣言）

四叟

唐王縉讀書嵩山有四叟携榼相訪自稱木巢南林大節孫文蔚石媚虬高談劇飲既醉俱化爲猿升木而去（出樹萱錄）

猴多智

猴詩謂之猱性躁而多智嘗記唐大曆中有猴數百集古田杉林中里人欲伐木殺之中一老猴忽躍去隣近一家縱火燔屋里人俱赴走救火於是群猴遂脫去其狡智若此（出汀州志）

王伯温猴種

宋末鄞人王氏貧家也以販馬爲業畜一猴於廐下其妻夏日醉卧猴適在側因登其腹而合焉妻初以爲人也不之拒及醒乃大恚夫婦托言猴有奸意乃殺埋於屋後自是有娠生二子厥狀肖焉及長皆精敏好學累薦而不獲登一夕二子同夢白

衣老父謂曰女父葬處甚佳恨稍下能移上丈許立至富貴二子不解曰吾父故在也是何言以告其母母知其旨夜半潛移其穴是舉二子登科俱至通顯即應麟應鳳也寧波人至今傳之豐進士坊云曾見伯溫遺像酷類猴馬生說

猴成毬

朱謙之云曩在筠州新昌縣嘗出游歷將至五峰馬上遥見山中草木蠕蠕如動疑為地震馭者曰滿山皆猴也數以千萬計行人獨過常遭戲虐每呼群衆跳踉而至扳緣頭目胸項手足衮成毛毬雖

有兵刃亦無所施往往致死

道州侏儒

道州民侏儒見於白樂天諷詠今州城罕有唯江華甯遠兩縣最多孫少槐過其處詢諸士人云皆感獨猴氣而生者也猴性畏竹扇聲當家婦每妊娠就寢必命婢以扇鞭扣其腹則猴不敢近貧下之妻無力為此既熟睡往往夢猴來與交及生子乃矮小成侏儒兩縣境接昭賀去九疑山五十里皆瘴癘之地山嶺之上猴千百為群相挽引殊不畏人其精鬼又能為人害如此

猴奕

西番有二仙人奕於山中古樹下一老猴於樹頭日窺其運子致思之法因得其玄祕國人聞而往觀仙者遁去猴即下與人奕遍國中莫能勝國王以為奇進於中國詔舉朝能奕者與較又求四方高手有名者敵之皆敗或言楊靖之能時靖方以事係獄　詔釋出之靖請以盤滿置桃實于前而奕猴心牽于桃遂連敗　詔殺其猴

胡猻子母

瀛洲團練使李廷渥流邊郡日虞人獲子母胡孫為

獻子甚小縶在馬院其子跳躍出院為鵰所搏母號呼奮擲晝夜不絕二旦齧韋繩而逸去捕之莫見忽於庖中竊肉置瓦溝上身潛屋隙間候鵰下攫跳而擒之遽抉雙目次除兩翅乃攜至廐舍緩剖其腹磔裂腸胃陳之於前哀號數聲以祭其子然後寸寸斷之肉皆析為縷馬廐吏驚報廷渥覩之歎息遂令人送入山中噫天性之慈尤甚於人其樂府之言黃臺之詩見聞而終弗悟者其心不如禽獸悲夫

白猿竊婦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藺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
陳徹別將歐陽紇畧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
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為挈麗人經
此地有人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
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
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是夕陰雨晦黑至五更寂
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寤者即已失
妻矣門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險咫尺迷悶不
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
疾駐其軍日往四遐即深凌險以索之既逾月忽

于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綉履一隻雖雨浸濡
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
兵負粮巖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
一山葱秀迴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渡
絕巖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絙而
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
毯清迥杳然殊境有東向石門婦人數十被服鮮
澤嬉游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謾視遲立至則問
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嘆曰賢妻至此月餘
矣今病在床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為扉中寬闢

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
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回眸一睇即疾揮手
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
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
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
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
十日為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
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
吾等以綵練縛手足于牀一踴皆斷嘗紉三幅則
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

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
旁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于是靜而伺之酒置花
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氣以
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
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
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至飽
婦人競以玉盃進酒諧笑甚歡既飲數斗則扶之
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
入見大白猿縛四足于牀頭顧人蹙縮求脫不得
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即飲刃血

射如注乃大嘆吒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illegible]
巳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絶乃死捜
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几枕凡人世所珍
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絶
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
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旦盥洗着帽加白袷被表
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
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巳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
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栗尤
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即飄然而逝半晝往

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
就諸牀嬲戲一夕皆周未嘗寐然其狀即猳玃類
也今歲木落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
死罪亦求護之於衆靈庶幾可免前此月生魄石
磴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巳千歲而無子今
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汎瀾者久之且曰此山
峻絶未嘗有人至上高而望絶不見樵者下多虎
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耶紇取寶玉珍麗
及諸婦人皆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歲生一
子厥狀肖焉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總善愛

其子聰悟絶人常留養之故免于難及長果文學
善書知名于㫒

猿化

楚江邊有一漁者結茅臨流唯一蓑衣小舟輪竿而
巳別無所有時以魚換酒輒自狂歌醉舞人雖笑
之畧無慙色亦不言其姓氏識者皆以爲漁隱或
有問之曰君之漁隱人之漁耶漁人之漁耶漁者
曰昔姜子牙之漁嚴子陵之漁書于青史皆以爲
隱人之漁也殊不知不釣其魚釣其名耳隱人之
漁高尚乎漁人之漁高尚乎若以漁人之漁但有

明月風和浪靜得魚供庖宰一自足餘則易酒獨
醉又焉知隱人之漁漁人之漁也問者深歎伏之
一日有一人挈一小猿經于此其漁者見之悲
號不止其小猿亦不肯前去似有愴戀之情其人
甚怪漁者乃堅拜求此小猿言是余前年中所失
者是一山僧付與幸垂惻察以見賜庶余不負山
僧之義其人驚愕遂特賜之漁者常恩養是小猿
經一載忽告漁人輩曰我自于南山中有族屬今
日辭爾輩歸之遂跳躍化爲一老猿携其小猿奔
走不知所之出瀟湘録

老猿戀主

王仁裕嘗從事于漢中家于公署巴山有採捕者獻猿兒馬憐其小而慧黠使人養之名曰野賓呼之則聲聲應對經年則充博壯盛縻縶稍解逢人必齧之頗亦為患仁裕叱之則弭伏而不動餘人縱鞭箠亦不畏其公衙子城繚繞並是榆槐雜樹漢高廟有長松古柏上烏巢不知其數時仲春日野賓解逸躍入叢林飛趠于樹稍之間遂入漢高廟破烏巢擲其雛卵于地是州衙門有鈴架群烏遂集架引鈴主使令尋鳥所來見野賓在林間即使人投瓦礫彈射皆莫能中薄暮腹枵方餒而就縶乃遣人送入巴山百餘里溪洞中人方回詢問未畢野賓已在廚內謀餐矣又復縶之忽一日解逸入主帥廚中應動用食器之屬並遭掀撲穢汙而後登屋擲瓦拆塼主帥大怒使衆箭射之野賓騎屋脊而毀折塼瓦箭發如雨野賓目不妨視口不妨呼手拈足擲左右避箭竟不能損其一毫有使院老將馬元章曰市上有一人善弄胡猻乃使召至指示之曰速擒來于是大胡猻躍上衙屋擒之踰垣驀巷擒得至前野賓流汗沾體而伏[illegible]亦不甚訴怒衆皆看而笑之于是頸上係紅綃一縷題詩送之曰放爾丁寧復故林舊來行處好追尋月明巫峽堪憐靜路隔巴山莫厭深栖宿免勞青嶂夢躋攀應愜碧雲心三秋果熟松稍健任抱高枝徹曉吟又使人送入孤雲兩角山且使縶在山家旬日後方解而縱之不復再來矣後罷職入蜀行次嶓冢廟前漢江之壖有群猿自峭巖中連臂而下飲于清流有巨猿捨群而前于道畔古木之間垂身下顧紅綃彷彿尚在從者指之曰此野賓也呼之聲聲相應立馬移時不覺惻然及聳轡之際哀叫數聲而去及陟山路轉叙回溪之際尚聞嗚咽之音疑其腸斷矣遂繼之一篇曰嶓冢祠邊漢水濱此猿連臂下嶙峋漸來仔細窺行客認得依稀是野賓月宿縱勞羈絏夢松餐非復稻粱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前年舊主人出王氏見聞

狙猨朝廟

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一日狙群聚于祠旁有千百數跳踉奮擲狂奔疾趨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月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狙猨朝廟

猿母中箭

僧悟空在江外見一猿坐樹杪弋人伺其便射之正中母腹母呼其雄至付子已哀鳴數聲乃拔箭墮地而死射者折矢棄弓誓不復射

白猿精

婁海王中丞官山東時嘗問吉凶于白猿精臨且別猿語王云汝曹母以人身容易而輕令失之我修道八百餘年尚未得脫猿身在夫有以醒之野猿即一字而離形無以導之狂猶即多劫而滯殼故迷則種種生滅悟則種種不生不滅

孫供奉

有畜秦吉了者夷酋買之吉了不食而死唐昭宗時有猴號孫供奉能隨班起居朱溫篡位欲猴起居不從徑趨溫所奮擊溫令左右殺之平陽林景熙謂李陵事虜馮道濫祿不若二物也其詩曰楨楨李將軍甘作單于鬼皤皤長樂老閱代如傳舍

緋猿

公路咸通十年往高涼程次青山鎮其山多猿有黃緋者絕大毛綵殷鮮真為奇獸夫猿但狨猿之[illegible]其色青白玄黃而已今則豈可窮其[illegible]能伏鼠多群行啼者善其音淒入肝脾韻[illegible]方知當一部鼓吹豈偶蠢聲者哉

狨

狨者猿猱之屬其雄毫長一尺尺五者常自愛護[illegible]人披錦綉服也極嘉者毛如金色今之大官為[illegible]座者是也生深山中群隊動成千萬雄而小者[illegible]之狨奴獵師採取者多以桑弧檑矢射之其雄而有毫者聞人大聲則捨群而竄拋一樹枝接一樹枝去之如飛或于繁柯穠葉之內藏焉好獵者必取之其雌與奴則緩緩旋食而傳其樹殊不揮霍知人不取之則有攜其子至者甚多其雄有中箭者則拔其矢齅之覺有藥氣則[illegible]折而[illegible]之顰眉愁沮攀枝蹲於樹巔及藥作抽掣手足相散臨墮却攬其枝如是者數十度前後嘔[illegible]呻吟之聲與人無別毋口中涎出則悶絕[illegible]在半樹接得一細枝懸身移時力所不濟乃墮于地則人犬齊到斷其命焉獵人求嘉者不獲則便射其雌雌若中箭則觧擿其子擿去復來抱其母身不離乃母子俱斃若使仁人覩之則不忍寢其皮食其肉矣昔鄧芝射猿其子拔其矢以木葉塞瘡芝曰吾違物性必將死焉於是擲弓矢于水中山民無識安知鄧芝之

稗史彙編　卷之二百五十七

之爲心乎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七終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八

海石閒民王圻纂集

禽獸門

獸類四

蛸蟬奴

後唐瓊花公主養二猫雌雄各一有雪白者口啣花朶其烏者惟白尾而已主呼爲啣蟬奴崑崙妲巳

白雪姑

予在輦轂至大街見揭小榜者曰虞太博宅失去猫兒色白小名白雲姑

猫王

景泰時西番貢一猫譯問猫何異而上供使臣云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猫盛於鐵籠以鐵籠兩重納諸空屋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猫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伏死蓋猫之王也

猫不過江

北人云猫不過江過金山即不捕鼠厭者至金山前一紙猫投水中則不忌牛不過嘉興金牛橋過者即入水厭者涉水而渡則不忌此理不可曉恐即鸜鵒不渡濟橘不度淮之類乎

斑狸化形

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爲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積年能爲幻化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之妙解爲無不可但張司空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深誤老表書生不從遂詣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容止顧盼生姿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華未嘗聞比復商略三史探賾百家談老莊之奧區披風雅之絕旨包十聖貫三才箴

八儒擿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嘆曰天下豈有此年少若非鬼怪則是狐狸書生乃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請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謂華曰公門置甲兵欄騎當是疑于僕也將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言智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應而使人禦防甚嚴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謂華曰聞魑魅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復能別惟有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燕昭王墓前華表已當千年乃遣人伐之使人既至華表歎曰老狸不自知果誤我事于華表空中得青衣小兒長二尺餘將還至洛陽而變成枯木燃之以照書生乃是一斑狸茂先歎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 出集異記

風狸

風狸狀如黃狸食蜘蛛晝則拳曲如蝟遇風則飛行空中其溺如乳汁治大風疾奇效

狼

洛南有避狼城云幽王時羣臣爲狼食人故築城避之今洛中有狼村 述異記

稗史彙編　卷之一百五十八　三

蕭頗爲猫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瓮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爲鼠吾爲猫生生世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傳猫爲天子妃者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猫得鼠未嘗不爲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黠鼠欺貍奴虽小策勳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張搏好猫

張搏好猫其一曰東守二曰白鳳三曰紫英四曰袪

帶五曰錦帶六曰雲圖七曰萬貫皆價值數金次者不可勝數 記事珠

猫異

猫目睛旦暮圓及午豎斂如線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暖其毛不容蚤虱黑者闇中逆循其毛即若火星俗言猫洗面過耳則客至楚州謝陽出猫有褐花者靈武有紅叱撥及青騘色異猫一名蒙貴一名烏員平陵城古譚國也城中有一猫常帶金鏁有錢飛若蛺蝶士人往往見之 酉陽雜俎

狼狽

狼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䏶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熏之當令手攣縮或言狼筋如織絡小囊虫所作也狼糞煙直上烽火用之或言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一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酉陽雜俎

獺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淨可憐見人輒去帝欲取之終不可得侍中徐景山奏云臣聞獺嗜鯔魚乃不避死可以此誑之乃畫板作兩鯔魚懸置岸上於是群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詔曰聞卿能畫何以妙也答曰臣未嘗執筆然人之所作自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也 續齊諧記

養獺

通川界内多獺各有主養之並在河側岸間獺若入穴插雉尾於獺孔前獺即不敢出去尾即出取得魚必須上岸人便奪之取既多然後自喫喫飽即鳴梆以驅之還插雉尾更不敢出 朝野僉載

山獺

山獺出宜州溪洞中俗為補助要藥洞人云獺性淫毒山中有此物凡牝獸悉避去獺無偶抱木而枯

洞獠尤貴重云能解藥箭毒中箭者研其骨少許傅之立消一枚直金一兩人争來買但得殺死者功力甚劣

杜郎中驢

杜涇郎中滎河縣上源村人也世為醫貲業稍給買里中王氏驢僅高四尺然有力善鳴能馳遠涇日夕乘跨而好醉後驟騁亡度稍緩則痛鞭之于是每施鞍輒縮栗悲嘶為恐懼意初不知其有懷恨思報之心嘗往下村晚飲田及中途距家猶十里欲急歸扣鞭愈切小童不能追負衣藥笥居後驢

忽蹶墜溼于地未暇起爲所蹴齧食其股目[illegible]
未絕驢悵悵獨還家人驚異謂必遭虎狼之厄而
視驢口吻皆有血諸子秉炬到其處溼尚乃絕[illegible]
言畀之到舍而死

王粲驢

王粲好驢家畜數頭其價有至百金者其一曰落釵其二曰遠游其三曰驚羽其四曰白鳳其五曰臨江其六曰上雲其七曰奔濤其八曰飛星下帷短牒

驢犬免難

戴誠孟德往山西遼州雇一驢至山中忽不肯行從

者曰此必聞狼腥也亟引入道旁空室中有頃群狼至凡百餘頭稍遲齏粉其口矣孟德畜其驢終身顧公源之父爲山東教官與妻各跨一驢之任大霧中妻子迷失道父見一白犬吠其前不去乃祝之曰豈吾妻子有厄也犬有靈率吾以去犬長號前導五六里而止霧霽妻子乃墮一古坑中命垂絕矣援出之而免時公方五歲官至都御史[illegible]高年以卒不偶然也

衛子

世云衛靈公好乘驢車故世目驢爲衛子或曰晉衛玠好乘驢故稱衛子或曰驢出衛地故謂驢爲[illegible]

狐升座

知泗州李文相晨起太早朧冠服眞公座退食於[illegible]及出見一衣冠者在座以爲使客相訪也趨下[illegible]之乃一老狐叱之裂冠毀裳而去是歲得疾不起又席文襄公爲禮部尚書上任日一狐據公座人叱之不退公至乃隱不久目眚而薨然則狐升座信非佳徵也

狐假子路

東昌宣聖殿設空牀木像正德中賛公子路忽人語

云吾仲由也夫子命我主此土禍福人敬事我我能爲剖析嫌疑否者災于其邑好勇之名女等聞之乎廟人傳說人爭祭薦令祭者暫出閉門久之入視肴核都無餘者遂談其家隱事一郡爭赴士夫過者皆往問他日有御史經其地以爲子路賢者縱有靈不應貪饕至是此必妖也多設燒酒於觴勸之曰公勇士豈可少飲爲樊噲小豎子[illegible]大喜恣飲俄而無聲令隸遍尋得一老狐醉於承塵上御史笑曰以汝希仲由乃學字予耶即扑殺之了無靈響林青說

狐精

千百歲之狐竊造化之氣或化爲男子或化爲婦人或談說理道或行污媚往往見于野史小說文中予亦言之若玄猿解通人性變形更易如孫恪娶袁氏女有年矣後經南海袁欲遊峽山寺見野猿聯臂而下袁氏題曰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擲筆復化爲猿蓋此輩妖魔惟遇剛方有道之士則不能遁形而肆怪也

夏侯藻

夏侯藻母病困將詣淳于智卜有一狐當門向之嗥

叫藻愕懼遂馳詣智智曰禍甚急君速歸在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大小畢出其禍僅可救也藻如之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間拉然而崩（出搜神記）

周府狐精

周府後山狐精與宮女三兒通弘治間出嫁汴人居富樂狐隨之謂三兒曰吾能前知兼善醫術汝若供我使汝多財三兒語其夫夫固無賴子也既聽之掃一室中掛紅幔幔內設坐狐至不現形但響膈呼三兒三兒立幔外諸問卜求醫者跪於前狐在內斷其吉凶無不靈驗其家日獲銀一二兩時某叅政之妻患血崩衆醫莫能療叅政不得已使問之狐曰待我往東嶽查其壽數去少選復嘯至曰命未絕出藥一丸云井水送下夜半血當止矣果然又服二丸疾已全愈叅政乃來稱謝以祭之狐空中與叅政劇談宋元事至唐末五代則朦朧矣叅政嘆服聽民起神堂吾蘇李元璧客于汴病喉勺飲不下者七日矣求狐活之以黃金一兩爲藥直請益倍與之乃得藥一丸服之即瘥其神效之迹不可悉紀正德初鎮守廖太監之弟鵬召富樂索千金富樂言所得財貨隨手費盡無有也鵬

怒下之獄狐亦自是不至矣

狐吕

狐之相媚也必先吕（以口相接）猿之相蠱也（也蠱）摩必先啼物之情也（玄池子說林）

梟狐喻

予偶作梟狐喻一首云世之人皆惡梟之不祥狐之妖媚不知人之爲梟狐者多矣梁蘇循爲禮部尚書敬翔謂李振曰循唐之鴟梟胡氏謂循之求相與温之篡國何異朱温敬翔舍巳鴟梟而謂人鴟

梟蓋以循爲唐臣賫國求利故二人云云狐有雌[illegible]能惑男婦以予觀之不獨眞狐爲然彼郷遁韓[illegible]董賢諸人非雄狐乎妹喜妲巳褒姒潘妃張麗華非雌狐乎梟又名流離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狐亦有三德二物可鄙猶有可取人之爲梟狐者何如哉 山謙

馴狐

宋鄒志完南遷過永州僧山巖巖有馴狐凡貴客至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輒鳴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鳴爲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亦偶然初無

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迎客一夜飛鳴報老禪 三·五十

狐書

物怪中惟狐最盛世傳劉誠意得狐書未知是否以余聞秦叔豹所言温州狐事則尤奇云温有一士微時嘗讀書山中夜半起而獨飲忽有美婦自開窓冉冉而下容色殊麗士意當爲狐無疑與之對飲狐竟醉士則倒一空簏投狐入而固緘之巳而狐醒不得出遂呌曰秀才出我我異日必有以報者士度狐巳困又其言頗有會輒問曰何以出汝狐曰不須開簏第去汝所緘封者我出矣士[illegible]其請狐即潛出變而爲老人形談鋒百起士不敢望也自是士試于府縣學使者其題目名次無不前知獨科塲狐不能入有諸天神守之然士所中年分名第亦無不前知者士所任地方及遷轉日月又無不一一前知凡十數年間事狐皆旦夕預爲之畫畧居然著蔡也乃人不聞不見士自聞自見耳士以是名曰高居久之進御史中丞狐一日旋跽而謂之士作而曰乃公亦行此禮乎狐辭曰公今威重吾不敢逼吾分與公絕矣此狐影響竟臧豈物聚散固有緣耶緣會而來緣謝而去即有

伎倆余恐其無所施矣

西域鼠

西域有鼠大如狗中者如兎小者如常大鼠頭悉巳白然帶以金枷商賈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齧人衣裳釋道安昔在西方親見如此 出異苑

火鼠

不燼木火中有鼠重十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毛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其毛織以爲布作服者有垢涴以火燒之則凈 出神異記

猤鼠

北方層冰萬里厚百丈有磎鼠在冰下土中其形如
鼠食草木肉重千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其毛八
尺可以爲褥卧之却寒其皮可以蒙鼓聲聞千里
其尾所在鼠即聚焉今江南食草木爲灾皆此類
也（出神異記）

拱鼠

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
捕之跳躍而去秦川中有之（出録異記）

䶇鼠

䶇鼠首尾如鼠色青黑短足有指形大重十餘斤出

零陵郡界不知所來民有灾及爲恶者鼠輙入其
田中振落毛衣皆成小鼠食其苗稼而去或捕得
䶇鼠者治其皮餙爲帶頗能溢溺爲其三毛出於
一孔與常皮有異人多寶之（出録異記）

義鼠

義鼠形如鼠短尾每行遞相咬尾三五爲群驚之則
散俗云見之者當有吉兆成都有之（出録異記）

唐鼠

唐鼠形如鼠稍長青黑色腹邊有三四寸腸時亦亨
落亦名易腸鼠昔仙人唐昉拔宅升天鷄犬
皆去鼠墜下不死而腸出數尺三年易之俗呼爲唐
鼠城固川中有之（出異記）

白鼠

白鼠身如攸白耳足紅色眼眶赤赤者乃金玉之精
伺其所出掘之當獲金玉云鼠五百歲即白耳足
不紅者乃常鼠也（出録異記）

鼠兆

北齊平原太守蘭陵蕭悉達腰帶爲鼠齧楊遵彦以
俗事戲之曰當遷官未幾除家令尋失職鼠後齧
其鞾遵彦曰當復得官悉達曰鼠便爲吏部尚書

何關人事（出談藪）

鼠報

寶應中有李氏子家於洛陽世不好殺故未嘗畜貍
以庇鼠也其孫亦能世祖父意常一日李氏大集
親友會食于堂既坐而門外有數百鼠俱人立以
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僮驚異告於李氏李氏親
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圮其家無
一傷者堂既摧群鼠亦去悲乎鼠固微物也尚能
識恩而知報况人乎（出宣室志）

鼠異

許昌郄尚書士美元和末爲鄂州觀察仁以撫下忠以奉上政化之美載于册書一日晨興出視事束帶已畢左手引韡足未及入忽有一巨鼠過庭比面拱手而鮮入座士美大怒驚叱之畧無懼意因擲韡以擊鼠卽奔逸有毒虺墜于韡中向無鼠妖則必致臃指潰足之患叅寥子曰梟鳴鼠舞不恒爲灾大人君子遇之則吉 出聞史

鼠狠救子

相國張文蔚莊在東都栢坡莊內有鼠狠穴養四子爲虵所吞鼠狠雌雄情切乃於穴外坋土恰容虵

頭伺虵出穴裏入所坋處出頭度其迴轉不及當腰齧斷而劈虵腹踟出四子尚有氣置之穴外衜豆葉嚼而傅之皆活何微物而有情有智之如是乎最靈者人胡不思之 出北夢瑣言

鼠産

鼠子生依月數如五月五子六月六子之類陳守陽云兎産亦然嘗十二月得牝兎剖之得十二子又兎將吐子口中先吐涎沫數合乃産

陳二公公

吳興姚察少時宿于人家夜聞一人呼曰幼卿曰諾一人曰幼卿視我豈殺人者哉今人欲藥我我不能藥人乎卽去察異之因效其聲呼曰幼卿曰諾曰向與而語者何人也答曰陳二公公卽鼠也察曰而何人答曰我牀頭礦面銅盆也公平生愛惜物命當不害我與主家買我歸能福公使公至吏部尚書者我也明晨聞哭問其故乃主人早起欲會客食隔宿飯未盡半盌卽什地暴死察乃知其以藥毒鼠而爲鼠所毒也遂買其銅盆以歸戒人勿得毒鼠自後察家日以昌果仕陳至吏部尚書人人呼礦面盆爲幼卿鼠爲陳二公公由此也

䶉狸

澠水燕談載契丹産大鼠曰䶉狸形類大鼠而足短其國以爲殊味穴地取之以供王膳公相以下皆不得嘗北使嘗携至京烹以進御本朝使其國者亦得食之葢極珍重之也浮休使遼録亦謂有令邦者以其肉一臠置之食物之鼎則立縻爛是以愛重陸氏舊聞云狀類大鼠畏日爲隙光射輒死續揮犀載刁約使契丹戲爲詩云押燕移離畢看房賀拔支餞行三匹裂密賜十䶉狸葢亦竹獨狸之類近世乃不聞有此 齊東野語

石鼠

石鼠專食山豆根賓州人以其腹乾之治咽喉疾如神謂之石鼠肚

鼯鼠五技

本草謂螻蛄爲鼯鼠卽荀子鼯鼠五技而窮者謂之鼫鼠而引鼫鼠事全不可曉荀子注稱鼯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及人能穴不能覆身許氏說文言今河東有碩鼠大能人立前兩脚于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黍逐則走入空樹中有五技本草之論其果然耶爾雅

于螌曰天螻也不聞有鼯鼫之說跡曰一名碩鼠于鼫鼠注雖引蔡邕螻蛄之說郭璞以爲形大如鼠頭是兎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中呼爲鼩鼠則與蔡說不同於鼯鼠夷岫注云似蝙蝠肉翅飛且乳亦名飛生音如人食火煙又與螌不類郭璞鼯鼠贊曰鼯之爲鼠食煙栖林載飛載乳乍獸乍禽又藉孕婦人爲大任鼫鼠贊曰五能之鼠伎無能執應氣而化翻飛鴽集詩人歌之無食我粒是鼯鼫判然二物非螌明矣前輩詩用鼯處極多韓愈詩猨呼鼯嘯鷓鴣啼蛟龍出沒猩鼯號李白詩鼯啼桂方秋飢鼯嚬呻夜杜甫詩抨弓落狨鼯飢鼯訴落藤蘇詩麐鼯號古戍飢鼯嘆空宋俱不及于五技黃詩雖云五技鼯鼠笑鳩拙亦不以爲螌前輩嘗以蔡說爲非本草必因邕而附益之不然則螻蛄之五技偶與鼯鼫同因以名之若鼠頭兎尾人立跳舞與飛孔人音夾非螻蛄明矣

錢處和鼠

錢處和參政好飼鼠爲侍從居臨安每日食畢輙以大盆貯餘饌擊盆三下則群鼠累累然來食訖乃

去以爲常洎遷政府鼠得復至以相距差近不惟也已而帥越帥閩繼挂冠歸里鼠至如初迨後錢亡鼠乃不見

鼷鼠蝝虎

鼷鼠爲郊牛孽書于春秋後來書傳鮮或紀載而十年以來吾鄉忽有百姓孫份家一黃牯在欄不食水草但定立不動往視之皮肉多剜缺成竅惟見兩鼠與常異其形絶小騰躍左右踞牛背齧嚼駈之不去搏之不得乃徙于他處鼠復來凡三徙避之皆不免牛竟死兩肉已穿空肉亦垂盡僅存軀

斡尔方牛遭害時似不竟痛惟癥痒蠓虎者有人自淮來得種比白蠓大三四倍放入蠹柱中少頃蠓紛紛而墜腦上率有小竅才半日空群無餘都陽人屋宇多用松困千蠓暴患無術可治惜此虎之未多也是二物可謂創見而爲人祥祟則殊

錢氏鼠狼

錢仲本爲大理評事日其僕以五百錢就市買一鼠狼黠而馴毎于人手内取食戲擾于旁如素所畜者嘗爲猫所偪欻加摶噬奮前迎攫之猫碎易而退自此不敢復犯其捕鼠無論巨細遠近必追齧

搗其穴擒之官舍多以松板佈地有爲鼠所齧破而往來者輒亦深入而搜取之數月之間羣鼠多掃跡殆絶隣居朱評事家僕育救鷄警視稍不謹中夜常爲物登其背啄食至死他日專伺之乃鼠狼也乘間執殺之剥其皮釘于壁錢氏失此鷙物悼惜不已久之鼠暴如故

鼠嚙孝經

宋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楨之祖也自幼好學名聞江南初應舉將試有大鼠嚙卷于前視之乃孝經注疏也鎬異之取以熟讀及入場果試[illegible]共中遂登第仕至龍圖閣學士續編孫公談圃

鼠異

元乙未年江淮間羣鼠擁集如山尾尾相啣渡江過江東來湖廣羣鼠數十萬渡洞庭湖望四川而去夜行晝伏路皆成蹊不依人行正道皆遵道側其羸弱者走不及多道斃

嘉靖二十年辛丑一夕大風雷南京聚寶各門外死鼠如山積各倉鼠遂少異哉

麝

商汝山中多麝絶愛其臍毎爲人所逐勢且急即自

投高岩舉爪裂破其香就縶而死猶拱四足以保其臍李商隱詩曰投岩麝退香許渾詩云尋麝采生香是也狨類鼠而大尾長金色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箭射之取其皮爲卧褥被坐毯之用甚愛其尾既中毒即嚙斷尾以擲之惡爲身患杜甫詩云狨擲寒條馬見驚盖輕捷喜緣木猿猱之類也犛牛出西域尾長中國取以爲纓人或射之亦自斷其尾左氏所謂雄鷄自斷其尾

東南之美有荆山之麝急則抉其臍投諸莽逐者焉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illegible]

如之者以賄亡其身以及其家何其智之不如麝
也

猩猩銘

唐裴炎猩猩銘序云與之酒兼之以屐可以就擒刺
血問與多少隨所叩而得弗如此弗肯與里人將
烹之乃自推其肥泣而遣之有客曰此獸何其愚
一僧謂客曰獸何足云竊見人而似之曾無悟矣
四座引而問之曰夫財色名利溺人也曷若猩猩
好酒乎爵賞禄位羈人也曷若猩猩愛屐乎饕餮
致禍飾辭覬免者曷若猩猩推肥乎蘊利生孽死

而無悔者曷若猩猩含血乎謝詩

猩猩贊

猩猩贊曰爾形唯猿爾面唯人言不忝面智不逾身
淮陰佐漢李斯相秦曷若箕山高卧養真出國史補

封溪猩猩

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猩猩焉如美人解人語知往
事封溪令以杷蓋之令問何物猩猩乃籠中語曰
唯有僕并酒一壺耳令笑而愛之養畜能傳送言
語人不知也出朝野僉載

渾沌

崑崙山有獸焉其狀如犬其尾四尺似熊有兩目而
不見有兩耳而不聞有腹而無五臟有腸而知食
經遇人有善行而往抵觸之有凶惡者而往依憑
之天使其然名爲渾沌春秋云渾沌帝鴻氏不才
子也一名無腹一名無耳俗云耳聾一名無心空居無
爲常咋其尾回轉仰天而笑

熊館

山民云熊于山中行數千里悉有跧伏之所必在石
岩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
道路

橐駞

博物志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千餘里中無水時有
伏流處人不能知橐駞知水性過其處輙停不行
以足踏地掘之輙得水又格物論謂駞有靈性能
知水脈識泉源風將發則引頸而鳴負重致遠力
可千斤日行三百里

豺

似狗而長尾遇狗則拜獸特畏之

野狼

肇慶府志云山出野狼眼任背上能食諸獸

獬廌窮奇

獬廌見閔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直者煦之均是獸也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獬廌爲冠小人以窮奇爲名

誕俗

西方大荒有獸焉其狀如兎人面能言常欺人言東而西言可而否言惡而善言疎而密言遠而近言皆反也名曰誕俗一名欺一名戲 戲俗 詞其肉美

狒狒

狒狒贊曰狒狒怪明披髮操竹獲人則笑唇蔽其目

終亦號咷反爲我戮物類相感志曰狒狒出西南蠻宋建武中安昌縣進雌雄二頭帝曰吾聞狒狒能負千斤旣力若此何能致之對曰狒狒見人喜笑笑則上唇掩其額故可釘之髮可爲髢血可染衣身似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元稹詩狒狒穿筒格猩猩置屐騔

猳國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猳國一名爲馬化或曰玃伺

行婦女年少者輒盜取將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經過其旁皆以長繩相引猶多不免此物能別男女氣臭故取女男不知也若取得人女則爲家室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若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形有不養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不收養之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南多姓楊率皆是猳國馬化之子孫也 搜神記

豺狗壓油

山東有一道通高麗中有二十日無人跡處必祭山

神求一豺狗相送飾熟先以飼之遇虎躍升其背而溺虎即潰肉每夕人露宿樹下豺溺而圍之百獸歛避其地海旁有居民處無荳之屬油不可致有一等鳥如鴨自呼其名曰壓油壓油土人捕得以石壓出油拋之海中又活四五日仍飛[illegible]人又壓之出油爲供乃知天之不乏人用如此

宗彝

貴州思南有山曰飯峰居大山中其形若甑故名山盤亘銅仁思州石阡數百里內無人居人亦[illegible]能到所產艸木多異狀有獸曰宗彝頭類獼猴[illegible]

樹老者直居上子孫以次居下老者不多出子孫居下者出得果即傳遞至上上者食然後傳遞至下下者始食上者未食下者不敢食也先儒謂先王罔以給于豕者取其孝也予弟尚賓文淵謫思南聞其土人言如此

猰㺄

猰㺄獸中最大者龍頭馬尾虎爪長四十尺善走以人為食遇有道之君即隱藏否即出食人

方輝

弦超入泰山遇一物如獐頭若婦人鬟髻簪珥悉具

婦語智瓊瓊曰此方輝也五百年一見見之者壽

斑子

山魈者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踵手足三岐其牝好傳脂粉於大樹空中作窠有木屏風帳幔食物甚備南人山行者多持黃脂鉛粉及錢等以自隨雄者謂之山公必求金錢遇雌者謂之山姑又求脂粉與者能相護唐天寶中北客有嶺南山行者多夜惧虎欲上樹宿忽遇雌山魈其人素有輕齎[illegible]下樹再拜呼山姑樹中遙問有何貨物人以脂與之甚喜謂其人曰安卧無慮也人宿樹下中[illegible]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魈下樹以手撫虎頭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辭別謝客甚謹其難曉者每歲中與人營田人出田及種耕地種植並是山魈穀熟則來喚人平分性質直與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疾病出廣異記

天祿

昌意至河濱見一獸如牛身有文甲臭生采角五光灼煥流及三丈問于北辰老叟叟曰是謂天祿見之者生子必叶水德而王出記事珠

果然

僞唐徐鉉吳録曰九真晉消縣有獸名果然猨狖類也色青赤有文居樹上吳萬震南州異物志曰交州有果然獸其名自呼身如猨犬面尾長腹閒斑文皮可為褥麗好溫煖唐李肇國史補曰南州人取一果然而數十果然可得蓋果然不忍傷其類聚族而啼雖殺之不去也此獸狀而人心薄俗有不如者果然大類猩猩

師親

少昊出野遇一獸牛首而人身驚歸告皇娥娥曰昔予聞之帝子牛首人身其名師親見之者有[illegible]

臻天將福汝汝何妄驚乎帝乃釋然出池子說林

花蹄牛

元封三年大秦國貢花蹄牛其色純高六尺尾環繞其身角端有肉蹄如蓮帝使輦洞石以起望仙宮迹在上皆如花影故腸閣之外有花牛津時得異石長十丈立于望仙宮因名龍鍾石武帝末此石自陷入地惟尾出土上今人謂龍尾墩

窫窳封豨鑿齒

淮南子應劭注堯之時窫音軋窳音愈封豨鑿齒皆為人害鑿齒齒長五尺似鑿故長楊賦弄封豕其士窫

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争之

馬見愁

西域有獸如犬含水噀馬目則馬瞑眩欲死故凡馬皆畏之名曰馬見愁宣宗時國人獻其皮帝賜羣臣編為馬鞭一揚即走謂之不須鞭采蘭雜志

藥獸

神農時白民進藥獸人有長病則拊其獸授之語語如白民所傳不知何語語已獸輒如野外銜一草歸搗汁服之即愈後黃帝命風后紀其何草起何疾久之如方悉驗古傳黃帝嘗百草非也[illegible]

曰黃帝所樂獸而知醫出雲窓私志

貌

狗猳國獻一獸名貌吳大帝時尚有見者其獸善遁入人室中竊食已大叫人覔之即不見矣故至今吳俗以空拳戲小兒曰吾喚汝已而開拳曰貌

嬾婦

嬾婦如山豬而小喜食禾苗人以機軸織絍之器挂田所則不復近安平七源等州皆有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八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九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禽獸門

禽類上

禽鳥總論

鷄鶩惡其類鴛鴦玄鳥愛其類惡其類者相值則相搏鶩狀類鵲長尾丹嘴鴛鴦匹鳥也與燕二鳥朝奇而暮偶愛其類也　鴈以水言自北而南鳲以山言自南而北鴈音雁隨陽鳥也冬適南方集于江干之上故字從干　鳲亦音雁中春寒盡雁始北向燕代尚寒猶集于山谷岩罅之間故字從斥

鶴以聲交而孕鵲以音感而孕白鷁相視而孕鵁鶄睛交而孕鷇交者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孕也鵲乾鵲也音感者上下飛鳴則孕也鵁鶄狀類鳧而足高相睨而睛不眩轉孕而生雛　鷦巧而危鷦桃雀也狀類黃雀而小燕人謂之巧婦亦謂之女鴎關東人呼曰巧雀亦謂之巧女喙尖取茅莠爲巢夾以絲麻若紡績爲巢或一房或二房懸于蘆葦之上枝折巢敗巧而不知所托

禽鳥異性

鳧鷖之雜鷗鷺之潔鳧鷖鴨屬色不純正故曰雜鷗白類山鷄行止閑暇鶡鴠鳴而草衰澤雉啼而麥齊澤雉如商鶊季春之月始鳴麥已平隴也鶡鴠爾雅謂之鶪即伯勞也狀類鶷鶡而左傳謂之伯趙方言曰孤鷄鳴則草衰風翔則風雨舞則雨霜蜚則霜露翥則露風禽爲類越人謂之風伯飛翔則天大風一足鳥名曰商羊字統曰商羊天將雨則飛鳴孔子辨之于齊庭東方朔曰商羊聞鐘則鳴聞鼓則舞鷫鷞鳥名其羽可爲裘以避極寒鷫鷞飛則隕霜露禽鶴也古今注鶴千年則變蒼又二千年變黑所謂玄鶴也子野鼓琴玄鶴來舞露下則鶴鳴也鶴之馴養於家庭者飲露則飛去

林鳥朝嘲水鳥夜掖山鳥岩栖原鳥地處林鳥朝之將翔也聚而噍啁山岩之鳥多不巢原鳥鳴鷗之屬是也靈鵲兆喜怪鵬塞耳鵲噪則喜鵬一名鵩鷗廣雅曰江東人呼爲怪鳥聞之多禍人人惡之掩耳　鴽鶉野則義豢則搏水鶩澤則羣擾則逐月令曰田鼠化爲鴽關東謂之鶉蜀隴謂之鶹在田得食鳴相呼夜則羣飛晝則伏於草中馴養之久而見食則相搏鬭也鶩野鴨也飛止大澤之

中群處既豢擾之惡其族類而相逼逐也　鸚䳇摩背而瘖鸚鴞剔舌而語鸚䳇出隴西能言鳥也人以手撫拭其背則瘖瘂鴝鵒今人育其雛以竹刀剔舌本教之言語又能作鸜鵒舞　扶老強力鶬鴰友悌古今注云扶老禿鶖也狀如雀大者高七八尺善與人鬬好啗蛇脯炙食之益人氣力行走如奔馬鶺鴒雀屬爾雅曰䳭渠毛詩曰水鳥也大于雀高尺尾尖長喙黑頸青灰色腹白飛則鳴行則搖又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鶺鴒共母者飛鳴不相離詩人取以喻兄弟相友之道也　寀寮

雝雝鴻儀鷺序鵷鵲啁啁下齊眾庶　鴈屬大曰鴻小曰鴈飛有行列鷺白鷺小不渝大飛有次第百官縉紳之象詩人以振鷺比百寮雍容易曰鴻漸于盤聖人皆以鴻鷺之群擬官師　鷃雛鷃也雀屬眾人之象言多也　鶡鴠雄高牝庳鳩鷚雌前雄後鶡雀也鶡鴠二鳥雄者足高雌者足短鳩鳲鳩也鷚大如鴿生關西爲鳥憨急二鳥雌飛則随雌止則止雄飛常在後也　鷇將生子呼母應雛既生母呼子應鳥伏卵將成子鳴于鷇母應之鳥既雛母呼子應之　斑鳩辨雛梟鴞害母斑次第也凡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他鳥皆否梟在巢母哺之羽翼成啄母食之自飛去也　舒雁鳴前後和群栖獨警舒雁飛則列行鳴則雌前呼雄後應也夜栖川澤中千百爲群輪序一雁不暝逺枝飛轉如輪更次以警衆　覆卵則鸛入水鵝㼎月鸛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冷則不暇卵取礜石圍卵以助煖氣故方術家以鸛巢中礜石以爲真礜石可用也鵝伏卵則向月取其氣助卵也　宿雁司夜行雁主晝雄翼掩左雌以掩右爾雅曰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也左掩右雌也

禽鳥異時

物食長喙穀食短味搏則利觜鳴則引吭毛協四時色合五方食物之生者皆長喙水鳥之屬也鳥食五穀者喙皆短鳥善搏鬭者利嘴善啼鳴者頸長也春則毛弱夏則希少而改易秋則刷理冬則更生細毛自温倉鶊之屬以象東方木行朱鳥之屬以象南方火行黃鳥之屬應中央土行以象季夏白鷺之屬以象西方金行玄鳥以象北方水行[illegible]變化轉於時令乾道始終以成物性仲春之節鷹化爲鳩季春之節田鼠化爲鴽仲秋之節鴽復化

爲鷩季秋之節雀入大水爲蛤孟冬之節雉入大
爲蜃淮南子曰鷙化爲鶉鷂化爲鸇鸇化爲布穀
布穀復爲鷂順節令以變化也生物者乾之始成
物者坤之終隨日變化成就萬物之性也

六燕五雀

陸佃謝吏部尚書表六、燕相停試銓衡其輕重一鴻
遼遠欲審別其飛翔九章筭術五雀六燕飛集於
衡衡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張融
曰鴻飛天首遼遠難明楚人以爲鳧越人以爲乙
鴻常一耳

鳥鼠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唐孔頴達疏曰一鳥一鼠
共爲雌雄同穴而處山因得名宋蔡仲默傳以爲
怪誕不經不足信也有人過莊浪親見之鳥形似
雀而少大頂出毛角飛即匿穴穴口有鼠狀如人
家常鼠但唇缺似兎蓬尾似鼬與鳥借入彼此狎
昵有類雌雄者問之土人皆能說蓋蔡說據理天
下亦有理外之事愽物者不可不知

異物

潮州潘尚書榮爲給事中日奉使海外忽一大鳥飛
集舟上形似鸛雀稍摩其掌海舟四五十丈爲之
搖揑不已良久飛去舟以幸免又泊舟一港忽風
卷海波舟纜爲斷幾欲隨流而去遥見海瀕有赤
燈數百明滅而東舟人云此蝦目也蓋海蝦成群
而過云謝太守說

禽鳥總論

鶡鷙鳥也毅不知死鷗信鳥也信不知用鶡狀類鷄
首有冠性敢於鬭死猶不知置是不知死也左傳
云鶡冠武士戴之象其勇也鷗水鳥也如鵁鶄而
小隨潮而翔迎浪蔽日曰信鷗鷗之別類羣鳴啫

啫優優潮至則翔水響以爲信反爲鷙鳥所搏是
能知信而不知所以自用也　鷸有文而貪鳶不
擊而貪鷸狀類燕紺色錯出有文色水際伺蚌出
啄而食之反爲蚌所含緊閉其嘴滯死水中不知
所食反以爲害左傳云聚鷸爲冠是也鳶鴟也不
善搏擊貪於攫肉

禽鳥有智

鸂鶒能勑水故水宿而物莫能害鴆能巫步禁蛇故
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畫字成符蠹虫自出鵲
有隱巢木故鷙鳥莫能見燕啣泥常避戊巳日故

巢固而不能傾鸛有長水石故於巢中養魚而水
不涸燕惡艾雀奪其巢即啣艾置其巢中燕遂避
去皆鳥之有智也

半翅

聖人貴智不貴藏以智者善藏也鱖魚性痴見人則
樹其鬛謂人懼已也西方有鳥曰半翅者亦痴見
人飛不過三四尺可以杖擊之而得鱘魚入網輒
伏者惜鱗也孔雀愛其尾潛則露尾錦雞愛其毛
羽自照水因而有溺水者皆不智不藏者也

禽虫善闘

禽虫之徵善於格闘見于書傳者唐明皇生于乙酉
而好闘雞置鷄坊鷄場見之東城父老傳闘蛩亦
始于天寶間長安富人鏤象牙為籠而蓄之以萬
金之資付之一豖其來遠矣惟南唐馮延巳詞有
闘鴨闌干人獨倚之句人多疑鴨未嘗有闘意予
按三國志孫權傳注引江表傳魏文帝遣使求闘
鴨群臣奏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陰中所求若此豈
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陸遜傳建昌侯慮作闘鴨
闌遜曰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為南史王僧達
傳僧達為太子舍人坐屬籍而往楊州橋觀闘鴨
為有司所劾新唐書齊王祐善養闘鴨方未及時
狸咋鴨四十餘絕其頭去及敗韋連誅死者四十
餘人則古昔有之唐田令孜傳壽王好闘鵝數幸
六王宅與慶池與諸王闘鵝直五十萬錢則鵝亦
能闘也餘如鶴如鷄黃頭黃雀青苿子皆善闘

禽獸上

師曠禽經　張華注

羽野曰鳥之屬三百六十鳳為之長故始於此鳳者
羽族之長鳳雄凰雌鴻前麟後蛇尾龍首魚文龜
身燕頷鷄領駢翼首戴德項揭義背負仁心抱

翼挾信足履正小音鐘大音鼓不啄生草五彩備
舉飛則群鳥從出則王政平國有道亦曰瑞鶠景
純注爾雅云瑞應鳥也鷄項蛇頸燕頷龜胸魚尾
五彩高六尺許出為王者之象瑞也　孝經援神
契曰王者德及禽獸則鳳鳥翔亦曰鸑鷟鳳之小
者曰鸑鷟五彩之文三載始備也羽族之君長也
鸞瑞鳥也鸞者鳳鳥之亞也始生類鳳久則五彩
变易故字從变省礼斗儀曰天下太平安寧樂業
則見其音如鈴鸞鸞然也周之文物大備法車之
上綴以大鈴如鸞之聲也後改為鸞一曰雞趣原

野王符瑞圖曰鷄趣王者有徳則見首翼赤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玄曰陰翥黄曰土符則五色而爲名也鳳翥鸞舉百鳥從之鳳廱鳶吒百鳥瘞藏寘鳳翔止百鳥皆從也鳳死曰廱鳶死曰吒鳥啣土以瘞藏之

鳳皇子

漢書太液池中鳧雛雁子布滿充積用雁子甚佳王維詩鷰笋穿荷葉菱花罥雁兒甚新易林曰鳳有十子同巢共穴以相依倚晉王獻之詩客從遠方來言欲到交趾遠行無他貨惟有鳳皇子山海經曰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圖國古卯字

鳳鳴

鳳骨黒雌雄旦夕鳴各異雄鳴節節雌鳴足足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

九苞

鳳九苞一曰口包含不妄鳴也二曰心合度進退精也三曰耳聰達居高明也四曰舌詘伸能變聲也五曰彩色光文彩呈也六曰冠距朱南方行也七曰距鋭鉤武可稱也八曰音激揚聲遠聞也九曰腹文戶不妄納也論語摘衰

鳳皇過

陝西邠州人張雲逵任汝川訓導言嘉靖四十三年邠州見鳳凰飛過由岐山地方而去其形甚大彷彿世間畫象飛則尾羽展開萬鳥隨之餓死者甚衆人取而食之時州申報當路欲奏以無據而止

諫珂

晉平公出朝有鳥環之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也伯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爲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公曰然師曠曰鳥爲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徳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出說苑

馴鳥

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于低枝其鷇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百翔集其間此鳥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聞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忮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必有蛇鼠狐狸鴟鳶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

也由是觀之異時烏鵲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爲其
于蚍凡之類也

烏鳳

烏鳳如京鵲色紺翠頸毛類雄雞鬃頭有冠尾垂二
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杪始有尾毛一簇冠尾
絶異大畧如鳳鳴聲清越如笙簫能度曲妙合宮
商又能爲百虫之音生左右溪洞中極難得然書
傳未之記諡由人罕識云

比翼鳳

南方有比翼鳳飛止飲啄不相分離雄曰野君雌曰

觀諱摠名曰長離言長相離着也此鳥能通宿命
死而復生必在一處紂時集于長桐之上人以爲
雙頭鳥不祥及文武興始悟曰此並興之瑞也

山鳳皇

山鳳皇狀如鵝雁嘴如鳳巢兩江深林中有卵雄者
以木枝雜桃膠封其雌於巢獨留一竅雄飛求食
以飼之子成即發封不成窒竅殺之此亦異物然
未之見也

桐花鳳

李贊皇畫桐花鳳扇賦序云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
紫桐每至春暮有靈禽五色小于玄鳥來集桐花
以飲朝露有名工繪于素扇戲作小賦書其上其
略曰續茲鳥于珍箑動凉風于雛鳶發長秋之清
香掩短歌之孤嚩今川扇一種以青紙爲地畫人
物花鳥于上此其遺製劉績霏雪錄云東坡詞
所謂綠毛么鳳俗名倒掛者唐僧隱巒詩五色毛
衣比鳳雛深藏花裡只如無美人買得偏憐惜移
向金釵重幾銖劉言史有趙蜀客楊生江亭云重
絲蜀客涕沾衣歲盡長沙未得歸腸斷錦城風日
好可憐桐鳳出花飛李之儀有阮郎歸一詞詠倒

掛云朱唇玉羽下蓬萊佳時近早梅探花情味久
安排枝頭開未開　鬼谿斷恨難裁香心休見猜
果知何遜是仙才何妨如夢來自注云此鳥以十
二月來一名收香倒掛又名探花使性極馴好集
美人釵上宴客終日不去人愛之無所害尤爲異
也

白鳳啣書

楊貴妃忽晝寢驚覺見簾外有雲氣氤氳令宮人視
之見一白鳳啣一書有似詔勑自空中而下立于
寢殿前宮人白貴妃起熱視之遂焚香親受其書

命宮人披讀其文曰勑謫仙子楊氏爾居玉闕之時嘗多教慢今謫塵寰之後轉有驕矜以聲色惑人君以寵愛蔽族屬内則三夫人備位外則使國忠秉權殊無知過之心顯有亂時之迹比當限滿合議復歸罪惡更深法不可貸專茲告示且與沉淪宜令賜死不復容生貴妃極惡之今宮人秘此事不聞於帝其夙尋飛去其書藏于玉匣中三日後失之

白鶴

晁采畜一白鶴名素素一日雨中忽憶其夫試謂鶴

曰昔王母青鳥紹蘭燕子皆能寄書達遠汝獨不能乎鶴延頸向采若受命狀采即援筆直書二絶繫于其足竟致其夫尋即歸

鶴庭

呂顯爲鉅鹿太守初下車夢一白衣老父謂曰明日庭中下一鶴即我也覺而異之辨色起披衣而待果有一鶴至庭口中垂一紙函啓視有八字云東善西惡南寃北罪自後毎聽訟鶴輙鳴舞于庭顯隨其所向斷人曲直毫厘不差百姓以爲神名其庭曰鶴庭顯去官鶴不知所往 異聞志

遠法師射鶴

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弩射嘗于鶴窩射得鶴雛後復伺鶴母見將射之鶴不動觀之已死巢中疑其愛子致死破視心腸皆寸絶於是放弩發善提心

警鶴鳴

風土記鳴鶴戒露白鶴也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即鳴而相警東坡詩云由來警露鶴

白鶴

搜神記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集柱頭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飛徘徊空中言曰有鳥有鳥

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城民非何不學仙冢累累遂高上衝天郴江集漢始元元年蘇躭感神授以道術一日忽洒掃庭除曰仙侶至矣俄白鶴數十來集化爲人天服粲麗躭入白母曰躭當神仙不得養因留樻曰有所乏可叩之明年郡有疾疫可取庭前井水橘葉以救之言畢升天而去後有一鶴來至城樓少年弾之乃以爪攫樓板成字云風淅淅兮雨凄凄城郭是兮人民非三百甲子今來歸我是蘇躭弾我何爲二事甚相類遼東城門人頗揶之郴江城樓少有述者

軒郎

韓中書俾舒雅作雀賦有曰眷彼軒郎治此松府

相鶴訣

鶴不難相人必清於鶴而後可以相鶴矣夫頂丹頸碧毛羽瑩潔脛纖而脩身聳而正足癯而節高頗類不食烟火物乃可謂之佳鶴也望之如鳫鶩鸑鸛然斯爲下矣養于浄室必近水竹給以料必脩魚蝦畜以籠飼以熟食則塵濁而乏精彩豈鶴俗也人俗之耳欲教以舞待其餒寘食於闊遠處拊掌誘之則奮翼而唳若舞狀久則聞拊掌而起此食化豈若仙家和氣自然之感召哉今仙種恐未易得惟華亭者足有龜紋差強耳 山家清事

相鶴經

鶴者陽鳥也而游于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数九火数七故稟其純陽也生二年子毛落而黒羽易三年頂赤而羽翮具七年小变而飛搏雲漢復七年舞應節而晝夜十二時鳴鳴則中律百六十年大变而不食生物故毛落而氄毛生乃潔白如雪故泥水不能汚或即純黒而腦盡成膏矣復百六十年变止而雌雄相視目睛不轉則有孕千六

百年形定飲而不食與鸞鳳同群出胎化産爲仙人之騏驥耳夫聲聞於天故頂赤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指短栖於陸故足高而尾凋翔於雲漢故毛豊而肉踈且大喉以吐故脩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体兼青黄二色者木土之氣内養故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盖羽族之清崇者也王策記曰千歲之鶴随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未千歲者終不集于林木也其相曰瘦頭朱頂則冲霄露眼黒睛能視遠隆鼻短喙則少瞑骿(故駢反又音諧)頰毦(得宅反)耳則知時長頸竦身則能鳴鴻頷燕膺則体輕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鱉腹則伏産軒前垂後則會舞高頸粗節則足力洪髀纖指則好翹其經本浮丘伯授王子晉崔文子學道于子晉得其經藏嵩山石室淮南八公採藥得之遂傳於世

畢方鳥

武帝時有獻獨足鶴者食之百物不肯食人皆不知以爲怪異東方朔見之奏曰此畢方鳥也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朔曰山海經章我之山有鳥如鶴一足名曰畢方見則有譌火因勅

廷臣皆習山海經 山海序及尚書故實

鸕鷀裘

相如文君用鸕鷀裘當酒長沙浪士王湆與名娼董和仙合為麗服全鸕鷀狀號為相如錦久而都下亦効之

孔雀

孔雀生高山喬木之上人探其雛育之喜臥沙中以沙自浴雄者尾長數尺生三年尾始長歲一脫尾夏秋復生羽不可近目損人飼以猪腸及生菜惟不食菘

羅州孔雀

羅州山中多孔雀羣飛每數十為偶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始春而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花萼相榮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妬凡欲山栖必先擇有置尾之地然後止焉南人生捕者候甚雨往擒之尾霑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恐人所傷不復騫翔也雖馴養頗久見美婦人好衣裳與童子絲服者必逐而啄之芳時媚景聞管絃笙歌必舒張翅尾眄睇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鵝解百毒人食其肉

飲藥不能愈病其血與其首解大毒南人得其卵使雞伏之即成其腳稍屈其鳴若曰都護土人取其尾者持刀於叢篁可隱之處自蔽伺過急斷其尾若不即斷迴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 出紀聞

孔雀媒

雷羅數州收孔雀雛養之使極馴擾致于山野間以物絆足旁施羅網伺孔雀至則倒網掩之舉無遺

愚按說文曰率鳥者繫生鳥以來之名曰囮字林音由淮南萬畢術曰鳩鶍致鳥注云取鳩鶍折其大羽絆其兩足以為媒博物志又云鶍鶡一名鳩

巫雀

武帝時有神雀下丞相御史府二千石諫議大夫博士皆上壽東方朔獨不賀帝曰羣臣皆賀而獨不賀何也對曰此所謂巫雀非神雀也恐後有巫為國害事者朔因謝疾去其後卒有巫蠱之事 朔傳

松雀立化

無為軍巢縣柘皋鎮永寧院有雀栖于庭松累日不去取視之已立化矣盛夏極暑經涉月餘形質不壞軒喙鼓翼有騰翥之狀

猿鳥解語

予曾見吳中求乞婦人携一鳥如麻雀黃頭之類以紙錢二十許大踰寸各書字于面分列几案復聚而雜之使鳥啣之擺列一如初然則鳥不獨解語言又識字矣又今時丐者縶一猿猴時易以男女衣服丐者口唱雜劇猿猴應聲亦作哀樂之狀此不特解語言又解性情矣凡此皆由教之而馴馴之而化乃爾彼劣子頑夫悖逆而教亦不善豈特視此鳥猿猴不若耶

五色雀

海南有五色雀每以兩絳者爲長進止必隨俗謂之鳳皇云久旱而見輒雨潦則否

安息雀

安息雀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如甕

雀報復官

圉人魏尚高帝時爲吏有罪詔繫獄有萬餘頭雀集獄棘樹上附翼而鳴尚占曰雀者爵命之祥其鳴即復也有頃詔還故官出汝南先賢傳

雀目夕昏

雀目至夕而不見物人有至夕昏不見物者謂雀盲是也鵂鶹夜察毫末晝瞑目不見丘山物殊性也出感應記

義鴈

鴈諸書止言知時鳥也行有先後故以之執贄以之納采未見言其義處至于詩賦之咏亦或特憐其孤耳未聞言其義性與紀其義事也近見吾友王天雨云家後有張姓者曾獲一雁置于中亭明年有鴈自天鳴亭雁和之久而天雁遂下彼此以頸絞死於樓前後因名樓曰雙鴈樓此其一也又吾友王蘧伯教諭銅陵時有民舍除夜燎烟拂除不

祥一雁偶爲烟觸而下其家直以爲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雁飛鳴屋頂數日亦墜而死眞義雁也

雁足書

宋咸淳癸酉元國信使郝經被留眞州南北隔絕者十五年時居忠勇軍營新館有以生雁饋者經因作詩以帛書云霜落風高縱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並署年月姓名通五十九字繫雁足縱之尋爲虞人所獲會元兵將渡江似道惧遣使歸郝于元帛書遂不復上後爲安豐教授王晴中所得至延祐五年集賢

院學士郎貫偶見之遂聞于朝遣中使取之藏之東觀其詳見于宋潛溪所著跋語始末有據輟耕錄謂虜人得雁以之上聞世祖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雁比乎遂興師伐宋此蓋得于好事者之傳會不足信也

南人捕鴈

鴈宿于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鴈奴圍而警察南人有採捕者俟其天色陰晦或無月時于瓦鑵中藏燭持棒者數人屏氣潛行將欵及之則略舉燭便藏之鴈奴驚叫大者亦驚

頃之復定又欵前舉燭鴈奴又驚如是數四大者怒啄鴈奴秉燭者徐徐逼之更舉燭則鴈奴懼啄不復動矣乃高舉其燭持棒者齊入羣中亂擊之所獲甚多出玉堂閒話

白鴈

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鴈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鴈來即此也

書空匠者

乾祐中冷金亭賞菊分韵賦秋鴈族子秘書丞敞先就詩曰天掃閑雲秋靜時書空匠者最相宜

雉

雉介鳥也亦曰鳩善搏擊也鳩雉爾雅曰雉絕有力奮五彩备曰翬亦曰鷂雉爾雅曰伊洛而南有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曰鷂言其尾色光輝也周禮后六服一曰翬衣取其雉性介而守以比后德也書曰羽畎夏翟言尾至夏則光鮮也朱黃曰鷩雉背毛黃腹毛赤頸毛綠周禮鷩冕取此白曰翰雉玄曰海雉羽色純黑亦善鬭生海中山島上

二童化雉

秦文公十九年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怪將獻之道逢二童子謂之曰子知彼乎名曰猥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東南枝插其首則死矣猥亦語曰此二童子名為陳寶得其雄者王得其雌者霸于是陳倉人遂弃猥而逐二童子童子化為雉飛入平林陳倉人以告文公文公發徒大獵得其雌者化而為石置之汧渭之間立為祠名曰陳寶雄飛南陽今南陽雉縣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倉祝時有赤光長十

餘丈從雉縣來入陳倉祠中有聲如雄雉世俗謂之寶夫人祠 列異傳

九苞奴

種植疏廣云雉一名九苞奴謂其有文無德直鳳皇之奴隸也

啞瑞

丁晅董天休俱爲鄜州從事晅文辨天休木訥而衣冠甚偉一日有吏人獲銀雉來獻晅笑曰此物毛羽燦錯但鳴不中律呂亦啞瑞而已天休覺其譏已徐曰若以聲語求之蟬似可取其如鬧乎晅[illegible]

之因茲日益參商

野鷄

野鷄即雉也漢避呂后諱故改稱野鷄顏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姁故臣下諱雉至唐高宗諱治又帝小字雉奴故相避至今也

山鷄

山鳥首有彩毛曰山鷄山雉長尾尤珍護之林木森茂則不入叢惜尾常恐觸傷毛羽雨則避于山岩之下恐濡濕也久雨亦不出而求食忍死無恐與衆不同又云人但欲取其尾須大寒冰凍之時遠窺雌雄並宿于他所漸漸放活水溜去浸其尾而冰凍膠併不能飛翔時三四人齊聲大喊此鳥即飛其尾冰凍拔折而去後人取得以貨豪門頭有彩囊曰避株雉屬出華岳山中晴明天氣頸出彩色天氣陰雨毛卷而無彩也亦避樹林故曰避株任昉曰名爲吐綬鳥

山鷄夜蛾

山鷄自愛其毛終日影水目眩則溺 博物志 人亦有溺於自愛者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鷄愛形顧影不自藏爲羅者所得 名山記 士之罹于世網皆由其不

肯自藏故爾夜蛾撲繞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弗已利祿聲色之在人往往甘心而死之何以異於是哉

肉寄生

章貢小蒙川蘇氏山林多鳩賓客滿座悉饗飫一綢数十百咄嗟可具故其黨戲之曰此君家肉寄生也

雙鳩集厄井

滎陽坂渚有厄井父老云漢高祖曾避項羽于此井也爲雙鳩所救故俗云漢祖避難時隱身厄

井閒雙鳩集其上詛知下有人漢朝每正旦輒放
雙鳩或起于此

五鳩

五鳩　鵻鳩（鵻亦作隹音隹鵓鴣別音非）鳴鳩（布谷也曹風鳴鳩）祝鳩（勃鴣也四牡詩之類是也）爽鳩（鷙鳥也）鶻鳩（大明之鳩非斑鳩）鵲巢之鳩又
在五鳩之外

鳩拙而安

鳩鳴鳩也方言曰蜀謂之拙鳥不善營巢奪取鳥巢
居之雖拙而安處也雄呼晴雌呼雨

魚鷹

雎鳩雎鳩魚鷹亦曰白鷺毛詩曰王雎摯而有別江
東人呼爲魚鷹雌雄相愛不同居處詩之國風始
關雎也　鷺鳥之色白者鷺狀如鷹尾上色白

澳餅焦

人有遠戍者其婦從山頭望之化爲鳥時烹餅將以
爲餉使其子偵之恐其焦不可食也徃已見其母
化此物但呼澳餅焦也今江淮所在有之

蟄燕

世說海外有燕于國秋社而去春仲復來詩謂玄鳥
䳄也春分玄鳥至按晉郄鑒爲兗州刺史鎮鄒

百姓飢饉掘野鼠蟄燕而食之本朝京東開河岸
崩坍見蟄燕無數予少年時嘗中欲伐薪近岸古
柳方施斧將斷見蟄燕一毬大如斗各相啣頁始
信燕亦蟄而蟄節氣則出渡海小說烏衣事附
會爲之耳

維揚燕

李白少年愛維揚欲卜居自兗守罷遂築室于維揚
亦旣五年忽春深巢燕不歸意已疑之古言春社
來秋社去何以今春不來也默訪庵觀諸寺州宅
皆不至不二年一城爲墟矣

節感孤燕

衛敬瑜早喪有妻李氏年二十而寡剪髮跣足誓不
改適所居有雙燕巢之一日忽雌燕孤飛李氏感
之謂曰能如我乎因以縷誌其足明年復來孤飛
如故李食之飯栖李氏之室若數年李作詩曰昔
年無偶去今春又獨歸有懷情義重不忍復雙飛
又明年來李已死燕遶舍哀鳴人告之墓處即飛
就墓哀鳴不食而死人因瘞之于旁號曰燕冢

燕妬

漢戶部侍郎范質言嘗有燕巢于舍下育數雛已哺

食矣其雌者爲猫所搏食之雄者啁啾久之方去即時又與一燕爲匹而至哺雛如故不数日諸雛相次墮地死轉而殭兒童剖腹視之則有蒺藜子在嗉中盖爲繼偶者所害 玉堂閒話

天女

昔有燕飛入人家化爲一小女子長僅三寸自言天女能先知吉凶故至今名燕爲天女 采蘭雜志

夏氏燕

德興王坑夏氏族子某不學無識每飲酒後好張弩挾弾亂射飛禽翔集往來者無不被害雙燕巢于梁間戲射之遂斃其雄門外有坡水雌者見雄死啁叱悲鳴徑投水中而没客聞而作歌傷之曰燕燕于飛春欲暮終日呢喃語如訴但聞寄淚來瀟湘不聞有義如烈婦夏氏狂兒好收獵弾射飛禽類幾絶梁間雙燕啣泥至飛鏃傷雄當兒戲雌燕視之或如痴不能人言人不知門前坡水清且泚一飛徑溺澄淵底傷哉痛恨應未休安得化作呂氏女手刃斷頭報夫讐注云許升者爲盗所害後刺史得盗升妻呂氏手斷其頭歸以祭夫 此事出後漢烈女傳

杜鵑

杜鵑始陽相催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嘗有人山行見一群寂然聊學其聲即死初鳴先聽其聲者主離別厠上聽其聲不祥厭之法當爲大聲應之 酉陽雜俎

謝豹

昔有人飲于錦城謝氏其女窺而悦之其人聞子規啼心動即謝去女恨甚後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鳴也使侍女以竹枝驅之曰豹汝尚敢至此啼乎故名子規爲謝豹 成都舊事

鸐雋

鸐雋周子規也啼必向北故名曰子規蜀名曰杜宇爾雅曰雋周甌越間名曰怨鳥夜啼達旦血漬林木草卉凡鳴皆北向也啼苦聲悲則倒懸于樹自呼曰謝豹望帝杜宇者盖天精也李膺蜀志曰望帝称王於蜀古詩云杜宇曾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年來夜叫春三月似向東風訴國亡荊州有一人化禽從井中出名曰鱉靈于楚身死尸反泝流上至汶山之陽忽復生乃見望帝立以爲相其後巫山龍鬪壅江不流蜀民墊溺鱉靈乃鑿巫山開三峡降丘宅土民得陸居蜀人住江南羌仁

城北始立木柵周廻三十里今鱉靈爲刺史號曰西周後數年望帝以其功高讓其位于鱉靈號曰開明皇帝望帝自行避迹山中脩行養道而隱化爲杜宇鳥亦曰子規至春則啼聞者悽惻

鷓鴣

鷓鴣一名内史一名花豸 採蘭雜志

鷓鴣飛數

鷓鴣飛數逐月如正月一飛而止于巢中不復起矣十二月十二起最難採南人設網取之 出酉陽雜俎

吳楚鷓鴣

鷓鴣吳楚之野悉有嶺南偏多此鳥肉白而脆遠勝鷄雉能解野葛并菌毒臆前有白圓點背上間紫赤毛其大如野鷄多對啼南越志云鷓鴣雖東西廻翔然開翅之始必先南翥其鳴自呼杜薄州又本草云自呼鉤輈格磔李群玉山行聞鷓鴣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 出嶺南錄異

隨陽越雉鷓鴣也晉安曰懷南左江曰逐隱廣志云鷓鴣似雌雉飛但往南不北也異物志云鷓鴣巢白成文其呼鳴象小雉其志懷南不北徃也古今注曰南方有鳥名鷓鴣向前飛只霜雪早晚稀出稀有時夜棲則以樹葉覆其背燕人亦不知有此鳥

覩自在

耶律德光入京師春日聞杜鵑聲問李崧曰此是何鳥崧曰杜鵑唐杜甫詩云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京洛亦有之德光曰許大世界一介飛禽任他揀選要生處便生不生處無種佛經中所謂覩自在也

張華鸚鵡

張華有白鸚鵡華出而還鳥輒說僮僕善惡後寂無

言華問其故鳥云見藏瓮中何由得知公時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户强之至庭爲鴟所攫僅而獲免 出異苑

雪衣女

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甚聰慧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爲雪衣女又曰雪衣娘子性既馴擾常縱其飲啄飛鳴然不離屏帷閒上命以近代詞臣篇詠授之數遍便可諷誦上每與嬪妃及諸王博戲上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女必飛局中鼓翼以亂之或啄嬪御及諸王手使不能爭道

一旦飛于貴妃鏡臺上語曰雪衣女昨夜夢爲鷙
所搏將盡于此乎上令貴妃授以多心經自後
授記精熟晝夜不息若懼禍難有祈禳者上與貴
妃出遊別殿貴妃置鸚鵡于步輦上與之同去旣
至上命從官校獵於前鸚鵡方戯殿檻上瞥有鷹
至搏之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遂命瘞于苑中
立鸚鵡冢開元中宮中有五色鸚鵡能言而慧上
令左右試牽御衣輙瞋目叱之岐王文學熊延爲
作鸚鵡篇上以示群臣焉出譚賓錄

白鸚鵡

[illegible]鸚鵡大如小鴉亦能言羽毛玉雪以手撫之有粉
粘着指掌如蛺蝶翅

鸚鵡瘴

嶺南道多鸚鵡養之忌以手頻觸其背犯者甚多病
顫而卒土人謂爲鸚鵡瘴偶親驗之

鸚鵡腊

鸚鵡近海郡尤多民或以鸚鵡爲鮓又以爲腊皆以
其易得故也南人養鸚鵡者云此物出炎方北方
冷則發瘴禁戦如人患寒熱以餘甘子飼之則愈
不然必死

隴山鸚鵡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高宗一日問之曰思鄉否
鸚鵡曰思鄉遂遣中使送歸隴山後數年有使臣
過隴山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
鵡聞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艸木
黄行人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
說上皇聞晉經隴山者云此詩尚存郵亭壁間云
予嫂守永昌郡衙齋高樹每晨集鸚鵡數百旋繞
飛鳴綠羽紅喙東旭方曜殊可觀聽予任其去來
戒家人無一取也

禽類下

尾亭仙

鸛多在殿閣鴟尾及人家屋獸上成巢故或有呼尾
亭仙者

烈鸛

高郵有鸛雙栖于南樓之上或弋其雄雌獨孤栖旬
餘有鸛一班偕一雄與其巣若媒誘之者然竟日
弗偶遂皆飛去孤者哀不已忽攢觜入巣隙懸足
而死時遊者群客見之無不嗟呀稱爲烈鸛而競
爲詩歌弔之復有烈鸛碑吳眞甫談

負金鸛

竇弘直子思方幼時于林下見一鸛爲弾所傷取歸養之俟其愈縱去後数日夜讀書聞有物擊其扉啓視之乃向縱之鸛也背負一金串卸于地串上結紙條上書云始于博士終于大夫後果然故呼鸛爲負金 玄池子說林 沈應元曰戒殺放生陰德玄善豈望報哉然楊之黄雀毛之白龜稀之于古此類甚衆何獨一鸛也乎至孟嘗好客羅相皆去翟公不仕門可置羅嗚呼不如思方之鸛遠矣

仁烏

晉僖公十四年晉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鵶遶烟而噪或集于子推之側則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思烟臺種仁壽木故吕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仁壽焉即此是也或曰戒所焚之山数里居人不得設羅網呼曰仁烏俗亦謂烏白臆者爲慈烏則其類也 慈烏反哺白鵶烏不祥之烏巨喙烏善鷩哀鳴吟夜慈烏曰孝烏長則反哺其母烏白頸者西南人謂之鬼雀鳴則有凶咎烏之巨嘴者善避矰弋弾射曰善鷩烏之失雌雄則夜啼

魏伶烏

唐魏伶爲西市丞養一赤嘴烏毎于人衆中乞錢人取一文而鬪以送伶處日收数百入號爲魏丞烏 出朝野僉載

三足烏

天后時有獻三足烏或言一足僞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眞僞唐書云天授元年有進三足烏天后以爲周室之瑞睿宗云烏前足僞天后不悦須臾一足墜地 出酉陽雜俎

飛烏爲城

貞元十四年鄭汴二州群烏飛入田緒李納境内鬪木爲城高至二三尺方千餘里緒納悪而命焚之信宿如舊烏口皆流血 出酉陽雜俎

巴陵鵶

巴陵鵶不畏人除夕婦女各取一隻以米果食之明旦用五色綫繋于鵶頸放之視其方向卜一歲吉凶其占甚夥大畧云鵶子東興女紅鵶子西喜事奇鵶子南利桑蚕鵶子北織作息甚驗又元旦鵶頭先以櫛理其羽毛祝曰願我婦女顆鬢彭彭惜斯年似其羽毛故楚人謂女鬢爲鵶鬢 潜居錄

黑鳳皇

禮部郎康凝畏妻甚有聲妻常病求烏鴉爲藥而積雪未消難以網捕妻大怒欲加箠楚凝畏懼涉泥出郊外用粒食引致之僅獲一枚同省劉尚賢戲之曰聖人以鳳皇來爲瑞君獲此免禍可謂黑鳳皇矣

烏護雛

溫璋爲京兆尹勇于殺戮京邑憚之一日聞挽鈴而不見有人如此者三乃一鵶也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雛而來訴耳命吏隨鵶所在而捕之其鵶盤旋

引吏至城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尚憇樹下吏執送之府尹以事異于常乃斃捕雛者出北夢瑣言

百鳥朝

禽鳥得先氣者也凡噪聚處則旺而與空同子曰弘治初予盖侍朝焉每鍾鼓鳴則烏鴉以萬数集于龍楼予退而問諸長老曰此百鳥來朝也然久矣朝朝　帝帝如此後正德間不復見此矣嘗聞獻皇帝之國也舟泊龍江關烏鴉以萬数集江柳向皇舟鳴噪亦今中興之應凡人家喜鵲憂鴟亦氣之先歟寧陵符生舊稱老鴉符家言環庄樹皆鴉每鳴噪妨人語今多事後鴉亦不之來

插羽佳人

豪家少年常畜鴿名半天嬌人以其蠱惑過于嬌女艷姬呼爲插羽佳人

人日鳥

南康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俾吏錄之其載鴿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爲三変而爲人日鳥建封信之曰每人日開筵必首進此味

鴿信

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舶上多養鴿鴿能飛行数千

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信出酉陽雜俎

傳書鴿

張九齡少年時家養群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鴿足上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九齡目之爲飛奴時人無不愛訝

啄木畫篆

人生大造之中而其力亦有能勝天者萬物雖不如人其靈亦有人所不能者近聞人談一事云盜能開鎖取法於啄木盖啄木作巢必穴於空樹間穴口小而中大人以木楔實其口啄木欲歸哺則以

嘗縱橫畫其上如符篆然其楔豁然自開人亟取楔覩之效其畫以畫鑽顧亦自開慮其所畫不明則以粉塗楔頂則明白可辨此事雖莫定其果否然虎狼卜食鸛能禹步亦古人所言豈得謂無邪

採藥吏

古今異傳啄木本雷公採藥吏化爲此鳥

鵝有二能

錢塘人喜殺日屠百鵝有人自湖上夜歸屠者之門百鵝皆號聲振衢路若有所訴鵝能驚盜亦能却蛇其糞殺蛇蜀人園池養鵝蛇即遠去所有二能

而不能免死人有伎倆厄也悲夫

右軍

鵝謂右軍晉書王羲之爲右軍將軍善書時山陰道士獻鵝求寫經得鵝欣然爲寫入會稽孤姥有一鵝善鳴右軍求之未得遂命駕與親知同詣覩之姥不察其意遂烹鵝以待右軍右軍歎惜彌日

喜日鵝

有喜日鵝至日出時哳翅而舞又名舞日鵝

兀地奴

世呼鵝爲兀地奴謂其行步蹣跚耳

減脚鵝

御史符昭遠曰鴨頗類乎鵝但足短耳宜謂之減脚鵝

鴨茵

浮光多美鴨太原少尹樊千里買百隻置于後池載數車浮萍入池使爲鴨作茵褥雲林景志

鬬鴨

陸魯望有鬬鴨一欄頗馴一旦驛使過走馬挾弾斃其尤者陸曰此鴨能人言現欵附蘇州上進使者恭何斃之使者懼以囊中金遺之徐問其人語之狀魯望曰能自呼其名耳

淮南諺

淮南諺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皆不然有一媼曰鷄寒上距鴨寒下嘴上距足縮一下嘴謂藏其味於翼間

鴨血

凡人溺死者以鴨血灌之可活此張夢符云

鷄作人言

晉兖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常買得一長鳴鷄愛養甚至常籠置窻間一日鷄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

有玄致終日不輟處宗因此解玄理功業亦大進

夫洪鈞付予不以異類無知而嗇其所禀羽毛鱗甲者無論已即螻蟻蚊虱撲之則飛且走而況有聲識者乎且雞有五德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使人而無人道能有此五德乎予常聞之老狐聽經又唐人詩龍作人來聽講經則宋鷄之談玄似益可信

鷄屬巽

古說鷄屬巽天上日行歷巽宮鷄鳴某謂屬木所以

日到寅則鷄鳴易中巽金屬五行鷄屬酉漢上云巽九三爻酉也郭璞洞林以巽爲大鷄酉爲小鷄

遠飛鷄

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絶飛四海常㫁桂枝實歸于南山或落地而生高七八尺衆仙奇愛之剉以釀酒名曰桂醪嘗一滴遍身如金色祝鷄翁得遠飛雞之卵伏之名曰翻明鷄翼下有目亦曰目羽雞今世呼鷄云祝祝本祝雞翁事又呼雞爲朱朱寶誌公對胡后問國祚曰把粟與雞呼朱朱蓋爾朱氏也則其字來遠矣此語似詩故兼載焉

五時鷄

影娥池北有鳴琴之苑有伺夜雞隨鼓節而鳴亦從夜至曉一更爲一聲五更爲五聲亦曰五時雞

天雞

扶桑山有玉鷄鳴則金雞鳴而後石鷄鳴天下鷄皆鳴所謂天鷄也李詩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鷄溫庭筠詩漏轉霞高滄海低玻瓈枕上聞天雞俱用天鷄耳陳陶詩朝天半夜聞玉雞星斗離離礙龍翼盖用玉雞矣詩人獨無用石雞者毋乃貴玉賤石歟

祝雞公

祝雞公者洛陽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栖樹下晝放散之欲取呼名即種別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吳地養池魚後登吳山鷄雀數百常出其旁出列仙傳

抱鷄托夢

衛鎬爲縣官下鄉至里人王幸家鎬方假寐夢一烏衣婦人引十數小兒着黃衣咸言乞命叩頭再三斯須又至鎬甚惡其事遂作食欵前適鎬所親者報曰王幸家窮無物設饌有一鷄見抱兒已得十

餘日將欲殺之鷂方悟烏友婦人果烏鷄也遂命鮮放是夜復夢感謝欣然而去出朝野僉載

金雞玉犬

濟陽山麻姑登仙處俗說山上千年金鷄鳴玉犬吠

老鷄有毒

姑蘇一人爲商在外其妻畜鷄數隻待其歸凡數年而返一日殺而食殆盡抵夜死矣隣人疑其有奸首之官婦人不堪考掠遂自誣服太守姚公堂閱其事而疑之乃以情問婦人以食鷄對守亟令覔老鷄數十令當死之囚偏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

蓋鷄食蜈蚣百虫久而積毒故養生家夏不食鷄宜慎之

羨本

郝輪陳留別野畜鷄數百外甥丁權伯勸諭曰畜一鷄日殺小虫無數損命莫知紀極豈不寒心輪曰汝要我破除羨本雖親實疎也

義鵲

義鵲云大慈山之陽有拱木上有二鵲各巢而生子其毋一爲鷙鳥所搏二子失毋其鳴啁啁其一方哺子見而怜之赴而救之即啣置一處哺之若其子然噫鵲禽屬也乃能有義如此可以人而不如烏乎

鵲立枯枝

李孝真咏鵲東亭朝雨霽南飛夜月明東方朔傳曰孝武坐未央前殿天新雨止東方朔屈指獨語上問之對曰殿後柏上有鵲立枯枝上東向而鳴視之果然問何以知之曰風從東來鵲尾長傍風則傾背則蹶足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也

鵲知太歲

鵲知太歲之所在博物志云鵲巢背太歲此非才智

也自然爾淮南子曰鵲識歲多風喬木巢旁枝出設

辨鵲音

詩人以乾鵲對濕螢惟王荊公音乾爲虔字音見于鵲之彊彊易統卦曰鵲者陽鳥也

鵲上梁

鵲巢中必有棟崔圓相公妻在家時與姊妹於後園見一鵲構巢共啣一木大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衆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出酉陽雜俎

喜

李正已被因報夢云青鵲即報喜也是旦果有恭冊
喁啾色皆青蒼至今李族居淄青者呼鵲爲青喜

錦鷄

腹有彩文曰錦鷄狀如鳩鴿鸞鳥備五色如孔雀羽
出于南越山中歳采捕之爲王者冠服之飾

鸎護雛

頃年有人取得黄鸎雛養于竹籠中其雌雄接翼繞
夜哀鳴於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畧無所畏
忽一日不放出籠其雌雄繚繞飛鳴無從而入一
擲殺於中一觸籠而死剖腹視之其腸寸斷出玉堂閒話

鶬鶊

鶬鶊黄色鳥也亦名楚雀亦名商鶊夏蚕候也今謂
之黄鸎黄鸝是也野民曰黄栗留聲轉耳其色黧
黒而黄故名黧黄詩曰黄鳥以色呼也北人呼爲
楚雀

鶬鶊止忌

梁武平齊獲侍兒十餘輩頗娱于目俄爲郗后所忌
動止皆有抑勸甚憤恚將成疾左右識其情者進
言曰臣嘗讀山海經曰以鶬鶊爲膳可以療其病
使不忌陛下盍試諸梁武從之郗茹之後妬減

帝愈神其事左右復進曰陛下廣羞以徧賜羣臣
使不才者無妬於有才挾私者不妬於奉公潔者
不妬其清貪者不妬其廉亦助化之一端帝深納
其言詔廣人廣捕之會方崇内典戒于戕生其議
遂寢出文苑英華

鵜

鵜似鶚而大喙長尺餘頷下有胡如大囊受数升湖
中取水以聚羣魚候竭涸乃取食之一名淘河詩
曰維鵜在梁志在水也

秦吉了

宋時瀘南有秦吉了能作人言夷酋欲以十萬緡買
之秦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中遂絶食数
日死吉了似鸜鵒能人言比鸜鵒尤慧大抵鸜鵒
聲如兒女吉了聲則如丈夫出邕州溪洞中唐書
林邑出結遼鳥林邑今占城去邕欽州但隔交趾
結遼與吉了土音亦相似也又云秦吉了如鸜鵒
紺黒觜丹尾黄距目下連項有深黄文頂毛有縫
如人分髪

赤白吉了

崇寧有廉州民獲赤白吉了各一頭獻于刺史赤者

尋卒白者久而能言

錦地鷗

閩中造酒杯盞樑苍紋類鵓鴣斑點試家珍之因展蜀画鵓鴣于書舘中江南黃世用見之曰鵓鴣亦有数種此錦地鷗也

碧海舍人

隋臣者劉繼詮得芙蓉鷗二十四隻以獻毛色如芙蓉帝甚喜置北海中曰鷗字三品鳥宜封碧海舍人宮嬙署之呼海舍人

白鷗脯

陳喬張似之子秋晚並游玄武湖時群鷗游似子曰一軸内本瀟湘喬子俄顧卒吏云此白色水禽可作脯否僉謙云張似子半華鳳毛陳喬男一堆牛屎喬子從是得一堆白鷗脯之名

婆娑兒

鄭遨隱屋有高士問何以閲日對曰不注目于婆娑兒即側耳於鼓吹長謂玩鷗而聽蛙也

禍德長

韓齡家藏三義鳫圖有賛云祠祭非常爲禍德長

鳳隠

韋常嗣立宅後林麓邃密有黃鵠一雙潜于左側每韋氏有吉慶事則先期盤翔時人謙曰人君德感鳳皇呈瑞世未嘗無鳳皇非可出之時而自隱耳今出鵠爲韋氏家族祥報喜否則與鳳隠同也

長生網

鶉之性聞同類之聲則至捕人必求鶉之善鳴者誘致則無不獲自號引鶉爲長生網

族味

鶉捕之者網獲甚多故雌雄群手同被鼎俎世人名爲族味

褐衣老人

蔡襄字君謨仙遊人未仕時每喜食鶉一夕夢褐衣老人曰來日當被害願公貸命襄問汝何人乃誦一詩曰食君数粒粟充君羮内肉一盃斷数命下筯猶未足口腹須臾間禍福相倚伏願君戒勿殺死生如轉轂竟而異之詢於厨中有黃鶉数十放之經夕復夢褐衣老人云感公從禱已獲復生今上帝已命注公高爵

鸕鷀

鸕鷀色黑而頭長能沒水捕魚其疾如飛栖宿之處

其下雖水深魚多未嘗犯諺云鸕鷀不打脚下塘

納膾場

取魚用鸕鷀快捷爲甚當塗芙塘石阜民庄舍在焉
畜鸕鷀于家攬一小舟在岸遣一丁取魚供食邑
尉過而見之謂阜民曰小舟即納膾場鸕鷀乃小
尉耳

阿濫堆

張祜詩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
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濫堆宋賀方回曲子云待
月上潮平坡灎塞管孤吹新阿濫中朝故事云驪

山多飛鳥名阿濫堆明皇採其聲爲曲子又作鷃
爛堆

翠碧

唐韻鳺音立水狗也爾雅謂之天狗汪小鳥青似翠食
魚江東謂之水狗陸魯望翠碧詩云紅襟翠翰兩
參差徑拂烟華上細枝春水漸生魚易得不辭風
雨坐多時張碧詩一條碧綠輕拖水金毛泣怕春
江死石林詩話云江淮有水禽號魚虎翠羽而紅
首頰色可愛崔德符身洋驛詩云翠裘錦帽初相
識魚虎彎環掠岸飛

翡翠

背有彩羽曰翡狀如鶡而色正碧鮮縟可愛飲啄于
澄瀾洄淵之處尤惜其羽日濯于水中今王公之
家以爲婦人首飾

鴝鵒

鴝鵒取其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烟霄外物

紅蝙蝠

紅蝙蝠出瀧州皆深紅色唯翼脉淺黑多雙伏紅蕉
花間採者若獲其一則一不去南人收爲媚藥王
子年拾遺云有五色蝙蝠異物志鼉鼃因風入空

木而化爲蝙蝠靈芝之圖說曰蝙蝠之壽萬歲又媚
[illegible]歟金鳥辟寒金龍子布谷脚脛骨鵲腦砂稜
[illegible]草荀草左行草獨未見錄紅蝙蝠處豈鈇載乎
又有無風獨搖草男女帶之相媚又陳藏器云人
帶于衣令人有媚多迷人

蚊母

蚊母扇端新州有鳥類青鵁而嘴大常在池塘捕魚
而食每作一聲則有蚊子群出其口按爾雅曰鷏
鳥似烏而大廣志云蚊母此鳥吐出蚊也土人云
其翅堪爲扇唯辟蚊子與陳藏器說同又云塞北

有蚉毋草嶺南有蚉母木南越志又云古度樹一呼那子南人號曰柁（音亞反）不華而實實從木皮中出如綴珠璫其實大如櫻桃黃即可食過則實中化爲飛蛾芽子飛出愚驗之亦有爲蚊子者

骨托禽

河州有禽名骨托狀如鵰高三尺許以名自呼能食鉄石郡守每置酒輙出以樂坐客或疑鉄石至堅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投其前即啄而吞之良久牽出視石已爛如泥矣

鵖鶓

後漢章帝永寧五年條支國來獻異鳥名鵖鶓其高七尺解人言語國太平則群翔鳴焉（出王子拾遺記）

護國大將軍

紹興二十六年淮宋之地將秋收粟稼如雲而蝗虫大起翻飛蔽天所過田畝頃刻而盡未幾有水鳥名曰鶖形如野鶩而高且大脰有長嗉可貯數斗物千百爲群更相呼應共啄蝗盈其嗉不食而吐之既吐復啄連城數十邑皆若是才旬日蝗無孑遺歲以大熟徐泗上其事于虜庭下制封鶖爲護國大將軍

細鳥

元封五年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之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間如黃鵠之音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一名候日虫帝置之於宮內旬日飛盡帝惜求之不復得明年見細鳥集帷幙或入衣袖因名蟬宮內嬪妃皆悅之有鳥坐其衣者輒蒙愛幸至武帝末稍稍自死人尤愛其皮以其皮服者多爲丈夫所媚

禳鬼鳥

荊楚歲時記正月夜多鬼鳥度家家槌床打戶捩狗耳滅燈燭以禳之玄中記云此鳥名姑獲一名天帝女一名隱飛鳥一名夜遊鬼好取人女子養之有小兒之家即以血點其衣以爲誌故世人號鬼鳥荊湖彌多

山蕭

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摻（音）一曰永嘉郡記作山魅一名山駱一名蛟（音蛟）一曰一名濯肉一名熱肉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鳥巢大如五斗器飭以盧堊赤白相間狀如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燒人廬舍俗言山魈

鴛鴦

劉世用又嘗在高郵湖見漁者獲一鴛鴦其一飛鳴逐舟不去舟人殺獲者而烹之將熟揭釜其一亦即飛入投湯而死

五色鳥

楊震卒未葬有大鳥五色高丈餘從天飛下到震棺前舉頭悲鳴淚出沾地至葬日冲天上昇 出謝丞後漢書

報春鳥

顧渚山中有鳥如鴝鵒而小蒼黃色每至正月二月作聲云春起也至三月四月作聲云春去也采茶人呼為報春鳥 出顧渚山記

吐綬鳥

漁復縣南山有鳥大如鴝鵒羽色多黑雜以黃白頭頰似雉天晴吐物長數寸丹采彪炳形色類綬因名為吐綬鳥陰天即否又食必蓄嗉臆前大如斗慮觸其嗉行每遂艸木故一名避株鳥 出酉陽雜俎

真珠鷄

真珠鷄生夔峽山中畜之甚馴以其羽毛有白圓點故號真珠鷄又名綬鷄生而反哺亦名孝雉每至春夏之交景氣和暖頷下出綬帶方尺餘紅碧鮮妍頭有翠角雙立良久悉斂于嗉下披其毛不復見或有死者剖其頸臆間亦無所覩茗溪漁隱曰廣右閩中亦有吐綬鷄余在二處見人多養之不獨巴峽中有也

白鵰拔水

厓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鵰奮飛哀鳴與籠墜水中以死

寒號虫

華山有鳥名寒號虫方春時鳴曰鳳皇不如我至冬毛羽皆落則又鳴曰得過且過藥中五靈脂即其

糞也丘濬禽言云得過且過多福何如少遭禍訖下山頭凍羽乾真信鳳皇不如我得過且過

喚起催歸

喚起催歸二禽名也催歸子規也喚起聲如絡絲圓轉清亮偏于春曉江南謂之春喚

鷿鵜

鷿鵜水鳥也其膏可以塗刀劒令不銹爾雅注云膏玉瑩劒續英華詩云馬啣苜蓿葉劒瑩鷿鵜膏也

安溪竹鷄

安溪山多竹鷄山中人云春食蘭花

鷙鳥

鷙鳥之善搏者曰鶚以人見竦愕也　鷂玄曰鵬色淺黒而大者　鵃曰鷂鶊鶬黄謂之鵅廣雅曰鵅鶩二歳色完知擊也　鶻曰鶻鷯曰鵑能視遠也鷯目明目遠見了然鵰曰鶌奪曰鵶鸇晨風也向風揺翅如飛迅疾狀類鵰色青搏燕雀食之左傳云若鷹鸇之逐鳥雀鷹如鸇而小者其脰上下亦取鳥雀如攫奪也

海東青

海東青鶻之俊者大如鷄每春初自海入遼然不肯高飛天鵝至則帽其首以縱之直飛衝天別養一鳥名曰小青兒大如雀亦來自海外與海青同上俟其飛過天鵝小青則啣其帽以還海青乃俯視天鵝直下爪其兩目而墜云凡天鵝初至有一巨者爲之首重二三十斤捕得此鵝則其餘無主盤旋一處不能去海青旋擒而盡獲之在胡元獲頭鵝者有賞樂府云悶煞沒頭鵝用此天鵝即傳記所称鴿也黄者千載

劉聿鷹鷂

唐永徽中萊州人劉聿性好鷹遂于之罘山懸崖自縋以取鷹鷂欲至巢而繩絶落于樹枝間上下皆壁立進退無據太鷹見人啣肉不敢至巢所遥放肉下聿接取肉餧鷹鷂餘即自食經五六十日鷂能飛乃裂裳而繫鷹足一臂上繫三聯透身而下鷹飛掣其兩臂比至澗底一無所傷仍繫鷹而歸

黒漫天

葛從周養一皂鷹甚鷙忽突籠飛去從周責掌事者詐捕良急從事方食小僕報云桐樹上此鳥栖泊望之乃一鵰也怒罵曰不解事奴此痴伯子得萬个又何所用促尋黒漫天黒漫天所失鷹名也

滄鶻

滄州東光縣寶觀寺常有滄鶻集重閣每有鴿數千鶻冬中每夕即取一鴿以暖足至曉放之而不殺自餘鷹鶻不敢侵之出朝野僉載

海鵬

正德末有鳥黒色大如象舒翅如船篷飛入長安門内大樹上弓弩射之皆不入官民家所養鵝被啄而食之如拾蛆虫然数月方去人以爲海鵬也

鷂殺伏罪

列士傳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鶚逐鳩鳩逃案下鶚去

公子縱鳩出鷄逐殺之公子暮爲不食曰鳩避[illegible]
歸無忌竟爲鷄所得吾負之爲吾捕得此鷄者無
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聲捕得鷄三百餘以奉公
子欲盡殺恐無辜乃自按劍至問曰誰獲罪無忌
者一鷄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名
聲布聞天下歸焉王充論衡不信以爲鷄有千萬
擊鳩飛去安能復得乃是捕者折其頭也　按後
漢書童恢爲不其令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
生獲二虎恢聞而出祝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
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于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

則論法汝若是殺人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
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
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夫
天下事入感應者多矣人心所感誠不至耳烏謂
此不可信乎

鄞君海鷄

薛嵩鎮魏時鄞郡人有好育鷹隼者一日有人持鷹
來告於鄞人人遂市之其鷹甚神俊鄞人家所[illegible]
鷹隼極多皆莫能比常臂以玩不去手後有[illegible]
人見者請以緡百餘易爲直曰吾方念此不知[illegible]

所用其人曰此海鷄也善辟蛟螭患君宜于鄞城
南放之可以見其用矣先是鄞城南陂蛟常爲人
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鄞人遂持往海鷄忽投陂水
中頃之乃出得一小蛟既出食之且盡自是鄞民
免其患有告于嵩乃召鄞人訊其事鄞人遂以海
鷄獻焉　出宣室志

頊刻虫

後周武帝置官于瀘州釀毒藥爲酒年以供進所用
材品不一人酒役皆取大辟舍罪而驅策之官長
歲須續命金以毒氣薰煮官吏被者多死卒徒恐

怯呼鵂爲一拂烏頊刻虫蝮虵爲劈歷盤

鵂

有人任嶺南官至山寺登厠忽有異禽飛集厠前石
上跳躍作聲若巫家之禹步者須臾石裂出一青
虵乃啣之而去見者大駭問寺僧云正鵂鳥也惟
食毒虵乃能成其毒蘄州黃毒山有鵂巢于山嵓
大木中狀類訓狐聲如擊腰鼓巢下十步無草每
春生子能飛乃送出山惟二雌雄獨留此與金山
石穴鷄無異

百勞

百勞一名梟一名鴟䲹捕燕雀諸小禽食之又禁䖫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用梟羮又標其首以木故後人標賊首以示衆者謂之梟首予嘗寓居北河鎮小寺喬木数株有梟巢其上凡生八子子大能飛身皆與母等求食益急母勢不能供即避伏荆棘間群子噪逐不已母知必不可逃乃仰身披翅而臥任衆子啄至盡乃散去就視之惟毛嘴存焉

酉陽雜俎曰伯勞博勞也相傳伯奇所化

梟鶩

鄉鐃歌曲斮梟鶩注斮畧惻切漢郊祀天下春祀黃

帝用一梟破鏡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絶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貙而虎眼漢五月五日作梟羮以賜百官鶩不祥鳥白身赤口

唾十三

厭勝章言梟乃天毒所產見聞者必罹殃禍急向梟連吐十三口然後靜坐存北斗一時許可禳焉漢蒙州刺史龍驍武人極諱巳名又父名暅子名卭亦諱之故郡人呼梟曰吐十三鵲曰喜奈何蚤曰秋風部屬私相告云使君祖諱針吾輩亦當稱䤡粥邪

半瑞

吳興羅捕者得一鳶紫翠色俊鷙可喜山民朱神佐以謂錢俶王即位此是珍祥獻之必推賞典即重價償羅者携詣杭將獻鳶無故而殞滑稽者多以半瑞之言嘲神佐

鴟報子仇

張職方大宝宿州人家富于財登進士第性悪鴟毎至官必令左右挾弾逐之熈寧六年丁内艱權厝於符離之佛寺嘗有鴟巢於殿之魚尾育二雛羽翼漸成飛躍于外鳴嘯不巳張親弾之中九而斃

既而二大鴟盤空鳴聲甚悲翌日張步庭中一鴟下搏其巾方驚駭一鴟復來攫傷其髻痛亦旬餘潰決腐爛及喉遂死嗟乎哀子之死仁也報子之仇義也孰謂禽獸無仁義之心乎父子之道天性也處萬物之靈親愛之心宜其甚焉熈寧甲寅乙卯歳天下旱蝗至父子相啖者真禽獸之不若也

鵂鶹

鵂鶹即鵄也鵂鶹晝日目無所見夜則飛撮蚊虻鵂鶹乃鬼車之屬也皆夜飛晝藏或好食人爪甲則知吉凶凶者輒鳴於屋上故人除指甲埋之戶内

蓋忌此也亦名夜遊女好與嬰兒作祟故嬰孩之衣不可置星露下畏其祟耳又名鬼鳥春夏之間稍遇陰晦則飛鳴而過嶺外尤多愛入人家爍人魂氣或云九首曾為犬囓其一常滴血血滴之家則有凶咎荆楚歲時記云聞之當喚犬耳又曰鶚大如鵂鶹惡聲飛入人家不祥其肉美堪為炙故莊子云見彈思鶚炙又云古者重鶚炙及梟羹蓋欲滅其族類也 出嶺表錄異

鵶鳴報喜

大中歲常顒舉進士學贍而貧歲暮飢寒無以自給

有常光者待以宗黨轍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夕風雪凝沍報光成事者絡繹而至顒略無登第之耗光延之于堂際小閣備設酒饌慰安見女僕抖擻衣裝僕者排比車馬顒夜分歸所止擁爐愁歎而坐坐逼於壞牖外橫竹掛席蔽之簷際忽有鳴梟頃之集於竹上顒神魂驚駭持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謂候者曰我失意亦無所恨妖會作怪如此兼恐橫罹禍患俄而禁鼓忽鳴榜放顒已登第光服用車馬悉遺焉 出劇談錄

批頰

盧肇廷遜詩樹上諮諏批頰鳥窓間壁剝叩頭虫王半山詩翳木窺搏黍藉艸聽批頰元人送春詩批頰穿林叫新綠韓致光春恨詩殘夢依依酒力餘城頭批頰伴啼烏平明乍卷西樓幙院靜初聞放轆轤批頰盖鳥名但不詳為何形狀耳或曰即鵯鵊也催明之鳥一名夏雞俗名隔隥鷄

飛生負板

湖廣長陽縣龍門洞有鳥四足如狐兩翼如蝙蝠毳毛黃紫緣崖而上乃翥而下名曰飛生有怪鴟狸首肉角斷箬從方而啣之呱呱而鳴名曰負板遇之則凶王濟手鏡又云有鳥狀如蝙蝠而大如鴉

遇夜則飛好食龍眼荔枝時架木為臺于園至昏時人持一竹破其中擊以作聲駭之徹曉而止夜復然彼人呼為飛倉溪蠻叢笑中載麻陽山有肉翅而赤者形如蝙蝠大如野狸婦人坐蓐藉其皮則易產名飛生疑即飛倉也謁生為倉蓋聲相近云

九羅

明祟儼厭勝書鬼車九首妖怪之魁凡所遭觸滅身破家故名九羅其掌之者曰天血使者然物可以

類腋羽毛中凡十種鬼車畏之宜用烹製召巫爲祭画像禳之

鬼車

楊用修曰鬼車九頭鳥也白澤圖謂之蒼鸆帝嚳書謂之逆鶬夫子子夏見而歌之裴瑜注爾雅言鶬鸆鶬是九頭鳥也小説周公居東周惡聞此鳥命庭氏射之血其一首猶餘九首按夫子逆鶬歌曰逆毛鶬兮一身九尾長兮只言九尾不言九頭陸長源辨疑志九頭鳥又名渠逸鳥淳熈間李壽翁守長沙嘗募人捕得之身圓如箕十脰環簇毎脰有頭其一獨無而鮮血點滴毎頸各生兩翅當飛時十八翼霍霍競進不相爲用至有爭拗折傷者

出癸未雜志

嘉靖壬辰八月大霧至午而霽白石山某村民見物自空墜下其身如巨鼈肉翅一首在前八首分列兩旁目瞑不開啾啾可悪盖此物乘露出而天倐明不能開目而墜也悪少取而烹食之味美或云即鬼車鳥也然姚氏婦為女子時父獵得鬼車乃禽類形如鴨而大巨首在中餘八首分列左右一首啄食八首競奪故時流血養数日死與金[illegible]石山所見絶異豈九頭鳥自有兩種耶

岳鄂王鳥異

正統十四年八月徐武功行縣至湯陰岳鄂王故里公因設祭俄有大鳥若隼自空下止冢上舍人邢海引弓射之矢至而舉公覺其異遽麾止之少項復下終享乃凌風而去時見者皆以爲神云後公上疏得請建祠自記此事于碑陰

白鶴

弘治十七年大名元城縣民屋庭中東樹上有鳥巢纍數百一巢中生白鶴時　孝肅皇太后初上仙以此爲上孝感表獻之不受還而道死

沈烏兒

天順間杭有沈姓者畜一画眉善叫能鬬微客許以十金搆之不與一早携至西湖偶爾腹痛坐阜于堤不可帰有相識箍桶匠過焉沈即浼其婦報家人至則沈巳無頭矣視之則箍桶刀殺之血光顯然遂執匠告於官匠不勝拷掠自誣服云得鳥貨官與沈俱懸賞以求一日有漁人兄弟持頭來受賞水腐莫辨因以成獄而匠秋决矣数年從有人

見画眉籠于蘇州驚疑而問其來歷主人曰此籠
貨杭人某者其人報沈家沈氏子孫又疑而訪採
某人某欺罔不服訟于官一訊即服問其頭置湖
畔枯楊腹中取之果在焉官以此獄既明漁人之
頭何來因捕之加刑則曰吾父死而弟兄欲得賞
故割頭以獻三人遂皆棄市嗚呼一鳥而至人命
有五至今杭人以沈鳥兒爲禍根云

治禽獸諸病法

鷄雛食柳葉小者死大者盲黑鷄白頭食之病人鷄
消六指者五色者食之皆殺人養生家曰鷄肉不
可與小兒食食之生蛔虫亦能令消瘦雌鷄不抱

子者待生卵時食内夾麻子喂之常川生子　凡
生鷄初到家以温水洗脚放去自然不走　下鷄
卵哺伏宜早辰鷄雛出後放食宜日晩則不畏鷹
隼鷄褋病以真麻油灌之立愈蜈蚣毒研茱萸與
食解之　鷄鴨以土硫黄拌飯喂數日即肥問鷄傷
而有病以雄黄捜飯飼之可去其胃虫背以腥脂
塗其爪躰他鷄畏之

養鵝鴨毎歳再伏者爲善大率鵝三雌一雄鴨五雌
一雄窠中多放細草令暖大鵝十子大[illegible]子

小者栽之皆至一个月方出雛其未出四五日内
不可使鬧打鼓聲及舂磨聲不可在窠邊梳頭不
可將淋灰籃籮内作窠及新産婦見之雛既出作
籠籠之先以粳米爲粥糜一頓飽食毋鷄鵝鴨後
以菜葉或野菜拌碎米喂其雛當伏子之時宜頻
與食之不然恐久伏無力或至暈死

養鵓鴿褋病以香油揉掇新蘿蔔葉喂之或被鷹隼
傷研地黄汁浸米飼之

凡百鳥吃悪水鼻内生爛瘡以甜瓜蔕末敷之効

鸚鵡病以橄欖飼之則愈須預收作乾以備用此
鳥畏寒冬月以布裹籠藏木櫃中　画眉過寒毛

燥落以羊脂炒米飼之則潤　黄頭鬧羆身痛取
尿缸砂土飼之則愈　養鴛鴦恐其飛去將腋下
膜子割離少許則馴鷹鷂病以福建白砂糖啖之

治馬諸病馬肝癱用朴硝黄連末男子頭髮燒灰漿
水調灌凡一應邪氣衝肝眼昏似睡忽然眩倒此
方主之　馬腎搐用烏藥芍藥當歸玄參茵陳白
芷山藥杏仁秦艽毎服一兩酒一升同煎温灌隔
日再灌　馬氣喘用玄參牛旁葶藶升麻兜鈴黄
芪知母貝母爲末毎服一兩漿水調草後灌之

馬尿血用黃芪烏藥芍藥山茵陳地黃樊零枇杷
葉爲末漿水煎沸湯候冷調灌　馬結尿用滑石
朴硝木通車前子爲末每一兩温水調胸時再服
結甚加山梔子赤芍藥　馬結糞用皂角燒灰存
性大黃枳殼麻子仁黃連厚朴爲末清米泔調灌
若腸突加蔓荊子　馬舌軟用款冬花瞿麥山梔
子地仙草青黛明硝朴硝油煙爲末每半兩許塗
舌上立瘥　馬眼患用石决明草决明川黃連黃
柏甘草秦艽山梔爲末每服一兩半蜜二兩猪胆
一枚冷水調灌　馬膈痛者低頭不食草用羌活

白芍藥甜瓜子當歸没藥爲末春夏漿水加蜜秋
冬小便調灌　馬流沫用當歸菖蒲白术澤瀉赤
石脂枳殼厚朴甘草爲末每服一兩五錢酒一升
葱白三握水煎溫灌　馬蹄傷用大黃五靈脂木
鱉子去油海硝皮甘草土黃芸薹子白芥子爲末
粥調攤帛上裹之　馬諸瘡昆砂夜合花葉黃丹
乾姜檳榔五倍子爲末漿水洗瘡麻油輕粉調藥
薄敷　馬鼻內噴膿用獨蒜搗爛入麝少許吹
醋調放入兩耳內用紙塞住麻線拴之將馬頭高
吊之不令馬動鼻內流膿盡以流清水爲度　馬

傷水先用人亂髮燒煙兩鼻後用川烏草烏白芷
胡椒猪牙皂角等分麝少許爲細末用竹筒盛藥
一匙吹入鼻中　水瀉放即放茄蒂兼治之　馬
中結用雌雞一隻用拳挹死就熱便開取肚內心
腸肝肫嘴爪脚帶糞入風化石灰一合碎剁爛入
真麻油四兩調油灌之雞不用　馬瘦嬰不肥者
用貫仲一兩放馬槽內久久瘦虫自出　馬鼻內
癩病用蕎麥磨粉連稃切飼之　馬行路遠宜早
歇先飲水數口方喂則無中結之症　馬脊破用
馬脚下尿濕泥塗瘡中青臭泥亦可已破成瘡者

用黃丹枯礬生姜燒灰俱存性等分爲末入麝少
許麻油調傅已成膿者漿水與葱白煎洗敷　馬
咬人成瘡用馬鞭子稍燒灰乾敷　馬咬人用蜂
蜜抹唇即止
治牛諸病牛瘟疫用菖蒲淡竹葉葛粉鬱金菉豆蒼
术各等分爲末每服一兩芭蕉自然汁三升入蜜
二兩黃臘二錢重湯調灌之未解再一服如熱極
加大黃鼻無汗加麻黃鼻口出血加蒲黃此藥用
蒼术菖蒲者因他藥太冷用此以制衆藥又通氣
也又方蠟月兎頭燒灰和水五升灌又方真茶葉

二兩水五升灌　牛尿血川當歸紅花共為末酒
二升煎取一升冷灌　牛吃尿榆白皮三兩水煎
二升灌又法豆豉汁調塩灌　牛生熱死百葉去
糞蘆草果令食未愈再服　膜遮眼炒塩并竹節
燒存性研一錢貼膜　牛有筋根噎皂角吹鼻中
以鞋底拍尋骨下　牛吃雜虫腹脹燕屎一合水
二鍾調灌　顛牛觸人胆大也黃連大黃末鷄子
清調灌　牛尾焦不食水草前方加白芷酒灌
牛生蛭塩茗脯啖虫出食茗牛齒死　牛氣脹淨
水洗汗襪取汁一升釅醋半升和灌之　牛鼻脹

好醋釅一盞灌耳中　牛肩膊舊綿絮三兩燒存
性麻油調抹忌水五日　牛瘸蹄紫礦為末猪脂
油和納蹄中燒鉄烙烙之　牛生虱搗土當歸醋
浸一宿搽之愈　牛沙疥蕎麥燒灰淋汁入綠礬
一合塗　牛馬誤食花蜘蛛腹脹欲死用出過蚕
紙燒灰研細每用兩茶匙水調灌之
驢子冬月行遠路蹄跲凍裂疼痛不行取軸油敷之
養羊法臘月正月生羔者為善十一月二月生者次
之大率十羊二羝少則不孕羝少則亂群無角者
更佳遠水為良二日一飲頻飲則傷水而鼻膿

中勿令停水勿令糞污毛停水則損蹄湿則腹脹
有疥者間別之否則漸污或能合群致死羊經疥
敷瘥得夏初肥時宜賣易之否則後年疥發必死
羊疥百草霜用塩滷或拌桐油調勻塗又方藜蘆
根不拘多少搥碎以米泔水浸之瓶盛塞口置灶
邊令暖數日味酸便可用先以磚瓦刮疥處令堅
硬湯洗之去痂拭乾以藥汁塗再上可愈若多則
漸塗之一時塗恐不勝痛　羊中水先以水洗淨
眼鼻中膿污次用塩一撮就杓內以沸湯研水使
冷澄清灌入兩鼻內五日內必漸愈未愈再灌

羊夾蹄羝羊脂煎熟去滓取鉄箆子一枚燒熱滓
脂勻于箆上就夾處烙之勿令入水次日就愈
猪瘟病用蘿蔔或菜與之此物乃猪所好食性凉能
愈熱毒又能宣通腸胃不食則難救或熱病不食
搗螺螄絞水灌之又割尾尖出血即愈　猪羊牛
畜生瘡有虫用刺棠梨根研水灌洗虫即死或作
末摻瘡上
狗病水調平胃散灌之凡卒死者葵根塞鼻可活遍
身膿癩濃煎百部汁塗之　狗被蚤蝇嚙者麻油
滓徧搽其身即去

猫生虱用桃葉楝樹根搗細熬湯泡洗虱皆死亦治犬生虱或獐腦擦猫身上亦好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五十九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

海右閒民王圻纂輯

鱗介門

鱗介類上

豢龍

計宗道惟中柳州羅池人言其曾祖在洪武中爲巡檢居一山號計家砦嘗出行得一巨卵如升持歸使雞伏之百餘日乃產一物狀類蛇四足蒼色鱗甲遍體其長不盈尺行則昂首竦身殆若獸走家人以米汁飲之數月漸大好飲生血每刲割羊豕則取血啖之久而益馴狎計公行止蛇嘗隨之不

呼之出蟠於榻以手摩之冷如冰鐵一家呼爲小龍傳聞外間多求觀者計心念曰是且致口語爲吾家禍矣乃放之羅後溪潭中囑曰汝無憂飢吾每日當遣人飼之汝自今不得復出也還内蛇已隨至計叱曰汝不能聽教令斬汝矣蛇如解人意俯首帖尾卽還潭中自是常以血置潭口輒奮起就食歲久大且踰丈一日有同官之子婦汲於潭婦衣紅蛇望見以爲血也捲而嚙之至死同官怒聲言爾畜妖物殃人吾且以白上官必破爾家計

恐哀祈之且致厚餽乃得解由是悪蛇欲殺之持
刀至潭仍置血以誘其出因投刃斫之蛇驚而匿
僅斷其尾尺餘自是不復出亦不知其存亡數年
後一夕風雷暴作雲霧中有蒼龍自潭起長數百
尺拏空而去家人皆指云小龍化也

景州龍見三頭

開元四年景州水中見一龍三頭時州中大水後六
日有風自龍見處西南來飛屋拔木晝冥

痴龍

洛下有洞穴曾有人悞墜於其中因行數里漸明曠

見有宮殿人物凡數處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食
之不知何所以後出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
大羊名曰痴龍

奔城湖女子

紹興五年六月七日常熟縣奔城湖有村民艤船水
際見一姝麗女子從二蒼頭來言欲借船過湖到
東萬塘看親遂解纜届中流民稍顋念如此女子
乃徒行又無父母隨之殆非人類大聲詰之曰今
年乾旱小娘子莫是龍女邪女不荅亦不改容
頭獨怒目四顧轉盻間失女所在蒼頭登彼[illegible]

知所向俄有龍自北水柳過大風發屋萬塘民[illegible]
太公有子三人分室以居皆力耕賣酒頗豐贍是
日臨安茶商沈八偕伴侶三十輩負担到其門少
憩頃之黑雲四合數神人着錦衫持斧鉞長大獰
悪以次而至其一云我在談家幹事汝等速去已
而風雨大作沈八諸人弃茶仗悉移至塘北洞庭
絹客寓彼亦被驅出三談室宇器物米谷金帛席
捲無孑遺唯一常用秤揷地上力拔不起一斗貯
于糖甕屋後竹園一空一榆木極大陰蔽數畝根
反居上枝葉在下禽巢以十數在石磯上畧不撼

損門外二客舟飄落二十里田中而三家男女悉
無傷害

小兒化龍

茆山隱士吳綽素擅絜譽神鳳初因采藥於華陽洞
口見一小兒手抱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於松下
綽見之因前詢誰氏子兒忙奔入洞中綽恐為虎
所害遂連呼相從入欲救之行不三十步見兒化
為龍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胆以藥斧
斵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
餘步洞門閉矣綽後上昇封素養先生此語賈宣

佁說

佘氏井龍

宜黃巨室佘氏自其祖六秀才濟者素稱善人教訓五子一孫家法整肅長子大經次大節鄉貢入京師居上庠其宅有大井在樹傍一日婢晨與汲水桶墜於內取桶繼之復然至假諸鄰舍迨於七八若有物從中掣搦者走白主母母以為妄惑將杖之濟止之曰未可吾當自往觀即往憑欄探首見一物頭角嶷然乃龍也中有霧出氣滃滃然但微覺腥穢急奔避之一家危懼幾無所容遽施錦被

覆井口而邀旗昌觀道士醮謝里閭稍知之莫敢來視有膽勇男子竊窺之見其鱗爪而水時時雲動次夜乃潛跡不出水平如初後兩月始命淘浚八桶俱存悉已片裂而井水竟無所曾又一年二子皆及第並朝奉郎族稱大經曰大朝奉大節曰小朝奉濟生受官封第四子大任續亦登科但仕不通顯

破山龍

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illegible]影空人心題常熟破山也尚傳有四高僧[illegible]寺[illegible]中一老翁日來聽法久之問翁所從來答曰非人也龍也問本相可得見乎曰可已而果以全體見僧甚恐亟誦揭諦呪語揭諦神與龍角力龍不能勝破其山而去

洞霄龍

餘杭洞霄宮昔有主首道士誠敬感神誦度人經極著奇驗其側則龍潭也每就彼持念倏一老人從潭出跪曰弟子即龍王也每獲聽經文無任瞻仰但不敢輒前今所以呈身切有請爾道士曰其說云何對曰師才到潭上則水府幽祇皆當起敬

不退殊不自安願只宴坐宮中不妨日課庶幾百靈得以休息若慈悲賜許當日供鮮乳二斤以充齋饍道士曰吾意豈在斯謹奉王戒老人喜謝而隱潭上之役遂罷翌日廚僕報几案得乳兩斤極新潔莫測所從來未審堪食否道士云非汝所知宜以餉我小師秤之果重二斤其後日日皆然數年後忽失約復誦經水次前老人再至曰乳乃陽間物弟子忝為龍神可以得之但塵界中有坎購取贏餘者我則陰攝之此去市戶董七者好欺秤權用十四兩作斤故即而掠取今其人出外厥父

自主鋪業淳樸有守未嘗罔利故無從可致[illegible]道士歎息不已謂曰吾欲知其端倪恐自貽譏爾歟心事那可妄爲吾誦經以增之亦亡益也遂周行郊闉一意道人於善鄉循至今尚能言之而忘其姓名

貴州龍

朱希召爲貴州經歷云其地旱求雨必召師人令覓龍或人或獸得則師巫能識之正德末大旱求龍不獲忽見一孕婦蹣跚而來入城門巫執以見太守云龍在此太守怒曰此婦豈龍耶婦自辯云我村坊小民某甲之妻寧得爲龍太守欲縱之巫力言其是遂積薪於庭以籠蒸其婦未及舉火而雨大作籠自釋開婦已失所在楊主事詢云四川有數處龍匿柱下搜得之而祝雨則立降蓋殊鄉異域龍多變幻如此

龍化

水虺五百年爲蛟蛟千年化爲龍龍五百年爲角龍又五百年爲應龍

河南龍卵

成化間河南省下有漁人得一龍卵於黃河邊[illegible]中大谷一升許有一商人以數尺布易之送於官置諸延慶觀居民異之觀者如堵時膚龍周守國用知開封府命擊破之中包碧水餘無所有數日後忽大風揚沙黑雲自觀中起勢甚猛庭前有兩樹都司前一大樹皆拔去左布政章繪宅內有樓飄去其半樓上有一大銅盆亦從空中飛去

龍見

正德九年群龍數十鬭於常熟潘氏墓後守墓者一家君周聞知而其村民舍並爲撼倒或提至空中數十丈復頓故地不差尺寸或飛去不知所之有一家米一囤無顆粒存他日乃得之田中或數升或斗許皆埋於土不下百許坎也其日南村亦有一龍低首貼地而行頭上立一朱衣者手握青旗旗左則龍隨而左右則右焉衆謂司龍之神云其年常熟數婦女力農田中暑倦將就一小浜而浴忽見水動立膝上視之一龍赤色自水底躍出初長丈許至空不啻數百丈憑雲而去觀者皆爲辟易（過[illegible]說）按是時淮安九龍閘舟提至空而糜者甚衆亦不獨淮上四方處處有之蓋　康陵巡行之驗萬乘所至不偶然也

龍場

王子年拾遺曰方丈山東有龍場地方千里龍皮骨如山阜布散百餘頃述異記晉寧縣有龍莽洲父老云龍蛻骨於此洲其水今猶多龍骨按山阜岡岫能興雲雨者皆有龍骨或深或淺多在土中齒角尾足宛然皆具大者數十丈或盈十圍小者纔一二尺或三四寸體皆具焉嘗因採取見之論衡云蟬生於腹開背而出必因雨而蛻如虵之蛻皮云近蒲洲人家拆草屋於棟上得龍骨長一丈許鱗角宛然皆具（出感應經）

鹽龍

蕭注從狄殿前之破蠻洞也收其寳貨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豢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盂以玉筯摭海鹽飲之每鱗中出鹽則收用以酒送一匕專主興陽而前世無説者何也後因蔡元度就其體舐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體三四日用亦有力後聞此龍歸蔡元長家

龍有五種九種

佛言龍有五種一象形二虵形三馬形四魚形五蝦蟇形摩那斯龍王主之儒言龍有九種刀柄吞口曰睚眦胡琴刻獸曰囚牛殿角走獸曰嘲風又曰瓦猫神座獸曰覇下橋旁獸曰饕餮鍾紐獸曰蒲牢獄門獸曰狴犴又曰憲章碑下獸曰贔屭避曰蚴虎殿脊獸曰蚩吻又曰蠑蛉蓋蒲牢好鳴饕餮好望嘲風好險囚牛好音睚眦好殺蚩吻好吞負屭好文狴犴好訟覇下好重皆凡龍不能變化者

沙州黑河龍

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泛濫蕩没室廬之患吏於此者皆先備牲酎望祀於河滸然後敢視政否則淫雨連月或大水激射傾圮城邑里中民盡爲魚其族

也唐開元中南陽張嵩奉詔都護于北庭挈符印至境上且召郊迎吏訊其事或曰黑河中有巨龍嗜羔特犬彘故往往漂浪騰水以覘郡人望祀河滸嵩曰我知之久矣即命致牢醴布筵席密召左右執弓矢以俟於側嵩率僚吏班於河上峩冠飲稚磬折肅躬俄傾有龍長百尺自波中躍而出俄然昇岸曰有火光射人離人約有數十步嵩即命彀矢引滿以俟焉既而果及於几筵身漸短而長數尺方將食未及而嵩發矢一時衆矢共發其龍勢不能施而摧龍既死里中俱來觀之譁然若市

嵩嘗已除民害遂以獻上上壯其果斷詔斷其[illegible]函以賜嵩且子孫承襲在沙州爲刺史至今號爲龍舌張氏

興慶池龍

唐玄宗嘗潛龍於興慶宮及卽位其興慶池嘗有一小龍出游宮外御溝水中奇狀蜿蜒負騰逸之勢宮嬪內竪靡不具瞻後玄宗幸蜀鑾輿將發前一夕其龍自池中御素雲躍然亘空望西南而去環列之士率共覩之及上行至嘉陵江乘舟將渡見小龍翼舟而進侍臣咸覩之上泫然流下顧謂左

右曰此吾興慶池中龍也命以酒沃酹上親自祝之龍乃自水中振鬣而去出宣室志

耳蛙指龍

薛主事楊河東人言其鄉人有患耳鳴者時或作癢以物探之出蟲蛻輕白如鵞翎管中膜一日與其侶並耕忽雷雨交作語其侶曰今日耳鳴特甚何也言未旣震雷一聲二人皆踣于地其一復醒其一腦裂而死卽耳鳴者乃知龍蟄其耳至是化去也戴主事春松江人言其鄉有衛尉[illegible]于大[illegible]甲中紅舫時或曲直或蜿蜒而動或[illegible]承雨濯手龍集指甲也衛因號其指曰赤龍甲一日與客泛湖酒半雷電繞船水波震蕩衛戲與坐客語曰吾家赤龍將欲去耶乃出手船窗外龍果裂指而去此正與青州婦人青舫瘡則龍出事相類傳云神龍或飛或潛能大能小者也

燕巢龍鳳

楊琢嘗話在淄青日見一百姓人家燕巢累年添接至踰三尺其燕哺雛旣飛忽一旦有赭禽飛入庭除俄而漸聚其棟之上棲息無空隙廚人饋食皆被搏啜不可驅其家罔測災祥顧之甚悶忽以杖

擊破燕巢隨手有一白鳳雛長三四寸自巢而墮未及于地卽掀然出戶望西南沖天而去諸禽一時飛散琢又云一家亦是燕巢中忽有赤光而隱隱有若鳴鼓地中日夜不絕後廂巡呵喝於外責其不戢燈燭旣入其舍視之不見火門外望之則有火焰亘天其家懼禍柱杖探燕巢中則有一小赤龍子長尺餘墮下鱗甲炳煥老人驚灼連以裀褥藉之焚香禱謝未畢倏而見一龍長丈餘自檐屋而入光如烈炬爍人瞻視一家震駭竄伏稽顙龍徐徐擁其子入自寢室穴其屋騰天而去亦不

損物然二家不三年皆衰敗

治水

治水用鐵黃訓謂鐵者水之母以母制子也見讀書一得然灼艾續集載景泰間徐武功治河張秋訪求治法遇一異人告公曰誰能無欲公退而思之悟曰夾河者龍龍欲者珠也制珠者鐵耳卽以萬釜實土而沉之功遂成是用鐵者又以制龍之故不知孰是

楚陽龍窩

吳興鄭伯膺監楚州鹽場曹局與海絕近常覩龍掛

或爲黃金色或青或白亦或黑蜿蜒天矯隨雲升降但不覩其頭角土人云最畏龍窩毋出出則必有漲潦大爲鹽鹵之害一旦忽見之乃平地窨出一巨穴傍穿深竅蓋龍出入處也場衆往視無復踪跡滿穴皆龜鱉螺蚌殼或於蚌內作觀音像姿相端嚴珠琲瓔珞楊枝淨瓶無不備具了般琢內刻一鬼毛髮森立怪惡可怖如是者非一鄭取數物藏貯之今爲浮梁令開以示客

龍肉

龍肉以醢漬之則文章生

史氏子

有史氏子者唐元和中曾與道流游華山時暑熱憩一小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殷可愛隨流而下史獨接得寘於懷中坐食頃覺懷中冷重潛起觀之其上鱗栗栗而起史驚懼棄林中遂白衆人此必龍也可速去須臾林中白烟生彌布一谷史下山未半風雨大至出酉陽雜俎

龍骨

唐咸通末舒州刺史孔威進龍骨一具因有表錄其事狀云州之桐城縣善政鄉百姓胡舉有青龍鬭

死於庭中時四月尚有繭箔在庭忽雲雷暴起聞雲中擊觸聲血如灑雨灑繭箔上血不汙箔漸旋結聚可拾置掌上須臾令人冷痛入骨初龍拖尾及地繞一泔桶卽騰身入雲及雨悉是泔也龍既死剖之喉中有大瘡凡長十餘丈身尾相半尾本褊薄鱗鬣皆魚唯有鬚長二丈其足有赤膜翳之雙角各長二丈時遣大雲倉使督夫送州以肉重不能全舉乃剸之爲數十段載之赴官出唐年補錄

郭彥郎

世言乖龍苦於行雨而多竄匿爲雷神捕之或在古

木及楹柱之內若曠野之間無處逃匿即入牛角或牧童之身往往為此物所累而震死也蜀邸有青將鄧彥郎者行舟俠江至羅雲溉方食而卧心神恍惚如夢見一黃衣人曰莫錯而於口中採得一物而去覺來但覺咽喉中痛於時篙工輩但見船上雷電晦暝震聲甚厲斯則垂龍入口也南山宣律師垂龍入中指節又非虛說 出北夢瑣言

金山龍卵

程氏遺書載金山得龍卵龍瀉水入寺取卵而去或疑記者之誕晦庵云龍是天地間所有之物有此

物則有此理取卵而去容或有之春按沈存中筆談曾記此事云天聖中近輔得龍卵於大河來獻詔遣人送金山寺是歲大水金山廬舍為水所漂數十間人皆以為龍卵所致至今匱藏予屢見之形色都似雞卵大若五斗囊舉之至輕唯空殼此即遺書之所言者存中曾經目見大水後卵尚留

灤水見怪

戊午夏熙州野外灤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即沒又見蒼龍以爪托一嬰兒雖為龍所戲略無懼色三日蒼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熙州常以圖示劉豫不悅趙伯璘曾見之

祈雨

嘉靖癸亥杭因祈雨府差景隆錢道士往富陽縣龍門山取龍去縣幾百里山路崎嶇荊棘叢密衣體俱為損傷至則本地鄉民亦為雨而潭中已得一蛙供於廟矣道士焚牒拜潭亦得四蝦一蛙置瓮以行途間辛苦不免與同事者怨以為一蛙而費若錢粮人役如此至杭無雨可煮食之頃刻雷雨

交作淋漓遍體咫尺不可辨也晚視瓮中二物無一存駭然只得仍到龍潭拜求廟僧曰勢不可得矣復又懼以官法僧不得已供蛙與之至杭果得雨將送還潭視之瓮中又無矣予舊聞蘇人都少卿言同年陸景福知寧波日取金線於天井山之事亦然意於辨証類中論龍乃神物非若程子所云乃猷人得而玩者非也今益信諸

雌雄辨

龍角浪凹目深鼻豁鬐鬣鱗密上壯下殺朱火炎燁者雄角靡浪平鼻直目圓鱗薄尾壯於腹者雌

（出乘異記）蝟毛順者雄逆者雌啄木羽斑者雄褐者雌㹠雞五色具者雄青黑質白斑者雌又蜥蜴亦五色具者雄不備者雌牡礪左顧者雄右顧者雌蜻蛉身綠色者雄腰間一遭碧色者雌鼠糞頭尖者雄兩頭圓者雌雀糞尖者雄圓者雌又右翼掩左者雄左掩右者雌鵲翼左覆右者雄右覆左者雌燒毛內水中沉者雄浮者雌蛤蚧皮粗口大身小尾粗者雄口尖身大尾小者雌鼠雄小雌大水中浮者雄沉者雌

龍膏

龍膏爲燈火色燿百里烟色如同冊豹髓白鳳膏磨青錫爲屑以淳蘇油和置暴雨中火光照人不滅蚖脂爲燈置水中即見諸物

菩薩龍

虜皇統中河中府大旱太守李金吾祈禱未効聞西巖寺僧慈惠戒律精高爲緇徒所仰乃往請之僧曰老身無以動天地但每日說法之時必有一老叟來聽講莫知所從來疑爲龍也當試扣之須金吾明旦至此潔誠以待李曰諾如期叟至李正從僧話望其入寺即焚香設席命左右掖之再拜致詞叟驚止之曰使君屈膝于山翁敢問何以李曰亢陽爲災五種不入萬民將無以生願龍君慈仁亟下甘澤當羣建祠宇歲時奉祀以彰顯大神之威靈惟神念之叟無言少頃顰蹙而嘆曰苟泄吾天機者師也吾死無日矣遂告李曰使君勿憂誓以死報又顧僧曰吾今以師故獲罪上穹立降誅罰吾即死尸墜于地然不出此境中乞爲作證明使合郡民爲行壇七晝夜庶幾藉此功德可獲超昇僧許之而去一雨三日外邑廣鄉報有死龍墮山下李盡率士庶召浮屠千人詣其處築壇嚮延

慈惠演供事畢龍現於空作人言謝曰吾雖受天誅而賴法力救助乘無上妙因得爲菩薩龍矣李爲建廟請額於朝且名其地爲蒼龍谷唐小說載釋玄照講法華經於嵩山有三叟日來諦聽自言是黑龍照以天旱令降雨叟曰雨禁絕重儻不奉命擅行誅責非細唯孫處士能脫弟子之禍照爲謁孫思邈致懇是夜千里雨足三叟化爲獺匿于孫所居後沼遣使者捕執孫使辭而釋之事頗相類

小珠山遺卵

密州之東百二十里接海濵有山曰小珠雙峯嵯峨高入雲際中間一水清澈可鑒目爲團頂窅泂音靈正隆三年秋兩民行山之隈至窅側見一卵在地可盛粟二石班爛光彩異而翫之乃取葛藟絣倒縛舁下山舉村來觀歎爲耳目傳聞未幾有數少年攫取而去卽煑食之後旬日颶風夜作震撼天宇居者百餘家爲風掀舉躋於山顛旋落團頂畔少年食卵者摽死餘老弱千計皆無所傷敗瓦朽木到今猶有存者

燭龍

山海經曰西海赤水有龍尾山神人面而赤身長十尺其眠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風雨是謁能請致風雨是謂燭龍

蟕

漢武帝好微行於長安城西夜見一蟕游於路董謁曰昔桀媚妹喜於膝上以金簪貫玉蟕腹爲戲今蟕腹餘金簪穿痕安知非此耶

鰲光

于頔在海南一夜方三更忽曉如日初出移時復暗徧嶺南悉照見後有海客言其日夜海中見大金鰲浮出日光照曜天地如白晝移時復沒驗正同方知鰲光也

蜃氣

蜃氣樓臺之說出於天官書其來遠矣或以蜃爲大蛤月令所謂雉入大海爲蜃是也或以爲蛇所化疑卽所謂蛟蜃者是也海中此物固多有之然濵海之地未嘗見有樓臺之狀惟登州海市世多傳道疑以爲蜃氣蘇長公海市詩序謂其嘗出於春夏歲晚不復見公禱于海神之廟明日見焉是又以爲可禱而致非蜃氣矣遼東志云遼東東南皆山也

其峯巒聳翠叢簇可觀當夏秋之交時雨旣霽旭日始興其山嵐凝結城郭樓臺草木隱映人馬馳驟於烟霞之中宛若人世所有雖丹青妙筆莫盡其狀古名登萊海市謂之神物幻化豈亦山川靈淑之氣致然耶觀此則所謂樓臺所謂海市大抵皆山川之氣掩映日光而成固非蜃氣亦非神物東坡之祈蓋偶然耳且詩中有云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嶺堆祝融自言正直動山鬼豈知造物哀龍鍾其自負亦不淺矣況此老素善謔安知其不自神其事以鳴其不平邪

趙昱斬蛟

隋趙昱字仲明隱青城山從事道士李珏煬帝知其賢徵召不起督讓益州太守臧勝強起昱至京師煬帝縻以上爵不就獨乞爲蜀太守帝從之拜嘉州太守時犍爲潭中有老蛟爲害日久截沒舟船蜀江人患之昱涖政五月有小吏告昱會使人往青城山置藥渡江溺使者沒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子萬人夾江岸鼓譟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江水盡赤石崖半崩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人頂戴

事爲神明隋末大亂潜以隱去不知所終時嘉陵漲溢水勢洶然蜀人思昱頂之見昱青霞中騎白馬從數騎見於波面揚鞭而過州人爭呼之水遂息怒眉州太守聞奏唐太宗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歲時疾病禱之無不應明皇幸蜀加封赤城侯又封顯應侯昱斬蛟時年二十六珏傳仙去亦封爲保慈先生 類抄

奔鯚

鯚一名瀱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若鮎有兩乳在腹下雄雌陰陽類人取其子着岸上聲如嬰兒啼項上有孔通頭氣出嚇作聲必大風行者以爲候相傳嬾婦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博樂之處則明 出酉陽雜俎

王字鯉

鯉魚多是龍化額上有真生王字者名王字鯉此尤通神

摩竭魚

海中大魚口可容舟故曰吞舟魚其名曰摩竭

南海大魚

嶺南節度使何復光朱崖人也所居傍大海云親見

大異者有三其一曰海中有二山相去六七百里晴朝遠望青翠如近開元末海中大雷雨雨泥狀如吹沫天地晦黑者七日人從山邊來者云有大魚乘流入二山進退不得久之其鰓挂一崖上七日而山折魚因得去雷乃魚聲也雨泥是口中吹沫也天地黑是吐氣也其二曰海中有洲從廣數千里洲上有物狀如蟾蜍數枚大者周迴四五百里小者或百里餘每至望後口吐白氣上屬於月與月爭光其三曰海中有山周迴數千里每夏初則有大虵如百仞山長不知幾百里開元末虵飲其

海而水減者十餘日意如渴甚以身繞一山數帀然後低頭飲水久之遂拆地及山被呑俱盡亦不知何物呑之

鱸

松江有四腮鱸即蘇子所稱巨口細鱗者其魚於夏初放子着蘆葦間如水旱則子得日曬化而成魚水漲則子不得曬盡成蘆葦是歲鱸遂艱得

人面魚

元朝有使海外者其國燕饗之際以朱盤進炙魚人面魚身置諸席上使者擧筯徑取雙目啗之即撤

去蓋此名人面魚其味在目其毒在身於是國王再拜而加敬之

横公魚

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餘氷凍惟夏至左右五六十日稍解池有横公魚長七八尺形如鯉而赤晝在水中夜化爲人刺之不入煑之不死以烏梅二枚煑之則死食之可止邪病

河豚

河豚腹下白背上青黒有黃文眼能開閉觸物即吹腹脹如鞠浮于水上味至美其肝與子有大毒人食之殺人其腹無胆頭無腮故肝最毒俗言中於[illegible]葛惟橄欖木魚茗木鮮之一云獨眼者尤毒腹多刺去其頭尾取其身白肉用橄欖甘蔗煑之橄欖以解魚毒甘蔗以驗其有毒則黒大抵出海中者大毒江中者次之又一等名白河豚又名爬魚其狀相類無毒

箭魚

箭魚即江湖鰣魚海出者甚大甘肥異常腹下細骨如箭鏃俗名箭魚味甘在皮鱗之交

東海大魚

昔人有游東海者既而風惡船破補治不能制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一孤洲共侶懽然下石植纜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砍斷其纜船復漂蕩向者孤洲乃大魚也吸波吐浪去疾如風在洲上死者十餘人出西京雜記

花魚

雲南自地震後産魚甚巨而美昔所無也其涛涸中流出魚或重數斤文而潔名曰花魚乃白海中逆流而上計其道里屈曲千數不知何以能達也

鸚鵡魚

博物志云南海有鼉魚斬其首乾之椓去其齒而更復生者三乃已南州志亦云又聞廣州人說鰐魚能陸追牛馬水中覆舟殺人唯值網則不敢觸其一孕生卵數百於陸地及其成形則有虵有龜有鱉有魚有鼉有爲蛟者凡十數類及其被人捕取宰殺之其靈能爲雷電風雨此殆神物亦龍類也出感應經

湘媼救鼉城

唐德宗貞元中有湘媼者常以丹篆救疾一日告鄉人曰吾欲往洞庭救百餘人性命誰爲我設船一

隻一兩日可同觀之有里人張拱家富請具舟檝自駕而送之將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一巨舟若山碎沒於君山島下所載數十家凡百餘人皆不至損傷然無舟檝來救各星居于島上忽有一白鼉長丈餘游沙上數十人擊殺之分食其肉明日有城如雪圍島其城漸窄狹廣不三數丈東島上人爲篋囊橐皆爲虀粉勢極緊急岳陽人亦遥覩雪城莫能曉也媼舟至岸飛劍刺之一声如霹靂白城遂崩乃一白鼉長百餘丈蜿蜒而斃劍立其胸遂救百餘人之命島上之人咸號泣禮謝媼命拱舟逐湘源拱不忍便去忽有道士與媼相遇曰樊姑你許時何處來甚相尉悅拱詰之道士曰劉綱眞君之妻樊夫人也拱遂歸湘源後樊夫人同劉綱白日昇天

海人魚

海人魚東海有之大者長五六尺狀如人眉目口鼻手爪頭皆爲美麗女子無不具足皮肉白如玉無鱗有細毛五色輕軟長一二寸髮如馬尾長五六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臨海鰥寡多取得養之於池沼交合之際與人無異亦不傷人出洽聞記

海鰌

海鰌魚即海上最偉者也小者亦千餘尺吞舟之說固非謬矣

鰐魚

鰐魚其身土黄色有四足修尾形狀如鼉而舉止趫疾口森鋸齒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懼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群鰐嗥叫其下鹿必怖懼落崖多爲鰐魚所得亦物之相摧伏也故太尉相國李德裕貶官潮州經鰐魚灘損壞舟船平生寶翫古書圖畫一時沉失遂止船上崑崙觀之見鰐魚極多不敢

輒近乃是鰐魚之窟宅也出嶺表錄異

烏賊魚

烏賊魚舊說名河伯從事小者遇大魚輒放墨方數尺以混身江東人或取其墨書契以脫人財物書跡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紙耳海人言昔秦王東游棄算袋於海化爲此魚形如算袋兩帶極長一說烏賊有矴遇風則前一鬚下矴出酉陽雜俎

鯢魚

金義嶺之西南有盤龍山山有淨湖斜貫一溪號爲

靈水溪溪內有魚皆修尾四足丹其腹游泳石若

漁人不敢捕之爾雅云鯢似鮎四足聲如小兒金商州溪內亦有此魚謂之魶魚出嶺表錄異

比目魚

比目魚南人謂之鞋底魚江淮謂之拖沙魚爾雅云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狀如牛脾細鱗紫色一面一口兩片相合乃行出嶺表錄異

䱜魚子

楊孚交州異物志云鮫之爲魚其子既被驚必歸母還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潘州記云鮹魚長二丈大數圍初生子子小隨母覓食暮則還入母腹

吳錄云䱜魚子朝出求食暮入母腹南越志云暮從臍入旦從口出也出感應經

鯸鮧魚

鯸鮧魚文斑如虎俗云煮之不熟食者必死相傳以爲常矣饒州有吳生者家甚豊足妻家亦富夫婦和睦曾無鍼間一旦吳生醉歸投身牀上妻爲整衣解履扶舁其足醉者運動誤中妻之心胸其妻魘然而死醉者不知也還爲妻族所訟執云毆擊致斃獄訟經年州郡不能理以事上聞吳生親族懼赦命到日必有明刑爲舉族之辱因以生鯸鮧

魚飼獄如此數四竟不能害益加充悅俄而會赦獲免還家之後胤嗣繁盛年洎八十竟以壽終且烹之不熟尚能殺人生啗數四不能爲害此其命與出錄異記

明僖寺鯉

泰州如皋縣明僖禪寺鐘樓傾欹主僧以傾覆爲慮命工匠繕理其傍有深塹於中治泥後因雨降積水盈尺秋冬水漸涸見鯉魚長六七寸者數百輩聚困戲莫測所從來老僧寶初者云記得十餘年前蓋造此樓時一過客買巨鯉令僕庖治破其腹

棄于于中不謂許久乃得生活佛言十年不壞之
說於是可信況又不止於此到今益以蕃息數倍
前時

鱟

鱟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南人列肆賣之雄者少肉舊說過海輒相積於背高丈餘如帆乘風游行今鱟殼上有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鱟帆至今閩嶺重鱟醬十二足殼可爲冠次於白角南人取其尾爲小如意（出酉陽雜俎）

鱖魚肥

海錄碎事楝木花而石首至秋風起而鱖魚肥

毬魚

海中異物不知名者甚多大抵以狀名朱厓之使有物正如毬大小質狀無異亦有紋如線縫味極肥美土人但呼爲毬魚

海鰍

劉時雍爲福建右參政時嘗駕海船至鎮江衛遥見一高山樹木森然命帆至其下舟人云此非山海鰍也舟相去百餘里則無患稍近鰍或轉動則波浪怒作船不可保劉未信注目久之漸覺沉下少頃則滅沒不見矣信舟人之不誣蓋初見如村者其背鬐也

蠋螻魚

交州有魚其首類人名曰蠋螻魚元陳孚爲使至彼彼國君臣以是餉孚蓋惴孚也孚輒取二目啗之彼遂服其多識蓋魚之至味在二目故也福嘗聞此於先達及考孚傳有使安南事而不及此識之俟夫博聞者質焉

異魚

正德初莆田之民見一山出於海中長可數十里亡

浪及中冉冉而度或時動搖鼓浪四激細察之乃一大魚也林尚書瀚于內庫見大鵬翎一枝長丈許管中可容兩人坐公自作記（林郎中志道說）

膾殘

越王勾踐之保會稽也方斫魚爲膾聞有吳兵棄其餘于水而爲魚猶作膾形故名膾殘亦曰王餘

[illegible]

[illegible]王使來館中沈景休云福州人謂之佩羹

鹿魚

鹿魚長二尺餘有角腹下有脚如人足

河豚解毒

河豚魚水族之奇味也而世傳以爲毒能殺人中毒則脹亟取不潔食之乃可解不爾必死蘇子瞻在資善堂與數人談河豚而美諸人極譬喻稱賛子瞻但云據其味真是消得一死人服以爲精要云其子不可食其子如一粟浸之經宿大如弾丸或云中毒者亦不必食不潔水調炒槐花末及龍腦末皆可解予又見人說中毒者急服至寶丹亦解

又有橄欖最解魚毒其羨中多用之而吳人悉不用此

楊廷秀舉河魨所原起古書未見載録者以問尤延之曰左太冲吳都賦叙玉鮪鯸鮐劉淵林注鯸鮐魚狀如科斗大者長尺餘腹下白脜微刺背上青黒有斑文性有毒雖小獺大魚不敢啖之烝煑食之肥美以是考之河魨本原甚明白廷秀驗視之與其言無殊因嘆延之真書府也人目爲書厨

飛魚

飛魚朗山朗水有之魚長一尺能飛飛即凌雲空息即

歸潭底 出酉陽雜俎

魚乙

内則曰狼去腸狸去正脊兔去尾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鄭氏注云皆爲不利人也乙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目旁狀如篆乙字食之盐人爾雅云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愚謂鄭玄謂乙爲魚骨爾雅則以爲魚腸皆以其如篆書乙字之狀也若以狼去腸推之則魚之乙非腸矣乃魚骨也

魚腹丹書

唐張胡子吳郡漁人於太湖中釣得巨魚腹上有丹書字曰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負張胡子

擁劍

魚鬣爲劍以其刺人也蓋魚游則樹鬣故何遜詩曰躍魚如擁劍孟浩然詩曰游魚擁劍來吳都賦云烏賊擁劍明矣西溪叢語以蟹之持螯爲擁劍又以何孟二詩爲誤殊不知蟹有一種自名擁劍彼惑其名而又駕之於螯也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一

游石閒民王圻纂集

鱗介門

鱗介類

通應子魚

興化軍莆田縣去城六十里有通應侯廟江水在其下亦曰通應地名迎仙水極深緩海潮之來亦至廟所故其江鹹淡得中子魚出其間者味甚珍美上下十數里魚味即異頗難多得故通應子魚名傳天下而四方不知乃謂子魚大可容印者爲佳

雖山谷之多聞者猶以通印紫魚爲披綿黃雀之對也至荆公亦有詩云此魚背上通三印則傳者益誤正可與一麾爲比矣以子名者取子多爲貴也

異魚

金義之西南有山曰乳洞洞有金沙龍盆魚皆能蟠山有石洞洞中小水有四足魚背如龍形人殺之即風雨然唐韵云鯑魚名四足山海經云人魚如鯑音啼魚四脚丹洛二水有鯢大者謂之鰕音啼爾雅注鯢似鮎四足聲似小兒但未見言其可致風雨

耳道書說五頭魚三足鹿皆神化所致又[illegible]而推也若論魚之異者則澧水之魚名朱鱉[illegible]有珠又歷澗潭有五色魚又冉水出丹魚割血以塗足下則可步履水上又翔雲法師云鱗音魚一首十身初學記引魚鯉背上有斑文腹上純青知海潮亦如博物志云牛魚也又金魚腦中有麩金出卬婆塞江又吳王鱠有餘弃江中爲魚今名吳王餘鱠者長數寸又魏武四時食物曰望魚側如刀可以刈草出豫章白髮魚戴髮形如婦人白肥無鱗出滇池又郭延述征記曰城陽縣南堯毋慶

都墓前一池魚頭間有印文謂之印頰魚非告祠者捕不得又臨海異物志云鰕魚如指長七八寸但有脊骨曝作燭極有光明又比目魚一名鰈音榻一名鰜沈遠南越志謂之板魚亦曰左介亦作鯿吳都賦云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異物志云南方鏡魚貝如鏡異苑云鰡魚凡諸魚欲産鰡魚輙以頭衝其腹世謂衆魚之生母又臨海異物志鹿魚頭上有兩角如鹿又云鯪魚門蒸反魚背腹皆有刺如三角陵又神異經黃公魚長七八尺如鱧魚以烏梅二七煮之即熟食之治邪病若此之類豈勝言

城

洮水魚浮

胡人獵而不漁熈寧中官軍復熈河洮水之魚浮取之如拾久而魚潛治世可俯鳥巢惟不恭尔至人入鳥獸不亂群行之意也

魚隨陽

魚行隨陽春夏浮而遡流秋冬沒而順流漁者隨其出沒上下而取之

蓴鱸

晉文苑傳張翰字季鷹吳郡人爲齊王冏東曹掾見

秋風起思吳中菰米蓴羹鱸魚鱠歎云人生貴適志何能羈宦數百里外以要名爵乎乃嘆曰秋風起兮木葉飛吳江水清鱸魚肥遂命駕而歸後齊王敗人皆謂之見幾又海物異名記云江南人作鱠名郎官鱠言因張翰得名東坡詩云浮世功名食與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機早直爲鱸魚也自賢又送人歸吳有詞云更有鱸魚堪切鱠山谷詩云東歸正爲鱸魚鱠未敢知言許季鷹王荊公詩云忼慨秋風起悲歌不爲鱸

魚書

箭六郗思桑娣不見候月徘徊于川上見一大魚浮于水而戲嘴曰汝能爲某通一問于桑氏乎魚遂仰首奮鱗開口作人語曰諾宗素出袖中詩一首納其口中魚若吞狀即躍去是夜桑娣聞叩闥聲從門隙視之見一小龍據其戶驚而入不寢達旦開戶視之惟見地上彤霞箋一幅詩曰飄飄雲中鶴邈遙慕其儔蕭蕭獨處客慨慨思好逑愁心何當已愁病何當瘳誰謂數武地化作萬里脩誰謂長河水化作纖纖流誰謂比翼鳥化作各飛鷗悲傷出門望川廣無方舟無由謁余款馳想托雲浮

由此觀之則魚能寄書實有是事紈素製魚盛書更是一事 玄散堂詩話

代漏龍

薛若社好讀書往往徹夜一日過比丘告之曰夜半不卧則血不歸心君雖好學恐非延益之道薛謂潜心傳記則心昧于時何夜半之可得知乎僧因就水中捉一魚赤色與薛曰此謂知更之魚夜中每至一更則爲之一躍薛畜盆中置書几至三更魚果三躍薛始就寢更名曰代漏龍 采蘭雜志

立魚峰

謝長裾住觀魚洞天毎念璵卿輙命一魚寄訊魚飛入青天輕于片紙往來甚速一日飛至桂海與龍隱岩龍聞失其書恐長裾責之立化于西山之後爲石馬即今立魚峯是也屬龍觀退居録續集

八角井魚

河陰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曰漢泉井中三魚一金鱗一黒一如常而一邊鱗肉與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游水中但其游差緩不復有揚鬐撥剌之勢觀者憑闌俯視雖異之而猶未審一日有墜井而死者因濟之遂得三魚

鱗色如在水中時其半邊骨肉果無方大異之復復置井至今三魚尚存俗傳漢高皇食鱠庖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倉皇弃魚井中而遁此語俶無根難信然已刳之魚而游泳不死亦可怪也

魚種

南海諸郡郡人至八九月于池塘間采魚子着艸上懸於竈烟上至二月春雷發時却收艸浸於池塘間旬日內乃如蝦麻子狀悉成細魚其大如髮土人乃編織藤竹籠子塗以禹餘粮或徧泥蠣灰收水以貯魚兒鬻於市者號爲魚種於池塘間一年內可供口腹又拂林國有羔羊生於土中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惟人着甲走馬擊鼓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絶便逐水草又博物志云取鼈剉如棊擣赤莧汁和合厚以茅包之六月中投於池澤中經旬变成鼈

鰒魚

晉元善與嘗監惠州淡水鹽場場在海濵左近居民數百戶皆漁人也見其捕取海物至艱苦云鰒魚只有一邊殼以自蔽漁者挐舟至其所産處以麻繩繫腰縛一頭于柁尾然後投水或至深入五六

七丈如出其不意皆可拾取或知人且至則粘著石上牢不可拔雖椎擊至碎亦然按後漢書伏隆傳張步獻鰒魚郭璞注三蒼曰鰒似蛤偏着石廣志曰鰒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與此說同若江瑶淡菜之屬取之甚易追欲出水則循繩扳緣足躡以升或久而不出而有泡沫突起于水面者妻子在舟中見其狀皆拊胸慟哭蓋巳爲大魚啣去矣遇此者常常有之右二事皆元善與說

石首魚

石首魚四五月有之浙東温台寧波近海之民遂駕

船出海直抵金山太倉近處網之蓋此處太湖[illegible]水東注魚皆聚之他如健跳千戶所等處[illegible]之不如此之多也金山太倉近海之民僅取以供時新耳温台寧波之民取以爲鮝又取其膠用廣而利博予嘗謂瀕海以魚鹽爲利使一切禁之誠非所便但今日之利皆勢力之家專之貧民不過得其受雇之值耳其船出海得魚而還則已否則遇有魚之船勢可奪則盡殺其人而奪之此又不可不禁者也若私通外番引惹邊患如閩廣之弊則無之其采取淡菜龜脚鹿角菜之類非至日本相

近山島則不可得或有惹患之理嘗詢之其俗云然爲官巡警者不可不知

鯽魚種

范蠡種魚經云以活鯽魚用竹刀破之入水銀少許同水洋油菜裹之和拌入魚腹內再以菜裹之懸空處四十九日用河水取腹內元子一二粒置于水中以物蓋之少時一粒即一魚只依元種

范蠡養魚經

朱公居陶齊威王聘朱公問之曰公在湖爲漁父在齊爲鴟夷子在西戎爲赤精子在越爲范蠡有之乎曰有之曰公住足千萬里累億萬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所謂魚池也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求懷子鯉魚二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二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日納於池中令水無聲魚必孳生至四月納一神守八月納三神守神守者鱉也所以納鱉者魚三萬三百六十則蛟龍爲之長而將魚飛去納鱉則魚不復去在池中周廻九洲游泳無窮自謂江湖也至來年得鯉魚約長一尺餘者萬五千餘二尺餘者四萬五千餘三尺餘者萬餘約值五千得錢

一百二十四五萬至明年得長尺餘者十萬餘枚長二尺者五萬餘枚長四尺者四萬餘枚留長一尺者二千餘枚作種所餘者皆貨得錢五百十四五萬侯至明年不可勝計也王乃于後苑治沼一年得錢三十餘萬池中九洲八谷谷上水二尺餘又谷中水六尺餘所以養鯉者鯉魚不相食魚劳則尾赤人劳則髮白

王省曾養魚經

鯔魚腹背皆腴爲池魚之最是魚食泥與百藥無忌吳王論魚以鯔爲上松江人于潮泥地鑿池仲[illegible]

潮水中捕盈寸者養之至秋而盈尺可食矣○魚之游晝夜不息鑿池須有洲島環轉則易長亦不宜大深太深則水寒而難長池之傍樹以芭蕉則露滴而可以解泛樹楝木則落子池中可以飽魚樹葡萄架於上可以免烏糞種芙蓉岸周可以辟水獺○魚遭鴿糞則泛自糞多而返復食之則泛食楊花則病皆以圊糞解之○魚食雞鴨子之黃則中寒而不生子魚秧專用卵黃餵養故皆不生子○凡魚嘯子必沿水痕雖乾涸十年遇水即生其長甚易其嘯子也以五月惟銀魚鱠殘魚嘯子

於水水解三日乃生也○飼魚之草不可用撩水草恐有黑魚鮎魚等子在草上此二魚能食魚也

魚腹兒

太湖有張李二姓隔湖而居並未有子而家貲鉅萬張妾生一子甫三月乳母偶抱至湖溪嬉遊失手墜之於水適有鮎魚浮遊水滸得兒即吞入腹乳母奔救而魚已去力不能及惟涕泣呼天而已自分必爲主人所責乃逃歸夫家鮎魚被驚直至隔岸蘆中時李氏適有僕布網而漁一舉即得此鮎重二百斤許剖之得一小兒滌淨尚活氣[illegible][illegible]屬良久口作啞啞聲主人以乳滴入口中却活喜甚易其衣買一乳母乳之曰此天憫吾無子而賜之也名曰天賜親隣聞者皆來賀置酒三四日而張氏失其兒了無影響追乳母與夫皆逃之他郡竟不知兒在此既半年李氏邀張飲酒乳母抱兒在門視之大類其兒不敢言密訪兒所自鄰云得自魚腹乃告官追乳母至始言真情請歸其兒而李氏以爲非攘非奪乃天與吾子不肯官乃斷令兩家各出財米畜之需長合爲娶妻以息其訟

烏賊魚

烏賊魚暴乾俗呼螟脯其魚腹中之墨可以書紙經年而自脫跡奸詐之徒或以書券欺人又龜尿磨墨寫字於水板可進寸許雖水洗斧削亦不磨滅

薛偉化魚

薛偉者唐乾元元年任蜀州青城縣主簿與丞鄒滂尉雷濟裴寮同時其秋偉病七日忽奄然若往者連呼不應而心頭微煖家人不忍即歛環而伺之經二十日忽長吁起坐謂其人曰吾不知人間幾日矣曰二十日矣與我覷群官方食鱠否言吾已蘇矣甚有奇事請諸公罷筯來聽也僕人走視[illegible]

官實欲食鱠遂以告皆停餐而來偉曰諸公赦司戶僕張弼求魚乎曰然又問弼曰漁人趙幹藏巨鯉以小者應命汝於葦間得藏者携之而來方入縣也司戶吏坐門東糺曹吏坐門西方奕棊人及階鄒雷方博裴食桃實弼言幹之藏巨魚也裴五令鞭之既付食工王士良者喜而殺乎遞相問誠然衆曰子何以知之曰向殺之鯉我也衆駭曰願聞其說曰吾初疾困爲熱所逼殆不可堪忽悶忘其疾惡熱求凉策杖而去不知其夢也既出郭其心欣欣然若籠禽檻獸之得逸莫我知也漸入山

山行益悶遂下游于江畔見江潭深淨秋色可愛輕漣不動鏡涵遠虛忽有思浴意遂脫衣于岸跳身便入自幼狎水成人已來絕不復戲遇此縱適實契宿心且曰人浮不如魚快也安得攝魚而健游乎旁有一魚曰顧足下不願耳正授亦易何況求攝當爲足下圖之決然而去未頃有魚頭人長數尺騎鯢來導從數十魚宣河伯詔曰城居水游浮沉異道苟非其好則昧通波薛主簿意尚浮深跡思閒曠樂浩汗之域放懷清江厭巘崿之情投簪幻世暫從鱗化非遽成身可權充東潭赤鯉嗚

呼恃長波而傾舟得罪於晦昧纖鈎而貪餌見傷於明無或失身以羞其黨爾其勉之聽而自顧即已魚服矣於是放身而游意往斯到波上潭底莫不從容三江五湖騰躍將遍然配留東潭每暮必復餓而飢甚求食不得循舟而行忽見趙幹垂鉤其餌芳香心亦知戒不覺近口曰我人也暫時爲魚不能求食乃吞其鈎乎捨之而去有頃飢益甚思曰我是官人戲而魚服縱吞其鈎趙幹豈殺我固當送我歸縣耳遽吞之趙幹收綸以出幹手之將及也偉連呼之幹不聽而以繩貫我腮乃繫于

葦間既而張捕來曰裴少府買魚須大者幹曰未得大魚有小者十餘斤弼曰奉命取大魚安用小者乃自於葦間尋得偉而提之又謂弼曰我是汝縣主簿化形爲魚游江何得不拜我弼不聽提之而行罵亦不已幹終不顧入縣門見縣吏坐者奕棊皆大聲呼之略無應者唯笑曰可羨魚直三四斤餘既而入階鄒雷方博裴啗桃實皆喜魚大促命付厨弼言幹之藏巨魚以小者應命裴怒笞之我叫諸公曰我是若同官而今見殺竟不相捨促殺之仁乎哉大叫而泣三君不顧而付鱠手王士

良者方礪刃喜而投我於几上我又叫曰王士良汝是我之常使鱠手也因何殺我何不執我白于官人士良若不聞者按吾頸于砧上而斬之彼頭適落此亦醒悟遂奉召爾諸公莫不大驚心生愛忍然趙幹之獲張𬙊之提縣司之奕吏三君之臨階下士良之將殺皆見其口動實無聞焉于是三君並投鱠終身不食偉自此平愈後累遷華陽丞乃卒出續玄怪

陳堯佐戮鱷魚

宋真宗咸平閒中陳文惠公堯佐謫官于潮潮人張

氏子年始十六與其母濯於江渼倏忽鱷魚尾去其母號慟弗能救泊中流則食之無餘公聞而傷之曰昔韓吏部以文投惡溪鱷魚遠徙今乃賊人則不可赦乃命二吏督漁者挐舟操網往捕之人皆謂鱷穴深淵游駭浪非人力所能捕也公曰不然方今普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陰陽之神奉天子威命聰明風雨不踰也鱷魚恃遠與險毒茲民物律殺人者死今魚之食人又何如焉昔昌黎文公投之以文則引而避是鱷魚之有知也若之何而逐之姑行焉必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予當請于帝躬與鱷魚決二吏既往即以予言告之果繒吾網輒止伏不能舉由是左右前後力者凡百夫曳之以出緘其吻械其足檻以巨舟順流而至闔郡聞之悉曰是必妄也安有食人之魚形越數丈而能獲之者乎既見則駭而喜曰生于世有百歲者矣凡上下水中或見其降伏彷彿之狀雖相遠百步尚不能抗今二吏捕之猶拾芥焉實古今之所未聞也向非公之義洽于民公之令嚴于吏至誠而不欺也又安能殲巨害平大怨宣王者之威刑乎既而鳴鼓召吏告其罪戮之于市而烹之又

圖其形爲之贊至今人多傳之出合璧事類戮鱷文

妾魚

古者一國嫁女同姓二國媵之儀禮有媵爵謂先飲一爵後二爵從之也楚詞魚鱗鱗兮媵予江海間有魚遊必三如媵隨妻先一後二人號爲婢妾魚唐詩江魚群從稱妻妾塞雁聯行號弟兄

鶴溪鯽

謝靈運守永嘉游石門洞入沐鶴溪旁見二女浣沙顏貌娟秀非塵俗態以詩嘲之曰我是謝康樂一箭財雙鶴試問浣沙娘箭從何處落二女邈然不

顧又嘲之曰浣沙誰氏女香汗濕新雨對人默無言何事甘良苦二女微吟曰我是潭中鯽暫出溪頭食食罷自還潭去蹤何處覓吟罷遂不見（出青[illegible]志）

淫魚

淮南子曰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說者曰淫魚頭與身相半其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頷下伏侶扃有鬚而無鱗出于江中其性喜音聞樂作則出頭水上聽之是聽琴獨淫魚爲然今談者胥謂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乃若槩指凡魚矣于其出處不無小誤也

海蝦

劉恂者曾登海舶入舵樓忽見窓板懸二巨蝦殼頭尾鉗足俱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嘴尖利如鋒刃嘴上有鬚如紅筋各長二三尺雙脚有鉗鉗麤如人大指長二尺餘上有芒刺如薔薇枝赤而銛硬手不敢觸腦殼紅透亦環尺餘何止于盃盂也北戶錄云滕循爲廣州刺史有客語循曰蝦鬚有二丈者堪爲柱杖循不之信客去東海取鬚四[illegible]以示循方伏其異（出嶺南異錄）

陳瑀縱蝦

承節郎陳瑀權監晉安鎮平日不殺生有餽巨蝦三十枚者不忍付㕑僕姑以實大桶內貯水育之夜夢三十人皆着淺碧衣目光閃爍列立于前一最大者致詞曰某等無罪將罹性命之厄非明公不能免其死願少留意陳起應之曰我以一賤官又暫攝事安能任活人之責皆曰但恐公不肯爲此談笑間可辦也再四申懇覓而悟其故亟取蝦縱之海舉群悉昂首反顧如感戀之狀久而乃沒

蝦盃

潮州南邑縣產大蝦長二尺土人多理爲盃王子年拾遺記云大蝦長一尺鬚可爲簪洞冥記所謂鬚杖也又按毛詩義其大者有一尺六七寸今九真交趾以爲盃盤實奇物也

海鏡

海鏡廣人呼爲膏藥盤兩片合成形殼圓中甚瑩滑白照如雲母光內有少肉如蚌胎腹中有紅蟹小如黃豆而螯具足海鏡飢則蟹出拾食蟹飽歸腹海鏡亦飽或迫之以火則蟹子走出離腹立斃或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斃（出嶺表異錄）

章舉

章舉形如烏賊閩越間多采鮮者爀如水毋以姜醋食之

海月

海月如鏡白色正員常死海邊其柱如搔頭大可食

石鉅

石鉅乃章舉之類身小而足長入鹽料乾燒食之美

揖怒蛙

越王句踐既爲吳辱常盡禮接士思以平吳一日出遊見蛙怒句踐揖之左右曰王揖怒蛙何也荅曰蛙如是怒何敢不揖于是勇士聞之皆歸越而平吳 越絕書

禁蛙

蛙池在湖州安吉州西常樂寺昔肇法師厭蛙聲聒耳以法驅之至今池中不生科斗　又禁蛙池在長沙善化縣岳麓書院前相傳宋張栻讀書于此厭蛙聲聒耳禁之自息至今夏無蛙聲

墨池在無爲州治內西北宋米芾爲守日所鑿池中蛙聲聒人芾取瓦書押字投之自是蛙不鳴 出一統志

宋李城信州取土築城爲濠百畝瀰若江湖名曰南湖池鑿者舊爲里人居後入元滅徹來監是郡遂有其地每春夏之交常苦羣蛙聒耳無計以去之一日三十八代天師張廣微朝京回因以告之[illegible]瓦片朱書符籙使人投池中戒之曰羣蛙自此禁作聲于是寂然至今絕無蛙鳴亦可異也 東園友聞

元大德間仁宗在潛邸日奉荅太后駐輦懷孟特苦羣蛙亂鳴終夕無寐翌旦太后命近侍傳旨諭之曰吾母子方憒憒蛙忍惱人耶今後其勿再鳴自此寂然至今此地雖有蛙而不作聲後仁宗入京誅安西王阿難荅等迎武宗即位時大德十一年也越四年而仁宗繼登大寶則知元后者天命攸

歸行在之所雖未踐祚而山川鬼神已陰來相之虫魚微物自聽令也但迄今不鳴尤可異矣

䵷味之美

余填官海上同寮多吳人盛誇䵷味之美坐有一閩右士人大噱吳人不能平余從旁爲解紛曰漢東方朔言漢都涇渭之南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土宜姜芋水多䵷魚顏師古注曰䵷似蝦蟆而小長脚人亦取食之漢唐皆都雍東方朔言水多䵷魚是漢都人食之宗廟薦獻亦用䵷霍光傳[illegible]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兔䵷可以此罪也非宗廟薦獻

而何吳人喜曰今日蝦蟆價三倍矣

龜有八名

一曰北斗二曰南辰三曰五星四曰八風五曰二十八宿六曰日月七曰九州八曰王虛凡八名其龜圖各有文在腹下云其龜得之者財物歸之富至十萬蠅蚋不敢集其上 酉陽雜俎

蓍龜神物

易繫辭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亹亹者考神物莫著蓍龜若史記言下有神龜上有稠

蓍稠即叢也凡下有龜而上有蓍者一叢必四十九莖以應大衍五十虛一之數又龜殼無問巨細背上中間一行五窠以應五行兩岸八窠以應八卦禓之兩邊二十四窠以應二十四氣通成三十七以應乾之策三十六而太極居中不動一之數底板爲地凡二十四窠以應十二州八野之數通背上三十七計四十九窠即合大衍虛一之數此蓍龜之所以爲神物也卜筮以定吉凶淵乎微哉

李椿年龜形

李椿年仲永爲士人時于浮梁縣學值相者曰君容狀真龜形非直背似而已盖龜精也在相法得其真者極貴然有一說最忌爲人窺見萬一如是則未來福祿一切消滅矣李異而志之平時不好潔淨或經歲不沐浴衣裳垢膩面目黧黑常若在泥塗中爲左司郎中忽命具浴一小妾隨直令伺于外不許入室越兩時許全不聞水聲妾疑焉揭簾窺之不見主人徐入索之乃一龜蹣跚桶內妾驚走偏告家人李旋出浴怒其掩己不備又恐妾惑衆遂斥還鄉猶畏其語泄隕諸道中後爲戶部侍郎得罪守宣城所用小吏方澤者本邑廳之隸李

以爲幹僕從往宣及奉祠縣令永嘉薛季益治其延欵因如廁頗久澤候之與向來小妾所見同李極不樂呼之前告以區處家務至纖至悉始遣相者之語未幾而卒 夷堅志

元緒

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游不量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縶方見烹臛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

求如我之徒計從安薄龜曰子明無多詞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獻者仍說龜樹共言權即使伐樹煮之立爛故今烹龜猶多用桑薪呼龜為元緒（出異苑）

幼女効龜呼吸

陳仲弓異聞記曰張廣定遭亂避地有一女四歲不能步又不忍弃之乃縣籠於古冢中冀他日得收其骨及三年歸取之見其尚活問之女荅曰食盡即餓見其傍有一物引頸呼吸効之故能活廣定

入冢視之乃一龜也陳寔之言固不妄矣（出獨異志）

石中龜

都世亨在會稽造墓其地多石後破大石得一龜長尺二寸許在石中石了無孔也得非龜石俱生乎既破出之龜行動如常龜無異石受龜如人刻安之（出靈鬼志）

蜀郡龜殼

唐贊皇公李德裕曰蜀傳張儀築都城屢有頹壞時有龜周行旋走至是依龜行路築之既而城果就寺未至郡日嘗聞龜殼猶在城內昨詢訪耆舊有

軍資庫官宇文遇者言果在庫中元和初節度使高崇文命工人截為腰帶胯具自張儀至崇文千餘年龜殼尚在而武臣毀之深可惜也（出戎幕閒談）

龜溺

南人采龜溺以其性妬而與蛇交或雌蛇至有相趂鬥鳖力小致斃者采時取雄龜置瓷盆及小盤中于龜後以鏡照之既見鏡中龜即淫泆而失溺又以紙炷火上焫熱點其尻亦致失溺然不及鏡照也得於道士陳釗

龜論

夫龜者水產而成形故八百年反大如錢夏則浮于香荷冬則藏于藕節為人所驚則隨波流蕩在于荷中可審而察之有黑氣如煤烟于荷心其狀甚分明游人往往見之此之謂息氣也故非有大法者則莫能取之矣或見其氣輙莫驚動其術當潛含水及油膏噀之則龜弗能遁形矣虞浮在水術云油膏可以見水族靈物若獲之可以其色占於未萌凡卜當以心指其龜若卜其生事龜之甲文乃变為飛花之色其紅可愛若卜其死事龜之甲紋乃变為黯黮之色其汚可惡若卜其善事是龜

也蹣跚跳躍而弗能止矣若卜其悪事則泊然不復変其色伏息竟日而復興其論曰夫用黄足赤眼白尾青腹黒者蓋禀受乎五形之粋也然而性畏刀鈇之器聞其聲則不能動矣其論本則在於鴻毛溪之南九岩石室之中石可半畝許大其色状如黄羅故謂之黄羅石覆其岩之上刻以金玉皆周書小篆体故鍾山大岳主寳宾之所秘録也李淳風采藥于鍾山鴻毛溪紫菰石室中遇岳主誥之遂潔精誠虚心仰視黙記録進太宗皇帝焉

白洋亀異

白洋朱氏爲越中名家甲科奕世祖塋有石沙臨水形如亀海水没亀族必登第如兩御史節菴與太守燧元縣令瑞鳳登第時皆然隆慶辛未歳一巨亀出冢傍爲里人獲而殺之萬暦乙未里人復獲一亀朱氏捐金贖之大盈一尺二寸遍体金紋五色鮮異目光如電有四人立背方行爲文奠之并卜所往欲之海遂以舟載將至海尚餘数十丈一躍而上項聞水聲劃劃遂不見

艮坑亀

劉彦囬父爲湖州刺史有下祭于艮坑得一亀長一尺持獻彦囬父群官畢賀云得此亀壽千歳使君謝已非其人自騎馬送亀却至坑所彦囬爲房州司土之官屬三川泛溢平地盡没一家惶懼俄大亀引路而行悉是淺處歴十餘地得免水難其夕彦囬夢云亀乃管日艮坑得餽者蒙使君釋生之恩故此報恩

亀王紋

亀直中紋名曰千里其近首横紋之第一級左右有斜理皆接于千里者亀王之紋也今取常亀驗之莫有也

亀毛兎角

佛經云亀毛兎角喩必無也不知中國商紂之時已有之書云蔡生毛菟生角（菟大兎也）童謡云彼毛者貂而亀也毛彼角者鹿而兎也角毛與角與亂與也且占者謂干戈將起尋果有武王之事（集徴）

亀溪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初辟中宗叅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愉少時嘗行經呉興餘不亭見人籠亀于路買而放之于餘不溪中亀中流左顧者数過及封此亭侯鑄印而印亀左顧三鑄如初印

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愉別傳會稽後賢傳顔真卿石柱[illegible]云餘不亭侯孔愉墓在城下後人因以爲廟廟後大冢磚甓半露愉所藏也古木數株堅如鐵石故老相傳云愉卒後龜常巢木植于此至今號龜啣樹溪名龜溪橋名龜回橋

龜卜

宋太祖時或詣司天監苗光裔卜苗布策成卦曰當遷徙問損人丁否曰無害又一人占如前又一人占亦如前苗疑之起執其裾問爲何物其人不得已對曰我金明池龜也前二人吾祖若父也今朝

廷廣池且及吾宄恐見殺故來問耳苗釋之即以表聞已而掘池得龜數十萬下令不得傷一龜悉輦送他水聶心遠云或謂物之靈無如龜故決嫌疑定猶豫必問之龜今禍福休咎龜不自知又決之人人靈乎龜靈乎此事見俞藝集

平福公

唐故宮池中有一大自龜常出曬背人見其甲上有刻字微金曰平福公卜君靈應古老傳是武皇宗美人所養福猶腹也借音而已

褵襴夫人

晉祠小池畜老鱉大如食盤有人題闌柱曰褵襴夫人烏衣開國

姚周食鱉

相城濮沱巷側姚周者浚池得鱉十餘枚其一尤巨適有府史至擬烹啖之史曰昨夜夢見黑衣人懇言我被姚氏所執公幸哀救福壽無量此豈是乎釋之吾不忍食周笑曰吾正喉緊安能作放生道人竟臛以餉史不食周飽餐而別抵暮腹痛號呼入夜卒

三足鱉殺人

太倉州有百姓道見漁人持[illegible]鱉而三足買歸令婦庖之既熟婦不食出坐門外夫食訖入視之已失所在止存髮一縷衣服冠履皆在如蛻形者婦驚怖號呼里甲聞之以婦爲謀殺夫而錄之官知州莆田黃庭宣鞫之得其情歸婦于獄召漁人限捕三足鱉來即于官廳召此婦依前烹治而出重囚令食之食畢引入獄門已化盡矣所存不髮皆與百姓同乃原婦罪

三足鱉益人

山東南三十五里曰從山從水出其上潛其下其[illegible]

多三足鱉食之無蠱疫是從山多三足鱉也又云放皋山東五十七里曰大𦍩山陽狂水出焉西南注伊水中多三足龜食之無大疾可以已腫是大𦍩多三足龜也按三足鱉云食之害人而此云益人豈所謂害人者別是一種歟

鱉腹蛇文

蛇化鱉蔚千戶常親見之沙上初蛇盤爲一束反覆自擲者數十次若一麫餅少焉首足出矣久之蹣跚入沙而去故鱉未入水腹下尚有蛇紋者食之殺人

在此

太倉董氏嘗捕得一鱉人首而臂出水作歎息聲懼而殺之酉陽雜俎名曰在此鱉身人首鳴則若云在此在此故以名之

蝳瑁齋

蝳瑁形如龜黿背甲十三片黑白斑紋相錯鱗以成一背其邊裙襴缺齧如鋸齒無足而有四鬣前兩鬣長狀如楫後兩鬣極短其上皆有鱗甲以四楫棹水而行海人養以鹽水飼以小鮮俗傳甲子庚申日輒不食謂之蝳瑁齋

玳瑁解毒

玳瑁形狀似龜唯腹背甲有斑點本艸云玳瑁解毒其大者悉婆薩石兼云辟邪廣南盧亭海島夷人也獲活玳瑁龜一枚以獻連帥嗣薛王王令生取背甲小者二片帶于左臂上以辟毒龜被生揭其甲甚極苦楚後養于使宅後北池伺其揭處漸生復遣盧亭送于海畔或云玳瑁若生帶之若飲饌中有蠱毒玳瑁甲即自搖動若死者無此驗出嶺表錄異

鸚鵡螺

鸚鵡螺狀似覆盃頭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爲名離殼出食飽則還殼中若爲魚所食殼乃浮出爲人所得質白而紫文如鳥形故自像鳥爲作兩目兩翼也

壕山

韓文公詩壕相粘爲山十百各自生按本草衍義云牡蠣附石而生磈礧相連如房故名蠣房讀如阿房之房音旁見史記一名壕山初生海畔才如拳石四面漸長有一二丈者一房內有壕肉一塊肉之大小隨房所生每朝來則諸房皆開有小虫入則合之以充腹宋翟忠惠焦山詩僧居壕山迷向背佛

宇蜃氣常吹噓

瓦屋子

瓦屋子蓋蚌蛤之類南中舊呼爲空慈子頃因盧鈞尚書作鎮遂改呼瓦屋子以其殼上有稜如瓦故以名焉殼中有肉紫色而滿廣人尤重之多爍以薦酒俗呼爲天臠人吃多即壅氣背膊煩疼莫測其本性

玉珧

郭璞江賦曰玉珧海月吐肉石華晉安海物異名記曰肉柱膚寸美如珧玉臨海異物志曰玉珧柱厥

甲美如珧玉趙德麟侯鯖集曰韓退之詩云馬甲柱正謂此字書曰珧蜃甲可飾物爾雅釋弓曰弓有緣以金爲之謂之銑以玉爲之謂之珧今人但用瑤字固自有珧字也東坡詩云金虀玉膾飯吹雪海螯江柱初脫泉但用柱字李商老詩云江瑤初脫柱蠔山怜叠啼却用瑤字也

蟹類

郭索傳

太玄經蟹之郭索後蚓黃之郭索心不乙也范明林曰郭索多足貌乎曰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充司馬公曰蟹大脆而二螯用心躁也杜詩殼內褁黃金螯中嵌白銀陸龜蒙詩云自是揚章行郭索且非何嗣噉饑餽黃索玉人爲謝鬥調酸辛未薦瓊漿又詩黃泥本自行郭索東望橫行豈顧身陸放翁詩未嘗膾喁噞况敢烹郭索曹來父詩云好事不知隨尔去能令郭索到尊前疏僚詩云研温春鉏雨鑪腥郭索泥郭索字介夫系生乎吳今吳越江淮間孳種猶上應辰宿次義翁之畫義取諸離漢揚雄草太玄經獨推稱之性耿介不受擾觸外剛果若奮矛甲中實柔美殊無他腸

人皆愛之稱爲無腸公子歲至西南風高霜凜月峭佳穀登場之秋更甚得志至釆雙穗以朝其宗是爲智且義者至若風味開爽如老于騷者而世欲樂而食之不亦愚且昧乎惟畢茂世與之狎昆爲相知者陸龜蒙黃太史更能知其可佳相與擊節於酒杯間及筆硯中其它騷人墨客固多推讓未有如二三公之心相知者它支不乙曰蚌曰鱘往往過美如樂于佚甘而略不通騷者又有蜞蜎輩皆六么陋幾草莽裵人不足道矣惟介夫有稜韵有風雅尚庶幾于直而寬温而栗亦一代之雄

天下之奇乎賛曰畢茂世有云左手持蟹螯右手
執杯酒拍浮酒池中豈不了一生乎

蟹原

易說卦曰离為蟹孔穎達曰取其剛在外禮記月令
曰季秋行冬令介虫為妖注云後漢五行志曰丑
為鼈蟹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蟹之屬也大戴禮
曰甲虫三百六十神龜為之長蟹亦虫之一長也
廣雅曰蟹蛖音石也其雄曰螳蜋雌曰博帶玉篇作
浪

蟹志

陸龜蒙蟹志云蟹族之微其為虫也有籍見于禮經
載於國語楊雄太玄詞晉春秋勸學篇孜于易象
為介類為龜為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
謂旁行者與參於藥錄食疏蔓延于小說其智則
未聞惟左氏記其為長也楊雄譏其躁以為郭索
後蚓而已蟹始窟穴于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
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后任其
所之早夜觱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
之曰蟹斷斷其江之道焉然後扳援越軼遯而去
之十六七既入於河則形質浸大于舊自江復趨
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趣遁去
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
謂矣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于義耶捨沮洳而之
江海自微而務著者不近于智耶今之學者始得
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楊氏之道或知之又不
汲汲于聖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
洳也孟軻楊雄聖人之瀆也六籍聖人之海也苟
不能舍沮洳而瀆以至於海是人之智反出於水
虫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蟹云

龍溪巨蟹

福州長溪之東二百里有湫淵曰龍溪與溫州平陽
接境上為龍井山其下有大井相傳神龍居之淯
熙初年七八月之交不雨五十日民間焦熬不聊
生磬祈禱請皆莫應士人劉盈之者一鄉稱善良
急義好施予倡率道士僧巫具旗鼓旛鐃農俗三
百輩用鷄鳴初時指井投牒請水到彼處天已曉
僧道四方環誦經呪將掬水於潭見一巨蟹浮游
水面一鉗絕大背上七星狀如斗大如丸弾光采
殊煥爛遂滌凈瓶迎挹之蟹隨之上昇者才動足
雲霧滃然亂與未達龍溪雨已傾注明日遍迎往

鄉間觀者擁塞忽失蟹所在井澤露足衆議逆之歸彷徨訪尋乃在劉後園池內又明日始備禮供謝復致井中自後有所祈必應

海中巨蟹

近世有波斯常云乘舶汎海往天竺國漂入大海至島中見一胡人衣艸葉懼而問之胡云予亦漂沒隨流至此採木實艸根食之其衆憐而載歸胡乃說島上大山悉是車渠瑪瑙玻瓈等寶取既滿船胡令速發山神若知必來追逐于是隨風行可四十餘里遙見峰山有赤物如蛇形漸大胡云此山

神惜寶來逐也舟人戰懼俄見兩山從海中出高數百丈胡喜曰此兩山者大蟹螯也其蟹常好與山神鬪神多不勝甚懼之今螯出無憂矣良久蟹夾蛇頭死于水上如連山船人因是得濟

蜂蟹有義

秘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斷于塘取蟹入饌一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腕皆脫不能行二蟹舁以過斷因歎曰人爲萬物之靈兄弟朋友有相爭相訟至有乘人危困而擠陷之者水族之微乃有義如此遂命拆斷終身不復食蟹聞之晚香叔父云太倉張用良吾妻兄也素惡胡蜂螫人見即撲殺之嘗見一飛虫投於蛛網蛛束縛之甚急一蜂來螫蛛蛛避蜂數含水濕虫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此親聞之用良者古人謂蠢動含靈觀此益信蜂事與袁忠徹所記全虫正相類

紅蟹殼

儋州出紅蟹太小殼上多作十二點深燕脂色其殼與虎蟹堪作疊子按蟹一名蛫（音詭）廣雅云雄曰蜋螘雌曰博帶抱朴子又曰山中辰日稱無腸公子

蟹也古今注云小蟹一名長卿廣志云小蟹大如貨錢又蟹奴如榆莢在其蠏中生死不相離山海經載千里蟹洞冥記有貢百足蟹長九尺四螯者今恩州又出石蠏

金陵拯多蟹古傳有巨蟹背圍五尺足長倍之深夜每出齧人其地有貞女三十不嫁夜遇盜迸出遇巨蠏橫道忽化作美男子誘之貞女怒曰汝何等精怪乃敢辱我我死當化毒霧以殺汝遂自觸石而死明日大霧中人見巨蟹死于道于是行人無復慮至今大霧中蟹多僵者（說林）

內黃侯

內黃侯蟹也曾文清謝路憲送蟹詩從來嘆賞內黃侯風味尊前第一流只合蟎跚付湯鼎不須辛苦上糟丘 詩人玉屑

黃八

偽德昌官使劉承勛嗜蟹但取圍臍圓殼而已親友中有言古重二螯承勛曰十萬白八敵一个黃八不得謂蟹有八足故云

一品膏

盧絳弟純以蟹肉爲一品膏嘗曰四方之會當許含

黃伯爲第一

水晶人

二三友來訪買得蟹蝦具饌語及唐士人曰逆風至長須國娶蝦女事坐客謝謙冲曰蝦女豈不好白角衫果个水晶人滿座無不大笑

軟雪龍

京洛白蟹極佳烹治罕有得法者周朝家僕楊承祿造脫骨蟹獨爲魁冠禁中時亦宣承祿進之因名其名曰軟雪龍

彭越

似蟹而小世傳漢臨彭越以賜諸侯九江王英布獨得不忍視盡以覆江中化爲此故名彭越

醉如泥

南海有虫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泥然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鱗介門

昆蟲類

蠶市

仙傳拾遺曰蜀蠶叢氏王蜀教人蠶桑作金蠶數十每歲首出其一給民家每給一蠶所養蠶必繁息即歸于王王廵境内所止之處民則成市蜀人因其遺事每年春置蠶市也黃帝元妃西陵氏始養蠶為絲禮記享先蠶即西陵氏也

八蠶之綿

文選吳都賦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注引劉欣期交州記云一歲八蠶繭出日南也慎按漢俞益期牋云日南蠶八熟繭軟而薄又永嘉記云永嘉有八輩蠶一曰蚖珍蠶三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蚖蠶四月績四曰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曰寒珎七月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皆謂之珎此則八蠶之實也李賀詩將餧吳王八繭蠶則直謂一蠶之收當八繭耳一歲八績恐誇者之過也

蠶神

蠶與馬同氣蠶為龍精其首類馬星屬天駟月直大火則浴其種周禮馬質禁原蠶者為其傷馬物不能兩大也今術家末僵蠶塗傳馬口即不能齧艸蓋其氣類自然相感舊祀先蠶為馬祖事本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祭先蠶皆天駟房星也為馬祈福謂之馬祖為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荀子蠶賦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是又以其形言之有相似者而後世遂為蠶女兒之說有馬明菩薩之說有馬頭娘之說見于中華古今注及搜神記乘異集之所云者何其妄也歟

嫁金蠶

南方人畜金蠶蠶金色食以蜀錦取其遺糞置飲食中以毒人人死蠶善能致他財使人暴富而遣之極難水火兵刃所不能害必多以金銀置蠶其中投之路隅人或收之蠶隨以往謂之嫁金蠶

誠感金蠶

池州進士鄒閬家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侵晨啟戶見一小箬籠子在門外無封鎖開視之乃白金酒器數十件約重百兩迨曉寂無追捕者遂撐歸語

其妻曰此物無因而致豈天賜我乎語未絶閻覺
左股上有物蠕動見金色爛然乃一蠶也遂捽之
未回手復在舊處以足踐之虫隨足碎復在閻胸
腹上矣弃之于水上投之于火中刀傷斧砍皆不
能害衾裯飲食之間無所不在閻甚惡之遂訪友
人之識者曰吾子爲人所賣矣此謂之金蠶爲禍
頗大能入人腹中殘齧腹胃肝腸俱被食盡命亦
難存閻愈惧乃以籠挈之事告之其友曰吾固知
之矣子能事之即得所欲日致他財以報之閻笑
曰吾豈爲此也友曰固知子之不爲也然則柰何

閻曰復以此虫并舊物置籠中弃之則無患乎友
人曰凡人畜此虫久而致富即以數倍之息并原
物以送之謂之嫁金蠶其虫乃去直以原物送之
必不可遣今子貧居豈有數倍之物乎實爲子憂
之閻乃仰天歎曰吾平生清白自守誓不失節不
幸今有此事遂帰家告妻曰今日不送固不可送
之又不能惟有死耳若等好爲後事乃取其虫擲
於口中而吞之舉家救之不及妻子號慟謂其必
死數日間無所苦飲啖如故逾月亦無恙竟以壽
終因白金之故亦致小康豈以至誠之感不爲害
乎

蠶異

元至正九年間河内民皆養蠶及熟而上箔共結成
一幅宛如旗状又一家蠶數千萬共結成一繭大
如數石甕盖亦倮虫之孽爲兵之兆也

鄜州路宜君縣孟黄村呼景賢毋舅石氏養蠶三十
箔其蠶忽變萬蠶併爲千千併爲百百化爲十十
化爲一巨蠶大如瓜瓠及老而簇吐絲計重十五
斤當時以爲瑞及元末小撥兵王保保與慶陽李
思齊治兵相攻屠剪其村石氏遂滅

蠶蛾

蠶蛾懷子出蠒始與雄交交而放子若無雄則子放
而不育諸魚懷子不交放子則有雄魚泄精順水
着子謂之放白魚種始成如遇鯉則爲鯉遇蜻則
爲蜻也

蟓卵醬

蟓卵醬交廣溪洞間酋長收蟓卵淘擇令淨鹵以爲
醬或云其味醎似肉醬非貴客親友不得知其味

玄駒

古今注曰蟻名玄駒何也曰河内人並河見人馬數

十萬皆如黍米以火燒之人皆蚊蚋馬皆犬蟻、人名蚊蚋曰黍蟓曰玄駒楊雄法言曰吾見玄駒之步云云元駒非也

莫氏庵蟓

湖州月河莫氏衣冠大族也祖塋在十峰之西南曰齊山古木千章巨竹萬挺一郡形勝無與比倫乾道二年正月僧庵中堂忽有大蟓聚焉往來營營不見其止未覺爲有異也明日視之茁磚上蛀成大樹一株根幹壯實枝葉扶疎觀者靡不嗟賞謂圖畫之工有所不逮僧飾以朱闌護惜甚謹至今

三十年聞尚存也

鄰有一士人與鄰女有情一日飲于女家惟隔一壁而無由得近其人醉隱几臥夢乘一玄駒入壁隙中隙不加廣身與駒亦不減小遂至女前下駒與女歡久之女送至隙復乘駒而出覺甚異之視壁孔中有一大蟓在焉故名蟻曰玄駒 賈子說林

養柑蟻

廣州可耕之地少民多種柑橘以圖利嘗患小虫損食其實惟樹多蟻則虫不能生故園戶之家買蟻于是遂有收蟻而販者用猪羊脬盛脂其中張口置蟻穴傍俟蟻入中則持之而去謂之養柑蟻

蚊賦

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墜者折脊碎腦而蚊蝱適足以翱翔曰美之蓋剌之也又晉傅選蚊賦曰水與艸其漸茹育茲蘗而成蚊嘴味銳於秋毫剌鋸利於芒錐無胎卵而化孕生傳物而能飛肇孟夏以朋起迄季秋而不衰衆繁熾而無數動群聲而成雷肆慘毒於有生乃瘼膚体以療飢妨農工於南畝廢女工於杼機蚊之爲害選之賦庶幾盡之矣

蚊大如蠅

孟載詩有田豕白蹄高似鹿野蚊花股大如蠅之句人多謂其狀蚊爲過實永樂間金文靖公幼孜扈駕北征其紀行録云嘗次長樂鎮草間多蚊大者如蜻蜓撲面嘬嗜拂之不去則其大又不但如蠅矣

白鳥有二

夏小正曰八月辰則伏丹鳥羞白鳥白鳥蚊蚋也崔豹古今注云螢火一名丹鳥腐艸化之羞進也謂食蚊蚋也又白鷺見杜詩黃鳥時兼白鳥飛之註東坡詩不怕飛蚊如立豹立豹亦蚊也

蚊母

江夏有蚊母夏夜鳴吐蚊於叢葦間又有蚊樹類枇杷熟則皮裂紛然而去

露筋驛

相傳江淮間有驛俗呼露筋驛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蛄嘬血滴筋露而死據江德藻聘北道記云自召伯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邏此處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食至曉見筋因名

蚊事

夏有黍民蚋（古今注蜹蚊爲黍民）云云 出于廬霍呼朋引儔訝雷車之殷殷（聚蚊成雷見尚書） 塡空蔽野疑霏陣之漠漠（梅聖俞詩云）○利嘴踰麥芒之纖狹翅過春水之薄其賦形至眇其爲害甚博豈泰山之能負（莊子云蚊負山）詎九牛之可搏（漢書搏牛之蝱）○蜚仙鼠（古今注以蝙蝠爲仙鼠）之腹而莫追莫悔投秋虫（罪隱賦蜘蛛爲秋謂蜘蛛）之罔而自捐自弃○宜先哲之永歎謂通夕而不寐（莊子云蚊虻噆膚則通夕不寐）○以貴嬪之被寵而不噆不螫（南史孔貴嬪傳）本畏長遯之當路而莫近莫窺（南史長遯本傳）○晉室孝子獨當以身（晉書展勸）高郵貞女（高郵有露筋娘子廟）莫全其軀○盖嘗究厥譜系考于典集寔蚩尤之餘孽始涿鹿之誅殛

僅存膏血之遺餘致滋種類之蕃息（見幽冥錄）○驟致身于雲臺而羽翼翾翾（鶡冠子雲臺之高而蚊蚋適以翱翔）遷逞威於河內而人馬藉藉（古今注河內有人常見黍米大人馬滿地取火燒之皆化蚊蚋飛去）惟小白之昏昏卧柏寢而悒悒念白鳥之阻飢寒孥惘而聽入（見金樓子）駐空中之蝝而挫汝之精（空中有物其名爲蝝聞蚕虫之聲則挫其精）僇江東之鶡而不復孕汝之形（爾雅江東呼爲鳥蚊母此鳥吐蚊）舉所爲蚋者而族烹于秦鑊（秦謂之蚋）取所爲蚊者而染觀于楚廷（蚊右摘虞允文蚊賦全楚謂之文載水東日記）

東方朔蚊賦

東方朔蚊賦曰長喙細身晝伏夜興好雨惡烟爲掌所捫臣朔愚㦖名之曰蚊崔豹古今注云河內有人常見人馬滿地如黍米大取火燒之皆作蚊蚋飛去因號蚊蚋爲黍民潘子真詩話載紫姑神賦蚋賦曰其來繽繽紛紛如烟如雲常聞秦謂之蚋楚謂之蚊用方朔賦中字也

蝨

呂晉伯云除蝨法吸北方之氣可筆端書欽深淵默漆五字置床帳間即除此理不可曉然未試也（事載存餘堂詩話）

周公謹曰今負日茅簷分漁樵半席時見山翁野媼捫身得蝨則置之口中若將甘心焉意甚惡之然揆之于古亦有說焉應侯謂秦王曰得宛葉南陽夏斷河內臨東陽邯鄲猶口中蝨王莽校尉韓威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陳思王著論亦曰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爲害身也三人者皆當時貴人其言乃爾則野老嚼蝨蓋亦自有典故可發一咲

阮籍大人先生傳云不見蝨之處褌乎逃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爲吉宅也然炎丘火流焦城撋都羣

蝨動乎褌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蝨之處褌乎

蝨賦

蝨賦云飢咂餉血貪不知止飽緣於衣私君自喜生誰使之死亦由耳世之小人噲爾焉比

因捫蝨詰辨

東坡閒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蝨乃曰此是垢膩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綿絮成耳相辨久而不決相謂曰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一席以表勝負及酒散少游竟往扣門謂佛印曰適與坡公因辨蝨之所由生坡曰生於垢膩愚謂成于綿絮兩疑不釋將決吾師師明日若問可答生自綿絮容勝後當作餺飥（餺飥一音餺托）會既去頃之坡復至乃以前事言之祝令合以蝨本生于垢膩許作冷淘明日果會具道詰難之意佛印曰此易曉耳乃垢膩爲身絮毛爲脚先吃冷淘後吃餺飥二公大笑具宴爲樂

蝨癥

孫真人千金方有治蝨癥方以故梳篦二物燒灰服云南人及山野人多有此猶未以爲信嘗泊舟嚴

墩下有茶肆婦人少艾鮮衣靚妝銀釵簪花其門戶金漆雅潔乃取寢衣鋪几上捕蝨投口中幾不輟手旁人咲語不爲羞而視者亦不恠之乃知方之所云爲不妄也又在劍州見僧舍凡故衣皆煑於釜中雖禪衣亦然蝨皆浮于水上此與生食者少間矣其治蝨則置衣茶藥焙中火逼令出則以熨斗烙殺之

薛嵩性慈戒殺即微細如蝨亦不害之一夕夢被上蝨甚多漸變爲寸許人謂嵩曰受君之貺非一日矣今君有急正吾儕效命之秋也遂列行于被上

須臾皆隕嵩驚覺燈火尚明呼侍兒視之被上有
一線血痕橫廣尺餘乃死蝨也嵩痛惜久之不知
其故蓋是夜有刺客爲主所屬得金百斤來害嵩
其人有古劍利甚着處必破見血立死是夜其人
劍一下即見血以爲殊死矣歸報其主相對歡甚
明日遣人瞯之無恙也訪得蝨事始知其妻蓋蝨
代嵩死也 錄生禁役錄

蝨化虫

異陰尉李仲舒漢臣山陽人生平戒殺釋教令置蝨
於綿絮筒管中久亦飢死有人教放青草葉上經
宿沾露則化爲青虫飛去試之信然

恙

異仲培曰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歲無恙耶王亦無
恙耶晉顧愷之與殷仲堪牋行人安穩布帆無恙
隋日本遣使稱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
恙風俗通云恙毒虫也喜傷人古人艸居露宿相
勞問曰無恙神異經云北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病
名曰㺊㺊恙也常入人室屋黃帝殺之北人無憂
謂無恙蘇氏演義亦以無憂病爲恙恙之字同或
以爲虫或以爲獸或謂無憂病盾干祿書兼取憂

及虫事物紀原兼取憂及獸于看廣韻其義極明
于恙字下云憂也病也又噬虫善食人心也于㺊
下云㺊獸如獅子食虎豹及人是㺊與恙爲二字
合一之神異經誕矣

石去

石去形如龜脚得春雨則生花花似艸花南越 江淹
石去賦序石去一名紫蔃蚌蛤類也按本艸謂之
石决明圖經曰珠生南海石决明產出也王維送
元中丞轉運江淮詩去問珠官俗來經石去春升
蜐去字作蛄或作蜐切去音

蜘蛛

酉陽雜俎云蜘蛛大如車輪怪不之信及閒都少卿
南濠云弘治間登州山中有蜘蛛與龍鬬而龍爲
蛛絲所困後有火龍來焚其糸蛛不能爲遂爲龍
取珠去蛛死黑水流山下身徑一丈六尺又雙槐
歲抄云成化七年蘇州盤山有蜘蛛與龍鬬死又
人吳两江亦云家客上江丞其人家住山間一夜
爲龍取蜘蛛之珠山木盡折水涌數日求家識出
然後知六合之内異物異事未可以不見爲容也

螻蛄

廬陵太守太原龐企字子及自說其遠祖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誣伏獄將上有螻蛄行其左右遠祖謂螻蛄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當善乎因投飯與之螻蛄食之而去有頃復來形体稍大畀之乃復與食如此數十日其大如豚及報當行刑螻蛄忽掘壁成大孔乃破械而出後遇赦得活於是龐氏世世以四節祀祠螻蛄于都衢後世稍怠不能復特爲饌乃投祭祀之餘以祠之至今猶爾

蠅

苻堅將赦與王猛苻融議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有大蒼蠅集于筆端驅去復來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屬垣之耳事何從泄勅窮之咸言有一小兒青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

蜻蜓螢火

蜻蜓貼水飛時以尾醮水中杜詩所謂點水蜻蜓款款飛是也然不知點水者乃生子也既謂[illegible]

鮹魚食之腹脹孕虫噬毋腹而出身似蟬而小名曰蝦鱉虫及蛻始爲蜻蜓此西湖舟子所言腐草爲螢月令古今注皆然然米中細虫尾亦熒熒久而生翼飛去此則毛詩熠燿宵行者是也又嘗見朽楊木変作蟬者半截尚是木也移時即全変矣此格物者亦所當知

水螢

螢火有二種有艸螢有水螢梁蕭和賦云聊披書以娛性悅艸螢之夜翔此艸螢也唐李子卿有水螢賦云水螢爲虫惟虫能天彼何爲而化艸此何事而居泉腹可自持故無取于蟹足能自運亦自憐

於蛇色動波間狀珠還于合浦影懸潭下若星[illegible]於穎川此水螢也月令腐艸化螢說文作爓[illegible]馬燭也淮南子作蛢水螢之名狀亦猶蝶有草蝶水蝶二種云

鳳子

禮部王貞外言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然詢人罕用予讀唐韓偓詩有蛾兒吱嘡雌黄嘴鳳子輕盈膩粉腰正爲蝶也

蛺蝶枝

公路南行歷懸藤峽維舟覩岩側有一木五綵初謂
丹青之樹因命僮僕採之頃獲一枝尚綴嫩葉凡
二十餘个有翠紺縷者金眼丁香眼者紫斑眼黑
花者緋綠者大如蝙蝠者小如榆莢者愚因登岸
視之乃木葉化焉是知蝶生江南甘橘樹虫变爲
蛺蝶鳥足之葉爲蝴蝶皆化使然豈虛語歟又會
要云大食國西隣大海嘗遣人乘船經八年未至
西岸中有一方石石上有樹幹赤葉青樹生小兒
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足尻著樹之幹使摘
取一枝小兒死矣異苑大元中汝南人入山伐薪

見一竹中央蛇形已成上枝葉如故吳郡桐廬民
嘗伐餘伊竹一梢見雉頭頸盡就身猶未成此亦
竹爲蛇蛇爲雉也

爾雅虫

小符折字爲戲得父緒尋過其家止見家庄客來呈
蠆小符曰此虫雅哉尋曰子将折蠆爲二出雅字
以張本若作爾雅虫無疑也適中其謀轟笑而已

蝟

蝟毛順者雄逆者雌都下造濫縑帛者用之

青蚨

青蚨似蟬而狀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艸葉
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其母亦飛來不以遠近其母
必知處然後各置於巾埋東行陰牆下三日開之
即以其血分塗錢上每市物先用子即子歸母用
母者即那歸子如此輪還不知休息若貿金銀珍
寶即錢不還青蚨者一名魚伯 出窮神秘苑

治蚰蜒

北方有虫名曰蚰蜒狀類蜈蚣而細甚好入人耳閒
之同寮張大龍云人有蚰蜒入耳不能出初無所
苦久之覺腦痛疑其入腦甚苦之而莫能爲計也

一日將午飯枕案而睡適有雞肉一盤在旁夢中
忽噴嚏覺有物出鼻中視之乃蚰蜒在雞肉上自
此腦痛不復作矣又同寮蘇文簡在山海關時蚰
蜒入其僕耳文簡知雞能引出急炒雞置其耳傍
少頃竟有聲鍧然乃此虫躍出也此救急之術故
記之

謝豹

酉陽雜俎曰虢郡有虫名謝豹常在深土司馬裴沆
子常掘坑獲之小類蝦蟇圓如毬見人以前兩脚
交覆首如羞狀能穴地如鼢鼠頃刻深數尺或出

地聽謝豹鳥聲則腦裂而死俗因名之或曰謝
人也抱耻死其䰟爲虫潛行地中羞見人故也或
掘出之猶以足覆面作忍耻狀然不詳其何時人
㓜歲聞故老言如此

金龜子

金龜子甲虫也五六月生于草蔓上大於榆莢細視
之真金帖龜子行且成雙其虫死金色隨滅如螢
光南人收以養粉云與永粉相宜

蛤蚧

蛤蚧者如蟾蜍背淺綠色上有土黃班點若古錦文

長尺餘尾絕短其族則守宮蜥蜴蝘蜓多居木竅
間自呼其名聲絕大又有十二時亦其類也大者
一尺尾長于身傳云自旦至夜変十二般色傷人
必死愚嘗獲一枚閉於籠中玩之止見変黃褐赤
黒四色

蝎魔

國初西安有女子素不慧病死復生遂明敏以文史
知名時布政適喪偶客有以女爲言遂娶之月餘
一日布政方視事有所需使閽人入私廨取之呼
夫人不應但見老蝎大如車輪臥于榻閽驚而出

白焉不信叱爲妖妄閽請曰他日願相公窺掩之
必可見也如其言果見老蝎伏榻上鬈蝡閒又成
好女子言雖牴諱而意頗羞澁已而忽失所在是
夕人定乃出拜燈下曰身本蝎魔所以夤緣見公
者欲有求耳公不終拒乃敢輸情布政許之乃曰
某昔爲魅得罪冥道賴觀音大士救拔免其死因
假女尸爲人幸獲侍左右覬公建一蘭若以報大
士之德耳今醜迹已彰幸公哀憐布政頷之女遂
隱他日乃命所司建寺今西安有蝎魔寺塑大蝎
於楣者是也至今猶存庚巳編

蟋蟀

張羅秋月詩曰芳草不復綠王孫今又歸人都不解
施詹見之曰王孫蟋蟀也謝氏詩源

蜂

蜂有五德焉刺芳者許之生刺人者致之死一何仁
也他花則足粘而進閉花則背負而獻又何義也
雌者在內雄者在外又何禮也釀蜜未熟鼓翼而
聚又何智也當其報午鬧如升衙又何信也嗚呼
曾謂人而不如蜂乎

蜈蚣歌

秀有桑虫實曰螟蛉與夫蜾蠃異類殊形負以爲子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成父沒母死身覆位傾嗚呼爲人孰與虫靈人不如虫曷以人稱

蟾

雷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飢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未幾迫於飢困不能皆全弃之道左空冢中而去歲定歸鄉過此冢欲收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愈于未弃時見父母匍匐來就視冢中空惟有一竅

[illegible]易如虵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出穴中意兒在冢中常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膚如玉其人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荆筐張曰物之有氣者能蟄燕蛇蝦蟆之類是也能蟄則能不食不食則壽此千歲蝦蟆也決不當與藥若聽其不食不娶長必得道父喜携去今不知所在張與予言盖嘉祐六年也

柱中蝦蟇

唐懷州疑真觀東廊柱已五十餘年道士往往聞柱中有蝦蟆聲不知的處後因柱朽壞易之[illegible]以爲新破柱中得一蝦蟆其柱先無孔也（唐書五行志）

蝦蟆療犬傷

廣南作臛蝦即蛙也陶涇本草云青葱者曰土鴨黑者曰蛤子臛以青爲上漢書言鄠杜之間多水鮭魚宋書張暢弟爲猘犬所傷醫云食蝦蟆膾膾成食之果愈乃知前人食蛙久矣抱朴子云萬歲者頷下有丹書八字南史正傑云蝦蟇有毒初不信暨食之病得藥下蝌蚪數升

喜子

[illegible]有母子離别母每見蠨蛸垂絲着衣則曰子必至

矣已而果然故名曰喜子子思其母亦然故號曰喜母均之一也（林蘭志）

報恩寺蜘蛛

建德初報恩寺塔上有巨蜘蛛爲龍所逐至廊下久而裂腹取珠以去流血布地其身重十餘斤舊說其皮爲鞾可以履氷而僧輩愚甚遽焚而弃之

赤蝦蟇

灶無故自濕潤者赤蝦蟇名鈞注屋之去之則止

守宮

東方朔傳守宮虫名也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

擣治萬杵以點女子体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也爾雅云此虫即蝘蜓似蜥蜴灰褐色在人家屋壁間狀雖似龍人所玩習者也淮南萬畢術云取守宮新合陰陽以牝牡各藏之瓮中陰乾百日以點女臂則生文與男子合輙滅去出感應經

魚合蜥蜴

曹叔雅異物志曰魚跳躍則蜥蜴於艸中稍相依便共浮水上相合事竟魚游水底蜥蜴還艸中

求蛇醫蛇醫即蜥蜴也

酉陽雜俎王彥威鎮汴之二年夏旱李玘過汴因以旱爲言李醉曰欲雨甚易可求蛇醫四頭石甕二枚每甕實水浮二蛇醫以木盖密泥之置于閙處甕前後設席燒香選小兒十歲以下十餘令各持青竹晝夜更擊其甕不得少輟王如其言試之一日兩夜雨大注數百里舊說龍與蛇醫爲親家故也又張師正倦游錄云熙寧間京師久旱按古法令坊巷以甕貯水插柳枝泛蜥蜴小兒呼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降雨滂沱放汝歸去翰府名談云宋內翰祈鎮鄭州夏旱公作文祭蜴蜥於禱所即時大雨告足民乃有秋東坡詩云甕中蝎蜥爲可笑

塗金蜻蜓

後唐宮人或網得蜻蜓愛其翠薄遂以描金筆塗于翅作小折枝花子金線籠貯養之後上元賣花者取象爲之售于游女

花賊

溫庭筠嘗得一句云蜜官金翼使千載無人識久之未屬自聯其下曰花賊玉腰奴

篆愁君

[illegible]川李善寧之子十歲能即席賦詩親友常以貧家壁立試之略不措思吟曰椒氣從何得灯光鑿處分拖涎來漾飾惟有篆愁君拖涎指蝸牛也

涉亭部落

浮屠氏彌陀經云極樂世界有白雀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迦故今人目爲西方部落至于呼蛩爲莎亭部落不知何謂

青林樂

唐世京城游子夏月采蟬貨之唱曰只賣青林樂婦女小兒爭以籠懸窓戶間聽聲驗其長短爲勝負

又謂之知秋虫

海中蜈蚣

閩朱崖人每晴明見海中遠山羅列皆如翠屏而東西不定悉蜈蚣也蝦鬚長四五十尺此物不足恠也 出嶺表異物志

大蜈蚣

蜈蚣南越志云大者其皮可以鞔鼓取其肉曝爲脯美如牛肉又云大者能噉牛里人或遇之則鳴鼓然火炬以驅逐之 出嶺表錄異

禁蜈蚣

國子監將成 太祖乘高望之曰似蜈蚣形他日委監中多蜈蚣不可居遂命右首山喚爲鷄鳴山以鷄必能食蜈蚣也已而果無又嘗命劉三吾圖所居山水來看圖上 太祖笑曰山上何用許多突兀俱以筆抹之無何其山一夕爲雷所震突兀處悉平又嘗使毛老人爲後湖土地至今無鼠蓋創業之 聖君動與天合也 七修類槀

含毒蟆子微塵

含毒蟆者蚊蚋之屬江嶺閒有之郴連界尤甚爲客者愼勿以手搔之但布鹽于上以物封裹半日毒則解矣若以手搔痳不可止皮穿肉穴其毒弭甚湘衡北閒有之其毒稍可峽江至蜀有蟆子色黑亦能咬人毒亦不甚視其生處即麸鹽樹葉背上春閒生之葉卷成窠大如桃李名爲五倍子治一切瘡毒收者晒而殺之即不化去不然者必毀穴而出飛爲蟆子矣黔南界有微塵色白甚小視之不見能晝夜害人雖帳深密亦不可斷以粗茶燒之烟如焚香狀即可斷之又席上鋪油帔隔之稍可減 出錄異記

即且甘帶

[illegible]子言即且甘帶即且蜈蚣帶虵也初不知甘之之義後聞崑山任子讀書景德寺中常見一虵出忽有蜈蚣躍至自尾循脊至首虵遂伸直不動蜈蚣以左右鬚入虵兩鼻孔久之而出蜈蚣既去虵已死矣始知所謂甘者其味也聞蜈蚣遇蝸篆即不能行蓋物各有制如海東青鷙禽也而獨畏燕象猛獸也而獨畏鼠其理亦然又云蜈蚣見虵從口入腹食其腸故云甘

李紳蛇形

唐李紳字公垂無錫之梅里人父悟歷晉陵令因家

馮紳讀書惠山少苦貧每有著述潛取寺中佛經竊識其後爲主藏者所知致被毆辱後徙剡川天宮精舍一日熟寐舍前丹柰方結實有虵據其上會老僧至驅之蛇入紳懷中忽不見僧異其事及覺問紳荅曰適夢在樹間食柰甚美似爲僧逼而寤老僧以故陰異之延致院中肄業數年去將赴解舉僧分槖金助其行元和中果擢進士第釋褐國子助教歸寧李錡鎮江南辟爲從事錡叛令紳草檄紳不從錡怒囚之後錡伏誅獲免穆宗召拜左拾遺翰林學士與元稹李德裕同在禁中時稱

三俊武宗時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四年罷謫淮南節度使拜尚書左僕射封趙郡公卒謚文肅事見唐史 無錫縣志

骨咄犀

伯幾云今所謂骨咄犀乃虵角也以至毒宜解毒故曰蠱毒犀

五溪蛇

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烏而反鼻蟠于草中其牙倒勾見人数步直來疾如激箭螫人立死中手即斷手中足即斷足不然則全身腫爛百無一活謂

蝮虵也有黄喉蛇好在舍上無毒不害人唯善食毒蛇食飽垂頭直下滴沫地噴起变爲沙虱中人爲疾額上有大王字衆蛇之長常食蝮蛇 出朝野僉載

巴蛇

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食之無心腹之疾 出博物志

竇母產蛇

後漢竇武母產武而併產一蛇送之野中後母卒及塟未窆有大蛇從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詰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 出搜神記

蛇化雉

司馬軌之字道援善射雉太元中將媒下翳此媒雊野雉亦應試令尋覔所應者頭翅已成雉半身故是蛇也晉宗廟武庫内忽有雉時人或謂爲怪張司空云此虵所化耳即使搜庫中果得蛇蛻 出異苑

天門山蟒蛇

天門山山多峻秀岩谷透邐有大岩壁直上數千仞草木交連雲霞擁蔽其下有逕途微細行人往過忽然上飛而出林表若昇仙遂絕世如此者漸不可勝紀人號爲仙谷時有樂于道者不遠千里而

來洗浴岩畔以求昇仙此林下會有智能者謂他人曰此必妖杮非是仙道因以石自繫而牽一犬入其谷犬復飛去始知是妖邪之氣以翕之方遣近山鄉里募年少者數百人執兵器持大棒而先縱火燒其草及伐竹木至山畔觀之遥見一物長數十丈高下隱隱垂頭下望又更漸逼乃一大蟒蛇于是命少年鼓躍擊射然後斫刺而口張尺餘尚欲害人力不加衆久乃卒其所吞人骨與他獸之骸積在左右如阜焉又有人出行墜深泉澗者無出路飢餓分必死左右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

向東方人因伏地學之遂不復飢体皆輕便能登岩岸數年復試竦身舉臂遂超出澗上即時還家顔色悦懌頗更黠慧及食穀啖滋味百餘日遂復其本質（出博物志）

靈蛇

搜神記云蛇千年則斷而復續淮南子云神蛇自斷其身而自相續隋煬帝遣人於嶺南邊海窮山求此蛇數四而至洛下所得者長可三尺而色黃黑其頭錦文全似金色不能毒人解食肉若欲令自斷其身則先觸之令怒使不任其憤毒則自斷為三[illegible]其斷之處如刀截其皮骨文理亦[illegible]而怒定則三四斷稍稍自相就而連續體復如故亦似不曾斷隋著作郎鄧隆云此靈蛇類能自斷不必千歲也（出窮神秘苑）

蚺蛇

蚺蛇大者五六丈圍五六尺次者亦不下三四丈圍亦稱是身斑文如錦嶺里人云春夏多于山林中俟鹿鹿過則銜之自尾而吞唯頭角礙於口外即自深入林樹間閣首伺鹿壞頭角墜地鹿身方嚥入腹如此後蛇極羸弱及鹿消方壯悦澤勇健于

未食鹿者或云一年則食一鹿（出嶺表錄異）

紅娘子

蚺蛇大者如柱其胆入藥南人腊其皮刮去鱗以鞔鼓蛇常出逐鹿食寨兵善捕之數輩滿頭插花趨赴蛇喜花必駐視漸近競拊其首大呼紅娘子蛇頭亦俛不動壯士大刀斷其首衆奔散伺之有頃蛇身寛奮迅騰擲旁小木盡拔力竭乃斃數十人舁之一村飽其肉

蚺蛇脂

廣西有蚺蛇其肉無毒土人食之其脂與[illegible]沫着[illegible]

陰即消縮不舉嘗聞有軍士若干涉一水皆病陰痿蓋此水乃蚺蛇出沒處有涎沫其中故也輟耕錄記桃撻少年奸淫爲樂人左使致終身不舉者疑即其脂也又見孫思邈千金方鹿脂亦然

蚺蛇牙

蚺蛇大者長十餘丈圍可七八尺多在樹上候麞鹿過者吸而吞之至鹿消即纏大樹出其頭角乃不復動夷人伺之方以竹籤籤煞之取其胆也故南裔異物志曰蚺惟大蛇既洪且長綵色駁犖其文錦章呑麞及鹿乘養創痏享喜食供豆觴言其養

創之時彷腴甚肥美搏之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元和御覧引括地志云蚺蛇牙長六七寸土人尤重之云辟不祥利遠行賣一枚直牛数頭

蚺蛇膽

蚺蛇膽雷羅等州有養蛇戶毎年五月五日擔蛇入府祗候取膽子曾親看皆于大籠籍以軟艸盤屈其上兩人舁一條在地上即以拐子從頭翻其身旋以拐子按之不得轉側即于腹上約其尺寸利刃決之肝膽突出即割下其膽皆如鴨子大曝乾以備上貢却納肝以線合其瘡口即入籠或云舁歸放川澤

泉建州進蚺蛇膽五月五日取時膽膰柱相去五六尺繫蛇頭尾以杖于腹下來去扣之膽即聚以刀封取藥封放之不死復更取看肋下有痕即放出朝野僉載

兩頭蛇

兩頭蛇嶺外多有此類時有見者如小指大長尺餘腹下鱗紅皆錯錦文一頭有口眼一頭似無口眼云兩頭俱能進退亦謬也昔孫叔敖見之爲不祥乃殺而瘞之慮他人見後受其禍而南人見之以

常其禍安在

寧化縣有兩頭蛇南城志云無毒夷人餌之

蛇吸人精

姚江張性之館于苕溪閔光祿家一館童嘗臥榻側無疾而面目漸黃肌膚日削醫治半年無効忽一夕月光入戶性之開幕視之一巨蛇張口就童子吸其口津性之輕以杖逐去童不知也性之亦不言次夕復見蛇將近童子性之仍逐去自後遷別室童亦尋愈

橘蛇

廣西太平府郊外有大橘樹有蛇萬數蟠其下每歲實成以數十石而人莫敢食有商人初至伺人不見密採數枚食之及邸中主人已竟其目赤曰此客是啖橘實者勿來累我驅之出商人初怒不肯衆共舁出之至稍圍漸竟無力仆地頃之遍身發赤自跌其身以百數兩臂先脫旋股二股又跌不已化爲巨蛇投橘中

蛇來聽叅

衡山元老既北歸青之山閒有唐福元之故處深密岩險久無人迹元與其徒往焉舍於石室夜則小

參一夕聞疾風甚雨聲出視星月粲然久之有大蛇行來蟠於室前抑首以聽既罷伸其下体如拜伏狀而後去從者震恐元自如也自是每夕必至

蛇血去虱

王沂公之先爲農與其徒入山林以酒行既飲先後至失酒顧艸閒有醉蛇倒而擠之得酒與血怒而飲焉昏閉倒卧明日方醒視肯傍積虱成堆自是終身無虱

蛇蠱

一人爲蛇傷痛苦欲死見一小兒來曰可用兩刀在水内相磨取水飲之効言畢化爲綠蝘走入壁孔中其人如方治之即愈因號綠蝘爲蛇醫即守宮也二酉餘談

冷蛇

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則以白練束之至暑月骭息不可過玄宗詔南方取冷蛇二條賜之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氷申王腹有數約夏月寘於約中不復覺煩暑出酉陽雜俎

雉與蛇交

[illegible]僅禆續水經常言蛇與雉交卵生于地千年始爲

蛟龍屬漢武帝元封中尋陽浮江親射蛟于江中獲之乃是其蛟出殼之日害於一方洪水飄蕩吳人謂之發洪予少時嘗游杭州新城縣之伊山目擊此事方晚茂草中一雌雉飛起丈餘羽翮零亂又復入艸中久而不出予切恠之薙草注視果一巨蛇雌雄蟠結纏糾津沫狼藉斯須雉驚南飛蛇亦入艸始驗說之不誣

艾蛇龜

蘄州白家山産艾置寸板上炙之氣徹于背他山澈五分湯陰艾僅三分世以此重之又産花蛇白[illegible]

黑緣尾有佛指甲人以刀剖其腹浸盆水中[illegible]
卷而自刳腸血都淨乃以烟薰之專治風濕相傳
國初蛇自隔江率其種聽鐘聲于寺一漁子網之
損其王一目至今蛇種皆眇醫家以此辨其真偽
又產小龜如錢[illegible]人以刀剖其甲理用韭菜細擦
食以蠅子其毛長及寸又如前剔擦其毛長尺一
雙直白金一两性畏蚊螫其首即死十月埋土中
來年驚蟄出之上官多以為贈

南雍蛇

[illegible]戊寅南雍外西號墻中有一蛇長數十丈大如

合抱木頭如瓮因身陷墻中有一氣孔如小錢大
[illegible]西一生某因清明家人出買物偶坐舍中惟見
雛雞聲哈哈叫入孔中彼知有蛇矣窺之但見兩
目如炬即白之大司成命鄰號二十楹盡移空乃
以長小竹末置一毒弩矢中其目俄聲如震霆二
十楹連墻俱覆矣始露其形如許大云附白守備
廳令小教場軍砍剉為段扛弃江中人家宜常焚
雄黃可辟蛇所當記云

紅蛇

公路至雷州對岸倚舟候風勢見羣小兒簇二[illegible]
各長丈餘一如孔雀紋毛色金翠奪目一如真紅
魚鮮明若血又有十餘頭色白前後相次俱入一
枯藤籔內竟不復出故知蛇有艸木水土四種其
類不可窮也

率然

西方山中有蛇頭尾差大有色五彩人物觸之者中
頭則尾至中尾則頭至中腰則頭尾並至名曰率
然會稽常山最多此蛇孫子兵法曰將之三軍勢
如率然是也（出異神經）

喫苦稱寃

[illegible]用蜥蜴以其能致雨也宋熙寧間旱令捕蜥蜴
一時無獲多以壁虎代送官府民謠有壁虎壁虎
你好喫苦之說　國初大江之岍常崩人言下有
猪婆龍一時恐犯國姓之音對　上秖言下有黿
太祖惡與元同音令捕殆盡亦有癩黿癩黿何不稱
寃嗚呼世受誣而被害者不知其幾黿與壁虎豈
得與雷霆抗哉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二

海右閒民王圻纂輯

徵兆門

前知類

卜珝郭璞

卜珝少通易郭璞見而嘆曰吾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珝曰吾四十一爲卿將當受禍耳吾亦未見子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珝曰子勿爲公吏可免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不能免卿將也後珝爲劉聰軍將敗歿晉陽而璞亦以公吏爲王敦所殺二人之術精矣人惟不知禍故不及避二人知之而卒不免此非一定之數耶龍門之隱珝終不出則持節北平之命自不相及璞失身爲敦參軍而復爲嶠亮筮豈得不致其疑珝謂璞不爲公吏可免珝被聰一召即行何也璞之言不能免則何爲甚營之髁身被髮雪刀設醊營免之策止于是耶殺身之禍二人知之而卒不免也術雖精何益而人復從而請其術不已惑乎

商瞿氏

仲尼晷人生而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益於商瞿氏曰子有聖知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訖而息志尼發氏先文

武君常

武君常天后高祖也少年游洛下人謂爲猴頰郎以君常頤下有若須領也其上有四靨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而骨法非常形狀有當壽八十八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君常不之信後卒如其言

房玄齡

房玄齡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鼻曰公知名當世爲時賢相奈無繼嗣何公怒時遺直已三歲在側日者顧指曰此兒絶房者公大帳而還後皆信然

明皇

明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曰合因又得卦曰斬關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啟謝曰昔此卦三靈爲最善黃帝勝炎帝而筮得之所謂合因斬關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明皇掩其口曰止矣默識之後即位咸應其術

玄宗

玄宗幸東都偶秋宵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遐顧凄然發嘆數四謂一行曰吾甲子得無患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狩初到成都前望大橋問曰橋何名節度使崔圓躍馬前奏曰萬里橋上因歎曰一行之言果符吾無憂矣

李衛公

太尉衛公爲并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詣門請謁公與之及席乃曰某善推年公初未之奇請虛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因令垂簾靜伺王生

與公黙坐於簾下頃之王生曰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生遽請歸竟不知所之及會昌朝官至一品薨于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數

段文昌

唐丞相鄒平公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拓荊楚間常半酣靸屐于江陵大街往來雨霽泥甚街側有大宅門枕流渠公乘醉於渠上脫屐濯足旁若無人自言我作江陵節度使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荊南遂買此宅又嘗佐太尉南康王韋皐爲成都館驛巡官忽失意皐逐之使攝靈池尉羸童劣馬奔迫就縣縣去靈池六七里日已昏黑路絶行人忽有兩炬前引吏呼曰太尉來至及郡門兩炬皆滅先時爲皐奉使入長安素與劉禹錫深交禹錫時爲禮部員外方與日者坐談文昌入謁日者匿于箔下既去日者謂禹錫曰員外若圖遷轉事勢殊遠須待十年後此客入相方轉本曹正郎耳是後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後十餘年文昌入相方除禹錫禮部郎中　出錄異記

王智興

唐王智興始微時嘗爲徐州門子有道士寓居門側智興每旦起持帚屛穢于道必掃道士之門道士深感之後智興母終道士謂智興曰吾善審墓地若議葬當爲子卜之智興從他日引道士出視地道士以智興所執竹策表一處曰必定此若當壽而兩世位至方伯及智興再往其竹策有枝葉叢生心甚異之遂葬焉智興又嘗自郡齋事赴上都宿鄠鄉逆旅遇店婦將產見二人入智興所寢之舍驚曰徐州王侍中在此又曰所生子後五歲當以金瘡死智興志之及期復過店問婦所生子因斧

傷巳卒矣出唐年補錄紀傳

薛邕

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時有張山人善相崔造方爲兵部郎中與前進士姜公輔同詣薛許問張山人坐中有宰相否張答云有薛曰幾人曰有兩人薛意其一人即巳也又問曰何人曰崔姜二公而且同時默然不悅旣而崔問張曰何以同時意謂姜公今披褐我巳正郎勢不相近也張曰命合如此事須同時仍郎中在姜之後後姜爲京兆功曹充翰林學士時衆知涇將姚令言入城取朱泚泚曾帥

涇得軍人心姜乃上疏請察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納姜言遂於行在擢姜爲給事中平章事崔後姜半年以夕郎拜相果同時而在姜後薛竟終於列曹始知前輩不可忽後輩出嘉話錄

柳光

太和中有柳光者嘗南游因行山道會日晚悞入山嶮中松引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雲木環擁清泉交貫室有茵榻若人居者前對霞崖固非人境光因臨流凝佇忽見一缶合於地光即趨之其缶下有泉周不盡尺其水清激舉缶以飲若甘醴盡十餘缶而巳醉甚遂偃於榻及曉方寤因覩石壁有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於袖詞曰武之在卯堯王八季我棄其寢我去其扆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又不吾謂由今之後二百餘祀焰焰其光和和其始東方有兎小首無尾心過吾道來至吾里飲我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奧乎其義人誰以辨其東平子光先閱而異之遂行出徑數十步回望其室盡亡見矣光究之不得有吕生者覩而解之未幾告曰吾盡詳矣此乃得道者語也矣唐氏之初建號武德武之三年其歲巳卯則武

之在卯其義見矣蓋武德二年也堯王者謂高祖之號神堯曰八季亦二年也我棄其寢我去其扆者言其去世之時乃武德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來也且唐氏之初今果二百餘矣焰焰其光謂歲在丁未也焰者火豈非南方丙丁之位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謂今天子建號曰太和始其元年也東方有兎小首無尾者叙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兎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無尾是光也經吾道來吾里者

君之來也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言君之出[illegible]
刻乎其壁與乎其義誰人以辨其東平子謂其[illegible]
與而隱獨吾能辨之東平吾之邑也如是而辨果
得道者之遺記也出宣室志

洪媪

李鐸希聲言頃待其祖茂直爲江西監司日聞徐禧
自御史中丞以毋喪還洪府洪有媪善以三世禄
命書占人吉凶德占俾占之媪曰當兵死徐氏皆
怒之媪曰無煩怒也其書古人所記其變具存以
某書示之圖一僵尸身首異處血汙狼籍而烏啄

之徐氏欲以妖言機有司笞之媪以衆解得免後
德占以永樂城破虜既害之蹂踐其尸正符媪說
又曰禧經制西事日與沈括議入居永樂括不欲
入禧以不同其計自以數萬人守焉虜大縱兵圍
之四面不見其際禧節制諸將不許出戰城中兵
將殺禧曲珍内乎之守既久城中無水兵皆渴至
有殺人而吮睛飲血者禧命掘井井深數百尺方
及泉既汲禧命以軍額高下次第飲之衆兵怨怒
凡汲一器衆兵皆以衣漬而吮之衆渴不已請開
城飲於濠雖死無憾城閉外兵遂入而屠焉

避禍得禍

鄭秋澤常熟人以星命售于吳之西城長洲有二吏
欲謁選京師往問命鄭云二公且勿問功名一月
之内能全首領者萬分之一也二吏駭何以有此
曰數也充軍爲幸二吏悒悒不樂乃相與謀同游
茅山以避之行至無錫一漆工來附載因邀至杭
州曰杭州有西湖諸寺之樂且僕家海旁大族公
欲久住不必賫粮惟君所游且能具奠饌之費二
子大悅乃回舟之漆工家果杭之巨族也留連半
月許一日散步河下見有舟武備甚盛問何舟曰

官府巡船也及夜衆拉二子登舟駭問此巡船何
往衆笑不對方知行劫於外邑二子思泣告不[illegible]
行而舟已解維行抵一村劫一富家席卷其所有
而歸富家一僮甚能伏於岸下窺之熟識而去明
旦告於有司掩捕之并二子被執論死久之訴冤
於上官乃得減死戍邊猶杖至幾死信禍患之來
不能避也

李順與

李順與京兆杜陵人年十五乍愚乍智時莫識之其
言未來事多中常冠道士冠好飲酒蕭保寅及[illegible]

問曰朕王可幾年對曰爲天子有百年者百日者
及保寅敗纔百日也其後果乃棒殺順輿置城隍中
覆之起活如初又嘗臥干傳舍覽家以衣倒覆身
上及覽通使東魏事覺被誅以衣倒覆果如順輿
之形一統志

異僧

[illegible]客劉公之爲屯田員外郎日夕有騰趠之勢知
一僧有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問命報
[illegible]秀才在門外公不得已出見之且令僧坐簾下
[illegible]秀才獻卷公畧省之而意[illegible]覺之乃去

[illegible]而公與僧語不對吁嗟良久乃曰其欲言員外
必不愜奈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
正郎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公大怒揖出
之不旬貶官韋秀才乃處厚也後二十年韋在中
書劉轉屯田郎中幽閒[illegible]

韓湘

韓湘愈姪老成之子字清夫落魄不羈文公勉之學
曰吾所學非公所知公使言其意作詩曰青山雲
水窟此地是吾家侵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
碧玉調爐養白硃砂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鴉一
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
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曰子能奪造化乎曰
茲事甚易即聚土以盆覆之良久花開花片上出
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公不曉湘曰事久可驗後公貶潮州途中遇雪俄
有人冒雪而來乃湘也詢其地乃藍關公遂足成
一詩與同宿傳舍湘又詩云舉世盡爲名利醉吾
今獨向道中醒他時定見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
青乃出藥一粒曰服此可禦瘴也氏族大全

秦檜

[illegible]檜善幹鄙事同舍號爲秦長腳每出游飲必委之
辦集有頭陀道人嘗入學至養正齋同舍生十人
錢時政范同等及檜在焉道人曰八座貴人已着
一屋閑了兩府從官直如許多范素薄檜乃指謂
曰這長腳漢也會做兩府客曰君勿浪言他時生
死都在其手滿坐大笑後四十年間其言悉驗鶴林
玉露夷堅志檜王珪禹玉子仲山之壻困學紀聞

王俊明

宣和初蜀人王俊明在京師謂人曰汴都王氣盡矣
吾夜以盆水直氏房下望之無一星照臨汴分野

者吏于宣德門外窟抽土二尺試取一塊嗅之燥索莫非復有生氣天星不照地脈又絕而爲萬乘所都可乎即投匭上書乞移都洛陽（英華志）

柳員外

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師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告以夢曰予柳姓也昨夢柳木仆地恐不祥乎卜者曰君無憂木者牧也當牧柳州之地果如其言

石銘

元和九年秋九月淮西帥吳少誠死子元濟拒命討之凡數年不克十二年詔丞相晉國公裴度將而

擊焉公既至因命封人深濠城濠發其地得一石上有雕蟲文字爲銘封人持以獻公文曰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淥淥雞未肥酒未熟障車兒郎且須縮公以示從事莫能辨其義有一卒自行間躍而賀曰吳元濟且死矣丞相驚訊之卒曰前日封人得石銘是其兆也井底一竿竹竹色深淥淥者吳少誠由竹間一卒遂擁千萬兵爲一方帥且喻其榮矣雞未肥者言無肉也夫文以肥去肉爲己字也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去水爲酉字也障車兒郎謂兵革之事也且須縮者謂宜退守其所

公喜顧左右曰卒辨者是也歎而異之是歲冬十月相國李愬將兵入淮西生得元濟盡誅反者裴公因校其日果己酉焉於是公益奇卒之辨命爲裨將

鄭虔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爲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虔虔待之無異禮它日復謁亦如之相如因詣虔曰夫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幾於此虔大異之因詰所驗其應如響虔曰若然君何不早爲進取

而遲暮如是相如曰某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來者時未至耳虔因詢其壽曰秩滿當卒虔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國家改元又十五年大盜起於幽薊叔父此時當被玷汙如能亦誠向國可免遷謫不然非所料矣明年春果明經及第後數年調授衢州信安縣尉將之官涕泣爲別後三年有考使來虔問相如存否曰替後數月暴終于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元天寶十五年安祿山亂東都虔僞署水部郎中乃思相如之言佯中風疾攝市令以自汙而潛拜章於靈武東京平令

司按受逆命者罪度以心不附賊貶台州司戶卒

裴諝

[illegible]應二年戶部郎中裴諝出爲廬州刺史郡有二遷客其一曰武徹自殿中侍御史貶爲長史其一曰仲卿自刑部員外郎貶爲別駕諝至郡三日二人來謁諝方與坐而吏持一刺有主簿房觀請謁諝謝觀觀曰某以使君有舊宜以今日謁固不受命吏又入白諝曰吾中外無有房氏爲舊者乃令疏其祖父官諱觀具以對又懷中探一幅舊書以受諝諝覽之愀然遽命素服引於東廡而弔之甚哀

既出未及易服顧左右問此有府職月請八九千俸者乎遽命吏出牒以署觀因謂二客曰君無患遷謫凡事皆已前定某開元七年罷河南府文學至大梁有陸佳爲浚儀尉其往候之時坐客有陳留尉李揆開封主簿崔器方食有前襄州功曹參軍房安禹繼來坐客聞其善相人皆請之安禹無所讓先謂佳曰官當再易後十三年而終次謂器曰君此去二十年當爲府治官長有權位而不見曹局亦有壽考次謂揆曰君今歲名聞至尊十三年間位極人臣後二十年廢棄失志不知其所以然也次謂諝曰此後踐清要然無將相年至八十言訖將去私謂某曰少間有以奉託幸一至逆旅安禹既歸某即往至則言欵甚密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正郎爲江南郡守其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爲郡守一官君至三日當來奉謁此子命薄不可厚祿領假俸十千以下此即安禹子也徹等咸異其事佳後再受監察御史卒器後爲司農丞肅宗在靈武以策稱旨驟拜大司農及歸長安累奉使後十年竟不至本曹局揆其年授右拾遺累遷至宰相後與時不合放還南中二十年除國子祭酒

充吐蕃會盟使將行而終皆如其言安禹開元二十一年進士及第官止南陽令

劉邈之

彭城劉邈之天寶中調授岐州陳倉尉邈之從母弟吳郡陸康自江南來有主簿楊預尉張潁者聞康至皆來賀邈之時冬寒飲酒方酣適有魏山人琮求見邈之以方飲有難色琮曰其頗能知人若果從容亦有所獻邈之聞之喜遽命褰帷而坐而康已醉臥於東楊邈之乃具饌既請其所知琮曰自此當再召問其官至二邑宰而不主務二十五年

而終言訖將去豫潁固止之皆有所問謂豫曰君
八月勿食驢肉食之遇疾當不可救次謂潁曰君
後改官勿與官長不協如或不協必為所害豫潁
不悅琮知其意曰某先知者非能為君禍福也因
指康曰此醉者不知為誰明年當成名歷官二十
餘考壽考祿位諸君皆不及也言訖遂去亦不知
所往明年逆胡陷兩京玄宗幸蜀時豫主陳倉郵
務常念琮言記之手板及駙騎交至或有與豫舊
者因與飲食俱啗驢腸數臠至暮腹脹而卒潁後
為臨濮丞時有寇至郡守不能制為所陷臨濮令

醉景先率吏士與賊戰退郡平節度使以聞即日
拜景先為掌軍務長史而潁常與不協及此因事
被譖而卒逾之後同冀其登科拜為汝州臨汝縣
令轉潤州上元縣令在任無政皆假象以終明年
康明經及第授祕書省正字充隴右巡官府史罷
調授咸陽尉遷監察御史盩厔令比部員外郎連
典大郡歷官二十二考皆如琮所言

武殷

武殷者鄴郡林慮人也少有名譽鄉里信愛常欲妻
同郡鄭氏則殷從母之女也姿色絕世雅有令德
殷甚悅慕女意亦頗從之因求為壻有成約矣無
何過於知己所薦將舉進士期於三年從母許之
殷至洛陽聞勾龍生善相人兼好飲酒殷持榼造
焉生極喜之因謂殷曰子之祿與壽甚厚然而晚
遇未至七十而小厄殷曰今日之慮未暇及此請
以近事言之生曰君言近事非名與婚乎殷曰然
生曰自此三年必成大名婚娶殊未有兆殷曰約
有所娶何言無兆生笑曰君之娶鄭氏然此非君
之妻也君當娶韋氏後二年始生十七而君娶之
時當官未踰年而韋氏卒殷異其言因問鄭氏之

夫曰即同郡郭子元也先娶五年而卒將嫁之夕
君其夢之既二年下第有內黃人郭紹家富於財
聞鄭氏美納賂以求婚鄭氏之母許之鄭氏泣恚
欲斷髮為尼者數四及嫁之夕殷在京師夢鄭氏
嗚咽流涕曰某許事君矣今不幸為尊長所逼將適
它人沒身之恨知復何言遂相對而泣因而驚覺
殷異其事發使驗之則果適人問其姓氏則郭紹
也殷思勾龍生言頗驗然疑其名之異及肅宗即
位以潛邸名紹遂改子元殷明年擢第更二年而
子元卒後十餘年殷歷位清顯每求娶輒不[illegible]

自尚書郎謫官韶陽郡守韋安貞固以女妻之殷念勿龍生之言懇辭不娶數月而崔氏亡其後皆驗

喬琳

喬琳以天寶元年冬自太原赴舉大梁舍於逆旅時天寒雪甚琳馬死傭僕皆去聞浚儀尉劉彥莊喜賓客遂徃告之彥莊客申屠生者善鑒人頗異踞傲物及琳至則言欸甚狎彥莊異之琳既出彥莊謂生曰它賓客未嘗見生與之一言向者喬生一布衣何其言之密歟生笑曰此固非常人也且當

爲君之長吏宜善視之必獲其報向與之言蓋爲君結交耳然惜其情及於氣心不稱質若處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旬必死非命子宜志之彥莊遂館之數日厚與車馬送至長安而申屠生亦告去琳後擢進士登第累佐太府大曆中除州刺史時彥莊仕修武令誤斷獄有死者爲其家訟冤詔下御史劾其事及琳至竟獲免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陷賊朱泚中太尉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矣

李相國揆

李相國揆以進士調集在京師聞宣平坊王生善易筮徃問之王生爲之開卦曰君非文字之選止當得河南道一尉揆負才華不宜爲此邑邑而去王生曰君無怏怏自此數月當爲左拾遺前事固不可涯也揆怒未辭生曰若果然幸一枉駕揆以書判不中第補汴州陳留尉始知王生之言有徵厚賜之生於几下取一緘書可十數行授之曰君除拾遺可發此緘不爾當大咎揆藏之既至陳留時採訪使倪若水以揆才華族望留假府職會郡有

事須上請擇與中朝通者無如揆乃請行開元中郡府上書姓李者皆先謁宗正時李璆爲宗長揆謁璆璆素聞其才請爲表三通以次上之上甚奬許璆頓首謝曰此非臣所爲是臣從子陳留尉揆之所爲乃下詔召揆既見命宰臣試之文詞三篇其一曰紫絲盛露囊賦二曰答吐蕃書三曰代南越獻白孔雀表揆自午至酉而成既封請曰前二首無所遺恨後一首或有所疑願得詳之乃許拆其緘塗八字旁注二句既進翌日授左拾遺旬餘乃發王生之緘視之三篇皆在其中而塗注者亦

如之遠命枉駕宣平坊訪王生不復見矣

老彭道術

盧賓客貞白父曰老彭有道術兼號知人元和初宗人弘宣問之曰行伍節度使又族子鍇初舉進士就安邑謁鍇曰爾求名大是美事但此後十年方得雖遠無恨登朝亦爲美官鍇至長慶元年始擢第大中十年爲庶子

牛師

長慶中鄂州有僧自號牛師乍愚乍智人有忤之者必云我兄即到未幾而牛僧孺帶平章事節制武

昌軍時牛師尚存方知將相之位非偶然也

漁人前知

楚州有賣魚人姓孫頗前知人災福時呼孫賣魚宣和間上皇聞之召至京師館于寶籙宮道院一日懷蒸餅一枚坐一小殿時日高拜跪既久上覺微餒孫見之即出懷中蒸餅云可以點心上皇雖訝其異然未肯接孫云後來此亦難得食也時莫悟其言明年遂有沙漠之行人始解其讖

王蒙

王蒙與趙憬有布衣之舊常知其才趙公入相蒙有前新塗縣令來謁公見極喜給恤甚厚將擢爲御史時憲察數少德宗難於除授而趙公之言多行蒙意可坐待綉衣之拜一日偶詣慈恩寺僧占氣色者蒙問早晚得官不僧曰觀君之色未見美兆此後五年當得邊上侍御蒙大笑而歸數日趙公奏言御史闕太多就中監察尤爲要官臣欲選擇二三人上曰此官須得孤直茂實尤選卿祗取輕薄後生朝中子孫不如不取公曰臣之愚見正如聖慮欲於錄事參軍縣令中求之上喜公因薦二人其一即蒙也公既出逢裴延齡時以次對奏事

畢因曰趙憬何論何事上曰言御史事延齡曰憬身爲宰相豈諳州縣長績効雖薦二人又不爲人所稱憬何由知之必私也陛下但詰其所自即知矣它日上問公公曰一是故人一與臣微親諳熟之上無言它日延齡入曰憬所請果如卿料遂寢不行蒙歸故林而趙薨于相位後數年從師奏爲從事得爲假御史焉

張九歌

宋張九歌慶曆中居京師雖臧冬單衣燕王奇之常召見與之酒歲餘見王曰將遠游故來別有小伎

欲以悦王乃取羅重疊剪爲蜂蝶狀隨剪皆飛去莫知其數少頃呼之蜂蝶皆來復爲羅王曰吾壽幾何九歌曰與開寶寺浮圖齊壁後浮圖災王亦薨志一統

呂及中

呂及中企仲少孤貧漂轉建昌雖已受蔭得官而三十歲時風淫末疾疾小愈適閩僧張聖者編置到彼別有張無無者從學焉超然有所悟能信口談人禍福士大夫多就謁呂亦往得其所書鎮淮兩字曰君見此則發矣更無它言呂四十五歲始改

京官作邑宰會虜寇犯江幾用軍興法爲主帥所戮適購其人物壯偉又知爲文靖公後裔遂釋之虜退論賞外貳劇郡爲運使所知檄攝盱眙至治所見官舍鎮淮堂大喜自負有屯駐軍與北鄙結約期以後日四更作亂呂密知之乃呼直更卒故延更點倍於常夕甫三鼓樵樓鳴角北人疑屯兵時已遂解散厥謀徐獲倡禍者兩輩立斬之諸司奏聞給事中王日嚴薦達甚力連加擢用四持節七典藩位至祕閣修撰張無無之先知蓋若神云

占驗之誤

胡光大言易辭吉凶悔吝皆戒占者人能反求諸已無不應驗第占者以吉爲在已凶爲在人不應則歸咎於蓍龜誤矣漢武帝伐匈奴筮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辭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太卜謂匈奴破不久也乃遣貳師伐匈奴軍敗而降武帝歸咎於卦兆反謬當時使大卜能云所兆在已阻武不遣貳師豈有後悔而卦爲徵矣噫易斷甚明而用之失其當如此

卜椅

淮陰左右有葉簡者善占筮忽一日旋風南來遶案

而轉召簡問之曰此淮南楊渥已薨但早遣弔祭使去王曰生辰使方去豈可便伸弔祭簡曰但速發彼若問如何得知但云貴國動靜本國皆預知之信而遣之生辰使先一日到渥已薨次日弔祭使至楊氏左右皆大驚先是楊渥欲取錢塘密遣人往聽鼓角聽者回告楊氏曰錢塘鼓角子子孫孫王爵不絕不可輕動夫葉簡覩風而知渥亡[illegible]驗已神若淮南人聽鼓角而知錢氏之未艾亦[illegible]矣哉

羅晏

縣學四川閬州人兒時牧山下見二道人奕晏捨牧
觀之道人出囊中餅與之食已歸家覺腹中如燎
因發狂累日自是惟飲水數日不一食稍稍預言
禍福無不驗宋宣和中賜號靜應處士時虜寇圍
城其勢甚急張浚延至軍中晏曰相公勿恐明日
虜退果然加號太和冲夷先生蜀人相傳壽至一
百七十八云一統志

風道

宋宣和間徽宗齋設一千道人只闕一名適有一風
癩道人求齋監門官力拒之其時徽宗與道士林

靈素在便殿談話而道人忽在其堦下亟遣人送
去赴齋道人以布袍袖在殿柱上一抹而往徽宗
見而怪之起視柱上有粉書云高談闊論若無人
可惜明君不遇真陛下問臣來日事請看午未兩
年春果靖康丙午丁未二帝有北行之難蘇州府續志

徐神翁

宋高宗在潛邸遇道人徐神翁甚禮敬之神翁臨別
獻詩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
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當時不知詩意謂
何後兩宮北狩高宗匹馬南渡即位至建炎庚戌
正月三日帝避金狄之難航海次章安鎮灣
舟落帆於鎮之福濟寺前以候晚潮顧舟人曰此
何灘曰牡蠣灘遥見山上有閣巋然問居人曰此何
山曰金鰲山高宗乃登馬入閣見神翁大書往年
所獻詩在壁間墨痕如新方信神翁能前知為神
仙中人也輟耕錄

鹿皮翁前知

鹿皮翁山東淄川人少精木工岑山上有神泉人不
能至翁於泉上作轉輪懸閣又於山巔作祠舍留
止其旁七十年一日下山呼宗族六十餘人上山

避半淄水俄發盡漂一郡後百餘年賣藥于市不
知所終一統志

後唐龍歸之兆

朱文公之葬衛棺術家云斯文當不墜丁卯臘月三
日謝汲州孔守應得說云文公初卜劉夫人兆因
為壽藏嘗叩之明術者有龍歸後唐之兆後一日
至麻沙鎮覩十木牌自山溪販至者問其所從來
以後唐龍歸對遂令導往果得奇境

箕仙

成化丙午嘉興巫者召仙降筆問時事以十二

詩次年　憲宗厭代詩云勸君莫讀相鼠詩勸君莫歌飯牛辭騶虎之勢不能丁狡兎三窟將焉之神龍未遇困淺水虺蛇鰍鱔爭雄雌十金駿馬買死骨神羊觸邪安所施沐猴也作供奉官鬬雞亦是五百兒獼犬猱犬下陛走牧豬奴獻令人嗤

紫姑仙

正德間江東有太守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年遣吏携金入京師賂劉瑾求速遷苞苴既入癸尋靈不諧悔之乃禱紫姑仙以決疑姑降筆曰幾樹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未幾瑾果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鑽刺落職鬼神之不可欺也如此哉 日格類鈔

化棺

正德間洛中士人張夢賢素奉釋教時有一僧來募化與齋不食與鏹不取曰必一至主家人頗厭詫凡詰其所以來亦不答如是者月餘賢先是曾得奇疾幾危置一柩僧必欲得此家人大訝賢獨慨與越十四年賢舉於鄉又六年授某邑令晋兵部主政奉使琉球遘疾將終忽一僧不知從何來語賢曰今日送柩還汝柩在廣化刹中語畢忽不見促

云卽往時募化僧也今家人至刹前柩宛然在未幾賢果死遂以貯之

禪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三

海石閒民王圻纂集

徵兆門

符兆類

臨洮長人

秦始皇時長人十二見於臨洮皆夷服於是鑄銅爲十二枚以象厭之蓋漢十二帝之瑞也出小說

字兆

漢岑彭建營於彭亡之地遂爲客刺蜀龐統遇落鳳坡射死唐李懷光叛逆至埋懷村爲馬燧斬首宋

張邦昌僭位國號大楚後賜死潭州不忍自盡仰見所居之樓扁曰平楚就縊子瞻貶儋州子由貶雷州魯直貶宜州人言大蘇立人可也二蘇雨在田上其來未艾乎宜乎字似直字黃之蓋棺像也後俱如言

年號攺名

漢獻帝禪位之歳攺元延康蜀後主亡國之歳攺元炎興晉愍帝即位之歳攺建業郡爲建康郡宣和間朝廷謂端明殿非本朝殿攺官制曰延康殿學士靖康二年高宗即位法東漢中興建武之號攺曰建炎巳酉歳駐蹕江寧府以江寧昔號建康與藩邸王封符合高宗舊封康王攺名曰建康府三者皆出一時所見而不知乃前代季末之稱也故識者憂之

火井先兆

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諸葛孔明一窺而更盛景耀元年人以燭投即滅其年蜀併于魏出異苑

白虎使者

司馬懿拜司空日夜有人叩門請見自稱白虎使者

身衣白衣懷中探一物内懿手中戒曰兩世愼勿開幕中絶言訖不見懿曰此或數也遂開視之乃一金龍子長三尺四寸背上有銘云父子從我受重火至武帝受禪中幕世絶者元帝渡江都建業出獨異志

虵鴿之祥

吳人張承時乘輕舠于江浦忽見白虵長三丈騰入舟中祝曰若爲吉祥勿毒噬我縈而將還置于房中一宿不復見鄰中相謂曰昨者張家有白鴿聳翮入雲承因筮之筮者曰吉祥鴿是延年之物從

室入雲自卑升高之象昔吳闔閭葬其妹殉以美人寶劍珍物窮江南之富未及十年雕雲覆其溪谷美女游於塚上白鶴翔乎林中白虎嘯於山側皆昔時之精靈今出於世當使子孫位極人臣擅名江表若生子可名爲白鶴後孫生昭位輔吳將軍年九十蛇鶴之祥也 出王子年拾遺

嘉禾

晉懷帝諱熾字豊度初誕有嘉禾生於豫章太康中望氣云豫章有天子氣其改豫章王爲皇太子光熙元年在位改爲永嘉

古錫

齊太祖在淮陰理城塹掘得古錫九枚下有篆書前伯玉諸人皆不能識時紀僧眞獨言曰何須辨此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帝喜而賞之 出談藪

齊雲省主

陳主起齊雲觀國人歌曰齊雲觀寇來無際畔始鄴都將亡官人多稱省主未幾而滅至是舉朝亦有此稱識者以爲省主主將見省之兆

桃葉謠

先是江東謠多唱王獻之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及大軍迎於六合鎭其山名桃葉果乘陳船而渡

陳主亡徵

陳主在東宮時有婦人突入唱曰畢國至有鳥一足集其殿庭以嘴畫地成文曰獨足上高臺盛草變爲灰欲知我家處朱門向水開識者以爲獨足蓋指陳主獨行無衆盛草言荒穢隋火德草得火而灰及至長安與其屬館於都水臺所謂上高臺向水開或言陳主名叔寶反語爲少福亦敗亡之徵

童謠先兆

陳主字秀元小名黃奴陳宣帝長子也以仁壽四年十一月壬子終於洛陽時年五十二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諡曰煬葬於邙山初梁末童謠曰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汚人衣皂莢相料理及王僧辯死齊之群臣以謠白于齊文宣曰僧辯本乘巴馬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陳字也文宣問其皂莢或謂莢者能知既而陳滅於隋說者以爲江東謂羝羊角爲皂莢即隋氏姓也

阿婆面

隋煬帝與唐神堯俱是獨孤外家由是神堯與煬帝每相狎侮神堯面皺帝於衆中目爲阿婆面神堯忿恚不樂洎歸以告竇皇后曰其身世可悲今日更被上顯毀云阿婆面據是兒孫不免饑凍矣后欣躍曰此言可賀神堯不踰后曰公封於唐阿婆乃是堂主堂者唐也神堯大悅

唐朱里

高祖崩太宗詔營獻陵在京兆府三原縣唐朱里及朱氏篡立即唐朱之驗矣後莊宗中興乃知里者是爲再造之徵也

武士彠碑兆

竇皇公曰予昔爲太原從事覩公牘中汶水縣解牒武士彠墓前有碑元和年中忽失龜頭所在碑上有武字凡十處皆鐫去之其碑高大于太華岳碑且非人力拔削所及不經半年武相遇害

襟上馬字

天寶十三年宮中下紅雨色若桃花太真喜甚命宮人各以碗杓承之用染衣裾天然鮮艷惟襟上色不入處若一馬字心甚惡之明年七月遂有馬嵬之變血污衣裾與紅雨無二上甚傷之致虛閣雜記

蜀神遷移

天寶末崔圓在益州上巳日與賓客將校具舟楫游于江都人縱觀賓從肅如忽聞下流有絲竹笑語聲俄見樓船蔽江旌戈紛曜泝流而過圓令訪問隨行數里舟中言曰天子將幸巴劍蜀中諸望神祇遷移避駕幸無深怪圓駭愕因罷會時朝廷無事自此先爲其備明歲南狩圓應卒無闕集異記

堤上吟

馬相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長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爲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鈞萬類時歷歷可聽吟者數四遣人邀問即已失之後自黔南入爲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判鹽鐵遂作相

劉希夷詩兆

詩人劉希夷嘗爲詩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歟復擣思逾時又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又惡之或解之曰何必其然遂兩留之果以來春之初下世

蝦蟆見拜相

集賢張希復學士嘗言李揆相公將拜相前一月日將夕有蝦蟇大如盆見於寢堂中俄失所在

井激投瓦

李揆初授新州將拜相井中漲水忽深尺餘鄭絪相公宅在招國坊南門忽有物投瓦礫五六夜不絕乃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經久復歸招國將入室蟢子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礫亦絕翊日拜相

孔温裕

河南尹孔温裕以補闕諫討党項貶郴州司馬久之得堂兄尚書温業書報云憲府欲取作侍御史日望敕下忽又得書字相以右史處之皆無耗一日有鵲噪于庭真若語狀孩稚拜且祝曰願早作官鵲既飛去墮下方寸紙有補闕二字無幾遂除此職

梟鳴之祥

唐率更令張文成梟晨鳴于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文成云急洒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客已在門矣（出國史異纂）

怪集反捷

朝野僉載常顯舉進士時貧窶甚有崇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日風雪寒沍報光成名者絡繹而顯累無音耗方擁爐愁嘆忽有鳴梟來集壞牖竹上顯逐而復還謂僕者曰我失意無所恨乘恐更罹災患及禁鼓鳴榜至顯已登第然則鵩止梟鳴果不祥乎續墨客揮犀鄱陽龔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唱名日其家衆妖競作牝雞或晨鳴犬或巾幘而行鼠或白晝群出至於器皿服用之物悉自變常家人驚懼召巫治之時尚寒巫

向爐坐有一猫卧其側家人謂巫曰吾家百物皆爲異不爲異者獨此猫爾於是猫人立拱手言曰不敢巫大駭而出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乃知妖異未必盡爲人禍也

巾楦兆禍

廣明之年號識者以爲黃巢之日月明年兩京沒焉議者尤之初制巾首輒先斫木爲様所謂楦者先是數年內官競新其様命工人斫爲之中尉輒呼曰斫兩中尉頭樞密使亦呼曰斫兩長官頭他皆類此又京城小兒十數爲群折蒿剪楮率成楦於

各各相向如臨陣敵至是悉驗云

金龜堂

朱梁許州節度使温爲於衙城濠内得一小龜金色徧身緑毛石函而進之后主敕於苑内鑿池養之及構堂洪敞號金龜堂至來年莊宗立國號唐及汴見之指謂左右曰金龜堂者是歸我也

賜名全忠之兆

梁太祖統四鎮名温與崔相國連構大事崔毎奏太祖忠赤委之閑東國無患矣昭宗遽敕太祖改名全忠議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不可近臣亦

奏上方悔馬敕命既行追之弗及後果有大梁二帝建號是時四分天下梁在中心乃賜名之應也

甲子歌

先是甲子歌至淸泰三年丙申歲云數在五樓間又云但看八九月胡虜亂中原後有木軍於太原南樓村前大戰至九月晉祖勾契丹至城下王師敗績至十一月虜遣蕃軍送晉祖入洛陽卽胡虜亂中原之應也

晉高祖王兆

梁開平二年使其將李思安攻潞州營於西関伐木爲柵破一大木木中硃書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群臣皆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夷貢珍寶者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自古無一字爲年號者上天符命豈缺文乎吾以謂丙申之歲當有石氏王此地者移四字中兩竪畫置天字左右卽丙字也移四字外圍以十貫之卽申字也後至丙申歲晉高祖以石姓起并州如鴻之言

替元首

廣順末京師訛言有人還魂見冥間要數萬丫髻小兒由是無問貴賤之家係小兒有髻子者皆剃之

讖曰小兒替元首者新君之兆未幾世宗嗣位卽替元首也

火輪小兒

王朴仕周爲樞密使時緣用兵朴多宿禁中一日謁見世宗屏人嚬蹙曰禍起不久矣事在宗社陛下不能免臣亦先當之今夕請陛下觀之可以自見是夜與世宗微行自厚載門同出至野次止於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迤邐甚近則漸大至隔岸大如車輪其間一小兒如三數歲引手

相指既近岸朴曰陛下速拜之既拜漸遠而没朴泣曰陛下既見無可復言後數日朴於李穀坐上得疾而殂世宗既伐幽燕道被病而崩至明年而天授我宋矣火輪小兒豈聖朝火德之兆乎

閩音東鹿之讖

福州王氏有國閩土人言音詭異呼兩浙為東鹿亦不詳其義第三主延鈞時忽野鹿自東門奔入報達之鈞曰寡人土疆不可屬東鹿去後鈞遇害子又去國弟延曦亦遇害國至李達乙內附果符讖我

閩亡之兆

閩王審知為泉州刺史州北數十里地名桃林光啟時一夕村中地震有聲如數面鼓之鳴及明視之禾稼方茂了無一莖試掘地求之則皆倒懸在土下其年審知尅晉安盡有甌閩之地傳國六十年至子延曦立桃林地中復有鼓聲時禾已穫餘根在田及明視之亦無一莖掘地求之則亦倒懸在土下其年延曦為左右所殺王氏遂滅

周仲明

孟知祥寢疾命子昶監國趙季良召術士周仲明問知祥壽仲明曰上合為真王食蜀中二十年祿緣既登九五於壽無益季良曰可為金縢乎曰此天數也非人力可為季良又問子孫壽何如曰二紀外有真人出天下一統爾季良默然二十六日薨

禽徵

王蜀光天元年太祖寢疾經旬文州進白鷹茂州貢白兎群臣議曰聖躬本命屬兎鷹兎甚是相刑雖貢二物非以為瑞退鷹留兎帝疾必瘳敕命不從是歲晏駕又通正年有禿鶖鵰於摩訶池上顧太尉夏時為小臣直內庭遂潛吟二十八字詠之曰

昔日曾看端鳥圖萬般祥異不如無摩訶池上分明見仔細看來是怪梟光天元年帝崩乃禿鶖之徵也

兎上金床

蜀主建天祐四年丁卯歲僭即帝位忽有兎子上金床之識遂以金飾所坐復謂左右曰朕承唐以金德王踞此床天下孰敢不賓者乎聞者皆嗤之後至卯年果被篡位乃見兎上金床之驗

孟入

同光乙酉歲王師平蜀莊宗召太原節度使孟知祥

走入川鎮成都先是蜀人打毬或一棒便入湖子者爲猛入音訛爲孟入得蔭一籌其後孟晝得西蜀之地乃僭大號洎子昶降乃知蔭一籌者果一子也

孟蜀先兆

僞蜀主之舅累世富盛於興義門造宅宅內有二十餘院皆雕墻峻宇高臺深池奇花異卉叢桂小山山川珍物無所不有秦州董城村院有紅牡丹一株所植年代深遠使人取之掘土方丈盛以木櫃自秦州至成都三千餘里歷九折七盤望雲九井

大小漫天隘狹懸險之路方致焉乃植於新第四請少主臨幸少主歎其基構華麗侔於宮中遂戲命筆於柱上大書一孟字時俗謂孟爲不堪故也明年蜀破孟氏入成都據其第忽覩楹間有絳紗籠迫而視之乃一孟字孟曰吉祥也吾無易此居孟之有蜀蓋先兆也出王氏見聞

畫門預兆

蜀人質錢取息將徙居者必書其門曰召主收贖周世宗先欲平蜀而不果至趙太祖始克之泉之行萬民擁道哭聲動地昶以袂掩面而哭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慟絕者數百人蓋與王衍不同

薛老峰

福州地中有烏石山山有峰大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歲一夕風雨闘山上有數千人喧噪之聲及旦則薛老峰倒立峰字返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轉側其年閩亡

桑生木人

烈祖末年溧水天興縣桑生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而左跪衣裓皆具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縣掇置龕中以仁壽節日來獻烈祖大驚異迎

事宮中其徒因誇以爲感應而識者按譙氏五行書知且有大喪不三月烈祖殂陸游南唐書

南唐亡國讖

亡國之音信然不止玉樹後庭花也南唐後主精於音律凡度曲莫非奇絕開寶中國將除自撰念家山一曲既而廣爲念家山破其讖可知矣宮中民間日夜奏之未及兩月傳誦江南蓋李氏將亡雖聰明睿知不能無感其淒然之怨于今之音尚在焉

命官協夢

後主嗣服之初夜夢有羊據文德殿御榻而坐其臣[illegible]
之消已亥冬太祖叶伐之初首命吏部郎中楊克
讓知府事蓋陰數先定也

搜珠

梁後主宮中作珠簾敕京師市井珠戶内外之家收索
將盡計無可得者復於相國寺僧中收之猶有匿
者爲鄰僧所首繫於狴犴僧寺晝閉有人於寺中
請僧齋闍者曰敕正搜珠急孰當入者至來年莊
宗入汴盡滅朱氏復遠近搜之寺僧曰今日是端
的搜朱也

宋州官家

先是周末忽有一人衣粗布衣裹青巾草屨於中書
省政事堂内箕踞而坐群吏見之咸大驚叱之曰
何人也荅曰官家教我來吏曰官家在甚處復荅
曰在宋州尋白于諸相咸曰此狂人耳不須奏然
累諸家守衞等官事非細爾乃寢因令逐之也
今上移鎮商丘少主禪位上開國爲大宋宋州
家是天數已朕之也

古籤先兆

盧多遜方丱角其父攜就雲陽觀小學與群兒同
嬉上有古籤一筒兢往抽之爲戲多遜尚未識字
抽一籤歸示其父詞曰身出中書堂須因天水白
登仙五十二終爲蓬島客父見之頗意以爲吉兆
迨作相與秦王事敗貶因遣堂吏趙白遂竄南荒
卒于朱崖年五十二

神告帝統

真宗朝嘗開龍圖閣宣示瑞物内有三石同曰神告
帝統石其緑石而丹文者二一曰君王萬歲一曰
趙二十一帝乃太平興國四年九月嘉州夾江縣
民王諸得之于霊仙洞石匣中墨石而白文者一

其文曰誌公記吾觀四五朝後次丙子年出趙號
太平二十一帝敬誌熊潜山九天司命真君永安
社稷乃太平興國七年三月舒州懷寧縣民柯萼
得之于萬歲山之福源洞

土牛升廳

太平興國戊寅歲程羽守益都時立春在邇縣吏納
土牛偶人于府門外觀者頗衆主者恐爲人所損
遂移廳事之左邊程出視事怪之問卒曰恐人[illegible]
損故置于此程笑曰農夫牧豎豈可升廳事[illegible]
于此不祥莫大焉當時聞之以爲迂論至[illegible]

果有村民竊入據城入始服其理識

昭陵光變

昭陵上賓前一月每夜太廟中有哭聲不敢奏一日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壞

劉生遭遇

宰相丁謂在中書日因於私第召賓客言江南李國主鍾愛一女選奇表殊才有門第堪執政言洪州劉生爲本郡參謀兼富文藝可以塞選國主大喜成禮長少卿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出入禁中未周歲公主告卒國主傷悼悲泣曰吾不欲再覩劉

生之面敕執政削其官籍一簪不與却送還洪州生恍若夢覺觸類如舊丁因笑曰其它日亦不失作劉生其也席上聞之莫不失色半載果有朱崖之行田宅籍没子孫南去匹馬數僕宛如未第之日

天門開

王文正公遺事公兒時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弟旭乘閒問之公曰要待死後墓志寫上吾不知此言雖云拒之亦可見其實有是事矣龐莊敏公籍延安日因冬至奉祀家廟齋居中夜恍惚間見[illegible]成文云龐其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三字駐視久之方滅公因作詩記之云冬至子時陽已生道隨陽長物將萌星辰賜告銘心骨頓以寬章輔至平手緘之題曰齋誠密記之詩藏其曾孫益璃處用小粉牋字體極草草按實録自慶曆元年初分陝西四路公與韓忠獻范文正王聖源三公俱爲帥至皇祐三年登庸適十年矣天道遠矣而告人諄諄如此理固有之不可盡詰

南岩星識

陳堯叟閬中人城南錦屏山有南岩台星現識云雲

南岩星明必應狀元生後若是再現重看第一名光禄卿省華三子俱讀書於此台星岩上有人刻三相字陳搏嘗謂其父曰君三子皆當將相云孟堯叟及第官至右僕射仲堯佐亦進士第太子太師季堯咨亦及第官信武軍節度使

曹門識

宋天聖明道間京師市井凡物之佳美者即曰曹門好物之高大者即曰曹門高景祐初仁宗冊曹門[illegible]孫爲后

祝板亭名

晁無咎言頃仁宗嘉祐末英宗已判宗政時館中進所校對祝板凡九每板皆曰嗣皇帝某或曰嗣天子臣某舊例御書處貼黃云署仁宗時苑中新作一亭甚華仁宗自名之曰迎署亭已而悟乃英宗名也改之曰迎旭亭神宗以旭字未安又改之曰迎照亭皆默符英宗之名神宗嫌名今上御名也天命符瑞預驗哉

御座石字

宋治平中福寧殿御座下地徽陷治之復然掘之深丈餘得石石上有八字不可辨御書院祗應有曉

仙篆者令密解之云歲在申酉汴都不守其後屢經申酉皆無它靖康乙巳丙午金人再犯闕丁未四月二帝北狩高宗即位于南京已而駐蹕維揚命宗澤留守東京澤死杜充代之京城賴以保全至己酉春金人牧淮甸大駕南渡召杜充赴行在東京遂不復守天書至是方驗云野史植伋聞談

民言先兆

宋治平三年丙午十一月十八日英宗不豫罷朝外人驚擾不知其詳及十二月二十二日立皇太子中外益疑四年正月北使西番在館民間私相語云上已升遐但俟北客去始發哀耳時上雖大漸八日早猶召孫奇入胗是日北客方出果呼班宣遺制上竟以北客去日上仙民間之言何不祥也

池水沸止

英宗神宗之末當宁已有疾一日後苑池水忽沸不已神宗臨水殿睥睨而不樂有抱延安郡王從旁過者池沸輒遽止莫不駭異未幾延安郡王即位是爲哲宗哲宗元符時鄧王薨祈嗣于泰州徐先生守真世號徐神翁者天意切至徐曰上天已降嗣矣再三遣使迫詢其故大書吉人二字上之時

尚未曉後端王繼立始悟吉人者爲太上皇御名也

金帶圍

花之名天下者洛陽牡丹廣陵芍藥耳紅葉黃腰號金帶圍而無種有時而出則城中當有宰相韓魏公爲守一出四枝公自當其一選客具樂以賞之是時王岐公以高科爲倅王荊公以名士爲屬皆在選而闕其一莫有當者數日不決而花已盛公命戒客而私自念今日有過客不問如何召使當之及暮高水門報陳太博來亟使召之乃秀公也

明日酒半折花各以插之其後四人公皆爲首相

三事皆識

東坡知徐州作黃樓未幾黃州安置爲定師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俄既惠州移儋耳竟入海渙在京師送人入蜀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北歸果得提舉成都玉局觀三事皆識

妖識之言

政和宣和間妖言至多織文爲纈帛有徧地桃香有佩香曲有賽兒而道流爲公卿受籙議者謂桃者

逃也佩香者背鄉也賽者塞也籙者戮也蔡京神霄玉清萬壽宮及玉皇殿之類玉字旁一點筆勢險急有道士覩之曰此點乃金筆而鋒鍔侵王豈吾教之福哉林靈素詆釋教謂之金狄亂華當時金狄之語雖詔令及士大夫章奏碑版亦多用之或以爲靈素前知金狄之禍故欲廢釋氏以厭之其實亦妖言也

女真之識

政和中袁綯爲敕教坊判官製撰文字一日爲蔡京撰傳言玉女詞有淺淡梳裝愛學女真之語上見之改女真二字爲漢宮而人莫解蓋當時已與女真盟於海上

琫蓬歌椅竿詩

宣和初收復燕山餘民來居京師其俗有蓬歌每扣鼓和琫蓬之音爲節舞人無不喜其聲而效之者其歌曰琫蓬蓬外頭花花裡頭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詞本虜識故京中不禁然次年正月二聖北狩又其伎有數丈高竿繫椅于杪伎者坐椅上少頃下投於尖刃所圍小棘坑中無偏頗之失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人

田地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後頭此亦虜識而召禍可怪哉

宣和犬吠

宣和五年每夜漏三鼓街衢稍寂滿耳聞犬吠聲舉禁城內百萬之犬俱嗥無復人聲每深夜獨行附近察遠清耳聽之不見犬也當時以爲異及靖康末虜犯京師都人始悟其兆晉書載廬江何氏家忽聞地中有犬聲弃得雌雄二雛後里中猶爲蠻夷所沒況此聲舉城之多耶

曲識

舜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自宣政間居美成柳耆卿輩出自製樂章有曰側犯尾犯花犯玲瓏四犯八音雜律宮呂奪倫是不克諧矣天寶後曲變繁聲皆曰人破破者破碎之義明皇幸蜀宣和之曲皆曰犯犯者侵犯之義二帝北狩曲中之讖深可畏哉

瑤仙殿字

宣和末忽有題字數行於瑤仙殿左扉云家中木蛀盡南方火不明吉人歸塞漠亘木又摧頹始不可辨後方知金賊之變家中木宋也南方火乃火德

吉人亘木乃二帝御名又有鬼書一卷其紙薄如蟬翼日中無影紙長四尺高二尺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闔城時有一黄衣自稱鬼郎中送書與寶籙宮徐知宮黄衣人不知所在

東明先兆

蔡魯公帥成都一日於藥市中遇一婦人多髮如画者毛女謂蔡云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所在蔡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一日在相國寺資聖閣下納涼一村人自外突至蔡前云毛女有書蔡接書其人忽不見啟封大書東明二字蔡不曉其意後貶長沙死於東明寺因就葬焉呂辨老蔡門人蔡罷珠履瑩散獨呂送長沙呂乘間問蔡云高明遠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之事必至於斯乎答云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幸可以免徐神翁自海陵到京師蔡謂徐云吾天下太平是時河北盜賊方定徐云天上方多遣魔君託生人間作壞世界蔡云如何得識其人徐笑云太師亦是

燕巢

集賢張公每歲燕巢正寢其長可容匹練户悉内向數年遂登庸焉

金秋

宣和元年秋道德院奏金芝之生車駕幸觀因幸蔡京家鳴鑾堂置酒時蔡京有詩徽宗即席賜和曰道德方今喜迭興萬邦從化本天成定知金帝來為主不待春風便發生其後女真起海上滅遼國陷中原以金國為號正讖金秋之禍而金帝之來不待春風蓋虜以宣和七年冬犯京師以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太史預借立春出土牛以迎新歲竟無助于事則徽宗賜和之句甚切其讖

燭花詞

紹興十五年八月十五日予在臨安試詞科第三場畢出院時尚早同試者何作善伯明徐搏升甫相率游市肆族叔邦直應賢鄉人許良佐舜舉省試罷相與同行至抱劍街伯明素與名倡孫小九來往遂拉訪其家置酒于小樓夜月如晝兩燭結花粲然若連珠孫倡黠慧解事乃白坐中曰今夕桂魄皎潔燭花呈祥五君皆較藝蘭省其爲登名高第可證不疑願各賦一詞紀實且爲它日一段佳話遂取吳箋五幅寘于卓上升甫應賢舜舉皆謝不能伯明俊爽敏捷卽操筆作浣溪沙一闋曰草草盃盤訪玉人燈花呈喜坐添春邀郎覓句要奇新黛淺波嬌情脉脉雲輕柳弱意真真從今風月屬閑人衆傳觀歎賞獨恨其末句失意予續成臨江仙曰綺席留歡歡正洽高樓佳氣重重釵頭小篆燭花紅直須將喜事來報主人公桂月十分秋正半廣寒宮殿葱葱姮娥相對曲闌東雲梯知不遠平步揖天風孫滿酌一觥相勸曰學士必高第此瑞殆爲君設也已而予果奏名賜第餘四人皆不偶

鍾彥昭神句

鍾炤之字彥昭樂平人長於詞賦紹興己卯之春讀書窻下過三鼓聞有吟哦詩句於外者曰霹霖作商岩雨薰來舜殿風誦至再啟戶視之無人焉以爲神物所告謹志於策至秋試以膏澤多豐年爲詩題鍾押豐字韻用此二句入第五聯考官讀之擊節稱歎批其側曰形容得膏澤意好置之魏級唐雲溪友議載錢起夜宿客舍聞人吟於庭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及就試日作湘靈鼓瑟詩用爲末聯禮部侍郎李暐謂之絕唱遂擢第甚相類也鍾以次年一舉登科然僅得改秩而卒右二事熊德一吉甫說

熊爲火災

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自楠溪至江嶼躍入小舟渡至城下初不懼人命獵士殺之時高開府世則寓城中謂其倅趙允昭曰熊字爲能火郡中宜愼火燭趙笑不以爲然果延燒官民房舍什七八獨州治存焉

建炎佳兆

高宗建炎元年冬自建康避狄幸浙東初渡錢唐至蕭山有列拜於道側者揭其前云宗室趙不衰以

下起居上大喜顧左右符兆如是吾無慮矣詔久
進秩三等是行雖洊往返然天下是此大定不襃
卽善後父此與太宗征河東宋捷之祥一也

臨安雷聲

淳熙辛丑春平江黃景祥來臨安赴特恩試寓於天
井街與其子子由同處一樓子出既而貢闈正奏
名矣二月既望雷聲轟然起震動樓居景祥呼僕
起移置龍篋於隱處防雨且至僕曰未雨先雷不
須起也祥不謂然仰視簷前星斗明煥而雷怒不
已祥語子由曰雷威氣燄可畏如此豈非欲擊樓

中之人乎吾自揣平生父子無大過惡天必洞鑒
遂推戶而坐天且曉主人邸衆皆駭怖問曰樓頭
昨夕無事乎曰無之衆曰然則雷聲何謂環樓而
不去也是夕復爾邸客多有徙避它舍凡五夜乃
息未幾子由廷對爲第一人始悟其魁兆先見者
景祥得官調永州祁陽主簿

石移

穹窿山在吳城之西里老相傳云穹窿石移狀元來
歸一夕聞有風聲旦視之果有石自東而移西者
淳熙辛丑黃子由遂魁多士

餘干樓匾

餘干縣治之南有二樓前曰鼓樓後曰敕書樓後樓
牌縣宰杜師旦所書乾道初敕字左畔有黃蜂結
窠頗高邑人言此吉兆也吾邑當出貴人或士子
巍捷科第者是時趙子直家居縣而方赴省試已
而大廷唱名爲第一後三十年紹熙甲寅復見一
窠綴於力字之上人又益喜趙公遂拜相次年春
窠忽爲人觸墮不踰月趙罷歸是三者豈皆偶然
耶

宋齊丘修敍

齊丘爲儒日修敍投姚洞天畧云城上之嗚嗚曉
角吹入愁腸樹頭之颯颯秋風織成離緒又云其
如千愁萬端無奈飢寒兩字時有識者云當須殍
亡後果如其言

一年好處

吳中士大夫園圃多種橙橘好事者采東坡詩一年
好處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之語名之曰好處
惟陳彥存損魏塘所居之前一圃獨標曰一年好
處頗爲新奇時彥存自中書檢正官出外爲江東
轉運副使到任恰滿歲而卒殆成讖云然醉退之

詩曰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遥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絶勝烟柳滿皇都則好處二字難專以歸橙橘也

胡邦彦詩讖

黄師憲魁省闈時胡邦衡以樞密院編修官點檢試卷得其程文黄䌷啟謝之有欲洽之主不世出大名之下難久居之語胡雖賞其驕麗精切而訝難久居之句為不祥後胡獲罪來福州黄致子魚紅酒為餉胡報以詩曰盈尺子魚來丙穴一缾女酒敵新州自言以子對女丙對新為工蓋新興酒絶

佳閩人重之故形於詩句未幾胡再謫新州黄亦不至達官所謂難久之詞皆先讖也耶

天裂

宋癸酉十月李應山開淮閫於維揚一日午後忽見天裂其軍馬旗幟無數始焉皆紅旗繼而皆黑旗凡茶頃乃合見者甚多次年北軍至

傀儡詩

韓侂胄暮年以冬月攜家游西湖画船花輿徧覽南北二山之勝末乃置宴於南園族子判院與焉席間有獻牽絲傀儡為土偶負小兒者名為迎春黄胖䩄顧族子汝名能詩可詠即承命一絶云脚趾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去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為陌上塵韓大不樂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

服妖

宋逆亮末年自製尖鞾頭極長銳云便于蹬而足指所不及謂之沒頭下鞘其後渝盟犯順果為其下所戕於江上

明字兆

金人克遼滅宋都燕山故城在今北京城之西南十

里今禁垣內所存瓊花島梳粧臺皆金故物也瓊島即蒙古輦貢之石積而為山粧臺則章宗所營以備李妃行園而添粧者都人訛為蕭太后梳粧樓章宗偕妃登臺得二人土上坐之句妃即以一月日邊明為對今以地方討之臺島即今萬歲山太液池等在金時當介都城東北隅入元改築城隍而一月日邊明乃　皇明繼統之兆

伯顔之讖

江北有虫名伯顔渡江而南淮人謂之語曰頭向江南去不向江北來及北師平江南其帥乃伯顔也

星宿先兆

元天曆戊辰晝晝宿孛霏　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
戊寅而晝星復明洪武元年正月彗出昴是年元
運除舊　高皇帝布新是昴宿實應胡星也正統
己巳熒惑入南斗　車駕北狩

癸甲先生

潘勺字叔治登進士第為吳興郡都掾後絶意祿仕
徧游天下佳山水自號癸甲先生或問其故曰始
終之義也後果癸日亡甲日殮

宅泣

嚴全武於越中廣搜楩楠建宅甚宏壯畢工之際梁
棟皆出水戶牖漬濕竟不得入斯屋而卒人謂之
宅泣

薛嫗吉語

太祖初渡江至采石駐薛嫗家餓甚坐穀籠架　上
問嫗此何物對曰龍床烹線雞為食問何肉曰鐵
雞肉飯以大麥曰仁飯　太祖默喜蓋龍床登基
人範皆吉語也天下既定召嫗賞之今有薛家洼
云

章公瑾博古

章公瑾華亭人手垂過膝能画馬博古好學幅巾鶴
氅談論不俗實遜國之遺民也永樂初猶存尚能
言往事云彼居在青龍其鄉有翟氏者富傾一郡
讌客于堂忽屋棟有水下注如汗主驚疑焉告座
客曰諸君能識鑑否時公瑾在座曰請嗅其氣如
木氣則有說翟因嗅之果木氣也公瑾曰斯蓋不
祥禍且至矣月餘朝廷以豪占籍沒家為蕩然

建文詩讖

建文嘗有詩云是日乘輿看晚晴蔥蔥佳氣滿金陵
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凰城人以為　文

皇之讖

馬愉胡濙先兆

臨朐縣暑夜有二三居人於河上納凉聞鬼語曰明
日午時當有替頭居人相約候之及期舟載五六
十人方艤纜又一婦求渡舟人納之渡竟亡恙是
夜仍納凉其地又聞鬼泣曰我輩好苦一船人又
被馬閣老救了明日居人詢之長年舟中無馬姓
者惟後來者為馬融家婦腹有孕豈其是耶後婦
産子名愉中宣德丁未狀元正統中為翰林學士
入典內閣

毘陵胡忠安公濙未第時從姑家受徒道經五官堂
有巫師夢神告曰宰相早晚過此吾實不安可作
墻垣屏之公知之從堂後趨走是夕巫復夢其神
曰墻不必作宰相從後行矣公後果登台鼎立朝
有聲

名讖偶符

士大夫之姓名動靜於　朝廷之休戚未必有關涉然
往往有偶然之符如彭文憲公正統十三年及第
當上表謝　恩之旦以起早假寐竟不及上殿時
謂元首失了明年遂有　駕留虜廷之變不亦失

元首之讖乎天順癸未會試監試御史焦顯因竊
謂宋有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之語今焦監試
能無忌乎未幾春闈果被火而謠曰御史原姓焦
科場被火燒是皆偶然符合亦是有定數未可槩
謂附會

瑞蓮

吳縣學舊在郡城西隈卑隘迫營壘戶部侍郎周文
襄公與郡守況公伯律相與圖遷賜地昇平橋東
廣袤視昔加倍建學遷之正統戊午歲也既遷泮
池蓮開有一莖三花之瑞庠生周郁施槃張和同

領鄉薦郁得魁人咸以為應文襄曰未也鄉薦恐
未足當之明年　廷試槃狀元及第文襄特立石
紀其事于學云

正統童謠

正統末京師旱街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之曰
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群謠
此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即位之事繼又有復辟
之舉說者謂雨帝者與弟城隍者郕王再來還土
地復辟也謠為有徵矣

魁星圖兆

天順癸未會試寓京邸嘗戲為魁星圖題其上云天
門之下有鬼踢斗癸未之魁筆定入手貼於座壁
亡何失去時陸鼎儀寓友人溫東仲家出以為詭
予為之惘然問所從來云昨倚門一兒持此示我
以果易之予默以為吾二人得失之兆在此矣未
幾鼎儀中第一名予下第

三元之異

商文毅公輅父為府吏生之夕知府遙見吏舍有光
翌日問群吏家夜有何事云商某生一子知府異
之語其父云此子必貴宜善撫之後為舉子浙江

鄉試禮部會試廷試皆第一名景泰間仕至其佐
兼春坊諭德入內閣天順初罷歸有賢者太素脈
公命診之云歆祿十年當再起成化復起入閣尸
書數年致仕

石人灘合

舒芬進賢人縣北二十里有日月湖涸則分爲二漲
則合爲一傍有石人灘古傳有云日月潮明良將
出石人灘合狀元生是歲水泛芬果生後殿試第
一

梁上墜軸

羅倫江西永豐人成化丙戌與里人劉忠同赴春闈
晚至京師舍館盡爲他人所有見一晦室塵垢遺
梁掃除間梁上墜下一軸羅素緣箋舒視之模糊
莫辨迺以水浣之圖有一枝梅上棲雙鵲欵書報
狀元三字羅懷之至揭曉二人皆登第羅倫則狀
元也

河清

成化丁未六月渡淮時河清一月餘不以爲異及經
亳及太和渡黃河皆然　今上龍飛之兆不偶然
也

山移

吳中城西有一蝦蟆山弘治乙卯春徐徐而行已而
疾移時有行道者驚曰山走矣老稚哄然山隨聲
而止次歲丙辰朱玉峰狀元及第謠云山移出狀
元

灘亭潮過

灘亭去郡城東三十里崑山去灘亭東四十里又東
百里爲劉家港港口大海也海潮入港抵崑山止
宋淳熙八年辛丑潮越崑山抵灘亭人甚異之適
長州黃子由狀元及第蘇人曰潮到灘亭出狀元

後三年爲淳熙十一年甲辰潮又過崑山衛涇亦
狀元及第人益信前語不誣由是此語相傳二百
餘年然無是人則潮不至成化辛卯郡守番陽丘
霽歲暮迎土牛於婁門外網魚者忽得江豚豚海
物也潮至隨焉吳士大夫咸誦此語爲賀丘初未
信明年壬辰今少宰吳原博狀元及第崑山驛樓
遂扁曰問潮蓋望其更至爲後人期也又二十一
年爲弘治壬子慈溪楊子器來爲崑山令八月潮
過灘亭楊曰潮已過矣奚以問爲遂易閣爲迎明
年臚唱第一今修撰毛憲清丙辰朱希忠繼之皆

崑山人也潮凡五至而狀元五人記此更爲後來者嗣焉有宋咸熙乙丑狀元阮登炳　大明正統己未狀元施槃皆縣人未知潮於此時曾至濉亭否

塔額入閣

樂甲辰泰和大塔額是年楊文貞公入閣成化乙巳小塔額則尹直入閣諺云歡喜塔倒邑是簰形二塔蓋簰之椿杙塔額則簰行故有入閣之驗雖然物之成毀有數士之出處有時豈必相關渉姑志之以俟後之智者訂焉

吳文定楊冏卿

吳文定公寬兒時與群兒戲土地廟書神座曰貶三千里是夕其所夢神訴令徒見譴天曹筆也非公貴解詰且徧問諸徒得其實命滌去復書免貶二字後成化壬辰魁多士歷官吏部侍郎楊冏卿復長興人少偕諸生迎督學過土地堂戲閒笞笞飛梁上不可取怒書神背曰發武陵驛擺站是夜督學夢神乞哀稱楊云云明日詰諸生得之命滌去復夢神來謝夢中問曰彼少年何畏耶曰他月太僕卿也後果然

鴟吻青氣

辛卯歲太守林公入郡學指大成殿鴟吻曰此有青氣上徹重霄乃文明之象也來年吳士其有魁天下者乎明年吳文定公及第

神像垂淚

北魏孝昌三年二月洛陽平等寺金身兩目垂淚遍體俱濕時人稱爲佛汗如此三日而明年爾朱榮入洛誅戮百官殆盡(見洛陽伽藍記)宋靖康元年立春先一日京師太史局勾芒神流淚濡襟袖是年徽欽被虜(見竊憤錄)正德間賊人劉六葷反于山東未至曲阜而大聖像面汗其孫衍聖公以布拭之拭而復出後賊至盡據累朝所賜

見龍福禍

徐謙齋溥家食時坐一小樓見雲際二星官前導二童子持鞭鞭一金龍而過熒光四布人皆以爲上瑞公果位至大學士享昇平之福數十年江陰一富翁家居見二龍鬬於所居之旁水湧室揺人爲辟易不久坐事破家以死識者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徐公之謂也龍戰於野其血玄黃富人之謂也所見同而吉凶異者其以是夫(趙宗閑說)

林公先兆

林見素疾革其所居市中青紅氣起暴雨如注大星墜於邑東山上鵾鵯鳴儒學大成殿三夕而公遂卒鉅貴之亡不偶然也

福州讖語

福州舊有讖云獅兒走狗兒吼狀元在門首皆莫曉至黄朴賜第之年元日其家相對屋上瓦獅墮地群犬從而吠之已而黄䰠天下

山鳴

長樂舊有首石山鳴出大魁十羊成市狀元來之讖

至永樂壬辰其山大鳴適三寶太監駐軍十洋街人物輳集如市其年邑人馬鐸狀元及第戊戌首石又鳴邑人李騏狀元及第侯官洪塘妙峰山於萬曆庚寅年大鳴如鍾壬辰年翁正春大魁天下

藍氏魁星

藍濟卿應閩鄉試父買一魁星圖歸濟卿言齒稚得一試遽有遠望懸之恐爲鄉人哂乃藏於匣魁星遂作鬼鳴乃出而奉之曰若吾子當中式臨場鳴臨場果鳴又祝曰三場皆鳴則無失解已而鳴亦如之遂中式乙未會試至二月魁星又鳴若無地板上足音蹙然已而濟卿捷報至士人云吾鄉魁星往往如是大抵福建山多鬼神最靈下至妖孽亦與他處異謝太守說

木假山

陳太和伯萬言家有木假山一枚乃其祖所得以其狀奇巧置于庭一旦化而爲石堅重不能舉其文理猶木形未幾長女被選毋天下萬言求名公作記表之亦瑞徵也錢行人發說

鍋鳴

陳公信白公圭偕赴春闈時入旅肆中其家忽鍋鳴

二公以爲不祥兆出避之鍋聲隨其車數里而止後二公相繼爲大司馬

海右關氏王圻纂集

徵兆門

夢徵類

總論

夢者靜之動也人之神寤則開寐則闔闔而動焉夢之所由生也其候有六曰正曰反曰習曰想曰因曰疾夢吉而吉夢凶而凶正也夢歌而悲夢泣而喜反也君子夢善小人夢惡習也行人夢歸罪人夢赦想也因馬夢牛因車夢蓋因也陽盛夢飛陰盛夢溺疾也武丁之夢傅說出乎正穆子之夢豎牛類乎反孔子之夢周公成於習趙靈之夢吳娃由於想牧氏所夢旐唯旟者近乎因晉侯之夢二豎疾之所伏也蓋人心至靈然有真有妄有非有真妄故其夢或徵或無徵或可徵或不必徵就其所徵者言之若韓琦之捧月呂錡之射月則以象劉沆之斫頭李廸之剃鬚則以意丁固之夢松則以字褚淵之夢蓍則以數高敬之夢樹則以音是有徵矣果常徵耶至若夢棺而得官夢糞而得財役夫夢為國君尹氏夢為人僕黃帝夢遊華胥莊生夢化胡蝶敬兒夢社樹至天梁武夢中原納土公孫疆兆亂於未生元徽報怨於既死漢明夢佛象於未見之先蔡襄夢道人於方愁之際是可徵耶不可徵耶恍惚幽眇固有泛然不必徵者矣然皆思慮所形事機所感故周禮卜人掌三夢之法而占六夢之吉凶所以嚴省察而脩修治非徒然也文中子謂至人無夢伊川先生謂人於夢寐亦可卜所學淺深使操存固志氣定則寤皆安而自無夢矣

四法判夢

[illegible]以四法判夢一曰無明重習二曰舊識巡遊三曰四大偏增四曰善惡先兆

乘龍繞日

傅說賞為赭衣者舂於深巖以自給夢龍繞日而行[illegible]得利建侯之封歲餘高宗以玉帛聘為阿衡

公孫嬰齊

春秋公孫嬰齊之卒於貍脤也左傳記其初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於貍脤而占之曰余恐

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至莫而卒魏書杜畿受詔作御楼船於陶河試船遇風覆沒魏春秋記其初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爲君求相代者君愼勿言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乃言之其日而卒左傳聲伯之兆不誣則魏春秋伯侯之事其可信乎嗚呼此兆也乃數也天命之矣

呉夫差

呉王夫差夜夢三黒狗號以南以北炊甑無氣及覺召群臣言夢群臣不能解乃召公孫聖聖被召與

妻訣曰以惡夢召我我豈欺心者必爲王所殺於是聖至王以所夢告之聖曰王無國矣犬號者宗廟無主炊甑無氣不食矣王果怒殺之及越兵至王謂左右曰吾無道殺公孫聖汝可呼之於是三呼三應呉卒爲越所滅 出越絶書

倉公

倉公夢遊蓬萊山見宮室崔嵬金碧璀璨光輝射目忽一童子以杯水進倉公飲畢五内寒徹仰首見殿榜曰上池仙館始知所飲乃上池水也由是神於診脉 膠葛

馬融

馬融勤學夢見一林花如繡錦夢中摘此花食之及寤見天下文詞無所不知時人號爲繡囊 武陵記

王吉

王吉夜夢一蟛蜞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舍此吉覺異之使人於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當橫行一世天下因呼蟛蜞爲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蟛蜞 成都舊事

夢腸出繞

孫堅毋姙堅之時夢腸出遶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呉

閶門外有白氣護之又授以芳茆一莖童女語曰此善祥也必生雄才之子今賜毋以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百年語畢而覺旦起筮之筮者曰所夢童女負毋繞閶門是太白之精感化來夢夫帝王之興必有神迹有白氣者金色也及呉滅而晉踐祚夢之徵歟

魏武夢

魏武帝猜忌晉宣帝父子非曹氏純臣又嘗夢三馬在一槽中共食意尤惛之因召文景二帝告以所夢並云防理自多無爲横慮帝然之後來害族移

器悉如夢焉 幽明録

王導

晉丞相王導夢人欲以百萬錢買長豫導甚惡之潛為祈禱後作屋忽掘得一窖錢料之百億大不歡一皆藏閉俄而長豫亡長豫名悦導之次子也 出世説新書

沈慶之

宋太尉沈慶之求致仕不許慶之曰張良名賢漢高猶許其退臣有何用為聖朝所須乃啓顙流涕帝有詔授開府便請廷尉待罪慶之目不識字手不知書而聰悟過人嘗對上為詩令僕射顔師伯執筆慶之口占曰微生值多幸得逢時運昌衰朽筋骨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此聖代何媿張子房並歎其辭意之美慶之嘗歲旦夢人餉絹兩疋曰此絹足度覺而嘆曰两絹八十尺足度無盈餘老子今年不免矣其年果為原和所誅 出談藪

江文通

江文通以文章顯著後罷宣城郡歸泊船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寄一疋錦在卿處今可見還江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裁割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江自爾文思頓減又嘗宿於冶亭夢見一丈人自稱郭璞呼文通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江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自後為詩絶無美句時謂之才盡

夢筆

江淹夢五色筆 王珣夢人與大筆如椽 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筆授之 唐李嶠夢人遺之雙筆 李白夢筆生花

天門

梁武帝初夢天開數丈有四朱衣捧日令帝吞之及覺腹中尤熱心獨異之

夢讖

陳武帝即位夜會稽人史溥為揚州從事備位闕庭還宿於黄門侍郎孔宗範舍夢人着朱衣武冠自天而下導從數十至太極殿北面手執金版上有文字溥往看之其文曰陳氏五王三十四年看畢凌空而上既覺為宗範白之宗範曰五王已多此夢若驗其子孫憂之至是溥尚存焉

徐陵

陳[illegible]僕射陵毋臧氏夢五色雲花爲鳳凰集其肩已
而誕陵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及長才
學過人目有青睛時人以爲聰明之相

周宣占夢

周宣善占夢魏太史問之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
何也宣荅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
後又問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欲墮車折
脚宜戒愼之果如宣言後又問[illegible]曰昨夜復夢芻狗
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illegible]之俄遂火起語宣
曰前時皆不夢耶試卿耳何[illegible]驗耶宣對曰此

神靈動君意形於言故吉凶與眞夢無異又問宣
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祭神之
物故君初夢當得飲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車所
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轢之後必載以
爲樵故後夢慮失火也

孫氏

有孫氏求官夢雙鳳集其兩拳以問占者宋董曰鳳
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卿當大凶非直杖耶
削杖後孫氏果遭毋喪（出集異記）

北齊李廣

北齊侍御史李廣博覽群書修史夜夢一人曰我心
神也君役我太苦辭去俄而廣疾卒（出獨異志）

徐孝嗣

徐孝嗣字始昌曾在率府晝眠北壁下夢兩童子遽
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倒壓牀（出談藪）

夢栽錦

蕭穎士少時梦有人授帛百幅開之皆是綉花又夢
戴錦因此文思大進（文華集唯）

毋旻

唐右補闕毋旻博學有逸才上表請修古史先撰目
録以進玄宗稱善賜絹一百疋性不飲茶著代飲
茶序其略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
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
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乎後直集賢無何以
熱疾暴終初嘗夢着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
至山頂廻顧不見一人意甚惡之及卒僚友送葬
北邙果如初夢玄宗聞而悼之贈朝散大夫（出唐新語）

上官昭容

唐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孫也儀子有罪婦鄭氏填

宫遺腹生昭容其毋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此秤量天下後毋抱問曰秤量天下豈是汝耶口中嘔嘔如應曰是出嘉話録

明皇夢姚宋當爲相

上皇初登極夢二龍銜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两字挂之两大樹上蜿蜒而去夢廻上召申王肙兆王進曰两木相也二人名爲天遺龍致於樹即姚崇宋璟當爲輔相矣上歎異之

玉鸞投懷

說毋夢一玉鸞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孕生

說果爲宰相至貴之祥

夢破軍糧

天寶中相州王叟者家鄴城富有財唯夫與妻更無兒女積粟近至萬斛而夫妻儉嗇頗甚常食陳物纔以充腸不求豐厚莊宅充廣客坊二百餘戶叟嘗巡行客坊忽見一客方食盤飡豐盛叟問其業客云唯賣雜粉香藥而已叟疑其作賊問汝有幾財而衣食過豐也此人云唯有五千之本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其餘故衣食常得足耳叟遂大悟歸謂妻曰彼人小得其利便以充身可謂達理吾今積財巨萬而衣食陳敗又無子息將以遺誰遂發倉庫廣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數日夫妻俱夢爲人所録枷鏁禁繫鞭撻俱至云此人妄破軍糧覺後數年夫妻病卒宫軍圍安慶緒於相州盡發其廪以供軍馬出原化記

豆盧署

豆盧署本名浦貞元五年舉進士下第將游信安以文謁郡守鄭式瞻甚禮之館給數日稍狎因謂署曰子複姓不宜两字爲名特爲改之何如署起請且求其所改式瞻書數字若署助著者曰吾慮子

宗族中有同者故書數字子當自擇之其夕宿于館夢一老人謂曰聞使君與子更名子當四舉成名者甚佳後二十年爲此郡守因指郡隙地曰此可以建亭臺既寤思之四者署字也遂以爲名既二年又下第以爲夢無徵後二年果登第益自更名後四舉也太和九年署自秘書少監爲衢州刺史既至周覽郡內得夢中所指隙地遂作一亭名曰徵夢亭

竇質

貞元中扶風竇質爲京兆韋荀同自亳入秦宿潼關

逆旅竇夢至華岳祠下見一女巫黑而長青裙素襦迎路拜揖請爲之祝神竇不獲已遂聽之問其姓自稱趙二及覺具言於常明日至祠下有巫迎客容質狀服皆所夢也顧謂常曰夢有徵也乃命從者視囊中得錢二環與之巫撫掌大笑常驚問之對曰昨夢二人從東來一髯而短者祝酹錢二鐶符所夢耳竇因問巫之姓氏同輩曰趙二姐自始及末若合符契蓋所謂兩相通夢者矣

夢賜半臂

竇傪爲御史中丞夢德宗以文錦半臂賜之解者曰

半臂者股肱之衣也公其居股肱之位乎後數日果拜相

竇相易直

竇相易直初名秘家貧教授里中一日風雪暴至學徒悉不得歸宿於陋屋之下惟竇公寢於榻夜深夢見一叟撫公令起曰竇秘君後貴盛之極勉勵自愛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舉進士隨駕騎一蹇驢人稠路隘門扃將闔公懼勢不可進聞一人叱驢蕪擠其後方得疾馳而出顧見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以後莫忘驅進之功後得其子提携累至

大官富貴榮達

張轅

張轅自奉天尉將調時李舍人錡在浙西兼筦塩鐵轅與之有舊因往謁且求資糧未至夜夢一人將官告至云張轅知袁州新喻縣令轅夢中曰巳曾爲赤尉不宜爲此固不肯受其人曰兩季之俸支牒已行不受何爲遂留之而去轅覺意惡之及見錡具言將選告以乏用館之數日將辭去錡曰足下選限猶遠且能爲一職乎亦可資桂玉之費轅不敢讓因署毘陵郡塩鐵場官轅以職卑而祿又

薄强就之既至所轄視其簿書所用印乃袁州新喻縣廢印也以四月領務九月而罷兩季之俸皆如其言

龐嚴

京兆尹龐嚴除衢州刺史到郡數月忽夢二僧入寢門嚴不信釋氏夢中呵之僧曰使君莫怒予有先知故來相告耳嚴喜問曰予爲相乎曰無爲節制乎曰無曰然則當爲何官曰類無察而無兵權有土地而不出畿內過此巳往非吾所知也曰壽幾何曰惜哉所乏者壽也向使有壽則無求不可曰

當何日去曰來年五月二十三日及明年春除恭先以狀請於蕭使元稹素與嚴厚必謂得請行有日矣其晦日宴客得元公復書云請候交割嚴發書曰吾固知未可去其言夢中之事於座中竟以五月二十三日發後爲京兆尹卒

文公夢神

韓文公寢疾召良醫進藥日有加而無瘳忽宵中驚悸既寤而汗洽衾裯謂君曰向夜夢神人長丈餘金鎧持戟直入寢門我不覺降階拜之自稱大聖瞋目謂我曰雎邃骨稅國世與韓爲讎吾欲討之而不能如何我跪荅曰願從大聖討焉不旬日而文公薨果從其請矣

李賀毋夢

李賀卒毋夢賀曰上帝神仙之君也近遷都月圃建白瑤宮以某業於詞召與文士數輩共爲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某輩纂樂章今爲神仙中人甚樂願大人無以爲念

元微之

元和四年南河元微之爲監察御史奉使劍外去踰旬予與仲兄樂天隴西李杓直同游曲江詣慈恩

併舍徧歷僧院淹留移時日已晚同詣杓直修行里第命酒對酌甚懽暢兄停杯久之曰微之當達梁矣命題一篇於室壁其詞曰春來無計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實二十一日也十許日會梁州使適至獲微之書一函後紀夢詩一篇其詞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入慈恩寺裏遊屬吏喚人排馬去覺來身在古梁州日月與遊寺題詩月日率同蓋所謂此有所爲而彼夢之者矣

李京公

京公未掌綸誥前家有老婢好言夢後多有應公除官因訪婢一月婢晨至慘然公問其故曰昨夜與君作夢不是好意不欲言之公強之婢曰夢有人舁一棺至堂後云且置在此地不久即移入堂中此夢恐非佳兆公聞夢竊喜俄爾除中書舍人知貢舉未幾入相

常詞

元和六年京兆常詞爲宛陵廉使房武從事秋七月微雨詞於公署晝寢忽夢一人投刺題其字曰李故言俄於恍惚間空中有人言明年及第狀頭是

時元和初有李顔言及第意甚訝其事爲名未有此故字者秋八月果有取解舉人具名投刺一如夢中但故爲固耳明年冬兵部侍郎許孟容知舉果擢爲牓首初固言嘗夢着宋景衣元和十年巳後景時望籍甚有拜大憲之耗及景自司刑郎中出爲澤州刺史尋又物故固言心疑其夢長慶初穆宗有事于圜丘時固言居左拾遺舊例諫官從駕行禮者太常各頒禮衣一襲固言因褰衣乃見書云左補闕宋景衣固言自說於班行（出續定命録）

張宣

杭州臨安縣令張宣寶曆中自越府曹掾調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謁宣二日前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修刺來謁宣素貞介夢中不與之見云某是明府邑中之客安得不相見耶宣遂見之禮貌甚整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矣今聞明府將至故來拜謁宣因問縣名女子不言托疾而退及覺不知其詳忽有札來補安吉縣令宣以家事不便將欲告退族人曰前日所夢一女子不是安字乎十一口非吉字乎此陰空巳定退之何用宣乃笑受之及秩滿又將選時江淮水歉宣移家河南周求便地一官將引家任又夢前夕女子顔貌如舊曰明府又當宰妾邑宣曰某巳爲夫人之邑今豈有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當即遷居今之所止非舊地也然往者家屬凋喪略盡今惟三口爲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言訖似若悽愴宣亦未諭及唱官日乃得杭州臨安令宣嘆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年而卒

皇甫弘

皇甫弘應進士舉華州取解酒忤刺史錢徽被逐出

至陝州求解訖將越城關聞錢自華知舉自知必不中第遂東歸行數程夢其亡妻乳母曰皇甫郎方應舉今欲何去具言主司有隙乳母曰皇甫郎須求石婆神乃相與去店北草間行數里入一小屋中見破石人生拜之乳母曰小娘子婿皇甫郎欲應舉婆與看得否石人點頭曰得乳母曰石婆言得即必得矣他日莫忘報賽生卽拜謝乳母却送至店門遂驚覺曰我夢如此分明安知無驗乃却入城應舉錢侍郎意欲挫之放雜文過侍郎私恐曰人皆知我怒弘今若疑辱之即不可但不與

及第即得又令帖經及牓成將厮錢心恐懼欲改一人換一人皆未決反覆籌度近至五更不瞻謂子弟曰汝試取次把一帙舉人文章來既開乃皇甫文卷錢公曰此定於天也遂不改移及第東歸至陝州間店人曰側近有石婆神否皆笑曰郎君安得知本頑石一片牧牛小兒戲為猷琢似人形狀謂之石婆耳只在店二三里生乃具酒脯與店人共往皆夢中經歷處奠拜石婦而歸出逸史

鄭滂

鄭滂見流輩多已榮達常有後時之嘆一夕忽夢及

第與常周方同年時常氏舉人無名周方者益悶之太和元年秋常弘景尚書廉察陜州族弟景方赴舉過陝為改名周方滂聞之喜後果與景方同年又滂子溥言應舉時夢看榜上但鳳字大中元年求觧鳳翔見鄉貫是鳳字至東郡試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詩生次韻悉有鳳字明年果登第

高元裕

襄陽節度使高元裕太和三年任司勲員外郎寓宿南宮書夢有人告曰廿年作襄刺史既寤因援筆以隱語記于廳之東楹掩映之處曰太三寤襄刺廿年泊開成三年為御史中丞是後出入中外敭歷貴位竹升崇秩大中二年由天官尚書授鎮漢南去前夢二十年矣

崔龜從

崔龜從未達時嘗至宣州夢到一府門屋宇深大非人間所有緑衣吏抱案龜從揖而問之緑衣云生人簿籍也崔問其未達應舉請為一檢吏曰灼然及第科名極高官至此州刺史言訖遂覺明年果第又聯得科目官至中書舍人出為華州刺史因謂妻曰昔夢皆驗今為刺史位止此矣嘗為身後

計俄除户部郎不能會計出為宣州觀察使至日吏白舊例長吏到皆謁敬亭神廟崔公駕謁之既到道路門巷皆如夢中所游處入門怳然遂升堂見西壁有畫着緑衣抱案之吏即前夢中所見者歸而怏怏謂其妻曰昔夢緑衣吏云合至此州刺史此已任矣及旬日得疾不愈妻曰昔為游客尚獲佳夢今為地主合再祈之崔公乃置酒食進祝之其夕夢敬亭神自至曰大夫疾尋愈幸毋憂但即告本廟吏之詞神曰吏以公當為此州偶然尔公位極重不可盡言自此去尚有十四年壽言訖

而覺崔公疾尋差後皆如其言時開成四年也

行簡紀夢

長安西市帛肆有販粥求利而爲之平者姓張家富於財居光德里其女國色也嘗晝寢夢至一處朱門大戶棨戟森然由門而入望其中堂若設燕張樂左右廊皆施帷幄有紫衣吏引張氏於西廊幙見少女如張等輩十許人皆花容綽約釵鈿照耀既至吏促張妝飾諸女助之理澤傅粉有頃自外傳呼侍郎來競於隙間窺之見一紫綬大官張氏之兄嘗爲其小吏識之乃言曰吏部沈公也俄然復呼

尚書來又有識者并帥王公也逡巡復連呼曰某來某來皆郎官以上前紫衣吏曰可出矣群女旋進金石絲竹鏗鏘震響中宵酒酣并州見張氏而視之尤屬意謂之曰汝習何技能對曰未嘗學聲音使與之琴辭不能曰第操之乃撫之而成曲予之箏亦然琵琶亦然皆平生所不習也王公曰恐汝或遺乃令口授吟曰鬟梳鬧掃學宮妝獨立閑亭納夜涼手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謂張曰且歸辭父母異日復來忽驚啼而寤手捫衣帶曰尚書詩遺矣索筆錄之問其故泣對所夢且曰殆將死乎因臥病累日外親有持酒肴來者女曰且須膏沐澡瀹毋聽良久豔妝盛飾而至食畢乃徧拜父母及坐客曰時不可留其今往矣因援衾而寢父母環伺之俄爾遂卒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也

奚陟

奚侍郎陟少年未從官夢與朝客二十餘人就一廳中喫茶時方甚熱陟東行首坐茶起西自南而止二甌行不可得至奚公渴甚不堪忍俄有一吏走入肥大抱簿書近千餘紙以案致筆硯請押陟方

熱又渴兼惡其肥忿之乘高推其案曰且將去濃墨滿硯正中文書之上并吏人之面手足衣服無不沾汚乃驚覺夜索紙筆細錄藏于巾笥後十五年爲吏部侍郎時方以茶爲上味日事修潔陟性素奢先爲茶品一副餘公卿家未之有也風爐越甌盌托角匕甚佳妙時已熱食罷因請同舍外郎就廳茶會陟爲主人東面首坐者二十餘人兩甌緩行盛又至少揖客自西面始雜以笑語其茶益遲陟先有痟疾加之熱乏茶不可待燥悶頗極逡巡有一吏肥黑抱大文簿兼筆硯滿面瀝汗遺押

陟悪忿不能堪乃於階上推曰且將去并案皆倒正中此吏面及簿書盡污坐客大笑陟方悟昔年之夢語於同省明日取所記事驗之更無毫分之差（出逸錄）

楊敬之

楊敬之任江西觀察子戴江西應舉忽夢新牓四十進士歷歷可數偶目及半其子在焉其鄰則姓濮陽而名不可別既寤大喜訪於詞場則云有濮陽愿者爲文甚高且有聲譽遂尋其居則曰閩人未至京國楊公誠其子令伺其到京與之往來以應

斯夢一日楊公祖客灞上休于逆旅有自遠來者試命詢之乃貢士也偵所自曰自閩問其姓曰濮陽審其名曰愿楊公曰斯天啟也遂命相見濮陽執所業以進文理精奧書驅所行置于庠序命子戴與之朝夕同處大稱濮陽藝學於公卿間人情翕然升第必矣試期有日而生一夕暴卒楊公惋痛力爲營辦歸骨閩間仍謂其子曰我夢無徵汝之一名亦不可保明年其子及第而同年無濮陽若夏首將關送于吏部時宰相有言前輩重族望輕官職竹林七賢曰陳留阮籍沛國劉伶河問向

秀（今歲）慈恩寺題名合以族望題舉楊閒步塔下仰視之曰弘農楊戴濮陽長官恍然如夢中所覩（出唐闕史）

厲玄

唐厲玄渡江見一婦人屍衣葬之夜夢在一處如深山中明月初上清風吹衣遙聞有吹笙聲音韻縹緲忽有美女在林下自詠云紫府參差曲清宵次第聞及就試得緱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題用夢中語作第三第四句竟以是得賞舉進士人以爲葬婦之報（林下詩談）

孟德崇

國宗正少卿孟德崇嘗太廟行事攜妓而往夢老人責之叱令開手大書九十字覺而告人曰九十者賜我壽也封璉戲曰九十字乃行書卒字不旬日果卒

韓仲卿夢

韓仲卿一日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其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爲我討是文而序之我亦陰報爾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檢鄴中書果得

子建集因分為十卷異而序之耶仲御作也

曾妻夢嫁

曾崇範之妻許聘數人其人輒死一夕夢人謂曰田頭有鹿迹囬尾有日炙乃汝夫也後嫁崇範方悟

冀公貴徵

王冀公微時薄游臨川寄食聚叅政門館天寒無被夜中凍甚竊入僕魁陳超被中睡定超夢有數人叱曰宰相睡何得同床耶即舁致戶外超驚懼不敢近冀公乃取他被益之自此謹待冀公

夢鬼換眼

殷穀少時夢吏云奉符換眼吏附耳求錢十萬安第一眼穀不應即以二彈丸納眼中既覺眼色深碧後有善相道士陳紫陽曰好貴人骨氣柰一雙鬼眼何後必不至大位

夢捧日

侍中韓公稚珪知泰州因臥疾數日冥冥無所知倏然而甦語左右曰適夢以手捧日者再不覺驚寤其後援英宗於藩邸翼神宗于春宮捧日之祥已兆于慶曆中固知賢臣之勳業非偶然也

金填姓名

宮師諱維字持國忠憲公嘗夢巨碑中有宮師姓名而為金字莫曉所謂然亦意公必貴也故公不出應科舉忠憲公亦不強之曰是兒當自致遠大其後公預元祐黨籍蔡京請徽廟御書群臣姓名而金填之或謂為應

仙府連名

元絳字厚之初知荊南嘗夢至仙府與三人連書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不知所謂既入翰林為學士韓持國維楊元素繪在院一日書奏列名三人偏旁皆從系始悟夢中兄弟之

意既而持國元素皆補外公得尹京兆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綰相繼為直院則三人之名又皆從系益始終皆同以此知升沉進退決非偶然者

楊牢夢中詩

楊循天聖中為長溪令夢中忽作詩曰月俸蚨錢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烟波在欲問何人買釣磯及寤心潛異之明道初宰華亭俄丁內艱遂家于吳中樂其風俗之美安而不遷因悟夢中所作幾於前定

墮中夢頭

熙寧年兼祖洽得國子學解其兄著作佐郎誼知建昌軍南豊縣寄書與祖洽託邑人免觧進士傅翼持之翼夜夢入頭在篋中夕夕如此乃徙誼書於別篋則又夢入頭在其中到京納書於祖洽然後無復此夢明年祖洽状元及第

夢項安節

神宗嘗夢入大府有植碑以金填字曰宰相項安節寤而求之乃太學生也兹聖解之曰項安節即吳充也於是正憲公為相頸有瘤焉而項生布衣至

朝散郎

夢作銘詩

蘇軾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軾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霞起既畢進御上極歎其敏又軾初自蜀應舉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令賦太真妃裙帶詞覺而記之今書贈何山潘大臨邠老云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佩搖聲元豊五年十月七日又元豊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為喜慍吏微咲曰此兩句復嘗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他

夢遇蘇小

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唐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窓幾陣黄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黄金縷且曰後日相見于錢唐江上及才仲

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為錢唐幙官其廨舍後堂乃蘇小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為錢唐尉為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黄金縷夢斷綵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南浦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乗畫水輿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携一麗人登舟即前聲諾繼而火起舟尾狼狽走報家已慟哭矣

袁孝井

袁孝井者陳郡人也少事毋以孝聞毋嘗得疾踰月不痊孝井忽夢一老人謂曰子毋疾可治孝井詢

其居不告曰明旦迎吾於石壇之上當有藥遺子
及覺乃周覽四境所居之東十里有廢觀古壇見
老父在焉孝狀迎至家如夢中見者取出九靈丹
一丸以新汲水服之即日而瘳久之來謂孝狀曰
吾將有他適故來訪別懷中探一篇書遺之曰君
之壽與位盡具于此君藏此書受一命即開一幅
不爾當有所損孝狀跪受而別後孝狀寢疾殆將
不救其家問後事孝狀曰吾爲神人受書一編未
嘗開卷何遽以後事問乎其疾果愈後孝狀以門
蔭調授濬州諸城縣尉五轉蒲晋縣令毎之任輙

視神書時日無差後秩蒲歸閑別墅因晨起就巾
櫛忽有物墜鏡中類蛇而有四足孝狀驚仆于地
不語數日而卒月餘其妻因啓笥得老父留書尤
餘半軸因開視之後空幾幅果畫一蛇盤旋鏡中
孝狀之戚以元祐初爲太學生具言其事

夢語蕭灑

方通罷官還鄉夢至政事堂尚書左丞黄履素知通
獨起迎語曰蕭灑蕭灑遂去通向諸公前語如黄
既寤莫測也既而得官校理滿任得知睦州是歲
建中元年黄以疾去久矣往謝執政范右丞純禮
曰先公嘗守睦有蕭灑桐廬郡十詩桐廬具蕭灑
也

青童夢

徽宗崇寧間嘗夢青童自天而下出一玉牌上有字
曰丙午昌期真人當出上覺默䟽於簡札謂丙午
年是昌盛之時真人當降乃預製詔書具陳夢意
令天下尋訪異人以詔揭于寶籙宮然四方了無
異人至乙巳冬內禪欽宗即位意當丙午之期矣
而次年金人犯順有北狩之禍乃悟曰丙午是猖
獗之期而女真之人出也

胡原仲白鷳詩

建安胡原仲憲宣和中赴省試於京都届中塗夜夢
對白鷳而賦長篇既覺但能記四句云惟余虛名
在長江與蒼山不逢堯舜世終此若爲閑念之不
樂且起爲同途士友言以爲方從事進取而得此
詩前岐事不問可知必老死布衣無爲汲汲西笑
也諸友强挽之行竟不第紹興中用趙忠簡公薦
教授本州誥詞云朕聞堯舜之世天下無窮人然
後恍悟前語宋孝宗在御復用大臣薦拜大理司
直秘書省正字引老乞歸特改京秩與祠祿後以

壽終

鍾世君

紹興二十六年宜春郡士鍾世君謁仰山乞夢以占秋試得失是夜夢自廟外門進抵庭下顧見廊廡間背縛一人於柱顧望鍾欣然有喜色且笑且語因驚寤爲朋友言不能曉其指意迨入試出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賦爲題始默念昨夢背縛者反身之義顧笑者樂也神既告以題必可中選乃精思運順第五韻押焉字欲用孟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於人等語患無

[illegible]經句堪對不覺伏几假寐髣髴間見黃衣一吏曰胡不用孔子不怨天不尤人與飯疏食飲水樂亦在其中爲對乎鍾洒然而起遂綴緝成隔聯云孔不怨尤飯疏食在其中矣孟無愧怍王天下不與存焉書畢自喜爲得神助已考官閱卷批其卷傍曰隔對渾成可以冠場寘之首選洎揭榜經義爲都冠鍾居次

趙忠簡夢徵

趙忠簡公鼎初生時毋夫人夢金紫偉人入其室前有贊引者唱曰贊皇公至夫人驚寤彷彿若有所見未幾而忠簡公生焉其後仕宦功名多與德裕合蓋德裕自東都分司貶潮州而忠簡亦自四明以散官置于潮州德裕明年貶朱厓而竄忠簡亦徙朱厓而捐館俱壽六十二

徐文伯

宜黃徐四友字文伯幼喪毋其父光不再娶與四友及長子四岳皆清居陋巷茅簷蕭然自足紹興庚午之春四友晝寢夢婦人姿容靚麗引右手示之乃金字題詩兩句曰秋舉君須中危科子必登又以左手示之亦金書六字曰文伯之妻杜氏既寤

[illegible]父兄是歲秋闈榜出果中選郡人杜學諭遣[illegible]來議欲妻以女資裝殊不豐悟夢兆先告即[illegible]其約遂登辛未科仕至柳州守與杜氏偕老焉

王茂升

王茂益字茂升崇仁士人也紹興庚申與其兄茂謙盈祈夢于仰山廟夢人語之曰君姓名不在張九成下覺而甚喜謂與時科第魁[illegible]當如張公既獲薦以壬戌春赴省試其設案處有前人題張九成三大字適當左右意必符昔夢愈益喜然是歲乃不利蓋神所告但指坐次云初茂升父國光尚宦嘗

夢空中挂巨牓一人從旁言曰此君家子孫及第
時賦題也杳茫彷彿不可盡覩僅識其末一美字
乃諭子弟凡美字可作題目者皆當牢記又作適
堯舜之王正道論意若未愜更易者數四茂升躋
蹬至丙子歲旦拾開元一錢於道中光潔可愛私
念曰吾今年當免舉而以元日得錢豈省場策問
及此耶於是精考錢幣本末靡為之備丁丑到省
其賦曰無聽盡天下之美論題正昔日所作策首
篇問泉貨遂登科國光茂謙前此擢第矣父子繼
踵為儒家所歆豔惜其官塗不大也

叔微異夢

舒州人許叔微父以能醫稱叔微未第時其父夢人
以偈語贈之云藥餌陰功棲陳間許殿上呼盧喝
六得五初不悟其旨其後叔微以張九成牓中第
六名遂以太學恩例陞第五名而上名乃陳祖言
下名乃樓材方悟其事

伍相授賦

建昌李朝隱字兼美其家素事伍子胥之神甚謹李
在太學以冠至守城得是舉夢神遣騶卒示以賦
一首其題曰光武同符高祖夢覺不能記憶次夕
再夢且使熟讀遂記憶之紹興辛亥江東西舉子
類試於饒州正用前句作賦題遂奏名後官至左
通直郎

高宗夢兆

洪邁對上論高宗諡號孝宗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
太上臨生時徽宗夢吳越王引御衣云我好來朝
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邁父皓
在北買一妾東平人偕其母來曾事明節皇后閣
中言顯仁后初生高宗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武
肅王即錢鏐也年八十一高宗亦年八十一卜都
錢唐事不偶然湧幢新聞

黃左之

黃左之福州人為太學生預淳熙七年薦書是歲冬
池陽士人王生亦赴省試其家甚富以錢百千與
黃招之結課神祠中其神極靈驗黃致禱夢神告
曰君來春必及第指一女子示之曰此君之婦也
黃視女狀貌不甚長簪羅帛花於髻恍惚間以爪
掐黃手既覺手猶微痕自念君牓下娶妻豈無珠
翠之飾顧簪羅帛花乎王與黃游處頗久相得益
歡遂約曰君若登科當以息女奉箕帚明年果中

選遂爲王婿得奩具五百萬成禮之夕儼是夢中所見者簪花亦然黄初調南城尉爲人道此

青童送筆

上饒余禹疇待次全州教授淳熙己酉科舉時王漢門外李篙師夢青衣小童持筆五枝授之曰煩致送去余教授處李接視但三枝有筆頭其二只空管耳明日往告余不能曉也洎貢闈揭牓余氏子弟三預薦二中待補選次年姪鑄登科

陳玠售宅

陳玠者建昌人生計稍厚將新所居門爲木工所欺

自逾於侈自門至堂一切更建輪奐整潔而膏腴掃空無餘其始從事於土木也當乾道丙戌之春妻蔡氏夢人告曰聶有及第夫蔡曰他人及第何預我事告者不復言但以錢二千緡置於地而去蔡籍以語玠聶君同郡人也是時方赴省俄登科十年後玠家益以貧以宅售於聶恰得二千緡

平陽王夔

永嘉士人或夢至大山下見巖穴豁開祠廟赫然一神正中坐而綠袍判官持文書前白曰此今年舉人觧榜士人傴而觀之僅見王夔二字判官揜之曰此平陽王廷用也士人固與廷用善春曰彼不名夔判官曰須用改名乃可夢者覺而喜以書告之使更名廷用曰士子得失自有命存豈應信他人一夢不肯改旬日夢如初又以告其意確然不移遂至于三判官頗怒曰王秀才執志頑如此我不要他改矣夢者以屢遭沮抑不復言會秋闈不遠舉人各納試卷連粘家狀廷用手寫十紙皆差悮不堪用瞿然而悟即書爲夔一上中選繼登第於丁丑王十朋牓中

余程守婚約

余元量初妻張氏既没一年淳熙甲午之春再議同縣程氏女既問名結約擇日納采而爲讒口所間罷不成數月之後余別有所議夜夢先生董守約持白紙狀一通示之展視見正中大書一程字其傍小字數千如蝇頭未暇閱讀而董掣去曰欲報汝只此無用盡觀遂悟明日詣董言夢蓋於是事初無所豫又平生未嘗與人作媒妁指爲荒忽杳茫之談但相對一笑而已既而程姻復尋盟始悟守約者若今守舊約也神假其名以曉人云小字者疑紀其一生休咎故不使得見耳

夢抱一兒

吳人王彥光御史之子嘉賓隨侍入蜀在漢川夢至一處樓閣瑩觀上侵雲霄中垂珠簾有三四人相對盛服玉帶風格清奇訪其左右此何人曰帝王子孫也又至一大宅垂楊夾道朱紫秉笏者三十輩列坐廳事曰此公侯貴人家也行過曠野見小兒可數千萬許一吏曰此貧弱之子孫也汝可於此中隨意抱一兒歸嘉賓正以未有嗣息繫念聞言甚喜遽取其一及寤甚異之次年生一子既長愚魯不辯事益柔處寒陋也嘉賓字仲賢淳熙十

二年監左藏封樁庫為同官說此

林子元

福州閩清士人林子元屢應鄉試未登名淳熙十三年夢人謂已君欲薦送當俟賢兄來帥七閩可也朋友或知之每相會輒戲之曰令兄已開藩否林亦絕意榮望至慶元元年秋試畢適報宣城守林蘊之鎮閩喜問其友吾兄字待問正與新帥名同鬼神不吾欺吾刻日以覬吉報耳洎九月二十四日揭榜林果以詞賦居首選乃驗士子得失固不偶尒

黃若訥

黃君訥字敏仲卲武人寓居臨川淳熙十三年冬入都赴省試宿旅邸一室逆旅主翁夜夢黃龍外至以爪抉門入蟠踞中堂光焰赫奕驚而寤疑必有貴客在邸未黎明起訪焉歷視十客皆不足當獨黃君為士子意其兆應是也又問知姓黃益自信具茶湯為話宵夢乞誌之于壁黃不敢翁退復遣二兒來皆儒衣冠度不可已乃勉書數語而去暨來春揭榜則遭黜黃失意留連舍于張定叟侍郎之館時有南舉先生者道命術多中往扣之卦成

南曰好命只是事遲更三年後却做官但有一憂尊府君恐有不測宜急歸是時黃老父在家適得信報其抱疾聞南語瞿瞿不自安即日西還至仲冬父果卒黃當免舉可應庚戌試而正月在禫制中計無由可及會有旨以首春雪寒恐遠方布衣來者愆期特展鎖院半月於是兼程而往於大院期已不及鄉人為委曲作道地以門客避嫌試別所遂登科黃龍之祥未知驗於何日也

漢鄉丹桂

蔡三傑為士人時習業於靈芝門東桂林野圃淳熙

十六年當科舉之次歲數輩朋相約結課於中有張宗臣者夢異人持一花餅貯丹桂三枝從外入張首見之趍至前曰漢卿求一朶異人取以付之曰君余子則未可張覺而喜甚以告諸友滿意有折桂之望及秋試揭榜齊獨預薦明年登科蓋張之名齊之字同爲漢卿造物固寓意以戲張也

黃五官人

紹熙辛亥歲豐城縣農夫夢一道人持龍錢一文付之曰倩汝送與黃五官人某里某巷居者是已既覺茫然不曉其旨翌日採薪于山果得錢蓋俗工

務鑄待篆相屬者未即送夢前人告曰吾向時託汝送龍錢黃五官人何得遺忘當即送之若不如吾戒必加禍於汝農驚懼此錢爲祟送往彼處所謂黃生者名玆捧接甚喜謂青錢中選而神龍變化也未幾赴府請解玆習春秋已爲考官所黜同院建昌教授危履常得其論卷愛之欲寘諸待補小牓而首場經義批抹數十條不可復收乃携謂本考官曰舉人燈窓勤苦一戰殊弗易亦可深惜其人曰一時謬誤非君幾失一士過不憚改遑恤其它遂取已入等者擯其疵病寘于待補之冠而以玆居第三竟登癸丑第

黃溥夢名

崇仁黃溥初名其久游場屋淳熙九年秋七月夜夢報牓人至亟出視之惟着燕服不類走卒狀而二兄皆白袍列立黃詢仲兄曰得者爲誰曰汝也名爲何曰溥而識諸壁念同音非一莫知所從擬欲用普字而未決冬十月宜黃李元功來訪之喜而語曰疇昔之夜夢人持解牓報子長子預薦書崇仁唯得一人黃姓而名從水黃私自賀曰李君之夢豈造物欲贅吾溥字之疑耶次年更此名請舉

選中選李之長子果同升云　右十事臨川劉君所記夢兆録

两黃開登第

南城士人黃開字夢高用累舉免解而以紹熙登癸丑科調湖口主簿其年九月病卒同郡新城一士亦姓黃赴壬子秋舉祈夢於大乾山得詩兩句云一枝丹桂高高折兩朶黃花曄曄開籍而大喜欲改名曄謂與夢之所當名者不校欲爲開又惡犯南城夢高它日慮將蹭蹬沉思連夕竟亦名開遂同年唱第銓調桂陽主簿待次里居聞夢高不禄心大惡之毋書名只作開字至丁巳之冬亦卒于

圓夢者追繹神旨所謂兩朶黃花曄曄開者葉而
不實之義也神其戲之耳

丁逢及第

常州士人丁逢端叔紹熙二十九年夢人告曰汝若
逢丁可則及第矣覺而改名爲逢是歲秋闈不利
乃嘆曰安得有人姓丁而名可者吾必不第如是
又兩舉至隆興元年省榜出果有天台丁可姓名
雖切自喜然度其調官須次尚猶數載未必出其
衡鑑之下乾道元年秋試丁可待鈌家居漕使念
其貧檄爲常州考試官逢洒然自慶知必中程而

可於貢院被病先出逢大失望迨揭榜乃在選中
後謁謝王司諸人皆言丁王簿臨去時手持一卷
屬吾輩勿遺雖死不憾及會卷之際各有所王不
暇爲它人計適點檢一試卷犯諱當黜倉卒難覓
遂以充數蓋吾子也逢始以昔夢告之

正郎鼻

徐郎中夢神人携一竹籃鼻視徐曰形相不薄但鼻
尖而小乃剸其鼻安一鼻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
徐鼻自爾端正歷官正郎周必大夢一判官曰此
人多陰德當位宰相柰貌陋何鬼請爲作帝王鬚

數日一相士邂逅于門外捋其鬚曰帝王髭須真宰
相也必大驚服

邪生

楊大年毋章氏夢羽衣人自稱武夷仙託化既娠而
誕則一鶴雛也舉室惶駭令棄之江其季父聞而
追之既及江濱鶴巳蛻而嬰兒具焉猶餘紫毳尺
餘幾月乃脫見本傳昔徐偃王邪生大年其亦邪
生者歟

秀才祈夢

一秀才祈夢於九鯉湖卜其前程有無遠大夢見一

女子戴一笠左手掌寫一無字其人莫之辨且懼
其前程之無也竟以科甲顯歷官御史中丞見前
面坊牌安撫二字廼知前夢者官職之徵也後果
止於中丞

馬亮

馬亮知江寧府將代夢舌上生毛有僧解曰舌上有
毛剃不得當再任果然

黃平

黃平夢書一髮字書髟而止索紞曰此亡友也是日
果有友人訃至潛居錄

鄧山房

宋道士鄧山房先生者綿州人也諱道樞以玄科精嚴齋醮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責其具軍令狀使無泄后謂夜夢濟王大怒以爲吾將兵且由獨松關滅汝社稷后特肯令鄧於南高峰頂爲謄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而入宋亡鄧構室吳下曰會道觀

陳文龍

陳文龍興化人度宗朝狀元德祐末歸守本州北兵入閩生縛至杭幽於太學側猫兒橋巷初文龍入

太學其守土之神岳侯也一日夢神請交代意恒怛怛既而廷對第一仕宦日顯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州又夢神通書前面曰交代後書年曰至元心甚愕之未幾國亡身俘至杭病亟適故人趙有得來唁語以前夢因嘆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大數也乃宋未亡之日鬼神已奉其正朔豈非天哉吾今必死於此爲太學神前夢不虛也數日果卒　稗史

胡僧取殿

夷堅續志載理宗一夕夢二僧曰二十年後還小僧此殿覺問宰相馬廷鸞鸞曰胡僧夷狄也二十年後必立夷狄於殿下稍稍耳至德祐二年宋亡至元十四年爲寺逆數至於理宗夢時正二十年矣

季廸二夢

國初高季廸蘇人也詩文爲一時所宗其文集載志夢一篇乃其遷官授命歸鄉之事無一不驗自叙得於恍惚吟嘯之間而可徵未至者無少忒焉近聞其致仕後又夢一人執其手書一蘇字囑之曰爾必見殺於此人後凡蘇姓者皆不接見及本府太守魏觀爲府治反居僞之右手不稱文東武西

之位遷於張士誠故址衛官誣奏太守欲復吳王之業　太祖召至斬之高因爲太守作上梁文併棄市予考其傳亦曰不得已爲魏觀客辭歸悒悒淹蹇死文集又曰不幸爲故人得罪沒於京似皆憐而爲諱之之詞且同時浦長源挽高之詩有鼓罷瑤琴即解形蕭蕭日影下寒城之句是所聞之夢不誣神矣哉

藕對

國初豫章士人兄弟由貢入　太學夜夢人語云七竅比干心如是者數次翌早言夢兄弟不殊未詳

其義時五月兢渡生儒俱出上河遊覽唯兄弟篤
志不出偶 太祖微行至號舍見生儒俱出獨聞
一號書聲入舍二生驚懼 上喜見書案上有藕
一截 上出一對命二生對曰一弯西子臂兄弟
齊應聲荅曰七竅比干心 上大喜曰必忠貞士
也命銓部選兩御史

士人祈夢

永樂初有士人赴舉祈夢神有告之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士人摘為義為論以待及舉於鄉登進士竟
無驗後官膳部郎 文廟與群臣宴出語曰流連

荒亡為諸侯憂屬群臣對無有應者士人進曰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 上大悅即擢禮部侍郎未一
對之間而官階超擢已預定如此人勞心營營以
求獲者何益哉

馬狀元夢

狀元馬鐸少時夢中有語之者曰雨打無聲鼓子花
不省所謂後與同邑林誌同舉進士誌高才鄉會
皆第一殿試時忽夢馬踏其首以是快快爭於
上前 上曰朕有一對對佳者狀元也曰風吹不
響鈴兒草馬即對以夢語而誌思竭不能于是得

賜狀元

唐殿元皐

唐殿元皐歙縣人彭總督澤陜西人彭嘗過歙造越
國汪公神祠夢着白衣人獻上梁文乃是狀元明
日皐果來獻文而以貧故藍衫改色成白彭大奇
與交雖後任總督嘗會試揭曉時知殿元必皐報
者至而轅門正欲群戮人乘喜盡宥之皐又嘗禱
於九太子廟為箕卜箕云青草流沙六六灣莫知
其義後皐以翰林出使朝鮮朝鮮王出對令屬之
曰黃河濁水三三曲皐即以箕語對其王大駭賞

又云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頭面即對云魑魅魍
魎四小鬼各自肚腸其對俱有諷刺意而荅常勝
所以為奇

夢宴鹿鳴

天順末蘇郡學生陳燧夢宴鹿鳴同坐者皆素服不
簪花為諸朋輩言之咸以為非吉徵後陳登成化
戊子鄉薦揭曉前二日適 太皇太后崩詔至明
日鹿鳴宴果皆素服不簪花其奇驗有如此

文唐夢詩

蘇郡文徵明之父林弘治間為溫州知府一日覺似

病狀令人往九仙祈夢夢仙曰孔老人之言即是帰告府主文莫曉其故明日升堂有老人來稟曰命觧木共得校五十六片三片朽而無用文曰此尚可解乎老人曰不可解矣文省昨日之言問其姓則荅以姓孔遂驚怖而回衙病即不起時正五十三矣同郡唐寅字子畏弘治間觧元也嘗往九仙祈夢夢人示以中呂二字語人亦莫知故後訪同邑閣老王鏊於山中見其壁間揭東坡滿庭芳詞下有中呂字唐驚曰此余夢中所見者誦其詞百年强半來日苦無多之句默然歸家疾作而卒其年亦五十三矣

鄭啟謨

鄭啟謨有聲于時祈夢於九鯉湖夢神語曰待雙門變成海汝當登科啟謨以雙門在藩司前衝要之地豈容成海神戲吾耳後無錫石沙王公按閩善隷書偶于雙門之上書海邦都會四字啟謨竊喜果於庚子科發觧

楊惟聰

楊惟聰固安人幼隨父長史赴任讀書毋膳且必至毋張氏問其故則曰恒聞耳邊語狀元可食飯長又夢在京崇文坊迎金字辛巳榜狀元牌來叩何往曰送與固安楊秀才竟而竊喜但疑非是歲廷試已外庚辰惟聰鄉會連捷　武宗南巡果辛巳中狀元官至光祿寺卿兄惟傑後二科亦中榜眼

張郎中作獄神

南京刑部獄中所事土地之神凡三一曰刑部土地一曰司獄土地一曰某土地相承如此不知其所始正德某歲本部郎中張君明夢入獄中有金紫二人巍然並坐見張來起而相揖甚恭夢中亦省以為土地神問之曰二公必某某二尊神與同聲曰然曰尚有一公何在二神曰今方缺席正幸得公耳張跼蹐曰某無能幸為吾他請得除感荷誠深二神曰吾二人正以君剛正明白喜諧所請復何辭張曰然則當在何時曰期年耳張驚悅而悟至明年之秋張曰今日殆不免乎沐浴衣冠奄然而殆

方公誤名得第

黃州方公任嘉靖壬午秋闈不利帰與其友人徐相楊森結茅赤壁旁誦讀為進取計一夕楊生夢巨艘行江中揭榜於水上上書再取一名方仁僖以

語方請易名仁以厭其兆方曰名父命也且有成數請辭乙酉秋闈鄉試文場揭號圖任悞作仁方走白當道頗有不豫色一友忽曰子得舉矣不憶往時夢乎且丁酉納音水也方喜是秋果得舉壬辰會試禮闈方與友飲酒闈方自負曰昔夢云再取某當再中今年壬辰又值水但號圖誤書仁則無此理既又謾語曰圖不誤其不入試至視圖果再誤作仁遂獲選南宮

夢報大魁

于忠肅公葬于西湖六橋之南立祠肸蠁神甚靈感

凡祈夢者皆有奇驗隆慶丁卯東杭有鄉民逋于官計不知所出往叩于公夜夢小鼠戴一笠來辭復叩之公夢曰明晨有羅孝廉以紅氈裹囊而來此春闈狀元汝可預報即以夢叩自明矣鄉民如公旨候於途時會稽羅萬化以祈夢至果以紅氈裹其裝鄉民即長跪請曰相公得非羅姓否萬化惟而詰之鄉民曰相公果姓羅則來春必大魁神巳有旨不必再祈矣弟小人有夢惟相公占之羅曰鼠戴笠帽乃一竄字汝宜逃矣羅心甚喜不宿而歸旋中戊辰狀元

張韓窮通

嘉靖時杭人張姓者自幼爲小商老而積金四錠各束以紅線藏於枕忽夜夢四人白衣紅束前致辭曰吾等隨子久今别子去江頭韓餅家覓之疑索於枕金亡矣躊躇太息之江頭詢韓果得之張告韓曰君曾獲金四錠乎韓驚曰君何以知張具道故韓欣然出金示張命分其半張固辭謝遂出門韓留觴之舉一錠分爲四各裹餅中臨行贐之張受而行中途值乞者四求之哀各濟以餅一四乞者訐曰此餅巨而冷不可食何不至韓易小而熱

者乎遂之韓韓笑而易之嗚呼四金張故物也三失矣而復一猶不當有盡歸韓韓張之窮通何頓異豈非分定故耶是乞人也天使之也張業商所獲自艱辛來且不能錮留世有不義之獲其可享耶

鄒進士廷望

新化縣鄒公廷望生時其父貧而多子欲勿舉其祖命舉之曰我夢迎子至家前標句云桂林有香香馥馥一枝高折狀元頭此貴徵也後於嘉靖壬子鄉薦寶慶一府獨舉廷望一人榜其里曰桂林一

枝至壬戌春榜中二十七名而申相國名次之殿試君前果在狀元頭也

漂母夢

趙栗夫寬赴會試禱于淮陰漂母祠夢母以丸藥令吞之得會試第一嘗五溪熙之北上也亦禱於母且舉栗夫事祝曰神不欺趙豈肯誤余與一友同卧中夜夢人啖一丸藥大如龍眼公嚥其巨劈為二吞焉明旦以告友友曰子必第二名及會試乃在百名之外自謂不應及殿試公已定狀元以足疾降為第二乃知一丸分兩之應也神矣哉

十八歲尚書

南京禮部尚書西蜀李公初赴試春闈至京師投寓舍其家人竊視之曰是此人也主人因延問公今年幾何答曰二十四歲矣主人唯唯公疑之詢其故乃曰夜來夢人報我曰明日十八歲尚書至宜禮待之今公至適符所夢但年歲不同耳公雖然喜曰吾姓李十八子非李字乎主賓洽甚後公位果至大宗伯云

代作同登

中州士人周兒知名士也屢舉不第一夕有神見夢曰汝若中時須得魏尚倫同中周覺而求諸庠於中竟不得其人後十餘年乃有一尚倫入學問其業惝然自謂無復望矣其年周若失科舉魏同告考周為魏代草兩人同得入試仍加斡旋得同舍場俱周代其年周中本房第一而魏生亦登科周至膴仕魏亦至縣令云

莫狀元

兵部郎官莫下居場屋日因赴浙漕夢人就旅邸報姓莫人作狀元下出迎之乃云名儔非下也時下已投卷是舉登科明年得子因名曰儔後二十四年儔作大魁

館俸前定

南城劉夢林一夕夢至一所而石榴樹下獲錢千緡自念何以至此未幾冀某延教子姪歲俸百緡入齋見庭前兩榴樹宛如夢中館凡十年共俸却及千緡後登戊戌第而去

發解徵祥

彭綱清江人初遊鄉校秋試前數月里中病者祈仙降筆云天上名將就蟾宮桂已香吟成二十字相贈綠衣郎可送彭解元病當愈人未之信也甚與

十餘人求夢於玉笥山神殿廡爲衆所占宿於牡丹亭下達曙無夢旦而衆起胥曰夢一神人過而歌云牡丹亭下百花魁豈亭下有人耶綱聞之耶整衣去或云是彭氏子也已而綱果發解第一舉進士至雲南僉事致仕有雲田詩集行於世

諸湖僧

鄱陽諸湖寺僧夜夢人告曰須用三盆水煮過言之至再寤而不能曉明日一童持白蕈來大如扇曰得於後山樹下僧亟命煮之初用水一升許踰時看乾蕈儼然如生又益以水至于三不熟僧忽憶所夢疑其異物喚童負鋤就斸所生處才二尺見一菜花蛇蟠穴内已死腐而口中猶出氣上蒸溥於上遂成蕈傍有小柈甚多村民采食之二日間死者三人寺僧盡脫此厄夢之靈如此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六

海右開民王圻纂輯

禍福門

運命類

壽命

命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行應習壽命者上命者也書言文王受命唯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爲命書言怠弃三正天用剿絶其命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夭絶人命沙鹿崩于受邑是也

自三命之說行而後世俗人遂有五星祿命星禽諸術秤星經珞琭子壺中賦鮮鶚經（諸書大抵皆妄傳僞中也）

萯山主人

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入幕動撩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漢鄧通得幸於文帝賞賜巨萬以十數有相通者曰當貧餓死帝曰能富通者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

布天下及帝卒景帝之世通免家居人告通私出徼外鑄錢下吏盡沒入之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嗟夫富貴在天人其能違天乎人之可恃莫如天子而天子不能囘人之所無以爲有覩於二事世之齷齪者可以息妄求過覬之心矣

樗里子

樗里之葬渭南也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謹按史記秦昭王七年歲在辛酉樗里子卒漢高帝七年長樂宮成八年營未央宮是歲癸卯上距辛酉實一百

有三年世知二宮作於高帝之時而不知百歲之前樗里子固已言之於秦昭王之世矣

同年同日

漢高祖與盧綰同里同日生及壯學又相愛終之高祖帝漢盧綰王燕皆處非常之地則知庚甲稍同禍福亦不甚相遠因而推之李濬與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生平生休戚同宗諤以濬後一日死李摯與李行敏同宗同年發科第同甲子又同門摯嘗荅行敏詩曰因緣二紀異契分四般同武元衡與李吉甫同年又同日爲相及出鎮又分楊益至吉甫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日薨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日受害禍福之同有如此者

賈誼

賈誼年二十餘至大中大夫人以少年短之竟不免謫死楊震年五十始應州郡辟命人咸謂其遲暮而卒登三台位圖花凋草于此見之學者恨不到關西耳苟有良臣何憂晚歲洛陽聞世才也矯矯登朝始通終厄力足以導江河而不極於海造物者其有忌乎吾於人何尤

衛青　楊杲宗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仳離擇配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群臣貴顯無如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丁晉公之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杲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觀此則人之

衣祿居址自有定數眞有求之而不得不求而自至者勞心用智非分而營營焉其亦不知命者矣

單于朝漢

漢宣帝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二月帝崩元帝竟寧元年正月又來朝五月帝崩哀帝時單于來朝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之自黃龍與竟寧時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既不許矣俄以揚雄之言復許之元壽二年正月單于朝六月帝崩事之偶然符合者如此

陳仲舉

陳仲舉微時嘗行宿主人黃申家申家夜産仲舉不知夜三更有扣門者久許聞應云門裏有貴人不可前宜從後門往俄聞往者還門內者問見何兒名何當幾歲還者云是男兒名阿奴當十五歲又問曰後當若何死答曰爲人作屋落地死仲舉默志之後十五年爲豫章太守遣吏往問昔兒阿奴所在家云助東家作屋墮棟死矣仲舉後果大貴 出幽明錄

鄭微

晉時信安鄭微少見一老公以囊與微云此是命愼勿令零落若有破碎便爲凶兆言訖失所在後密開看是一挺炭意甚祕之雖家人不知也後遭盧龍寇亂恒保録之至宋元初三年微年八十三疾篤語弟云吾齒盡矣可試啟此囊見炭悉碎於是遂卒 出廣古今五行記

八字數

晉方士戴洋語庾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于己酉還下秣陵其後陶公亦涉八年土色盛衰有數不可移也

賣餽媼

唐馬周字賓王少孤貧明詩傳落魄不事産業不爲州里所重補州助教日飲酒刺史達奚恕屢加咎責周乃拂衣南游曹汴之境因酒後忤浚儀令崔賢又遇責辱西至新豐宿旅次主人唯供設諸商販而不顧周周遂命酒一斗獨酌所飲餘者便脫靴洗足主人竊奇之因至京停於賣餽媼肆數日而覓一館客處媼乃引致於中郎將常何之家媼之初賣餽也李淳風袁天綱嘗遇而異之皆竊云此婦人大貴何以在此馬公尋娶爲妻後有詔文

武五品官已上各上封事周陳便宜二十條遣何奏之乃請街鼓及文武官緋紫碧緑等服色并城門左右出入事皆合旨太宗怪而問何所見何對曰乃臣家客馬周所爲也召見與語命直門下省仍令房玄齡試經及策拜儒林郎守監察御史以常何舉得其人賜帛百匹周後轉給事中中書舍人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岑文本見之曰吾見馬君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但恐不能久耳數年内官至宰相其媪亦爲夫人後爲吏部尚書病消渴彌年不瘳年四十八而卒追贈右僕射高唐公 出定命録

邢公厄

李密歸國封邢國公後至桃林渡叛上遣兵征之至陸渾乃斬于邢公山下先是山之側有亂石縱横頗妨行李時人謂之邢公扼密果死於此

尉遲敬德

隋末有書生居太原苦於家貧以教授爲業所居托官庫因穴而入其内有錢數萬貫遂欲攜挈有金甲人持戈曰此是尉遲敬德錢也汝要錢可索取尉遲公帖來書生訪求不見至鐵冶處有煅鐵尉遲敬德者方袒露煅鍊之次書生前拜曰欲乞錢五百貫尉遲公怒曰某打鐵人安得錢乃侮我耳生曰但賜一帖他日自知尉遲不得已令書生執筆曰錢付某乙五百貫具月日署名於後書生拜謝持去尉遲公與其徒拊掌大笑以爲妄也書生既得帖却到庫中復見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繫於梁上高處遣書生取錢五百貫後敬德佐神堯立殊功請歸鄉里勑賜錢一庫閲簿欠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子視之乃打鐵時書也累日驚歎使人密求書生得之具陳所見公厚遺之仍以庫物分惠故舊 出逸史

王顗

唐王顗與文皇有嚴子陵之舊每掣褌爲戲將帽爲歡帝微時常戲曰王顗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顗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邪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顗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時僕射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取紫袍金帶賜之其夜卒 出朝野僉載

張寶藏

貞觀中張寶藏爲金吾長常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割鮮野食倚樹歎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傍有一僧指曰六十日内官登三品何足歎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即時還京時太宗苦於氣痢衆醫不效下詔問殿庭左右有能治此疾者當重賞之時寶藏曾困其疾即具疏以乳煎蓽撥進上服之立差宣下宰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月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飲乳煎蓽撥有效復命進之一啜又平因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巳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矣出獨異志

張文瓘

張文瓘少時曾有人相云當爲相然不得堂飯食喫及在此位毎昇堂欲食即腹脹痛霍亂日唯喫一碗漿水粥後數年因飯堂食一頓其夜便卒出定命録

房琯

開元中房琯之宰盧氏也邢真人和璞自太山來房琯虚心禮敬因與攜手閑步不覺行數十里至夏

谷村遇一廢佛堂松竹森映和璞坐松下以杖叩地令侍者掘深數尺得一缾缾中皆是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曰省此乎房遂洒然方記其爲僧時永公即房之前身也和璞謂房曰君殁之時必因食魚鱠既殁之後當以梓木爲棺然不得殁於君之私第不處公館不處玄壇佛寺不處親友之家其後譴於閬州寄居州之紫極宮卧疾數日使君忽具鱠邀房於郡齋房欣然命駕食竟而歸暴卒州主命攢櫝於宮中棺得梓木爲之出明皇雜録

張嘉貞

開元中上急於爲理尤注意於宰輔常欲用張嘉貞爲相而忘其名夜令中人持燭於省中訪其直宿者還奏中書侍郎韋抗上即令召入寢殿曰朕欲命一相常記得風標爲當時重臣姓張而重名今爲北方矦伯不欲訪左右旬日念之終忘其名卿試言之抗奏曰張齊丘今爲朔方節度上即令草詔夜漏未半忽有中人復促抗入見上迎謂曰非張齊丘乃太原節度張嘉貞朕因閲近日大臣章疏方憶其名此亦天啓非人事也上嘉其得人復歎用捨如有神主張出明皇雜録

馬游秦前知

唐吏部令史馬游秦開元中以年滿當選時侍郎裴光廷以本銓舊吏問其所欲游秦不對固問之曰其官已知之矣光廷曰銓選當在我汝安得知之知可以言乎游秦曰此可誌之未可言之乃命疏其事自藏於楹棟之間期注唱後發之時老君見於驪山鑾輿親幸其地因改會昌縣爲昭應縣光廷以舊無昭應之名謂游秦莫得而知也遂補其縣録事及唱官之日發棟間所誌之書則如言爾 前定録

薛少殷

河南薛少殷舉進士一日暴亡於長安崇儀里初有一使持牒云大使追俄引至一府門見府官卽觧于叔明也引少殷見判官及出門之西院閣者入白遂巡聞命素服引入所見乃亡兄也曰吾以汝久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公事少殷時新婚瀕不願住兄知不可留乃白府官許之少殷既得歸因問兄當爲何官兄召一吏取籍尋閱曰汝後年方成名初任當極西之官次得歷畿赤薄尉又一官極南此外吾不知也臨别兄曰吾舊使祗承人李俊令隨汝去有危急卽可念之既醒具述後年春果及第未幾授祕書省正字充和蕃判官及回改同安主簿秩滿遇趙昌爲安南節度少殷與之有舊懇求爲從事欲厭極南之官昌許之尋以母丁憂復選授萬年縣尉時青淄卒吏與駙馬家童鬬死京兆府不决德宗怒貶少殷高州雷澤縣尉年餘備歷艱苦而李俊常有所護及順宗嗣位有詔收録貶官少殷移至桂陽與貶官李定同行過水勒馬與一從人言卽李俊也云月日已足辭别而去又數日少殷卒

李邕

李邕自刺史入計京師邕素負才名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看以爲古人或傳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爲人陰中竟不得進改天寶初爲汲郡北海太守性豪侈不拘細行馳獵縱逸後柳勣下獄吉温令勣引邕議及休咎羅希奭馳往就郡決殺之邕早擅才名尤長碑記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送亦至鉅萬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 出譚賓録

杜思温

貞元初有太學生杜思溫善鼓琴游於公矦門館每登臨宴賞往往得與常從賓客夜宿城南荀家觜中夜後山月如晝游客皆醉思溫獨攜琴臨水閒操忽有一叟支頤來聽思溫謂是坐客殊不回顧及曲罷與語乃知非向者同游之人遽置琴而起老人曰少年勿怖予秦時河南太守梁少也遭亂身沒於此平生雅好鼓琴向來聞君撫琴弦軫清越故來聽耳知音難遇頗要為我彈之思溫為奏沉湘老人曰此弄初成吾嘗尋之其間音指稍異因為正之音韻極古又多怨切時人莫之聞也叟

因謂思溫曰君非太學諸生乎何不求名譽而為王門之伶乎思溫悚然受教且問窮達之事叟曰予之第三少子掌管人間祿籍當為君問之此後二日當再會于此至期而思溫又往叟亦至矣乃告曰惜哉君終不成名亦無正官然有假祿在巴有一十九年俸入不絕慎勿為武職當有禍非禳所免志之言訖遂不見思溫明年又不第遂罷舉抵成都以所藝謁韋令公公甚重之累署要籍隨軍十七八年所請雜俸不下二萬又娶大將軍女車馬第宅甚盛而妻父常欲思溫在轅門思溫記老人之言輒辭不就後二日密請韋令公遂補討擊使牒出方告不敢復辭而常惧禍至求為遠使竟不果及劉闢反將思溫在鹿頭城城陷為官軍所殺家族不知所在

吳少誠

吳少誠貧賤時為官健逃去至上蔡凍餒求丐於儕輩上蔡縣獵師數人於中山得鹿本法獲巨獸者先取其腑臟祭山神祭畢獵人方欲聚食忽聞空中有言曰待吳尚書眾人驚駭遂至良久欲食又聞曰尚書即到何不且住逡巡一人是脚力携小

襆過見獵者揖而坐問之姓吳眾皆驚食畢獵人起賀曰公即富貴幸記某等姓名具述本末少誠曰某輩軍健兒苟免擒獲劫一卒之用足矣安有富貴之事大笑執別而去後數年為節度使兼工部尚書使人求獵者皆厚以錢帛賚之出續定命錄

韓晉公

韓晉公滉在中書省嘗召一吏不時至怒而撻之吏曰某有所屬不得遽至望公恕罪晉公曰宰相之吏更屬何人吏曰某不幸兼屬陰司晉公以為虛言曰既屬陰司有何所主吏曰某主三品以上食

粁晉公曰若然其明日當食何物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達請疏於帋過後爲驗公乃恕之而繫其吏明旦遽有詔命既對適遇大官進蜜香糜糕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之甚美又賜之既退而腹脹歸第召醫視之曰食物所壅宜橘皮湯至夜可啗漿水粥明旦卽愈思前日吏言乃召視其書則皆如其言公因復問人間之計籍答曰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者旬支凡六品至九品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以下者皆貧乏因苦之徒不計也

裴度

屬中書令晉公裴度微時羇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人未知何時平定忽覩度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既歸僕者具述其事度曰見我龍鍾相戲耳其秋果領鄉薦明年及第洎秉鈞衡朝廷議授吳元濟節鉞既而延英候對憲宗問宰臣度奏曰賊臣跋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含弘蓋慮凋傷一

不聞歸心効順乃欲坐據一方若以旄鉞授之斷恐恣其凶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一詔進兵可以平蕩妖孽于是命度爲淮西節度使興師致討時許滑三帥先於偃城縣屯軍度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纔兩月擒賊以獻淮西遂平後入相居廊廟大拜正司徒爲侍中中書令儒生武德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師每自話天津橋老人之事

李德裕

李德裕自潤州年五十四除揚州五十八再入相皆

及吉甫之年縉紳榮之（出感定錄）德裕爲太子少傅分司東都時嘗聞一僧善知人禍福因召之僧曰公灾未已當南行萬里德裕甚不樂明日復召之僧且曰慮言之未審請結壇三日又曰公南行之期定矣德裕曰師言以何爲驗僧卽指其地此下有石函卽命發之果得焉然啓無所覩德裕重之且問南行還乎曰公食羊萬口有五百未滿必當還德裕歎曰師實至人我於元和中爲北都從事嘗夢行至晉山盡目皆羊有牧者數十謂我曰此侍御食羊也嘗誌此夢不泄於人今知冥數固不誣

矣後旬餘靈武帥送米麫饋羊五百大驚召僧告其事且欲還之僧曰羊至此是已爲相國有矣還之無益南行其不返乎俄相次貶降至崖州掾竟終於貶所時年六十三（出補錄紀）

崔元綜

崔元綜任益州叅軍日欲娶婦吉日已定忽假寐見人云此非君婦君婦今日始生乃夢中相隨向東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有一家入宅內東行屋下正見一婦人生一女子云此是君婦崔公驚寤殊不之信俄而所欲聘女忽然暴亡自此後官至四品年五十八乃婚侍郎常陟堂妹年始十九乃於履信坊常家宅上成親果在東行屋下居住尋勘歲月正是所夢之日其妻適生崔公至三品年九十常夫人與之偕老四十年食其貴祿（出定命錄）

王舒

王涯舒元輿爲相時涯有從弟沐在江南老且貧跨驢詣涯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日造門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第與涯俱腰斬元輿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嘆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得免或曰沐之併命躁之禍也守謙之幸免愿之餘福豈其然哉

李福

洛京北邙太清觀鐘樓唐咸通年忽然摧塌有屋椽一條其中空虛每撐動轉內敲磕有聲人遂相傳觀者如市道士李威儀不欲聚人乃令破之於其間得一黑漆版上有貼金之字曰山水誰無言元

年遇福重修道士齎呈洛中諸官皆不能詳李福罷鎮西川歸洛見此隱文反覆詳讀數四遂謂觀主曰但請度工鳩徒當以俸餘之金獨力完葺百年之前智者勒其志已冥合今日安得不重與觀宇乎洎觀成或請其由福曰山水誰無言者今上御名也（咸通名漼也）元年遇福者福元年初作鎮獲俸而回福其不修復待何人哉（出王堂閒話）

夏榮前知

唐杭州刺史裴敞疾甚令錢塘縣主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無慮夫人早須崇禳以禳之崔夫人曰禳

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厭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見在身無病何以獲爲榮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矣夫人曰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歲更娶二姬

山叟前知

唐黄損連州人有大志學於廬山與桑維翰宋齊丘相遇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亦自負居無何相與游五老峰遇磐石少憩有叟長嘯而至指維翰齊丘曰公等皆至將相但各不得其死耳次指損曰此子有道氣可以隱居若求官不過一州從事耳宜思之損甚怒叟曰休戚之數定矣吾先知也何怒乎後皆然續前定錄

冥師無祿

昭宗初年鳳翔釋寧師者忽暴終三日而蘇云冥中游歷入一門見數殿各有榜一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有一黑龍眇一目中立鐵柱連鎖縶維之次一殿署曰朱全忠乃青犢白額虎鎖係如初而前有皦人血狼籍之狀次署曰王建黄金床上卧一白兎馬次署曰李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

侍女馬次署曰楊行密窗牖庳黑不能細瞻問侍者曰此怪狀若何耶曰將來王者也旁廂數殿里之顯顯判官謂使者曰好送歸回遂蘇後皆符合初師爲冥司所攝也一判官云和尚壽而無祿召吏檢之只有乾荷葉三石因令注下寧自此每斷葷惟飲乾荷葉湯嚥下號入冥和尚宋高僧傳

朱顒

射洪簿朱顒頃欲婚郫縣令杜集女聘定後值前蜀選入宮中後咸康歸命顒作掾彭州欲求婚媾得王氏之孫亦宮中舊人朱因與話昔欲婚杜氏嘗記得有通婚回書云但慙南阮之貧曷稱東林之美王氏孫乃長歎曰某即杜氏王氏冒稱自宮中出後無所託遂得王氏收其朱顒悲喜夫妻情義轉重出玉溪編事

楊集前知

楊集將兵得玄女之術下城破陣定日時取之計收人馬器甲預言其數畧無參差武肅定江表賴其功遂將處州酬之三讓不就曰其將數千衆當勍敵不敢辱命擁雙旌理百姓恐無分祿武肅不識其言堅授之至郡月餘卒稽光錄

陳存

進士陳存能古詩而命蹇主司每欲與第皆不果許尚書孟容舊相知知舉日萬方欲爲申屈將試前

夕宿宗人家宗人爲具晨餐五更後堅不起就寢呼之不應前視之已中風不能言

鬼笑貧

劉伯龍家貧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嘆曰貧窮固有命遂止

算術

呂淳字子厚守吉州日常修城掘土得一舊棺既舁置江中始得石誌于旁乃是昔人父葬其子者畧曰後十六甲子東平公守此郡吾兒當出而從河伯之游矣算術之精有如此者又知夫世事孰非前定也

夢納相女

李康靖公幼時夢納宰相女爲妻後爲汝州守趙公名不知門客忠憲公亦往見焉趙公敬待忠憲每閒公至書院即令設肉食康靖嘗有謔戲云久思肉味請兄訪及也趙公遂以女許嫁忠憲公既過省趙公遣人送女至京師資從甚鮮華女亦乘馬披綉衫戴帽洎城外旅邸一夕病心痛卒忠憲具素服往哭之後乃爲王文正公壻也

神授狀元賦

祥符中西蜀有二舉子同硯席既得舉而貧于索旁郡乃能辦行已迫歲始發鄉里惧引保後時窮日夜行至劍門張惡子廟號英顯王其靈響震三川過者必祈於神占其得失二子草草就廟廡下席地而寢入夜風雪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有俎甚盛人物紛然往來俄傳道自遠而至聲振四山皆岳瀆貴神也二子伏於暗處觀之行酒間忽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今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爲題既而諸神皆一韻且各刪潤彫改商榷又久之遂畢朗然誦之曰當召作狀元者魄

授之二子素聰警各盡記其賦承寫於書帙後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至京適及引保就省過試悉志氣洋溢及御試題出果鑄鼎象物賦韻脚盡同二子下筆思廟中所書惘然一字不能記交相質俱不能憶因交相疑曰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賜獨私以自用天其禍耶各隨意草草信筆完出唱名二子皆被黜狀元乃徐奭也既見印賣賦比廟中所記者無一字異二子歎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皆入山不復事筆研恨不能記其姓名云續清夜錄

貴賤由命

谷齋漫録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辨聲聞御前仁宗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貴賤在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合各書數字藏於中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恩封泌甚嚴先命乙攜一往內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攜一繼往無何內東門司保奏甲推恩問之乃是乙至半道足跌傷甚莫能行甲遂先到仁宗歎曰信有命哉又金史海陵時有護衞二人私語一曰官職由天一曰由君所賜海陵竊聞之詔授言由君所賜者以五品職意謂

職由己也而其人以疾竟不及授宋胡宿每語後進曰萬事眞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余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枉做却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便養得氣不挫折也金史宣宗聞溫敦太平卒謂宰相曰朕屢欲授太平一職每以事阻今僅授之未數日而亡豈非天耶章宗聞張万公卒歎曰朕迴將拜万公丞相而遂不起命也操一世予奪之柄者蓋亦不能回天命之所無以為有矣

奏失得官

皇甫泌向敏中之壻也少年縱逸多外寵往往涉旬不歸敏中方秉政每優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篤敏中深以為憂且有恚忿之詞敏中不得已具札子乞與泌離婚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真宗聖體似不和遽離扆座敏中近前奏曰臣有女夫皇甫泌語未畢真宗連應曰甚好甚好聖體已還內矣敏中詞不及畢不覺投淚蓋莫知聖意如何也而傳詔中書皇甫泌特轉兩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翌日奏論是夕女歿竟不能辨直其事

邵康節

廉布清尊録載富韓公謝事居洛日邵康節謁公公指胡床曰病中設此唯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更取一胡床來日中當有一綠衣少年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歿後此人當秉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閽人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為通既午范祖禹來遂延入問勞且曰老病即歿念平生粗懷朴忠他時筆削累君頗少留意後十餘年夢得修撰韓公傳洪邁夷堅志載辛次膺紹興中為湖南提刑至武昌大將軍岳飛通謁即具宴出平生所被宸翰示辛執辛手曰前夕夢中丞被旨推勘

悟不敢告人而津吏報公至公他日必爲獨坐顧公救護之後數年飛罷副樞奉朝請故部將王貴迎秦檜意告飛謀叛繫大理獄命新除中丞何鑄治其事方悟所夢乃新除中丞也事有前定固如此以富公其人而亦圖身後名飛之壯節而不免信恍惚之兆乞人之芘覆耶德立功成在君子誠不能甘日屈於世也

國家運數

邵康節至京師士人多謁之請問休咎有一人獨問國家運數先生甚喜稱歎再三謂之曰子其日歸

予可與其處相候至期其人往候先生緘封文字一卷授之曰勿即觀候至家發之視畢焚卻其人奉教歸而發視則五代史晉出帝紀也（贈三異 因話錄）

馮京

馮京之父式爲左侍禁以終京幼時取其所讀書題其後曰將仕郎守將作監丞通判荊南軍府事賜緋馮京式沒後十一年當世狀元及第爲荊南通判視父所題無差（邵氏聞見錄）

傅霖前知

宋傅霖青州人少與張詠同學詠官至尚書霖隱居山澤間三十年不通問詠求之不可得作憶霖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終不羨輕肥晚年知陳州忽有被褐騎驢人扣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求見閽吏如言走白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士吾尚不得爲友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亡矣故來報子詠曰詠亦自知之霖曰既知復何言翌日別去後一月詠卒（一統志及續編）

三爲主文

王禹偁元之久爲從官而未嘗知舉王岐公珪在翰

苑凡十七年三爲主文皆數也

張堯封

歐陽歸田錄載張堯封事云堯封家甚貧或相之曰視子之相不過幕職然骨貴必舉王封後堯封進士及第終幕職其女溫成后貴累贈太師中書令封清河郡王人由是始驗相者之言夫貴在其身後而事關於生相如此唐程行諶爲陳留縣尉有老人言其官壽從今以後有三十一政官年九十餘官至御史大夫及僕射程後果爲御史大夫九十餘卒贈僕射右相如其言張去逸肅宗皇后之

父也少嘗獵渭曲射殺巨蛇驟遇雨雹逃依野寺方震霆烈火交下之際聞空中曰勿驚僕射霆火遽散復集又聞空中曰勿驚司空又聞空中曰勿驚太尉既而陰翳廓然終無所損去逸自期當富貴不數年乘卒宦至太僕卿至乾元初以女貴前後二贈官皆如空中所告身後事乃亦自有前定哉

除拜有命

元豐中王岐公位宰相王和父尹京上眷甚渥且將大用岐公乘閒奏曰京師術者皆言王安禮明年二月作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者之言它日縱當次補特且遲之明春安禮果拜左丞珪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偶忘記信知果是命耶

魏鑵

魏鑵侍郎知廣州子城一角忽頹一古磚有四大字云委於鬼工是魏字公成其事大築新之罷而召還仲簡待制代之未幾儂賊寇廣州外城一擊而北獨子城堅完民賴以生

魏舒

晉魏舒嘗謁野王主人妻夜產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爲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主兒何在曰取條桑爲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爲公矣梁范雲少與高祖嘗同宿顧暠舍暠妻產子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謂帝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後果然宋人記歐陽永叔慶曆末舟宿采石夜方寢微聞呼聲曰去未舟尾有荅者曰參政船宿此不可擅去齋料幸爲携至五鼓岸上獵獵馳驟聲舟尾者呼曰齋料幸見還岸上曰道場不潔無所得永叔異之後將金山與山僧語其事僧言其夜建水陸有施主攜室至忽乳一子俄覺腥風滅燭大衆恐懼其時即歐宿采石之夜論者謂永叔自參知政事除蔡州求退甚速豈其前知然耶東坡云嘗聞之於公予昔爲館閣校勘時同年丁元珍夢與予同舟泝江入一廟中拜詔堂下予班元珍下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已而元珍除峽州判官予貶夷陵令同泝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爲縣因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爲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所謂石馬繫祠

門者盖私識其事也聞見録文潞公少時從其父赴蜀州幕官過成都潞公入江瀆廟觀画壁祠官接之甚勤且言夜夢神令洒掃祠庭曰明日有宰相來官豈異日之宰相乎公笑曰宰相非所望若爲成都當令廟室一新慶曆中公以樞密直知益州謁廟方經營改造江中忽漲大木數千章蔽流而下盡取以爲材廟成壯觀甲天下信乎事有前定而鬼神能窺其幾也黄魯直熙寧初宿石塘寺寺有鬼靈異僧敬信之一夕夢曰分寧黄刑部至僧曰侍郎乎尚書乎曰侍郎也魯直南遷年已六十親故以爲憂魯直曰宜州者所以宜人也且石塘鬼侍郎之言豈欺我哉而魯直竟歿於宜州誰謂鬼可盡信也

東坡遷謫

東坡自謫海南歸人有問其遷謫艱苦者坡答曰此乃骨相所招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個配軍頭異日文章雖當知名然有遷謫不測之禍今日悉符其語又公中歲自江南[illegible]鍥龜山人善術數邀至舟中問休咎云此去十年如飛騰升進前十年流落已過然尚有十年流落

也後皆如其言

蘇韓命相似

蘇内翰云吾生遭口語無數盖生之辰與退之相似吾命在牛斗間而身宫亦在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日宿南斗且曰無善名以聞無悪名以揚今謗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虚耳

李方叔

元祐中蘇公東坡知貢舉屬意於李方叔命其子叔黨持一簡去値方叔出僕受簡置几格間俄而章惇子持援來訪取簡竊視乃劉向優於楊雄論也二子竟持去場中果出此題援第一人持第十人東坡爲之悵然夫東坡本欲陶鑄故舊乃爲他人所得又不幸而與權奸之子豈非數耶然選賢舉能國家公典而蘇公乃私意庇之鬼神幽鑒蘇公得無過乎

遷謫前定

隋史西域傳有何國泗州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余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且弔余曰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别沈問所往答云當

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余以謂事之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余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

董五經前知

嵩前有董五經隱者也程子聞其名謂其亦窮經之士特往造馬董平日未嘗出是日不値還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程子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待也程子以其意誠復同至其舍語甚款

亦無大過人者但久不與物接心靜而明耳 程

予曰蜀山人不起念十年便能前知 朱子因論至誠前知而云如蜀山人董五經之徒亦有能前知者所以明其靜虛而知非用智用術之私也 宋

蘇大章

三山蘇大章就鄉舉時試出忽夢人告之曰公與鷹在四十一名公覺而喜言於朋友遂傳播其事有同經忌之者遂投牒於州謂蘇與主司有私君與鷹當行駁府帥葉通叔羽諭之曰姑留牒俟拆卷時區處及入院對號經果同心頗異之帥出十[illegible]牒示考官云此卷不須拆俟填榜畢却待別備卷內取一卷易之衆以爲然及塡畢另取一卷則原封者非蘇而另補者乃蘇卷也帥與主司各大驚異始知得失前定造化牢籠庶物有至妙者存非人私智所能測也

再造卦象

宋大觀三年五月天子視學學官孟翊袖出卦象一軸以爲本朝火帝當中微有再造之象行將見之宜有大更革上怒編管海州殁後七年金人入寇高宗中興

唐墓誌兆

建炎三年歲在戊申楊淵守吉州是年車駕駐蹕維揚江南諸郡日虞金人深入淵時修城得銅鐘於城隅有文云唐京兆季慶子墓誌唐興元初仲春中巳日吾季慶子役築於廬陵殞於西壘之頹吾時司天文聊朔康定之始未欲塋於他山就瘞于西壘之址[illegible]卜兹土後當火德五九之間世衰道敗浙梁相繼喪亂之時爭[illegible]康吕之日復工是壘吾亦復出是邦東平鳩工决使吾慶子之骨得周河伯听命於水府矣京兆逸翁深甫記淵方[illegible]

築未成明年金人犯揚車駕幸浙冬金人遂渡江分兩路一犯明越車駕登海舟駐永嘉一犯洪吉太母保章貢劉朱守既經兵火不知鐘所在癸丑呂原來守下車即修城數月壁壘皆立東平爲工之言亦驗云錄鑰文錄稗之劉偁

丘濬前知

宋丘濬徽州黟縣人歷官殿中丞因讀易悟損益二卦能通數知未來興廢常謂家人曰吾壽終九九後果八十一卒一統志

廣西昭州山水清婉郡圃有亭名曰天繪建炎中郡守李丕以與金國年號同

欲更之問名於寓公徐師川久而未得有范滋者爲更名清輝已揭榜矣徐謁李同坐亭上少焉策杖于四隅視積土中有片石斑若文字然取而滌之乃丘濬所作記其畧云予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其年月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者可爲一笑考范生初命名之日不少差云夷堅志

河東道人

建炎中錢公載鎮長安有道人從河東來謁錢與之有舊問其所以來之故曰吾本寓其縣比有風氣絕不佳一邑人當有災殃甚劇故捨去耳是時虜患方熾但意其爲是而轉徙也後月餘得隣郡報彼縣白日地陷居人畫沒錢嗟異其前知欲呼語之且將有所遺會日暮至平旦乃招之店人言道人房正在店墻下昨夜過半墻忽頹遂遭壓死尸猶埋於土中俟申知官司乃敢掘取耳大驚嘆謂此人能知於前而不能審於後豈冥數已定非知慮算度所可脫耶

敗官暴卒

靖康北狩虜人欲立異姓御史馬伸列狀于虜酋而

秦檜爲中司以臺長同僉故虜悉囚之北去陳烈避戎夜話所載不肯推戴異姓者臺狀以檜爲首特以事由之尒非表其忠臣也已而陳烈至紹興後以選舉來改秩有教其謁廟堂者時檜用事客難於請見陳烈譏投謁不知檜陰識之久矣謁入即判請一府駁異既見檜佯問曰夜話公筆否陳烈曰有之問來故具以剡削告檜毋听語必瞑目至此張目曰且理會改官遂索湯餞客陳罔測也檜即呼天官吏謂曰其人朝廷正欲擢用汝等何得沮其出遂限三日改官吏諾歸而傳會文字

易日月以遷就之吏曰師相知此人異日必作是郡詣賀于邸中恍若從天而下既問所自乃大喜未及謝槍一夕暴卒

陳墓杉木

建陽陳普墓傍杉木一株甚大紹興壬申歲陳族共鬻於里人王一評價十三千約次日祠墓伐之是夜普夢白鬚翁數人云主此木三百八十年當與黄察院作椁安得便伐普問誰翁曰招賢里黄知府也汝若不信必生官災雖欲賣必不成至明王一攜酒殽來奠塚衆聚飲畢人分錢一千八十尚

餘四十普取之一姪素狠奪而撒于地普怒毆之斫足王一俱與訟不買而索錢四人不肯還又相毆遂詣邑列訴因是蕩産竄徙後五年黄察院卒于信州其子訪椁木於故里竟買此木伐以爲椁普方話昔夢知有定數

甘林二命

人之賦命歲月日時同則壽夭榮悴亦大畧相似豊城甘同叔莆田林直卿皆以紹興甲寅年丙寅月甲子日甲子時生皆爲士人同中淳熙戊戌省科年四十有五矣林以母服不及廷試甘先擢第調靜江府司戸參軍待闕林以辛卯還試得監某州稅郎之官甘方赴任踰歲而卒林涖事僅一考用他故去未幾亦卒其所享祿食均同甘但多披青袍三年耳

林子安赴舉

鄱陽士人林子安居于石門紹興三十三年秋入州赴舉行半程飯旅店逢一客其州教授者來相與講禮客盖諜爲饒試官欲從坑冶使者魏彥成求薦牘因從容問林曰魏戸部何如人林曰子安與之姻戚其人慷慨急義客有喜色屏左右延林入

室置酒輸寫胸臆曰君於魏托契厚薄何如其今實涖試於饒君苟能致力則當任一舉之責以爲報林悚然弗敢承至于再三始諾其說客詢所習經以尚書對客曰某正用書登第嘗擇題目難控摶者爲荅義三道不曾示人茲以相授便當以此三題試舉子矣林捧接愧謝洎入舉場教授者遍搜此卷不見殊以負已纔出院林徃謁之白曰蒙先生成就之意甚厚適試前一日忽得疾極危困及明朋友邀勉挽掖以進而頭如受斧寸步莫前遂成空返所以留連未還里者須先生之出達此

詡意雖云無成直與受恩等耳竟爲力薦魏公得一章與之林終於布衣其子憲頗修飾嘗預鄉書晩歲方得官爲道州永明尉（張子温說）

義烏孫道

淳熙元年冬密姪自鄱陽往四明過婺州義烏縣南舍晩泊逆旅倏有野服者坐于傍扣其何人則邑醫孫道也工療眼疾密與之語孫曰君當是貴家子弟必藏好方書願畀我一二或可爲人起疾密素祕翻胃一方只口授之其法用一大附子去其臍刳中使淨納丁香四十九粒復以蓋覆之線縛置于瓷實銀石器中浸以生薑自然汁及蓋而止漫火煮乾抄一錢匕摻舌上漱津下之若煩渴則徐食粥糜忌油膩生冷孫喜書之于策未幾州鈐轄若此病危甚孫爲之拯治正用前方數服而愈謝以錢五萬孫家貧所得過望平生未之有也略不述所來但自言其功欲偵密歸塗更有請俄一夕告殂時方年五十精采伉健而奄忽若此乃知財物不可妄得云（密姪說）

邵武試院

淳熙十三年秋八月邵武解試十五夜謄錄院遺火舉子文卷亦多被焚爇明日入試者相率共治群胥簾內亦令捕捉皆奔迸隱處或匿伏梁上至夜不敢喘俄見一黑物從空而下狀貌如鬼攜當三錢二十餘遍歷試案時有喜色輒寘一錢於案頭而去既畢持杖繞廊擊諸坐人之不得錢者或身仆或擊墜而舉子了不覺吏自念其非得錢者預薦而遭擊者當黜乎因默誌其平日所知識十數人以爲驗迨揭榜果與所料同然則名場得失當下筆作文之時固有神物司之于冥冥之中無待於考技工拙也

始否終泰

張相諱從思其妻張氏河東人有容色慧黠多技藝十四五時失身於軍校爲小妻洎軍校以吏番歸洛下攜與偕至上黨病痢因舁之而進至北小紀病且甚湯藥不能下形骸骨立臭穢狼籍不可聞軍校遂弃之道周而去行路爲之傷嗟道傍有一土龕衆爲舁至土龕中數日痢漸可衣服悉爲暴客所竊取但以敗莢亂草蔽形而已漸詣市求丐有老嫗謂曰視爾非求乞者也我有住處非遠卽攜以往姥爲沐體日進粥飲不數月平復知故顏

色艷麗忽有士子過小紀贈姥綵絹五十匹載之
而去偕往襄陽會襄帥安從進叛左右殺士子納
其妻從進敗爲亂兵所得送至都監張相衆張即
從思也張相共獲婦女凡十數人獨寵士子之妻
深厚之數歲張之正室病亡遂以繼室封爲郡國
夫人一應家事上下男女皆屬指揮治家甚嚴肅
動有禮法及張加使相進封大國夫人壽終於洛

骨裏貴

鹽城民周六居射陽湖之陰織席以生一女年十七
八略不識針指之事但能助父編葦而已北神堰

漁者劉五爲其子娶之不能縫紉遂逐之歸父母俱
亡無以糊口遂行丐於市朱從龍寓居堰側時時
呼入其家供薪水之役楚士吳公佐本富家子落
魄僧寺爲行者後還鄉里親族皆加厭棄郡庠諸
生容之齋舍因相與戲使迎周女爲婦意吳生知
爲丐者必將弃置而相得甚驩偶鈐轄葛璞之子
富于貲財拉吳生博浹辰之間所得十倍吳由是
啟質肆稱貸軍卒不數年利入萬計其父呼還家
讀書益勤兩預貢籍周女閑斂解婦功不學而能
肌理豐麗頓然美好初里中有麗老翁善講解孝

經又能說相見周於丐中語人曰此女骨頭裏貴
果如其言向使在漁家則飢寒畢世矣

林老儒

福州老儒林君自少力學而終身不偶以教授生徒
爲業累衆食貧居州之南境與莆田接陳魏公與
之有舊及爲相貽書招之詣闕欲有所成就辭不
行王瞻叔參政帥閩魏公言林平生行義不妄取
予使加禮重王訪其所止齋錢三萬聘以爲學正
林受帖甚喜館使者於旁舍置酒餞約以即治裝
黎明戒塗是夕無疾而卒鄉人嗟嘆其窮謂無此

橫財當未入鬼録乃知踰分躁求固有定數

四申三丑

趙忠定庚申生韓平原壬申生繼庚申史忠獻甲申
生繼壬申鄭左相丙申生繼甲申四申相乘自古
罕有癸丑狀元陳亮死乙丑狀元毛自知降第五
甲丁丑狀元吳潛送關後遭論四十年間有四申
三丑之驗

闒茸

張仁亶幼時貧乏恒在東都北市寓居有闒茸者馬
牙荀子之子也好善自喜慕仁亶之德恒竊父資

以給其衣食累年矣荀子毋怒庚仁亶謂庚曰
坐我累君今將詣白鹿山所勞相資不敢忘也庚
爲仁亶服附之交心不忍別乃私備驢馬糧食同
去六日至陳留宿逆旅一客後至坐于牀所仁亶
見其視瞻非凡以酒屬客酒酣歡甚乃同房而宿
中夕相問行李客答曰吾非人乃地曹耳地府令
主河北婚姻絆男女脚仁亶因問巳榮位年壽鬼
言亶年八十餘位極人臣復問庚鬼云庚命貧無
位祿仁亶問何以致之鬼云或絆得佳女配之有
相貴能得耳今河北去白鹿山百餘里有一村中

王老女相極貴頃已絆與人當爲解彼絆此以成
閻侯第速行至其村當有大雨濡溼以此爲信因
訣去仁亶與庚行六七日至村遇大雨衣裳溼汗
乃至村西求王氏舍馬歇門久之方出謝客云家
有小不得意所以遲遲仁亶問其故云巳唯一女
先許適西村張家今日納財非意單寡此乃相輕
之義已決罷婚矣仁亶等相顧微哂留數日主人
極欽仁亶乃爲閻求婚許焉遂以馬驢及他資爲
贄數日成親畢留閻侯止王氏其後數年仁亶遷
侍御史并州長史御史大夫知政事庚累遇提挈

竟至一州出廣異記

周宋天數

宋之興也始於後周恭帝八歲顯德七年宋之亡也
終於德祐元年少帝四歲諱顯而顯德二字不期
而合周以主幼而失國宋亦以主幼而失國周有
太后在上禪位於太祖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
元宋太祖革命之時韓通不服而被誅陳宜中當
國之日韓震無辜而被誅此造化報應之理也

一生五數

轉運使田特秀字彦實易縣人大定十九年仕至太

原轉運使喜作詩爲周德卿李之純所賞彦實所
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字五兒二
十五歲鄉府省御四試皆中第五年五十五八月
十五日卒造物之戲人如此

貴顯有命

宋亡故官弁中貴往往爲道士若杭省馬院張太尉
其一人長身廣額宋爲入內都知太尉元以其內
侍拘入朝遂傾家賄上下得以其子代如李丞相
羅司徒皆是也羅李既貴悉顯其親族而張獨長
愿不敢奏僅撥平江田三十頃贍之得田後固已

僾裕無他望一日文宗顧謂張曰汝有父母在乎張拜荅曰母亡獨父在爲道人上曰封贈慶典曾及之乎張曰老旣寄跡方外不敢覬望後福上憮然召中書省臣以爲張哥在朝久矣而慶典不及其父母卽命以其子爵秩貴之其父在杭固不知而是日頭痛重若有物所壓日重一日制封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徽政院使典謁卿閩國公賜玉帶金幣鈔等物又降特旨江浙省臣浙西憲臣皆將旨至其家比使臣至頭痛重殆不勝使臣卽卧內宣恩命嘗不知極品之貴使臣舉玉帶以

示之始驚顧謂其所親者曰宋得賜玉帶者兩人福王賈平章耳不及佩服舉手一撫摩遂卒嗚呼顯宦貴祿信有命彼不知而妄求者可以爲戒也

周文襄

國朝親王未之國者當出閣讀書自永樂以來必擇翰林院官二員輪日講讀迨之國日遂改陞長史以從故預者多不悅宣德中周文襄公忱自刑部主事陞越府長史鬱鬱不樂未幾越國絶遂陞侍郎巡撫南畿正統中推郕府講讀官東里楊公欲舉侍郎儀銘儀銘見憾乃以故人侍講楊翥同舉

後郕王嗣登大寶銘等皆從龍起官至宫保尚書人之官職內外大小升沉固自有定豈人之所能爲哉

解縉

學士吉水解公縉丱角時在庠序齋宿冬夜寒甚同舍生欲飲無可貰者因謂公曰汝年少當往公趨叩糟房持一罈以歸明日公詣其家償糟主不納因曰君他日當作宰相公問何據對曰我妻難産三日矣公叩門時暗中語云丞相到來我輩可放手罷我妻遂産一男方擬報謝何敢受值夫人之

顯貴卽童稚時已定豈偶然哉

蕭胡薦舉

宣德間詔京官各舉其鄉之才而未達者廬陵戴其有詩稱蕭光宇胡起先交表之徵至內閣試春日詩戴得題如癡竟日無一字及罷就邸奇思傑句衝口溢發追恨無已戴旣放還蕭胡亦坐薦舉非人被譴人之窮達有莫之爲而爲者如此

人物定數

正德中指揮楊玉附逆瑾旣敗而抄有妾攜幼女匿民間長乃絶色權勢爭取因鑒前事不與後嫁李

原缺第四十四葉

偶然如此非天命也夫

惡虫齧頂

天順間徵士吳與弼到京 英宗御文華殿召對吳默然無應惟曰容臣上疏眾方駭異 上不悅駕起吳出至左順門除帽視之有蝎在頂已螫皮肉紅腫人方知其適不能[illegible]首以螫故也宋淳熙間史寺丞輪對適言高宗某事史忽淚下上問故對曰因念先帝舊恩耳孝宗亦淚下明日御批史爲侍郎不知當時乃爲蜈蚣所齧故下也嗚呼均爲惡虫齧頂敬君者不遇欺君者蒙恩豈非數哉

楊氏女

[illegible]門楊某者係雲南冊籍天順中以解戍當行貲一民婦爲室需索行費遷延數月此婦遂有娠將抵戍所而婦忽就蓐時山行無旅次勉就崖下產一女子雖免拆偪而倦不能行將女置草中曰兒不合死行人哀而救之否則命也夫婦灑淚而行至衛軍丁故在鄉人宦彼者又爲之周旋得檄而返復過前崖下意女必爲烏鳶食矣試尋草中有群烏飛起趨覘乃烏銜草覆之其女氣息厭厭尚有生意夫婦嘆異因抱出滴乳口中良久甦息[illegible]生時四十七日矣竟以生還數年夫婦皆卒寄育於宗人家家人咸奴視之一日常州蔣生若主其家買妾既成之一婢子主人頗舉以贈蔣生喜以四金易歸期年所買妾死此女便有專房之眷主家政有條理生男子七人其三人登進士第諸孫十五人累封至太恭人卒年八十餘乃知草中銜覆信爲後福所致不偶然也古稱周棄鳥翼子文虎乳豈虛言哉

神祐成婚

天順間江浦張爲其縣令北都李某爲邑教張轉官

渡一海汊一子（後爲尚書）一女（後爲夫人）李皆幼戲于舟面俱墮于水謂必死舉家哭之頃刻間見俱立水面乃救之起問之曰立一物上如枝初不入水也後張致仕家居子已二十女十八矣一日張偶坐林下見一人年垂二十爲傭負荷且讀張問之云父爲某處教官父母皆亡狼狽到此耳初不知張也張自念與其父同官憐之且奇其相貌遂收入舍命與子讀書張大奇之一日夫人欲擇壻張曰莫愈於李夫人強從之云何張命返鄉邑就大比果發解矣不赴會試竟歸于張至次科張子亦中乃

同試春闈俱捷進士後皆至尚書女爲李夫人可
知前之不溺者神祐之而張公之高誼藻鑑亦不
可及

許吏部

成化間許尚書進巡按山東時有曹州知州李某任
久不陞憤而建樓於州前名曰吏樓實譏月飲酒
所也李素恃才不得於儒學有生員王某因許觀
風來曹遂告知州之過并言樓事許言宜改爲庫
樓遂坐令拆毀毀間見有巨磚上書許吏部許吏
部拆了吏樓造樓庫氣殺了李知州喜殺了王知

圓因問此何人書也工匠以當時有瘋道人來寫
者許愕然後爲天官而王生後爲固安知縣遂傳
之人人以爲奇事 出七修類稾

曾彥

泰和曾狀元彥老於舉場成化戊戌年巳六十大魁
天下是科殿試館閣諸公閱卷未得超拔之作最
後眉州萬公安得曾公卷亟賞之以示諸公傳看
嘆服謂文宜第一特未見其貌故事賜第前一日
集諸舉士於禮部閣老堂中呼名閱其儀貌及呼
至曾公文康屬目覺其秀偉異衆喜謂諸公曰得

人矣魁選遂定迨臚傳出則貌寢多鬚與前不類
文康愕然退取其卷讀之亦平平無奇語以示諸
公皆然乃大驚歎謂若有神助

龔正鄉

李孜省南昌人初爲小吏至都下以雷法動 憲廟
與僧繼曉同被寵幸孜省爲太常自有御史巡按
江西將行孜省屬之曰吾壻龔正鄉鄉人皆以掄
魁擬之歲當大比幸爲屬意御史許之凡各省秋
試臨場巡按察院例有堂考遂以正鄉名置第一
實爲秋闈地也至初場正鄉不至御史遣人傳呼

門吏追訪于其家畧無踪跡至巳刻始鎖院
降題迨二塲日將晡正鄉忽自外歸家人驚喜問
之曰吾攜卷赴院時有數人相持而行逕入城隍
廟置我于神像後耳目聞見如平生心亦了了神
前所禱之人其語言一一皆能記憶晨昏鍾鼓亦
悉聞之但口中不能言手足不能動耳吾竊記今
日巳過二塲默禱求歸遂脫然能行乃知 國家
之事莫重于進用賢才當自有鬼神司之豈一奸
邪小人所能干撓哉

異僧前知

洛陽劉太師健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指視太師曰此兒七死不死過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百後讀書古廟一夕風雨敗壁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爲盜縛於雪地凍餓幾死二也會試場中失火犯烈焰而出三也飲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有死於火者而得獨全四也傷寒死三日而甦五也過海舟壞漂蕩幾死既而得生六也一日晝寢有猫過身側爲霹靂震死因而驚死驗時乃醒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後則日受封爵　孝宗朝以爲首相正德二年去位

累朝增秩至太師今尚在年已一百七歲矣僧非神仙何前知如是邪

趙涓善奕

趙涓寧波人其姑少從諸女郎入山中游人跡既遠忽遇二女子在松下對奕姑就閙之二女子稍爲指示行子侵綽聯斷之說初亦不知奕爲何事也帰以告其父母心異之從親戚家借得棋子試之又無人可與爲敵乃以意授兒子涓涓僅得其槩數日間名著郡中雖素號國手者對涓便縮數子當時鄞人樓得達江陰相子先皆以棊知名得入供奉　憲廟涓因至京併召入與二人奕每以金盒盛賞銀多少無定數勝者叩頭啓盒取之一人連日不能勝夜私叩涓曰吾以棋取　上寵顧今累勝名已著矣若數局不一復且將得罪料　上盒子中賞銀雖多不過三兩今願以銀一錠爲壽乞詐敗以示與君能相上下涓許之明日入樓先對局涓詐敗樓叩頭啓盒中乃補錦衣百戶空名御札及一牙牌也　帝初意欲官涓涓竟不得　帝嘆曰孰謂天子能造命哉卒官樓後范洪亦得涓分數視涓姑高下益懸絶矣

楊汝惠

莆田楊汝惠初在庠時其友林雲同生孫汝雨雲同抱見楊笑曰他日仕途有相遇處楊曰若待相遇吾老帰休矣至嘉靖初禩楊以貢官廣西永福教諭時年六十餘林公汝雨以主事主廣西考試楊以例入試獲中式一時之戲遂竟不爽豈非前定歟

科目定數

杭州張子清濂嘉靖辛卯中省元榜有秦鳴夏者其父垂沒時如夢中語曰此兒張濂榜舉人中後與

子清言及是事追數其年則張尚未生也又聞先輩松江張黼未第時夢人告以登科在狀元先覺而思之吾必無分於試録矣豈有名先狀元者乎及丁未會試名在十五而十六乃鉛山費鵝湖宏殿試費爲狀元計其夢亦費未生也

張羅峰

張羅峰久困禮闈將謁選於銓曹蕭靜庵素以台輔期之力沮不從復危言動之乃止三年復入試試畢題詩於蓆舍曰月色團團照舉場河光片片落天華風雲交會人初散星斗芒寒夜未央敢向人

心論用舍且於吾道卜行藏至公堂上焚香在吾方猶能繫紀綱是年遂登第不出十年即拜相然則人之功名富貴其遲速大小俱有定分先生局量之大蘊籍之深不以用舍爲惜而汲汲以不得行道爲憂者自其爲舉子時已具見之而成人之美靜庵之功居多焉

管九皐

萬暦癸未管明府九皐始與同儕赴公車選夢神人屬以七題次早購坊間文佳者熟讀之及入試七題果符所夢因信筆以熟文寫就不暇構思自喜得神助必中矣乃是年主考厭薄舊文括坊間文入内磨對試文凡同者擲之管以是下第選授富順令造化小兒弄人直發人笑粲耳

周仲明

周仲明瘍醫家子習舉業不第家日索謀生計於所親曰江北販蟹風便必獲厚利遂與陳其陸其同抵寶應得蟹歸一晝夜抵楊子江渡江颶作舟遂覆偶得繫篷索挽而升諸篷陳亦從水中出與周同載隨入海四顧無際相向號泣月轉而西聞雞唱比曉篷若有物相礙兩人探之得淺沙舍篷而

趨又聞銀聲隨聲以進問之則江陰縣界去溺處三百餘里丐食而還陸亦得救先還以溺告周之妻子已招魂成服矣周暮還家人疑爲鬼集衆敵戶且悲且喜如隔世人周至今爲瘍醫

造竈得盃

金閶外有周末香者家富釀酒爲業一日造竈作酒其酒傭掘土間忽自言腹痛告歸主母令家人畢其工得銀盃數枚於土中因亟追酒傭見傭鉏田固無恙也家僮言其發銀藏之故傭不能諱告曰初得銀盃十二納于懷歸至中途懷中忽動即視

之皆水蛙也怒擲于水拉僕踪跡之十二銀盃宛在也遂懷之而歸

金世昌

元松江城中有金世昌者出繼夏氏嘗買廢宅修葺前廳內鑿成金世昌三字前人之刻記後人適與之符合豈非各有定數歟

王主簿婚

江浦王某少為庠生未婣一富室其有孤女未聘忽一夕其家舉夢其父曰可掃雪淨明日有人來為蘭谿王主簿説姻便可許也明日果媒來為王生説親遂許之後王以上舍授官為永豐簿丁內艱再補蘭谿簿終噫一官之微固非偶然也

謝老壽藏

江西新淦謝老富而無子晚年與妻治壽藏既成寢其中夢有人叱之曰他日一品夫人墓也何得據此謝疑而告其妻妻弗信夜自寢亦被叱遂改藏於他所後謝置一娼生二子長紱任工部尚書次紱任工部郎中先後進封其所生至一品卒葬於此

陳貞父

袁慈谿才而傲物然亦好推轂名下士陳貞父嘗為國子生撰邀袁敘事有云碧眼台階居一二三名之上第黑頭元輔歷二十四考之中書謂袁試於鄉作第二人試於部作第一人試於廷作第三人極為袁稱賞貞父直廬中許授內史官而袁遽亡矣貞父雖幸而舉鄉書張蒲州力援之而竟不得前官豈固命哉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六終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禍福門

轉生類

蔡邕

張衡死月蔡邕母始懷孕此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初司徒王允数與邕會議允詞常屈由是銜邕及允誅董卓并收邕衆人爭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忠直素有孝行且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定十志今子殺之海内失望矣允曰無蔡邕獨當無十志何損遂殺之商芸小說

羊祜

羊祜年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木中探得之李氏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乃知李氏子即祜前身也

顧況

顧況字逋翁暮年一子即非熊前身也非熊暴亡況追悼哀切乃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非熊在冥間聞之以情告冥官冥官憫之却令生況家三歲能言冥間及父吟之事

王珉妻

晉瑯邪王珉其妻無子常祈觀世音乞兒珉後路行逢一胡僧意甚悅之僧曰我死當爲君作子少時僧果亡而珉妻有孕及生能語即解西域十六國梵音大聰明有智度即晉尚書王洪明身也故小名阿練敘前生時事事有驗出辨正論

轉世

顧揔爲縣吏数被鞭箠因逃壙墓之間有二黄衣曰劉君頗憶昝日周旋否僕二人是王粲徐幹君是劉楨因出袖中書曰此君集也揔省覽了然明悟乃携集見縣宰宰大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爲小吏即以賓禮待之時謂死劉楨庇生顧揔禪寄筆談

崔四八

崔慎由初以未有兒息頗以爲念有僧常遊崔氏之門者崔因告之且問其計僧曰請夫人盛飾而遊長安大寺有老僧院即詣之彼若不顧更之他所若顧宜厚結之俾感動其心則其後身爲公子矣如其言初適三處不顧後至一院僧年近六十接

待其勤至崔亦厚施僧願爲公之子不數年僧卒而四八生焉或云手文有綱僧二字（出玉堂閒話）

圓觀

圓觀者大曆末洛陽惠林寺僧也李諫議源止于惠林寺與圓觀爲忘形交二公約遊蜀州抵青城峨嵋訪道求藥圓觀欲遊長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荆州三峽遂自荆江上峽行次南浦維舟山下見婦女數人錦鐺負甖而汲圓觀望而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正恐見此婦人耳李公驚問故圓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託身之所踰三載尚未娩懐以

某未來之故也今既見矣即命有所歸洛兒三日幸訪臨若相顧一笑即某認公也更後十二年中秋月夜當見公于杭州天竺寺外李公遂悔此行爲之一慟是夕圓觀亡而孕婦產李公三日往訪新兒果致一笑後十二年秋八月直詣餘杭赴其所約時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滿川無處尋訪聞葛洪井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乃圓觀也謂李公曰公真信士與公殊途愼勿相近俗緣未盡但願勤修勤修不墮即遂相見李公以無由敘話望之潸然圓觀又唱竹枝詞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又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溪山尋已遍却廻烟棹上瞿塘後三年李公拜諫議大夫二年亡（出甘澤謠）

武侯後身

常皐生一月胡僧見之曰別久得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問其故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

知觀道士

賢穆乳母董夫人一日入禁中慈聖問曰宮主以得子爲念爲憑不去玉仙聖母處求嗣董奏云都尉

不信此事後數日得旨遂擇日與賢穆同詣玉仙止留知觀老道士一人祝香祈禱道士見貴主車服之盛歆艶富貴云願得貧道與大主做兒子婦而有娠明年四月十五日光王欲赴朝賢穆云我昨夜夢見玉仙觀知觀來與我做孫兒因亟遣人詣廟祈禱且問道士動靜云知觀自去年大主上廟後便不安不下牀多日矣知觀在房內聞人音問笑云來催我也是日告殂而兒生先是其大父寶閣善推步午時遣人來報光王云若今日酉時生是个有福節度使已而果酉時生平生淡薄（出[illegible]）

年七十有九

盧媚兒

盧媚兒者歐陽文忠婢也姿貌端秀善談笑口中常作蓮花香散越滿座人皆奇之但莫測其由公知潁州日有僧自蜀中來頗能知人前生事公因語之僧曰此女前身嘗為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誤遂至于此公未之信後見婢問曰曾讀法華經否婢曰某失身于此所不暇也公命取是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熟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始信媚兒業緣未淨而復輪廻人道者

張安道

宋張安道少年謫滁州道遇一僧舍入門悵然悟前生曾作寺僧手書楞伽經四卷問其徒具言有老僧平生誦此經自書猶匣在屋梁上取視之筆蹟宛然與今生一同遂托東坡書此經施錢入金山寺了元長老刋板印施及作杭倅遊壽星院入門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後堂殿

蘇子由

蘇子由謫高安雲安時時相過有聰禪師亦蜀人一夕雲安夢同子由聰迓五祖戒禪師既覺語子由聰亦至曰子今來同說夢乎聰曰夜來夢吾三人迎戒和尚子由曰世間果有同夢者久之東坡書至曰已至奉新旦夕相見三人喜出城而坡至則以語坡坡曰軾七八歲嘗夢是僧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來托宿及謫英州雲遣書至南昌坡引紙大書曰戒和尚又錯脫也後監玉局觀作偈荅南華長老曰惡業相纏四十年常行八棒十三禪却着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

黄山谷

□遂春渚録云黄山谷前身事山谷自嘗記于涪陵

江間石春夏為江水所浸故世少摹傳石刻其畧言山谷初與東坡同見清老清語坡前身為五祖戒和尚而謂山谷曰學士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至涪陵當有告者山谷既坐黨人遷涪夢一女子語之曰某生前誦法華經志願後生為男得大智慧為時名人今學士某後身也學士年來所患腋氣緣某墓棺朽蟻穴兩腋故有此苦此後山即其墓學士能啟之為除其蟻則腋氣除矣既覺訪視如言脩掩既畢而腋氣遂除夫前後身事昔人記傳非一近代亦往往不絕聽聞投胎換骨

脱此而彼神識不昏或有所骨㳺既鬼而人不當有二山谷之事此有孝焉告者復誰一身而有鬼有人具兩神識何言無理之甚也謂山谷刻石涪陵江間春夏水漲少㮣傳者其兄歸其妄耶

景洪忠義隆後

劉丞相沆曾祖景洪事楊行密為江西牙將有彭玕者據州稱大號將以洪使附洪偽許之復以州歸行密遂不仕嘗謂人曰我不從彭玕當活萬餘人後必有隆者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唐年僧孺讀書堂故基即其上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夢年

相公來而生沆

黃教授

黃唐佐字堯臣福州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科紹興乙丑終於奉議郎某州教授其妻王氏悲痛不能釋明年二月夢如生時與之語曰我已在閩清縣藥山陳五君家出世無用憶我覺以告從子湘鄉尉楷楷曰楷知彼處有藥山但不審所謂陳五君者何等人且居何地當即往訪求既至果得其家析簡致問因具昨夢乃報云吾兒婦以二月懷娠曾夢一官人來言身是黃教授今當為尔子茲覧來諭彼此符冥必有嘉証逮十二月二十一日平旦陳婦生男五君名之曰萬頃字之曰夢應以顯厥祥且馳書語楷楷亟往視之兒猶未滿月望楷入室迎面而笑及長讀書有敏淳熙甲午預鄉薦然蹭蹬二十年紹熙癸丑始擢第調興化尉其弟大猷書本末以示人

真西山

真西山浦城人也先是有道人於山間煉丹將成語童子曰我今入定或十日五日即還謹勿移動我屋子後数日忽有扣門者語童子曰汝師已死今

為冥司所録不可歸留之徒臭腐耳童子不悟為屍遂舉而焚之道人旋歸無及繞菴呼號我在何處如此月餘有老僧聞其說厲聲荅之曰你説尋我你却是誰於是其聲乃絶時真母方娠忽見道人入室遂產西山

于慶

豫章吳真君猛者得秘法于至人丁義鮑靖遂以道術行於吳晉之間武寗令于慶死已三日真君往哭之因云令長固未合死當為訟之於天遂臥慶尸之旁時方盛暑尸已壞爛数日與慶俱起弟著

侍郎寶感其兄還魂之異及父妾再生事因撰搜神記十二卷君傳

李士謙

李士謙善談玄理有客不信佛家報應之理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耶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鵑鳩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黃母爲黿宣武爲鱉鄧艾爲牛徐

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豈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

史彌遠

人皆謂史彌遠是佛位中人乃父丞相浩與覺長老道契握手入堂與問之曰和尚好我好覺見堂與簾幙綺羅榮華富裕粉白黛綠環列左右乃應答曰大丞相富貴好老僧何好之有因曰念頭一差積年蒲團工夫俱廢未免墮落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不揖突入堂內使人往寺中請相見人回報云覺長老坐化自寂于法堂上有頃浩堂裡龍姬弄璋浩默然自知後以覺字爲彌遠小名觀彌遠二十七年當國冊立理宗措天下于太山之安運籌廊廟日食萬錢豈非佛位中人與彌遠自恃冊立之功專權納賄天下變爲汙濁功則有之德則無也賈似道不許配享理宗職此之由

葉文鳳

宋太學生葉文鳳溫陵人年十八登進士第調官天台因赴任在途遇生日逗遛旅館午困假寢夢至一菴中人請食麻糍覺來聞鄰屋一嫗哭甚哀因過問之嫗曰今日乃兒忌辰適往墳菴齋佛追修

心爲感傷不知哭泣之哀至此葉心疑之遂問令嗣何年夭喪嫗言所死之時即葉所生之日也嫗曰吾兒甚孝於父母業儒治詩義名陳希曾本縣亞薦初死時次日復生言陰司以其能孝復生儒家爲男得官蒞任十八年是以悲也葉問尚有詩卷及藁否嫗發篋示之其文稿即葉之請舉及第程文一本葉遂拜嫗爲前生父母載之赴官

省郎

有一省郎遊華山寺夢至碧巖下一老僧前烟穗極微僧云此是檀越三生矣第一生唐玄宗劍南[illegible]

撫廵官第二生爲皇畤西蜀書記第三生即今生也省郎洗然方悟

沈氏果報

吴江州八都屋民沈氏日爲屠酤之業元統年間有獄卒押㮐楷者五人至其家買酒謂沈氏曰我五人去揚州造城必死吾有金銀若干兩寄于汝囬日共分之踰年畜豕数十口一日豕于圈中語曰請沈公與我輩相見凡两次因謂沈氏曰我是前寄金銀者汝當速殺我賣勿論價必再生人世也沈氏如其言一夕夢前㮐楷一人來曰我當與汝爲子後生一子名伯起勤于治家頗好讀書年五十餘元統二年來爲吴興陰陽教授今有子孫爲東溪税戶傳家不絶

陸績

廣郡菴作朱澤民母吉宜人墓碣有云至元甲午吉宜人就將舘其姑施夫人病疾嘆曰吾婦至孝天且賜之佳子吾必及見之既而疾且亟治後事其大父卜地陽枹之山穿壙以爲藏施夫人夢衣冠偉丈夫來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爲夫人孫既而役者治地深五尺得石焉封曰太守陸君績之墓別有刻在旁此石爛人來換石果斷矣其祖命亟掩之而更卜兆地夫人又夢偉衣冠復來曰感夫人之盛德真得爲夫人孫矣德潤生其大父字之曰順孫而施夫人没人以爲孝感所致德潤澤民名也澤民仕爲征東行省儒學提舉今朱天召御史之高祖㫖如是則澤民乃陸績後身也

林公異夢

洪武戊寅黄岩林公一鶚爲江西布政時當中元日晝寢夢一婦人祭之而所享之物若在齒頰家妨屋舍宛然不忘公怪之命一徤卒指其所向物色之果于其坊見一老婦年七十餘祭其故夫所焚紙灰尚未寒問其祭物與夫死之年日月時以復公其物乃公夢中所食而夫死之年月日時無不同者亦甚異也

林公岳神

林文安公瀚始生或夢岳神下其家公在京忽左耳痛不可言有人于東岳行祠見旁立一神耳有蜂窠爲剔去之公耳隨愈其人至京見公始知其應公臨終謂家人曰好一鐘何爲打破以爲譫語及斂家人偶詣行祠是日小銅鐘爲人擊破乃知公

京□神云予謂公以碩德重望名海内壽考康寧八十三猶有子冠纓奕世豈無所自來者與

周文襄

長洲滕德懋爲戶部尚書嘗以盗用軍粮十萬石下獄誅而　上使人覘其家其妻方績麻使者曰若夫盗粮死矣妻曰是宜欻得　國帑如此其富而升斗不以歸何其悖也　上聞之心動命檢其喉得青菜糲飯爲之悔歎綴其首于屍而葬之死之日文襄周公生于江南後亦爲戶部尚書值時豐溢施僧米或及萬斛所費不下十萬之數故老相傳以爲滕公索債于再生云

胡濙

大宗伯毘陵胡公名濙字源潔初生時人見其所居光彩燭天經時而散時其祖見天寧寺僧適至急迓之尋復不見往寺中候問而其僧正示寂其徒在宜興亦夢師曰吾已轉生在八字尖胡家爲子汝須往彼相見以一笑爲驗徒至果如其言後公位至少傅而薨請謚于朝寺僧偶于水涯拾綵漆木牌位題其上曰忠安公之神未幾謚下亦曰忠安公今寺中奉公爲伽藍神云

僧齊能

山西僧齊能天順初携百金詣京請度牒于禮部費無幾何而牒已得別邸主人且歸邸主人已覘其橐餞故以好留款因酖殺之埋屍炕床下婦適生子漸長常欲殺父父訟于官兒忽作僧語曰我非渠子乃僧齊能也渠殺我我今報冤故度牒尚在其箱底尸尚在炕床下發之皆得邸主人伏罪死官即以故度牒名披剃兒爲僧名之曰再能于僧鼓吹送之還鄉

倪文僖陰報

倪文毅公頎躬廣額美如冠玉腹大十圍体有四乳儀觀表掲百僚爲宗伯宅之廟祀爲冢宰公正剛方權幸不敢干未久而卒譽充朝野初厥考文僖公在翰林銜命祀北岳其配姚夫人夢緋袍神人入室語之曰吾知汝無子鑒汝夫齋祀之誠今以此子與汝因指捧香合童子示之乃寤果得文毅文僖因以岳名之

王文成

王文成公常遊一寺見其院封鎖甚固欲開之寺僧不可曰中有定僧閉五十年矣文成竟發視見龕

中坐一僧儼如生貌酷像已既而見壁間一詩曰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關原是閉關人精靈剥後還歸復始信禪家不壞身文成曰此我之前身也悵然者久之遂建塔葬焉古言聰慧士多自般若中來信然

前世娘

宣府都指揮胡縉有妾死後八十里外民家產女生便言我胡都指揮貳室也可喚吾家人來其家來告胡不信令二僕往女見僕遽呼名言汝輩來何用請主翁來僕返命胡猶不信更命二婢事妾者

往婢至女又呼之言生前事令必請主翁來婢歸言之胡乃自往女見胡喜言官人汝來甚好因道前身事胡即抱女于懷女附耳切切密言舊事胡不覺淚下頓足悲傷與叙委曲女又言家有某物瘞某地胡遂取女歸女益呼諸子諸婦家人一一慰諭而發地悉得其貨因呼之爲前世娘女言幽冥間事于世所傳無異又言死者須飲迷魂湯我方飲時一犬過路而失盂遂不飲而過是以記憶了了既長胡將以嫁人女不肯言當從佛去終身不嫁胡不能強既至十六七胡以事死既而子死家人皆死惟一二婦女在不能活乃強嫁之今安然絶二十餘歳耳旹正德已巳所聞

鄭端簡

鄭端簡先生名曉自憶其曾爲僧所居中竪一大柱如傘式但不能識寺名耳與劉端簡公同朝每公暇輒投佛寺趺坐或自呼曰澹泉又自應曰諾人莫測其故平素酒不入脣亦鮮肉食沉默寡言劉端簡公常謂之曰病從口入公能節食病何從入禍從口出公能寡言禍何自出所著吾學編事核而文有体足爲良史後縉紳子有死去復生者云

在冥司見公在治所披服如王者狀識此子謂之曰尔乃吾通家子命未當死何至是耶遣人白于主者放之還由是言之澹泉公已登果位明矣

姚汝循

嘉靖乙卯科南畿鄉試有一經房閱卷假寐夢其亡子泣請曰望父中我既覺見案上一卷不甚佳置之而夢如前乃姑取焉榜出爲應天姚汝循也問其庚甲乃其亡子死日時年始十九

再世狀元

毘陵孫狀元繼皐將誕父夢披冠緋袍者入室[illegible]

曰吾唐皐也今居尔家矣是夕生公因名繼皐唐係正德甲戌狀元公亦以萬曆甲戌擢狀元云

舒探花

全州舒編脩弘志十九中丙戌探花其年授官卒卒時其省軍人家生子腹上有三肉字紅色微高於膚乃探花名姓某公聞驗視果然即遣急足報其尊人尚書應龍中呪公公正憂失子嗣絕即往贖得抱歸令探花婦鞠之以爲孫自是肉字漸消滅探花當十九猶不茹葷不省人道盖亦從釋迦中來纔成婚宦便已覩化其視荣名何異電光而以肉字故復自爲子尚滯愛根耶

再生類

張導

齊武帝建元元年太子左率張導字進賢少讀書老餌术每食不過二味衣服不修裝既得疾謂妻朱氏曰我死後棺足周身歛我服但取今着者慎勿改易及卒子乾護欲奉遺旨朱氏曰汝父雖遺言如此不忍依其言因別制四時服而歛焉歛後一月日家人忽聞棺中呼乾護之聲人皆一時驚懼及至殯啓棺見導開目乃扶出于舊寢翌日坐責妻曰我平生素儉奈何違言易我故服謂子曰復歛我故服乾護乃取故衣歛後又曰但安棺中後三日看之當儼然即甦如目開必重生矣後三日乾護等啓棺見眼開人皆驚喜扶出遂生謂子曰地府以我平生修善種德放再生二十年導後位至建德令而卒 出窮神秘苑

金壇王丞

開元末金壇縣丞王甲以充綱領戶稅在京于左藏庫輸納忽有使者至庫所云王令召丞甲倉卒隨去出城行十餘里到一府署入門聞故左常侍崔希逸語聲因問門者具知所以求爲通剌門者入

白希逸問此人何在遽令呼入相見驚喜請甲曰知此是地府否甲始知身死悲感久之復問曾見吾兒子崔翰否王云入城已來爲開庫司未暇至宅希逸笑曰真輕薄士以死生易懷因問其來因王云適在庫中隨使至此未了其故有頃外傳王坐崔令傳語白王云金壇王丞是吾親友計未合死事了願早還時熱恐其体壞王引入謂甲曰若前任縣丞受贓相引見丞着枷坐庭樹下問丞[illegible]不同情何故見誣丞言受罪辛苦權救[illegible]

若不相關即宜放去出門詣希逸別希逸云鄉已得還甚善傳語崔翰爲官第一莫爲人作枉後自當之取錢必折今生壽每至月朔十五日宜送清水一瓶置寺中佛殿上當獲大福甲問此功德云何逸云冥間事鄉勿預知但有福即可言畢送出其所遂活 出廣異記

孫氏復生

大椿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委人權其子而取其半謂之行錢富人視行錢如部曲或過行錢之家設特位置酒婦人出勸主人乃立待富

人遜謝強令坐再三乃敢就位張氏子年少父母死主家事未娶因祀州西灌口神歸過其行錢孫助教家孫置酒酒數行其未嫁女出勸客姿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爲婦孫皇恐不可且曰我公家奴也奴爲郎主丈人隣里笑怪張曰不然煩主少錢物耳豈敢相僕隸也張固豪侈奇衣飾即取臂上古玉條脫與女且曰擇日納幣也飲罷去孫隣里交來賀曰有女爲百萬主母矣其後張別議婚孫念勢不敵不敢往問而張亦恃酒戲言非實有意也逾年張婚他族而孫女不肯嫁其母曰張

已娶矣女不對而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乎其父乃復因張與妻祝神回并邀飲其家而使女窺之既去曰汝見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去房內蒙被臥俄頃即死父母哀慟呼其鄰鄭三者告之使治喪具鄭以送喪爲業世所謂仵作行者也鄭辦喪具見其臂有玉條脫心利之乃曰某有一園在州西孫謝之曰良便且厚相酬因號泣不忍視急揮去即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月明鄭發棺欲取條脫女蹙然起顧見鄭曰我何故在此亦幼識鄭鄭以言恐曰汝之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專

念張氏辱其門戶使我生埋汝于此我實不忍乃發棺而汝果生女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必死我亦罪矣女不得已聽鄭匿于他處以爲妻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亦喜其子之有婦彼小人不暇究所從來也積數年每語及張氏尤忿恚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且防閑之崇寧元年聖瑞太妃上仙鄭當從翣御至永安將行祝其母曰勿令婦出游居一日鄭母晝睡孫出僦馬直詣張氏門語其僕曰孫氏第幾女欲見某人其僕往通張驚即與其僕俱往視焉孫氏望見張跳踉而前曳其

衣且哭且罵其僕以婦女不敢往解張以爲豎也驚走女持之益急乃嚙其手手破流血推仆地立死傲馬者恐累已往報鄭母母訴之有司因追鄭對獄具狀鄭緊辭罪死以赦得免張罪當死雖奏獲貸允杖脊竟憂畏死獄中時吳趙顧追尹京云

李氏丹生

戊寅十一月儋耳城西民李氏處子病卒兩日復生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廡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僧人約十六七有

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處子鄰里死已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食及錢數千云付某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飯入門去繫者皆爭取其飯僧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驚跪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還送者以手推再再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耶書此爲世戒

冥吏誤追

有書吏陳昱暴死三日而蘇云初見有人自辟孔櫥一物至地化爲人乃其亡姊也攜其手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旁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然猶有在下者或爲鳥鵲所啄姊曰此網捕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紙錢有吏曹十餘人以狀及紙錢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抽貫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故殺乳母昱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使諸曹檢已籍示之年

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昱還道見追陳周

司牡丹

河南府龍門南有婦人曰司牡丹爲夫蹴死越三年同鄉有袁馬頭死而復蘇自言我司牡丹也召其家人驗之語音良是云死後其魂徑至薄姬廟内爲婢侍得袁死乃借其尸還魂所言甚詳時 懿文太子自陝西還河南府官啓此事 太子回言於 上上遣中人召至面問確實賜鈔帛遣還詔令兩家同給養之事在洪武二十四年八月

歐陽徵父

歐陽文莊公德泰和人父三十喪偶無嗣一日病死其弟具棺殮之亓千勝寺父赴冥司見閻羅云汝壽應七十有一歲有子登第封汝三品汝當復回陽世于是以手拍棺寺僧聞之倉皇走報其弟爲之發棺果生矣後再娶生文莊以太常卿封年七十有一始卒

王敬

成化辛丑長洲瓜涇小民王敬病死一日復生問之云初病篤有冥吏追之見主者坐殿上判官方與

東宮算商學士俸祿云大學士尚有數月小學士只有月餘既而引敬訊之曰非此王敬急放回敬又竊問旁人殿上王者謂誰曰閻羅王也曰何官何姓曰即宋朝叅政范仲淹也遂寤時商公父子俱亡恙既而學士艮臣病死久之閣老乃卒審其時無爽云

論迴類

劉自然

唐天祐中秦州有劉自然者主管義軍連帥李繼宗點鄉兵捍蜀成紀縣百姓黃知感者妻有美髮自然欲之謂知感曰能致妻髮即免是行知感之妻曰我以弱質託於君髮可再生人死永訣矣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髮何爲焉言訖攬髮剪之知感深懷痛愍既迫于差點遂獻于劉知感竟亦不免縣戍尋殁於金沙之陣黃妻晝夜禱天號訴是歲自然亦亡後黃家牝驢忽產一駒左脇下有字云劉自然邑人傳之遂達于郡守郡守召其妻子識認劉自然長子曰某父平生好飲酒食肉若能飲啖即是某父也驢遂飲酒數升啖肉數臠食畢奮迅長鳴淚下數行劉子請備千百贖之黃妻不納

日加鞭捶曰猶未足以報吾夫也後經喪亂不知所終劉子竟慚憾而死出儆戒錄

周父爲羊

周昕大夫居鄧州父中散卒數年矣一夕昕妻夢中散如平生謂曰我且爲羊今在何坊某氏屠肆五更即死當速見贖烏頭者即我也覺而語昕以爲夢中語勿信昕須復夢于昕時已四鼓亟遣僕推問至屠家且問有烏頭羊否屠伯云適有一頭僕曰幸勿殺周宅欲售爲厭勝之用乃倍直牽歸昕有喜色遂眷之每昕自外歸徑趨懷中得飧

加其数年羊乃死

虺蛇之報

宣和庚子滄洲南皮縣弓手張德平生以健勇搶捕有獲然多及平人因瘟疾死半載墓中忽有人聲急報其子往視則墓已穴父露其面破墓欲出之則變爲白蛇子驚問故父曰我以多殺平人獲此報子可作屋置我屋中開竅于頂出面四望以肉飼我日得十餘斤足矣踰年身漸大所食增多以致家貧謂其子曰我雖費汝財物切莫害我若汝殺我則十二年後復爲白蛇天下兵矣子憤其妖

乃[illegible]醉持刀斬之蛇奮躍轉展村落間壞屋宇桑[illegible]稿数里之外爲之蕩然

豪横化驢

建炎初關陜交兵京西南路撫使司檄諸郡凡民家三年以上粮者悉送官違者以故違朝命以乏軍餉論金州石泉縣民楊廣貲巨萬積粟支三十年因是悒悒得疾廣故豪横兼併鄉鄰人患苦之既病篤絕惡見人雖妻子不得見辟隙窺之則時捽啗藁籍累日所食斤数尺乃死歛畢入棺棺中有聲若搥擊者家人急呼匠欲啟棺匠曰此非[illegible]殆必有怪勿可啟其子不忍啟之則見一驢跳出嘶鳴甚壯衣帽如蟬蛻然家人縶之隙屋中一日其子婦持艸餌驢忽跳嚙婦臂流血婦粗暴忿怒取刈艸刀刺之而死廣妻遂赴縣訴婦殺翁縣遣修職郎王直臣往驗之備詳其事

鉢仁長老

永福縣鉢仁長老用常住錢買祠部度牒度其弟子一人爲僧紹興二年長老死于寺明年所度僧住它刹正見一犢生腹背間隱出其師名姓然可認乃請於彼處買之歸生瘞之餞而別牛又生犢腹

字正同復買瘞如前未幾近村田家牛得犢亦有数字僧試往視宛然與已瘞兩者同始驗其業報當尓遂置不問

汪氏庵僧

徽州城外三里汪朝議家祖父墳庵在焉紹興間招僧惠洪住持僧但飽食安坐未嘗誦經課念于供事香火亦極簡畧僅能循循自守不爲它過主家上下皆安之凡歷歲二十乾道二年病終汪氏塟之于近山元有大楮樹蔚茂扶疎数月後頓以枯死經雨生菌汪僕牧羊過之見其肥白光粲采而

獻之主人用常法煠治味殊香甘殆勝於肉今夕
摘盡明旦復然源源不窮至于三秋浸浸聞於外
或持錢求買悉拒弗與又畏人盜取乃設短墻闌
護之鄰人嫉憤夜半踰墻入將空其根株楮忽作
人言曰此非尓所得食強取之必受灾殃我即昔
時庵主也坐虛受供施不知慚愧身歿之後冥司
罰爲菌蕈以償所以肥美者吾精血所化也今謫
數已足從此去矣鄰人駭而退以告汪汪猶不信
自往驗之不復有菌遂伐以爲薪 貧福院僧昱章說

寶積行者

台州仙居縣寶積寺雖小刹而從來規矩整嚴紹興
中僧圓悟主寺事圃人陳甲常種蔬菜來鬻直堂
行者慶修竊其一畦陳妻王氏知之而不克與競
但仰空呪云我所失菜直一貫二百錢教你做畜
生還我已而慶修病傷寒因自汗失音困乏欲絶
人問所苦不能言唯墮淚而已寮衆以粥飲強灌
之淹淹然一歲忽矍然而起語人曰向來實不合
取陳家菜遭彼設誓憤所病瘖時見黄衫公人來
云王大伯呼汝即以黑皮加我体大伯者王氏兄
也遂被驅入其舍後先已有七八人在彼矣約月
餘遂被牽我至陳園顧視自身乃成一猪急思
歸而爲縶縛且以糟食飼我數月後肌膚充腯持
貨於張屠正得錢千二百屠施刀猛刺喉下痛不
可忍大叫一聲欻如夢覺自是疾瘳徐以其事詢
諸人所說皆同傳記中載死而償債者多若慶修
生而爲猪未之有也

灌園吳六

宋臨川市民王明居廛間販易貲蓄微豊買城西空
地爲菜園雇健僕吳六種植培灌又以其餘者俾
鬻之受傭累歲紹熙辛亥力辭去留之不可王殊 夷堅丁

悵悵未幾夢其至趨役如平常責之曰汝既告去
何爲復來對曰自九月六日到此矣覺而疑焉俄
聞其已死他日詣圃見傭耕者言數夜前犬生兩
子其一不存王始悟得非吳僕乎問何時日初六
日也以夢告之傭曰近鄰圃人妻當夜亦夢如此
因往視新犬方開目試呼吳六即吻吻若應然王
氏謂其生前貸蔬隱其直多故受此報

石門羊屠

鄱陽石門屠者羊六以宰羊爲生累世矣慶元二年
二月一道人過門伸扇覓錢屠謂曰尓形貌偉然

且無殘患世上有千行百戶不尋工一般做經紀只是懶惰我平昔不將一錢與乞道人伏請穩便道人怒指手罵曰汝也是難教化汝家子殺父父殺翁三代輪廻作畜類何得了期汝今晩殺一羊又係汝父郤教姓蔡人得吃屠聞言憤甚携柴杖出擊之條巳不見是日將暮市戶蔡五遣僕賫錢來買羊一脚并肝肺適拌上肉巳盡但有老雄羊一口欲殺而售之執刀臨圈方操良出羊忽作人聲叫云兒殺父随即仆地死屠始大悔懼爲之改業而傾竭家貲廣修佛事以懺宿愆

丘家黒花犬

宋開州吏徐家病死後夢所親曰吾在生行事但取快樂目前今到陰司始有罪名吾三日後當在牢巷丘家幸見救度但身挂數片皂衣者是也以手掩面號哭而去至期訪問丘家是日乃生一黒花犬

周震變驢

正德中平陽庠生周震恃才無忌甫秋試語父曰我等貴子非爾所生父恐之忽雙目並盲作驢鳴數聲而卒又夢震見冥王王命吏籍之作驢震喧辨曰何罪王曰汝忤逆不孝非畜而何震曰既爾乞墮畜產願求善地王曰爾眼界自大更覆雙目俾行磨受箠震語塞蒙皮而去

常瑤牛

常瑤晉州平陽人父爲里胥蚤死母携之再嫁富氏康德林爲人落魄亡賴德林與錢三千緡使爲區肆由是生理自給而瑤事繼父畧不知恩經數年德林歿視如路人盡竊其貲甫三十歲強壯無疾忽作牛鳴一聲而斃是夕康氏牛産犢一蹄出背上朱書其姓名二字於脅間德林二子讀書識義

不忍露其醜跡匿之舍後牛鳴吼叫跳觸藩而去奔迸邑市觀者以故盡知之康氏數遣健僕闌逐不可得徑趨深谷中不復至

張三公作牛

徐俅之僕程華典張三公田爲錢二十五千約不立契謂華曰我與汝素厚斷不負汝雖無文約何害經三歲張自占爲巳業一切租入了無所償華往訪之未抵其居遙見一新冢詢之則其所葬也嘆曰翁言不負我今死矣何所復望遂輟行歸以夢張着皂衣白領巾扣門曰來共[illegible]

一犢毛黑頭白而長售于人恰得二十五千

犬托生

知縣高瑤福州人家居早作課奴力田徙倚於門扉見七人自東而西中有二婦人以白巾覆其手遇人輒引避溪瀨相謂天將曙便可亟行瑤踪跡至一民家門外而滅天明往問其家毋犬生子七枚雌者二前兩足白即所見覆手婦矣太紀守上謝說

守銀犬

閩門一民家忘記姓名以開行爲業家畜一犬甚徤日卧一檻旁頃刻不離人有至其所者輒噬之家

人相戒莫敢犯有商人至門不知而近之犬噬其股流血商號呼罵其主主謝曰君姑勿怒明日當烹共食耳商歸邸中夜有告之者曰吾乃主人父也死若干年矣有銀數百兩埋檻下生時不及語吾子一念不忘復生爲犬所以朝夕不去者蓋守以待之耳不意悞犯君今子欲烹我我欲告以故彼必不見信君幸往見之令不我殺也商竦然驚覺即起奔詣其家則已被烹且熟矣商人悵恨具語以所夢商請驗之果得一瓦鉢盛銀四百餘兩痛悔無及乃累其犬而瘞之

凌氏犬

甬里凌粮長家畜一白犬已數年甚徤而馴前此有佃戶負米若干而死一夕托夢于其子曰吾生前負凌氏米因轉生其家爲白犬以償今尚少數斛汝當納還併以錢贖我歸子即齎米往納因具述所夢求買其犬家人尚未信犬已躍入舟蹲卧不肯起凌氏嘆異遂歸之而却其直

張乙償債

建陽鄉民張乙借熊四郎錢二千子錢倍之經年不肯償熊語之曰無復較息但求本錢可乎張愧謝

稍與之竟負原數八百三年而張卒卒之四年熊夢張以八百鈔來償置地上皆小錢覔而一僕叩門曰一牛生犢甚大熊喜僅再旬犢無病輒死鄰屠來就買觧腰間八百錢擲于地正合張生夢中所償儼然小錢也熊方寤前事亟與之

許客還債

許元樂平人也其父夢烏衣客來語曰吾曾借君錢三百今奉還覔而思之殊不能曉平常畜十餘鴨是日歸於數外有一黑色者小童認非已物逐之鴨盤旋憩于旁墮一卵乃去自是每日皆然凡誕

三十卯遂去不至計其直恰三百錢竟不知其誰
氏之鴨亦失記其所負錢之姓名惟冥報自不錯
也

章蘊

虞縣有民章蘊者因歲歉於隣人假粮數十斛後
隣人闕食就索之抵負誓曰不還的作犂牛填還
乃哄而許諾朞月章卒其隣家産一犢當耕耨時
謂弟兄曰章某欠我米曾云許作牛填我今此犢
不知是否偶以姓名呼之隨聲而應流淚屈膝似
拜訴之狀報其家屬來驗之右肋上隱起字曰負
人米罰作此畜其家乃數倍價贖而養之

陰佑類

漢高祖

滎陽南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漢高祖曾避項羽于此
井爲雙鳩所救故俗語云漢祖避時難隱身厄井
間雙鳩集其上誰知下有天漢朝每正旦輒放雙
鳩起于此 出小說

邵積

柳積字德封勤苦爲學夜然木葉以代燈火中夕窗
外有呼者積出見之有五六丈夫各負一囊傾于
屋下如榆莢語曰與君爲書粮勿憂業不成明日
起視皆漢古錢計得一百二十千終其業明帝時
官至東宮舍人 獨異志

蔣神庫

梁天監六年三月魏中山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
數十萬攻鍾離武帝命將軍曹景宗韋叡救之二
將禱告于鍾山蔣神求助神報許之於是叡攻其
北值淮水暴漲六七尺又遣水軍乘艦擊之魏軍
大潰英脫身走大眼中矢焚營而去諸壘土崩水
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緣淮百餘里屍相枕籍
生擒五萬人收其資粮器械山積凱還之後廟中
人馬脚盡有泥溼當時之人並目覩焉 曹景宗傳

楊旬三囊

唐嶬州推官楊旬積累陰隲其子將入試夢一神曰
汝積陰德將汝子名改作楊椿納卷吾當助汝子
果得第次年赴省試椿夢一神曰今年題乃行王
道而王及試果然亦得第及殿試再夢神曰汝名
在第五甲吾換作第一卷後唱名果魁天下及嶬
使君詢旬陰德旬乃出三囊示之第一囊有三十
九文當三錢第二囊有四千餘文折二錢第三囊

有萬數小錢乃旬詳讞罪囚有從死罪正爲流罪者即投一折二錢有從杖罪而次放者即投一小錢又每效周虒行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故獲斯報

鬼換試卷

郭侍郎承嘏嘗寶惜法書一軸每隨身携徃初應舉就雜文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緘裝置于篋中及納試卷而誤納所書寶帖却歸鋪於燭籠下取書寶帖觀覽則試卷宛在篋中遽驚嗟計無所出來徃棘圍門外忽有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倘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公悅許之逡巡齎試卷入而以書帖出授公公忻謝而退明日歸家即以錢送詣興道里款門乂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人死已三日矣力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嘆方知棘圍所見乃鬼也即以錢賵其家遂於是舉登第後官公至侍郎 劉公嘉話錄

宋祖受命

宋太祖在周朝受命北討至陳橋爲三軍推戴時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文院有司將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鑰俄而大捜索主僧紿曰皆散走不知所之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蛛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巳践祚矣

神人扶舟

荆州三峽之險者凡有七灘吒灘蓮花灘在歸州金沙灘在當陽縣使君灘鹿角灘狼尾灘在夷陵州數灘之中吒灘尤爲最險舟行至此多覆又名爲人鮓瓮寇準謫南中經從吒灘見有神扶船而下自稱黃魔遂免險厄 黃魔神廟記 又一統志

神將報風

宋仁宗時陳尭佐泊舟三山磯有老叟曰來日午後有大風舟行必覆宜慎之來日天晴萬里無片雲舟人請解維公曰更待之同行舟皆離岍公托以事曰午天色皎然俄黑雲起于天末大風暴至折木飛沙怒濤若山同行舟多沉溺公驚歎又見前叟曰某實非人乃江之遊奕將也以公他日當位宰相固當奉告曰何以報德叟曰願得金光明經一部公許之至京以金光明經三部遣人詣三山磯投之夢前叟曰本祈其一公賜以三今獲升数

秩再拜而去公後果位至宰相（集事淵海）

泥馬渡河

宋高宗徽宗第九子也宣和二年封康王靖康之變康王嘗質於金一日金太子與康王同出射康王連發三矢皆中其筈纍縣於上金太子驚以為神默計之曰宋皇子生長深宮狃於富貴鞍馬非其所長今善射如此意選宗室中之長於武藝者冒名為質留之無益不如遣還換真太子來質高宗由是得逸遂易服間道奔竄足力疲困假寐於崔府君廟堦砌間夢神人曰金人追且至康王徬

徨四顧神曰已備馬門首王宜急行康王驚覺踊躍南馳一日行七百里既渡河而馬不前下視之則泥馬也始悟為神物之助

鬼携誤卷

宋紹興二十二年秀州當湖人魯璪赴省試第一場出憶賦中第七忘押官韻顧無術可改惘然如失忽見皂衣吏問知其故曰我能為君成此卷然吾家貧甚當有以報我璪許謝二百千乃去未幾果取至即塗改以付之詢其姓氏曰某為蔡十九郎居郭門裏某坊第幾家差在貢院不能即出且以此字倩璪達其家璪試罷持所許錢及字訪其家妻見之泣曰吾夫亡于院中今兩舉矣尚能念家貧邪是年璪登第復厚卹之仍携其子以為奴二十二年考試湖州以此奴行因為人言此事與唐人所載郭承嘏事相類

神祐諸賢

宋劉元城貶梅州章惇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兇人也以貲得官往來京師見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馳車速還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談笑飲酒以待

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則其人嘔血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閤治文書至夜分蓋欲盡殺張浚胡銓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將俟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秦檜父嘗為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為檜父立祠于縣以為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死登乃獲免　近時大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乎（鶴林玉露）

大軍渡河

上皇取江南大軍次黄河苦乏舟楫夜夢一老叟白陛下欲渡河當随我來引至一所指曰此即是也帝遂以物摽識之及覺歷歷可記明日循行河滸尋夢中所見處果是方驚顧間忽有人進曰此間水淺可渡時帝徵夢中語因謂曰汝能先涉否其人乃行大軍自後從之無一不濟帝欲重旌其功對曰富與貴悉非所願但得自在足矣遂封爲答剌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以食之今其子孫尚有紀此事楊元誠太史禹所云

成祖

[illegible]文[illegible]　太祖欲立　燕王學士劉三吾諫曰　皇孫見在且上有　秦晋二王將焉置之　太祖曰曉人當如是矣遂立建文　諸王皆會入殿門燕王徑前拍建文背曰吾兒不想汝有今日　上坐殿中遥見之大聲曰如何打我　皇孫建文叩頭言曰叔父愛臣戲相拊耳上曰汝尚爲之諱耶命拘宫禁跪侍七日無恙　上怒亦解乃釋之嗟乎帝王之曆数固自有默相之者豈果人力哉

成祖靖難師當東昌之敗被擒斬者萬餘　王幾不能出圍及還北平深以爲耻初靖難師起僧道衍每曰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及敗東昌還　王問道衍道衍曰前固已言之費兩日乃昌字也自此全勝矣語云王者不死向非天命有定不亦殆哉

英宗

正統十四年駕陷也先以　朝廷盛布囊欲使群騎踩躪忽一雷擊死也先所乘馬也先驚悟遂設一帳禮處之曰仍進膳又雪夜令人行刺見一大蟒蟠旋護帳外畏怖而去此衣錦衣所傳盖天之歷

[illegible][illegible]綮雖羅困苦而莫之害天人之際渊乎微矣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八

海石閒民王圻纂集

禍福門

報應總論

三魔

入道者有三魔在以智刃猛斬之其一曰竭貪河其二曰裂癡網其三曰撲嗔火而就中嗔心其爲陰毒最深即歷劫不得滅上者猶是修羅下者便入異類若見錯求報益化人面瘡邾氏懷嫉妒嚙蟒蛇道可鑒矣近婁江曹氏胤儒女仲冬卧一煖室

見有巨虵過其前女驚而大呼衆爭殺之虵忽作人語曰我蕭戩也嘗與高歡戰爲歡所殺每痛刺骨髓欲報無由若汝實我同事又獨飢渴故來索食飲小觧其困乃不意誤中若曹手然我無恨恨者歡耳曹氏許懺悔謝過良久竟不復語嗚呼寃哉今去魏梁千餘載蕭已成異物不過最初銜嗔一念遂悠悠沉累暗窟中卒不能更出亦安得高僧者爲之説法令頓滅懺然而清凉耶

地獄

世間果報之事此善善惡惡天道好還者也若夷堅志言陰獄果報最多難以盡辯且以許顏一條論之輕故細類之獄既曰佛經傳記之所無故立巧名可信之乎許顏誤笞一卒罰二十劫以掌陰獄彭汝礪剛介廉直但性刻而罰五百劫而爲判官使故殺一人一家謀反弒逆者不知又爲何鬼乎又曰不忠不孝如朱温輩尚在第十七獄則自古及今不忠不孝者亦多矣恐地府人衆不難於容乎且聞爲閻王則得以治人之罪而有祿位矣志曰但免受罪與鬼神均受飢苦然則何謂生而正直者死爲閻王乎又江湖紀聞云謝枋得爲閻王

遇故人林淮甚愁林曰君何苦謝曰爲鬼官苦耳若是則閻王亦不必爲矣真可發一笑吾先子嘗赴箕仙有親友問曰君仙乎鬼乎先子曰還是鬼問有地獄否運書無也此又可謂真證無地獄

初江王門客

翁挺言錢景述之子堪云其從兄死復蘇云云至冥司見其兄問汝何因來吾爲初江王門客爲爾入問之出曰果誤也因入門至其館曰地獄可畏如世所傳吾無它善但大叔母欲誦金剛經予求寫本與之遂免罪苦特未受生耳大叔母所誦佛名曰

積它日獲福報無量矣又指一閣極華麗曰族叔某人寫華嚴經之所弟荅以某人盡未下筆寫曰發寸心閣已成矣俄頃見呵引一貴人入門稱相公就廳下馬視之乃吳居厚王與之抗禮就坐吏舉案滿前王曰相公功過多矣吏可舉一二大者問之吏舉其事曰相公所建議耶或他人參之耶居厚曰某所爲也條舉之荅如前即見陰晦黑風吹居厚起少時不見或曰已墮無間地獄矣

山行九人

大德間荊南境内有九人山行值雨避於路傍舊土

洞内忽有一虎來踞洞口咆哮怒視目光射人[illegible]一人素愚八人者密議虎若不得人惡得去[illegible]愚者先出我輩共掩殺之愚者意未決遂各[illegible]一衣縛作人形擲而出之虎愈怒八人併力排[illegible]于外虎即銜置洞口怒視如前須臾土洞壓[illegible]八人皆死愚者獲生夫當顛沛患難之際乃欲以八人之智共陷一人之愚而不可得而卒自[illegible]其害夫道豈夢夢耶

報善類

痾瘕遇俗

瀛河間王病瘕醫莫能治有玄俗者自言河間人合巴豆雲母賣於都市七丸該價一錢治百病河間王買其藥服之追下蛇數頭問其藥意俗曰王病乃六世殃非今世所招也王常放乳鹿麟母以仁心感天故當遇俗耳語竟遂不見後人見在常山下

管寧

管寧歿遼東三十七年歸柩而阻海風同行數十船俱沒唯寧船望見火光投之得島嶼及上岸無火亦無人玄晏先生以爲積善之報 出獨異志

毛寶

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置甕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沈溺所養人被甲入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得至岸回顧而去 出幽明錄

張說際遇

玄宗在東宮爲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纖微聞於上而宮闈左右亦潛持兩端以附太平之勢時元獻皇后得幸方娠玄宗懼太平欲令服藥除之而

無可與語者張說以侍讀得進太子宮中玄宗從容謀及說說亦密贊其事他日又入侍因懷去胎藥三劑以獻玄宗得藥甚喜盡去左右獨構火殿中煮未及熟怠而假寐𩑹𩑹之際有神長丈餘身披金甲操戈繞藥三匝盡覆之無遺焉玄宗起視異之復增火又投一劑煮于鼎中因就榻瞬目以俟之而神又見煮覆如初凡三煮皆覆乃止明日說又至告其詳說降階拜賀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後元獻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說每因進經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說恩澤莫之與比肅宗於說子垍若親昆弟云

張楚金

唐則天朝刑部尚書張楚金為酷吏周興構陷將刑乃仰歎曰皇天后土豈不察忠孝乎奈何以無辜獲罪因泣下數行市人皆為歔欷須臾陰雲四塞若有所感旋降敕釋罪宣示天地開朗慶雲紛糾時議言其忠正所致出御史臺記

天報

我身蹈丘軻爵位不早縮固宜常有人文章紹編刻韓公此語蓋即天之報施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之意公之子泉金根莫辨文章家稱不肯焉而公之孫承狀元及第為時聞人此語固不誣也然繫乎天者終非人所能必白髮披兩肩飢腐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陶公此語又當誰責張績云先生厚積於躬薄取于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聞此亦先生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世有食浮于德無功而受上賞之徒其胤祚凋落不克永世論者曰天道昭昭可為貪夫炯戒而又有不盡然者跖壽顏夭之事宋諸君子謂天道不當就一二人身上論之信哉

毛寶劉彦回

放龜得報人知有毛寶而不知有劉彦回唐劉彦回父為湖州刺史僚屬從銀坑回得一大龜曰壽當千歲其父不納復送坑所後彦回為房州司士山水暴至一家惶恐未知所之俄有大龜似欲引路乃從之而行歷十餘地皆得淺處遂脫水難是夕夢龜曰昔在銀坑蒙使君救脫之恩故今奉報異典掌故

螻蛄活人

唐廬陵大守龐企字士及自說其遠祖不知幾何世

常坐事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因自誣服及獄將上有螻蛄虫行其左右其袓乃謂螻蛄曰使爾有神能活我死不亦善乎自投飯與之螻蛄虫食飯盡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異之復與食如此去來至數十日其大如豚及竟報當刑螻蛄夜掘壁根為大孔乃破械從之出去久而遇赦得活於是龎氏世世常以四節祠螻蛄於都衢處后世稍怠不能復特為饌乃投祭祀之餘以祠之

劉弘敬

唐彭城劉弘敬字元溥世居淮淝間貲財數百萬常

修德不耀人莫之知長慶初有善相人於壽春道逢元溥曰君財甚豐然更二三年大期將至如何元溥涕泗曰夫壽夭者天也先生其奈我何相人曰二三年之期勤修令德冀或延之夫一德可以消百災猶享爵祿而况於壽乎勉而圖之吾二載當復來此言訖而去元溥流涕送之乃為身後之計有女將嫁抵維揚求女奴資行用錢八十萬得四人內一人方蘭孫者有殊色而風骨姿態殊不類賤流元溥詰其情久而乃對曰某家本河洛先父以卑官淮西不幸遭吳寇跋扈因姓與寇同疑為近屬身委鋒刃家仍沒官以此湮沈無處告訴其諸骨肉寇平之後悉被官軍收黥為俘不可復知矣賤妾一身再易其主今及此焉元溥太息久之因問其親戚知其外氏劉也遂焚其券收為甥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而嫁之長慶二年春三月辛卯蘭孫既歸元溥夢見一人青衣秉簡望塵而拜曰余則蘭孫之父也感君之恩何以報之今君壽限將盡余當為君請于上帝言訖乃去後三日蘭孫父復來謝曰余不佞幸得請於帝帝許我延君壽二十五載富及三代子孫無復後禍其所殘

害吾家者悉獲案理存者禍身沒者子孫受釁帝又憫余之冤署以重職獲主山川於淮海之間因嗚咽再拜而去後三年相者復至迎而賀元溥曰君殆有陰德上動於天者自今後二十五載慶及三代悉如元溥所夢

孫泰

唐孫泰山陽人少師皇甫穎守操頗有古賢之風泰妻即姨女也先是姨老以二女為託曰其長者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泰曰其人有廢疾非泰何適衆皆伏泰之義嘗于都市

遇鐵燈臺市之既歸洗則銀也泰亟往還之中和中將家于義興置一別墅用緡二百千既半授之矣泰游其興郡約回日當詣所止居兩月泰回徧冊墅前復以餘資授之俾其人他徙一老嫗長慟數聲泰驚悸召詰之嫗曰老婦嘗迨事舅姑于此子孫不肖為他人所有故悲耳泰憮然久之因給曰吾適得京書已別除官固不可駐此也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解維而逝不復返後子展進士及第入梁為省郎

范明府

范明府者忘其名頗曉術數選授江南一縣宰自課其命云來年秋祿壽俱盡將出京又訪于日者日者曰子來年七月數盡胡為遠官哉范曰某固知之一女未嫁利薄俸以資遣耳及之任買得一婢子因詰其姓字婢子曰姓張父嘗為某堰官兵寇之亂略賣至此范驚起問其父名乃曩昔之交契也謂其妻曰其女不憂不嫁悉以女粧奩擇邑客謹善者配之秩滿歸京日者大駭曰子前何相給之甚算子祿壽俱盡今乃無恙非甲子差謬即當有陰德為報耳范曰俱無之日者詰問不已范以嫁女僕事告之日者曰此即是矣子之福壽未可量也後歷官數任而終（出報應錄）

程彥賓

偽蜀羅城使程彥賓臨淄人也攻取遂寧躬率百夫直冒矢石城破獲處女三人蔚有姿容彥賓以別室處之夜旬間父母持金請贖公還金歸女告以全人父母泣而謝曰願公早建旌節彥賓笑而答曰吾所願壽終時無病耳後官至觀察使年九十七諸子皆登仕籍果無疾而終（出儆戒錄）

昭遠埋冢

太祖命將討蜀蜀王昭遠等拒戰昭遠依東廓院僧為小沙彌知群飯僧見其慧黠留給侍暴左右累遷卷簾使通奏使知樞密院未幾節制山南巡邊至汝州見石冢有尸如生乃大中五年汝州步軍都虞候文和之墓命判官文谷作文重葬之夢文和謂曰我已為太乙真人侍者十當有兵刃之厄既能葬我可以免禍至是為王師所獲太祖詰曰汝何誘我而結劉鈞昭遠曰臣愚無知但忠於本國耳太祖釋之以為領兵大將軍開寶年卒

竇十郎陰德

竇禹鈞范陽人爲左諫議大夫致仕義風家法爲一時標表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儼曰侃曰偁曰僖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偁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僖起居郎初禹鈞家豊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先有家童盜用房錢二百千童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劵繫女臂云永賣此女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卽焚劵以其女囑其妻曰善撫養之既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還感泣訴以前

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象晨興祝壽禹鈞因元夕往延慶寺於後殿階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侵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果涕泣而至禹鈞驗其實遂以舊物還之復有贈賂由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由公而嫁者凡二十八人由公而活者數十家四方貧士賴公舉火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入自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爲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需者公咸爲出之無問識與不識有志於學者聽其自至其後復夢亡祖亡父告之曰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筭三紀賜五子各顯榮仍以福壽而終禹鈞愈積陰功年八十二沐浴別親踈談笑而卒蒙公惠澤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公德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

李超陰德

李濬父超爲禁卒從潘美掌刑美嗜殺戮超嘗緩之賴是多全活者人以爲有陰德濬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

天賜宰相

僕射王公至道初爲譙幙因按巡用時饑而流亡者數千家公力謀安集上疏論列乞貸以種粒牛鉏朝廷皆從之一夕次蒙城驛夢空中有紫綬象笏者以緑衣童子遺公曰上帝嘉汝有愛民之心故以宰相之職賜之後果生一男公亦拜相始信造物賞善如此之速

陳洎陰報

陳公洎爲開封功曹時章憲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卒公當驗問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寃死待我而申奈何

惧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但勿慎吾當任咎乃手自爲牘以白府尹程琳大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人馬入奏雖大忤旨而公論韙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公亦不及罪自是遂顯清名不數年歷官臺省終于三司副使其孫道履皆以詞學爲一時聞人蓋陰德之報也

兩浙減税

兩浙田税畝三斗錢氏未除朝廷遣王方贄均派兩浙雜税方贄悉令斗畝科則使還責其擅減方贄請畝税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已爲王民豈當循

僞國之法上從其說至今畝税一斗者自方贄始惟江南福建猶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爲永式方贄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使有五子皐準覃鞏罕準之子逵爲宰相其他亦多顯者豈非惠民之報乎

利人生淨土

大觀中有人於京師賣靴者忽見其父葬時一靴在馬詰之鋪翁云官員携來修换其後至可問有頃其人果來乃士人之父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士人追隨約二三里度力不可及乃呼曰生爲

父子何無一言見教其父曰爾可學鎮江太守葛繁士人者遂往謁之備言其事因問繁何以爲幽冥所重繁對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或三或數四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爲利人事繁指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觸人足予爲正之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惟在長久而已後有與僧見繁在淨土境中蓋其能以利人爲急則日用無非利人之事矣

酒工蠅卹之蟻

宋京師一酒匠每見酒内蠅輒取出用乾灰救之如是數年所活甚多一日被罪當死府官執筆書判一蠅抱筆頭逐之復來官疑有冤再閲出之董昭之救蟻江上後繫獄蟻領群蟻穴獄垣董遂得由穴而出 勸善書

生人得賜五子

一太守臨南海郡見配至崖州人止以三百爲率過其數則投先到者於海中乃奏曰朝廷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者欲生全之也今投於海是復殺之矣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内地以彰朝廷寬仁之德

可其奏後生遝者莫知其數太守素無子一日設香案作拜若取物而置之懷中凡五人問之曰天地以我活人之功賜我男子後果生五子皆登科第

開井得報

有日者苦於貧窮問計於一得道者荅曰汝向日月邊去日者思之乃明字遂往明州其術盛行後復見得道者問其故荅云汝前世於彼中開井故也是知衣食有地前生所種今生受之况所積之德有過於開井耶

獄官生子

一獄官冬夜苦寒欲就寢其妻正色責之曰爾煖衣飽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當如何其夫悟自此常留意於獄訟其妻本倡女未有所生一夜夢神人以綠衣槐簡付之後生一子登第

同生不同享

昔太學生二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年發解過省二人約受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灾福故一人受鄂州教授一人授黃州教授未幾黃州教授者死鄂州教授者為治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相同出處又同公先舍我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七日來若有靈宜托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過當故死早公生於寒微未曾享用故多活幾年以此知人之享用亦不可太過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聞此警悟恐懼修省而然耶並記上饒錄

馬涓

馬涓南部人父從政未有子買妾見髮間係白而紅其上問之乃曰父母死不克葬自鬻以葬從政嗟嘆即歸妾不理所負後夢一老翁來謝曰我妾父也聞之上蒼矣頤君家富貴涓涓不絕及得子名涓元祐六年廷對第一后入黨籍方輿勝覽

仲達修橋疏

衛仲達字子達秀州華亭人為館職時因病入冥府立於庭下候命有四人坐其上西向少年者呼曰為他試一檢二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恐出手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推衣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以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簿書出盈庭即有一秤

橫前兩皆有枰吏舉其籌置東枰枰重壓至地地
爲動搖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
檢今果爾奈何少年亦慘沮有悔意須臾曰更與
檢善看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
一朱衣道士捧玉枰出四人皆起立道士至居中
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筯大吏持下置西枰枰
亦壓地而東枰高舉向空大風欻起卷其紙蔽天
如烏鳶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
衛[illegible]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過惡何由
籍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

舉念不正此卽書之何必真犯衛謝曰是則然矣
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修三山石橋
君曾上書諫此乃奏藁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
從何益於事曰事之行止在君非臣也君言得用
豈但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奈惡籌頗多猶
不失八座勉之遂遣入導歸后位至吏部尚書

還產陰報

定海縣人蔣員外者輕財重義聞于里中有不肖鬻
田宅者必隨其價買之買既久度其無以自給復
舉以還不取錢久而賣卽買買又還至有數四者

常氾海欲趨郡偶柁樓便旋爲回風所擊遂溺水
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掣舟行如飛方號呼次遙
見一人冉冉立水上隨風至舟所視之乃蔣也急
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其足適
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以爲積善報云

成憲盜獄

張成憲字維永監陳州糧料院時宛丘尉謁告暫攝
其事捕獲強盜二種合有五十人送于縣獄具未
上尉卽出參告白郡守求令兩盜爲一與人數滿
品可優得京官郡守素與尉善許諾以諭張張曰

尉欲賞無不可若令寘易公牘合二者爲一付有
司鍛鍊遷就則成憲不敢爲郡守不能奪尉殊忿
恨殆成仇怨後十二年張爲江淮發運司從事設
醮茅山夜宿玉宸觀夢其叔告曰陳州事可保無
虞但不可轉正郎已而殿庭上主者問曰此中文
籍甚明無用証既出見二直符使各抱一錦綳與
之曰以此相報張素無子是歲生男女各一人又
七年轉大夫官得直祕閣而終

文規雪冤

張文規字正夫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

理参軍真陽縣民張五者數輩專盗牛爲生里人
胡達朱炎張運張周孫等保伍追捕之群盗散走
獨張五抗拒追殺之而取其貲群盗反以被劫告
縣縣令吳逸欲邀功盡取達炎以下十一人送獄
炎運二人瘐死獄既上府事下司理院文規一問
得其情時元祐七年也文規雪寃獄當得京秩郡
守方希覺以其老生無援不爲奏但以舉者遷撫
州臨川丞紹聖四年之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驗
尸感疾遂昏困勺飲不入口者一月家人環泣待
[illegible]五日忽微作聲索水飲至夜半神氣始定乃

言方病床聞一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出視有公吏
三四輩曰攝官照証事不得已與俱往登舟頃間
至英入城視井邑人物如舊惟市中酒樓不見問
左右曰焚之矣吏止令少待曰候取吳逸解胡達
案稍行入大官府門廡嚴峻戈戟列衛甚整又前
至一門衛兵愈盛聞簾内所問果吳逸事吾奏曰
臣自勘獄生此十人獨不蒙朝廷賞勞敢問其說
王曰臨川丞即酧賞也吾曰准賞格當改令入京
官而今但用舉者循資耳王曰豈有舉主二者而
遽得丞大邑乎盖吾初得三薦章既赴部而廣東

提刑王彭年已不用不謂冥間知之如此吾送奏
曰官職既有定分頗以微功少延壽數即聞殿上
索簿俄有吏抗聲云已蒙王判引吾至所司遥見
吳逸杖於簾下而朱炎張運立于旁問所判吏曰
子有雪活十人之功王以一紀報之此人間未有
事也遂拜謝而出見廊下一大門守衛嚴密吏曰
豐都獄門也其間四一男一女子可十七八呼曰
聞官人得歸到撫州煩爲白知州許朝散云十二
娘至今未得生天頼嘗功果救拔我朝散将來欲
解保舉官人吾默思許守今年舉狀已盡安能及

我俄聞傳呼張文規與罪人通語言驅至王所王
問之以實告王曰能爲言之禮無所碍彼此當有
利益吾遂急趨出見元追者引登舟即抵岸送者
推出舟遂寤許朝敬者臨川守許中復也十二娘
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爲誦佛書飯僧薦之文規
在告幾百日漕司以爲不勝任檄郡守將罷之許
守具事保明言病愈已堪釐務乃悟女子所謂保
舉及主言彼此利益之說後有客自英來云市樓
爲火所毀明年文規以通直郎致仕大觀二年七
十八矣夢一羽人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數足陰司

以君在英州嘗權司法斷婦人曹氏斬罪降作絞刑又添半紀文規寤而思之曹氏者本罪當斬欲全其首領故以處死定斷既去官刑部駁問以爲失出偶事在赦前又王氏已死無所追証但索印帋批書而已政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

黃承事

尚書張詠守成都夜夢詣紫府真君繼請到西門黃承事真君降階接之禮甚恭揖尚書坐承事下夢覺莫知所謂明日問左右西門有黃承事否左右莫有命召之戒令具常服來既至果如夢中所見

者問平生有何陰德真君禮遇如此承事云別無他長惟每歲收成時隨意出錢收糴米糧候至來年新陳未接之際糶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尚書嘆曰此宜居吾之上也使兩吏掖之而拜世傳紫府真君主天下神仙籍如張尚書黃承事皆在籍中而承事又居其上其子孫青紫不絕非賑濟陰德之大者所致然耶承事名兼濟

食飢掩尸

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石作粥散貧是歲生服後爲從官潤州金壇縣陳克於熙寧八年饑荒無數作萬人坑每坑設飯一甑席一領錢四帖藏尸不可記是歲生廓又生度皆爲監司子孫登仕者相繼

爲盜救人

建炎初劇盜張遇起江淮間所至噬螫無噍類衆且數十萬其裨將馬吉者狀絕魁偉善用兵然頗仁慈每戒軍士勿妄殺人曰爲盜脫饑耳得食則已奈何廣殺凡虜獲士人及僧道輒條別善遇之有疾病視其起居飲食甚篤士卒得婦女以獻者置別室訪其親戚還之無所歸者擇配嫁之一日遇

宴帳下諸人有譖之者曰是收軍情者遇怒欲斬之呼至數其罪吉嘻笑自若曰賊殺賊豈須有罪耶何云云如是我死固分耳即就地坐瞑目合爪視之死矣遇雖殘忍亦爲變色左右至流涕古稱得道至人以至佛菩薩多隱盜賊牢獄屠沽釣獵中以救人如吉殆是耶

樂善放還

宋峨嵋令奉議郎王湘紹興辛巳歲因觀感應篇焚香誓行數十件事後氣疾昏悶殊絕更衣而臥男女環泣覺身在半空中聞哭聲如蜂蠅少頃有人

云王湘方欲行感應篇中事真樂善者宜速放還已而遂甦

陳元植

陳元植好行陰隲禽獸亦蒙其惠每将食於高原之上百鳥逢見必飛鳴或逼坐隅一夕夢有緑衣人長三尺餘巾帯備且以一物與元植且曰爾有陰德以此物延爾壽覺後飲食倍增九十九歲一旦袖有一物投地化爲緋衣人拱立於前曰君壽不逾四十爲有陰功是以延爾壽今常理須帰忽然不見元植遂與子孫訣別而終

朱軾

宋南豊朱軾家貧教學里中歲暮得束脩帰途遇田夫械繫悲慘問其故曰欠青苗錢官司鞭笞已極行且死耳軾憫之盡以束脩與之納官其人得釋邑士人劉澈累舉不第默禱于神一夕夢至官府有吏語澈曰汝生本有微禄而德有虧不可得矣澈曰所虧何事吏曰爾有弟負官錢不能助之致于非命非虧德乎澈曰弟自不肖取刑辟澈何罪吏曰行路之人見且不忍彼此同氣何不動心汝知朱軾助納青苗事耶将獲報矣澈覺詣軾請問軾曰有之澈悶然自失軾累舉恩至承議生五子京爲司業彦爲待制裦爲郎官襄爲郡守皆顯官軾壽登八十

向仲堪

樂平向仲堪字元仲紹興十一年通判洪州府帥梁揚祖侍郎峻於治盜嘗有殺人盜委向究[illegible]吏以成牘來問盜所在對曰彼已伏罪倒不親[illegible]恐開其反覆之端但占位書名足矣向曰人命至重安得不見而詢之幹官趙不係譛於梁梁召向責其生事向曰如帥司即日徑誅之何必審實既付之

獄則當准式引問若無罪而就死地想仁人不忍爲也梁感悟遂竟其問果平人耳遂得釋後自池州赴調宿旅邸一疾瀕於危殆夢至殿宇閻闔王者云向仲堪有治獄陰德特延半紀既覺浸以安愈詣天慶觀啓醮筵以謝再生其青詞自述云頃既罹於重患忽得夢於良宵覘玉嶺之無涯恍身歷真都之邃續龜年而爲永親覺闔帝語之詳旋復貳處州終於官距夢時正六年數也

姚時可

張邦昌既坐竊位死其族弟嘗爲郡居會稽府捕其

家良賊六十口置于獄具奏待報張自料身爲逆人親族當死不疑與其明正刑書不若預爲之所乃囑推吏姚時可曰吾自分必死藏金百兩在其室篋中君往取之煩爲密營毒藥十數服俟誅命下即與子弟輩共引決之後事累君姚曰事未可知朝廷仁政尚寬何必至是當爲公出探消耗果不可免用此計未晚張再三懇訖不可及奏上高宗諭輔臣曰邦昌之逆出于迫脅正已可哀其弟相去三千里本非同謀豈宜加罪即命盡釋之一家安堵如故張詣姚舍謝其全護之恩以所託

金爲餉拒不肎受至損十之九亦然是時姚未有子後連生八男迨長立皆好學馳譽廷袤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一謙者淯熙十一年繼之廷昂一夔及其佗子悉爲名士人以爲陰德之報云

陳使君

乾道五年福州大火邑士陳使君者賦性剛介火將逼其居鄰黨相率請避陳曰吾平生未嘗有一毫之私今天降災必不肎及我堅坐不動但焚香於庭朝服而禱曰此屋皆清俸之餘所建其鑒之須臾四向皆爲煨燼唯陳一區獨存此事甚似支景所載李綬觀察祝火也

蔡通判

淳熙元年嘉興蔡據承議赴蘄州黃梅知縣汎舟大江過蘄口宿是夜大風拔木舟碎于巨浪惟底板存蔡適在其上抱持浮漾意以爲家人盡溺死矣迨旦風小定視之則皆登聚板上不失一人囊篋僕從悉沒一小篋貯出身敕告獨得全旋與漁人載來南岸居人見其至爭來慰勞云昨夜風雷晦黑中聞神人言且救取蔡通判一家官人豈非蔡乎蔡公爲人質重廉恪鄉里稱其賢故遭罹大難

而蒙神力免其後秩滿果調泰州通判

觀音救目疾

淳熙五年饒信二州都巡檢羅生須次於城下其一子曰森時時入城從王秀才學是歲初夏闇大水汎浸羅所居悉墮洪流中暫挈其家寓處王氏書院一婢曰來喜目障交蔽久不見物南到王氏夢一僧喚曰賀汝有緣苟不至此終身定成廢疾我故攜藥救汝即投以甌婢喜接而飲之僧曰可無慮也婢問僧曰大師是何處僧僧曰不須問我我住汝家久矣我聞聲音之苦誓心相救語罷失其

所之天欲明婢雙眸烱然全復其舊衆驚顧爭來
咨叩具言所夢羅以告王秀才其母夫人曰是吾
家觀音也吾家敬奉之有疑則卜厥應如響羅呼
妾詣佛堂齋戒拜謝到今猶存

雪香失釵

樂平張五郎淳熙七年間爲姻戚假質物付以一金
釵過期不反張自出錢取贖遣婢雪香取得半途
登廁揷於壁間溷畢而忘行百步始覺亟轉尋適
一弓手在廁即就索婢泣告曰我娘子性嚴急陪
錢取典已自忿躁更失元物必痛打致死不若先

求自盡遂趍水濱弓手遽呼曰我喜橫財今若令
汝就死我不忍也遂還之婢持歸後張語妻曰雪
香事我二十年無分毫罪過即與貲嫁十里外結
竹渡邊王二爲婦尚懷弓手恩不知姓名能記其
形狀經四年婦徃溪頭挈水遇弓手渡船怨邀還
家啜茶船已離岸即聞呼噪出視之船已覆溪正
水漲溺死者三十六人弓手獨免一茶之阻端爲
此故陰德之報豈不昭然

吳氏放鱔

吳中甲乙兩細民同以漁鱔爲業嘗得鱔未賣夢人
哀鳴曰念我有子在腹言至再驚覺爇火尋之聲
在桶中一鱔仰首喚嘱甲悟乃發心改業併買乙
之所賣者放諸江潭鱔迎首引水隨之而逝既空
手歸其妻以失利詬之是夜夢數十人言汝別圖
經紀可徃其路二十里間當遂意痞憶所指非常
人行處試徃約二十里叢莽中似有物視之得開
元通寶錢二萬忻然拜受歸以爲本家遂小康

張四海蜥

臨安太平橋細民張四世鬻海蜥爲業逐日買置入
塩烹炒積戕物命百千億萬矣淳熙六年十月夜

蜥在盎盡緣壁登屋及人衣揚之復集至沾着肌
膚不去張悟發誓云從今日以徃不復造此惡業
別尋營生願諸佛鑒察言訖蜥即墜落天明罄所
畜投諸江而改業鬻豆腐頗致饒裕

村叟夢鱉

崑山縣村中一老叟夢門前河下泊大舟舟中買人
充滿皆繩索纏縛見叟哀呼求救既寤迨旦啟戶
岸下果有一舟視之滿艙皆鱉也詢其所之曰販
徃臨安鬻之叟悟夢問所直曰三萬錢叟家富如
數買之盡放諸水是夜又夢數百人被甲唱連珠

若驚出覗之列拜謝再生之恩且云保右家丁口
大富一生無疾壽終昇天自是叟日康寧生計日
益乾道中事也

歙聽呂明

淳熙十四年歙縣宰廈奉議析遣廳吏呂明往嚴州
歸塗值一客負担元不相識卽顧揖如舊交凡四
日日間其行或在前或在後一日數相逢呂當食
必招與共啜但見其追逐不捨頗疑焉投宿村店
取腰籃中所藏楮券十餘道置席下以防其竊明
早啟戶遇客前問曰爾平生作何善緣呂曰我小

人耳有何善可說客曰我相隨許時本非好意料
爾身畔必有財物欲爲不利夜來鑚壁覷之乃覩
一人長七八尺面似神道瞪眼看我我不覺驚倒
又不敢叫人相救此何祥也呂曰每日天未曉時
誦金剛經今十年矣客愧悚謝去

夏義成

樂平北村人夏義成生計給足一意行善不與閭里
校短長未嘗以爭訟到官府有四子作兩宅分處
之優游就養至八十八歲康寧無疾飲啖僅取適
口惟日飲酒二三升悠然獨酌有自得之意紹熙
四年盛夏微有不快語家人具殺饌盡集子孫甥
姪共席酒三行赴浴令一子揩背甚以舒暢爲樂
浴罷更衣踞胡床拱手端坐遂亡時正隆熱未歛
前二日手足皆柔軟隨人屈伸口鼻氣雖絶無一
點腐穢道俗來觀以爲大善知識所不能然盖吉
德之報

鄭丞相祖墓

宋鄭昭先之祖長樂人弟嘗殺人抵死祖奮曰吾弟
年少未有子吾當代之死其妻兒聞其言守之晝
夜不離乃佯言吾不復代彼矣家人稍懈遂首於

官言已殺人非弟罪官不察因死於獄而釋其弟
弟出不德其兄而反凌其孤寡其子乃攜母渡水
賣酒於嶺上母死過一上人往來相好指山下地
曰臼羊眠處鷓鴣啼此貴穴也葬之五世出宰相
其子奉母柩遍覔至一處有鹿起鷓鴣鳴意必是
也停其柩天忽大雨湧沙擁其棺明日上人至曰
此卽是矣必得陽宅乃發又爲擇居于山下五世
果生昭先至平章事出鄭氏譜

張佛子

張佛子名慶甫三歲而父母亡養於外戚趙氏趙之

隣郭氏爲巡院吏司獄後郭因告老以佛子補其闕其爲司獄凡飲食湯藥卧席必加精潔嘗曰人之罹于法豈得已哉若不加意罪者何所控訴又晨夕念法華經張無子妻衰疲歿而復甦蹝五十舉一子厥後孫亦衆盛相繼登科入膴仕綿延不絶

放雀之報

鎮江衛左所軍士范其妻患瘵疾瀕危遇道人與方藥云用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七日取其腦服之當差然一雀莫減也范如數買雀養之有死者

則旋買之以充其數未旬日范以公差出妻觀雀嘆曰以吾一人殘物命至百甚不仁也吾寧死安忍爲此開籠悉放之夫歸怒責其妻亦不悔已而病差初久不産是年忽有娠生一男男兩臂上各黑痣如雀形一飛一俛而啄羽毛分明不減刻畫蓋冥道以此示放雀報也

孝婦得米

常州一村媼老而盲家有一子一婦婦一日方炊未孰而其子呼之田所婦囑姑爲畢其炊媼盲無所覩飯成捫器貯之誤貯溺器婦歸不敢言先取其中潔者與姑食次以饋夫其臭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暗其婦暗中若爲人攝去俄頃開明身在近舍林中懷挾間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以供朝脯明旦視囊米復如故寶之至今

善惡報應

浙東蘭溪郭叔和樂善好義永樂癸酉山崩溪漲叔和家當溪口其沿山居民盡爲漂流積尸蔽溪而下叔和倩人撈置灘上族屬認而舁歸者以百數其他不能認者積薪焚尸拾遺骨瘞爲叢塚山田荒廢者叔和揚言于衆曰願佈種者吾助之歲登

吾不責償由是民咸就之後叔和之子君仲曦仲南仲初仲時輩爲郎爲執法爲中舍者相繼顯於時又金華大水香溪之下富子童介者見溪中所流人物縱横其數舟沿溪取拾無遺及見大路拌中坐女子旁夾二箱介取其箱不顧其女意謂女存則物失乃以竿抵其拌而覆之女遂溺後檢其箱獲絳紙帖一幅始知其女即所議妻某氏也緣段首飾具存皆其聘物介方自悔致疾而數嗚呼叔和與介志行如此宜其報應懸殊也

鄭義門

浦江鄭義門廳中先世列五櫃經史以訓後五櫃兵器以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所書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索朽墮地撤之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使者莫可蹤跡奏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榜不墜櫃全發見兵器鄭之禍大矣可見孝友之家有鬼神陰護云

李文達大父

南陽李翁某乃閣老文達公大父故商也載綿花一大艑抵湖湘鬻賣有臨江客三人醵金三百兩易

花在邸舍不戒於火盡焚訖三人擊胸大慟曰本盡赤手歸不得矣非死則行乞耳李來啍笑曰公等何憂至是貨之售不售僅一間耳我即失價貧不至死何忍爲公禍乎即持金盡與之垂槖而歸三人德翁徧禱神廟是時翁尚在途而家已夢二緋衣神稱翁陰德錫以玉童明年文達公生中宣德癸丑進士天順末正位首揆

周狀元父

周狀元旋之父浙人也多子而貧其隣巨室累貲甲一邑而妻無嗣嘗謀於妻曰彼多男神氣勝我盍求其種乎妻初不可既而久不孕乃請從命富翁爲具召周意甚慇懃酒半逸去令妻出陪周跼蹐告退妻勉留之既數盃妻屏婢告以故周遽起而妻已使人閉門不得出周面壁不顧適有筆研在案漫取以書云欲傳種子術恐欺心上天如此數百句妻彷徨失意叱婢啟門放客愠罵而入其後旋中鄉試入都知府夢見出城迎狀元前導從甚盛旗旛數十柄皆作對語於上云欲傳種子術恐欺心上天知府覺而不諭曰此何祥也已而報周旋有大魁之捷知府登其門爲其父致賀自述其

夢而不解旗上語某笑而不荅固問之乃密語曰二十年前老夫曾題於其家之垣墉可驗也知府使人視之果然乃知一念一語之公雖在暗室神明知而福之矣旋溫州人

稅牘升空

楊公繼宗山西陽城人成化間守嘉興剛正不阿愛民如子自涖政不收夏稅歲以郡之餘米補其數後有憲司官王齊者嫉公名出己右知其用餘米補夏稅也欲捃拾以爲過將聞於朝命吏取公補稅舊牘閱之方展視閣牘忽飈翩而起漸升於空

有群烏争噪而攫之風破裂飄散無遺見者無不稱異其事遂寢嗚呼公以衍餘之財而寬民力齊以魁核之心而擠正人天道昭灼如此彼欲遺天害人者可以知警矣筆記

陰騭救子

高郵羅州判者性仁慈當弘治初未開運河之前湖中大風日有漂溺之患羅毎俟風作必率皁隸夫甲等集艇艓以爲救援之計如此久之人皆以不事事誚之他日一舟至中流遭覆急督人夫救之一舟人皆死惟一少年得生問之乃其子也自鄉中來省父而附此舟父子感泣乃知天之報善人

也不爽訛謂天道遠哉

兩尚書後報

張莊簡致仕家居端重嚴毅與親識少恩雖宗族亦不肎假借毫髮莊懿官至兵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居家坦蕩和易不設城府親友皆蒙其惠莊簡今子孫單弱亦無顯者獨莊懿子姓繁衍一女一女孫皆至一品夫人一曾孫登進士曾玄孫已四十餘在國學庠序者幾十人郡中稱爲名族則知莊簡雖持身嚴正但保全一已終鮮及物之仁

莊懿在刑部時其所奏行新例數十條至今用之則知仁恕所及其所活者衆矣是以于定國之家高門待封嚴延年之母掃地以望其喪之至史冊所載報應之速盖未有顯明如此者

邵豳

永康邵豳正德中赴會試渡江遇颶風舟覆於水蓬閉氣窩水未能入飄流數十里豳在舟水漂牛脯一臠至咳之不飢及江陰一徽商停櫓於海口見覆舟曰可薪也命家人拽之中聞豳呼救命乃鑿其一板豳自竅中一躍而出氣既通舟遂沉衆皆

不救惟豳得活告有司送歸再給文引以行遂中甲戌進士知建陽縣有能名小民陳氏女爲山鬼所淫出入無常或焚其衣物索食聒惱命一皂把白牌捕之擲牌其家妖爲屏迹今遷監察御史

李豹

錫山磚橋李公豹誠慤不欺生平無失行年八十餘日以修身寡過爲事家奉岳武穆王像嘗夢王告曰明日有一顧尚書過此以其祖積德而生喆午松閣顧公可適騎而至公延欵之告以夜夢時顧方爲諸生甚小及長登進士第任職三四年歸復

詣公公復夜夢王告曰顧生任性傲物心術已偏不當入顯且不壽公夢中曰其祖積德遂無報乎王曰何可無報當移其慶於他孫耳松闇果不久於官而卒且斬其嗣其從允可學已致仕久因與元相厚善一旦薦之於朝起爲通政不數年遂登八座加太子太保

靳瑜陰德

京口靳瑜充道父也爲浙江温州典史年踰六十尚無嗣妻曰君年高而無子我亦血氣衰矣必爲君他圖一日瑜承長差往都下妻爲置一妾瑜歸驚

問曰此何爲者妻曰以君乏嗣故耳瑜曰其年幾何妻曰方十八耳瑜曰我年老何可復累此少艾亟還之亦不究其禮聘而瑜妻竟自孕一日其長晨坐堂上恍惚中見紅袍人者儀從甚都呵殿入靳廨俄而誕一子即文僖公

陳孟玉

陳僖敏公鎰父孟玉爲人愿慤鄉閭稱善士嘗出行登厠見錙底飯一塊在厠旁拾取以水滌而食之其平居不欲暴殄率如此是夜夢神人告之曰翁好善如此當獲福報吾乃梓潼神也將降生以大而門吾在胥門線香橋人家樓上其家不知奉事翁今速往迎歸爾既覺語其妻則妻夢亦如之即訪至其家主婦出延之登樓壁挂神像塵垢脫落因乞以歸加裝飾奉事甚虔未幾有娠生僖敏仕至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累贈翁如其官母爲夫人一品云以予觀之如僖敏公之碩德偉度功在西土民皆尸而祝之爲一時名臣殆所謂其生有自來者耶

牛角現異

慈谿張謙中嘉靖壬辰進士居鄉仁厚好施尤惡食

牛嘗爲文以曉諭閭里一日過于市遇屠牛埴牛埋張來兩淚淋淋長跪請命張哀而贖之歸養于庄數年死復埋之後有孫諱光裕者萬曆壬午甫十九歲試于鄉分考方揚悅其卷呈主試者主試謂平平爾欲裁數四忽見有二大牛角橫于卷上主試大異之遂以殿榜人咸謂瘞牛之報云

徽賈德報

萬曆壬午冬徽賈其者過九江見江干有十數人皆裸體號泣埀死賈急以船救之內有孝廉七人以遇盜厄此賈盡出己衣分給之又各贈路資十金

七人心銜賈者而去而賈者終不問七人爲誰也
是科癸未登第者六人相誓生平必報賈者後賈
因貲盡自鬻于樵李屠沖陽憲副家爲奴庚寅歲
閩莆方萬策爲嘉湖巡道屠燕方賈在傍執役方
見賈矚目不輟賈懼而避方乃呼至几前審其來
歷賈以實對方曰爾曾記七八年前曾貯着好事
否賈已忘良久始自省曰曾于九江活數人命他
無爲也方即出席長跪稽首曰我恩兄也七人之
中我與焉即以是日屠館遺二十金贖之歸款留
月餘贈以千金又致書同難者各助之賈遂大富
仍歸于徽

縱鯉得報

横州治北數里有山名鉢以形如覆鉢故名上有一
女郎神廟考宋元諸碑神乃有唐姓陳一婦人嘗
縱鯉一日道遇白衣人告云可速攜家避古鉢山
上此地明將爲巨浸矣還告其夫倉皇挈家方至
半山其地已陷今存龍池塘數十頃即是後其婦
遂爲神此山前所謂白衣人蓋所縱之鯉報[illegible]已
恩也唐宋及我　皇明皆有夫人之封著在祀典
横人至今不食鯉 六

宗叔林

晉陽守宗叔林得十頭龜付廚曰每日以二頭作臛
其夜夢十丈夫皂衣袴褶扣頭求哀明夜復夢八
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後夢八人來謝 出夢雋

救溺得報

徽賈於山東偶遇江右日者談人祿命甚驗一日日
者云汝速歸死期近矣即束裝歸餘帳俱不及收
止携見有者百金歸途遇一婦人哭之甚哀詢其
故爲逋負官錢計無所出將婦出鬻遠鄉彼私逃
偕幼女至同赴水耳賈哀之即以十金授且不告

姓名而去婦持銀歸誑云拾之道傍夫得銀完官
夫妻如故賈至家竟無恙至次年仍往原賈處收
前帳道經婦家婦識其面始向夫悉其往事夫婦同至
寓所拉來彼家賈堅卧不起強之方起而壁圮碎
其床矣

李子奇

李子奇者以貨游楊州見酒肆有囚當納紙銀於官
而無從出彷徨垂涕子奇哀而欲周之然囊不攜
錢爲肆主人假貸主人笑曰揚州罰贖之人數萬
雖罄家難遍何必此人子奇曰不然吾以[illegible]目中

人耳安問其他拔揷髻銀簪贖之年餘於高郵湖遭風一船盡溺惟子奇附一板搖蕩波心一漁舟過而救之漁子熟視其貌曰君非淮安李某耶曰然漁扣頭曰恩人也則前納紙因徒延至家具飯易其衣而歸之子奇平生歷十二險皆涉危無恙好事者爲繪十二冊題詠以爲平生惻隱濟人之報云

朱清冥報

黃玉者市里平民仇家誣指爲盜繫華亭獄獄卒朱清心憐之問家有何人曰有兄當來旣旬日清出

縣廨有人請閘出簪珥八金跪獻曰某黃玉仇也求爲蹤玉清不可其人堅請之乃受卽入獄問玉曰汝云兄同胞耶堂族耶曰義兄耳清因詢其狀良是出銀示之則玉妻簪珥也告以故且曰彼奸詐若此汝尚恃其救援乎玉乞命清曰吾素不爲此況汝本無辜吾安肯貪財橫戕生命自今吾以此易爲汝餉食倘會緣出汝吾心也玉感泣乃附信責妻妻仰天泣誓卽以簪別一日送夫曰烈女無二郎勿入讒玉妝以示清清嗟嘆不已從此玉囚於獄半年清力爲餉食旣死復以餘銀買棺相殯呼其妻舉喪又爲附薦於蕭相國寺務罄此銀後清敗役爲本郡堂隸一日迎新官至西門外一隸挾髒呼名曰我黃玉也清大恐欲避玉曰毋恐我死後得隸東岳感君活命之恩且於我殯欲報區區耳我奉命爲勾攝痘瘡神北門有大姓張某五旬生一子甫三齡病疹殆死公往治之但索水一碗香一炷以掌拍案呼黃玉者三然後噀其兒三日必愈當索銀三十兩爲謝清敬諾因忽不見明旦往叩張氏果有兒痘惡如清言治之得生得其酬歸以爲米肆不復入公府張氏兒旣長習舉

業十九登第二十授御史明年巡按河南歸家上塚其尊人恒言汝非朱隸已入鬼籙至是又以爲言因逆清具告來故且問汝何以能醫清述玉報德事且道奸人之計御史曰然則死者救我耳我不可不直其寃亟聞於部使者捕玉義兄杖殺之仍養其妻終身

還銀得子

京師有五貧人貸銀十兩爲賣燒鵝之計道傍一樓乃傾銀者共假其鏨剖之忽八錢一星爆起不見覓之至暮不得衆相咎不已至有欲奔井自縊

者明日又哄於樓下上有一監生訊之告以故曰我於是日得銀一星於樓門檻當是汝物出銀驗之果其銀也因歸五人五人德之思有以報生他日得利頗厚見一丈夫粥小兒於道索錢五百文衆謂買此送監生爲僕彼當不得辭乃以三百文買兒送詣監生旅次一見其兒便呼爹爹大哭生亦哭乃監生在張家灣所失子也年八歲登車時爲奸人乘間抱去三月餘矣父子感衆意反出貲以謝貧人云一事之善遂使父子復完造物報施之巧如此

脫物延壽

溫州平陽縣有蕭寺丞震少夢神人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父帥蜀不欲從詰之以夢告父嗜玉筯羮每取乳牸烙鐵筋鑽其乳而出之乳凝筯上以爲饌蕭子偶至庖見繫牛旣知其故亟以白父索食單判免此味蕭又乞增永字於其上已而復夢神言汝有隂德不獨免夭可望期頤果至九十餘

陳孝子禽報

陳睿者福州故家子年十五喪母廬於墓側有一黑鳥如鴛爲鷹所搏投入其懷睿以衣蔽之得免分羮糁以畜之馴狎可玩時里中有富民得心氣疾醫云必得是鳥肉可治以銀五錢爲睿易鳥睿不可曰始鳥之吾投也吾固活之今以財棄是不若不救之愈也養之一年毛羽成就度可及遠乃以綵線結其羽及首各一莖縱之去鳥回翔盤轉數十度鳴聲哀慕乃入雲表旣十年其世父爲山東尹坐誣謫戍忿疾喪其明其父思及同氣令睿賫銀三十兩探之且曰女叔爲績溪教諭可往請益焉睿如父言得銀共五十兩往見世父捧哭失聲世父曰兒來意誠厚然此轄戍者嚴急有一餘丁

必令操習兒宜速行枉蹈禍機無益也匆匆與銀五兩乃誤持其準僅與銀五錢睿自念伯窮若不應再索遂行爲途中人談命擇日賴以自濟至績溪叔又赴京無所倚乃狼狽而歸月惟一餐而已行至仙霞關雪甚夜行迷不知道腹又虛餒自分今夕死矣須臾有一黑鳥起於前鳴呼盤旋不已睿祝之曰果我所養鳥當依女以往如誤鳴繞吾身不誤者則直飛爲導鳥立展翅若聽許者止途則直誤則盤旋哀鳴以引之三十餘里夜向分始逄一鋪㬉不能言以手擊門者再主人出[illegible]

物掠之入曰人也圖爐久之始能言問鄉邑曰福州福州有陳謩孝子識之乎曰我即是也其主捧謩首哭曰兒也何以至此我即鹽商某人汝父之執友因告以來故相與洒泣明旦視樹上黑烏首翅綵線尚在共拜者四以爲天之恤孝義殆不薄也貲送歸於家竟以壽卒

諸國用

諸公宗弼字國用嘗以賦役渡錢塘見人溺江中公極力救之遂獲全活夜夢神人語之曰汝命當夭而好行陰德宜食報今與汝長壽不我信者以出

鬚爲左驗覺而頤頷癢甚公故無鬚及與美髯勃然人大異之其家曰充拓飲啖兼人八十餘卒夫天固命也尚以陰德增益是德勝於命而人可回天矣

瘞鵝

杭之酒家率以燒鵝請客肆有懸鵝毒蛇旋繞入其腹行者過而見之私計曰以是啗客客不中毒死乎乃對酒家欲市鵝問直幾何探其囊金不足因與酒家之隣相稔稱貸而市之乃瘞其鵝于隣之隙地而得瘞金焉隣人與酒家見而爭之曰是其所瘞也遂共訴官分巡僉事巳僉事訊得其情乃判曰一念之善天報之若響女奈何欲逆天也杖酒家與隣人而以金歸葬鵝者

章乙得銀人

宜春郡民章乙其家以孝義聞數世不分異諸從同爨所居別墅有亭臺水竹諸子弟皆好善積書往來方士高僧儒生賓客至者皆延納之忽一日晚際有一婦人年少端麗被服靚粧與一小青衣詣門求寄宿章氏諸婦忻然迎接設酒饌至夜深爲灑掃一室令其止宿旣就寢寂無聲息諸婦異之

遂潛入室就榻審聽闃如無人試捫之則二人身冷如冰乃大怖命燭照之乃是銀人二頭可重千百斤一家驚喜然恐其變化即以炬炭燃之乃真白金也其家至今巨富群從子弟婦女共五百餘口每三日就食聲鼓而升堂江西郡内富盛無比

玉堂閒話

沉船記

浙江湖州府治東八里曰八里店編民吳姓者業結網久之頗饒役於官嘉靖間董南畿賦事竣纍頒欲乞哀以歸值嘉禾李姓者與吳同役一見如平

生歡相與勞問吳告之故李慰籍曰汝勿憂吾即擊汝歸因拉之登舟旬日間至平望臨岐將分首李計吳到家程量所需復資之各道居里別去後數年李家破徙湖西山鬻薪爲業將歲底天寒雨雪昏黑夜半泊船八里店船將淪沒李且泣且呼溪上一老人聞之舉火出視李意去湖瀨不遠記憶吳所云里名詢於老人曰彼岸是也急通於吳吳衆家茫然驚起燃燈識舟叟李到門遂爲上客次早倩漁者覓薪不失一莖欵洽過歲厚餽遺而送焉異哉茲船不前不後而適濡於吳之門豈天故使其食吳之報耶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六十九

海右關民王圻纂集

禍福門

報惡類

杜伯彭生

周宣王殺杜伯不辜杜伯曰死若有知三年必使君知之宣王田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朱冠手執朱弓挾朱矢射王而中其心折脊伏弢而死從者莫不聞見墨子宣王之賢也杜伯之死不以辜而有此報也而況德不如宣王而

非其君者乎齊侯諸兒鳥獸行使公子彭生殺魯桓公而殺彭生後九年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齊侯射之豕人立而啼懼而墜車反而遇弑齊侯之死也晚矣

燕臣莊子儀

燕臣莊子儀無罪而簡公殺之子儀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當使君見之明年簡公將祀于祖澤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祀也男女觀之子儀起于道左荷朱杖擊公公死于車上出報冤記

多殺自悔

漢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不能復起以我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衞氏親貴顯得續封然終不得）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今恨獨此爾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後漢虞詡臨終謂其子恭曰吾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数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宋王彦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為統帥殺人多矣自死得免為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曹勉為善事以自庇及卒諸子果無達者宣化門內有大第園林甚盛彦超卒不十餘年其家已齎之矣孫克從咸平元年進士及第亦止州縣官史稱彦超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矣若漢陳平輩之所言者比之彦超其用心得無亦有類焉者乎而彦超同時若曹彬其人乃真為仁人矣為將亦在人自處何如爾

王弼

王弼字輔嗣注易輒笑鄭玄云老奴無意于時夜分忽然聞外閣有著屐声須臾便進自云是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鑿文句而妄譏詆老子耶極有忿色言竟便退弼心生畏惡少時遇癘而卒（出幽明錄）弼之卒也年二十四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出何劭弼傳）

陸抗

陸抗之克步闡也誅及步氏嬰孺識道者尤之曰陸氏後世必受其殃及機雲見害三族無遺（吳少誌）

劉蘭

劉蘭讀左氏兼通五經教授生徒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扣門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单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短長竟知在誰而過為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病卒（魏儒林傳）

夏侯玄

夏侯玄為司馬景王所誅宗人為之設祭見玄來靈座上脫頭於膝取食物酒戢之屬以內頸中畢還自安其頭既而言曰吾得請於帝矣子元無嗣也尋有樂嘉之役軍還世宗殂而無子（出異苑）

晉宣王

晉宣王誅王陵後寢疾日見陵來逼宣王呼曰彥雲緩我身上便有打處賈逵亦爲崇少日遂薨初陵被執經賈逵廟呼曰賈梁道王陵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故逵助焉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宣王泣泗云國家傾覆是曹爽夏侯玄訴冤得伸故也爽以勢族致誅玄以時望被戮（出異苑）

庾亮

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悉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

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扶兩人悉是舊怨又有左右數十人皆操刃仗戈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戮其孤故來相問陶稱何罪身已得訟于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而死（出冤魂志）

王濟婢

晉王濟侍者常於閣中就婢取濟衣物婢遂欲姦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則當大叫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姦我濟即令殺之此人具陳說濟不信竟牽將去顧謂濟曰枉不可受要當訟府君于天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實誣不見理便應去濟數日亦死（出還冤記）

大樂伎

宋元嘉中李龍等夜行掠劫時丹陽陶繼之爲秣陵縣令令人密尋遂擒龍等引人是大樂伎劫發之夜此伎與同伴往就人宿共奏音聲陶不詳密爲作款引隨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自爲通塞并諸劫十人於郡門斬之此伎聲價藝態本雅辨慧將死之日曰我雖賤隸少懷慕善未嘗爲非實不作劫陶令已當具知枉見殺害若無鬼則已有鬼必自

陳訴因彈琵琶歌數曲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隕泣經月餘陶令夢伎來至案前云昔枉見殺實所不甘訴天得理今故取君便跳入陶口乃落腹中陶即驚寤俄而倒狀若風癲良久蘇醒有時而發發即夭矯頭乃着背四日而亡亡後家便貧瘁二兒早死餘有一孫窮寒路次（出還冤記）

支法存

支法存者本自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九尺毾㲪百種形像光彩曜日又有沈香八尺板床居常芬馥王譚爲廣州刺史大兒劭之屢

求二物法存不與王因狀法存豪縱殺而籍沒家
財焉死後形見於府內輒打閣下鼓似若稱寃如
此經月王尋得病恒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亡砌之
比至楊都又死焉 出還寃記

梁元帝

梁元帝諱繹毋阮修容曾失一珠元帝時絕幼呑之
謂是左右所盜乃炙魚眼以厭之信宿之間珠便
出帝尋一目致眇盖魚之報也 出前對

魏輝儁

北齊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饕恶声流布蘭臺遣御

史魏輝儁就郡治之贓賄狼籍罪當合死善于獄
中使人通訴反誣輝儁爲納民財枉見推縛文宣
帝大怒以爲法司阿曲必須窮正令尚書令左丞
盧斐覆驗之斐遂希旨成輝儁罪狀奏報于州斬
決輝儁遺語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見今日之
事可復如之當辦紙百番筆二管墨一錠以隨吾
屍若有靈祇必望報盧令史哀悼爲之殯斂并備
紙筆十五日善得病唯云叩頭未旬日而死經兩
月盧斐坐謗駁魏史爲魏收所奏文宣帝鴆殺之
出還寃記

梁武帝

梁武帝殺南齊主東昏侯以取其位誅殺甚衆東昏
死之日侯景生焉後景乱破建業武帝禁而餓終
簡文幽而壓死誅梁子弟略無孑遺時人謂景是
東昏侯之後身也 出朝野僉載

梁元暉

江陵陷時有關內人梁元暉俘獲一士大夫姓劉此
人先遭侯景喪乱失其家口唯餘小男始數歲躬
自擔負又值雪泥不能前進梁元暉監領入關逼
令棄兒劉甚愛惜以死爲請遂強奪取擲之雪中

杖捶交下驅蹙使去劉乃步步迴顧號泣斷絕辛
苦勞頓加以悲傷數日而死死後元暉日見劉伸
手索兒因此得病雖復悔謝來殊不已元暉載病
到家而卒 出還寃記

司馬申

陳司馬申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言譖之
申常晝寢於尚書省有烏啄其口流血時論爲譖
賢之報

樊善

隋戶部尚書樊善討東都賊汾水之人無善恶皆殺

之逕村塢即焚之及病將死見斷頭鬼前后重沓無数爲厲

李衛公

李衛公在朱崖郡北有望京亭公頗詩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遶郡城南有小禪院因步遊之見老僧壁内挂十餘葫蘆公指曰中有藥物乎僧曰非也皆人骨灰耳太尉當軸朝列爲私憾黜於此者貧僧憫之因收其體焚貯其灰俟其子孫來訪耳公悵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遂卒

張九齡

劉禹錫曲江序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溪不毛處然九齡自内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伎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耶趙德麟侯鯖錄云陸贄文學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誣于公異家行不脩賜孝經一卷公異坎壈而死忠州之貶不無天譴也嗟乎賢如張陸而衆善不足以贖一悪彼行住坐卧念念於傷物者天又何以處之（蘇子瞻云張湯宜無後以進賢有後楊雄宜有後以盜名無後意錄有爲言之而其言自足警世劉趙所言亦然）

婁師徳

婁師徳以殿中充河源軍使唐永徽中破土蕃于白羊澗八縱七捷優制褒美授左驍騎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才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臨終數日寢興不安無故驚曰撫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似有爭者曰我當壽八十今追我何也復自言爲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若有屈狀俄而氣絶以婁公之明恕尚不免濫爲政得不慎歟（出唐新語）

江融

唐左史江融耿介正直徐敬業反被羅織酷吏周興等枉奏殺之斬於東都亭驛前融將被誅請奏事引見興曰囚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無罪枉戮死不捨汝遂斬之尸乃激揚而起蹭蹬十餘步行刑者踏倒還起坐如此者三乃絶雖斷其頭似怒不息無何周興死（出朝僉載）

弓嗣業

唐洛州司馬弓嗣業洛陽令張嗣明造大枷長六尺闊四尺厚五寸倚前人莫之犯後嗣明及嗣業資

逆賊徐真北投突厥事敗業等自着此枷下快之（出朝野僉載）

崔尉子

唐天寶中有清河崔氏家居滎陽母盧氏幹於治生家頗富有子受吉州泰和縣尉其母恋故産不之官爲子娶太原王氏女與財數十萬奴婢數人赴任登舟不數程舟人素窺其囊橐伺崔尉不意遽推墮深潭抑納王氏王方娠遂以財物居于江夏後王氏生男舟人養爲己子其母竊誨以文字亦不告其由崔之親老在鄭州訝久不得耗後二十年養子年十八九學藝已成遣入京赴舉途過鄭州去州約五十里遇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見人隨火行二十餘里至莊門扣門求宿乃崔莊也其家人竊窺報其母曰宿客面貌甚似郎君伺其言語行步又無少異又白其母母欲自審之遂召入升堂與之語話一如其子其母垂泣其子不知所以母曰郎君遠來明日且住一日旣別去其母慟哭謂此子曰昔年有一子因赴官遂絶消息已二十年矣今見郎君狀貌酷似吾子不覺悲慟郎君西去迴日必再相過此子至春應舉不捷却

歸至鄭州還過母莊母見欣然遂留歇數日臨行贈貲糧兼與衣一副曰此是我亡子衣服郎君貌似我子便以奉贈號哭而別此子歸後忽着老母所遺衣衫下襟有火燒孔其母驚問何處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屏人泣與子言其事此衣是吾與汝父所製初熨之時誤遺火所爇汝父臨發之日阿婆留此以爲念比爲汝幼小恐申理不了豈期今日神理昭然其子聞言慟哭詣府論究推問舟人伏誅妻以不早自陳斷合從坐其子哀請而免（出原化記）

段秀實

唐朱泚敗奔涇州副元帥李晟收復宮闕初泚旣敗走忽昏迷不辨南北因問路于田父田父曰豈非朱太尉耶僞宰相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田父曰天地不長凶惡蛇鼠不爲龍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欲殺之俄而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於馬上忽叩頭連稱乞命手足紛紜若有拒捍因之墜馬良久却蘇左右問其故曰見段司農尋被韓旻梟斬（出廣德神異錄）

樊光

交趾郡厢虞候樊光者在廨宇視事亭午間風雷忽作光及男并所養一黄犬並震死其妻於霆擊之際歘見一道士撮置其身於别所遂得免人問其故妻云常有二百姓相論訟同繫牢獄無理者納賂於光光即出之有理者大被栲掠抑令款伏所送飲食光悉奪與男并犬食之其囚飢餓將死聞於獄内披髮訴不數日光等有此報 出報應録

李生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家河朔間少有膂力恃氣好俠不拘細行常與輕薄少年遊年二十餘方折節讀

書爲歌詩人頗稱之累爲河朔官後至深州録事叅軍生美風儀善談笑曉吏事廉謹明幹至於擊鞠飲酒皆踰爲能雅爲太守所知時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頁衆不顧法度支郡守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所居備聲樂士真大喜以爲他郡莫能及飲酒至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歡於今夕豈無嘉賓願得召之於是召李生入趨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悦太守俱莫知所謂有頃士真叱左右縛李生繫獄已而士真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太守潛使於獄中訊李生李生悲泣久之乃曰某少貧無以自資嘗與俠士掠奪里人財帛一日遇一年少鞭駿騾負二巨囊吾利其資顧左右皆岩崖遂力排墮崖下即疾驅其騾逆旅中解其囊得繒綺百餘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而至此及今凡二十七年矣昨夕君侯命與王公子宴既入而視王公之貌乃吾曩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中心慚惕自知死不朝夕今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爲吾謝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後爲託有頃士真醉叫急召左右往李

生取其首左右即於獄中斬首以進士真熟視而笑既而又與太守大飲于郡齋酒酣太守因請李生之罪爲何願得明教之且用誡於將來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吾一見遂忿然有戮之之意今既殺吾亦不知其所以然君無復言矣及宴罷太守密訊其年則二十有七蓋李生殺少年之歲而士真生於王氏也太守歎異久之因以家財厚葬李生 出宣室志

緑翹

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里家女

也色既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一吟一咏破瓜之歲志慕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帔于咸宜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爲豪俠所調於是風流之士爭修飾以求狎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徽秋興多又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數聯爲絕一女僮曰綠翹亦明慧有色忽一日機爲隣院所邀迨暮歸院綠翹迎門曰適某客來知鍊師不在不舍轡而去矣客乃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私裸而笞百數既委頓請盃水酹

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珮薦枕之歡反以沈猜厚誣貞正翹今必斃於毒手矣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誓不蠢于冥冥之中縱爾淫佚言訖而絕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客溲於後庭見青蠅數十集於瘞上驅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出竊語其僕僕兄爲府街卒常求金于機機不顧卒深銜之因呼數卒攜鍤具突入機院發之綠翹貌如生遂擒玄機送京兆府吏詰之詞伏而朝士多爲言者府乃表列以上至秋竟戮之在獄中亦有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風開短襟它不具錄　三水小牘

裴光遠

河東裴光遠龍紀己酉歲調授滑州衛南縣宰性貪婪冒貨賂嚴刑峻法吏民畏而惡之尤好擊鞠雖九夏蒸鬱亦不暫息畜一白馬俊健能馳竟以暑月不勝其役而致斃於廣場之內有里長王表者家富贍早喪其妻唯一子七八歲白皙端麗常隨父至縣裴光遠見而憐之呼令入宅遺渠服玩自是率以爲常光遠後令所親謂表曰我無子若能繼此兒與我相餉當善待汝縱有大過亦不汝疵

瑕也表荅曰某誠微賤受制于公則不敢奉命況此兒襁褓喪母豈可復離其父乎設使以此獲罪於明公亦甘心矣光遠聞而憾之數月乃遣表使於曹南使盜伺于境上殺之而取其子大順辛亥歲春光遠遘疾逾月委頓或時若鬼物所中獨言曰王表來也當還汝兒又爲表言曰豈有規奪赤子陰害平人已訴於天今來請命又爲己語令還爾兒重作功德報爾可免我乎皆曰不可少頃曰馬來也則代馬語曰筋力之勞所不敢憚豈有盛夏之月擊鞠不停四蹄火然雙目血滴斃死微命

黜君之由巳訴上天今來奉取又朂巳語祈之如王表者終不聽數日光遠卒

王瓆

貞元初丹陽令王瓆三年調集遭黜瓆甚憤惋乃賫百千詣茅山道士葉靈中求章奏以問凶吉靈中年九十強爲奏之其章隨香烟飛去縹緲不見食頃後墮地有朱書批其末云受金百兩折祿三年枉殺二人死後處斷一歲瓆無疾暴卒出獨異志

莊宗

唐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入覲楚王馬殷以年老不

行命長子希範入朝希範多辨善應對及至莊宗謂曰朕聞卿部内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狩則此湖不足以飲馬耳莊宗大悅既而曰比聞馬氏之國必爲高郁所圖今有子如此高郁何可得耶髙郁殷之謀臣也莊宗將去其爪牙故以是言間之而希範不察及歸果使人搆其罪郁竟弃市既而廣營宮殿淫乱女色未幾死先是高郁數見形將死又晝見時謂冥報出三楚新錄

陳峴

閩王審知初入晉安開府多事經費不給孔目吏陳峴獻計請以富人補和市官恣所徵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峴由是寵遷爲支計官數年有二吏執文書詣峴里中問陳支計家所在人問其故對曰渠獻計置和市官坐此破家者衆凡破家者祖考皆訴于水西大王王使來追爾峴方有勢人惧不敢言翌日峴自府馳歸急召家人設齋置祭意色愴惶是日里中便見二吏入峴家遂暴卒初審知之起事其兄潮首倡及審知據閩中爲潮立廟於水西故俗謂之水西大王云

蕭懷武

僞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團小院使蕭懷武主之蓋軍巡之職也懷武自所團捕捉賊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巨萬第宅亞于王侯聲色妓樂爲一時之冠所管中團百餘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别呼之爲狗至于深坊僻巷馬毉酒保乞丐傭作及販賣童兒並是此輩民間有偶語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勳貴家當庖看航御車執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于懷武是以人懷恐惧常疑其肘臂腹心皆狗輩也懷

武殺人不知其數蜀破之初有與巳不相協多所
金藏鏹之夫日夜捕逐入院盡殺之寃枉之聲聞
于街巷後郭崇韜入蜀人有告懷武欲謀變者一
家百餘口無少長戮于市 出王氏見聞

李龜禎

乾德中僞蜀御史李龜禎久居憲職嘗一日出至三
井橋忽覩十餘人摧頭及披髮者叫屈称寃漸來
相逼龜禎惝惧迴馬徑歸說與妻子仍誡其子曰
爾等成長筮仕慎勿爲刑獄官以吾清慎畏惧猶
有寃枉令欲悔之何及自此得疾而亡

太宗二箭

宋祖寵幸金城夫人一日與晉王宴射後苑勸晉王
巨觥王固辭不飲曰夫人親折花來則飲上遂命
之王乃引弓射殺夫人宋祖飲如故又鉄圍山叢
談載花蕊夫人入宮幸之晉王諫而未黜一日與
宋祖獵於苑中亦射殺之後晉王死于二箭天道
未必無報也

聚斂之報

故滄州節度使朱信本銀夏部落以軍功累官至加
節鉞纖嗇聚斂爲時所鄙于京師龍和曲築大第
外營田園內造邸舍日入貪筭何啻千緡其長子
任供奉官以信之在不敢自專但于富室厚利以
取錢自用謂之潦倒契券爲約其詞有鍾聲絕絕
本利齊到之語蓋爲信絕瞑目而亟還也于是私
募僕夫十餘輩飾以珍異袍帶令伺其宅左右俟
其出門擁掖而去鞌馬服玩備極珍異其黨則京
師搖唇鼓舌獵美之徒日有十數謂其嬉游則稱
信陵孟嘗謂其用度則鄙石崇王愷諂佞互攻聾
騃不悟而復大言人間之物靡有難至錢去便到
其速如神至於筵會有奉其歡心者器皿之具盡

傾與之嘗謂盡此生逸樂惟我而已至信之卒時
已用過十餘萬及信葬畢籍其餘者比信時十去
五六加以恣縱蕩費更愈于前以至鬻田園邸舍
未周歲而日入之緡亦絕其弟方四歲乳母與家
人竊議若此不改我輩皆爲餓鬼乳母乃抱小兒
詣府陳訴是時真宗在壽邸尹開封聞之赫然怒
具以上言舉餘財與所訴之弟供奉者斥出之一
簪不着其手仍除其班籍因茲索然無帰寄迹旅
店乃歷自來游從處求衣食人既數四皆有厭心
遂於京師代獄卒搖夜鈴于巡軍聊足糊口素不

服劳又以踈怠被逐京師貨藥者多假弄猢猻爲戲聚集市人供奉者形質么麽頗類尖薄克肖胡孫復委質於戲場韋繩貫頸跳躑不已旁觀爲之汗顔而彼殊無怍也公侯之裔一旦如此有其父必生其子何足怪耶

殺降之報

前史載李廣以殺降終不侯廣何但不侯蓋自不能免其身于公以治獄有陰德大其門閭而責報于天如符契然因果報應之說何必待釋氏而後知也世傳歐希範五臟圖此慶曆間杜杞待制治廣

南賊歐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桀黠有智數通曉文法嘗爲攝官乘夏元昊叛西方有兵度王師必不能及乃與其黨蒙幹嘯聚數千人聲振湖南朝廷遣楊畋討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即僞爲招降之說與之通好希範猖獗久亦幸苟免遂與幹挾其酋領數十人偕至杞大爲燕犒醉之以酒已乃執於座上翌日盡磔于市且使皆剖腹刳其腎腸因使醫與畫人一一探索繪以爲圖用是遷待制帥廣州未幾若有所覩一夕登圊忽仆於圊中家人急出之口鼻皆流血微言歐希範以拳擊我後三日竟卒杞有幹畧亦知書號能吏歐陽永叔爲志其墓

沉香冤對

熈寧五年杭州民裴氏妾夏沉香澣衣井傍裴之嫡子戲誤墜井而死其妻訴於州謂沉香擠墮之州委錄叅杜子方司戶陳珪司理戚秉道三易獄皆同沉香從杖一百斷放時陳睦任本路提刑舉駁不當劾三掾皆罷別委秀州倅張若濟鞫勘其獄即以才薦竟論沉香死其後睦還京師久之未有所授聞廟師邢生頗從仙人遊能知休咎乃往見

之叩以來事邢拒之弗荅而語所親曰其如沉香何睦聞之悚懼汗下廢食者累日釋氏所云冤對終不可免可不戒哉

程公逸事

東坡先生嘗親筆錄其外曾祖程公逸事云公諱仁覇眉山人以仁厚信于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使遠官鈌選士人有行義者攝之公攝錄叅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菔根者實竊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當以刼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至廡下涕泣衣盡溼公適過之知其冤因詗盜曰汝

究盡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究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縱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服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壽盡今日我爲公荷檐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軾幼時聞此言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爲監司者三人玄孫官學益盛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可也

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亡庶幾淵明之心也是歲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華館思無邪齋書此段玉山端殿注公應辰刻先生手書于石筆法遒美極可愛

隧碑賜名清忠

司馬溫公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群吏莫敢近獨有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碑而死

劉鞏

太學生劉鞏大觀間遊太學有神祠甚靈鞏毎以前程祈禱一夕夢神告之曰子已得罪于冥司亟歸鞏曰某生平無大過惡願聞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惟父毋久不葬鞏曰某尚有兄何獨獲罪神曰子爲儒者明禮義子兄碌碌不責也夢覺大恐是年果卒

蔡確

江輔知慶州謝表有清時有味白首無能之語蔡確爲侍御引杜牧詩爲証以爲怨望罷之蔡爲相被

譴復以車蓋亭詩得罪亦天報也

天禍朱勔

朱勔喪父作黃籙醮請茅山道士陳彦真拜章見金甲神人仗劍叱云朱勔父子罪悪貫盈上天不赦汝毋得爲拜彦真不敢言于勔私爲親密者竊道不踰三年勔果敗

周郭中鍭

宿遷大姓尹氏當離亂時聚其族黨起兵刧女真龍虎大酋之壘復祖宗御容與宮闈諸物寘于家以道路梗塞未暇貢於朝同里周郭兩秀才從求贄

弗愜誣告有司謂私蓄禁省服御將謀不軌獄吏不復究於是諸尹皆弃市周以功得本縣令郭爲丞助之謀者皆補右列後避虜禍邑人多播徙京口周郭亦南來嘗同其友朱生輩閱市朱老子從龍方六七歲見壯卒五人着青紫袍張弓挾矢顧而怒懟當通衢欲射之周郭趨入酒肆朱生不覺也諸人飲罷過南畔小巷到一隙處過向者五卒正發鉄中周郭之胷同行者了無所覩二子卽稱心痛仆不能起衆扶以歸經夕疽生於背前後洞徹至見五臟而死

治獄陰罰

雷申錫者江西人紹興中一舉中南省高第廷試前三日客死都下捷音與訃踵至鄉里其妻日夜悲哭一夕夢申錫如平生自言我往爲大吏有功德於民故累世爲士大夫然嘗誤入死囚故地下罰我凡三世如意時暴死前一世仕久連蹇後忽以要官召入及都門而卒今復如此凡兩世矣要更一世乃能償宿譴耳可以爲治獄者之戒

生子無眼

建寧監作院鄭江三衢吏也以棘寺推司得官嘗云岳飛舉机入獄欲坐以得督視所札子令策應而三日不行爲違節制當行軍法何伯壽承命治其事岳謂何曰如此招了某必致死何曰相公但放心若相誤令某子孫皆無眼岳乃署竟坐死何由此得執政既而其家生子果皆清盲

秦檜

宋秦檜獨居相位一十九年蒙蔽朝廷無所不至先是金人擁徽欽北狩岳飛誓復故疆迎還二帝檜陰受金人兀朮約王和力沮恢復及誣殺武穆之後檜遊西湖舟中得暴疾昏悶之際見一人披髮

瞋目厲聲曰汝誤國害民殺害忠良罪大惡極我已得請于帝矣檜自此怏怏不懌以死未幾其子秦熺亦死方士伏章見熺荷鉄枷因問秦太師何在熺泣曰吾父見在酆都方士如其言而往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鉄枷備受諸苦檜囑方士曰可煩傳與夫人東窻事發矣初檜在東廂窻下畫灰密謀其妻王氏謂曰擒虎易放虎難飛遂死至理宗朝有考試官歸自荆湖暴死旅舍其僕未敢殮官忽甦曰適爲看陰間斷秦檜爲臣不忠欺君誤國事檜受鉄杖押往某處受報矣

阮逸寃報

辛讜謙于有傸甞與阮逸善一日謂逸曰君未娶我有一相知無子家有餘財有女未婚其家房奩二千當為君營之苟得當以一千謝我逸唯唯姻既成逸以前約語其婦翁翁難之有儀怨甚乃以逸有易云太山石難芳上林榔之句告謀不軌逸下吏全家流竄後有傸為海州都曹至淮遇大水家人無一存者唯長子從他道脫及官滿長子忽失所在視之得尸井中世以為阮逸之報

殺降致報

紹興初福建寇亂賊魁名曰張兼張萬全葉百三凶焰頗盛提刑李稷臣諭降之二張詣葉于稷臣且言初無降意將復為变稷臣信之乃植火柱于通衢取葉寇以鉄索鎖縛於柱爓炭圍繞醞和五辛飲之備極楚毒稷臣躬臨視之葉大呼曰我已就降何罪至此体皆焦爛乃死自是稷臣毎獨坐見葉在側大惡之三年之後稷臣遍体生瘡疱狀如火灼痛不可忍竟卒

趙邦材造宅

紹興中餘干宗子趙邦材造第宅飾臺榭恃其屬籍凡所需材木不復誰何肆意芟伐自倚宇神祠民間墓樹無得免焉落成未幾縣尉黃子強往致慶傳觴行酒皆臭不可近莫知其所由來叱罵厨人而罷次日庖婢以昨夕籠餅供朝食至前滿盤化為穢物遣視甑釜亦然遂卧病平生治僕妾輒以髮繫柱捶楚無筭怒犹不釋則沃以糞溺至是苦肺熱命家人取圊中汁以解之其妻不忍給用他湯進輒拂怏必快此汁飲竟瞑目而殂黃尉傳其事於善類使廣之以警為惡者俾知所戒云

兩劉報應

內都知宣慶使陳永錫言上皇朝內人有兩劉娘子其一人近五旬志性素謹自入中年即飯蔬誦經有程課宮中呼為看經劉娘子其一乃上皇藩邸人敏於給事毎上食則就案析治脯脩多如上意宮中呼為尚食劉娘子樂禍而喜暴人之私一日有小宮嬪微忤上旨潛求救於尚食既諾之而反從中下石小嬪知之多取紙筆焚之云我且上訴于天帝即自縊而死不踰月兩劉娘子同日而亡時五月三日也至輿尸出閤門棺殮初舉尚食之衾而其首已斷旋轉于地視之則羣蛆𧎭雜而

穢氣不可近纔啓看經之衾香馥襲人面色如生於是内人知者皆稽首云善惡之報昭示如此不可不爲之戒也出春渚紀聞

褚大震死

延名毗村有舟師褚大兇愎不孝毋墮水坐視不救有他人援之反加詬罵毆之一日棹舡載客方離岸一人追呼附舟載至釣臺下其人曰我是神非人也汝不孝上天命我擊汝褚不惧應曰便是天神須還錢乃可去語訖震霆一聲而死神即不見同舟人驚怖告於烏程縣來驗其事

謝七嫂

信州玉山縣謝七嫂不孝於姑每飯以麥又不得飽而自食則白秔稻紹興三十年七月七日夫婦皆出留姑守舍有遊僧過門從姑乞食姑曰我不曾飽安得濟爾僧指秔稻飰曰以此施我姑揺手曰此是七嫂者若與爾婦來必遭辱駡僧堅求終不與俄而婦歸僧就求飯婦大怒叱毀之僧哀求婦唾曰脫爾袈裟來換僧即脫援之婦戲披于身僧忽不見其袈裟變成牛皮牢不可脫項間生毛漸而遍躰頭目变成牛

王七六

麗水商人王七六每以布帛販貿於衢婺間紹熙四年至衢州詣市駔趙十三家所賞直三百千趙蓋侵用之王久留索償不可得時時忿駡趙但巽詞遷延一夕醉以酒與妻扼其喉殺之納尸於大篰内王常日奉事僧伽大聖甚謹雖出行亦以画像自隨趙併寘篰内俟半夜人定欲投諸深淵將出戶有僧數人繼踵來惧其見爲之少止良久再出則遇僧如初凡五六七天且明不暇顧徑舁至江濵鄰屋居者姜六一訝其荒擾執趙手欲就視乃

告以實賂以五楮券姜不聽復增十券姜喜乃捨去十日不貿易歸而持券易錢其妻疑之券詰之故妻厲聲叫呼于是往報津邏擒王尸於水中其像卷傍題字曰處州麗水縣奉佛弟子王某捨錢画西安縣遣牒會得實趙伏辜始驗諸佛示現皆僧伽靈变所格然不能救其死也

韓溶

洛中營西内甚急宋昇以都轉運使主之其屬有李寔韓溶二人最用事宮室梁柱欄檻窓牖合用灰布期既迫竭洛陽内外猪羊牛骨不充用韓溶建

謀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李寘寘二西
死而還魂具言冥官初追問灰骨事寘言此非我
蓋韓溶也忽有吏趙而出有頃復至遇寘曰果然
君當還然未押運亦不免既白冥官而所抱文字
風動其紙尾署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二子尚
幼連死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而溶亦死昇時
已入爲殿中監未幾傳昇忽溺不止經數日下數
石而斃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誣也

熊二不孝

興國軍民熊二禀性悖戾父明爲軍卒年老去兵籍

不能營生理妻又早亡惟恃子以爲命而視如路
人至使乞食明垂泣致懇肆罵弗聽將訴之於官
復不忍但每夕焚香告天冀其子回心行孝如是
二年惡子方從其徒縱飲聚博一日長空無雲忽
變陰慘雷電交至晦莫能舉目聞有呼熊二者雨
久開霽不見其人相率尋覓得尸于郭門外剜其
眼截其舌朱字在背歷歷可認曰不孝子時淳熙
三年九月七日也

范隅官

乾道辛卯歲浙江大旱豫章尤甚龔實之作牧命諸
縣籍富民藏穀者責認糶數令自津搬隨遠近赴
於其所每鄉擇一解事者爲隅官主其給納靖安
縣美門鄉范生者在此選其鄰張氏當糶二千斛
以情語范曰以官價較市值不及三之二計吾所
失蓋不勝多矣吾與君相從久冝蒙庇護盡爲我
具虛数以告官司他日自有以相報范喜其言甘
且畏後謝諾其請爲之委曲張遂不復捐升斗閭
里多知之而畏二家力勢弗敢宣泄壬辰秋大稔
前事頓息范張由此愈益交歡癸巳之春范以微
疾卒將斂復蘇呼謂其弟曰我適到一公府殿宇

嚴峻官吏森列使我供責狀減壽二紀念我平生
無過惡拒而不從吏云前年汝爲隅官虛申張家
賑糶米二千石至餓死者若干人非過惡而何我
記得向時張家認只一千石今所言乃倍之哀祈
放回取干照遂暫歸應干文書盡寘其篋中汝急
爲檢索恐可藉手弟亟往取視果二千石范即瞑
自是時年三十有八踰歲張亦死

楊四鷄禍

信州玉虛觀道士徐眞素說石溪人楊四工造酒富
家爭用之因是生理給足好食鷄每醉後輙縛取

一两隻覆以竹籠然後酌沸湯從上淋沃雞負痛奔跳毛羽脫落無餘乃旋剖腹去其糞汙隨意啖之凡二三十年所殺萬計淳熈九年七月二日爲饒氏蒸酒困臥竈側甑崩墜破沸湯數斛盡傾厥身跳擲呼叫與鷄正同兩日方死

何百九

贛州石城縣豐義里小民何百九強悍無賴以屠牛爲業常坐事編隸南安遇大赦得歸不改故態紹熈四年春王簿鄭縮因審究公事到彼里適見何鼓刀解牛有麄皮小片僅三寸割而擲之其子五

孩適從旁過正着其右目上揭之不落即時生合不可脫黒毛森然才爲指誤觸則痛楚異常此子蓋與父同惡者人以爲業報

江神對簿

俞掞字杜淵宋景定辛酉知臨江軍江東界有一渡水漲舟覆溺死十八人稍子亦沉死知府善行法差一卒持神符及官牒追江神來問卒畏譴責力懇於水濱忽一白衣老人出云你且去我明日自到官卒歸報至日知府坐廳等候近晚見一人龎眉皓首身着白衣云十八人死者以前世結黨爲強盜殺人聚尸投于水故也知府曰梢子又何辜老人曰此人正是賊首知府但知陽間事不知陰府事此皆注定並無差錯也夷堅續志

王純官報吏讐

宋福州人王純字良肱以通直郎知建州崇安縣方治事食炊餅未終急還家即仆地死死之二日衆僧在家梵唄王家小婢忽張目叱僧曰皆出去吾欲有所言舉止語音與良肱無異遂據榻坐遣小吏招丞簿尉皆至録事吏亦來婢已盛怒命左右擒吏下杖之百語各官曰殺我者此人也吾力可

殺之爲其近惟故以屬公等吾未死前得其一罪甚著吾面數之曰必窮治汝其人忿且懼賂庖人寘毒前日食餅及半即覺之倉皇歸舍欲與妻言不及而絕幸啓棺視之可見丞以下皆驚呼匠發棺舉体皆爛爲墨汁始詰吏吏頓首輸服幷庖人送府府以其死無主不可致刑斃之獄中本邑爲立祠曰王通直祠云夷堅志

陳録事爲犬

宋秀州華亭縣吏陳生者爲録事不問事之曲直惟肙賄稔惡常帶一便袋毎事即納其中[illegible]

千家人口我在湖州欱山寺爲犬家人驚悸請寺問之犬見家人至急避於僧榻下意若羞見者家人竟不得見而去僧呼犬語曰陳大錄你家人去矣即振尾而出見腋下垂一物若便袋狀内有皮帯周匝緊縛隱然

欺心殿舉

龍舒人劉觀任平江許浦監酒稅其子堯舉字唐卿因就嘉禾流寓過試僦舟以行舟人有女唐卿調之舟人防閑甚嚴無由得間既引試舟人以爲重扃鎖閉無它慮也日出市貿易而試題適唐卿私

課成得意出院甚早比二場皆然遂與女得諧私約歡如夫婦一夕夢黃衣二人馳至報榜云郎君首薦觀前欲視其旁一人忽云劉堯舉近作欺心事天符殿一舉矣忽覺驚異俄而拆卷堯舉以襍犯見黜主官皆歎息其文既歸觀以夢語之且詰其近作何事匿不敢言次舉亦不第

嘲人得病

宋韋丝能詩好嘲人有醜行必形於詩由是盛傳不復可掩其間不無溢惡甚至破人婚姻傷人眷屬晚得惡病嚼舌而卒

妖術鬼刺

明崇儼精妖術凡物在千里外片時皆能立致一日獨寢里中無何爲鬼所刺至晚死刀子尚在心上人皆謂役鬼過苦鬼殺之也

梁小二

解州安儀池西鄉民梁小二家世微賤然皆耕農朴質至梁獨狠戾其母寡居事之尤悖妻王氏性恬靜所以奉姑至謹北虜皇統中河東荒飢疫癘荐臻流徙滿道梁挾母妻并稚子四人偕行至孤山之東陵乞食以哺其子王氏念姑久不食私以與

之梁怒甚詐使妻抱子先行自與母在後仆母在地掬泥沙塞其喉然後去妻訝姑來之遲疑爲夫所害遂訪之見尸已僵拊膺悲泣已無可奈何復前進才及中塗風雨暴作迅雷震耀衆懼散不暇顧梁所之少頃澄霽梁乃卧土窟頭目皆爲大火燒爛唯腦骨僅存儼成髑髏肢体如故目睛瞎淡無光而不死能別識人物飲食語言皆無妨常謂人云有三鬼守我每得食必先祭之而後敢食官憫其妻子給粟養之梁經數年尚存

李氏徽坊得禍

江陰人李安撫歸附于元後謚恭敏所居門首立坊曰恭敏近歲子孫以址賣與里人薛氏土木一新視昔有加有客語薛云君之門而猶存李氏之坊恐非君所宜也薛深然之指恭敏之族尊行者惟唐卿可主其事乃貽以錢百緡李欣然撤之是夕李囈語呻吟甚苦妻急呼之覺曰我夢見袍笏大官自云是我祖責我不能世守其業又毀其坊且罵且撻我負痛號泣故致此耳語既暴死莫救越明年城燬於兵薛氏屋復爲瓦礫之區

椎脛之報

元江州田文英稟性毒虐婢僕有過則椎其脛皆蹣跚行蹩至元乙亥北兵至境箭中其脛鏃入脛骨受苦三年而死人以爲椎脛之報

取賄得禍

段承務者醫術甚精居宜興非有力者不能屈致翟公巽祭政居常熟欲見之託平江守梁仲謨尚書邀之始來平江一富人病求段醫段曰此病不過湯劑數服可愈然非五百千匹爲酬不可其家始許其半段拂衣而去竟從其言復以五十星爲藥資段復求益增至百星始肯出藥果如其說而差段載其所獲而歸中塗夢一朱衣曰上帝以爾爲醫而厚取賄賂殊無濟物心命杖脊二十既寤猶覺脊痛令人視之有捶痕歸家未久而死

盛出血

盛出血居吳城清嘉坊與人戲以手折人輒出血故名隣翁老無子園池廣衍盛與翁狎嘗問其地所從得翁輒道其詳盛潛寫翁賣地券擇一已死者爲中見人藏久之翁無恙乃謂曰汝地不歸我何待翁以爲戲盛作色出券示翁翁愕然無辨遂與盛地爲一樹石庭榭葺之加妍初無子既以計得

翁地又生子意願盈溢所生子五歲不言一日盛攜之入園圃游行謂曰吾老矣目前生業皆汝有汝不言吾不樂耳忽應聲曰我即其翁也將有所待而言耳盛驚悸一仆卒未幾子亦卒遂絕

前身妬婦

翁彥國再娶陳氏多病腰下常如氷冷彥國官建州陳氏一日入親戚家遇狂僧王姓者曰夫人前生爲宰相妻因妬殺孕婢弃井中即今腰冷乃報也陳氏後以柩歸金陵過別舟夜沉水中來日釣出其柩浸水中者經宿

戴婦見死兒

長洲陸墓人戴客鬻瓦器為業頗足衣食止生一子極愛之衣裘飲博恣其所需子年十六病臥床褥半年醫禱不效竟死夫婦痛惜厚加殮葬誦經建醮費又不貲家具一空猶念不已終日哭泣適有媼拏舟及門曰死生常理何悲如此今念令嗣亦欲見否若欲見亦易事耳驚喜扣其說媼曰翁姥不須俱行以一人往可也戴喜即令妻偕入舟媼鼓棹如飛食頃到一市廛中媼導以登岸遥見其子立米舖中持槩量米望見母來即趨出拜母乃

言兒今為此家開舖正念見母姑留此吾入報主家相迎也即奔入媼招母入舟以箬篷密覆潯舟中流使潛窺之其子出裝飾儼一牛頭夜叉也四顧罵曰老畜安在渠少我債二十年尚欠四年未滿今來正欲執之恨少遲令得走却拘怒而入母伏舟中不敢喘媼放舟復還述所見於夫自是悲念始息尋媼舟亦不復見矣

盛明卿冤報

吳城盛明卿家富豪横其庄隣張木匠有田數十畝與彼連屬明卿謀奪之張莫能辨忿懣而卒後二年明卿生一兒七歲老媼携至庄所忽語云此乃吾地也明卿曰汝豈張木匠耶兒應曰是既長酗酒百端無藉及鑰戶而竊視之儼然張木匠也明卿大悟縱之浮浪不事家業

禪史彙編 卷之一百六十九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禍福門

報惡類下

釋僧群

釋僧群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霍山搆立茅室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是群仙所宅群因絶粒其庵舍與石盂隔一小澗常以木為梁由之以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群將舉錫撥之恐傷

而止因此囘歸遂絶水數日而終臨終謂左右曰我少時曾折一鴨翅此其報也出高僧傳

建業婦人

建業有婦人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繭栗甚衆行即有聲恒乞于市自言村婦也常與姊姒輩分養蠶已獨頻年損耗因竊其姒一囊繭焚之頃之背患此瘡漸成此瘤以衣覆之即氣閉悶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負囊出搜神記

李氏刀訐

海虞之木城有李某者素好刀訐人畏之如虎晚年家頗饒裕有子登景泰二年進士立進士坊陰陽家以為動七殺之地其家連死五命不三月子訃音至李老自往迎喪歸至臨清亦感疫死其僕度不能致兩喪遂火化之函骨以歸天之報施固不爽哉

神移占地

香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姪寡嫂地基其孤姪呑聲忍氣惟旦夕焚香稽顙籲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夜忽大雷電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歸孤姪至曉人視之不失尺寸此可以為欺孤弱寡

者之戒

鄒老人

鄒老人者吳之猾徒也有富人王甲夜殺其仇李乙而事露有司捕寘於獄以賄求計於老人老人曰須白金百兩索其成案懐其金而西之南都假同鄉士大夫求見刑曹郎夜中出五十金以獻曰吾鄉親王甲實不殺人而為推案吏利其財坐以死敢求直於下執事刑曹曰吳越事隔何由可致力老人曰昨公捕得海盜二十餘人其中兩人吳産也公誠能勒二盜指李乙為其夜殺則此不加罪

而彼得再生此亦未至虧公損法也刑曹許之老人又密訪兩盜妻子曰汝夫已無生理然能如我計他日可自脫即不脫吾養若曹終身妻子以情通二盜許之及鞫刑曹郎徵問若爲吳人曾殺人否乎二盜即招某等於某年月日殺李乙於家掠其貲若干二盜以死自甘老人乃抱其案還吳令王甲之子鳴於官竟出王甲於獄王甲自獄歸至中門見李乙仗劍曰謊計可行吾冤不可洗也速與吾同去甲乃呼其妻曰神理不恕巧謀何益急處家事食頃而卒正德甲戌事也

雷誅奸盜

玉山縣橫封窰王氏居焉有郎爲邑庠生母死乘凶納婦約以七斷方諧祔席禮郎卧柩旁婦別寢內室夜二鼓微聞叩門聲二婢竊言此必幾郎求入次夕又如之二婢乃啟闑令入即解衣登榻交奸至五鼓潛去曰恐親戚知婦余以不孝罪三四夕情話相通乃問婦倉卒適人丈人以何爲嫁貲婦言金簪珥半斤准衣銀八十兩在是次夕至曰某學官聞吾言子有金珥欲借以爲子婦式婦性柔婉即指榻上小箱予之次夕告曰吾買田百畝定價二百兩尚欠八十金奈何婦曰何不以吾銀足之盜喜取以去此後不復至婦以其偶無暇耳五十日竟郎殺雞設酒與婦同寢數日後問汝服飾幾何婦言爲其學官借去郎大駭曰自汝來吾孤眠五旬何曾足及汝榻斯何人哉而妄稱我也婦恚窘即問買田事郎又言無有婦黙然泣下郎慰之曰盜也子陷於不知耳何必然婦起召二婢告以故二婢亦泣婦曰吾婦必死女二人孰先死以從我其長婢曰門吾啟也吾從娘子必伸是氣於地下婦迺持婢泣婢歸自縊於庖中已婦呼輿別

夫而歸婦入門見父母泣父曰嫁貲少耶婦不荅延母密室垂涕告以故竟自經死囑母以屍合婢而殯發喪壻亦來會知其懷慙而舍生也哭之慟扶棺至墓方欲掩土而雷雹大作攝一人跪於棺前則其壻之堂兄也手奉金珥及銀四十兩跪而死屍隨破裂迺知其人所爲以其銀設酒肆於安仁旬日矣一邑皆爲警動正德九年事也

岳武穆僇檜後

秦檜裔孫某宰湯陰緯有政聲每欲謁岳武穆廟遂巡弗果將及瓜謂同僚曰少保雖與先世有悪豈

在後嗣耶且吾守官可無愧神明往謁何傷遂爲文祭之拜不能起嘔血數升扶出廟門卽死事在嘉靖初年魏恭簡公提學河南歸爲所親言

蔣成謀命

嘉靖二十六年泗州屠戶蔣成宰猪煮酒於鴨嘴湖有孤客以紫竹傘挑包袱投其舍成以酒困之至夜沉於湖得五十金以致富後値端午置酒會鄰友成素不識字忽曰靑絲繫粽汨羅江裏弔忠魂蓋屈原事也座客時古淵耳畔有教之者云何不對紫竹挑包鴨嘴湖邊謀客命成駭然失色客散

獨留時再酌吐實以二十金謝之時歸告其妻妻曰寃情未伸精靈未散故令子以顯其迹事不應隱金不可私私之恐有後禍時乃首之州成不能諱扣其汨羅之義則不知取客尸於湖尚如生獄遂定

逆婦變牲

福建延平府昆季三人輪供一母然各務農託三婦侍養子既出三婦輒訴悖相勝致姑飦粥不贍姑欲自縊嘉靖辛卯七月中白晝轟雷眩目三婦皆人首而身則一牛一犬一豕環視者如堵

餘杭崔屠

餘杭民其死惟一嫗一幼子而已聘胡氏女爲子婦久之貧不能娶命嫗遂鬻身於機坊爲之治絲得金二兩始得歸婦婦問姑所適子言其故婦泣下盡脫簪珥將以贖姑而子先往與議初夫婦語時鄰人崔屠竊聞之因詐爲夫語索前物於婦婦稚不察卽與之及夫歸惘然莫知爲誰所索也怨恨觸柱而死母聞子死傷之亦自刎婦欲相繼自殺里卒以聞於邑令周公之冕卽出餘俸厚爲棺殮葬二死者而令護婦使勿自殺且急捕賊不得時

轟雷已擊死崔屠其物尚在手而又起二死者屍於擊間其棺殮之具公命給予作生理焉時嘉靖庚戌年也

負心報

丁其者成籍也客游燕市途遇一壯士與之結爲死友未幾其人以盜敗繫獄丁往省之盜云我有數百金藏某所君取來營救我給我衣食死則葬我餘金任君取之丁利其滅口也以金賄獄吏斃之獄越三年丁自燕歸舟中忽倒已大叫自言是盜大罵丁并述爲丁所害故同舟人始知丁有負心

事相與跪拜祈之云丁自害君與我輩何與今君殺丁于舟中重爲吾輩累矣盍緩之鬼曰唯唯當先至其家俟之語畢丁遂趣及家三日忽復大呌仍述前語取鎚自落齒家人奪之則揚刀自傷其胸又奪之則以指自抉其目睛血流淋漓觀者塡道或問云汝既有冤欲報何待三年鬼云向我繫獄近得赦書乃出耳已而丁竟死所云赦書是隆慶改元赦書也

滅蠶報

武康徐七家每歲育蠶甚夥萬曆甲午夏蠶將老矣

以桑値倍常棄蠶丁水而盡鬻桑操奇贏明年桑賤如土徐多畜蠶業纍纍上簇矣越數日蠶不一繭有方襪之忽攢成一繭大可如盤極重不可舉自謂異瑞喜不自勝至暮火煌煌出繭中頃大震一聲繭紛裂有黑物如鴉者無數遶于屋間火大熾竟不可撲伐謂滅蠶之報

泰和雷異

太倉王敬美於萬曆戊寅正月十七日行過泰和稍停郵舍時雨雹大作震雷轟轟俄頃諠言縣之前稠人中獨挈一人置高土擊死次日猶置道傍可驗其人匠者而善爲金人以雷神罰罪不能少緩而以未發時出擊且擊又以通衢眞挈不可爽矣見奉常集

趙重陽

常熟之直塘今屬太倉有錢外郎者險人也家居武斷鄉曲其里中有婦曰趙重陽色美錢心慕之且以其夫貧可餌一旦召語曰聞汝有幹局若何乃坐守困窮吾貸汝錢販布如何夫曰幸甚即以貲易布從商於臨清錢遂與婦通預爲貨以待其夫歸婦一二日輒具舟遣之如是者數矣里人皆知之而

夫了不覺一日在客邸與同伴爭詈爲發其事夫忍耻歸錢又如前遣之既行至木瀆港潮落不能去復暫到家錢方擁趙暢飲見之愕然夫慚且怒然憚錢之強不敢發旋回舟中錢陰與趙計夜遣人詐爲盜殺之而以被盜聞官夫之族人知而發其謀縣令楊子器逮兩人鞫之不承姑繫之獄自是數月亢旱桑通判民懌謂子器曰君知所以不雨乎坐趙重陽獄未決耳君能雪此冤雨必至矣子器大悟立加嚴刑始欵服少時大雨如注闔縣欲呼以爲神錢遂訴之上官移獄於府歲餘有劫

盜十餘人入獄錢享以酒肴從容誘之曰吾知爾輩不過一死能爲我認刼殺商人事於爾罪無所加而可以脫我當厚給爾盜許之及被訊時具狀首一一如錢指錢乃援盜詞以辯太守新蔡曹公鳳召子器詰之子器力言其故曰彼直巧爲營脫耳於是計不行錢又訴於　朝下南京三法司提問錢已賂津要爲內援竟以盜詞爲據錢與趙皆幸免方出部門少憩是日天色晴明忽疾雷一聲兩人皆震死一時哄傳以爲奇事

小團魚

溧陽狄其任雲南定遠縣知縣有富翁死而其妻掌家積有數萬金叔告縣密囑之曰追得若干願與平分狄信之拘其嫂到官酷刑拷訊至以鉠釘釘足滾湯澆乳于是悉出所有四萬金狄得二萬而婦遂齎恨以死及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其婦手持小團魚挂于床上乃大驚異未幾遍體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四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年乃死五子七孫俱死此疽止一孫僅免亦無阜錐之土

嫉妬冤報

衡陽周令失其名蜀川人後妻携二女俱長矣周撫之如已女後妻兇妬周舊畜數婢內二人妍媚後妻加以他事鞭撻無虛日二婢各爲姙娠常以背或臂腿受其挺妻多方用杖觸其腹二婢竟以鞭箠墮胎死既殺二婢其後二女相次適人因權寓衡陽不四五年其二女俱因産而死未死前必旬日號呼痛楚宛轉而後終其母泣憂惱而得疾女亡後歲餘亦死

張裨

下邳張裨者家世冠族末業衰微有孫女殊有姿貌

鄰人欲聘爲妾裨以舊門之後而不許鄰人忿之乃焚其屋裨遂燒死其子邦先出不在後還知狀而畏鄰人之勢又貪其財而不言嫁女與之後一年邦夢見裨曰汝爲兒子逆天不孝棄親就怨潛同兇黨便捉邦頭以水中桃杖刺之邦因病兩日嘔血而死邦死日鄰人又見裨排門戶直入張目攘袂曰君恃勢縱惡酷暴之甚枉見殺害我已上訴事獲申雪自後數日令君知之鄰人得病尋亦殞歿出還冤記

程惡子

程悪子順義人得一孩極憐愛之而性兇狠不知尊母母老羸垂盡常被其毆詈一日抱孩誤墮地傷額悪子婦以為害其子聲色甚厲母懼走匿鄰女家避之數日怒不解礪刃匿身邊而故好迎母曰孩愈矣且泣要媼可疾歸母從之至半途僻地剚刃其母腹而刃反自巳腸入腸出刃不知何由反也後屢埋瘞而屍尚在地上鴉犬食盡而後巳

溢美獲罪

身口意三者獨悪口兩舌妄言綺語乃有四業故懺者必先之文伯仁嘗訟一逋僕待官視事而卧酒

肆中忽夢見徵仲居暗室據積案上伯仁問叔父何為爾徵仲言生旹代人作墓文甚苦對證虛實若可來助我伯仁驚棄去方寫佛典償口罪巳亦竟死此溢美猶不得放過況溢悪又安所逃罪乎儒家自不妄語始信當以為烱戒

匿財受報

蘇之閶門一店家尊館賣玉石回回其人家去不復至店家疑其無後以其財用營置產業俄成富翁及回回之子至店家匿其財無數其子亦不知虛實欲質於官無據也乃量資路費而遣之後店家生一子嗜酒輕財凡敗家之事無所不為父不能禁扃之空室中其母恋之從壁隙窺見乃回回也急報其夫且窺之夫嘆曰此天算我耳遂縱之後數年家貲蕩盡而此子亦死聞之浦貢士云此事雖渉荒唐然亦可警昏匿人財者

妒弟致禍

崑山五保張其兄弟業瘍醫凡求療者必之弟而不之兄由是弟饒兄日凋落兄妒之欲俟其出將甘心焉一日買舟入城兄匿舟中行至新洋江忽起捽其弟將投之水舟人俱急榜舟就岸得脫去將

訟縣有父老曰彼無天理而害汝今既不得行是有天理也若訟之且將拘繫証佐必貽害舟人不如巳之乃巳未幾兄一夕睡至旦目不能開竟成瞽疾而死於貧人以為不道所致耳

李六娘

無錫有李六娘者與某甲私謀殺其夫丁一而嫁之未朞年有娠期滿不產而日覺腹中蠕動祈禱了無寸效踰四年猶未就蓐一日歎息云冤家何日舍我忽腹中兒云我是汝冤家耶我本而夫而與姦夫定計殺我我訴諸冥道許我取汝償命歎息

何益六娘大駭不敢答俟甲歸泣而告之甲亦恐
曰吾爲汝多作好事兒云好事不過僧道誦經耳
我命誰償定不相舍自是求索食物六娘隨取入
口則已稍遲便騰躍上下痛極殆死久之體益羸
瘠而其事漸露隣人有勸建水陸道場者甲從之
兒復大言曰此事無益然我當舍汝以去即夕洞
瀉二十度凡滿數器疼血血中有足趾身舌始知
兒支解以出前後凡八年平復後不久竟亡

汴州郵卒

汴有郵卒傳檄衣腰鈴執鎗而馳值夜月朦朧徽商

素服携囊獨行聞鈴聲疑爲刼盜匿道傍叢棘中
卒以爲狼虎急刺之傷陰囊貫腹拽出乃商也悔
無及瘞之得銀一袋遂棄役之楚居數年娶妻妾
生女漸成富翁一日天欲暮才立於門風雨凄凄
見一人衣素儼如前商突至前卒甚怖掩扉窺之
其人竟至對門一皮匠家從坎下入焉旦扣其門
問曰昨暮何親友至匠曰無托庇添丁耳卒知爲
商托生歸語妻曰吾夢天賜麒麟於匠家所誕貴
子也盍周之妻然其言匠夫婦銜德子長七歲頗
聰慧以父禮事卒卒有納壻之意未及言值天暑
卒卧匠家匠命子爲之揮扇祛暑者卒汗泉湧子索
巾拭之亦得以父皮刀刮之卒微覺疑蝇嘬用手
揮刀刀入其腹遂大號痛絕身歸語妻妾以前事
云我以鎗悞殺彼彼以刀悞殺我皆天也家貲係
彼物弁女畀之以償宿債言訖而歿子長遂成婚
焉

假銀買羊

俞翱者一中書之僕也平生專以假銀騙人戊戌夏
月至常州貿易經買羊家欲以銀一兩三錢買四
羊主人求益弗許而去明日主人將出囑其妻曰

昨買羊者倘再來稍增價可與之翱果瞷其夫之
亡也以一兩八錢買去夫歸怪其增價太多視之
乃假銀矣怒罵其妻妻忿縊死夫痛其妻亦縊焉
至七月間翱被迅雷擊死陳湖濱四羊亦死蓋翱
尸上遠近快異

瘞蚕報冤

太倉孫廷慎行販吉安往來皂林見巡司獲盜三人
其人是彼處大族伍氏家丁也蓋其家每歲畜蚕
甚多桑薄飼之不繼因棄蚕十餘筐瘞之土窖中
三人仍駕船往而桑葉不得舟還途次忽一大鯉

跕入舟中約重數斤三人喜其罕得載歸餽主舟經皂林巡司與其小船而用兩櫓急駕疑之遂追捕至檢其舟見頭艙有人一腿三人自相駭巡司即縛解浙江臬司栲掠甚至詢其身屍所在三人不勝煅煉訴辯得魚之故變異之端主司不信三人不得已認云殺人身屍見埋在家隙地内主司即命吏卒人等押至其家妄指一地發之正是瘞蚕之處蚕皆不見惟一死屍身軀完全僅少一腿事竟得合併家主俱抵罪夫豈害蚕命數多有此寃報耶

浮漚申寃

溧陽史某與友商於外友利其妻推墮水歸訃服闋娶其妻生二子一日雨見蝦蟇上堦以杖推下水不覺失笑妻問故曰史某死狀如是妻即殺二兒奔訴史伏誅好事者作蝦蟇傳奇按夷堅志岳州張甲妻與僕李大通張爲商避雨一野廟李以磚擊死張呼浮漚曰他時靠你申寃及歸語主婦官人病死命汝嫁我妻即與爲夫婦一日見浮漚而笑曰張公痴被我打殺却指浮漚曰他時靠尒伸寃夫浮漚如何解與人報寃妻愕然奔告于官誅之蓋鬼憑其口云

翟八姐

江淮閩楚間商賈多挾婦人俱行大抵皆猥倡也上饒人王三客平生販鬻於廬壽之地得車姬曰翟八姐翟膂力過人其在塗荷擔推車頳肩繭足弗以爲劳又善營逐什一私所蓄藏過千緡而更無姻眷年且四十欲謀終身計王客狡詐大駔也雖醜鄙其色而以財貨動心誘之爲妻翟罄槖中物畀付他日將渡江未旦先起挈裝賫登舟趣解纜及翟至水濵其去已遠悲慟移時念進退無門逕赴水死王歸治生業建第宅其舊有二稚子甚敏悟正戲舍傍一僕宿怨其父操刀盡殺之家内又數數見怪見婦人軀幹絶偉儼類翟氏導群鬼癘聚或中夕擊鼓鏘金千態萬狀長子頗憤怒肆言呼天迫于誇侮因醉毆人死黥配嶺南次子又與衆不諧爲腹心交校酒忿争亦爲所害王衰頽愁苦而終妻貧㾮餓死暴尸不克葬屋廬入于宗人之家

徐鐵臼

東海徐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臼許氏亡甲改娶

陳氏凶虐之甚欲殺前妻之子陳氏産一男祝之
曰汝若不除鐵臼非吾子也因名之爲鐵杵欲以
擣臼也於是捶打鐵臼備諸毒苦鐵臼竟死時年
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氏牀曰我鐵臼也
橫見殘害我母訴于天得天曹符來雪我冤當令
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陳氏跪謝頻爲設奠鬼
云餓我令死豈是一食所能酬謝今當斷汝屋棟
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聲舉家走出炳燭照
之亦無異又罵鐵杵曰殺我安坐宅上爲快耶當
燒汝屋即見火然烟爛內外狼籍俄爾自滅茅茨

儼然日日罵詈時復謳謌謌云桃李花嚴霜落奈
何桃李子嚴霜落早已聲甚傷悽似是自悼不得
成長也于時鐵杵六歲竟死鬼便寂然出還冤記

許成悖母

金溪民許成自田所歸舍從母索飯母告之曰飯在
釜中爾自去取取則空無所有怒而罵曰尓害瞎
妄語如此耶即出外析薪一枝忽躍而上徑入眼
貫一睛而出登時昏絶累日乃能起令爲係爲臣
擔僕自狀其過而悔無及矣

張顗祖治獄

信州吏人張顗初爲獄院推級鞫大辟罪囚家賂以
千緡使方便脫免會理掾既不可罔而厚賄又不
肯捨遂陰諭獄卒斃之而告其家曰案卷已盡翻
換無奈暴亡因家置不問張用所獲經營浸成富
室惟恨無子忽生男少而俊慧才十歲能作來子
三場之文稱爲神童十八登甲科後二年赴詔注
泉州教授在都城留恋聲色又飲酒無筭極其花
柳博塞之娛蕩析家貲十亡七八臨之官得羸疾
困卧半載囊橐一空迓兵及門而卒父母痛割祈
死不能既歛三日揭帛拊其面則形容一變乃爲

昔日所殺之囚張感悟前過不復追憶但齎結無
生意未及旬月與妻相繼下世一門遂絶

古步王屠

餘干古步有墟市數百家爲商賈往來通道屠宰者
甚衆王生擅其利數世每將殺一豕必先注水沃
灌使若充肥因多獲利人食其肉者輒發疾王
有七子積貲不勝多至於買田作室晩年得異疾
右手掌內生瘡血水從中流出日殆數斗更無藥
可療刮席呌呼晝夜不得合眼但求速死踰月乃
亡諸子知戒懼者即謀改業

阮倪

阮倪者性特忍害因醉出郭見有放牛自探牛舌本割歸爲炙其後倪生一子無舌人以爲牛之報出述異記

祝吏鴨報

鉛山縣吏祝六每往親朋家飲酒半醉必索活鴨縶定兩翼次取爐灰雜鹽摟入兩眼乃放置地上坐客鼓掌歡笑鴨即腳高腳低其狀如舞觀者無不嬉笑祝常自詫以爲能席罷鴨已不能見物此家即殺之凡如此十年晚病傷寒先苦目旋覺腳軟

暫起行步不復端正全類鴨舞人知其生受業報展轉負痛閱十年乃死

馮氏陰禍

撫民馮四家貧不能活逃於宜黃攜妻及六子往投大姓力農治園生涯僅給諸子皆壯悍有力縣人憚之俄第五子姦盜事敗捕繫獄第六子瘍發於股積歲不愈先是老馮訪炎咎於郡中黃翁黃曰嗟乎奈何汝家前世湯火公事方作兩鬼守伺門庭雖謹之不及矣若犬生兩雄是其禍時也老馮密告人曰黃翁之卦一何神耶吾亡父存日以陶冶爲生嘗貸二客紗帛二十千約日償直及期不肯與客詣窯所逼之其處孤僻無人烟因擊殺之納尸於窯內而縱火焉泯爲灰燼外無知者後父以壽終不料報乃在此明年所畜黑狗生兩雄雖極惡之然不敢殺又半年訟事起醫以病瘍者爲鬼射無治法一日閉户晝卧見二人持竹筒擔籠入登床以籠置瘡上痛貫心髓未幾自縊馮妻繼之第二第四子復犯盜黥徒一家狼狽星散老馮行乞於路求死不能距其父戕客事四十二年論者謂凶德本於馮父既獲善終而其殃沴乃延諸

孫冥報亦爲迂徐委曲而訖無善脫者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信矣

牛頭王

婺源畢村皆一姓所居有畢應者專意屠牛每與人夸說所殺至千頭矣死後須得做牛頭王漸老不能操刀而聞他處宰剝必往觀之喜見顏色一日歸自盧嶺爲牛群所逐登木轉避牛爭奮角抵觸未幾斷折哀呼乞救衆牧童奔趨鞭退方得解脫到家即卧病覺寒不可支命其子生火起炙繼又發渴索酒手自提缾出沽倒身火際誤伸左手寘

焰中初不言痛至夜乃云有金甲神人曰欠一斤還一斤欠一兩還一兩殺物命成業隨當初擬做牛頭王而今果報自身上自是不復語但時時拈瘡上肉屢空與人肉盡見骨又月餘乃死

吳唐射麑

吳唐者廬陵人也少好射獵矢不虛發嘗方春將其子出獵乃值一麑戲馬麑覺有人氣引麑潛去麑未知所畏因前就唐唐射之而死麑驚還悲鳴唐乃置麑淨地自藏草中麑來俯舐頓伏唐又射之應弦而倒既而又逢一麑張弩之間箭忽自發激

中其子唐即投弓抱子撫膺而哭忽聞空中呼曰吳唐麑之愛子與汝何異驚視左右虎從旁出遂前搏折其臂還家一宿而卒 出宣驗志

焦浚明

焦浚明為著作佐郎早歲登第久而不遷乃以轗軻怨天尋又上章致禱是夕有一幅素書降于爐前細視乃天篆十六字浚明不能辨聞何仙姑有道特往問之姑曰此天篆不必問也浚明苦告則曰篆云受金五兩折筭十年枉殺一人死後處分爾有諸乎浚明語塞不能對

劉建德

劉建德母病不侍湯藥妻更忤逆送母尼寺道一婢隨之服事母不肯往妻悍甚劉不能制母臨死大罵曰我必訴汝于陰司數日妻死又數日劉卒妻夕大歛忽震霆一聲腹背拆裂臭聞數里

余英

李士衡奉使高麗武人余英副焉所得禮幣及諸贈遺士衡皆不關意余英慮船漏以士衡之物藉船底巳物置其上無何遇大風船幾覆舟人請減所載倉忙不暇揀擇信手拈出棄之中流舟始定蓋

皆余英物也

賈客謀金

金陵賈客某歸自湘東有一老翁附舟尾賈客瞰翁多金與家僮謀奪之因邀同爨六月六日風行江中賈客與僮捽翁墮水死取其金以歸是年即生一子及長為博徒悖逆不孝敗其家業賈客無聊聞降紫姑仙往扣之仙姑降筆曰六月六日南風惡楊子江中一念錯老翁魚腹恨難消黃金不是君囊槖賈客俛首喪氣聞者悚然

雇殺弟妹

李侍禁齊善袁許之術士大夫多喜之有別業在龍
陰之東郊其妻先卒買一妾生二子一男一女李
既死二子始髫齔長男年二十餘乃嫡室所生與
其妻謀曰二子成立分我貲產能致之死地家貲
悉我有也自此二子衣不得完食不得飽俄得瘵
疾遂絶其藥膳相繼皆死妾不勝怨忿日走伏壟
墓號泣以訴數日妾亦死有鄰家子於閭巷見齊
手携二子妾亦侍側謂鄰家子曰我長男不孝不
友虐殺弟妹又令此妾銜恨而歿若可語之吾亦
訴于陰府不汝置也鄰家子遽來告亦不之信一

日其妻具酒肴會親舊侑客於中堂長男獨坐書
閣中乃父自外至數其罪以杖朴之數日乃死其
妻後數日亦死

殺生

南京沈祥以煮螺為業一日挑螺一担夜聞屋中颯
颯之聲祥惧急起看之見螺俱在屋上作聲游去
筐中一空祥遂不煮螺茍姓者宰燒鵞為業每日
無論數十久之其人作鵞眼視人一夕將死見鵞
數百來噬身上苦痛而斃一市酒家買鱔數百視
湯沸繞置湯中其鱔衆氣俱升屋上一層者天未

明宰豬其豬忽作人言我是你家叔父你如何殺
我

戚設陰謀

戚某者素險惡人號黑心家頗殷實欲造堂樓五間
地拘於其鄰張數浼人與言張不允戚密令強盜
指張張竟誣服死於獄母與妻以地畀之造樓戚
無子晚歲始得子至五六歲不能言一日當暑天
戚坐於樓其子匍匐上樓戚曰以汝故設謀如此
蠢庸奈何奈何其子忽厲色作聲曰爾何苦為此
我非張某耶爾以無辜殺我奪我之居我之來方

圖報耳戚大驚望後一倒而死後其子竟忘所言

董染工

洪源董氏子家本染工獨好羅取飛禽得而破其胸
穿以竹歸則焚稻稈燎其毛羽淨盡乃持貨之平
生所殺不可計老得奇疾偏體生癰皮鱗皺如樹
遇痾癢非爬搔可濟但取茅稈以燎乃定繼又苦
頭痛毎痛即令人以竹片擊腦數十下稍止人以
為殺生之報如此三年遂死

孫道士

福州海口巡檢孫道士符法治疾神應提刑王其弟

婦得疾爲物憑馬斥王君姓名駡不絕口逾年不痊召孫治齋戒焚香具狀投天樞院孫與婦人出婦欣然整衣歛容如平時見孫曰我家四人皆無罪而死非命旣請于天必索償乃已法師幸勿多言且披胸示之云彼酷如此寃安得釋孫但開曉勸解使勿爲厲卽再三拜謝而入孫密語王曰公憶南劍州事乎王不能省孫書四人姓名于掌示之王頫首不語意殊悔懼蓋昔通判南劍以盜發屬邑往督捕得民爲盜囊橐者擒其夫婦戮之其女嫁近村聞父母被害亟來視號呼怒駡王怒亦

戮之女方懷妊實四人併命一時也孫曰此寃我法不可治越兩月王死婦乃安

蟻報

有彭和尚好殺螻蟻前後火燒湯潑不可勝記及篤病蟻緣臥床上圍匝其身因舁於淨室中將石灰周遶鋪之又自空飛至及卒口眼耳鼻中皆蟻

烏梅飼馬

廣陵有男子行乞於市每見馬屎卽取食自云嘗爲人飼馬慵不能夜起其主恒檢視見槽中無草督責之乃取烏梅餅以飼馬馬齒楚不能食竟以是致死後因病見馬屎輒流涎欲食之與烏梅味正同了無穢氣

李甲毒子

金華有豪民李甲剋衆肥家居近古刹有二僧頗爲村人所欽仰往來求施人多喜捨亦時時受甲妻之密惠甲知之銜忌尤深一日二僧以事至其家甲故爲慇懃之態而私令僕幹作四餅寘毒其中以出勸二僧僧方飯飽不下嚥乃懷其餅歸寺明旦二小兒緑衣垂髮入寺游觀問之則甲之兩子也驚曰此李公愛子可以果餌延之命其徒遍搜

於房弗得惟餅在几上卽取以飼之二兒各食其一仍懷其一還家入門大呼腹痛並仆地躑躅以死甲莫喻其故詢其僕搜其身餘餅在焉乃知中毒而亡吞聲飲泣而已不敢向僧道一語妻亦罔察自後卒以乏嗣造化巧於好還如此謂天蓋高殆於不可

余姓獲報

龍山有數軍人修築茶園見一白蛇大如拱競舉鋤擊之內一人姓余者獨勸阻來旦一白衣女子携籃下嶺入林中衆往李之內盛一草寘人將歸意

次食次姓余者忽頭痛不可忍乃懸蓼其女子云此蕈有毒君不害我請莫食之余卽拋棄旬日衆人相次嘔血而卒惟余存焉

兩重陽報

洞庭西湖寺爲鄉顯者壁其奪作書院且將佛面黃金盡剝去已壁忽病痒至刮見骨死乃寺猶巋然存也吳高啟受人餉玉佛啟愛其玉美截爲細圈後高竟坐飛語腰斬于市卽此兩重陽報世有好毀佛事者豈待死而墮無間獄耶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一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災祥門

祥瑞類

神堯異瑞

帝堯在位聖德光洽浮玉山下有巨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晝則曨曨不明夜則照耀穴外是謂陰火其光爛起化爲赤雲丹暉炳映百川照徹　堯時有十瑞宮中芻化爲禾鳳皇止庭神龍見沼曆艸生階宮禽五色鳥化白神禾生庭脯生廚景星耀

天甘露降地是爲十瑞

重明鳥

堯時祗支國獻重明鳥一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鷄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翮而飛能搏猛獸飴似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洒掃門戶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時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爲此鳥之狀置于門戶閒則魍魎魑魅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或刻木鑄金或圖畫於牖上此之遺像也

巨星見瑞

宋景德三年有巨星見于天氐之西光芒如金而圓
大無有識者春官正周克明按天文錄見於荆州
其星名周伯語曰其色如黄金其光煌煌所見之
國太平而昌又按元命苞此星一曰德星不時而
出時南北講和澶淵凱旋萬姓富足宜此星之現
也克明本進士獻文於朝召試中書賜及第

甘露兆祥

成化庚寅春甘露降於郊壇松柏時 上親郊御齋
宮取以賜百官然是瑞實兆 世宗在娠之祥非
人所預知也

賀白鵲表

皇明 成祖在北京有白鵲之瑞 監國及五府六
部例各進表慶賀 監國表云望金門而送喜馴
彤陛以來儀又云與鳳同類蹌蹌于帝舜之廷如
玉其輝翯翯在文王之囿 東宮曰此方是帝王
家白鵲

白兎白鹿

皇明有商人售白兎于無錫呂少卿元夫直二十七
金啇之四年知府其得之檄送南京守臣作銀籠
盛獻 詔却不受先是雲南撫臣宋滄得白兎以
進癸巳二月河南撫臣吳山進白鹿 詔免賀而
汪冢宰以爲太子之徵仍受賀然故老云白兎非
嘉瑞蔣琮守南京一門士以兎獻琮大怒而却之
曰是禍我也未幾坐事下獄死

麟

萬曆乙酉河南光山縣獲麟先是其地巡撫坐言某
山岬雲見免官至是又一年光山民家畜一牸牛
放牧郊野忽風雷大作火光閃爍牸牛號鳴數聲
須臾開霽牛亦歸欄及明年産一犢風雷火光牛
鳴如昝至天明鄰人競覩見犢身麟文隱起遂以
爲麟漸聞有司覩者塡委民家惧而斃之止以皮

骨歸官庫

天變

日月食

日月之會于朔歳十二次會而同入於黄道則必交
交有初有中凡交則日月必食凡食皆月掩日陽
光爲陰魄所蔽故爲日食如日月雖會而月行或
入外道或入内道非同於黄道一宮則自不相薄
矣月食必於望夜其十四十六夜者則置望忝錯
故也凡望夜則月與日相對故光獨圓滿然日月

四射而正中光焰所不足處則爲暗虛月行而入暗虛則無以承日之光故爲月食然以太陽用壯而敢與日抗故墮於暗虛而爲食亦是陰盛之象

星隕

齊桓之將興也恒星不見星隕如雨晉文之將興也沙麓崩自是諸侯無王晉三大夫之爲侯也九鼎震自是太夫無君 國學紀聞

五星交互經天

晉惠帝永寧元年自正月至于閏三月五星交互經天縱横無常凡晝而星見于上者爲經天其占爲

不臣爲更主今五星經天古所未有也是後内而將相外而諸王方伯互執兵權懷愍爲劉氏所執五胡爭起分據中國亦古所未有也 晉書

星鬬中天

宋帝昺德祐元年三月有二星鬬于中天一星隕其占二星乃宋元之君鬬于中天乃爭衡之象一星隕乃宋亡之兆也 宋史

星入北斗

元順帝至正十年六月有星入於北斗大如月聲震如雷周氏曰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有星

如月入之而震聲如雷天變極矣順帝以尋常視之置而不顧

星隕如屋

至正甲午乙未間河北山東多隕石大或如屋陷深入地丈餘星隕爲石者多矣未有若此之大者也至正乙未洛陽有大星隕地滾行數十丈艸木皆焦北抵山石其土石皆融液而流須臾復向西飛去此又其特異者也 元史及草木子

天狗化赤犬

元至治元年玉案山産小赤犬群吠遍野占曰天狗

墜地爲赤犬其下有大軍覆境 滇載記

日變

唐太宗貞觀初突厥有五日並照 玄宗天寶三載日暈五重占曰是謂氣光天下有兵 憲宗元和二年十月壬午日旁有黒氣如人形跪手捧盤向日盤中氣如人頭四年閏三月日旁有物如日十年正月辛卯日外有物如烏 文宗太和二年二月癸亥日無光白霧晝昏十二月癸亥有黒祲與日鬬六年三月有黒祲干日如鬬庚戌日中有黒子四月乙丑黒氣磨日 僖宗乾符二年日中有

若飛燕者六年十一月丙辰朔兩日並出而鬪離
而復合三日乃不見是月黃巢陷潭州逼江陵守
將劉漢宏作亂巢遂渡江渡淮陷東都入長安帝
乃播遷巴蜀焉　昭宗天祐元年二月壬寅日中
見北斗十二年正月甲申日有黃白暈乙酉亦如之
暈中生白虹漸東長百餘丈二月乙巳日有黃白
暈如半環有蒼黑雲夾日長各六尺餘既而雲變
狀如人如馬乃消其占日暈有虹者爲大戰夾日
者賊臣制君之象變而如人者爲叛臣如馬者爲
兵未幾朱溫逼帝遷都因而弒逆卒移唐祚焉 唐書

眞宗景德元年十二月甲辰日有彩如三日狀占
在危宿幽州之野時契丹舉兵壓境　孝宗乾道
二年六月甲子日有戟氣長斜倚日旁占戈戟相
傷之象 宋史

黑雲兆倭

國朝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未申時日光
暗有青黑紫色如日狀者數十與日相盪俄而數
百千萬弥天者逾半時漸向西北散去明年四月
倭寇四起大掠邊徼沿海諸郡無不被其患者 定志

朔日月見

晉安帝義熙九年十二月辛卯朔月見東方是之謂
仄慝仄慝則侯王其肅是時劉裕輔政威刑自己
仄慝之應也 晉書　唐高宗儀鳳二年正月甲子朔
月見西方是謂之朓朓則侯王其舒劉向以爲朓
者疾也君舒緩則臣驕慢故日行遲而月行疾 唐書

月中矛甲

晉人尹思正月十五日坐室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
否兒曰今年當水月中有人披簑帶鋤思出視之
曰非水也將有兵亂月中人帶甲仗矛爾已而兵

[illegible]果作 眞仙通鑑

兩月並出

漢成帝建始元年八月戊午晨漏未盡三刻有兩月
相承見於東方京房曰君弱而婦強爲陰所乘則
月並出 漢志　梁武帝太清二年五月兩月相承如
鉤見于西方占曰其國亂亡 南史　西魏文帝大統
十四年正月朔兩月並見 北史　隋煬帝大業九年
正月二十七日旦兩月並見 隋書　宋眞宗天僖四
年四月乙酉西南方兩月並見占曰大臣廢黜又
曰有大水是年秋寇準貶滑州河決京師大雨[illegible]

虞舍 史宋

三月並出

秦苻生時太史令康權言于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爲妖言撲殺之是月苻堅殺苻生自立稱大秦天王晉書 唐貞觀初突厥有三月並出是歲突厥亡通考

月食失筭

天順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于推筭不行救護 上因言湯序以禮部侍郎掌

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若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是日收下獄降爲太常少卿仍掌監事

擊鑑救月

長安城中每月食時士女取鑑向月擊之滿郭如是蓋云救月蝕也

彗掃文昌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臺官云應在內閣未幾逆瑾出逐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自是而後一時在位九卿褻譲無不被其禍乃知文昌爲天下斯文之應不特內閣而已

熒惑逼斗

正德七年壬申夏熒惑入南方將逼斗旬月而退是年冬京師及河朔之地溫燠如春而徐淮以南風雪特甚至洞庭水流出氷有至尺厚者是時降敕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衞却以京軍充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從江彬等計也

彗星

萬曆丁丑十月有金星爲彗如懸太白旂其光竟天南指牛斗北掃箕尾凡二十七日內臺奏稱分野在燕吳間占主吳越大水人民災有自立其下者三年而滅後江南北果以水旱疫死者無筭巳丑甘肅如萬狗嘷于中天明年秋虜陷鞏昌府辛卯熒惑犯南斗明年春軍叛寧夏番將哱承恩殺都御史党馨是夏倭酋髗高麗拔之其王來乞援秋七月十月歲星貫月而出十二月我援高麗克之癸巳秋七月二十七日鳳凰三䕫同日出蛟水高數

犬人畜溺死無数又熒惑犯羽林有光入月天皷鳴有聲殷如雷十月大雷電雨雹二十日有大星隕西北小星随之聲如微雷光如月十二月長洲縣民呂氏鷄産一人形数寸眉目皆具甲午元日雷二月無錫縣羊乳一兒形如猴面作兒啼二月河南八十二縣大飢父子相食

天狗兆災

萬曆十六年九月中旬天初明時西南忽見有紅白氣如龍亦如犬長竟天其光下掃地及拂人面皆驚倒良久方滅考天官書以為天狗星見掃民間

地次年果亦旱数千里民至採榆皮買麻餅充食饑死者不知其幾萬人又繼之以大疫死者益無筭甚至有滅門者大市長街鎮日鮮有人迹鄉村益寂甚灌莽極目劉泉長有詩云文武衣冠凋喪盡鄉村第宅空閑多行人強半皆衰絰驛路頻看長蒋蘿毎憶此詩遐想當年景象猶可駭心隕涙

郊值風雷

宋光宗初郊丙夜將臨星月尚皎方入大次服袞冕始搢大圭烈風倏起霹靂一震燎火亦熄皆仆在位者辟易上驚僵神位玉帛牲牢皆狼藉所執鎮圭不知所在

旋風抜縣

宋神宗熈寧九年恩州武城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插天如羊角大木盡抜俄頃旋風捲入雲霄中旣而漸近經縣城官舍民居悉捲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捲去復墜地死傷数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勝計縣悉為丘墟遂移今縣夢溪筆談

大風移牌

皇明天順元年五月京城大風雷電雨雹抜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曹吉祥之門巨樹皆折

石亨宅水深数尺京師震恐是時亨吉祥等恃功恣横御史楊瑄自河間印馬還京師劾奏亨吉祥奪占民田若干頃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 上謂徐有貞及李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難得命戶部覈實於是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糾亨等不法兵科都給事中王鉉知之潛以告亨亨疑有貞與賢主使遂與吉祥泣于 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有貞等欲加排陷且言鵬乃已誅奸臣内官張永從子故結黨誣臣 上怒命收鵬及瑄及十三道御史悉下錦衣衛獄究主使之者衛官奏右

拯御史耿九疇副都御史羅綺諷使爲此併執拗之謂其阿附有貞及賢主使妄劾遂併下有貞賢於獄是日晩遇大風雷電之變翌日即赦出有貞等降有貞賢皆叅政九疇布政使綺亦叅政御史盛顒等調知縣瑄鵬俱調戍遼東鉄嶺衛越二日復留李賢爲吏部右侍郎時曹石專恣有貞輩欲遏其勢毎沮其謀曹石啣之故起此大獄使非感召天變如此之速則縉紳之禍殆不止于此矣越五歳二凶相繼以逆誅瑄等遂得大用焉 近代名臣録通紀哀

風赤如血

皇明嘉靖元年七月二十五日未申時海風大作沿江林木合抱者皆摧抜至夜半風勢轉烈平地水高二丈餘江海混爲一壑茫無涯岸巨木在高阜者惟露枝稍沿江舳艫廬舍皆漂溺人死者無數父老相傳百年來無此異也時大水中有火光閃爍其聲轟轟若萬馬之馳或云水恠乗陰沴所爲或云龍躍處自有火光其說皆未盡按史載風赤如血則知風爲陽氣本無形也唯風極盛則陽氣所聚極厚故有色可見而赤如血耳蓋陽之色也近世或颶風大作則夜間空中火飛無数人皆見之火極明處則風必極盛樹木屋宇當之者無不摧仆則火固風之色也所謂風赤如血亦是如此 緑雪亭雜言

大風金山露脚

皇明嘉靖十八年七月間大水漂没楊州塩場数十八民死者無筭其日楊子江水下数十丈金山露其脚如香爐疊足之状過日聞楊州水害正前日江涸之時始知隨風涌之而去揚也唐史記開元十四年潤州大風擁江濤過金山遂没瓜步数日江水復平豈虛語哉 七修類稿

赤氣兆火

宋寧宗嘉泰元年正月丙午赤氣亘天次月臨安大火四年二月庚申赤氣亘天次月臨安又大火嘉定元年二月戊申赤氣如火亘天至三月又大火四年正月乙卯有赤氣隨日出二月辛卯有赤氣隨日入至三月臨安又大火周氏曰臨安大火凡四見矣前二年之所驗者爲侂冑擅權開邊啟釁之徴後二年之所驗者爲夷狄浸強漸爲宋患之應嗚呼禍患未形而災異先見無非欲世主兢業

自強勉于爲善故耳宋之君臣方且恃虜盟好而
置邊事於不問尚可與論治國之道哉一書再書
存後鑒也宋史及綱目通考

白氣如索

元至正二十二年六月田豐殺元平章政事察罕帖
木兒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貫太
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
良將即持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察罕爲王士
誠誘至豊營刺殺之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潁
川王謚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爲平章政事兼

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擴廓既領兵
討賊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固十一月乃穴地通
道以入拔其城執賊首陳猱頭二百餘人獻闕下
而取田豊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遂
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元史

雲闘天鐘

嘉靖巳酉秋龍游曹竹溪方飲酒忽人來報云西南
方有雲如二疋布飛來飛去相闘久之俱飛向西
南而去或曰雲闘或曰龍闘　又是秋一夜如萬
斛鐘從東飛鳴而過西南如自下者然龍游庠生
何克科聞祖母言成化間亦曾有名曰天鐘

雲兆

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其下賢人隱青雲潤澤蔽日
在西北爲舉賢良

風雷泥丸

彭文憲公筆記成化元年五月京師大風一時皇墻
以西有聲如雨雹視之皆黃泥丸子堅淨如櫻桃
大破之中有硫黃氣郁公譚纂云松江上海縣地
方有十字廟一農家誦經颺旛行者暑倦置牛皮
於旛下忽陰雲四合霹靂擊碎旛竿牛皮不知所

向但見農家屋上竹針萬計皆長三寸許二書紀
之以爲異夫天地間上蟠下際莫非陰陽二氣之
所爲若風雷冰雹亦造化之所常有飛沙走石亦
變態之所恆聞至于沙丸竹針皆大如櫻桃皆長
三寸孰爲鑄之孰爲成之信陰陽不測之謂神有
不可以推求者矣

風霾冦警

嘉靖戊子七月京師大風霾聲如雷天色赤如火者
三日夜內閣楊邃庵因問職方吳郎中以邊上聲
息吳荅以無聞楊曰北虜遇大風霾即乘機入

吳未及吝次日邊報至今京師人但遇風沙則曰
虜入寇偶閱北齊書云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望
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亦因風沙知虜寇
邊之意

風雷之患

嘉靖癸丑五月蘇州大風雷牛馬在野者多喪其首

雲鬬

正德十一年丙子江西地方見天上有紅雲黑雲各
一叢若相鬬者久之分為兩城人馬洶洶若攻城
城中人應狀又明年宸濠謀反南贛之士自外攻
入是其象也

黑雲蕩日大水入京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以後接連五日時有黑
塊大小不一往來衝日早暮皆見二十五年六月
二十五夕北京連雨西山水發涌入都城數尺房
屋多倒沒死者無算直入皇城其年亦無災變豈
非人能勝天耶

天雨五穀

夏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
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　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

並述異說　宋元豐二年六月忠州雨豆　元祐三年六
月忠州臨江縣雨白黍又雨黑黍　大觀元年廬
州雨大豆　紹興十六年正月辛未瀘州雨豆占
曰豆生於地者自天而下蓋草妖也　至道二年
四月福州福清縣㶕雨黃黑豆又長樂太平二鄉
雨黑豆皆堅實異常郡縣以為瑞上其事並宋史五行志
元至正庚寅年冬溫霹靂黍雨時行衢饒處等州
雨黑黍大如小麥色黑破視其內白如粉辛卯歲
十月信州及邵武雨黍饒州建寧雨黑子大如麥
數衢州雨黍民多取而食之元史及艸木子　國朝成化

元年天雨黑黍于襄陽掬之盈把及星變地震蓋
其兆也時北方流民聚山中凡數十萬叛逆僭號
朝廷大發兵討之擣其巢穴湖湘始靖　弘治
乙卯六月黟歙雨豆並雙槐歲抄　隆慶二年四月十四
日陝西凉州西寧衛地方天降黑豆遍地無數人
食之則氣悶巡按御史楊一桂具奏

天雨艸及藥

漢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艸而葉相樛結大如彈
丸漢五行志　平帝元始元年正月天雨艸狀如永光時
京房易傳曰君吝于祿任忠賢去厥妖天雨艸漢志

宋明帝泰始四年春正月丙辰朔天雨艸於宮中南史宋仁宗慶曆元年二月丙午京師雨藥宋史

天雨毛

漢武帝天漢元年三月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雨白毛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漢書五行志晉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時益州刺史伐汶山胡從事何旅固諫不從牙門張私等因衆之怨誣其謀逆害之晉書隋文帝開皇六年七月京師雨毛如髮尾長者二尺餘短者六寸餘京房易飛候曰天雨毛其國大

飢時関中旱米粟涌貴隋書唐中宗神龍二年越州雨毛李淳風乾坤變異錄云天雨毛邪人進貴人走賢人逃唐書宋神宗熙寧元年荊襄間天雨白毛如馬尾者尺餘彌漫山谷三月丁酉潭洲雨毛八年五月丁丑雨黃毛宋史元順帝元統二年三月天雨毛二十五年夏五月大都雨毛長尺許或曰龍鬚也拾而祀之元史

天雨土灰

梁武帝大同元年天雨土三年天雨灰時帝自以為聰明博達悪人勝已又篤信佛法捨身為奴雨土雨灰絶身蔽賢之罰也齋心錄唐貞觀七年三月永徽三年三月景龍元年六月天寶十三載二月大曆七年十二月貞元二年四月八年二月開成元年七月咸通十四年三月中和二年五月天復三年二月天祐元年閏四月俱雨土唐書宋淳化三年正月熙寧八年正月元豐五年三月六年四月元祐七年正月宣和元年三月俱雨土占曰天雨塵土主民勞苦宋史國朝成化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旦時微風後漸大至辰時風自西北來沙土濛然其色正黃視街衢如栢染然土沾人手面洒洒如濕

少頃天地晦暝微覺窗牖間紅如血仰視雲天煌煌如絳紗室內如夜非燈不可辨而紅色漸黯黑至午未時復黃始開朗當晦冥時人相顧慘惧時久不雨百計禱之不可得至三月二日辰巳時微雨午後忽黃氣四塞日色如青銅無風而雨土以帚輕掃拂之勃勃如塵積地黃色至暮益甚中夜有風如雷明旦乃大雨土仰望雲天昏黃四際猶甚時或紅黑不知其為何祥也至六日始霽東北風七日乃雨至八日午後始霽

天雨水銀

晉惠帝永興二十六年七月辛酉夜天雨水銀與唐志貞觀廣州雨金同占金位正秋爲刑爲兵占曰人君多殺無辜一年災于朝晉書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七月雨水銀宋史

天雨鈴

北齊主湛河清四年有物隕於殿庭色赤形如漆赤鼓帶大鈴衆星隨者如小鈴未幾婁太后崩北史

天雨肉

漢桓帝建和三年秋七月北地雨肉似羊肋脅骨也或大如手時梁太后攝政兄冀專權枉殺李固杜喬等天下冤之其後梁氏誅滅漢書晉愍帝建興元年河東地震雨肉劉聰時平陽星墜爲肉長三十步俱文獻通考

天隕羝羊

隋文帝開皇十二年六月繁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羝羊黃色大如新生犬鬬而墜悅獲其一數旬失所在洪範五行志曰君不明逆大政之所致也狀如新生犬者羔類也雲掩蔽者奸邪之象羊與楊同音國姓也羔羊子也太子勇既升儲貳晉王廣陰毀之而廢黜二羔鬬一羔墜之應也隋書

天隕魚

漢成帝鴻嘉四年隕魚于信都長五寸以下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漢書唐元和十四年二月晝有魚長尺餘墜于鄆州良久乃死魚失水而墜于市敗亡之象也唐書元至正丙午八月辛酉上海縣浦東俞店橋南牧羊兒三四聞頭上恰恰有聲仰視之流光中隕一魚于橋畔其狀異常自首至尾僅盈尺身濶而短是日晴無陰雲亦無鸛鶴之類是可怪也日晡時縣市人閧然指流星自東而北即此時也橋下有一人取回家欲烹食其妻不從盎而藏之聞者多就視時人有知其不祥者曰志有云天隕魚人民失所之象輟耕錄

龍起雨魚

楚府內宮後有長壽寺迭以澄湖湖與外墪子湖通寺前蓮臺方丈萬曆丁酉忽龍起蓮華隙間或曰蛟是日雨如傾河魚皆乘水上昇從雲中散落百里家家獲魚雨止兩湖爲空杜工部詩曰驟雨落河魚信然

天雨木

唐貞元四年雨木于陳留十里許大如指長寸餘中

空下立如植占曰木生于下而自上隕者上下易位之象碎而中空者小人象如植者自立象也唐五行志宋紹熙五年十一月辛亥行都雨木與唐志貞元陳留雨木同占越月吏部侍郎彭龜年上疏論知閤門事韓侂冑奸萌坐黜後侂冑擅朝誤國宋史

天雨果核

周秦間河南雨酸棗遂生野棗今酸棗縣是也　魏世河内冬雨棗　魏文帝安陽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啖一枚数日不食今李種有安陽李大而又甘者即其種也述異記元至正壬辰春三月二十三日

湖州黒氣亘天雷電以風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光瑩堅固破其實食之似松子仁人皆曰婆婆樹子閏月十二日復雨如初杭州如之及九月十日紅巾犯省治雨核之地悉被兵火無者屋宇如故九月二十六日湖州陷儀鳳橋四向焚戮特甚追思雨核時橋四向爲最多信前言不誣也後聞池州亦然池州之禍猶慘果核之雨與空中墜桂子相類皆理之不可曉者輟耕錄

天雨桂子

唐武后垂拱四年三月雨桂子于台州旬餘乃止占曰天雨草木人多死唐五行志宋神宗元豐三年六月巳未饒州長山雨木子數畝狀類山芋子味香而辛土人以爲木子又曰菩提子明道中常有之是歳大稔宋五行志

天雨石

鴟夷二年國中雨石大者方圓丈餘小者亦大于拳雨及数里不傷人屋後亦無他至今葑門内里許有大石是其遺蹟也震澤手牘

雨石卵

弘治三年三月某日陜西慶陽府隕石無数大者如

鵝鴨卵小者如栗皆作人言又呉仲庶守金陵日會取石然灰供脩造之用夜夢三舉子乞哀求救詰旦乃該詞中隷欲焚三醜石呉公遂勅寺僧保護之逮後移置廨舍終不[illegible]動

紅雨黒雨

正德三年杭州都御史錢鉞家一夕天雨明日起視隣皆清水而本家則紅者数日後錢氏稍没嘉靖八年夏杭城内外遠近皆下黒雨不服被其汚染紅雨即歴代所謂雨血其黒雨者禹貢導黒水於西海或龍取此而下耳

大雪變

景泰甲戌吳多雪正月望日一夕積七八尺比曉城廓塡咽民庐被壓通衢委巷僵而死者比比皆是突而烟者十二三而已郡守隴右汪滸以爲祥命摶雪爲獅相峙府治東西墀高可盈丈汪喜溢眉宇合府衛群寮相宴賞張燈爲市飾優爲戲簫鼓聲徹明始息自春徂夏霪雨連綿海潮湖水相泛溢膏腴千頃悉爲巨浸桂玉騰價民庶艱食疫癘大作死者無筭始猶以梩次以葦蓆又次弃諸水甚則駢死一室積腐騰穢癘氣怨熾豪門富室亦

不保未幾汪亦告殂

木氷

木氷者雨及木而凝氷諺云木介也洪範五行傳謂之木斤主兵甲范氏謂之木介介甲也亦兵甲之象春秋成公十六年雨木氷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之象氷者凝陰兵之類也君臣將執于兵之徵馬氏通考曰木氷者乃寒脇木而成氷妖不在木也氷花者乃氷有輿而成花妖不在花也夫雨也氷也成花凝木也皆氣以致之極陰之氣凌脇於木則木爲受害故不在木與花五行之占木爲少陽劉向謂貴臣卿大夫之象是也又諺云木生介達官怕亦斯之意

木介

王介甫作韓魏公挽詩云木介曾聞達官怕山摧果見哲人萎時華山崩京師木介人多不見木介出處按舊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雨木氷凝寒凍冽數日不解寧王見而嘆曰諺云樹氷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其日王薨

木花

成化丙戌十一月朔京都初有霧露從東來少頃草

木皆白移時則枝柯皆玲瓏如花矣至十二月十四日李文達公卒此非其驗歟

地變類

地陷出船

晉武帝太康八年宣帝廟地陷是年七月殿前地又陷方丈深數丈中有破船是時帝不用和嶠之言而信賈充之佞至十一年惠帝亡懷愍嗣位俱辱虜庭中原大亂 晉書

地裂水湧

晉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壽春地裂人多陷死八[illegible]

庸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洪水湧出又上
庸四處山崩地墜廣三十丈長一百三十丈水出
殺人皆賈后臨朝之應 晉書

地坼

晉懷帝永嘉元年三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二年
七月當陽地裂三所廣三丈長三百餘步京房易
傳曰地坼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其後司馬
越苟晞交惡四方牧伯莫不離散王室遂亡 晉書

地陷火出

後魏孝靜帝武定二年十一月西河地陷有火出京

房易妖占曰地自陷其君亡祖暅曰火陽精也地
陰主也地燃越陰之道行陽之政臣下專恣之象以
自害時齊神武作宰侯景專擅河南及神武沒景
遂作亂 文獻通考

偃師地裂

唐睿宗延和元年六月河南偃師縣李村有雷震入
民家地震裂闊丈餘長十五里深不可測所裂處
井厠相連或衝冢墓柩出平地無損李[illegible]
電威刑之象地陰類也 唐書及存心錄

宋時地震

宋徽宗宣和六年春東都地震後三月又震宮殿門
皆動有聲既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山
下麥苗乃在山上䣊書上聞徽宗爲之側席方欲
修省以消天變會遣右司郎中黃潛善按視回乃
沒其實以不害聞上意遂變潛善驟遷户部侍郎
復以攀附致身軸蔡陳東歐陽澈逐李忠定綱而
宋之喪亂遂不可支 稗史地震甚多姑紀其者一二

雲南地震

成化十七年六月十九日戌時大理府地震有聲民
居動二次而止鶴慶軍民府本日亥時滿川地震

至天明約百次次日午時止廨舍墻垣俱倒壓死
軍民囚犯皂隸二千餘人傷者數多鄉村民屋倒
塌一半壓死民婦不知其數麗江軍民府通安州
本日戌時地震人皆偃仆墻垣多傾以後晝夜徐
動約有八九十次至二十四日卯時方止　時川
姜公龍以按察副使巡至大理見城宇傾頹民生
蕭索問何凋殘至此吏曰自正德七年地震月以
三四屋宇什物無一完者至十五年乃息民至今
纔營辦罋皿尚未議及垣屋故不得如舊日繁華
耳公因問地震之詳有隨行千戶應曰其伏事前

任劉公其日未午適巡城而行見西北上黒氣一道自空而來有聲如雷漸抵城角地即大震城揺不止左右隷卒迸散仆於城者踰三四時稍甦舁歸公廨亟送至省下群官來視瞪目不言召諸醫謀之有識者曰公失魂矣宜復至故處呼名振復衆皆不信強之因如其言公忽卓上躍起曰吾豈在夢境耶衆問公何所見曰惟身坐城上蒞蒞見往來人群大聲呼之不應欲走而足不能行欲立而身不能直恍惚間竟忘其寢食始知身真失魂魄也時川公嘆異久之劉名縉湖廣人後遷泰政致仕

地震屬陰

菽園雜志載地震極大時最多然皆夜也予年七十吾杭地動凡三次惟一次有聲亦皆夜時豈非地乃屬陰耶

宅陷爲湖

武昌府武昌縣東南一百二十里相傳故何氏宅也何氏嘗得龍卵徑七寸藏器中忽龍化而宅陷今禱雨於池多驗 一統志

泰山泣

然時泰山之石泣先儒說桀之將亡泰山三日泣今遠望泰山石有若人泣是也

地生白毛

紹興二年八月浙右地震生白毛韌不可斷時平江童謡曰地上白毛生老少一齊行臺臣論其事因下求言之詔宰相呂頥浩由此以罪罷按晋志成帝咸康初孝武大元二年十四年皆生毛近白祥也孫盛以爲人勞之異其後征伐徴歛賦役無寧歲天下芳擾百姓疲怨

雲南山裂

成化庚子五月内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雲山約長四百餘丈距金沙江計二里許一日忽然山裂中分其一半走移于金沙江中與兩岸雲山相倚山上木石依然不動江水壅塞逆流渰没田苗蕩析民居具聞諸朝

泰山屢震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二月初五日丑時泰山微震三月一日丑時大震戌時復震初五日丑時復震十三日十四日相繼震十九日連震二次考之自古祥所未聞也

小孤山没

正德十四年四月江西大小兩孤平陷于鄱陽湖遂不知其處一龍來脉之山盡皆崩壞水溢城中丈餘城外沿江之地澎湃而盡人民死者不可勝計水退後沙塲有死黒龍一條岐二十餘條明年寧王叛逆水之大人物之死豈非先兆歟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一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二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志異門

怪異總紀

見怪不怪

見怪不可驚怖但宜鎮之以靜如桓公見紫衣之神周南見怪鼠之語李叔堅不殺戴冠之犬公亮大書入窓之手是皆能以氣勝之也夫怪豈能傷人所患者不能持守乃自傷耳

怪各有屬

水石之怪爲龍罔象木之怪爲夔魍魎土之怪爲羵羊火之怪爲宋無忌

殷有大妖

武王克殷得二虜問之曰若國有妖乎一虜曰晝見星天雨血雨灰雨石如甕六月雨雪此妖也一虜曰殷有大妖此不與也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又喜刑殺割人心以人餵虎以信爲欺欺者爲忠忠爲不忠阿諛者賞女子爲政君子爲下小人爲上急令暴取萬民愁苦田獵畢弋走狗試馬不避風雨寒暑奸治宮室修池臺大宮百里者七

十三所坐起以金鼓無長幼貴賤之序無禮義忠
信無尺斗權衡此妖之大者也王彥章其言避席而
拜之存心錄

廣明變異

廣明庚子歲夏四月朔旦雲物暴起於西北隅瞬息
間濃雲四塞大風發屋拔木雨雹雹有如栝棬者
鳥獸盡殪至午方霽行潦之内蝦蟆甚衆都城自
長夏門之北夾道古槐十拔五六門之吻亦失人
以為非吉徵至八月汝州召募軍李廷光等一千
五百人自雁門回掠東都南市焚長夏門而去十

一月黃巾百萬自汝突入東都遂長驅陷西京天
子出狩于庸蜀自茲諸夏騷蕩矣

淸泰變異

淸泰元年百川水淺人言比舊日十無二三滄洲人
言海水縮狹四百尺滹沱乾涸絕流者數月行人
車馬縱横揭厲是年大熱深室之内鐵器如燒渴
死者無數長興四年冬明宗晏駕宋王嗣位是歲
天多陰晦十二月中寒霧數日又加微雪雪花墜
地皆青黑色屋室中多生白物如白毛長者二三
寸明年正月改元應順二月大風拔樹屋瓦飛走

天地黃黑二日方明晉開運末年汴京濠水氷凍皆
爲花鳥人物之狀十月朔雷霆大震經旬陰雨不
息夜有彗分爲十數道南北竟天是年戎虜亂華
契丹據中國五六月敗滅

宋末變異

宋末中原遭胡虜之禍人死於兵革水火疾疫墜壓
寒暑力役者葢不可勝計而避地二廣者幸獲安
居連年瘴癘至有滅門如平江府洞庭東西二山
在太湖中非舟楫不可到胡騎寇兵皆莫能至惟
多種柑橘桑麻餬口之物盡仰商販紹興二年冬

忽大寒湖水堅氷米船不到山中小民往往餓死
富人遣人負載路氷而行遽又氷拆陷沒泛舟而
往率遇巨風激水氷舟復不免溺又是歲八月十
八日錢塘潮汐視昔特盛岸多積薪人皆乗薪而
立忽風駕洪濤激薪崩摧死者又數百人衢州開
化縣界嚴徽信州之間萬山所環路不通驛部使
者率數十歲不到居人流寓恃以安家三年春偶
邑人以私怨告衆事魔傳布喧動至遣官兵往捕
一方被害與化軍忽大水城内七尺連及泉州界
漂千餘家九州之内幾無地能保其生者豈一時

之人數當爾邪

至正異

至正十二三年杭潮常不波十九年京都子規啼並載正史至廿二年順帝夢豬哄大都城覆象禁軍民畜豬見綱目天兵未至京一月有餓鴟嗔叫殿作滅胡之聲帝命善射者射之終莫能中天兵既至柳林廷明帝召百官議戰守之計忽有二狐自内殿出帝嘆且泣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此非天之所以告朕哉並見草木子卽命開建德門北去實二十七年九月也明年　太祖聞居應昌馳書示

以禍福因荅詩曰金陵使者渡江來漠漠風烟一道開王氣有時還自息皇恩何處不昭回信知海内皆王土亦喜江南有俊才歸去誠心煩爲說春風先到鳳凰臺見前聞勝嗚呼杜鵑啼汴京尚知亂兆況至於燕乎杭潮三日不波宋社墟矣況至二年不波乎後乃歷歷多怪豈非豬乃朱姓而狐乃胡人哉覩其嘆泣長往荅詩知道謚以順帝不亦宜乎野史訛爲中山王執而縱之非也

洪武異

洪武辛亥雨黑雪竹柏皆枯壬子黃河竭七月雷震死男女十六人癸丑大旱殺死囚三千人七月乃大雨

建文時異

建文時新宮初成見男子提一人頭血色模糊直入宮中大索之無得夜宴張燈忽不見人狐狸滿宮徧置鷹犬逐之方止日赤無光彗掃天門熒惑守心犯斗山崩地震錦衣衛火武庫自焚文華承天俱燬

正統異

正統中人家畜一牛五足其一足生于領蹄反向上

牛土屬而蹄尤其賤者今反居上不祥太湖中大貢山小貢山鬭共沉於水起而復鬭乃定丁卯歲太監王振第前狼嘷振名馬是爲毛蟲之孽戊辰寶坻縣民周本家馬生角長二寸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天子親征伐馬生角己巳春崇文門外打磨廠西軍人王勝家井中有五色氣起此水異也陰盛之貌八月八日日蝕時金星見於月内月淡而星甚明天官書曰太白入月軍出將敗先是京師小兒每十數聯臂成圍一兒居中一兒從外問曰正月裏狼來咬豬未應曰未也歷問至八月乃

曰來矣及八月望而狼山[illegible]師　上陷土木中

成化異

成化丙申正月十三日郊陰晦大風郊壇燈燭滅執麾幡樂官死二月水氷四月東南有白氣長竟天從天中下抵陝西城中地其時有星隕三冬京師黑眚見雲南雨雪五色丁酉春三月雨雹妖人李子隆作亂事覺其徒急以鎗殺之是歲蘇州支硎山頂有石丈餘移至山麓立五年六月河決杏花營有一卵浮于河大如人首下銳上圓質清白具五采多黑點以手撼之汩汩然氣噴而濶七年蓟

州盤山有大蜘蛛與龍鬬爲龍所斃其皮如車輪十八年宿州民張真妻王氏腹畔開裂産一男母子同死又木氷似烟似雪行道只尺不辨少壯鬚髮盡爲老翁氷形成幡幢寶盖

天順異

天順日録記自王振擅權上干天象灾異疊見浙江紹興山移於平地又地動白毛偏生又陝西二處山崩壓沒人家數十戶一處山移有聲叫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黄河東流于海淹沒人家千餘戶又振宅新起于內府乾方未踰時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殿基上生荊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盜不可遏蝗不可滅天意不可回胡寇乘機大舉犯闕矣

弘治異

弘治四年四月八日西安天雨毛其長尺許黎黑色丙寅遼東大風晝晦雨蟲蒲地黑殼大如蠅乙卯長沙旱苦竹開花楓樹生李實黄連樹生王瓜苦蕒菜開蓮花七日而謝丙辰三月敘州楠樹生蓮花五十餘朶李樹生豆莢滿枝戊午温州泰順縣左忽有一物橫飛曳空狀如箕尾如箒色雜粉紫長數丈餘無首吼若沉雷從東北去又修武縣東

岳祠北有黑氣聲如雷墮地村民李雲往視之得溫黑石一枚久之乃冷辛酉元日朝邑地震如雷城宇撼落者五千三百餘所徧地竅發如甕口或裂長一二尋湧泉泛溢迄望夕猶震人民逃散癸亥三月七日南昌縣民佘寬家母豕生子一十二口內有一豕不分陰陽一頭二身八足文獻通考云豕生八足丁不一也又蘇州胥門外朱氏母豕生子豕身人首常熟縣錢元吉家羊生一兒通體如人甲子蘇州崇明縣民顧氏家雞胎息一物猴頭餘悉如人狀長四寸許有尾蠕動而無聲又明

年海塩鈕東山作亂乙丑江陰縣卞氏生子曰多郎六歲長大如十許歲口有黑鬚一啜飯盡米一升其陰特大能人道冬吳地大震産白毛又雨粉點大倉民家生兒兩身背相粘着兩面向外其首如雀其陰皆雄常熟縣民婦生兒一身兩頭出胎死蓋人痾云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髭長三寸餘有熒惑犯執法是歲十二月都御史戴珊卒明年丙寅正月同内臺史琳亦卒熒惑始退舍

正德異

正德壬申北方順德涿州河間有物青赤黑色如犬或如猫其行如風夜自空中飛下或爪傷人面額或嚙人手足逐之不見踪盖黑眚類也三月山東秦始皇廟鐘鼓夜無故自鳴火起桑上被燔而枝葉無損廟宇蕩燬乃神像在火中都不焦灼是月江西餘干之仙居寨夜大雷電風有流火如箭墜旗竿上如燈籠光照四野戍卒或撼其旗火直飛上竿首卒因發砲衝之其火始散閩寨鎗首皆有火如星五月廣西萬春北寨各鎗上亦有光丁丑洞庭山民家有黄犬生髮角長寸餘又一家有母雞冠尾忽長遂化爲雄能引吭高鳴六月滁州鮑

千戶家母牛生一犢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背亦牛禍也己卯吳臨頓路金氏有舊楊木肉杌忽生枝條十餘青色粗逾食箸又桃花塢徐家木杌亦生枝條近木妖矣辛巳元旦五更有大星如月自東南流于西北白氣如練已凝然化形中闊兩頭尖如人目食頃而滅又望後二日白氣二道東南亘天豁　世廟受命之象耳

嘉靖異

嘉靖壬午七月吳越大風發屋拔木江南皆溢死者不可具算甲申七月七日有黑白二龍鬬于蘇州城西白者敗走北黑者追其尾而去乙酉吳橫涇傭孔方年五十一自穀道中産一子形體悉具翼日乃死棄之犬過而不食亦人異也辛丑五月十二日北京雩濟宮前石獅左眼生眉九根色黄其端黑色若結蕋狀數日脫落庚戌榆林雨小魚及紅蛇尺許未幾有石州之變癸丑松江徧地生毛細如髮五色具備甲寅四月有星自天而流西北箕分大如斗五月有流星下西南青色若汞又有星孛于北斗乙卯秋常熟雨赤豆如石閏十一月白虹經天十二月吳季明家磨粉成血色丙辰正

月吳張醫士婦先產二子各長八寸兩頭面四手四足惟腹合而爲一巳又產一女皆死是月彗見斗拂天市大火六日不見

灾祲類

珠玉多市

永嘉之亂洛中饑荒懷帝遣人覩市珠玉金銀闐委市中而無粟麥袁宏表云田畝由是丘墟都市化爲珠玉是也

人相食

唐初賊朱粲以人爲粮置搗磨寨謂啖醉人如食糟

豚前史爲之傷嘆靖康丙午歲金狄亂華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荊榛千里米斗至數千錢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民居更互相食人肉之價賤於犬豕肥壯者一枚不過十五錢全軀暴以爲腊登州范温率忠義之人紹興癸丑歲汎海到錢塘有持至行在充食老瘦男子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爲美羊小兒呼爲和骨爛又通目爲兩脚羊唐止朱粲一軍今百倍於前世殺戮焚溺飢餓疾疫陷墮其死巳衆又加之以相食杜少陵謂喪亂死多門信矣

通腸米

荊南孫儒之亂斗米四千或持金寶換易纔得一撮一合謂之通腸米言饑人不可食他物惟煎米飲可以稍通腸胃也

荒年轉語

嘉靖乙巳天下十荒八九浙中百物騰踴米石一兩五錢時疫大行餓莩橫道金玉泉珊除夜作二轉語云年去年來來去忙不飲千觴也百觴今年若還要酒吃除却酒邊酉字旁也飲水年去年來來去忙不殺鵝時也殺羊今年若還要鵝喫除却鵝邊鳥字旁也殺我

神佛異

洛陽金像

後魏普泰元年洛陽金像生毛眉髮悉皆具足尚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壯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陵被廢死焉出洛陽伽藍記

太歲

上元末復州有李氏不信太歲掘地得一塊肉相傳云得太歲者鞭之數百當免禍害李氏鞭九十餘忽騰上因失所在李氏家有七十二口死亡畧盡

惟小薊公尚在李氏兄弟恐其家滅盡夜中令奴
悉作鬼裝束刼小薊便藏之唯此子得存得襲封
薊公（出廣異記）

佛像動搖

嘉祐中邕州佛寺塑像其手忽振動晝夜不止未幾
交趾入寇城幾陷其後又動而儂智高反圍城卒
陷之屠其城而去熙寧元年又動郡守錢師孟知
其不祥亟取投之江中遂無它物理不可解以五
行傳推之蓋土失其性也昔江東宣州大火幾焚
其半前此亦有鐵佛座高丈餘身忽迭前迭却若

儕而就人者數日土人方駭既而火作蓋幾邕州
之異也

臨淄石佛

青州臨淄縣二十里外有古石佛一軀高丈餘在田
野間宣和春忽自搖動晝夜不少止邑民遠邇競
來祈拜日不減萬人又防其覆壓不敢輒近邑宰
吳直建快吏也惡其妖異惑衆集里保丁壯擊碎
之明年縣遂為群盜所破識者謂石乃艮止之物
動則變生矣述異志載邕州事蓋此類也（德州[illegible]）

人異

鴅兜

南方有人人面鳥喙而有手足扶翼而行食海中魚
有翼不足以飛一名鴅兜一名驩兜為人狠惡不
畏禽獸犯死乃休驩兜國名也

共工

西北荒中有人焉人面朱髮蛇身人首而無足名曰
共工此人食五穀禽獸貪惡頑愚（此名共工亦國名貪惡頑愚故舜流[illegible]于此地）

饕餮

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頭上戴豕貪如狼好自積財

而不食穀強者奪老弱者畏辟名曰饕餮春秋言
饕餮者縉雲氏之不才子也一名貪惏一名強奪
一名強陵此國人皆如此

魃

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行走如風名
曰魃所見之國大旱（俗曰旱魃）一名格子善行市朝衆
中遇之投廁中乃死旱灾即消書曰旱魃為灾或
曰生捕殺之禍去福來

尺郭

東南方有人焉周行天下身長七尺腹圍如其長頭

戴雞父魁頭（髮亂也）朱衣縞帶以惡蛇繞頭尾合於額不飲不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但吞不咋此人以鬼爲飯以露爲漿名曰尺廓一名食邪道七云吞邪鬼一名赤黃父今世爲之黃父鬼

善人

東方有人焉男皆朱衣縞帶玄冠女皆綵衣男女便轉可愛恒恭坐而不相犯相譽而不相毀見人有患投水救之名曰善一名敬不妄言嘿嘿然常笑倉卒見之如痴

長鬚氏

華胥之洲地裂有光亘天光中現一女子狀貌非恒民拜之以爲神人女從光中出曰汝等勿驚天帝遣我乂汝土耳民退有青虹繞之數匝遂有娠民益敬焉日獻飲食十二年而生庖犧初生有長鬚委地故曰長鬚氏（異聞志）

聖人

西方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雀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之水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識土地人民所道知百穀可食識草木鹹苦酸甘名曰聖（俗曰聖人）一名無不達凡見人而拜之令人神和以此稱爲天下聖人

蛟妾

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爲龍不可近俄而復爲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爲蛟妾

血異

萇弘被放歸蜀刳腸而死人以匱藏其血三年化爲碧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

宮人化雀

有一女人愛於武帝名曰巨靈帝旁有青珉唾壺巨靈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方朔望見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帝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不見巨靈

小人

王莽建國三年池陽有小人長一尺餘或乘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小大各自相稱三日乃止莽甚惡之自後兵盜日盛而竟被殺（出廣古今五行記）

小舟

杭州徐副使清苦之士致仕後偶巡行小院凭欄覩

釭中藹𧀙盛開忽有物瞥然墮於水面視之乃一小舟也其長五寸許篙櫓帆楫合用之物無不畢具有三人皆長寸半操篙把舵與生人不異大以爲怪呼其兒二官者同玩其喧呼運轉儼若世態有時舟欹側亦復手足紛紜若救護之狀已而三人同拽一帆張之帆與竹葉等馭風排空而去竟莫喻其怪按干寶搜神記漢時池陽有小人所操持之物大小悉稱其卽此類耶

人虎互變

駱孝恭像童人織蒲爲活入南山化爲虎旬日又歸

城人又入山爲虎貞觀二十三年復爲人身而終

人化虎

劍州李忠者臥病旬餘令其子市藥歸而忠化爲虎視其子朶頤而涎出子訝而視父乃虎也急趨出與母弟反望閉其室旋聞咆哮之聲穴壁窺之乃眞虎也時出時還數月後竟不還莊子曰牛哀病七日而化爲虎博物志曰江漢有貙人能化爲虎突氣所感其異如此

成化間餘姚通德里有王三者每與孫臥至半夜去將曉方回冬月則半體冷濕孫甚不堪因語其父父疑其從盜也俟其去時啟燭視之已變爲虎而足尚未全把其足則遯而去矣遂不復回後人於山中每遇傷足之虎哀求曰三老官竟咆哮去此與夷堅志黎道人殺變狗婦人相類不知一晝夜時倏忽爲人獸者此何理也

人化狼

太原毛老人者有二子性很戾鄉人甚畏之年六十餘時時衣冠渡河巳而往亥而還如此非一其河外人家累失小兒或疑老人目睛赤口時血腥當爲老人啖咀無疑然莫敢發問一日有少年止生

一兒失去倍爲悲痛乃伺老人渡河尾而覘之則老人登岸直扣路旁土地廟中衣冠拜罷先去巾後觧衣裸形展轉於案下口唱牙又痿眼又紅幾時喫盡三百童則一狼跳踉而出昏時入人家又竊一兒以食食竟復入廟衣冠而謝乃渡河歸少年遍告失子之家伺老人再至伏三人于神座下各持利刃老人入脫衣其唱如前化狼欲出衆亟起扃閉而其身已脫僅鉗其尾於門少年脩刃斫之斷其尺許狼大吼濺血而去自此入山更不復還他日有人爲禿尾狼所逐其猛倍常莫敢夜行

者

人化石

程氏遺書云南中有採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幸不死饑甚只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因他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引之出漸覺身硬纔出見風便化爲石此氣一之動志也天地之間陰陽變化何所不至哉

仁裕祖母異

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小腳約長三四尺許兩眼白睛皆碧飲啗甚少夜多不睡每

月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往來之迹床頭有楖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人未常得見其中物常戒諸孫曰如我出愼勿開此箱開則我不歸也諸孫中有一無賴者一日恃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床頭取楖箱開之其中有一小鐵箆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竟不回矣

瘊簧

酉陽雜俎云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年巳後毋寐歎卽喉聲如鼓簧若成均節許州伶人伺其寢卽譜其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

以足爲手

唐段成式說大曆中有乞兒無兩手以左足夾筆而寫經此誠親遇也然今京師有一婦人年四十餘全無兩臂兩肩如削循行衢井求丐爲事每梳頭髮右足夾梳左足綰髮及繫衣洗面亦如之其輕便比手無異人多憐錢贈之亟伸足取之貫穿繩之上畧無得滯又段文聯言景德中因事到岳下見一婦人無雙肩但用兩足刺綉鞋襪織緻與巧手相若衣服頗潔毋止之處觀者如堵人競以錢投之噫世有無籍之人手足俱完且不能自養乃

甘死於溝壑不如此二婦人之足也悲夫引以驗成式之言

二體兩用

趙忠惠帥維揚日幕僚趙參議有婢慧黠盡得儕輩之歡趙昵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卽之則男子也聞於有司蓋身具二形前後奸狀不一遂寘之極刑近李安民嘗於福州得徐氏處子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具男形蓋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說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此外絕未見於古今傳記等書豈以爲人之妖而汗筆

畢不復載乎晉五行志謂之人痾惠帝時京洛有人亦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猶淫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曆通政經男女兩體主國淫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二星皆兩形與丈夫婦女更爲雌雄此又何其異耶博物志云靈貍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褚氏遺書曰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曰感以婦人則男脉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皆天地不正之氣也

女變男

廣州有蕭其家者嘗汎船過海故以都綱呼之有侍

婢忽有妊蕭疑與奴僕私通苦詰之則曰與大娘子私合而孕也大娘者即蕭之女年十八向許嫁王氏子自十六年漸變爲男子而家人不知也自此始彰焉

女淫女

馬瑚陳壽奴本小家女年十八已醮矣一日牝閹忽生肉具自是每月望前爲女望後爲男亦能與女交初變時人尚不知數女爲其所汙既而事漸播郡守禁之獄驗之果如人言以爲妖祟不欲 上聞杖而遣之

男化女

漢書云哀帝建平中豫章男子化爲女人後嫁而生一男又洛中二行賈最友善忽一年少者腹痛不可忍其友承爲醫治幸不死旬餘而化爲女事上撫按具奏于 朝適二賈皆未婚奉 旨配爲夫婦此萬曆丙戌年事也

兒生兒

建炎戊申鎮江府民家兒生四歲暴得腹脹經數月臍裂有兒從裂中生眉目口鼻人也但頭已下手足不分莫辯男女又出白汁斗餘三日二子俱死

男子生兒

嘉靖乙酉横涇傭農孔方忽患膨脹晝日憤憤幾數月產一肉塊剖視之一兒肢體毛髮悉具而裸處其中如史載牡馬生駒未省何異

老女生子

宋初遼有函普者始居高麗年六十餘適女直居于完顏部僕斡水之涯久之完顏部人謂函普曰若能爲部人解仇怨使不相殺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仍爲同部函普乃往諭解之部衆信服謝以青牛一并婦六十之女函普以青牛爲

聘而納之後生二男長曰烏豢次曰幹豢一女曰思板亟皆卒其後爲金之始（熙甯七年）

嬰怪

丁晉公謂在政府日寶夫人生一男既三日親戚來賀日向中貟姥解襁將浴而兒身皆毛忽躍起援帳帶而上掾笲下視亟閉於晉公立命殺之親戚大駭祕不敢泄

建康孕怪

建康醫者楊有成說目擊三事皆婦人異產者桐林灣客邸主人王氏妻年二十九歲紹熙三年八月

懷妊臨蓐生大蛇五六於草上乳醫及夫皆驚走蛇徑出赴秦淮水中迴夜復入其家訪母飲乳天明始去在店居人悉徙避他舍凡七日乃絶跡鹽商劉一妻當產不下氣厭厭且死有成爲診脉曰腹内必有怪宜救其母與藥灌服至於四中夜生夜叉頭甚大髮長五寸許兩肉角隆起滿口十餘牙白而銛利其家殺而投諸江又斗門橋沿河張大哥之婦產一雞夫持刀剉未竟婦仍稱腹痛復誕一猴亦殺之包以布縋之以大石舉而擲之於深淵三母幸無恙而不能測致怪之由

婦產夜叉

徽州婺源程歷夫作商數年而還是日狂雷頭電夫婦契闊良久遂交與無忌婦卽懷妊十三月臨蓐產一夜叉三目四臂朱髮青牙便能趨拱程持斧殺之自知昔感雷霆之氣悔恨無已

產魚

海州郡門外有魚羹飯店家一婦產鯉魚十四頭相續而出極爲痛楚生畢而斃魚獨無恙

胎異

秋官屠郎中之妻無子姑使其夫置妾常爲嚬娠以

阻之一年果娠彌月而產則一包爲鳥卵者四十七破之中有血水而已項兵書之女無夫而娠家人恐其彰醜飲以冷藥敗其胎竟不效及期而產一胞數蛇遂驚死皆不知其何所感也

趙妾孕異

長洲沙湖趙珙有嬖妾其正室妒不令視寢多以白晝乘閒私通後有娠生子頭有短肉角面作藍色啼聲如鬼惡而殺之凡三乳皆然按月令二月雷乃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解者謂容止房室之事褻瀆天威故生子形體必有損缺令人

十日月雷電之丁亥接所生男女往往有形怪異者如趙妄事世多歸之妖禍或以為業致之是殆未究其所以然也

陸生妻

諸暨縣治有湖四遶民陸生者居縣後湖塍上以打錫紙錢為業一日黄昏方畢事倦而就寢妻懷妊過期兩月夫未睡時覺腹痛困臥其旁有頃陸睡覺不見妻而房門元未曾啟知墮怪境急取燈出外呼索半夜後聞湖內人應聲時月正明望之乃妻也率一少年共往取之妻執少年衣袂曰將孩

兒還我暨登岸陸挾以歸胎已失去始能言云見數人來喚到一處引入小室排設㡘褥如産閤然不覺娩身既洗滌加襁褓觀看者滿前曰男兒也未及就視驀無所覩矣明日起居泰然一無所患疑婦人受胎之時必夢與蛟螭輩接而不肯言耳時慶元元年中元後也

異産

史傳所載脩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坼而生契陸終氏娶鬼方之女開其左右脇而生昆吾等六人浮屠氏稱釋迦之生出母右脇黄冠氏稱老聃之生出母腋下先儒多以為妄魏黄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子從右腋下小腹上出宋時莆田尉舍左右市人妻生男從股髀間出皆創合母子無恙二事比前所記各有指據然亦未敢盡信也近見巡按鳳陽御史周蕃奏靈璧縣民生一子潰母臍下而出創潰處尋愈據此則汝南莆田二子之生當亦不誣也大抵理不可窮者即是怪若可以理窮則非怪矣子不語怪非無怪也以其不可窮詰故不語耳按周蕃所奏者鳳陽府宿州民張直妻王氏有孕當産臍下之右痛不可忍凡歷三月憊

甚成化十年三月初一日亥時腹右邊忽開裂一處産得一男其鼻準中有一黒痣官為給養弘治改元戊申蓋八歲矣名佛記兒

乳多男

永樂十六年六月十六日陝西洋縣人王奴奴娶李氏生三男縣令王黼具奏遣使給賞成化間嘉善縣民鄒亮妻初乳生三子再乳生四子三乳生六子皆不育嘉靖三年京城民朱鑑妻二月十一日生一子十二月生一子十三月生一子奉　詔照例恩養

湔裙

北齊宗貢泰其母夢風雷暴起電光奪目寤而驚汗遂有娠朞而不產大懼有巫媪曰渡河湔裙產子必易從之生泰宋胡宿銀河詩猶餘仙媪湔裙水幾見星妃度襪塵用此事也

女生鬚

雞肋載唐李光弼母鬚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草木子載宋徽宗時都下朱節妻鬚長尺許詔度為女道士豈陰陽反覆事古亦有之歟

兒生鬚

淮南民家四歲小兒自耳目下皆生長鬚寸餘能寫

大字其父入都持兒示人日得數緡月餘人傳於市曰某處有胡兒亦胡寇之兆云

三鬚娘

弘治末應山女子生髭長三寸餘又其人卓四者曾于鄖陽見主家一婦美色頷下生鬚三縷約百莖長可數寸人呼為三鬚娘云

胡孩兒

宣和間沂密有優人持二子號曰胡孩兒年各六七歲童首而髭鬚所至觀者如堵自云婦孿生亦不知優人所自來後失所在尋而五胡亂華蓋人妖也

夷陵嬰兒

峽州夷陵縣數十里間村民家以紹熙元年生一子纔周歲頓生髭數莖及三歲遂蔚然滿頷鬅頭如瓠壺咿啞學語然鬚已過臍多可把握色極黑嘗抱入郡城未幾夭曾不登五齡云

王五兒

正德中某道御史王應爵一小女年五歲名曰王五兒自腰以下分四足四腿而陰竅皆二以妖形送

院當誅屠家宰公鏞謂雙生未完欲使外醫割去其半醫以爪搯其股稱痛以難割復公而止其母泣告所司欲放為尼不從竟死獄中亦人痾也稗春說

人生尾

臨安薦橋門外米市橋之旁有賣蹊豆者腰間生尾長四尺餘每用索纏縛數匝得不出常為市中小兒窘逐必求覩乃止又一丐者亦有之然才長數寸

大漢

周相以淳熙丙申召為太府簿時姑蘇有民家婦唐

一兒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傞俹而詹憩坐傾而縱觀日啗斗米無所得食因適野巨室囷粟無蓋立囷外飽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使客見之大驚遂入奏詔廩之殿前又江山邑寺有緇童身長踰尺來淨慈寺都人爭出視之事聞禁中詔給僧牒賜名延慶寺僧日坐侍之出則護以行馬士女塡門炷香謂之活羅漢遂裒施貲爲殿宇周柏亦親見之後數年周柏去國皆不知所終

斷頭復生

唐大曆元年周智光爲華州刺史圖謀不軌遣吏邵進潜往京伺朝廷禦伐之意進歸告曰朝廷無疑公之心光怒以叶朝廷而紿於已命斬之既而甚悔速遣送其首付妻兒妻卽以針紉頸俄頃復活以藥傅之然猶懼智光使人告曰進本蒲人今欲歸葬光亦賙賻之既至蒲浹旬其瘡平愈乃改姓他游後三十年崔顒爲宋州牧晨衙有一人投刺曰救吏顒召見訊其由進曰明公昔爲周智光從事因敘其本末顒乃省悟與縑帛揖之而去出獨異志

無頭人

監左帑龍舒張宜義常言有親戚宦游西蜀路經湘漢晚投一店行戶外忽見店左側上有一人無首以爲鬼也主人曰尊官不須驚此人也往年因患瘰癧病勢蔓衍一旦頭忽墜脫家人以爲不可救而竟不死有此每所需則以手畫日以粥湯灌之故至今猶存耳又云岳侯軍中一兵犯法梟首妻方懷妊後誕一子如常而首極細纔幹其儀首僅如拳眉目皆如刻畫則知胞胎所係父母相爲感應紀行事類

淳安潘翁

紹興二十五年忠翊郎刁端禮隨所親邵運使往江西經嚴州淳安道上晚泊旅邸日未暮乃縱步村徑二三里入一村舍少憩其家夫婦舂穀問其姓氏曰姓潘婦瀹茗以進聞傍舍嘖嘖有聲試窺之乃一無頭人織草屨運手快疾刁大驚愕扣潘生生曰此吾父潘翁也宣和庚子歲遭方賊之亂斬首而死手足猶能動肌體皆溫不忍斂殯用藥傅斷處其後瘡愈別生一竅欲飲食則啾啾然徐灌以粥湯故賴以活今三十六年翁已七十矣刁亟反僦邸神志恍然不寧者累月後每思之毛髮輒

洒浙

兒吐錢

徐州吳瑞者秀才玠之弟行第八年二十餘妻初産子歷五十四日忽嘔出水數合有銅青氣家人曰此兒傷重何爲出水緑色耶明旦遂嘔出三角物數十其家怪而洗之乃成二錢分爲四塊平正無小大之殊五六日連下數升合之得大錢七十二文皆有年號輪郭周正體面無一不符遂以膠粘而周之聞者爭求覩州有司亦至其兒竟無他異

兒骨玉印

湖州人家小兒年五六歲死火化惟髀骨不肯爐至暮火熄乃取其骨洗之池中得玉印一枚於骨端爲火所焦而玉質甚滑隱隱有二字曰丞相至今珍藏之殆亦腹錢之流云以釋氏觀之其因想因緣之致乎

事物異

廉頗墓異

廉頗墓在趙州能出物以借人凡宴客無器用者以雞黍祀之焚其券夜往取之自金銀磁錫及卓椅之類隨券所書一一可得宴畢復設奠焚券陳所借物于墓所使人坐守之入夜隱去神怪叵測

崔涵

後魏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沙門達多發墓取塼得一人以送時大后與孝明帝在華林堂以爲妖異謂黄門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説漢朝廢立於史書相符此不足爲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卧無所

食時復游行或遇飲食如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録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魏雋問暢曰卿有兒死否暢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亡雋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主上在華林園遣我來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雋具以實聞后遣送涵向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曰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游於京師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黄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路疲則止不徐行也

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太市北有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賣送終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柏棺勿以桑木爲欀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柏棺應免兵吏曰爾雖柏棺桑木爲欀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柏木湧貴人疑賣棺者托涵故發此言

柳萇

梁承聖二年二月十日司徒府主簿柳萇卒子褒葬於北江三年因大雨塚壞移葬換棺見父棺中目開心有煖氣良久乃謂褒曰我生已一歲無因令

汝知九江神知我橫死遣地神以乳飼我故不死今雨壞我塚亦江神所爲也扶出更生三十年卒

出窮神秘苑

活玉窠

豁屋吏魁召士人訓子弟館于門士人素有蛀牙一日復作左腮掀腫遂張口困意似情騰忽聞有聲發于齦齶若切切語言人物喧嘩漸出口外痛頓止至半夜却聞蚤來之聲仍云小都郎回活玉窠也似呵喝狀頰上蠢蠢然直入口彈指頃齒大痛詰旦具告主人勸呼符呪治之痛止腫消竟不知作怪

閬州函書

閬州州治大廳梁間有一函書前後人莫敢取視有一太守之子必欲開之人勸之不從竟取之乃三國蜀時斷一大辟案文耳復置舊所未幾守遂死

塚石二異

伯氏常客溫州金鄉城主簿指揮家造墓開基甚深中有舟檣卓立其木杉也去海尚遠又在山中不知何以有此又湖口山半着岸半入江入江者石壁萬仞嵌以佛刹意其土壤已爲汀水齧盡所餘

惟石中有鐵猫甚巨大半化石二齒如爪鈎出石上二事與昆明劫灰無異由此觀之則邵子一元之說要自有謂也

屍熱

梅聖俞云叔爲陝西漕客卒歛畢他婢窺其衣其屍熱如火驚告家人遂傳於外或云不祥此當有重喪俄而嫡卒

旋風失印

建炎庚戌二月二十五日虜兵陷平江府兩浙宣撫使周望移軍保崑山縣泊舟馬鞍山下湖邊方用

印忽有風旋轉入舟印與文移盡卷晴水相礙
愕使水工探之不獲聞俱北兵來襲亟走屯患逼
鎮留吏求之乃堰水車涸畚鍤如雲聚數尺始得

焚船

成化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正午天宇澄霽皎無纖
雲松江城廓之人見空中駕一小舟從東而西又
所而東落序班董進卿樓上觀者塞道細視之乃
焚草所結時進卿之父仲順已患耳瘡乃曰此船
來載我瘡果不瘳而卒張汝弼志其墓如此

帛燼

弘治壬子河決張秋之沙灣敕右副都御史華容劉
公大夏往治而以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董其役
方祭神焚帛帛燼儼成一人面目手足皆具倏然
起自烟中入空而滅時興銳多方擾民山東按察
使楊茂元上疏論之亦及此事楊公坐貶官

鏡中人言

杭州舉人張洽未第時一日照鏡見鏡中之貌另一
人也口云有你有我無你無我驚以語人莫知也
明年辛丑赴部中途與一舉子同車切似鏡中所
見問其姓名乃會稽張洽也遂言前事二人遂以
此行必同第即下第亦同耳逮揭曉果皆甲榜杭
者選南部主事而會稽者選北道不二年杭者歿
於任而會稽者死於家

水異

水化爲血

滎陽郡城西有永福湖平時繞岸皆臺榭花木乃太
守郊勞班餞之所西刑墻多修竹喬林則故徐帥
崔常侍彥曾別業也咸通中龐勛作變湖水如凝
血者三日未幾而崔公凶問至昔河間王征輔公
祐江行舟中宴群帥命左右以金盌酌江水至忽

化爲血合坐失色王徐曰盌中之血公祐授首之
徵果破之禍福之難明也如是

水面瓦文

紹興七年建康府寓旅家盆水有文如畫佳卉茂木
華蘂敷芬數日易以他水變趣愈奇盡春暄乃止
又秀州呂氏家水瓦有文樓觀車馬人物並芾芙
蓉重英牡丹長春萱草藤蘿經日不釋悉以瑞聞
豈人有妖心而造物者亦爲是以戲之乎

海潮不信

宋德祐丙子元師入臨安呂文煥時駐軍江磧宋方

幸其阽危而海潮三日不至師迄無虞於是元人獲占地利宋都以覆及祥興己卯元師下廣海張弘範遂進攻厓山衆欲退師少休而是日海潮不退勢難回卻於是元人盡日力戰宋祚以滅夫潮汐在天地間長落有時號稱至信而一則不至一則不退豈江海百神亦陰受職于胡虜而默相之耶吾於是而知國之興敗詎不關於氣數者非通論也

江嘯

至正初揚子江一夕忽竭舟檝皆閣于途中露有錢貨無數蓋是累年覆舟之遺物也人爭取之潮至輒走潮退復然亦有走不及而淤死者如是累日江復安流識者曰此江嘯也其後果先失江南

水立

春秋時水鬭於穀洛正德間直隸文安縣水忽然僵立高可五丈大亦如之

血水

嘉靖甲寅三月寧波慈谿縣灌浦鄭家忽然地裂流血舉家驚悍至暮町畦間俱是當道舉奏明年四月倭賊陷其縣縉紳軍民死者無筭又明年六月賊至杭州北門外大肆焚掠五日方去亦有死於鋒下者甲寅之秋其地新河垻河水亦盡赤豈非皆血水之所兆耶

田血

萬曆丙申八月初大雨長洲八都民見田間流下水作赤色凡數畝皆然少時而絶時方度田擾民故有此兆丁酉復大水淹田

土佳可食

開元二十八年春二月懷州武德武陟修武三縣人無故食土先是武德城村婦人相與採拾聚而言曰今米貴人飢若爲生活有老父紫衣白馬從十人來過之謂婦人曰何憂無食此渠水傍土甚佳可食汝試嘗之婦人取食味頗異遂失老父乃取土至家拌麪爲餅甚香由是遠近競取之渠東西五里南北十餘步土並可食肅時在懷親遇之出紀聞

玉石異

玉馬齒缺

晉東瀛公騰字元邁以永嘉元年鎮鄴時大雪當其門前方十數步獨液不積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

凡許啇皆鈌牓以爲馬者國姓稱吉祥焉或謂馬無啇則不食未幾晋大亂 出異苑

墓中石物

武昌咸熙墓在樊山南占者云有王氣桓温伐西下停武昌鑿之得石物大如水牛青色無頭脚時亦動搖斫刺不陷乃縱著江中得水便有聲如雷嚮發長川熙後嗣淪替殆盡 出異苑

白駒綠繫

昇明中荆州刺史沈攸之廐中群馬夜輒蹀蹄驚嘶攸之令人伺之見一白駒以綠繩係腹直自外來

圉者具言攸之使人夜伏櫪邊候之俄而見白駒來忽然復去視廐門猶閉計其蹤跡直入閣內時人見者咸謂之怪檢內人惟愛妾馮月華臂上一玉馬以綠繩係穿之至夜輒脫置枕邊每或失去曉時則還試取看之見蹄上有泥後攸之敗不知所在 出渚宮故事

碧校書

汴都之南百里有詞令公墓墓前一石人能爲人言或遇之多稱碧校書或云石押衙

石中男女

成化間澧河築隄一石中斷中有二人作男女交媾狀長僅三寸許手足肢體皆分明若雕刻而成者高郵衛某指揮得之以獻平江伯陳公銳銳以爲珍藏焉此等雖善格物者莫能知其所以

石闘

武清縣民家石臼與鄰家碌碡皆自滚至麥地上跳躍相闘鄉人緊綑以木屑之木皆損折闘不可解至晚方息鄉人怪之以臼沈汙池中以碡墜深坎相去各百餘步其夜碡與臼復闘於池邊地上麥苗皆壞秀才李廷瑞聞之亟往觀焉闘猶不輟乍

前乍却或磕或觸硜然有聲火星炸落三日乃止夫物有知覺故有闘爭彼石臼之類無情物也惡能自闘此石妖也古亦有之唐天寶中汝南葉縣有二土塊相闘中有血出數日不止後齊河清中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宋紹興中樂平縣田隴數十百項田水如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西行高平地數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亦高數丈夭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墻毁樓二水闘于杉墩且前且卻約十刻乃解各反故處是皆無血氣無知覺非人力不可動之物而自動自闘如此

載在信史未可皆以爲誕

石長

揚州劉指揮家中堂方磚忽起久之突出一石漸長高四五尺

石佛

山西澤州有一石神妖物也淫具悉備婦人凡求子者不別貴賤輒往就之即娠焉嘉靖初陳御史郊謫判於此令民碎之 野記

石魚

廣陵陳生姓莊過樵人得石魚一枚形狀可愛袖之

而歸是夕月白風清階前元置石盆因納其中以水沃盆水忽洸溢浪聲漸高久而不止一家爲之驚興秉燭臨視水已空竭而魚身略無涓滴生吸曰妖由人興禍不自作留必爲患遂持頑石就擊之其鳴如雷破成四片腹內白蟻數百飛走而出莫能名爲何怪也

殺食異

炊飯變虫

東陽劉寵字道弘居姑孰每夜門庭自有血數斗不知所從來如此三四日後寵爲折衝將軍見遣北征將行而炊飯盡變爲虫其家人蒸炊亦爲虫火愈猛而虫愈壯寵遂軍敗於檀丘爲徐龕之所殺 搜神記

飯化異物

衛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歲餘及禍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螺人以爲滅族之應鄭注未敗前藥化爲蠅數萬飛去裴楷家炊黍在甑或變如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期年而卒

薥米化螺

唐光啟中潤州大荒亂有居民家薥米絶多一斗五

百文先定價後人擁俟開倉倉中悉化爲小螺子人皆驚怪

粉團變血

林司寇聰家一日火起雞巢不爲意後起屋壁器物狀禍洶甚至起於衣衲林曰相煎何太急未幾病故崑山布衣沈誠學家嘗煮粉團一鑊盡變色如血家人懼不食取以飼狗狗亦不食誠學不久故太倉郭指揮梁家煮豬頭二鼻孔中湯噴起高尺餘氣臭不可聞無何梁故

志異門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動物之異

黿中女

隆安中丹徒民陳理江邊作魚黿潮落黿中有一女長六尺美容色無衣裳水去不動卧于沙中理夜夢云我江黄也昨失路落君黿中潮来合當去已而果乘潮出黿不知所之

土龍

楚王馬希範脩長沙城開濠畢忽有一物長十丈餘無頭尾手足狀若土山自北岸出游泳水上久之入南岸沉沒出入俱無蹤跡或謂之土龍無幾何而馬氏亡（出稽神錄）

無指兒

宋廷評徐績監廬州税河次見一小兒無指俱埋之案白澤圖所謂好食人者也

馬判

嘉議大夫吏部尚書致仕許昌馬公名夢弼字士啟其始仕由八番雲南宣慰司吏繼辟掾湖廣省士

啟嘗言其在八番時乘馹出郵某所三更後至一馹馹吏諉以今夕晚矣且馬判出江上不若毋行士啟漫不省即選馬亟行未至三四十里忽烏剌赤者急下馬拜跪伏其言侏儒莫能暁而其意甚哀窘士啟問之揺手意謂且死于是士啟亦下馬禱之曰某乃萬里遠客從吏夷方使有祿命前途不死如當絶無敢逃死時月微明睹一物小屋大竟淡入江水腥風臭浪襲人行数里許乃問烏剌赤曰是之謂馬判又問何物揺手不敢對至三更前馹吏出迎錯愕曰是何大胆敢越馬判來乎士啟問馬判馹吏乃言此馬蝗精也遇之者輒為其所啗齊諧志怪而畧此于是乎書（出輟耕錄）

鷄作人語

宋處宗甚悟玄理嘗買得一長鳴鷄愛養甚至恒籠着窓間鷄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玄致宋因此玄功大進

嘉靖乙丑金鄉書院側一皂隸家買一老雄鷄父留為司晨妻忽聞人言含糊不可辨諦聽乃在籠中若云我與尔家無寃何為烹我在此妻大駭持刀叱之曰汝為妖吾將殺汝鷄大言曰勿殺我我不

害汝家時夫自緱中回聞之遂殺其鷄亦無它異

嘉靖甲午真定有人畜一雄鷄其婢菊苍以物駈之則作人言曰菊苍莫趕我其婢大駭曰鷄如何人言鷄亦曰鷄如何人言主翁出叱之随主言以應乃持入報官將婢騐問應荅如前御史欲聞于朝都御史周公金不從乃止

鷄胎

弘治甲子蘇州崇明縣民顧氏家鷄胎息一物猴頭餘悉如人狀長四寸許有尾蠕動而無聲是歲海溢作

姨虎

劒州永歸葭萌劒門益昌界嘉陵江側有婦人年五十已来自稱十八姨往往来民家不飲不食每敎諭于人曰但作好事莫違負神理居家和順孝行爲上若爲悪事者我常令猫兒三五箇巡檢汝語未畢遂去或奄忽不見毎歲約三度有人遇之民間知其虎所化也皆敬懼之出録異記

五足牛

丙子歲有僧自京師携一牛至蘇有五足一在後䏶下短不能及地其蹄類人手而五指間有皮連絡僧牽于市乞錢人多見之又正統中劉原博先生上京師其子宗序見道旁人家畜一牛其一足生于領蹄反向上以告先生先生曰牛土屬而蹄尢其賤者今反居上得無有小人在上而生变者乎後二歲爲巳巳其言果騐

三角牛

嘉靖七年浦城縣西鄉民彭氏家生一牛有三目以灰瞎其中一目久之遂生三角俱以報官御史奏聞有司慮朝廷考實養于太中寺凡一年建寧合郡皆大旱僧亦苦其役官返牛浦城殺之天乃雨俗云是旱魃所化也先是嘉靖二年吳中大旱七月中太湖居民見牛頭出水面者以百数踊濤噴沫数日乃絶然則牛固魃之異形與京房易傳曰牛三角兹謂賢士不足洪範五行傳曰牛土應室之象也

馬生角

正統戊辰寶坻縣民周本家馬生角長二寸怪而縱之野外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兹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征伐馬生角是時王振擅權後有北伐之謀其應明矣

馬異

弘治戊申二月二十六日浙東處州景寧縣北屏風山有白馬成群首尾相啣從牛首山迤邐騰空而去是年陝西天開門人馬百萬自下而入

馬生二角

萬曆辛丑春三月二十日某邑庠生周師昌云彼鄉有盧之孔者其子小字科兒往汭陽販馬見彼地有一紫色騍馬頭生二角長二寸餘色如象牙而紋理亦如之鄉約報鄭州同知惡其多事責鄉約而不問馬

馬生卵

萬曆甲辰松江某村馬生卵[illegible]之中有珠此與萬曆戊子鄭中大虹橋驢生卵同

狗出地中

治平丁未歲漳州地震裂長數十丈闊丈餘有狗自中出視其底皆林木枝葉蓊蔚亦似人間

群犬赴河

金國天會十四年四月中京小雨大雷震群犬數百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才二三耳

狗變人

正德末汭陽勝十二家有犬白色馴養數年矣一日忽狂吠舞躍于中庭人禁之不止凡三時四足漸變爲人次則毛落尾脫其躰而首猶犬良久頭亦人形家衆惡而殺之 吳汝忠說

羊犬同羣

宣和五年京師城北乃官民放養羊地忽有野犬不知所從來入于群羊隊中鳴吽左右前後諸犬皆往聚會一羊間一犬黒白交加至次日城中內外諸犬畢集或縛者迸斷繩索而來凡擾擾二三日犬多羊少皆齧其羊識者知爲不祥後果有北虜

犬羊之禍

羊生人手

寧州貞寧縣見人牽一羊胸前有兩手抱胸如人手有六指甲如羊頗長皆言前身爲人因過惡致此縣令張元弼主簿尹良臣共疑之尹曰此無他人與羊交耳衆人皆釋然

許僕豕怪

樂平許光仲之僕畜一牝豕凡歷歲每生豚必以十數滿三月則出鬻累積二百獲利已多慶元初忽產數物一馬頭一人首一羊首一雞首四足各有

他狀僕惧既而曰是必浩槖年深還債了足欲止
屠宰以託化故現此怪耳盡擊殺之投於溪流而
貨其毋于屠肆自後不復豢養

豬産人

崇寧元年六月西京民家豬生二男一女一豬

異豬變白

成化二十三年寧夏衛某家黑豬变為純白人咸以
為凶某獨曰此善變者也殺而為牲是年其子汝
礪登鄉薦明年登進士累官兵部尚書夫妖不勝
德蓋自古記之矣語云視怪弗怪其怪自壞其之

獨斷畧不經意其所養可知必其平日亦秉道不
回者矣

豕羊生怪

胥門外韓氏毋豕生子豕身人首又常熟錢元吉家
羊生一兒通躰如人俱弘治間事也
十六年三月七日南昌縣民涂寬家豕生子一十二
口内有一豕不分陰陽一頭二身八足林見素奏
引文獻通考云豕生八足下不一也

豕異

無錫秀才馬寶家辛卯秋初羣姍娌共坐見屋角上
忽有二巨豕目光炯然俄躍至地化小豬百餘不
見寶就試提學歸聞之叱其家人曰皆汝輩陰氣
所致世間那有是事言未畢二豕又見倏忽失去
不知何怪也或云其家先年曾墮二羊于庭而子
婦死殆亦不祥之兆歟或云斗神降家大吉祥

豕怪

建陽崇太里地名鍾谷翁媪家其下見黃水流出相
與言聞長老言山有黃水者山精現此必有神靈
馬因具三牲祭之曰毋敗吾田有頃大雷雨一巨
物如豕咆哮而出水隨之高三四丈人家田壞盡

惟此翁媪田尺壠不動嘉靖初年嘗有一人見水
上一物頭如牛以矢射之不中怪怒而水潰合村
八十家皆没今作巨潭云

狐登御座

政和壬寅有狐登崇政殿御座上衛士晨起叱狐不
動呼衆逐之至西廊下不見即日得旨壞狐廟亦
應胡人犯闕之先兆也

貍丹

狐貍有丹吞之益人壽相傳朱晦翁讀書于武夷精
舍夜有一貍作少婦求宿曰我山中某氏婦也慕

君有道敢以陋質獻翁許之而知其妖惑乃遑下諭曰謝子意厚然今夕門人有至者不敢奉留明夜可勿爽約婦曰諾起辭去翁詰之曰子誑耳必若重來何不留一物為信婦即吐出丹丸曰予子爲約不至則吾命且殆翁接入手即吞之婦驚懇啼哭而去曰今夕死矣明旦有牝貍死于三曲崖下翁後康強倍前聰明日益臨終鼻垂雙玉筯人云貍丹所致也是說渺茫姑記以資一咲

白狐報德

山東朱生以舉子赴試京師停車道左以待夫馬食

息忽有白鬚老人跪拜車前生問何求曰我冢中老白狐也偶出近行爲樵者所得縛以賣我故出神求救于公幸有以生我前途三里即我厄地也生曰彼索價幾何曰得錢一千足矣因叩頭曰誠能活命必重酧德忽不見至前三里果有村民聚觀樵者縛一白狐求售生問價曰千錢生解囊與之乃抱狐縱之艸中而去及旅次一少年匍匐而見拜床下曰身即是老狐願爲公僕以報自是日夕追随勤渠婉轉甚可人意至科塲近三四日不至生謂其遁去既而歸曰我爲公求登第今年關係晉場言天符云不得入正因此人他日只可作一府佐無大名位也然則公當坐監爲上計耳生未信及試果不第乃肄業太學狐辭去生留之曰吾子孫多不能久侍恩府然有丸藥從仙翁處求得可賣凡藥治瘧痢幾味合而丸之今年夏秋之交二疾盛行以此賣施可供三年費用再拜別去生如其言市藥合千丸至秋京師瘧痢交作乃榜於寓門賣藥病人服一丸良已聞者爭來市凡治救百人得千緡計監中及歸費尚有餘云馬禎說

狐变老人

弘治初汴城張羅兒家歲朝具果餌供祖越兩日漸少張疑之夜伏几下窺何至二更有白狐来盜食張急起廻狐狐忽變爲白髮老人張即以父呼之食飲盡設狐喜云吾兒孝順爲之盡醉遂留不去凡有所須必爲致之甫三歲貲盈數萬乃構廣廈長子納官典膳次子爲儀賓富甚既久張忽念身後子孫若慢狐狐必耗吾家矣乃謀害之戲指窓隙及物空中云能出入乎狐入復出試之數四狐弗疑也乃誘狐入瓶閉置湯鑊内爇薪燃之狐呼曰吾有德于若反見殺耶人而不仁天必殃之乃

公閱歲三百今爲釜中魚悲乎狐死之三日其
失火所蓄蕩然踰年次子酗酒殺人斃于獄又明
年闔門疫死人以爲害狐之報云

侯秀才

山東尹公敎官也之官時道出驛舍假宿丞曰此有
妖秀才爲孽宿者罕得生公曰我爲學官秀才正
當是我鈐轄吾何畏焉丞不能止尹乃索燒酒燭
果而熟更深果有一秀才冠裳而造長揖就坐公
問汝何人何以在此荅曰我鄰家侯秀才慕公學
問特來奉侍公曰聞宿此者多死君爲之乎曰彼

死于悖非死于僕也公曰有酒能同之乎因引巨
觥連沃二十餘秀才稱快問治何經曰周易公因
質以疑義談辨風生公又出果餌啖之秀才且嚼
且談至午夜不覺沉醉遂就公榻寢公令從者舁
所用書笥納其中以鎖鑰封之少選醉醒呼曰公
勿害我吾乃太山老獼猴也昕爲岳帝所逐潛避
於此不意有犯公寢公釋我我有以報公公曰君
何以報我曰吾洞中有金寶無限惟公所欲公曰
我無用此曰然則擇美姬以贈公曰尤不可怪窘
甚乃曰公未有子我爲公之子以昌公門公曰女
負心奈何猴曰神明俱在安敢相欺吾命已盡亦
將受生於人間于公托身足矣公乃啓其封鬨風
聲肅然視之其笥已空明日謝驛丞而去未幾妻
夢一猴入室遂有娠始生之夕公兀坐坐聞扣関
聲自通猴秀才見因忽失去遂生子後舉進士官
至九列

獼猴

弘治末南昌戈公琪巡撫江南蘇州屬縣崇明申報
云縣民家有鷄生一卵而方者異而碎之中有一
獼猴才大如棗戈公以告巡江都御史長洲陳璚

欲同奏于　朝陳公曰妖異誠當以　聞然其物
怪甚度已不存矣萬一柄臣喜事者承　旨取覩
何以應命戈公乃止吳用見其文移云

貓改常

北夢瑣言左軍營使嚴遵美閹官中仁人也嘗一日
發狂手足舞蹈旁有一貓一犬貓犬忽謂美曰軍
容今改常也

池魚躍起

眉州人任達爲予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
沿池磚甃四周皆屋舍環遶方丈間凡三十餘年

日加長一日天晴無雷地中忽發大聲如風雨急
皆踊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舊說不以神守則爲
蛟龍所馭此殆是耳

群蛙化僧

有人見群僧浴水中問之曰此玄陰池也又曰檀越
可聽吾徒之梵音于是合聲而噪乃群蛙也

土肉

盧王將陶璜搰地于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似蚕長
數丈大十圍餘蜿蜿而動剖腹内如猪肪遂以爲
臛甚香美璜啗一杯于是三軍盡食之臨海異物

志云土肉正黑如小兒臂長大五寸中有腸無目
有三十足如釵股大者一頭長尺餘中肉味又有
腸遂虫其背青黑腹下白有五色長短大小皆等
不知首尾所在生時躰軟死則乾脆出感應經

人形馬頭

數年前有巨艑自海外飄至崇明乃廣中海商也其
人自言在海中時嘗泊一島欲登岸取火忽有人
形而馬頭者自島入水而㴉以頭罥船作吁吁聲
諸人中或舉刀斫其一首餘悉奔去度其必呼同
類復來亟解維張帆行未食頃有馬頭者百餘輩

跳踉欲來擒因舟駛莫能及

驅蝗詩

宋元章爲雍丘令蝗虫大起百姓憂之鄰縣尉司燓
瘞後仍舊滋蔓責保正併力捕除或言盡緣雍丘
驅逐過此尉移文載保正之語而牒雍丘請各行
打撲收埋本處地方勿以鄰國爲壑時元章方與
客飲視牒大笑取筆書其後云蝗虫原是飛空物
天遣來爲百姓灾本縣若還驅得去貴司却請打
回來傳者莫不絶倒夷堅續志

蝗死雨水

嘉靖八年中原大蝗六月初蝗自江北飛入南京
孝陵松栢俱盡初八日遂至吳中其飛蔽天故老
云皆所未識也高阜處豆竹無遺惟水田罕集民
皆鳴金鼓張赤幟逐去之數日生蝻遍路七月初
二日大風雨三夕皆死水中然圩田竟淹没無秋

蝗音爲横

江南無蝗其有蝗者皆自北地飛來也徽州稻初成
窠苗常苦虫害其形如蚕而其色縹青既食苗葉
又能吐絲牽縵稻頂如蚕在簇俚稲之花穗皆不
得伸最為農害俗呼横音[illegible]虫記得紹興庚申汪

彥章典鄉郡有投牒訴此虫為害者牒書虫名爲
橫彥章謂四日有旨令恤虫災第言徽州蛹虫爲
害不呼爲橫也按唐韵蝗音橫則俗爲橫不爲無
本

植物之異

菴頭樹

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以騎擊之騎不勝
或墜地髻解被牛畏之入水故秦自是以菴頭騎
使先驅玄中記曰秦始皇時南山梓樹有一株大
數百圍蔭宮中始皇使三百人披頭以赤絲遶樹

伐之因而立菴頭騎

木妖

郭令公山居夜有人面如盤瞚目燈下公了不懼題
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後
數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尚在焉

草木流血

唐楊慎矜隋室之後其父宗禮太府卿葬少陵原封
域之內草木皆流血守者以告慎矜大懼問史敬
忠忠有術謂慎矜可以禳之免禍乃于慎矜後園
大陳法事罷朝歸則裸袒桎梏坐于叢棘如是者
數旬而流血亦止敬忠曰可以免禍慎矜感之遺
侍婢明珠有美色路由八姨門（貴妃姊也）姨方登樓臨
大道姨與敬忠相識使人謂曰何得從車乎敬忠
未荅使人去簾覩之姨于是固邀敬忠坐乃曰後
車美人請以見遺因駕其車以入敬忠不敢拒姨
明日入宮以侍婢從帝見而異之問其所來明珠
曰楊慎矜家人也近贈史敬忠帝曰敬忠何人而
慎矜輒遺其婢明珠乃具言厭勝之事上大怒以
告林甫林甫素忌慎矜才必爲相以吉溫陰害有
憾於慎矜遂搆成其事下溫案之溫求得敬忠于

汝州訊慎矜以自謂亡隋遺裔潛謀大逆將復祖
宗之業于是賜自盡皆不全其族（出明皇雜錄）

柏木笛觳

余尚書靖慶曆中知桂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
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觳發于林中甚清遠
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
尋之見其觳自一大柏木中出乃伐取以爲枕笛
觳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
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紋理正如有人月下吹
笛之象雖善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

聲矣

枯木開花

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一敝帚開花又嘉興儒學閣人陶氏磨上木肘發青條開白花又吳江汾湖里煆工一柳樹椿以安鉄碪者十餘年矣發長條數莖如葦三家雖有此怪而皆無恙

大青小青

閩判嘉禾人洪武初薄游姑蘇得一廢宅先是居者不勝祟擾以是微價售于陸始居之張燈夜坐堂中忽有二女子笑于前陸知為怪叱問之二女曰

我乃大青小青也言訖躍出陸急飛劍擊之若中其臂早視劍處庭下有大小冬青二樹因斧之聲錚錚啓之下有石板石板下數罌貯黃白陸遂有之日以饒富後賛沈氏萬山貲産浩無紀極為江南富族之甲　上聞之皆沒于官 野記

李瓜

正德十四年己卯三月李結實如瓜其味甜其長寸 安慶府志

嘉靖三十年象山縣李樹生王瓜三十一年諸縣李樹生王瓜諺云李樹生王瓜百里無人家已而果大

為倭奴剿殺甚衆 寧波府志

楠木精

黃郡侯盧公嘗浮舟江上會颶風起舟師危之頻呼楠木大王云公問故對曰此地有楠木精往往鼓弄風波破人舟損人命最久公歸郡自撰文牒報水府乃期三日以木來佰期命駕詣江上大集人夫縛木衆皆匿笑不逾時忽一木自樊口逆水帛首犇至公縛之登岸時正葺郡學宮曰吾不能作旋陽鑽爾鉄樹且用爾作明堂柱因以為宮左柱萬曆壬辰宮始災煞郡中兒童口語猶有楠木大

王之稱云

渝州蓮花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跡十二皆長三尺許闊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餘步貞觀二十年十月寺側泉内忽出紅蓮花面廣三尺遊旅往還無不歎訝經月不滅昔齊荊州城東天子井出錦于時士女取用與常錦不異經月不歇亦此類也 見吳均齊春秋

雙蓮節

陳豊與葛勃屢遊青閤而歡會未由七月七日豊以

青蓮子十枚寄勃勃啗未竟墜一子于瓮水中有
青鵲過汀其上勃遂弃之明早有並蔕花開于水
面如梅花勃大喜曰吾事濟矣取置几頭數月始
謝房亦漸長剖之各得實五枚如豐米數即書其
奇異以報豐自此鄉人改雙星節爲雙蓮節（見賈說林）

雙頭蓮

鄱陽髙嵲就館于邑宰以無訟堂爲學舍池中蓮生
花雙頭丞賈燦見之曰此嘉祥也先君大觀二年
在吳興鄉校肄業值廳後產此花葉間隱隱有金

書先君姓名三字至秋獲薦迨廷對爲第一賈名
安宅

白芝兆禍

政和中宗室士𤨏所居銑軒忽生白芝數本于梁棟
上因易名芝軒賓客咏歌以爲和氣次年𤨏死又
一年賜所居入四聖觀族衆散走蓋不祥也壬寅
春太傅王黼賜第有白芝之生于正寢附榻後屏風
而出又一本在廳事照壁上踰六年有殺身之禍

肉芝

蘭陵蕭逸人字靜之亡其名嘗舉進士下第遂從道
士學神仙嘗因治園屋發地得物狀類人手肥而
且潤色微紅逸人烹而食之味甚美聽視聰明力
愈壯貌愈少有道士逢逸人驚曰先生得餌仙藥
乎何神氣淸瑩如是逸人以告道士賀曰先生之
壽可與龜鶴齊矣後不知所在（宣室志）

長洲漕湖之濱有農婦治田見湖灘一物白如雪趨
視之乃一小兒手也連臂約長尺許其下作聲唧
唧驚走報其夫夫往視亦甚疑怪掘之其根不可
窮乃折而弃之湖此正肉芝之也

異花妖草

宣和七年京城諸園苑中盛夏六月間牡丹俱開始
作金色又变黑色而視諸柳皆生黃花大如林檎
之萼結子黃色食之甜苦又瓜圃中瓜生雙蔕酸
不堪食靖康元年黎樹生豆莢木香架生青葡萄
可食又有王殿直家籠中貯松花及啓視之每一
片中生雪白小松一小株又寶籙宮前華表柱忽
生松一枝北向者生一大黃花如斗凡三日而萎
又有童貫轎中木板上生禖草刻去復生未幾京
師果遭金戎破蕩異花妖木皆爲灾應

物結異形

嘉靖丙寅之夏秋間人家所畜菜茄及絲瓜江豆之類往往有結成面形耳目口鼻全相肖者次年世宗龍馭上賓隆慶五年遠近人家竹林多枯死次年　穆宗亦上賓占驗書云竹栢傷枯主人去斯言果不謬

宮室之異

玉梁觀

漢武帝時玉笥山民感山之靈異乃謀置一觀影表靈跡即搆殿欽中梁將選奇材經數旬未獲忽一夜震雷風烈達曙天降白玉梁一條光彩瑩目因

號玉梁觀魏武帝時遣使取之未至觀救里雷電大震裂殿脊化為白龍乘烟霧而去沒觀之東山下晉永嘉中有戴氏子偶入都木山下見兩座青石擠一白玉梁戴氏以手摸其上見赤書五行皆天文雲篆試以手斧敲之聲如鐘又如隱雷之聲鱗甲張起戴氏驚走告人再尋求之不知其所在大曆初有扶搖黃生因獵亦見後救數有人見之皆隱而不聞于人自玉梁飛去後其處莫能居皆為猛獸毒蛇所窟出玉笥山錄

塔現影

建昌景德寺紹興元年寺塔現影甚可怪其始也倒垂其地不但具色所映之處而已凡一寺之內隨屋壁方隅闊狹高低小大無不悉具不知其幾千萬也大抵物之形仗日以成是日雖偏室隱戶僻陋之所太陽未嘗及者亦然至於器皿杆鉢餅床几衣衾什器一切日所覩者布現不殊寺僧欣欣以為佛示大吉祥越三數月反值叛卒之厄城人死者什八九獨通判趙難塔上叛衆求之不得飢餓絕食一院子蒙其恩密知所在為求飲食賊蹤跡獲焉又殺之因焚其塔而不能什識者云倒

影之沴主下陵其上信矣哉

平江塔影

平江虎丘閣版上有一竅當日色清朗時以掌大白紙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于此見之松江城中有四塔曰普照曰延恩曰超果曰興聖夏監運家乃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却有一塔影長五尺許倒懸于西壁之上不知何來然又時有時無殆不可曉南都太平門外十里許一寺門外樹一旗竿殿門扃閉而竿影橫亘于地此又理之不可曉者

聲影之異

有人掘井深已倍常不見水忽聞向下車馬人物喧聞之聲近如隔壁出以告州将将遣数人驗之亦証欲奏其事恐涉怪而止遽令塞之又湘潭界中有寺名方廣毎至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緋楊官府楼堞居民舍宇影著壁上物物可数又福清紫微院三鼓後嘗聞院後讙呼買物之聲正如城市皆是漸音達旦而止明日起視高山峻嶺峭壁也寺僧云一歳之中凡数次如此人謂之鬼市幽陰之事蓋有非人意所能測者

汾城

隋末築汾州城惟西南隅不合朝成夕敗如此数四焉城中一童女年十二三告其家人云非吾入築城終無合理家人莫信鄰里兩之此後築城敗如初童女曰吾今日死死後甕盛吾埋于築處言訖而終如其言瘞之瘞訖即板築城不復毀 廣古今五行記

王涯家異

永寧王相涯宅南有井毎夜常沸漏有聲晝窺之或見銅匜羅或見銀熨斗水腐不可飲又内齋有禪床柘材絲繩工極精巧無故解散各聚一處王甚惡之命焚于竈下又長子孟博晨興見堂地上有凝血数滴蹤至大門方絶孟博遽令鏟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数月及難 出酉陽雜俎

怪聲如鈴

鄭畋生于昌西橋所居之南舊有一宅高敞虚開人不可居毎至昏暝聞于堂壁之下有聲漸起若銅鈴之響或四或五繚繞宇内至曉始息莫知其故有焦道士言凡二氣相搏爲聲此必因沴氣畜在一隅故成妖爾禍撤室中闢伸其開豁虚明發洩滯氣然後復新其壁果妖不復作畋自幼志之後朋友有凶宅者以此傳之皆驗

器用之異

臨武聖鼓

秦桂陽縣閣下鼓自奔送于臨武因名聖鼓今臨武有聖鼓城

鐘自鳴

武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上大怪之召待詔王朔問之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對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上曰應在幾

日朔日在五日內足三日南郡太守奏山崩表二十餘里上大笑賜帛三十匹（方外別傳）

鼓槌歌

桓玄即位後朱雀門中忽見二小兒通体如墨相和作籠歌路邊小兒從而和之者數十人歌云芒籠目繩縛腹車無軸依孤木聲甚哀听者忘歸日既夕二小兒入建康縣閣下遂成雙漆鼓槌吏卒云槌積久比常失之而復得之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敗車無軸依孤木也荆州以玄首用敗籠目包之又芒繩束縛其尸沉之江中悉如所歌焉

佛燈化女

揚鎮于照應寺讀書毎見一紅裳女子吟詩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楼冷誰是相顧人寒帷弔孤影問其姓氏曰遠祖名無忌姓宋十四代祖在難因顯揚釋教封長明公開元中明皇為楊妃建立經幢封妾為西明夫人因賜珊瑚寶帳至之驗之乃經幢中燈也

淮安鐘

洪武中二鐘不知何自鬬於長淮中人往挈舉一鐘入泗州一鐘淮安得之懸[illegible]門鼓楼上中街金[illegible]聲甚清遠後為平江伯陳鎮以新城無鐘移置北門上一相地師曰鐘移詎矣新城火形也火剋金則舊城當衰而新城富已果新城驟發而舊城日替然鐘聲終不入新城亦異矣哉（射陽興談）

銅釜鳴

國初沈萬山獻銅鍋三隻皆容米五十石其一留光祿寺一留天界寺一鎔為三小鍋亦在天界永樂中恒煮粥以啖禪流日不停爨嘉靖癸巳三月初忽巨鍋鳴聲如牛一猫卧鍋盖上為揺入鍋中逾時乃止

琉璃餅異

王師取青唐時大軍始集下寨治作壕塹土遇一塘得一琉璃餅瑩徹如新餅中有大獨猴其長盈尺餅口僅數寸許不知從何而入主帥命復瘞之

桐魚異

陝西西安曹濂以進士知湖廣之黃州府黃有五祖寺其桐木魚長二丈許晋時物也毎齋時擊以會僧弘治中一夕忽失桐魚所在昇暮則又来中有蘋藻下多泥跡漉漉如濯乃知潜飛入水而還也里人白官驗之不誣欲伐而焚之或曰是琴材也

濂乃所作琴而無巧手乃取一琴示之倣其制頗

頗不盡善而殺清遠可愛凡三十餘張濂得其十

七至今有存者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三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四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志異門

邪魅類

鼠怪

山中王周南正始中為襄邑長有鼠從穴出在廳上語曰周南爾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不應鼠還穴至期復出更冠幘皂衣而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周南復不應鼠復入穴斯須復出出復入轉行數語如前日適中鼠復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訖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周南使卒取視乃常鼠也

夷堅志

山都

山都形如崑崙人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眼張口如笑好居深樹中翻石覓蟹啗之述異記曰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長二尺餘黑色赤目髮黃披身于深山樹中作窠窠形如鳥卵而堅長三尺許內甚深五色鮮明二枚沓之中央相連土人云上者雄舍下者雌室旁悉開口如規體質虛輕頗似木筒中央以鳥毛為褥此神能變化隱形猝覩其狀蓋

木客山㺐之類也贛縣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余公塘上有大梓樹可二十圍老樹空中有山都窠宋元嘉元年縣治民有道訓道靈兄弟二人伐倒此樹取窠還家山都見形罵二人曰我居荒野何預汝事山木可用豈可勝數樹有我窠故伐倒之今當焚汝宇以報汝之無道至二更中內外屋上一時起火合宅蕩盡矣

木客

南康記曰木客頭面語聲亦不全異人但手脚爪如鉤利高岩絶嶺然後居之能斫榜索着樹上聚之

昔有人欲就其買榜先置物樹下隨置多少取之若合其意便將榜與人不取亦不横犯也但終不與人面對與交作市井死皆殯殮曾有人往看其葬以酒及魚生肉遺賓自作飲食終不令人見其形也盖棺法每在高岸樹杪或藏石窠之中南康三營伐船兵親覩葬所舞唱之節雖異于人聽如風林汎響聲類歌吹之和義熙中徐道覆南出遣人伐榜以裝舟艦木客乃獻其榜而不得見

王献

王献失鏡鏡在罌中罌纔數寸而鏡尺餘以問郭璞曰此乃邪魅所爲使燒車轄以摙鏡鏡即出出搜神記

柳叔倫婢

宋孝武太明初太尉柳叔倫任衡陽王故第大明五五年忽見一脚跡長三寸倫有婢細辛使取水瀆衣空中有物傾器倒水倫拔刀與婢在側聞有物行聲以刀斫之覺有所中以火照之流血覆地後二十日婢病死倫即移尸出外明日覓尸不知所在出廣古今五行記

囊鼠

李林甫將病一日取青囊評其重開而視之乃一大

鼠躍出化爲蒼犬怒目張牙仰視林甫乃以物擊之鼠即應手而斃林甫月餘而卒

翡翠吟詩

張確嘗游霅上曰蘋溪見二碧衣女子攜手吟詩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限此别幾時逢藕歎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確逐之化爲翡翠去矣

蜂化書生

桃源女子吳寸趾夜恒夢與一書生合問其姓氏曰僕瘦腰郎君也女意其爲休文昭略入夢耳久之

若真焉一日晝寢書生忽見形入女懷與合而去出戶漸小化作蜂飛入花叢中女取養之自後恒引蜂至女家甚衆其家竟以作蜜富甲里中寸趾以足小得名天寶中事也（誠齋雜志）

恠兆國亡

開運中將與兵卒吉州城頭有一大石如人面方三尺睍目多髯狀如方相自旦至申酉時郡人覩之莫不驚異明年國亡之應也

怪婦

陳書載賀德基少時遊學京師於白馬寺前逢一婦

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贈之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嫗姓名不答而去朱子嘗言李文靖公沆一事與此頗類文靖寓京師時絕少出入一日忽有一轎至下轎乃一蓋頭婦人不見其面然儀度甚美入文靖房久然後出衆訝而問之文靖云亦是言其前程之類何足深信詰之乃曰曾見其面都是目殊可異也

猫怪

夷堅志載宣和間禁中有物曰猫（音麻）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漆中夜有聲振禁門人皆云時或往諸嬪妃榻中睡以手撫之亦溫煖曉則自榻下滾去罔知所在或宮妃夢中有與朱溫同寢者即此猫也或者云朱溫之厲所化左傳云豕人立而啼未必誣

王貞娘子

程迥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來居臨安之洋街門臨通衢垂簾為蔽一旦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飛入徑着於堂壁家人近視乃一美婦僅長五六寸而形體皆具容服甚麗見人殊不驚小聲歷歷可辨自

言我是王貞娘子偶然至此非為災禍苟能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為小龕香火奉之頗能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爭往求覩人輸百錢方為啓龕至者絡繹程氏為小康如是期年忽復飛去不知所在

貍化美女

信州永豐縣管村淳熙七年秋有怪與於一秀才家幻變不常或為男子或為婦人拋擲磚石占據堂宇汙穢床席毀敗什物不勝其擾與巫師驅逐弗効乃萃道流設壇置獄劾治甚峻群怪不為動久

之化一美女夜造僕夫寢處凡歷數夕極綢繆婉
變之歎然終慮其致禍陰磨利刃以待之迨復至
舉刀斷其首携出外呼告衆曰我已殺鬼管氏之
人爭來觀看乃一大狸也

鳴哥

寶祐丙辰夏四月平江天慶觀廚堂後隙地守宿者
夜聞井旁索若人牽掣之聲意疑盜也往視則無
所覩就睡又响至六月漸入室掀盆番甕終夕不
安始疑是鬼久則有聲嗚嗚然有道士郭姓者掌
任持職方啓户入房則其物先居其中嗚號而去

或分坐議事則鳴聲於足下久則相狎而不懼或
呼之曰鳴哥至冬則出入道紀堂通夕不止以法
驅逐略無效驗來歲當建黃籙齋至下元預行奏
告其物在真武殿側作聲一兩夜後寂無所聞竟
不知何怪也

胭粉怪

景泰間南京夾岡門外一家娶婦及門無婦人空轎
也其家疑為所聘詐於法司拘舁夫及從者鞫之
衆証云婦已登轎矣法司不能决乃令徧求之得
之荒塚中問之婦云中途歇轎二人掖吾入塚時
月已昏然有物蔽面不知其詳至天明始覺在於
墓中耳古人有胭粉靈怪記一卷觀此事知其不
皆妄也

黑眚

成化丙申秋七月初旬京師黑眚見時坊巷細民家
男女夜多露宿忽見有物如黑氣一片而來或自
户牖而入雖密室亦無不至至則人昏迷或手足
或頭面或腹背被傷出黄水醒時覺傷亦不甚痛
數日遍城驚擾暮夜各操刃張燈自防見有黑氣
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有王二之婦夜被一物乃

坐其婦胸上冰冷婦驚起乃被奪其孩力與互爭
得鄰居火怪始棄去然多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
修尾狀類犬狸蓋不啻二十餘枚無旬始息

三鬼攝女

寧波張昺以成化壬辰進士知鉛山縣未到任時縣
有甲嫁女于乙抵乙門揭幙出婦乃空輿也乙謂
甲欺己訴之縣甲又謂乙戕其女互訟無驗前令
逮輿從諸人訊之皆云女實升輿不知所亡卒不
能决昺下車嘗行至邑界有大樹蔭二十餘畝不
可田欲伐去之役者咸以神叢爲言昺不聽命役

夫戎服鼓吹執斧斤往去樹所百步許見三人衣冠伏道乞宥狀髯叱之不見卒命斧之樹來流血衆懼髯手斧之衆始盡力三日斷其樹樹顛有巨巢巢中有一婦人墜焉昏瞶欲絕命左右擁而灌之良久始甦問其狀婦曰昔爲狂風吹至一高樓與三少年俱食以美饌時時俯瞰城市居屋歷歷可指第無階下耳少年往來率自空中飛騰不知是樹巢訪其家郎甲女也兩家訟始辯髯以其木脩廨守所蔭地爲官田而悉毀諸淫祠之在境者

寧波志

文靖辟祟

蕭山城樓下鄰邑學以怪物出沒人莫敢登魏文靖公驥家貧時素落魄與諸士子決賭宿此無恙者醵金若干爲壽諸士許之公既去諸士潛於齋中覘望之二鼓聞嚴聲自南來一青面鬼首雙角坐行輿冠服甚異從者百許人去樓數十步鬼卒窺見曰六尚書公在此魅似不悅云遂去折輿而北自女墻下投富民周氏而息諸士怖甚掩關不敢喘氣公安寢達旦不以爲意明旦告諸生以魅語乃收其金而出諸生莫不敬服潛訪周氏君家所事何神主人蹙額曰小女年及笄橫爲妖祥所攝夜必一來來則狂言叫詈昨云今夕與大王成婚要具花燭無如之何公曰我能治此鬼然何以爲謝主人曰君誠能驅祟當以小女奉侍巾櫛公諾女出房索筆硯大書其衾云魏尚書夫人周氏書訖而去向夕魅復自城而下見七大字驚云何處得此一卒前白午間老賊以女許魏尚書矣魅歎吒而去女自爾恍如夢寤問其向來曲折都不記憶既而公來具粧擇日以女配之公後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女封夫人

羅刹鬼

正德末湖廣諸郡有怪作人家夜以魚網布門則畏避不入不設者必遭其侮害尚書某公致仕於家一日家人忘設焉忽一白衣男子由大門而入其子驚逐達於寢室躍入榻上其子褰幃執之於被下得大鯽魚三枚並長尺許投之湯瓶中突起化爲赤鷹飛至中堂時公方明燭坐鷹直下集公肩欲肆啄噬僕揮手執之手傷公面流血倏爾飛去人云黑眚或謂此羅刹鬼也

神搜人長

紹興張益君儒爲弟子員嘉靖初夜坐小齋內見二蒼蠅自窓外飛集几上倏成二人有頃漸長可七八尺皆以手撫生生噤不能出一語其一人抱其首其一人拽其足盡力相掣擘其身隨拽而長與屋齊等又据二壁角拗之生昏然二人仍變爲蠅飛去生寐旦起項加修三尺體骨雄偉與舊不同妻子大驚問之一字不復識聞於有司遂奏爲大漢將軍

余氏魁

衢州余指揮遷掌湖廣都指揮事府樓上忽如有人

咳聲呼之而應彷彿見一青衣人腰束白絛久之白日形見一美丈夫也問是何邪魅曰我非鬼乃天仙名某降謫凡世借汝家暫安期盡去矣余公弟年少與之交言戲謔甚稔其弟婦遂爲所淫力不能制惟余公歸避去出則又來家人亦不甚怪之豈往鄰家遊嬉食龍眼以核擲打其婦鞋頭其人怒目視之忽歸余生問何以歸曰彼很頭很腦乃公不慣見之自是遂爲余公持門戶接客僚了不異於生人凡二年余生卒乃不見或云山魈之類也謝翁事邦用說

程老枕屏

歙人程景暘夜卧燈未滅見二美女綰烏雲髻淡粧朱粉坐於傍戲謔倚至加以狎媟程老年已高略不答二女各批一頰挈撼之乃去明日視之傷痕存焉兒曹不知何怪久之因碎所卧枕屏方于古画絹中得二女益爲妖者亟焚之又彭聖錫取所藏名畫示人有宣城包虎帳未收暫置櫥內其夕夢大小四虎噬其支躰至血流窘而疑其異展帳驗視與夢無差舉而售於他人

化鼠入倉

虞部郎中周仁德監永豐倉有通謁者進士呂聞及見之如十歲小兒模樣出一啓爲贄仁德讀之有莊周之壑已空孔氏之車將適仁德問孔氏之車出於何書進士乃厲聲呼仁德祖父之名化爲大鼠入倉而去

水面美女

安吉碧瀾堂素有奇怪郡士晁子艾嘗與客游眺於彼迫暮共見水面一美女子衣服楚楚手捧蓮花足履萍草而來晁料其異物急叱之女子自若且行且吟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裡蘆花色折

得荷花水上游兩髮瀟瀟玉釵直吟毋由東岸而
去

紀異詩

方矯所集中有紀異詩二首其一云壬辰夏孟月既望夜入酉東隣李氏子年可十八九門外聞作聲蓬蓬似鼓金開門出視之四鬼捽其首踰牆頭越樹勢若風雷吼捽至野廟中亂被老拳毆父母競號呼蹤跡竟無有親隣各燃炬訪覓遍林數夜半忽自歸狀貌殊獰醜其身長丈餘見者駭而走腹大非故態瞪目且搖手奴妻環問故稍語即開口

青紫色浮面縲絏痕映肘僵臥三日甦不能記誰某此理終莫詰語怪戒胥吏

盛氏怪

郡醫官盛膏被檄攝獄事有數囚死不以理壬申夏四月盛能攝携獄中刑具數事歸家囚憑而為厲初有犬自外啣一死狐而入置之地狐忽踊起犬亦人立與之相搏家人擊逐之即不見從此妖變百出器案互相擊擲牀席自移嘗覺有青衣女在室忽鑽于榻下杳不可尋一男子着白衣往來廡間俄變成大猪嘗然遂滅諸婦嘗夜坐見牕外兹

異物如人長丈許皆奔避怪入舉手撼燈其影蔽一室端午日有醫生饋猪頭置机上連作聲長鳴剖為四懸之鳴如故又有饋齋饅頭者方持之內有聲如鬼如此數月多方禳之不效為徙居城中乃稍止後盛三男連死家俱患病死喪狼藉久之乃安

蕭妾魅疾

蕭騰有故妾得魅疾騰來乘間聽之乃入妾屏風裏作歌曰結愛梓林肆胡桃輕去親逢歡羊口岸評汝不識人

李端失婿

杭州李知府端之婿夜起如厠不返家人覓之門闢閉如故而莫知所之李驚異乃升堂鳴鼓聚群吏遍索之不可得次日暮忽墜於屋上問其去來之故皆不能知視其衣服皆沾污有黃綠痕若草樹靡偃者然莫知何謂

亡偶聚傳

鄭安恭為擊慶守有直更卒每夜半見城上亭中火光往視之乃十餘人及小兒數輩聚傳卒有膽不懼戲伸手乞錢諸人爭與之幾得三千以還明日

驗之真錢也不以語人次夕又如是遂賂掌宿鄭級求尊直三更所獲益富踰兩月會軍資庫失錢千餘緡幷銀數百兩揭榜根捕或告云此卒近夕妄費又衣服鮮明可疑也試擒詰之具實言鄭意必土偶為姦乃縶卒使人遍索諸廟至城隍廟中有土偶狀貌類所見者碎之腹中得銀一笏盡剖之皆然因發地凡偶人下各得錢十千合此卒用過之數更無少差即盡毀偶像其怪遂絕夷堅志

窓下大掌

馬少保公亮少時臨窓燭下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

窓櫺穿入次夜又至公以筆濡雌黃水大書花押窓外大呼速為我滌去不然禍及於汝公不聽而寢有頃怒甚求為滌去愈急公不之顧將曙哀鳴而手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姑以試公公何忍致我極地耶公獨不見溫嶠燃犀事乎公大悟以水滌去花押手方縮去公後官至少保

鱣妖

常熟之福山有農家生一子名保保肢體柔弱四五歲猶不能行終日坐木搦上善言人禍福叩之皆應其家固怪之然亦因以致饒裕一日有龍虎山道士過其門語人曰此家必有妖物富人劉以則聞之召道士問之曰若能除之乎道士曰不難劉遂具舟使往道士方行保保忽告其母曰有一道士來兒當死矣可與錢十千為兒乞命母方怪之道士已在途潛書朱砂符焚於道旁柳樹根下保保已在家嘔血又行不久再焚一符則有一鱣死水面其首大如拳長可丈許詢其家子亦死矣志怪錄及西樵野記

小姑二身

戊戌秋有從江右來者謂楊子曰南浦男子張某迎

婦李小姑至中途樟樹下少憩俄而起舁夫覺輿倍重相與自訝之比抵家二女自輿中同出音容粧飾兩小姑也舉家大駭里人觀者盈門二女互相詬彼指此為妖此指彼為妖小姑父母來亦不能辨其母曰我女臂腋有黑痣解衣驗之彼此皆有聞之公庭即逮至隔訊之各辨說如出一口或謂此乃野獸之妖須用狗汁猒之或謂張天師符能驅怪物用此二術終不能輸服天地間有事異若此乎楊子曰無異也鬼魅之事往往有之城南樹精能識神仙武三思妖妾不敢見狄梁公欲治

此有何難哉趙廣漢爲京兆有男子似此者趙分幽兩處各以十餘人守之絕其飲食越五七日一饑餓不能起一強健如初趙曰此妖也耶欲置之爲復忽烈風迅雷妖遂粉碎爲塵土其真男子漸漸有生後最善走日行六七百里壽至一百二十七歲乃坐化其事載在一刀屠記今試倣而行之小姑嘗與麻姑並傳矣楊公黄郡侯蓉江也一女二身莫辨事誠怪然不獨此君子指小人爲小人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故孔稱跖爲盜跖跖亦稱孔爲盜丘蜀檄操爲賊操操亦檄備爲賊備橫口

一時霾翳白日其爲怪何如而獨於怪詫哉

談鬼怪至

顏君誨嘗夜坐與退之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甚窗外點點微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計少頃入室中或爲圓鏡飛度往來乍離乍合變爲大聲而去三人惟退之剛直亦爲之動俗嘐月自月無談人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說鬼說鬼則怪至信也三人後皆不利

訛言

狐狸竊兒

弘治十八年春民訛言狐狸精至恒作六七儒生行入人家取小兒心肝食之或傳其家曾見其處被爪死皆妄談也而人皆懼不敢開門而寢至風聲犬吠皆指爲狐盜賊因空西瓜而戴之或以猪脬畫人面夜入門隙人散盜得竊物以去人猶謂狐盜去非人所爲自京師至江南凡一年許乃息是歲　孝宗宴駕

揮劍墮首

正德元年民訛言蜀人劉烈及其初得天書古劍於石匣習其書藏其劍不動妻子固求一觀乃出其

劍纔拔鞘露刃其妻首已失去函匣之乃止今卷兵三十萬人有敵者把劍一揮人首悉墮地今將至某地矣居數日又云已過江南矣又云彼原未出養銳山中他盜假其名耳紛紛不一不三年劉瑾專國毒流海內已而劉六劉七等橫肆刼掠官軍不敢敵凡七年而始滅則劉烈者劉氏之禍甚烈也民謠亦近似哉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四終

海右閒民王圻纂集

志異門

妖怪類

妖怪

孔子不語怪今予于妖怪之事乃力言之何也誠以俚俗相煽邪風盛行不得不辨知者或可少袪其惑耳鄭厲公問申繻曰尤有妖乎對曰人之所亡其氣欲足以取之妖由人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也王沂公作郡時訛言有

怪物夜飛下食小兒者遠近相恐未昏時則鍵戶滅燭匿童稚以黃紙熏爐置于門內用為厭勝公聞之戒徼巡之吏悉令屏去有為先倡者捕而重笞逐出于境民情遂安妖訛乃止

銅駝毛花

漢元帝竟寧元年長陵銅駝生毛毛端開花五色

鬼書壁

唐張易之初造一大堂甚壯麗計用數百萬紅粉泥壁文柏帖柱琉璃沉香為飾夜有鬼書其壁曰能得幾時易之令削去明日復書之前後六七削以之乃題其下曰一月即足自是不復更書經半年易之籍沒入官 出朝野僉載

妖食兒

貞元中望花驛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榆柳于路旁成林搆茅屋數椽夏月常饋漿水于行人官長者即延憩具茗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子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夫死無子今夫禫矣將適馬嵬訪親因求食言語明悟舉止可愛王申乃飯之謂曰今暮可宿此達明去也女欣然從之謂

曰多擾何安其妻遂內之後堂呼之為妹倩其成衣數事自午至戌悉辦針指細密殆非人工王申大驚異尤愛乃戲曰妹無親族作我家新婦可乎女笑曰身已無托願為執爨王申即日賃衣貰禮為媳婦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夜多盜不可闢門即舉巨椽捍之而寢及半夜王申妻夢其子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驚欲省其子王申怒云老人新得好媳婦甚喜何妄言耶妻復睡復夢如初申與妻舉燈呼其子與媳婦悉不復應啓其戶牢如鍵乃壞門而入有物圓目鑿齒躰如藍色衝人而去其

子止剩腦骨及髮而已

知古遇妖狐

咸通庚寅歲盧龍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張直方漫游洛陽居有王知古者東諸侯之貢士也博涉儒術不中春官選乃退隱于三川之上以擊鞠飛觴爲事比有聞于張直方延之賓席日相狎壬辰歲冬十一月則直方將出畋謂知古曰能從乎知古以祈寒有難色直方顧家童曰取短皂袍來請知古衣之知古乃上加麻衣聯轡而去出長夏門由闕塞客雪如注乃度伊水而東南踐萬安山

之陰麓日將夕焉忽有封狐突起於知古馬右乘酒馳之數里不能及又與獵徒相失須臾烟暝莫知所之俄而長望有炬火甚明仍係雪光赴之復行十餘里至一甲第及門下馬將徙倚以待旦閽者養之隔闔而問知古應曰成周貢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有友人將歸于崆峒餞之伊水濱馬逸失道至此耳遲明將去幸無見讓閽曰此乃南海副使崔中丞之庄也主父近承天書赴闕郎君復隨計吏西征此唯閨幃中人耳豈可淹久乎其不敢去留請聞于內知古乃佇立以俟少頃有秉炬

自內至者引保毋出知古仍述厥由毋曰夫人傳語主與小子皆不在家于禮無延客之道然僻居山藪豺狼接跡請舍外庭翌日知古辭謝保毋曰小君鍾愛稚女托媒求配久矣今夕何夕獲遘良人潘楊之睦可遵也知古斂容曰倘獲聽以佳偶生平至願保毋入白復出致小君之命時則漻泬當庭良夜將艾因請知古脫服以沐既解麻衣而皂袍見保毋詰曰豈有搢掖之士而服從役衣耶知古謝曰乃盧龍張直方僕射所借耳保毋忽驚走入宅遥聞大叱曰夫人差矣宿客乃張直方之

徒也復聞夫人叫曰急斥出無啓寇仇于是婢子小豎輩羣出逐知古四顧[illegible]詈言狎至僅得出門已闔扉矣知古錯愕久之得馬馳走比及都門既見直方乃述宵中怪事直方起而撫髀曰山魈木魅亦知人間有張直方耶復益其徒數十人皆持弓矢甲胄享以危酒豚肩與知古復詣柏林之下則殘碑荒坎大冢十餘所皆狐兎之窟宅其下成蹊于是張羅彀弓以待內則束薀荷鍤且掘且燻少頃群狐突出獲大小百餘頭以歸予時在洛敦化里第博士渤海徐公讜爲予言之

怪附婢體

麗寅孫待制一女有容色適毘陵胡道修甚雍睦數年後道修每夜即有一婦人來同寢麗或聞其語言數詰之道修笑而不答一夜胡先就枕麗奉幔欲入其人自帳中出姿容妍麗自顧已不若麗亦不惧胡曰子見否不必怒我與爾同往訪之麗恍惚與胡同至一處如王侯第廳廡華煥廊廡閒懸瑠璃燈光彩奪目胡與麗方携手而行至一堂有一人自屏後來乃向帳中所出之人也胡捨麗走從之相挽而去已而封飲堂上麗憤之亟欲走歸

顧門字悉閉鎖倉皇至一處見有斷垣乃大呼踰之而出明日胡曰昨宵爾胡不少留乃怒而遁自是無可奈何時寅孫任發運使乃具舟楫迎其女并婿至真州就醫召一道士能使物治病俾令伺胡咳聲即以釘釘其板如其言釘之胡大叫曰是甚道理亟來奪之麗懼爲所得擲板于河中時寅孫有舘客在後舟見之即以手招之其板遂流至船邊舘客取之拔去釘胡大笑道士悵惋而去卒不可療乃復歸毘陵不復爲怪也一日胡謂麗曰来日有人携一女子来求顧汝可爲我得之愼勿斬其直而失之也明日果有人携老嫗一村女來醜陋可駭胡見之喜曰是矣乃以數千金得之胡自是嬖惑此婢甚懽盖怪附婢躰而胡見之乃向之人耳麗竟離歸胡與婢生男女數人亦無它怪待制之猶子温孺言之後問之胡氏信然

毛女

元長從者見岳廟燒紙錢爐中有物甚異以告元長亟往視之乃一婦人也遍身皆毛色如紺碧而髮如漆目光射人顧元長曰萬不爲有餘一不爲不足言訖而去其疾如飛既至成都命追寫其像以祀之元長親語先太師公如此井模其像以見遺焉

靈哥

靈哥者山東濟寧猴也自言汴宋時偕一鹿習靜於嶧山中三十年純陽先生過而哀之各賜丹一粒令吞之曰丹當換骨爲地仙犯水而死命不延忍渴七日神明完遂去而鹿違戒飲水死靈獨堅持七日得飛行變幻之術金元時往來兖濟間爲人談禍福甚驗入　國朝尤神正統中雲間張公某爲濟寧學正相與交密時時留學舍酣飲成人

形能琴奕其貌深目多髯着襆頭襴鞹曰此吳士
人服也敉携珍果羞相餉一日懐中出柑橘曰吾
自洞庭山得之他日其幼子請見不許曰是兒無
良心張愬之乃夜召其子出一見遽舒手彫其臂
怒而去曰吾謂其設心不良果然其子盖摩得猴
毛云由此交絶常醉卧田間爲耕夫所獲束而擔
歸將殺之道遇一士子哀之傾囊易得縱之草中
而去其夕士子聞室中太息曰我大聖也貪飲露
形幾爲野人𠕂中之味荷公生全爲覓一科第相
報因人形出拜日以文業相勉習小試先以題告

及鄉試三場之文皆豫爲定擬遂領高薦將上春
官語靈曰其爲我求甲科乎靈蹙額曰不可君命
薄吾向懇諸天神強獲一捷子今視我膝何如也
因搴裳示之兩膝皆創曰拜乞所致士子固要之
乃曰脫登第而身不保柰何士子曰朝登黃甲夕
埋黃壤不恨靈唶嗟而去士子果中選未授官卒
靈雖得延年術亦賴陰陽交媾以相滋益未免與
美𠕂交小民利其助往往挈幃帳盛香火事之令
問者先詣帳前禮焚心詞于爐少頃即聞帳中作
人聲咳聲乃亹亹爲人剖析不倦嗜酒善談論恒
語文士吾親聞孔子講易其大言欺人類此景泰
中武功伯以都御史鎮張秋聞婦有奉以惑衆者
執其夫欲杖之其婦求援于靈甚苦而終不語夫
婦尤之曰仙乎曷不予救靈曰都公威嚴福德左
右有貴人扶擁吾得而犯耶又嘗託人販豆麥至
江而覆或問之曰神靈我禁行且安之弘治中濟
有書生甚貧靈忽降其家時有錢刀米塩之助書
生請其故曰待子得官言之當秋試日許竊題意
以授去經月呻吟而返曰幾喪吾命問之曰棘圍
有神呵護無隙惟一角稍疎吾將躍入而爲諸生

祖先所譴曰神靈覔焉奮一椎中股亟逃而免其
諸不能爲力也書生後以貢知廣信屬邑臨行又
贈五十金曰吾今可以告子書生惟命乃曰吾雖
壽而神然不過外道小伎必得天師府符籙受之
則上下六合無適不可而人神莫予侮矣子行爲
我求一通然但稱子意所欲毋洩吾情洩則不惟
無福且賈吾殺身禍書生敬諾而別抵任訪張真
人坐定即索符籙不已真人詰焉留飯酒半又請
不已真人疑之公何急也必有求之者書生初不
言及醉忘靈之戒具以實告真人瞠目曰是物尚

無恙即瞑坐握訣歷数十刻乃㸃疾雷一聲一猿頭隕于堦下書生驚扣之則曰我適遣将誅妖猿于山東此其首也書生大慟以袖裹其首乞歸作草軀以殮之事在正德十六年也約其壽蓋四百歲今所在有称大聖媚閨閤者並野狐木石之妖其言終不逮靈哥之悟焉前外祖胡公說後吳秀才汝忠說

曹世榮

楊州府學生曹世榮嘉靖元年出行得一紙裹于途啟之有白金五錢紙内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又去拾得有禍世榮懷歸以汗巾裹置衣架上抵暮張燭坐見一美人入室咲呼曹君可還我銀世榮云無之美人乃固求榮指示之美人觧巾微咲一顧而去曰書生真是貪財翌夕復至云與君有緣猥得相從遂留宿好合倍常其妻在榻憒騰不知覺黎明告去荏苒三旬至晝相對了不懼人父毋知而戒之不能却乃告其妻父應佐佐太學生有學行責之曰子心邪所以召邪作辨惟文懸于榻是夕美人讀之有慚色曰此應公識我耳吾碎之亦不敢舉手良久云此書誚我我不可留即去

明日佐佐命移貼房門而美人不至它日出遇諸塗問娘子何久不相顧美人曰應公言大有理我所畏見又曰某日來與子別毋相忘至日其人延佐同酌命世榮立侍其旁良久世榮因視堦下而咲佐叱之曰故態作耶有頃舉扇障面與堦下切切私語不休佐奪其扇焚之世榮称小道下堦佐俟之久不至起挽之問何為曰美人適來告別云因緣遽斷亦是天分此行永不復見郎君矣所惜者水裏來火裏去耳由此遂絕世榮求詩文以謝婦翁而水火之說則不可曉云世榮今尚無

恙應文溥說

画女成薛

金陵士子薛雍妻亡感念不置一夕妻形見曰冥官以子懇誠遣來相伴雍喜留宿婉孌如生朝往夕来家人皆聞之雍自謂奇遇詫于其友友皆嘖嘖曰薛郎多情能感冥契為賦夢鸞詩美之已而雍日困瘁其父詰之以實告父曰妖也請道士治之道士奉王靈官甚神至是無驗語雍曰吾術盡矣而妖不服何也授以五色線曰來則紉其裾雍如戒明旦物色遍諸寺宇不得偶舉首見壁間画女

一紙其色綠在焉乃悟妻喪後日夕視画而嘆精
神感通遂爾成孽取焚之徽有血出雍少時而卒

上清童子

岑文本避暑山亭有叩門來見曰上清童子實元後
驗之乃一古錢

汪進士鳴鑾

汪公鳴鑾婺源人以南畿觧元登壬辰第與同榜某
某游飲某寺見一處内門扃鐍甚固咸疑之問之
且再酌未及把盃而火驟發躍出者數人即有赤
面神攔于門公及三進士皆不得出死烈焰中火

異世間薪火氣甚臭不可當火息公尚未絶縉紳
來訪者聞其口中火氣勃發而臭甚歸而死者又
某某數人此五六年事不知其由

祛妖類

欒巴法斬妖婿

欒巴蜀郡成都人也少而好道不脩俗事時太守躬
詣巴請屈爲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到太守曰聞
功曹有道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却入辟
中去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後舉孝廉
除郎中遷豫章太守廬山廟有神能于帳中共外
人言飲酒空中投盃人往乞福能使江湖之中分
風舉帆行船巴至郡中便失神所在巴曰廟鬼詐
爲天官損百姓日久罪當治巴遂以事付功曹自
行捕逐云若不時討恐其後遊行天下所在血食
枉病良民責以重禱乃下所在推問山川社稷求
鬼踪跡此鬼走齊郡化爲書生善談五經太守即
以女妻之巴知其所在上表請觧郡守往捕其鬼
巴到詣太守曰聞君有賢婿願見之鬼已知巴來
託病不出巴謂太守曰令婿非人也昔在豫章時
老鬼詐爲廟神今走至此故來取之太守召之不

出巴曰出之甚易請太守筆硯奏案乃作符符成
長嘯空中忽有人將符去亦不見人跡一座皆驚
符至書生向婦泣曰去必死在須臾書生自賫符
來至庭下見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復爾形
應聲即变爲狸叩頭乞活巴勑殺之皆見空中刀
下狸頭墮地太守女已生一兒復化爲狸亦殺之
巴去還豫章郡多鬼又多獨足鬼爲百姓害巴到
來更無此患妖邪一時消滅出神仙傳

費長房除鱉妖

汝南歲歲常有妖魅僞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搥鼓升

堂官吏驚怖見其來輙走一日費長房詣府君府
坐堂上此魅適來府君欲避長房止之魅見長房
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
便于中庭正汝故形言訖即成老鼈大如車輪頭
長一丈長房便令就太守伏罪魅即伏地向太守
如請罪狀長房又付一扎以勅葛陂君魅叩頭流
涕持札植于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出漢書

王素除白魚妖

吳少帝五鳳元年四月會稽餘姚縣百姓王素有室
女年十四美貌鄉里少年求娶者頗衆父母惜而

不嫁嘗一日有少年容貌玉潔年二十餘自稱江
郎願婚此女父母愛其容質遂許之問其家屬云
居會稽後數日領三四婦人或老或少俱至素家
因持資財以為聘遂成婚姻已而經年其女有孕
至十二月生下一物如絹囊大如升在地不動母
甚怪異以刀割之悉白魚子素因問江郎所生皆
魚子不知何故江郎曰我不幸產此異物素亦未
悟其毋心獨疑江郎非人因以告素素密令家人
候江郎解衣就寢收其所着衣視之皆有鱗甲之
狀素見之大駭命以巨石鎮之及曉聞江郎求衣
服不得異常詬罵尋聞有物偃踣聲震于外[illegible]
急開戶視之見牀下有白魚長六七尺未死在地
撥刺素砍斷之投于江中女後別嫁出三吳記

元兆除画妖

後魏元兆能治病有軍士女為物所憑兆曰此画妖
也天下有至神之妖有至靈之妖有在陸之精有
在水之魅以法治之乃黃化寺画祟

狄仁傑辟妖

唐武三思時相州宋媪有女善彈五絃世之殊色號
曰素娥左右言于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素

娥既至三思大悅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
集唯納言狄仁傑稱疾不來三思怒于座中有言
宴罷有告仁傑者明日謁謝三思曰某昨日宿疾
暴作不果應召然不覩麗人亦分也他日或有良
宴敢不先期到門素娥聞之謂三思曰梁公強毅
之士非款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再宴請勿召梁
公也三思曰倘阻我宴必族其家後數日復宴客
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于內寢徐飲酒待
諸賓客請先出素娥畧覩其藝遂停杯設榻召之
有頃蒼頭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

之背不見忽于堂奧隙中聞蘭麝芬馥乃附耳而聽即素娥語音也細于屬絲纔能認辨曰請公不召梁公今因召之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由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來以蕩公之心將興李氏今梁公乃時之正人某固不敢見顧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無遺種矣言訖更問寂然不應三思出見仁傑稱素娥暴疾未可出然三思敬事仁傑之禮頓異平素仁傑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則天歎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出集異記)

韋子春殄蛇妖

臨淮郡有館亭瀕泗水上亭有大木周數十株森然百步徃徃有甚風迅雷夕發其中人望見亭有二光對而上下赫然若電風雷既息其光亦閉唐開元中有韋子春以勇力聞客于臨淮有人語其事者子春曰吾能伺之于是挈衣囊止于亭中以伺焉後一夕遂有大風雷震于地亭屋搖撼果見二光照曜亭宇子春乃斂衣而下忽覺有物蟠遶其身冷如氷凍不可解迴視見二光在其身後子春即奮身揮臂驍然有聲其縛亦解遂歸亭中未幾而風雨闃寂亭中腥若鮑肆明日視之見一巨蛇中斷而斃血遍其地里人相與來觀謂子春曰之矣及見之大驚自是其亭無風雷之患(出宣室志)

訴帝絕妖

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予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衣盡為灰燼予乃為文訴于帝帝監我心遂尔能城絕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寧

碎泥孩

宋時臨安風俗嬉游湖上者競買泥孩鬻哥等物回家分送鄰里名曰湖上土宜象院西一民家女買得壓被孩兒歸置于床屏絲橋之上玩弄愛惜不

厭一日午睡忽聞有人歌詩云繡被長年勞展轉香幃還許暫相偎及覺不見有人是夜將半復聞歌聲時月影朦朧見一少年漸近帳前女子驚起少年進而撫之曰毋恐我所居去此不遠慕子姿色神魂到此人無知者女亦愛其丰采遂與合焉因遺女金環女密置箱篋中明日啟視之乃土造者女大驚忽見壓被孩兒左臂上金環不存知此為怪遂碎而投于江其怪遂絕(出夷堅續志)

王尉戮妖巫

宋時太和袁文炳調湖南憲幹待次于家有謁士來

訪告之曰憲司有一疑獄不能决者三年聞君將赴憲幕願獻小忠衛有妖巫李生能以術斷人之頭里有劉氏嫁女于張去之日中途而遇妖巫女竟失首劉氏不知也至張親戚族黨環聚及扶新人下車忽見無首之女子大駭紐挑媒妁僕從求白于官劉訴張則云張殺其女張訴則云劉以無首之人欺騙係獄者數十人前後四死者十餘人州郡皆不得其情君能平反亦是陰德哀聞之喜及任果有是獄未斷乃以是言咨告之提刑劉希仁希仁委之縣尉王君尉告病假月餘不出携僕

至其地筮卜尉精于五行禍福如神里人皆敬之與之言曰吾里李巫有術甚奇不若更學之為佳尉欣然托其人求之于李許以厚資李喜與之飲先以其僕試之李曰請囬頭一覷則其僕無首矣尉恐李曰無恐且飲又與尉言更一覷則其僕首復存蓋其法過三日則斷者不可復全矣尉辭去約以某日携錢楮來盡其術及期領卒同行尉先過其家飲酒極歡中夜令擧卒圍屋就縛搜籍其家有髑髏百五十个并其妻子悉以付官獄遂觧憲司將妖巫一家弃于市

岳珂除妖

岳侍郎珂武穆王之孫知嘉興府譙樓數夜更鼓不鳴責問直更者曰每夜一更時分有五人到樓飲酒皆金銀器皿羅列珍味稱係侍郎親眷所以不敢打更太守謂今晚若再來當咨遍報是夜太守坐清香樓命提振官兩人携府印來前擇精兵二十人各執器械在樓下伺候中夜直更者果來報守令提振携印而前曰知嘉興府岳侍郎請相見其五人者即為驚散守據中坐取視器皿皆真金銀公使入庫公用邪魅遂息（出夷堅志）

王文卿除妖

宣和中京師士人元夕出游至二美樓下觀者填塞不可前少駐步見美婦人舉措倉皇若有所失問之曰我逐隊觀燈適被人挨阻迷失伴侶今無所歸士以言誘之欣然曰我不能歸必被它人掠賣幸君子憐之士人喜即携手與還舍半月嬖寵殊甚亦無有人踪跡之者一日召所善友與飲命婦入侍酒甚款後數日友復來言前所見婦安從得之曰以金買之友曰恐不然子嘗實告我我前日飲酒間見每過燭後色必变意非人類不可不察

士人曰相處累月爲有是友曰葆真宮王文卿法師善符籙試謂之若祟祟必能言不然無傷也遂同往謁王一見驚曰妖氣甚濃勢將難治士人不敢復隱具告之王師曰此物平時有何嗜好曰一錢篋極巧常佩于身不以示人王即朱書二符授之曰公歸俟其寢以一符置其首一置篋中士人歸其婦大罵曰托身于君久矣乃不見信今道士書符以鬼待我士初猶設詞以對婦人曰其僕爲我言一符欲置吾首一置篋中何諱也士人不能應密訪僕僕初不言益疑之迨夜俟其睡婦張燈

製衣達旦不息士人愈疑亟走謁王師師喜曰祟不過能忍一夕今夕必來弟從吾戒是夜果熟寐乃如戒施符天明無所見意謂王師已去越二日忽大叫曰葆真宮王法師殺我遂死

天師斬黿

大德戊午鹽官州南瀕古塘塘距海三十里地橫亘皆斥鹵比年潮汐衝齧鹽場陷焉海勢侵逼州治州以事聞于省府復加脩築塘岸二百餘丈不三日復圮皆謂水怪爲害非人力所能復郡省咨奏欽奉玉音禮請三十八代天師馳驛詣杭州時省官僚以五月朔就佑聖觀建醮五晝夜醮畢天師遣法師乘船投鐵符于江初則鐵符跳躍浪中食頃方沉風雷電霧旋遶于中明日視之沙漲日增隄岸復舊江心突起沙洲中有異物爲雷殛死于上廣二丈長三四丈許狀如黿有殼省府聞奏于朝榮錫旌賞出夷堅續志

怪避正直

元符末年渭州潘原縣民方耕田有人自地間涌出耕者見之驚慎棄犁而走遂執耕者及縣縣吏遇之輒毆縣吏吏皆散走見縣令馬敵古又毆令令

亦走餓而仆于庭奄然一土偶人也視之則歲所嘗奉土牛旁所謂勾芒神者是已于是共舁出之未幾復日十數至不能與官吏惶恐令不敢復視事居數日有物人類蓬首黑而肥降令舍莫知其所從來令罔測乃曰爾無恐吾也我爲爾盡食芒見矣爾恭事我乃汎洒廳事之東室居之凡十餘人其長者自稱天神其次曰王袞李貴其餘有姓名有婦人二曰雲英月英日謹伺候供其飲食甞闔門自賓中出入有所請召則其長者呼王李而令爲置吏門外爲傳呼事之甚嚴自是土怪不至

久之提點刑獄程棠行縣問令所以室中遽呼門爲我傳語提刑適贈詩不省已得乎置吏以告棠起立曰吾適至此已晩不敢見所賜詩實未得吏去復至曰詩在提刑汗衫上袒視衣中果然乃不敢復語先是渭州都巡檢侯恩老矣其爲人剛方不撓號爲木强方宗巡按時恩如州界以戢事從在縣衙獨踞胡床坐廳事傍俄有物自東隅來堦下兩手扳階基首與階平徐過恩坐恩徒手搏得之噺挈不放觸其躰若氷石有力反曳恩至所謂怪室者兩足入戸内引恩手憂戸頗久乃放之一

縣大驚令尤恐往來語曰都巡都巡敗我事矣明旦棠盛服至上謁令洒掃設香案以俟恩亦戎服待事謁入不出日高稍稍摩戸視之闃無人室中凝塵尺餘亦不見有人迹令猶愕曰竟爲都巡所誤禍至若何恩曰除去之矣何禍爲棠乃從令及恩共入視之壁間得細書一行云侯公正直余等謹退自後惟遂兩絶侯公者開封人字澤之

潘道士焚偶

國朝永樂初吳儒王子華假讀開元寺秋夕納涼庭下久之方欲就枕一美女緋裙綠衫韶秀特異拜曰妾本寺鄰女名紅英爲繼母所逐故至此欲託一夕之歡耳子華納之由是月晦而來昧爽而去眷戀者數月子華寖以羸瘵巫藥莫愈其父母詰之子華固秘其事適有龍虎山道士潘守玄過其門覺有妖氣潛入寺見子華病在床簀書朱符三道焚于道亭覓至西廡冥器中一偶背書紅英二字服飾亦如之亟投諸火子華即愈西樵野記

于謙辟桂花之妖

國朝景泰間總兵石亨西征振旅而旋舟次綏德中天光已暝亨獨處舟中扣舷而歌忽聞一女子

泝流啼哭連呼救人者三亨命軍士亟拯之視其容貌妍絶女泣曰妾姓桂名芳華初許同里尹氏邇年伊家衰替父母逼妾改醮妾苦不從故捐生赴水亨詰之曰汝欲歸寧乎欲爲吾之副室乎女曰歸寧非所願願爲相公箕帚妾耳亨内之裁剪補綴烹飪燔炙妙絶無議亨甚嬖幸凡相親愛者輙令出見芳華亦無難色是年冬兵部尚書于公謙至其第亨欲誇寵于公令芳華出見之芳華不出亨命侍婢督行者相踵于道芳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亨大怒拔劍欲斬之芳華走入壁中語曰邪

不[illegible]正固然也妾本非世人寔一古柱久精[illegible]

精華故成人類耳今于公棟梁之材社稷之[illegible]妾

敢輕諳獨不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

妾于此永别矣言罷杳然出酉譔野記

判斬妖尼

彭節齋爲經畧使有一浙人寓江西招一尼教女刺

綉女忽有娠父母究問云是尼也告官屢驗皆是

女形忽有人教以塩肉水漬其陰令犬舐之已而

陰中果露男形彭判是爲妖物難拘常律奏聞斬

之

黄金莊法殄蛛妖

建寧府人家有兩女姊適人因春首歸家與其妹同

遊屋側花園方入園門有一蜘蛛真紅色墮其臂

拂之不去女以爲㤰意殊不懌歸感疾而死次年

春初其妹再遊其地因感舊事言未竟此物墮其

臂其女急回亦感病語其母曰我姊去年見此而

死今我復見恐不可免此是一怪聞黄金莊行法

甚靈可急遣人問討符水母如其言黄爲遣將發

符令以符于竈中燒火須臾陰雲[illegible]

鄰人但見門前山旁空中一真紅蜘[illegible]

自空中跌下其怪方絶出夷堅續志

道人符誅蛛精

南中有選仙道場在一峭崕石壁之下其絶頂石[illegible]

穴相傳以爲神仙之窟宅時有雲氣蒙靄常有學

道之人築室于下見一神人現前曰每年中元日

宜推選有徳行之人祭壇當得上昇爲仙于是學

道慕仙之人咸萃于彼至期遠近之人賫香赴壇

下遥望洞門祝禱而後衆推道徳高者一人嚴潔

衣冠竚立壇上以俟上昇餘皆惨然訣别而退于

時有五色祥雲油然自洞門而至壇場其道高者

衣冠不動躡雲而昇時至洞門則有大紅紗燈籠

引導觀者靡不涕泗健羨遥望作禮如是者數年

人皆以道緣徳薄未得應選爲恨至次年衆又推

舉一道高者方上昇間忽一道人云自武當山來

挂褡問其所以具以實對道人亦嗟羨之曰上昇

爲仙豈容易得但虚空之中有罡風浩氣必能過

截吾有一符能禦之請寘于懐慎勿遺失道高者

懐之喜甚至時果有五色祥雲捧足冉冉而昇蹤

日道人遣衆登視洞穴見飛昇之人形容枯槁猶

掛于上若重病者奄奄氣息久方能言問之則曰

初至洞門見一巨蟒吐氣成雲兩眼如火方開口欲吞啗間忽風雷大震霹死于洞畔視之蟒大數圍長數十丈又有骸骨積于嵓穴之間乃前後上昇者骨也蓋五色雲者乃蟒之毒氣紅紗燈籠者蟒之眼光也夷堅志

宅中有屍氣

休寧縣中有萬安街所居吳氏家常日空中拋擲瓦礫其家心驚延法師厭禁皆無驗異日客有識者謂曰此地下必有伏屍因人居其上而泄其陽氣致有此祟乃命人發之果有木櫬二十餘因令

遷于隙地設祭奠之其後投擲始息每見人家患此者或謂之五通神爲祟不盡然也又先大夫嘗言湖州閔公霖官京都時得一弃宅人不敢居閔曰此宅幽暗故陰氣盛也乃揭瓦推壁復暴烈日中久之方修葺居之竟無恙其陰氣已散故也

稗史彙編卷之一百七十五 終

跋稗史彙編

史有典則有品流品流之作波屬雲委乃縉紳先生往往難言之至比於街談巷議豈薄其非金馬石渠語耶則何以不欲滅塵熄而傳之侈且久也夫史臣載筆左右職在潤色鴻業何暇刻畫纖瑣於螭陛也

著定哀之間復多微詞又何以稱焉勢固不能無所諱避耶何如遺老逸民山癯野叟徵記博而叙述懿之爲得也禮失求野有以哉其間言人人殊揔之不離偏記别傳而下十家者近是如樂資之記山陽王韶之紀安陸竹林賢士漢末英雄種種諸

作皆博拾前聞益以新語足備後來删述之資矣他若和嶠汲冢葛洪西京祖台志怪干寶搜神靡非托有於無雷同影附似不雅馴無足論列而雜然並陳淄澠罔辨非得一代宗工提衡而經緯之何以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勒成一家言以嗇萬禩哉學憲王公懸車甚蚤不獲罄其用世之志退而修通考一書捆載古今包舉因革業已倫金馬石渠之藏矣又以餘閒旁收品流家數十百種鱗次而雌黃之其書自天文地誌國乘家猷下及仙釋變幻草木魚蟲靡不綜覈而各以類從焉大

都掇采其精寔而刊落其誣誕表章其菁華而掃除其繁穢嚴筆削於錙銖定去留於晷素辟之淥員流者收珠粲絆登荊山者拾玉棄石而後三千年以來品流諸子始皆卷舌逃擺指退矣夫膺騰掇波而濟水不若長年之駕衆楫也衝棠涉田而致遠不若良造之御六逸也是編取材於千古而衡定於宗工豈若摘一孔雀之藻羽脫一犀象之牙角以僅僅譚諵者比哉宜其紹荀李之流風直追典則而並駕矣乃學憲自名其書曰稗史猶然以街談巷議自處而不敢與董狐班馬諸家相爭衡

者是則學憲之虛襟也廷對鄙無所識中年苦病亷不自聊賴則間取品沉諸書稍涉獵以耗永晝因亦竊聞其概偶厚學憲收之幕中令從二三君子後供校讐之役見學憲之筆削精確益用物宏而爲力勤奚書成敬綴一言簡末以藉不朽云

稗史彙編一百七十五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王圻撰圻有東吳水利考已著錄是書捜採説部分類編次爲綱者二十八爲目者三百二十所載引用書目凡八百八種而輾轉稗販盧列其名者居多如三輔決錄吳錄三齊畧記太原記湘中記雞林志申子尸子之類圻雖博洽何由得見全帙又卷首雖列書名卷中乃皆不注出處是直剿襲説部諸編苟盈卷帙耳